

飲冰室文集類編

下



飲冰室文集類編

明治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印刷  
明治三十七年五月二日發行

飲冰室文集類編奧附

不許複製

編輯者兼  
發行

日本東京市京橋區銀座三丁目二十番地

下河邊半五郎

印刷者

日本東京市京橋區南小田原町二丁目九番地

中野鏝太郎

印刷所

日本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十五番地

帝國印刷株式會社

日本各地賣捌所

清國各地賣捌所

# 飲冰室文集類編下目錄

## 學術

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	一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七
總論	七
胚胎時代	一一
全盛時代	一八
儒學統一時代	四九
老學時代	六八
佛學時代	七四
泰西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九〇
總論希臘學術	九〇
希臘哲學胚胎時代	九二
讀春秋界說	九七
讀孟子界說	九九
史記貨殖列傳今義	一〇四
學說	一一六

霍布士學案	一一六
斯片挪莎學案	一二二
盧梭學案	一二四
近世文明初祖倍根笛卡兒之學說	一三九
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略	一五一
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	一五七
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	一七〇
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	一八八
亞里士多德之政治學說	一九六
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	二〇八
格致學沿革考略	二四九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	二六二
歷史	二八一
中國史敘論	二八一
中國史界革命案	二九二
中學之界說	二九九
論正統	三〇四

論書法.....	三一〇
論紀年.....	三一四
歷史與人種之關係.....	三一七
紀年公理.....	三二六
斯巴達小志.....	三二九
雅典小史.....	三四七
波蘭滅亡記.....	三五五
傳記.....	三五九
三先生傳.....	三五九
記江西康女士.....	三六二
記東俠.....	三六四
康廣仁傳.....	三六七
楊深秀傳.....	三七一
楊銳傳.....	三七四
林旭傳.....	三七六
劉光第傳.....	三七七
譚嗣同傳.....	三七八

南海康先生傳.....三八四

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四一七

張博望班定遠合傳.....四四四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四六二

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五二四

地理.....五四一

地理與文明之關係.....五四一

亞洲地理大勢論.....五五二

中國地理大勢論.....五六一

歐洲地理大勢論.....五八六

雜文.....五九三

復劉古愚山長書.....五九三

致伍秩庸星使書.....五九六

上粵督李傅相書.....六〇一

上鄂督張制軍書.....六一〇

復金山中華會館書.....六一四

戒纏足會敍.....六一六

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	六二八
說橙	六二一
傀儡說	六二二
動物談	六二四
游記	六二七
汗漫錄	六二七
海外殖民調查報告書	六三九
談叢	六四九
成敗	六四九
俾士麥與格蘭斯頓	六五一
傳播文明三利器	六五二
自由祖國之祖	六五四
地球第一守舊黨	六五四
文野三界之別	六五七
英雄與時勢	六五八
近因遠因之說	六六〇
草茅危言	六六一



養心語錄	六六四
理想與氣力	六六五
自助論	六六五
偉人納耳遜軼事	六七二
放棄自由之罪	六七三
國權與民權	六七四
破壞主義	六七五
自信力	六七六
善變之豪傑	六七七
加布爾與諸葛孔明	六七八
論強權	六七九
豪傑之公腦	六八三
蒙的斯鳩之學說	六八五
譚瀏陽遺墨	六九〇
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六九一
祈戰死	六九二
中國魂安在乎	六九三

答客難	六九四
憂國與愛國	六九五
保全支那	六九六
惟心	六九六
慧觀	六九八
無名之英雄	六九九
志士箴言	七〇二
天下無無價之物	七〇五
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	七〇五
世界最小之民主國	七〇五
維新圖說	六〇七
十九世紀之歐洲與二十世紀之中國	七一〇
異哉所謂支那教育權者	七一三
俄人之自由思想	七一五
二十世紀之新鬼	七二〇
難乎爲民上者	七二四
烟士披里純	七二五

無欲與多欲……………七二八

說悔……………七三〇

機埃的格言……………七三二

富國強兵……………七三五

世界外之世界……………七三六

輿論之母與輿論之僕……………七三九

文明與英雄之比例……………七四〇

干涉與放任……………七四二

不婚之偉人……………七四四

嗜報國民……………七四四

奴隸學……………七四五

崇拜外國者流看者……………七四五

將裨學堂緣起……………七四八

媚外奇聞……………七四九

似此遂足以破種界乎……………七五〇

讀讀通鑑論……………七五一

韻文

詩集

去國行	七五七
游箱根浴溫泉作	七五七
羯南湖村招飲上野之鶯亭以詩爲令強成一章	七五八
雷庵行 <small>(贈湖村小隱)</small>	七五八
壯別二十六首	七五八
奉酬星洲寓公見懷一首次原韻	七六二
書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韻	七六二
紀事二十四首	七六三
太平洋遇雨	七六四
東歸感懷	七六四
留別梁任南漢挪路盧四首	七六五
劉荊州	七六五
次韻酬星洲寓公見懷二首并示遯摩	七六六
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 <small>(辛丑三月澳洲作)</small>	七六六
留別澳洲同志六首	七六七
將去澳洲留別陳壽	七六八
鐵血 <small>(澳洲作)</small>	七六八

澳亞歸舟雜興	七六八
自厲二首	七六九
志未酬	七六九
舉國皆我敵	七七〇
澳亞歸舟贈小畔四郎	七七〇
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七七〇
廣詩中八賢歌	七七三
游春雜感	七七四
讀陸放翁集	七七四
自題新中國未來記	七七四
題東歐女豪傑代羽衣女士	七七五
愛國歌四章	七七五
詞集	七七六
水調歌頭	七七六
念奴嬌	七七六
滿紅江	七七六
蘭陵王	七七七
六醜	七七七
湘月	七七七
采桑子	七七七

謝秋娘	七七八
蝶戀花二闋	七七八
浪淘沙	七七八
隔溪梅令	七七八
揚州慢	七七八
蝶戀花三闋	七七九
菩薩蠻	七七九
如夢令	七七九
蝶戀花	七七九
賀新郎	七七九
曲本	七八〇
却灰夢傳奇	七八〇
新羅馬傳奇	七八二
俠情記傳奇	八〇六
詩話	八〇八
駢文	八五三
祭六君子文	八五三
小說	八五五
新中國未來記	八五五

世界末日記.....九一七

飲冰室文集類編下目錄 終

# 飲冰室文集類編下

新會 梁 啓 超 著

## 學術

### 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 壬寅

亘萬古。袤九垓。自天地初闢。以迄今日。凡我人類所棲息之世界。於其中而求一勢力之最廣被。而最經久者。何物乎。將以威力乎。亞歷山大之獅吼於西方。成吉思汗之龍騰於東土。吾未見其流風餘烈。至今有存焉者也。將以權術乎。梅特涅執牛耳於奧大利。拿破侖第三弄政柄於法蘭西。當其盛也。炙手可熱。威震環瀛。一敗之後。其政策亦隨身名而滅矣。然則天地間獨一無二之大勢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學術而已矣。

今且勿論遠者。請以近世史中文明進化之跡。畧舉而證明之。凡稍治史學者。度無不知近世文明先導之兩原因。卽十字軍之東征。與希臘古學復興是也。夫十字軍之東征也。前後凡七役。巨二百年。起一千零九十六年。訖一千二百七十年。卒無成功。乃其所獲者。不在此而在彼。以此役之故。而歐人得與他種民族相接近。傳習其學藝。增長其智識。蓋數學。天文學。理化學。動物學。醫學。地理學等。皆至是而始成立焉。而拉丁文學宗教裁判等。亦因之而起。此其遠因也。中世之末葉。羅馬教皇之權日盛。哲學區域。爲安士林 (Anselm) (羅馬教之神甫也) 派所壟斷。及十字軍罷役以後。西歐與希臘。亞刺伯諸邦來往日便。乃大從事於希臘語言文字之學。不用繙譯。而能讀亞里士多德諸賢之書。



思想大開。一時學者不復爲宗教迷信所束縛。卒有路得新教之起。全歐精神。爲之一變。此其近因也。其間因求得印書之法。而文明普徧之途開。求得航海之法。而世界環遊之業成。凡我等今日所衣所食所用所乘所聞所見。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學術來者耶。此猶曰其普通者。請舉一二人之力。左右世界者。而條論之。

一曰歌白尼 Copernicus

生於一四七三年卒於一五四三年

之天文學。泰西上古天文家言。亦如中國古代。謂天圓地方。天動地靜。羅馬教會。主持是論。有倡異說者。輒以非聖無法罪之。當時哥倫布雖尋得美洲。然

不知其爲西半球。謂不過亞細亞東岸之一海島而已。及歌白尼地圓之學說出。然後瑪志侖

Magellan

以一五一九年始航太平洋一周

始尋得太平洋航海線。而新世界始開。今日之有亞美利加合衆國。燦然

爲世界文明第一。而駸駸握全地球之霸權者。歌白尼之爲之也。不寧惟是。天文學之既興也。從前宗教家種種憑空構造之謬論。不復足以欺天下。而種種格致實學。從此而生。雖謂天文學爲宗教改革之強援。爲諸種格致學之鼻祖。非過言也。歌白尼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二曰倍根笛卡兒

二人國籍及生卒年月見本集卷十一

之哲學。中世以前之學者。惟尙空論。嗶嗶然爭宗派爭名目。

口崇希臘古賢。實則重誣之。其心思爲種種舊習所縛。而曾不克自拔。及倍根出。專倡格物之說。謂言理必當驗事物。而有徵者。乃始信之。及笛卡兒出。又倡窮理之說。謂論學必當反諸吾心。而自信者。乃始從之。此二派行。將數千年來學界之奴性。犁庭掃穴。靡有子遺。全歐思想之自由。驟以發達。日光日大。而遂有今日之盛。故哲學家恒言。二賢者。近世史之母也。倍根笛卡兒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三曰孟德斯鳩。Montesquien 法國人。生於一六八九年。卒於一七五五年。之著萬法精理。十八世紀以前。政法學之基礎

甚薄。一任之於君相之手。聽其自腐敗自發達。及孟德斯鳩出。始分別三種政體。論其得失。使人知所趨向。又發明立法行法司法三權鼎立之說。後此各國靡然從之。政界一新。漸進以迄今日。又極論聽訟之制。謂當廢拷訊。設陪審。歐美法廷。遂爲一變。又謂販賣奴隸之業。大悖人道。攻之不遺餘力。實爲後世美英俄諸國放奴善政之嚆矢。其他所發之論。爲法蘭西及歐洲諸國所採用。遂進文明者。不一而足。孟德斯鳩實政法學之天使也。其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四曰盧梭。Rousseau 法國人。生於一七一二。卒於一七八年。之倡天賦人權。歐洲古來有階級制度之習。一切政權教

權皆爲貴族所握。平民則視若奴隸焉。及盧梭出。以爲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權。卽生而當享自由之福。此天之所以與我。無貴賤一也。於是著民約論。Civilt Social 大倡此義。謂國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羣結約。以衆力而自保其生命財產者也。各從其意之自由。自定約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領及各種官吏。不過罪人之奴僕。而受託以治事者耳。自此說一行。歐洲學界如旱地起一霹靂。如暗界放一光明。風馳雲捲。僅十餘年。遂有法國大革命之事。自茲以往。歐洲列國之革命。紛紛繼起。卒成今日之民權世界。民約論者。法國大革命之原動力也。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全世界之原動力也。盧梭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五曰富蘭克林。Franklin 美國人。生於一七〇六年。卒於一七八〇年。之電學。瓦特。Watt 英人。生於一七三六年。卒於一八一九年。之汽機學。十九世紀所以異於前世紀者何也。十九世紀有縮地之方。前人以馬力行。每日不能過百英里者。今

則四千英里之程。行於海者十三日而可達。行於陸者三日而可達矣。則輪船鐵路之爲之也。昔

日製帽製靴紡紗織布等之工。以若干時而能製成一枚者。今則同此時刻。能製至萬枚以上矣。倫敦一報館一年所用之紙。視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四百年間所用者。有加多焉。則製造機器之爲之也。美國大統領。下一教書。僅一時許。而可以傳達於支那。上午在印度買貨。下午可以在倫敦銀行支銀。則電報之爲之也。凡此數者。能使全世界之政治商務軍事。乃至學問道德。全然一新其面目。而造此世界者。乃在一煮沸水之瓦特。瓦特因沸水而悟汽機之理與一放紙膏之富蘭克令。富氏嘗以驗電學之理一二賢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六曰亞丹斯密。Adam Smith

英國人生於一七二三  
年卒於一七九〇年

之理財學。泰西論者。每謂理財學之誕生日何

日乎。卽一千五百七十六年是也。何以故。蓋以亞丹斯密氏之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此書侯官  
嚴氏譯

出版於是年也。此書之出。不徒學問界爲之

變動而已。其及於人羣之交際。及於國家之政治者。不一而足。而一八四六年以後。英國決行自由貿易政策。Free trade 盡免關稅。以致今日商務之繁盛者。斯密氏原富之論爲之也。近世所謂人羣主義。Socialism 專務保護勞力者。使同享樂利。其方策漸爲自今以後之第一大問題。亦自斯密氏發其端。而其徒馬爾沙士大倡之。亞丹斯密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七曰伯倫知理 Bluntschli

德國人生於一八〇八  
年卒於一八八一年

之國家學。伯倫知理之學說。與盧梭正相反對者

也。雖然。盧氏立於十八世紀。而爲十九世紀之母。伯氏立於十九世紀。而爲二十世紀之母。自伯氏出。然後定國家之界說。知國家之性質精神作用。爲何物。於是國家主義。乃大興於世。前之所謂國家爲人民而生者。今則轉而云人民爲國家而生焉。使國民皆以愛國爲第一之義務。而盛

強之國乃立。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則是也。而自今以往。此義愈益爲各國之原力。無可疑也。伯倫知理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八曰達爾文 Darwin Charles 英國人生於一八〇九年卒於一八八二年 之進化論。前人以爲黃金世界在於昔時。而末世日以墮落。自達爾文出。然後知地球人類。乃至一切事物。皆循進化之公理。日赴於文明。前人

以爲天賦人權。人生而皆有自然應得之權利。及達爾文出。然後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非圖自

強。則決不足以自立。達爾文者。實舉十九世紀以後之思想。徹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類智

識所能見之現象。無一不可以進化之大理貫通之。政治法制之變遷。進化也。宗教道德之發達

進化也。風俗習慣之移易。進化也。數千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數萬里之世界。進化之世界也。故

進化論出。而前者宗門迷信之論。盡失所據。教會中人。惡達氏滋甚。謂有一魔鬼住於其腦云。非

無因也。此義一明。於是人人不敢不自勉爲強者爲優者。然後可以立於此物競天擇之界。無論

爲一人爲一國家。皆向此鵠以進。此近世民族帝國主義 National Imperialism 民族自增植其勢力於國外謂之民

族帝國主義

所由起也。此主義今始萌芽。他日且將磅礴充塞於本世紀而未有已也。雖謂達爾文以

前爲一天地。達爾文以後爲一天地可也。其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以上所列十賢。不過舉其犖犖大者。至如奈端 Newton 英人生於一六四二年卒於一七二七年 之創重學。嘉列 Guericke 德國人生於一七〇七年卒於一七七九年 杯黎 Boyle 英人生於一六二六年卒於一六九一年 之製排氣器。連挪士 Linneus 瑞典人生於一七〇七年卒於一七七八年 之開植物學。康德 Kant 德國人生於一七二四年卒於一八〇四年 之開純全哲學。皮里士利 Priestley 英人生於一七三三年卒於一八〇四年 之化學。邊沁 Bentham 英人生於一七四七年卒於一八三二年 之功利主義。黑拔 Herbart 生於一七七六年卒於一八四一年 之教育學。仙

之開植物學。康德 Kant

之化學。邊沁 Bentham

之功利主義。黑拔 Herbart

之教育學。仙

士門 St. Simon 法 喀謨德 Comte 法 人生於一七九五 年卒於一八五七年 之倡人羣主義及羣學。約翰彌勒 John Stuart

Mill 英 人生於一八〇六 年卒於一八七三年 之論理學政治學女權論。斯賓塞 Spencer 英 人生於一八一 年今猶生存 之羣學等。皆

出其博學深思之所獨得。審諸今後時勢之應用。非如前代學者。以學術為世界外遁跡之事業。如程子所云玩物喪志也。以故其說一出。類能聳動一世。餉遺後人。嗚呼。今日光明燦爛。如茶如

錦之世界。何自來乎。實則諸賢之腦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筆鋒。所組織之而莊嚴之者也。亦有不必自出新說。而以其誠懇之氣。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運他國文明新思想。移植於本國。

以造福於其同胞。此其勢力。亦復有偉大而不可思議者。如法國之福祿特爾 Voltaire 生 於一六 九四年卒

於一七 七八年 日本之福澤諭吉 卒 去年 俄國之託爾斯泰 Tolstoi 今 尚 諸賢是也。福祿特爾當路易第十四

全盛之時。惘然憂法國前途。乃以其極流麗之筆。寫極偉大之思。寓諸詩歌院本小說等。引英國

之政治。以譏諷時政。被錮被逐。幾瀕於死者屢焉。卒乃為法國革新之先鋒。與孟德斯鳩盧梭齊

名。蓋其有造於法國民者。功不在兩人下也。福澤諭吉當明治維新以前。無所師授。自學英文。嘗

手抄華英字典一過。又以獨力創一學校。名曰慶應義塾。創一報館。名曰時事新報。至今為日本

私立學校報館之巨擘焉。著書數十種。專以輸入泰西文明思想為主義。日本人之知有西學。自

福澤始也。其維新改革之事業。亦顧問於福澤者十而六七也。託爾斯泰。生於地球第一專制之

國。而大倡人類同胞兼愛平等主義。其所論蓋別有心得。非盡憑藉東歐諸賢之說者焉。其所著

書。大率皆小說。思想高徹。文筆豪宕。故俄國全國之學界。為之一變。近年以來。各地學生咸不滿

於專制之政。屢屢結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錮之放之逐之而不能禁。皆託爾斯泰之精神所鼓

鑄者也。由此觀之。福祿特爾之在法蘭西。福澤諭吉之在日本。託爾斯泰之在俄羅斯。皆必不可少之人也。苟無此人。則其國或不得進步。即進步亦未必如是其驟也。然則如此等人者。其於世界之關係何如也。

吾欲敬告我國學者曰。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爲倍根笛卡兒達爾文。豈不能爲福祿特爾福澤諭吉託爾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豈不能左右一國。苟能左右我國者。是所以使我國左右世界也。吁嗟山兮。穆如高兮。吁嗟水兮。浩如長兮。吾聞足音之蹙然兮。吾欲溯洄而從之兮。吾欲馨香而祝之兮。

##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壬寅

一總論 二胚胎時代 三全盛時代 四儒學統一時代 五老學時代 六佛學時代 七儒佛混合時代 八衰落時代 九復興時代 十學術思想界之暗潮 十一地理上之關係上 (國內地理) 十二地理上之關係下 (國外地理) 十三政治上之關係 十四文學上之關係 十五學術思想所生之結果 十六今後革新之急務及其方法

### 第一章 總論

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象。則其形質也。故欲覘其國文野強弱之程度如何。必於學術思想焉求之。

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爲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我中華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語言

文字。世界莫能及。據一千九百年之統計歐洲各國語之通用以英爲最廣猶不過一百十二兆人耳較吾華文僅有四分之一也印度人雖多而其語言文字糅雜殊甚中國雖南北閩粵其語異殊至其大致則一也此事

爲將來一大問題別有文論之我中華有二十世紀前傳來之古書。世界莫能及。墳典索邱其書不傳姑勿論即如尙書已起於三千七八百年以前夏代史官所記載今

世界所稱古書如摩西之舊約全書約距今三千五百年婆羅門之四章陀論亦然希臘和馬耳之詩歌約在二千八九百年前門梭之埃及史約在二千三百年前皆無能及尙書者若夫二千五百年以上之書則我中國今傳者尙十餘種歐洲乃無一也此真我國民可以自豪者西人稱世界文明之祖國有五。曰中華。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

者其國亡。其文明與之俱亡。今試一游其墟。但有摩訶末遺裔鐵騎蹂躪之跡。與高加索強族金粉歌舞之場耳。而我中華者。屹然獨立。繼繼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此後且將匯萬流而劑之。合一爐而冶之。於戲。美哉我國。於戲。偉大哉我國民。吾當草此論之始。吾不得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謝其生我於此至美之國。而爲此偉大國民之一分子也。

深山大澤而龍蛇生焉。取精多。用物宏。而魂魄強焉。此至美之國。至偉大之國民。其學術思想所磅礴鬱積。又豈彼崎嶇山谷中之獷族。生息彈丸上之島夷。所能夢見者。故合世界史通觀之上

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泰西雖有希臘梭格拉底亞里士多德諸賢然安能及我先秦諸子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

中華第一也。中世史時代我國之學術思想雖稍衰然歐洲更甚歐洲所得者惟近世史時代則相形之下吾汗顏矣。雖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見此偉大國民不能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尙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於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者。吾欲草此論。吾之熱血。如火如燄。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氣燄之何以盈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戲。吾愛我祖國。吾愛我同胞之國民。

生此國。爲此民。享此學術思想之恩澤。則歌之舞之。發揮之光大之。繼長而增高之。吾輩之責也。而至今未聞有從事於此者何也。凡天下事必比較然後見其真。無比較則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並不能知己之所長。前代無論矣。今世所稱好學深思之士。有兩種。一則徒爲本國思想學術界所窘。而於他國者未嘗一涉其樊也。一則徒爲外國學術思想所眩。而於本國者不屑一厝其意也。夫我界既如此其博大而深隲也。他界復如此其燦爛而蓬勃也。非竭數十年之力。於彼乎。於此乎。一一擷其實。咀其華。融會而貫通焉。則雖欲歌舞之。烏從而歌舞之。區區小子。於四庫著錄。十未睹一。於他國文字。初問津焉爾。夫何敢搖筆弄舌。從事於先輩所不敢從事者。雖然。吾愛我國。吾愛我國民。吾不能自己。吾姑就吾所見及之一二。雜寫之以爲吾將來研究此學之息壤。流布之以爲吾同志研究此學者之筆路藍縷。天如假我數十年乎。我同胞其有聯袂而起者乎。佇看近世史中我中華學術思想之位置何如矣。

且吾有一言。欲爲我青年同胞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國學術思想之不輸入。吾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夫二十年間之不發明。於我學術思想必非有損也。雖然。凡一國之立於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質。欲自善其國者。不可不於此特質焉。淬厲之而增長之。今正當過渡時代。蒼黃不接之餘。諸君如愛國也。欲喚起同胞之愛國心也。於此事必非可等閑視矣。不然。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吾懼其得不償失也。且諸君皆以輸入文明自任者也。凡教人必當因其性所近而利導之。就其已知者而比較之。則事半功倍焉。不然。外國之博士鴻儒亦多矣。顧不能有裨於我國民者何也。相知不習。而勢有





不相溝通。惟埃及安息藉地中海之力。兩文明相遇。遂產出歐洲之文明。光耀大地焉。其後阿刺伯人西漸。十字軍東征。歐亞文明再交媾一度。乃成近世震天鏢地之現象。皆此公例之明驗也。我中華當戰國之時。南北兩文明初相接觸。而古代之學術思想達於全盛。及隋唐間與印度文明相接觸。而中世之學術思想放大光明。今則全球若比鄰矣。埃及安息印度墨西哥四祖國。其文明皆已滅。故雖與歐人交而不能生新現象。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爲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

## 第二章 胚胎時代

中國種族不一。而其學術思想之源泉。則皆自黃帝子孫下文省稱黃族。向用漢種二字。今以漢乃後起一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用此。來也。黃族起於西北。戰黃河流域之蠻族而勝之。浸昌浸熾。遂徧大陸。太古之事。摛紳先生難言焉。第弗深考。今畫春秋以前爲胚胎時代。而此時代中復畫爲小時代者四。其圖如下。

### 第一黃帝時代

### 第二夏禹時代

## 胚胎時代

### 第三周初時代

### 第四春秋時代

學術思想與歷史上之大勢。其關係常密切。上古之歷史。至黃帝而一變。至夏禹而一變。至周初而一變。至春秋而一變。故文明精神之發達。亦緣之以爲界焉。黃帝之書。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者。

二十餘種。班氏既一一明揭其依託。今所存素問內經等。亦其一也。黃帝時代。其文學之發達。不能到此地位。固無待言。要其進步之信。而有徵者四事。曰制文字。曰定歷象。曰作樂律。曰興醫藥。是也。黃帝四征八討。東至海。南至江。西至流沙。北逐葷粥。蓋由經驗之廣。交通之繁。屢戰異種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識交換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爛然揚光華也。及洪水之興。下民顛顛。全國現象。生一頓挫。禹抑洪水。乘四載。徧九州。經驗益廣。交通益繁。立圭告成。帝國乃立。故中華建國。實始夏后。古代稱黃族爲華夏。爲諸夏。皆紀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國民也。其時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皆漸發生。禹貢之制度。洪範之理想。洪範雖箕子所述。其稱傳自神禹。必非盡謬。皆爲三千年前精深博大之籍。自禹以後。垂千年。黃族各部。落並立。休養生息。逮於周初。中央集權之勢。益行。菁華漸集於京師。周公兼三王。作官禮。近儒多攻周官爲僞書。周官雖或有後人竄附。然豈能一筆抹煞耶。攻之者。蓋有二蔽。一制度不脫蠻野思想。習俗者。便以爲古。由過崇教主。視孔子以前之文明。若無物焉。二由不通人羣進化之公例。見其中有許多聖人。豈當有此。皆有所。毘而生迷。因也。文王繫易。而詩書亦爛然大完。古代學術思想之精神條理。於是乎粗備。洎及春秋。兼并漸行。列國盟會征伐。交通益頻數。南北兩思潮。漸相混合。磅礴鬱積。將達極點。於是孔子生。而全盛時代來矣。

綜觀此時代之學術思想。實爲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學藝之源泉。約而論之。蓋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倫。三曰天人相與之際。是也。而其所以能構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於天然者。蓋其地理之現象。空界。即天然界。近於地文學範圍者。之狀態。能使初民。此名詞從兵官嚴氏譯。謂古代最初之民族也。對於上天。而生出種種之觀念也。二曰由於人爲者。蓋哲王先覺。利導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人事。以爲羣利也。請一一論次之。

中國無宗教。無迷信。此就其學術發達以後之大體言之也。中國非無宗教思想。但其思想之起特早。且常倚於切實。故迷信之力不甚強。而受益受敝皆少。中國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其言天也。與今日西教言造化主者頗近。但其語圓通。不似彼之拘墟迹象。易滋人惑。綜觀經傳所述。以爲天者。生人生物。萬有之本原也。詩天生烝民。書惟天陰隲。下民禮記。萬物本乎天。天者有全權有活力。臨察下土者也。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又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天者有自然之法則。以爲人事之規範。道德之基本也。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書天叙有典。故人之於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想。皆以此爲基焉。

各國之尊天者。常崇之於萬有之外。而中國則常納之於人事之中。此吾中華所特長也。中國文明。起於北方。其氣候嚴寒。地味確瘠。得天較薄。故其人無餘裕。以馳心廣遠。游志幽微。專就尋常日用之問題。悉心研究。是以思想獨倚於實際。凡先哲所經營想像。皆在人羣國家之要務。其尊天也。目的不在天國而在世界。受用不在未來而在現在。是故人倫亦稱天倫。人道亦稱天道。記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所以雖近於宗教。而與他國之宗教自殊科也。

人羣進化第一期。必經神權政治之一階級。此萬國之所同也。吾中國上古。雖亦爲神權時代。然與他國之神權。又自有異。他國之神權。以君主爲天帝之化身。中國之神權。以君主爲天帝之雇役。故尋常神權之國。君主一言一動。視之與天帝之自言自動等。中國不然。天也者。統君民而並治之也。所謂天秩天序。天命天討。達於上下。無貴賤一焉。質而言之。則天道者。猶今世之憲法也。歐洲今世。君民同受治於法之下。中國古代。君民同受治於天之下。不過法實而有功。天遠而無效耳。但在邈古之世。而有此精神。不得不謂文明想像力之獨優也。泰西皆言君主無責任。古代神權



重舉子大鬼並稱最多。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不刑於朕孫。廸高后，丕乃崇降不祥。記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常視其祖宗之權力，幾與天並。此亦中國人與外國特異之點也。此等思想，範圍數千年，至今不衰。

要而論之。胚胎時代之文明，以重實際爲第一義。重實際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爲人倫之模範也。重實際故重經驗。其尊祖也，皆取以爲先例之典型也。於是乎由思想發爲學術。其握學術之關鍵者有二職焉。

一曰祝掌天事者也。凡人羣初進之時，政教不分。主神事者其權最重。埃及之法老猶太之祭司長見於四族婆羅門爲首利次之利帝王之族也。婆羅門司祝之族也。乃至波斯安息莫不皆然。今西藏有坐牀喇嘛掌全國大政。仍是此制。歐洲自羅馬教皇興後，其權常駕各國君主而上之。而俄羅斯皇今猶兼希臘教皇之徽號。其教務大臣柄權最重。此實半開民族之通例也。中國宗教之臭味不深，雖無以教權侵越政權之事，而學術思想亦常爲祝之所掌焉。祝之分職亦有二：一曰司祀之祝，主代表人民之思想，以達之於天，而祈福祉者也。周官春官

一篇，皆此職之支與流裔也。魯侯與曹劌論戰，首稱犧牲玉帛之必信。隨侯將戰楚，首言牲牲肥。脂粢盛豐備，蓋以爲祭祀之事，與國家之安危大有關係焉。其他百事皆聽命於神，不待言也。二曰司曆之祝，主揣摩天之思想，以應用於人事者也。三皇之時，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又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司曆之祝所主者凡三事：一曰協時，月正日以便民事也。二曰推終始，五德以定天命也。堯典天之曆數在爾躬及

後世言三代受命之符皆推其本於曆學。三曰占星象卜筮以決吉凶也。漢書藝文志九流略有陰陽家數術略有後世言洪範五行言讖緯皆源發於此。天文歷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古代之學

術半屬此類 降及春秋。此術猶盛。如裨竈梓慎之流。皆以司祝之官。為一時君相之顧問。而左傳一書。

言卜筮休咎占驗災祥者。十居七八。後人不知人羣初進時之形狀。詫其支離誕妄。因以疑左氏之偽託。而不知胚胎時代。實以此為學術思想之中心點也。讖緯亦然。緯書之為真偽。今無暇置辨。要之必起於春秋戰國時代。而為古學術之代表。無可疑也。

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華既天祖並重。而天志則祝司之。祖法則史掌之。史與祝同權。實吾華獨有之特色也。重實際故重經驗。重經驗故重先例。於是史職遂為學術思想之所薈萃。周禮有

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內史外史。六經之中。若詩。太史乘輜軒所采若書。若春秋。漢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皆史官

之所職也。若禮若樂。亦史官之支裔也。故欲求學者不可不於史官。周之周任史佚也。楚之左史倚相也。老聃之為柱下史也。孔子適周而觀史記也。就魯史而作春秋也。蓋道術之源泉。皆在於

史。史與祝皆世其官。史之世官至漢猶然。司馬談司馬遷其最著者也若別為一族者然。蓋當時竹帛不便。學術之傳播甚難。

非專其業者。不能盡其長也。而史之職。亦時有與祝之職相補助者。蓋其言吉凶禍福之道。祝本

於天以推於人。史鑒於祖以措於今。故漢志謂道家出於史官。而陰陽讖緯家言。亦常有與史相

通者。要而論之。則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全在天人相與之際。而樞紐於兩者之間者。則祝與史

皆有力也。今列其系統如下。

學術思想

天人相與

(一) 祝官

天事

(甲) 司祀之祝

(子) 曆象家(即天文學)

(乙) 司曆之祝

(丑) 曆數學(即陰陽家)

(寅) 占驗家(方術之言)

(二) 史官

人事

(甲) 志事的史家(儒家之祖)

(乙) 推理的史家(道家之祖)

此外尚有醫官樂官。亦於當時學術思想頗有關係。但所關者只在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也。故略之。不別論。古者之醫必兼巫。故古醫字作醫。黃帝內經有祝由科。然則醫實祝之附庸也。庸也。樂與詩同體。詩掌於太史樂官亦稱醫史。然則樂實史之附庸也。

吾於此章之末欲更有一言。即當知此時代之學術思想為貴族所專有。而不能普及於民間是也。吾華階級制度。至戰國而始破。若春秋以前。常有如印度所謂喀私德(Castes)。

印度分人為四種。最上者稱婆羅門。其次為刹利。其次為毘舍。最下者為首陀。陀不許互通婚。 中世歐羅巴所謂埃士忒德(Estates)。

歐人大率分僧侶貴族。公民奴隸四種。者。蓋上流人士握一羣之實權。不獨政治界為然。而學術思想界。尤其要者也。加以文字未備。典籍難傳。交通未開。

指舟車來往等言。 流布尤窒。故一切學術。非盡人可以自由研究之者。其權固不得不專歸於最少數之人。

勢使然矣。而此少數之人。亦惟汲汲焉保持其舊。使勿失墜。既無餘裕以從事於新理想。復無人

相與討論。以補其短而發其榮。此所以歷世二千餘年。而發達之效不覩也。雖然。此後全盛時代

之學術思想。其胚胎皆蘊於此時。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班志全本劉歆七略。故今用其原名。 所述。謂

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





第一節 論周末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

全盛時代。以戰國為主。而發端實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於廣野。如火山乍裂。熱石競飛於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蹟也。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蓋七事焉。

一由於蘊蓄之宏富也。人羣初起。皆自草昧而進於光華。文明者。非一手一足所能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幾也。傳記所載。黃帝堯舜以來。文化已起。然史公猶謂摛紳難言焉。觀夏殷時代質朴

之風。猶且若此。則唐虞以前之文明。概可想矣。凡人羣進化之公例。必山行國進。而為居國。由漁獵進。而為畜

未能脫行國之風焉。孟子頌周公之功。曰兼夷狄。驅蠻貊。詩美及文王化被南國。武周繼起。而中央集權之

宣王之德。則以牛羊蕃息。蓋殷周以前。尚未盡成居國成農國也。制大定。威儀三千。周官三百。漢學家言禮儀周禮也。威儀儀禮也。孔子歎之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自爾

岐以至春秋。又數百年。休養生息。遂一脫蠻野固陋之態。觀於左傳。列國士大夫之多才藝。嫻文

學者。所在皆然矣。積數千年。民族之腦精。遞相遺傳。遞相擴充。其機固有磅礴鬱積。一觸即發之

勢。而其所承受大陸之氣象。與兩河流之精華。機會已熟。則沛然矣。此固非島夷谷民崎嶇偏仄

者之所能望也。此其一。

一由於社會之變遷也。由堯舜至於周初。由周初至於東遷。由東遷至於春秋之末。其間固劃

然分為數時代。其變遷之跡。亦有不可掩者。雖然。其跡不甚著。而史傳亦不詳焉。獨至獲麟以後。

迄於秦始。實為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上自國土政治。下及人心風俗。皆與前此截然劃一

鴻溝。顧亭林曰。知錄云。自左傳之終。以至戰國凡百三十三年。史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

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

猶論宗姓氏族七國則無一言及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已盡矣。而

其變動之影響一一皆波及於學術思想界。蓋閱閱之階級一破。前此爲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

問。一舉而散諸民間。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觀。歐洲十四五世紀時學權由教會散諸民間情形正與此同。此近世文明所由開也。周室之勢

既微。其所餘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概。此其二。

一由於思想言論之自由也。凡思想之分合。常與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國上裁於一王。則教學

亦定於一尊。勢使然也。周室爲中央一統之祖。當其盛也。威權無外。禮記王制所載。作左道以惑

衆。殺作奇器。異服奇技。淫巧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蓋思

想言論之束縛甚矣。周既不綱。權力四散。游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於一

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奸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

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加以

歷古以來。無宗教臭味。先進學說。未深入人心。學者盡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無罣無礙。豈所謂

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莊子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學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天下。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蓋政權之聚散。影響於學術思想者如是其甚也。此

其三。

一由於交通之頻繁也。泰西文明發生。有三階段。其在上古。則腓尼西亞以商業之故。常周航

於地中海之東西南岸。連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歐羅巴也。其在中世。則十字軍東征。亘二百年。阿

刺伯人西漸。威懾歐陸。由直接間接種種機會。以輸入巴比倫猶太之舊文明。與隋唐時代之新

文明也。其在近世。則列國並立。會盟征伐。常若比鄰。彼此觀感。相摩而善也。由此觀之。安有不藉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國際。各國交涉日本名為國際取孟子交際何心之義最為精善今從之或以力征。或以服賈。或以游歷。要之其有益於文明一也。春秋戰國之時。兼并盛行。互相侵伐。其軍隊所及。自濡染其國政。教風俗之一二。歸而調和於其本邦。征伐愈多。則調和愈多。而一種新思想。自不得不生。其在平時。則聘享交際之道。常為國家休戚所關。當時羣雄割據大國欲籠絡小國以自雄小國則承事大國以求保護故其交際皆甚重要非如周初朝覲貢獻方物循行故事而已故各國皆不得不妙選人才。以相往來。若相鼠茅鷄之不知。將辱國體而危亡隨之矣。其膺交通之任者。既國中文學最優之士。及其游於他社會。自能吸取其精英。齋之歸以爲用。如韓宣子聘魯而見易象春秋。吳季札聘上國而知十五國風。皆其例也。而當時通商之業亦漸盛。豪商巨賈。往往與士大夫相酬酢。如鄭商弦高。能以身救國。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而陽翟大賈呂不韋。至能召集門客。著呂氏春秋。蓋商業之盛。通爲學術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若夫縱橫捭闔之士。專以奔走游說爲業者。又不待言矣。故數千年來。交通之道。莫盛於戰國。此其四。

一由於人材之見重也。一統獨立之國。務緩靖內憂。馴擾魁桀不羈之氣。故利民之愚。並立爭競之國。務防禦外侮。動需奇材異能之徒。故利民之智。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際。兼并最烈。時君之求人才。載飢載渴。又不徒獎厲本國之才而已。且專吸他國者而利用之。蓋得之則可以爲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爲吾患也。故秦迎孟嘗。而齊王速復其位。商鞅去國。而魏遂弱於秦。游士之聲價。重於時矣。貴族階級。摧蕩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貴族階級最為文明之障礙中國破此界最早是亦

歷史之光也。士之欲得志於時者。莫不研精學問。標新領異。以自取重。雖其中多有勢利無恥者。固不待言。而學問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術之言。遂徧於天下。此其五。

一由於文字之趨簡也。中國文字。衍形不衍音。故進化之難。原因於此者不少。但衍形之中。亦多變異。而改易最劇者。惟周末爲甚。倉頡以來所用古籀。象形之文。十而八九。近世學者。搜羅商周鐘鼎。其字體蓋大略相類。至秦皇刻石。而大變焉矣。說文序云。『諸侯力政。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聞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然則當時各國。各因所宜。隨言造文。轉變非一。故今傳墨子楚辭所用字。往往與北方中原之書。互有出入。漢書藝文志謂。『秦始皇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其實日趨簡易者。人羣進化之公例。積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驟創也。文字既簡。則書籍漸盛。墨子載書五車。以游諸侯。莊子亦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學者之研究日易。而發達亦因之以速。勢使然也。此其六。

一由於講學之風盛也。前此學術。既在世官。則非其族者。不敢希望。及學風興於下。則不徒其發生也驟。而其傳播也亦速。凡創一學說者。輒廣求徒侶。傳與其人。而千里負笈者。亦不絕於道。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鉅子徧於宋鄭齊之間。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許行之徒數十人。摺屨織席以爲食。蓋百家莫不皆然矣。此實定哀以前之所無也。故一主義於此。一人倡之。百人從而和之。一人啓其端。而百人揚其華。安得而不昌明也。此其七。

此七端者。能盡其原因與否。吾不敢言。要之略具於是矣。全盛時代之所以爲全盛。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

先秦之學。既稱極盛。則其派別自千條萬緒。非易論定。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而別以鄙見損益之。

古籍中記載最詳者。為漢書藝文志。其所本者劉歆七略也。篇中諸子略。實為學派論之中心點。而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亦學術界一部之現象也。今舉諸子略之目如下。凡為十家。亦稱九流。

小說家不在九流之內

- 一、儒家。
- 二、道家。
- 三、陰陽家。
- 四、法家。
- 五、名家。
- 六、墨家。
- 七、從橫家。
- 八、雜家。
- 九、農家。
- 十、小說家。

又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凡六家。

- 一、陰陽家。
- 二、儒家。
- 三、墨家。
- 四、名家。
- 五、法家。
- 六、道德家。

諸子書中論學派者。以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莊子之天下篇。為最詳。荀子所論。凡六說十二家。

- 一、它囂。魏牟。
- 二、陳仲。史鱮。
- 三、墨翟。宋鉞。
- 四、慎到。田駢。
- 五、惠施。鄧析。
- 六、子思。孟軻。

莊子所論凡五家。並已而六。

- 一、墨翟。禽滑釐。
- 二、宋鉞。尹文。
- 三、彭蒙。田駢。慎到。
- 四、關尹。老聃。
- 五、莊周。
- 六、惠施。

以上四篇。皆專論學派者也。其他各書。論及者亦不尠。孟子則以楊墨並舉。又以儒墨楊並舉。韓非子顯學篇。則以儒墨並舉。又以儒墨楊秉並舉。史記則以老子韓非合傳。而孟子荀卿傳中。附論騶忌。騶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公孫龍。劇子。李悝。尸子。長盧。吁子。以及墨翟焉。

四篇之論。荀子最爲雜亂。荀子北派之鉅子也。故所列十二家皆北人。而南人無一焉。以老子楊朱之學如此其盛。乃缺而不舉。遺憾多矣。西方之學亦未一及且所論者。除墨翟惠施之外。皆非其本派中之祖師也。若乃子思孟軻。本與荀同源。而其強辭排斥。與他子等。蓋荀卿實儒家中最狹隘者也。非徒崇本師以拒外道。亦且尊小宗而忘大宗。雖謂李斯坑儒之禍。發於荀卿。亦非過言也。李斯坑儒所以排異已者實荀卿狹隘主義之教也故其所是非。殆不足探。藝文志亦非能知學派之真相者也。既列儒家於九流。則不應別著六藝略。既崇儒於六藝。何復夷其子孫以儕十家。其疵一也。縱橫家毫無哲理。小說家不過文辭。雜家既謂之雜矣。豈復有家法之可言。而之以與儒道名法墨等比類齊觀。不合論理。其疵二也。農家固一家言也。但其位置與兵商醫諸家相等。農而可列於九流也。則如孫吳之兵。計然白圭之商。扁鵲之醫。亦不可不爲一流。今有兵家略方技略在諸子略之外。於義不完。其疵三也。諸子略之陰陽家。與數術略界限不甚分明。其疵四也。故吾於班劉之言。亦所不取。莊子所論。推重儒墨教三家。頗能繫當時學派之大綱。天下篇前一段所謂內聖外王之學。指儒家也。宋程尹文墨派也。彭蒙田駢慎到老派也。莊子本身老派也。惠施名家言亦與墨子大取小取等篇相近。近於墨派也。篇中一唱三嘆者。惟孔墨老三家實能知學界之大勢也。然猶有漏畧者。太史公司馬之論。則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輕重適當。皆分雄於當時學界中。旗鼓相當者也。分類之精。以此爲最。雖然。欲以觀各家所自起。及其精神之所存。則談之言猶未足焉耳。今請據羣籍。審趨勢。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而證以學說之性質。製一先秦學派大勢表如左。

甲 鄒魯派（北派正宗）孔子

孟子及其他儒徒

先秦學派

(一)北派

(乙)齊派 (北東派)

管子  
鄒衍及其同派

(丙)秦晉派 (北西派)

申不害 商鞅 韓非  
李悝

(丁)宋鄭派 (北南派)

墨翟宋輕及其他墨徒  
鄧析惠施及其同派

(二)南派

(南派正宗) — 老子

莊子 列子  
楊朱 及其他老徒

(南派支流)

許行  
屈原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

欲知先秦學派之真相。則南北兩分潮。最當注意者也。凡人羣第一期之進化。必依河流而起。此萬國之所同也。我中國有黃河揚子江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為獨立發達之觀。雖屢相調和混合。而其差別相自有不可掩者。凡百皆然。而學術思想其一端也。北地苦寒。瘠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無餘裕以馳騫於玄妙之哲理。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羣之道術。最發達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長制度為政治之本。

封建與宗法皆族長政治之圓滿者也

敬老尊先。隨而崇古。



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強。則古昔稱先王。內其國。外夷狄。重禮文。繫親愛。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學之精神也。南地則反。是其氣候和。其土地饒。其謀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飽煖。是憂。故常達觀於世界以外。初而輕世。既而玩世。既而厭世。不屑屑於實際。故不重禮法。不拘拘於經驗。故不崇先王。又其發達較遲。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謂為蠻野。故其對於北方學派。有吐棄之意。有破壞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齊物我。平階級。輕私愛。厭繁文。明自然。順本性。此南學之精神也。今請兩兩對照比較。以明其大體之差別。列表如下。

北派崇實際。

北派主力行。主動

北派貴人事。

北派明政法。

北派重階級。中庸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北派重經驗。

北派喜保守。孔子曰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先生法行不敢行

北派主勉強。勉強者節性也書曰節性惟日其邁董子曰勉強學問勉強行

北派畏天。

孔子曰畏天命

北派言排外。

南派崇虛想。

南派主無為。主靜

南派貴出世。

南派明哲理。

南派重平等。如莊子齊物許行並耕之論

南派重創造。

南派喜破壞。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南派明自然。自然者順性也莊子山木之喻渾沌窳之喻皆其義也

南派任天。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南派言無我。

北派貴自強。

南派貴謙弱。

古書中言南北分潮之大勢者。亦有一二焉。中庸云。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孟子云。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言南北之異點。彰明較著者也。要之此全盛時代之第一期。實以南北兩派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惟孔子。南派之魁。厥惟老子。孔學之見排於南。猶老學之見排於北也。試觀孔子左魯衛齊之間。所至皆見尊崇。乃至宋而畏矣。至陳蔡而阨矣。宋陳蔡皆鄰於南也。及至楚則接輿歌之。丈人擲揄之。長沮桀溺目笑之。無所往而不阻焉。皆由學派之性質不同故也。北方多憂世勤勞之士。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栖栖者終其身焉。南方則多棄世高蹈之徒。接輿丈人沮溺。皆汲老莊之流者也。蓋民族之異性使然也。

孔老分雄南北而起於其間者有墨子焉。墨亦北派也。顧北而稍近於南。墨子生於宋。宋南北要衝也。故其學於南北各有所探。而自成一家言。其務實際費力行也。實原本於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過之。但其多言天鬼。頗及他界。肇創論法。漸闡哲理。力主兼愛。首倡平等。蓋亦被南學之影響焉。故全盛時代之第二期。以孔老墨三分天下。孔老墨之盛。非徒在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時代之終。其餘波及於漢初。猶有鼎足爭雄之姿。詳見第三章今爲三大宗表。示其學派勢力之所及如下。

小康一

派

春秋據亂世升平世之義。以法治國以禮率民。故法家言亦頗出於此。其的傳者爲荀卿。而李克李悝等之治術亦多本此。李斯受其道以相秦。秦制多本焉。漢初賈誼龜錯皆汲其流。此派之傳最永。

三宗

孔學

大同一

春秋太平世之義傳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子思孟子云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可見子思孟子之學實由子游以受於孔子也此派爲荀派所奪至秦而絕

天人相與一派

此派亦春秋之學而其原出於易與洪範蓋九流所謂陰陽家者此派之流裔也以緯書爲論宗齊派（即北東派）多由此出至漢代而極盛董子及其餘今文家言皆其子孫也

心性一

派世子（頌）漆雕子等傳之孟子荀子告子皆各明一義閱千餘年後衍爲宋明學

考證一

孔子祖述憲章徵夏禮殷禮於杞宋讀易章編三絕蓋於考證古書三致意焉北派之重經驗崇前古勢則然也此派亦荀卿受之漢興六經皆荀卿所傳衍爲東漢初唐注疏之學其末流盛於本朝乾嘉間

記纂一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左邱明探國語以爲之傳蓋北學重先例故史學之興亦相因而至者也太史公以紹述孔學自命其作史記即受孔子此派之教也

哲理一

派此道德家言之正宗也莊列傳之大盛於魏晉間

厭世一

派凡游心空理者必厭離世界楚狂沮溺之徒皆汲老學之流也後世逸民傳中人皆屬此派

老學

權謀一

老學最毒天下者權謀之言也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此爲老學入派之本故縱橫家言實出於是而法家末流亦利用此術韓非子有解老等篇史公以老韓合傳最得真相此派極盛於戰國之末矣

縱樂一

派楊朱傳之數千年來日盛一日

神秘一

派谷神玄牝流沙化胡蓋必有所授焉後衍爲神仙方術家言盛於秦漢復爲符籙丹鼎之學盛於漢末三國六朝

兼愛一

派此墨學正宗也禽滑釐等爲鉅子宋牼尹文以禁攻寢兵爲務皆此學之感化也戰國之末祖述之者極盛

墨學游俠

一派

凡兼愛者必惡公敵除害馬乃所以愛馬也故墨學衍為游俠之風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難而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為而為也殉其主義而已自戰國以至漢初此派極盛朱家郭解之流實皆墨徒也

名理

一派

墨子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等篇多名家言莊子天下篇言南方之墨者以堅白同異之論相訾以觴偶不佞之言相應

此其大略也。雖然吾非謂三宗之足以盡學派也。又非如俗儒之牽合附會。欲以當時之學派。盡歸納於此三宗也。不過示其勢力之盛。及拓殖之廣云爾。請更論餘子。

南北兩派之中。北之開化先於南。故支派亦獨多。陰陽家言。胚胎時代。祝官之遺也。法家言。遠祖周禮。而以管子為繼別之大宗。申商為繼禰之小宗。及其末流。面目大殊焉。名家言。最後起。而常為諸學之媒介者也。孔老墨而外。惟此三家。蔚為大國。巍然有獨立之姿。而三家皆起於北方。此為全盛時代第三期。

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國家觀。衍為法家。世界觀。衍為陰陽家。自管仲藉官山府海之利。定霸中原。銳意整頓內治。使成一「法治國」Rechtstaat之形。管子一書。實國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但其書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戰國時其後輩所纂述。要之此書則代表齊國風者也。降及威宣之世。而騶衍之徒興。史記稱「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並世盛衰。因載其禳祥制度。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

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焉。史記孟子。苟卿列傳。此其思想何等偉大。其推論何等淵微。非受海國感化者孰能與於斯。鄒所謂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近世奈端達爾文諸賢能開出彌天際地之大學說者。皆恃此術也。雖其以陰陽爲論根。未免失據。然萌芽時代。豈能以今日我輩數千年後之眼識。訾議之耶。騶子旣沒。而稷下先生。數百輩。猶演其風。及秦漢時。遂有渡海求蓬萊之事。徐福之開化日本。皆騶子之徒導之也。此爲齊派（北東派）之兩大家。齊派之能獨立於鄒魯派以外也。大國則然也。海國則然也。

秦黃族先宅之地。而三皇所迭居也。控山谷之險。而民族强悍。故國家主義。亦最易發達。及戰國之末。諸侯游士。輻輳走集。秦一一揖而入之。故其時西方之學術思想。爛然光燄萬丈。有睥睨北南東而凌駕之之勢。申不害。韓產也。商鞅。魏產也。三晉地勢。與秦相近。法家言勃興於此間。而商鞅首實行之。以致秦強。逮於韓非。以山東功利主義。與荆楚道術主義。合爲一流。李斯復以儒術緣附之。而李克。李悝等。亦兼儒法以爲治者也。於是所謂秦晉派（北東派）者。興。秦晉派實前三派之合體。而變相者也。

宋鄭東西南北之中樞也。其國不大。而常爲列強所爭。故交通最頻繁焉。於是墨家名家。起於此間。墨家之性質。前旣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學一宗師也。名家言起於鄭之鄧析。而宋之惠施。及趙之公孫龍。大昌之。名家言者。其繁重博雜。似北學。其推理儼詭。似南學。其必起於中樞之地。而不

起於齊魯秦晉荆楚者地勢然也。其氣象頗小無大主義可以真自立。其不起於大國而必起於小國者。亦地勢然也。要之此齊秦晉宋鄭之三派者。觀其大體。自劃然活現北學之精神。而必非南學之所得而混也。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豈不奇哉。

南派之老莊尙矣。而楊朱亦老學之嫡傳也。

楊子居爲老子之徒見莊子

楊氏之爲我主義。縱樂主義。實皆起於

厭世觀。列子楊朱篇引其學說曰。『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而况久生之苦也乎。』又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蓋其厭世之既極。任自然之既極。乃覺除爲我主義。縱樂主義。更無所可事。此其與近世邊沁彌兒等之爲我派快樂派。由功利主義而生者。迥殊科矣。故北學之有墨。南學之有楊。皆走於兩極端之極點。而立於正反對之地位。楊之於老。得其體而並神其用。楊學之幾奪老席。非偶然也。故楊氏不可不列於大家而論之。

許行亦南學一代表也。但其流傳甚微。非惟學說不見於他書。卽其名亦除孟子外。未有稱述之

者。雖然其所持理論。頗與希臘柏拉圖之共產主義及近世歐洲之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相類而亦不盡同

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相類而亦不盡同。社

會主義者。謂平等博愛之理論而用之。過其度者也。

相類。蓋反對北人階級等殺之學說。矯枉而過其直者也。至其精神淵源於

老學。固自有不可掩者。老氏以初民之狀態爲羣治之極。則故其言曰。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

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此正南方沃土之民之理想。而

北人所必無者也。北方政論主干涉主義。

保民救民皆干涉也

南方政論主放任主義。此兩主義者。在歐洲

近世互相沿革。互相勝負。而其長短得失。至今尙未有定論者也。

十八世紀以前重干涉主義。十八世紀後半十九世紀前半重放任主義。近則

復趨於干涉主義英國放任主義之代表也德國干涉主義之代表也盧梭放任主義之宗師也伯倫知理干涉主義之宗師也格蘭斯頓放任主義之實行者也比斯麥干涉主義之實行者也而許行實放任主義

之極端也。吾甚惜其微言之湮沒而不彰也。漢志農家者流殆即指許行一派若僅以李克盡地力者當之似不足爲一家言也又按許行一派亦兼有墨家主義殆南而稍染北風

也但墨以干涉而許主放任其精神自異

屈原文豪也。然其感情之淵微。設辭之瑰偉。亦我國思想界中一異彩也。屈原以悲閔之極。不徒厭今而欲反之古也。乃直厭俗而欲游於天。試讀離騷自『跪敷衽以陳詞兮』至『哀高丘之無女』一段。自『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蜷局顧而不行』一段。徒見其詞藻之紛綸。雜選其文句之連犽俶儻。而不知實厭世主義之極點也。九歌天問等篇。蓋猶胚胎時代之遺響焉。南人開化。後於北人。進化之跡。歷歷可徵也。屈原生於貴族。故其國家觀念之強盛。與立身行己之端嚴。頗近北派。至其學術思想。純乎爲南風也。此派後入漢而盛於淮南。淮南雞犬。雖謂聞三閩之說法而成道可也。

以上皆各派分流之大概也。北派支流多而面目各完。南派支流少而體段未具。固由北地文明之起先於南。亦緣當時載籍所傳。北詳南略。故南人之理想。殘缺散佚而不可觀者。尙多多也。

諸派之初起。皆各樹一幟。不相雜廁。及其末流。則互相辨論。互相薰染。往往與其初祖之學說相出入。而旁採他派之所長以修補之。故戰國之末。實爲全盛時代。第四期亦名之混合時代。殆全盛中之全盛也。其時學界大勢。有四現象。一曰內分。二曰外布。三曰出入。四曰旁羅。四者皆進步之證驗也。所謂內分者。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

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即荀卿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

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而荀子非十

二子篇亦云。『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莊子天下篇云。『相里勤即韓非子

所謂相里氏也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郭注云二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

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觀此可見當時各派分裂之大概矣。自

餘諸流。雖其支派不甚可考。要之必同此現象無疑也。後世曲儒。或以本派分裂爲道術衰微。不

知學派之爲物。與國家不同。國家分爭而遂亡。學術分爭而益盛。其同出一師而各明一義者。正

如醫學之解剖。乃能盡其體而無遺也。

所謂外布者。各派皆起於本土。內力既充。乃務拓殖民地於四方。於斯之時。地理界限漸破。有南

北混流之觀。史記儒林傳云。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故子路居衛。澹臺子羽居楚。子夏

居西河。子貢終於齊。西河北西派所領地也。齊北東派所領地也。楚則南派之老營也。孟子曰。陳

良楚產也。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儒行於南之證也。莊子云。南方之墨者。苦

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是墨行於南之證也。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

術。見史記孟荀傳韓非韓人有解老之篇。是老行於北之證也。故其時學術漸進。不能以地爲限。智識交

換之途愈開。而南北兩文明。與接爲構。故蒸蒸而日向上也。

所謂出入者。當時諸派之後學。常從其所好。任意去就。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



家魁桀。韓非李斯。荀卿之弟子也。而為法家大成。陳相。陳良弟子也。而為農家前驅。自餘諸輩。不見於載記者。當復何限。可見其時思想自由。達於極點。非如後世暖昧守一先生之言。而尺寸不敢越其畔也。所謂旁羅者。當時諸派之大師。往往兼學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莊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韓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北南東西四文明。愈接愈厲。至是幾將合一爐而冶之。雜家之起。於是時亦運會使然也。蘇張縱橫之辨。髡輿稷下之談。其論無當於宏旨。其義不主於一家。蓋承極盛之後。聞見雜博。取材瞻宏。秦相呂不韋。至集諸侯游客。作八覽六論十二紀。兼儒墨。合名法。綜道德。齊兵農。實千古類書之先河。亦一代思想之淵海也。故全盛時代第四期。列國之國勢。楚齊秦三分。而終并於秦。思想界之大勢。亦楚齊秦鼎立而匯合於秦。今請更列一時期變遷表如下。

第一  
兩派  
北派  
南派

第二  
三宗  
孔學  
老學  
墨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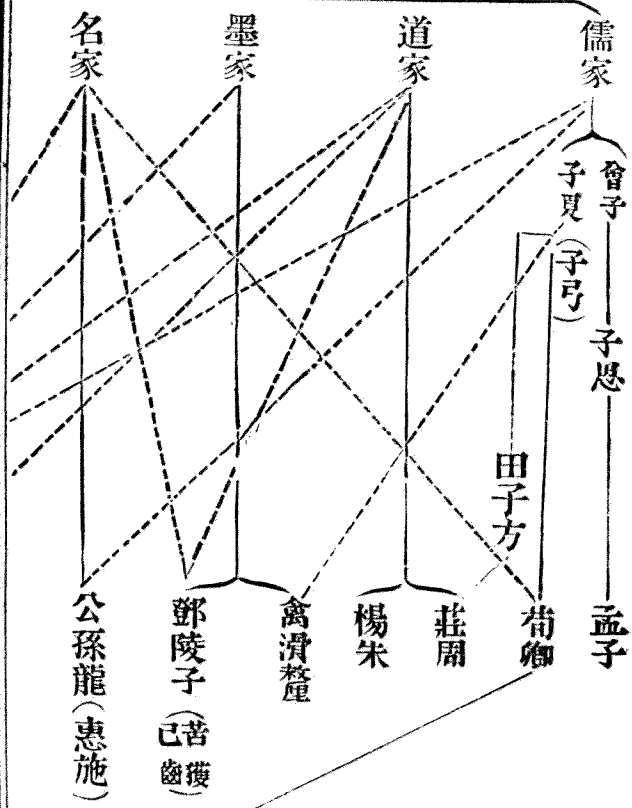
儒家  
墨家

第三六期

名家  
法家  
陰陽家  
道家

北派  
南派

第四期  
分裂  
混合



法家 農家 雜家

許行  
東稷下派  
南鬼谷派  
西呂覽派  
縱橫家

韓非  
李斯

當時所極盛者。不徒哲理政法諸學而已。而專門實際之學。亦多起乎其間。其一曰醫學。黃帝內經素問。考古者定為戰國時書。蓋非誣也。最名家者為扁鵲。其術能見五臟癥結。蓋全體之學精也。能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撲荒。爪。幕。湔。澆。腸。胃。則解剖之學明也。其二曰天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亦衍於戰國。管子有地員篇。是知地圓之理也。緯書言地有四游。是知地動之理也。張漢

衡有地動儀 其名家之人。不能指之。其三曰兵法學。孫武子一書。兵學之精神備焉。雖拿破侖之用兵。不能出其範圍也。而吳子。司馬法。亦有淵源。其四曰平準學。日本所謂經濟學 計然之策七。范蠡用其五於越國而霸諸侯。既施諸國。乃用諸家。三致千金焉。白圭樂觀時變。嘗自言吾之治生也。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俱見史記貨殖傳 是皆深通平準學。技而進乎道者也。

此外則尚有史學。亦頗發達。史學蓋原於胚胎時代。至此乃漸成一家言者。太史公屢稱左邱明。厥有國語。而春秋左氏傳一書。爛然為古代思想之光影焉。漢志有鐸氏春秋。楚人鐸椒之著也。有虞氏春秋。趙人虞卿之著也。其書今佚其或為記事之史如左氏傳或為解經之書如公羊穀梁傳或為纂述之書如呂氏春秋皆不可考 此亦史學思想萌芽

之徵也。而其時光燄萬丈者。尤在文學。文學亦學術思想所憑藉。以表見者也。屈宋之專門名家者。勿論。而老墨孟荀莊列商韓。亦皆千古之文豪也。文學之盛衰。與思想之強弱。常成比例。當時文家之盛。非偶然也。

以上所列各派之流別。略具矣。但有附庸諸家。不能徧論者。今請列其總目如下。或雖非大家而有著書者。亦列之。或雖無著書而為他書所稱述者。亦列之。

孔子。老子。墨子。管子。戰國時人纂集晏子。戰國時人纂集孟子。荀卿。關尹子。列子。或云依託莊

子。慎子。文子。採集本或云依託鵲冠子。人居深山以鵲為冠其書今採集本或云依託商君。韓非子。公孫龍子。尉繚子。

向別錄云。綴為商君學。尸子。名俊晉人商君師之其書今採集本申子。採集本鬼谷子。或云依託鄧析子。採集本尹文子。惠子。採集本楚

辭。孫武子。

以上其書今存列於四庫總目者。其四庫不載而近世採集成本通行者數種亦附焉

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孔子弟子景子。三篇。漢志原注云說

宓子語似其弟子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子夏弟子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芋子。十八

篇。名嬰甯越。一篇。公孫固。一篇。董子。一篇。原注云名無心難墨子徐子。一篇。原注云宋外黃人魯仲連子。十四篇

平原君。七篇。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以上儒家者流。蝟子。十三篇。原注云名淵楚人老子弟子老成子。

十八篇。長廬子。九篇。楚人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原注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田子。二十五篇。名駢

老萊子十四篇楚人 黔婁子四篇原注云齊隱士 以上道家者流 鄒子四十九篇又鄒子終始五十

六篇原注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 公孫發二十二篇原注六國時 乘丘子五篇原注六國時 杜文公五篇原注六國時劉向別錄云

韓人 黃帝秦素二十篇原注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南公三十一篇原注六國時 鄒奭子十二篇原注齊人 公孫

禱終始十四篇原注傳鄒奭始終書 閔丘子十三篇原注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馮促十三篇原注鄭人 將鉅子五篇原注六國

時在南公前 南公稱之 以上陰陽家者流 李子三十二篇原注名惺相魏文侯 處子九篇 以上法家者流 毛

公九篇原注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家 以上名家者流 田俅子一篇原注先韓子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

胡非子三篇原注並云墨翟弟子 以上墨家者流 蘇子三十一篇 張子十篇 龐煖二篇原注為燕將 以

上縱橫家者流 伍子胥八篇 子晚子三十五篇原注云齊人好議兵 以上雜家者流 神農二十篇原注圖四

原注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者耕農事託之神農 野老十七篇原注六國時 以上農家者流 齊孫子八十九篇原注圖四卷顏注孫

也 公孫鞅二十七篇 吳起四十八篇 范蠡二篇 大夫種二篇 李子十篇 龐煖三

篇 兒良一篇六國時 王孫十六篇原注圖五卷 魏公子二十一篇原注圖十卷名無忌 以上兵書略 扁

鵠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 以上方伎略

以上其書今佚見於漢書藝文志者。

它書。見荀子非 魏牟。同上漢志道家之 陳仲。同上又 史鱈。同上論語 宋鉞。同上又見莊子天

十二子篇 公子牟疑即是人 見孟子 作史魚 下篇孟子作宋鉞

彭蒙。見莊子許行。見孟子告子。見孟子蓋楊朱。屢見孟子莊子列子。子莫。見孟子執楊淳于

髡。見孟子史記云博接子。見史記環淵。見史記楚人著上下篇。劇子。見史記吁子。見史記索隱云即

乘。見莊子莊子謂惠施曰儒墨楊乘四與夫子而白圭。計然。史記

以上其名散見羣書。無自著書。或有之。而不載於漢志者。

綜是觀之。偉大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繁曠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權奇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謂黃帝子孫而非神明也。謂亞洲大陸而非靈秀也。嘻。烏克有此。嘻。烏克有此。

### 第三節 論諸家學說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闕

此節原為本論最要之點。但著者學殖淺薄。綜合而論斷之。自媿未能。尙須假以時日。悉心研究。非可以率爾操觚也。故從闕如。若夫就正有道。當俟全書殺青時矣。著者附識。

### 第四節 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

嗚呼。世運之說。豈不信哉。當春秋戰國之交。豈特中國民智。為全盛時代而已。蓋徵諸全球。莫不爾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韓非李斯。凡三百餘年。九流百家。皆起於是。前空往劫。後絕來塵。尙矣。試徵諸印度。萬教之獅子。厥惟佛。佛之生。在孔子前四百十七年。在耶穌前九百六十八年。此侯官嚴氏所考據也。見天演論下第三章案語。今從之。凡住世者七十九歲。佛滅度後六百年。而馬鳴論師興。七百年。而龍樹菩薩現。馬鳴龍樹。殆與孟子荀卿同時也。八百餘年。而無著世親陳那護法諸大德起。大乘宏旨。顯揚

殆罄時則秦漢之交也。而波爾尼之聲論哲學。為婆羅門教中興鉅子。亦起於馬鳴前百餘年。彼你尼之學。以言語為道本。頗似五明中之聲明。又與柏拉圖之觀念說相類。其時代傳說不同。大率先波騰閣梨二百年。此印度之全盛時期也。更徵諸希臘。七賢之

中。德黎 Thales 稱首。生魯僖二十四年。亞諾芝曼德 Anaximandros 倡無極說者也。生魯文

十七年。畢達哥拉 Pythagoras 天算鼻祖。以律呂言天運者也。生魯宣間。芝諾芬尼 Xenophanes 創名學者也。生魯文七年。巴彌匿智 Parmenides 倡有宗者也。生魯昭六年。額拉吉來圖

Herakleitos 首言物性。而天演學之遠祖也。生魯定十三年。安那薩哥拉 Anaxagoras 討論原

質之學者也。額安二哲 皆安息人 生魯定十年。德謨頡利圖 Demokritos 倡阿屯論。即莫破質 點之說也者也。生周

定王九年。梭格拉底 Sokrates 言性理道德。西方之仲尼也。生周元王八年。柏拉圖 Plato

倫理政術之淵源也。生周考王十四年。亞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古代學派之集大成也。生周

安王十八年。此外則安得臣 Anaximene 什匿派之大宗。倡克已絕欲之教者也。生周元間。芝諾

Zenor 斯多噶派之初祖。而泰西倫理風俗所由出也。生周顯二年。伊璧鳩魯 Epikuros 幸福

主義之祖師也。生周顯廿七年。至阿克西拉 Arkesilaos 倡懷疑學派。實惟希臘思想一結束。阿

氏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是時正值中國焚坑之禍將起。而希學支流。亦自茲稍涸矣。由是觀

之。此前後一千年間。實為全地球有生以來空前絕後之盛運。茲三土者。地理之相去。如此其遼

遠。人種之差別。如此其殺異。而其菁英之磅礴發洩。如銅山崩而洛鐘應。伶倫吹而鳳皇鳴。於戲

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論。要之此諸哲者。同時以其精神相接。構相補助。相戰駁於一

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論。要之此諸哲者。同時以其精神相接。構相補助。相戰駁於一

世界遙遙萬里之間。既壯既劇。既熱既切。我輩生其後。受其教而食其賜者。烏可以不歌舞之。烏可以不媒介之。

以地理論。則中國印度同爲東洋學派。而希臘爲西洋學派。以人種論。則印度希臘同爲阿利揚族學派。而中國爲黃族學派。以性質論。則中國希臘同爲世間學派。而印度爲出世間學派。希臘多嗜派伊壁鳩魯派懷疑派雖亦講求解脫主義然猶世間法之解脫也中國之老莊亦然故三者互有其相同之點。相異之點。今請校其長短而僭論之。

### (甲) 與希臘學派比較

#### (一) 先秦學派之所長

凡一國思想之發達。恒與其地理之位置。歷史之遺傳有關係。中國者大國也。其人偉大之國民也。故其學界全盛之時。特優於他邦者自不少。今請舉其五事。

曰國家思想之發達也。希臘有市府而無國家。如雅典斯巴達諸邦。垂大名於歷史者。實不過一都會而已。雖其自治之制整然。然終不能組織一國。如羅馬及近世歐洲列邦。卒至外敵一來。而文明之跡。隨羣市府以同成灰燼者。蓋國家思想缺乏使然也。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皆有功於政治學而皆不適於造完全之國家

中國

則自管子首以國家主義倡於北東。其繼起者率以建國問題爲第一目的。羣書所爭辯之點。大抵皆在此。雖孔老有自由干涉之分。商墨有博愛苛刻之異。然皆自以所信爲立國之大原一也。中國民族所以能立國數千年。保持固有之文明而不失墜者。諸賢與有勞焉矣。此其一。



曰生計 Economy 問題之昌明也。希臘人重兵事。貴文學。而於生計最不屑屑焉。故當時哲學技術皆臻極盛。爲萬世師。獨於茲科。講論殊少。惟芝諾芬尼亞里士多德嘗著論之而已。而中國則當先秦時。此學之昌。殆與歐洲十六七世紀相頡頏。若管子輕重乘馬之篇。孟子井田徹助之制。墨翟務本節用之訓。荀卿養欲給求之論。李悝盡地力之業。白圭觀時變之言。商鞅開墾之令。許行並耕之說。或闡原理。或述作用。或主農穡。或貴懋遷。或倡自由政策。Free Trade 孟子闢市讖而不征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藏諸其市矣。或言干涉主義。濟濟彬彬。各明一義。蓋全地球生計學 即前論所屢稱之平準學 發達之早。未有

吾中國若者也。 余擬著一中國生計學史搜集前哲所論以與泰西學說相比較若能成之亦一壯觀也 此其一。

曰世界主義之光大也。希臘人島民也。其虛想雖能窮宇宙之本原。其實想不能脫市府之根性。故於人類全體團結之業。統治之法。幸福之原。未有留意者。中國則於修身齊家治國之外。又以平天下爲一大問題。如孔學之大同太平。墨學之禁攻寢兵。老學之抱一爲式。鄒衍之終始五德。大抵向此問題而試研究也。雖其所謂天下者非真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爲鵠也。斯亦中國之所以爲大也。此其三。

大抵中國之所長者在實際問題。在人事問題。就一二特點論之。則先秦時代之中國。頗類歐西今日。希臘時代之歐西。反類中國宋明間也。 此不過言其有相類者耳非指其全體也讀者勿泥視 至就全體上論之。則亦有

見優者。

曰家數之繁多也。希臘諸哲之名家者凡十餘人。其所論問題。不出四五。大抵甲倡一說。而乙則

引伸之。或反駁之。故其學界爲螺旋形。雖千變萬化。殆皆一線所引也。中國則地大物博。交通未盛。學者每閉門造車。出門應轍。常非有所承而後起者也。故其學界爲無數平行線形。六家九流之門戶。前既言之矣。而其支與流裔。何啻百數。故每一問題。臚其異說。輒纍纍若貫珠。然而問題之多。亦冠他界。此其四。

曰影響之廣遠也。自馬基頓兼并以後。至西羅馬滅亡以前。凡千餘年間。希臘學術之影響於歐洲社會者甚微。蓋由學理深遠。不甚切於人事也。斯多噶派雖與羅馬風俗有影響然不多也先秦學者。生當亂世。目擊

民艱。其立論大率以救時厲俗爲主。與羣治之關係甚切密。故能以學說左右世界。以亘於今。雖其爲益爲損。未易斷言。要其勢力之偉大。殆非他方學界所能及也。此其五。

(一一) 先秦學派之所短

不知己之所長。則無以增長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則無以採擇補正之。語其長。則愛國之言也。語其短。則救時之言也。今請舉中國之缺點。

一曰論理。Logic 思想之缺乏也。凡在學界。有學必有問。有思必有辯。論理者。講學家之劍冑也。故印度有因明之教。因明學者印度明之一也其法爲因宗喻三段一如希臘之三句法而希臘自芝諾芬尼梭格拉底。屢用辯證法。

至阿里士多德。而論理學蔚爲一科矣。以此之故。其持論常圓滿周到。首尾相赴。而真理愈析而愈明。中國雖有鄧析惠施公孫龍等名家之言。然不過播弄詭辯。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後亦無繼者。當時堅白馬等名學之詞句諸子所通稱道也如墨子大取小取等篇最著矣即孟荀莊韓書中亦往往援爲論柄但其學終不成一科耳以故當時學者。著想非不

邃奧。論事非不宏廓。但其周到精微。則遠不逮希印二士。

試舉一二爲例。孟子云：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夫爲我。故與無君同物。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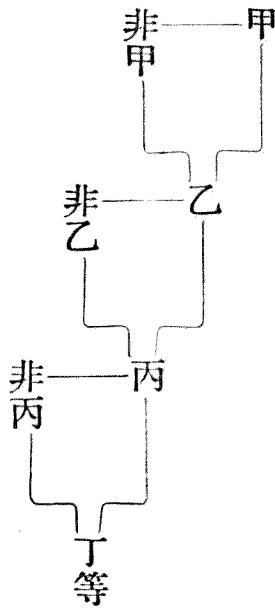
愛何故與無父同物。以論理法反詰之。必立窮矣。孟子言性善。謂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荀子言性惡。謂人之性好利。順是則爭奪生而辭讓亡。其論法同一。而根據與結斷皆相反。終相持而不能決。皆由無論理以範圍之。不能於對待求真理也。墨子天志篇云：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中略）然則何以知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中略）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中略）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云云。語中疊用數。然則字望之極。似循環論法。然究其極際。則天何以欲其生而惡其死之理。據墨子不能言也。是其前論之基礎。胥不立矣。中國古書之說理。類此者。什九不能偏舉也。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題立一界說。下一定義。然後循定義以縱說橫說之。中國則不然。如孔子之言仁。言孝。其義亦寥廓而不定。他無論矣。

坐此之故。譬之雖有良將健卒。而無戈矛甲冑。以爲之藉。故以攻不克。以守不牢。道之不能大光。實由於是。推其所以缺乏之由。殆緣當時學者。務以實際應用爲鵠。而理論之是非。不暇措意。一也。又中國語言文字分離。向無文典語典。Language Grammar 之教。因此措辭設句之法。不能分明。二也。又中國學者。常以教人爲任。有傳授而無駁詰。非如泰西之公。其說以待人之贊成與否。故不必定求持論之圓到。三也。此事雖似細故。然實關於學術盛衰之大原。試觀泰西古代思想。集成於阿里士多德。近世文明。濫觴於倍根。彼二人皆以論理學鳴者也。後有作者。可以知所務矣。

二曰物理實學之缺乏也。凡學術思想之發達。恒與格致科學相乘。遠而希臘。近而當代。有明徵矣。希臘學派之中堅。爲梭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師弟。梭派之學。殫精於人道治理之中。病物理之繁賾。高遠而置之。其門庭頗與儒法諸家相類。但自德黎以來。茲學固已大墜。而額拉吉來。圖德謨。頡利。圖諸大師。固已潭思入微。爲數千年格致先聲。故希臘學界。於天道物理人治三者。調和均平。其獨步古今。良有由也。中國大學。雖著格物一目。然有錄無書。百家之言。雖繁。而及

此者蓋寡。其間惟墨子剖析頗精。但當時傳者既微。秦漢以後。益復中絕。惟有陰陽五行之僻論。跋扈於學界。語及物性。則緣附以爲辭。怪誕支離。不可窮詰。馴至堪輿日者諸左道。迄今猶銘刻於全國人腦識之中。此亦數千年學徒墮落之一原因也。

三曰無抗論別擇之風也。希臘哲學之所以極盛。皆由彼此抗辯折衷。進而愈深。引而愈長。譬有甲說之起。必有非甲說隨起而與之抗。甲與非甲。辯爭不已。時則有調和二者之乙說出焉。乙說既起。旋有非乙。乙非乙爭。又有調和丙說斯立。此論理學中所謂三斷式也。今示其圖如下。



希臘學界之進步。全依此式。故自德黎開宗以後。有芝諾芬尼派之甲說。卽有額拉吉來圖之非甲說與之抗。對抗不已。而有調和派三家之丙說出焉。既有丙說。旋有懷疑派之非丙說踵起。而梭格拉底之丁說出。以集其成。梭聖門下。有什匿克派之戊說。旋有奇黎尼派之非戊說。而柏拉圖之己說出。以執其中。己說既行。又有德謨吉來圖之非己說。而亞里士多德之庚說。更承其後。如是展轉相襲。巨數百年。青青於藍。冰寒於水。發揮光大。皆此之由。豈惟古代。卽近世亦有然矣。

記稱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有兩端焉。有中焉。則真理必於是乎在矣。乃先秦學派。非不盛也。百家異論。非不殺也。顧未有堂堂結壘。針鋒相對。以激戰者。其異同。皆無意識之異同也。於羣言殺亂之中。起而折衷者。更無聞焉。後世儒者動言羣言殺亂。衷諸聖此謬言也。此乃主奴之見。非所謂敵也。孔子立於甲位。羣言立於非甲位。然則其能折衷也。何以故。彼所謂聖者。孔子也。如老墨等之言。則孔子之論折衷之者。必乙也。今乃曰折衷諸甲。有是理耶。若墨子之於孔子。可謂下宣戰書者矣。然其論鋒殊未正對也。墨之與楊。蓋立於兩極端矣。維時調和之者。則有執中之子莫。子莫誠能知學界之狀況者哉。惜其論不傳。然以優勝劣敗之理推之。其不傳也。必其說之無足觀也。苟有精義。他書必當引及。何以於孟子之外。並名氏亦無也。凡爲折衷之丙說者。必其見地。有以過於甲非甲兩家。然後可以立於丙之地位。而中國殊不然。此學之所以不進也。今勿徵諸遠而徵諸近。歐洲當近世之初。倍根笛卡兒兩派。對抗者數百年。日耳曼之康德起而折衷之。而斯學益盛。康德固有以優於倍笛二賢者也。中國自宋明以來。程朱陸王兩派。對抗者亦數百年。本朝湯斌等起而折衷之。而斯道轉熄。湯斌固劣於晦庵陽明遠甚也。此亦古今得失之林矣。推其所由。大率論理思想之缺乏。實尸其咎。吾故曰。後有作者。不可不此之爲務也。

四曰門戶主奴之見太深也。凡依論理持公心以相辨難者。則辨難愈多。真理愈明。而意見亦必不生。何也。所爭者在理之是非。所敵者在說之異同。非與其人爲爭爲敵也。不依論理不持公心以相辨難。則非惟真理不出。而筆舌將爲冤讎之府矣。先秦諸子之論戰。實不及希哲之劇烈。而嫉妒褊狹之情。有大爲吾歷史污點者。以孔子之大聖。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問其罪名。則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也。夫僞與真至難定形也。是與非至難定位也。藉令果僞矣。果

非矣。亦不過出其所見。行其所信。糾而正之。斯亦可耳。而何至於殺。其母乃以三盈三虛之故。變公敵而爲私仇。其母乃濫用強權。而爲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蝨賊耶。梭格拉底被僂於雅典。僂之者羣盲也。今少正卯之學術。不知視梭氏何如。而以此見僂於聖人。吾實爲我學界恥之。此後如墨子之非儒。則摭其陳蔡享豚等陰私小節。孟子之距楊墨。則毫無論據。而漫加以無父無君之惡名。荀子之非十二子。動斥人爲賤儒。指其無廉恥而嗜飲食。凡此之類。皆絕似村嫗謾罵口吻。毫無士君子從容論道之風。豈徒非所以待人。抑亦太不自重矣。無他。不能以理相勝。以論相折。而惟務以氣相競。以權相凌。然則焚阮之禍。豈待秦皇。穀中之入。豈待唐太。吾屬稿至此。而不能不有慙於西方諸賢也。未識後之君子。能剗此孽苗否也。

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希臘諸哲之創一論也。皆自思索之。自組織之。自發布之。自承認之。初未嘗依傍古人以爲重也。皆務發前人所未發。而思以之易天下。未嘗教人反古以爲美也。中國則孔子大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學派之立脚點。近於保守。無論矣。若夫老莊。以破壞爲教者矣。乃孔子所崇者。不過今之古。而老子所崇者。乃在古之古。此殆中國人之根性使然哉。夫先秦諸子。其思想本強半自創者也。旣自創之。則自認之。是非功過。悉任其責。斯豈非光明磊落者耶。今乃不然。必託諸古。孔子託諸堯舜。墨翟託諸大禹。老子託諸黃帝。許行託諸神農。自餘百家。莫不如是。試一讀漢書藝文志。其號稱黃帝成岐伯風后力牧伊尹孔甲太公所著書者。不下百數十種。皆戰國時人所依託也。嘻。何苦乃爾。是必其重視古人太過。而甘爲之奴隸也。否則其持論不敢自信。而欲諉功過於他

人也。否則欲狐假虎威以欺飾庸耳俗目也。否百思不得其解。姑文其言曰。崇古保守之念重而已。吾不敢妄謗前輩。然吾祝我國今後之學界。永絕此等腹蟹目蝦之遺習也。

六曰師法家數之界太嚴也。柏拉圖。梭氏弟子也。而其學常與梭異同。亞里士多德。柏氏弟子也。而其說常與柏反對。故夫師也者。師其合於理也。時或深惡其人而理之所在。斯不得不師之矣。敵也者。敵其戾於理也。時或深敬其人而理之所非。斯亦不得不敵之矣。敬愛莫深於父母。而幹父之蠱。大易稱之。斯豈非人道之極則耶。梭柏亞三哲之爲師弟。其愛情之篤。聞於古今。而其於學也若此。其所以衣鉢相傳。爲希學之正統者。蓋有由也。苟不爾。則非梭之所以望於柏。柏之所以望於亞矣。中國不然。守一先生之說。則競競焉不敢出入。不敢增損。稍有異議。近焉者則曰背師。遠焉者則曰非聖。行將不容於天下矣。以故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而未聞有一焉能青於藍而寒於水者。譬諸家人積聚之業。父有千金產。以遺諸子。子如克家。資母取贏。而萬焉。而巨萬焉。斯乃父之志也。今日吾保守之而已。則羣兒分領千金。其數已微。不再傳而爲饜人矣。吾中國號稱守師說者。既不過得其師之一體。而又不致有所異同增損。更傳於其弟子。所遺者又不過一體之一體。夫其學安得不漸滅也。試觀二千年來孔教傳授之歷史。其所以陵夷衰微。日甚一日者。非坐此耶。夫一派之衰微。猶小焉耳。舉國學者如是。則一國之學術思想界。奄奄無復生氣。可不懼耶。可不懼耶。

(乙) 與印度學派比較闕

欲比較印度學派。不可不先別著論。畧述印度學術思想之變遷。今茲未能。願以異日。故此段

暫付闕如。 著者附識

####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

泰西之政治。常隨學術思想爲轉移。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爲轉移。此不可謂非學界之一缺點也。是故政界各國並立。則學界亦各派並立。政界共主一統。則學界亦宗師一統。當戰國之末。雖有標新領異如錦如茶之學派。不數十年。摧滅以盡。巍然獨存者。惟一儒術。而學術思想進步之跡。亦自茲凝滯矣。夫進化之與競爭相緣者也。競爭絕則進化亦將與之俱絕。中國政治之所以不進化。曰惟共主一統故。中國學術所以不進化。曰惟宗師一統故。而其運皆起於秦漢之交。秦漢之交。實中國數千年一大關鍵也。抑泰西學術。亦何嘗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遞衍遞嬗。然其凝滯不若中國之甚者。彼其統一之也。以自力。此其統一之也。以他力。所謂自力者。何。學者各出其所見。互相辯詰。互相折衷。競爭淘汰。優勝劣敗。其最合於真理。最適於民用者。則相率而從之。衷於至當。異論自熄。泰西近日學界所謂定義公例者。皆自此來也。所謂他力者。何。有居上位握權力者。從其所好。而提倡之。而左右之。有所獎厲於此。則有所窒抑於彼。其出入者。謂之邪說異端。謂之非聖無法。風行草偃。民遂移風。泰西中古時代之景教。及吾中國數千年之孔學。皆自此來也。由前之道。則學必日進。由後之道。則學必日退。徵諸前事。有明驗矣。故儒學統一者。非中國學界之幸。而實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今請先語其原因。次叙其歷史。次條其派別。次論其結果。

#### 第一節 其原因



猶論宗姓氏族。七國則無一言及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已盡矣。而其變動之影響。一一皆波及於學術思想界。蓋閹閹之階級一破。前此爲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觀。歐洲十四世紀時學權由教會散諸民間情形正與此同。此近世文明所由開也。周室之勢既微。其所餘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概。此其二。

一由於思想言論之自由也。凡思想之分合。常與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國上隸於一王。則教學亦定於一尊。勢使然也。周室爲中央一統之祖。當其盛也。威權無外。禮記王制所載。作左道以惑衆。殺作奇器。異服奇技。淫巧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蓋思想言論之束縛甚矣。周既不綱。權力四散。游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奸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加以歷古以來。無宗教臭味。先進學說。未深入人心。學者盡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無罣無礙。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莊子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學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篇。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蓋政權之聚散。影響於學術思想者。如是其甚也。此其三。

一由於交通之頻繁也。泰西文明發生。有三階段。其在上古。則腓尼西亞以商業之故。常周航於地中海之東西南岸。運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歐羅也。其在中世。則十字軍東征。亘二百年。阿刺伯人西漸。威懾歐陸。由直接間接種種機會。以輸入巴比倫猶太之舊文明。與隋唐時代之新

文明也。其在近世。則列國並立。會盟征伐。常若比鄰。彼此觀感。相摩而善也。由此觀之。安有不藉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國際。各國交涉日本名為國際取孟子或以力征。或以服賈。或以游歷。要之。其有益於文明一也。春秋戰國之時。兼并盛行。互相侵伐。其軍隊所及。自濡染其國政。教風俗之一二。歸而調和於其本邦。征伐愈多。則調和愈多。而一種新思想。自不得不生。其在平時。則聘享交際之道。常為國家休戚所關。當時羣雄割據大國欲籠絡小國以自雄小國則承事大國以求保護故其交際皆甚重要非如周初朝覲貢獻方物循行故事而已故各國皆不得不妙選人才。以相往來。若相鼠茅鷄之不知。將辱國體而危亡隨之矣。其膺交通之任者。既國中文學最優之士。及其游於他社會。自能吸取其精英。齎之歸以爲用。如韓宣子聘魯而見易象春秋。吳季札聘上國而知十五國風。皆其例也。而當時通商之業亦漸盛。豪商巨賈。往往與士大夫相酬酢。如鄭商弦高。能以身救國。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而陽翟大賈呂不韋。至能召集門客。著呂氏春秋。蓋商業之盛。通爲學術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若夫縱橫捭闔之士。專以奔走游說爲業者。又不待言矣。故數千年來。交通之道。莫盛於戰國。此其四。

一由於人材之見重也。一統獨立之國。務緩靖內憂。馴擾魁桀不羈之氣。故利民之惡。並立爭競之國。務防禦外侮。動需奇材異能之徒。故利民之智。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際。兼并最烈。時君之求人才。載飢載渴。又不徒獎厲本國之才而已。且專吸他國者而利用之。蓋得之則可以爲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爲吾患也。故秦迎孟嘗。而齊王速復其位。商鞅去國。而魏遂弱於秦。游士之聲價。重於時矣。貴族階級。摧蕩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貴族階級最爲文明之障礙中國俄此界最早是亦

歷史之光也。士之欲得志於時者，莫不研精學問，標新領異，以自取重。雖其中多有勢利無恥者，固不待言。而學問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術之言遂徧於天下。此其五。

一由於文字之趨簡也。中國文字，衍形不衍音，故進化之難。原因於此者不少。但衍形之中，亦多變異，而改易最劇者，惟周末爲甚。倉頡以來所用古籀象形之文，十而八九。近世學者搜羅商周鐘鼎，其字體蓋大略相類。至秦皇刻石，而大變焉矣。說文序云：『諸侯力政，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聞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然則當時各國各因所宜，隨言造文，轉變非一。故今傳墨子楚辭所用字，往往與北方中原之書互有出入。漢書藝文志謂：『秦始皇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其實日趨簡易者，人羣進化之公例。積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驟創也。文字既簡，則書籍漸盛。墨子載書五車，以游諸侯。莊子亦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學者之研究日易，而發達亦因之以速。勢使然也。此其六。

一由於講學之風盛也。前此學術既在世官，則非其族者不敢希望。及學風興於下，則不徒其發生也驟，而其傳播也亦速。凡創一學說者，輒廣求徒侶，傳與其人，而千里負笈者，亦不絕於道。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鉅子徧於宋鄭齊之間。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許行之徒數十人，捆屨織席以爲食。蓋百家莫不皆然矣。此實定哀以前之所無也。故一主義於此，一人倡之，百人從而和之，一人啓其端，而百人揚其華，安得而不昌明也。此其七。

此七端者，能盡其原因與否，吾不敢言。要之略具於是矣。全盛時代之所以爲全盛，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

先秦之學。既稱極盛。則其派別自千條萬緒。非易論定。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而別以鄙見損益之。

古籍中記載最詳者。爲漢書藝文志。其所本者劉歆七略也。篇中諸子略。實爲學派論之中心點。而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亦學術界一部之現象也。今舉諸子略之目如下。凡爲十家。亦稱九流。小說家不在九流之內。

- 一、儒家。
- 二、道家。
- 三、陰陽家。
- 四、法家。
- 五、名家。
- 六、墨家。
- 七、從橫家。
- 八、雜家。
- 九、農家。
- 十、小說家。

又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凡六家。

- 一、陰陽家。
- 二、儒家。
- 三、墨家。
- 四、名家。
- 五、法家。
- 六、道德家。

諸子書中論學派者。以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莊子之天下篇。爲最詳。荀子所論。凡六說十二家。

- 一、它囂。魏牟。
- 二、陳仲。史鱗。
- 三、墨翟。宋鉞。
- 四、慎到。田駢。
- 五、惠施。鄧析。
- 六、子思。孟軻。

莊子所論凡五家。並已而六。

- 一、墨翟。禽滑釐。
- 二、宋鉞。尹文。
- 三、彭蒙。田駢。慎到。
- 四、關尹。老聃。
- 五、莊周。
- 六、惠施。

以上四篇。皆專論學派者也。其他各書。論及者亦不尠。孟子則以楊墨並舉。又以儒墨楊並舉。韓非子顯學篇。則以儒墨並舉。又以儒墨楊兼並舉。史記則以老子韓非合傳。而孟子荀卿傳中。附論騶忌。騶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公孫龍。劇子。李悝。尸子。長盧。吁子。以及墨翟焉。

四篇之論。荀子最爲雜亂。荀子北派之鉅子也。故所列十二家皆北人。而南人無一焉。以老子楊朱之學如此其盛。乃缺而不舉。遺憾多矣。西方之學亦未一及且所論者。除墨翟惠施之外。皆非其本派中之祖師也。若乃子思孟軻。本與荀同源。而其強辭排斥。與他子等。蓋荀卿實儒家中最狹隘者也。非徒崇本師以拒外道。亦且尊小宗而忘大宗。雖謂李斯坑儒之禍。發於荀卿。亦非過言也。李斯坑儒所以排異已者實荀卿狹隘主義之教也故其所是非。殆不足探。藝文志亦非能知學派之真相者也。既列儒家於九流。則不應別著六藝略。既崇儒於六藝。何復夷其子孫以儕十家。其疵一也。縱橫家毫無哲理。小說家不過文辭。雜家既謂之雜矣。豈復有家法之可言。而之以與儒道名法墨等比類齊觀。不合論理。其疵二也。農家固一家言也。但其位置與兵商醫諸家相等。農而可列於九流也。則如孫吳之兵。計然白圭之商。扁鵲之醫。亦不可不爲一流。今有兵家略方技略在諸子略之外。於義不完。其疵三也。諸子略之陰陽家。與數術略界限不甚分明。其疵四也。故吾於班劉之言。亦所不取。莊子所論。推重儒墨教三家。頗能絮當時學派之大綱。天下篇前一段所謂內聖外王之學指儒家也。宋程尹文墨派也。彭蒙田駢慎到老派也。莊子本身老派也。惠施名家言亦與墨子大取小取等篇相近。近於墨派也。篇中一唱三嘆者。惟孔墨老三家實能知學界之大勢也。然猶有漏畧者。太史公司馬談之論。則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輕重適當。皆分雄於當時學界中。旗鼓相當者也。分類之精。以此爲最。雖然。欲以觀各家所自起。及其精神之所存。則談之言猶未足焉耳。今請據羣籍。審趨勢。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而證以學說之性質。製一先秦學派大勢表如左。

(甲) 鄒魯派 (北派正宗) 孔子

孟子 及其他儒徒  
荀卿

先秦學派

(一) 北派

(乙) 齊派 (北東派)

管子  
鄒衍及其同派

(丙) 秦晉派 (北西派)

申不害 商鞅 韓非  
李悝

(丁) 宋鄭派 (北南派)

墨翟 宋 鄒 及其他墨徒  
鄧析 惠施 及其同派

(二) 南派

(南派正宗) — 老子

莊子 列子 及其他老徒  
楊朱

(南派支流)

許行 屈原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

欲知先秦學派之真相。則南北兩分潮。最當注意者也。凡人羣第一期之進化。必依河流而起。此萬國之所同也。我中國有黃河揚子江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為獨立發達之觀。雖屢相調和混合。而其差別相自有不可掩者。凡百皆然。而學術思想其一端也。北地苦寒。瘠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無餘裕以馳騫於玄妙之哲理。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羣之道術。最發達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長制度為政治之本。

封建與宗法皆族長政治之圓滿者也

敬老尊先祖。隨而崇古



北派貴自強。

南派貴謙弱。

古書中言南北分潮之大勢者。亦有一二焉。中庸云。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孟子云。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言南北之異點。彰明較著者也。要之此全盛時代之第一期。實以南北兩派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惟孔子。南派之魁。厥惟老子。孔學之見排於南。猶老學之見排於北也。試觀孔子左魯衛齊之間。所至皆見尊崇。乃至宋而畏矣。至陳蔡而阨矣。宋陳蔡皆鄰於南也。及至楚則接輿歌之。丈人擲揄之。長沮桀溺目笑之。無所往而不阻焉。皆由學派之性質不同故也。北方多憂世勤勞之士。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栖栖者終其身焉。南方則多棄世高蹈之徒。接輿丈人沮溺。皆汲老莊之流者也。蓋民族之異性使然也。

孔老分雄南北。而起於其間者有墨子焉。墨亦北派也。顧北而稍近於南。墨子生於宋。宋南北要衝也。故其學於南北各有所採。而自成一家言。其務實際貴力行也。實原本於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過之。但其多言天鬼。頗及他界。肇創論法。漸闡哲理。力主兼愛。首倡平等。蓋亦被南學之影響焉。故全盛時代之第二期。以孔老墨三分天下。孔老墨之盛。非徒在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時代之終。其餘波及於漢初。猶有鼎足爭雄之姿。詳見第三章今爲三大宗表。示其學派勢力之所及如下。

### 小康一

#### 派

春秋據亂世升平世之義。以法治國。以禮率民。故法家言亦頗出於此。其的傳者爲荀卿。而李克李悝等之治術亦多本此。李斯受其道以相秦。秦制多本焉。漢初賈誼龜錯皆汲其流。此派之傳最永。



三宗

孔學

大同一

春秋太平世之義傳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子思孟子云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可見子思孟子之學實由子游以受於孔子也此派為荀派所奪至秦而絕

天人相與一

此派亦春秋之學而其原出於易與洪範蓋九流所謂陰陽家者此派之流裔也以緯書為論宗齊派（即北東派）多由此出至漢代而極盛董子及其餘今文家言皆其子孫也

心性一

派世子（頌）漆雕子等傳之孟子荀子告子皆各明一義閱千餘年後衍為宋明學

考證一

孔子祖述憲章徵夏禮殷禮於杞宋讀易章編三絕蓋於考證古書三致意焉北派之重經驗崇前古勢則然也此派亦荀卿受之漢興六經皆荀卿所傳衍為東漢初唐注疏之學其末流盛於本朝乾嘉間

記纂一

派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左邱明探國語以為之傳蓋北學重先例故史學之興亦相因而至者也太史公以紹述孔學自命其作史記即受孔子此派之教也

哲理一

派此道德家言之正宗也莊列傳之大盛於魏晉間

厭世一

派凡游心空理者必厭離世界楚狂沮溺之徒皆汲老學之流也後世逸民傳中人皆屬此派

老學

權謀一

老學最毒天下者權謀之言也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此為老學入派之本故縱橫家言實出於是而法家末流亦利用此術韓非子有解老等篇史公以老韓合傳最得真相此派極盛於戰國之末矣

縱樂一

派楊朱傳之數千年來日盛一日

神秘一

派谷神玄牝流沙化胡蓋必有所授焉後衍為神仙方術家言盛於秦漢復為符籙丹鼎之學盛於漢末三國六朝

兼愛一

派此墨學正宗也禽滑釐等為鉅子宋牼尹文以禁攻寢兵為務皆此學之感化也戰國之末祖述之者極盛

墨學游俠

凡兼愛者必惡公敵除害馬乃所以愛馬也故墨學衍為游俠之風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難而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為而為也殉其主義而已自戰國以至漢初此派極盛朱家郭解之流實皆墨徒也

名理

一派 墨子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等篇多名家言莊子天下篇言南方之墨者以堅白同異之論相訾以臆偶不侔之言相應

此其大略也。雖然。吾非謂三宗之足以盡學派也。又非如俗儒之牽合附會。欲以當時之學派。盡歸納於此三宗也。不過示其勢力之盛。及拓殖之廣云爾。請更論餘子。

南北兩派之中。北之開化先於南。故支派亦獨多。陰陽家言。胚胎時代。祝官之遺也。法家言。遠祖周禮。而以管子為繼別之大宗。申商為繼禰之小宗。及其末流。面目大殊焉。名家言。最後起。而常為諸學之媒介者也。孔老墨而外。惟此三家。蔚為大國。巍然有獨立之姿。而三家皆起於北方。此為全盛時代第三期。

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國家觀。衍為法家。世界觀。衍為陰陽家。自管仲。藉官山。府海之利。定霸中原。銳意整頓內治。使成一『法治國』。Rechtstat之形。管子一書。實國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但其書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戰國時其後輩所纂述。要之此書則代表齊國風者也。降及威宣之世。而騶衍之徒興。史記稱『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並世盛衰。因載其禳祥制度。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

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此其思想何等偉大。其推論何等淵微。非受海國感化者孰能與於斯。鄒所謂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近世奈端達爾文諸賢能開出彌天際地之大學說者。皆恃此術也。雖其以陰陽爲論根。未免失據。然萌芽時代。豈能以今日我輩數千年後之眼識。訾議之耶。騶子既沒。而稷下先生數百輩。猶演其風。及秦漢時。遂有渡海求蓬萊之事。徐福之開化日本。皆騶子之徒導之也。此爲齊派（北東派）之兩大家。齊派之能獨立於鄒魯派以外也。大國則然也。海國則然也。

秦黃族先宅之地。而三皇所迭居也。控山谷之險。而民族强悍。故國家主義。亦最易發達。及戰國之末。諸侯游士。輻輳走集。秦一一揖而入之。故其時西方之學術思想。爛然光燄萬丈。有睥睨北南東而凌駕之之勢。申不害韓產也。商鞅魏產也。三晉地勢。與秦相近。法家言勃興於此間。而商鞅首實行之。以致秦強。逮於韓非。以山東功利主義。與荆楚道術主義。合爲一流。李斯復以儒術緣附之。而李克李悝等。亦兼儒法以爲治者也。於是所謂秦晉派（北東派）者。興。秦晉派實前三派之合體而變相者也。

宋鄭東西南北之中樞也。其國不大。而常爲列強所爭。故交通最頻繁焉。於是墨家名家。起於此間。墨家之性質。前既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學一宗師也。名家言起於鄭之鄧析。而宋之惠施。及趙之公孫龍。大昌之。名家言者。其繁重博雜。似北學。其推理倣詭。似南學。其必起於中樞之地。而不

起於齊魯秦晉荆楚者。地勢然也。其氣象頗小。無大主義。可以真自立。其不起於大國而必起於小國者。亦地勢然也。要之此齊秦晉宋鄭之三派者。觀其大體。自割然活現北學之精神。而必非南學之所得而混也。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豈不奇哉。

南派之老莊尙矣。而楊朱亦老學之嫡傳也。楊子居為老子之徒見莊子楊氏之為我主義。縱樂主義。實皆起於

厭世觀。列子楊朱篇引其學說曰。『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而况久生之苦也乎。』又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

一矣。孰知其異。』蓋其厭世之既極。任自然之既極。乃覺除為我主義。縱樂主義。更無所可事。此

其與近世邊沁彌兒等之為我派快樂派。由功利主義而生者。迥殊科矣。故北學之有墨。南學之

有楊。皆走於兩極端之極點。而立於正反對之地位。楊之於老。得其體而並神其用。楊學之幾奪

老席。非偶然也。故楊氏不可不列於大家而論之。

許行亦南學一代表也。但其流傳甚微。非惟學說不見於他書。即其名亦除孟子外。未有稱述之

者。雖然其所持理論。頗與希臘柏拉圖之共產主義及近世歐洲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相類而亦不盡同。社會主義者。謂平等博愛之理論而用之。過其度者也。相類。蓋反對北人階級等殺之學說。矯枉而過其直者也。至其精神淵源於

老學。固自有不可掩者。老氏以初民之狀態為羣治之極。則故其言曰。郅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

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此正南方沃土之民之理想。而

北人所必無者也。北方政論主干涉主義。保民救民皆干涉也南方政論主放任主義。此兩主義者。在歐洲

近世。互相沿革。互相勝負。而其長短得失。至今尚未有定論者也。

十八世紀以前重干涉主義。十八世紀後半十九世紀前半重放任主義。近則

復趨於干涉主義英國放任主義之代表也德國干涉主義之代表也盧梭放任主義之宗師也伯倫知理干涉主義之宗師也格蘭斯頓放任主義之實行者也比斯麥干涉主義之實行者也

而許行實放任主義

之極端也。吾甚惜其微言之湮沒而不彰也。

漢志農家者流殆即指許行一派若僅以李克盡地力者當之似不足爲一家言也又按許行一派亦兼有墨家主義殆南而稍染北風

也但墨以干涉而許主放任其精神自異

屈原文豪也。然其感情之淵微。設辭之瑰偉。亦我國思想界中一異彩也。屈原以悲閔之極。不徒厭今而欲反之古也。乃直厭俗而欲游於天。試讀離騷自『跪敷衽以陳詞兮』至『哀高丘之無女』一段。自『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蜷局顧而不行』一段。徒見其詞藻之紛綸雜。選其文句之連犴傲倨。而不知實厭世主義之極點也。九歌天問等篇。蓋猶胚胎時代之遺響焉。南人開化。後於北人。進化之跡。歷歷可徵也。屈原生於貴族。故其國家觀念之強盛。與立身行己之端嚴。頗近北派。至其學術思想。純乎爲南風也。此派後入漢而盛於淮南。淮南雞犬。雖謂聞三閩之說法而成道可也。

以上皆各派分流之大概也。北派支流多而面目各完。南派支流少而體段未具。固由北地文明之起先於南。亦緣當時載籍所傳。北詳南略。故南人之理想。殘缺散佚而不可觀者。尙多多也。諸派之初起。皆各樹一幟。不相雜廁。及其末流。則互相辨論。互相薰染。往往與其初祖之學說相出入。而旁探他派之所長。以修補之。故戰國之末。實爲全盛時代。第四期亦名之混合時代。殆全盛中之全盛也。其時學界大勢。有四現象。一曰內分。二曰外布。三曰出入。四曰旁羅。四者皆進步之證驗也。所謂內分者。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

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即荀卿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

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而荀子非十

二子篇亦云。『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莊子天下篇云。『相里勤即韓非子

所謂相里氏也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郭注云二姓也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

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觀此可見當時各派分裂之大概矣。自

餘諸流。雖其支派不甚可考。要之必同此現象無疑也。後世曲儒。或以本派分裂。爲道術衰微。不

知學派之爲物。與國家不同。國家分爭而遂亡。學術分爭而益盛。其同出一師而各明一義者。正

如醫學之解剖。乃能盡其體而無遺也。

所謂外布者。各派皆起於本土。內力既充。乃務拓殖民地於四方。於斯之時。地理界限漸破。有南

北混流之觀。史記儒林傳云。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故子路居衛。澹臺子羽居楚。子夏

居西河。子貢終於齊。西河北西派所領地也。齊北東派所領地也。楚則南派之老營也。孟子曰。陳

良楚產也。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儒行於南之證也。莊子云。南方之墨者。苦

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是墨行於南之證也。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

術。見史記孟荀傳韓非韓人有解老之篇。是老行於北之證也。故其時學術漸進。不能以地爲限。智識交

換之途愈開。而南北兩文明。與接爲構。故蒸蒸日上也。

所謂出入者。當時諸派之後學。常從其所好。任意去就。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

出彼入此。恬然不以爲怪也。故禽滑釐。子夏弟子也。而爲墨家鉅子。莊周田子方弟子也。而爲道

家魁桀。韓非李斯。荀卿之弟子也。而為法家大成。陳相。陳良弟子也。而為農家前驅。自餘諸輩。不見於載記者。當復何限。可見其時思想自由。達於極點。非如後世暖暖昧昧守一先生之言。而尺寸不敢越其畔也。所謂旁羅者。當時諸派之大師。往往兼學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莊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韓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北南東西四文明。愈接愈厲。至是幾將合一爐而冶之。雜家之起。於是時亦運會使然也。蘇張縱橫之辨。髡夷稷下之談。其論無當於宏旨。其義不主於一家。蓋承極盛之後。聞見雜博。取材瞻宏。秦相呂不韋。至集諸侯游客。作八覽六論十二紀。兼儒墨。合名法。綜道德。齊兵農。實千古類書之先河。亦一代思想之淵海也。故全盛時代第四期。列國之國勢。楚齊秦三分而終并於秦。思想界之大勢。亦楚齊秦鼎立而匯合於秦。今請更列一時期變遷表如下。

第一兩派  
北派 南派

第二三期  
孔學 老學 墨學

儒家 墨家

第三六期

名家  
北派

陰陽家  
南派

儒家

會子  
子夏  
(子弓)

子思

孟子

田子方

荀卿

道家

楊朱

莊周

墨家

禽滑釐

第四期  
分裂  
混合

名家

公孫龍  
(惠施)

鄧陵子  
(己苦齒)



法家 農家 雜家

許行  
東稷下派  
南鬼谷派  
西呂覽派  
縱橫家

韓非  
李斯

當時所極盛者。不徒哲理政法諸學而已。而專門實際之學亦多起乎其間。其一曰醫學。黃帝內經素問。考古者定為戰國時書。蓋非誣也。最名家者為扁鵲。其術能見五臟癥結。蓋全體之學精也。能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撲荒爪。幕湔洗腸胃。則解剖之學明也。其二曰天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亦衍於戰國。管子有地員篇。是知地圓之理也。緯書言地有四游。是知地動之理也。張漢

衡有地 其名家之人不能指之。其三曰兵法。學孫武子一書。兵學之精神備焉。雖拿破侖之用兵不能出其範圍也。而吳子司馬法亦有淵源。其四曰平準學。日本所謂經濟學 計然之策。七。范蠡用其五於越國而霸諸侯。既施諸國。乃用諸家。三致千金焉。白圭樂觀時變。嘗自言吾之治生也。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俱見史記貨殖傳 是皆深通平準學。技而進乎道者也。

此外則尚有史學。亦頗發達。史學蓋原於胚胎時代。至此乃漸成一家言者。太史公屢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而春秋左氏傳一書。爛然為古代思想之光影焉。漢志有鐸氏春秋。楚人鐸椒之著也。有虞氏春秋。趙人虞卿之著也。其書今佚其或為記事之史如左氏傳或為解經之書如公羊穀梁傳或為纂述之書如呂氏春秋皆不可考 此亦史學思想萌芽

之徵也。而其時光燄萬丈者。尤在文學。文學亦學術思想所憑藉以表見者也。屈宋之專門名家者。勿論。而老墨孟荀莊列商韓。亦皆千古之文豪也。文學之盛衰。與思想之強弱。常成比例。當時文家之盛。非偶然也。

以上所列各派之流別。略具矣。但有附庸諸家。不能徧論者。今請列其總目如下。或雖非大家而有著書者亦列之。或雖無

著書而為他書所稱述者亦列之。

孔子。老子。墨子。管子。戰國時人纂集晏子。戰國時人纂集孟子。荀卿。關尹子。列子。或云依託莊

子。慎子。文子。採集本或云依託鶡冠子。人居深山以鶡為冠其書今採集本或云依託商君。韓非子。公孫龍子。尉繚子。

向別錄云繚為商君學尸子。名佼晉人商君師申子。採集本鬼谷子。或云依託鄧析子。採集本尹文子。惠子。採集本楚

辭。孫武子。

以上其書今存列於四庫總目者。其四庫不載而近世採集成本通行者數種亦附焉

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孔景子。三篇。漢志原注云說

宓子語似其弟子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子夏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芋子。十八

篇。名嬰寧越。一篇。公孫固。一篇。董子。一篇。原注云名無心難墨子徐子。一篇。原注云宋外黃人魯仲連子。十四篇

平原君。七篇。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以上儒家者流。蜎子。十三篇。原注云名淵楚人老子弟子老成子。

十八篇。長廬子。九篇。楚人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原注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田子。二十五篇。名駢

老萊子十四篇楚人

黔婁子四篇原注云齊隱士

以上道家者流。

鄒子四十九篇。又鄒子終始五十

六篇。原注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

公孫發二十二篇原注六國時韓國時

乘丘子五篇原注六國時

杜文公五篇原注六國時劉向別錄云

韓也。黃帝秦素二十篇原注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南公三十一篇原注六國時

鄒奭子十二篇原注齊人

公孫

禱終始十四篇原注傳鄒奭始終書

閻丘子十三篇原注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馮促十三篇原注鄭人

將鉅子五篇原注六國時

時在南公前南公稱之

以上陰陽家者流。李子二十二篇原注名悝相魏文侯

處子九篇

以上法家者流。毛

公九篇原注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家

以上名家者流。田俅子一篇原注先韓子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

胡非子三篇原注並云墨翟弟子

以上墨家者流。蘇子三十一篇

張子十篇

龐媛二篇原注為燕將

上縱橫家者流。伍子胥八篇

子晚子三十五篇原注云齊人好議兵

以上雜家者流。神農二十篇

原注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野老十七篇原注六國時

以上農家者流。齊孫子八十九篇原注圖四卷顏注孫

也。公孫鞅二十七篇

龐媛三

也。兒良一篇六國時

王孫十六篇原注圖五卷

魏公子二十一篇原注圖十卷名無忌

以上兵書略。扁

鵠。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

以上方伎略。

以上其書今佚見於漢書藝文志者。

它書。

見荀子非十二子篇。魏牟。同上漢志道家之公子牟疑卽是人

陳仲。同上又見孟子

史鮪。同上論語作史魚

宋鉞。同上又見莊子天下篇孟子作宋牼

彭蒙。見莊子許行。見孟子告子。見孟子蓋楊朱。屢見孟子莊子列子子莫。見孟子執楊淳于

髡。見孟子史記云博接子。見史記環淵。見史記楚人著上下篇劇子。見史吁子。見史記索隱云即

乘。見莊子莊子謂惠施曰儒墨楊乘四與夫子而白圭。計然。史記

以上其名散見羣書無自著書或有之而不載於漢志者。

綜是觀之。偉大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繁賸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權奇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謂黃帝子孫而非神明也。謂亞洲大陸而非靈秀也。嘻。烏克有此。嘻。烏克有此。

### 第三節 論諸家學說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

此節原為本論最要之點。但著者學殖淺薄。綜合而論斷之。自媿未能。尙須假以時日。悉心研究。非可以率爾操觚也。故從闕如。若夫就正有道。當俟全書殺青時矣。著者附識。

### 第四節 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

嗚呼。世運之說。豈不信哉。當春秋戰國之交。豈特中國民智。為全盛時代而已。蓋徵諸全球。莫不爾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韓非李斯。凡三百餘年。九流百家。皆起於是。前空往劫。後絕來塵。尙矣。試徵諸印度。萬教之獅子。厥惟佛。佛之生。在孔子前四百十七年。在耶穌前九百六十八年。此侯官嚴氏所考據也。見天演論下第三章案語。今從之。凡住世者七十九歲。佛滅度後六百年。而馬鳴論師興。七百年。而龍樹菩薩現。馬鳴龍樹。殆與孟子荀卿同時也。八百餘年。而無著世親陳那護法諸大德起。大乘宏旨。顯揚

殆罄時則秦漢之交也。而波爾尼之聲論哲學爲婆羅門教中興鉅子。亦起於馬鳴前百餘年。彼你尼之學以言語爲道本。頗似五明中之聲明。又與柏拉圖之觀念說相類。其時代傳說不同。大率先波騰閣梨二百年。此印度之全盛時期也。更徵諸希臘。七賢之

中。德黎 Thales 稱首。生魯僖二十四年。亞諾芝曼德 Anaximandros 倡無極說者也。生魯文

十七年。畢達哥拉 Pythagoras 天算鼻祖。以律呂言天運者也。生魯宣間。芝諾芬尼 Xenophanes 創名學者也。生魯文七年。巴彌匿智 Parmenides 倡有宗者也。生魯昭六年。額拉吉來圖

Herakleitos 首言物性。而天演學之遠祖也。生魯定十三年。安那薩哥拉 Anaxagoras 討論原

質之學者也。額安二哲 皆安息人 生魯定十年。德謨頡利圖 Demokrios 倡阿屯論。即莫破質 點之說也 者也。生周

定王九年。梭格拉底 Sokrates 言性理道德。西方之仲尼也。生周元王八年。柏拉圖 Plato

倫理政術之淵源也。生周考王十四年。亞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古代學派之集大成也。生周

安王十八年。此外則安得臣 Antisthune 什匿派之大宗。倡克己絕欲之教者也。生周元間。芝諾

Zenor 斯多噶派之初祖。而泰西倫理風俗所由出也。生周顯三年。伊壁鳩魯 Epikuros 幸福

主義之祖師也。生周顯廿七年。至阿克西拉 Arkesilaos 倡懷疑學派。實惟希臘思想一結束。阿

氏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是時正值中國焚坑之禍將起。而希學支流。亦自茲稍涸矣。由是觀

之。此前後一千年間。實爲全地球有生以來空前絕後之盛運。茲三土者。地理之相去。如此其遼

遠。人種之差別。如此其殺異。而其菁英之磅礴發洩。如銅山崩而洛鐘應。伶倫吹而鳳皇鳴。於戲

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論。要之此諸哲者。同時以其精神相接。構相補助。相戰駁於一

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論。要之此諸哲者。同時以其精神相接。構相補助。相戰駁於一

世界遙遙萬里之間。既壯既劇。既熱既切。我輩生其後。受其教而食其賜者。烏可以不歌舞之。烏可以不媒介之。

以地理論。則中國印度同爲東洋學派。而希臘爲西洋學派。以人種論。則印度希臘同爲阿利揚族學派。而中國爲黃族學派。以性質論。則中國希臘同爲世間學派。而印度爲出世間學派。希臘多嗜派伊壁鳩魯派懷疑派雖亦講求解脫主義然猶世間法之解脫也中國之老莊亦然故三者互有其相同之點。相異之點。今請校其長短而僭論之。

### (甲) 與希臘學派比較

#### (一) 先秦學派之所長

凡一國思想之發達。恒與其地理之位置歷史之遺傳有關係。中國者大國也。其人偉大之國民也。故其學界全盛之時。特優於他邦者自不少。今請舉其五事。

曰國家思想之發達也。希臘有市府而無國家。如雅典斯巴達諸邦。垂大名於歷史者。實不過一都會而已。雖其自治之制整然。然終不能組織一國。如羅馬及近世歐洲列邦。卒至外敵一來。而文明之跡。隨羣市府以同成灰燼者。蓋國家思想缺乏使然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皆有功於政治學而皆不適於造完全之國家中國

則自管子首以國家主義倡於北東。其繼起者。率以建國問題爲第一目的。羣書所爭辯之點。大抵皆在此。雖孔老有自由干涉之分。商墨有博愛苛刻之異。然皆自以所信爲立國之大原。一也。中國民族所以能立國數千年。保持固有之文明而不失墜者。諸賢與有勞焉矣。此其一。

曰生計 Economy 問題之昌明也。希臘人重兵事。貴文學。而於生計最不屑屑焉。故當時哲學技術皆臻極盛。爲萬世師。獨於茲科。講論殊少。惟芝諾芬尼。亞里士多德。嘗著論之而已。而中國則當先秦時。此學之昌。殆與歐洲十六七世紀相頡頏。若管子輕重乘馬之篇。孟子井田徹助之制。墨翟務本節用之訓。荀卿養欲給求之論。李悝盡地力之業。白圭觀時變之言。商鞅開墾之令。許行並耕之說。或闡原理。或述作用。或主農穡。或貴懋遷。或倡自由政策。Free Trade。孟子闕市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藏諸其市矣。或言干涉主義。濟濟彬彬。各明一義。蓋全地球生計學。即前論所屢稱之平準學。發達之早。未有

吾中國若者也。余擬著一中國生計學史。搜集前哲所論。以與泰西學說相比較。若能成之。亦一壯觀也。此其二。

曰世界主義之光大也。希臘人。島民也。其虛想。雖能窮宇宙之本原。其實想。不能脫市府之根性。故於人類全體團結之業。統治之法。幸福之原。未有留意者。中國則於修身齊家治國之外。又以平天下爲一大問題。如孔學之大同太平。墨學之禁攻寢兵。老學之抱一爲式。鄒衍之終始五德。大抵向此問題而試研究也。雖其所謂天下者。非眞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爲鵠也。斯亦中國之所以爲大也。此其三。

大抵中國之所長者。在實際問題。在人事問題。就一二特點論之。則先秦時代之中國。頗類歐西今日希臘時代之歐西。反類中國宋明間也。此不過言其有相類者耳。非指其全體也。讀者勿泥視。至就全體上論之。則亦有

見優者。

曰家數之繁多也。希臘諸哲之名家者。凡十餘人。其所論問題。不出四五。大抵甲倡一說。而乙則

引伸之。或反駁之。故其學界爲螺旋線形。雖千變萬化。殆皆一線所引也。中國則地大物博。交通未盛。學者每閉門造車。出門應轍。常非有所承而後起者也。故其學界爲無數平行線形。六家九流之門戶。前既言之矣。而其支與流裔。何啻百數。故每一問題。臚其異說。輒纍纍若貫珠。然而問題之多。亦冠他界。此其四。

曰影響之廣遠也。自馬基頓兼并以後。至西羅馬滅亡以前。凡千餘年間。希臘學術之影響於歐洲社會者甚微。蓋由學理深遠。不甚切於人事也。斯多噶派雖與羅馬風俗有影響然不多也先秦學者。生當亂世。目擊

民艱。其立論大率以救時厲俗爲主。與羣治之關係甚切密。故能以學說左右世界。以亘於今。雖其爲益爲損。未易斷言。要其勢力之偉大。殆非他方學界所能及也。此其五。

### (二) 先秦學派之所短

不知己之所長。則無以增長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則無以採擇補正之。語其長。則愛國之言也。語其短。則救時之言也。今請舉中國之缺點。

一曰論理。Logic 思想之缺乏也。凡在學界有學必有問。有思必有辯。論理者。講學家之劍冑也。故印度有因明之教。因明學者印度明之一也其法爲因宗喻三段一如希臘之三句法而希臘自芝諾芬尼梭格拉底。屢用辯證法。

至阿里士多德。而論理學蔚爲一科矣。以此之故。其持論常圓滿周到。首尾相赴。而真理愈析而愈明。中國雖有鄧析惠施公孫龍等名家之言。然不過播弄詭辯。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後亦無繼者。當時堅白馬等名學之詞句諸子所通稱道也如墨子大取小取等篇最著矣即孟荀莊韓書中亦往往援爲論柄但其學終不成一科耳以故當時學者。著想非不



邃奧論事非不宏廓。但其周到精微。則遠不逮希印二士。

試舉一二爲例。孟子云：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夫爲我。故與無君同物。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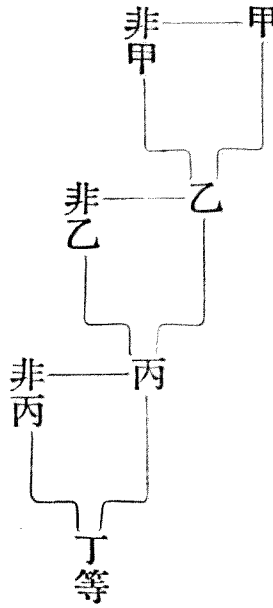
愛何故與無父同物。以論理法反詰之。必立窮矣。孟子言性善。謂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荀子言性惡。謂人之性好利。順是則爭奪生而辭讓亡。其論法同一而根據與結論皆相反。終相持而不能決。皆由無論理以範圍之。不能於對待求真理也。墨子天志篇云：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中略）。然則何以知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中略）。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中略）。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云云。語中學用數。然則「字學」之極似循環論法。然究其極際。則天何以欲其生而惡其死之理。據墨子不能言也。是其前論之基礎不立矣。中國古書之說理類此者。什九不能偏舉也。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題立一界說。下一定義。然後循定義以縱說橫說之。中國則不然。如孔子之言「仁孝」。其義亦寥寥。而不定他無論矣。

坐此之故。譬之雖有良將健卒。而無戈矛甲冑。以爲之藉。故以攻不克。以守不牢。道之不能大光。實由於是。推其所以缺乏之由。殆緣當時學者。務以實際應用爲鵠。而理論之是非。不暇措意。一也。又中國語言文字分離。向無文典語典。Language Grammar 之教。因此措辭設句之法。不能分明。二也。又中國學者。常以教人爲任。有傳授而無駁詰。非如泰西之公。其說以待人之贊成與否。故不必定求持論之圓到。三也。此事雖似細故。然實關於學術盛衰之大原。試觀泰西古代思想。集成於阿里士多德。近世文明。濫觴於倍根。彼二人皆以論理學鳴者也。後有作者。可以知所務矣。

二曰物理實學之缺乏也。凡學術思想之發達。恒與格致科學相乘。遠而希臘。近而當代。有明徵矣。希臘學派之中堅。爲梭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師弟梭派之學。殫精於人道治理之中。病物理之繁曠。高遠而置之。其門庭頗與儒法諸家相類。但自德黎以來。茲學固已大變。而額拉吉來。圖德謨。頡利圖。諸大師。固已潭思入微。爲數千年格致先聲。故希臘學界。於天道物理。人治三者。調和均平。其獨步古今。良有由也。中國大學。雖著格物一目的。然有錄無書。百家之言。雖繁。而及

此者蓋寡。其間惟墨子剖析頗精。但當時傳者既微。秦漢以後。益復中絕。惟有陰陽五行之僻論。跋扈於學界。語及物性。則緣附以爲辭。怪誕支離。不可窮詰。馴至堪輿日者諸左道。迄今猶銘刻於全國人腦識之中。此亦數千年學徒墮落之一原因也。

三日無抗論別擇之風也。希臘哲學之所以極盛。皆由彼此抗辯折衷。進而愈深。引而愈長。譬有甲說之起。必有非甲說隨起而與之抗。甲與非甲。辯爭不已。時則有調和二之者。乙說出焉。乙說既起。旋有非乙。乙非乙爭。又有調和。丙說斯立。此論理學中所謂三斷式也。今示其圖如下。



希臘學界之進步。全依此式。故自德黎開宗以後。有芝諾芬尼派之甲說。卽有額拉吉來圖之非甲說與之抗。對抗不已。而有調和派三家之丙說出焉。既有丙說。旋有懷疑派之非丙說踵起。而梭格拉底之丁說出。以集其成。梭聖門下。有什匿克派之戊說。旋有奇黎尼派之非戊說。而柏拉圖之己說出。以執其中。己說既行。又有德謨吉來圖之非己說。而亞里士多德之庚說。更承其後。如是展轉相襲。巨數百年。青青於藍。冰寒於水。發揮光大。皆此之由。豈惟古代。卽近世亦有然矣。

記稱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有兩端焉。有中焉。則真理必於是乎在矣。乃先秦學派。非不盛也。百家異論。非不殺也。顧未有堂堂結壘。針鋒相對。以激戰者。其異同。皆無意識之異同也。於羣言殺亂之中。起而折衷者。更無聞焉。後世儒者動言羣言殺亂。聖此譎言也。此乃主奴之見。非所謂敵也。孔子立於甲位。羣言立於非甲位。然則其能折衷也。何以故。彼其所謂聖者。孔子也。如老墨等之言。則孔子之論折衷之者。必乙也。今乃曰折衷諸甲。有是理耶。若墨子之於孔子。可謂下宣戰書者矣。然其論鋒殊未正對也。墨之與楊。蓋立於兩極端矣。維時調和之者。則有執中之子莫。子莫誠能知學界之狀況者哉。惜其論不傳。然以優勝劣敗之理推之。其不傳也。必其說之無足觀也。苟有精義。他書必當引及。何以於孟子之外。並名氏亦無也。凡爲折衷之丙說者。必其見地有以過於甲。非甲兩家。然後可以立於丙之地位。而中國殊不然。此學之所以不進也。今勿徵諸遠而徵諸近。歐洲當近世之初。倍根笛卡兒兩派。對抗者數百年。日耳曼之康德起而折衷之。而斯學益盛。康德固有以優於倍笛二賢者也。中國自宋明以來。程朱陸王兩派。對抗者亦數百年。本朝湯斌等起而折衷之。而斯道轉熄。湯斌固劣於晦庵陽明遠甚也。此亦古今得失之林矣。推其所由。大率論理思想之缺乏。實尸其咎。吾故曰。後有作者。不可不此之爲務也。

四曰門戶主奴之見太深也。凡依論理持公心以相辨難者。則辨難愈多。真理愈明。而意見亦必不生。何也。所爭者在理之是非。所敵者在說之異同。非與其人爲爭爲敵也。不依論理不持公心以相辨難。則非惟真理不出。而筆舌將爲冤讎之府矣。先秦諸子之論戰。實不及希哲之劇烈。而嫉妒褊狹之情。有大爲吾歷史污點者。以孔子之大聖。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問其罪名。則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也。夫僞與真。至難定形也。是與非。至難定位也。藉令果僞矣。果

非矣。亦不過出其所見。行其所信。糾而正之。斯亦可耳。而何至於殺。其母乃以三盈三虛之故。變公敵而爲私仇。其母乃濫用強權。而爲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蝨賊耶。梭格拉底被僂於雅典。僂之者羣盲也。今少正卯之學術。不知視梭氏何如。而以此見僂於聖人。吾實爲我學界恥之。此後如墨子之非儒。則擴其陳蔡享豚等陰私小節。孟子之距楊墨。則毫無證據。而漫加以無父無君之惡名。荀子之非十二子。動斥人爲賤儒。指其無廉恥而嗜飲食。凡此之類。皆絕似村嫗謾罵口吻。毫無士君子從容論道之風。豈徒非所以待人。抑亦太不自重矣。無他。不能以理相勝。以論相折。而惟務以氣相競。以權相凌。然則焚阮之禍。豈待秦皇。穀中之入。豈待唐太。吾屬稿至此。而不能不有慙於西方諸賢也。未識後之君子。能剗此孽苗否也。

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希臘諸哲之創一論也。皆自思索之。自組織之。自發布之。自承認之。初未嘗依傍古人以爲重也。皆務發前人所未發。而思以之易天下。未嘗教人反古以爲美也。中國則孔子大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學派之立脚點。近於保守。無論矣。若夫老莊。以破壞爲教者矣。乃孔子所崇者。不過今之古。而老子所崇者。乃在古之古。此殆中國人之根性使然哉。夫先秦諸子。其思想本強半自創者也。旣自創之。則自認之。是非功過。悉任其責。斯豈非光明磊落者耶。今乃不然。必託諸古。孔子託諸堯舜。墨翟託諸大禹。老子託諸黃帝。許行託諸神農。自餘百家。莫不如是。試一讀漢書藝文志。其號稱黃帝容岐伯風后力牧伊尹孔甲太公所著書者。不下百數十種。皆戰國時人所依託也。嘻。何苦乃爾。是必其重視古人太過而甘爲之奴隸也。否則其持論不敢自信。而欲諉功過於他

人也。否則欲狐假虎威以欺飾庸耳俗目也。否百思不得其解。姑文其言曰。崇古保守之念重而已。吾不敢妄謗前輩。然吾祝我國今後之學界。永絕此等腹蟹目蝦之遺習也。

六曰師法家數之界太嚴也。柏拉圖梭氏弟子也。而其學常與梭異同。亞里士多德。柏氏弟子也。而其說常與柏反對。故夫師也者。師其合於理也。時或深惡其人。而理之所在。斯不得不師之矣。敵也者。敵其戾於理也。時或深敬其人。而理之所非。斯亦不得不敵之矣。敬愛莫深於父母。而幹父之蠱。大易稱之。斯豈非人道之極則耶。梭柏亞三哲之爲師弟。其愛情之篤。聞於古今。而其於學也。若此。其所以衣鉢相傳。爲希學之正統者。蓋有由也。苟不爾。則非梭之所以望於柏。柏之所以望於亞矣。中國不然。守一先生之說。則競競焉不敢出入。不敢增損。稍有異議。近焉者則曰。背師。遠焉者則曰。非聖。行將不容於天下矣。以故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而未聞有一焉能青於藍而寒於水者。譬諸家人積聚之業。父有千金產。以遺諸子。子如克家。資母取贏。而萬焉而巨萬焉。斯乃父之志也。今日吾保守之而已。則羣兒分領千金。其數已微。不再傳而爲窶人矣。吾中國號稱守師說者。既不過得其師之一體。而又不致有所異同增損。更傳於其弟子。所遺者又不過一體之一體。夫其學安得不漸滅也。試觀二千年來孔教傳授之歷史。其所以陵夷衰微。日甚一日者。非坐此耶。夫一派之衰微。猶小焉耳。舉國學者如是。則一國之學術思想界。奄奄無復生氣。可不懼耶。可不懼耶。

(乙) 與印度學派比較闕

欲比較印度學派。不可不先別著論。畧述印度學術思想之變遷。今茲未能。願以異日。故此段

暫付闕如。著者附識

####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

泰西之政治常隨學術思想爲轉移。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爲轉移。此不可謂非學界之一缺點也。是故政界各國並立。則學界亦各派並立。政界共主一統。則學界亦宗師一統。當戰國之末。雖有標新領異如錦如茶之學派。不數十年。摧滅以盡。巍然獨存者。惟一儒術。而學術思想進步之跡。亦自茲凝滯矣。夫進化之與競爭相緣者也。競爭絕則進化亦將與之俱絕。中國政治之所以不進化。曰惟共主一統故。中國學術所以不進化。曰惟宗師一統故。而其運皆起於秦漢之交。秦漢之交。實中國數千年一大關鍵也。抑泰西學術亦何嘗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遞衍遞嬗。然其凝滯不若中國之甚者。彼其統一之也。以自力。此其統一之也。以他力。所謂自力者何。學者各出其所見。互相辯詰。互相折衷。競爭淘汰。優勝劣敗。其最合於真理最適於民用者。則相率而從之。衷於至當。異論自熄。泰西近日學界所謂定義公例者。皆自此來也。所謂他力者何。有居上位握權力者。從其所好。而提倡之。而左右之。有所獎厲於此。則有所窒抑於彼。其出入者謂之邪說異端。謂之非聖無法。風行草偃。民遂移風。泰西中古時代之景教。及吾中國數千年之孔學。皆自此來也。由前之道。則學必日進。由後之道。則學必日退。徵諸前事。有明驗矣。故儒學統一者。非中國學界之幸。而實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今請先語其原因。次叙其歷史。次條其派別。次論其結果。

#### 第一節 其原因

儒學統一云者。他學銷沈之義也。一興一亡之間。其原因至蹟至雜。約而論之。則有六端。天下大亂。兵甲滿地。學者之日月。皆銷蝕於憂皇擾攘之中。無復餘裕以從事學業。而霸者復肆其殘忍兇悍之手段。草薶而禽獮之。苟非有過人之精神毅力。則不能抱持其所學。以立於此。焚亂闇黑之世界。故經周末兼并之禍。重以秦皇焚阮一役。而前此之道術。若風掃落葉。空捲殘雲。實諸學摧殘之總原因。儒學與他學共之者也。此其一。

破壞不可以久也。故受之以建設。而其所最不幸者。則建設之主動力。非由學者而由帝王也。帝王既私天下。則其所以保之者。莫亟於靖人心。事雜言龐。各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人心所以滋動也。於是乎靖之之術。莫若取學術思想而一之。故凡專制之世。必禁言論思想之自由。秦漢之交。爲中國專制政體發達完備時代。然則其建設之者。不惟其分而惟其合。不喜其並立而喜其一尊。勢使然也。此其二。

既貴一尊矣。然當時百家。莫不自思以易天下。何爲不一於他而獨一於孔。是亦有故。周末大家。足與孔並者。無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於專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於干涉。與霸者所持之術。固已異矣。惟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於君權。雖有大同之義。太平之制。而密勿微言。聞者蓋寡。其所以干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澤之大義。扶陽抑陰之庸言。於帝王馭民。最爲適合。故霸者竊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漢高在馬上。取儒冠以資溲溺。及既定大業。則適魯而以太牢祀矣。蓋前此則孔學可以爲之阻力。後此則孔學可以爲之奧援也。此其三。

然則法家之言。其利於霸者更甚。何爲而不用之。曰。法家之爲利也顯而驟。其流弊多。儒家之爲利也隱而長。其流弊少。夫半開之民之易欺也。朝四暮三則衆狙喜。且筭且飴則羣兒服。故宋修太平御覽以穀英雄。清開博學鴻詞以戢反側。蓋逆取順守。道莫良於此矣。孔學說忠孝。道中庸。與民言服從。與君言仁政。其道可久。其法易行。非如法家之有術易以興。無術易以亡也。然則孔學所以獨行。所謂教競君擇。適者生存。亦天演學公例所不可逃也。此其四。

以上諸端。皆由他動力者也。至其由自動力者。則亦有焉。盈虛消長。萬物之公例也。以故極盛之餘。每難爲繼。彼希臘學術。經亞里士多德後而漸衰。近世哲理。經康德後而稍微。此亦人事之無如何者矣。九流既茁。精華盡吐。再世以後。民族之思想。力既倦。震於前此諸大師之學說。以爲不復可加。不復可幾及。故有因襲無創作。有傳受無擴充。勢使然矣。然諸家道術。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於前者既希。其傳於後也亦自不廣。孔學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先師雖有改制法後之精神。在後學可以抱殘守缺。爲盡責。是故無赴湯蹈火之實力。則不能傳墨學。無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傳老學。至於儒術。則言訓話者可以自附焉。言校勘者可以自附焉。言典章制度者可以自附焉。言心性理氣者可以自附焉。其取途也甚寬。而所待於創作力也甚少。所以諸統中絕。而惟此爲昌也。此其五。

抑諸子之立教也。皆自欲以筆舌之力。開闢塗徑。未嘗有借助於時君之心。如墨學主於鋤強扶弱。勢力愈盛者。則其仇之愈至。老學則芻狗萬物。輕世肆志。往往玩弄王侯。以鳴得意。然則彼其學。非直霸者不取之。抑先自絕也。孔學不然。以用世爲目的。以格君爲手段。故孔子及身。周游列



國高足弟子。友交諸侯。爲東周而必思用我。行仁術而必藉王齊。蓋儒學者。實與帝王相依附而不可離者也。故陳涉起而孔鮒往。劉季興而叔孫從。恭順有加。強聒不捨。捷足先得。誰曰不宜。此其六。

## 第二節 其歷史

具彼六因。儒學所以視他學占優勝者。其故可知矣。雖然。其發達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請畧敘之。  
(一)萌芽時代。當孔子之在世。其學未見重於時君也。及魏文侯受經子夏。繼以段干木。田子方。於是儒教始大於西河。文侯初置博士官。實爲以國力推行孔學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斯人無屬矣。其次者爲秦始皇。始皇焚坑之虐。後人以爲敵孔教。實非然也。始皇所焚者。不過民間之書。百家之語。所坑者。不過咸陽諸生侯生。盧生等四十餘人。未嘗與儒教全體爲仇也。豈惟不仇。且自私而自尊之。其焚書之令云。有欲學者。以吏爲師。非禁民之學也。禁其於國立學校之外。有所私業而已。所謂吏者何。則博士是也。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孫通。張蒼。史皆稱其故秦博士。蓋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於儒教矣。然則學術統一與政治統一。同在一時。秦皇亦儒教之第二功臣也。漢高蚤年最惡儒。有儒冠者輒溲溺之。其吐棄也至矣。而酈食其。叔孫通。陸賈等。深自貶抑。包羞忍垢以從之。及天下既定。諸將爭奪喧嘩。引爲深患。叔孫通乃緣附古制。爲草朝儀。導之使知皇帝之貴。然後信孔學之真。有利於人主。陸賈獻新語。益知馬上之不可以治天下。於是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喟然興學。以貽後昆。漢高實儒教之第三功臣也。

(二) 交戰時代。雖然天下事非一蹴可幾者。當漢之初。儒教以外諸學派。其骸未衰。墨也。老也。法也。皆當時與孔學爭衡者也。其在墨家。游俠一派獨盛。朱家郭解之流。為一時士夫所崇拜。太

史公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謂孔也。俠謂墨也。蓋孔墨兩派。在當時社會。勢力殆相埒焉。

秦漢時人常以仲尼墨翟並稱或以儒墨儒俠並稱。南海先生所著孔子改制考嘗案鈔之得百餘條。其在道家。則漢初之時。殆奪孔席。蓋公之教曹參。

曹參為齊悼惠王相。召諸儒百數。問安集百姓之道。言人人殊。莫知所從。聞膠西有蓋公者。善黃老言。請見之。蓋公為言。治道清靜。則民自定。曹參大悅。師之後。相漢日飲醇酒。與民休息。皆得力於道家言也。黃生之事竇后。

漢書外戚傳云。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按竇后為文帝后。文帝即位之年。即冊立而崩。於武帝建元六年。此四十五年間。勢傾外廷。天子宰相莫敢逆。登高而呼。故道家言披靡朝野。史稱老律黃生與儒徒轅固生嘗辨難於帝前。竇后怒。使轅固入園刺豕。欲殺之。其束縛言論自由可見一斑矣。此倡之自上者也。淮南王之著鴻烈解。高誘注淮南子云。天下方術之士。

山甫被毛被伍。被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以著此書。其旨近於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云云。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史記太史公自序列其父談名。法道各有其長。而歸本於道家。班固識史公先。

黃老而後。六經實則此。乃談之言。非遷之言也。此演之自下者也。故當時儒學雖磅礴鬱積於下。而有壓之於上者。故未能得志焉。其在法家。則景帝時代。晁錯用事。史稱錯與雒陽宋孟劉帶同學。中商刑名之學。

權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而武帝雖重儒術。實好察察之明。任用桑宏羊輩。欲行李悝商鞅之術。以治天下。故儒法並立。而相水火於朝廷。鹽鐵論一書。實數千年爭辨學術之第一大公案也。

論漢桓寬撰乃叙述始元六年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論辨鹽鐵均輸之利害者也。兩黨各持一見。互相詰難。洋洋十數萬言。以視英國議院爭愛爾蘭自治案。改正選舉法案者。其論辨之激烈。持理之堅確。殆有過之無不及。實為中國學界政界放一大異彩也。由此觀之。當儒學將定未定之際。與之爭統者。凡三家。就中隨分為三小時期。第一期。為

儒墨之爭。承戰國『武士道』之餘習。四公子。孟嘗平原。信陵春申。之遺風。猶赫赫印人耳目。故重然諾。鋤

飲冰室文集類編下 學術

強扶弱之美德。猶爲一世所稱羨。尙氣之士。每不惜觸禁網以赴之。而詆儒爲柔巽者有焉矣。雖然。其道最不利於霸者。朝廷豪族。日芟而月鋤之。文景以降。殆萎絕矣。第二期爲儒道之爭。道家有君如竇太后文相如曹參以爲之後援。故其勢滋盛。而經數百年戰爭。喪亂之後。與民休息。其道術固有適宜於當時之天擇者。故氣燄驟揚。而詆儒爲虛僞繁縟者有焉矣。雖然。帝者之好尙變。而其統之盛衰亦與俱變。第三期爲儒法之爭。儒法兩有利於世主。而法家之利顯而近。儒家之利隱而長。景武之時。急於功名。法語斯起。而詆儒爲迂腐不切者有焉矣。然當時儒法勝負之數。頗不在世主而在兩造之自力。蓋法家之有力者。不能善用其術。緣操切以致挫敗。而儒家養百年來之潛勢力。人才濟濟。頗能不畏強禦。以伸其主義。故朝野兩途。皆占全勝也。自茲以往。而儒學之基礎始定。

(三) 確立時代。自魏文侯以後。最有功於儒學者。不得不推漢武帝。然武帝當竇后未歿以前。不能實行所志。彼其第一次崇儒政策。以武帝之雄才大畧。主持於上。竇嬰以太后之親爲丞相。田蚡以帝舅爲太尉。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皆推崇儒術。將迎申公於魯。設明堂。制禮作樂。文致太平。然太后一怒。綰臧下吏。嬰蚡罷斥。遂以蹉跌。卒至后崩。蚡復爲相。董仲舒對策。賢良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自茲以往。儒學之尊嚴。迴絕百流。遂乃興學校。置博士。設明經射策之科。公孫弘徒以緣飾經術起家布衣。封侯策相。二千年來國教之局。乃始定矣。

(四) 變相時代。一尊既定。尊經逾篤。每行一事。必求合於六藝之文。哀平之間。新都得政。因緣

外戚遂覬非常。然必附會經文。始足以箝盈廷之口。求諸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會。爰使劉歆制作僞經。隨文竄入。力有不足。假借古書。古人削竹爲篇。漆書其上。今之一卷。古可專本。其爲工也多。故傳書甚少。其轉徙也艱。故受燬甚易。其爲費也不資。故白屋之士。不能得書者甚衆。以此三者。故圖書悉萃祕府。歆既親典中書。任意抑揚。縱懷改竄。謂此石渠祕籍。非民間有也。人孰不從而信之。卽不見信。又孰從而難之。況有君權潛爲驅督。於是鴻都太學。承用其書。奉爲太師。視爲家法。莒人滅鄆。呂種易嬴。自茲以往。而儒之爲儒。又非孔子之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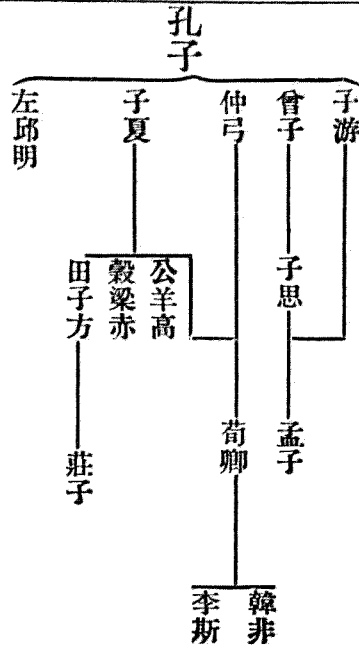
(五)極盛時代。雖然新歆之學。固未能遽以盡易天下也。而東漢百餘年間。孔學之全盛。實達於極點。今請列西漢與東漢之比較。(一)西漢有異派之爭。而東漢無有也。西漢前半紀三小期之交。戰時代不待言矣。卽武帝老桑弘羊張湯之治刑法者。東漢則真絕矣。五更白章帝以下史皆

稱其受  
經淵源 (三)西漢傳經之業。專在學官。而東漢則散諸民間也。凡學權隴斷於一處者。學必衰。散佈諸民間者。學必盛。秦西古學復興時代。學權由教會移於平民。遂開近代之治。其明證也。西漢非詣博士不得受業。雖有私授。而其傳不廣。東漢則講學之風盛於一時。史所載如劉昆弟子常五百餘人。汪丹徒衆數百人。楊倫講授大澤中。弟子千餘人。薛漢教授常數百人。杜撫弟子千餘人。曹曾魏應宋登丁恭皆弟子數千人。樓望九千餘人。牟長門下著錄萬餘人。蔡玄萬六千人。諸如此者。不可枚舉。(四)西漢傳經。僅憑口說。而東漢則著書極盛也。西漢說惟有春秋繁露韓詩外傳一二種。其餘皆口授而已。東漢則除賈馬許鄭服何諸大家著述傳世人共見者。不計外。其儒林傳所載如周防著四十萬言。伏恭著二十萬言。景鸞著五十萬言。其餘數萬言者。尙指不勝屈。故謂東京儒術之盛。上軼往軌。下絕來塵。非過言也。

### 第三節 其別派

競爭之例。與天演相終始。外競既絕。內競斯起。於羣治有然。於學術亦有然。韓非子顯學篇。謂孔

子卒後。儒分爲八。顧漢代儒學雖極盛。而所謂八儒者。則渺不可覩。其條葉附蔓。千差萬別。又迥非初開宗時之情狀矣。今欲言漢儒之派別。請先言漢以前之派別。



表例說明 一其流派不光大者不列 一列子游於孟子派者孟子言大同而大同之說本於禮運禮運爲子游所傳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孟孟條下又云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故知孟子之學出於子游也 一列仲弓於荀卿派者非十二子篇以仲尼子弓並稱論語言雍也可使南面正荀子君權之學說所自出也

孔子之學。本有微言大義兩派。微言亦謂之大同。大義亦謂之小康。大同亦謂之太平。小康亦謂之撥亂。謂之升平。撥亂升平。太平。春秋謂之三世。三世之中。復各含三世。如太平之撥亂。太平之升平。太平之太平等是也。大義之學。荀卿傳之。微言之學。孟子傳之。至微言中最上乘。所謂太平之太平者。或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而惜其遺緒之湮沒而不見也。莊生本南派鉅子。而復北學於中國。含英咀華。所得獨深。殆紹顏氏不傳之統者哉。然其嗣續固不可以專屬於孔氏。然則孔學

在戰國則固已僅餘孟荀兩家。最爲光大。而二派者。孔子之時。便已參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治春秋。荀子治禮。

春秋孔子所自作明改制致太平之意者。也。禮孔子所雅言爲尋常人說法者也。

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兩義皆孔子所有言。大同者必言性善。大表也。禮運所謂大

性善者必言擴充。近於自由主義。言性惡者必言克治。近於督制主義。孟子稱堯舜。荀子法後王。堯舜者大同之代。表也。禮運所謂大

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是也。後王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小康之代表也。禮運所謂三代之英。所謂六君子也。所謂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禮義以爲紀等是也。

其小節更僕難終。孟子既歿。公孫丑萬章之徒。不克負荷其道。無傳。荀子身雖不見用。而其弟子

韓非李斯等。大顯於秦。秦人之政。壹宗非斯。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爲荀子所傳。見汪容甫述學。而傳經諸

老師。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漢以後。名雖爲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支派而已。此真孔學

之大不幸也。漢代學術在荀派以外者。惟公羊春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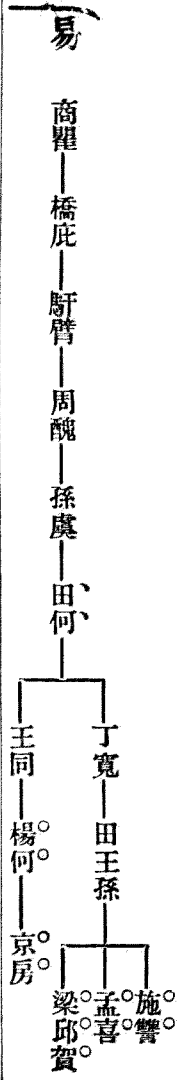
漢儒流派繁多。綜其大別。可分兩種。

(一) 說經之儒。

(二) 著書之儒。

(一) 說經之儒。在昔書籍之流布不易。故欲學者皆憑口說。非師師相傳。其學無由。故家法

最重焉。今請將各經傳授本師列表如下。



(六藝)孔子

書

(今文)

伏勝

歐陽生  
張生  
孔安國

夏侯都尉  
夏侯始昌  
夏侯勝  
夏侯建

(古文)

孔安國

(魯詩)

子夏—曾申—李克—孟仲子

根牟子—荀卿

浮邱伯

申公  
楚元王

瑕邱江公  
趙縮  
王臧  
孔安國

詩

(齊詩)

轅固生—翼奉

(韓詩)

韓嬰

(公羊) 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

公羊敢—公羊壽

胡毋生—嬴公—匡宏

嚴彭祖  
顏安樂

春秋

(穀梁) 子夏—穀梁赤—荀卿—申公—江翁

董仲舒  
江翁子—江博士—胡常  
榮廣—蔡千秋—尹更始

(左氏) 左邱明—曾申—吳起—吳期

鐸椒—虞卿—荀卿—張蒼

尹威  
翟方進—劉歆

禮

(儀禮)

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

戴德  
戴聖  
慶普

(周禮)

劉歆

表例說明

一凡傳授不斷者以——為識 傳授不明者以~~~~為識 一所表授人 只據故書其真偽非著者之責任 一每經於漢初第一本師旁施、、為識 立於學官者旁施○ ○為識

由此觀之。魯詩。毛詩。穀梁春秋。左氏春秋。皆出自荀卿。傳有明文。而伏生。轅固生。張蒼。皆故秦博士。禮經傳授。高堂生之前。雖不可考。然荀卿一書。皆崇禮由禮之言。兩戴記又多採荀卿文字。則其必傳自荀門。可以推見。若是乎兩漢經術。其為荀學者十而七八。昭昭然也。

論兩漢經學學派。最當注意者。今古文之爭是也。今文傳自西漢之初。所謂十四博士列於學官者是也。古文興於西漢之末。新莽篡國。劉歆校書時所晚出者也。今文雖不足以盡孔學。然猶不失為孔學一支流。古文則經亂賊僞師之改竄附託。其與孔子之意背而馳者。往往然矣。古文雖不盛於漢代。然漢末魏晉間。馬融鄭玄王肅之徒。大揚其波。逾六朝以及初唐。漸定五經正義。皆為古文學獨占時代。蓋自是而儒者所傳習。不惟非孔學之舊。抑又非荀學之舊矣。今將漢代所立於學官者。列其今古文之派為一表。

楊(何) 武帝時立  
施(讐) 宣帝時立





綜而論之。兩漢經師。可分四種。其一。口說家。專務抱殘守缺。傳與其人。家法謹嚴。發明頗少。如田何。丁寬。伏生。歐陽生。申公。轅固生。胡毋生。江翁。高堂生等。其人也。其二。經世家。衍經術以言政治。所謂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折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如賈誼。董仲舒。龔勝。蕭望之。匡衡。劉向等。其人也。其三。災異家。災異之說。何自起乎。孔子小康之義。勢不得不以一國之權託諸君主。而又恐君主之權無限。而暴君益乘以爲虐也。於是乎思所以制之。乃於春秋特著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而羣經亦往往三致意焉。其卽位也。誓天而治。其崩薨也。稱天而諡。是蓋孔子所殫思焦慮。計無復之。而不得已出於此途者也。不然。以孔子之聖智。甯不知日蝕彗見。地震星孛。鷓退。石隕等。地文之現象。動物之恒情。於人事上。政治上。毫無關係也。而斷斷然視之。若甚鄭重焉者。毋亦以民權既未能興。則政府之舉動措置。既莫或監督之。而匡糾之。使非於無形中。有所以相懾。則民賊更何忌憚也。孔子蓋深察夫據亂時代之人類。其宗教迷信之念甚強也。故利用之。而申警之。若曰。『某某者。天神震怒之象也。某某者。地祇怨恫之徵也。其必由人主之失德使然也。是不可不恐懼。是不可不修省。』夫人主者。無論何人。無論何時。夫安能無失德。則雖災變日起。而無不可以附會。但使稍自愛者。能恐懼一二。修省一二。則生民之禍。其亦可以稍弭。此孔子言災異之微意也。雖其術虛渺迂遠。斷不足以收匡正之實效。然用心蓋良苦矣。江都最知此義。故其對天人策。三致意焉。漢初大儒之言災異。大率宗此旨也。及於末流。寢乖本誼。牽合附會。自惑惑人。如書則有洪範五行。禮則有明堂陰陽。易則京房之象數災異。詩則翼奉之五際六情。齊詩派至於春秋。又益甚焉。訓至讖緯之學。支離誕妄。不可窮詰。駸駸競起。以奪孔席。則

兩漢學者之罪也。(其四)訓詁家。漢初大師之傳經也。循其大體玩經文。見漢書藝文志不爲章句訓故。舉大義而已。見漢書儒林傳故讀一經通一經之義。明一義得一義之用。自莽歆以後提倡校勘詁釋之學。逮東都之末。則賈馬許鄭益覃心於箋注。以破碎繁難相夸尙。於是學風又一變。近啓有唐陸德穎明孔達之淵源。遠導近今段玉引之嚆矢。買續還珠。去聖愈遠。蓋兩漢經學雖稱極盛。而一亂於災異。再亂於訓詁。災異亂其義。訓詁亂其言。至是益非孔學之舊。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

(二)著書之儒。今所傳漢代著述。除經注詞賦外。其稍成一家言者。有若陸賈之新語。賈誼之新書。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司馬遷之史記。淮南王安之淮南子。桓寬之鹽鐵論。劉向之說苑新序。揚雄之法言太玄。王充之論衡。王符之潛夫論。仲長統之昌言。許慎之說文解字等。四百年中寥寥數子而已。而說文不過字書。於學術思想全無關係。鹽鐵論專紀一議案。亦非可以列於作者之林。新語眞贋未定。新書割綴所成。未足以概作者之學識。要之漢家一代著述。除淮南子外。皆儒家言也。而其有一論之價值者。惟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王充。王符。仲長統七人而已。江都繁露。雖以說經爲主。然其究天人相與之故。衍微言大義之傳。實可爲西漢學統之代表。史記千古之絕作也。不徒爲我國開歷史之先聲而已。其寄意深遠。其託義皆有所獨見。而不徇於流俗。本紀之託始堯舜。(五帝)也。世家之託始秦伯也。列傳之託始伯夷也。皆貴其讓國讓天下。以誅夫民賊之視國土爲一姓產業者也。陳涉而列諸世家也。項羽而列諸本紀也。尊革命之首功。不以成敗論人也。孔子而列諸世家也。仲尼弟子而爲列傳也。尊教統也。孟荀列傳而包含餘子也。著兩大師以明羣學末流之離合也。老子韓非同傳。明道法二家之關係也。游俠有傳。刺客有傳。

厲尚武之精神也。龜筮有傳。日者有傳。破宗教之迷信也。貨殖有傳。明生計學之切於人道也。故太史公誠漢代獨一無二之大儒矣。彼其家學淵源。既已深遠。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生於天

下之中央。而足跡徧海內。

自序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都尼困鄱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任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

叩箠昆明還報命蓋今日版圖除兩廣貴州福建甘肅五省外史公足跡皆徧矣

其於孔子之學。獨得力於春秋。

自序稱吾聞諸董生曰云云蓋史公於董子必有淵源矣公羊傳屢引子司馬

子曰云云吾友仁和夏會佑以爲必史公也

而南派北東派北西派之精華。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時代

種種舊思想。磅礪鬱積。以入於一百三十篇之中。雖謂史公爲上古學術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劉

中壘粹然醇儒。然爲當時陰陽五行說所困。不能自拔。說苑陳義至淺。殆無足云。揚子雲新莽大

夫。曲學阿世。著太玄以擬易。著法言以擬論語。是足以代表當時學者之創作力。而惟存模擬性

也。王仲任頗思爲窮理察變之學。然學識不足以副之。擴其小而遺其大。吾友餘杭章炳麟。以比

希臘之煩瑣哲學。斯爲近矣。節信符王仲長統雖文辭斐然。然止於政論。指摘當時末流之弊而

已。於數千年學術思想界中。不足以占一席。若是乎兩漢之以著述鳴者。惟江都龍門二子。獨有

心得。爲學界放一綫光明而已。嗟乎。斯道之衰。一何至是。君子觀於此而益歎言論自由思想自

由之不可以已。如是其甚也。其於說經著書之外。足以規當時文明之迹者。則詞賦爲最優。而枚

乘。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其代表人也。而唐都洛下閎之曆數。張仲景之醫方。著傷寒論張衡之技巧

#### 第四節 其結果



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

後漢書儒林傳論

所以傾而未顛抑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

同左雄傳論

誠哉其知言也儒教之

結果使然也自茲以往二千餘年以此義爲國民教育之中心點宋賢大揚其波基礎益定凡縉紳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義理既入於人心自能消其梟雄跋扈之氣束縛於名教以就範圍若漢之諸葛唐之汾陽近世之曾左皆食其賜者也夫共和之治既未可驟幾則與其亂臣賊子繼踵方軌以暴易暴誠不如戢其戾氣進之恭順而國本可以不屢搖生民可以不塗炭兩漢以後所以弑逆之禍稍殺於春秋而權臣日少一日者儒教治標之功不可誣也此其結果之良者也若其不良者則亦有焉

三曰民權狹而政本不立也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則君民權限不分明是也

大抵先秦政論有反對極端之兩派曰法家曰道家而儒實執其中法家主干涉道家主放任惟

干涉也故君與民爲強制之關係惟放任也故君與民爲合意之關係即近於契約之關係惟強制關係也

故重等差惟合意關係也故貴平等惟等差也故壓制暴威惟平等也故自由自治此兩者雖皆

非政治之正軌要之首尾相應成一家其者也儒家則不然其施政手段則干涉也保民牧民皆干涉政策之極軌也

其君臣名分則強制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社會秩序則等差也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惟其政治之目

的則以壓制暴威爲大戒夫以壓制暴威爲大戒豈非仁人君子之極則耶而無如不揣其本而

齊其末道固未有能致者也儒教之所最缺點者在專爲君說法而不爲民說法其爲君說法奈

何若曰汝宜行仁政也汝宜恤民隱也汝宜順民之所好惡也汝宜採民之輿論以施庶政也是

固然也。若有君於此而不行仁政。不恤民隱。不順民之所好惡。不採民之輿論。則當由何道以使之不得不如是乎。此儒教所未明答之問題也。夫有權之人之好濫用其權也。猶虎狼之嗜人肉也。向虎狼諄諄說法。而勸其勿食人。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謂余不信。則試觀二千年來。孔教極盛於中國。而歷代君主。能服從孔子之明訓。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幾何人也。然則其道當若何。曰。不可不箝制之以民權。當其暴威之未行也。則有權以監督之。當其暴威之方行也。則有權以屏除之。當其暴威之既革也。且有權以永絕之。如是然後當權者有所憚有所縛。而仁政之實乃得行。儒教不然。以犯上作亂爲大戒。猶可言也。寔假而要君亦爲大不敬矣。猶可言也。寔假而庶人議政。亦爲無道矣。儒教亦多非常異義。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象。視民草芥。視君寇讎之義。開誅一夫。未聞弑君之言。皆所以限制暴威之不二法門也。雖然爭權而必出於革命。慘矣傷矣。且革命之後。復無所以限其君權者。前虎退而後狼進。是革之無已時。而國將何以立也。故徒殺一虎。殺一狼。不可也。必求所以絕虎狼之跡者。即不能亦必使虎狼不能食人。由前之說。則共和政體是也。由後之說。則立憲君主政體是也。欲成邪治。舍此何以哉。而惜乎儒者之有所顧忌。而不敢昌言也。此所以雖有仁心。而二千年不能蒙其澤也。是何異語人曰。吾已誠虎狼勿噬汝。汝但恭順俯伏於其側。雖犯汝而不可校也。雖曰小康時代。民智民力未充實。或有不能遽語於此者乎。雖然。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長。則雖加刀於我頸。我固不得爲古人諱也。故儒家小康之言。其優於法家者。僅一間耳。法家以爲君也者。有權利無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儒家專指以爲君也者。有權利有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其言君之有義務也。是其所以爲優也。雖然。義務必期於實行。不然。則與無義務等耳。夫其所以能實行者何也。必賴對待者之權利以監督之。今民之權利。既怵於學說。而不敢自有。則君之義務。其何附焉。此中國數千年政體。所以儒其名而法其實也。吾非崇道家言。道家思想之乖謬而不完全更甚也。故夫東京末葉。鴻都學生。郡國黨錮諸君子。膏斧鉞。實牢檻。而不悔。往車雖折。而來軫益適。以若

此之民德。若此之士氣。苟其加以權利思想。知要君之必非罪惡。而爭政之實爲本權。則中國議會之治。雖興於彼時可也。徒以一間未達。僅以補袞闕爲責任。以清君側爲旗幟。曾不能乘此實力。爲百世開治平。以視希臘羅馬之先民。其又安能無媿也。嗚呼。吾不敢議孔子。吾不能不罪荀卿焉矣。

四曰一尊定而進化沈滯也。進化與競爭相倚。此義近人多能言之矣。蓋宇宙之事理。至繁曠也。必使各因其才。盡其優勝劣敗之作用。然後能相引以俱上。若有一焉。獨占勢力。不循天則以強壓其他者。則天演之神能息矣。故以政治論。使一政黨獨握國權。而他政黨不許容喙。苟容喙者。加以戮逐。則國政未有能進者也。若是者謂之政治之專制。學說亦然。使一學說獨握人人良心之權。而他學說不爲社會所容。若是者謂之學說之專制。苟專制矣。無論其學說之不良也。卽極良焉。而亦阻學問進步之路。此徵諸古今萬國之歷史而皆然者也。儒教之在中國也。佛教之在印度及亞洲諸國也。耶教之在泰西也。皆曾受其病者也。但泰西則自四百年來。異論蠶起。舉前此之縛軛而廓清之。於是乎有哲學與宗教之戰。有科學與宗教之戰。至於今日。而護耶教者自尊之如帝天。非耶教者自攻之如糞土。要之歐洲今日學術之昌明。爲護耶教者之功耶。爲攻耶教者之功耶。平心論之。兩者皆與有力焉。而赫胥黎斯賓塞之徒。尤侖乎遠矣。而泰東諸國。則至今猶生息於一尊之下。此一切羣治所以瞠乎後也。吾之爲此言。讀者勿以爲吾欲攻孔子以爲耶氏先驅也。耶氏專制之毒。視中國殆十倍焉。吾孔子非自欲以其教專制天下也。末流失真。大勢趨於如是。孔子不任咎也。若耶則誠以專制排外爲獨一法門矣。故羅馬教會最盛之時。



正泰西歷史最黑暗之日。吾豈其於今日。乃欲撫他人吐棄之唾餘而引而親之。但實有見夫吾中國學術思想之衰。實自儒學統一時代始。按之實跡而已然。證之公例而亦合。吾又安敢自枉其說也。吾更爲讀者贅一言。吾之此論。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一尊者。專制之別名也。苟爲專制。無論出於誰氏。吾必盡吾力所及以拽倒之。吾自認吾之義務當然耳。若夫孔子。則固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孔子之惡一尊也亦甚矣。此乃孔子之所以爲大。所以爲聖。而吾所頂禮讚歎而不能措者也。

或曰儒教太高尙而不能逮下。亦其結果不良之一端焉。蓋當人智未盛之時。禍福迷信之念。在所不免。顧儒教全不及此。使騷愚婦孺。無所依仰。夫以是而不得不出於他途。坐是之故。道家入之。釋家入之。馴至衰了凡派。所謂太上老君文昌帝君者紛紛入之。未始非乘儒教之虛隙而進也。雖然。仍禍福迷信之說。牖民。雖非無利。而利或不勝其敝。吾中國國教之無此物。君子蓋以此自喜焉。

### 第五章 老學時代

三國六朝。爲道家言猖披時代。實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最衰落之時代也。申而論之。則三國六朝者。懷疑主義之時代也。厭世主義之時代也。破壞主義之時代也。隱詭主義之時代也。而亦儒佛兩宗過渡之時代也。

東漢儒教之盛如彼。乃不數十年間。至魏晉而其衰落忽如此。何也。吾推原其故。蓋有五端。一由訓詁學之反動力也。漢季學者。守師說。爭門戶。所謂「碎義逃難。便辭巧說。說五字之文。至

於二三萬言。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不能通。見漢書藝文志學問之汨沒。性靈至是已極。物極必反。矯枉過直。故降及魏晉。人心厭勸。有提倡虛無者起。則群率而趨之。舉一切思想。投入懷疑破壞之渦中。殆物理恒情。無足怪者。此其一。

一由魏氏之提倡惡俗也。晉泰始元年。傅元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

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踴弛之士。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汗辱之名。見笑之

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語意皆同。於是風俗大壞。人心一變。顧

亭林所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

有餘。』誠哉其知言也。儒術之亡。半坐是故。此其二。

一由殺戮過甚。人心皇惑也。漢世外戚宦官之禍。連踵繼軌。兩漢后妃之家。著聞者四十餘氏。大

者夷滅。小者放竄。其身家俱全者。不得四五。宦官弄權。殺人如草。一朝爲董袁所襲。亦無子遺。人

人漸覺骨肉之間。皆有刀俎。若乃黨錮之禍。俊顧尉及一網以盡。其學節冠一世。位望至三公者。

亦皆駢首闕下。若屠豬羊。天下之人。見權勢之不可恃也。如彼。道德學問之更不可恃也。如此。人

心旁皇。罔知所適。故一遁而入於虛無荒誕之域。芻狗萬物。良非偶然。此其三。

一由天下大亂。民苦有生也。漢末自張角董卓李傕郭汜曹操袁紹孫堅劉備以來。四海鼎沸。原

野厭肉。谿谷盈血。繼以晉代八王五胡之亂。中原喋血。一歲數見。學者既無所用。亦困於亂離。無

復有餘裕。以研究純正切實之學。但覺我生靡樂。天地不仁。厭世之觀。自然發生。此其四。

以此四因。加以兩漢帶王儒者崇尙識緯迷信休咎所謂陰陽五行之謬說。久入人心。而權勢道

德既兩無可憑。民志皇皇。以爲殆有司命之者存。吾祈焉。禳焉。煉焉。服食焉。或庶可免。於是相率而歸之。此其五。

此五者。殆當時學術墮落之最大原因也。故三國六朝間。老子之教徧天下。但其中亦有派別焉。一曰玄理派。自魏文提倡曠達。舉世化之前。此建安七子。既已以浮靡相尚。後遂爲清談之俗者。二三百。年。開其宗者。實爲何晏。王弼。晉書王衍傳稱。『晏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地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蓋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亦有應於時勢。而可以披靡天下者焉。此後如阮籍。稽康。劉伶。王衍。王戎。樂廣。衛玠。阮瞻。郭象。向秀。之流。皆以談玄有大名於時。乃至父兄之勸戒。師友之講求。莫不以推究老莊爲第一事業。潘京傳云。京與樂廣談。廣深嘆之。謂談宗。京遂勤學不倦。又王僧虔傳。引其戒子書云。汝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執麈尾。自稱談士。此最險事。云云。當時六經之中。除易理外。盡皆閣束。而諸傳中。稱揚人學問者。皆以『研精老易』等語。老易並稱。實當時之普通名詞也。范甯謂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卞壺斥王澄謝鯤。謂悖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非過言也。平心論之。若著政治史。則王何等傷風敗俗之罪。固無可假借。若著學術思想史。則如王弼之於老易。郭象向秀之於莊張。湛之於列。皆有所心得之處。成一家言。以視東京末葉。咬文嚼字之腐儒。殆或過之焉。老學雖偏激。亦南派一鉅子。世界哲學。應有之一義。吾雖惡之。而不願爲溢惡之言也。但其魔業之影響於羣治者。既若彼焉矣。無他。老子既以破壞一切爲宗旨。而復以陰險之心。術詭黠之權謀佐之。故老學之毒。天下不在其厭世主義。而在其私利主義。魏晉崇老。其必至率天下而禽獸勢使然也。此爲當時老學正派。

二曰丹鼎派。馬貴與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經

典科教又一說也。俱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以行其教。』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十二此實數千年道教流派之大

略也。煉養服食兩派，其指歸略同。吾儂枯之名曰丹鼎派，此派蓋導源於秦漢之交。始皇時，侯生

盧生等既倡神仙之說，漢初張良功成身退，自言從赤松子遊，其是否依託姑弗深考，但留侯必

有此等思想，可斷言也。漢武迷信封禪，李少君變大之徒，相與炫惑，於是煉養服食之說益盛。至

漢末魏伯陽著參同契，密勿傳授，其益益播。後蜀彭曉序參同契云：謂伯陽先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復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至晉葛洪

而集其大成，洪著抱朴子內外編各四卷，神仙傳十卷，隱逸傳十卷，其他雜著一百餘卷，其言曰：

『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更有所謂丹經者，發明服食之訣，其言詭誕，不可窮詰。而後世

神仙家之思想，實宗此。此派之說，其在前者，文成五利之徒，實依託以誑人主，而取富貴，固不足

道。至如魏葛輩，所志或不在是，蓋懷抱厭世思想，而又不悟解脫真理，知有軀殼，不知有靈魂，徒

欲長生久視，游戲塵寰，是野蠻時代宗教思想必有之現象，無足怪者。印度婆羅門外道，每欲速滅其軀殼，以享涅槃之樂。中國神仙家言，每欲長保其軀殼，以享飛昇之樂。雖其見地之深淺不同，要之爲軀殼所迷縛一也。古埃及人，用木乃伊術，保全屍體，是由重視軀殼所致也。耶教號稱重魂，而其言末日審判，死者皆從塚中復生，其爲軀殼所迷亦至矣。宗教進化之第一級，莫不如是。此爲當時老學第一別派。

三曰符籙派。符籙之視丹鼎，風益下矣。丹鼎派起於漢初，符籙派起於漢末。順桓間，宮崇襄楷

始以于吉神書上於朝，後張角用其術以亂天下。後漢書襄楷傳云：「楷上書言臣前上琅邪宮崇所受于吉曲池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清令書，其言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長角頗有其書焉。」云云。是張角之術所自本也。按于吉神書，即道家所謂太平經者。宋中興史志始著錄。馬端臨

飲沙室文集類編下 學術

經籍考亦存其目。于吉後為孫策所殺。同時張道陵亦託此術密相傳授。延至後世仰為真人奉為天師。順帝時孫孫策據江東。已七十餘年矣。按三國志裴注云。張陵。漢順帝時人。入蜀居鶴鳴山中造符書。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朝廷不能討。就拜魯為漢寧太守。此張陵始末。見於傳記者也。後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命繼道陵為天師。於是六朝以隨。天師之號起。通考載唐天寶六載。以後漢天師子孫嗣真教。冊贈天師為太師。宋太宗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元至元十三年。賜張宗演靈應冲和真人之號。給三品銀印。其後屢有加號。晉秩至一品。明太祖時改為二品。沿襲以至於今。幾與孔氏之衍聖公耶氏之致皇等矣。豈不異哉。自是南北朝士大夫習五斗米道。即張陵派之名。者

史不絕書而寇謙之最顯於北。魏書釋老志云。寇謙之自言遇仙人成公興授以大法。又遇太上老君。命之繼天名師。實始於此。其後崔浩師事之。受其法術。言之於元魏世祖。乃遣使奉玉帛牲牢迎致焉。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為故事。云云。陶弘景最顯於南。梁書

弘景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游。以為故事。云云。陶弘景最顯於南。言陶之。恩誼益厚。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蓋六

藝九流一切掃地而此派獨沿沿披靡天下矣。竊嘗論之。其時佛教已入震旦。妖妄者流竊其象。教密宗最粗淺之說。以欺惑愚衆。故其所言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又言天尊之體。常

存不滅。往往開劫度人。彼中言天尊開劫已非一度。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等年號。其間相去。皆損益四阿舍俱

舍論等所說。剽竊之跡顯然可見。而復取兩漢儒者陰陽五行之迷信以緣附之。故吾謂此時為

儒佛過渡時代。此派實其最著者也。此為當時老學第二別派。

四曰占驗派。自西京儒者翼奉。睦孟。劉向。匡衡。龔勝之徒。既已盛說五行。夸言織緯。及光武好

之。其流愈鬯。東京儒者張衡。郎顛。最稱名家。襄楷。蔡邕。揚厚等。亦班班焉。於是所謂風角。遁甲。七

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湏臾。孤虛。雲氣。諸術。諸術名義解俱見後漢書。盛行於時。後漢書方

術列傳所載者三十三人。皆此類也。然其術至三國而大顯。始儼然有勢力於社會。若費長房。于

術列傳所載者三十三人。皆此類也。然其術至三國而大顯。始儼然有勢力於社會。若費長房。于

術列傳所載者三十三人。皆此類也。然其術至三國而大顯。始儼然有勢力於社會。若費長房。于

吉管輅左慈輩其尤著而也其後郭璞著葬書此書四庫著錄注青囊此書今佚爲後世堪輿家之祖而

稽康亦有難宅無吉凶論則其時風水說之盛行可知隨志著錄瑤子一書六朝人撰言祿命者以

爲本經而臨孝公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實後世算命家之祖衛元嵩著元包庾季才著靈

臺祕苑皆北周人爲後世言卜筮者之大成陶宏景著相經爲後世言相法者之祖凡千年以來誣罔

怪誕之說汨溺人心者皆以彼時確然成一科學雖謂爲魏晉六朝間爲陷溺社會之罪惡府可

也此爲當時老學第三別派要而論之當時實道家言獨占之時代也其文學亦彪炳可觀而發揮厭世精神亦最盛所謂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語其代表也此皆老子『芻狗萬物』揚朱『奚遑

死後』之意也雖我國二千年文學大率皆此等音響而魏晉六朝爲尤甚焉曾無雄奇進取之

氣惟餘靡靡頹惰之音老揚之毒箴使然也其時治經學者雖有若王肅杜預虞翻劉焯劉炫徐遵明之流然曾不能於東京學風外有所建

樹徒咬文嚼字破碎逾甚北史儒林傳謂『南學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兩派之

概象雖不同要其於數千年儒學史無甚關係一也雖謂其時爲儒學最銷沈之時代可也

佛學雖自漢明以後已入中國苻秦崇法廣事翻譯宗風漸衍然謂之爲佛學萌芽時代則可竟

謂之爲佛學時代則不可蓋當時之治佛學者徒誦讀經文皈依儀式而於諸乘理法曾無所心得也

老學之毒雖不止魏晉六朝即自唐以後至今日其風猶未息雖然遠不如彼時之盛矣其派別

之多。亦遠有所遜。故劃分數千年學術思想史。而名彼時爲老學時代。殆無以易也。

### 第六章 佛學時代

#### 第一節 發端

吾昔嘗論六朝隋唐之間。爲中國學術思想最衰時代。雖然。此不過就儒家一方面言之耳。當時儒家者流。除文學外。儒學與文學適成反比例。著中國儒學史。當以六朝唐爲最衰時代。著中國文學史。當以六朝唐爲全盛時代。一無所事。其最錚錚於學界者。如王通、陸德明、孔穎達、韓愈之流。其於學術史中。雖謂無一毫之價值焉。可也。雖然。學固不可以儒教爲限。當時於儒家之外。有放萬丈光燄於歷史上者焉。則佛教是已。六朝三唐數百年中。志高行潔。學淵識拔之士。悉相率而入於佛教之範圍。此有所盈則彼有所絀。物莫兩大。儒教之衰亦宜。

或曰。佛學外學也。非吾國固有之學也。以入諸中國學術思想史。毋乃不可。答之曰。不然。凡學術苟能發揮之光。大之實行之者。則此學卽爲其人之所自有。如吾游學於他鄉。而於所學者。既能貫通。既能領受。親切有味。食而俱化。而謂此學仍彼之學。而非我之學焉。不得也。一人如是一國亦然。如必以本國固有之學。而始爲學也。則如北歐諸國。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希臘羅馬。取諸猶太者。則彼之學術史。其終不可成立矣。又如日本。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我國。取諸歐西者。則彼之學術史。其更不可成立矣。故論學術者。惟當以其學之可以代表當時一國之思想者爲斷。而不必以其學之是否本出於我爲斷。審如是也。則雖謂隋唐之交。爲先秦以後學術思想最盛時代。可也。前乎此者。兩漢之經學。非所

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後乎此者。宋明之理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又不惟在中國爲然耳。以其並時舉世界之學術思想界校之。印度自大乘教諸鉅子入滅後。繼法無人。其繼法者悉在中國日以萎微。歐洲則中世史號稱黑暗時代。自羅馬滅亡以後。全歐爲北狄所蹂躪。幾陷於無歷史之域。當時所賴以延文明絕續於一線者。惟恃一頑舊專制之天主教而已。印度歐洲如此。而餘更無論也。故謂隋唐之學術思想爲並時舉世界獨一無二之光榮可也。縱說之則如彼。橫說之則如此。故隋唐學者。其在本論中占一重要之位置也。不亦宜乎。

## 第二節 佛學漸次發達之歷史

中國之受外學也。與日本異。日本小國也。且無其所固有之學。故有自他界入之者。則其趨如鷺其變如響。不轉瞬而全國與之俱化矣。雖然。充其量不過能似人而已。實亦不能真似終不能於所受者之外。而自有所增益。自有所創造。中國不然。中國大國也。而有數千年相傳固有之學。壁壘嚴整。故他界之思想入之不易。雖入矣。而閱數十年百年。常不足以動其毫髮。譬猶潑墨於水。其水而爲徑尺之盂。方丈之池也。則黑痕條忽而徧矣。其在滔滔之江。泱泱之海。則甯易得而染之。雖然。吾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既受之。則必能盡吸其所長。以自營養。而且變其質。神其用。別造成一種我國之新文明。青青於藍。冰寒於水。於戲。深山大澤。實生蛟龍。龍伯大人之脚趾。遂終非僂僂國小丈夫之項背所能望也。謂余不信。請徵諸佛學。

佛法之入震旦也。據別史所言。或謂秦時與寶利防等交通。西漢時從匈奴得金人。實爲我國知



有佛之嚆矢。真偽第弗深考。其見於正史信而有據者。則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印度之攝摩竺。法蘭兩師。應詔齋經典而至。於是佛之教義始東被。雖然。我民族宗教迷信之念甚薄。莫之受也。至桓帝始自信之。興平間。民間亦漸有信者。三國時代。支纖。支亮。支謙。皆自印度來傳教。時號三支。魏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以戒律來。象教漸備。雖然。當時道家言極盛。全國爲所掩襲。莫能奪也。而亦有漸認佛教勢力之不可侮。起而與之爲難者。魏明帝時有費叔牙褚善信二道士。著道佛優劣論。其既興。始有辨之有廢之者矣。及晉代魏。始漸成爲一科學之面目。時則有佛圖澄者。來自西域。專事譯經。東晉以還。偉人輩出。若道安。若惠遠。若竺道潛。若法顯。其尤著也。道安與習鑿齒等游。專闡揚佛教於士大夫之間。惠遠開廬山。日夜說法。佛教講壇。實始於此。爲淨土宗之濫觴焉。法顯橫雪山以入天竺。齋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爲第一。法顯三藏者。不徒佛教界之功臣而已。抑亦我國之立溫斯敦也。立溫斯敦。英人之探險於非洲者。而同時北方一大師起。爲佛教史中開一新紀元。曰鳩摩羅什。羅什。龜茲國人。既精法理。且嫻漢語。以姚秦弘始三年。始入長安。日夜從事繙譯。一切經論。成於其手者。不知凡幾。門徒三千。達者七十。上足四人。道生。道融。僧肇。僧叡。其最顯者也。羅什之功德不一。而其最大者。爲傳大乘教。前此諸僧。用力雖劬。然所討論。僅在小乘耳。至羅什首傳三論。宗義譯法華經。又譯成實論。實爲成實宗入中國之始。自茲以往。佛馱跋陀羅譯華嚴。曇無讖譯涅槃。而甚深微妙之義。始逐漸輸入。學界壁壘一新矣。

南北朝之際。海宇鼎沸。羣雄四起。而佛教之進路亦多岐。宋少帝時譯五分律文。帝時譯觀普賢

經觀無量壽經瓔珞經等。又迎求那跋摩於罽賓。築戒壇以聽法。中國之有戒壇。自茲始。歷陳涉隋。以逮初唐。諸宗並起。菩提流支始倡地論宗。達摩始倡禪宗。真諦三藏始倡攝論宗。及俱舍宗。智者大師始倡天台法華宗。南山律師始倡律宗。善導大師始倡淨土宗。慈恩三藏始倡法相宗。賢首國師始倡華嚴宗。善無畏三藏始倡真言宗。萬馬齊奔。百流洶匯。至是遂為佛學全盛時代。

第三節 諸宗略紀

今請將六朝隋唐間有力之諸宗派。列為一表。示其系統。

宗名	開祖	印度遠祖	初起時	中盛時	後衰時
成實宗	鳩摩羅什	訶梨跋摩	晉安帝時	六朝間	中唐以後
三論宗	嘉祥大師	龍樹、提婆	同上	同上	同上
涅槃宗	曇無讖	世親	同上	宋齊	陳以後歸入天台
律宗	南山律師	曇無德	梁武帝時	唐太宗時	元以後
地論宗	光統律師	世親	同上	梁陳間	唐以後歸華嚴
淨土宗	善導大師	馬鳴、龍樹、世親	同上	唐宋明時	明末以後
禪宗	達摩大師	馬鳴、龍樹、提婆、世親	同上	同上	同上
俱舍宗	真諦三藏	世親	陳文帝時	中唐	晚唐以後
攝論宗	同上	無著、世親	同上	陳隋間	唐以後歸相法

天台宗	智者大師	………	陳隋間	隋唐間	晚唐以後
華嚴宗	杜順大師	馬鳴、堅慧、龍樹	陳	唐則天後	同上
法相宗	慈恩大師	無著、世親	唐太宗時	中唐	同上
真言宗	不空三藏	龍樹、龍智	唐玄宗時	同上	同上

以上十三宗。除涅槃、地論、攝論、三家。歸併他宗外。自餘十宗。皆經過極光大之時代。互起角立。支配數百年間之思想界者也。今按其所屬教乘。再示一表。

小乘教 俱舍宗 成實宗

權大乘教 律宗 法相宗

教理

三論宗 華嚴宗

大乘教

天台宗 真言宗 淨土宗 禪宗

諸宗之教旨若縷述之。雖數十萬言。猶不能殫。且亦非余之淺學所能及也。是以不論論其歷史。本論原以中國為主。不能他及。但各宗起原。多與印度有關係。故不得不追論及之。

(二) 俱舍宗。佛滅後九百年。世親菩薩。依四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中阿含經六十卷。長阿含經二十二卷。雜阿含經五十卷。皆小乘經也。造

俱舍論三十卷。實爲本宗之嚆矢。時印度自佛家乃至外道。莫不競學。大顯勢力於西域。及陳文帝

天嘉四年。印度高僧波羅末那卽真諦三藏。携梵本以詣震旦。以五年之功譯成之。名曰「阿毘達磨

俱舍論」。卽所謂舊俱舍者是也。陳智愷。唐淨慧。皆爲作疏。及唐貞觀間。玄奘法師親赴天竺。從

僧伽耶舍論師學俱舍之奧義。歸國後重譯原本。釐爲三十卷。其弟子神泰。普光。法寶。尊。競爲疏

記。遂以流通。但此宗本爲法相之初步。故亦名法相宗之附屬宗云。

(三) 成實宗。本宗之祖師。卽成實論之訶梨跋摩。其人也。生於佛滅後九百年。嘗從「有宗」本

師受迦旃延之論時印度佛派。有「有宗」宗。與「空宗」兩大派。覺有所未慊。乃通覽大小乘。自創此論。然其宗義不盛於印

度。至姚秦弘始十三年。鳩摩羅什始譯之以行於支那。其弟子曇影爲之筆述。僧叡爲之注釋。於

是此義遂光。自晉末至唐初二百年間。浸淫一世。齊梁之間。江南尤盛云。但此論本與「三論」並

譯。其傳法者率皆兩習。故亦名三論宗之附屬宗云。

(三) 律宗。自佛入滅後。迦葉尊者與五百羅漢。結集大藏。分爲經律論之三藏。律之在教中。蔚

爲大國矣。其入中國也。始於曹魏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傳所謂「十八受」者。劉宋元嘉十一年

始行「尼受」謂比丘尼所受戒律。迨姚秦弘始六年。鳩摩羅什始譯十誦律。其後僧祇律等。相續出世。律教漸

入震旦矣。其卓然完成一宗者。則自南山律師道宣始。南山生隋開皇間。受戒於智首律師之門。後隱於終南。研精戒律。及奘師西游歸國。開譯壇於長安。南山親為其書記。譯律數百卷。証明戒律為圓頓一乘之旨。非小乘所得。專有其功於佛教。實非淺鮮。其時與之並起者。復有兩派。一曰相部宗。法礪律師所創。二曰東塔宗。懷素律師所創。並南山宗統稱律家三宗。云然。彼兩宗不光大。獨南山律。至元代猶保持宗勢不衰。

(四)法相宗。法相天台華嚴三宗。亦稱教下三家。皆大乘妙諦。而當時佛學中最光大者也。此宗一名唯識宗。以大意明唯識故。又名慈恩宗。以開祖為慈恩故。本宗印度傳法。最為分明。佛說大乘經中。華嚴深密楞伽經等。闡揚萬法唯識之義。實為斯學所本。佛滅後九百年。彌勒慈尊應無著菩薩之請。說五部大論。所謂「瑜伽師地論」、「分別瑜伽論」、「大莊嚴論」、「辨中邊論」、「金剛般若論」是也。無著承彌勒之旨。復造「顯揚論」、「對法論」等。同時有世親菩薩無著之弟造「五蘊論」、「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頌」等。大弘斯旨。復次佛滅後十一世紀。有難陀護法尊十大論師。皆

注世親三十頌。各有心得。而護法之弟子戒賢論師。所謂傳法大將。冠絕一時。深究瑜伽唯識。聲明因明等之蘊奧。在五印度中。號稱辯才第一。傳鉢奘師。以惠震旦。自茲以往。西域此學微矣。唐貞觀三年。奘三藏求法西行。坊間小說西游記。即演奘師事蹟也。子身徧歷五印。得禮戒賢。盡受五大論。即彌勒十支論。即無著以下所造。博通因明聲明諸學之。印度當時有所謂五明者。佛徒外道並學。其因明即名學。日本所謂論理學也。歸國以後。弘暢斯旨。實

為法相宗入中國之嚆矢。奘高足窺基。號慈恩法師。悉受微言。妙達立旨。於是述疏證義。確立

宗規本宗大成實由於是再傳爲淄州惠治著「唯識了義燈」三傳爲樸揚智周著「唯識演祕」經此數師宗義遂日以光大。

(五)三論宗 三論者一、中論二、十二門論三、百論也。前二爲龍樹菩薩造後一爲提婆菩薩造。故本宗祖龍樹提婆或加大智度論鳩摩羅什實提婆三傳弟子也。傳法東來專弘此宗四論翻譯。

皆出其手。什師門下生道肇僧道融僧觀慧僧道濟曇生肇融觀影觀恒濟之八傑皆受大義曇濟授道朗。道朗授道詮。道詮授法朗。法朗授嘉祥。至嘉祥大師名吉藏而此宗全盛。其後玄奘復從印度清辨智

光兩大師更受微言。復有地婆伽羅者東來口授宗義於慈恩。慈恩遠承什譯。近稟奘傳。旁參伽說。著「十二門宗致義記」而此宗遂以大成。

(六)華嚴宗 我佛世尊從菩提樹下起卽爲深位菩薩文殊普賢尊說華嚴三十八品十萬偈。實佛乘中甚深微妙一乘最極之法門也。當時聲聞緣覺根器未熟者聽之如啞。佛滅五百年馬鳴菩薩作「大乘起信論」演真如緣起法門卽本此經。次七百年龍樹菩薩出現造「大不思議論」以解釋之。次九百年天親菩薩造「華嚴十地論」此三師者稱本宗印度之列祖。其在支那東晉義熙十四年跋陀羅始譯華嚴六十卷。其後諸師講說流布製疏撰章者雖不尠。然未能確然成一宗派。陳隋間杜順禪師始提義綱標立宗名著「華嚴法界觀門」「五教止觀二十章」等大暢妙旨是爲開宗初祖。二祖智儼作「搜玄記」「孔目章」等三祖法藏稱賢首國師作「五教章」以明本宗之教相作「探玄記」二十卷以解華嚴其餘著述尙二十餘部。圓宗宗風至

此大成。故賢首亦稱華嚴太祖。賢首歿後。有慧苑者。私逞臆見。刊落師說。宗統將墜。四祖澄觀。慨之作「華嚴大疏鈔」。一破斥異轍。恢復正宗。諸祖心傳。賴以不墜。所謂清涼國師是也。五祖宗密。稱圭峯禪師。紹述清涼盛弘華嚴兼通諸宗。斯道益以光大。此五傑者。所謂華嚴五祖也。

(七)天台宗。亦名法華宗。以依法華經立宗。故此宗不上承印度。創始之者。實由我支那。則智者大師其人。師名智顓。陳隋間人。以居天台山。故此宗得名。時有南嶽慧思禪師。德高一世。自證三昧。智者往謁之。則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乃使修法華三昧。越十四日。

智者大徹大悟。遂直接佛傳。創立此派。荆溪尊者智者第六。代法孫也。「止觀義例」云。「一家教門。所用義旨。以法華為宗。骨以智論按指大智度論也。為指南。以大經按指涅槃經也。為扶。疏以小品按指大品般若經也。為觀。法引諸經。以增信。引諸論。以助成。觀心為經。諸法為緯。織成部帙。不與他同。」云云。本宗創立之真相。實括於是。次有章安大師。承天台後。廣傳宗風。天台惟散說。章安始結集。以成一宗典籍。以作一家綱目。次有智威。慧威。玄朗。妙樂。并稱龍象。中唐以後。荆溪尊者。湛然。最顯焉。

(八)真言宗。佛教有顯密二教之別。此宗所謂密教也。密教者。何不恃言語。以立教者也。據佛家言。佛有三身。(一)釋迦佛。(二)大日如來佛。(三)彌陀佛。實一佛之德所流出之三體也。按略如耶教三位一體之說。

大日者。釋迦之法身。釋迦者。大日之化身也。故後世學者。綜別諸宗。亦分為釋迦教。大日教。彌陀教。三類。今所舉十宗。惟真言宗。屬大日教。淨土宗。屬彌陀教。今婦孺通念南無阿彌陀佛。即宗彌陀教也。餘八宗。皆屬釋迦教。

相傳金剛薩埵。親受法門於大日如來。如來滅後七百年。薩埵以授龍猛菩薩。龍猛授龍智。龍

智授善無畏。善無畏始來唐。翻大日經。以授金剛智。金剛智實支那傳法初祖也。其後不空和尙東來。承金剛智之後。復從事翻譯。爲玄宗肅宗代宗三代國師。眞言宗之確立。實自不空始。雖然。此宗不盛於我國。後經空海即創造日本傳諸日本。日本今特盛焉。西藏蒙古暹羅亦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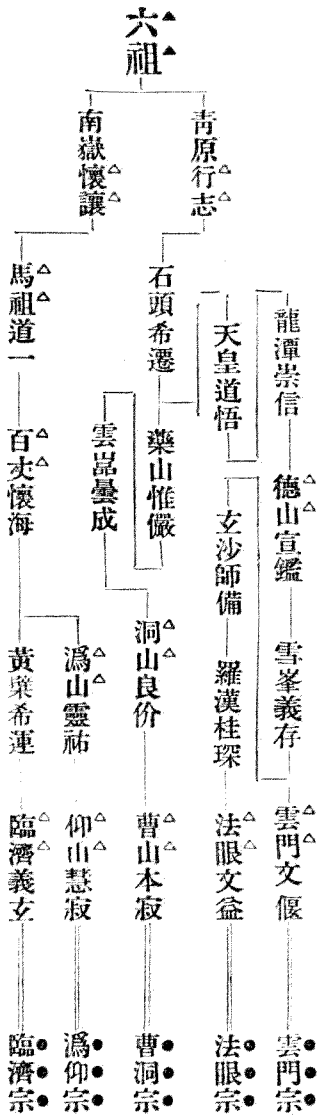
(九)淨土宗。此宗所依者三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一論。往生淨土論。以念佛藉他力而求解脫。所謂

彌陀教也。印度先師推天親菩薩。天親入滅後五百年。菩提流支始傳淨土法門於震旦。先是後漢時安息國沙門安清高始譯無量壽經二卷。及晉慧遠法師結白蓮社於廬山。念佛修行已爲此宗之嚆矢。然法門未備。菩提流支之入中國。實北魏永平元年也。流支以授曇鸞。鸞著往生淨土論註。大弘斯旨。其後隋大業間有道綽。唐貞觀間有善導。皆錚錚大師也。禪宗天台法相華嚴等諸宗。雖極盛於當時。然其教理甚深微妙。非鈍根淺學人所能領解。故信奉者僅在士大夫。獨淨土宗。以他力教。義感化愚夫愚婦。凡難解之教理。概置不論。故其勢力廣被。披靡全國。善導禪師在世之時。屠肆殆無過問者云。其力量可見一斑矣。今世俗所謂佛教者。大率猶汲此宗之末流也。

(十)禪宗。法相天台華嚴稱教下三家。禪宗稱教外別傳。此四宗者。皆大乘上法。各有獨到。而中國佛學界之人才。亦悉在於是矣。禪宗以不著語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爲教義。一變佛教之窠臼。後此宋明間儒佛混合。皆自此始。此宗歷史相傳靈山會上。釋尊拈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於茲授受。其後迦葉尊者以衣鉢授阿難。中間經歷馬鳴龍樹天親等二十七代。密密



相傳不著一字。直至達摩禪師自迦葉迄達摩。是為印度二十八祖。達摩承二十七祖之命。東渡震旦。當梁武帝普通七年。始至廣東。後入嵩山。面壁十年。始得傳法之人。傳已遂入滅。故達摩亦稱震旦禪宗初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皆依印度祖師之例。不說法。不著書。惟求得傳鉢之人。即自圓寂。至五祖弘忍。號黃梅大師。始開山授徒。門下千五百人。玉泉神秀為首座。竟不能傳法。而六祖大鑑。慧能以不識一字之賃舂人。受衣鉢焉。後神秀復師六祖。悟大法。於是禪宗有南北二派。南慧能。北神秀也。六祖以後。鉢止不傳。而教外密傳。遂極光大。爾後遂衍為雲門、法眼、曹洞、潯仰、臨濟之五宗。宋明以來。益滔滔披靡天下。今列禪門五宗表如下。



以上諸宗傳授之大略也。至各派之長短得失。固非淺學所能言。亦非本論所應及。故從闕如。若吾國佛學之特色。及諸哲學說之尤精要者。請於次節試論之。

鄙人雖好佛學。然實毫無心得。凡諸論述。皆貧子說金之類而已。此節所記歷史。據日本人所著「八宗綱要」十二宗綱要「佛教各宗綱領」等書。頗祭而成。非能自記憶自考證也。但合彼十數萬言之書。撮爲數葉。亦頗劬耳。此等乾燥無味之考據。知爲新學界所不喜。但此亦是我國學術思想一大公案。學者所不可不知也。最而錄之。亦足以省緝檢之勞云爾。著者識。

#### 第四節 中國佛學之特色及其偉人

美哉我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受矣。則必能發揮光大而自現一種特色。吾於算學見之。吾於佛學見之。中國之佛學。乃中國之佛學。非純然印度之佛學也。不觀日本乎。日本受佛學於我。而其學至今無一毫能出我範圍者。雖有真宗日蓮宗。爲彼所自創。然真宗不過淨土之支流。日蓮不過天台之餘裔。非能有甚深微妙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也。真宗許在家修行。許食肉帶妻。是其特色。但此亦印度所謂優婆塞。中國所謂居士之類耳。若以此爲佛徒也。何如禪宗直指本心。並佛徒之名亦不必有之爲高乎。未嘗能自譯一經。未嘗能自造一論。未嘗能自創一派。以視中國。瞠乎後矣。此甯非我泱泱大國民。可以自豪於世界者乎。吾每念及此。吾竊信數十年以後之中國。必有合泰西各國學術思想於一爐而冶之。以造成我國特別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吾頂禮以祝。吾跂踵以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請謳歌隋唐間諸古德之大業。爲我青年勸焉。

中國之佛學。其特色有四。

(第一)自唐以後。印度無佛學。其傳皆在中國。基督生於猶太。而猶太二千年來。無景敬景教。乃盛於歐西諸國。釋尊生於印度。而印度千餘年來。無佛教。佛教乃盛於亞東諸國。豈不悲哉。豈

不異哉。佛滅度後數百年間。五印所傳。但有小乘。小乘之中。復生分裂。上座大衆。各鳴異見。別爲二十部。至五世紀。凡世紀皆以佛滅後計。下仿此。外道繁興。大法不絕如縷。至六世紀末。而有馬鳴。七世紀。而有

龍樹提婆。九世紀。而有無着世親。十一世紀。而有清辨護法。十二三世紀。而有戒賢智光。其可稱

眞佛教者。不過此五百年間耳。自玄奘西游。徧禮戒智諸論師。受法而歸。於是千餘年之心傳。盡

歸於中國。自此以往。印度教徒。徒事論戰。怠於布教。而婆羅門諸外道。復有有力者起。日相攻掙。

佛徒不支。乃思調和。浸假採用婆羅門教規。念密咒。行加持。開教元氣。銷滅以盡。至十五世紀。而

此母國已無復一佛跡。此後再蹂躪於回教。三侵蝕於景教。而佛學遂長已矣。轉視中國。則自唐

以來。數百年間。大師踵起。新宗屢建。禪宗既行。舉國碩學。皆參圓理。其餘波復披靡。以開日本佛

教之不滅。皆中國諸賢之功也。中間雖衰息者二三百。年。而至今。又駸駸有復興之勢。近世南海瀾陽。皆提倡

佛學。吾意將來必有結果。他日合先秦希臘印度及近世歐美之四種文明。而統一之。光大之者。其必在我中

國人矣。此其特色一也。

(第二) 諸國所傳佛學。皆小乘。惟中國獨傳大乘。佛教之行。西訖波斯。北盡鮮卑。即西伯利亞南至

暹羅。東極日本。凡亞洲中大小百數十國。無不徧被。吾深疑耶教爲剽竊印度婆羅門及佛教而成者。其言永生。

即教佛所謂涅槃。自餘天堂地獄之論。禮拜祈禱之式。無一不與小乘法相類。古代希臘埃及猶太印度。既有交通。如希臘大哲德黎。史家亦謂其嘗至印度。然則印度宗教家言。流入猶太。亦非奇事。但未得確據。不敢斷言耳。

雖然。彼其所傳皆小乘耳。日本佛學以中國爲母。不在此論。蓋當馬鳴初興時。而印度本教中人。固已紛紛集矢。謂

大乘非佛說。大乘之行。於印實幾希耳。故其派衍於外國者。無不貪樂偏義。謗毀圓乘。即如今日

西藏蒙古號稱佛法最盛之地。問其於華嚴法華之旨。有一領受者乎。無有也。獨我中國。雖魏晉以前。象法萌芽。未達精蘊。迨羅什以後。流風一播。全國憬從。三家齊興。別傳崛起。隋唐之交。小乘影跡。幾全絕矣。竊嘗論之。宗教者。亦循進化之公例以行者也。其在野蠻時代。人羣智識。卑下。不得不欲之以福樂。憚之以禍災。故惟權法得行焉。及文明稍進。人漸識自立之本性。斷依賴之劣根。故由恐怖主義而變為解脫主義。由利己主義而變為愛他主義。此實法之所以能施也。中國人之獨受大乘實中國國民文明程度高於彼等數級之明證也。此其特色二也。

(第三) 中國之諸宗派。多由中國自創。非襲印度之唾餘者。試以第三節所列十宗論之。俱舍宗。惟世親造一論。印度學者競習之耳。未嘗確然立一宗名也。其宗派之成。實自中國。成實宗。則自訶梨跋摩以後。竺國故書雅記無一道。及其流獨盛於中國。論宗在印。其傳雖稍廣。然亦不如中國。至於華嚴。其本經之在印度。已沈沒於若明若昧之域。據言佛滅後七百年。龍樹菩薩始以神力攝取華嚴經於海龍宮。是為本經流通之始。此等神祕之說。雖不足深信。然華嚴不顯於印度。可想見矣。而宗門更何有焉。在彼惟有「大不思議」十地兩論。推闡斯義。餘無所聞。故依華嚴以立教。實自杜順賢首清涼圭峯之徒始也。雖謂華嚴宗為中國首創焉。可也。又如禪宗。雖云西土有二十八祖。但密之又密。舍前祖與後祖相印接之一刻。那頃無能知其淵源。其真偽固不易辨。即云真矣。而印度千餘年間。舍此二十八人外。更無一禪宗可斷然也不甯。惟是後祖受鉢。前祖隨卽入滅。然則千餘年間。不許同時有兩人解禪宗正法者。又斷然也。若是則雖謂印度無禪宗焉。可也。然則佛教有六祖而始有禪宗。其猶耶教有路德而始有布羅的士丹也。若

夫天台三昧止觀法門特創於智者大師一人前無所承旁無所受此又其彰明較著者矣由此言之十宗之中惟律宗法相宗真言宗淨土宗嘗盛於印度而其餘則皆中國所產物也試更爲一表示之

一 俱舍宗……印度有而不盛……中國極盛

二 成實宗……印度創之而未行……中國極盛

三 律宗……印度極盛……中國次盛

四 法相宗……印度極盛……中國亦極盛

五 三論宗……印度有而不盛……中國極盛

六 華嚴宗……印度無……中國特創極盛

七 天台宗……印度無……中國特創極盛

八 真言宗……印度極盛……中國甚微

九 淨土宗……印度極盛……中國次盛

十 禪宗……印度無……中國特創極盛

夫我國之最有功德有勢力於佛學界者莫如教下三家之天台法相華嚴與教外別傳之禪宗自餘則皆支孽附庸而已而此四派者惟其一曾盛於天竺其三皆創自支那我支那人在佛教史上之位置其視印度古德何如哉竊嘗考之印度惟小乘時代有派別佛滅後小乘派分爲二十部初分爲大衆部上座部佛滅

一世紀時所分也次分爲一說部說出世部雜胤部二世紀初葉所分也次爲多聞部次爲說假部皆二世紀中葉所分也次爲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二世紀末葉所分也此八派皆從大衆部分出次爲說一切有部三世紀初葉所分也次爲犢子部復由犢子部分爲法上部賢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次爲化地部復由化地部分爲法藏部皆三世紀中葉所分也次爲爲飲光部三世紀末葉所分也次爲經量部四世紀初葉所分也此十派皆山上座部分出也四世紀以後小乘衰熄大乘未

與佛教  
幾絕。而大乘時代無派別。大乘之興。凡爲三期。第一期則馬鳴也。六世紀末第二期則龍樹提婆也。七世紀

第三期則無著世親也。九世紀皆本師相傳。毫無異論。略似漢初伏生申公后蒼等之經學。及其

末流。護法清辨。諍空有於依他之上。戒賢智光。論相性於唇舌之間。壁壘稍新。門戶胎立。而法輪

已轉而東矣。蓋大乘教義萌芽於印度。而大成於支那。故求大法者。當不於彼而於我。此非吾之

夸言也。殆亦古德之所同許也。此其特色三也。

(第四)中國之佛學。以宗教而兼有哲學之長。中國人迷信宗教之心。素稱薄弱。論語曰。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見墨子公孟篇蓋孔學之

大義。浸入人心久矣。佛耶兩宗。並以外教入中國。而佛氏大盛。耶氏不能大盛者何也。耶教惟以

迷信爲主。其哲理淺薄。不足以饜中國士君子之心也。佛說本有宗教與哲學之兩方面。其證道

之究竟。也在覺悟。覺悟者正迷信之反對也其入道之法門。也在智慧。耶教以爲人之智力極有限。不能與全知全能之造化主此其修道之得力也

在自力。耶教日事祈禱。所謂借他力也佛教者。實不能與尋常宗教同視者也。中國人惟不蔽於迷信也。故所受者

多在其哲學之方面。而不在其宗教之方面。而佛教之哲學。又最足與中國原有之哲學相補佐

者也。中國之哲學。多屬於人事上。國家上。而於天地萬物原理之學。窮究之者。蓋少焉。英儒斯賓

塞。嘗分哲學爲可思議。不可思議之二科。若中國先秦之哲學。則毗於其可思議者。而乏於其不

可思議者也。自佛學入震旦。與之相備。然後中國哲學。乃放一異彩。宋明後學。問復興實食。隋唐

(此節未完)

# 泰西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 上編 上古時代

### 第一章 總論希臘學術

本論範圍專在哲學其他不具讀者亮之

希臘者歐羅巴之母也。政治出於是。學術出於是。文學出於是。技藝出於是。乃至言語風俗有形無形之事物。無一不出於是。雖謂無希臘則無歐羅巴。非過言也。希臘學派至繁極。而其目的皆以考萬物蕃化之現象於其變遷。無定中而推見其本體。以求其永遠不動之原理為歸。故初期之哲學皆天然哲學也。世界觀也。所謂伊阿尼亞派。所謂埃及亞派。所謂畢達哥拉斯派。並詳見下章其持論雖各異。其所向之鵠一也。異焉者不過其著眼之點而已。即甲派主實驗。乙派主推理。丙派執其中庸。所以有異同者在於此。然諸家錯說異論紛殺。其勢必趨於懷疑。懷疑派者以為真理終非吾人所能識者也。何則。人之知識緣感覺生。感覺者不過吾意根之狀態。而非可以代表外物之本體者也。然則吾所謂真理者。非絕對。絕對者。無對待也。如云絕對之真。即無假理以為對待之謂也。之真理明矣。以此之故。復生出詭辯學派。謂吾人無論不能知真理也。即知之亦非可告語於他人。此希臘胚胎時代學派之概略也。梭格拉底出。反對此等懷疑論。以為吾人之本性。不徒有感覺而已。而實具有能察物理之能力。雖然梭氏專言倫理之原理。而未及純正哲學。雖以止於至善立教。而其所謂至善者。言之未瞭。故及其沒也。其弟子互爭此點。各是所是而非所非。而皆自以為師說。故有所謂主樂派者。有所謂非樂派者。按揚氏近主樂派。墨氏近非樂派。墨子有非樂篇。樂者樂也。及其高弟柏拉圖出。始倡性理論以調

和之所謂觀念派者是也。

與柏拉圖之觀念論並興者。德謨吉來圖之阿屯論也。柏氏爲梭氏高弟。故其學注重人事之現象。以倫理爲最要問題。是梭氏之遺傳也。德謨雖與同時。然未嘗一到雅典。未一受梭聖之摩頂。故其學注重天然現象。以根塵爲最要問題。蓋所受者殊科也。

亞里士多德又調和以上兩家者也。故其說如五色摩尼。隨觀者之眼而異所見。或見爲主唯心論。唯心唯物等語係用佛典語讀者細玩自明所辨而近於柏氏。或見爲主唯物論。而近於德謨氏。雖然皆是也。皆非也。亞氏

之說實兼兩者而存之者也。彼以宇宙之本體爲變動不居。進化無已。以此劑通兩說。故通稱此派爲進化學派。亞氏之學實總匯古代思想之源泉。而發達臻於極點者也。且其窮理之法亦綜合諸家。彼以爲剖辨真理。當有所憑藉也。於是創論理學。即侯官嚴氏譯爲名學者以範之。此其持論之精確。

所以超軼前哲也。亞氏又明哲學與科學。中國所謂格致學之類之別。亦其識之加人一等也。

亞氏沒後。天下大亂。民生多艱。學者終日汲汲。求所以安身立命之途。不遑馳思精深。而一以修身爲鵠。故治純正哲學者少。惟以倫理爲最高之問學。於是斯多噶派與伊璧鳩魯派分起。同主於實踐。而甲派以成德爲至善之鵠。天演論案語云。斯多噶之教。尙任果。重犯難。設然諾。貴守義相死。乙派以快樂爲至善之鵠。頗類

邊沁諸賢所倡兩者各相非。其勢力之盛亦相匹敵。於是懷疑論復起。懷疑論不可久也。於是折衷派繼之以爲兩者皆有所長。然折衷論亦不可久也。卒復歸於古代神祕說。以謂吾儕人類終非能自力求得真理者。必也藉不可思議之神力以啓之。此說旣行。而當時適與東方交通。猶太教耶



蘇教之思想。次第輸入。哲學既大蒙其影響。而亦以我哲學。影響彼宗教。於是別創一種神哲調合之派。而中古學史之幕開矣。

### 第二章 希臘哲學胚胎時代

#### 第一節 伊阿尼亞學派 Jonia

伊阿尼亞派。起於密理圖。故亦稱密理圖派。西歷紀元前六百年至五百年間。號稱極盛。其持論之要點。以為宇宙物體。如此其繁曠。必有為其根者焉。因欲求此化生萬類之原質。而抱一以貫之者也。此派鉅子。凡有三賢。而德黎 Thales 640-550 B. C. 凡篇中用 B. C. 字樣者。皆耶穌紀元前年也。卒五百五十年也。下仿此。 稱首次之者為亞諾芝曼德 Anaximandros. 611-547 B. C. 亞諾芝曼尼 Anaximenes 581-524 B. C. 德黎以水為化生萬類之原質。以其有生氣有活力。時或結為定質。時或

蒸為氣質。變動不居。其力宏也。前亞諾以無極為化生萬類之原質。謂萬物出於無極。復歸無極。此無極者。無性無狀。復無差別。惟有運動。漸次分離。生寒熱二。復次兩者。而生濕氣。濕氣又生。木火與土。土由流質。漸變定質。茲生萬物。物憑熱力。而有進化。所謂天然論者是也。後亞諾以空氣為化生萬類之原質。謂空氣運動。曾無已時。緣茲運動。生二變化。曰漲曰縮。漲能生熱。縮為寒。母地水火風。緣斯而起。其說實補前亞諾之所未及。由沖漠而示其實際者也。

#### 第二節 埃黎亞學派 Elea 及天演學派

胚胎時代第一期。其所研究者。在萬物之本質。即能考宇宙之實體。而未能及其實相也。實相者何。萬物各有現象。或生或滅。或由甲變乙。由乙變甲。而其生滅變化之中。亦如有不生滅不變化。

者存所謂萬有之真性。宇宙之實相。實古今哲學界一大問題也。至胚胎時代第二期。而此問題遂浮現於希臘諸哲之腦膜中。其間有兩家之反對論起。曰埃黎亞學派。曰天演學派。

埃黎亞之初祖曰芝諾芬尼 Xenophanes. 570-478 B. C. 其集大成者為一祖巴彌匿智 Parmenides. 515..... B. C. 天演派學之宗師曰額拉古來圖 Heraclitus. 535-475 B. C. 額氏與巴

氏並世而生。而其說若冰炭之不相容。巴氏之論以「有」(Being)為宗。而額氏之論以「成」(Be-

coming)為主。巴氏以萬法之實相為一如不變。額氏以為流轉無已。試舉兩說之要領而參較之。巴氏之說曰。存者惟「有」。非有「不存」。匪惟不存。亦不可識。所謂「有」者。無始無終。惟有現在。不生不滅。又不可分。唯一不二。平等如如。無以名之。強名「特安」。

特安者希臘語球之義也。巴氏舉以似圓滿平等一如之本禮。此待安者。寂然不動。為萬有本。亦其真相。其他現象。變化生滅。無量無數。皆由衆生六根頑妄。自生分別。

指為本相。無有是處。

額氏之說曰。一切物相。非有非無。有無兩相。同時而現。惟趨於成。以為其鵠。即集即散。方散方集。

忽來倏去。孰觀其眩。世界起滅。成敗循環。更無一物。同一不變。而常存在。是故萬物。皆在過去。將來之間。所謂今者。更不可指。或有問者。物相既是流轉不住。以何因緣。而得認識。是故當知變化

之中。有不變者。流轉之內。而有恆常。斯何物斯。字曰天演。天演有則。而使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額氏名此物曰羅哥士 Logos。希臘語性理之義也。凡物之變。不出二力。其一反抗。其二壓服。以此因緣。物物相閱。經無量劫。曾無已時。而此二者。同時而在。更無矛盾。譬如幼孩。變而成壯。壯又變老。幼壯老三。接構相鬥。而今壯者。即前幼孩。是一非二。若云幼者是甲。壯老是乙。或云幼壯相戰。壯勝幼敗。而

彼幼者蒙其損害。無有是處。是故當知。凡有爭競。必有調和。爭競調和。萬物之父也。額氏又精於格物學。以火化為天地祕機。謂萬物皆出於火。皆入于火。由火生成。由火毀滅。其說與化學家合。額氏實推物理以言哲學之大宗師也。近世墨基赫胥黎之流。大表彰之。有以夫。

大抵宇宙成立 World-process 之問題。哲學家之最大問題也。物之兩象。曰有與無。而埃黎亞派。以為此對待之相。不可兩立。額氏之派。則以為相反相成。並行不悖。巴氏即埃黎亞派墮於常見。以為萬物恒一。如如不壞。見為變化相者。皆迷妄也。額氏毗於斷見。以為萬法流轉。大道無常。見為固定相者。皆迷妄也。其兩義之不相容也如此。雖然其槁糞理性。而以六根六塵所接構者。為迷見一也。其論各偏於兩極。雖有不能盡合真理者。存要之此二氏者。實代表當時思想之二大潮流。各明一義。為後世的其功豈淺渺耶。

第三節 調和派之三家

巴額之異趣。既角立而不相下。於是胚胎時代第三期之學者。以調和此兩大思想而統合之為務。又不惟調和統合而已。巴額僅言宇宙之生成。而此時代之學者。更進而求其所以生成之故。於是三大大家出焉。曰四大論派。曰種子論派。曰阿屯論派。是也。

四大論佛書皆以地水火風為四大故取以為名派之鉅子。曰噯披鐸黎 Empedocles 490—430 B. C. 以為世界萬物。皆

本於原質。原質混合。而物以生。原質分離。而物以滅。此原質者。名為萬物之根。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原質有四。地水火風是也。然此四原質。何以能成萬物。何以能使萬法變化流轉而無窮。則以有愛憎二力故。愛力增勝。混合斯起。甲物微分。入乙空隙。混為一體。如磁與鐵。混合極端。成斯菲羅 Sphaeros 譯言球之義也。巴氏云「有」即是此義。憎力增勝。時乃分離。其之動機。亦復如是。愛憎兩極。

往來無息。宇宙變成。皆起於此。此其緒論。亦調額宗也。

種子論派之鉅子。曰安那薩哥拉。Anaxagoras. 500—428 B. C. 以種子代四原質。所謂種子。於

其性質。卽形色味。含差別相。無數無量。可遞分割。如兔毛塵。此種子者。不生不滅。種子初相。殺雜

渾沌。始於反對。終於混成。其動力一名奴烏士。Νους。此奴烏士。純一平等。能識能慮。運動

宇宙如一機器。結集種子。遂生萬物。任舉一物。皆含種子。無量無數。譬如雖雪。非無黑性。但其質

外。有總之者。安氏此論。精神體質剖分部。居後世學者。亦呼爲二元論。

阿屯論派 Atomism 阿屯爲物質原始之微點。化學書譯本多見其名。之初祖。曰黎烏揭。Leukippos. 500—B. C. 其論益

與埃黎亞派相近。但其相異者。則埃黎亞派僅言有。而此派則言其運動性也。埃黎亞派僅言實

而此派則言實質與虛空並存也。其論以爲宇宙萬有。由阿屯成。此阿屯者。本來平等。而在虛空

箇箇分離。充塞十界。但謂分者。實非阿屯。阿屯本體。既不可分。復不可變。綜其論根。卽將巴彌匿

智之所謂「特安」者。打破而成碎片也。至此阿屯。以何因緣。而得成物。彼其持論。異安那氏。彼言

阿屯動力所起。隨其重量。及其性質。而生差別。物有自性。非離本質。而別一物。主其運動。此派後

衍爲德謨頤利圖之說。別詳下章。

綜此三派之概要。其立脚地。皆與埃黎亞派同。謂現在之物。皆不生滅。而亦採額氏變化流轉之

說。蓋以性體之集合離散。爲變化流轉所自生。此卽其調和宗旨所在也。

#### 第四節 畢達哥拉斯派

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582—500 B. C. 派。亦名意大利派。其學於諸派之外。自成一家。以數爲

萬物之本體。而以律呂精義附之。以謂有物必有則。而則皆自度數而成。數之關係。不因時與地而異。數有奇偶奇者有限。偶者無涯。斯二反對。則成萬物。雖其論或不免牽合。至其言天文學。則不朽之功也。畢氏以爲宇宙本體。爲一球。形攢其心者。號「中央火」。周其四圍。復有球十。各附總體。回轉不停。雖我地球。亦此十中。而居其一。繞中央火。循其側面。而常運行。是故吾人。棲其半面。於中央火。與地球間。所生關係。不能測知。諸球運行。常發妙音。號曰天樂。諸星世界。各有秩序。常相調和。而我所居。閻浮提洲。是其變亂偶不完全之一部分。是等諸義。與近世天文學家言。幾同一揆。前哲思想之精銳。真可嘆絕矣。又其學理。頗帶宗教氣味。常言輪迴生轉。以善修善證者。得生極樂。常住自由。修惡果者。漸次墮落。又勸人制情慾。求解脫。舍肉體之獄舍。達靈魂之樂園。故史家有謂畢達哥拉斯曾游印度。受其教義者。亦非無因也。

由此觀之。則前此之諸派。不過德黎氏支與流裔。而畢氏則與德氏立於對等之地位者也。德氏一派。全就物質上着想。畢氏一派。則從物形上着想。而其立論。至以數爲萬物之攝影。故胚胎時代之學術。實以德畢兩氏中分天下也。埃及亞派。及額拉吉來圖派。其受畢氏之影響者亦不少。然百家紛騰。無所折中。於是懷疑詭辯派興。

### 第五節 懷疑時代

凡學術之有懷疑。是過渡時代除舊布新之一現象也。故於德畢巴額諸哲之後。而懷疑學派出焉。結胚胎時代之餘局。開全盛時代之先河。其論哲理也。以爲萬有之眞理。畢竟非吾人所能認識。其論倫理道德也。以爲舍習俗之外。無所用力。故常應於時用。教授種種學藝。而思想變遷之

原因實包孕於是矣。當時倡此說者如普羅特哥拉 Protagoras 481—411 B. C. 希比埃 Hippias 490—430 B. C. 普羅狄加 Prodicus 之徒皆其著者也。今避繁重不徵引其學說。

### 讀春秋界說 戊戌

界說一春秋爲孔子改定制以教萬世之書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周道衰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春秋一儒者之筆耳。何以謂爲天子之事。蓋以春秋者損益百王。斟酌三代。垂制立法。以教萬世。此其事皆天子所當有事者也。獨惜周道衰廢。王者不能自舉其職。而天地之公理。終不可無人以發明之也。故孔子發憤而作春秋。以行天子之事。故說苑曰。周德不亡。春秋不作。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後春秋作。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作春秋何以見罪孔子。蓋逆知後世必有執布衣不當改制之說。而疑孔子之僭妄者。故先自言之也。後之儒者不明此義。而甘爲罪孔子之人。則何益矣。

孔子改制之說。本無可疑。其見於周秦諸子兩漢傳記者極多。不必徧舉。卽如論語麻冕禮也一章。顏淵問爲邦一章。改制之精義。猶可考見。使孔子而僅從周云爾。則何不云行周之時。乘周之輅。樂則武舞。而必兼采三代耶。可見當時孔子苟獲爲邦。其制度必有所因革損益明矣。旣已不見用。則垂空文以待來者。亦本其平日之所懷者而著之。又何足異乎。黃梨洲有明夷

(未完)

待訪錄。黃氏之改制也。王船山有黃書有噩夢。王氏之改制也。馮林一有校邠廬抗議。馮氏之改制也。凡士大夫之讀書有心得者。每覺當時之制度。有未善處。而思有以變通之。此最尋常事。孔子之作春秋亦猶是耳。夫以梨洲船山林一之所能爲者。而必不許我孔子爲之。此何理也。西人果魯士西亞虎哥。皆以布衣而著萬國公法。天下遵之。今孔子之作春秋。乃萬世公法也。今必謂孔子之智。曾果氏虎氏之不若。此又何理也。

界說二春秋爲明義之書。非記事之書。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檇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以明春秋之所重者在義。而不在事與文也。其意若曰。若僅論其事。則不過桓文之陳迹而已。若僅論其文。則不過一史官之職而已。是二者乃晉乘楚檇杌之所同也。孔子未修之春秋。亦猶是也。及孔子修之。則其中皆有義焉。太史公所謂萬物散聚。皆在春秋。其指數千者。卽今之春秋是也。春秋所以爲萬世之書者。曰惟義之故。孔子所以爲聖者。曰惟義之故。孟子所以言道統述及孔子卽舉春秋者。曰惟義之故。若夫事也者。則不過假之以明義。說詳第三條之旣明。兼記其事可也。義之旣明。而其事皆作筌蹄之棄。亦無不可也。若徇其事而忘其義。則大不可也。痛哉左傳家之說也。乃謂春秋書不書之例。不過据列國赴告之策以爲文。然則孔子直一識字之史官而已。乘與檇杌皆優爲之。而何必惟孔子之春秋是尊也。自公穀之義大不明。後儒之以史目春秋久矣。夫使孔子而果爲史官也。則亦當搜羅明備。記載詳博。然後爲史之良。我朝二百餘年。而東華之錄。已汗牛充棟矣。而春秋二百四十年。乃僅得一萬九千

字猶復漏略蕪雜毫無體例。何其陋歟。故使春秋而果爲記事之史也。則吾謂左邱明賢於孔子遠矣。嗚呼。此義也。孔子自言之。孟子又言之。董子太史公又言之。而竟數千年沈霾晦吻。無一發明。則無怪王荆公謂春秋爲斷爛朝報。而雖以朱子之賢。亦自言於春秋無所解也。故苟不辨明義與事之界。則春秋不可得而讀也。

界說三春秋本以義爲主。然必託事以明義。則其義愈切著。

問者曰。孔子之春秋。旣已如明夷待訪錄。校邠廬抗議之例矣。則何不條舉直書。言某事當如何興作。某政當如何改革。一如黃王馮氏之例。而何必比附當時之事。以眩惑後人乎。答之曰。孔子自言之矣。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博深切明也。故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見春秋繁露俞序篇又見史記太公史自序篇此蓋聖人警時憂世之苦心也。如春秋有大居正之義。但言大居正本已足矣。而必借宋宣之事言之。所以使人知不居正之害。可以召爭亂也。春秋有譏世卿之義。但言譏世卿本已足矣。而必借尹氏之事言之。所以使人知世卿之害。可以篡逆也。蓋春秋所重者在大居正。譏世卿。而不在葬宋繆與尹氏卒也。不然。一巡撫之出殯。一京官之死。何足以勞聖人之筆哉。故曰。因其行事。假其位號。故讀春秋當如讀楚辭。其辭則美人芳草。其心則靈修也。其辭則齊桓晉文。其義則素王制也。知此則於春秋無所闕焉矣。善哉。句容陳氏立之言也。曰春秋記號之書也。

讀孟子界說

戊戌

界說一孔子之學至戰國時有二大派。一曰孟子。二曰荀卿。



史記特立孟子荀卿列傳。儒林傳又云。孟子荀卿之徒。以學顯於當世。蓋自昌黎以前。皆孟子荀卿並稱。至宋賢始獨尊孟子與孔子等。後世遂以孔孟並舉。無以孟荀並舉者矣。要之孔子乃立教之人。孟子乃行教之人。必知孟子爲孔教中一派。始可以讀孟子。

界說二。荀子之學在傳經。孟子之學在經世。荀子爲孔門文學之科。孟子爲孔門政事之科。

漢興。諸經皆傳自荀卿。其目畧見汪容甫述學。其功最高不可誣。然所傳微言大義不及孟子。孟子專提孔

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之宗旨。日日以救天下爲心。實孔學之正派也。

界說三。孟子於六經之中。其所得力在春秋。

詩書禮樂。孔子蚤年所定。著爲雅言。荀氏一派傳之。荀子謂凡學始於誦詩。終於讀禮。故荀子一書。言禮者過半。春秋爲獲麟以後所作。昌言制作。爲後王法。孟氏一派傳之。故孟子每敘道統。於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之後。述及孔子。卽舍五經而言春秋。於舜明於庶物。禹惡旨酒。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周公思兼三王之德。述及孔子。亦舍五經而言春秋。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蓋凡言經世者。未有不學春秋者也。故必知孟子所言一切仁政皆本於春秋。然後孟子學孔子之實乃見。

界說四。孟子於春秋之中。其所傳爲大同之義。

孔子立小康之義。以治二千年以來之天下。在春秋亦謂之昇平。亦謂之臨一國之言。荀子所述皆此類也。立大同之義。以治今日以後之天下。在春秋亦謂之太平。亦謂之臨天下之言。孟子所述皆此類也。大同之義。有爲今日西人所已行者。有爲今日西人所未及行。而可決其他

日之必行者。讀孟子者當於此焉求之。

界說五仁義二字爲孟子一切學問總宗旨

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知有人不知有我。則爲墨氏之學。知有我不知有人。則爲老氏之學。故墨氏徒仁。老氏徒義。仁至義盡。時曰中庸。孔子所以異於諸教者以此。孟子所以獨尊孔子者以此。一切義理制度。皆從此出。學者勿以陳腐字面視之。則可有悟矣。

界說六保民爲孟子經世宗旨

孟子言民爲貴。民事不可緩。故全書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以爲民也。泰西諸國今日之政。殆庶近之。惜吾中國孟子之學之絕也。明此義以讀孟子。則皆迎刃而解。否則司馬溫公之疑孟。余隱之之尊孟。徒事嘵嘵。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界說七孟子言無義戰爲大同之起點

此義本於春秋。爲孔子特立大義。後之儒家。惟孟子能發明之。外教則墨翟宋軀皆深明此意。泰西諸國。惟美洲庶近之。然未能至也。近則公法家大立會以昌其說。此爲孔教漸行於地球之徵。自宋以來。讀孟子者皆闡於此。

界說八孟子言井田爲大同之綱領

井田爲孔子特立之制。所以均貧富。論語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井田者均之至也。平等之極則也。西國近頗倡貧富均財之說。惜未得其道耳。井田不可行於後世。無待言。迂儒斤斤思復之者。妄也。法先王者。法其意。井田之意。真治天下第一義矣。故孟子一切經濟。皆從此出。深知

其意可語於道。

界說九孟子言性善爲大同之極效

孔子之言性也。有三義。據亂世之民性惡。升平世之民性有善有惡。亦可以爲善可以爲惡。太平世之民性善。荀子傳其據亂世之言。宓子添雕子世子傳其升平世之言。孟子傳其太平世之言。各尊所聞因而相爭。苟通於三世之義。可以了無窒闕矣。太平之世。禮運所謂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春秋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故曰性善。西人近倡進種改良之學。他日此學極盛。則孔子性善之教大成矣。不明於此。則孟子斷斷之致辨。誠無謂也。

又案性善性惡屬內言。大同小康屬外言。望文似無關涉。然荀子爲小康之學者。則必言性惡。孟子爲大同之學者。則必言性善。亦可見古人之學。各有家數。不相雜廁。後世學者不明乎此。強拉合爲一以讀羣書。非疑古人。則誣古人矣。

界說十孟子言堯舜言文王爲大同之名號

禮運以小康歸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其大同蓋謂堯舜也。故曰天下爲公。春秋哀十四年傳言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亦指大同言。春秋隱元年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王亦太平世之義。義詳讀春秋界說凡此諸聖者。皆有天下而不有。故言大同之學者。必宗之。讀孟子不可不知此義。

界說十一孟子言王霸卽大同小康之辨

本文自明

界說十二距楊墨爲孟子傳教宗旨

楊朱爲老子弟子。見於列子。距楊朱卽以距老子也。周秦諸子雖多。其宗旨不出老墨兩派。詳別

讀諸子界說。當時最盛名。幾與孔子敵者。亦惟老墨兩派。故距老墨卽所以距諸子也。故曰辭而關

之。廓如也。此孟子傳教之功也。

界說十三不動心爲孟子內學宗旨

此中下手功夫。復分三端。一曰先立乎其大者。二曰養氣。三曰求放心。漢儒氣節之學。宋儒主靜之學。各得孟子內學之一體。不動心者。經世傳教之總根原也。學者欲學孟子。不可不致力於此三端之中。學其一焉可也。

學者初讀孟子。可將界說六至界說十三。共八條。分類求之。

界說十四孟子之言卽孔子之言

然則孔子何以不自言之。孔子及身。教未大行。故春秋有大義。有微言。皆口授弟子。俟數傳乃著竹帛。所以避時難也。故論語者孔子之雅言也。其微言亦間有存焉。然亦罕矣。傳微言者孟子。董子爲最多。故孟子終篇以見知自任也。學者欲學孔子。先學孟子可也。

界說十五孟子之學至今未嘗一行下於天下

漢興。羣經皆傳自荀子。十四博士大半屬荀子之學。東漢以後。又遭竄亂。六朝及唐。日益破碎。無論是非得失。皆從荀學中之一派討生活矣。二千年以來。無有知尊孟子者。自昌黎倡之。宋賢和之。孟學似光大矣。然於孟子經世大義。無一能言者。出所持論。無一不與孟子相反。實則

據荀學吐棄之餘而已。惟不動心之學。間有講之者。然非其至也。故自宋以來。有尊孟子之名。無行孟學之實。以孔門嫡派。而二千年昏霾湮沒。不顯於世。斯亦聖教之大不幸也。今二三子既有志於大道。因孟學實入德之門。學聖之基也。持此界說以讀孟子。必有以異於疇昔之所見者。勿以爲習見之書而忽之也。

史記貨殖列傳今義 丁酉

西士講富國學。倡論日益盛。持義日益精。皆合地球萬國土地人民物產。而以比例公理。盈虛消息之。彼族之富強。洵有由哉。然導其先河。乃自希臘。昔賢肇闡義奧。泝逮輓近。乃更光大。雖曰新學。抑亦古誼也。蒙昔讀筭子輕重篇。史記貨殖傳。私謂與西士所論。有若合符。苟昌明其義。而申理其業。中國商務。可以起衰。前哲精意。千年湮沒。致可悼也。作今義。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啓超謹案。老子所言。上古之俗也。中國舊論。每崇古而賤今。西人則不然。以謂愈上古。則愈蠻

野。愈輓近。則愈文明。此實孔子三世之大義也。三世之例。由據亂而升平。而太平。義主漸進。所謂鄰國相望。而老死不相

往來者。上古道路未通。所至閉塞。一林之障。一川之隔。則其勢不能相通。於是溝然畫爲一國。

故上古之國最多。今中國邊地之土司。南洋非洲之酋長。猶彷彿是俗。是俗盛行。則必一州一

縣之內。古之所謂一國者。其幅員不過與今日一州縣相等。百物皆備。然後可。然地力土宜。實難齊一。是以山人乏漁。澤人乏

木。農有餘粟。女有餘布。操作之人甚勞。而所獲樂利甚寡。遇有旱乾水溢。更復無自振救。不相

往來。其敝乃極於此。佐治芻言云。譬之英國。諾東北蘭達爾。喊兩省則產煤。迷德塞根德。諾佛色佛克等省則產五穀。哥奴瓦省則產銅錫。若非彼此互易。則采煤者既須兼顧飲食器用之事。不能專力開采。卽產五穀之處。其人亦豈能專心樹藝耶。又云物產既可互易。則諾東北蘭人欲得哥奴瓦省之銅錫。並根德等省之五穀。不啻取之本省中矣。由兩義觀之。則通商者天地自然之理。人之所藉以自存也。故言理財之學者。當並國之差別。限界而無之。有差別有界限。斯已下矣。如各國有加重進口稅以保護己商等事。若不相往來。又差別界限之下者也。孟子所謂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又曰。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皆深陳商學精義。太史公最達此義。故篇首直揭邪說而斥爲塗民耳目。老氏自言法令者。將以愚民。非以明民。正塗民耳目之確語。以上古不得已之陋俗。而指爲郅治之極。此言熒惑二千餘歲。馴至今日。猶復以鎖港謝客爲務。強鄰勢脅。不得已而弛海禁。然曾不思相通之義。有來而無往。以至漏卮日甚。一日不寧。惟是各省道路梗塞。貨錢不流。百里之遙。邈若異域。是豈直鄰國而已。卽所謂十八行省者。已不啻其幾萬億國。是真能奉行老子之教者也。故史公作傳。開宗卽明此義。蓋謂吾中國受病之所在。不清其本。則條流靡得而言也。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佚樂。而心矜誇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

啓超謹案。言貨殖而推本於耳目口體之欲者何也。凡聖人之立教。哲王之立政。皆將以樂其民耳。禮運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大地百物之產。可以供生人利樂之用者。其界無

有極。其力皆藏於地。待人然後發之。所發之地力愈進。則其自樂之界亦愈進。自樂之界既進。則其所發之地力愈不得不進。二者相牽引而益上。故西人愈奢而國愈富。貨之棄於地者愈少。故說以黜奢崇儉爲美德。此正與禮運孔子之言相反也。朝鮮之人最儉。人持兩錢。可以度日。而國卒以削亡。彼其人於兩錢之外無所求。一日所操作。但求能易兩錢。則亦已矣。雖充其人與地之力。可以日致百錢。或萬錢。彼勿顧也。何也。已無所用之。而徒勞苦何爲也。故尙儉之藏貨於己。人盡知之。其爲棄貨於地。人罕察之。舉國尙儉。則舉國之地利日墮。月塞。馴至窮蹙。不可終日。東方諸國之瘠亡。蓋以此也。故儉者亦上古不得已之陋俗。而老氏欲持此以坊民。非惟於勢不行。抑於義不可。太史公謂俗之漸民久矣。而世之辟儒。猶拾老氏之唾餘。導民於苦。以塞地利。殆不率天下爲野人不止也。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啓超謹案。何謂因之。西人言種植者。必考某種植物。含某種質。宜於某土。某地土性。含某種質。宜於某物。然後各因而用之。苟不知血誤用。則敗知之。而強易則勞。此因之第一義也。又如熱力。電力。水力。皆天地自然之物。取不禁。用不竭。昔人惟不知因。乃棄之於無用耳。故因之之學。今日地球上。方始萌芽。他日此學大行。地力所能養人之界。將增至無量數倍。故史公以爲最善也。人力亦然。燕函粵鑄。各用所長。如英之曼支斯德。專業紡紗織布。法之來恩。專造絲貨。德之波希米。專造五色玻璃。瑞士之專造金練表。苟易其俗。則不能良。又如。有數事於此。以一人分數日任之。則成就必鈍。而竄以數人。分一日任之。則成就必速。而良。此亦貴能因也。何能利

導。如能自出新法製新器者。許其專利。設博覽會比較場。通轉運便郵寄之類是也。何謂教誨。設農學堂。礦學堂。工學堂。商學堂是也。何謂整齊。不能興新利。惟取世界上舊有之利益。從而整頓之。釐剔其弊。如陶文毅。胡文忠之理鹽改漕等政。皆是也。自善治財者視之。已爲中下策矣。與之爭者。不思藏富於民之義。徒欲腴民之脂膏。以自肥。輓近之計臣。日日策畫籌度者。大率皆與之爭也。故西人於民生日用必需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爲便民而起。而中國恃爲助祭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日之郵政之類是也。故大本一謬。則無適而可。公理之學之不可以不講如是夫。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啓超謹案。西人言富國學者。以農礦工商分爲四門。農者地面之物也。礦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製成致用也。商者以製成致用之物流通於天下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不可與史記之言。若合符節。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啓超謹案。原之大小。不以地爲界。不以人爲界。不以日爲界。當以力爲界。凡欲加力使大莫如機器。各種機器。農礦工之機器也。修通道。利便轉運。商之機器也。是故一畝所出。能養百人。則謂之饒。百畝所出。能養一人。則謂之鮮。一人耕能養百人。則謂之饒。百人耕能養一人。則謂之鮮。一日所作工。能給百日食。則謂之饒。百日所作工。能給一日食。則謂之鮮。是以用智愈多。



者。用力愈少。故曰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

啓超謹案。易曰。日中爲市。通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蓋衆人之所集。必大利之所叢也。孟子謂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王之市。商之藏於吾市。吾之利也。後世公理不明。恥尙失所。於是倡爲鎖港閉關之說。以通商爲大變。以開口岸爲大蠹。聞之西人論通商公例。謂主國之利九。而客邦之利一。故西方無論何國。尺土寸地。皆可互市。日本舊論。亦主鎖港。後乃舉全國而口岸之曷嘗見其害乎。故史公論及富強。必以人物歸之爲主義。今之腐士。猶惴惴以通商開口岸爲患。冀絕外貨之人。而止內泉之流。其猶受老子塗民耳目之餘毒歟。勸女紅。極技巧。亦今之日本所以興也。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服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啓超謹案。周禮有保富之義。泰西尤視富人爲國之元氣。何以故。國有富人。彼必出其資本興製造等事。以求大利。製造既興。則舉國貧民。皆可以仰餬口於工廠。地面地中之貨。賴以盡出。一國之貨財。賴以流通。故君子重之。輒近西國好善之風。日益盛。富人之捐百數十萬。以興學堂醫院等事者。無地不有。無歲不聞。豈其性獨異人哉。毋亦保富之明效也。故曰人富而仁義附焉。俄羅斯苛待猶太人。猶太人最富而國日以貧。高麗臣子無私蓄。而國日以削。太史公之重富。

人其有意乎。不明此義。無惑夫世之辟儒。從而非笑之也。

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

啓超謹案西人綜核貿易情形。大率以十年爲一運。以英商論之。自乾隆十八年二十八年三十七年四十八年五十八年時。爲商務最盛之運。大都極盛之後。以漸而衰。至五年而大衰。大衰之後。以漸而盛。又五年而大盛。西士深究其循環所以然之理。蓋由歐洲產葡萄之數國。逾十年或十一年。必大熟一次。所穫或數倍於尋常。又印度各地。每十二年必大歉一次。因思升降之原。必由於此。與六歲穰六歲旱之說。不謀而合。西士又考十年一熟。或一歉之故。始由日體射來地面之熱度。差率所致。其一歲而各地之荒歉異者。受熱之例異也。由此言之。則計然金穰水毀木饑火旱之說。亦或由實測歟。要之人非食不生。故百物之貴賤。恒依農產之貴賤。生比例。十年循環。其機全繫於此。故計然斤斤劑農末之平也。

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啓超謹案平糴齊物之權。操之於稅則。西國舊制。每有重收進口稅。欲以保本國商務者。近時各國尙多行之。惟明於富國學者。皆知其非。以爲此實病國之道也。蓋通商之例。半屬以貨易貨。其用現銀者。十不及一二。故本國每年出口之貨。皆由外商運貨入境。交易而去。未必俱以現銀購也。今旣阻輸入之路。則人亦更無術。以易我貨。此之謂自困。且一國之中。勢不能盡百物而備造之。故無論何國人。欲屹然獨立。不仰給於他國所產之物。必無是理。譬如多產五穀。

之國。以爲若穀價翔貴。則利於己國。不知己國之民。不能徒食而自存也。其所需衣服器物等。皆取之於他國。穀價增則一切工價。皆隨之而增。我不已受其累乎。又昔有不宜穀之數國。業此者工本極大。而其地主嚴禁他國運穀食入口。或議加重其稅。以困外農。英國五十年前。卽行此政。坐此之故。常患缺食。而餘物貿易亦不暢旺。自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大開海禁。一切商務。歲增惟倍。何也。平與不平之所致也。一物不平。斯百物不平矣。一國不平。斯萬國不平矣。地球所產。百物恆足。以供地上居民之用。而有餘。惟壅之於此。則匱之於彼。大壅則大匱。小壅則小匱。更迭吸引。相爲比例。而品類盈絀。而價值漲落。其幾甚微。其流甚鉅。能平能齊。則天下蒙其福。不平不齊。則天下受其害。有國家者。曷爲能平之。能齊之。恃有稅則以左右之也。雖然。財政者。天下之事也。非合全地球之地力。人力。所產所需。而消息之。則無以得其比例。故大學理財之事。歸於平天下也。僅治一國者。抑末矣。然治國者。苟精研此理。而酌劑之。則關市亦不可不。乏。而國必極富。今之英國。殆稍近之也。

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貨勿留。

啓超謹案。今日中國之言商務者。未嘗不知此義。然而無法以避之者。阻力不去之所致也。何謂阻力。鐵路不通。內河輪船不行。市鎮中馬路不修。故西人一日可運之貨。我至以十日或半月始克運。運費視物之本價。動增數倍。而道中存積。頃刻壞損。以至百貨不能出境。阻力一也。逢關納稅。遇卡抽釐。黷吏需索。扞手留難。或扣勒數日。猶不放行。坐此霉爛。積貨耽誤。市價阻力二也。旣無商會。不能相聯。西商闖其情實。陰持短長。任意漲落。故延時日以老我師。阻力三

也。三者不去。則息幣留貨之幣。無自而免。然去此非藉國力保護不爲功也。故曰。良牧亦去其害馬者而已。去阻力之謂也。天下一切事。悉有阻力。阻力悉去。百事畢舉矣。此固不獨商務爲然也。

論其有餘不足。則矣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啓超謹案。天下豪傑之士。每喜創新事業。而中人以下。每甘追逐風氣。天下豪傑少。而中人多。當每一事業之初。必獲厚實於羣無量之人。相率而追逐之。不知此業。實不能容此無量之人。乃不能不爭貶其價值以相競。於是其勢必立蹶。而他種事業。因爲衆人所不趨。必至缺乏。值乃驟進。此上極反賤。下極反貴。所以然之故。其理甚淺。而治生家往往不能察者。因其上極下極之界至難定。間有未極者。指爲已極者。亦有已極而擬爲未極者。苟非善觀時變。則易生迷惑也。昔康熙五十六年時。英國太平洋商務極盛。股分之值。驟增數倍。彼時格物士奈端致書其友。購此股分。甫購至而彼商務公司已傾圮矣。西人論商務中此等情形。比之氣泡。謂其張至極大時。卽將散之時也。世間無論何種商務。皆所不免。而以奈端之碩學高識。猶爲所迷。故至今英人猶取其致友人書。藏之國家大書樓。視爲鴻寶。以爲商務中人戒也。西人富國之書。斤斤以此爲言。蓋謂荷國中人。盡明此理。則追逐風氣者。不至舉國若狂。而氣泡不至屢張速散。而一國之羣商。亦可無受其牽累也。此有國者保商之道也。若夫舉吾全國之商。與他國之商爭。則正宜用出如糞土。取如珠玉之法。令歐西諸國。亦持此術以瘖我也。今吾中國之商。非無一二人能行此道者。然所爭者。只本國之財。如鷓蚌相持。授漁人以利枋。而曾不知

聯爲商會以與他人競。此所以弱也。  
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啓超謹案禮運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故泉之義取之流。布之義取之布。財政之患。故患乎財藏於一人。若數人。一處壅之。則全局受其害矣。然則古人曷爲言保富。曰。凡富者。莫善於出其財以興工藝貿易。子母相權。己可以獲大利。而備伴衣食於是焉。工匠衣食於是焉。如興一機器織布之廠。費本二十萬。而造機器之人。得其若干。種棉花之人。得其若干。修房屋之人。得其若干。工作之人。得其若干。販賣之人。得其若干。而且因買機器也。而鍊鐵之人。得其若干。開礦之人。得其若干。因買棉花也。而賃地種植之人。得其若干。造糞料造農器之人。得其若干。因修房屋也。而木廠得其若干。窰廠得其若干。推而上之。鍊鐵開礦。以至窰廠等人。其貨物又有其所自出。彼之所自出者。又復有所自出。如是互相牽攝。沾其益者。至不可紀極。且工作販賣之人。既聚。既有所贍。則必衣食焉。居焉。游焉。而於是市五穀蔬菜者。得其若干。市布縷絲麻者。得其若干。賃屋廡者。得其若干。賃車馬者。得其若干。而此種種之人。持其所得者。復以經營他業。他業之人。有所得。復持以經營他業。如是互相攝引。沾其益者。亦不可紀極。此之謂行如流水。雖然。人之沾吾益者。既已若此。疑於吾必有所太耗。而所獲之利。乃轉不貲者。然則所獲究誰氏之財乎。曰。是皆昔者棄於地者也。今以富者之財。貧者之力。合而用之。以取無量之財於地。故兩有所益。而財亦不見其損也。曰。然則富人而驕奢淫佚。以自奉者。何如。曰。無傷也。彼食前方丈。而市酒肉者。得以養焉。彼侍妾數百。而市羅綺簪珥者。得以養焉。彼高堂

華屋而市。桷甌者得以養焉。彼雕鞍玉勒而市車騎者。得以養焉。他事稱是。而彼所市者。則又復有所市者。遞而引之。至不可紀極。猶前之云也。故於彼雖有大損。然爲全局計。則流水之行。卒無所於礙。曾何傷乎。所最惡者。則癘錢之奴。守財之虜。腴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爲己肥。乃窖而藏之。以私子孫。己身而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猶且以是市儉名於天下。壅全國之財。絕塵市之氣。此眞世界之蝨賊。天下之罪人也。而後之頌善政者。輒以大官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謂爲美談。抑何與計。然之言相刺謬耶。善夫西人之政也。國家設銀行。借國債。民有財貸之於官。官藉之以興工程。拓商務。以流通之於民。而國之富强。遂莫與京。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

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啓超謹案書言。肇牽車牛遠服賈。凡言商務者。必賈於四方。未有死徙無出鄉者。故必廢著然後能鬻財也。西人商會。徧於五洲。每疲舉國之力。以求通一地。關一口岸。而中國四萬萬人。懷安重遷。曾無思糾一公司。通一輪船。往他國。以與人相角者。眞可悲矣。

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樂觀時變。

啓超謹案。盡地力者。農礦工之事也。觀時變者。商之事也。兩者相須而成。不可偏廢。然盡地力者。每勞而所得少。謂以所用力與所得利比較觀時變者而覺其少觀時變者。每逸而所得多。大抵其國多下等筋力之

人者。宜講盡地力。其國多上等智術之人者。宜講觀時變。今吾中國欲持觀時變之學。以與西人爭。未必能勝之。若講盡地力。則未知鹿死誰手也。中國數千年未闢之地利。蘊積以俟今日。

而地球五洲荒莽之區。尙居其半。他日亞洲非洲南美洲。非藉我四萬萬人之力。終莫得而闢也。

趨時若鷺鳥猛獸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啓超謹案。西人富國之學。列爲專門。舉國通人才士。相與講肄之。中國則邃古以來。言學派者。未有及此也。觀計然白圭所云。知吾中國先秦以前。實有此學。白圭之言。其鄭重之也如是。知其中精義。妙道必極多。苟承其學而推衍之。未必遜於西人。而惜乎其中絕也。今西人之商焉者。大率經學堂中朝研夕摩。千印萬證而來。而我以學書不成之人。持籌而與之遇。無惑乎未交綏而已三北也。

啓超又案。務觀時變者。據亂以至升平世之事也。若太平世必無是。何以故。所謂時變者。生於市價之不一。市價之不一。生於不平不齊。不平不齊。生於商之不相通。或道路阻於轉運。或關稅互生區別。是以或彼物壅於此。而置於彼。或彼物壅於彼。而置於此。故雖一二日之間。數十家之市。而變態之起。已無量數。積以多時。參以各地。其倏忽幻異。波譎雲詭。益不可思議。昧者弗察其故。當變之忽來而訝之。及變之既去而忘之。以故累失算。而恆見制於人。是之謂拙商。有工心計者出。求其所以然。究其所終極。合前後情形以察之。統各地異同以較之。行之以鈎距之法。用之以羅織之術。參伍錯綜。觀之既熟。而得其比例之定率。乃用其中數。以權之以消息之故。所發無不中。而羣商皆受制焉。是之謂巧商。商學之精義。至是備矣。然其所得者。皆羣

商之財也。不啻欺羣商之闇弱。而終其臂以撓奪之也。無以異於豪強兼并之爲也。且彼所幸者。亦由地球之上。智人少而愚人多。故術得行耳。若太平之世。教學大明。天下一切衆生智慧平等。將彼所謂時變者。皆如日食彗見。盡人知其所由來。與其一定不易之式。而何所驚駭。而何所播弄。况乎太平之世。自有平貨齊物之道。而所謂隨時隨地。變態倏忽。波譎雲詭者。皆歸消滅也。故曰觀時變者。非太平之行也。今吾持此義以語今日據亂世之人。知必莫予信也。吾今試問有一國於此。其商互相撓奪。互相傾擠。而冥冥之中。壟斷其利於一人。或數人。彼其國之商務何如。則必曰是將窳敗衰落。而不可理也。識時者必又曰。何不令全國之力。相聯屬。相友助。以與他國敵。而徒自糜爛其商務何爲也。夫吾究不知壟斷其利於一國。與壟斷其利於一人。有何殊異也。人與人相擠。而全國之商病。國與國相擠。而舉天下之商病。彼天下亦一大國也。妄生分別。自相蝥賊。故國與國之界限不破。則財政終莫得而理。天下終莫得而平也。孟子曰。有賤丈夫焉。以太平世之律治之。則白圭之流。其猶不免於此名。而彼之以商務稱雄於寰宇者。又賤丈夫之大者耳。雖然。若以治今日之中國。拯目前之塗炭。則白圭計然。眞救時之良哉。

# 學術

終



## 學說

霍布士學案 HOBBS 辛丑

霍布士。英人。生於一千五百八十八年。卒於一千六百七十九年。嘗事英王查理士第二爲師。傳。與當時名士倍根相友善。以哲學相應和。有名於時。英國哲學學風。皆趨重實質主義。功利主義。而兩人實爲之先導。霍布士之哲學。以爲凡物無所謂靈魂。其物體中所發一切現象。不過一種之運動。卽吾人之苦樂。亦皆腦髓之一運動耳。腦筋之動。適當於諸體則生樂。抵觸於諸體則生苦。由樂而生願欲。由苦而生厭惡。願欲者。運動之暢發也。厭惡者。運動之收縮也。然則所謂自由者。不外形體之自由。卽我實行我之所願欲而已。而心魂之自由。實未嘗有也。霍氏以此主義爲根本。故其論道德也。敢爲驚世駭俗之言。而無所顧忌。其言曰。善者何。快樂而已。惡者何。痛苦而已。故凡可以得快樂者皆善也。凡可以得痛苦者皆惡也。然則利益者。萬善之長。而人人當以爲務者也。霍氏於是臚舉凡人之情狀。皆由利己一念變化而來。敬天神之心。畏懼之情。所發也。嗜文藝之心。將以炫己之長也。見人之粗鄙失儀。則笑之。以爲樂。蓋所以自誇。而以爲我迥出此人之上也。恤人之患難。不過示我之意氣也。故利己一念。實萬念之源也。霍氏因論人生之職分。以爲當因勢利導。各求其利益之最大者。以就樂而避苦。此天理自然之法律。亦道德之極致也。霍氏本此旨。以論政術。謂人類所以設國家立法律者。皆由契約而起。而所謂契約。一以利益爲主。而所以保護此契約。使無敢或背者。則在以強大之威權監

行之。此其大概也。霍氏之哲學理論極密。前後呼應。幾有盛水不漏之觀。其功利主義。開辨端。斯賓塞等之先河。其民約新說。爲洛克盧梭之嚆矢。雖其持論有偏激。其方法有流弊。然不得不謂有功於政治學也。

霍布士曰。吾人之性。常爲就樂避苦之情所驅使。如機關之運轉。不能稍自懲窒者也。然則以此等人相聚而爲邦國。果能遽自變其性。不復爲利己之念所役乎。是必不能。其必仍就利避害。循所謂自然之常法。而不改初服。有斷然也。故昔者亞里士多德。以爲人性本相愛。故其相聚而爲邦國。實天理之自然。霍布士反之。謂人人皆惟務利己。不知其他。故其相惡。實爲天性。其相聚而爲邦國也。亦不過爲圖利益。而出於不得已。非以相愛而生者也。

霍布士曰。人人本相仇視者也。各人皆求充己之願欲。而他人之患。曾無所櫻於其心。人人如是。欲其母相鬪焉。不可得也。故邦國未建。制度未設之前。人相吞噬如虎狼。然吞噬不已。勝捷必歸於強者。強者之勝。乃自然之勢。合於義理。而無容異議者也。由此論之。則謂強權爲天下諸種權之基本可也。

邦國未建之前。強者固侵凌弱者而爲其害矣。雖然。此害不得謂之不正也。何以故。當彼弱者之蒙害也。果據何法律以相訴辯乎。惟有屈伏而已。不然。彼強者將曰。我之侵害汝。我自從我之所欲也。汝何故不從汝之所欲乎。恐彼弱者必無詞以對也。然則衆互相爭。以強凌弱。是自然之勢。卽天定之法律也。

雖然。人人相鬪。日日相鬪。其事有足令人寒心者。蓋相鬪之本意爲利益也。而有危害出焉。故一

轉念間。必能知輯睦不爭。其爲衆人之利益。有更大者。是不待特別智識而後能知也。然則人人求利己。固屬天性。人人求輯睦不爭。亦天理之自然也。故輯睦不爭。是建國以後之第一要務也。但此所謂要務者。非謂道德之所必當然。不過爲求利益之一方便法門而已矣。

其始也。人各有欲取衆物而盡爲己有之權。及既求輯睦不爭。則不可不舉此權而拋棄之。此自然之順序。不可避之理也。雖然。既拋棄己之專有權。必當有以償之。不然。則是反於自然之順序也。故我一日拋棄我之專有權。衆人亦不可不拋棄其專有權。以相當於是於立國之前。各人相與約曰。我所獲者。爾勿奪之於我。爾所獲者。我亦勿奪之於爾。人人以權相易。而民約以成。

民約既成之後。則以人人堅守契約。而莫敢違。爲第一要務矣。譬有人於此。欲輯睦相安。而首違衆人之契約。則所謂求體而棄用。而我之自矛盾也。此等事。就尋常論之。謂之爲不正不義。而霍布士則謂爲反於事之順序。自失其目的而已。何也。當夫契約未定。或我未入此契約之前。無所謂不正不義。猶之未與人約事之前。決無踐約之責任也。或問曰。我既約一事之後。忽然回思。覺不踐吾言。乃爲我之利益。則我仍當踐之乎。霍布士則答曰。踐不踐。惟君。君如不以輯睦爲利也。請君復鬪。而吾儕亦起而與君相鬪。但利輯睦之人多。君恐不勝。然則尋常所謂不正不義不義者。在霍布士之意。不過利不利而已。不過自爲謀之臧否而已。而非有所謂道德者存。

雖然。若人人忽欲忽惡。念起念落。易破其約。則將使邦國復成爭鬪之故態。與未建國等。而於公衆之利益。大不便。故不可不立一策以防之。此實至難之業也。而霍布士以爲直大易易。其策云。何則。用威力以護持此約。使莫敢壞之。人畏罪戮。而約以永存。是故霍布士之政術。以體軀之力。

爲基。而卽藉此力以擁衛法律者也。

按霍布士之議論。可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蓋彼本以人類爲一種無生氣之偶像。常爲情欲所驅。而不能自制。世之所謂道德者。皆空幻而非實相。然則相爭鬪者。必爲自然之順序無疑。旣無德義。則去利就害。亦自然之順序。其相約而求和平。亦自然之順序。如是則契約旣成。必以威力護持之。亦自然之順序也。使人之本性。而果如霍布士之所言。則其說自固。盛水不漏。無有矛盾者。

霍氏所謂人各相競。專謀利己。而不顧他人之害。此卽後來達爾文所謂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是動物之公共性。而人類亦所不免也。苟使人類而僅有此性。而絕無所謂道德之念。自由之性。則霍氏之政論。誠可謂完美無憾。惜夫霍氏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然其叙人類中所有實體之理。其功固自不淺。

且霍布士雖不謂人心有自由之性。然以契約爲政治之本。是已知因衆人所欲以立邦國之理。其見可謂極卓。自霍布士倡此說。後之學者襲而衍之。其識想愈高尙。其理論愈精密。以謂人人各以自主之權而行其自由德義。實爲立國之本。以視霍布士所謂出於私慾者。誠復乎尙矣。雖然。民約之義。實祖述霍氏。霍氏亦政學界之功臣哉。

以上所述霍布士學說前後整齊之處也。今更舉其旨趣之前後矛盾者論之。霍布士旣謂邦國成立之後。所以護持此自然之法律者。當用威力。但此所謂威力者。誰用之乎。將由官吏之專制乎。抑由人民之合議乎。霍布士當時爲英王查理第二之師。大見尊寵。於是乎

獻媚一人而主張君主專制政體。是實可謂一言之失。千古遺恨也。

霍布士之意。以爲若欲建設威力。使能統攝國人而無爭。則必使衆意上同於一意。然後可。如是則衆人各拋其意欲。而委任於一人之意欲。亦政約所不得已也。其相約之意。若曰。吾等各拋棄己權。以託君主某。故君主某亦要使吾等相安而享利益云爾。

此約一成。衆庶皆相牽聯而無分離固也。雖然。霍布士既使臣庶盡行束縛於君主。而君主則毫無所束縛。是君主於臣庶無一事不可要求。而臣庶之於君主。則無一事可要求。天下果有如是之條約乎。君主之權限如此其廣大。則行義可也。行不義亦可也。寢假而君主使人子弑其父。亦不可謂之非理。寢假而君主將國人之生命財產盡奪而歸於己手。亦爲所欲爲。故如霍布士之說。則君主實在世之造物主也。

或問曰。國民既拋棄其權而委之於君主之手。一旦欲恢復之。果能達其志乎。霍布士則曰。不能也。使衆人一日得復其權。則君主之權終不專。而條約不能確定。利益不能永保也。故民約一立。雖歷千萬年。而不容變更者。是霍布士之意也。乃至我祖若父拋棄其權以奉於君主。及我生長之後。欲變壞祖父之約。而亦有所不可嗟乎。我父雖好自爲之。而我則未嘗預其事也。然而強我必從我父之約。而罔敢或違。天下有是理乎。霍布士之說。於是乎窮。

要之。霍布士政術之原。與其性惡之論相表裏。雖然。吾以爲卽如霍氏之所說。人人惟利是圖。絕無道德。而所以整齊之之政術。亦不必以君主專制爲務也。蓋苟人人各知自謀其利益。因以知謀全體之利益。則必以自由制度爲長。且自由制度又不惟人民全體之利而已。又政府主權者。

之大也。何也？政府之權限，惟在保護國民之自由權，擁衛其所立之民約。而此外無所干預。則輿情自安，而禍亂亦可以不萌。此近世政學之士所以取霍氏民約之義，功利之說，而屏棄其專制政體之論也。

更綜論之。霍布士之政論，可分爲二段。而兩段截然不相聯屬。其第一段謂衆人皆欲出爭鬪之地，入和平之域，故相約而建設邦國也。其第二段謂衆人皆委棄其權，而一歸君主之掌握也。審如此言，衆人既舉一身以奉君主，君主以無限之權肆意使令之，所謂契約者果安在乎？所謂公衆之利益者果安在乎？第一段所持論，第二段躬自破壞之，以霍布士之才識，而致有此紕繆之言者，無他，媚其主而已。雖然，民約之義一出，而後之學士往往祖述其意，去暇存瑾，發揮而光大之，以致開十九世紀之新世界新學理。霍布士之功，又可沒耶？

任按霍布士之學，頗與荀子相類。其所言哲學，卽荀子性惡之旨也。其所言政術，卽荀子尊君之義也。荀子禮論篇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此其論由爭鬪之人羣，進爲和平之邦國，其形態級序，與霍氏之說，如出一轍。但霍氏之意，謂所以成國者由人民之相約，而荀子謂所以成國者由君主之竭力，此其相異之點也。就理論上觀之，則霍氏之說較高尚，就事實上驗之，則荀子之說較確真。而荀子言立國由君意，故雖言君權，而尙能自完其說。霍氏言立國由民意，而其歸宿乃在君權，此所謂操矛而自伐者也。

又按霍布士之言政術，與墨子尤爲相類。墨子尙同篇云：「古者民始生，未有正長，未有刑政。」

之時。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如禽獸然。明夫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故里長率此里民。以上同於鄉長。鄉長率此鄉民。以上同於國君。國君率此國民。以上同於天子。天子率天下之民。以上同於天。『此其全論之條理次序。皆與霍氏若出一吻。其言未建國以前之情形也。同。其言民相約而立君也同。其言立君之後。民各去其各人之意。欲以從一人之意。欲也同。地之相去數萬里。世之相後數千年。而其思想若合符。豈不奇哉。雖然。霍氏有不逮墨氏者一焉。墨氏知以天統君之義。故尙同篇又云。『夫既尙同於天子。而未尙同乎天者。則天菑猶未去也。』然則墨子之意。固知君主之不可以無限制。而特未得其所以限制之之良法。故託天以治之。雖其術涉於空漠。若至吾權有限之公理。則既得之矣。而霍氏乃主張民賊之僻論。謂君主盡吸收各人之權利。而無所制裁。是恐虎之不噬人而傳之翼也。惜哉。

又按霍布士者。泰西哲學界政學界極有名之人也。生於十七世紀。而其持論乃僅與吾戰國諸子相等。且其精密更有遜焉。亦可見吾中國思想發達之早矣。但近二百年來。泰西思想進步。如此其驟。則吾國雖在今日。依然二千年以上之睡餘也。則後起者之罪也。

### 斯片挪莎學案

BARUCH SPINOZA. 辛丑

斯片挪莎。本葡萄牙之猶太人。以一千六百三十二年生於荷蘭。初從猶太教牧師學經典及

拉丁語希臘語旁通佛蘭西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後更從事於物理學。佩法國大儒笛士卡兒 DESCARTES 之說。漸疑猶太教。著書以非難之。尤爲教會所擯。或欲陰刺殺之。於是逃於他鄉。遁世不與俗通。既不願貨殖。不求聞達。遂以磨眼鏡爲業。有欲薦爲某大學教授者。不就也。沈思冥想。以送餘生。以一千六百七十七年罹肺病卒。年僅四十四。斯片挪莎爲荷蘭哲學家。其論以爲凡事物皆有不得不然之理。而天地萬物皆循此定軌而行。一毫不能自變。故其解自由二字。亦謂爲不可避之理而已。而非有所謂人人之自由意欲者存。其所著有政教論道德論等書。議論整嚴健勁。辟易一世。其論政學。因霍布士之說而補正之。亦頗有功云。

斯片挪莎之政術。與其哲學之旨趣。緊相接而極整齊。以爲制度未立之始。人惟知有力。不知有義。然此亦自然之道。正合於理者也。但人也者。有良智者也。寢假而知人人孤立。謀生不如和協立國。其勢力更大。利益更廣。是卽民約所由起也。霍布士以爲約成之後。衆各棄其權。以奉諸君。斯片挪莎則不然。以爲凡契約云者。非有所利於己。則無自成。若利益既去。契約之力斯失。人人得而破之。若欲以有害無益之契約。束縛人而久持之。是終不可得之數也。

斯片挪莎曰。邦國所恃以強立者。由衆民皆有自由權。故政府必以保護此權爲本旨。且卽如霍布士之說。謂人人皆拋棄其諸權。而就中亦必有一權欲棄之而不能棄者。何也。卽隨己意而有所思。有所欲之權是也。故凡百行爲。可受束縛。可受壓抑。惟此思欲自由之權。則無可束縛壓抑之隙。亦無有能束壓之者。而由此一權。則生萬權。故斯氏政術所以異於霍氏者。斯氏謂邦國既



立之後。猶當以防護天然之權爲務。霍氏則反是。

霍布士以爲政治之最可貴者。在能輯和衆民而使不爭也。斯片挪莎則曰。保平和之外。更有護自由之一事。同爲政治之大目的。若束縛衆民。鞭撻黎庶。以保平和。則平和爲天下最可厭惡之物矣。以余觀之。所謂真平和者。非徒無爭鬪之謂。乃衆心相和協而無冤抑之謂也。

斯片挪莎以爲君主政體者。真平和之大蠱也。彼霍氏謂舉一國政權歸於一人之手。其權益鞏固。是真謬想耳。蓋以一人之力。能當此大任而無愧者。東西古今所未曾有也。於是君主不得不任若干人以自佐。其末也。則此若干人代之而爲政。故名爲君主政體。實則流爲權貴政體。政體之最不良者也。

且國王幼冲或老病之時。政權每旁落於他人。國家衰亂。卽自此起。或又君主畏僞。殺戮嚴酷。間謀伺察。上下相猜。不能自安。篡弑之禍。遂相續焉。然則君主之權愈大。其危殆愈甚耳。故斯片挪莎斷言之曰。若以一國之權。專屬於一人之所欲。則其政府必不能鞏立。然則政體之最良者。惟有民主政治而已。

盧梭學案

JEAN JAPUES ROUSSEAU.

辛丑

嗚呼。自古達識先覺。出其萬斛血淚。爲世界衆生開無前之利益。千百年後。讀其書。想其丰采。一世之人。爲之膜拜贊歎。香花祝而神明視。而當其生也。舉國欲殺。顛連困苦。乃至謀一饘一粥。而不可得。僂辱橫死。以終其身者。何可勝道。試一游瑞士之日內瓦府。與法國巴黎之武良街。見有巍然高聳雲表。神氣颯爽。衣飾襪褸之石像。非 JEAN JAPUES ROUSSEAU 先

生平哉。其所著民約論。"CONTRAT SOCIAL"。迄於十九世紀之上半紀。重印殆數十次。他國之繙譯印行者。亦二十餘種。噫嘻盛哉。以隻手爲政治學界。開一新天地。何其偉也。吾輩讀盧氏之書。請先述盧氏之傳。

盧梭者。法國人。匠人某之子也。以一千七百十二年生於瑞士之日內瓦府。家貧窶。幼失母。天資穎敏。不屑家人生產作業。而好讀稗官野乘。久之自悟句讀。遂涉獵發朱惠。募理英爾。諸大家著作。及執弟子禮於鄉校師良。邊西之門。得讀普魯達爾之書。慨然自奮。曰。英雄豪傑。非異人任矣。自是刻苦砥礪。日夜孜孜。惟恐不足。嶄然有睥睨千古之概。成童時。其父以故去。日內瓦府屬盧梭於傭書某。而盧梭意不自適。因從彫刻師某業焉。無何。又去某氏。漫游四方。千七百二十八年。入法國安西府。寄食瓦列寡婦某氏。氏憫其年少氣銳。常爲飢驅。又欲變化其狷介之氣質。恩遇周摯。若家人父子然。遂勸其奉耶穌舊教。又命入意大利株林府教育院。既又出教育院爲音律師。出入侯門。僅免凍餒。後益困。常執僕隸之役。卑賤屈辱。不可終日。乃復投瓦列寡婦。婦善視之如初。及婦沒。赴里昂府。主大判事某家教授其子弟。千七百四十一年。著音律書於巴黎。爲伶人所沮。書不得行。千七百四十九年。窮乏益酷。恒終日不得一炊。遂矯正其所著書。務求合俗。出而售之。僅獲旦夕之餉焉。千七百五十二年。著一書。顏曰 DICTIONARY OF MUSIC。痛斥法國音律之弊。於是摺擊紛起。幾無容身之地。自後益肆力於政治之學。往往有所著述。而皆與老師宿儒不合。排之者衆。羣將媒孽之。以起冤獄。大懼。避至日內瓦府。又奉耶穌新教。欲爲瑞士共和國人民。瑞人阻之。不得意。而還巴黎。又著教育論及道德

小說等書言天道之眞理造化之妙用以排斥耶蘇教之豫言奇蹟者得謗益甚巴黎議會命燬其書且將拘而置諸重典又奔瑞士與其國人爭論不合復還巴黎會法政府命吏物色盧梭搜捕甚亟乃閉戶不敢外出時或微服而行云千七百六十六年應友人非迷氏之聘赴英倫敦與僚友議不合又還法國自變姓名潛居諸州郡而屢與人齟齬不能久居於一處千七百七十年五月卒歸巴黎自謂天下之人皆仇視我也怏怏不樂遂發狂疾仁刺達伯惜其有志不遂爲與田宅數畝隱居自養千七百七十一年著波蘭政體考七十八年業成此書鴻富奧博而於民約之旨尤三致意焉是年三月暴卒或云病斃或云遭仇人之毒官吏驗視則自殺也盧梭性銳達少有大志然好爲過激詭異之論雖屢爲世人所挫折而其志益堅晚年憤世人不己容遂至發狂自戕於戲不其悲夫一千七百九十四年法人念盧梭發明新學之功改葬遺骸於巴黎招魂社又刻石肖像於日內瓦府後數年巴黎人選大理石刻半身像於武良街至今人稱爲盧梭街揶揄紳大夫過者必式禮焉

民約之義起於一千五百七十七年姚伯蘭基氏曾著一書名曰征討暴君論以爲邦國者本由天與民與君主相結契約而起者也而君主往往背此契約爲民災患是政俗之亟宜匡正者也云云此等議論在當時實爲奇創其後霍布士陸克皆祖述此旨漸次光大及盧梭其說益精密遂至牢籠一世別開天地今欲詳解盧氏民約之旨使無遺憾必當明立國之事實與立國之理義兩者分別之點然後不至誤解盧氏之說以誤後人也

就立國之實際而考之有兩原因焉一則因不得已而立者也一則因人之自由而立者也所謂

不得已者何。夫人不能孤立而營生也。因種種之需求。不得不通功易事。相聚以各得所欲。此理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學士輩多能論之。皆以爲人之性。本相聚而爲生者也。是故就事實實跡言之。苟謂人類之始。皆一一孤立。後乃相約而成邦國云云。其論固不完善。蓋當其未立契約以前。已有其不得已而相處者存也。是故盧梭民約之說。非指建邦之實跡而言。特以爲其理不可不如是云爾。而後世學者排擠之論。往往不察作者本旨所在。輒謂徧考歷史。曾無一國以契約而成者。因以攻民約論之失當。抑何輕率之甚耶。

盧梭民約之真意。德國大儒康德 IMMANUEL KANT 解之最明。康氏曰。民約之義。非立國之實事。而立國之理論也。此可謂一言居要者矣。雖然。徵之史籍。凡各國立國之始。亦往往有多少之自由主義行乎其間者。夫人智未開之時。因天時人事之患害。爲強有力者所脅迫。驅民衆而成部落。此所謂勢之不可避者。固無待言。然於其間自有自由之義存焉。人人於不識不知之間而自守之。此亦天理所必至也。故盧梭曰。凡人類聚合之最古而最自然者。莫如家族。然一夫一妻之相配。實由契於情好互相承認而成。是卽契約之類也。旣曰契約。則彼此之間。各有自由之義存矣。不獨此也。卽父母之於子亦然。子之幼也。不能自存。父母不得已而撫育之。固也。及其長也。猶相結而爲尊卑之交。是實由自由之真性使之然。而非有所不得已者也。世人往往稱家族爲邦國之濫觴。夫以家族之親。其賴以久相結而不解。尙必藉此契約。而況於邦國乎。夫如是。衆家族旣各各因契約而立矣。寔假而衆家族共相約爲一團體。而部落生焉。寔假衆部落又共相約爲一團體。而邦國成焉。但此所謂相約者。不過彼此心中默許。不知不識而行之。非



憾。

民約所以生之原因既明。又當論民約所生之結果。盧梭以爲民約之目的。決非使各人盡入於奴隸之境。故民約既成之後。苟有一人敢統御衆人而役使之。則其民約非復真契約。不過獨夫之暴行耳。且即使人人甘心崇奉一人。而自供其役使。其所謂民約者。亦已不正。而前後互相矛盾。不可爲訓矣。要而論之。則民約云者。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苟使有君主臣庶之別。則無論由於君主之威力。由於臣民之好意。皆悖於事理者也。故前此霍布士及格魯西亞。皆以爲民約既成。衆人皆當捐棄己之權利。而託諸一人或數人之手。盧梭則言凡棄己之自由權者。卽棄其所以爲人之具也。旨哉言乎。

盧梭曰。保持己之自由權。是人生一大責任也。凡號稱爲人。則不可不盡此責任。蓋自由權之爲物。非僅如鎧冑之屬。藉以蔽身。可以任意自披之。而自脫之也。若脫自由權而棄之。則是我棄我。而不自有云爾。何也。自由者。凡百權理之本也。凡百責任之原也。責任固不可棄。權理亦不可捐。而况其本原之自由權哉。

且自由權又道德之本也。人若無此權。則善惡皆非己出。是人而非人也。如霍氏等之說。殆反於道德之原矣。盧梭言曰。譬如甲乙同立一約。甲則有無限之權。乙則受無限之屈。如此者可謂之真約乎。如霍氏等說。則君主向於臣庶。無一不可命令。是君主無一責任也。凡契約云者。彼此各有應盡之責任云也。今爲一契約。而一有責任。一無責任。尙何約之可言。

按盧氏此論。可謂鐵案之移。夫使我與人立一約。而因此盡捐棄我之權利。是我并守約之權。

而亦喪之也。果爾。則此約旋成隨毀。當初一切所定條件。皆成泡幻。若是者。謂之真約得乎。盧梭既論棄權之約之悖謬。又以爲吾若爲此等約。不徒自害。且害他人。何以故。邦國者。非獨以今代之人成。而後來之人。陸續生長者。皆加入之也。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如是。乃至無窮。則我之契約。並後代之人而阨陷之。其罪爲何如耶。

盧梭又言曰。縱令人有捐棄本身自由權之權。斷無爲兒子豫約代捐彼自由權之權。何也。彼兒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權。而此權當躬自左右之。非爲人父者所能強奪也。是故兒子當嬰孩不能自存之時。爲父者雖可以代彼約束各事。以助其生長。增其福利。若夫代子立約。舉其身命而與諸人。使不得復有所變更。此背天地之公道。越爲父之權限。文明之世。所不容也。

案吾中國舊俗。父母得鬻其子女爲人婢僕。又父母殺子。其罪減等。是皆不明公理。不尊重人權之所致也。

由此觀之。則霍氏之說之謬誤。不辨自明。夫人既不能濫用己之自由權。以代後人捐棄其權。然則奉世襲之一君主。若貴族。以爲國者。其悖理更無待言。

問者曰。民約者不能捐棄其自由權。以奉於一人。若數人。既聞命矣。然則捐棄之以奉於衆人可乎。更申言之。則民約者。非甲與乙所立之約。乃甲乙同對於衆人（即邦國）所立之約。然則各人舉其權而奉諸邦國。不亦可乎。是說也。即純類乎近世所謂「共有政體」。欲舉衆人而盡納諸公會之中者也。盧氏關於此答案。此言論頗不明瞭。且有瑕疵。請細論之。

盧梭曰。民約中有第一緊要之條款曰。各人盡舉其所有之諸權。而納諸邦國是也。由此觀之。則

其所謂民約者。宛然『共有政體』。蓋盧梭浸淫於古者柏拉圖之說。以邦國爲全體。以各人爲肢節。而因祖述其義者也。夫邦國之與人民。其關係誠有如全體之於肢節者。蓋人在邦國相待而爲用。又有諸種之職。各分任之。猶人之一身。手足頭目肺腸。各司其職。以爲榮養。是說也。古昔民主國往往實行之。而斯巴達希臘之一國。羅馬二國其尤著者也。彼其重邦國而輕各人。惟實行此主義之故。

盧梭及十八世紀諸碩學。皆得力於古籍者也。故舊主義（卽以國爲重者）與新主義（卽以民爲重者）。常攙雜於其間。盧氏嘗定國中各種之職務而設一喻。其言曰。主權者元首也。法律及習俗。腦髓也。諸職官。意欲及感觸之器也。農工商賈。口及腸胃。所以榮養全身者也。財政。血液也。出納之職。心臟也。國人身也。全體之肢節也。是故苟傷害國家之一部。則其病苦之感。直及於頭腦。而忽徧於全身云云。此等之論。僅自財利上言之。可謂毫髮無遺憾。若夫自各人自由權言之。則稍有未安者。果如此說。則邦國獨有一身之全體。而各人不過其肢節臟腑。是人民爲國家之附庸也。是惟邦國爲能有自由權。而各人之自由。不過如冥頑無覺之血液。僅隨生理循環之轉動也。夫盧氏之倡民約也。其初以人人意識之自由爲主。及其論民約之條項。反注重邦國而不復顧各人。殆非盧氏之真意。

盧梭亦知其說之前後不相容也。於是乃爲一種之遁詞。其言曰。各人雖皆自舉其身以與衆人。實則一無所與。何也。我舉吾身以與他人。他人亦舉其身以與我。如是而成一邦國。吾於此有所失。而於彼有所得。而又得賴衆力以自擁衛。何得失之可言云云。是言也。不過英雄欺人耳。夫既



已舉各人而納於邦國中。則吞吐之而消融之矣。何緣復得其所已失耶。民約論全書中。此段最爲瑕疵矣。

雖然以盧梭之光明俊偉。豈屑爲自欺欺人者。故既終其說之後。復發一議以自正其誤曰。凡各人爲民約而獻納於國家者。亦有度量分界。不過爲維持邦國所必要之事件。而將已有之能力財產與自由權。割愛其中之幾分以供衆用云耳。由此言之。則盧梭所謂各人捐棄其權利者。非全部而一部也。然盧氏之精意。猶不止此。彼以爲民約之成也。各人實於其權利分毫無所捐棄。非獨無捐棄而已。各人因民約所得之利益。較之未立約以前更有增者。何也。自衆力而自擁衛。得以護持己之自由權。而莫使或侵也。

讀至此。然後盧梭之本旨乃可知矣。蓋以爲民約之爲物。非以剝削各人之自由權爲目的。實以增長豎立各人之自由權爲目的者也。但盧氏深入於古昔希臘羅馬之民主政治。其各種舊主義。來往胸中。拂之不去。故雖以爛爛如炬之眼。爲近世眞民主主義開山之祖。而臨去秋波。未免有情。此亦不必爲大賢諱者也。

盧梭又以爲民約之爲物。不獨有益於人人之自由權而已。且爲平等主義之根本也。何以言之。天之生人也。有弱弱之別。有智愚之差。一旦民約既成。法律之所視。更無強弱。更無智愚。惟視其正不正何如耳。故曰民約者。易事勢之平等。而爲道德之平等者也。事勢之平等何。天然之智愚強弱是也。道德之平等者何。由法律條款所生之義理者也。

人人既相約爲羣。以建設所謂政府者。則其最上之主權當何屬乎。盧梭以爲民約未立以前。人

人皆自有主權。而此權與自由權全爲一體。及約之既成。則主權不在於一人之手。而在此衆人之意。卽所謂公意者是也。

盧梭以爲凡邦國皆藉衆人之自由權而建設者也。故其權惟當屬之衆人。而不能屬之一人。若數人質而言之。則主權者邦國之所有。邦國者衆人之所有。主權之形所發於外者。則衆人共同制定之法律是也。

盧梭又以爲所謂公意者。非徒指多數人之所欲而已。必全國人之所欲而後可。故其言曰。凡議事之時。相約以三占從二決可否。固屬不得不然之事。然爲此約之前。必須得全員之許諾而後可。是每決一事。皆不啻全員之同意也。不啻惟是所謂公意者。非徒指現時國人之所欲而已。又竝後人之所欲而言之。何也。現時全國人之所欲。在於現時。洵可謂公矣。及其與後代全國人之所欲不相合時。則已不得謂之公意。是故今日以全國人之議而決定者。明日亦可以全國人之議而改之。不然。則豫以今日之所欲而束縛他日之所欲。豈理也哉。

由是觀之。則盧梭所謂公意。極活潑自由。自發起之。自改正之。自變革之。日征月邁。有進無已。夫乃謂之公意。且公意既如此。其廣博矣。則必惟屬於各人所自有。而不可屬於他人。故盧梭又言曰。國民之主權不可讓與者也。今有人於此。而曰某甲今日之所欲。吾亦欲之。斯可也。若曰某甲明日之所欲。吾亦欲之。斯大不可。何則。意欲者。非可自束縛者也。故凡涉於將來之事。皆不得豫定。反此者。是謂我侵我之自由權。

盧梭又曰。一邦之民。若相約擁立君主。而始終順其所欲。則此約卽所以喪失其爲國民之資格。

而不復能爲國也。蓋苟有君主則主權立。卽消亡。盧氏據此真理以攻擊世襲君主之制。及一切貴族特權之政治。如以千鈞之弩潰癰矣。

盧梭又曰。主權者合於一而不可分者也。一國之制度。雖有立法行法之別。各司其職。然主權當常在於國民中。而無分離。雖分若干省部。設若干人員。皆不過受國民之附託。就職於一時耳。國民因其所欲。可以隨時變更法度。而不能有所制限。然則立法行法司法三權。所以分別部居。不許雜廁者。正所以保護三權所從出之主權。使常在全國人之掌握也。是故主權之用可分。而主權之體不可分。是民約論之旨趣也。

學者見盧梭之主張公意如此其甚也。以爲所謂公意者。必與確乎不易之道理爲一體矣。雖然。又當細辨盧梭之所貴乎公意者。指其體而言。非指其用而言。故其言曰。公意者。誠常正而以規圖公益爲主者也。雖然。其所議決。非必常完善者。何也。旨趣與決議。或往往背馳。民固常願望公益。而或常不能見真公益之所存故也。故盧梭又曰。衆之所欲與公意。自有別。公意者。必常以公益爲目的。若夫衆之所欲。則以各人一時之私意聚合而成。或往往以私利爲目的者。有之矣。若是乎。凡一國所布之令。必以真出於公意者。然後可謂之法律。若夫發於一人或數人之意者。不能成法律。此理論之正當者也。雖然。以今日之國家。其實際。必不能常如是。故但以衆人所公認者。卽名之曰法律。而公認之方法。則以國人會議。三占從二。以決之而已。

盧梭乃言曰。法律者。以廣博之意欲。與廣博之目的。相合而成者也。苟以一人或數人所決定者。無論其人屬於何等。而決不足以成法律。又雖經國民全員之議決。苟其事僅關於一人或數

人之利害而不及於衆者亦決不足以成法律。

案此論可謂一針見血簡而嚴精而透矣。試一觀我中國之法律何一非由一人或數人所決定者。何一非僅關係一人或數人之利害者。以此勘之。則謂吾中國數千年來未嘗有法律非過言也。

盧梭又曰。法律者國民相聚而成邦之規條也。又曰。法律者全國民所必當遵守。以故全國民不可不議定之。又曰。國也者國民之會聚場也。法律也者會所之規約也。定會所之規約。凡與於此會聚之人。所公有之責任也。

又曰。若欲得意欲之公。不可先定某某事。以表衆人之同意。必衆人皆自發議而後可。

又曰。若欲真得意欲之公。則各人必須由自己所見而發。不可仰承他人之風旨。苟有所受。斯亦不得爲公矣。

雖然。盧梭之意。以爲公意體也。法律用也。公意無形也。法律有形也。公意不可見。而國人公認以爲公意之所存者。夫是之謂法律。惟然。故公意雖常良善。而法律必不能常良善。故盧梭又曰。凡事之善良而悉合於道理者。非吾人所能爲。皆天之所命也。使吾人若能一一聽命於天。不踰其矩。則無取乎有政府。無取乎有法律。惟其不能。則法律所以不得不起也。

又曰。世固有事物自然之公理。精當不易之大義。然欲以行之於斯世。而不能人人盡從者。有從有不從。是義終不得行也。於是乎不得不由契約而定之。由法律而行之。然後權理乃生。責任乃出。而理義始得伸。故盧梭謂孟德斯鳩之所謂法律。不過事物自然之法律。而未足稱爲邦國之

法律。謂其施行之方法未明也。

是故盧梭之意。以爲法律者衆人相共議定。從於事物自然之理。以發表其現時之意欲云爾。要之法律者。自其旨趣言之。雖常公正。然其議而定之也。常不能盡然。故不可不常修改而變更正之。此一說實盧梭之識。卓越千古者也。

凡當議定法律之時。必求合於正理。固不待言。但有時錯謬而與理背馳。故無論何種法律。皆可隨時釐正變更。而此釐正之權。當常在於國民之手。故盧梭謂彼握權之人。一旦議定法律。而始終不許變易者。實政治之罪人也。

又曰。凡法律無論若何重大。無有不可以國人之所欲而更之者。苟不爾。則主權不復在國民之手。而政治之基壞矣。

盧梭又曰。凡法律之目的。在於爲公衆謀最大利益。而所謂公衆最大利益者。非他在自由與平等二者之中而已。何也。一國之中。有一人喪自由權之時。則其國減一人之力。此自由所以爲最大利益也。然無平等。則不能得自由。此平等所以爲最大利益也。

又曰。吾所謂平等者。非謂欲使一國之人。其勢力財產。皆全相均而無一差異也。若是者。蓋決不可行之事也。但使其有勢力者。不至涉於暴虐。以背法律之旨趣。越官職之權限。則於平等之義。斯足焉矣。至財產一事。但使富者不至藉金錢之力。以凌壓他人。貧窶者不至自鬻爲奴。則於平等之義。斯足焉矣。

又曰。欲使邦基永奠。則當令貧富之差。不至太相遠。苟富者太富。貧者太貧。則於國之治安。俱有

大害何也。富者藉財力以籠絡貧者。而潛奪其政權。貧者甘詔諛富者。而供其使役。質而言之。則富者以金錢收買貧者之自由權。而主人奴隸之勢斯成矣。

雖然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其差異以漸次而日甚。此又自然之勢。無可如何者也。故必當藉法律之力。以防制此勢。節中而得其平。則平等自由。可以不墜於地。

盧梭以前諸學者。往往以國民之主權。與政府之主權。混淆爲一。及盧梭出。始別白之。以爲主權者。惟國民獨掌之。若政府則不過承國民之命。以行其意欲之委員耳。其言曰。政府者何也。卽居於掌握主權者。卽國民全體。與服從主權者。卽各人。之中間。而贊助其交際。且施行法律。以防護公衆之自由權者也。更質言之。則國民者主人也。而官吏者其所傭之工人。而執其役者也。

夫政府之爲物。既不過受民之委託。以施行其公意之一機關。則其所當循守之責任。可知矣。故凡可以傷國民自由權之全部。若一部之事。皆當避之。故無論何種政體。苟使國民不能自行其現時之意欲。與將來之意欲者。皆謂之不正。何也。苟國民常不能掌握主權。則背於立國之大本也。盧梭乃斷言曰。凡政體之合於真理者。惟民主之制爲然耳。

是故盧梭以爲政體種類之差別。不過因施法權之分配。如何而強爲之名耳。非謂立法權之分配。可以相異也。蓋立法權者。必常在全國人之手。而萬無可以分配之理。若不爾。則一人或數人握之。已反於民約之本義。而尙何政體之足云。所謂施法權之分配者。或以全國人而施行全國人之所欲。或以一人而施行全國人之所欲。或以若干人而施行全國人之所欲。卽世俗所謂君主政體。少數政體。民主政體之分也。若夫發表意欲。卽立法權。必屬於全國人之責任。無可移者。且彼之

任。施法權者。無論爲一人。爲若干人。皆不過一時偶受委託。苟有過舉。則國人皆得責罰之。罷黜之。

至委託施法權之事。三者之中。當以何爲善乎。盧梭曰。全國人自行施法之權。苟非小國。必不能實行之。且有種種弊端。比諸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其害或有更甚者。故分諸種之官職。而嚴畫其權限。最爲善矣。

盧梭於是取現時英國所循之政體。卽所謂代議政體者。而評論之。以爲其分別施法之權。洵善也。雖然其代議政尙不免與自由之真義稍有所戾。何則。代議政體者。以若干人員而代國人任主權者也。故國人得發表其意欲者。僅存投票選舉議員之一日而已。此一日以外。不過拱手以觀代人之所爲。故如此政體。國人雖非永遠捐棄其自由權。而不免一時捐棄之矣。故曰未得爲眞善美之政體也。盧梭以爲國人票選若干人員而委之以議政之權。固無不可。惟必當明其責任。有負責者。則可隨時黜之。何也。彼若干人者。不過爲一時受託之人。非謂使其人代己握主權。而以己權全付之也。蓋權本不得讓與他人。故亦不得使人代我握之。主權常存於公衆意欲之中。而意欲者。必非他人可以代表者也。

又言法律者。衆意之形於外者也。我有我之意。代人有代人之意。故立法權決不可使人代我。若夫施法權。則可以代矣。何也。施法權者。不過實行我所定之法律而已。

又言英國人自以爲我實有自由權。可謂愚謬。蓋彼等惟選舉議員之日。有自由權耳。選舉事畢。便爲奴隸矣。

如盧梭之言。則議定法律之事。凡爲國民者不可不躬自任之。斯固善矣。然有一難事焉。在於大國之國民。果能一一躬握此權。而不託諸代人乎。盧梭曰。是固不能。是故欲行眞民主之政。非衆小邦相聯結不可。難者曰。衆小邦並立。則或有一大邦狡焉思啓。以侵犯之。其奈之何。盧梭曰。衆小邦相聯爲一。則其勢力外足以禦暴侮。內足以護國人之自由。故聯邦民主之制。實乎尙矣。盧氏又以爲聯邦民主之制。其各邦相交之際。有最緊要者一事。惜哉。其所謂緊要之一事。未及論叙。而盧氏遂卒。使後人有葭蒼露白之感焉。但度其所謂聯邦民主之制。殆取法於瑞士。而更研究其利弊也。

盧氏以爲瑞士聯邦。誠太弱小。或不免爲鄰邦所侵轢。雖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爲數小邦。據聯邦之制。以實行民主之政。則其國勢之強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鑠今。而永爲後世萬國法者。盧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案盧氏此論。可謂精義入神。盛水不漏。今雖未有行之者。然將來必徧於大地。無可疑也。我國數千年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雖然。民間自治之風最盛焉。誠能博採文明各國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縣縣。鄉鄉市市。各爲團體。因其地宜。以立法律。從其民欲。以施政令。則成就一盧梭心目中。所期望之國家。其路爲最近。而其事爲最易焉。果爾。則吾中國之政體。行將爲萬國師矣。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固且快意。姑妄言之。願天下讀者。勿妄聽之也。

近世文明初祖倍根笛卡兒之學說 壬寅

緒言



泰西史家分數千年之歷史爲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所謂近世史者。大率自十五世紀之下半西歷以耶穌生後一百年爲一世紀。以至今日也。近世史與上世中世特異者。不一端。而學術之革新。其最著也。有新學術。然後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藝。新器物。有是數者。然後有新國新世界。若是乎新學術之不可。以己如是其急也。近世史之新學術亦多矣。日出日精。愈講愈密。其進化之速。不可思議。前賢畏後生。吁其然哉。雖然。前此數千年之進化。何以如此其遲。後此數百年之進化。何以如此其速。其間必有一關鍵焉。友人侯官嚴幾道常言。『馬丁路得。倍根。笛卡兒。諸賢。實近世之聖人也。不過後人思想薄弱。以謂聖人爲古代所專有之物。故不敢奉以此名耳。』吾深佩其言。蓋爲數百年來宗教界開一新國土者。實惟馬丁路得。爲數百年來學術界開一新國土者。實惟倍根與笛卡兒。顧宗教今已屬末法之期。而學術則如旭日升天。方興未艾。然則倍氏笛氏之功之在世界者。正未始有極也。我國屹立泰東。閉關一統。故前此於世界推移之大勢。莫或知之。莫或究之。今則天涯若比鄰矣。我國民置身於全地球激湍盤渦最劇最烈之場。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苟不自新。何以獲存。新之有道。必自學始。彼夫十六世紀泰西學界轉捩之一大原。雖以施之今日之中國。吾猶見其適用也。故最錄其學說之精華。以供考鑒焉。若其全豹。有原書在。

倍根 Bacon 實驗派之學說（亦名格物派）

倍根。英國人。生於一千五百六十一年。明嘉靖四十年。卒於一千六百二十六年。明天啓六年。其時正承十五

世紀古學復興 Renaissance 及新教 Protestant 確立之後。學界風潮漸變。雖然。學者猶泥於希臘阿里士多德 Aristotle 拍拉圖 Plato 之科臼。未能自闢塗徑。其究也。不免涉於詭辯。陷於空

想及倍根興。然後學問始歸於實際。英人數百年來。汲其流。迄今不衰。故英學先實驗而後理論。倍根者。實英國學界之先驅。又英國學界之代表人也。

倍根以爲人欲求學。只能就造化自然之迹而按驗之。不能憑空自有所創造。若恃其智慧以臆度事理。則智慧卽爲迷謬之根原。譬如戴青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青。戴黃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一切物果青乎哉。果黃乎哉。常人妄思以謂五官所感觸之外物。一與其物之原形相脗合。不知其相脗合者。吾之精神耳。非物之本質也。此種妄想。爲人性所本有。百般誤謬。由此生焉。

倍根曰。吾人之精神。如凸凹鏡。外物之來照者。或於凸處。或於凹處。於是乎雖同一物。而其所照不同。我之觀察。自不得有所謬。此爲致誤之第一原因。又五官所接者。非物之本色。而物之假相也。此爲致誤之第二原因。又吾人之體質。各各不同。於是乎同一事物。而人之所見。各各相異。此爲致誤之第三原因。又人與人相處之間。謬見亦常因緣而起。如農夫自有農夫之謬見。工商自有工商之謬見。學士大夫自有學士大夫之謬見。又前人之學說。亦往往爲謬見之胎。蓋凡倡一先生之言者。常如傀儡登場。許多點綴。觀者不察。遂爲所迷。此爲致誤之第四原因。

倍根以爲治此迷因。惟一良法。然非如阿里士多德論理學之三句法也。按英語 Logic 日本譯之爲論理學。中國舊譯辨學。侯官嚴氏以其近於戰國堅白異同之言。譯爲名學。然此學實與戰國詭辯家言不同。故從日本譯。蓋三句法者。不過語言文字之法耳。既尋得真理而敘述之。則大適於用。若欲由此以考察真理之所存。未見其當也。然則倍根之所謂良法者如何。曰就實事以積經驗而已。

所謂實驗之法何。曰就凡事物諸現象中。分別其常現之象及偶現之象。而求其所以然之故。是爲第一著手。是故人欲求得一真理。當先卽一物而頻頻觀察。反覆試驗。作一所謂有無級度之表以記之。如初則有是事。次則無是事。初則達於甲之級度。次則達於乙之級度。凡是者皆一一考驗記載無所遺。積之既久。而一定理出焉矣。

學者若將研究甲事。而下實驗之功。乃此事未發。而見他現象相繼而起。則當諦思此現象。以何因緣而生乎。或研究乙事。既已得之。而初時所豫料之現象。後乃不起。則當諦思彼現象。以何因緣而滅乎。又或所測之現象。正當發起之頃。而他之諸現象隨之而生。有時而增。有時而減。則當諦思此衆現象。以何因緣而增。以何因緣而減乎。如是屢驗不已。參伍之錯綜之。捨此取彼。因甲知乙。則必見有一現象。與他現象常相伴而不可離者。

未兩個以上之現象。常相依而不可離。是卽所謂定理者也。故苟無甲之現象。則乙一現象亦無自而生。如空氣動盪。爲聲之原因。苟無動力。則聲音終不可得傳。空中養氣。爲火之原因。苟無養氣。則火光終不可得燃。若是者。謂之物之定理。人苟能知物之定理。豈復有爲五官所蔽而陷於迷見者乎。

凡一現象之定理。既一旦求而得之。因推之以徧按其同類之現象。必無差謬。其有差謬者。非定理也。何也。事物之理。經萬古而無變者也。此等觀察實驗之功。非特可以研究外物之現象而已。卽講求吾人心靈之現象。亦不外是矣。

綜論倍根窮理之方法。不外兩途。一曰物觀。以格物爲一切智慧之根原。凡對於天然界至尋常

至粗淺之事物無一可以忽略。二曰心觀。當有自主的精神。不可如水母目蝦。倚賴前代經典傳說之語。先入爲主。以自蔽。然後能虛心平氣。以觀察事物。此倍根實驗派學說之大概也。自此說出一洗從前空想臆測之舊習。而格致實學。乃以驟興。如奈端因萍實墜地而悟吸力之理。瓦特因沸水蒸騰而悟汽機之理。如此類者。更僕難盡。一皆由用倍根之法。靜觀深思。遂能制器前民。驅役萬物。使盡其用。以成今日文明輝爛之世界。倍氏之功。不亦偉乎。朱子之釋大學也。謂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致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其論精透圓滿。不讓倍根。但朱子雖能略言其理。而倍根乃能詳言其法。倍根自言之。而自實行之。朱子則雖言之。而其所下工夫。仍是心性空談。倚虛而不徵諸實。此所以格致新學。不興於中國。而興於歐西也。倍根最不喜推測之學者也。其言曰。『吾之所謂格物學者。在求得衆現象之定理而已。若夫其現象之大本。則屬於庶物原理之學。非吾之所知也。庶物原理之學。所以講求造化主及靈魂之有無。與夫造化主與人類靈魂與軀殼之關係。此其事太高妙。不可信據。於人事之實際。無裨益焉。置之可也。』倍根其重別理而輕原理。此其所以有遜色於康德斯賓塞諸賢也。雖然。『羅馬非一日之羅馬。』作始者勞最鉅。而事最難。不有倍根。安保後此之能有康德斯賓塞哉。笛卡兒嘗語人曰。『實驗之法。倍根發之無餘蘊矣。雖然。有一難焉。當其將下實驗之前。苟非略窺破一線之定理。懸以爲鵠。而漫然從事於實驗。吾恐其勞而無功也。』此言誠當。蓋人欲求得一現象之原因。不可不先懸一推測之說於胸中。而自審曰。此原因果如我之所推測。則必當有



者耶。抑世界中有一二妖魔魅吾人之腦而障其慧眼耶。於是乎以人之知慧爲不可恃而必須別求可恃之道以自鑑。

笛卡兒以爲斷事理者。意識之事也。見事理者。智識之事也。意無涯而智有涯。智識之爲物。猶鏡也。鏡之受物象也。苟明現於其前者。固能受之。固能照之。但其未現來者。或現而不甚分明者。則鏡之用窮矣。然則智識之區域本甚狹。而有所限制。其致迷謬也亦寡。若夫意識則區域甚博。且甚自由而無限者也。於是。有智鏡所未照。或照而未分明者。而我之意識。常躁進而輒下斷判。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若此者。是謂意識之權。溢出於智識之域外。而一切迷謬。緣之而起。

於是乎所以救之者。有一術。曰不自恃智識。不濫用意識而已。當一事物之觸照於吾智鏡也。常自審曰。吾智識之所受。果能合於外物之真相乎。吾自以爲不謬誤者。保無更有謬誤之點存於其間乎。笛卡兒以爲學者。苟能常以此自疑。則於此疑團之中。自含有可以破疑之種子。蓋人但能知吾智慧之易生迷妄。則此自知之功。正爲對治迷想之第一良藥。何也。既自知之。既自疑之。則凡遇事物。自不敢輒下判斷。而大謬乃可以不生。

由是觀之。則常吾智識接於外物之時。吾精神中別有自由者存。則判斷之一事是也。判斷之事。固吾所得自肆。亦吾所得自制。苟不下判斷。則無可以致謬之理。蓋迷謬二字之訓詁。惟指判斷之不合理者云爾。

夫此自審自疑不遽下斷者。非智識之事。而意識之事也。以是之故。我得保其自由。立於外物感觸絡繹之中。隨其來而順應之。此則吾儕人類之精神。雖云微弱。然其中猶有盛強之力存焉。人

之所以異於萬物。而能窮天下之理者。恃此耳。苟能善用此力。以防外物之侵入牽引。則彼迷妄之魔想。何由誑誤我乎。此實思想界之護身符也。

難者曰。遇外物而不下判斷。所以防誤謬之患者。則得矣。雖然。真理亦無自而發明也。笛卡兒曰。是固然也。然所謂不下判斷者。謂不遽下而已。非長此以終古也。譬之戰事。未交綏以前。厚其陣。固其營。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所謂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此實笛卡兒窮理學之第一步也。故世人名笛氏之懷疑。爲故意之懷疑。亦名方法之懷疑。

然則所恃以破疑之術。奈何。曰。凡遇物皆疑之。而其中必有不容疑之一物存。曰。我相是也。當其懷疑也。而心口相商曰。『我疑之』。疑之者誰我也。知我之疑者誰亦我也。疑也者。思想之一端也。我自知我之思想。而當我思想之時。卽我自知我思想之時。我與思想爲一體。此天下之最可信憑而爲萬理鵠者也。

笛卡兒乃立一案曰。『我能思故。是故有我』。Cogite ergo Sum 以是爲一切真理之基礎。此事存於我精神中。與外物毫無所預。我愈益疑我之思想。是我愈益知我之思想也。夫我之斷此事而信之。實我之自由也。我自知有我而不敢誣我。則何復有謬誤之患乎。此段析理頗晦澀是

譯者不能文之咎也  
讀下文自解其意

笛卡兒之意。以爲吾人之遇事物也。當自察吾智慧之能力。其程度若何。而運吾之精神。以自取捨之。惟然。故就於凡所受物相。一一加檢點。其所見分明者取之。不然者舍之。可疑者疑之。不知者闕之。如是者皆我之所有權。而非外物所得而強也。事固有難有易。有單簡有錯雜。有時宜之

差別。有爲他人所詿誤。彼五官之智識。一一受之。樊然殺亂。不能悉衷於理。有固然者。非智識之罪也。若夫意識固可以自主者。意識一無所事。而惟隨智識所受爲轉移。是我自棄其所以爲我之具也。是我自降其尊以徇外物也。笛氏此論。可謂博深切明。孟子所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正是此意。笛卡兒又曰。夫遇事物而妄下判斷者。非徒自欺耳。而又欺人。此學者所當大戒也。我未知是事而不能斷之。非我之罪也。未知是事而妄謂知之以誤他人。是我之罪也。然則惟以至誠無僞之心。行我之自由。自信得過。乃可以信於天下矣。

苟用此法。不特可以爲求得真理之具而已。又使我之智慧。能獨立不倚。而保其自由者也。何以言之。苟此理釐然有當於吾心乎。雖外境界如何拂我。我必取之。苟此理愆然不慊於吾心乎。雖外境界如何煽我。我必棄之。以故雖復亞里士多德之所傳說。耶穌基督之所垂訓。乃至合古中外賢哲所同稱道。爲一世之人所信據之理。苟反之於吾心而有所未安。則棄之如敝屣可也。出吾之所自信。以與古今中外賢哲挑戰決鬥可也。我之所倚賴者。惟有一我而已。噫嘻。是豈所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者耶。

笛卡兒以爲學者苟各各自有所信之真理。自堅持之。以成一家言。其有相異若不相容者。則對壘相攻擊。往復相辯難。久之而完全之真理。行將出乎其間矣。何也。智慧雖有高下大小之差。而其本性則相同。而真理之爲物。又純一而無雜者也。夫以同一本性之智慧。求純一無雜之真



理。苟黽勉從事。安有不殊塗同歸者耶。故其始雖或人人異論。而必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之一日。但其最要者曰。至誠無自欺而已。故笛卡兒書中常言曰。公等誠求之。誠求之。非見之極明者。勿下斷語。如是則公等之於真理。庶乎近矣。

笛卡兒之歿。距今既二百餘年。其所謂「非見之極明者勿下斷語」一言。自今日視之。幾陳腐不足道矣。而所以能開出近今二百餘年之新學界者。實自此一語啓之。蓋自中世以來。學者惟依傍前人。莫能自出機杼。前哲所可。彼亦可之。所否彼亦否之。不復問事理之如何。附和而雷同之。所謂學界之奴隸也。及笛卡兒興。始一洗奴性。而使人內返本心。復其固有之自由。笛氏之功。不在禹下也。

綜覽近世學風。有愈使人佩笛氏之言而不能諉者。不見乎二百年來學者。自騰所見。大聲疾呼。無所瞻顧。其有異同。互相攻難。不遺餘力。紛紛焉若相仇視者然。雖然。皆以爭真理爲歸宿。故苟有一真理之出現。則相率歸之。如水就下。莫或迷其舊以自欺。誠哉其相異相爭者。正所以爲相合相服之前驅也。何也。思想之自由。真理之所從出也。且猶有一左證於此。古今諸學術中。其進化最速者。必其思想辯論。恢恢乎有自由之餘地者也。是故數學之進步。最速而最完。格致學次之。何也。彼學者苟有所見。可以任意發明之。辯詰之。無所顧忌。無所束縛也。若政治學。宗教學。倫理學。其進步最遲。而至今不完者。大率爲古來聖賢經典所束縛。爲現今政術風俗所牽掣。或信古人而不敢疑之。或有所見而不敢傳述之。是猶不免笛卡兒所謂自欺者。而意識之自由。未能盡其用也。觀於是而益嘆笛卡兒個乎遠矣。

以上所言自由之性。無自欺之心。笛卡兒窮理學之第一義也。若其用之之方法。則分爲三段。一曰剖析。二曰綜合。三曰計數。剖析者。謂凡遇一事物。務用心剖析之。以觀其內之包容何物。是也。綜合者。遇諸種之思想及事物。次第逐一總合之。使前後整齊。是也。計數者。凡所觀察所思想之事物。一一計算之。而不使遺忘。是也。其方法甚簡易而甚詳盡。而持論尤精者。實在綜合之法。笛卡兒以爲世界庶物如此其蕃。雖然。其間必有一大理之貫注。而凡百之理。皆歸結於是。故學者當於衆理之中。求出其孰爲統領者。孰爲附屬者。所謂通其一萬事畢也。然則其道何由。曰當講求事物之時。或於其各部相聯屬之故。不能知其所以然。則當先推測一理。懸以爲鵠。然後以實驗之法。考其結果之符合與否。若其否也。則更懸他鵠以求之。如是求之不已。必能知各事物所以相聯屬之故。而大理躍如矣。故笛卡兒嘗設一譬曰。智慧猶太陽也。其所照之物雖多。而太陽則一也。智慧所講求之學術雖多。而其所以用智慧者則常同。故吾人苟於一理見得透。則於講求他理。自事半功倍。何以故。凡百之理。皆相聯屬故。又曰。惟天下之理皆相聯屬。故學者之窮理。不可局於一科。必當涉獵羣學。而究其相合之所由。此笛卡兒綜合法之梗概也。

此外笛卡兒所言良智之說。靈魂之說。造化之說。世界庶物之說。皆精深博大。巍然成一家言。首尾相應。盛水不漏。以其義太闊遠。不適於吾國人今日之研究。故暫闕如。以待來者。要之笛卡兒之學。派實一掃中世拘攣之風。驟開近世光明之幕。歐美五尺童子。所莫不欽誦。而吾國人所當深求其故者也。

### 合論

倍根與笛卡兒兩派。自其外形論之。實兩反對派也。甲倚於物。乙倚於心。甲以知識爲外界經驗之所。得乙以知識爲精神本來之所有。甲以學術由感覺而生。乙以學術由思想而成。兩派對峙相爭。殆百餘年。其間祖述之者。各有鉅子。試略舉其重要者如下。

格物派(英吉利)

窮理派(大陸)

倍根

笛卡兒

霍布士 Hobbes (1588—1678)

斯拏挪莎 Spinoza (1632—1677)

陸克 Locke (1632—1704)

黎菩尼士 Leibniz (1646—1716)

謙謨 Hume (1711—1776)

倭兒弗 Wolff (1679—1754)

以上諸家。各明一義。議論愈剖而愈精。真理愈辨而愈明。至十八世紀之末。德國大儒康德(Kant) 一七二四—一八〇四者出。遂和合兩派。成一純全完備之哲學。而近世達爾文 Darwin

斯賓塞 Spencer 諸賢出。庶物原理之學。益光大矣。而要之推原功首。則二百年來。先旡衿纓之子。不得不膜拜於倍根笛卡兒二老之下。永無諉焉。二者誠近世之偉人哉。

倍氏笛氏之學派雖殊。至其所以有大功於世界者。則惟一而已。曰破學界之奴性。是也。學者之大患。莫甚於不自有其耳目。而以古人之耳目爲耳目。不自有其心思。而以古人之心思爲心思。

審如是也。則吾之在世界。不成贅疣乎。審如是也。則天但生古人可矣。而復生此百千萬億無耳目無心思之人。以蠕緣蠹蝕此世界。將安取之。故倍氏之意。以爲無論大聖鴻哲。誰某之所說。苟非驗諸實物而有徵者。吾弗屑從也。笛氏之意。以爲無論大聖鴻哲。誰某之所說。苟非反諸本心。

非驗諸實物而有徵者。吾弗屑從也。笛氏之意。以爲無論大聖鴻哲。誰某之所說。苟非反諸本心。

而悉安者吾不敢信也。其氣魄之沈雄也如彼。其主義之切實也如此。此所以能摧陷千古之迷夢。卓然爲一世宗也。雖謂近世文明爲二賢之精神所貫注所創造。非過言也。我中國數千年來。學術莫盛於戰國。無他。學界之奴性未成也。及至漢武罷黜百家。思想自由之大義。漸以窒蔽。宋元以來。正學異端之辨益嚴。而學風之衰益甚。若本朝考據家之疲舌戰於字句之異同。鈎心角於年月之比較。更卑卑不足道矣。爾來士大夫亦知此學之無用。而思所以易之。不知中國學風之壞。不徒在其形式。而在其精神。使其有精神也。則今日之西人。何嘗不好古金石古文。何嘗不談心性。談有無。而其與吾之所謂漢學宋學者。自殊科矣。使無其精神也。則雖日日手西書。口西語。其奴性自若也。所謂精神者何也。卽常有一種自由獨立不傍門戶不拾唾餘之氣概而已。今士大夫莫不震懾於西人政治學術進步之速。而不知其所以進步者。有一大原在。彼其奔軼絕塵。亦不過此二百餘年事耳。我苟得其大原而善用之。何多讓焉。苟不爾。則日日臨淵而羨之。終無濟也。嗚呼。有聞倍根。笛卡兒之風而興者乎。第一。勿爲中國舊學之奴隸。第二。勿爲西人新學之奴隸。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車驅之。車驅之。何渠不若漢。

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畧

壬寅

近四十年來。無論政治界學術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絕大之變遷。視前此數千年若別有天地者。然競爭也。進化也。務爲優強。勿爲劣弱也。凡此諸論。下自小學校之生徒。上至各國之大政治家。莫不口習之。而心營之。其影響所及也。於國與國之關係。而帝國政策出焉。於學與學之關係。而綜學哲學出焉。他日二十世紀之世界。將爲此政策。此哲學所磅礴充塞。而人類之

進步將不可思議。此之風潮。此之消息。何自起耶。曰起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即咸豐九年何以故。以達爾文之種源論 Origin of Species 出版於是年故。

達爾文名查理士羅拔 (Charles, Robert Darwin) 英國人也。生於一千八百零九嘉慶十四年年與

美國前大統領林肯英國前大宰相格蘭斯頓同歲生。論者稱其年爲人道之福星云。其祖父埃拉士瑪士 Erasmus Darwin 以醫學及博物學有名於時。於植物變遷之跡。頗有所考究。父名羅拔。世其醫學。達爾文九歲喪母。其幼年在小學校也。才智無以逾人。校中功課。常出其妹之下。惟好搜集昆蟲草木金石魚介等以爲樂。蓋其博物學大家之資格。天授然也。十六歲入蘇格蘭之埃德保羅大學。後更入琴布列大學。爲教師亨士羅所器重。受其薰陶。慨然有立偉功於學界之志。千八百三十一年。卒業於大學。時英國政府獎勵學術。將特派一探險船於海外。周航世界以資實驗。達爾文得亨士羅之推薦。遂得附所派之璧克兒船以行。時年僅二十三。是歲十二月二十一日。船發濟物浦。直航南亞美利加。復徧歷澳大利亞洲等處。環繞地球。五年而還。此五年內實爲其一生學問之基礎。一切實驗智識。皆得於是。歸國之後。首著『璧克兒航海日記』一書。以公於世。聲價籍甚。不數月而諸國翻譯殆徧。後陸續著『璧克兒航海之地質學』『珊瑚島之構造及分布』等書。於是博物之名大噪。被舉爲國學會院名譽會員。千八百四十二年。遂去倫敦。卜居於京特省附近之一村。落屏絕塵俗。潛心滌慮。將航海五年內所蒐之材料所悟之新說。整齊之鍛鍊之。蓋其精心毅力。務求真理之極則。不敢自欺。不肯急功近名。以取譽於世。殆欲積二三十年之力。成一滿志躊躇之大著述。或至身後乃始布之。其眼光之偉大有如此者。

不圖事與心違。千八百五十八年。達氏之知友和理士。忽自南美洲寄一稿於達氏。請其商於先輩。碩學黎埃兒氏而刊布之。達氏一讀其文。恰與己十年來所苦思力索蓄而未發之新說。一一暗合。若在器量。踰小者流。或不免爭名譽。起嫉忌。而思有以壓抑之。湮沒之。亦未可知。乃達氏腦中皓皓若秋月。曾無半點妖雲。直攜其原稿以示黎埃兒。富伽兩前輩。此二人者。皆達氏之親交。而深知其平生所研究所懷抱者也。乃共勸達氏。使急敘次其新著。一並布行。達氏乃以其新論之大畧。與和理士氏之書。同宣布之於倫敦林娜學士會。實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也。此兩論一出。全國學者耳目爲之聳動。或嘆爲精新。或斥爲誕妄。評論沸騰。不知底止。達氏乃益蒐其材料。緯其理論。敘次成編。所謂種源論者。遂以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出於世。

此書之未出也。世人皆以種爲一成不變者。物物皆由上帝特別創造之。自受造以來。以迄今日。未嘗或變。今日之犬。卽太古之犬也。今日之猴。卽太古之猴也。今日之苔之松。卽太古之苔之松也。以爲乘生以來。卽釐然而不可易。若夫下等動植物之次第進化。以至變成今日之高等人類。此等怪誕之說。更無有人敢著想者。可無論矣。達爾文以前。雖有一二博物學者。稍有見於物類蕃變之現象。如拉麥氏於千八百一年所著書。曾微發其端倪。而達氏之祖父埃拉士瑪士所著 *Joonia* 一書。亦嘗大倡其說。雖然彼等雖知其變遷進化之跡。而不知其變遷進化之所以然。及種源論出。積多年之實驗。而以一大學理網羅貫通之。然後人物生生之理。乃顯於世界。今述其要畧如下。

達爾文以爲生物變遷之原因。皆由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公例而來。而勝敗之機。有由於自然

者。有由於人爲者。由於自然者。謂之自然淘汰。由於人爲者。謂之人事淘汰。淘汰不已。而種乃日進焉。何謂人事淘汰。凡動物之豢飼者。植物之樹藝者。因其豢之培之之境遇不同。而無量數之變種起焉。譬之家兔。常飼以某物。而其毛可以變色。常豢以某法。而其耳可以加長。如是者使之變百數十種不難焉。其實則皆自同種之野兔來耳。以是例之。乃至養鳩者。達爾文最留心查鳩之變種。當時英國養鳩之風甚盛。達氏爲養鳩會會員。細心查之。有數百種變法云。養金魚者。栽菊者。栽蘭者。其理莫不如是。皆本由一簡單同類之種。而人工能使之變至數十數百而未已有也。

此等變種之生。非突如其來者。乃由極微極小之點。漸漸而遷。其始甚細。其末甚鉅。試觀之犬。有獵犬。有鬪犬。有守羊羣之牧犬。有衛宅門之家犬。有牽挽車之御犬。皆各具其特別之智能性質。以適人之嗜好。而供人之指揮。非其祖種之生而即然也。人類積多年之力。馴之練之。專潛發其機能之一部分。是以及此。

此不徒於物爲然也。卽人類亦有之。古希臘之斯巴達人。常用此法。以淘汰其民。凡子女之初生也。驗其體格。若有尪弱殘廢者。輒棄之殺之。無俾傳種。惟留壯健者。使長子孫。以故斯巴達之人。以強武名於時。至今歷史上。猶可見其遺跡焉。此皆所謂人事淘汰之功也。

自達爾文此說。昌明各國教育事業。大有影響。蓋今日文明世界。雖斷無用斯巴達野蠻殘酷手段之理。然知人之精神與體魄。皆能因所習而有非常之變化。以故近日學校。益注意於德育體育兩途。昔惟重教授者。今則尤重訓練。可以懸一至善之目的。而使一國人。使世界人。共向之以進。積日漸久而必可以致之。此亦達爾文之學說。與有力焉者也。

所謂天然淘汰者何也。此義達爾文初不敢武斷。其後苦思力索。旁徵博較。然後尋出物競天擇之公理。此物與彼物。同在一地。而枯莖殊科者。必其物有特別之點。與天然界之境遇相適。則能自存焉。能傳種焉。譬之沙漠。有各種色之蟲。滋生其間。其所以受生者。本相等也。但青紅紫黑諸色等。易於辨認。故飛禽蜥蜴諸物。輒搏而啄之。日漸減少。其種遂歸滅亡。所存者。則與沙漠同色。而難辨認者也。至飛禽蜥蜴諸物亦然。其有青紅紫黑諸色者。易於瞥見。蟲類一觀而知爲其敵。所在避之。故常不得食以死。日漸減少。其種亦歸滅亡。所存者。則與沙漠同色。而難瞥見者也。以此之故。凡沙漠中。惟有黃色白色之蟲。黃色灰色之鳥。無他。彼惟最適於其所在之境遇而已。達爾文推物競之起原。以爲地上所產出之物數。比諸其所以營養之物質。常不能相稱。其超過之率。殆不可思議。若使有生而無滅。則一雌一雄所產之子孫。轉瞬間。可占盡全球之面積。而有餘。卽如人類。生殖最遲者也。二十五年。而增加一倍。以此比例。則一夫婦之子孫。經千年後。已屏足而立於地球矣。況乎動植物之孳生速率。遠非人類所能比者乎。動物生產最遲者。莫如象。自三十歲至九十歲。可以產子。計最少數。一牝牡產六子。經七百年。則當得象一千九百萬頭矣。自餘百物。皆可類推。以此之故。於有限之面積中。而容無限之品類。其勢固不可以不競爭。競爭之結果如何。卽前節所述。適者生存之公例是也。達爾文以爲此天然淘汰之力。無有間斷。無有已時。比諸人事淘汰之力。其宏大過之萬萬。猶天產物與人造物之比例也。且其影響。不特在同種之物而已。各物與各物之間。往往互有關係。其繁曠至不可思議。試舉其例。嘗有人移植英國產之一種蘭花於紐西崙之原野。屢植而不能孳。



生。惟村落附近。則叢茂焉。推原其故。蓋蘭花之孳殖。常藉蜜蜂互遞其花粉於雄蕊雌蕊之間。然後構精而傳種焉。而紐西崙之地。多野鼠。野鼠喜食蜜蜂。蜜蜂不生而蘭自不得長。村落附近所以反是者何也。則以其有貓。有貓故無野鼠。無野鼠故有蜜蜂。有蜜蜂故有蘭。夫孰知蘭之生產與彼風馬牛不相及之貓。有若此之大關係乎。達爾文引此等證據甚多。使人知事物與事物相關聯之間。其原因極繁。達氏之眼光。可謂偉大矣。

萬物同競爭。而異類之競爭。不如同類之尤激烈。蓋各自求食。而異類者。各有所適之食。彼此不甚相妨。虎之與牛也。狼之與羊也。鳥之與蛇也。其競爭不如虎之與狼。狼之與蛇。蛇之與蛇也。大抵愈相近。則其爭愈劇。人之與魚鳥爭。不如其與獸爭之甚也。歐洲人與他洲之士蠻爭。不如歐洲各國自爭之甚也。而其爭愈劇。則其所謂最適者愈出焉。

夫所謂適者生存。非徒其本體之生存而已。必以己之所以優。所以勝之智若力。傳之於其子。又傳諸其孫。如是久而久之。其所特有之奇材異能。益爲他物之所不能及。於是其當初偶然所得之能力。遂變而爲一定之材性。馴致別爲一種族。而後已焉。此種之變遷。所由起也。

苟明此理。則知現今庶物之燮然殺列者。其先必皆有所承襲而來。若深究其本質。必有彼此相同之痕跡。可以尋得者。其最始必同本於一元。而現今之生物界。不過循過去數十萬年。自然淘汰之大例。由單純以趨於繁賾而已。即吾人類。亦屬生物之一種。不能逃此公例之外。故達爾文據地質學家所考究地下層石內之古生物。察其變遷進化之順序。以著所謂人祖論。The Descent of Man 者。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出版。以明人類亦從下等動物漸次進化而來。

達爾文自種源論出版以後。猶日日蒐集研究。至老不衰。其後陸續著行之書二十餘種。以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光緒八年卒。年七十有四。其訃音登於報紙中。知與不知。莫不嗟悼。卒由國會決議。以國葬之禮。歸其遺蛻於名儒奈端氏之墓傍。俄美德法意大利西班牙各國。皆派員會葬。諸國之大學。諸學會之代表員。來會者千數云。

達爾文之著書二十七種。不下千數百萬言。其學理之精深。證據之繁博。今世無量數之鴻儒碩學。竭畢生之力以研究之。尙不能盡其端倪。況余之新學小生。欲以區區數葉之論文。揭其綱領。烏能有當。但今所以草此篇之意。欲吾國民知近世思想變遷之根由。又知此種學術。不能但視爲博物家一科之學。而所謂天然淘汰優勝劣敗之理。實普行一於切邦國種族宗教學術人事之中。無大無小。而一皆爲此天演大例之所範圍。不優則劣。不存則亡。其機間不容髮。凡含生負氣之倫。皆不可不戰兢惕厲。而求所以適存於今日之道云爾。

達爾文新說之出於世也。耶蘇教徒視之如讐。如數百年前反對地動說之故事。出全力以抗之。蓋以其論與舊約創世記所謂上帝以七日造成人物之說不相容也。雖然眞理者。最後之戰勝。彼等至今已如反舌之無聲矣。

### 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 壬寅

自一千七百七十八年。美國獨立建新政體。置大統領。及國務大臣以任行政。置上下兩議院。以任立法。置獨立法院。以任司法。三者各行其權。不相侵壓。於是三權鼎立之制。遂徧於世界。今所號稱文明國者。其國家樞機之組織。或小有異同。然皆不離三權範圍之意。政術進步。而內亂幾

乎息矣。造此福者誰乎。孟德斯鳩也。自千七百七十二年。英人於本國禁用奴隸。八百三十三年。並屬地而悉禁之。八百六十五年。美國南北戰罷。奴制全廢。而俄羅斯亦以千八百六十一年。行釋放農奴之制。於是白種人轄治之地。無復一奴隸。苟及歲者。皆得爲自由民。人道始伸。而戾氣漸滅。造此福者誰乎。孟德斯鳩也。自白加掠著刑法論。爲近世刑法之所本。而列國靡然從風。廢拷訊之制。設陪審之例。慎罰薄刑。惟明克允。博愛之理想。遂見諸實事。造此福者誰乎。孟德斯鳩也。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近世史中諸先哲。可以當此語而無愧者。蓋不過數人焉。若首屈一指。則吾欲以孟德斯鳩當之。

孟德斯鳩。法國人也。生於一千六百八十九年。

康熙二十八年

幼稟天才。讀史有識。稍壯。探究各國制度。

法典。並研究法理學。千七百四十年。舉爲本省議會議員。其年入學士會院。益刻苦厲精。研治各學。頗有著述。爲世所稱。千七百四十六年。辭議員職。遊歷歐洲諸國。歸國後。益潛心述作。先成羅馬盛衰原因論。英國政體論。兩書。既乃成萬法精理（法文原名 *Esprit des Loix* 英文譯爲

*The Spirit of Laws* 譯意言法律之魂也。日本人譯爲此名。今從之。）以千七百五十年。公於世。蓋作者二十年精力之所集也。此書一出。全國之思想言論。爲之丕變。真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勢。僅閱十八月。而重印二十一次。云其聲價之高。概可想見。

當法王路易第十四之際。君主專制政體。正極全盛。及其歿後。弊害百出。羣治腐敗。道德衰頹。宮廷教會。尤爲蠹政淵藪。然其時學術方進。英國文明之化。日寢流入。於是國民思想漸起。將撥反動力以排政治之專制。抑教會之橫恣者。紛紛然矣。而當時築其壘。煽其流。隱然爲全國動力之

主動者厥有三人。一曰盧梭。二曰福祿特爾。三曰孟德斯鳩。盧氏之說以銳利勝。福氏之說以微妙勝。而孟氏之說以緻密勝。三君子者軒輊頗難。而用力之多。結果之良。以孟氏爲最。

孟氏之學以良知爲本旨。以爲道德及政術皆以良知所能及之。至理爲根基。其論法律也。謂事物必有其不得不然之理。所謂法也。而此不得不然之理。又有其所從出之本原。謂之法之精神。而所以能講究此理窮其本原。正吾人之良知所當有事也。萬法精理全書之總綱。蓋在於是。孟氏曰。凡屬圓顛方趾。而具智慧者。卽可以自定法律。雖然。當其未著定法律之前。自有所謂義不義。正不正者存。所謂事物自然之理也。法律者。卽循此理而設者也。若謂法律所令之外。無所謂善。法律所禁之外。無所謂惡。是猶於未畫圓形之前。而云自其中央達於周邊諸綫。長短相等也。如何而可哉。故理也者。人與人物與物相交接之間。所最適宜者是也。而此理常同一而無有變。若各邦所設之政法。特施行此理義之條目耳。

又曰。法律者以適合於其邦之政體及政之旨趣爲主。不窳惟是。又當適於其國之地勢。及風土之寒熱。又當適於其國之廣狹。及與鄰邦相接之位置。乃至土壤之沃瘠。及民之所業。或農。或牧。或賈。各各相宜。又當適於其國民自由權之廣狹。及民所奉之宗教。又當適合於民戶之多寡。及人民多數之意嚮。與其性質。不窳惟是。此法律與彼法律。必有相因。當求其所以設立之故。並創製此法者。宗旨之所在。凡欲講究一邦之法律者。必須就此數端。悉心考求。未可執一以論也。孟氏萬法精理一書。卽用此法以考察各國之法。而論列其得失之林者也。其博深切明。不亦宜乎。孟氏學說。最爲爲政治學家所祖尙者。其政體論是也。政體種類之區別。起於阿里士多德。而孟

氏剖之更詳。其言以爲萬國政體。可以三大別概括之。一曰專制政體。二曰立君政體。三曰共和政體。凡邦國之初立也。人民皆懼伏於君主威制之下。不能少伸其自由權。謂之專制政體。及民智大開。不復統於一人。惟相與議定法律而共遵之。是謂共和政體。此二者其體裁正相反。而介於其間者。則有立君政體。有君以莅於民上。然其威權受法律之節制。非無限之權是也。

既明其區別。乃論其得失。孟氏以爲專制政體。絕無法律之力行於其間。君主專尙武力以懾其民。故此種之政。以使民畏懼爲宗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斷喪元氣。必至舉其所賴以立國之大本而盡失之。昔有路伊沙奴之野蠻。見樹果纍纍。攀折不獲。則以斧仆其樹而掎取之。專制政治。殆類是也。然民之受治於其下者。輒曰。但使國祚尙有三數十年。吾輩且假日媮樂。及吾死後。則大亂雖作。復何恤焉。然則專制國民之姑息偷靡。不慮其後。亦與彼蠻民之斫樹採果者無異矣。

孟氏又曰。凡專制之君主。動曰輯和其民。其實非真能輯和也。何也。以彼奪民自由權。使民畏懼。爲本旨故也。夫民者。固有求自保之性者也。而畏懼之心。與求自保之性。又常不相容。然則專制之國。必至官與民各失其所願望而後已。無他。其中之機關。本自有相牴牾者存也。故只能謂之苟安。不能謂之輯和。輯和者。人人各有所恃。以相處而安其生也。苟安者。一時無戰亂而已。故專制國。所謂太平。其中常隱然。含擾亂之種子。

又曰。凡專制之國。必禁遏一切新奇議論。使國民隕然不動。如木偶然。其政府守一二陳腐主義。有倡他義者。則言爲畔道爲逆謀何也。彼其宗旨。固以偷一時之安爲極則也。以故務馴擾其民。

若禽獸然。時時鞭撻之。使習一二技藝。以效己用。民既冥頑如禽獸矣。則其中有一極獐惡而善威嚇者。則足以統御之。不甯惟是。乃至不必以人爲君。而治之有餘。昔瑞典王查理第十二。嘗有所命於元老院。元老院不奉詔。王曰。卿等若猶不從。朕將以一履強命卿等。元老遂唯唯不敢違。由此觀之。一履猶可以御民。故曰。不必以人爲君。而治之有餘也。

孟氏論專制之弊。大略如是。可謂深切著明也矣。至其論專制與立君兩體之比較。則以爲專制之國。君主肆意所欲。絕無一定之法律。然行之既久。漸有相沿成習之法。以御衆。此爲政治沿革之第二期。此種政體威力與法律並行。蓋專制之稍殺者也。雖然。其法律非因民之所欲而制定。未可稱爲眞法律。只能謂之例案而已。而此例案者。果何物乎。則舊制相沿。國王之下。有若干之世臣巨室。皆有其先世所傳之規例。君主或自恣過甚。若輩輒援例以爭藉。以限制君權者。如斯而已。

孟氏又曰。立君政體國之機關。其所以運轉自如。不至破壞者。有一術焉。蓋以一種矯僞之氣習。銘刻臣僚之腦髓。牢不可破。卽以人爵爲莫大之榮是也。惟其然也。故孜孜焉。各競其職。莫敢或怠。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因此一念。羣臣皆自修飾。其甚者或致身效死。以徼身後之榮者。蓋亦有人矣。而要之。不外一種矯僞之氣。驅而役之者也。

又曰。立君政體之國。苟欲不速滅亡。必其君主有好名之心。有自重之意。以己身之光榮。與國家之光榮。視同一體。如是則必將希合民心。勉強行道。而其國亦得以小康。雖然。君主好名之極。而世臣巨室。或不能限制其威權。則君主必自視如鬼神。而一無所顧忌。此孟氏論立君政體之大

略也。約而言之。則強暴之威力。與一定之規則。相混合而已。然則此政體者。亦專制共和兩政間之過渡時代也。

次乃論共和民主之政。孟氏以爲民政未立以前。必有一種半君半民之政。以介其間。若是者。謂之貴族政治。蓋以國中若干人。獨掌政柄。實君主之餘習也。若夫共和政治。則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治於人者。蓋各以己意投票選舉。以議行一國之政。故曰。人人皆治人。既選定之。司法官。則謹遵其令。而莫或違。故曰。人人皆治於人。而其本旨之最要者。則人民皆自定法律。自選官吏。無論立法行法。其主權皆國民自握之。而不容或喪者也。

孟氏又謂民主國所最要者。在凡百聽民自爲。其不能躬親者。則選官吏以任之。民各行其權。以選吏。其明鑒自有令人不得不歎服者。何也。民非必皆鍊達事務。而於他人之鍊達與否。辨之。最明。身經百戰者。必被舉爲武員。學問湛深者。恒被舉爲文職。餘事皆然。蓋有莫之致而致者焉。欲求國事之無失職者。莫善於此途矣。

孟氏論三種政體之元氣。其說有特精者。卽專制國尙力。立君國尙名。共和國尙德。是也。而其所謂德者。非如道學家之所恒言。非如宗教家之所勸化。亦曰愛國家尙平等之公德而已。孟氏以爲專制立君等國。其國人無須乎廉潔正直。何以故。彼立君之國。以君主之威。助以法律之力。足以統攝羣下。而有餘。專制之國。倚刑戮之權。更可以威脅臣庶。而無不足。若共和國則不然。人人據自由權。非有公德。以自戒飭。而國將無以立也。

孟氏又曰。立君之國。或間有賢明之主。而臣民之有德者。則甚希。試徵諸歷史。凡君主之國。其朝

夕侍君側。號爲近臣者。大率皆庸惡陋劣。見之令人作嘔者。何也。彼其坐於廟堂。衣租食稅。不營產業。其皇皇焉。日夕所求。不過爵位而已。利祿而已。其氣傲。其行鄙。遇上於己者。則又卑屈無恥。遇有直言之士。則忌之特甚。聽其言。則阿諛反覆。詐僞無信。故遇仁聖之君。則惡其明察。遇庸暗之主。則貪其易欺。君主之倖臣。莫不如是。此古今東西之所同也。不寧惟是。苟在上者。多行不義。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貴族專尚詐虞。而平民獨崇廉恥。則下民將益爲官長所欺。詐所魚肉矣。故君主之國。無論上下貴賤。一皆以變詐傾巧相遇。蓋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也。若是君主之國。固無所用其德義。昭昭甚也。

孟氏又嘗著波斯寓言一書。以諷當時專制政治。蓋其時歐洲惟荷蘭瑞士行民主政。頗爲各國所重。而亞洲各國。莫不畏之。故託諸波斯人語。謂荷瑞不置君主。爲歐洲最劣之國。然戶口殷息。莫踰二邦。云云。篇末遂自伸己意。謂有眞光榮眞名譽眞德義者。惟民主國爲然。一國之人。可稱爲國民者。亦惟民主國爲然。其推崇民主制如是。

雖然。孟氏於民主政治之精義。尙有見之未瑩者。蓋其於法律與自由兩者之關係及其界限。未能分明故也。孟氏謂法治之國。以法律施治謂之法治。人人得以爲其所當爲。而不能強其所不可爲。此自由權所在也。云云。顧所謂當爲者。其意甚晦。何則。政府者。非能舉人人所負之責任。而一一預之也。特責任之關於義者。可以強之使行。其關於仁者。政府初不得而問也。孟氏又謂凡法律之所聽皆得爲之。若此者。謂之自由。云云。雖然。此特指自由之關於法律者言之。未得爲仁義中正之自由也。何也。所謂法律者。固非盡合於道也。故一國之中。雖人人服從法律。而未可謂眞自由。何



則所謂法律者。誰創之耶。其法律果何如耶。是未可知也。夫法律縱爲美備。若創法者爲不稱其職之人。而強行於國中。是亦不正也。卽創法者。悉稱其職。一由國民之公議。然苟有背於自由平等之理。猶之不正也。孟氏於此義。未盡瀏亮。故每以法律與自由。併爲一譚。此亦千慮之一失也。故孟氏雖推崇民主政體。然頗以不能持久爲疑。蓋猶囿於當時學者之所見。以古代希臘羅馬之制。爲民主政之極則。而於法治之眞精神。尙一問未達也。

孟氏旣敘述各種政體。乃論各政體所由立之本原。於是舉英國政體。謂此所謂立憲政體。最適於用。而施行亦易。實堪爲各國模範。其言曰。苟欲創設自由政治。必政府中之一部。亦不越其職。而後可。然居其職者。往往越職。此亦人之常情。而古今之通弊也。故設官分職。各同其事。必使互相牽制。不至互相侵越。於是孟氏遂創爲三權分立之說。曰立法權。曰行法權。曰司法權。均宜分立。不能相混。此孟氏之所創也。

孟氏謂立法行法二權。若同歸於一人。或同歸於一部。則國人必不能保其自由權。何則。兩權相合。則或藉立法之權。以設苛法。又藉其行法之權。而施此苛法。其弊何可勝言。如政府中一部有行法之權者。而欲奪國人之財產。乃先賴立法之權。豫定法律。命各人財產皆可歸之政府。再藉其行法之權。以奪之。則爲國人者。雖起而與之爭論。而力不能敵。亦無可奈何。故國人當選舉官吏之際。而以立法行法二權歸於一部。是猶自縛其手足。而舉其身以納之政府也。

又謂司法之權。若與立法權。或與行法權。同歸於一人。或同歸於一部。則亦有害於國人之自由權。蓋司法權與立法權合。則國人之性命及自由權。必致危殆。蓋司法官吏得自定法律故也。司

法官之次也。今舉此權以畀之。其悖理亦甚矣。至選舉議員。實爲本中之本。源論之源。今之政論家。每視爲民間一瑣事。僅託司法官監督之而已。是不潔源而欲清其流也。故邊氏以爲於三權之上。必更立一政本之權。而此三職者皆自之出。

(第三)論政本之職。邊氏既立政本職。以爲一國最上權。若是則此職當何屬乎。曰。能盡此職之義務者。必在人民。於何知之。曰。徵諸理論而知之。驗之比較而知之。何謂徵之理論。夫政治固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爲目的者也。國中最大多數者。非人民而誰。人之本性。莫不好其利己者。而惡其害己者。故以此權歸之。其必能盡此責任無疑也。此一證也。凡各人一己之私事。有時不能躬親。而託諸代理人。其以己意所擇之代理人。多能盡職。以此推之。則合各人以成一國。其委託公事之代理人。亦猶是矣。此二證也。何謂驗諸比較。夫以千萬人而謀千萬人之幸福。以視夫一人或數人謀之者。其宅心必較公正。而用意必較周密。彼一人之君主。數人之貴族。雖極賢智。豈願肯犧牲一己之幸福而爲人謀哉。豈願使其其他多數人之幸福加己一等哉。此三證也。故邊氏以爲政本之職。舍國民莫屬也。

按邊氏謂當有政本以總此三權。其理固不可易。蓋苟鼎立而不相統。則易陷於政權分裂之弊。而危及國家前途不少也。雖然。凡諸權者。必各有代表之之局院。而其權乃得實行。如國會之代表立法權。政府之代表行政權。理官之代表司法權。是也。若此政本權者。將以何局院代表之耶。邊氏既謂此權在國民。然今日之國。必非能如疇昔之雅典。斯巴達。集全國市民之一場也。其勢不得不選舉代議者。若是則亦與下議院之性質。有何差別。徒添出一議院。而於邊

氏所謂政本之意仍無當也。又按余未能得邊氏原著之書盡讀之。不過據譯本及他書所引耳。竊意邊氏必當有說以處此姑列所疑以俟考。而近世主張君主主權說者。或遂以此最上之政本權。謂當歸於君主。而箇人之利益被蹂躪者多多矣。故立言不何以不慎也。

(第四) 議員全權論。邊沁曰。凡立法官必當有全權。既被舉爲議員。則其在職中不得受他人之掣肘。使之得行其志。以副一國之輿望。而謀人民之利便。此爲第一要事。

(第五) 廢上議院論。邊沁又論議院只可有一。不能有二。其言曰。論者或謂於第一院即下議院之外。尚當別設所謂第二院。即下議院者。使貴族與平民共政權。此頑舊之警言也。貴族之世襲壟斷此

大權。有百害而無一利。夫豺狼害人者也。然時或殺之而用其皮。若夫上院之貴族。其害民甚於豺狼。無力殺之。則亦已耳。既殺之。則並其皮亦不可用也。試舉其害。一曰誤時。蓋每事必經兩院之討論。空費時日也。二曰耗費。蓋既立上院。則其任議員之貴族。勢不可不予以俸廉。以民脂而供國靈。何爲也。三曰以少數壓多數。蓋當上院多數之意。見與下院多數之意。見不合也。而兩院合議之。則下院亦必有少數與上院同意者。若以此獲勝。是真多數爲僞多數所壓也。四曰使政界日加混雜。夫政出多門。非國家之福也。既有下院以代表民意。而復以上院掣肘之。是治絲而棼也。其無益也如此。其有害也如彼。故吾以爲上院者。不過貴族政體之餘孽。苟在真文明之國。不可不芟夷蕪崇。而勿使能殖也。

按約翰彌勒李拔等。皆主張兩院之利。力駁邊氏說。語繁不錄。但今六大洲中。置國會者不下七十國。除日耳曼列邦中。有一二小國。僅行一院制。餘則皆從二院制。蓋亦利害相權。舍此取

彼耶。邊說未盡可據也。

(第六)普通選舉論。下院議員之選舉權。學者有兩異說。一曰普通選舉。二曰限制選舉。而邊氏則持普通論者也。其立法論綱之緒言曰。選舉之權利。不可不公諸於衆人。若曰甲宜有而乙宜無。則不可明言其可以無之之理。夫下流貧者之幸福。亦人羣幸福之一部分也。其關係於一羣之榮悴者。與彼上流富者之幸福何擇焉。而爲政者妄生差別焉。此吾所大不解也。夫所以必舉立法權而畀諸民間者何也。將以坊主治者之弄權也。而以此權獨歸於一部少數之人。其矛盾孰甚也。云云。其言可謂深切著明。雖然。邊氏之意。固非能謂全無限制者。不過其限制之法。不以貧富耳。彼又言曰。凡人不論男女。苟未成年者。不得有選舉權。其理有二。(一)未成年者不能躬親各事。勢不得不怙恃他人。(二)以年限不以人限。則其限不過暫時之事耳。於普通之義無悖也。旣而又曰。女子及未成年之男子。不能識字讀書者。皆不得有選舉權。此邊氏普通論中之限制論也。

(第七)直接選舉論。選舉議員之法。復有兩異說。一曰直接選舉。謂由選者直接投票以舉被選者也。二曰間接選舉。謂由選者投票以舉代選者。復由代選者投票以舉被選者也。邊沁則持直接論。言間接之弊有二。一曰使議員對於人民之責任較輕。弊一。間選人數。勢必較少。易生朋黨。弊二。

(第八)匿名投票論。選舉法中。又於記名匿名利害之爭。邊氏則主匿名論者也。彼以爲記名有兩大弊。一曰脅嚇。謂富豪之家。其手下傭役服屬之人不少。或不喜其主人而欲舉他人。則有

所攝而不敢也。二曰賄囑。謂欲中選者輒以財力通路。使小民貪一時之小利。以放棄正當之權利也。故其立法論綱。持祕密之論甚強。

(第九) 議員任期論。邊沁以爲每年選舉。於理最完。其利不一而足。而尤著者有二。一曰議員有溺職者。得早罷之。毋使久尸其位也。二曰抑制議員之野心。使其有所憚而不敢害羣也。雖然。其制亦有可難者。曰屢屢選舉。徒滋冗費。一也。選舉競爭。屢生激動。二也。時期過短。或使一人不能終其議政之業。三也。故邊沁之論。各國實行之者少。而任期不許過長。實天下之通義也。

(第十) 論議院起案權。前此各國。或雖有議院。而議員無自起草法案之權。如古代之斯巴達。近世拿破侖時代之法國。是也。邊沁以爲議院不可不有此權。其理有三。(一) 使起案之權。全歸行政官之手。則議員自放棄其識見。有爲之士。無從展其驥足。而議院之政治思想。日以萎微。(二) 起案權全在行政官。則當其欲行某弊政也。議院雖得箝制之。至欲求先事防弊之法。則議院之術窮矣。(三) 議員若無起案權。惟就行政官所提出之案討論。其得失而已。則議院欲示其實力。惟有反對以廢棄原案之一法。屢激於意氣。或至並其良者而廢之。惟故使政府議院同有起案權。則此三弊者可以蠲除。

(第十一) 論行政官專職。邊沁以爲行政官之職。宜以一人專任一事。其理有十五。(1) 以一人當其職。則天下之耳目集之。(2) 禍害之責。歸於一身。(3) 怨恨之來。無人分之。(4) 利己之私。無人助之。(5) 曠職之責。無可推諉。(6) 有爲之譽。無人奪之。(7) 人民愛敬。得自專之。此七者皆所以全行政官之道德者也。(8) 負責任。則不得不發奮。愈發奮。則智慧聰明。愈出焉。此開官智之妙術也。(9) 數

人共事。則互相推諉而必惰。一人專責。則無所逃避而自勤。此勸勤勉之法門也。<sup>(10)</sup>若職權不專屬一人。則不能獨行己見。<sup>(11)</sup>不能不常詢同僚之意嚮。<sup>(12)</sup>屢受無謂之疑問。<sup>(13)</sup>屢起無益之爭辯。<sup>(14)</sup>以此四障。故施政不能迅速。<sup>(15)</sup>以此五障。故屢失時耗費。爲國家之累。此六者。皆所以除行政之阻力者也。

按前述邊氏所論立法官各條。在泰西立憲國。固屬最切之問題。以今日中國觀之。則貧子說金而已。獨此條則直接以針砭中國時弊之言也。天下安有一部七長官。今制各部皆有一管部二尙書四侍郎而能舉其職者哉。

(第十二) 行政首長論。行政官必有首長。即指君主或大統領而此首長當由世襲乎。當由選舉乎。邊氏則主張選舉之說。其言曰。無論何種政體。其掌行政之大權者。不可不自人民出身。苟非爾者。必爲人民之敵。專制君主固敵也。立憲君主亦不免於敵。若使一國人立於其治下。是受治於敵人也。按或有疑於此說。謂如今日英國。號稱政體最美之國。是邊氏之論。得毋大酷乎。不知英國行政之首長。實在人民出身之大宰相。若國王則有其名而無其實也。

(第十三) 行政官責任論。邊沁曰。凡立一法者。必以其法之實行爲目的。欲其實行。則必使之有不得不實行者。此責任之所以必當明也。苟其不明。則所謂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之宗旨。遂將掃地。明之之實奈何。則懲罰是也。論者謂僅以賞譽。可以勸職。雖然。畏罰之念。過於趨賞。是人類之天性然也。故與其恃賞。毋寧恃罰。罰行政官有三法。一曰治罪。二曰贖刑。三曰褫職。是也。故必據此三要。以定條例。將議院彈劾之權。著諸憲法。然後責任之實。乃可舉。雖然。又不徒法律上之

懲罰而已。若輿論亦一種無形之法制也。然必在立憲之國。政治一切公布。言論一切自由。然後輿論乃有力。故苟無憲法。無民權。而欲以他力箝制強暴病民之政府。其道無由。

(第十四)論選擇司法官之法。邊沁曰。使人民自選立法官。宜也。使之並選司法官。非所宜也。蓋司法官之性質能力。孰適孰否。決非人民所能知也。苟使其選之。則一政黨之首領。必有與法官相結託而謀其私利之事。是實公益之蝨賊也。或有謂使議院公舉之者。邊氏以爲議院不能知司法官性質能力之適否。與人民同。又有謂由行政官委任之者。邊氏謂其弊有三。(一)行政官決不能知誰某之可當此職。(二)使行政官選司法官。則權力集於一處。其危害莫大焉。(三)行政官與司法官相結。則立法權必爲所蹂躪。故邊氏謂必當定一資格。而使法官中合於此資格者一人或數人。專任選舉之事。雖然。彼又論法官若有失職者。則當由人投票以彈劾之。罷免之。然約翰彌勒謂此論流弊甚多。反開法官以趨避之路云。

(第十五)論陪審官。陪審官之制。孟德斯鳩李拔等皆極稱道之。惟邊沁則大以爲不可。其言曰。裁判之有陪審。非無利益。然利不足以償弊也。故非萬不得已。必不可用。請舉其弊。(一)使法廷有纏擾紛雜之憂也。(二)使法官對於公衆而輕其責任也。(三)選擇陪審人。甚覺繁難。徒使一人或衆人。即指陪審者空費其日力也。(四)訟獄不得速決。使原被兩造。俱生煩厭也。邊沁於是別立准陪審官之法。卽於每府縣中定一資格。擇出若干人。以抽籤之法。使應其役。苟遇疑難之案。則徵集之云。

此邊沁氏政法論之大概也。要之邊氏著書雖數十種。其宗旨無一不歸於樂利主義。如項莊舞

劍意在沛公。如常山蛇陣。首尾相應。圓滿周徧。盛水不漏。雖謂樂利主義之集大成可也。更以一言概括之。則邊氏之意。以爲凡舉一事。立一法。不論間接直接。苟能使過半之人民得利益者。皆可取之。其使過半之人民蒙損害者。皆可捨之。無論世俗所稱。若何大聖。若何鴻哲。若何明君。若何賢相。苟其所發論所措施。與此正鵠相繆戾者。則昌言排擊之。無所顧戀。無所徇避。快刀斷亂麻。一拳碎黃鶴。善哉善哉。此所以邊氏之論一出。而全地球之道學界政治界。劃然爲一新紀元。蓋有由也。更質言之。則邊沁實英國學派一重要之代表人也。英國今日樂利之結果。其食邊沁之賜者。非一二也。邊氏亦人傑哉。若夫貌襲其似。不究其原。以獨樂獨利。而自託於邊氏之徒。恐邊氏有知。必當戟手於九原曰。是非吾子。吾賊也。

邊氏之說博大精深。其著書浩如煙海。著者既未能徧讀。而各譯本中亦未有薈萃其精義。爲一編可供重譯者（西籍中當或有之。恨未得見）本篇之作。以有限之日力。涉獵原著兼取材於各書所徵引者。頗極難辛。雖然東鱗西爪。其不能盡揭邊氏學說之精華。無漏無誤也。明矣。茲將所引用書目列後。學者欲窺全豹。請更就左記各籍而瀏覽之。

陸奧宗光譯

利學正宗

邊沁原著

Theory of Legislation.

中江篤介譯

理學沿革史

網島榮一郎著

西洋倫理學史

同

主樂派之倫理說



山邊知春譯 倫理學說批判

竹內楠三著 倫理學

田中泰臈譯 西洋哲學者略傳

杉山藤次郎著 泰西政治學者列傳

小野梓著 國憲汎論

岡村司著 法學通論

有賀長雄著 政體論

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 壬寅

二十世紀之天地。開其幕者今已一年有奇。此年餘之中。名人著述。鴻篇鉅製。貢獻於學界者。固自不少。而求其獨闢蹊徑。卓然成一家言。影響於世界人羣之全體。為將來放一大光明者。必推英國頡德 Benjamin Ridd 先生今年四月出版之「泰西文明原理」一書。

頡德者何人也。進化論之傳鉢。鉅子。而亦進化論之革命健兒也。自達爾文種源說出世以來。全球思想界。忽開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學。為之一變而已。乃至史學政治學生計學。人羣學。宗教學。倫理道德學。一切無不受其影響。斯賓塞起。更合萬有於一爐而冶之。取至殺至贖之現象。用一貫之理。而組織為一有系統之大學科。偉哉。近四十年來之天下。一進化論之天下也。唯物主義。昌而唯心主義。屏息於一隅。科學。此指狹義之科學。即中國所謂格致。盛而宗教。幾不保其殘喘。進化論實取數千

年舊學之根柢而摧棄之翻新之者也。

進化論之功在天壤。有識者所同認矣。雖然。以斯賓塞之睿智。創綜合哲學。自謂借生物學之原理。以定人類之原理。而其於人類將來之進化。當由何途。當以何爲歸宿。竟不能確實指明。而世界第一大問題。竟虛懸而無薄。故麥喀士日耳曼社會主義之泰斗也嘲之曰。『今世學者。以科學破宗教。謂人類乃由下等動物變化而來。然其變化之律。以人類爲極點乎。抑人類之上。更有他日進化之一階級乎。彼等無以應也。』赫胥黎亦曰。『斯賓塞之徒。既倡箇人主義。又倡社會主義。即人羣主義然此兩者勢固不可以並存。甲立則乙破。乙立則甲破。故斯氏持論雖辯。用心雖苦。而其說卒相消而無所餘。』此雖過激之言。亦實切當之論也。雖然。麥喀士赫胥黎雖能難人而不能解難於人。於是頤德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於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初著一書。名曰人羣進化論。Social Evolution。以解此問題。

頤德以爲人也者。與他種動物同。非競爭則不能進步。或箇人與箇人競爭。或人種與人種競爭。競爭之結果。劣而敗者滅亡。優而適者繁殖。此不易之公例也。而此進化的運動。不可不犧牲。箇人以利社會。即人羣不可不犧牲。現在以利將來。故挾持現在之利己心。而謬託於進化論者。實進化論之罪人也。何以故。現在之利己心。與進化之大法。無相關故。非惟不相關。實不相容。故此現在之利己心。名之爲「天然性」。頤德以爲此「天然性者」。人性中之最「箇人的」。『非社會的』。『非進化的』。其於人類全體之永存之進步。無益而有害者也。

頤德以爲人類之進步。必以節性爲第一。義節性者。何有宗教。以爲天然性之制裁。是也。苟欲羣也。欲進化也。必不可不受此制裁。宗教者。天然性之反對者也。補助者也。常有宗教。以與人類天然之惡質相抗。然後能促人羣之結合。以使之進步。故宗教家言。未有不犧牲。簡人現在之利益。以謀社會全體未來之利益者。宗教之可貴。在是而已。

頤德以爲論人羣之進化。不可不以生物進化之公例爲其基礎。因首引達爾文之學說。以爲前提。達氏之學說。其根本思想有二。

第一。一切生物皆有非常之繁殖力。無論何種生物。苟一任其生殖。而無他力以阻之。則其

第一。一雄一雌所產之子孫。必至布滿地球。此繁殖力。以幾何級數而增進。參觀本報第二號第三十一葉

第二。凡一切生物。惟適於境遇者。乃能生存。故常順應於境遇。而遞有所變化。其變化之結

果。則遺傳於其子孫。而此之變化。非獨在外形爲然耳。卽內部之機關亦然。卽心理之機能亦然。

因此二者。而自然淘汰之公例出焉。自然淘汰者。謂生物雖恃其繁殖力。可以生存。然以其所產太多之故。不得不競爭。競爭之結果。於是大部分歸於滅亡。而生存者不過一小部分。當其競爭之際。各生物皆有自變化之能力。其變化雖小。而一以適於境遇爲主。於是優而適者獨存。遺其種於後。一切生物。依此公例。經無量世無量劫。以至今日。其間所經過之境遇。至複至雜。故其身體之組織。心智之機能。亦隨之以日趨複雜。一言蔽之。則一切生物。皆常受外界之牽動。而屢變其現在之形態而已。

此實達爾文學說之大概。舉數千年之舊思想，翻根柢而廓清之。爲科學界哲學界起大革命者也。雖然，達氏之所謂優所謂適者，不過專指現存箇人之利益，或其種族多數之利益而已。達氏之言曰：『無論何等生物，必當常變其狀態，使有益於己，然後可以生存。』頤德氏以爲達氏進化論之中心點在此，其所以不完滿者亦在此。

頤氏以爲自然淘汰之目的，在使同族中之最大多數得最適之生存，而所謂最大多數者，不在現在而在將來。故各分體之利益及現在全體之利益皆不可不犧牲之，以爲將來達此目的之用。於是首明現在必滅之理，與現在滅然後羣治進之義。乃進言曰：以尋常人之識見，所最貪者生也。壽也。所最惡者死也。天也。然死之與天有大關係於進化功用者存，何則？彼高等生物下等生物之別，非以其住世之久暫爲差，而以其傳種之長短布種之廣狹爲差。按若以住世之久暫第其爲長者，故高等生物其壽命不特不加長而已，往往愈進於高等，而其壽愈短。種族之所以能發達，有時固賴長壽，有時亦賴短命，使當外界境遇變化甚劇之際，則惟短命者乃可與之順應。何以故？惟短命則交代之事屢起，於是乎其習慣其狀態其性質等變化甚速，得以適於時代而自存。苟不爾者，以長壽而保持舊態，變化甚緩，不能與外界之變遷相追逐，則其競爭必敗。北而日歸，漸滅。夫物之所以有生，其目的必非在自身也。不過爲達彼大目的之全體之過渡而已。其所以有死，亦卽爲達此大目的之一要具也。故死也者，進化之大原也。

頤氏以爲凡物之不進化者，則無有死彼下等簡單之生物，以單細胞結集而成者是也。故其一箇之生物體，俄然可剖分以爲二箇焉，更可剖分以爲四箇焉。分裂又分裂，繁殖以至巨萬而終。

不死若是者謂之無限之生命。高等進化之生物則不然。其種族皆有平均一定之壽限。及限而不得。不死若是者謂之有限之生命。今使既列於高等生物。與他高等者相競爭。而生命仍復無限。則他族之屢屢交代者。其子孫皆多變化。而有順應境遇之資格。我乃特舊態以與之競爭。其種族之敗亡。可翹足而持也。故死也者。進化之母。而人生之一大事也。人人以死而利種族。現在之種族以死而利未來之種族。死之為用。不亦偉乎。夫既為未來而始有死。則亦為未來而始有生。斷斷然矣。

案死之為物。最能困人。記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人既生而必不能無死。是尋常人所最引為缺憾者也。故古來宗教家、哲學家。莫不汲汲焉研究「死」之二問題。以為立腳點。嘗綜論之。約有八說。儒家之教。以為死而有不死者存。不死者何。曰名。故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又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何而與日月爭光。若何而與草木同腐。此儒家之所最稱也。其為教也。激厲志氣。導人向上。然只能引進中人以上。而不能範圍中人以下。美猶有憾焉。此其一道家之教。厥有二派。一曰莊列派。以生為死。齊一無所容心。故曰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又曰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其為教也。使人心志開拓。然放任太過。委心任運。亦使人彷徨無所歸宿。此其次為老揚派。以為死則已矣。毋甯樂生。故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耳。孰知其極。其為教也。使人厭世。使人肆志。傷風敗俗。率天下而禽獸。罪莫大焉。此其三。又次為神仙派。以為人固有術。可以不死。於是煉養焉。服食焉。其愚不可及矣。此其四。此皆中國之言也。蓋墨氏以為死後更無他事。故所言者。惟人世間之事。蓋墨教不以死為立脚也。短喪即葬之說。其一端矣。其在域外。則埃及古教。雖死之

後猶欲保其遺骸。於是有所謂「木乃伊」術者。其思想何在。雖不能確指。要之出於畏死而欲不死之心而已。此其五。印度婆羅門外道。以生爲苦。以死爲樂。於是有不食以求死者。有餓蛇虎以求死者。有臥轍下以求死者。厭世觀極盛。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此其六。景教竊佛說之緒。餘冥構天國。趨重靈魂。其法門有可取者。然其言末日審判。死者復生。是猶模稜於靈魂軀殼之間者也。其解釋此問題。蓋猶未確未盡。此其七。佛說其至矣。謂一切衆生本不生不滅。由妄生分別。故有我相。我相若留。則墮生死海。我相若去。則法身常存。死固非可畏。亦非可樂。無所聖礙。無所恐怖。無所貪戀。舉一切宗教上最難解之疑問。一喝破之。佛說其至矣。雖然衆生根器既未成熟。能受者蓋寡焉。此其八。八家之宗旨。雖各不同。要之皆離生以言死。非卽生以言死也。所論者既死後之事。非未死前之事也。出世間之言。非世間之言也。宗教家言。非科學家言也。其以科學談死理。圓滿透達。顯撲不破者。吾以爲必推頡德氏此論。夫死之困人也。至矣。雖有英雄豪傑。氣概不可一世。一語及此。鮮有不喑然若喪幡。然改其度者。公德之所以不能盡羣治之。所以不能進。皆此之由。頡氏此論。雖未可爲言死之極軌。然使人知有生必有死。實爲進化不可缺一要具。爲人人必當盡之一義務。夫其必不能免也。旣如彼。而其關係重大也。又如此。等是死也。等是義務也。其奚擇哉。奚怖哉。奚餒哉。以此論與孔佛耶諸大宗教說並行。則人庶不爲此問題所困。而世運可以日進。頡氏所以能爲進化論革命鉅子者。在此焉耳。頡氏又言。凡物之有男性女性之別也。亦非也。現在也。非爲生物各箇之利益也。凡以爲未來計。使適應於時勢。而速其變化之率也。有兩生物於此。則必各經過其特別之境遇。各自發達。各有

其過。去。所。受。之。特。色。因。使。之。結。合。焉。調。和。焉。俾。共。傳。其。特。色。於。其。子。則。比。之。僅。傳。單。一。之。特。色。者。其。必。有。所。優。矣。欲。結。合。兩。物。之。特。色。不。可。不。結。合。其。含。此。特。色。之。細。胞。此。男。女。之。事。所。以。爲。貴。也。凡。生。物。之。由。生。而。卒。死。也。其。間。體。內。細。胞。又。屢。屢。變。化。故。當。其。受。生。也。既。受。祖。宗。傳。來。各。種。複。雜。之。特。色。及。其。成。長。也。又。自。有。所。受。外。界。熏。染。之。特。色。復。加。於。舊。特。色。之。內。而。一。併。貢。獻。於。其。子。孫。此。乃。種。族。之。所。以。日。進。也。然。則。人。生。數。十。寒。暑。所。以。常。轉。旋。其。體。內。細。胞。而。變。化。之。者。凡。亦。爲。未。來。計。而。已。自。然。淘。汰。既。以。未。來。爲。目。的。故。生。物。既。全。爲。未。來。而。存。立。故。故。凡。爲。未。來。而。多。所。貢。獻。者。高。等。生。物。也。反。是。者。下。等。也。代。未。來。而。多。負。責。任。者。高。等。生。物。也。反。是。者。下。等。也。故。勤。勞。於。爲。未。來。者。則。爲。優。爲。勝。怠。逸。於。爲。未。來。者。則。爲。劣。爲。敗。不。見。夫。動。物。乎。最。下。等。者。產。卵。則。放。任。之。不。復。顧。故。其。卵。及。其。幼。兒。之。大。多。數。皆。常。滅。亡。稍。進。至。鳥。類。則。孵。化。其。卵。而。復。養。育。之。更。進。至。哺。乳。動。物。則。養。育。其。兒。之。勞。愈。多。而。在。生。物。界。愈。占。高。等。之。位。置。物。既。有。之。人。亦。宜。然。

頤。德。現。定。此。義。爲。進。化。論。之。標。準。因。持。之。以。進。退。當。世。之。學。說。其。言。曰。『進。化。之。義。在。造。田。未。來。其。過。去。及。現。在。不。過。一。過。渡。之。方。便。法。門。耳。今。世。政。治。學。家。羣。學。家。之。所。論。雖。言。人。人。殊。要。之。皆。重。視。現。在。而。於。未。來。少。所。措。意。焉。是。可。爲。浩。歎。也。如。所。謂。社。會。論。國。家。論。人。民。論。民。權。論。政。黨。論。階。級。論。等。雖。其。立。論。之。形。式。不。同。結。論。各。異。而。其。立。脚。點。常。在。於。是。卽。如。近。世。平。民。主。義。之。新。思。想。所。謂。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者。亦。不。過。以。現。在。人。類。之。大。多。數。爲。標。準。而。已。其。未。來。之。大。利。益。若。與。現。在。之。大。多。數。利。益。不。能。相。容。則。棄。彼。取。此。非。所。顧。也。試。條。論。之。自。百。年。以。前。法。國。大。革。命。所。自。出。之。思。想。以。迄。近。世。德。國。社。會。民。主。黨。所。稱。述。之。學。說。其。最。精。要。之。論。不。過。以。國。家。爲。謀。公。衆。

利益之一機關而已。胎孕法國革命者。若康輒。若希比沙。士若志的羅。若達廉比爾。諸家皆「以社會爲箇人之集合體。故不可不以箇人之利益爲目的。社會之義務卽爲現時組織社會之人汲汲盡瘁是也。」其意義未嘗有所謂未來者存也。盧梭祖述此說而益倡之。混國家與社會爲一。其所重者亦在國家多數人民之利益。亦未嘗有所謂未來者存也。英國平民主義首倡之者爲斯密亞丹。其所著原富發揮民業之精神。建設恒產之制度。破壞過去之習慣。以謀現在之利益。而於未來一問題蓋闕如也。斯密所發起之新思想。經邊沁阿士丁。按口人常譯爲奧斯陳法理學大家也占士彌勒。按約翰彌勒之父也世人稱爲大彌勒瑪兒梭士理嘉圖。按二人皆生計學家斯密派之鉅子也約翰彌勒諸賢之講求益臻完備。皆以現在幸福爲本位。以鼓吹平民主義者也。邊沁以爲羣學之理想在於增進一羣之利益。而一羣之利益卽合其羣內各人之利益而總計之者也。一切道德皆以此爲根原。能自進己之利益者謂之善行。反是謂之惡行。爲利益而犧牲義務可也。爲義務而犧牲利益不可也。若此者世稱之爲樂利說。實現在主義之極端也。按顧氏所論邊沁不無太過觀前號邊氏學說自明此等思想自經約翰彌勒引申發明之後。以未曾有之勢力深入於英國人之腦中。斯實可謂近世自由主義之導師也。然其流弊所存。固不能爲諱者。約翰彌勒學貫百家。識絕千古。其高深博大之理想。固吾所大敬服。雖然其所論亦以現在之利益爲基礎。僅能言國家之所以成立。而於人羣之進化仍無關也。夫國家非人羣之一機關乎。以彌勒之達識。生當進化公例大明之日。而於「現在者非爲現在而在。存實爲未來而存」之理。竟不克見及。不可謂非賢者千慮之二失也。斯賓塞以進化哲學倡導學界。其大功固不



可及。至其羣學之思想。亦不免與彌勒同病。斯賓塞屢言犧牲過去。以造現在。而不言犧牲現在。以造未來。無他。重視現在太過。見有所蔽。而於現在必滅之理。未嘗厝意也。雖然。斯賓塞非全忘未來者。彼嘗言曰。人羣之進化。實由現在之利益與過去之制度相爭。而後勝於前之結果也。又曰。國界必當盡破。世界必為大同。此皆其理想之涉於未來者也。雖然。彼其所根據者。仍在現在。彼蓋欲以現在國家思想擴之於人類。統一之全社會。未足真稱為未來主義也。其在德國。有所謂唯物論者。有所謂國家主義者。有所謂保守黨者。有所謂社會黨者。要之悉皆以現在主義為基礎而已。今之德國。有最占勢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之箇人主義。尼志埃為極端之強權論者。前年以狂疾死其勢力披靡全歐。世稱為十九世紀末之新宗教。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之強者所壓伏。尼志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為多數之劣者所鉗制。二者雖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之其目的皆在現在。而未嘗有所謂未來者存也。『頡德氏既臚列諸家之說。一一駁難之。因斷言曰。『十九世紀者。平民主義之時代也。現在主義之時代也。雖然。生物進化論既日發達。則思想界不得不一變。此等幼稚之理想。其謬誤固已不可掩質。而論之則現在者。實未來之犧牲也。若僅曰現在而已。則無有一毫之意味。無有一毫之價值。惟以之供未來之用。然現在始有意味。有價值。凡一切社會思想。國家思想。道德思想。皆不可不歸結於是。』此實頡德著書之微意也。

亞里士多德之政治學說

壬寅

(未完)

大哉亞里士多德。生乎二千年以前。而令今世之言哲學者。言名學者。言數學者。言天文學者。言心理學者。言倫理學者。言生計學者。言政治學者。無一不崇拜之。以爲鼻祖。以爲本師。試一繙泰西汗牛充棟之科學書。觀其發端處。敘述本學之沿革。無論何科。無不皆推本於亞里士多德。於戲。大哉亞里士多德。吾欲一一臚舉其學說。則恐累十數萬言。猶不能盡。今他勿論。先論政治。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希臘之雅典人。生於西歷紀元前三百八十四年。卒於同三百二十二年。柏拉圖之弟子。梭格拉底之再傳弟子。而亞歷山大王之師傅也。古代之文明。極盛於希臘。希臘之文學。薈萃於雅典。雅典之學術。集成於亞里士多德之一身。亞氏者。實古代文明之代表人也。而所謂 Politics 治學 之一科學。所以能完全成一專門。漸次發達。以馴致今日之盛者。其功必推亞氏。故欲治此學。不可不以亞氏學說爲研究之初柁。

先是亞氏之師柏拉圖。嘗著一書。名曰「共和國」 Republic 鼓吹大同理想。以爲大同之世人。不得獨妻其妻。獨子其子。不得有私財。貨不藏己。力不爲己。則姦淫不興。盜竊不作。而世乃大平。觀本報第七號生計學沿革小史。此實與中國禮運之微言大義相暗合。而理想家之極軌也。奈其事終非此五濁惡世之所得行。其境終非此萬數千年內之人類所得達。於是賢弟子亞里士多德起而損益補正之。然後政治學之鵠乃立。柏氏之說。如駕輕氣球。縱觀宇內。倏構華嚴樓閣。於一彈指頃。亞氏之說。則不離平地。不厭塵濁。徐取此世界而莊嚴之。再造之者也。柏氏以倫理學與政治學混視爲一。而亞氏則區別之。亞氏非捨棄理想。而其理想必務與事實相緣附。此其所長也。

亞氏乃博觀人羣之現象。及希臘列國當時之政體。以求國家起原發達之跡。以爲人之爲羣。始

於家族相集次成村落團結次成國家雖然以進化次第論則國家視家族村落為稍後以人生目的論則國家視家族村落為尤要何也必至於成國家然後人道乃完國家猶全體也國家以內之諸結集猶肢官也無全體則肢官亦無所附亞氏乃言曰「人也者善羣之動物也其好為政治天性然也」又曰「苟不恃羣不恃國而能自生存者必非人類也非高於人類之諸神即下於人類之禽獸也亞氏持此義斷定國家為人道不可須臾離之物其成之也非偶然其存之也非得已此即亞氏之政治起原論也」

按柏拉圖言人之所以相羣全為謀生計上之便利其理不如亞氏之確

又按亞氏謂人之天性善為羣其所謂天性者有二義一渾純之天性指其未發達者而言二完全之天性指其已發達者而言故最初之生民雖非能合羣而為政治然此不過如小兒之不能善飯非其性之不能實其性之未至耳故必至合羣為政之後然後真性乃見也

次論國家之性質亞氏以為國家者結集而成體者也而其結集之者實惟國民按原書作市民蓋希臘之國家實市故欲知國家之性質如何當先知國民之性質如何亞氏乃為界說三條今為便讀者借易以國字

第一 國民者非同居一地之人皆可冒此名也若外國人之流寓者若奴隸皆同居此地而

不可謂之國民

第二 國民者非僅有裁判上之權利即可冒此名也雖非國民者藉條約之規定亦得有裁判上之權利按如外國人之認獄亦常一體審判之而於國民之資格無與也又如未成年者老而退者嘗犯罪

亦常一體審判之

失公權者外國人之爲後於本國者皆非完全之國民

第三 眞國民者有權以參預一國立法行政司法諸政務得任一切之官職無有限制者也  
按亞氏之釋國民其義有未盡然二千年前之學說勢不能如今日之完備此不足爲亞氏病也  
也凡讀斯篇者皆作如是觀可也

又按今日我國國民之資格恰與亞氏所列第二條者相類未足稱爲完全國民也

亞氏最有功於政治學者在其區別政體彼先以主權所歸或在一人或在寡人或在多人分爲四種政體 一曰君主政體 Monarchy 二曰貴族政體 Aristocracy 三曰民主政體 Polity or Democracy 此實數千年來言政體者所莫能外也亞氏又不徒以主權所在爲區別也更以行此主權之手段或正或不正而細判之於是乎三種政體各有變相都合爲六種其君主政之不正者謂之霸主政體 Tyranny 其貴族政之不正者謂之豪族政體 Oligarchy 其民主政之不正者謂之暴民政體 Oulocracy 至其正不正於何判乎凡以公意謀國家之公益者則無論權在一人在寡人在多人皆謂之正以私意謀一己之利益者亦無論權在一人在寡人在多人皆謂之不正

按此亞氏政體論之大略也其三種分類後世談政體者莫不徵引之蓋未有他種區別更善於彼者故相沿而不能易也雖然當知亞氏所指三種政體與近代之三種政體皆大有異古代君主政體與近世君主政體所異者何近世之君主比於古代之君主其實權更強且大也近世專制君主以行政之職兼立法之權古代則無是古代之人羣實無所謂立法之思想存

也。所謂法律者。不過因前古之習慣。循續奉行。其君主未嘗有獨布一法令。破壞一羣之習俗。以厲行之者也。故古代之君主。其專制權雖能行於臣民之上。而不能行於法律之上也。非如近世之專制者。無服從法律之義務。綸言一出。萬法皆空也。此其所以不同也。古代貴族政體與近世貴族政體所異者。何欲觀近世貴族政體之真相。宜借鑒於英國。英國自十九世紀初葉以前。名爲有限君主政體。A Limited Monarchy。實則純然貴族政體也。前此英國國王及上議權力。實則貴族爲一國之代表也。至一八三二年。一八六七年。一八八五年。三次改革國會條例。至今貴族政體之跡全熄。英國之貴族政體。其貴族非自認爲我。卽國家。不過行政治上之監督權耳。古代不然。古代貴族秉政之國。不以一國中全體人民爲組織國家之分子。惟以少數之貴族爲組織國家之分子。而其餘小民皆爲附屬物也。分子者物理如輕氣。養氣兩分子。組織成水。舍此則無水也。人民全體爲分子。組織成國家。舍人民則無國家也。古代貴族不然。惟以己爲組織成水之分子。其餘小民。則視爲浮於水面之物也。不甯惟是。古代所謂民主制度。其實猶不能如近世之貴族制度也。何則。彼所謂有公民權者。不過國民中一小部分耳。自餘則謂之奴隸。不謂之民。亞氏所生之雅典。號稱最文明之國也。然當時公民數不過萬六千人。其奴隸殆十倍之。又亞氏不以奴隸之制爲非。詳見下節。以此少數之公民爲一國之分子。舍彼之外。則無有國家。謂非貴族如何。至其當所謂貴族政治者。又於此少數之中。而更少數者也。此其所以與今制劃然也。古代民主政治與今世民主政治所異者。何。其一則如上所述。古代民主之與貴族。不過百步五十步之差也。其二則古代之民主政體。其會議國事也。凡有公民權者。皆躬列其席。雅典是也。今則不然。人民不能人人皆列席。惟投票選出代表人。使代已發表意見。故古代之民主制。其民有直接之參政權。今世

之民主制。其民僅有間接之參政權也。古代之制。惟在小市府可以行之。幅員稍寥。廓則勢不能集。所以羅馬統一全歐以後。其民主政治不能遍及。不能久存也。今世之制。則雖合全球爲一國可也。此又其所以爲異也。要之知人論世。乃得其真。讀亞氏之書。當審彼二千年前之羣治何如。若徒以今日之眼觀之。未有不在在窒礙者也。

又按貴族政體。極盛於古代。直至百年以前。其燄猶未衰。自今以往。殆將滅絕矣。今日天下萬國。既無復有一貴族政體者存。故亞氏之分類。雖直至孟德斯鳩猶採之。及近世則漸廢不用。據政治學者所分。大率爲獨裁政體。合議政體。兩大類。而其中復分子目焉。參觀本報第八號政治第四葉中國通行舊譯。有所謂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者。其名號稍悖於論理。蓋所謂君主者。殆指專制君主。言所謂君民共主者。殆指立憲君主。然立憲君主。固不能謂之非君主也。此其所以爲失當也。然則今日而言政體。當刪出亞氏所列貴族一項。惟存君主民主二者。而君主之中。復區爲專制立憲兩子目焉。斯得矣。雖然。君民共主四字。一極良之名詞也。吾蓋不忍舍之。然則雖稍謬論理。而徇俗稱。亦未始不可也。要之君民共主之一政體。實過渡時代最妙之法門也。其制固不可以久。然在今後數百年間。保持治安。增進公益。道未有善於是者。此種政體之出現。實由進化自然之運使。然亞氏之時代。勢不能預構此思想。亦無足怪。君民共主之政治。濫觴於英國。英國之政權。不徒合君與民二者而爲一也。又合君與民與貴族三者而爲一。亞氏所舉三種冰炭不同器之政體。今乃合一爐而冶之。此又亞氏所不及料也。

又按亞氏以三種政體。並其變相。合爲六種。孟德斯鳩則刪其貴族變相。民主變相二者。定爲



非實正也。故吾以爲不論正變則已。苟論此則六者之中五皆變而惟一爲正也。

且亞氏所謂正變者其區別在一謀公益一謀私益云爾。謂君主貴族爲政之時而能後其私利以先人民之公益。若此者雖故書雅記時或附會而樂道之。至其實事吾未之見也。有強權者恒濫用其權人類之天性然矣。故亞氏所謂三種正格者雖未嘗不可懸之以爲鵠。若夫徵諸歷史上恐億劫而不一遇也。雖然同一謀私益也在多數人民自謀之則私也而反爲公矣。故依亞氏之論理惟民主政體有正之可言其餘皆無可言也。若民主而仍有不正者則必其非真民主也。否則當應用權法之時而誤用實法也。

亞氏又論政體腐敗之由及其革命循環之狀以爲凡一國之始立也其最初之政體必爲君主政體。所謂武人爲於大君也。以其強有力故故能統率羣落掌握主權。整齊團結之以成一國之形。此爲第一級。即君主政體及後此傳國於子孫子孫漸忘開創之艱不復率由祖法以謀國家人民之公益專制恣行民不堪命此爲第二級。即霸王政體專制之弊既極於是其臣下有起與爲難者叛亂滋生其結果也倡亂之諸首領代起以掌握政權市筐篋之恩結人民之歡以自固其位此爲第三級。即貴族政體及貴族政體既確立漸無藉人民之助於是益恣肆以徇私利其黨與多其團體大故其害人民之自由壞羣治之秩序比於一人之君主其禍尤烈此爲第四級。即豪族政體及其極也民不聊生於是多數者相率蹶起致成劇烈之革命革命以後除公害興公益國乃大治是爲第五級。即民主政體及其未流民主之治漸老且衰國民漸失其敬重法律之念漓其平和禮讓之風。



馴至於無政府之慘狀。此爲第六級。政體即暴民於斯時也。有一二梟雄桀黠者起焉。煽惑愚民。自植權。力。羽翼已就。遂覬天位。至是復迴轉於第一級。而君主專制政體再興。而革命循環之圈一周。君主政復興之後。其第二次循環亦復如是。善惡相續。治亂相尋。如是遞嬗。以至無窮。

按亞氏此論。與孟子所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者。其理想正同。雖然。此未足以爲政治之真相也。此蓋亞氏據其有生以前所經之歷史。而推測將來耳。實則後此地球上諸國。從未有依此定例以爲循環者。夫創業者多善政。繼體者多弊舉。此在君主貴族兩政體。或有然。至於民主之治。其現象適與此相反。草創伊始。民未習於自治。法律未備。風俗未醇。往往罅漏百出。焉行之數十年。百年。經驗日多。逐漸改良。遂能成爲完全眞民主之治。此近世歐洲諸國之明效大驗也。亞氏所謂由第五級變爲第六級者。在古代希臘羅馬。雖嘗有之。然彼非眞行民政。耳。苟眞行民政。則進矣。斷未有能退者也。吾請更以佛理譬之。學佛者以成佛爲究竟。當其未成佛也。則輪迴循環於天人六道中。或受天身。或受龍身。或受人身。或受餓鬼畜生身。於彼於此。其變相不可究詰。亦無一定升降之次第。而惟視其所造業。以獲報果。苟一旦成佛矣。則斷未有復能墮落者也。苟猶墮落。則必其所到者。仍非佛地也。政治亦然。政體以民主爲究竟。當其未至民主也。則沈疇循環於民賊之下。或遇仁君而爲君主政。或遇暴君而爲霸王政。或遇共和而爲貴族政。或遇橫強而爲豪族政。或遇亂賊而民暴民政。於彼於此。其變相不可究詰。亦無一定進退之例。而惟應其時勢。以生波瀾。苟一日成民主矣。則斷未有能復墮落者也。苟猶墮落。則必其所行者。仍非民主也。不觀天美法二國之比較乎。美國自獨立以來。所行者。眞

民主也。吾敢信其自今以往更歷千萬年斷未有轉爲君主政體或貴族政體者也。法國大革命之時所行者非眞民主也。故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〇年凡八十年中復戴君主者三度。改易憲法者二十一次。大亂焚焚幾無寧歲。無他未至其究竟則然耳。故孟子一治一亂之言非吾所敢從也。吾以爲不治則已苟治未有復能亂者也。雖美國今日之治猶未可謂之邪治。再以佛到佛善齒位也。使治而復亂則所謂治者必非眞治也。今日進化之學理大明知一切有機體之物莫不循進化公例。國家一有機體也。夫焉能獨戾此例乎。進化與循環正兩反對之現象也。知此則亞氏政體循環之說不攻自破矣。至其前此之有循環則亦不過循環於進化之中特其圈太大易被眩惑故誤此爲彼耳。

參觀本報第三號  
新史學第三葉

又案亞氏所謂由民主而復變爲君主者在泰西往往有之。希臘列國旣數見不鮮矣。後此如羅馬之該撒。法蘭西之拿破崙第一。拿破崙第三。皆其最著者也。民智民德之程度未至於可以爲民主之域而貿然行之。此最險事。言政治者所不可不熟鑑也。至其言君主貴族民主遞嬗之理。在疇昔泰西諸國亦屢見焉。但其論斷不可通於今日。今後之貴族政體殆如死灰之不可復燃矣。如彼俄羅斯者。今世界上第一專制國也。使其將來果有破壞今制之一日。試問能如亞氏之例復移於貴族之一階級乎。必不然矣。

然則亞氏於諸種政體之中以何者爲最良乎。亞氏之說道德也。最尊中庸。其言曰。『眞勇在亂暴與卑怯之間。眞仁在吝嗇與奢侈之間。』故彼亦據此意以論政治。亞氏乃言曰。無論何國之

民大率可區爲三級。一曰富而貴者。假名曰上等社會。二曰貧而賤者。假名曰下等社會。三曰在富與貧貴與賤之間者。假名曰中等社會。一國之中。上等社會常最少。數下等社會常最多。數而中等社會亦常在其。中苟一國政權而在彼最少數者。彼等驕奢淫佚。不事民事。甚者賸括人民之脂膏。以爲己肥。其害國莫大焉。反是而在彼最多數者。彼等無學識。無經驗。不能事事。甚則虜掠富者之財產。陷於無政府之慘狀。其害國亦莫大焉。故莫如執兩端而用其中。使國之政權常在次多數之中等社會。則常能調和彼兩階級。而國本以固矣。

按亞氏此言。至當不易之言也。今日歐美諸立憲國。皆遵此道也。其所以能破壞專制。確立自由。其始亦未有不賴中等社會之功者也。言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一語誠可爲政治界之金科玉律。然今猶未至其時也。今世各國之社會黨。挾持此義。以號召於天下。然其弊往往陷於無政府主義。此固不可以立卽立矣。而亦不可以久也。雖然亞氏之言在歐西。則甚易領會。自中國人讀之。則苦難索解矣。何也。中國數千年來。只有二人政體。而更無所謂「寡人政體」。多人政體。者不問其爲上等社會。中等社會。下等社會。皆戢戢然同蟻。伏於一尊之下。而更何從於此三者之間。而比較也。噫。又案亞氏祇比較少數多數。而下論及君主者。當時希臘君主政體。殆全絕矣。

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析之論。亦自亞氏始也。亞氏之言曰。一國之政治樞機有三。(第一)討議國事之權也。(第二)官吏之資格及其職權也。(第三)司法權限也。其第一項所掌者。凡國中宣戰媾和締結同盟解散同盟諸大政。以及制定法律監督會計審定死刑放逐沒收等諸大獄。按此

屬於司法範圍之事。當時希臘人皆以衆議決之。此等權力當以歸諸全體之人民。或人民中之一部分。其歸諸全體之人民者。民主制之特質也。至人民參與政治之方法亦不一。有爲一總團體合而議之者。有不能爲總團體。故輪班而議之者。以濟其窮實則此兩法皆不可行於今日也。然其權限惟在選舉官吏。議准法律。決定和戰。稽查國計。榮榮數大端足矣。其餘一切行政事務當委託於當局官吏。若行政權盡吸集於議會之手。此實最惡濫之民主制。非國家之福也。

案英國長期國會之末路。及法國大革命時代。皆吸集行政權於議會。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亞氏早道破之矣。

其第二項。亞氏提出種種之問題。曰官吏之數當幾何乎。曰官吏所當管理者爲何等事務乎。曰其在職之任期當若何。將終其身乎。抑有期限乎。其期限宜長乎。宜短乎。一人可得再任乎。將不得乎。曰任命官吏之法當若何。其任之之權當在何人乎。其可以被任者當屬何等入乎。一切人民皆可以任用官吏且被任用爲官吏乎。抑於人民中立特別之等級。特別之限制。惟某種人得有任官權。惟某種人得有被任爲官之權。而他皆不得乎。其任之之時當用選舉法乎。抑用抽籤法乎。亞氏乃參伍錯綜之而列爲十二種格式。各順應於其政體以爲適宜。其論民主政體所當行者則一切人民皆得選官吏。一切人民皆得爲官吏。而其任用之法。或選舉。或抽籤。隨其所司之職爲區別是也。

按抽籤選官之法。頗駭聽聞。蓋當時希臘諸邦。面積既小。而有公民權者。其人數亦更有限。且

尋常官吏。酬俸至薄。人不樂爲。特以維持國家之義務。不得不強羣中若干人使從事耳。故當時亦兼採用此法。

其第三項亦提出三種問題。曰當以何等、人任法官乎。法官之職、掌如何乎。其任命之方法如何乎。亦順應於三種政體而論之。茲不具引。

(未完)

### 生計學(即平準學)學說沿革小史 壬寅

#### 例言七則

一 茲學爲今世最盛之學。其流別最繁。其變遷最多。其學科之範圍最廣。其研究之方法最嚴。非專門名家。莫能測其涯涘。淺學如余。安足語此。嘗諸侯官嚴先生論次其大略以詔後學。先生方從事他業。未能及也。而方今新學將興。茲科理想。尤爲我邦人所不可不講。是用不揣樛昧。敝其梗概。聊當管蠡。推爲輪云爾。

一 茲學學史。東西作者數十家。其卷帙繁者。動至千數百葉。蓋附庸而蔚爲大國矣。今欲以報章短文。櫛其綱要。談何容易。稍繁則二三十號不能盡。太簡則讀者又不解其理論所由來。本論於上古中古務求極簡。自斯密亞丹以後。又不敢避煩。求適我國今日學界之用而已。體例之駁。所不辭也。

一 茲學譯出之書。今只有原富一種。其在前一二無可觀。理深文奧。讀者不易。先讀本論。可爲攷算之資。但此論簡略已甚。於學科原理。無餘地可以發明。而所用名詞。又多爲尋常書籍所罕見。學者尙不讀原富。又恐並此而多不瑩也。

一 本論乃輯譯英人英格廉、Turpin 意人科莎、Cossa 日人井上辰九郎、三氏所著之生計學史。而刪繁就簡。時參考他書以補綴之。惟著者於外國文學。方始問津。本科奧義。未窺崖略。謬誤之處。知所不免。惟海內君子教之。

一 茲學之名。今尙未定。本編尙用平準二字。似未安。而嚴氏定爲計學。又嫌其於複用名詞。頗有不便。成有謂當用生計二字者。今始用之以俟後人。卓創之初。正名最難。望大雅君子。悉心商榷。勿晒其舉。莫不定也。

一論首為發端一篇。本與學說沿革無關。但我國人今尚不知此學之重且要也。故發明其與國種存滅之關係。冀啓誘學者研究之熱心云爾。

一篇中人名及學理之名詞。依嚴書者十之八九。間有異同者。偶失檢耳。

### 發端

英國鴻哲斯賓塞曰。『凡人羣不外兩種。一曰尙武之羣。二曰殖產之羣。此兩者皆所以為羣之具。無論何羣中皆同時並存。不可偏廢者也。雖然其力有消長焉。其在上古蠻野時代。以戰爭為常。以平和為偶。其生產機關不過為武備機關而設。武者之農工商皆所以給兵士之糧。養武門之欲而已。讀希臘史可見其概。故可命為尙武之羣。其在輓近開明時代。以平和為常。以戰爭為偶。其武備機關不過為生產機關而設。今世之養兵。皆以保衛農工商而已。故可命為殖產之羣。』今日則全世界赴於開明之時也。故凡立國於天地者。無不以殖產國富為第一要務。而日演無形之競爭。以鬥於市場。豈好事哉。勢使然矣。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大學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我中國土非不廣。人非不衆。而百姓愁苦。財用不興。彼蚩蚩者習而安之。莫知其所由然。或以為是天運循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任其自然。而剝極將有必復之時也。及一讀生計學之書。循其公例。而對照於世界之大勢。有使人瞿然失驚。汗流浹背者。吾欲詳言之。則累十數萬言不能盡也。今姑語其犖犖大者。夫國之所恃以為富者。不出三物。一曰土地。二曰人力。三曰資財。合三成物而析其所得曰租。曰庸。曰贏。土地所獲曰租。人力所獲曰庸。資財所獲曰贏。三者之盈。消長各有正反比例。而常為一國之



「功力之食報日優斯小民孳生之界域日擴蓋庸厚而家計充所以撫育男女者周而夭殤之數寡也貧乏之生雖無害於孕毓然最不利於長成人種初生至爲柔脆譬諸弱草柔萌茁於氣寒壤瘠之區其萎黃可立待也蘇格蘭山部婦人飢羸困苦併日而食連生二十餘乳爲常而二十餘乳中望存活者不過兩雛未至十四五殤過半矣或不及四週而殞或七齡而殞而過十齡者則尤少也可見貧民脾合其孳乳雖較富者爲易而多而茁壯長成則較富者遠不逮嚴氏原富釋庸篇由此觀之人種之繁又豈可恃耶哥倫布之初到美洲也其地紅夷林林總總今則僅爲博物院之陳設品而已美國某報嘗論當設法保存紅夷勿使絕種留以當博物院考證之用吾嘗至夏威夷島即檀香山稽其戶籍當英人伋頓廓初航彼地時千七百七十八年土人二十餘萬至一千九百年僅餘二萬而已百年之間存者僅十分之一恐自今以往不數十年種全絕矣此全地球中野蠻民族之現象莫不皆然者也夫豈有人焉日操刃以屠之刈之也而優勝劣敗之機自趨於此我中國人傳種之術最稱發達嘉慶末年統計號三萬萬人有奇據西哲考定生理公例每二十五年進率當倍自道光迄今凡七十餘年用遞乘級數推算法當得戶口二千餘兆而今乃不過以四百兆聞視前數僅增三分之一而以公例之正率求之所損者一千六百餘兆矣率此以往更越百年其退率與夏威夷土蠻成比例又豈奇也夫京師所稱首善之區也試行郭中道殪之數日必過十一冬之葬雪中一春之死硫毒者北方乞丐冬間寒不能忍輒市硫黃啖之以耐一時春暖則發毒死者相望于道動以萬計嫁娶無節而好孕惡育例不舉兒都會棄孩每夕多有或以溺殺如豚犬然其蚤殤或弱冠而夭者又十而九也豈有他哉懽懽於生計則然耳然



則居今日而論國危。夫豈待蠔鱉之迫於海疆。版圖之改隸他族。然後謂之亡。然後謂之滅。即此一事而天下至危極險之現象。豈復有過是者乎。儒者動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庸詎知義之與利。道之與功。本一物而二名。去其甲而乙亦無所附耶。庸詎知一人之不利。馴至爲一國之不利。一種之不利。並四萬萬人而將索諸枯魚之肆耶。抑吾中國人以嗜利聞天下。心計之工。自營之巧。若此。初未嘗以正誼明道之教而易其俗也。宜其富力甲天下。財競雄五洲。而其結果乃若此。毋亦由不明學理。不知利字之界說。其或謂利者非利。而常爲害之尤。見頃刻錙銖之小利。乃不惜捐棄此後。應享無窮之大利。以易之一人如是。人人如是。嗚呼。中國國力之銷沈。皆坐是而已。搢紳之子弟。佗其冠種。其辭既諱利。而不敢道。而惟以孔言跖行。率天下其明目張胆。以從事於利者。則固已見擯於九流之外久矣。以此國以如此民。而渾渾焉當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衝。吾又安知其所終極也。西國之興。不過近數百年。其所以興者。種因雖多。而生計學理之發明。亦其最要之一端也。自今以往。茲學左右世界之力。將日益大國之興亡。種之存滅。胥視此焉。嗚呼。是豈崎處巖穴高語仁義之迂儒所能識也。茲學始盛於歐洲。僅一百五十年以來。今則磅礴燁燁。如日中天。支流縱橫。若水演派。而我中國人非惟不知研此學理。且並不知有此學科。則其丁茲奇險而漠然安之也。又何怪焉。故今略述梗概。著爲是篇。學者就其學說之進步。與國計之進步。比較而參觀焉。則夫吾中國今後所以自處者。其可不悚耶。其可不勗耶。嘻。慎勿以孳孳爲利之言目之也。

第一章 本論之界說及其絃目

生計學史與生計史有別。其界說一如政治學史之與政治史生計史者。敘述歷代各國國民生計之實況及其制度也。生計學史者。專言學說之沿革。而非言制度之沿革。學說與制度。釐然二物也。雖然。其關係固甚切密。學說每資現行之制度以爲講求。制度亦每承新闢之學說而生變動。二者互相爲因。互相爲果。故本論之範圍。雖在學說。而往往牽及制度。勢使然也。

論生計學之起原者有二說。甲說曰。此學之誕生。日實在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年蓋以斯密亞丹之原富。以是歲顯於世也。前乎此者。雖有重商重農諸派。不過爲斯密之驅除。後乎此者。雖有主史主羣諸家。不過爲斯密之苗裔。然則斯密以前。決不得謂有生計學史。卽有之。亦不過謬誤之歷史而已。乙說曰。天下無論有形無形之事物。皆未有突然而生者也。故生計學之濫觴。實自人類之初爲羣。旣已爲羣。則生計之問題。自不得不起。有分業則有交易。有交易則有貨幣。此後種種現象。遂漸發生。日講日明。遂爲今治。故敘生計學史。非起筆于古代不爲功也。二說正相反對。而各有所偏。今折其衷。則此學萌芽已久。而使之釐然成一學科者。則自斯密亞丹以來也。故本論以斯密亞丹爲中心點。而上下千古以論次之。

全論概分二部。部復分章。章或分節。以圖示其目如下。

第一期

- (一) 上古生計學 希臘
- (二) 中古生計學 羅馬

(部甲) 斯密以前

- (一) 十六世紀生計學

學史

第二期

(二) 重商主義

(三) 十七世紀生計學

(四) 十八世紀上半期生計學

(五) 重農主義

(一) 斯密亞丹學說

(二) 斯密派中之厭世主義

(三) 斯密派中之樂天主義

(四) 門治斯達派

(五) 約翰穆勒及其前後之學說

(部丙) 斯密以後

(乙) 非斯密派

(一) 歷史派

(二) 國羣主義派

(丙) 新學派

諸家學史。多分為三時期。第一期。則上古及中古也。第二期。則自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之上半也。第三期。則自重農派以後也。又其彼斯密後之學派。率以國為區別。此表分類。由著者參酌羣書。益以臆見。其當否不敢自信也。

第二章 上古生計學 部甲第一期之一

生計學爲獨立之學科。不過百餘年。雖然上古中古時代亦非無一二學說可採者。不過散見于哲學政治法律宗教諸書中。吉光片羽不成體段而已。請先論上古。

凡百學問莫不發源於上古。而或則逐漸發達。或則停滯不前。彼停滯焉者必有爲之阻力者也。生計學在古代其不能如他學之進步何也。推其原因厥有五端。

第一 古代各國皆行奴隸制度。生產之業視爲賤工。故

第二 習於尙武戰征。頻仍。人民不能享太平。以興產勸事故

第三 古代人民以政府爲全能。以爲國民生計皆當爲政府所左右。而國內小團體之勢力

皆被壓制。故

第四 國民惟以參與國政爲自由之獨一目的。而生計之事莫或措意。故

第五 學者皆驚於哲學以心理倫理爲獨一之問題。而殖產之業視爲害德。故

以此諸因。故生計學之昌明。獨劣於他學也。今搜希臘羅馬羣書。略論次之。

一 希臘之生計學說

古代希臘列國形勢最優。富有海利。兵強國富。商業亦盛。學者推其所自。以爲必於生計學上大有發明。實乃不然。希人之視此學。不過政治學家政學之附庸耳。其學說散見於史學道學諸書中。如獵業礦業農業及貨幣奴隸各種問題。多所論戰。最著者爲史家希羅多德 Herodotus 條。斯大德 Thucydides 德儒羅士查始言條。氏有大功于生計學。哲學家梭格拉底 Socrates 但其說皆細碎殘缺。無足論。

次其稍完整者則柏拉圖、芝諾芬尼、亞里士多德、二賢也。

柏拉圖 Plato 429—348 B. C. 嘗著一書名曰『共和國』 Republic 虛構一大同理想之國

家以為大同之世人不得有私財一國所有當為一國人之公產其奴隸及外國人則使為國服

役貨財所出分少許以給之此實後世共產主義 Communist 之權輿也其尤可驚者柏氏不

徒倡共產而已乃欲並妻子而共之謂人不獨妻其妻不獨子其子貨不藏己力不為己則姦淫

不興盜竊不作而世乃大平英格廉評之曰『柏氏此等主義實當時通行之理想蓋以為一私

人皆當服從於國家權力之下也如柏氏言必當建其國于絕海一孤島與他邦閉關不通而後

可蓋通商互市實破壞此種制度之利器也』可謂知言雖然柏氏亦知此說之難實行故其後

所著論法律 Law 書中稍趨切實然猶倡限民名田禁民早婚及政府監督農工商業諸議蓋

雖許有私財而猶欲限制干涉之以求平等也按柏氏之論與禮運大同說及斯巴達來格瓦士所立法皆有相類者雖然其論貨幣為

懸遷之易中易中者交易之媒介也見原富部甲上第七葉分業為生財之大道頗有獨見者

芝諾芬尼 Xenophon 444—354 B. C. 與柏氏同出於梭格拉底之門然其持論視柏為平

實其釋富也謂所有貨物供己之需而有餘者則謂之富有土地耕之而折閱者非富也有貨幣

藏之而不用者亦非富也又其論生產之要具分為天然與人力兩大宗亦又論分功之效說同

柏氏其論地味氣候之狀況及耕作之法頗悉近儒理嘉圖 Ricardo 所發明田租升降例芝氏

似略已見及矣芝氏雖注重農業而亦言工商之不可輕奴隸之宜寬待僅言寬待而不知奴制之當廢蓋猶為當時習俗所囿

也互市之有利益蓋其識加柏氏一等焉至其論貨幣論物價誤謬頗多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 C. 柏拉圖之弟子也。而持論異於其師。嘗著論駁柏氏之共產說曰。『凡人類皆有利己之性。爲萬行宰。財產歸公。則滅殺其自利心。而人道將有所大害。故無論爲一人計。爲一國計。皆當以保護私有權爲重。況共產主義。雖行而紛爭之跡。亦終不可絕也。』云云。此論既出。或詰之曰。子不愛子之師乎。亞氏答曰。『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至今傳爲名言。

亞氏之論富論貨幣論價格。皆能發前人所未發。爲後學之指針。論者或推爲生計學之鼻祖。其果足當之無愧否。雖未敢遽斷。要之 Economics (生計學) 之名。由彼所命。其有功於此學。亦可概見矣。其釋富也。謂凡物之得以貨幣而衡其價格者。皆謂之富有。二種。一曰以贍己用者。二曰以爲交易者。又區別初民時代之生計與用幣時代之生計。以爲是文野所由分。而分功繁簡。治化淺深之表證也。其論貨幣也。所見尤卓。謂貨幣有二德。曰爲物值之程準。爲賣買之易中是也。又言貨幣與富非同一物。貨幣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苟非有所易。則雖懷重金。亦不免于餓。此諸義者。皆今世學者所無以易也。雖然。其論母財子息之義。殊多謬誤。彼以爲貨幣不能孳生。貨幣故斥母取息者。等於掠奪。此論眩惑後學之腦識者。千數百年。沿至中古。猶襲其謬。又分人民爲四級。謂農工商等爲食人者。治於人者。不能與第一級之治人者。食於人者。同享自由權利。其論與中國古義絕相類。又其論奴隸也。不特不以此制爲當廢而已。且爲之訟直。謂必不可廢。其言曰。『奴制之所由起。非由戰爭。非由法律。非由約束。而全出於天然。天之生人。本分兩種。其一體軀頑健。宜於勞力者。生而賦之以奴隸之良能。其一儀容端嚴。宜於勞心者。生而賦之以

自由民之良能。故用奴者。順天立制。羣治所必需也。云云。『自今視之。雖五尺童子。能言其非矣。亞氏又不喜商業。以爲廢居。鬻財者皆損他而自利者也。故宜節制之。勿使發達過度。蓋所懷謬想。與十七世紀之重商主義 Mercantile System 者。流謂我國之利。卽鄰國之害。同一迷妄。凡此諸端。皆亞氏之缺點也。雖然。彼皆應於時勢。補偏救弊之言。論世知人。固未可以厚非也。』亞氏實千古之大儒也。凡名學、數學、倫理學、心理學、物理學、天文學、政治學等。無一不仰爲開山之祖師。而生計學亦其一端也。亞氏實總古代茲學之智識。而集其大成。以貽來哲者也。治茲學者。烏可不薰沐而崇拜之。

## 二 羅馬之生計學說

羅馬人重實際。貴實利。宜其於生計學發達極盛。而實有不然者。德儒伊耶陵曰。『羅馬人三度征服天下。一以兵力。二以宗教。三以法律。』雖然。羅馬之哲學。遠遜希臘。故其生計學說。亦無能自樹壁壘。以鳴于時者。羅馬之諺曰。『能揮鐵者能攫金。』蓋彼以戰爭爲取利之不二法門。併力從事。以此致富。強亦以此招衰。弱羅馬人。殆不識生計之人種也。茲學之不發達。亦奚足怪。茲舉其鐵中錚錚者。一、有如西士羅 Cicero 之重農說。史尼卡 Seneca 菩里尼 Pling 之非奴制說。稍稍可觀。菩氏又倡大農說。以爲大耕作者。其生產力當大增。又於物價之原因。有所發明云。

此外有所謂農業黨者。及一二哲學家、法律家。於其著述中間。發明生計學理。然斷片零執。於茲學關係甚小也。

第三章 中古生計學 部甲第一期之二

自西羅馬之亡。所謂歷史上黑暗時代 Dark Age 也。古代文明。爲蠻風所掃蕩。羣雄割據。海宇如麻。交通道絕。民不聊生。農工商業之衰頹。達於極點。當此時。存一綫之光明者。則耶穌教也。耶穌教稱道人類同胞。四民平等主義。以非難奴隸農傭之制。以改良人羣。滅家長專制之權力。高婦女之地位。而使之自重。以改良家族。倡立慈善制度。教富者以布施。爲義務。教貧者以感謝。服勞爲義務。以改良風俗。人心蓋耶穌教於貨財之生產及分配。視前此稍進步焉。然與當時之法律習俗不相容。未能大奏其效也。其後十字軍東征。開歐亞兩陸交通之路。而南歐諸市府。憔悴虐政之既甚。乃創自治之制。防禦暴君。於是意大利共和市。先興。佛蘭達諸市。繼之。遂有日耳曼「亨雪地同盟」Hanseatic 之事。此實生計界轉捩之一樞機也。

斯時工業商業。皆盛於意大利。而威尼士 Venice 韋挪亞 Venoa 福羅林 Frolence 諸共和國。實爲互市之中心點。自十一世紀以來。種種之工商制度。踵起。至今尙爲識者所贊歎。就中採集商家習慣。公認之成例。編爲商法。銀行法。海上海法。其後十七八世紀。全歐諸國。遂資之以制定法律焉。加以亞里士多德之倫理學。政治學等。漸爲世所重。其遺著之關於財富者。亦競相研究。於是久衰之學。漸將蘇生。要之其時之學者。皆教會耆宿。而具有生計上法律上之知識者也。故其論率祖述亞氏。而以宗教律比附之。如私財制度之當立。賞金取息之不義等。其所常稱道也。今試舉其著名者一二輩。

麥奴士 Albertus Wagnus 1193—1274



士 他 Duns Scotus 1245—1308

渥奇拿士 St. Thomas Aquinas 1226—1274

至十四世紀而教士之中頗有傑出者。法國之阿里士迷 Oresme 最為名家。其所著貨幣論實可稱斯密以前第一大著。德國近儒羅士查大表彰之。推為中古第一家云。當時歐洲諸國圖法禁亂。質錢公行。民不堪命。故當世學者著書論其事者不少。阿氏之作其最完備者耳。

此中世生計學之大概也。其間學說雖非無一二可表見。然當時宗教之氣微極盛。生計制度一切皆受其影響。其僻論之妨進步者亦不少。試舉其一二。彼其時雖以農工之通功易事為當得之利益。至於懋遷服賈則以作偽之業而賤蔑之。漢時禁買人乘馬衣繡。即是此意。故常論售主持貨入市所定價格

只許從真值不許從市價。無論供求消長之率如何不可緣以為漲落。按此與許行所謂市價不貳國貨志。載王莽令諸司市。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為其市平。亦此類也。讀嚴譯原富部甲上論物有真值與市價異。論經價時價之不同。等篇。便知其謬。又其論貳貸息債之事。謬誤尤甚。

國家始設制息之令。思以禁兼并者之賸利。此實原於宗教道德上之精神。其用意不可謂不善。而於生計所窒滋多矣。何也。生產既增。則興業自盛。興業既盛。則需備自繁。作業養備。必賴母財貳貸之行。勢所不得已也。今從而限之。民奉令耶。則騷擾忌憚。而業不進。民國交病矣。民不奉令耶。則虛懸此律。何為者。且是導民以觸法作偽也。參觀原富部甲上釋。臚部乙論貸息債。此制之無益。斯密氏能言之。至其有害。則近儒所疏通證明也。

雖然。耶穌教之有功於生計界。固不可掩。其最鉅者。則力役自由一事也。自中世之始。奴隸制度。

一變爲隸農制度。其後南歐市府遂並隸農而廢之。於是興業家與勞力者始有平等之交涉。此實生計史上一新紀元也。斯密亞丹之論此事也。以爲全出於利己心。蓋一由爲地主者知雇役赴功計功給廩。則工傭樂於趨事而成貨易多也。二由當時帝王妬羣侯之勢力。故結託農民以蠶食其權也。二者雖爲此事之一原因。然其受宗教感化之力者。又烏可誣也。

#### 第四章 十六世紀生計學 部甲第二期之一

西歷十六世紀。世界之大事踵起。而人羣之狀態。制度思想學說。皆爲之一變。語其大者。則如東羅馬帝國之滅亡也。地理上之大變動也。謂尋出亞美利加洲製火藥法印書法之發明也。希臘羅馬古學之復興也。宗教之改革也。似此皆驚天動地之大業。劃然爲中世史與近世史分一鴻溝者也。凡此皆關係於國政及人羣。其他大事。專關於生計者亦不少。試略舉之。

(一) 以亞美利加洲新得良礦故貴金屬指金銀流入歐洲者日夥。於是天然生計之制度一變爲通貨生計之制度。一切交易通用金銀與中世異也。

(二) 銀行質劑之制度興起且徧及於諸地也。

(三) 奉新教諸國舉前此教會所占領之財產收爲公田。以故疇昔貧民受教會之周恤者驟失。所恃窘蹙殊甚。遂不得不別設慈善制度以行施濟也。

(四) 封建制度既廢。專制王國代興。養兵愈多。需財愈亟。政府始以政策干涉工商業。以謀富強也。

(五)舊世界指歐洲與新世界指美洲之通商漸盛而商務上之新制度亦因以發生也

以此諸故。故當時之學者。大率皆主於實驗。與前此之僅憑哲理者。頗異其撰。其所最講求者。則貨殖之現象也。交易之情實也。十六世紀最著名政治家。爲法國之詹鉢敦。Jean Bodin 1530—1596 其所著『共和政治論』De la Republic 論以生計學理組織國家之法。以爲國家之立。不可不與其天然地勢氣候相劑。又論海關稅當立適度之制限。又論財政之事。當以課稅物產之法行之。而十五世紀之末。意大利之政治家鉢陀羅。Giovanni Botero 亦著書論產業之功用。及商業政策。人口。殖民。租稅等。

此外錚錚者。爲瑪連拿。Mariana 1536—1623 及格黎哥里。Gregory 1597 二人。瑪氏論貨幣及物價。且言外國通商。當立定制。格氏著共和論一書。網羅當時生計學之思想。然議論之出於自創者。殆稀。

以上之政治學家。皆專就政治生計之情狀。孳孳研究者也。其間又有一派。則文士及哲學家。目覩當時戰爭之慘禍。政界之昏濁。欲衍柏拉圖之共產主義。建理想的邦國。其最著名者。爲英國之大理官德摩里。Sir Thomas More 1531—1590 著一書名曰『華嚴界』Utopia 者。虛構一島。寫出一天然極樂國之情狀。其上編。痛陳當時之慘狀。其下編。乃描大同之樂園。蓋其所懷抱。不欲昌言。而託於游戲之文。以自表也。雖然。近年英國所發布之法令。其載於『華嚴界』書中者。殆十而五六焉。偉人理想之左右世界者。不亦鉅乎。此外如伊大利之德奈布兒。那日耳曼之佛靈等。皆大倡此說。

又其時生計學上通行之議論。大率在貸貳息債之問題。而其辯難之點。常與教派相倚。蓋當中古以來。宗教法律。皆禁貸金取息。然商務日盛。民間借母求贏日多。於是貸者貳者。各因自然之大勢。私自交涉。造出種種約劑之法。或用契券。或用質劑。非法令所能禁也。於是乎學者不得不研究其利害之數。當時論者。率以爲借貸者。本以恩信相約束。取其息者不義也。雖然。時或索其相當之報酬。亦無不可。如金錢轉輸之費用。借貸保險之要求。是亦債主應得之權利。不可與利息齊類而混視也。此等議論於息借之事。旣已默許矣。當時新教派中之馬丁路得。亦與舊教徒同。排息借之說。而加邊黨之立論。稍圓通云。

十六世紀之生計學家。其討論最多者。尤在貨幣問題。蓋由當時美國新得礦山。加以歐洲各君主濫鑄惡幣。故學者咸注意焉。如彼格致家論貴金屬之性質。常牽連道及此事。法律家討論法理。常謂貨幣之本位若變。則法律之功用。亦隨而變。雖然其論尙多未瑩者。蓋由以貨幣之本性與鑄幣者之印證混同爲一故也。其純以生計學理論貨幣者。實始於著名之天文學家歌白尼 Copernicus 1473—1543 歌氏於千五百廿六年。承波蘭王之命。著貨幣論一篇。釋明貨幣之性質。詳言惡幣之有損生計。有害法律。而不可不亟拯其弊。其言曰。『凡國家所以卽於衰亡。其原因不一端。然余所最畏者。厥惟四事。曰內亂。曰疫癘。曰土地之磽确。曰貨幣之惡劣。是也。前三事現象甚顯。人易知之。獨至貨幣。雖達觀者。或忽焉。何也。彼其所以亡人家國者。非斃之於一擊之下。而徐徐來襲。銷鑠毀蝕於無形之間。而不自知也。』其言可謂博深切明。然則歌白尼非徒天文學之鉅子。抑亦生計學之功臣矣。

物價騰貴之間題。亦與貨幣問題有密接之關係者也。當十六世紀之後半紀。各國流通貨幣之額。非常增加。坐是物價踊騰。不可收拾。詹鉢敦於千五百七十四年所著書有言。一切物價。前後七十年間。率騰至十倍或十二倍。此等現象。實使歐洲人民且駭且怖。而聳動學者之耳目。使不得不尋其因而救治之者也。於是詹鉢敦著論二篇。推其原因。謂亞美利加出銀日多。以致貨幣增加一也。外國通商日盛。銀行兌換之率日高二也。貨幣制度變更三也。至其救治之法。則謂當抑制外國貨物。勿使其漲銷過度。使本國製造事業日益進步。以是爲不二法門。又當時英國某報館有一匿名論文。題爲「論千五百八十年物價」者。論物價騰貴之原因甚詳。其救治之策與詹氏略同。

第五章 重商主義 Mercantile System 部甲第二期之二

重商主義者。以保持金幣勿使流出外國爲安國利民之不二法門者也。此等學說。自今日觀之。其謬誤固不待言。然當時治標之術。殆亦有不得不然者。故風潮所播。應者如響。斯密亞丹名之爲重商主義。亦名爲貿易差率論 Balance of Trade System。於所著原富第四編論之甚詳。後世學者或稱爲制限主義 Restrictive System。又稱爲哥巴主義 Colbertism。蓋以法國名相哥巴 Colbert 始實行此主義。施諸國政也。

重商論者。既以保持貨幣爲國家大計。故各國互市之際。務求出口貨多。入口貨少。蓋以出入相抵。所餘之額。必受之以金銀。國之得此餘額者。則蒙通商之利。失焉者。則蒙其害。於是學者之所討論。政治家之所經營。莫不汲汲焉。求所以得此之道而已。其道何由。厥有二途。一曰獎厲之於

所出二曰阻遏之於所入。阻遏之法若何他國製造物品禁之勿使入境即不能禁亦必課其重稅以減其數雖然其有原料粗品產於他國而可以供我國製造之用者不惟不禁其入而已且獎勵之蓋以購此原料之時雖有漏卮他日成貨而復售於外足以償所失而有餘也又日用飲食必需之品亦許其自由輸入蓋以用品價廉則力役者之庸率可以低減坐此製造費省而易與外品相競也獎勵之法若何曰本國製造品之出口者免其關稅時或以國帑補助之也曰與外國結通商條約務求占得特別利益也曰嚴立殖民地之制使母國之製造家得壟斷其利於殖民地市場不許他國攬越殖民地之原料粗產亦專售之於母國也此皆其制度之大略也此學派之論者其視工商業尤重於農業以獎勵工藝故外國工人來移住者是歡迎之凡有自創新法製新器者必予以專利之權又務輯和內團使勿競爭乃得專力以競於外凡此諸端皆此派中之綱領旨趣也。同時此派中人。家數非一。各有異同緩急之不同。雖然其議論所同趨之點有數端。(第一)貴視貨幣太甚。以多藏爲能事也。(第二)視國內商務不如國際商務之爲重視生產力。不如製造力之爲要也。(第三)以人口稠密爲國力之要素。務設法使民多於鄰國也。(第四)爲欲達以上諸目的。務以政府之力而助長之也。蓋重商派者流。雖其細綱千差萬別。其大體不出於此四者。至其以何因緣而生此派。請略論之。

(甲)美洲既得新礦產金驟增歐洲泉幣大蒙影響前此交易

以物換物之制既已絕跡匯兌漸起  
 謂之交易

遼遠之地交通日開於是邑業之盛過於野業流產之重將於恒產論者乃以為貨幣之為物為人生所最急需得之者無物不可致無事不可為一人如是則眾人結集所成之國亦以此阿堵物為最大之功用此有國者所以常斷斷也 (乙) 其時人國漸起各戴強有力之政府以為重政

府以養兵之故其相需最殷者則壯丁與金錢也加以官吏日增宮中費用亦加浩大前此國幣所入勢固不給則不得不求益於租稅而當時政治家能有見於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理故孳孳以富民為務而又以富民之術農不如工蓋製造之業一能招徠遠氓二能增輸出品故不惜竭全力以保護之而農業反緩一籌也 (丙) 凡得有殖民地者則商務之區域愈擴而工業之發

達亦增故政治家視殖民地為母國歲入之新財源 按今則不爾。殖民地與母國。立於平等之地位矣。 而當時各國民之所

以自張其勢力者不徒在政治界而尤在貨殖界以為欲優勝於彼必先求成效於此於是乎視國計如家計政府自為家長代表之而執行之其培養工商製造之業恰如築窟室以栽唐花者然所以謀產業之發達者無不至若何而使輸出之物質良而價廉若何而於外國市場能保持我國民之地位以此之故政府不得不視民如嬰兒視民如芻豢舉全國殖產之業或以直接或

以間接而悉監督之於政府也 (丁) 凡入口物品課其重稅其始不過為取充國帑計其後則變為保護國產之目的也由是觀之則所謂重商主義者實迫於當時之情勢所不得不然其事甚明矣今請更論其得失

自斯密以後此主義大受掙擊幾至身無完膚雖然其論有過酷者當時各國因行此主義而羣

治賴以發達者不少焉。其功又烏可誣也。今請爲之訟直。

難者謂重商派拋棄農業。爲舍本而圖末。其實不然。彼其時先後緩急。固當如此也。蓋農業必依於土地。而當時之土地。尙在封建貴族之手。貴族帶保守性質。欲使之以新法從事生產。固未易驟變矣。而又不肯與力役者相戮力。故其時欲農業之進步。終非可望。雖然。邑業與野業常相倚者也。邑業盛則野業不得不隨之而進。然則重商業者。實間接以爲農業之先驅也。且民智未開。羣力未團。有政府以干涉之。驅策之。其發榮增長。事半功倍。故當時各種技術進步。殊速。加以吸集外國之職工。輕減內業之負擔。皆爲一國添生產之新力。凡此諸端。雖斯密亞丹亦不謂其無成效也。試徵諸史乘。彼哥巴所立之保護制度。千六百六十一年至千六百八十三年格林威爾Cromwell所頒航海條例等。其有大利於法國英國。盡人所同認矣。

然則重商主義於生計界之進步。大有裨補。固歷歷不可掩矣。而後世攻之者。視同蛇蝎。此其論與攻擊專制政體者無異也。夫專制政體。在今日文明之國。固不容留此遺孽。而當人羣結合。力未鞏固之時代。則又安可少也。重商制度。有類於是。雖然。其中所含謬想。亦正多多。今請依科莎氏所指摘者。舉其缺點如下。

重商主義之謬誤。全由於重視貨幣太過。而之所以致誤之由。厥有數端。(一)由不知金銀之功用。在於易中。義見前而其性質。僅足爲貿易機關之樞紐也。(二)由不知金銀價格之漲落。不徒視其所有金銀數之多少。而又因其流通之緩急。以爲變動也。(三)由不知易中之物。不必專在硬



貨。指金銀銅等貨幣。而更有所謂信用證券。指鈔幣及銀者。其製造之費更少。而流通之用更便也。(四)由不知貨物出口入口之自由。正利用金銀力爲以美補不足之妙策也。(五)由不知彼此交易之原理。必不能甲國常買少而賣多。乙國常買多而賣少。苟爾則商務之權衡不能永保。終必敗裂。不如彼此互利而得本分。應有之差率也。(六)由不知通商條約。由彼此願意締結。我務不以利與人人。亦務不以利與我。鷸蚌相持。甚非策也。以此諸端。一切謬見。因緣而起。要之重商論者。懷抱一不可行之目的。而案畫種種手段。以助長之。及其終也。反生出意外之結果者。比比然矣。如彼獎勵輸出。而以國帑爲補助。畢竟補助金所出。皆自租稅。徒使人民重其負擔而已。如彼阻遏輸入。而重課其關稅。畢竟凡入口物之能銷售者。必其爲本國人所需用者也。關稅重。徒使物價騰踊。而增內地人日用之障礙而已。故在今日生計界發榮滋長之時代。此等方策。流弊孔多。又此派論者。以重視金銀之故。務欲其內溢而不外流。以爲二國交易。此之所利。必彼之所損。因此互相敵視。各思損人以自利。而國際上種種惡感情起焉。當時政治家爲此等理想所眩惑。凡二百餘年。其間動干戈者不下五十載。而戰爭之起。因大抵皆爲此迷見所誤者也。

重商主義之首倡者。不能確指其誰。何要之當。十四五世紀間。爲社會風潮之所激。駸駸興起。殆有莫之致而至者。至其中貴金之論。則自羅馬之西士羅已倡道之。迨十四世紀。遂爲重商派之所遵奉。以爲金銀卽富也。富卽金銀也。此說之謬。本更無俟喋喋。恐猶有未盡解其原理者。試舉西籍中寓言一則以破之。

『昔富利查國一農民。嘗捕珀加士教之一牧師。以獻諸其王迷打士。迷打士厚遇之。旬日之後。

禮遣使歸牧師德王也。詢其所欲得者，許爲致之。王貪癡者流也，乃曰：願使物之觸吾手者悉化黃金。可乎？師曰：是不難。顧王之所欲，遂無更優於此者乎？王不悟也。牧師歸後，出其神力，王折樹枝，樹枝忽黃金也。拾土石，土石忽黃金也。開窗戶，窗戶忽黃金也。盥手而水悉爲黃金，更衣而衣悉爲黃金。命饌而內饜麵包悉爲黃金。然黃金不足以療王之飢，禦王之寒。王空擁無量數之財寶於左右，而殆瀕於凍餒以死。至是乃大懺悔，而乞憐於牧師。師頷之，使浴於柏德拉士河，祓除金貨，與水俱流。王乃大悟，自奮以從事於農獵，爲國民勸國以富強。由此觀之，金銀與富必非同物。貨幣者不過交換之一樞紐，苟無可交換，則與瓦礫草芥何以異焉？昧者不察，視爲獨一無二之寶藏，其不陷於富梨查王之狼狽者幾希矣。當千四百九十二年，哥倫布初覓得美洲，於是祕魯、墨西哥兩土爲西班牙屬之兩土者，礦產饒衍，故金銀之流入西班牙者日增月盛。班王欣欣然，益思保藏之於境內，乃發令禁金銀勿使輸出。雖然，凡物之在市也，供過於求，則價格下落。此生計學不易之原理也。物之去其低價之地而赴於高價之地，如水之就下然，非人力所得。左右又生計學不易之原理也。西班牙金銀之供，既溢於所求者之率，故金值不得不下落。值既下落，則人民之以金銀市於他國也，有所大利。雖嚴刑峻法，無得而懲。於是西班牙之先天下而富揚揚然，有得色者，不轉瞬間亦先天下而貧。百業凝滯，國力萎靡，以至於今。嗚呼！學理不明，措置一失當，而末流之受害有如此者，可不鑑歟。英國始亦有禁金銀出口之令，後知其非策，乃以千六百六十三年廢之。

此等禁令之謬，固不待言。然以是爲排擊重商主義之口實，則亦不可。蓋重商主義與重金主義有別，而重金派不過重商派中之一小派，非可以偏而概全也。

按重商主義。在十六世紀以後之歐洲。誠不免阻生計界之進步。若移植於今日之中國。則誠救時之不二法門也。中國地大物博。民生日用之所。需可以無待於外。外貨之流入中國也。以其機器大興。故成貨之勞費少。而成本輕。製造巧而品質良也。使我能備此二長。則吾國所自產之物。必足供吾國人所求。而有餘。雖關稅稍重。客貨價騰。而必不至病民。是阻遏於所入之策。可用也。中國人口最庶。工價最廉。加以原料之充足。無俟遠販於外。但使能有各種機器。使其質之良。足與客貨相埒。則成本之輕。自必過之。如是則不惟在內。而可以為守。抑且對外。而可以為戰。是獎厲於所出之策。可用也。中國商人。頗富於進取冒險之力。今日全球歐人之殖民地。無一無中國人之足跡。而商務顧不能及歐美萬一者。政府無所以保護之。獎厲之也。蓋無論何人。必經數千年之提携。顧復然後人格乃成。無論何國。必經一度之保護。獎厲然後商務乃盛。以吾中國人生。而具經商之天才。則政府之所以獎厲者。不必如十四五世紀之歐人。用築窟室栽唐花之術。乃足以為勸也。如學步之嬰兒。稍扶掖之。不數旬而能自行矣。故今日如實行所謂重商主義者。於中國其勞費必逾少。而結果必逾良。有斷然也。而惜乎如哥巴格林威爾其人者。我中國數千年來曾無一人也。

第六章 十七世紀生計學 部甲第二期之三

十七世紀之計學家。可分三種。(第一)專主張重商主義者。(第二)反對貿易差率論。開十八世紀自由貿易之先聲者。(第三)研究特別問題。而與重商主義無直接之關係者。

十七世紀重商派中之最著名者。其在意大利有些拉。 Antonio Serra 其在法蘭西有孟喀黎。

津 Antoine De Montchretien 其在英吉利有德麻門 Thomas Mun 些拉嘗著一書論金銀輸出輸入之利弊。其後百餘年間。意大利及他國學者。尊之爲斯學鼻祖焉。孟喀黎津嘗著生計論。書極浩瀚。其後斯學大家焦巴氏嘗爲之箋注。亦謂爲生計學之第一導師。德麻門嘗著英國商業論及對外貿易致富論二書。轟轟有名於時。舉國學校。以之充教科書。而斯密亞丹原富。攻培之不遺餘力。

重商主義。既不過一時權宜之說。則其反動力之發生。自固不可避。故十七世紀之前半紀。攻難之說。既紛紛漸起。初時其力雖微。不足以動一世之耳目。及後半紀。而陸克 Locke 霍布士 Hobbes 二氏皆啓學大家清議。威廉撇底 W. Petty 挪士 D. Knows 卜喀利 Berkeley 查爾特 Chind 諸大家起。學理爲之一變。斯實重農學派斯密學派之前驅也。

查爾特一商人也。嘗著貿易新論。及論貿易與債息之關係兩書。其於貿易差率說。雖未能盡脫藩籬。然論穀物等之貿易自由。頗有卓見。而其學說之最有影響者。彼以爲息率低下。則一國之生計必趨繁榮。引荷蘭之例以實其說。遂倡論謂當以國家之力。制法律以限息。贏後此諸國。皆頗實行之。而其謬見。實倡自查氏。

威廉撇底之著書。關於生計財政統計等者。更爲進步。其所著有貨幣論。一六八二年。租稅及賦金論。一六七九年。統計論。一六八二年。愛爾蘭政治解剖論。一六九一年。等其書之要點。欲以尋常樞夫每日賃備之價格爲一定不變之價格。以此爲比例尺。以衡量一切物價。彼蓋以勞力爲生產唯一之原素也。

此其說之偏謬。今不待辯。今日生計學家論生產之原素有三。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既爲定論矣。導之功。固自不少。

然其研究生產之學理。爲英學派先

擲士嘗著商業論。一六九一年

其學識雖稍遜於威廉。至其論自由貿易。最爲明瞭。有足多者。擲士嘗

言曰。『欲論一國之利害。宜不徒著眼於一國。而必當放眼於世界。貿易之事。富視全世界。如一  
大共和國。然各國互相貿易於此大共和國中。其猶各人之互相貿易于本國中也。以故苟甲國  
有損失。則蒙其害者不獨甲國耳。而實波及於世界。乙丙諸國皆所不能免也。』又曰。『貨幣者不  
過一物品耳。其性質與他之物品無以異。其存在國內之額之多寡。常緣商業之狀況爲變更。非  
人力所得而左右也。故貨幣多則物價騰貴。而輸入之額必增。輸入增而貨幣外流矣。貨幣乏則  
物價下落。而輸出之額增。輸出增而貨幣還歸矣。然則貨幣者。不過爲養欲給求之一媒介耳。一  
人如是一國亦然。故國計最要之事。在使原料品及製造品之額。蒸蒸日上。彼設法律以防貨幣  
之外流。以保護特別之財產者。皆謬誤之甚。蒙其益者不過一二人。而受其損者。乃在全國也。』  
云云。

卜喀利更爲極端之議論。謂貨幣者。並不足以爲貨物。實不過一符券耳。故最上之貨幣。莫如鈔  
票。其說雖不免過激。至其論貨幣之效用。不在分量之多寡。而在流通之速率。其言最爲博深切  
明。又以勞庸爲物價之標準。其說頗同威廉。而最注重分業。謂當合全世界之盈虛。消長。以實行  
分業之策。實爲斯密氏學說之先河矣。

以上諸賢。當重商主義極盛之時。首倡反對之論。以與社會挑戰。雖及身不爲輿論所尊。至十八世紀。而其義大昌。

此外有英國共和黨員哈靈頓。以一六四〇年著一書。論一國之土地。不宜歸於少數豪族之所專有。而荷蘭法律學大家果魯西亞。Y. Ruyter 即著性法論爲國際公法學之鼻祖者 亦著一書。言穀物出口。當任其自由。不可以國家之力限制之。其他各國著述家。論生計上各種特別問題者不少。而英法德諸儒。

草貨幣論者尤多。其最顯者。則哲學大家陸克所著。於整頓財政之法。最爲精密。後世改革案。多採其論云。

第七章 十八世紀上半期生計學 部甲第二期之四 闕

本章純屬過渡時代。無甚新創之學說。而家數頗繁。登諸報中。使讀者厭倦。故暫闕之。以待他日印單行本。始補入焉。 著者識

第八章 重農主義 部甲第二期之五

十八世紀之下半。羣治組織。殆將一新。其時之哲學。文學。種種異彩。皆爲思想革命。政治革命之媒。箇人主義。漸得勢力。所謂民約說。人權論等。漸風靡一世。務以排除政府之干涉。放任人民之自由。凡百學說。皆然而生。生計學亦其一端也。生計學之自由主義。大成於斯密亞丹。而法國之重農學派。實爲其先河。故敘述學史者。常或以重農學派爲斯學之新時期。蓋有由也。

重農學派。本稱性法學派。Physiocrat School 以其所持論。偏重農本。故通稱今名。此派之鼻祖。爲法國之奎士尼。Francois Quesney 1694-1774 奎士尼者。律師之子也。生於鄙野。長而習醫。

學聲望日高。爲法王路易第十五之侍醫。大見寵貴。然秉性剛直。不爲當時腐敗政界所移。以生於鄙野。故習知農事之利弊。其說之常趨重農務。蓋有由也。所著有「生計論」「國計格言」「生計學質疑」「工商業論」等書。最後乃著「性法論」。千七百六十八年。取當時政治法律哲學之新思想。以調合

於生計學理。於是完全之一新學派乃成。今請綜奎氏學說之綱要而論之。

### 第一性法論

性法亦謂之天然法律。即政治學家所謂天賦人權說也。當時學者如盧梭輩。

大倡天賦權利之論。謂人羣者由各人之分體。結集以成者也。政府者由各人同意之契約。委

任以治事者也。故統治之權力。必當有所制限。除奉行契約之外。不可任意干涉。即以生計上

論之。各人皆有以其勞力。易其快樂之權利。一言以蔽之。則財產者神聖也。人民勞力之作用。

必不可稍有所障礙。稍有所束縛。而勞力所得之利益。皆必當完全自有之。而不爲人所擊。奎

士尼乃斷言曰。世界上有根於天然。一定不變之法。則存一切人類。皆生息於此法。則之下。生

計界其一端也。若設種種人定法。以與天然法相背戾。其害羣莫甚焉。故關於民間一切生計

之事。政府宜一聽其自勞。自活。自由。自治。而絲毫不可有所干涉。苟干涉者。則是掘苗助長之

故智而已。

### 第二重農論

奎士尼以爲一切產業中。惟農業爲生利。其餘工業商業等。皆分利而已。何以

故一切有形之物品。無不由土地與天然力和合而成。惟土地爲能生新利。是卽生利之性。法

也。土地所產之物。除其耕作之費用。其所餘者。則爲純贏。此純贏中。以一部分納租於政府。以

一部分納稅於地主。其再餘之大部分。則應歸農民自由享用之。農業興。則純贏多。純贏多。則

一部分納稅於地主。其再餘之大部分。則應歸農民自由享用之。農業興。則純贏多。純贏多。則

國家之富強基是焉。若夫工商業則非能生新利者也。工業者不過變物品之形而增其價耳。商業者不過易物品之位而增其價耳。而此變之易之之勞力不免銷耗於無益而農本天然之利反爲所分分之者衆。非國之福也。故欲謀一國之富舍獎勵農事外其道無由。

第三貨幣論。奎士尼痛駁重商派好貨之論。其言曰。貨幣多之國則爲富國。斯固然也。雖然。非以多貨幣故能富。正以其富故能多貨幣也。重商派之論所謂誤果爲因也。故貨幣者不過富之代表而決不足以致富致富之道非使農產物日增不能而彼重商論者反保護分利之工商業使之奪本而蠹民是緣木求魚之類也。

第四租稅論。奎氏以爲租稅只當直接以課諸土地。蓋土地者富之本源也。此外各種間接稅畢竟亦歸農民之負擔。徒使收稅法益以煩雜而費用益以加多。甚無謂也。

此奎士尼學說之大概也。奎氏又取一國之人民而區爲三種。

- 一曰生利者。即耕治土地之農民是也。
- 二曰監督者。即地主是也。地主者不躬親耕作之大農也。奎氏不以地主爲分利者。彼以爲此種之人。爲國防及種種國事。皆奔走盡力。且擔荷其經費也。
- 三曰分利者。即不屬於前兩項之人民皆是也。工商業者皆歸此項。

奎氏欲將其學理施諸實事。於是擬出種種方策。(一)農民之耕治土地一切自由也。(二)土地所產之物品或交易之於國內或交易之於國外一切自由也。(三)耕作者之身體不得被束縛其物品不得被制限也。(五)開通道路也。(六)普施教育也。(七)政府時以特別之利益獎勵農



岷也(八)如專賣之例如工商聯行之例皆當禁廢使得自由競爭而農夫乃食其利也

奎氏之新學說既出世其門弟子熱心闡播之影響忽波及於各國其在法國則有米拉般氏

Mirabeau 哥爾尼氏 Gournay 渣爾噶氏 Turgat 其在英國則有謙謨氏 Emme 即哲學大家兼以歷史名著也

其生業學實開斯密之先導 在法國則有夏列德文氏 Schlettwein 等而意大利之宗其說者亦不少云

請言重農學派之得失(一)彼以工商業為分利而非生利是其謬見之最甚者也蓋生產云者

非專指物之自無而有者言耳凡以人力加於天然物而產出之或增多之者皆謂之生產此通

於農工商而皆有效者也奎說之謬後此斯密亞丹培擊之無餘蘊矣至其所以賤蔑工商之故

大抵由重商主義之反動方而該派之學者又獨尊天然法即性法因此凡物之附屬於天然者皆

特重之以土地為天然物也則其加鄭重也亦宜亦以當時法國農民大為上流人士所賤蔑沈

淪困頓苦不忍言救時之士益斷斷三致意焉蓋有由也(二)其所謂性法者近今學者多排斥

之尤甚尤甚以為國計政策隨時不同隨地不同斷無所謂貫古今通萬國之一定理法者存雖然當

時風氣所趨一切政治法律哲學皆毗於此論無足怪者(三)其主張直稅排斥間稅畢竟終不

可以為完全之租稅法雖一時偶有勢力而今亦陵夷衰微矣此等諸說其影響及於後世者蓋

寡可勿深論(四)重農學說之最有關係於羣治者則產業自由論是也此論殆取前此歐洲諸

國政府管理產業之方法拔其本而清其源也重農主義未興以前列國競靡於所謂哥巴政略

見第五者徒取一時權宜之策誤其目的愈趨愈甚政府干涉產業之極乃至人民起居日用之瑣

事皆一一監督之掣肘之凡一切製造之方法。買遷之機關。皆有立法權以爲之制限。流弊既極。於是非難之聲大作。重農派學者乘之革新學理。以排擊時政。雖其所謂放任之義者未免過度。時或軼出範圍以外。雖然實革命時代自然之現象使然也。而此重農論亦孕育革命之大原因也。蓋當時人心漸變。各部分之學說皆將翻數千年之案而一新之。其中如政治學部內所謂民約說。所謂主權在民說。皆爲摧陷積弊之利器。而於生計界所謂各人貿易自由爲天賦權利之說。首足以使人知實利之所存。又隨以箇人利益與公衆利益一致之說。因勢利導而託美名於公利。此實足以震撼當時階級秩序之社會。而所向無敵者也。故後世論者或謂重農學派偏重箇人主義。幾與無政府黨相類。殆非誣也。此等學說自今日視之。其偏激固無待言。揆諸彼時之事勢。殆有不得已者存。未可膠柱以詆昔賢也。

要之重農學派。其紕繆之見過激之論固不少。至其變革羣治之面目。改良生計之學理。厥功甚鉅。不可誣也。其排擊干涉。主張自由。實驟開斯密亞丹以後一新天地。其勢力不亦偉耶。不亦偉耶。

第九章 斯密亞丹學說 部乙一之一

德國生計學新學派之泰斗羅士哲 *Roscher* 嘗有言。『斯密亞丹者。立於生計學史之中心者也。斯密以前諸家皆爲斯密學說之準備者耳。斯密以後諸家皆爲斯密學說之修補者耳。』美國皮爾利亦言。『斯密原富之初出世。正與美國宣告獨立同年。此書亦一種獨立之宣告也。彼摧破重商主義之邪說。而使生計學爲一獨立之學科。其聳動一世之耳目而別開一新時代。殆

與哲華遜。按美國獨立檄文之主稿者也。之檄文。同一功用。哲華遜檄文。震撼政治界。斯密著述。震撼生計界。故論

者或謂生計學之鼻祖。非阿里士多德而斯密亞丹也。良非偶然。一新民子曰。吾著生計學史。至

斯密時代。使吾生一種異感。吾乃始驚學問左右世界之力。如此其宏大。吾乃始驚二百年來歐

美各國以富力霸天下。舉環球九萬里為白種人一大「瑪傑」而推其波助其瀾者。乃在一眇眇

之學士。嗚呼。斯密氏之學說。披靡西土者已百餘年。今且為前魚矣。為積薪矣。而其書乃今始出

現於我學界。斯密原富嚴譯。本去年始印行。然且鄉曲學子。得讀之者百無一焉。讀之而能解其理者千無一焉。是

豈不可為長太息也。吾今故略敘斯密之性行學術。且舉其全書十餘萬言撮其體要。以紹介諸

好學諸君子。本章所舉之詞。一依嚴譯。蓋無以易之也。其所臚學說。視他章較繁。故不避者。重鉅子也。然提要鉤玄處。亦頗費苦心。讀者當能鑒之。吾欲以此為讀原富者之嚮導云爾。

斯密 Smith 名亞丹 Adam 以千七百二十三年六月五日。生於蘇格蘭之卡可底 Kirkcaldy 初

受教育於鄉學。學業大進。以記性絕倫聞。千七百三十七年。入本國克拉士哥大學。四十年。轉英

國惡斯佛大學。其所最嗜者為數學。物理學。歷史哲學。常慨然有改良羣治增進民業之心。四十

八年。再歸蘇格蘭。居愛丁巴拉府。始與碩學謙謨 Hume 交。五十一年。為克拉士哥大學教授。講

倫理學及道德哲學。始有名於時。其講倫理學也。分為四科。一曰自然理學 Natural Theology

二曰道德學 Ethics Proper 三曰國法學 Public Law 四曰生計學 Political Economy 凡任此

校講席者十一年。其時謙謨所著生計學書初出世。斯密讀之。大有所感動。益潛心以研此問題。

千七百五十九年。著一書。題曰「感情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此書所論。略與蘇格蘭

學派首領赫欽遜 Hutcheson 李特 Reid 等相合。蓋以倫理學上同情主義為基礎。論者或疑

此書與其後此所言生計學理多相反。而不知斯密之哲學本受〔自然說〕 Theory of Nature 之感化。傳陸克 Lock 謙謨赫欽遜之衣鉢。其後此主張生計自由。Economic Liberty 皆此精神所一貫而已。

千七百六十四年。去大學游歐洲大陸。僑寓巴黎者一年。其在巴黎也。與奎士尼渣爾噶見前章及其他哲學家。公法學家。生計學家。相親交。於法國生計學說。大有所得。六十六年。歸國。隱於故鄉卡可底者十年。千七百七十六年。突然以原富一書公於世。原富原名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譯言考究國民之富之天然及原因也。七十八年。被舉爲蘇格蘭稅務長。八十四年。喪母。瘠毀過度。越六年。爲千七百九十年七月。斯密亞丹遂卒。得年六十七。斯密之病革也。語其友人列德爾曰。『吾一生事業。無可表見。今遂不得不死耶。』嗚呼。以斯密之學術。開拓萬古。推倒一時。爲學界建一至高至大之紀念塔。而其歆然不自足也。若此。大哲之風度。吁可敬矣。

今請言斯密著述之要領。斯密首以國民之勞力爲富之大源。以謂勞力者國民所賴以得日用百物之供給者也。斯密固非謂勞力爲生產上獨一無二之原質。然於卷首特提出趨重力作之義。殆所以示別於重商重農之兩學派也。而其論勞力之效。以分功爲第一要義。謂分功之繁簡。可以覘人國治化之淺深。而又言分功學理之適用。農業不如工業。卷首論分功之效一篇。其學識已有夔超前古者矣。斯密又論分功之起原。由於人類有欲交易物品之天性。其言曰。功分而生財之能事益宏。雖然。

非前知其能生財然後分之若此也蓋起於不得已焉。人生而有羣。天與之以有欲。其所以養此欲者非一人之身所能備也。勢必取於相資。故有質劑。調相易以約者有交易。謂相易以物者有買賣。謂以財為易者而各操一術焉。以前此三者而分功以著。治化既開。易事乃始。易事既有。乃各審其耳目手足之所宜。生事以供。亦有此三者而分功以著。治化既開。易事乃始。易事既有。乃各審其耳目手足之所宜。之求而已。亦得所欲。此分功交易所以相因為用也。

斯密又論分功之程度與市場之廣狹相為比例。蓋山城小市貿易寡通。其民若專攻一業。則自用而外多致餘饒。而莫與為易。故不得不舍其專而業其兼。輟此業之有餘。補彼業之不足。然後生事得粗具也。因論分功之所始。必在瀕海多江河之國。以其交通便故。市場廣。市場廣故。百工興也。近世歐美諸國汲汲然求市場於遠地。勢將合五大洲為一大「瑪傑」皆實行斯密分功之政策而已。

斯密又曰。分功局定。則民之生事取足於己者日少。待給於人者日多。故易之為道尚焉。雖然。為易之始。必有所窒。使乙之所以易。非甲之所欲。有則易之事將窮。有智者起。別儲一物。使隨時隨地出以為易。人皆樂之。而不吾拒。此物也。名之曰「易中」。是即貨幣之所由起也。人各持此易中。以易所欲得之物。然物萬有不齊也。故不得不定其價格焉。以為相易之準。斯密論物之價格。分為二種。一曰利用價格。物每有用甚宏。生事所不可無。而不可以相易。空氣水土是已。二曰交易價格。物有利權甚大。而利用蓋微。珠寶石是已。夫物苟

不可以相易。則其價格蓋可勿論。故專論交易價格。斯密乃論物有真值與市價異。凡人所有之物。皆自力來。始也。以力致物。今也。積力於物。及其未

毀斥以與人或易物焉。或得錢焉。自我觀之。其所得者必其與是力相當者也。故功力者物之所  
以相爲易也。若是者謂之眞值。雖然。於入市之際。而曰吾較量吾所用之力以取償焉。吾能計之  
而購者未必能也。故取定於兩家當市之評。甲仰而乙俯之。乙出而甲入之。至於各得分願而止。  
若是者謂之市價。

斯密又言吾欲求得一物以衡量萬物之眞值。以審其貴賤之差。吾思之。吾重思之。其可以爲諸  
值之程準者宜莫如人力矣。成一物而費功力若干。自勞力以產物致貨者言之。無論何地何時  
其所費之分量一耳。故費力多者其物貴。費力少者其物廉。惟功力有恒。可以爲物值之準。以此  
而衡量一切萬物之價格。可謂最公而獨眞也。故人力爲直正之價格。貨幣不過名義上之價格  
而已。

雖然。物價亦有析分焉。當民之初羣。無占田。無積聚。故交易價格。惟視產物致貨時所費之功力  
幾何以爲差率。及羣治愈進。而物價所含之性質亦愈複雜。疇昔地無所專屬也。及後世分民分  
土。而天下之地皆私財。於是乎有地主勞力者。必資土地。乃能產物。而土地既非所自有。遂不得  
不納租賦以乞贖之。於地主分其勞力所得之若干。以爲償。若是者名曰租。日本謂之地代又生民之業  
皆力作於先。食報於後。二者不能同時。方其力作。非先有以贍其口體。固不可也。則必仰於積聚  
者之家。積聚者出其母財以飭材焉。以餼廩焉。及其成貨也。又不得不分其勞力所得之若干。以  
爲償。若是者謂之息。日本謂之利潤除租與息之外。其成貨而售之也。猶足償其勞力所費而有餘。若是  
者謂之庸。日本謂之賃銀租庸息三者。物價之原質也。卽一物之價論之。將見或彼或此。或僅一焉。或兼

也。三焉。而皆統於是。三物者。顧租庸息。雖不同物。而其始則皆勞力之所出。故皆可以功力爲權度也。

斯密復論經價與時價之不同。經價者。卽物之眞值。所以致是貨入市之全費也。卽合其所納於

土地之租。所償於資本之息。所酬於勞力之庸。而所售適足以相抵者是也。時價者。當市所售之

價也。時價與經價異。或等。或過。或不及。而常視供與求相劑之間。

持求物售者謂之供。人欲得物者謂之求。

使供之數不

及乎求之數。則有力者。輒出過經之價。以購必得。供少求多。則求者競。競則時價優於經價矣。使

供之數過乎求之數。以經價求者無多。而急售者衆。求少供多。則供者競。競則時價劣於經價矣。

故時價者。常爲競爭力所左右。而動搖於經價之周圍。所謂供求相劑者。則任物自己。而二者常

趨於平也。夫供求相等。爲實事。所絕無而勢之所趨。又常以相等爲的。蓋供過求。時價劣。經價則

供者必受敝。受敝則遷。遷則供者減。而與不及之求相劑矣。求過供。時價優。經價則供者必獲利。

獲利則徠。徠則供者增。而與太過之求。又相劑矣。斯氏此論。可謂通物情之竅奧。洞天地之大理。

言利也。而進乎道矣。

斯密又以爲經價之成。本於三物。卽租庸息三者也。故經價之變。又視三者而爲差。而三者之差。則視其羣

之。或貧。或富。其治化之。或進步。或中立。或退行。因覃思博徵。以推明諸變相待之理。

斯密之言曰。庸率之高下。定於受傭者與傭傭者兩家之約。而二者之利。常相妨。受者惟恐其少。

傭者惟恐其多。兩者競爭之結果。而常率出焉。然雖最低之庸率。亦必使所得者有餘於二人之

自養然後其事之可長。而一國之庸率其能優於此最低率若干度。恒視其國之貧富以爲差。蓋力役爲物與百貨同體。庸者力役之價也。庸之消長亦視供求相劑何如。國富則母財足。興業多需。傭衆求過於供。而庸率騰。國貧者反是。是故察國財之進退莫著於勞力者之庸。庸優者進。庸劣者不前。此誠必至之符。至然之驗也。

案中國庸率近日如大優進者然。他地吾不確知。若廣東京津諸地。則視數年前倍蓰焉。有明證也。然則是亦可謂爲我國國財增進之現象乎。曰是又不然。庸率之進固由興業之衆。而此興業之母財非出自我而出自人也。母財出自人則其嬴入於人。主計學之公例庸薄則嬴厚。庸厚則嬴薄。西人今患過而庸厚病嬴。故其擁資本者皆以懋遷於庸薄之地爲利。彼其所以爭輾集於中國者皆爲此。非欲以劑吾庸實欲以吸吾嬴耳。今者外財驟來。求傭者之數驟增。而道路不通。內地之傭未能遽出。以劑其供率。於是庸額驟漲焉。然我所得者僅此小部分之庸。而大部分之嬴已盡歸他族之手。吾人欲求嬴而不得。則於產虧耗。民生日敝。加以物價隨庸率而騰踊。受庸者雖得稍高之率。亦不過僅足以自給。而前此挾小資本以求嬴者。今後則無可復望。勢將自降以乞爲傭於人矣。昔印度及其餘野蠻人所居之地。當白種初入時。皆嘗經過此現象者也。言念前遙。毛骨俱悚。

惟嬴亦然。按嬴卽前所言之息。然息之界狹。嬴之界廣。故當言租庸嬴。依嚴書之命名也。說見嚴譯原富釋嬴篇。嬴之厚薄亦常與國財盛衰相消息。雖然二者之所因同。而其所以因者大異。庸率爲正比例。而嬴率則爲反比例也。蓋功力之酬多。乃有養必國財。而後庸率高。而母本之斥少。則渴之。故國財衰而後嬴得厚也。



斯密次論業異庸而贏不同之故。推本於自由政策。而攻擊政府干涉之爲失計。其言曰。苟聽民之自己。而不加擢塞。驅繫於其間。則一國之中。民生諸業。凡所以致其力而役其財者。將苦樂利不利相若。都邑錯處。風氣棗通。一業獨腴。則民將自趨。一業獨瘠。則民將自抑。將各審其內外之分。以與其所居之羣相劑。不必在上者爲之焦勤也。惟在上者爲之焦勤。而後民失其自由。而業之不齊以著。故曰。民如水自趨平。又曰。國助不如民自助。

案斯密此言。蓋針對歐洲當時治體而言也。彼時承重商主義極盛之後。各國政府專以干涉爲政策。干涉之敝。民失其情。物失其理。原富第一篇第十章。臚舉當時政令約束之種類有三。一曰限其人數使之少。二曰增其人數使之多。三曰禁其徒業使不得自然通流。夫以當時歐洲民智既大開。民皆知所以爭自存之道。然猶限制之若此。誠哉其爲民病矣。若我中國。則政府之與民業。向來漠不相關。切以云自由。則中國民之自由極矣。民其敝又若此。故斯密之言。治當時歐洲之良藥。而非治今日中國之良藥也。治今日之中國。舍前此所謂哥巴政略。克林威爾政略者。其道無由。且歐洲非經前此重商主義一度之訓練。而其民又安能神自由之用也。況乎今日帝國主義日行。各國之民業。皆以政府爲後楯。以出而競於世界。當其鋒者。又豈以一私人之力。而能奏效也。讀斯密書者。亦審其時衡其勢。而深知其意可耳。

斯密之論租也。曰。合三成價。租與居一焉。而其所以入價之情。與庸贏大有異。庸贏之高。下。物價所以貴賤之因也。而租之重輕。則物價貴賤之結果也。何則。使市價溢於經價。則所溢者將斷而爲租。使適如經價而止。則租無由出矣。故地之所產。有物焉。求常過供。則市價常溢。人乃寶其地。

焉。故常得租。有物焉。求或過供。或不及供。則市價或溢或不溢。人乃遲回以擇其地焉。故或得租。或不得租。是租入之大例也。

租庸贏三者。固物價之原質。而民所賴以養軀命。繕家室。長子孫者也。因茲三塗。而各羣中。可分爲三大階級。一曰地主。食租者也。二曰勞力者。受庸者也。三曰資本家。享贏者也。而三塗之利害。與通國之休戚。則有合有離。地主之利害。與國之休戚。最相關切。蓋民至合羣成國。其中一切進。化利民之事。凡可使地產日增。民生日裕者。無一而非有土者之大利也。故必物產滋。然後租入。鉅焉。必田野闢。然後物產滋焉。必民業盛。而後田野闢焉。民業盛。田野闢。而國不休者。未之聞也。勞力者之利害。亦然。大抵庸率最優。莫若進治向富之國中。立不進。所得將微。故國勢進盛之秋。大利固歸於產主。及其衰退。則蒙罰尤酷者。又莫若勞民也。獨至第三級之資本家。則其利害。常往往與公益相背馳。蓋民貧。然後子錢加。國彌富。則息率彌微。國治衰退。民生困窮。息率彌大。至其極高。而國與羣殆將亡而散矣。

案斯密治衰息重之論。嚴氏嘗駁正之。見所譯原富部甲下案語。今不具引。

此原富第一編之要領也。

原富第二編論資本積貯之事。斯密以爲一家之積貯。常可分爲二物。一曰支費。二曰母財。即資

今從支費者。卽用卽享所區之以給旦夕者也。母財者。食功發業所斥之以規後利者也。母財又

分二種。一曰常住母財。二曰循環母財。常住母財者。以宿留而得利。麗於主人者也。循環母財者。

由財殖貨。由貨鬻財。財復成貨。用流無滯。然後利生。以蠲施而得利。離夫主人者也。常住母財之

重要者。(一)器械。(二)行店倉廩等建築物。(三)農業上改良諸事業。(四)人民本身之技能。循環母財之重要者。(一)貨幣。(二)農者牧者之廩食。(三)製造家之原料品。(四)製造已成之物品等。皆是也。

斯密次論國民之歲入。有總殖實殖之異。論國財之進退。不得徒卽地之所出民之所登。凡一歲之總殖而計之。欲等國財。必計實殖。何謂實殖。國之歲進。以補苴通國常住循環二母之外。而尚有餘。得除之爲支費。卽用卽享者。夫是之謂實殖。按譬諸一舖店然其年結通共進銀若干存銀若干然必除循環母財其餘所贏乃爲實殖一人如是一國亦然綜一國之實殖。則常住泉幣二者。皆不可闕入歲計。蓋泉幣者通財之輪轂。

而大異於所通之財。泉幣雖爲交易便事之大器。然始也營造之。繼也保持之。皆於國之實殖有損焉。是不可以不察也。斯密氏緣此思想。乃倡論謂不如置三品之金。而代之以鈔幣。所代之數。如其所欲名。其視泉幣也。營造之奢儉相遠。而易挾過之通財輪轂。得此而益便益輕。因喻泉幣爲地上之道路。鈔幣爲空中之飛輪。後人以爲有名之設譬云。

斯密復進論人功有生利不生利之別。生利云者。致力於物。而物值以增。如彼製造之夫。以其功力被於物。材成器之後。其值遂長。己之生業以進。主人之贏利以多。其類也不生利云者。用力雖勤。而無後效。如彼便辟使令之人。其勞亦至。而功不被物。去而無跡者。是其類也。斯密所謂生利。與尋常所謂有用者。其意義不同。故執政官。軍人。教士。法官。皆屏之於不生利之列。以爲是皆厲民而自養者也。此其義後賢聚訟紛然。謂其徒尙有形之利。而不數無形之利。知民力之生財。

而不察民德民智之有關於生財者尤鉅誠哉其於論理有所未圓矣雖然亦可見當時蒙干涉之餘害武人教師穴羣爲蠹無狀滋甚仁人君子慨世憂時致爲矯枉過直之言亦如許行並耕之儻論爲在戰國時代應有之義也知人論世則斯密之言不勞詬病焉耳

斯密乃言曰總一國之民無論或勞力或不勞力勞力矣或生利或不生利其待養於地之所產民之所出則均顧一國歲殖只有此數惟其養徒食者數寡然後瞻能生者數多瞻能生者數多而後國之所殖乃歲進因縱論夫稽一國之富率在比較其歲殖之用爲母財用爲支費二者之孰多孰寡以爲斷焉

斯密又以爲節儉者增進國殖之泉源也惟儉有以獎勤蓋儉而後母增母增而後勤者有所藉手而致力以其有所致力而勤民乃以日多一國之產由生轉熟而產業日赴繁榮故節儉者之所積蓄雖亦常歲耗而無遺而與彼豪侈者之所歲耗其性質大有所異蓋彼之所耗或待賓客或養僮奴食焉而無所復此之所耗以蓄備工匠師若將作耗盡之後復其母於所成而贏利附焉故節儉之家歲有所餘區以爲母以養勞力生利之功一養之後歲歲無窮母轉爲貨貨復轉母一國生利之民皆將賴之豪縱之家歲入不足則蝕其母蝕母則移生利之財以從其不生利者蝕者其母遂並其所生之子而亡之於是歲產以微而國財坐減故一國之豪侈使無節齎之民以與之相救勢將奪勞民之力以贍無所出之惰民其敝不止自貧而已浸假必貧其國蓋此縱豪家所費物品無論其出自本國出自外國而其害一國之母財使生利之民失養者一也故曰奢也者國民之仇讎也儉也者國民之父母也

斯密又以爲一國之土地人民。既只有此數。於此而欲增加每年所出之國產。則不可不謀增生利者之人數。與夫生利者之生產力。謂力之被於物而生產之者也而增之之道。必務所以給養其工事。改良其器械。則多額之資本。其最要矣。資本非能人人具足也。於是乎有貸貳。斯密之論貳貸也。以爲貳者

之所取。貸者之所予。其實皆非在錢幣。不過在錢幣相當之價值而已。故以財貸人者。畀之以御物之權。取已所得役之物力。以與人也。故假人以母財。其事與畫其歲殖之一分。以借人者。無以異。其爲此也。必有期。當期貳者。歲有所納。是之謂息。及其期盡。貳者之復。如所貸者。是謂還母。國之總歲殖。必有一分。以復母財。惟母財之待復者。愈多。其國中之息率。乃愈大。此其事亦與物之市價同。視乎供求相劑之數。以爲贏縮。國富而所積多。母財日廣。則贏率日微。有母財者。求善業而用之。難難。故其勢。競自不得不廉其息。以徠生利之功夫。如是。故息日減。而庸日增。息減由於庸薄。庸增由於母多。此富國之工民。所以日舒也。

斯密又論疇昔各國。有以貸財取息爲不義。而設法律以禁之者。此實非法也。蓋得人財而用之者。其勢必將有所生。則其分利於主人。亦物理人情所宜然也。夫貳焉者。固必急於得財。而貸焉者。亦常不甘於無息。既設之禁。則通財取息之家。有懷刑之懼。欲貸出而有所難。於是乎急欲貳財者。非加優其利息。則所貳將不可得。以生計學學理言之。則常息之外。又湏加以保險矣。故禁息之令。實反爲重息之階也。此斯密氏論利息之大略也。

斯密又論用母財以生利者。因其所投之地。所擇之業之不同。故其所以鼓舞興發之人功。亦大

有異。而所生後利。所以增進地產之價值者。亦隨而異。大抵母財爲用。分爲四塗。一曰。登成。生貨。取之自然者。若農業。若礦業。若漁業。是也。二曰。製造。攻修。轉生爲熟者。工業是也。三曰。轉運。百產。挹盈注虛者。凡行商之。以舟車漕輓。大宗貨物者是也。四曰。坡整。售零售。周給民用者。市店之。買人是也。四者。假名之曰。農工商賈。其業雖不可偏廢。然其用資本同。而其所鼓之民功所增之物值。遞有所異。農利爲最。工利次之。商賈之利。又次之。農也者。常利用天然力。以副人力者也。故其所生之後利。常大過於其所前費者。不徒資本家得其贏耳。而又益以地主之租。租也者。復農所前費。加贏率。而尙有餘者也。其業廣而所容生利之民多。其事順而所增成物之值鉅。故富國必以農爲第一義。而工復優於商。商復優於賈。蓋工也者。常能復農者。與他工之所費而益以贏商者。常能復農工之所而費益以贏賈也者。則僅復商者之所費。而益於物值希矣。此役財治生而於羣利之廣狹。各有不同之大概也。

以上所述。皆原富第一第二編學說之要點。斯密氏關於普通生計學之意見也。後此所謂英國正宗派。皆祖述之。以爲茲學之淵源。而近世諸國之學者。所引申所論駁。亦皆以此爲論理之中點。故有志斯學者。不可不尋繹而熟究之。

### 格致學沿革考略 壬寅

吾中國之哲學。政治學。生計學。羣學。心理學。倫理學。史學。文學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無以遠遜於歐西。而其所最缺者。則格致學也。夫虛理非不可貴。然必藉實驗而後得其真。我國學術遲滯不進之由。未始不坐是矣。近年以來。新學輸入。於是學界頗談格致。又若舍是。卽無所謂

(未完)

西學者。然至於格致學之範圍。及其與他學之關係。乃至此學進步發達之情況。則瞠乎未有聞也。故不揣濇昧。刺又羣書。草爲是篇。自愧少而失學。於茲學理例未窺一二。本論臚列若干人名書名年代。猶如說食已不能飽。且其漏略紕繆之處。亦知不免。雖然。亦可以省學者搜羅鈔錄之勞也。故不辭乾燥無味之誚。著而存之云爾。 著者識

導言

凡天下萬事萬物。未有突然而生者。大抵其物愈貴。則其發生也愈遲。而其發達也愈緩。學問者事物之最繁。而高尚者也。故欲語一學問之沿革。不可不上下千古。泝端竟委。觀前此萌達之跡。爲將來進步之階。學問之種類極繁。要可分爲二端。其一形而上學。卽政治學、生計學、羣學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學。卽質學、化學、天文學、地質學、全體學、動物學、植物學等是也。吾因近人通行名義。舉凡屬於形而下學。皆謂之格致。兩者相較。其繁曠雖相等。而形而上學之高尚。更過於形而下學。故質化天地動植諸學。其釐然成一完全學科也較早。今試上下千古。述其梗概。

第一節 上古格致學史

當巴比倫人盛時。約在西歷紀元前二千年已有度量衡。又有滴漏。其制自日出以至日沒。平分爲十二時。自日沒至日出。亦平分爲十二時。因冬夏晝晷之異。而每時之長短。亦以爲差。又積多年之經驗。知每十九年則新月之生者二百三十五回。每十八年則日蝕者十一次。又能知五緯星及其運行度數云。

埃及人約紀元前二千年之知識。比於巴比倫人所得較多。彼等能知一年之日數爲三百六十五。又積

經驗知每四年加一閏。又頗曉化學。又已作醫藥。又知以臂指爲衡量諸法。

其在歐洲。則希臘人勃興以後。拓諸多殖民地於小亞細亞沿岸。而密理圖一地。文物最盛。七賢之首。厥惟德黎636-545 B. C.。實產於此。德氏觀察自然之現象。而推見其全體。肇創幾何學

設種種定理。以明日蝕月蝕之原因。又知摩擦琥珀使熱。則能引輕物。其弟子亞諾芝曼德511-

545 B. C.始以日晷儀輸入希臘。因之定子午線。測冬至夏至。更推算緯度。測定黃道赤道之

斜率。畢達哥羅士生於小亞細亞沿海之一小島。於幾何學更加發明。又爲天文學律學地學之

始祖。其言天文學也。頗知地動之說。其言律學也。知弦之長短。與音之高低成比例。且推此以筭

天運。其言地學也。因見陸地有介蟲之殼。而知海陸之變移。

安那薩哥拉500-428 B. C.。雅典學派之鼻祖也。當時俗論舉凡一切現象。皆歸諸造物者之

意。安氏首翻新說。以爲悉由物理。嘗言太陽爲一大石。坐此受罰下獄。又知行星與恒星之別。及

日月食之原因。同時有名希剝拉底者二人。一生於470 B. C.。著名之數學家也。一生卒於

460-357 B. C.。著名之醫學家。而泰西所稱爲醫學初祖者也。

安那薩哥拉分物質爲無量數。而同時有與之反對之一學派出焉。稱曰阿屯派。倡自德謨頡利

圖400 B. C.。成於伊壁鳩魯342-270 B. C.。皆言物質之數有限。而可得剖分割分至極微

以不可剖爲限。命之曰阿屯。



掩披鐸黎 490-430 B. C. 始分物質為地水火風四類。其後阿里士多德 384-322 B. C. 命之曰原質。

阿里士多德哲學大家也。雖然其有功於格致學者亦正不少。其於天文學知地為球體而測算其周徑其於物理學為動力說之初祖後儒言力為平行四邊形阿氏已發之矣。然其功最偉者尤在動物學西儒之研究動物者雖始於渥麻安 520 B. C. 然以該博之識類分動物實始於阿氏彼嘗區動物為九類一胎生四足類二鳥類三卵生四足類四鯨類五魚類六軟體類七多足軟殼類八多足蟲類九無足有殼類更細別之則其所謂胎生四足類者即今儒所謂哺乳類雖蝙蝠亦歸其中誠為特識惟鯨類以無足之故不歸於此然知其有肺以呼吸且屬胎生故別之於魚類之外所見亦卓矣其弟子阿芙拉士最留意於植物實為植物學初祖所著植物書與其師之動物書同為千餘年來之寶笈云。

自亞歷山德亞 希臘馬基頓國之國都也 學校之開 約紀元前300至311之間 一時碩儒名宿皆集此校。試舉其略。(一)歐几里

得 330-275 B. C. 所著幾何原本。至今衣被萬國。其功之高固不待言。歐氏又已知光學有直

進反射兩公例。(二)亞里士特奇 310-250 B. C. 始公言地球繞日之說。且言地軸斜倚於軌道

之面運轉而成四季。地體自轉而成晝夜。又算日之距離與月之距離之比例。而詳論日月地球

之半徑。(三)渥奇邁特者其數學物理學在古代皆稱第一。其所論圓橢圓拋物線等之理皆精透

異常。又發明重學橫杆之定例及螺旋之原理。(四)埃拉士德辣 275-212 B. C. 專格致人物之腦

質。(五)里羅非士 200-300 B. C. 稱解剖學之大家。此亞歷山德亞學校前期之名儒也。後此數百年。則有六雅里奴士講求原數之理。(七)埃拉特士的尼 194 \* B. C. 知赤道下之地晝夜無長短之分。其各地長至之日。同在某季節者。即知此兩地與赤道之距離線相等也。因名此線爲平行圈。於是作直角之線。名爲子午線。因其長率以算得地球之周徑。其所測定者爲四萬六千啓羅米突。與今世所算不甚相遠矣。(八)希巴奇士 200-125 B. C. 爲校中最著名之天文家。測定地軸方向之變化。(九)善德黎彌阿與希氏齊名。始以地球爲中心。以推一切天體。後世稱氏爲善派之天文學。蓋自歌白尼未出以前。凡千四百年間。談天者皆祖之。善氏又作地圖。自歐洲東迄支那。實爲地圖之鼻祖。(十)格底士比阿及其弟子希龍皆著名物理學大家。蓋吸氣管之用。前此阿里士多德雖已知之。至格氏始發明壓氣管之法。用以壓搾空氣。作新滴漏。希龍稍知重心之理。又嘗欲作汽機而未成。(十一)士特拉坡與耶穌同時始研究地震及火山之理。其動物學亦與阿里士多德所著並傳不朽云。要之上古時代之格致學史。幾爲亞歷山德亞一校所壟斷。及此校之學風衰。而中古之幕開矣。

## 第二節 中古格致學史

自亞歷山德亞被略奪於阿刺伯。其學者大半走集於君士但丁奴不。今土之京也雖然。其時干戈雲擾。人心不靜。委心績學者寡。不過傳古人之業而已。及阿刺伯人平亞非利加之北海岸。更併吞

西班牙半島。乃於哥兒多、北達、卡希拉等處。設立高等學校。大獎厲希臘學術。又於東方之印度時有取材。故學風復興。

解剖人。身者。阿刺伯人宗教所禁也。故其於解剖之學。一無進步。雖然。醫學極見重於時。希剝拉底、雅里奴士、阿里士多德等所著書。皆譯以阿刺伯文。化學、天文學、數學等。亦其所好。歐几里得、渥奇米突、菩德黎彌阿等之著作。亦皆有譯本。

阿刺伯人之治化學。不過欲藉之以變粗金爲貴金。其起源自埃及化學史上。稱爲亞爾迦米時代。其著名之化學家。有迦比爾 703-705 者云。五金之屬。大率由水銀、硫黃而來。金銀諸貴金。多含水銀。銅鐵諸粗金。多含硫黃。迦氏抱此思想。以爲金屬可互相變化。其爲謬誤。自不待言。但以此故。設種種試驗。因以發明事實者。亦不少。彼嘗蒸明礬以爲硫酸。又嘗以綠礬與硝石或明礬共蒸之。爲硝酸。欲以之煉造五金。又和合硝酸礮砂以爲強水。得以試其成金與否。故醋酸雖自古已有。至乾溜木材以製之。則自亞爾迦米派始。而鹽酸製法。亦創於是時。迦比爾又爲蒸汽、滲漬、結晶等種種新法。皆爲後儒試驗之所資。

其天算之學。不過傳希臘舊術。無甚進步。亞爾巴的尼。當時最著名之天文家也。代數之學。亞歷山德亞學校之赫布及的阿富安。旣已創立。至是阿刺伯人亞爾卡里 833 腹博考之於希臘印度學者。著代數學一書。久爲後世所誦法。

其在物理學。則亞爾哈禁最爲名家。彼以爲菩德黎彌阿所謂入射角與屈折角之比例不變云云。甚爲謬誤。乃更設定律以試驗之。又以光之從日體發來者。因有空氣隔之。成爲波折。故雖日

落而立於地球上者尙能見光其所論凹面鏡反射之理實足爲深於幾何學之證也。阿刺伯人之有功於博物學者以其譯出希臘文之書傳諸歐洲。然其所自著述亦有足多者。如盧西亞希士 800 \* 以動物學名。亞拜達 1248 \* 以植物學著。雖然其能出亞里士多德之範圍者蓋寡焉。卡威尼 1283 \* 論物體以爲萬物由不完全而進於完全。先有土壤礦物。次有植物動物。次有人。而最高貴之天使最後起焉。又以呼吸者所以散身內之熱也。水中動物以水冷。故不必有肺以主呼吸云云。

當十二世紀之時。西部之阿刺伯人始以格致之學轉輸於景教國。亞里士多德之書。由阿刺伯文重譯爲拉丁文。其著名之譯家爲米迦士噶而亞丁赫德。亦以拉丁語譯歐氏之幾何原本。其他種種之希臘學。莫不藉阿刺伯人媒介之力。次第輸進。而十軍字者亦使希臘學西行之一原因也。東西兩路夾持而進。於是新學之端緒漸開矣。

腓力特列第二好學右文。首創大學於拿布及帕亞兩地。於是數學家有黎阿拿特 1175 佐達奴 1200 化學家有羅志拿倍根 1214-1284 與近世哲學家之倍根爲兩人 倍根常曰。格致之學。必當以實

驗爲基礎。又曰。一切科學皆以數學爲其根。實爲後世實驗家之祖。

當時阿里士多德之學。與耶穌教相和合。別成一種學派。有持異議者。輒目爲邪說。動見抵排。實事求是之倍根。卒鬱鬱不得志以死。及千四百五十三年。君士但丁奴不被陷。學者抱殘守缺。逃於意大利。得見希臘原書。知前此由阿刺伯文重譯者殊多謬誤。而馬丁路得 1483-1546 亦指

摘羅馬舊教之誤。於是科學革新之氣運漸至矣。雖然羅馬教皇之威權猶盛。常以苛刑峻法束縛人心。學者以倡新說致死罪者踵相接。故茲學之萌蘗每被摧殘。然其時中國文明三利器。一曰火藥。二曰羅盤針。三曰印書術。亦已由阿刺伯人之手達于歐西。用兵航海讀書之法。皆闢一新境。其機固自不可遏矣。

於時有尼哥拉格沙者。出漸疑地動之理。以爲凡圓體之物。皆能自然運動。則球形之地。亦常常動云。云。尼氏復製測量濕度表。有益於世。

哥倫布士 1492-1506 尋出阿美利加洲以來。既有許多新奇生物。足供博物之資。而方位角變化之發明。亦實自此君始。惟伏角之變化。則哈爾特曼 1686-1684 之所發見也。

十四世紀亞兒迦美最盛之時代。考出種種物質甚衆。當時有華靈毡士者。大名鼎鼎之學者也。嘗考出「安支孟」以爲一種原質之中。有許多化合物生焉。其所說明。與近來之說不同。彼謂物質可以互相變化。又於迦比爾所定硫黃水銀兩原質之外。加以鹽爲第三原質。然則據迦比爾及華靈毡士之說。是化學一定之物質。非各自獨立。不過某種物質內。有一種特質附之耳。華靈毡士之三原質。比亞里士多德之四原質。稍爲進步。以其基于實驗者多也。

華靈毡士研究鹽類。實爲藥學時代之先河。藥學時代。以製出貴重藥品爲務者也。其專門名家。有巴拉舍呂士 1493-1541 黃耶孟德 1577-1644 彼等不特能多製藥品而已。巴氏既能發明水質。黃氏又能發明無水炭酸。謂凡物發酵之際。而無水炭酸生焉。化學上氣質之名。由黃氏所命也。

其在天文則自歌白尼所著天文學一書出世。於是星學爲一大進步。彼嘗疑勃列摩士所列之天文統系。過于複襍。與自然界純一美麗之公例不合。因殫精覃思。深考其故。卒創純一統系之說。以爲地球繞日周轉。此其說實前者亞歷山德亞學校之學者所曾見及也。彼所持論。身後始公于世。故得幸免于危難。而信其說者尙寡。此亦有故焉。蓋當時未明吸力之用。故人人皆疑曰。地球苟常繞動。則拋物於上者。何以其物復墜於下乎。星學大家皆可勃辣。亦以此故。不採其說。猶以爲五緯星繞太陽。而太陽繞地球。此實前者利瑪竇輩所傳授中國之天文說也。雖然。歌白尼既能詳細考察。其說遂爲後世信諸不拉。1546-1601之所憑藉。當時又有拿俾。1550-1617普立俄。1556-1631等發明對數之理。以測算星學。使學者事半功倍。至辣因荷。1511-1553遂採用歌白尼所定統系。作星學表。及法皇俄列哥里第十三。爲防耶穌生日有所變亂。因於一千五百八十二年。改正曆學。所謂俄列哥里曆是也。自是所謂舊曆者。唯藉俄羅斯用之。僅保殘喘耳。

哲可勃辣耶所以反對地球繞運之說者。以不審繞動之定例也。至卑聶剔治。1530-1590始證明圓體運動。由于兩直線運動之結果。謂物體既欲自線之盡處離去。而爲離心力。又常向于中心。而爲向心力者也。雖然。其所說尙未能使此問題了無疑義。及布爾諾。1550-1600因見自船檣上拋物向下。不問其船之動定。所落常在一處。遂持此例以駁哲可勃辣。謂歌白尼之說。顯撲不磨。其引證可謂直捷明切。乃當時守舊者流。謂爲違背教義。處以焚刑。眞理與僞理不相容。新學與舊學常相搏。古今同慨矣。

動力之定例。至斯的文。1548-1620 而益發明。力之爲三角形。亦彼所創說也。其所言流質之壓力及流質中物體之平均。皆獨有心得。惜其所著書用荷蘭語。故當時之人未能盛傳其說。眞遺憾也。

其在光學則摩羅臘士。1494-1575 始研究光線之屈折。嘗述眼球中「靈珠」之作用。更釋近視遠視之理。其後有達坡陀。1538-1615 亦肆力于光學者。

其在磁氣學。電學則希爾巴。1540-1603 以地球磁石說見稱於時。其所持之說。後經赫松。1611 拔豐。1584-1622 之推論。遂確定焉。希爾巴知玻璃硫黃之類。摩擦至熱。皆可以攝取輕物。名其質曰電氣。其智識又比德黎進一步矣。

其時英國碩儒倍根。1561-1626 出焉。嘗著一書。論講求科學之方針。以爲欲明眞理。當自實驗始。不可任意推測。循臆見以武斷。雖然。其書未爲當時所重也。

其在生物學。當亞里士多德學說披靡一世之時。有欲將一切新智識融會而貫通之者三人焉。曰德瑪康。鎮布。1186-1263 曰亞比波。士撻。1193-1280 曰文貞波。威。1264 皆留意於物種分類。有所發明。而華渣里堯。1514 生。以醫學聞。專力解剖之術。指出人類與他種動物骨骼之差異。以正雅靈士之誤。偶因解剖人體。政府惡之。將處極刑。倖而得免。是實新解剖學之始祖也。家士尼。1516-1565 德國人也。能通希臘拉丁法蘭西意大利英吉利語。漫運諸國。查考「符羅刺」及「符歐那」。始作動物標本室。及植物園。查驗植物之可充藥用者。幾中毒死。著一書詳言動物之出產情狀習慣。皆得自實驗。或其友人之實驗者。實今世動物學之初祖也。彼於植物亦盡

心考究。爲之分類。以花與種爲基礎。又嘗查地中鑛產及花岡石火成石水成石等。著有專書。而迦渣片士分植物爲草本木本。又因種子而分爲十五類。學者知雄花之作用。實自彼始。而精細查考。盡窺其奧。則至近世卡米拉琉始告成功。

以上敘中古格致學史。竟其時代斷自十六世紀之前半。實爲過渡時代。其於各科一定之統系。未能確立也。

### 第三節 近古格致學史

近古格致學。各有專門。皆不泥于舊說。大有進步。其在星學。則有卡利列。1564-1642。創造千里鏡。以上觀天象。考出木星之衛星。即繞木星之月也。又知月中有山。知天河爲衆星集合之地。知土星有光環繞之。因見太陽之黑點。而知其繞本軸自轉。遂敢犯舊教之所忌。遠將歌白尼之說。公之於世。以此獲罪下獄。後僅得免。當時又有吉布列者。1571-1630。因哲可勃辣之所測推出三定例焉。卡利列之千里鏡。以凸面「靈珠」與凹面靈珠相合而成。彼乃改用兩凸面靈珠。以便於觀測。至其身世所遇之艱難。與卡利列同慨。

卡利列不特於光學星學。能考出新理而已。彼以爲物之下墜。無論如何物體。其速率必同。因著爲拋物公例。其動力平行四邊形。亦其所創。見與葛珊智。1592-1655。笛卡兒。1596-1650。所謂慣性定例。共爲力學基礎。擺子之理。彼自少年已從事研究。後欲利用之以製鐘表。考出擺子長短與振動時刻大有關係。其後李舍又知緯度不同者。振動時間爲之差異。於是擺子之公式與重力之加速度始可得而算焉。



卡利列又創造寒暑針。或曰其弟子威華尼所作或曰德列比若符辣特所發明皆非也乃利用空氣之膨脹者。其弟子復改訂之。至啡

芝能第 11 1610-1670 始用酒精以造流質寒暑針。

卡利列雖知空氣確有重量而就其壓力實驗有得者則其弟子德里舍利之力也。1608-1648 其後伯利耶因巴卡爾 1633-1662 之說而詳察之。益足證明其所實驗之不誤。晴雨表於是乎作

同時有培兒 1626-1691 及瑪利乙 1620-1684 考出氣質之壓力與體積。凡在一定溫度之下

則有一定之關係。是為壓力表之根據。亞孟頓 1663-1705 考出在一定容積之下其壓力與溫度有一定之關係。而空氣寒暑針益加改良。至十九世紀迦婁薩及達爾頓復發明此理。世人遂不復知為亞孟頓之創作。可謂數典忘其祖矣。迦婁薩嘗言是沙兒所考得者

卡利列名滿一時。各國負笈從遊者日衆。而最稱高足弟子者為迦立迦 1602-1686 嘗創造空氣噴水筒。又嘗作起電機。知以小物投之為其所吸。復旋為所距云。

近古格致學第一家。當推奈端。稍治斯學者。所能知也。卡利列卒之年 1642 而奈端生。住世八十五年。以千七百二十七年。荷學界非常之榮譽。以卒。奈端因吉布列之三定例。闡明吸力。公理。而利用之以測算天體之質量。又發明潮汐與吸力相關之理。不特為天算學一切之基礎。而於思想界亦有絕大之影響焉。又說明物質化合之理。蓋奈氏以前考物質者常斷斷焉。於質原之平面或凸凹面。以為於化分大有關係。自奈氏出始知為無用云。

吉布列之三定例。(其一)謂各行星以太陽爲中心而成橢圓形之運動。奈端演之曰：行星動於中心周圍之力，因其與中心距離平方爲反比例，而各生差異也。(其二)謂橢圓之面積與行星運動歸原之時刻成比例。奈端演之曰：使行星常從於其軌道之力，卽所以使其常向於太陽也。(其三)謂行星之距離及歸原時刻常結合於一定例之下。奈端演之曰：凡行星之吸力常向於太陽，非有差異，但因其吸力與中心之距離之差而變其形耳。奈氏此三定例之發明，實爲百世以下言力學者所莫能難也。惟圓體運動擺子運動之法，則其功不可不歸諸海京士。1692

海京士於實用力學勞績最著者，爲創造時辰表一事。自卡利列及其弟子屢思作時表，種種計畫卒未能成。海京士不惟能造成懸擺之時表，而更研究彈性之作用，創爲法條之時表，而當時助其成功。發明彈性與等時性之原理者，則福喀氏。1696-1708也。

奈端與海京士皆於光學上大有所盡力。奈端發明光之分散，有一定原則，使笛卡兒以虹證光之說益加完備。獨其考光色分散之量與屈折之量相比例，謂屈折望遠鏡到底不能臻於精巧，是其謬誤也。後此荷爾及多倫德。1706-1791嘗駁正之。其時奈端主張光之射出海京士主張光之波動，皆與希臘時代學者所論異。其撰至十七世紀之末，射出說最有力，故奈端之盛名終非海京士所能及也。

顯微鏡之改良自福喀始。相傳創作之者爲顏星氏然。據卡利列所說，則一六二二年羅馬已有其物，則其發明之在前古，可以概見。但自福喀以後，顯微望遠兩鏡之製造皆大有進步云。

笛卡兒曾關於光之速度有所論述。至黎美爾 1644-1710 指正其誤。後五十年復有布辣德黎者言光之蒙氣因以算其速率愈得精確。而此蒙氣說又爲地動說添一有力之論據。寒暑表漲落之學理。至法靈海特 1686-1736 黎阿迷爾 1683-1757 沙晁 1701-1744 三氏而始大成。寒暑表之盛行實自茲始。

(未完)

###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

發端及其略傳

吾昔見日本哲學館有所謂四聖祀典者。吾駭焉。稽其名。則一釋迦。二孔子。三梭格拉底。四康德也。其比擬之果倫與否。吾不敢言。卽其不倫。而康德在數千年學界中之位置。亦可想見矣。作康德學說。

康德 Kant 先生。名唵馬努兒。Immanuel 德國人。生西歷千七百二十四年。家世寒微。父爲馬鞍匠。母慈而嚴。正直謹嚴。言信行果。故先生幼時卽愛真理。意志常確然不可動。蓋受母之感化爲多。云。初受高等教育。至十五歲。入「奇尼福士布」大學。治神學。雖然。彼所好者在哲學。數學。物理學。故其所研究。往往趨重於此點。二十三歲。漸以文學名。千七百四十七年。著一論文。論生力者。題曰 Thought concerning the true Estimate of Living Force。後以家計窘迫。設帳授徒。僅獲餬口。三十二歲。始爲大學之下等講師。居此職十五年。初爲論理學。哲學。物理學。數學之教授。後更兼授倫理學。人理學。地理學。千七百七十年。四十六歲。漸被舉爲論理哲學之高等教授。直至千七百九十七年。以頽齡辭職。凡擔任此講座者廿餘年。其少時從事於著作。所爲數學。博物學之書。

甚多。即如天文學上之天王星亦由先生以理例測之。謂五星以外必當復有此座。而後此黑爾哲實因其說而測得之者也。自千七百八十一年其畢生之大著所謂「純理性批判」者（德文原名爲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英文譯爲 Critique of Pure Reason）始出世實爲全歐洲學界開一新紀元。雖然其前此各著述片鱗碎甲發明此主義者固已不少。若一七七〇年所出之「知覺界形式及原理」Concerning the Form and the Principles of Sensible and Intelligible World 其尤著也。此後復著「實理性批判」Critique of the Practical Reason 一七八七年「判定批判」Critique of the Faculty of Judgement 及「純理範圍內之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Bonds of Pure Reason 等書。俱一七九三年自此益翕然爲一世大宗師。維也納、埃耶京、哈爾黎諸大學爭聘之。悉不就。終身在奇尼福士布大學。故全歐英俊之士欲聞先生緒論者皆走集此學。至千八百四年以八十高齡無病而逝。先生美姿容。碧眼疏髯。接人藹然。若時雨之化。體質頗弱。然常注意於衛生。故終身無大病。每日起居。食息著述。講演散步。應客皆有一定之時刻。數十年來不爽杪。終生未嘗娶妻。蓋先生實最嚴格最富於自治力之人也。故能以身爲德育之標準。取當時腐敗之社會而一新之。非徒在思想口舌之功。抑亦實行之效也。所著書數十種。各國咸有繙譯。重版皆至數十云。

### 學界上康德之位置

自近世史之初。學界光明始放一線。其時屹然並起於歐洲者。厥有二派。一曰英國派。倍根倡之。專主實驗。以科學法談哲理。其繼之者爲霍布士。爲洛克。而謙謨集其大成。二曰大陸派。笛卡兒

倡之。專主推理。以發心物二元論。其繼之者爲斯賓挪莎。爲黎菩尼士。而倭兒弗爲其後勁。此兩派者。中分歐洲之思想界。各自發達。而常不能調和。當十八世紀之初。實全歐學界最糾紛最劇競之時代也。於是乎康德出。集其大成。

康德者。德人也。德國之哲學。爲近世歐洲中之最有力者。此普天下所同認也。雖然。以年代論之。

則德人之哲學。比諸英法。瞠乎在其後。德學之開祖者。惟黎菩尼士。生千六百四十六年。實後於

法之笛卡兒五十年。笛生於一五九六年。後於英之培根八十五年。培生於一五六一年。其晚出也。若此。且英法二國

開祖以後。後哲踵起。大揚其波。而德學則自黎氏以後。闕然無聞。其難繼也。又若此。而卒能使德

國學者之位置一躍而占十九世紀學術史之第一位者。曰惟康德之故。康德實德國學界獨一

無二之代表人也。

康德之時代。實德意志國民政治能力最銷沈之時代也。民族散漫。無所統一。政權往往被壓於

異族之手。而大哲乃出乎其間。淺見者或以爲哲學之理論。於政治上毫無關係。而不知其能進

國民之道德。牖國民之智慧。使國民憬然自覺。我族之能力精神。至偉且大。其以間接力影響於

全國者。實不可思議。雖謂有康德然後有今之德意志焉。可也。

十八世紀之末葉。所謂僞維新思想者。風靡一世。若直覺主義。若快樂主義。滔滔然徧被於天下。

道念掃地。驕奢淫佚。放縱悖戾之惡德。橫行汜濫。自眞摯謹嚴之康德出。以良知說本性。以義務

說倫理。然後砥柱狂瀾。使萬衆知所趨嚮。康德者。實百世之師。而闇黑時代之救世主也。

以康德比諸東方古哲。則其言空理也。似釋迦。言實行也。似孔子。以空理貫諸實行也。似王陽明。

以康德比諸希臘古哲。則其立身似梭格拉底。其說理似柏拉圖。其博學似亞里士多德。其在近世。則遠承倍根笛卡兒兩統而去其蔽。近擷謙謨黎菩尼士之精。而異其撰。下開黑格兒黑拔特二派。而發其華。二派一主唯心論。一反對唯心論。而皆自謂祖述康德。其政論則與盧梭出入。而爲世界保障自由。其文學則與基特調和。而爲日耳曼大輝名譽。康德者。非德國人。而世界之人也。非十八世紀之人。而百世之人也。吾今請紹介其學說之大略。以貢於我學界。著者案康德學說條理繁蹟。意義幽邃。各國學譯之。猶以爲難。況淺學如余者。茲籍據日人中江篤介所譯法國阿勿雷脫之理學沿革史。爲藍本。復參考英人東人所著書十餘種。彙譯而成。雖用力頗劬。而終覺不能信達。加以此等極深研幾之學。尋常學者。頗難領會。或以爲不切於實用。讀之而徒覺沈悶者。有焉矣。雖然。此實空前絕後一大哲之諸論。有志新學者。終不可不悉心研究之。反覆熟玩焉。亦自覺其有味也。○又案本篇所述。不免太長。似頗與本報體例不合。但爲短簡之言。恐讀者愈不解。况康氏百數十萬言之著書。括以十餘紙。抑已簡極矣。讀者諒之。

### 康德之「檢點」學派

康德少時。最得力黎布尼士倭兒弗之學。後讀謙謨著書。深有所感。以爲前此學者之言。哲學。或偏主論定派。或偏主懷疑派。要之皆非其至者也。主論定派者。每談及高遠幽邃之理。則如形與影鬥。引刀欲試。而彼影之刀。旋立於我前。懷疑派攻難之。謂其武斷過信。誠哉然也。然彼懷疑派者。遇難決之問題。則以爲此殆終不可得決。則亦非也。苟不能指明其所以不可決之證據。則我輩終當疊疊焉求所以決之。此正學者之責也。故主論定派者。妄擴張吾人智慧所及於過大之域。其失也。夸而自欺。主懷疑派者。妄縮減吾人智慧所及於過小之域。其失也。暴而自棄。康氏以爲欲調和此兩派之爭。必當先審求智慧之爲物。其體何若。其用何若。然後得憑藉以定其所能及之界。於是有所謂檢點派之哲學。出焉。蓋彼

二派皆就吾人智慧所觸所受者言之。康氏則直搜討諸智慧之本原。窮其性質及其作用也。質而言之。彼二派則從事於外。康德則從事於內者也。

案康氏哲學大近佛學。此論即與佛教唯識之美相印證者也。佛氏窮一切理。必先以本識為根柢。即是此意。

康德以為智慧之作用有二。其一推理想義。用之以立言者。其一實際動作。用之以制行者。此二者能力各殊。其在議論時。則就身外事物下考察之功者。此智慧也。其在實行時。則自動自作。而能造出一切業者。亦此智慧也。康氏乃分其檢點哲學為二大部。著二書以發明之。其一曰 Kritik der Keinen Vernunft 所謂純性智慧之檢點也。東人譯為純理性批判 其二曰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所謂實行智慧之檢點也。東人譯為實理批判 前者世俗所謂哲學也。後者世俗所謂道學也。而在康氏則一以貫之者也。

論純智（即純性智慧）

一 學術之本原

康德以為欲明智慧之諸作用。宜先將外物之相區為二種。其一曰現象。其二曰本相。現象者與吾六根相接而呈現於吾前者。舉凡吾所觸所受之色聲香味皆是也。本相者吾所觸所受之外彼物別有其固有之性質存。故吾所知僅為現象。若云本相吾具知之。無有是處。

今專以色言。吾人所見之色。特就其呈於吾目者。自我名之而已。使吾有目疾。覆視此物。則不復能如平時。譬之病黃疸者。觸目所見。皆成黃色。又如戴著色眼鏡。則一切之物。皆隨眼鏡之色以

爲轉移。自餘聲香味等。其理亦復如是。是故當知我之接物。由我五官及我智慧兩相結構而生。知覺非我隨物。乃物隨我也。

案此義乃佛典所恆言也。楞嚴經云。譬彼病目。見空中華。空實無華。由目病故。是故云有。卽其義也。其謂由我五官及我智慧兩相結構而能知物。五官者。楞伽經所謂前五識也。智慧者。所謂第六識也。

康德既述此義以爲前提。因言治哲學者。當一變前此之舊法而別採一新法。如歌白尼之論天體然。歌白尼以前。天文家皆謂日繞地球。及歌氏興。乃反其說。於是衆星之位置雖依舊。而所以觀察之者。乃大異。吾之哲學與前此諸家相異者。正在此點。

康德復論我之智慧。以何因緣。而能使物各呈現象。蓋我之於物。初與相接。諸種感覺。樊然殽亂。零碎散列。而不聯續。何謂諸感。若色香味。乃至大小輕重堅脆。幢幢紛投。入吾根塵。而皆可爲學問資料。雖然。假使諸感長此擾雜。而吾智慧不能整理而聯接之。則吾一生茫茫如夢。所謂思想終不得立。惟其不然。茲智慧者。能結此等紛雜感覺。令各就緒。以是能力。思想乃起。有思想故。斯有議論。有議論故。斯有學問。

復次。此等衆多感覺。以何因緣。能使就緒。康德以爲彼諸感者。常有幾分聯續之性。譬如紅色。以及熱氣。此二感者。一由眼受。一由身受。其實不過一點之火。爲二現象。而吾智慧能聯結之。成一思想。二象合并字之曰火。然後彼復雜者。始得單一。彼零碎者。有聯續性。智慧之力。如是如是。是故感覺。惟對外物。有能受性。而彼思念。復能進取。總萬爲一思之云者。綜合而已。



案佛言受想行識。康氏所謂感覺即受也。所謂思念即想也。

康德以為吾人智慧所以總彼衆感覺而使就秩序者。其作用有三。一曰視聽之作用。案此實兼眼受者而言。舉二曰考察之作用。三曰推理之作用。耳。鼻舌身所

一例餘耳。

智慧之第一作用（即視聽作用）  
康德以為視聽之作用。主總合宇宙間各事物者也。譬如仰空見日。我何以如其為日。實由日體所發諸現象。感覺於吾眼簾而我之智慧能綜合之。乃自向空中畫一圓線曰。此日體也。苟非爾者。則諸種感覺。飛揚流離。不可捉搦。而所謂「日」之一觀念。不可得起。由此言之。吾人智慧之作。用必有賴於「空間」。一「空間」者。如畫工之有縑紙。諸種之感覺。則畫工之材料也。視聽之力。則畫工之意匠也。

此專就感覺之屬於外物者言也。此外復有所謂內心之感覺者。如苦也。樂也。思索也。決斷也。以何因緣。能聯續此等感覺。使有先後而不相離。於是乎吾人智慧之作用。必有賴於「時間」。一「時間」者。實使我智慧能把持諸感覺。而入之於永劫之中者也。

案空間時間者。佛典通用譯語也。空間以橫言。時間以豎言。佛經又常言橫盡虛空。豎盡永劫。即其義也。依中國古名則當曰。宇曰宙。爾雅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以單字不適於用。故循今名。

然則空間時間二者。實吾感覺力中所固有之定理。所賴以綜合一切序次一切者。皆此具也。苟其無之。則吾終無術以整頓諸感覺。而使之就緒。亦如畫工之舍紙縑而不能為繪事也。雖然。紙縑者。畫工之所必需。然其所畫之物。未嘗待紙縑以為用。如吾欲畫一草一石。無紙縑則我固不能畫。然彼草石。非有賴於紙縑也。何也。無之則彼不

出現而已。卓石無意識之物也。非自欲出現。不過我取之以爲我用耳。一切物象與空間時間之關係。其理亦復如是。其在各物固毫無待於此二者。惟我之智慧。借此以爲感覺力之圍範而已。

康德又曰。空間時間二者。非自外來而呈現於我。智慧之前。實我之智慧。能自發此兩種形式。以被諸外物云爾。質而言之。則此二者皆非真有而實由我之所假定者也。是故當知。前此學者。以五官之力爲窮理之本原。以時間空間二者爲可由實驗以知其情狀。是大誤也。以吾人性中具此定理。故始得從事於諸種實驗。而謂此物自可實驗。無有是處。

案希臘以來諸學者。常以空間時間二者爲哲學上之問題。以爲萬物皆緣附此二者而存立。因推言空間之何以起。時間之何以成。以此爲窮理之大本原焉。而皆不得其朕。實由迷用以爲體故也。以吾人所賴所假定以觀察事物者。而貿然曰。事物之本相全在是焉。混現象於本質。一切矛盾謬見。皆起於是。故康氏首爲此論以破之。

### 智慧之第二作用（即考察作用）

康德以爲視聽之作用。雖能整列一切事物。使爲學術之材料。然未可謂之眞學術也。眞學術者。必自考察之作用始。考察作用者何。觀察庶物之現象。而求得其常循不易之公例是也。如火之遇物。則必焚燬。故知火之現象。與焚燬之現象。常相隨而不離。其間有一定之公例存。考察作用者。即所以求得此種公例者也。故亦謂之判斷作用。

欲求此等公例。當憑藉所謂三大原理者以考之。一曰條理。滿足之理。謂甲之現象。其原因必存於乙現象之中。彼此因果。互相連屬也。二曰庶物調和之理。謂凡百現象。恒相諧相接。未有突如

其來與他現象無交涉者也。三曰勢力不滅之理。謂凡現象中所有之力常不增不減也。康德以爲此三大原理者。百物所共循。萬古而不易。學者苟由是以觀察一切。則見夫樊然殺亂之庶物。實皆相聯相倚。成爲一體。譬猶一大網罟。其孔千萬。實皆相屬。一無或離。世界大勢如是如是。

案此三大原理者。黎布尼士所倡。而康德大發明之者也。其義與華嚴宗之佛理絕相類。所謂條理滿足者。卽主伴重重十方齊唱之義也。所謂庶物調和者。卽事理無礙相卽相是之義也。所謂勢力不滅者。卽性海圓滿不增不減之義也。華嚴以帝網喻法界。康德所謂世界庶物如大網罟然。正同此意。考求物理者。必至此乃爲具足焉。康氏謂樊然殺亂之庶物。實相倚而成一體。此所以欲自度者必先度衆生。衆生垢而我不能獨淨。衆生苦而我不能獨樂也。何也。一體故也。橫渠同胞同與之旨。猶近虛言。此則徵諸實驗。哲學之所以有益於人事也。瀏陽仁學亦專發此義而已。

惟然故世界庶物皆相紐結相維繫而無一焉得自肆者。夫是謂庶物一定不可避之理。康德以爲惟有此不可避之理。以旁羅庶物也。然後有形之學術乃得立。苟不爾者。庶物而各自肆焉。則其衆現象相因之理。欲求之而未由。更恃何道以構成此學術耶。

此三大原理者。爲庶物現象之所循。固也。若其本相亦循此否乎。康德曰。是未可知。何以故。以物之本相。既不可得知。故使吾人若能確見本相之時。則此三定理者。不爲眞理。亦未可知。且此三理者。謂舉凡吾人考察所能及之物。莫不循之云爾。雖然。我之所實驗者。未足以盡物之全數。或其所未及者。猶多多焉。亦未可知。

然則所謂不可避之三大理者果何物乎。康德以爲是亦不過吾人智慧中所具有之定理云爾。視聽作用必賴空間時間二者。考察作用必賴此三大理。其事正同舍吾人心靈以外則此三大原理者亦無所附麗。蓋視聽作用必恃彼兩者然後見其遠近先後之別。否則庶物游離紛雜而非吾之所得受。考察作用必恃此三者然後相引而有條理。否則庶物突兀散列而非吾之所得想。此皆吾人智慧作用之自然構造者也。若夫事物之本相其實如是與不如是是終不可得知。綜上所言卽康德哲學之初發軔所謂就吾人智慧之二作用而細下檢點之功者也。此理既明則凡學術之關於有形實物者其基礎可知耳。何也。學固以實驗爲本而所謂實驗者自有一定之界。苟不馳於此界之外則其實驗乃可信憑。界者何物之現象是也。若貿然自以爲能講求庶物之本相者則非復學術之界矣。

## 二 庶物原理學(卽哲學)之基礎

### 智慧之第三作用(卽推理作用)

視聽考察兩作用能整理事物之紛擾。定其次序。使之由複雜以漸入於單純。雖然猶未能齊萬而爲一。置之於最高最簡之域也。於是吾人之智慧更有一高尚之作用。名之曰推理力。以是力故。故我智慧能舉一切而統屬之於其本原。康德以爲此推理力者能檢點所序列之事物。自一理進入他理。自一例進入他例。如是層累而升以求達於極致之處。一日達此極致則非復如前此之事物有所憑藉。是之謂無限無倚本原之旨義。於是乎在。

按朱子補格致傳謂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

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與康德此論頗相類。惟朱子教人窮理。而未示以窮理之界說。與窮理之法門。不如康氏之博深切明耳。康德以爲彼二作用所能及者。所謂物理學也。此作用所能及者。所謂庶物原理學。即哲學也。哲學所言之理。不能如物理學之確乎不易。何以故。考義察理。以推測爲能事。非可徵諸實驗故。所謂本原之旨義者何。曰是有三。一曰魂。吾心中諸種現象皆自之出者也。二曰世界。凡有形庶物之全體也。三曰神。魂與世界皆出於神。故神亦名本原之本源。魂也。世界也。神也。皆無限無倚。不可思議。非復視聽考察之兩作用所得實驗。惟恃推理力以窮測之而已。所謂哲學者。即以研究此本原旨義爲目的者也。

按康德所謂魂者。謂人之精神。獨立於軀殼外者也。所謂世界者。如佛說之大千中千小千世界。非專指此地球也。所謂神者。景教之言造化主也。下文自詳。

論道學爲哲學之本

前此學者皆以哲學與道學謂道術劃然分爲二途。不返諸吾人良知之自由。而惟藉推理之力。以欲求所謂庶物原理者。及康德出。乃以爲此空衍之法。不足以建立真學術。舍良知自由之外。而欲求魂之有無。神之有無。世界之是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是皆不可得斷定。故必以道學爲之本。然後哲學有所附麗。此實康氏卓絕千古之識。而其有功於人道者。亦莫此爲鉅也。

康德乃取古來學者研究此三大問題之學說。而料揀之。第一大問題。則魂是也。吾人諸種感覺。思念。果有所自出之一本原乎。果有一單純靈慧之本質。號稱靈魂者在乎。康德以爲此問題。

非實驗之所能決也。任如何反觀內照窮搜極索欲求見所謂靈魂者終不可得。何也。吾人所得見者不過此意識。若夫意識之所從出終無可以見之道也。

前此學者以爲意識者現象也。意識之所從出本質也。現象爲用。本質爲體。因用推體。觀此現象而斷其必有所自出之本質存。如吾之意識能自見此意識之單純無雜。以是之故。則吾意識所不能及之本質亦必單純無雜。吾能知之。康德以爲此不合論理之言也。夫意識之力自想像以爲單純無雜。是仍意識界之事也。現象中之現象也。藉此一現象而直以武斷意識以外之本質次序凌亂無有是處。然則使吾身中實有所謂靈魂者存。其狀云何。終非思念之力所可及。何也。思念者既現之作用。靈魂者未現之本體。二者較然非同物也。

第二大問題。則世界之全體是也。康德臚舉諸家之說。其不相容者有八種。而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八種之中。據數學之理以樹義者四。據物力學以樹義者四。

其據數學之理者。第一問題曰。世界之在空間時間。果有限乎。將無限乎。甲曰。世界者橫無涯而豎不滅者也。乙說反是。其第二問題曰。世界者可得分析之而爲若干之單純原質乎。將分析之至於無窮而終不可析乎。甲說主前者。乙說主後者。康德以爲欲決此兩問題宜取四說而並捐棄之。何以故。空間時間二者皆吾智慧中所假定。非物本有。故此四說者認爲本質。無有是處。

其據物力學之理者。第一問題曰。彼世界者別有無形之自由乎。抑僅循形質上不可避之理乎。甲主前者。乙主後者。其第二問題曰。世界之庶物。自無始以來而自有之乎。抑由於後起造出乎。亦甲主前者。乙主後者。康德以爲欲決此兩問題宜取四說而調和之。何以故。其所見雖若各異。

實皆論別事而於理皆有所合故。

康德以爲此不相容之諸說所由起。皆自由以一己智慧之所見。直指爲事物之本相。此所謂妄念也。而此妄念者其力極盛。吾人雖或自知其妄。猶不免爲其所束縛。如彼帶着色眼鏡者之視各物。雖明知所見非眞色。猶自生分別。而曰某色某色。古來學者之謬誤皆坐是。

康德以爲以上所舉諸說。其據物力學之理者爲最緊要。何也。其說以辯論自由之有無爲旨趣。正道德之所繫也。康氏旣言物之本相與其現象之區別。乃據此義以論自由之有無。蓋以爲此區別旣明。則所謂自由之理與不可避之理可以並行而不相悖。於是乎兩反對之說得以調和。

康德曰。物之現象。其變者也。物之本質。其不變者也。其變焉者。固託生於虛空與永劫之間。有生而不能無滅。至其不變者。則與時間空間了無交涉。凡物皆然。而吾儕儕類亦其一也。人之生命。蓋有二種。其一則五官肉體之生命。被畫於一方域一時代。而與空間時間相倚者也。其有所動作。亦不過一現象。與凡百庶物之現象。同皆有不可避之理。而不能自肆。案疲而不得息。飢而不得食者。皆所謂不可避之理也。此舉其最粗者。凡百皆如是。雖然。吾人於此下等生命之外。復有其高等生命者。存。高等生命者。卽本質也。卽眞我也。此眞我者。常超然立於時間空間之外。爲自由活潑之一物。而非他之所能牽縛。故曰自由之理。與不可避之理。常並存而不悖者。此也。

案此論精矣。盡矣。幾於佛矣。其未達一問者。則佛說此眞我者。實爲大我。一切衆生。皆同此體。

無分別相。而康氏所論未及是。通觀全書。似仍以爲人人各自有一眞我。而與他人之眞我不相屬也。又佛說同一眞我。何以忽然分爲衆體。而各自我。蓋由衆生業識妄生分別。業種相熏。果報互異。苟明此義。則並能知現象之所從出。若康氏猶未見及此也。雖然。其劃然分出本相。現象之二者。按諸百事百物。而皆一以貫之。可謂抉經心而握聖權者矣。康氏以自由爲一切學術人道之本。以此言自由。而知其與所謂不自由者。並行不悖。實華嚴圓教之上乘也。嗚呼。聖矣。

康德又曰。吾儕肉體之生命。既與他現象同被束縛於彼。所謂不可避之理。則吾之凡有所爲也。必其受一公例所驅遣。而不能自肆者也。凡物之現象皆不能自肆見前論苟有人焉。爲精密之調查。舉吾人之持論。吾人之情念。一切比較實驗之。尋出其所循之公例。則於吾人將來之欲發何言。欲爲何事。必可以豫知之。不爽豪髮。如天文家之豫測彗星。豫測日月食者然。

案吾昔讀佛典。佛言一切衆生有起一念者。我悉知之。吾昔以爲誕言。及讀康氏此論。而知其無奇也。何也。衆生之身。既落於俗諦。爲物理定例所束縛。則其所循一定之軌道。固無不可以測知者。夫常人不能測日食。而天文家能之。然則常人不能測衆生之舉動。而佛能之。有何奇乎。不過佛之治物理學。較深於吾輩耳。

然則吾人之性。果無有所謂自由者存乎。康德曰不然。現象與本質初非同物也。見現象之性。而以爲本質之性。亦復如是。無有是處。何以故。肉體生命。不過現象。以其爲現象。故受束縛於不



可避之理。然吾人生命不獨肉體復有本質生命為我所未及見。今以肉體之不能自由而云本質亦不自由。無有是處。

康德曰：吾人畢生之行爲皆我道德上之性質所表見也。故欲知吾性之是否自由。非可徒以軀殼之現象論。而當以本性之道德論。夫道德上之性質則誰能謂其有絲毫不自由者哉。道德之性質不生不滅而非被限制。縛於空劫之間者也。無過去無未來而常現在者也。人各皆憑藉此超越空劫之自由權。以自造其道德之性質。案康氏之意謂道德之本原與軀殼之現象劃然爲二物而超越空劫之真我即道德之本原所由出一切道心由真我自造也。

故我之真我雖非我之肉眼所能自見。然以道德之理推之。則見其有儼然迥出於現象之上而立乎其外者。果爾則此真我必常活潑自由而非若肉體之常範圍於不可避之理明矣。所謂活潑自由者何也。吾欲爲善人欲爲惡人皆由我所自擇。案此其所既已擇定則肉體乃從其命令以鑄成善人惡人之資格。按此其所由是觀之則吾人之身所謂自由性與不自由性兩者同時並存其理較然易明也。

案佛說有所謂「真如」。真如者即康德所謂真我有自由性者也。有所謂「無明」。無明者即康德所謂現象之我爲不可避之理所束縛無自由性者也。佛說以爲吾人自無始以來即有真如無明之兩種子含於性海識藏之中而互相熏。凡夫以無明熏真如故迷智爲識。學道者復以真如熏無明故轉識成智。宋儒欲用此義例以組織中國哲學。故朱子分出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其注大學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受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案即佛所謂真如也。康德

所謂真我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案卽佛所謂無明也。康德所謂現象之我也。然佛說此真如者。一切衆生所公有之體。非一人各有一真如也。而康德謂人皆自有一真我。此其所以爲異也。故佛說有一衆生不成佛。則我不能成佛。爲其體之爲一也。此其於普度之義較博深切明。康德謂我苟欲爲善人。斯爲善人。爲其體之自由也。此其於修養之義亦較切實而易入。若朱子之說明德。既未能指其爲一體之相。是所以不逮佛也。又說此明德者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其於自由之真我。與不自由之現象。我界限未能分明。是所以不逮康德也。康德之意謂真我者。決非他物所能拘能蔽也。能拘蔽則是不自由也。

又案康德之說甚深微妙。學者或苦索解。法儒阿勿雷脫嘗爲一譬以釋之云。譬有一光線於此。本單純無雜者也。一旦以一凸凹無數之透光物置於其前。此光線透過此物而接於吾眼簾也。則發種種彩色。爲圓錐形。而無量數之部位。乃生空間時間之有許多部位。卽同此理。故苟精算者。則能取其圓錐形之相。及其衆多之部位。一一算之。不爽銖黍。何也。以其落於現象。既循不可避之理也。至其所以發此彩色者。由光線之本體使然。光線本體固極自由。謂其必循不可避之理。則非也。

### 申論道學可以證自由

問者曰。現象之我。其循不可避之理。而不能自由。既有明證矣。至所謂真我者。其必循自由之理。亦有明證乎。康德曰。此則非可以尋常格致家言論理家言而斷定之者也。何以故。凡治格致學。

者必據不可避之理。乃能施實驗。反是則實驗無從施也。使自由之理而可以實驗。則所謂自由者。已與彼不可避者同科。非真自由矣。故曰格致家言不能證自由。凡治論理學者。必常首揭一理。次解釋之。然後引出一旨義。以爲結論。此論理之次序也。若自由之理。亦因他一理而始獲發明。則所謂自由者。已有所繫屬於他物。非真自由矣。故曰論理家言不能證自由。然則吾心之有自由。於何知之。曰惟以道德學可以知之。

康德乃言曰。學者試返觀內照。靜自省察。必見夫吾人良智之中。有所謂道德之責任者。存此責任者。實自然之法。令常赫然臨命於吾心。曰汝必當如是。必當毋如是。此責任者。不屬於現在。不屬於過去。不屬於未來。實獨立而不倚。亘古而無變者也。使吾人惟有肉體之生命。惟有過去。現在。未來之現象。而無復有所謂無限者。所謂不滅者。以位夫其上。則夫道德之法。令必不可得。立。今也不然。人雖或不爲善。而無不知善之必當爲。雖或偶爲惡。而無不知惡之必當去。故爲善爲惡者。肉體之我也。現象之我也。知善之當爲。知惡之當去者。靈魂之我也。真我也。以真我能以道德之責任。臨命於吾心。故知真我必常自由。

曷言乎道德之責任。臨命於吾心。則知真我必常自由。凡所謂責任。云者。吾欲如是。則必能如是之謂也。挾泰山以超北海。此其事不可以責諸人者也。故不得以之爲責任。爲長者折枝。此其事可以責諸人人者也。故得以之爲責任。案原文引喻不爾爾。今譯其意取易解耳。吾人之良知。固知吾人之可以爲善。而莫能阻也。固知吾人之可以不爲惡。而莫能強也。夫然後以是爲臨命焉。故夫責任之理。與自由

之理。常相倚而不可離者也。以論理學明之。則其式當云。

不能自由者。不足以爲責任也。

眞我者。有道德之責任也。

故眞我者。常自由也。

此康德以道學證自由說之大概也。

難者曰。人或欺人者。其始非欲欺之。而爲一目的之所牽引。因不得不出於欺。若是者。蓋數見不鮮矣。誠如是也。則其欺人亦循彼不可避之理。何自由之可言。康德釋之曰。若以肉體之生命言。則固如是矣。何也。彼既已被限被縛於時間空間兩者之中。有過去現在未來之別故也。若離此軀殼以溯諸眞我。則無論何人皆不當欺人。無論何人皆可以不欺人。

語至此而康德之眞意可以見矣。彼以爲吾人之爲惡也。自其肉體之生命言之。誠循不可避之理。而或不能任其責。若溯而上之。以觀夫超越空間時間之眞我。則欲善欲惡固由吾之所自擇。故人而爲惡也。則其眞我終不得不任其責。更申言之。則觀吾人之日用行習。誠不能斷自由性之有無。然苟涉及道德。則吾之良心自儼然確見此自由之性。而不能自禁。何以故。我之眞我實自由故。

案康氏此論。實兼佛敎之眞如說。王陽明之良知說。而會通之者也。陽明曰。未能知說甚行。蓋以爲非知則不能行也。康德之言。則以爲既知則必能行。人人皆能知。故人人皆能行也。其下手工夫。則陽明似更有把握。其鞭辟近裏。則康德似更爲直捷。又佛氏言眞如以爲衆生本

同一體。由妄生分別。故有迷惑。有迷惑。故有惡業。故佛氏所謂真我者。指衆生之靈魂之集合體言也。康氏所謂真我。則指衆生各自之靈魂而已。其理論自不能如佛氏之圓滿。然其言各自之靈魂。各有責任。以統治各自之軀殼。與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之理。相一貫。其言尤爲親切有味也。康氏所以能挽功利主義之狂瀾。卓然爲萬世師者。以此而已。

# 學說

終

# 歷史

## 中國史敘論 辛丑

### 第一節 史之界說

史也者。記述人間過去之事實者也。雖然。自世界學術日進。故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紀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爲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卽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以此論之。雖謂中國前者未嘗有史。殆非爲過。

法國名士波留氏。嘗著俄國通志。其言曰。俄羅斯無歷史。非無歷史也。蓋其歷史。非國民自作之歷史。乃受之自他者也。非自動者而他動者也。其主動力所發。或自外。或自上。或自異國。或自本國。要之皆由外部之支配。而非由內部之漲生。宛如鏡光雲影。空過於人民之頭上。故只有王公年代記。不有國民發達史。是俄國與西歐諸國所以異也。云云。今吾中國之前史。正坐此患。吾當講此史時。不勝慚憤者在於是。吾當著此史時。無限困難者在於是。

德國哲學家埃猛培濟氏曰。人間之發達。凡有五種相。一曰智力。理學及智識之進步皆歸此門二曰產業。三曰美術。凡高等技術之進步皆歸此門四曰宗教。五曰政治。凡作史讀史者。於此五端。忽一不可焉。今中國前史。以一書而備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見。卽專詳一端者。亦幾無之。所陳陳相因者。惟第五項之政治耳。然

所謂政治史。又實爲紀一姓之勢力圈。不足以爲政治之真相。故今者欲著中國史。非惟無成書之可沿襲。卽搜求材料於古籍之中。亦復片鱗殘甲。大不易易。

## 第二節 中國史之範圍

(甲) 中國史與世界史 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國爲中心點。雖日本俄羅斯之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羅斯皆擯不錄。亦無異議焉。蓋以過去現在之間。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實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與爭也。雖然。西人論世界文明。最初發生之地有五。一曰小亞細亞之文明。二曰埃及之文明。三曰中國之文明。四曰印度之文明。五曰中亞美利加之文明。而每兩文明地之相遇。則其文明力愈發現。今者左右世界之泰西文明。卽融洽小亞細亞與埃及之文明而成者也。而自今以往。實爲泰西文明與泰東文明。卽中國之文明相會合之時代。而今日乃其初交點也。故中國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卽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當占一強有力之位置也。雖然。此乃將來所必至。而非過去所已經。故今日中國史之範圍。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

(乙) 中國史與泰東史 泰東史者。日本人所稱東洋史也。泰東之主動力。全在中國。故泰東史中。中國民族之地位。一如世界史中阿利揚民族之地位。日本近來著東洋史者。日增月盛。實則中國史之異名耳。今吾所述。不以泰東史名之者。避廣闊之題目。所以免汗漫罣漏。而供簡要切實之研究也。至於二千年來亞洲各民族與中國交涉之事。最繁曠。自歸於中國史之範圍。固不待言。

## 第三節 中國史之命名

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漢唐等名吾史。則戾尊重國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則失名從主人之公理。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譏旁觀。雖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國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誣我國民。猶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萬無得已。仍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雖稍驕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實。亦未始非喚起精神之一法門也。

#### 第四節 地勢

中國史所轄之地域。可分爲五大部。一中國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滿洲。東半球之脊。實爲帕米爾高原。亦稱葱嶺。蓋諸大山脈之本幹也。葱嶺向東。衍爲三派。其中部一派。爲崑崙山。實界分新疆與西藏焉。崑崙山脈復分爲二。其一向東。其一向東南。向東南者名巴顏喀喇山。界青海與西藏。入中國內地。沿四川省之西鄙。蔓延於雲南兩廣之北境。所謂南嶺者也。其向東者名祁連山。巨青海之北境。其脈復分爲二。一向正東。經渭水之上流。蔓延於陝西河南。所謂北嶺者也。一向東北。沿黃河巨長城內外者爲賀蘭山。更北爲陰山。更北爲興安嶺。縱斷蒙古之東部。而入於西伯利亞。蓋中國全部山嶺之脈絡。爲一國之主幹者。實崑崙山也。

使我中國在亞洲之中。劃然自成一國者。其大界線有二。而皆發自帕米爾高原。其在南者爲喜馬拉耶山。東行而界西藏與印度之間。其在北者爲阿爾泰山。實爲中俄兩國天然之界限焉。在崑崙山與阿爾泰山之中。與崑崙山爲平行線者爲天山。橫斷新疆全土。分爲天山南北路。而終



於蒙古之西端。

中國之大川。其發源之總地有二。其一在中國本部者。曰黃河。曰揚子江。曰西江。曰金沙江。皆發源於新疆西藏之間。其二在中國東北部者。曰黑龍江之上流。幹難河。克爾倫河。其支流之嫩江。曰色楞格河。曰鄂爾坤河等。皆發源於蒙古之北部。大抵諸大川河中與歷史最有關係者。爲揚子江。其次爲黃河。其次爲西江。黑龍江。

蒙古及新疆雖爲諸大河之發源地。但其內部沙漠相連。戈壁瀚海。準噶爾之諸沙漠。殆占全土之大半。故河水多吸收有沙漠中。或注瀉於鹽湖。

地理與歷史。最有緊切之關係。是讀史者所最當留意也。高原適於牧業。平原適於農業。海濱河渠。適於商業。寒帶之民。擅長戰爭。溫帶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歷史之公例也。我中國之版圖。包有溫寒熱之三帶。有絕高之山。有絕長之河。有絕廣之平原。有絕多之海岸。有絕大之沙漠。宜於耕。宜於牧。宜於虞。宜於漁。宜於工。宜於商。凡地理上之要件與特質。我中國無不有之。故按察中國地理。而觀其歷史上之變化。實最有興味之事也。中國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則以黃河揚子江之二大川。橫於溫帶。灌於平原故也。中國文明。何以不能與小亞細亞之文明印度之文明相合集而成一繁質之文明。則以西北之阿爾泰山西南之喜馬拉耶山爲之大障也。何以數千年常有南北分峙之姿勢。則長江爲之天塹。而黃河沿岸與揚子江沿岸之民族。各各發生也。自明以前。何以起於北方者其勢常日伸。起於南方者其勢常日蹙。以寒帶之人常悍烈。溫帶之人常文弱也。東北諸胡種。何以二千餘年迭篡中夏。以其長於獵牧之地。常與天氣及野

獸戰。僅得生存。故其性好戰。狠鬪。又慣遊牧。逐水草而居。故不喜土著而好侵畧。而中國民族之性質。適與相反也。彼族一入中國。何以卽失其本性。同化於漢人。亦地質使之然也。各省地方自治制度。何以發達甚早。則以幅員太大。中央政府之力。常不能及。故各各結爲團體。以自整理也。何以數千年。蟄伏於君主專制政治之下。而民間不能自布國憲者。亦以地太大。團體太散。交通不便。聯結甚難。故一二梟雄之民賊。常得而操縱之也。何以不能伸權力於國外。則以平原膏腴。足以自給。非如古代之希臘腓尼西亞。如近代之英吉利。必恃國外之交通。以爲生活。故冒險遠行之性質不起也。近年情形。何以與昔者常相反。則往時主動力者。常在盤據平原之民族。近時主動力者。常在沿居海岸之民族。世界之大勢。驅迫使然也。凡此諸端。無不一一與地理有極要之關係。故地理與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後文明以起。歷史以成。若二者相離。則無文明。無歷史。其相關之要。恰如肉體與靈魂相待以成人也。

#### 第五節 人種

種界者。今日萬國所斷斷然以爭之者也。西人分世界人種。或爲五種。或爲三種。或爲七種。而通稱我黃色種人。謂爲蒙古種。此西人關於東方情實。謬誤之談也。今考中國史範圍中之各人種。不下數十。而最著明有關係者。蓋六種焉。

其一苗種。是中國之土族也。猶今日阿美利加之紅人。澳大利亞之黑人也。其在歷史以前。曾占重要之地位。自漢族日漸發達。苗種卽日就窘迫。由北而南。今猶保殘喘於湖南貴州雲南廣西之間。其在安南緬甸等地亦間有焉。

其二漢種。卽我輩現時徧布於國中。所謂文明之胄。黃帝之子孫是也。黃帝起於崑崙之墟。卽自帕米爾高原。東行而入於中國。棲於黃河沿岸。次第蕃殖於四方。數千年來。赫赫有聲於世界。所謂亞細亞之文明者。皆我種人自播之而自穫之者也。

其三圖伯特種。現居西藏及緬甸之地。卽殷周時代之氏羌。秦漢之際之月氏。唐時之吐蕃。宋時之西夏。皆屬此族。

其四蒙古種。初起於貝加爾湖之東隅一帶。次第南下。今日蔓延於內外蒙古及天山北路一帶之地。元朝卽自此族起。混一中國。威震全地。印度之謨嘉爾帝國。亦此族所建設也。

其五匈奴種。初蕃殖於內外蒙古之地。次第西移。今自天山南路以至中亞細亞一帶之地。多此族所占據。周以前之獯狁。漢代之匈奴。南北朝之柔然。隋之突厥。唐之回紇。皆屬此族。現今歐洲土耳其國。亦此族所建立也。

其六通古斯族。自朝鮮之北部。經滿洲而蔓延於黑龍江附近之地者。此種族也。秦漢時代之東胡。漢以後之鮮卑。隋及初唐之韃靼。晚唐五代之契丹。宋之女真。皆屬此族。今清朝亦自此興者也。

西教徒所主張。以謂全世界之人類。皆由最初之一男一女而生。但今日世界大通。人種學大明。此論之無稽。殆不足辯。然則各種各族。各自發生。其數之多。殆不可思議。且也錯居既久。婚姻互通。血統相雜。今欲確指某族某種之分略線。其事蓋不易易。况游牧民族。遷徙無常。立於數千年之後。而指前者發現於歷史上之民族。一一求今之民族以實之。非遇則誣。故今日以六種族包

括中國史內之人民。誠不免武斷罣漏之譏。但民族爲歷史之主腦。勢不可以其難於分析而置之不論。故舉其在史上最有關係者約而論之云爾。

今且勿論他族。卽吾漢族果同出於一祖乎。抑各自發生乎。亦一未能斷定之問題也。據尋常百家姓譜。無不一祖黃帝。雖然。江南民族。自周初以至戰國。常見有特別之發達。其性質習俗。頗與河北民族異。其程度。似是黃河沿岸與揚子江沿岸。其文明各自發達。不相承襲。而甌閩兩粵之間。當秦漢時。亦旣已繁盛。有獨立之姿。若其皆自河北移來。則其移住之歲月。及其陳蹟。旣不可考見矣。雖然。種界者本難定者也。於難定之中而強定之。則對於白櫻紅黑諸種。吾輩劃然黃種也。對於苗圖伯特蒙古匈奴滿洲諸種。吾輩龐然漢種也。號稱四萬萬同胞。誰曰不宜。

### 第六節 紀年

紀年者。歷史之符號。而於記錄考證。所最不可缺之具也。以地理定空間之位置。以紀年定時間之位置。二者皆爲歷史上最要之事物。凡符號之優劣。有一公例。卽其符號能劃一以省人之腦力者爲優。反是則爲劣。是也。故凡野蠻時代之符號。必繁而雜。凡文明時代之符號。必簡而整。百端皆然。而紀年其一端也。古代之巴比倫人。以拿破啞莎王爲紀元。在今西曆紀元前七百四十七年希臘人初時。以執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時按年紀之。其後改以和靈比亞之大祭爲紀元。當紀元前七百六十七年羅馬人以羅馬府初建之年爲紀元。當紀元前七百五十三年回教國民以教祖摩哈默德避難之年爲紀元。當紀元後六百二十年猶太人以創世紀所言世界開闢爲紀元。當紀元前三千七百六十一年自耶蘇立教以後。教會以耶蘇流血

之年爲紀元。至第六世紀。羅馬一教士。乃改用耶穌降生爲紀元。至今世界各國用之者過半。此泰西紀年之符號。逐漸改良。繁雜而至於簡便之大畧也。吾中國向以帝王稱號爲紀。一帝王死。輒易其符號。此爲最野蠻之法。秦漢以前各國各以其君主分紀之尤爲野蠻之野蠻於考史者最不便。今試於數千年君主之年號。任舉其一以質諸學者。雖最淹博者亦不能具對也。故此法必當廢棄。似不待辨。惟廢棄之後。當採用何者以代之。是今日著中國史一緊要之問題也。甲說曰。當採世界通行之符號。仍以耶穌降生紀元。此最廓然大公。且從於多數。而與泰西交通便利之法也。雖然。耶穌紀元。雖占地球面積之多數。然通行之之民族。亦尙不及全世界人數三分之一。吾冒然用之。未免近於徇衆趨勢。其便不一。耶穌雖爲教主。吾人所當崇敬。而謂其教旨遂能涵蓋全世界。恐不能得天下後世人之畫諾。貿然用之。於公義亦無所取。其不便二。秦東史與耶穌教關係甚淺。用之種種不合。且以中國民族固守國粹之性質。欲強使改用耶穌紀年。終屬空言耳。其不便三。有此三者。此論似可拋置。乙說曰。當用我國民之初祖黃帝爲紀元。此喚起國民同胞之思想。增長團結力之一良法也。雖然。自黃帝以後。中經夏殷。以迄春秋之初年。其史記實在若茫若昧之中。無真確之年代可據。終不能據一書之私言。以武斷立定之。是亦美猶有憾者也。其他近來學者。亦有倡以堯紀元。以夏禹紀元。以秦一統紀元者。然皆無大理公益之可援引。不必多辯。於無一完備之中。惟以孔子紀年之一法。爲最合於中國。孔子爲泰東教主。中國第一之人物。此全國所公認也。而中國史之繁密。而可紀者。皆在於孔子以後。故援耶穌教回教之例。以孔子紀。似可爲至當不易之公典。司馬遷作史記。旣頻用之。但皆云孔子卒後若干年。是亦與耶穌教會初以耶穌死年爲紀。不

謀而合。今法其生不法其死。定以孔子生年爲紀。此吾黨之微意也。

但取對勘之便。故本書紀年。以孔子爲正文。而以歷代帝王年號。及現在通行西曆。分注於其下。

### 第七節 史以前之時代

史者記人間世過去之事者也。雖然。人類之起原。遠在書契以前。其詳靡得而稽焉。春秋緯稱自開關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其荒誕固不足道。而要之必有悠遠之時代。無可疑也。洪水時代。實爲全世界公共紀念物。故截稱洪水以前爲無史時代。洪水以後爲有史時代。亦不爲過。雖然。洪水之起原。及其經過之年代。雖以今世地質學家。考據極周密。然猶紛紛莫衷一是。故以洪水平息後始可爲真正之有史時代。中國自古稱諸夏。稱華夏。夏者以夏禹之朝代而得名者也。中國民族之整然成一社會。成一國家。實自大禹以後。若其以前。則誠有如列子所謂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者。其確實與否。萬難信也。故中國史若起筆於夏禹。最爲徵信。雖然。中國爲全世界文明五種源之一。其所積固自深遠。而黃帝爲我四萬萬同胞之初祖。唐虞夏商周秦之君統。皆其裔派。頗有信據。計自黃帝至夏禹。其間亦不過數百年。然則黃帝時去洪水之年。亦已不遠。司馬遷作史記。託始黃帝。可謂特識。故今竊取之。定黃帝以後爲有史時代。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以來。歐洲考古學會。專派人發掘地中遺物。於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學。遂成爲一學派。近所訂定而公認者。有所謂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二銅刀期。其三鐵刀期。而石刀期中。又分爲新舊二期。此進化之一定階級也。雖其各期之長短久暫。諸地不同。然其次第則一

定也。據此種學者之推度。則地球生物之起原在一萬萬年以前。而人類之遺跡亦在一萬年乃至十萬年以前云。中國雖學術未盛。在下之層石。未經發見。然物質上之公例。無論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學說爲比例。以考中國史前之史。決不爲過。據此種學者所稱新舊兩石刀期。其所經年代。最爲綿遠。其時無家畜。無陶器。無農產業。中國當黃帝以前。神農已作耒耜。蚩尤已爲弓矢。其已經過石器時代。交入銅器時代之證據甚多。然則人類之起。遐哉邈乎。遠在洪水時代以前。有斷然也。

又以人羣學之公例言之。凡各人羣。必須經過三種之一定時期。然後能成一龐大固結之團體。第一爲各人獨立有事則舉酋長之時期。第二爲豪族執政。上則選置君主。下則指揮人民之時期。第三爲中央集權。漸漸鞏固。君主一人專裁庶政之時期。斯賓塞爾羣學云。『譬有一未成規律之羣族於此。一旦或因國遷。或因國危。湧出一公共之問題。則其商量處置之情形如何。必集其民衆於一大會場。而會場之中。自然分爲二派。其甲派。則老成者。有膂力者。閱歷深而有智謀者。爲一領袖團體。以任調查事實。討議問題之事。其乙派。則年少者。老羸者。智勇平凡者。爲隨屬一團體。占全種族之大部分。其權利義務。不過傍聽甲派之議論。爲隨聲附和之可否而已。又於領袖團體之中。必有一二人有超羣拔萃之威德。如老成之狩獵家。或狡獪之妖術家。專在會場決策而任行之。卽被舉爲臨事之首領云云。』然則一羣之中。自劃然分爲三種之人物。卽其最多數之隨屬團體。卽將來變成人民之胚胎也。其二則少數之領袖團體。卽將來變成豪族之胚胎也。其三則最少數之執行事務委員。卽將來變成君主之胚胎也。凡此三種人物。當其在太

古野蠻時代。常相集合。距離不甚遠。又至今日文明時代。亦相結合。距離不甚遠。惟中間所經過之趨勢。則三者常日漸分離。其政權由多數而寢歸於少數。由少數而寢歸於最少數。蓋其初時。人人。在本羣。爲自由之競爭。非遇有外敵。則領袖團體。殆爲無用。其後因外敵數見。於是臨時首領。漸變而爲常任首領。而領袖團體之權力日以大焉。又其後此領袖團體中之有力者。各劃分權力範圍。成封建割據之形。而兼并力征之勢日盛。久乃變成中央集權之君主政體。此歷代萬國之公例也。我中國當黃帝堯舜之時。純然爲豪族執政之時期。而且中央集權君主專裁之制。亦已萌芽發達。亦可見我中國有史以前。既經絕遠之年代。而文明發達之早。誠足以自豪於世界也。

#### 第八節 時代之區分

敘述數千年之陳跡。汗漫邈散。而無一綱領以貫之。此著者讀者之所苦也。故時代之區分起焉。中國二十四史。以一朝爲一史。卽如通鑑號稱通史。然其區分時代。以周紀秦紀漢紀等名。是由中國前輩之腦識。只見有君主。不見有國民也。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雖然。時代與時代。相續者也。歷史者無間斷者也。人間社會之事變。必有終始因果之關係。故於其間。若欲劃然分一界線。如兩國之定界約焉。此實理勢之所不許也。故史家惟以權宜之法。就其事變之著大。而有影響於社會者。各以己意約舉而分之。以便讀者。雖曰武斷。亦不得已也。

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爲中國之中國。卽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爭競自團結之時。



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戰勝土著之蠻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據各要地。由酋長而變爲封建。復次第兼并。力征無已時。卒乃由夏禹塗山之萬國。變爲周初孟津之八百諸侯。又變而爲春秋初年之五十餘國。又變而爲戰國時代之七雄。卒至於一統。此實漢族自經營其內部之事。當時所交涉者。惟苗種諸族類而已。

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統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爲亞洲之中國。卽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蹟競爭最烈之時代也。又中央集權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專制政體全盛之時代也。其內部之主要者。由豪族之帝政。變爲崛起之帝政。其外部之主要者。則匈奴種西藏種蒙古種通古斯種次第錯雜。與漢種競爭。而自形質上觀之。漢種常失敗。自精神上觀之。漢種常制勝。及此時代之末年。亞洲各種族。漸向於合一之勢。爲全體一致之運動。以對於外部大別之種族。

或問曰。此中世史之時代。凡亘二千年。不太長乎。曰。中國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運動進步。常甚遲緩。二千年來。未嘗受亞洲以外大別種族之刺激。故歷久而無大異動也。惟因此時代太長之故。令讀者不便。故於其中復分第三小時代焉。俟本篇乃詳析之。今不先及。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爲世界之中國。卽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又君主專制政體漸就湮滅。而數千年未經發達之國民立憲政體。將嬗代興起之時代也。此時代今初萌芽。雖閱時甚短。而其內外之變動。實皆爲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別爲一時代。實則近世史者。不過將來史之楔子而已。

### 中國史界革命案

壬寅

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爲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然則但患其國之無茲學耳。苟其有之。則國民安有不團結。羣治安有不進化者。雖然。我國茲學之盛如彼。而其現象如此。則又何也。今請舉中國史學之派別。表示之。而畧論之。

第一 正史

(甲) 官書 所謂二十四史是也。  
(乙) 別史 如華嶠後漢書、習鑿齒蜀漢春秋、十六國春秋、華陽國

志、元秘史等。其實皆正史體也。

第二 編年

資治通鑑等是也。

第三 紀事本末

(甲) 通體 如通鑑紀事本末、繹史等是也。  
(乙) 別體 如平定某某方畧三案始末等是也。

第四 政書

(甲) 通體 如通典文獻通考等是也。  
(乙) 別體 如唐開元禮、大清會典、大清通禮等是也。  
(丙) 小紀 如漢官儀等是也。

第五 雜史

(甲) 綜記 如國語、戰國策等是也。  
(乙) 瑣記 如世說新語、唐代叢書、明季稗史等是也。  
(丙) 詔令奏議 四庫另列一門。其實雜史耳。

史學

第六

傳記

- (甲) 通體 如滿漢名臣傳、國朝先正事畧等是也。
- (乙) 別體 如某帝實錄、某人年譜等是也。

第七

地志

- (甲) 通體 如各省通志、天下郡國利病書等是也。
- (乙) 別體 如紀行等書是也。

第八

學史

- (甲) 如明儒學案、國朝漢學師承記等是也。

第九

史論

- (甲) 理論 如史通、文史通義等是也。
- (乙) 事論 如歷代史論、讀通鑑論等是也。
- (丙) 雜論 如廿二史劄記、十七史商榷等是也。

第十

附庸

- (甲) 外史 如西域圖考、職方外紀等是也。
- (乙) 考據 如禹貢圖考等是也。
- (丙) 注釋 如裴松之三國志注等是也。

都為十種二十二類

試一繙四庫之書。其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者。非史學書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堅。下至畢秋帆趙甌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數百。茲學之發達。二千年於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邱之貉。未聞有能為史界闢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於國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吾黨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其言似稍過當。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實際固不誣也。吾國史家。以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為

史也。不過敍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昔人謂左傳爲相斫書。豈惟左傳。若二十四史。眞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也。雖以司馬溫公之賢。其作通鑑。亦不過以備君王之瀏覽。其論語無一非忠告君主者蓋從來作史者。皆爲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爲國民而作者也。其大弊在不知朝廷與國家之分別。以爲舍朝廷外無國家。於是乎有所謂正統閏統之爭論。有所謂鼎革前後之筆法。如歐陽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鑑綱目等。今日盜賊。明日聖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如正羣蛆啄矢。爭其甘苦。狙公飼狙。辨其四三。自欺欺人。莫此爲甚。吾中國國家思想。至今不能興起者。數千年之史家。豈能辭其咎耶。

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羣體。歷史者。英雄之舞臺也。舍英雄幾無歷史。雖泰西良史。亦豈能不置重於人物哉。雖然。善爲史者。以人物爲歷史之材料。不聞以歷史爲人物之畫像。以人物爲時代之代表。不聞以時代爲人物之附屬。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志銘而成者耳。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敍一羣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羣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羣善其羣之心。油然而生焉。今史家多於鯽魚。而未聞有一人之眼光。能見及此者。此我國民之羣力羣智羣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羣體終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陳迹而不知有今務。凡著書貴宗旨。作史者將爲若干之陳死人作紀念碑耶。爲若干之過去事作歌舞劇耶。殆非也。將使今世之人。鑑之裁之。以爲經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又不惟正史而已。卽各體莫不皆

然。故温公通鑑亦起戰國而終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則史不其中絕乎。使如日本之數千年一系。豈不並史之爲物而無之乎。太史公作史記。直至今上本紀。且其記述。不少隱諱焉。史家之天職然也。後世專制政體。日以進步。民氣學風。日以腐敗。其末流遂極於今日。推病根所從起。實由認歷史爲朝廷所專有物。舍朝廷外無可記載。故也。不然。則雖有忌諱於朝廷。而民間之事。其可紀者不亦多多乎。何並此而無也。今日我輩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來之事實。竟無一書可憑藉。非官牘鋪張循例之言。則口碑影響疑似之說耳。時或藉外國人之著述。窺其片鱗殘甲。然甲國人論乙國之事。例固百不得一。况吾國之向閉關不與人通者耶。於是乎吾輩乃窮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夫陸沈我國民之罪。史家實尸之矣。

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餘種原質而成者也。合眼耳鼻舌手足臟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輪精管無一不備。若是者可謂之人乎。必不可。何則。無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維何。曰理想是已。大羣之中有小羣。大時代之中有小時代。而羣與羣之相際。時代與時代之相續。其間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鑑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今中國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其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響於他事。或他日者若何。當得善果。當得惡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讀之徒費腦力。是中國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實數千年史家學識之程度也。緣此四蔽復生二病。

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英儒斯賓塞曰：『或有告者曰：鄰家之貓昨日產一子。以云事實。誠

事實也。然誰不知爲無用之事實乎？何也？以其與他事毫無關涉。於吾人生活上之行爲毫無影

響也。然歷史上之事蹟其類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讀書觀萬物。則思過半矣。』此斯氏教人以

作史讀史之方也。泰西舊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國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册封

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詔書也。滿紙填塞。皆此等鄰貓生子之事實。往往有讀盡一

卷而無一語入腦之價值者。就中如通鑑一書。屬稿十九年。別擇最稱精善。然今日以讀西史

之眼讀之。覺其有用者亦不過十之二三耳。通鑑載奏議最多。蓋此書專爲格君而作也。吾輩今日讀之實嫌其冗。其他更何論焉。至如新

五代史之類。以別裁自命。實則將大事皆刪去。而惟存鄰貓生子等語。其可厭不更甚耶。故今日

欲治中國史學。眞有無從下手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鑑續通鑑也。大清會典。大清通禮也。

十朝實錄。十朝聖訓也。此等書皆萬不可不讀。不讀其一則罅漏正多。然盡此數書而讀之。日讀

十卷。已非三四十十年不爲功矣。況僅讀此數書。而決不能足用。勢不可不於前所列十種二十二

類者一一涉獵之。雜史傳志劄記等所載常有有用過於正史者。何則？彼等常載民間風俗。不似正史專爲帝王作家譜也。人壽幾何。何以堪此。故吾中國史學

智識之不能普及。皆由無一善別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中國萬事皆取述而不作主義。而史學其一端也。細數二千年來史

家。其稍有創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其書亦常有國民思想。如項羽

而列諸本紀。孔子陳涉而列諸世家。儒林游俠刺客貨殖而爲之列傳。皆有深意存焉。其爲立傳

者。大率皆於時代極有關係之人也。而後世之效顰者。則胡爲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紀事而紀制度。制度於國民全體之關係。有重於事焉者也。前此所無而杜創之。雖其完備不及通考。然創作之功。馬何敢望杜耶。三曰鄭漁仲。夾漈之史識。卓絕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稱之。其通志二十畧。以論斷爲主。以記述爲輔。實爲中國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爲太史公範圍所困。以紀傳十之七八。填塞全書。支牀疊屋。爲大體玷。四曰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爲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五曰袁樞。今日西史。大率皆紀事本末之體也。而此體在中國。實惟袁樞創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鑑紀事本末也。非有見於事與事之相聯屬。而欲求其原因結果也。不過爲讀通鑑之方便法門。著此以代鈔錄云爾。雖爲創作。實則無意識之創作。故其書不過爲通鑑之一附庸。不能使學者讀之有特別之益也。六曰黃梨洲。黃梨洲著明儒學案。史家未曾有之盛業也。中國數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梨洲乃創爲學史之格。使後人能師其意。則中國文學史可作也。中國種族史可作也。中國財富史可作也。中國宗教史可也。諸類此者。其數何限。梨洲旣成明儒學案。復爲宋元學案。未成而卒。使假以十年。或且有漢唐學案。周秦學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誠我國思想界之雄也。若夫此六君子以外。袁樞實不能在此列則皆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記以後。而二十一部。皆刻畫史記。通典以後。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隸性至於此甚耶。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以故每一讀輒惟恐臥。而思想所以不進也。

今此六弊。其所貽讀者之惡果。厥有三端。一曰難讀。浩如煙海。窮年莫殫。前旣言之矣。二曰難別。

擇。即使有暇日。有耐性。徧讀應讀之書。而苟非有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不能別擇其某條有用某條無用。徒枉費時日腦力。三曰無感觸。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厲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羣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於萬國者。然則吾中國史學。外貌雖極發達。而不能如歐美各國民之實受其益也。職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爲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飢食一刻不容緩者也。然徧覽乙庫中數十萬卷之著錄。其資格可以養吾所欲給吾所求者。殆無一焉。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爲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

### 史學之界說

壬寅

欲創新史學。不可不先明史學之界說。欲知史學之界說。不可不先明歷史之範圍。今請析其條理而論述之。

第一。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現象者何。事物之變化也。宇宙間之現象有二種。一曰爲循環之狀者。二曰爲進化之狀者。何謂循環。其進化有一定之時期。及期則周而復始。如四時之變遷。天體之運行。是也。何謂進化。其變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長焉。發達焉。如生物界及人間世之現象是也。循環者去而復學者也。止而不進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天然學。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而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歷史學。天下萬事萬物。皆在空間。又在時間。空間時間佛典譯語日本人沿用之若依中國古義則空間字也時間字也其語不盡通行故用譯語而天然界與歷史界。實分占兩者之範圍。天然學者。



研究空間之現象者也。歷史學者研究時間之現象者也。就天然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一成不變。萬古不易。故其體爲完全。其象如一圓圈。就歷史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生長而不已。進步而不知所終。故其體爲不完全。且其進步又非爲一直線。或尺進而寸退。或大漲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線。明此理者。可以知歷史之真相矣。

由此觀之。凡屬於歷史界之學。

凡政治學。羣學。平準學。宗教學等。皆近政治界之範圍。

其研究常較難。凡屬於天然界之學。

凡天

地理學。物質學。化學等。皆天然界之範圍。

其研究常較易。何以故。天然界已完全者也。來復頻繁。可以推算。狀態一定。可以試驗。歷史學未完全者也。今猶日在生長發達之中。非逮宇宙之末劫。則歷史不能終極。吾生

有涯。而此學無涯。此所以天然諸科學。起源甚古。今已斐然大成。而關於歷史之各學。其出現甚後。而其完備難期也。此界說既定。則知凡百事物。有生長有發達。有進步者。則屬於歷史之範圍。反是者。則不能屬於歷史之範圍。又如於一定期中。雖有生長發達。而其期之極點。則又反其始。斯仍不得不以循環目之。如動植物。如人類。雖依一定之次第。以生以成。然或一年。或十年。或百年。而盈其限焉。而反其初焉。一生一死。實循環之現象也。故物理學。身理學等。皆天然科學之範圍。非歷史學之範圍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誤會歷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亂相嬗無已時。則歷史之象當爲循環。與天然等。而歷史學將不能成立。孟子此言。蓋爲螺線之狀所迷。而誤以爲圓狀。未嘗綜觀自有人類以來。萬數千年之大勢。而察其眞方嚮之所在。徒觀一小時代之或進或退。或漲或落。遂以爲歷史之實狀。如是云爾。譬之江河東流。以朝宗於海者。其大勢也。乃或所見局於一部。

偶見其有倒流處。有曲流處。因以爲江河之行一東一西一北一南是豈能知江河之性矣乎。  
春秋家言有三統有三世三統者循環之象也所謂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是也三世者進化之象也所謂撥亂升平太平與世漸進是也三世則歷史之情狀也三統則非歷史之情狀也三世之義既治者則不能復亂籍曰有小亂而必非與前此之亂等也苟其一治而復一亂則所謂治者必非真治也故言史學者當從孔子之義不當從孟子之義 吾中國所以數千年無良史者以其於進化之現象見之未明也。

第二歷史者。敘述人羣進化之現象也。進化之義既定矣。雖然。進化之大理。不獨人類爲然。卽動植物乃至無機世界。亦常有進化者存。而通行歷史所紀述。常限於人類者。則何以故。此不徒吾人之自私其類而已。人也者。進化之極則也。其變化千形萬狀而不窮者也。故言歷史之廣義。則非包萬有而并載之。不能完成。至語其狹義。則惟以人類爲之界。雖然。歷史之範圍。可限於人類。而人類之事實。不能盡納諸歷史。夫人類亦不過一種之動物耳。其一生一死。固不免於循環。卽其日用飲食。言論行事。亦不過大畧相等。而無進化之可言。故欲求進化之跡。必於人羣。使人人析而獨立。則進化終不可期。而歷史終不可起。蓋人類進化云者。一羣之進也。非一人之進也。如以一人也。則今人必無以遠過於古人。語其體魄。則四肢五官。古猶今也。質點血輪。古猶今也。語其性靈。則古代周孔柏柏拉圖阿阿里士多德之智識能力。必不讓於今人。舉世所同認矣。然往往有周孔柏阿所不能知之理。不能行之事。而今日乳臭小兒知之能之者何也。無他。食羣之福。享羣之利。藉羣力之相接。相較。相爭。相師。相摩。相盪。相維。相繫。相傳。相廬。而智慧進焉。而才力進焉。而道德進焉。進也者。人格之羣。非尋常之箇人也。人類天性之能力。能隨文明進化之速。而漸次增長。與否此間之變化。沐文明之恩澤。則其長成。能有以異於野蠻國之小兒乎。恐不能也。蓋由動物進而爲人。已爲生理上進化之極點。由小兒進而爲成人。已爲生理上進化之極點。然則一箇人。殆無進化也。進化者。別超出於箇人之上。一人格而已。卽人羣是也。

然則歷史所最當致意者。惟人羣之事。苟其事不關係人羣者。雖奇言異行。而必不足以入歷史之範圍也。

疇昔史家。往往視歷史如人物傳者然。夫人物之關係於歷史固也。然所以關係者。亦謂其於一羣有影響云爾。所重者在一羣。非在一人也。而中國作史者。全反於此目的。動輒以立佳傳爲其人之光寵。馴至連篇累牘。臚列無關世運之人之言論行事。使讀者欲臥欲嘔。雖盡數千卷。猶不能於本羣之大勢有所知焉。由不知史之界說限於羣故也。

第三。歷史者。敘述人羣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學問必有客觀主觀二界。客

觀者。謂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觀者。謂能研究此事物之心靈也。亦名所界能界能所二字。佛典譯語常用爲名詞。和合二觀。然

後學問出焉。史學之客體。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其主體。則作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

是也。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偏於主觀而略於客觀者則雖有佳書亦不過爲一家言不得謂之爲史。是故善

爲史者。必研究人羣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於是有所謂歷史哲學者出焉。歷史

與歷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爲良史。有斷然也。雖然。求史學之公理公

例。固非易。易如彼天然科學者。其材料完全。其範圍有涯。故其理例亦易得焉。如天文學。如物質

學。如化學。所已求得之公理公例。不可磨滅者。既已多端。而政治學羣學宗教學等。則瞠乎其後。

皆由現象之繁蹟。而未到終點也。但其事雖難。而治此學者。不可不勉。大抵前者史家。不能有得

於是者。其蔽二端。一曰。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類以來全體之史也。或局於一地。或局

於一時代。如中國之史。其地位則僅敘述本國耳。於吾國外之現象。非所知也。前者他國之史亦如是。其時代

則上至書契以來下至勝朝之末止矣。前乎此後乎此非所聞也。夫欲求人羣進化之真相必當合人類全體而比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觀察之。內自鄉邑之法團。凡民間之結集而成一人格之團體者謂之法團亦謂之法人法人者法律上視之與一箇人無異也。一州之州會一市之市會乃至一學校一會館一公司皆統名為法團。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質學家從地底化石中尋求人物進化之跡號曰石史下至昨今之新聞。何一而非客觀所當取材者。綜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雖未克完備而所得必已多矣。問疇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二曰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他學之關係也。夫地理學也。地質學也。人種學也。人類學也。言語學也。羣學也。政治學也。宗教學也。法律學也。平準學也。即日本人所謂經濟學皆與史學有直接之關係。其他如哲學範圍所屬之倫理學。心理學。論理學。文章學。及天然科學範圍所屬之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其理論亦常與史學有間接之關係。何一而非主觀所當憑藉者。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鉤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問疇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胎諸來者焉。歷史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者也。吾輩食今日文明之福。是為對於古人已得之權利。而繼續此文明。增長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對於後人而不可不盡之義務也。而史家所以盡此義務之道。即求得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於無疆也。史乎史乎其責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難。中國前此之無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無真史家亦即吾國進化遲緩之一原因也。吾願與同胞國民。筭路藍縷以闢此途也。

以上說界說竟。作者初研究史學。見地極淺。自覺其界說尙有未盡未安者。視吾學他日之進化。乃補正之。著者識。

論正統 壬寅

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於言正統者也。言正統者。以爲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於是乎有統。又以爲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於是乎有正統。統之云者。殆謂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謂一爲真而餘爲僞也。千餘年來。陋儒斷斷於此事。攘臂張目。筆鬪舌戰。支離蔓衍。不可窮詰。一言蔽之曰。自爲奴隸根性所束縛。而復以煽後人之奴隸根性而已。是不可以不辨。

統字之名詞。何自起乎。殆濫觴於春秋。春秋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卽後儒論正統者所援爲依據也。庸詎知春秋所謂大一統者。對於三統而言。春秋之大義。非一而通三。統實爲其要端。通三統者。正以明天下爲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與後儒所謂統者。其本義既相反對矣。故夫統之云者。始於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懼民之不吾認也。乃爲是說以箝制之。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吾生而有特別之權利。非他人所能幾也。因文其說曰。亶聰明。作父母。曰辨上下。定民志。統之既立。然後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蠻野。而不得謂之不義。而人民之稍強立不撓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無道諸惡名。以鋤之。摧之。此統之名所由立也。記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若是乎。無統則已。苟其有統。則創垂之而繼續之者。舍斯民而奚屬哉。故泰西之良史。皆以敘述一國國民系統之所由來。及其發達進步盛衰興亡之原因結果爲主。誠以民有統而君無統也。藉曰君而有統也。則不過一家之譜牒。一人之傳記。而非可以冒全史之名。而安

勞史家之嘵嘵爭論也。然則以國之統而屬諸君，則固已舉全國之人民視同無物，而國民之資格所以永墜九淵而不克自拔，皆此一義之爲誤也。故不掃君統之謬見，而欲以作史，史雖充棟，徒爲生民毒耳。

統之義已謬，而正與不正更何足云。雖然，亦既有是說矣。其說且深中於人心矣。則辭而闢之，固非得已。正統之辨，昉於晉而盛於宋。朱子通鑑綱目所推定者，則秦也。漢也。東漢也。蜀漢也。晉也。東晉也。宋齊梁陳也。隋也。唐也。後梁。後唐。後漢。後晉。後周也。本朝乾隆間，御批通鑑從而續之。則宋也。南宋也。元也。明也。清也。所謂正統者，如是如是，而其所據爲理論，以衡量夫正不正者，約有六事。

一曰。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也。凡混一字內者，無論其爲何等人，而皆奉之以正。如晉元等是。

二曰。以據位之久暫而定其正不正也。雖混一字內，而享之不久者，皆謂之不正。如項羽、王莽等是。

三曰。以前代之血胤爲正，而其餘皆爲僞也。如蜀漢、東晉、南宋等是。

四曰。以前代之舊都所在爲正，而其餘皆爲僞也。如因漢而正魏，因唐而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是。

五曰。以後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爲正，而其餘爲僞也。如因唐而正隋，因宋而正周等是。

六曰。以中國種族爲正，而其餘爲僞也。如宋、齊、梁、陳等是。

此六者互相矛盾。通於彼則窒於彼。通於彼則窒於此。而據朱子綱目及通鑑輯覽等所定。則前後互歧。進退於據。無一而可焉。請窮詰之。夫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則混一者固莫與爭矣。其不能混一者。自當以最多者爲最正。則苻秦盛時。南至邛夔。東抵淮泗。西極西域。北盡大磧。視司馬氏版圖過之數倍。而宋金交爭時代。金之幅員。亦有天下三分之二。而果誰爲正而誰爲僞也。如以據位之久暫而定。則如漢唐等之數百年。不必論矣。若夫拓跋氏之祚。迴軼於宋齊梁陳。錢鏐劉隱之系。遠過於梁唐晉漢周。而西夏李氏。乃始唐乾符。終宋寶慶。凡三百五十餘年。幾與漢唐埒。地亦廣袤萬里。又誰爲正而誰爲僞也。如以前代之血胤而定。則杞宋當二日並出。而周不可不退處於篡僭。而明李槃以宇文氏所臣屬之蕭歸爲篡賊。蕭衍延苻全之性命而使之統陳。以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勗。不知所出之徐知誥。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統分據之天下者。將爲特識矣。而順治十八年間。故明弘光隆武永曆。尙存正朔。而視同閏位。則何也。而果誰爲正而誰爲僞也。如以前代舊都所在而定。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拓跋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故宅也。女直所撫之衆。皆漢唐之遺民也。而又誰爲正維爲僞也。如以後代所承所自出者爲正。則晉旣正矣。而晉所自出之魏。何以不正。前旣正蜀。而後復正晉。晉自篡魏。豈承漢而興邪。唐旣正矣。且因唐而正隋矣。而隋所自出之宇文。宇文所以自出之拓跋。何以不正。前正陳而後正隋。隋豈因滅陳而始有帝號邪。又烏知夫誰爲正而誰爲僞也。若夫以中國之種族而定。則誠愛國之公理。民族之精神。雖迷於統之義。而猶不悖於正之名也。而惜乎數千年未有持此以爲鵠者也。李存勗石敬瑭劉智遠。以沙陀三小族。竊一掌之地。而靦然奉爲共主。自宋至明百年間。黃帝子孫。無尺寸土。而

史家所謂正統者仍不絕如故也。而果誰爲正而誰爲僞也。於是乎而持正統論者果無說以自完矣。

大抵正統之說之所以起者有二原因。其一則當代君臣自私本國也。溫公所謂「宋魏以降。

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此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

唐莊宗自以爲繼唐比朱梁於有窮篡夏新室篡漢運歷年紀。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

資治通鑑卷六十九誠知言矣。自古正統之爭。莫多於蜀魏問題。主都邑者以魏爲真人。主血胤者以蜀爲宗子。而其議論之

變遷。恒緣當時之境遇。陳壽主魏。習鑿齒主蜀。壽生西晉而鑿齒東晉也。西晉踞舊都。而上有所

受。苟不主都邑說。則晉爲僭矣。故壽之正魏。凡以正晉也。鑿齒時則晉旣南渡。苟不主血胤說。而

仍沿都邑說。則劉石苻姚正而晉爲僭矣。鑿齒之正蜀。凡亦以正晉也。其後溫公主魏。而朱子主蜀。

溫公生北宋。而朱子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與晉之篡魏。宅許者同源。溫公之主都邑說也。正魏

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宋與江東之晉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說也。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蓋未有

非爲時君計者也。至如五代之亦覲然。目爲正統也。更宋人之譎言也。彼五代抑何足以稱代。朱

溫盜也。李存勗石敬瑭劉智遠沙陀犬羊之長也。溫可代唐。則侯景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

代中華之主。則劉聰石虎可代晉也。郭威非夷。非盜。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業無聞。乘人孤

寡。奪其穴以篡立。以視陳霸先之能平寇亂。猶奴隸耳。而況彼五人者。所掠之地。不及禹域二十

分之一。所享之祚。合計僅五十二年。而顧可以聖仁神武某祖某皇帝之名奉之乎。其奉之也。則

自宋人始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爲所自受。因而溯之。許朱溫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



馬。以上探王船山說

其正五代也。凡亦以正宋也。至於本朝以異域龍興。入主中夏。與遼金元前事相類。故順治二年三月。議歷代帝王祀典。禮部上言。謂遼則宋曾納貢。金則宋嘗稱姪。帝王廟祀。似不得遺。駸駸乎欲僞宋而正遼金矣。後雖憚於清議。未敢悍然。然卒增祀遼太祖太宗景宗聖宗興宗道宗。金太祖太宗世宗章宗宣宗哀宗。其後復增祀元魏道武帝明帝孝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豈所謂兔死狐悲。惡傷其類者耶。由此言之。凡數千年來。曉曉於正不正。僞不僞之辨者。皆當時之霸者與夫霸者之奴隸。緣飾附會。以保其一姓私產之謀耳。而時過境遷之後。作史者猶懷他人之慨。斷斷焉辨得失於鷄蟲。吾不知其何爲也。

(其二) 由於陋儒誤解經義。煽揚奴性也。陋儒之說。以爲帝王者聖神也。陋儒之意。以爲一國之大。不可以一時而無一聖神焉者。又不可以同時而有兩聖神焉者。當其無聖神也。則無論爲亂臣爲賊子。爲大盜爲狗偷。爲仇讐爲夷狄。而必取一人一姓焉。偶像而尸祝之曰。此聖神也。此聖神也。當其多聖神也。則於羣聖羣神之中。而探鬪焉。而置碁焉。擇取其一人一姓。而膜拜之曰。此乃真聖神也。而其餘皆亂臣賊子。大盜狗偷。仇讐夷狄也。不審惟是。同一人也。甲書稱之爲亂賊。偷盜。仇讐。夷狄。而乙書則稱之爲聖神焉。甚者同一人也。同一書也。而今日稱之爲亂賊。偷盜。仇讐。夷狄。明日則稱之爲聖神焉。夫聖神自聖神。亂賊自亂賊。偷盜自偷盜。夷狄自夷狄。其人格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一望而知。無能相混者也。亦斷未有一人之身。而能兼兩塗者也。異哉。此至顯至淺。至通行。至平正之方人術。而獨不可其施諸帝王也。諺曰。成卽爲王。敗卽爲寇。此真持正統論之史家所奉爲月日法門者也。夫衆所歸往。謂之王。竊奪殃民。謂之寇。既王矣。無論如何變

相而必不能墮而爲寇。旣寇矣。無論如何變相。而必不能昇而爲王。未有能相卽焉者也。如美人之抗英而獨立也。王也。非寇也。此其成者也。卽不成焉。如菲律賓之抗美。波亞之抗英。未聞有能目之爲寇者也。元人之侵日本寇也。非王也。此其敗者也。卽不敗焉。如蒙古蹂躪俄羅斯。握其主權者數百年。未聞有肯認之爲王者也。中國不然。兀朮也。完顏亮也。在宋史則謂之爲賊。爲虜。爲仇。在金史則某祖某皇帝矣。而兩皆成於中國人之手。同列正史也。而諸葛亮入寇。丞相出師等之差。異更無論也。朱溫也。燕王棣也。始而曰叛曰盜。忽然而某祖某皇帝矣。而曹丕司馬炎之由名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更無論也。準此以談。吾不能不爲匈奴冒頓突厥。頡利之徒。悲也。吾不能不爲漢吳楚七國。淮南王。安晉八王。明宸濠之徒。悲也。吾不能不爲上官桀。董卓。桓溫。蘇峻。侯景。安祿山。朱泚。吳三桂之徒。悲也。吾不得不爲陳涉。吳廣。新市。平林。銅馬。赤眉。黃巾。竇建德。王世充。黃巢。張士誠。陳友諒。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之徒。悲也。彼其與聖神相去不能以寸耳。使其稍有天幸。能於百尺竿頭。進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年後。瞻才博學。正言讜論。倡天經明地義之史家。不奉以『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欽明文思。睿哲顯武。端毅弘文。寬裕中和。大成定業。太祖高皇帝』之徽號。而有腹誹者。則曰大不敬。有指斥者。則曰逆不道也。此非吾過激之言也。試思朱元璋之德。何如竇建德。蕭衍之才。何如王莽。趙匡胤之功。何如項羽。李存勗之強。何如冒頓。楊堅傳國之久。何如李元昊。朱溫略地之廣。何如洪秀全。而皆於數千年歷史上。巍巍然聖矣。神矣。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幸不幸而已。若是乎。史也者。賭博耳。兒戲耳。鬼蜮之府耳。勢利之林耳。以是爲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獸也。而陋儒猶囂囂然曰。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倫也。國之

本也。民之坊也。吾不得不深惡痛絕。夫陋儒之毒天下如是其甚也。然則不論正統則亦已耳。苟論正統。吾敢翻數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以後。無一朝能當此名者也。第一夷狄不可以爲統。則胡元及沙陀三小族在所必擯。而後魏北齊北周契丹女直更無論矣。第二篡奪不可以爲統。則魏晉宋齊梁陳北齊北周隋後周宋在所必擯。而唐亦不能免矣。第三盜賊不可以爲統。則後梁與明在所必擯。而漢亦如唯之與阿矣。然則正統當於何求之。曰統也者。在國非在君也。在衆人非在一人也。舍國而求諸君。舍衆人而求諸一人。必無統之可言。更無正之可言。必不獲已者。則如英德日本等立憲君主之國。以憲法而定君位繼承之律。其卽位也。以敬守憲法之語誓於大衆。而民亦公認之。若是者。其猶不謬於得邱民爲天子之義。而於正統庶乎近矣。雖然。吾中國數千年歷史上。何處有此。然猶斷斷焉於百步五十步之間。而曰統不統正不正。吾不得不憐其愚而惡其妄也。

後有良史乎。盡於我國民系統盛衰強弱主奴之間。三致意焉爾。

### 論書法 壬寅

新史氏曰。吾壹不解夫中國之史家。何以以書法爲獨一無二之天職也。吾壹不解夫中國之史家。何以以書法爲獨一無二之能事也。吾壹不解夫中國之史家。果據何主義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而敢囂囂然以書法自鳴也。史家之言曰。書法者本春秋之義。所以明正邪。別善惡。操斧鉞。權褒貶。百代者也。書法善則爲良史。反是則爲穢史。嘻。此警言也。春秋之書法。非所以褒貶也。夫古人往矣。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孔子豈其不憚煩。而一一取而褒貶之。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改制

而自發表其政見也。生於言論不自由時代。政見不可以直接發表。故爲之符號標識焉。以代之。書尹氏卒。非貶尹氏也。借尹氏以譏世卿也。書仲孫忌帥師圍運。非貶仲孫忌也。借仲孫忌以譏二名也。此等符號標識。後世謂之書法。惟春秋可以有書法。春秋經也。非史也。明義也。非記事也。使春秋而史也。而記事也。則天下不完全無條理之史。孰有過於春秋者乎。後人初不解春秋之爲何物。胸中曾無一主義。撫拾一二斷爛朝報。而規規然學春秋。天下之不自量。孰此甚也。吾敢斷言曰。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書法。無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書法。

問者曰。書法以明功罪。別君子小人。亦使後人有所鑒焉。子何絕之甚。曰。是固然也。雖然。史也者。非紀一人一姓之事也。將以述一民族之運動變遷。進化墮落。而明其原因結果也。故善爲史者。必無暇斷斷焉褒貶一二人。亦決不肯斷斷焉褒貶一二人。何也。褒貶一二人。是專科功罪於此一二人。而爲衆人卸其責任也。上之啓梟雄私天下之心。下之墮齊民尊人格之念。非史家所宜出也。吾以爲一民族之進化墮落。其原因決不在一二人。以爲可褒則宜俱褒。以爲可貶則宜俱貶。而中國史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惡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團體之善焉惡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羣治所以終不進也。吾非謂書法褒貶之必可厭。吾特厭夫作史者以爲舍書法褒貶外無天職無能事也。

今之談國事者。輒曰恨某樞臣病國。恨某彊臣殃民。推其意。若以爲但能屏逐此一二人。而吾國之治。即可與歐美最文明國相等者然。此實爲舊史家謬說所迷也。吾見夫今日舉國之官吏士民。其見識與彼一二人者相伯仲也。其意氣相伯仲也。其道德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先有

無量數病國殃民之人物。而彼一二人乃乘時而出焉。偶爲其同類之代表而已。一二人之代表。去而百千萬億之代表者。方且比肩而立。接踵而來。不植其本。不清其源。而惟視進退於一二人。其有濟乎。其無濟乎。乃舉國之人。莫或自譏自貶。而惟譏貶此一二人。吾不能不爲一二人呼冤也。史也者。求有益於羣治也。以此爲天職。爲能事。問能於羣治有絲毫之影響焉否也。

且舊史家所謂功罪善惡。亦何足以爲功罪善惡。彼其所紀載。不外君主與其臣妾交涉之事。大率一切行誼。有利於時君者。則謂之功。謂之善。反是者。則謂之罪。謂之惡。其最所表彰者。則死節之臣也。其最所痛絕者。則叛逆及事二姓者也。夫君子何嘗不貴死節。雖然。古人亦有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苟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若是乎。死節之所以可貴者。在死國。非在死君也。試觀二十四史所謂忠臣。其能合此資格者。幾何人也。事二姓者。一奴隸之不足。而再奴隸焉。其無廉恥不待論也。雖然。亦有辨焉。使其有救天下之志。而欲憑藉以行其道也。則佛胥召而子欲往矣。公山召而子欲往矣。伊尹且五就湯而五就桀矣。未見其足以爲聖人病也。苟不爾者。則持祿保位富貴驕人。以終身於一姓之朝。安用此斗量車載之忠臣爲也。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後世言書法者。所最津津樂道也。吾以爲揚雄之爲人。自無足取耳。若其人格之價值。固不得以事莽不事莽爲優劣也。新莽之治。與季漢之治。則何擇焉。等是民賊也。而必大爲鴻溝以劃之。曰。事此賊者忠義也。事彼賊者奸佞也。吾不知其何據也。雄之在漢。未嘗得政。未嘗立朝。卽以舊史家之論。理律之。其視魏徵之事唐。罪固可末減焉矣。而雄獨蒙此大不韙之名。豈有他哉。李世民幸而王莽不幸。故魏徵幸而揚雄不幸而已。吾非欲爲儂薄卑靡之揚雄。

訟寃。顧吾見夫操斧鉞權之最有名者。其衡量人物之論據。不過如是。吾有以見史家之與人羣。渺不相涉也。至於叛逆云者。吾不知泗上之亭長。何以異於漁陽之戍卒。晉陽之唐公。何以異於宸濠之親藩。陳橋之檢點。何以異於離石之校尉。乃一則夷三族而復被大愆之名。一則履九五而遂享神聖之號。天下豈有正義哉。惟權力是視而已。其間稍有公論者。則犯顏死諫之臣時或表彰之是已。雖然。其所謂敢諫者。亦大率爲一姓私事十之九。而爲國民公義者十之一。卽有一二。而史家之表彰之者。亦必不能如是其力也。嘻。吾知其故矣。霸者之所最欲者。則臣妾之爲之死節也。其次則匡正其子孫之失德而保其祚也。所最惡者。臣妾之背之而事他人也。其尤甚者。則發難而與己爲敵也。故其一賞一罰。皆以此爲衡。漢高豈有德於雍齒而封之。豈有憾於丁公而殺之。所謂爲人婦則欲其和我。爲我婦則欲其爲我詈人耳。而彼等又知夫人類有尙名譽之性質。僅以及身之賞罰。而不足以懲勸也。於是鼎革之後。輒命其臣妾修前代之史。持此衡準以賞罰前代之人。因以示彼羣臣。羣妾曰。爾其效此。爾其毋效彼。此霸者最險最黠之術也。當崇禎順治之交。使無一洪承疇。則本朝何以有今日。使多一史可法。則本朝又何以有今日。而洪則爲國史貳臣傳之首。史則爲明史忠烈傳之魁矣。夫以此兩途判別洪史之人格。夫誰曰不宜。顧吾獨不許夫霸者之利用此以自固而愚民也。問二千年來史家之書法。其有一字非爲霸者効死力乎。無有也。霸者固有所爲而爲之。吾無責焉。獨不解乎以名山大業自期者。果何德於彼。而必以全力爲之擁護也。故使克林威爾生於中國。吾知其必與趙高董卓同詆。使梅特涅而生於中國。吾知其必與武鄉汾陽齊名。何也。中國史家書法之性質則然也。

吾非謂史之可以廢書法。顧吾以爲書法者。當如布爾特奇之英雄傳。以悲壯淋漓之筆。寫古人之性行事業。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贊歎舞蹈。頌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淚。以養成活氣之人物。而必不可妄學春秋。侈袞鉞於一字二字之間。使後之讀者。加注釋數千言。猶不能識其命意之所在。吾以爲書法者。當如吉朋之羅馬史。以偉大高尚之理想。褒貶一民族全體之性質。若者爲優。若者爲劣。某時代以何原因而獲強盛。某時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後起之民族讀焉。而因以自鑑曰。吾儕宜爾。吾儕宜毋爾。而必不可專獎勵一姓之家奴走狗。與夫一二矯情畸行。陷後人於狹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無復發揚蹈厲之氣。君不讀龍門史記乎。史公雖非作史之極軌。至其爲中國史家之鼻祖。盡人所同認矣。史記之書法也。豈嘗有如廬陵之新五代史。晦菴之通鑑綱目。咬文嚼字。矜愚飾智。斷斷於總小功之察。而問無齒決者哉。

論紀年 壬寅

或問新史氏曰。子之駁正統論。辯矣。雖然。昔之史家說正統者。其意非必皆如吾子所云云也。蓋凡史必有紀年。而紀年必藉王者之年號。因不得不以一爲主。而以餘爲閏也。司馬溫公嘗自言之矣。資治通鑑卷六十九新史氏曰。審如是也。則吾將更與子論紀年。余於丁酉冬曾爲紀年公理一篇後登清議報中今演舊說而更發明之紀年者何義也。時也。者過而不留者也。立乎今日以指往日。謂之去年。謂之前年。謂之前三年。前十年。再推而上之。則詞窮矣。言者旣凌亂而難爲之名。聽者亦瞽惑而莫知所指矣。然人生在世。則已閱數十寒暑。其此年與彼年交涉比較之事。不一而足。而人之愈文明者。其腦筋所容之事。

物愈多。恒喜取數百年數千年以前之事。而記誦之。討論之。然而年也者。過而不留者也。至無定而無可指者也。無定而無可指。則其所欲記之事。皆無所厝麗。故不得不爲之立一代數之記號。化無定爲有定。然後得以從而指名之。於是乎有紀年。凡天地間事物之名號。其根原莫不出於指代。而紀年亦其一端也。

凡設記號者。皆將使人腦筋省力也。故記號恒欲其簡。不欲其繁。當各國之未相通也。各自紀年。蓋記號必不能暗同。無可如何也。及諸國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數記號。各參差不相符。則於人之腦筋。甚勞而於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據其義。曰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後改元。所以齊萬而爲一。去繁而就簡。有精意存焉也。孔子前皆各國各自紀元。詳見紀年公理。

既明紀年之性質。及其公例矣。然則一地之中。而並時有數種紀年。固爲不便。百年之內。而紀年之號。屢易。其不便亦相等明矣。何也。一則橫繁。一則豎繁。也是故欲去繁而就簡者。必不可不合橫豎而皆一之。今吾國史家之必以帝王紀年也。豈不以帝王爲一國之最巨物乎哉。然而帝王在位之久。無過六十年者。康熙六十一年在中國數千年中實獨一無二也。其短者。或五年。或三年。或二年。一年。乃至半年。加

以古代一帝之祚。改元十數。督亂繁雜。不可窮詰。故以齊氏紀元。編所載年號。合正統。僭僞。計之。不下千餘。卽專以史家所謂正統者。論計自漢孝武建元。以前無年號。以迄今光緒二千年間。而爲年號者。三百十有六。今試於此三百十六之中。任舉其一。以質諸學者。雖極淹博者。吾知其不能具對也。於是乎強記紀元。遂爲談史學者一重要之學科。其麤腦筋於無用亦甚矣。試讀西史。觀其



言幾千幾百年。或言第幾世紀。吾一望而如其距今若干年矣。或有譯本以中國符號易之。而曰唐某號某年。宋某號某年。則棼然不知其何指矣。譯西書而易以中國年號最為無理。非惟淆亂難記。亦乖名從主人之義。若言中國事而用西曆。其謬更不待辯矣。夫中國人與中國符號相習。宜過於習他國矣。然難易若天淵焉者何也。一極簡一極繁也。苟通此義。則帝王紀年之法。其必可以久行於今日文明繁備之世。復何待言。

西人之用耶穌紀元。亦自千四百以來耳。古代之巴比倫人。以拿玻納莎王爲紀元。在今西曆紀元前七百四十七年。

希臘人初時。以執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年紀之。其後改以和靈比亞之大祭爲紀元。當紀元前七百六十年。

年。羅馬人以羅馬府初建之年爲紀元。當紀元前七百五十三年。回教國民以教祖摩哈麥德避難之年爲紀元。當紀元前七百六十年。

當紀元後六百年。猶太人以舊約創世記所言世界開闢爲紀元。當紀元前三千七百六十一年。自耶穌立教以後。教會以

耶穌流血之年爲紀元。至第六世紀。羅馬一教士。倡議改用耶穌降生爲紀元。至今世界用之者過半。此泰西紀年之符號。逐漸改良。由繁雜而趨於簡便之大略也。要之。苟非在極野蠻時代。斷無以一帝一號爲紀元者。有之。惟亞洲中之中國朝鮮日本諸國而已。日本近亦以神武天皇開國爲紀元。

日然則中國當以何紀。曰。昔上海強學會之初開也。大書孔子卒後二千四百七十三年。當時會中一二俗士。聞之舌擡汗下。色變曰。是不奉今王正朔也。是學耶穌也。而不知此實太史之例也。史記於老子列傳。大書孔子卒後二百七十五年。而其餘各國世家。皆書孔子卒。此史公開萬世紀元之定法也。近經學者討論。謂當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紀。不如以孔子生紀。至今各報館用之者。既數家。達人著書。亦往往採用。此號殆將易天下矣。用此爲紀。厥有四善。符號簡。記憶

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賊紛爭。正閏二也。孔子爲我國至聖。紀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愛國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國史之繁密。而可紀者。皆在孔子以後。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者。則用西歷紀元前之例。逆而數之。其事不多。不足爲病。四也。有此四者。則孔子紀元。殆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矣。或以黃族鼻祖之故。欲以黃帝紀。或以孔子大同托始。故欲以帝堯紀。或以中國開闢於夏后。故欲以大禹紀。或以中國一統於秦。故欲以秦紀。要皆以事理有所窒於公義。無所取。故皆不足置辨。然則以孔子生紀元。殆後之作史者。成宜同認矣。

紀元之必當變也。非以正統閏統之辨而始然也。然紀元既不以帝號。則史家之爭正統者。其更無說以自文矣。不然。以新莽之昏虐。武后之淫暴。而作史者。勢不能不以其始建國。天鳳地皇。光宅垂拱。永昌天授。長壽延載。天冊登封。神功聖曆。久視長安。等年號。廁之於建元之下。光緒之上。其爲我國史污點也。不亦甚乎。况污點國史者。又豈直新莽武后乎哉。

### 歷史與人種之關係 壬寅

歷史者何。敘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而已。舍人種則無歷史。何以故。歷史生於人羣。而人之所以能羣。必其於內焉有所結。於外焉有所排。是卽種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化鄉族。繼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此實數千年世界歷史經過之階級。而今日則國族相結相排之時代也。夫羣與羣之互有所排也。非大同太平之象也。而無如排於外者不劇。則結於內者不牢。結於內者不牢。則其羣終不可得合。而不能占一名譽之位置於歷史上。以故世界日益進步。而種族之論亦日益昌明。嗚呼。後

乎此者。其有種界盡破萬國大同之邛治乎。吾不敢知。若在今日。則雖謂人種問題爲全世界獨一無二之問題。非過言也。

有『歷史的』人種。有『非歷史的』人種。等是人種也。而歷史的非歷史的何以分焉。曰。能自結者爲歷史的。不能自結者爲非歷史的。何以故。能自結者則排人。不能自結者則排於人。排人者則能擴張本種以侵蝕他種。駸駸焉壟斷世界歷史之舞臺。排於人者則本種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擴張於外。而且澌滅於內。尋至失其歷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臺爲他人所占。故夫敘述數千年來各種族盛衰興亡之跡者。是歷史之性質也。敘述數千年來各種族所以盛衰興亡之故者。是歷史之精神也。

近世言人種學者。其論不一。或主張一元說。而以爲世界只有一人種。或主張多元說。而區分爲四種。康伯爲五種。布曼爲六種。安巴科爲七種。韓特爲八種。亞加其多者乃至十一種。十五種。十六種。二十二種。六十種。其最多者分爲六十三種。巴喀甚者以言語之分而區爲一千乃至二千餘人種。然今所通行。則五種之說。所謂黃色種。白色種。棕色種。黑色種。紅色種是也。或以南洋羣島。太平洋羣島。紐西崙。諸土人。及中亞。美利加之土人。合於黃種。以澳洲。南印度之土人。合於黑種。而成爲三大種。今勿具論。要之緣附於此。搏搏員輿上之千五百兆生靈。其可以稱爲歷史的人種者。不過黃白兩族而已。今條其派別如下。

中國人  
日本人

歷史的人種

(一) 黃種

(甲) 朝鮮人

暹羅人  
其他亞細亞東部之人

(乙)

蒙古人  
韃靼人  
鮮卑人(即今西伯利亞人)  
其他亞細亞北部中部之人

(丙)

土耳其人  
匈加人  
其他在歐洲之黃種人

(甲) 哈密忒人種

Hamitic

埃及人  
里比亞人  
哥士人(居阿刺伯及埃及之南)

(乙) 沁密忒人種

Semitic

亞西里亞人  
巴比倫人  
腓尼西亞人  
希伯來人(猶太及以色列)  
亞刺伯人

亞細亞之部

(一) 印度人  
(二) 伊蘭人  
Iranic  
米底亞人  
波斯人

(一) 白種

(丙)阿利安人種  
Aryan

歐羅巴之部

(一)希臘人  
羅馬人

法西蘭人  
伊太利人  
西班牙  
葡萄牙人

(二)峩特忒人  
Celtic

鄧廬人  
白里敦人  
蘇格蘭人  
愛爾蘭人

(三)條頓人  
Thitonic

那威人  
瑞典人  
丁抹人  
德意志人  
荷蘭人  
英人

(四)斯頓夫人  
Slavonic

俄羅斯人  
波蘭人  
波希米亞人  
塞爾維亞人  
其他  
多居  
奧大  
利

同為歷史的人種也。而有『世界史的』與『非世界史的』之分。何謂『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僅在本國之境域。不僅傳本國之子孫。而擴之充之。以及於外。使全世界之人類。受其影響。以助其發達進步。是名為世界史的人種。吾熟讀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關係。而求其足以

當此名者。其後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則吾不得不以讓諸白種。不得不以讓諸種中之阿利安種。而於其中復分爲兩大時期。前期爲阿利安種與哈密忒沁密忒兩種合力運動時代。後期爲阿利安種獨力運動時代。於前期之中復分爲三小時期。一哈密忒全盛時代。二沁密忒全盛時代。三阿利安與哈沁融合時代。於後期之中亦分爲三小時期。一希臘羅馬人時代。二條頓人時代。三斯拉夫人時代。所謂各時代者非此時代終而彼時代乃始也。其界限常不能甚分明。往往後時代中仍觀下文。試畧論之。

以狹義言之。則歐羅巴文明實爲今日全世界一分文明之母。此有識者所同認也。歐羅巴文明何自起。其發明光大之者。爲阿利安民族。其組織而導引之者。爲哈密忒與沁密忒之兩民族。若世界文明史而有正統也。則其統不得不託始於哈密忒人。代表哈密忒者曰埃及。埃及文明之花。實現於距今四五千年以前。於金字塔觀其工藝之偉大。金字塔者埃及古王墳陵也。其最大者容積七千四百萬立方英尺。底闊七百六十四英尺。側袤四百八十英尺。世界最大之石碑也。其能運如許重大之石。材上舉於數百丈之高處。則其時工械力之大可想。於木乃伊。想其化學之發明。木乃伊者埃及古王之屍體。今猶有存者。則當時之人已明化學。可以概見。尼羅河畔。實歷史上最榮譽之紀念場哉。自摩西爲埃及及王女所收養。徧學其教術。吸取其智識。既乃率同族以開猶太。詳見舊約全書出埃及記。是沁密忒文明出於埃及之明證也。其餘巴利亞文明亦得力於埃及。及不少史家能言其詳。希臘古哲。如德黎。Thales 如畢達哥拉。Pythagoras 如梭倫。Solon 如德謨吉來圖。Democritus 如柏拉圖。Platon 皆嘗受教於埃及及僧侶。而德謨吉來圖柏拉圖二氏且躬自游歷埃土。而遏狄加人。希臘四大族之一。之宗教。及其羣治制度。多承埃及之遺跡。是阿利安文

明出於埃及之明證也。故今日歐洲文明。以希臘爲父。以沁密忒爲祖。以哈密忒爲祖之所自出。雖然。哈密忒人。能創造之。以待人取法者也。沁密忒人。能創造之。且能傳播之者也。阿利安人。能創造之。能傳播之。且最能取法於人者也。故三族之優劣勝敗於此判焉矣。哈密忒於世界文明。僅有間接之關係。至沁密忒而始有直接之關係。當希臘人文未發達之始。其政治學術宗教。卓然有牢籠一世之概者。厥惟亞西里亞。或譯敘利亞巴比倫腓尼西亞諸國。沁密忒人。實世界宗教之源泉也。猶太教起於是。基督教起於是。回教起於是。希臘古代之神話。其神名及其祭禮。無一不自亞西里亞腓尼西亞而來。新舊巴比倫之文學美術。影響於後代。其尤著者也。腓尼西亞之政體。純然共和政治。爲希臘所取法。其商業及航海術亦然。且以貿易之力。傳播其文明。直普及於意大利。作羅馬民族之先驅。故腓尼西亞國雖小。而關係於世界史者最大。若希伯來人之有摩西耶穌兩教主。其勢力浸潤全歐人民之腦中者。更不待論矣。故世界史正統之第二段在沁密忒人。而亞里西巴比倫希伯來爲其主腦。腓尼西亞爲其樞機。

其在第三段爲世界史之主人翁者。則希臘也。希臘代表阿利安種之一部。其民族則土着之『畢拉士治』Pelasgi人與西遷之阿利安人。阿利安分亞洲之部歐洲之部兩者已詳前表希臘之阿利安則自伊蘭高原西來者也混合而成者也。

阿利安族之所長。在貴自由重考驗務進步。惟貴自由故。其於政治也。不甘壓制而倡言平等。惟重考驗故。其於學問也。不徇現象而探求原理。惟務進步故。其於社會一切事物也。不泥舊例而日事革新。阿利安族所以亘數千年至今常執全世界之牛耳者。皆此之由。而希臘人其最初之登場者也。希臘之代表。惟雅典與斯巴達。雅典尚文。斯巴達尚武。兩者雖不調和。而皆足以發揮

阿利安族之特性故史家或以今世歐羅巴爲古代希臘之放影以古代希臘爲今世歐羅巴之縮圖非過言也。然其民族之團結力祇能建設市府政治不能成就國家政治。故雖握霸權於歷史上者七百年卒服屬於他國以致滅亡。

其在第四段爲世界之主人翁者則羅馬也。羅馬位於古代史與近世史之過渡時代而爲其津梁。其武力既揮斥八極建設波斯以來夢想不及之絕大帝國而其立法的智識權利的思想實爲古代文明國所莫能及。集無量異種之民族置之中央集權制度之下爲一定之法律以部勒之。故自羅馬建國以後而前此之舊民族皆同化於羅馬。如果嬴之與螟蛉自羅馬解紐以後而後此之新民族皆賦形於羅馬。如大河之播九派今日歐洲大陸諸國其言語文學宗教風俗各不相遠皆由其曾合併於羅馬一統之下浸潤於同種之澤使然也。故希臘能吸集哈密沁密忒兩族之文明納諸阿利安族中以成一特色而羅馬則承希臘正統舉其所吸集者所結構者以兵力而播之於世史。雖謂羅馬爲希臘之一亢宗子可也。雖然羅馬文明其傳襲希臘者固多其獨自結構者亦不少。如法律之制定宗教之傳播其尤著也。

自希臘羅馬以後世界史之主位既全爲阿利安人所占及於羅馬末路而阿利安族中之新支派紛紛出現。除拉丁民族即羅馬族外則義特民族條頓民族斯拉夫民族其最著者也。義特民族在阿利安中以戰勝攻取聞其人爲印度阿利安之一派自西歷紀元前四世紀卽已侵入歐洲發軔於小亞細亞。越今之瑞典德意志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諸地直至愛爾蘭之西岸蘇格蘭之高原皆有其足跡焉。後乃自中部歐羅巴蹂躪希臘馬基頓蔓延全陸所至競爭國恣殺掠使人



戰慄。故峩特人在世界史上。其影響所及亦不尠。雖然。其人能冒險而不能忍耐。故戰勝之結果。無一可表見。而其血氣之勇。終不足以敵羅馬節制之師。卒被征服。及羅馬亡後。遂服屬於條頓人之軛下。今之蘇格蘭人。愛爾蘭人。及法蘭西人之一部。實峩特民族性質之代表也。

條頓民族之移住歐洲也。在拉丁峩特兩族之後。而其權力之影響於歷史則過之。自中世以後。歐羅巴歷史之中心點。實條頓人也。其民族移動之原因及其年代。雖不可確考。要之自西歷紀元二三世紀。始出現於歐羅東部。而其中有勢力於歷史上者。復分四派。其在東歐者曰高特族。Houth 其在西歐者曰福倫喀族 Frank 其在北歐者曰撒遜族 Saxon 亦稱日耳曼族。其在南歐者曰阿里曼族 Aleman 茲將千餘年前條頓民族之位置列表如下。

條頓民族		高特族之位置	
福倫喀族	居來因河之下流	西歷紀元三世紀	
本世紀中葉入於加利亞建設多數	東高特族自多惱河之下流其末葉河下流入布加里亞	四世紀	
本世紀末葉大敗羅馬軍使法蘭西	西高特族建設王國東高特族轉入意大利建國焉	五世紀	
建設查里曼大帝國成今日歐洲羣	本世紀末葉為東羅馬帝國所滅其支派占有北日耳曼之地	六世紀以後	

之位  
置

之小王國

(指今地) 境內不  
留羅馬隻騎復務  
高特阿里曼諸族

雄樹立之勢

位

撒遜  
自埃士河越埃爾  
比河宅居於今荷  
斯頓及丁抹諸地

本世紀中葉撒遜  
人分爲兩派一派  
越海與盎格魯人  
共征服英國之大  
部別成所謂盎格  
魯撒遜民族者其  
邦一派蹂躪大陸諸

六世紀以來屢與  
福倫喀族爭鬪至  
九世紀福倫喀王  
國建立撒遜人亦  
全占有北日耳曼  
之全部十一世紀  
盎格魯撒遜人全  
征服英國

沿

族之  
位置

居多惱麻因兩河  
間即日耳曼中部  
也勢力頗強屢挫  
羅馬軍

本世紀之末爲福  
倫喀族所阻遏其  
進路

革  
表

阿  
曼  
族  
之  
位  
置

由是觀之。世界文明史之第五段。實惟阿利安族中羅馬人與條頓人爭長時代。而羅馬人達於  
全盛。爲日中將昃之形。條頓人氣象方新。有火然泉達之觀。我特人雖奮血氣之勇。偶聳動一世  
耳目。而其內力不足以敵此兩族。曇花一現。遂爲天演所淘汰。歸於劣敗之數。自六世紀以後。而  
全歐文明之霸權。漸全歸條頓人矣。

阿  
曼  
族  
之  
位  
置

由是觀之。世界文明史之第五段。實惟阿利安族中羅馬人與條頓人爭長時代。而羅馬人達於  
全盛。爲日中將昃之形。條頓人氣象方新。有火然泉達之觀。我特人雖奮血氣之勇。偶聳動一世  
耳目。而其內力不足以敵此兩族。曇花一現。遂爲天演所淘汰。歸於劣敗之數。自六世紀以後。而  
全歐文明之霸權。漸全歸條頓人矣。

躡條頓人之跡而有。大勢力於歷史上者。斯拉夫人也。以冒險之精神道義之觀念論之。條頓人迥非斯拉夫人所能及。若夫堅實耐久。立於千苦萬難之中。毅然終始不失其特性者。則斯拉夫人殆冠宇內而無兩也。彼等好戰之心。不如條頓人之盛。若一旦不得已而躍馬執劍。則無論如何之大敵。決不足以懾其前。彼等個人自由之觀念。視條頓人雖大有所缺乏。至其注意公益。服從於一定主權之下。聽其指麾。全部一致。其為國民的運動。又遠非條頓人所能幾也。故識者謂世界史之正統。其代條頓人以興者。將在斯拉夫人。非虛言也。

條頓民族既興以後。而羅馬民族之方尙未衰。中世史之末葉。意大利自由市府勃興。實為今世國家之嚆矢。而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人。當十四五世紀。國勢且蒸蒸日上。西關美洲。東略印度。南開南洋。阿利安人之勢力範圍。始磅礴於歐洲以外。其主動者皆羅馬人也。雖然。以物競天擇之公例。羅馬人之老大。終不敵條頓人之少年。未幾而荷蘭人起。與之競爭。未幾而英吉利人起。一舉而代之。近則德意志人。復駸駸然凌厲中原矣。故覘羅馬條頓兩族之盛衰。但於其殖民歷史之沿革焉足矣。北阿美利加也。初為法人所開。今全屬盎格魯撒遜族矣。南阿美利加也。本為全班人。葡人所開。今為德意志勢力範圍。印度也。初為法人所經營。後卒全歸英轄。南洋羣島也。初亦班葡人航海所。今全為英荷屬。皆告我輩以兩民族消長之明效也。今日全地球之土地主權。其百分之九十分。屬於白種人。而所謂白種人者。則阿利安人而已。所謂阿利安人者。則條頓人而已。條頓人實今世史上獨一無二之主人翁也。

### 紀年公理 戊戌

紀年者何義也。時也者。過而不留者也。立乎今日以指往日。謂之去年。謂之前年。謂之前三年前。

十年再推而上之。則詞窮矣。言者既凌亂而難爲之名。聽者亦瞽惑而莫知所指矣。然人生在世。則已閱數十寒暑。其此年與彼年交涉比較之事。不一而足。而人之愈文明者。其腦筋所容之事。物愈多。恒喜取數百年數千年以前之事。而記誦之。討論之。然而年也者。過而不留者也。至無定。而無可指者也。無定而無可指。則其所願記之事。皆無所附麗。故不得不爲之立一代數之記號。化無定爲有定。然後得以從而指名之。凡天地間事物之名號。其根源莫不由此。而紀年其一端也。春秋曰。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後改元。此其義何。凡設記號者。皆將使人腦筋省力也。故記號恒欲其簡。不欲其繁。當各國之未相通也。各自紀年。蓋記號必不能暗同。無可如何也。反諸國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數記號。各參差不相符。則於人之腦筋甚勞。而於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立此義。所以齊萬而爲一。去繁而就簡。蓋有精義存焉。問者曰。孔子以前。紀年不一乎。曰。以左氏春秋國語戰國策史記各世家各年表推之。知當時諸國。各自紀年也。西漢諸侯王。亦各自改元。觀泮池刻石云。五鳳二年。魯三十四年。知其仍沿舊制也。東漢以後。孔制漸昌矣。歐洲希臘諸國。各自改元。千餘年前。猶沿此制。後乃定於一。以耶穌降生爲紀。與孔子精意暗合。蓋由繁而簡。乃自然之理。人心所必至者也。

一地之中。而並時有數種紀年。固爲不便。百年之內。而紀年之號屢易。則其不便亦相等。一者橫繁。一者豎繁也。是以去繁就簡者。必務合橫豎而一之。故最初爲無立號紀元之世。漢以前是也。次爲紀元極繁之世。如西漢一帝改元動以十數。如此則幾與無紀元等矣。又次爲紀元稍簡之世。如明至本朝。皆一帝一改元。是也。更進則爲一紀元之世矣。紀元不一。則於論古者仍大不便。

如中國人欲治史學。必耗其腦氣筋無量之力以記歷朝之年號。否則不能讀史。如啓超者於年號不熟。則罣礙極多矣。是其證也。□□□曰。王莽以始建國爲紀年。與秦之始皇二世同一氣象。○能待論爲王莽。伸冤其證據極多。是亦不可以人廢者也。問者曰。然則今日欲取中國數千年之紀元而一之。以求爲衆人之腦筋省力。其道何由。曰。太史公於老子列傳。大書孔子卒後二百七十五年。爲萬世之紀元之定法矣。南海先生倡強學會。卽用史公之例。大書孔子卒後二千四百七十三年。會中一二俗士聞之。則舌橋汗下色變。懼福將及已。汲汲請除名。曰。是不奉今王之正朔也。是學耶蘇也。嗚呼。吾之所謂公理。所謂記號繁簡之例。苟持以語此輩。猶隔數十重雲霧。其曷從語之。要之中國之種。使從此滅絕爲奴。不自立則已耳。苟猶自立。則紀元必歸於一。一者何。必一於教主也。彼俗士聞孔子紀年而駭怒者。然則其將一於耶蘇乎。井蛙夏虫。亦無足責焉耳。□□□曰。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紀。不如以孔子生紀也。□□□曰。孔子治天下之道。具於春秋。莫如以春秋紀便。斯二義也。皆無大同異者也。然孔子卒後。則太史公用之。吾信而有徵也。□□□曰。尙書獨載堯以來。以堯舜紀其可也。此說也。吾甚取之。孔子託古。以堯舜爲極。則紀堯舜無異紀孔子一善也。堯舜爲公天下之祖。紀以爲法。二善也。孔子以前之事尙多。如西國例稱耶蘇前幾紀。則不大順。不如自堯舜以來紀之。三善也。有此三善。然則以堯舜紀其亦可也。後有作者。必於數者焉擇而用之矣。抑地球之中。萬國旣已交通矣。而五大洲猶各自爲紀年。以孔子之例治之。此亦宜歸於一者也。各尊其國。各尊其教。然則當一於誰氏乎。則非吾所能言也。吾度他日必有地球萬國立一大會會議紀年之事。其會議也。苟相持而不能下。則莫如以會議之年定爲元年。

口口口口。以甲子乙丑紀年。每六十年乃一周。而不稱爲第幽甲子。僅足供百年內之人之用。而不足爲千年數千年後之人之用。以堯舜紀年。可直算爲四千餘年。而堯起甲辰。亦有干支可据。亦可不廢舊日之干支紀年。亦一便也。

### 斯巴達小志 壬寅

發端

歐西惟古代近代有歷史。而中世無歷史。非無歷史也。其歷史黑闇而不足道也。故讀歐西中世之歷史。與讀中國數千年之歷史無以異。若其古代近代。則爛然放大光明矣。古代歷史。國別雖多。要其中心點不外希臘羅馬。希臘歷史。建國不尠。要其中心點不外斯巴達雅典。

論者曰。雅典爲文化之祖國。斯巴達爲尙武之祖國。斯固然也。又曰。雅典爲自由政體之祖國。斯巴達爲專制政體之祖國。似也。然未得其真也。斯巴達之專制。與東方所謂專制者大異。彼蓋民權之專制。非君權之專制也。斯巴達置兩王。置五執政官。置元老議會。國民議會。置兩王者。使互相牽倚。不能獨行其專制也。一國主權。全在五執政官之手。而此執政官每年更任。由元老國民兩議會選舉之。其民權之昌明何如也。近世立憲君主國。皆以『君主無責任』之文。載諸憲法。且言君主不能爲惡。夫君主何以無責任。何以不能爲惡。其責任皆大臣代負之也。普魯士憲法第大臣代國王負責任。凡關於政務之公文。必使責任大臣一名連署。方爲有效。其餘各國憲法亦大略類是。故憲法立而革命之慘劇可以永絕。所革者責任大臣。而於君主無與也。此誠過渡時代絕妙之法門也。而其精神其體例實自斯巴達啓之。斯巴達實今日全世界十數強國文明國之祖師也。

墨子非攻。春秋無義戰。雖然。此自宗教家救時之言。大同太平以後之義。而決非可以施諸今日。且按諸天演物競之公例。其勢抑有不能至者也。故尙武精神。爲立國第一基礎。識者所同認矣。而自今以往。二十世紀之世界。更將以此義磅礪充塞之。非取軍國民主義者。則其國必不足以立於天地。然則今後有國民之責任者。徒法雅典而不足以自善。其不能不兼法斯巴達。昭昭然也。故雅典爲十九世紀之模範。斯巴達爲二十世紀之模範。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時代也。其所爭者在國內。君與民之間。故當法雅典。二十世紀民族帝國主義時代也。其所爭者在本國與他國本族與他族之間。故當法斯巴達。安在乎斯巴達之可以歧視也。

凡世界之文明國。未有不爲『法治國』(Rechtsstaat)者也。但其民智開民德盛者。則其民不假他力而能自範於法之中。故監督之責可以稍殺。其民智稚民德弱者。則其民未能以自力以與法相浹。故監督之權不得不嚴。但使其法爲衆人而立。經衆人所認。而與衆人共守之。則以專制之手段行法。乃正所以進其民而成就其可享自由之人格而已。中國以專制聞於天下。然專制尙非所患。所患者。彼非有法之專制。而無法之專制也。故四萬萬人。若敢沙然。暴君汗吏。得以左右其手。強鄰外敵。得以吮剝其膚。然則救今日之中國。莫急於納一國國民於法之中。夫古今中外之『法治國』。其整齊嚴肅。秩然不可亂凜。然不可犯者。孰有過於斯巴達乎。斯巴達實今日中國之第一良藥也。作斯巴達小志。

第一節 斯巴達立國起源

希臘人凡分四族。曰德利安族。Dorian 曰渥奇安族。Achaen 曰埃阿尼安族。Ionian 曰伊阿里安族。Aeolian 而斯巴達實德利安族之代表也。皮羅般尼梭 Peloponnesus 之南岸。本希臘

全國發祥古地。而渥奇安族所居也。至紀元前一千一百年頃。德利安族侵而代之。歷史上名爲希臘人種大遷徙之時代。德利安人既宅斯土。於其間有三國起焉。日亞哥士。Argos。曰米士尼亞。Messania。曰斯巴達。而亞哥士襲前王正統之名。得地最廣。乃數傳以後。亞哥士以占形勝而轉弱。斯巴達以處多難而獲強。則亦有故。蓋斯巴達國雖小。而在天羅達河之下游。宅於平地。加以四面環山。常保持德利安人強武之舊習。又其地土人勢甚猖獗。全州皆爲渥奇安舊裔所分布。斯巴達人如以軍隊屯營於敵國中。刻苦稍弛。則滅亡相隨。其所以不能不實行專制政治者以此。其所以能養成尙武之習以霸全希者亦以此。

## 第二節 來喀瓦士之立法

紀元前八百八十年。斯巴達有大立法家來喀瓦士 Lycurgas 者起。時去斯巴達建國百餘年矣。來喀者。斯巴達之王族也。斯巴達本爲兩王合治政體。蓋德利安人之侵入斯土也。與土著雜居。凡爲六族。無所統一。後乃於六族中。選其二爲王。來喀卽其中一王之子也。少時被讒去國。歷覽外邦。先往格來特島。此島者。『德利安』族原居之地也。政治最美。或謂後此來喀所定憲法。多取則於是云。其後復往埃及亞尼。又往埃及。或言曾往印度在外十餘年。乃歸國。人民歡迎之。使佐王改革國政。來喀乃託於天神所命以制定法案。雖反對者不少。卒排萬難以行之。如是者有年。猶欲舍其身以成就此制。使垂久遠。乃告國民曰。吾受神命當復游外國。但非待吾歸來。勿改斯法。則國家之福。永無疆矣。遂去不知所之。竟不歸也。或言實自沈以死云。而斯巴達人遵其教不敢紊易者五百年。遂使斯巴達爲世界空前絕後第一完備之軍國。常執全希臘之牛耳。噫嘻。哲人



之功在社稷。不亦偉乎。

案凡所謂國家者。必立法、行法、司法、三機關具備。若缺一者。不得為真國家也。中國數千年來。無立法之事。惟姬公之周禮頗近之。然亦僅有行政法之一部。不足為國法之全體也。歐西則當數千年喀。即有來喀瓦士梭倫兩人傑。專任立法。其政治之日漸發達。不亦宜乎。

又案凡人終身不出國門一步者。則只有本羣之智識。而無他羣之智識。且既無他羣之智識。即本羣之智識。亦不完備矣。來喀所以能為斯巴達創此大業者。皆由放逐居外十數年之賜也。

### 第三節 斯巴達之政體

斯巴達之政權機關有五。一曰王。二曰元老會議。三曰國民議會。四曰執政官。而王有二人。執政官有五人焉。皆來喀瓦士之憲法所明定者也。

(二)王。斯巴達之王。其主權悉如荷馬時代。荷馬者希臘古代之詩人也。古代事跡不可考。荷馬詩所載者。史家以為荷馬時代。王也者。國民之

祭司長也。每月必代人民祈禱於『焦士』見本章第一節之壇。全國中到處有其采地。且常受人民之貢

獻。其死也。布告全國。數千人相會。以十日間行大葬禮。雖然。其名則高。其權實微。一國政權。實在

五執政官之手。要而論之。王者祭司長也。裁判長也。外征時之元帥也。於元老議會則為議長也。

於國民議會則有發言權也。至其所以必置兩王者何也。蓋利其互相軋轢。以王制王。希臘諸邦

欲坊專制而廢君王政體。斯巴達則增益利用之。至其所以為坊一也。二王之制。恰與羅馬之廢

君而置兩『孔蘇』Consuls 執政官之意也者相同。又斯巴達之王。不許與外國結婚。亦不許兩王室互

相爲婚。蓋一則妨其與他王族相結託。藉聲援以增其權也。一則使兩王族永不歸於混一。長保其對峙之形也。然則斯巴達政體。名爲君主制。而實則貴族共和制也。

案斯巴達政體。爲天下古今最奇之政體。無一不與尋常異。而二王亦其一端也。中國古訓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不以二之則國不能立乎。而斯巴達行之數百年。爲上古第一強國。則又何也。國爲王之國。則一而不能二矣。國爲民之國。則一之亦可。多則亦可。有之亦可。無之亦可。故觀今日美利堅法蘭西政體。而知無主乃亂之言不足信。書經所言謂君主也。非謂主權也。若指主權言。則固無以難矣。觀上古斯巴達羅馬。指「孔蘇」政體。而知民無二王之說不足憑。此豈目論之儒所能解也。雖然。吾中國固未始無之矣。周人流厲王於琿。而周公召公執政。號稱共和者十四年。此正與羅馬之『孔蘇』若合符節者也。

又案斯巴達之王。實與今世英國之君主無異矣。雖謂民權發達之極點可也。

(二)元老議會 斯巴達之王。一如荷馬時代。有元老議會以爲之輔弼。所異者。彼則一切政事由王決定。而授意於元老。此則王不能專斷而已。凡審判重罪。權悉在於元老。王不過爲之議長耳。其資格與他元老無以異。元老議會之議員。併兩王而其數三十人。人民統分三種族。每族復別十部。部各出一人爲代表。二王實代表其中之二部也。其任議員終其身。由國民議會選舉之。非六十以上免功役者不得與選。此議會之職掌。兼立法行政司法三權。每一法案。由元老會議提出。非已表決者。不得提之於國民議會。其所最要者。則審判重罪。關於斯巴達人之生命者也。又有監督人民品行之權利義務云。

(三) 國民議會。斯巴達王每月最少必須以一次集會全國民。凡自由民得以其時露集於天羅達河濱之大地。共議決國家大事。凡與外國宣戰媾和締約。及元老議員高等官吏之選舉。憲法之應否修改。其權皆屬於國民議會。就其外觀之。似全握一國之主權。雖然實非也。蓋此議會無權以提出各種法案。惟於元老議會所已決之案。或贊成或反對而已。既無修正之權。復無討議之權也。非得政府之許可。無論何人不得演說。其取決也。不以投票。依軍隊之例。舉手以示可否。故國民議會實則爲元老議會所操縱也。年在三十以上者。未經犯罪剝奪公權者。皆得與選。

(四) 執政官。執政官號曰「埃科亞士」(Ephors) 譯言監督也。凡五員。任一年爲期。每歲由人民公舉之。此官自昔已有。後經來喀新法。職掌大變。權力益加。主擁護國法。監督國家一切公私權。以維持公共之秩序。檢察羣吏。有賞罰之全權。審判民事。斷重大之訴案。乃至人民日用飲食之事。一切得干預之。可以隨時召集元老國民兩議會。提出種種法案。凡國家財政外交一切最高權。均歸其掌握。國王每月必向「埃科亞士」以守憲法行特權自誓。「埃科亞士」則代表國民而奉答曰。王若不背此誓。我等決不侵犯王權。如是者以爲常。又每九年。則以王之有無過舉。筮諸神祇。若有災異。則「埃科亞士」提議使元老議會糾察王愆。國中一私人。皆有權訟王於「埃科亞士」。「埃科亞士」有權聽其訟。且得據法律停王權若干月若干年。其重者或逮王而實諸埋王之見。「埃科亞士」例須起立。當「埃科亞士」任內。其權蓋無限也。然所以限之者。則其任期不得過一年也。非五人悉盡諾不能辦理各事也。要其立法之主腦。在張民權而已。案古今言專制政體者。必數斯巴達。就此觀之。可見斯巴達果非君主之專制。而人民之專制。

也。但其所謂人民者國  
民中一小部分耳。質而言之。則斯巴達民權之盛。殆有非今日歐美諸國所能及者也。夫立  
憲君主者。過渡時代之政體也。而此之過渡。直亘數千年。遠溯斯巴達。近洎英倫。彼之所以戴  
此共主者。其精神一也。夫所謂「埃科亞士」者。與英國首相以巴力門 Parliament 多數黨  
之領袖爲之者。何以異也。而英皇以神聖不可侵犯之條。著諸憲法。斯巴達則王可以被逮焉。  
非英國君權強盛之徵。而實其馴服之徵也。

又案漢制天子爲丞相起。天子爲丞相下輿。亦頗與斯巴達相類。

#### 第四節 斯巴達民族之階級

凡區國民爲三階級。第一級曰「斯巴忒亞泰」 Spartatas 第二級曰「巴里亞以既」 Perioikoi  
第三級曰「黑埽士」 Heleoi

(一) 斯巴忒亞泰 卽所謂斯巴達人。「德利安」族之子孫。有完全之公民權者也。一國官吏。  
惟彼等得任之。彼等居於斯巴達。而得名田於附近黎哥尼亞之諸地。使「黑埽士」耕作之。而  
歲徵其貢租。但須守二律。乃得享其公權。以傳諸子孫。二律者。(一)服從來喀瓦士之訓練。法(二)  
負擔公共食場之費用是也。食場制度  
詳見下彼等有權以名最良之田。但不得增加。謂兼吞他人  
以者歸己不得賣售。  
不得贈與人。借與人。子孫世襲其產。絕嗣。則以歸諸國家。歸回國家後。授之誰某。則王之權也。惟  
各人於所有土地區域。例附屬以兵役之義務。「斯巴忒亞泰」人。凡分三族。族各三十部。部各  
三十黨。黨各三十戶。其在木之級人。本皆平等也。其有不能守前二律者。則降其權一等。故有優  
等公民 Omoioi 劣等公民 Ydomoioes 之分焉。然劣等公民。亦可以復其權。凡「斯巴忒亞泰」

人。例不自耕穡。至商工業則尤其所禁也。

案此制酷似周禮管子。其族部黨戶。卽鄰里鄉鄙卒伍連正之類也。凡名田者必帶兵役之義務。卽鄉出兵車若干乘。甲士若干人之類也。民名田而不得自私。卽井田貢徹之類也。蓋封建制之完備者也。

(二) 巴里阿以概。住居邊徼之義也。黎哥尼亞州之沃壤。悉歸斯巴忒亞泰人所有。而「巴里阿以概」居其周圍山地。專從事開礦及工商。故得此名。此種人無參與斯巴達國政之權利。亦無服從來喀訓練之義務。有時爲重鎧兵以從軍役。故兵事上之訓練。亦受一二焉。彼等皆自由民。得任意名田。而貢稅於國王。雖然。不得有完全之公民權。不得與「斯巴忒亞泰」人通婚。

(三) 黑埒士。『黑埒士』者。農奴也。隸屬於土地。而爲「斯巴忒亞泰」人服勞作者也。雖然。與尋常奴隸稍異。不能隨意買賣。惟隨土地。土地之主權易人。則此種人亦因而易主。蓋「黑埒士」者。非斯巴達人私有之奴隸。實斯巴達國家之奴隸。而分布之於各人之上地者耳。故雖在豐年。地主不得逾額以徵其貢稅。凡「黑埒士」皆冠皮冠。服毳衣。以示別他公民。戰時則携輕兵器。以從斯巴達人之後。此種人本前此之士著也。初時抵抗「德利安」族最力。雖力屈爲奴。其恨未嘗一日忘。斯巴達人爲防其謀叛。故行軍國主義。以壓制之。來喀瓦士之制度。皆爲防制彼等而立耳。

以上三級。其位第一者。有完全之公民權者也。位第二者。雖不有之。然尙有幾分之公民資格者也。位第三者。無權利之奴隸也。其人口多寡之比例。第一級最少。第二級三倍之。第三級二十倍。

之其後「斯巴忒亞泰」人日漸減少至阿里士多德時僅餘千人後竟以此致衰亡。

#### 第五節 斯巴達之國民教育

來喀瓦士之立法其重且要者不在政體而在人民之日用飲食及其教育也。蓋斯巴達之建國本於他族而奪之地環其臥榻者皆仇讐也。故非常戰常勝則不能保其主權而非身體精神皆優於所敵則亦不可以斬戰勝。來喀有察於是故取教養之權全歸於國家之手。凡「斯巴忒亞泰」人之初生也。先由官檢察其體格不及格者則委棄諸山中。故身體稍弱之嬰兒非死則亦夷於第二第三級之列而已。其意以爲凡公民者生而有護國之責任苟不堪此責任者而猶煦育之是危國之道也。其及格者復以葡萄酒浴之是亦羸弱之嬰所不能受者也。兒童生六年受家庭教育及至七歲則使離家以入所謂幼年隊者。有特別官吏保傅指揮而受元老議會之監督焉。其教育專重體育。剪髮使短。跣足裸體。以爲游戲。睡則疊蘆爲榻。衣則冬夏同服。食則賦以最薄之廩。使游獵山林以自給補。務養其耐寒暑耐飢渴之習慣。其有過失則施以極嚴酷之鞭撻。以驗其能受與否。往往繫縛於神壇之前。集其父母宗族而笞楚之。雖血濺祭壇而顏色自若。從未有一發呻吟之聲者。蓋以流血爲榮。以流淚爲恥也。所以教之者使然也。

案立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世界。豈惟智力之爲急。抑體力亦特重也。近世各國學校。以體育爲第一要著。雖不如斯巴達干涉之甚。然其精神則不相遠矣。中國以善傳種聞於天下。然爲父母者率皆羸弱。猶復早婚早育。男女皆未成熟而生子。其所生之者羸弱。又必加甚焉。惡種相傳。每下愈況。人數雖多半奄奄無生氣。不待敵國之蹙之而已。萎黃憔悴。凋瘵零落。不能

自存矣。安得有來喀瓦士其人者起而一掃其毒也。

年三十始爲成人。則使之結婚。得參與國民會議。可被舉爲官吏。雖結婚後。仍不許食息於家中。日則就公共食場以會食。夜則入營帳以就寢。其夫婦得相合并者。常不過一兩刻間耳。其妻常爲男裝。然後得見夫於兵營。史家布特嘗言。斯巴達人往往有既舉子二三。而夫婦未嘗相見於日光之下者。非過言也。雖然。既成年者。毋許不結婚。蓋以爲結婚者。對於國家之義務也。護國之要圖也。或有因人地之宜。而兄弟共娶一妻者。又既婚後若干年而不育。則國家例得使其離婚。凡此皆所以爲「斯巴忒亞泰」種人計也。自七歲以上至六十歲以下。皆依此嚴格以訓練之。斯巴達人。雖在平時。一如戰時。雖在鄉里。一如臨陣。凡男子皆須會食於公共食桌。Syssitia。每桌額定十五人。有新來者。必須得全桌員之同意。乃許加入。一國人除「埃科亞士」之外。皆有會食之義務。雖國王亦不得自別異。各員每月須納一定之食物。與些少之貨幣。以爲食場之費。其不納者。則剝奪其 Spartan 之公民權。惟國王之食費。則以國帑支辦之。在食桌時。縱談國事。頗極自由。少年子弟。每從此得政治上之智識焉。

文學者。斯巴達人所最蔑視也。彼以此爲武士道之蝨賊故。演說雄辯。亦斯巴達人所不喜。其發言也。惟以簡潔詞達而已。今日歐西稱此種論辯。爲黎哥匿派。斯巴達所在地總名黎哥尼亞故雖然。彼等未嘗吐棄詩歌。荷馬之詩。斯巴達人所常諷誦者也。此外復有侑神樂歌。軍中饒歌。日夕高吟。以爲娛樂。若夫詞賦戲曲。則視爲下等社會行樂之具。無厝意者。農事則委諸「黑培士」工商則委之「巴里阿以概」。其斯巴達公民。專從事於武藝及田獵。其赴戰場也。服深紫之馬褂。捲勇壯之美髻。

攜笛及絃。鼓勇前進。其臨敵也。恰如赴宴。盛裝美飾。和樂融融。同食桌之友。相提攜。以共生死焉。案觀此。而斯巴達軍隊之精神。從可見矣。彼蓋以軍事爲國民唯一之責任。以軍事爲修身唯一之目的。以軍事爲人生日用唯一行樂之具。其訓練也。自有生而已然。其團結也。自平昔之親愛。其以軍國主義。雄視千古。不亦宜乎。

斯巴達教育制度。不徒在男子也。而尤在婦人。其於女子也。不視爲家族之一部分。而視爲國家之一部分。故男子之尊重婦人。有非自餘各國所能及者。而婦人亦深自重。自知其責任之所在。史稱有他邦一貴族婦。嘗語斯巴達王黎阿尼他之后曰。『惟斯巴達婦人能支配男兒。』后答曰。『惟斯巴達婦人能生男兒。』夫婦人亦孰不生男兒。而后之爲此言也。蓋以必如斯巴達之男兒。乃真男兒也。又以斯巴達之男兒。無一人而非男兒也。故其婦人皆以代一國產育勇壯之國民。爲修身大業。至如女紅烹飪之事。非其所屑意也。凡女子皆與男子同受嚴格之教育。專以蹴踘角觝鬪拳各種體操術。使之相競爭。少女之體操場。使少男圍堵而觀焉。少男之體操場。使少女圍堵而觀焉。其技術之高下優劣。則互相以讚美而指摘之。以是爲激勸。以是爲訓練。雖然。其男女之別。肅肅如也。婦女人格之高尙純潔。舉希臘諸國。未有能斯巴達人若者也。斯巴達婦人愛國之心最重。妻之送其夫。母之送其子。以臨戰場也。輒祝之曰。『願汝攜楯而歸。來不然則乘楯而歸來。』有一母生八子者。蔑士尼亞之戰。悉死於國難。而斯巴達卒以大勝。及奏凱招魂。其母不濺一滴之淚。乃高聲而祝曰。『斯巴達乎。斯巴達乎。吾以愛汝之故。生彼八人也。』當時以此名語。被諸詩歌。傳爲美談。卽此亦可見斯巴達婦人以愛國心。激勵男子。而其所



以立國之精神。亦於此可見矣。

案讀斯巴達史而不勃然生尙武愛國之熱情者。吾必謂其無人心矣。吾嘗讀杜詩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又曰。『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仃。白水暮東流。青山聞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又曰。『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付書至。男二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又曰。『君往死地。沈痛迫中腸。』讀之未嘗不嗒然氣結黯然魂傷也。夫同一送子也。同一死難也。而此斯巴達婦人之言。何其飛壯淋漓。使千載下讀之。猶凜凜有生氣也。雖曰。民賊巴戰。與國民自爲戰。其道大異乎。而吾國人之弱柔巽意。爲數千年歷史之辱者。其果何日而始能一雪也。嗚呼。以一萬萬堂堂鬚眉。其見地曾無一人能比斯巴達之弱女耶。嗚呼。

又案史記斯巴達女子愛國美談甚多。錄其一二。波斯之役。敵帥嘗遣說客賂路斯巴達王格黎阿迷尼。王將許之。王有八歲之女在側。厲聲曰。父王乎。父王乎。豈可以五十打靈打靈約當蓋當時敵將以此數賂王也之阿堵物。而易斯巴達乎。王乃悚然謝來使。又有波里尼亞者。嘗謀反。敗逃入某神廟之一室。國人圍之。其母憎其不忠也。率衆人運石堵其門。以致捕焉。皆歷史上之佳話也。

又羅馬史中之愛國婦人。亦先後輝映。今擇取其一事。與此相類者。附記之以資觀感。……紀元前四百八十八年。羅馬有倭西亞之難。其原因由羅馬一貴族名戈利阿拉拿者。欲廢護民官。爲市民所逐。奔倭西亞國。說其王假其兵。以攻羅馬。殆將陷矣。遣人求和於戈利使者。三反不許。最後乃決議遣其母及其妻子乞哀焉。戈利之母服衰經。衰也率貴族閨秀百數十人。往

敵壘戈利雖殘暴然爲天性所動。一見便欲與母接吻。母肅然正容却退。峻詞拒之曰。『爲敵人耶。爲骨肉耶。今尙未分明。將軍安得近妾也。』於是乃率衆人納頭三拜。爲羅馬請命。戈利放聲大哭曰。天兮母兮。兒以母之故救羅馬。母以羅馬之故殺其兒。雖然。兒知罪矣。遂班師。

### 第六節 斯巴達行政瑣紀

來喀瓦士所行善政不一端。於前節所舉之外。其最著者。曰均田法。蓋來喀以前。斯巴達國情。禁亂無紀。而其因率起於財產之不均。國中土地。皆歸少數富人之掌握。其餘多數無立錫地。來喀瓦士乃分斯巴達所屬之土地爲九千區。凡『斯巴忒亞泰』一人。人占一區焉。來喀時代斯巴忒亞泰凡九千人分斯巴達屬以外之黎阿尼亞土地爲三萬區。凡『巴里阿以概』一人。人占一區焉。無大小無貴賤。一切平等。

案近世哲學家論自由平等兩義。如狼狽之相依而不可離。然來喀瓦士之制度。其不自由。千古無兩也。其平等亦千古無兩也。斯巴達之治。無一不奇。此亦其一端。

斯巴達之土地財產。皆公物也。人民不有私財。故法律不禁盜竊。非惟不禁。且獎勵之。蓋將以此練其術智云。但盜竊而爲人所覺。則責其不智。而嚴罰之。嘗有一少年竊一狐。隱諸懷中。至被狐抓破其臟腑。終不肯放露之。使人見。泰西至今傳爲談柄。

案此等法律。眞非異邦人言思擬議之所能及。然其人重名譽尊法律之心。亦可見一斑矣。斯巴達所行用之貨幣。皆以鐵錢。其金銀一切禁之。或曰。是亦來喀瓦士所制定。或曰。不然。來喀以前。固未嘗一用金銀也。

懋遷居奇以求贏利者。斯一達人所最賤也。故此等事業。一委諸「巴里阿以概」人。當時「斯巴忒民泰」之所以強在此。後此斯巴忒亞泰之所以衰亦未始不在此。

來喀瓦士爲欲保存其質樸武勇之國風也。故嚴禁內外交通之事。凡「斯之忒亞泰」人。不許移住他地。移住者處以死刑。蓋彼之政體。軍政也。移住者視之與逃營無異。亦固其所。又不惟移住而已。卽游歷國外。亦非得政府之許可。不能妄行。而其游歷有大不易易者。蓋國幣之外。不許攜帶。而其國幣則鐵幣也。不能行於國外。凡攜帶金銀者。處以死刑。要之皆以限制國亞之他適而已。其他國人亦非受政府之許可。不得入境。逮其後也。斯巴達之諸港。無外船之帆。斯巴達之諸邑。無外客之跡。皆來喀瓦士制度之結果也。

### 第七節 來喀瓦士以後斯巴達之國勢

以來喀瓦士之訓練。遂能使九千之斯巴達人。成爲一人。以九千之斯巴達人。而制二十餘萬之低級人。以九千之斯巴達人。而雄長數百萬之希臘人。以九千之斯巴達人。而能統率列邦以挫勢力滔天之波斯人。近世國家學者。常言必須有二萬人以上。乃可以成一國之資格。若斯巴達者。以此區區之衆。而輝國民之名譽於一時。而垂歷史之光榮於萬世。嗚呼。可不謂盛耶。可不謂異耶。

當波斯王德雷亞士之再舉以伐希臘也。

紀元前四九〇

擁十餘萬之精兵。汎數百艘之戰船。先遣使風諭希臘列邦。使獻水土以納降。列邦皆望風而靡。及至斯巴達。斯巴達人則責其無禮。繫使者投之於井。曰。汝欲我水土。吾今以與汝。嘻。何其壯也。以常理論之。此豈非所謂以卵禦石。以螻當車。

者耶而彼毅然行之而不憚者有所恃也。所恃者何？曰軍國民之精神是矣。

案波斯遣雅典之使者。雅典人亦投諸深溝。蓋亦針對其水土之言也。當時有敵愾之氣魄者。惟此兩國耳。其狎主希臘蓋亦宜哉。

斯巴達之國都。不設城堡。

至紀元後四百年頃馬士德尼亞時代始設之。蓋其時來喀瓦士之精神已喪失矣。

惟以斯巴人之愛國心以爲之防。古

語曰。衆志成城。其能實行之者。惟斯巴達人耳。

近世各國之無城堡不在此論。蓋非以爲不必恃。實以城爲不可恃而設防之具有較城爲尤優勝者耳。

斯巴達

人常挑戰於其敵曰。『君胡不射？吾正苦炎熱。願於君等萬矢如雨之下。稍殺烈日之威。以得一酣戰。君胡不射？此非客氣也。非大言也。蓋以斯之達人之眼睨其敵。無所謂衆。無所謂寡。無所謂弱。無所謂強。一與相遇。則所向無前。蓋斯巴達人之尙武習也。而幾於性也。器械的也。而幾於理想的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武德。』

當來喀瓦士時代。斯巴達之領土。不過黎哥尼亞之一小部分。恰如屯營於敵國之中央。然藉此

黎哥尼亞

訓練之成績。未幾遂併吞全土。

亞全土其勢如旭日升天。更不可遏。復求新地於他方。於是黎哥

亞全土

哥尼亞之北。有亞爾哥士一國者。其國王富海頓。威名素著。握皮羅般尼梭半島之霸權。其後因祭

典之爭。兩國開戰。端。斯巴達人破之。畧其地之大半。於是始定霸於皮羅南北岸。時紀元前八百年頃也。

得隴望蜀。人情之常。斯巴達既振威於皮羅。猶以爲未足。窺其西鄰蔑士尼亞國之饒沃也。乃以疆場民婦爭鬪事藉口開戰。端。自紀元前七百四十三年至七百二十四年。凡亘二十年間。蔑士

尼亞人知斯巴達之志不滅國不休也。故出死力以抵抗。而卒不能敵。遂舉國以入斯巴達之版。此後蔑人潛謀獨立再血戰者四年。遂無成功。紀元前六八年亞爾哥士亦一度謀恢復。亦為斯巴達所敗。紀元前五四七年於是斯巴達遂為南希臘最強大之國。執牛耳以盟諸侯。

當時與斯巴達並起。其勢力各蒸蒸日上。為兩平行線形者。則雅典也。雅典為遏狄加 Aethio 之首府。自梭倫 Solon 克里士的尼 Klisthenes 制定憲法。實行自由平等政體。鼓舞國民愛國精神。駸駸乎為中希臘之主盟。兩雄相遇。其衝突安可得免。當雅典人之得志於比阿西亞也。紀元前五〇六年斯巴達會合同盟軍。欲問其罪。戰雲慘淡。殆將破裂。忽有波斯人來侵之警。閱牆之爭立解。

同仇之念旋興。遂各捐私嫌。組織大同盟。以拒強敵。時雅典以海軍著。斯巴達以陸軍名。兩者勢力不相上下。然以令出兩途。兵家所忌。乃推斯巴達為盟主。海陸總督之權悉歸其手。此雖由雅典能讓之美德。而斯巴達人浴來喀瓦士之遺澤。實力震於殊俗。亦可概見矣。是役也。波斯人於撒拉迷士。布拉的亞。迷茄兒諸地。三戰三北。自茲以往。不能復引兵而西。斯巴達國勢之盛。至是達於極點。

案讀此可以見當時希臘人公益之心矣。對於內而甲團與乙團之爭。寸毫不肯讓。一旦異種大敵起。則忽棄小忿。握手同胞。文明國民。不當如是耶。使希臘而能永保持此精神也。則希臘雖至今存可也。末葉不悟。自相攜貳。以取滅亡。悲夫。

### 第八節 斯巴達之缺點

凡天下事倚於一偏。走於極端者。其所成就之結果。必較尋常為加良。而其所受之流弊。亦較尋

常爲加劇。於議論有然。於制度亦有然。故斯巴達之缺點。不可以不論。

(第一) 重體力而輕智力。德育智育體育三者。爲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彼斯巴達人自有斯巴達之道德。今勿深論。至其蔑視智育太過。則立法人有不得辭其咎者。彼恐文學爲武事之累也。雖然。卽以武事而論。非有達觀之智識。則其武功亦不可終。不觀夫紀元前四百七十九年。馬德尼亞人率波斯以陷雅典之役乎。斯巴達人背盟約而不相救。惟握哥靈士海峽以求自固。吾聞彼非畏敵也。實其闇於大局。昧於戰略使然也。而斯巴達自茲以後。遂不振矣。此不過其現象之一端。偶然表見者。實則其受病早自數百年以來。而未流特承其敝而已。

(第二) 務內治而忌外通。人之不能以區區一小羣而孤立於世界也。勢也。羣與羣相通。則能吸取他羣之智識之力量。以自利其羣。而斯巴達忌之如蛇蝎焉。我雖不往。終不能禁人之不來。况我正欲有所大往。而烏可以不利用人之小來哉。斯巴達人自造出一種特別人格於天地之間。高自位置。而不欲易種於茲邑。志固可嘉。而無奈其終不過於天演之公理。故後此與雅典相遇。而終不能不爲之下也。

(第三) 善保守而乏變通。來喀瓦士之制度。治來喀時代之斯巴達。而利賴無窮。然來喀所以立此制者。有其目的所在。目的既達。斯百尺竿頭。當進一步矣。而斯巴達不然。則徒法之弊也。不法固不可以治國。法不法尤不可以治國。來喀之制。所以法法也。數百年後。而來喀之法。已成不法矣。彼英國之能以『法治國』爲一世師也。爲其法乎。抑有更存於法之外者乎。英國以『不文憲法』高視濶步於世界。蓋所重者法之精神。非法之機械也。而斯巴達則機械焉者也。彼斯

巴達數百年之歷史。實來喀瓦士一人之傳記而已。舍來喀則無斯巴達。來喀不可復生。而斯巴達遂長此終古。吾聞來喀之功成身退也。誠國民曰。非待吾歸。勿改斯法。吾甚惜來來喀之往而不返也。

以上三者。其弊同源。當波治的亞之役之起也。

紀元前四三二年

皮羅般尼梭諸邦。迫斯巴達人使開聯邦

總會於其都城。哥靈士之總代人起席而責之曰。『雅典人果斷敏捷。天然具改革家之資格。而

卿等

指斯巴達人

反之。惟務保守。既得之事物。遂至其應盡之責任。必不可缺之事業。棄而不爲。雅典

人有學識。以佐其膽畧。雖至危險之事業。毅然赴之。處非常之逆境。無所於撓。而卿等反之。以尺寸之事業。自畫。遭遇艱鉅。失望落膽。不知所爲。雅典人決不退轉。卿等決不前進。雅典人常欲馳域外之觀。卿等惟知有閩內之畧。雅典人常思以新運動得新利益。卿等常恐以新運動失舊利益。』云云。此實可爲當時斯巴達人當頭一棒之言也。夫斯巴達人昔時之意氣。何以雄傑如彼。今也何以銷沈如此。毋亦世運進地位進。而羣治之實力不能與之俱進。故優勝劣敗之公例。終不可逃。而九跳十擲之乳虎。遂不免於蹶躄而無從復振也。雖然。此豈來喀瓦士之罪哉。

結論

新史氏曰。吾讀斯巴達史。怪其以不滿千里之地。不盈萬人之族。而赫赫然留絕大之名譽於歷史上。至今二千餘歲。論政體者必舉之。論教育者必舉之。論軍事者必舉之。髻鬣之子。入學校。則必咕嗶其詩歌。而記誦其實錄。何其榮也。吾更不解乎有人民四千萬倍於斯巴達土地二千萬倍於斯巴達之一國。而乃不列於公法。不儕於人道。演說家引爲腐敗之例證。報紙上借爲笑談。

之詞柄。舉數千年來上下古今之歷史。無此奇醜殊辱。斯巴達處四面楚歌之裏。而日關百里之國者。則並臥榻而不能保也。斯巴達當十數倍敵軍壓境之際。敢毅然戮其來使。之國者。則如客子之常畏人也。嗚呼。人之度量相越。乃至是耶。是不能言其所以然。吾惟讀斯巴達史。而若有物焉。怦怦而來。襲余心。使吾噓。使吾汗。使吾嚙。使吾慄。使吾笑。使吾啼。吾不知果何祥歟。

新史氏又曰。吾聞之前世紀之哲學家曰。政府者爲人民而立者也。人民者非爲政府而生者也。吾心醉其言。而竊不解乎。反於此公理之斯巴達。何以能立國於天地。何以能垂名於歷史。吾今乃讀夫所謂帝國主義者所自出之學說。吾今乃斯巴達之魂魄。歷二千餘年後。從冢中起。而復生於今日。而徧生於大地。吾又聞之先史氏曰。使斯巴達而能兼吸雅典之所長。以自營衛。則全希臘將入於斯巴達。全歐洲將入於斯巴達。顧吾竊睨夫眈眈逐逐於吾旁者。爲斯巴達還魂者。若干國。爲雅典還魂者。若干國。數十年前。尙猶斯巴達自雅典。雅典自雅典。今則斯巴達無一不雅典。雅典亦無一不斯巴達。一雅典足以亡我。而奈何雅典無量也。一斯巴達足以亡我。而奈何斯巴達無量也。僅雅典足以亡我。而奈何其雅典而斯巴達也。僅斯巴達足以亡我。而奈何其斯巴達而雅典也。斯巴達而雅典。雅典而斯巴達。者徧滿於大地。於是乎不斯巴達不雅典者。遂無所容。吾昨夜無寐而夢。何夢。夢啜黑羹。吾不知果何祥歟。

### 雅典小史

發端

新史氏曰。國無大小。要在其國民所以用之者何如耳。今日言世界史者。必嘖嘖道希臘之



地。不足以當吾一小省也。言希臘史者必嘖嘖道雅典斯巴達之地。舉不足以當吾一大縣也。斯巴達當來喀瓦士時代。其有完全公民權者不過九千人。雅典當克里士典尼時代。其有完全公民權者不過萬六七千人。以視吾一大鄉鎮猶相懸絕也。而令數千年讀史者無論言政治言法律言教育言軍事言生計言學術言技藝皆不得不鼻之以爲祖嚮之以爲鵠。而令數千年讀史者心目中懸一偌大之雅典偌大之斯巴達。一若其廣土衆民與今日之英俄德美相等者。然而豈知其版圖不過我古代一侯封其戶口不過我古代一師團也。萬二千五百人為師鳴呼果持何術而能致此。

雅典與斯巴達反對之兩極端也。斯巴達主干涉雅典主自由。斯巴達重階級雅典重平等。斯巴達善保守雅典善改進。斯巴達右武雅典右文。斯巴達貴刻苦雅典貴樂利。此其大較也。願猶有當注意者二事。一曰斯巴達驟強而雅典漸進也。二曰斯巴達之建國專賴一豪傑之力而雅典之建國則由民族全體運動力使然也。斯雅二邦優劣得失之林在是焉矣。

史家常言古代希臘者今世歐洲之縮本也。吾以爲古代希臘之雅典又今世歐洲之英國之縮本也。其爲海國也相類。其以商務致富強也相類。其思想發達也相類。其民以自由爲性命也相類。其由專制政治進爲貴族政治由貴族政治進爲完全之人民政治也相類。其進之以漸也相類。雅典之視英國殆所謂具體而微者也。雅典立國之精神歷數千年繼續不斷以傳至今日。雖其間或稍銷歇要不過如黃河之有伏流蓄其潛勢力於歷史之紙背及其一出積石則千里一曲沛然莫之能禦也。十九世紀正雅典文明出伏流之時代也。豈惟英國卽今日世界上諸有名

譽之國皆移植雅典之花以自莊嚴者也作雅典小志

第一節 雅典立國起原

希臘四大族其最强武者為德利安族其最文明者為埃及安族參觀本報第十二號 斯巴達小志第一節彼則以斯

巴達為代表此則以雅典為代表也雅典霸於遏狄加 Aica 遏狄加者中希臘偏東之一州而

突出東海之一半島也有大山脈障其後與本陸相隔斷全州瀕海海灣多而水深適於碇泊其

平原開擴延亘於海面交通最便而雅典實為遏狄加之首府初立國於高丘其古城下距海平

六百英尺城下市街下距海平三百英尺丘上平坦東西袤一千英尺南北廣五百英尺爾後戶

口日繁始廣布於丘下之平原

太古之事不可深考據其神話希臘人最尊鬼神歷史名 荷馬以前為神話時代則西歷紀元前一千七百九十五年有阿啓

基者始治遏狄加逮紀元前一五五〇年有啓克立布者始為王割遏狄加州為十二國各有酋

長其五代孫西士亞者始統一十二國名曰雅典而諸市邑之貴族悉為雅典之貴族西士亞復

分民為三階級一曰貴族二曰農民三曰工匠凡貴族皆埃及安人也而其中復分四族此等

族制至克里士典尼改革時代歸然尚存

第二節 王政之廢止

當德利安人移住之際西歷紀元前 千一百一十年頃埃及安人之居皮羅般尼梭半島者皆被逐而遁入遏狄加

有米蘭沙士者遂為遏狄加王其子哥特拉士即雅典最後之王也相傳當時斯巴達人侵雅典

師將出先祈於神神託言曰若不殺雅典王則戰必利斯軍壓境國垂破矣王哥特拉士聞敵人

之受此神託也。乃微服夜入敵軍。斯巴達人不知其王也。殺之。翌晨視其鎧中印識。審爲雅王。則大駭氣沮。謂拂神意。將遭顯罰。遂班師。而雅典獲安。雅人追念王之爲國家流血也。謂此後嗣王亮無能。追其盛德者。不足以瀆茲大位。遂廢王號。Basileus。而置所謂「阿康」Archon者。以爲一國之元首。「阿康」者。執政官之義也。是爲雅典王政廢絕之始。

案哥特拉士之盛德。史家或謂爲齊東野語。信否未能確定。要之希臘各國。當時皆壓君主專制之政。而貴族權力日漸增長。雖微此盛德之王。而雅典王政亦當漸就衰滅矣。但得此則益增其國史之名譽耳。

### 第三節 由一人政體進爲寡人政體

雅典王號雖廢。然猶沿家族國體 The Family State 之舊習。未能遽變。故其王權之消滅。則以漸進。哥特拉士殉國後。而「阿康」之職。仍由子孫世襲。終身在職。其主權所在。未嘗有變也。雖然。其精神固異於昔時矣。疇昔之王。不徒握政治權也。實爲一國之祭司長。而主宗教之事。蓋地球上無論何國。其原始時代。莫不皆然。案中國亦然。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其餘見於傳記者。指不勝屈。蓋以王爲神裔。而其位爲天授。此實擁護王政之甲冑也。雅典之廢王不置。非直變更其名號而已。實決破神權專制之護符。故哥特子孫任「阿康」職者。雖實際與從前君主無異。然已失「神聖不可侵犯」之資格。後此民政基礎。實開於是。哥特之子米頓。爲第一代「阿康」官。其後世及者十三代。等是君權也。而昔也無限。今也有限。昔也無責任。今也對於議會貴族議會而不得負責任。貴族之權。日昌一日矣。紀元前七百五十二年。遂改終身在職之制定「阿康」之任期。以十年爲一任。然猶限米頓之子

孫方得就職如是者復經四任至紀元前七百十四年始改定一切貴族皆得有任「阿康」之權利同六百八十三年復大變革改任期十年為一年改「阿康」一人為九人分任庶職同稱「阿康」蓋由世襲君主制一變為終身「阿康」制由終身制一變為十年制再變為一年制遂至為九人合議制至是而王權之跡始熄雅典之有正史實起於此時今將九「阿康」之名稱職權略述之

第一阿康 稱「阿康伊坡尼瑪」Archon Eponymus 蓋用其人之名以為年號故得此名

各國皆以君主之名為年號 其職權為阿康會議之議長代表國家威嚴判決族制爭訟

希臘

第二阿康 稱「阿康巴士利亞」Archon Basileus 蓋行古代王者之職權為一國之祭司長

凡關於宗教及殺人罪之爭訟由其判決

第三阿康 稱「阿康坡里瑪加」Archon Polemarchus 掌軍政為一國元帥凡本國人與外

國人之爭訟由其判決

自餘六阿康 統名的士摩的 Themnothae 立法者之義也雖然其職權非主制定法律而

實專任司法之事凡爭訟之案不屬於前三人者則由此六人決之

第四節 平民與貴族之爭

前此政權之變遷由世襲而選舉由永任而限期由獨裁而合議皆貴族之力為之也至是遂為

貴族共和制所謂「歐巴特列士」Eupatrids

即雅典貴族之名第一章所謂貴族四族皆以此為總稱

者握一國主權其餘人民懍

惴更甚於昔蓋昔者君主雖以無責任之神權臨民然獨夫之勢力終不敵多數故其施政尚往

往公平順民所欲及貴族政治興全注重一階級之利益且恃其團體無所忌憚行政司法之權

皆在彼輩。自餘人民。學識寡淺。不知法律。一任其所左右。人民多陷於農奴之地位。受地於貴族。而代之耕。舉債以自給。債不能償。則自鬻其身及其妻孥以爲人役。至是階級之間。懸隔益甚。平民之憾貴族。深入骨髓。革命之機。日急一日。

案貴族舉債於民而壟其利。古代萬國所同也。戰國策稱孟嘗君使馮煖持券往薛索逋。皆此類也。

當時遏狄加之人民。因其土地自然之結果。其職業大別爲三種。(第一)居於山谷者。其地產少。其牧場乏。故其民瘠貧。稱爲山谷黨。(第二)居於海濱者。從事造船航海製鹽漁魚諸業。其生計稍裕。稱爲海濱黨。(第三)居於平原者。遏狄加全州之利益。皆在平原。其附近多海灣。諸島橫接於海岸。農業商利。皆集於是。而貴族實壟斷其間焉。稱爲平原黨。三黨之利害苦樂。既已懸殊。而古代法律。所以保護債主權利者。特重債權者得沒收債務者之財產子女及其本身。債權者謂有者也。即債主也。債務者。請有償債之義務者也。即負債人。索債之權利也。此二語爲日本法律上之名詞。今以其確切。故採用之。平原黨利用此法律。益高其息率。務使負債之人民無力負擔。因以籍沒其產。奴隸其人。兼併盛行。中產之家。不能自活。束縛日甚。自由殆漸滅亡。

雖然。埃阿尼亞之人民。最愛自由者也。必非能忍此而終古者也。於是紀元前六百二十一年。競爭之潮。達於極點。其山谷黨激昂已甚。亟欲行破壞手段。以達改革之目的。其海濱黨稍持溫和主義。欲以正義要求貴族。使之承諾。至其敵愾之精神。則兩者相均。先是雅典之法律。皆不文之法律也。不文者。謂未嘗著之竹帛制爲定本者。也。如英國之憲法。即所謂不文憲法也。人民既無所知。一任貴族之上下其手。以故民益無所

依賴。無所控訴。至是彼兩黨所以要求於平原黨者。其第一事曰「當先使我輩知法律之爲何物」。平原黨財力雖厚。至其人數。實不逮彼等遠甚也。故不得不有所憚。於是舉「阿康」中之一人名德拉康者。使之制定法律。後世所稱「德氏律」是也。德拉康非草制新律。而編纂舊律也。採集前代野蠻殘酷之制。而引申發明之。自德氏律布。而人民之無告益甚。史家某嘗言德拉康之法律。非以墨書者。而以血書者也。其刻薄寡恩。可想見矣。雖然。法律之公布與否。實爲人民權利之第一關頭。德氏律雖不足道。然自有此舉。而人民得有所憑藉。以爲競權之的。實開梭倫立法之先河。而雅典政治。自茲一進步矣。

案法律公布。實爲保護國民權利之最要着。能得良法律者。上也。卽不能。猶勝於無法。而任暴君汙吏之意也。蓋法律既已公布。則無論治人者與治於人者。皆不得不同受治於法律之下。孟子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卽其義也。我國民間俗諺有二語云。天子犯法。庶民同罪。此語實含至理。惜乎吾國未嘗勘定一君民共守之法律。如何而謂之法。如何而謂之犯。其界說漠然不分明。故此言不過一空言耳。故泰西國民之爭權利者。必以求得一公布之法律爲起

點。希臘羅馬之前事。莫不皆然矣。羅馬自立十二銅表。頒行法律。後。民政乃立。國日以強。

近世各國之流血以爭憲法。亦推

此意而光大之者也。故英國有「大憲章」。權利法典。等而立憲之基礎。以成匈加利有一「金牛憲章」。而自治之根芽不滅。推原其始。皆由治於人者與治人者爭權限。而經千辛萬苦。以得之者也。而今日歐美國民所以日進者。實皆賴是矣。吾國周禮言懸法象魏。使民讀之。左傳鄭子產答晉韓起語。亦言國君有與商人立約事。蓋春秋以前。其法律尙時或有與民同之之

意焉。洎後世專制政體日益進化。馴至一朝律例不許民間窺誦。則非直君權無限。並吏權亦無限矣。

### 第五節 大哲梭倫之出現

德拉康之新法。既不能宜民。亂機益磅礴。勢將破裂。不可終日。於是時之大豪傑出焉。曰梭倫。Solon。梭倫者。賢王哥特拉士之苗裔。而雅典之名門也。生西歷紀元前六百三十八年。正全國黨爭萌芽之時也。稍長。家中落。因從事商業。徧歷埃及及亞細亞諸地。覽其文明。大有所心得。好爲詩歌。長於哲學。歸國後。以撒拉迷士島之役。立戰功。撒拉迷士島者。本雅典屬地。後爲米加拉邦所鎊失。至設禁令。謂有言用兵此島者。處以死刑。梭倫以此島爲遏狄加第一海港。其得失爲雅典命脈所關。乃自作詩。伴狂行歌於市中。謂與其爲失地蒙垢之雅典人。不如爲希臘一僻邑之民。於是人心大感動。解除此禁。卒使梭倫爲大將。征撒島而恢復之。

紀元前六百年頃之事也。名譽益高。梭倫見國中商業日興。中等社會勃起。因知夫前此貴族獨握政權之制之不可以久也。以爲非調和階級之爭。不足以致治。慨然有以此事爲己任之志。屢游說貴族間。使漸感悟。至德氏律發布後三十年。卽紀元前五百九十四年。貧民之情狀。實不堪命。貴族若不讓步。則恐有梟雄乘之以行僭主之制。危機迫於一髮。於是乃公舉梭倫爲第一「阿康」界以全權。使爲國家制定改革方案。人民咸歡迎之。各黨派颯颯屬望。梭倫乃得大行其志。自是雅典開一新天地。

案各國改革之業。其主動力者。恒在中等社會。蓋上等社會之人。皆憑藉舊弊。以爲衣食。其反對於改革勢使然矣。下等社會之人。其學識乏。其資財乏。其閱歷乏。往往輕躁以取敗。一敗矣。

卽不能復振。故惟中等社會爲一國進步之機。鍵焉。梭倫之能成大業。亦由洞悉時勢而順應。此原動力使然也。中等社會者何。則宦而未達者。學而未仕者。商而致小康者。皆是已。（未完）

### 波蘭滅亡記 丙申

吾聞之。波蘭之再亡於俄也。俄人窮治倡義之黨。凡迹涉疑似。稍預其謀者。皆解往西伯利亞。及靠喀蘇山。勒令充兵。遷波人三萬至靡喀蘇。開墾荒蕪。無許隨帶眷屬。其人皆權爵紳富。及爲士者。檻車纍纍相屬於道。如驅羊犬。田產沒於異族。妻子夷爲奴。旬一千八百三十年三月。俄王諭波人自七歲以上。凡窮困及無父母者。徙置邊地。初則夜拘幼孩。繼則白晝劫奪。其年五月十七日。有長車一隊。內置孩提無數。將解往西伯利亞。展輪之際。其父母號哭攀援。願與偕行。軍士怒毆傷踏地。或入車下。甘爲輪蹠。蹂死血肉。狼藉闔衢。溢軌。孩童途中。僅食粗饘。有病卽棄置於路。旣斃。其饘尙在其側。乃至禁士民言語。用波土音。令悉從俄人方言。書院學塾。咸習俄文。時有士子及少年。聚偉埒那。用波土音問答。爲邏者所執。遂科重罪。嗚呼。國之不競。而受人縛。扼其荼毒之苦。豈可言哉。豈可言哉。波蘭當一千六七百年間。固歐洲之雄國也。旣而內政不修。君民上下。習於疲軟。在官諸臣。貪惰失職。民亂毛起。不能自救。公私困窮。日甚一日。至一千七百六十三年。俄命甘斯臨爲駐波公使。大出金帛以賂波人。於是波廷諸臣。皆有倚俄之心。甚至百姓欲爲俄民者。過半。是年十月。波王卒。俄遂以兵強立所愛爲波王。復與布立密約。有波蘭王位不得循世及之常。王死則令百姓公舉。如有擅立。吾兩國共廢之。等語。六十五年。波國民亂。乞兵於俄。以遏寇虐。俄兵乘勢入波。焚戮甚慘。是時波蘭孱弱已極。廷臣皆俄所命。所以波百姓尙多固結。陰



以賄結其豪。使各相攜貳。波廷懲兵亂之事。下令凡士民聚會。講論政學者皆禁之。民氣益衰。一千七百七十二年。俄奧布共立約。分波蘭地。俄得一萬九千八百方里。奧得一萬三千五百方里。布得六千三百方里。強使波王上書。獻地求和。所餘之地。僅四萬二千方里而已。土耳其特倡義師。遏強扶弱。旋爲俄所敗。歐洲諸國。皆懼俄威。惴惴自保。無復有過問波事者。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俄與布廷私議。欲盡滅波蘭。免至遺民蠢動。九十三年。率兵八萬壓波境。波弁哥斯基烏鎖起義拒俄。不克。遁至意大利。九十五年。俄奧布再分波蘭地。逼令波王遜位。許歲給銀二十萬。以資食用。官欠債項。悉爲代償。波蘭遂亡。及亞歷山德卽俄王位。噢咻波民。疊沛恩施。視俄人有加。一千八百十八年三月。親至波蘭。闢議院。諭於衆曰。爾國先世。本有議部。今所以復設者。因爾民智慧。能識大體。故以此權相畀。吾非不欲使俄民共循此例。奈粗忽愚頑。不敢遽授以柄也。波人悅其言。深相信愛。時俄以柴洪石爲波蘭總督。監理國政。而王弟君士但丁公爲大將軍。鎮守其地。間一歲再聚議。波人訴曰。吾等徒列議會。而權不少假。惟大將軍總督之命是從。是受欺於王也。不省。又廢波人新聞紙館。無許印售。波民之充兵者。亦皆散歸。波蘭全土。旣歸三國版圖。及拿破侖起於法。嘗許波人自立。稱華沙侯。拿破侖敗。各國大會於維也納。議定爲王國。以俄帝兼之。其後波民屢懷再造。一千八百三十年至三十五年。一千八百六十三年至六十五年。兩次倡義。血戰頻年。或以將帥失機。或以軍民不習。或以衆寡懸殊。卒被強俄摧陷廓清。廢波蘭總督爲聖彼得堡直隸。波蘭再亡。

論曰。俄之鯨吞蠶食諸國。以自廣大。雖由兵力。抑亦有權謀焉。或尊其教門以誘之。或結爲婚姻。

以伺之。或通其權貴以脅之。以此道墟人國者。匪一姓矣。波蘭既內政不修。積弱滋甚。家有狐鼠。乃欲倚虎狼以自壯。乃至擇肉以食。始相顧失色。無可爲計。諡爲至愚。不亦宜哉。大地兵氣。日結日深。好仁之士。倡爲公法學。冀以大義遏強暴。扶弱微。余觀俄布奧三國。結無道之約。出無名之師。矚然取二十四萬里之地。而瓜分之。諸國袖手。莫敢誰何。烏覩所謂公法者乎。不圖自強。而欲庇大國之宇下。藉他人之保護。嗚呼。則足以速其亡而已。今夫鄰俄之國。若瑞典。若丹麥。其地其民。未有以逾於波蘭。而至今巋然尙存。然則波蘭者。其亦自亡而非俄之亡之也。

歷史  
終

# 傳記

## 三先生傳 丙申

陸子曰。我雖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啓超始學於南海。卽受此義。且誠之曰。識字良易。做人信難哉。又曰。若不行仁。則不得爲人。且不得爲知愛同類之鳥獸。小子持此義以學做人。七年而未敢自信也。子絕四。終以無我。佛說無我相。聞之古之定大難。救大苦。建大業。造大福。度大衆者。於其一身之生死利害毀譽苦樂。茫然若未始有覺。而惟皇皇日憂人。於人之生死利害苦樂憂之如常。夫自憂其身也。是之謂仁。是之謂人。憂其親者。謂之孝子。憂其君者。謂之忠臣。憂其國者。謂之義士。憂天下者。謂之天民。墨子謂之任士。佛謂之菩薩行。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安仁。有所爲而爲之者。謂之利仁。學而能者。謂之強仁。天下古今所謂孝子忠臣義士者。亦數數見。大率則利仁強仁十八九焉。夫旣亦仁矣。利焉強焉何害。獨惜論世之士。往往於利焉強焉者。則津津道之。於安焉者。則莫或知之。卽聞其名。與其行事。亦若以爲無足輕重。置之而已。以吾聞三先生者。其行孔墨之行也。其心佛菩薩之心也。豈嘗有所絲毫求於天下。但率其不忍人之心。乃忘其身之困頓危死。黽焉壞焉以赴之。倘所爲安仁者邪。三先生皆不識一字。其以視讀書萬卷。著作等身者何如矣。年歲未邈。而知者蓋鮮。三先生甯求知於人哉。然而世有盛德。闢而弗道。母亦士大夫於做人之道。講之未熟也。聞之入其國。聽其輿論。察其所是非。而國之存亡可知矣。此亦天下之憂也。及今弗傳。來者曷述。作三先生傳。



生在某某班爲小武。以劇名動全粵。粵之俗。督學使初受代。必演劇於使署。三日夜。民間無男女。皆得與觀聽。同治間。某學使受代。以故事演某某班。演之第二日。忽不戒於火。粵俗劇場。悉以蒲葵葦葉。及時構廣篷。篷以左右分男女坐。劇畢而毀之。火既起。烈風乘乾葦。燎不可遏。內地街巷隘狹。人稍擠。輒行不得。火既起。先生躍上女篷。篷之後。故有高牆。牆外有曠地。與篷門不相屬。先生奉篷中女。一一挈而擲之於牆外。是役也。男子死於火者數千人。灰燼狼藉。積爲京觀。慘不可狀。婦女固細弱。又爲纏足所苦。寸膚倩扶。苟無先生。一網盡矣。先生以兩刻之久。拯諸女千餘人。篷中尙餘數女未獲拯。而火勢已及。先生儻卽以此時。撒手歸去。其功德不已偉邪。而先生衝突烈燄中。卒並此數人者出之。願力旣畢。挺然躍身下牆外。而火已著衣髮。及不克自撲滅。竟死。寇君直隸昌平州人也。敏穎鯁直。年十五以奄入宮。事西后爲梳頭房太監。甚見親愛。凡西后室內會計皆使掌之。少長見西后所行。大不謂然。屢次幾諫。西后以其少而賤。不以爲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已而爲奏事處太監。一年餘。復爲西后會計房太監。甲午戰敗後。君日憤懣憂傷。形于詞色。時與諸內侍嘆息國事。內侍皆笑之以鼻。乙未十月。西后復專政柄。杖二妃。蓄志廢立。日逼。皇上爲蒲博之戲。又賞。皇上以鴉片烟具勸。皇上吸食。而別令太監李聯英及內務府人員。在外廷造謠言。稱。皇上之失德。以爲廢立地步。又將大興土木。修圓明園以縱娛樂。君在內廷大憂之。日夕皺眉凝慮。如醉如癡。諸內侍以爲病狂。丙申二月初十日早起。西后方垂帳臥。君則流涕長跪榻前。西后揭帳叱問何故。君哭曰。國危至此。老佛爺宮內人每稱皇帝爲佛爺。西后則加稱老佛爺。卽不爲祖宗天下計。獨不自爲計乎。何忍更縱游樂生內變也。西后以爲狂。叱之去。君乃請假五日。歸訣。

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記宮中事一册。授其弱弟。還宮則分所蓄與其小太監。至十五日。乃上一摺。凡十條。一請太后勿攬政權歸政。皇上二請勿修圓明園以幽。皇上餘數條。言者不甚能詳之。大率人人不敢開口之言。最奇者。末一條言。皇上今尙無子嗣。請擇天下之賢者。立爲皇太子。效堯舜之事。其言雖不經。然皆自其心中忠誠所發。蓋不顧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書既上。西后震怒。召而責之。曰。汝之摺。汝所自爲乎。抑受人指使乎。君曰。奴才所自爲也。后命背誦其詞一遍。后曰。本朝成例。內監有言事者。斬。汝知之乎。君曰。知之。奴才若懼死。則不上摺也。於是命囚之於內務府。慎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命處斬。臨刑。神色不變。整衣冠。正襟領望。闕九拜。乃就義。觀者如堵。有感泣者。越日。遂有驅逐文廷式出都之事。君不甚識字。所上摺中之字。體多錯誤。訛舛云。同時有王四者。亦西后梳頭房太監。以附。皇上發往軍臺。又有聞古廷者。皇上之內侍。本爲貢生。雅好文學。甚忠於。上。西后忌之。發往寧古塔。旋殺之。丙申二月。御史楊崇伊劾文廷式。疏中謂廷式私通內侍。聯爲兄弟。卽此人也。楊蓋誤以聞爲文云。

論曰。富貴而不仁。不如餓殍。衣冠而不仁。不如優孟。完人而不仁。不如廢疾。三先生者。一句一伶。一閹。豈非世所謂下流之人。而士大夫所羞與爲伍者耶。及其行誼。則士大夫之能之者。何其少也。使天下得千百賢如三先生者。以興新法。何事不舉。以救危局。何難不濟。以厲士氣。何氣不揚。而惜乎士大夫之能之者。無其人也。吾聞日本變法之始。其黨人若松本衡藤本眞金坂本龍馬。中山忠光武田山國等數百人。咸有三先生之流風。日本之淳強。宜哉。

記江西康女士

丙申

中國女學之廢久矣。海內之女二萬萬。求其解文義。爛雕蟲。能爲花草風月之言者。則已如鳳毛如麟角。若稍讀古書。能著述。若近今之梁端氏。王照圓氏。其人者。則普天率土。幾絕也。今夫彼二子之所能者。則烏得爲學問矣乎。而其寥絕也若此。記曰。人不學。不知道。羣二萬萬。不知道之人。則烏可以爲國矣。梁啓超持此論以憂天下。鄒凌瀚曰。請言康女士。女士名愛德。江西九江人。幼而喪父母。伶仃無以自養。吳格矩者。美國學士。有宦籍者之女公子也。遊歷東方。過九江。見之。愛其慧。憐其窮。挈而西行。時女士纔九齡耳。既至美。入小學。中學。遂通數國言語文字。天文地志。算法。聲光化電。繪畫。織作。音樂。諸學。靡所不窺。靡所不習。最後乃入墨爾斯根省之大學。以發念救衆生疾苦。因緣故。於是專門醫學。以名其家。嘗中歲有課。月有試。試而襄然爲舉首者數數矣。西例校中學生卒業將出學。則羣其校之教習。若他校之教習。與其地之有司。若他國旅其地之客官等。而集於校。而授成學者。以執據。其得此者。榮幸視中國之及第。或復過之。墨爾斯根者。美國之大都會也。大學中之學生。以千計。殊域異種。負笈而來者。蓋十餘國焉。某歲月。日將出學。官師集校中。學生領執據。而旅進退者。以百計。次及女士。則昂然儵然。服中國之服。矩步拾級。冉冉趨而上。實與湖北之石女士俱。石者。黃梅人。與康同學。相伯仲者也。西人本侮中國甚。謂與土番若。於是二子者進。結束翹然。異於衆。所領執據。又爲頭等。彼中所最重也。彼校教習。若他校之教習。其地之有司。若他國之有司。睹此異稟。則皆肅然而起。違位而鞠躬焉。以爲禮。門內門外。十餘國之學徒。以千計。觀者如堵。墻則皆拍手讚歎。六種震動。既畢事。總教習昌言於衆曰。無謂支那人不足言。彼支那人之所能。殆非我所能也。若此女士者。與吾美之女作比例。愧無地矣。女士之適



美也。實母吳格矩。至是既卒學。復從其母歸於中國。蓋行年僅二十有五云。鄒君友吳格矩。因心識女士。女士無他志念。惟以中國之積弱。引爲深恥。自發大心。爲二萬萬人請命。思提挈而轉圜之。梁啓超曰。海內丈夫。亦二萬萬。其有志於是者。蓋亦希矣。矧乃女子。梁啓超又曰。吾雖未識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無以懸絕於常人。使其不喪父母。不伶仃無以自養。不遇吳格矩。不適美國。不入墨爾斯根大學。則至今必蚩蚩然塊塊然戢戢然與常女無以異。烏知有學。烏知有天下。嗚呼。海內二萬萬之女子。皆此類矣。

記東俠 丁酉

日本以區區三島。縣琉球。割臺灣。脅高麗。逼上國。西方之雄者。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咸屏息重足。莫敢藐視。嗚呼。眞豪傑之國哉。而其始乃不過起於數藩士之論議。一夫倡。百夫和。一夫趨。百夫走。一夫死。百夫繼。蓋自安政慶應之間。日本舉國甚囂塵上矣。余讀岡千仞氏之尊攘紀事。蒲生重章氏之偉人傳。冥想當時俠者。言論未采。一一若在耳目。其一二定大難。立大功。赫赫於域外者。不必道。乃至僧而亦俠。醫而亦俠。婦女而亦俠。荆聶肩比。朱郭斗量。攘彘之刀。縱橫於腰間。脫藩之袴。絡繹於足下。嗚呼。何其盛歟。龍蛇起陸。驚前劫之殺機。燕雀處堂。哀尸居之餘氣。書其微者而顯者。可以概矣。鑒於彼而已。可以懼矣。記東俠。

僧月性。周防人也。嘗讀西蕃記傳。至西班牙以西教蠱誘瓜哇。遂奪其國。慨然揮淚曰。嗚呼。彼得民心。有一天主教焉而矣。彼既以教誘民。我亦不可不以教結吾民心。夫民之易感動也。莫吾鸞教若。按鸞教乃日本佛敎之一宗我將以吾教結民心。以拒彼來誘我民者。因每說法。必寓尊攘意。言言懇惻。聲

淚俱下。庶民感激。翕然趨之。聽者常數千百人。時人號曰海防僧。

僧月照。西京清水寺住持也。爲人慷慨重氣節。嘉永甲寅。讓寺職於弟信海。游歷諸國。以察世變。逮西艦入浦賀。舉國洶洶。月照先衆倡義。出入諸公卿門。以勤王事。幕吏深忌之。近衛公某恐其罹禍。使避難於薩摩。與薩藩士西鄉隆盛有村俊齋俱。會薩摩舊君薨。藩論一變。咸責隆盛匿私交。而追捕又至。隆盛往見月照。告以實。月照曰。余固分萬死。唯一旦就逮。累及近衛公。乃伸首逼隆盛曰。余寧死於同志之手。隆盛亦自知命窮。乃走出命舟。航日向。時會望夜。大月霽朗。開宴吟賞。酒酣慷慨。書和歌示隆盛。隆盛受而懷之。與月照相抱而投海。舉舟驚起。各入海拯之。隆盛幸蘇。而月照遂死。

浦野望東者。福岡藩士某之女也。年五十四喪夫。漫游上國。與一時知名士唱酬。時幕吏專擅。日主守府。望東憂之。密謁太宰府流寓之諸公卿。商勤王事。山口藩士高杉晉作。嘗避黨難。來於筑。望東匿之。已暨慶應元年。福藩殺正議士二十餘人。望東亦以屢與正議士會。且庇逋逃事得罪。特以其爲女子。減死一等。處流於築之姬島。造小獄囚之。望東哀同志之死。刺血書心經。副之以和歌。日本之各贈其家。以弔祭之。其在島也。小屋一間。鹹風蛋雨。雖丈夫所不耐。而望東悠然自得。不渝其志。著日乘三卷。二年秋。長門正議浪士等。潛航姬島奪以去。匿馬關。望東既老病。教其孫省贊。翌忠義。周旋國事。卒爲幕吏所惡。下獄瘐死。

駒井躋菴者。加賀人也。慷慨憂世。常欽慕長門侯勤王事。欲其舊主亦如之。思竭力焉。一日訪某氏。座有册子紀時事者。請借眎。主人曰。貴國以堂堂大藩。方此國家危急之秋。未聞有一人爲皇

國竭力者。跡之復何益。躋菴慨然嘆曰。宜矣。爲諸君所輕蔑也。我國百萬石之大藩。而因循苟且。知大義名分者鮮矣。此可媿也。聲淚俱下。不能仰視。滿坐聞者動色焉。乃急作匿名書郵加侯。報京師動靜。於是藩主大驚。使老臣入都。周旋王事。後知書出躋菴手。亟稱其志。而躋菴亦累報京師動靜。闔藩憤動。其後爲幕勢所壓。藩論忽變。下獄死。

論曰。世所稱日本俠者。若吉田寅次。佐久間清川。八郎。牟田尚平。中山忠愛。平野國臣。真木保臣。小河一敏。大久保堀有馬。田中河州。諸氏。踪跡不一。或達或死。其行事多在人耳目。至於四君子。或罕道之。余以爲不觀於醫俠僧俠婦俠。而以俠爲國之用不著。故樂述其軼事如此。嗟乎。今之士大夫。稍有人心者。其莫不知西教之爲可畏也。雖然。畏之何益。物必自腐。而後蟲生焉。中國被服儒術者。不上數十萬人。胡不聞有持月性之說。昌明吾教。以結吾民心者也。西鄉氏巍然爲變法之魁。維新以後。參議大政。海外至今稱之。其不與月照同葬魚腹者。幾希耳。使月照而更生。彼其所建白。又寧慚西鄉焉。望東一弱女。佐佑豪桀。庇護黨人。視范孟博之母。又將過之。駒井藐爾。醫者。豈嘗有尺寸之柄於天下。而積誠所感。強藩爲動。嗚呼。何其盛也。聞之重學之例。凡物之具永靜性者。不加以力而不能動也。及其既動。不加以力而不能靜也。中國日本。同立國於震旦。晝竟而治。各成大一統之勢。蓋爲永靜之國者。千年於茲矣。日本自劫盟事起。一二俠者。激於國恥。倡大義以號召天下。機振一動。萬弩齊鳴。轉圜之間。遂有今日。後之論者。悼諸君所志之未成。而不知其所成。蓋已多矣。我國自廣州之役。而天津。而越南。而馬關。一恥再恥。一殆再殆。而積薪厝火。駢聲徹外。萬牛回首。邱山不移。嗚呼。豈外加之力。猶未大耶。抑內體之所以受力者。有不任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龔子曰。履霜之厲。寒於堅冰。未雨之鳥。戚於漂搖。痺癆之疾。甚於疽癰。將萎之華。慘於稿木。撫王室之蠢蠢。念天地之悠悠。乃掩卷而長太息也。

### 康廣仁傳

戊戌

康君名有溥。字廣仁。以字行。號幼博。又號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厲鷲。明照銳斷。見事理若區別白黑。勇於任事。洞於察機。善於觀人。達於生死之故。長於治事之條理。嚴於律已。勇於改過。自少卽絕意不事舉業。以爲本國之弱亡。皆由八股鋼塞人才所致。故深惡痛絕之。偶一應試。輒棄去。弱冠後。嘗爲小吏於浙。蓋君之少年血氣太剛。倜儻自喜。行事間或踈弛踰越範圍。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場。使之遊於人間最穢之域。閱歷乎猥鄙奔競險詐。苟且闕冗勢利之境。使之盡知世俗之情僞。然後可以收斂其客氣。變化其氣質。增長其識量。君爲吏歲餘。嘗委保甲。差文闈差。閱歷宦場既深。大耻之。挂冠而歸。自是進德勇猛。氣質大變。視前此若兩人矣。君天才本卓絕。又得賢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發論往往精奇悍銳。出人意表。聞者爲之咋舌變色。然按之理勢。實無不切當。自棄官以後。經歷更深。學識更加。每與論一事。窮其條理。料其將來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資爲謀議焉。今年春。膠州旅順旣失。南海先生上書痛哭論國是。請改革。君曰。今日在我國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則惟當變科舉。廢八股。取士之制。使舉國之士。咸棄其頑固謬陋之學。以講求實用之學。則天下之人。如瞽者忽開目。恍然於萬國強弱之故。愛國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歷年所陳改革之事。皆千條萬緒。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當以全副精神。專注於廢八股之一鑿。事而不捨。或可有成。此關一破。則

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蓋當時猶未深知 皇上之聖明。故於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見。鄉會八股之試既廢。海內志士。額手爲國家慶。君乃曰。士之數莫多於童生與秀才。幾居全數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變鄉會試而不變歲科試。未足以振刷此輩之心目。且鄉會試期在三年以後。爲期太緩。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變童試歲科試。立刻施行。然後可。乃與御史宋伯魯謀。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請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國改革之期。今尙未至。且千年來。行愚民之政。壓抑既久。人才乏絕。今全國之人材。尙不足以任全國之事。改革甚難有效。今科舉既變。學堂既開。阿兄宜歸廣東上海。卓如宜歸湖南。卓如者余之字也。時余在湖南時務學堂爲總教習。故云。然專心教育之事。著書譯書撰報。激厲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之後。然後可大行改革也。時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優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既而天津閱兵廢立之事。漸有所聞。君復語曰。自古無主權不一之國。而能成大事者。今 皇上雖天亶睿聖。然無賞罰之權。全國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滿人之猜忌如此。守舊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當出京養晦矣。先生曰。孔子之聖。知其不可而爲之。凡人見孺子將入於井。猶思援之。況全國之命乎。況君父之難乎。西后之專橫。舊黨之頑固。 皇上非不知之。然 皇上猶且舍位忘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義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復曰。阿兄雖舍身思救之。然於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學。欲發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衆生者。他日之事業正多。責任正重。今尙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經華德里築屋之下。飛磚猝墜。掠面而下。面損流血。使彼時飛磚斜落半寸。擊於腦。則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華德里飛磚之類也。今日之事

雖險。吾亦以飛磚視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計也。自是君不復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陳奏。有所興革。君必勸阻之。謂當俟諸九月閱兵以後。若皇上得免於難。然後大舉。未爲晚也。故事。凡皇上有所勅任。有所賜賚。必詣宮門謝恩。賜召見焉。南海先生先後奉命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局。又以著書之故。賜金二千兩。皆當謝恩。君獨謂西后及滿洲黨相忌已甚。阿兄若屢見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變。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後。上書極少。又不覲見。但上摺謝恩。惟於所進呈之書。言改革之條理而已。皆從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決意不出都。俟九月閱兵之役。謀有所救護。而君與譚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辦譯書。以君久在大同譯書局。諳鍊此事。欲託君出上海總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詔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詔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戀闕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卽行。弟與復生卓如及諸君子力謀之。蓋是時雖知事急。然以爲其發難終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獨留。遂及於難。其臨大節之不苟。又如此。君明於大道。達於生死。常語余云。吾生三十年。見兄弟戚友之年。與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計其數矣。吾每將已身與彼輩相較。常作已死觀。今之猶在人間。作死而復生觀。故應做之事。卽放膽做去。無所罣礙。無所恐怖也。蓋君之從容就義者。其根柢深厚矣。既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穀錢維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於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猶愈於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

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後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後。無繼者也。君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嗚呼烈矣。南海先生之學。以仁爲宗旨。君則以義爲宗旨。故其治事也。專明權限。能斷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嚴於辭受。取與。有高掌遠蹠。擢陷廓清之概。於同時士大夫。皆以豪俊俛視之。當十六歲時。因惡帖括。故不悅學。父兄責之。卽自抗顏爲童子師。疑其游戲。必不成。姑試之。而從之學者。有八九人。端坐課弟子。莊肅儼然。手創學規。嚴整有度。雖極頑橫之童子。戢戢奉法爲謹。自是知其爲治事才。一切家事。營辦督租。皆委焉。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孫武令。嚴密縝栗。令出必行。奴僕無不畏之。故事無不舉。少年曾與先生同居一樓。樓前有芭蕉一株。經秋後敗葉狼藉。先生故有茂對萬物之心。窗草不除之意。甚愛護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則君所鋤棄也。先生責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亂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檢其閣上舊書。整理之。以累世爲儒。閣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舉而付之一炬。先生詰之。君則曰。是區區者。尙不割捨耶。留此物。此樓何時得清淨。此皆君十二三歲時軼事也。雖細端亦可以見其剛斷之氣矣。君事母最孝。非在側則母不歡。母有所煩惱。得君數言。輒怡笑以解。蓋其在母側。純爲孺子之容。與接朋輩任事時。若兩人云。最深於自知。勇於改過。其事爲已。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輕許可。及其旣任。則以心力殉之。有過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蓋光明磊落。肝膽照人焉。君嘗慨中國醫學之不講。草菅人命。學醫於美人嘉約翰。三年。遂通泰西醫術。欲以移中國。在滬創醫學堂。草具章程。雖以事未成。而後必行之。蓋君之勇斷。足以廓清國家之積弊。其明察精細。足以經營國家治平之條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國以沒。其所辦之事。

則在澳門創立知新報發明民政公理。在上海設譯書局譯日本書。以開民智。在西樵鄉設一學校。以泰西政學教授鄉之子弟。先生惡婦女纏足。壬午年創不纏足會而未成。君卒成之。粵風大移。粵會成。則與超推之於滬。集士夫開不纏足大會。君實爲總持。又與同志創女學堂以救婦女之患。行太平之義。於君才未盡十一。亦可以觀其志矣。君雅不喜章句記誦詞章之學。明算工書。能作篆。嘗爲詩駢散文。然以爲無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蓋皆以餘事爲之。故遺文存者無幾。然其言論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言人所不敢言。蓋南海先生於一切名理。每僅發其端。含蓄而不盡言。君則推波助瀾。窮其究竟。達其極點。故精思偉論獨多焉。君既歿。朋輩將記憶其言論。裒而集之。以傳於後。君既棄浙官。今年改官候選主事。妻黃謹娛。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語余云。二康皆絕倫之資。各有所長。不能軒輊。其言雖稍過。然幼博之才。眞今日救時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蓋爲兄所掩。無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與幼博之持義。適足以相補。故先生之行事。出於幼博所左右者爲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篤摯。惟復生與幼博爲最。復生學問之深博。幼博治事之條理。過於復生。兩人之才。眞未易軒輊也。嗚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兩君者可復得乎。幼博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時余適自湘大病出滬。扶病入京師。應春官試。幼博善醫學。於余之病也。爲之調護。飲食劑醫藥。至是則伴余同北行。蓋幼博之入京。本無他事。不過爲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於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 楊深秀傳

戊戌



楊君字漪邨。又號齋齋子。山西聞喜縣人也。少穎敏。十二歲錄爲縣學附生。博學強記。自十三經史漢通鑑。管荀莊墨老列韓呂諸子。乃至說文玉篇水經注。旁及佛典。皆能舉其辭。又能鉤玄提要。獨有心得。考據宏博。而能講宋明義理之學。以氣節自厲。峇嶢獨出。爲山西儒宗。其爲舉人。貢士林重望。光緒八年。張公之洞巡撫山西。創令德堂。教全省士。以經史考據詞章義理之學。特聘君爲院長。以矜式多士。光緒十五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君始入臺。第一疏卽極言地球大勢。請聯英日以拒俄。詞甚切直。時都中人士。皆知君深於舊學。而不知其達時務。至是。共驚服之。君與康君廣仁交最厚。康君專持廢八股爲救中國第一事。日夜謀此舉。四月初間。君乃先抗疏請更文體。凡試事仍以四書五經命題。而篇中當縱論時事。不得仍破承八股之式。蓋八股之弊。積之千年。恐未能一旦遽掃。故以漸而進也。疏上。奉旨交部臣議行。時皇上銳意維新。而守舊大臣盈廷。競思阻撓。君謂國是不定。則人心不知所嚮。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濟。乃與徐公致靖先後上疏。請定國是。至四月二十三日。國是之詔遂下。天下志士。喁喁向風矣。初請更文體之疏。旣交部議。而禮部尙書許應麟。庸謬昏橫。輒欲駁斥。又於經濟科一事。多爲阻撓。時八股尙未廢。許自恃爲禮部長官。專務遏抑斯舉。君於是與御史宋伯魯合疏劾之。有詔命許應麟自陳。於是舊黨始惡君力與爲難矣。御史文悌者。滿洲人也。以滿人久居內城。知宮中事最悉。頗憤西后之專橫。經膠旅後。慮國危。聞君門下有某人者。撫北方豪士千數百人。適同侍祠。竟夕語君宮中隱事。皆西后淫樂之事也。旣而曰。君知長麟去官之故乎。長麟以上名雖親政。實則受制於后。請上獨攬

大權曰。西后於穆宗則爲生母。於皇上則爲先帝之遺妾耳。天子無以妾母爲母者。其言可謂獨得大義矣。君然之。文又曰。吾奉命查宗人府囚。見澍貝勒僅一袴蔽體。上身無衣。時方正月。祈寒擁爐戰栗。吾憐之。賞錢十千。西后之刻虐皇孫如此。蓋爲上示戒。故上見后輒顛。此與唐武氏何異。因慷慨誦徐敬業討武氏檄。燕啄王孫四語。目眦欲裂。君美其忠誠。乃告君曰。吾少嘗慕游俠。能踰牆。撫有崑崙奴甚多。若有志士相助。可一舉成大業。聞君門下多識豪傑。能覓其人。以救國乎。君壯其言。而慮其難。時文數訪康先生。一切奏章。皆請先生代草之。甚密。君告先生以文有此意。恐事難成。先生見文則詰之。文色變。慮君之洩漏而敗事也。日騰謗於朝。以求自解。猶慮不免。乃露章劾君。與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先生開保國會。爲守舊大衆所惡。因附會劾之。以媚於衆。政變後之僞論。謂康先生謀圍頤和園。實自文悌起也。文悌疏既上。皇上非惟不罪宋楊。且責文之誣罔。令還原衙門行走。於是君益感激天知。誓死以報。連上書請設譯書局。譯日本書。請派親王貝勒宗室遊歷各國。遣學生留學日本。皆蒙採納施行。又請上面試京朝官。日輪二十人。擇通才召見試用。而罷其罷老庸愚不通時務者。於是朝士大怨。然三月以來。臺諫之中。毗贊新政者。惟君之功爲最多。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爲疆臣之冠。而湖南守舊黨與之爲難。交章彈劾之。其誣詞不可聽聞。君獨抗疏爲剖辨。於是奉旨獎厲陳。而嚴責舊黨。湖南浮議稍息。陳乃得復行其志。至八月初六日。垂簾之僞命既下。黨案已發。京師人人驚悚。志士或捕或匿。奸佞昌披。莫敢撓其鋒。君獨抗疏詰問。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古義。切陳國難。請西后撤簾歸政。遂就縛。獄中有詩十數章。愴懷聖君。睽念外患。忠誠之氣。溢於言表。論者以爲雖前明方正學楊。

椒山之烈。不是過也。君持躬廉正。取與之間。雖一介不苟。官御史時。家赤貧。衣食或不繼。時惟備詩文以自給。不稍改其初。居京師二十年。惡衣菲食。敝車羸馬。堅苦刻厲。高節絕倫。蓋有古君子之風焉。子鞞。田字米裳。舉人。能世其學。通天算格政。厲節篤行。有父風。

論曰。漪村先生可謂義形於色矣。彼逆后賊臣。包藏禍心。蓄志既久。先生豈不知之。垂簾之詔既下。禍變已成。非空言所能補救。先生豈不知之。而乃入虎穴。蹈虎尾。抗疏諤諤。爲請撤簾之迂論。斯豈非孔子所謂惡不可及者耶。八月初六之變。天地反常。日月異色。內外大小臣僚。以數萬計。下心低首。忍氣吞聲。無一敢怒之而敢言之者。而先生乃從容慷慨。以明大義於天下。甯不知其無益哉。以爲凡有血氣者。固不可不爾也。嗚呼。荆卿雖醜。暴嬴之魄已寒。敬業雖夷。牝朝之數隨盡。仁人君子之立言行事。豈計成敗乎。漪村先生可謂義形於色矣。

楊銳傳 戊戌

楊銳字叔驥。又字鈍叔。四川綿竹縣人。性篤謹。不妄言邪視。好詞章。張公之洞督學四川。君時尙少。爲張所拔識。因受業爲弟子。張愛其謹密。甚相親信。光緒十五年。以舉人授內閣中書。張出任封疆。將二十年。而君供職京僚。張有子在京師。而京師事不託之子。而託之君。張於京師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託之於君。書電絡繹。蓋爲張第一親厚之弟子。而舉其經濟特科。而君之旅費。亦張所供養也。君鯁直尙名節。最慕漢黨錮明東林之行誼。自乙未和議以後。乃益慷慨談時務。時南海先生在京師。過從極密。南海與志士倡設強學會。君起而和之甚力。其年十月。御史楊崇伊承某大臣意旨。劾強學會。遂下詔封禁。會中志士憤激。連署爭之。向例。凡連署之書。其名次

皆以衙門爲先後。君官內閣。當首署。而會員中。□君□亦同官內閣。爭首署。君曰。我於本衙門。爲前輩。乃先焉。當時會既被禁。京師譁然。謂將興大獄。君乃奮然率諸人以抗爭之。亦可謂不畏強禦矣。丁酉冬。膠變起。康先生至京師。上書。君乃日與謀。極稱之於給事高君燮。曾高君之疏。薦康先生。君之力也。今年二月。康先生倡保國會於京師。君與劉君光第皆爲會員。又自開蜀學會于四川會館。集貲鉅萬。規模倉卒而成。以此益爲守舊者所嫉忌。張公之洞累欲薦之。以門人避嫌。乃告湖南巡撫陳公寶箴薦之。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與譚劉林同參預新政。拜命之日。皇上親以黃匣緘一硃諭授四人。命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凡有奏摺。皆經四卿閱視。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於是軍機大臣嫉妬之。勢不兩立。七月下旬。宮中變態已作。上於二十九日召見君。賜以衣帶詔。乃言位將不保。命康先生與四人同設法救護者也。君久居京師。最審朝局。又習聞宮廷之事。知二十年來之國脈。皆斷喪於西后之手。憤懣不自禁。義氣形于詞色。故與御史朱一新安維峻學士文廷式交最契。朱者曾疏劾西后嬖宦李聯英。因忤后落職者也。安者曾疏請西后勿攬政權。因忤后遣戍塞外者也。文者曾請皇上自收大權。因忤后革職驅逐者也。君習與諸君遊。宗旨最合。久有裁抑呂武之志。至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遂被逮授命。君博學。長於詩。嘗輯注晉書。極閱博。於京師諸名士中。稱尊宿焉。然謙抑自持。與人言恂恂如不出口。絕無名士輕薄之風。君子重之。

論曰。叔嶠之接人發論。循循若處子。至其尙氣節。明大義。立身不苟。見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風焉。以視平日口談忠孝。動稱義憤。一遇君父朋友之難。則反眼下右者。何如哉。

林旭傳 戊戌

林君字暉谷。福建侯官縣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龀穎絕秀出。負意氣。天才特達。如竹箭標舉于雲而上。冠歲鄉試冠全省。讀其文與雅奇偉。莫不驚之。長老名宿。皆與折節爲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時聞人。其於詩詞駢散文皆天授。文如漢魏人。詩如宋人。波瀾老成。瓌奧深穠。流行京師。名動一時。乙未割遼台。君方應試春官。乃發憤上書。請拒和議。蓋意志已倜儻矣。旣而官內閣中書。蓋聞南海之學。慕之。謁南海。聞所論政教宗旨。大心折。遂受業焉。先是膠警初報。事變綦急。南海先生以爲振厲士氣。乃保國之基礎。欲令各省志士各爲學會。以相講求。則聲氣易通。講求易熟。於京師先倡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而楊君銳實爲蜀學會之領袖。君徧謁鄉先達。鼓之一日而成。以正月初十日開大會於福建會館。閩中名士夫皆集。而君實爲閩學會之領袖焉。及開保國會。君爲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初榮祿嘗爲福州將軍。雅好閩人。而君又沈文肅公之孫壻。才名藉甚。故榮頗欲羅致之。五月榮旣至天津。乃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請命於南海。問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責以大義。怵以時變。從容開導。其迷謬。暗中消遏。其陰謀亦大善事也。於是君乃決就榮聘。已而舉應經濟特科。會少詹王錫蕃薦君于朝。七月召見。上命將奏對之語。再謄出呈覽。蓋因君操閩語。上不盡解也。君退朝。具摺奏上。摺中稱述師說甚詳。皇旣知爲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遂與譚君等同授四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十日之中。所陳奏甚多。上諭多由君所擬。初二日。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交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旣奉密諭。譚君等距踊呼號。時袁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

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蓋指東漢何進之事也。及變起。同被捕。十三日斬於市。臨刑呼監斬吏問罪名。吏不顧而去。君神色不稍變云。著有晚翠軒詩集若干卷。長短句及雜文若干卷。妻沈靜儀。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女。得報痛哭不欲生。將親入都收遺骸。爲家人所勸禁。乃仰藥以殉。

論曰。噉谷少余一歲。余以弟畜之。噉谷故長於詩詞。喜吟詠。余規之曰。詞章乃娛魂調性之具。偶一爲之可也。若以爲業。則玩物喪志。與聲色之累無異。方今世變日亟。以君之才。豈可溺於是。君則幡然戒詩。盡割舍舊習。從南海治義理經世之學。豈所謂從善如不及邪。榮祿之愛噉谷。羅致噉谷。致敬盡禮。一旦則悍然不問其罪否。駢而戮之。彼豺狼者。豈復有愛根邪。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朝杯酒。暮白刃。雖父母兄弟。猶且不顧。他又何怪。

### 劉光第傳

戊戌

劉君字斐村。四川某縣人。性端重敦篤。不苟言笑。志節嶄然。博學能文詩。善書法。詩在韓杜之間。書學魯公。氣骨森竦。嚴整肖其爲人。弱冠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光緒二十年以親喪去官。教授鄉里。提倡實學。蜀人化之。官京師。閉戶讀書。不與時流所謂名士通。故人鮮知者。及南海先生開保國會。君翩然來爲會員。七月以陳公寶箴薦。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初。君與譚君尙未識面。至是既同官。又同班。故事軍機章京凡兩班輪日入直。時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云。則大相契。譚君以爲京師所見高節篤行之士。罕其比也。向例。凡初入軍機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與。禮親王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尙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謂時事艱

難。吾輩拜爵於朝。當劬王事。豈有暇奔走媚事權貴哉。其氣節嚴厲如此。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舊黨曾廉上書請殺南海先生及余。深文羅織。謂爲叛逆。皇上恐西后見之。將有不測之怒。乃將其摺交裕祿命轉交譚君按條詳駁之。譚君駁語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乃並署名曰。臣光第亦請先坐罪。譚君大敬而驚之。君曰。卽徵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況有君命耶。僕不讓君獨爲君子也。於是譚君益大服君。變旣作。四卿同被逮下獄。未經訊鞫。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宥。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門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於刑部。諳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聞者莫不揮淚。君旣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君家貧。堅苦刻厲。詩文甚富。就義後未知其稿所在。

論曰。裴村之識余。介□□先生。□□先生有道之士也。余以是敬裴村。然裴村之在京師。閉門謝客。故過從希焉。南海先生則未嘗通拜答。但於保國會識一面。而於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嗚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與裴村未稔。故不能詳記行誼。雖然。聲榮數端。亦可以見其概矣。

譚嗣同傳

戊戌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游巡撫劉公錦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於朝。會劉以養親法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

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摩厲。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遊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覩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羣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時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於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傑於湖南。并力經營。爲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等爲學堂教習。召□□□□□□□□□□歸練兵。而君亦爲陳公所敦促。卽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羣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漢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爲學長。任演說之。



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捧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今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令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眞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語。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

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卽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旣而胡卽放甯夏知府。旋陞甯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主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鎗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旣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甯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壁畫。而抄捕南海館。康先生所居也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旣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旣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游。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

嬰杵曰。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君既繫獄。題一詩於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爲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旣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窒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徧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於仁學一書。又散見於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尙有寥天一閣文二卷。峯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輿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



# 南海康先生傳

辛丑

## 第一章 時勢與人物

文明弱之國人物少。文明盛之國人物多。雖然。文明弱之國。人物之資格易。文明盛之國。人物之資格難。如何而後可以爲眞人物。必其生平言論行事。皆影響於全社會。一舉一動。一筆一舌。而全國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現以前。與既出現以後。而社會之面目爲之一變。若是者。庶可謂之人物也已。

有應時之人物。有先時之人物。法蘭西之拿破崙。應時之人物也。盧梭則先時之人物也。意大利之加布兒。應時之人物也。瑪志尼則先時之人物也。日本之西鄉木戶大久保。應時之人物也。蒲生吉田。則先時之人物也。其爲人物一也。而應時而生者。則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復尊榮安富。名譽洋溢。先時而生者。其所志無一不拂戾。其所事無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復窮愁潦倒。奇險殊辱。舉國欲殺。千夫唾罵。甚乃身死絕域。血濺市朝。是亦豪傑之有幸有不幸乎。雖然。爲一身計。則與其爲先時之人物。誠不如爲應時之人物。爲社會計。則與其得千百應時之人物。無甯得一二先時之人物。何則。先時人物者。社會之原動力。而應時人物所從出也。質而言之。則應時人物者。時勢所造之英雄。先時人物者。造時勢之英雄也。既有時勢。何患無應此之英雄。然若無先此之英雄。則恐所謂時勢者。渺不可覩也。應時者有待者也。先時者無待者也。同爲人物。而難易高下判焉矣。由此言之。凡眞人物者。非爲一世人所譽。則必爲一世人所毀。非爲一世人所膜拜。則必爲一世人所蹴踏。何以故。或順勢而爲社會導。或逆勢而與社會戰。不能爲社會導。

者。非人物也。不敢與社會戰者。非人物也。然則其戰亦有勝敗乎。曰無有。凡眞人物者。必得最後之戰勝者也。是故有早歲敗而晚年勝者焉。有及身敗而身後勝者焉。大抵其先時愈久者。則其激戰也愈甚。而其獲勝也愈遲。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觀人物者不可不於此留意也。

二十世紀之中國。必雄飛於宇內。無可疑也。雖然。其時機猶在數十年以後焉。故今日固無拿破崙也。無加布兒也。無西鄉木戶大久保也。卽有之而亦必不能得其志。且無所甚補益於國家。故今日中國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時之人物而已。嗚呼。所望先時人物者。其已出現乎。其未出現乎。要之今日始不可不出現之時哉。今後繼續出現者幾何人。吾不敢言。若其巋然亘於前者。吾欲以南海先生當之。凡先時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熱誠。三曰膽氣。三者爲本。自餘則皆枝葉焉耳。先時人物者。實過渡人物也。其精神專注於前途。以故其舉動或失於急激。其方略或不適於用。常有不能爲諱者。南海先生吾師也。以吾而論。次其傳。後世或謂阿所好焉。要之先生生平言論行事。雖非無多少之缺點。可以供人揀拾之而詆排之者。若其理想之宏遠。照千載。其熱誠之深厚。貫七札。其膽氣之雄偉。橫一世。則並時之人。未見其比也。先生在今日。誠爲舉國之所嫉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紀新中國史者。吾知其開卷第一葉。必稱述先生之精神事業。以爲社會原動力之所自始。若是乎。先生果爲中國先時之一人物哉。吾而不傳。曷貽來者。不揣愚陋。遂綴斯文。

## 第二章 家世及幼年時代

先生名有爲。字廣夏。號長素。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其先代爲粵名族。世以理學傳家。曾祖式鵬。講學於鄉。稱醇儒。祖父釐修。爲連州教諭。專以程朱之學。提倡後進。粵之士林。咸宗仰焉。從祖國器。當咸同間。從左軍。以功至廣西巡撫。懿修當咸豐末葉。四海鼎沸之際。以一布衣辦七縣團練。境內肅謐。其後朝廷以三達官某某等充全粵團練大臣。假公謀私。氣焰熏灼。而懿修獨不肯以所屬置彼三人勢力範圍之下。三人者以全力敵之。脅之。搏之。不能奪也。卒使其地確然成一自治團體。至今食其賜焉。蓋其剛健任事不畏強禦之風。有自來矣。父達初。早世。母勞氏。生子二人。仲曰廣仁。戊戌之役。死於國難。先生其伯也。先生既蚤孤。幼受教育於大父。每誦讀。過目不忘。七歲能屬文。有神童之目。然家學既正。秉性尤厚。故常嚴重。不苟言笑。成童之時。便有志於聖賢之學。鄉里俗子笑之。戲號之曰「聖人爲」。蓋以其開口輒曰聖人聖人也。「爲」也者。先生之名有爲也。卽此一端。亦可以知其少年之志氣矣。

吾粵之在中國。爲邊徼地。五嶺障之。文化常後於中原。故黃河流域揚子江流域之地。開化既久。人物屢起。而吾粵無聞焉。數千年無論學術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動全國之關係者。惟禪宗六祖慧能。爲佛家鉅子。風靡天下。然所及乃在境界外之世界耳。次則明代陳白沙湛甘泉。以講學鳴於時。然其學系之組織完善。不及姚江。故王學出而陳學衰。逮於近世。洪秀全李秀成驟倡革命。蹂躪天下之半。實爲吾粵人物最有關係於全國者。然其才畧不敵湘淮。故曾軍興而洪軍亡。微乎眇哉。粵人之在中國也。然則其關係之所及最大而最遠者。固不得不謂自先生始。

### 第三章 修養時代及講學時代

先生以十九歲喪大父。年十八始游朱九江先生之門。受學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粵中大儒也。其學根柢於宋明。而以經世致用爲主。研究中國史學。歷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書甚富。晚年以爲此等著述。無益於後來之中國。故當易簣之際。悉焚其稿。學者惜焉。先生從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學政學之基礎。皆得諸九江。

九江卒後。乃屏居獨學於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其間盡讀中國之書。而其發明最多者爲史學。究心歷代掌故。一一考其變遷之跡。得失之林。下及考據詞章之學。當時風靡一世者。雖不屑屑。然以餘事及之。亦往往爲時流所莫能及。又九江之理學。以程朱爲主。而間探陸王。先生則獨好陸王。以爲直捷明誠。活潑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後進者。皆以此爲鵠焉。既又潛心佛典。深有所悟。以爲性理之學。不徒在軀殼界。而必探本於靈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諸天。小至微塵芥子。莫不窮究其理。常徹數日夜不臥。或打坐。或游行。仰視月星。俯聽溪泉。坐對林峯。塊然無儔。內觀意根。外察物相。舉天下之事。無得以擾其心者。殆如世尊起於菩提樹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概。先生一生學力。實在於是。其結果也。大有得於佛爲一大事出世之旨。以爲人相我相衆生相。既一無所取。無所著。而猶現身於世界者。由性海渾圓衆生一體。慈悲普度。無有已時。是故以智爲體。以悲爲用。不染一切。亦不捨一切。又以願力無盡。故與其布施於將來。不如布施於現在。大小平等。故與其惻隱於他界。不如惻隱於最近。於是浩然出世而入世。橫縱四顧。有澄清天下之志。

既出西樵。乃游京師。其時西學初輸入中國。舉國學者。莫或過問。先生僻處鄉邑。亦未獲從事也。



及道香港上海。見西人植民政治之完整。屬地如此。本國之更進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爲之本原。乃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彼時所譯者。皆初級普通學。及工藝兵法醫學之書。否則耶蘇經典論疏耳。於政治哲學。毫無所及。而先生以其天稟學識。別有會悟。能舉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於其學力中。別開一境界。

其時天下未知有先生也。先生之旅行。凡五六年。北出山海關。登萬里長城。南游江漢。望中原。東詣闕里。謁孔林。浪跡於燕齊楚吳荆襄之間。察其風土人物。交其士大夫。西泝江峽。如桂林。疇昔山中所修養者。一一案之經歷實驗。學乃益進。

先生以爲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乃歸講學於粵城。歲辛卯。於長興里設黌舍焉。余與先生之關係。實始於此。其時張之洞實督兩粵。先生勸以開局。譯日本書。輯萬國文獻通考。張氏不能用也。乃盡出其所學。教授弟子。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爲體。以史學西學爲用。其教旨專在激厲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中國數千年無學校。至長興學舍。雖其組織之完備。萬不達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則未多讓之。其見於形式上者。如音樂。至兵式體操諸科。亦皆屬創舉。先生講學於粵。凡四年。每日在講堂者四五點鐘。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窮及懸一至善之格。以進退古今中外。蓋使學者理想之自由。日以發達。而別擇之智識。亦從生焉。余生平於學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賜也。後又講學於桂林。其宗旨方法。一如長興。先生又以爲凡講學。莫要於合羣。蓋以得智識交換之功。而養團體親愛之習。自近世嚴禁結社。而士氣大衰。國之日辱。病源在此。故務欲破此錮習。所

至提倡學會。雖屢遇反對而務必達其目的。然後已。其見忌嫉於當世。此亦一原因也。甲午敗後。遂開強學會於京師。一時張之洞袁世凱之流。皆贊成焉。不數月。爲政府所禁。然自是學會之風。徧天下。一年之間。設會百數。學者不復以此爲大戒矣。強學會之開也。余與其役。當時創議之人。皆贊此舉。而憚會之名號。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謂有其實不必惟其名也。而先生斷斷持之。不肯遷就。余頗怪焉。先生曰。吾所以辦此會者。非謂其必能成。而有大補於今時也。將以破數百年之綱羅。而開後此之塗徑也。後卒如其言。先生之遠識大膽毅力。大率類是。乙未丙申以後。先生所欲開之學風。漸萌芽浸潤於全國矣。

#### 第四章 委身國事時代

先生經世之懷抱在大同。而其觀現在以審次第。則起點於愛國。先生論政之目的在民權。而其揆時勢以謀進步。則注意於格君。自光緒十五年。卽以一諸生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變法。以圖自強。書格不達。甲午敗後。又聯合公車千餘人。上書中前議。亦不達。世所傳公車上書記是也。自此以後。四年之間。凡七上書。其不達也如故。其頻上也如故。舉國俗流非笑之唾罵之。或謂爲熱中。或斥爲病狂。先生若爲不聞也者。無所於撓。鏗而不捨。其結果也。爲今上皇帝所知。召對特拔。遂有戊戌維新之事。

戊戌維新。雖時日極短。現效極少。而實二十世紀新中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也。凡物必有原動力。以起其端。由原動生反動力。由反動力復生其反動力。反反相銜。動動不已。而新世界成焉。惟戊戌之原動力。其氣魄雄厚。其潮勢壯闊。故生反動力最速而最劇。僅百日間。挫折一無所存。而

反動力之雄厚壯闊亦與之相應。其高潮之點。極於團匪之禍。神京蹂躪。朝列爲空。今者反動力之反動力又起矣。自今以往。中國革新之機。如轉巨石於危崖。遏之不可遏。必達其目的地而後已。此事理所必至也。然則戊戌之役。爲敗乎。爲成乎。君子曰。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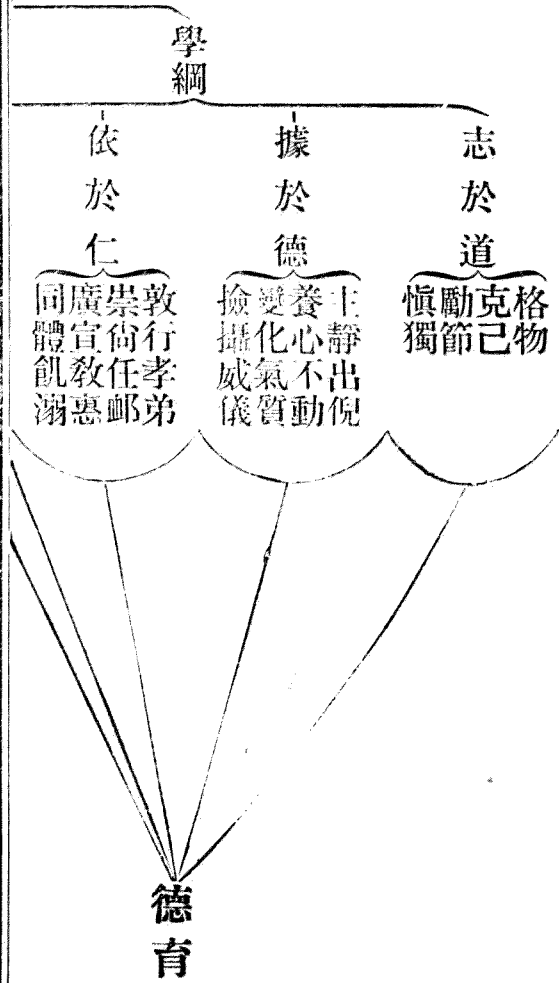
戊戌維新之可貴。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則殊多缺點。殆猶大輅之僅有椎輪。木植之始見萌坼也。當時舉國人士。能知歐美政治大原者。既無幾人。且掣肘百端。求此失彼。而其主動者。亦未能游西域讀西書。故其措置不能盡得其當。殆勢使然。不足爲諱也。若其精神。則純以國民公利公益爲主。務在養一國之才。更一國之政。探一國之意。辦一國之事。蓋立國之大原。於是乎在。精神既立。則形式隨之而進。雖有不備。不憂其後之不改良也。此戊戌維新之真相也。吾雖不敢盡以此爲先生一人之功。然其主動者在先生。又天下人所同認而無異詞也。先生所以盡力於國家者。於是爲不薄矣。

政變以後。先生之志不少衰。復聯合海內外同志。創一中國前此未有之大會。以圖將來。及至去年。漢口之難。又一挫跌。以至於今。而先生委身國家之生涯。其前半段落落暫停頓焉。其此後若何。非吾之所得言也。要之此新舊兩世紀之交。中國政治界最有關係之人物。誰乎。吾敢應之而不疑曰。康先生也。

### 第五章 教育家之康南海

先生能爲大政治家與否。吾不敢知。雖然。其爲大教育家。則昭昭明甚也。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備教育家之資格。其品行方峻。其威儀嚴整。其授業也。循循善誘。至誠懇懇。殆孔子

所謂誨人不倦者焉。其講演也。如大海潮。如獅子吼。善能振盪學者之腦氣。使之悚息感動。終身不能忘。又常反覆說明。使聽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心悅而誠服。中國學風之壞。至本朝而極。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也。學者一無所志。一無所知。惟利祿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學。先生初接見一學者。必以嚴重迅厲之語。大棒大喝。打破其頑舊卑劣之根性。以故學者或不能受。一見便引退。其能受者。則終身奉之。不變塞焉。先生之多得得力弟子。蓋在於是。其爲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體育亦特重焉。今案長興學設之綱領旨趣。造一學表如下。



長興學設

學科

游於藝

禮

樂

書

數

圖

鎗

智育

體育

義理之學

孔學

佛學

周秦諸子學

宋明學

泰西哲學

考據之學

中國經學史學

萬國史學

地理學

數學

格致學

經世之學

政治原理學

中國政治沿革得失

萬國政治沿革得失

政治實用學

羣學

文字之學

中國詞章學  
外國語言文字學

科外學科

校中

演說 (每月朔望課之)  
剖記 (每日課之)

校外

體操 (每間一日課之)  
游歷 (每年假時課之)

由此觀之。先生教育之大綱可知矣。至其學舍組織之體段。則先生自為總教授。總監督。而立學生中三人或六人為學長。分助各科。又舍中設有書藏。儀器室。亦委一學生專司之。其規制如下。

博文科學長 (主助教授及分校功課)

約禮科學長 (主勸勉品行糾檢威儀)

師

干城科學長 (主督率體操)

書器庫監督 (主管理圖書儀器)

凡學生人置一剖記簿。每日各自記其內學外學。及讀書所心得。時事所見。及以自課。每朔則繳呈之。先生為之批評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養心	修身	接人	執事	讀書	時務

然則先生教育之組織。比諸東西各國之學校。其完備固多所未及。然當中國教育未興之前。無所憑藉。而自創之。其心力不亦偉乎。至其重精神。貴德育。善察中國歷史之習慣。對治中國社會之病源。則後有起者。皆不可不師其意也。

先生教育之大段。固可以施諸中國。但其最缺點者有一事。則國家主義是也。先生教育之所重。曰箇人的精神。曰世界的理想。斯二者非不要。然以施諸今日之中國。未能操練國民。以戰勝於競爭界也。美猶爲憾。吾不敢爲諱。

### 第六章 宗教家之康南海

先生又宗教家也。吾中國非宗教之國。故數千年來。無一宗教家。先生幼受孔學。及屏居西樵。潛心佛藏。大澈大悟。出游後。又讀耶氏之書。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紹述諸聖普度衆生爲己任。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專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聖一體。諸教平等之論。然以爲生於中國。當先救中國。欲救中國。不可不因中國人之歷史習慣而利導之。又以爲中國人公德缺乏。團體散渙。將不可以立於大地。欲從而統一之。非擇一舉國人所同戴而誠服者。則不足以結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於是乎以孔教復原爲第一著手。

先生者。孔教之馬丁路得也。其所以發明孔子之道者。不一而足。約其大綱。則有六義。

- 一 孔教者。進步主義。非保守主義。
- 二 孔教者。兼愛主義。非獨善主義。
- 三 孔教者。世界主義。非國別主義。

四 孔教者平等主義。非督制主義。

五 孔教者強立主義。非異儒主義。

六 孔教者重魂主義。非愛身主義。

其從事於孔教復原也。不可不先排斥俗學而明辯之。以撥雲霧而見青天。於是其料簡之次第。凡分三段階。

第一 排斥宋學。以其僅言孔子修己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也。

第二 排斥歆學。(劉歆之學) 以其作偽。誣孔子誤後世也。

第三 排斥荀學。(荀卿之學) 其僅傳孔子小康之統。不傳孔子大同之統也。

昔中國之言孔學者。皆以論語爲獨一無二之寶典。先生以爲論語雖孔門真傳。然出於門弟子所記載。各尊所聞。各明一義。不足以盡孔教之全體。故不可不推本於六經。六經皆孔子手定。然詩書禮樂。皆因前世所有而損益之。惟春秋則孔子自作焉。易則孔子繫辭焉。故求孔子之道。不可不於易與春秋。易爲魂靈界之書。春秋爲人間世之書。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孔教精神。於是乎在。

先生之治春秋也。首發明改制之義。以爲孔子愍時俗之敝。思一革而新之。故進退千古。制定法律。以貽來者。春秋者孔子所立憲法案也。所以導中國脫野蠻之域。而進於文明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但孔子所處之時勢地位。既不能爲梭倫。亦不必爲盧梭。故託諸記事。立其符號。傳諸口說。其微言大義。則在公羊穀梁二傳。及春秋繁露等書。其有未備者。可推甲以知乙。舉一以反



三也。先生乃著『孔子改制考』。以大暢斯旨。此爲孔教復原之第一段。

次則論三世之義。春秋之例。分十二公爲三世。有據亂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據亂升平。亦謂之小康。太平亦謂之大同。其義與禮運所傳相表裏焉。小康爲國別主義。大同爲世界主義。小康爲督制主義。大同爲平等主義。凡世界非經過小康之級。則不能進至大同。而既經過小康之級。又不可以不進至大同。孔子立小康義以治現在之世界。立大同義以治將來之世界。所謂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也。小康之義。門弟子皆受之。而荀卿一派爲最盛。傳於兩漢。立於學官。及劉歆竄入古文經。而荀學之統亦篡矣。宋元明儒者。別發性理。稍脫劉歆之範圍。而皆不出於荀學之一小支。大同之學。門弟子受之者蓋寡。子游孟子稍得其崖畧。然其統中絕。至本朝黃梨洲稍窺一斑焉。先生乃著『春秋三世義』。『大同學說』等書。以發明孔子之真意。此爲孔教復原之第二段。

若夫大易。則所謂以元統天。天人相與之學也。孔子之教育。與佛說華嚴宗相同。衆生同原於性海。舍衆生亦無性海。世界原具含於法界。舍世界亦無法界。故孔子教育之大旨。多言世間事。而少言出世間事。以世間與出世間。非一非二也。雖然。亦有本焉。爲尋常根性人說法。則可使由之而不使知之。若上等根性者。必當予以無上之智慧。乃能養其無上之願力。故孔子繫易。以明魂學。使人知區區軀殼。不過偶然幻現於世間。無可愛惜。無可留戀。因能生大勇猛。以舍身而救天下。先生乃擬著『大易微言』一書。然今猶未成。不過講學時常授其口說而已。此爲孔教復原之第三段。

此外先生所著書關於孔教者尙有教學通議一書爲少年之作。今已棄去。有新學僞經考出世。最早有春秋公羊傳注。孟子大義述。孟子公羊相通考。禮運注。大學注。中庸注等書。皆未公於世。以上先生發明孔教之大畧也。吾自從學以來。悉受斯義。及今既閱十餘年。驚心末學。久缺研究。而瀏覽泰西學說以後。所受者頗繁雜。自有所別擇。於先生前者考案各義。蓋不能無異同要之。先生目光之燭遠。思想之銳入。氣魄之闔雄。能於數千年後以一人而發先聖久墜之精神。爲我中國國教放一大光明。斯不獨吾之所心悅誠服。實此後中國教學界所永不能謏者也。

先生於佛教。尤爲受用者也。先生由陽明學以入佛學。故最得力於禪宗。而以華嚴宗爲歸宿焉。其爲學也。卽心是佛。無得無證。以故不欲淨土。不畏地獄。非惟不畏也。又常住地獄。非惟常住也。又常樂地獄。所謂歷無量劫行菩薩行是也。以故日以救國救民爲事。以爲舍此外更無佛法。然其所以立於五濁擾擾之界而不爲所動者。有一術焉。曰常惺惺。曰不昧因果。故每遇橫逆困苦之境。輒自提醒曰。吾發願固當如是。吾本棄樂而就苦。本舍淨土而住地獄。本爲衆生迷惑煩惱。故入此世以拯之。吾但當愍衆生之未覺。吾但當求法力之精進。吾何爲瞋恚。吾何爲退轉。以此自課。神明俱泰。勇猛益加。先生之修養。實在於是。先生之受用。實在於是。

先生於耶教。亦獨有所見。以爲耶教言靈魂界之事。其圓滿不如佛。言人間世之事。其精備不如孔子。然其所長者。在直捷。在專純。單標一義。深切著明。曰人類同胞也。曰人類平等也。皆上原於真理。而下切於實用。於救衆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謂不二法門也。雖然。先生之布教於中國也。專以孔教。不以佛耶。非有所吐棄。實民俗歷史之關係。不得不然也。

先生所以效力於國民者。以宗教事業爲最偉。其所以得謗於天下者。亦以宗教事業爲最多。蓋中國思想之自由。閉塞者已數千年。稍有異論。不曰非聖無法。則曰大逆不道。卽萬國前事。莫不皆然。此梭格拉底所以瘦死獄中。而馬丁路得所以對簿法廷也。以先生之多識淹博。非不能曲學阿世。以博歡迎於一時。但以爲不抉開此自由思想之藩籬。則中國終不可得救。所以毅然與二千年之學者。四萬萬之時流。挑戰決鬪也。嗚呼。此先生所以爲先生。歟。泰西歷史家。論近世政治學術之進步。孰不以宗教改革之大業。爲一切之原動力乎。後有識者。必能論定此公案也。

第七章 康南海之哲學

先生者。天稟之哲學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說。不讀西書。而惟以其聰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無所憑藉。無所襲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學。而往往與泰西諸哲相闡合。得不謂理想界之人傑哉。今就疇昔所聞者。略敘其一二。

(一) 先生之哲學。博愛派哲學也。先生之論理。以「仁」字爲唯一之宗旨。以爲世界之所以立。衆生之所以生。家國之所以存。禮義之所以起。無一不本於仁。苟無愛力。則乾坤應時而滅矣。是故果之核。謂之仁。無仁則根幹不能茁。枝葉不能萌。手足麻木者。謂之不仁。衆生之在法界。猶四肢之在一身也。人而不相知不相愛。則謂之不仁。與一體之麻木者等。苟仁矣。則由一體可以爲團體。由團體可以爲大團體。由大團體可以爲更大團體。如是徧於法界。不難矣。故懸仁以爲鵠。以衡量天下之宗教之倫理之政治之學術。乃至一人之言論行事。凡合於此者。謂之善良。不合於此者。謂之惡劣。以故三教可以合一。孔子也。佛也。耶穌也。其立教之條目不同。而其以仁爲主。則

一也以故當博愛。當平等。人類皆同胞。而一國更不必論。而所親更不必論。故先生之論政論學。皆發於不忍人之心。人人有不忍人之心。則其救國救天下也。欲已而不能自己。如左手有痛癢。右手從而煦之也。不然者。則麻木而已矣。不仁而已矣。其哲學之大本。蓋在於是。

(二)先生之哲學。主樂派哲學也。凡仁必相愛。相愛必使人人得其所欲而去其所惡。人之所欲者何。曰樂是也。先生以爲快樂者衆生究竟之目的。凡爲樂者固以求樂。凡爲苦者亦以求樂也。耶教之殺身流血。可爲極苦。然其目的在天國之樂也。佛教之苦行絕俗。可謂極苦。然其目的在涅槃之樂也。卽不歆天國。不愛涅槃。而亦必其以不歆不愛爲樂也。是固樂也。若夫孔教之言大同。言太平。爲人間世有形之樂。又不待言矣。是故使其魂樂者。良宗教良學問也。反是則其不良者也。使全國人民皆樂者。良政治也。反是則其不良者也。而其人民得樂之數之多寡及其樂之大小。則爲良否之差率。故各國政體之等級。千差萬別。而其最良之鵠。可得而懸指也。墨子之非樂。此墨子所以不成爲教主也。若非使人去苦而得樂。則宗教可無設也。而先生之言樂。與近世西儒所倡功利主義。謂人人各求其私利者有異。先生之論。凡常人樂凡俗之樂。而大人不可不樂高尚之樂。使人人皆偏於俗樂。則世界之大樂真樂者。終不可得。夫所謂高尚之樂者何也。卽常自苦以樂人是也。以故其自治及教學者。恒以樂天知命爲宗旨。嘗言曰。凡聖賢豪傑之救世任事。亦不過自縱其救世任事之欲而已。故必視救世任事如縱欲。然後可謂之至誠。可謂之眞人物。是先生哲學之要領。無論律人律己。入世間出世間。皆以此爲最終之目的。首尾相應。盛水不漏者也。

(三) 先生之哲學。進化派哲學也。中國數千年學術之大體。大抵皆取保守主義。以爲文明世界在於古時。日趨而日下。先生獨發明春秋三世之義。以爲文明世界在於他日。日進而日盛。蓋中國自創意言進化學者。以此爲嚆矢焉。先生於中國史學。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學言進化之理。以爲中國始開於夏禹。其所傳堯舜文明事業。皆孔子所託以明義懸一至善之鶴。以爲太平世之倒影現象而已。又以爲世界既進步之後。則斷無復行退步之理。卽有時爲外界別種阻力之所遏。亦不過停頓不進耳。更無復返其初。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其說主於循環。春秋言據亂升平太平。其說主於進化。二義正相反對。而先生則一主後說焉。又言中國數千年政治雖不進化。而社會甚進化。政治不進化者。專制政體爲之梗也。社會進化者。政府之干涉少而人民自由發達也。先生於是推進化之運。以爲必有極樂世界在於他日。而思想所極。遂衍爲大同學說。

(四) 先生之哲學。社會主義派哲學也。泰西社會主義。原於希臘之柏拉圖。有共產之論。及十八世紀。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組織漸完備。隱然爲政治上之潛勢力。先生未嘗讀諸氏之書。而其理想與之闇合者甚多。其論據之本。在戴記禮運篇孔子告子游之語。其文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先生演繹此義。以組織所謂大同學說者。其理想甚密。其條段甚繁。以此區區小篇。勢不能盡其

義蘊。今惟提其大綱的列一表如下。

大同學說

(第一) 原理

(第二) 世界的理想

(第三) 法界的理想

(第四) 理想與現在之調和及其進步之次第

(甲) 理想之國家  
(一) 國家與人民之關係  
(二) 萬國相互之關係

(乙) 理想之家族  
(一) 親子之關係  
(二) 夫婦之關係

(丙) 理想之社會

(丁) 世間之法界

(戊) 出世間之法界

(第一) 原理。先生哲學之主綱。既以求人類全體之最大快樂為目的。乃以為雖求其樂。當先去其苦。欲去其苦。當先尋其致苦之源。於是以慈悲智慧之眼。觀察世界各種社會。條別其苦惱之種類。與其所從出。今畧舉其數如下。

(一) 夭折之苦

(二) 廢疾之苦

(三) 鰥寡孤獨之苦

(四) 奴隸之苦

(五) 婦女之苦

特別之苦

苦惱

普通之苦

(一) 天然界之苦 如瘧疾水旱等類  
野蠻社會尤多

(二) 戰爭亂離之苦 (一)兩國相戰  
(二)本羣內亂

(三) 不自由之苦 (一)政權專制  
(二)家族壓制

(四) 牽累之苦 家族牽累

(五) 相處不睦之苦 家族強合

(六) 弱不能與人平等之苦 雖非奴隸雖非婦女亦常不得平等

(七) 貧無業之苦

(八) 交通不便之苦

(九) 勞作之苦

(十) 不得學問之苦

(十一) 不得名譽之苦 (一)已身  
(二)本羣

(十二) 愛戀之苦

(十三) 仇敵之苦

(十四) 疾病之苦

(十五) 老羸之苦

(十六) 死之苦

(十七) 諸凡求而不能得避而不能去者之苦

既察種種苦惱相。而求其所自出。不外三端。一曰天生。二曰人爲。三曰自作。又總三者而求其最大之根源。曰妄生分別。於是乎講普救之術。曰天生之苦惱。人智日開。藝術日精。則可以勝之。人爲之苦惱。公德日進。政事日修。則可以勝之。自作之苦惱。理想日高。智慧日大。則可以勝之。而其總根源既在分別。則其對治之總方法。厥惟大同。

大同根據之原理。以爲衆生本一性海。人類皆爲同胞。由妄生分別相故。故惟顧己之樂。而不顧他之苦。常以己之自由。侵人之自由。相侵不已。相報復不已。而苦惱之世界成焉。人私其身。家私其家。羣私其羣。國私其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一切苦惱。永無窮極。欲治其本。不可不以宗教精神爲歸宿。而其下手之方法。不可不務國家改良。家族改良。社會改良。蓋先生之爲此學說。非徒欲施之一國。而將以施之天下。又非欲行之於現在。而欲行之於將來。質而言之。則其博愛主義。進化之三大主義。所發出之條段也。

(第二) 世界的理想

(甲) 理想之國家。先生謂所貴乎有政府者。謂其爲人民謀公益之一公局也。故苟背此目的者。則不得認爲政府。苟不盡此責任者。亦不得認爲政府。雖然。先生所謂政府責任者。其範圍頗廣。大主張干涉主義。以爲民間一切教養之事務。政府不可不經理之。指導之。其詳見下社會節其外形乃有似希臘之斯巴達國政體。但其選任政府。則一由人民公舉。採萬國制度而改良焉。禮運所謂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也。惟一政府所轄之境域。必不可過大。如中國十八行省之地。最少亦須分



爲四五十政府。各因其風俗之程度以施政。初時不必齊等。久乃歸於大同。至於萬國相互之關係。先生以爲各強國對立。各謀私益。互爭雄長。最爲文明進步之害。故第一須破國界。凡各大國向來統治於一總政府之下者。宜聽其人民自治。分爲若干對等之小國。略如美國聯邦。瑞士聯邦之例。合全地球無數之小政府。爲獨一之大聯邦。而爲總憲法以樞紐之。但此憲法與各小政府之憲法異。小政府之憲法務極繁。大聯邦之憲法務極簡。聯邦既成。則兵盡廢。但有警察。而無海陸軍。禮運所謂講信修睦也。此義西人發之者固甚多。今後數百年間亦斷不能行。而其爲天下之公理。爲將來世界所必至。蓋不可誣也。

(乙)理想之家族。先生以爲尋常一般苦惱。起於家族者居大半。今日中國無論何人。問其家事。必有許多難言者。雖其外強爲熙熙融融。然其中非舍隱戾不平之氣。卽蓄愁鬱不堪之象。此何故也。(其一)『凡人性質之不相同。如其面焉。強合後軀殼。或至數十軀殼。使處於一室。其魂不相洽。而其體不能相離。故悍者勃豁鬪爭。柔者抑鬱疾瘵。』(其二)『一家之中。分利者衆。生利者寡。婦女無論矣。孩童無論矣。卽壯歲之子弟。亦常復仰食於父兄。故家長爲一家之人所累。終歲勤動而猶不足自給。一家之人亦爲家長所累。半生壓制而終不得自由。』以此兩端。故凡有家者無不苦。萬國皆然。而中國爲尤甚也。然則家者煩惱之根也。故既破國界。不可不破家界。破家界之道奈何。凡子女之初生也。卽養之於政府所立育嬰院。凡教養之責。皆政府任之。爲父母者不與聞。故凡人一出世。卽爲公民。爲國家之所有。爲世界之所有。父母不得而私也。父母之恩。不在於生。而在於養。故受育膝下。三年免懷。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則義不可以不報。不孝者罪無

赦焉。若夫養育於國家。則報國家之恩。重於父母。其天性厚者。竭誠奉養焉。固可貴也。卽不能然。亦不責也。雖然。猶有一義焉。凡人之養子。大率爲晚年侍養之計者多。若爾爾。則老者不其殆乎。曰。凡人之旣成年也。受各種教育。因其性之所近。使之執事。爲社會盡責任者若干年。及其老而衰也。則入於政府之公立養老院。盡養以終其餘年。是又社會之報各人也。計有之。十六以下。上所長也。六十以上。上所養也。如是則老者無殆也。禮運所謂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也。是使人人皆獨立於世界之上。不受他之牽累。而常得非常最大之自由也。若夫夫歸之間。則以結婚自由。離婚自由。爲第一要義。政府一切不干涉。而惟限其年。若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則所嚴禁也。此義也。西人固已實行之。

案先生所言親子之關係。似甚駭聽聞。雖然。不過其理想如是耳。凡行一制度。必與他制度相待而成。若行甲而遺乙。行乙而遺甲。是不可謂之制度也。故此等關係。到大同之後。勢固不得不行。若在今日。萬不能以爲藉口者也。先生說教。最重執恩。常言佛法出家。於施報之義。大有缺點焉。旣有家。則不可不愛家。旣受父母之教養。則不可不孝父母。故先生事母以孝聞。學者勿誤會此言。以自取罪也。

(丙)理想之社會。前所述理想之國家。實無國家也。理想之家族。實無家族也。無國家無家族。則奈何。以國家家族盡融納於社會而已。故曰社會主義派哲學也。故其一切條理。皆在於社會改良。今試舉其特色者。畧條論之。

(A)進種改良。欲造大同之世界。不可不使人類有可以爲大同公民之資格。故進種改良爲

最要焉。此事固甚難。然亦非不可致。用人事淘汰之法。需以日月。則人種必可以日進。先生之議。以爲女子平日當受完全之教育。不待言矣。而又必定市廛鄉宅之地。使各有別。凡居室不許在。城市工場塵濁之地。使其有清淑之氣。而政府又別置各種旅館於山水明秀之諸地。以爲士女行樂之所。其時人必樂居旅館不樂自置令其受生之始。已感天地清明之氣。及婦人之有身也。卽入公立之胎教院。其院尤必擇勝地。院內結構精雅。陶養性情之具無不備。有名醫以司理其飲食。調節其運動。有名師間日演說。以熏善其德性。他日胎教之學。日精一日。則人種自日進一日。又凡癱疾者。有腦病者。肺病者。又曾犯某某類之重罪者。若經名醫認其有遺傳惡種之患。則由公局飲以止產藥。無俾育茲稂莠。如是則種必日良矣。

(B) 育嬰及幼稚教育。育嬰之事。必由公局。父母不得與聞。固由破家族之累。亦因養子之學。非人人盡能。不如專門名家之爲愈也。公家立育嬰院。與胎教院相連。孩童一生。卽移斯院。院內保母。皆專門此學。終身以之。兩三歲後。移於幼稚園。受幼稚教育。

(C) 教育平等。欲使人類備大同之人格。則教育爲第一義矣。自六歲至二十歲。皆爲受教育之時期。無論何人。皆當一律。今各國惟小學年度。必須受學。著爲功令。其中學高等學以上。則任人自由。蓋子弟爲父母所有。其父母境遇不同。無能強也。若大同之制。則世界自教其後進。凡任公家教育之職者。皆有全權。以主持之。必不可使有畸輕畸重。如是久之。則人類之智德。可以漸臻平等矣。凡自二十歲以前。一切舉動。皆受先輩所監督。分毫不許自由。

(D) 職業普及。二十歲後。教育期已滿。則直屬於政府。爲公民。一切自由。其執何職業。政府雖

不得干預之。然若有不得職業者。則謀爲位置。責在政府。政府當多所興作。使民得便。與民同樂。但其人非稚非老非癯疾。而不執業。坐食分利者。則政府罰之。

(E) 勞作時刻減少。近世最大問題。勞作社會問題也。頻年以來。工價屢增。時刻屢減。實爲進化之一大現象。雖然。不過萌芽耳。物質學日進步。工藝機器發明日多。則人類勞作之力。愈可節省。及大同時。必有每日只需操數刻之工。而所出物產。百倍於今日。所受薪金。十倍於今日者。除此數刻之外。則皆爲行樂之時。熙熙春喜。其樂只且。

(F) 說教。每來復日必說教。一如今日之泰西。政府有教院。會通羣教。而擇一最良之德育方案。然各教會之設立。及各人之信何教。皆許自由也。

(G) 衛生。凡公衆衛生之事。常以全力使之進步。民間築室。政府皆檢定之。其有病者。則入公立養病院。

(H) 養病。公家立養病院。聚名醫焉。聚專門之看護婦焉。有病者。經醫生認可。謂爲當入病院。則入之。醫藥飲食。皆取給於公焉。養癯疾院。亦附屬於養病院。惟養鰥寡孤獨院。則無之。大同之世。無鰥寡孤獨也。

(I) 養老。公家必立養老院者。非徒若中國舊說敬老引年之意云爾。蓋基於社會報德之原理焉。人自二十一歲以後。卽出於社會操種種之職業。爲公衆盡瘁。有助於進步者不少。旣已劬勩數十年。則社會宜有以報之。故養老之典最重。公設此院。務極宏敞。起居飲食。務極精良。其中又分特別普通二者。特別院。凡有功德在民。曾受公賞者居之。當令天下第一娛樂之地。無出其

右普通院。則尋常老人居之。其體制亦較尋常居宅有加焉。其自有府第。不入公院者。亦聽。

(J) 土地歸公。政府直轄之事業。如此其多。則其費浩繁。將何所出。勢固不可不仍取於民。然租稅重。名目繁。則民且滋不便。於是略仿井田之意。凡地球之土地。皆歸公有。民不得私名田。政府量其地能出之富力幾何。隨時定其率。約十而稅一。惟此一稅。他皆除之。

(K) 公立事業。公府財源所出。除土地稅外。其次則多興公業。如大鐵路。大輪船公司。大礦務。種種大製造局。雖聽民間自設。然政府亦常募公債。以自辦之。務使公業極多。百務畢舉。

(L) 遺產處置。其次則各人遺產。例以一半歸公。其餘則聽本人處置。或贈知友。或贈公家。

(M) 獎厲名實。大同之世人。爵不榮。雖然。有功德於民者。則社會宜表敬謝之意。以旌其美。且勸後人。是亦不可廢也。彼時獎厲之格。惟有兩途。一獎厲知識。二獎厲慈善。即不外智人仁人二位而已。有國即一小政府之智人仁人。有天下之大智人大仁人。凡能著新書發明新理。制新器者。皆謂之智人。仁人之種類頗繁。如任政府而盡瘁有大功者。為教師能感化多人者。醫生之名家者。及捐私財以行公善者。皆稱焉。又有普通之仁人。如育嬰院之保母。小學校之教師。在職若干年者。院長考其勞績。加徽號焉。養病院養老院之看護人。在職若干年者。由病人老人出具考語。加徽號焉。凡此等智人仁人。皆受社會特別之優待。政府常予以加等權利。以酬其勞。及其入養老院也。亦處於特別院。

又養老院養病院之看護人。除自願專門名家久於其職者外。凡男女二十歲卒業學校後。必須充當此役一年。如現世各國。凡國民皆須有當兵之義務。不過彼則殘殺事業。此則慈善事業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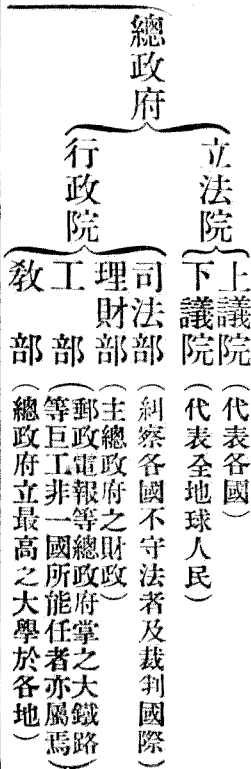
凡在此一年中。被老人病人加以劣考語者。則政府剝滅其終身之權利。

附獎厲生育。大同之世。有一事甚可感者。則婦人不願生子是也。人人獨立。生子無私利於己。而惟受其苦痛。誰則樂之。若爾則人道幾乎息矣。故不可不立特別之優獎。以爲生子者勸。何也。生子者爲將來世界永續文明之大原。其功德固不淺。公衆酬其勞。不亦宜乎。

(N) 刑罰。大同之世。幾刑措矣。雖然。人與人相處。固有未能盡免者焉。而大同世又有特別之律二條。一曰無業之罰。政府既多興事業。以應人民之求。猶有無業者。必惰也不盡責任於社會也。故罰之宜也。二曰墮胎之罰是也。凡所用刑罰。惟有苦工。餘皆廢之。

(O) 男女同權。今泰西女權雖漸昌。然去實際猶遠。卽如參政權一事。各國之婦女有權投票者。不過美國及澳洲。間有一二州耳。餘皆無聞。自餘各事。無一能平等者。若東方更不必論矣。大同之世。最重人權。苟名爲人。權利斯等。

(P) 符號畫一。自語言文字。乃至紀元貨幣律度量衡。皆設法以漸畫一之。省人之腦力焉。若合以上各端。設理想的大同政府。則其官制。大略如左。



# 政府

## 分政府

**立法院**  
 上議院 (議員任終身選大智人大仁人充之)  
 下議院 (議員三年或四年一任民公舉之)

## 行政院

### 司法部

婚姻裁判所  
 財產裁判所  
 刑罰裁判所  
 行政裁判所  
 高等法院

### 教育部

教育事務局  
 各種學校

### 養民部

胎育院  
 老病嬰教院  
 養老病嬰教院  
 養老病嬰教院  
 民業局  
 (民無職業者則位置之)

### 工商部

工務局  
 商務局  
 農務局  
 (礦務等附焉)

### 理財部

租稅局  
 公業局  
 會計檢查局  
 (政府生利事業屬焉)

以上各條。略舉大概。至其條理之分目。及其每條所根據之理論。非數十萬言不能盡也。先生現未有成書。而吾自十年前。受其口說。近者又專馳心於國家主義。久不復記憶。故遺忘十而八九。此固不足以盡先生之理想。雖然。所述者。則皆先生之言。而毫不敢以近日所涉獵西籍。附會緣飾之。以失其真也。此等理想。在今日之歐美。或不足爲奇。而吾獨怪乎先生未讀一西書。而冥心孤往。獨闢新境。其規模如此其宏遠。其理論如此其精密也。不得不叉手贊嘆曰。偉人哉。偉人哉。

(第三) 法界的理想。

(丁) 世間之法界。先生此種理想。既非因承中國古書。又非勦襲泰西今籍。然則亦有所憑藉乎。曰。有何憑藉。曰。藉佛學。先生之於佛學也。純得力大乘。而以華嚴宗爲歸。華嚴奧義。在於法界。究竟圓滿極樂。先生乃求其何者爲圓滿。何者爲極樂。以爲棄世界而尋法界。必不得爲圓滿。在世苦而出世樂。必不得爲極樂。故務於世間造法界焉。又以爲軀殼雖屬小事。如幻如泡。然爲靈魂所寄。故不度軀殼。則靈魂常爲所困。若使軀殼無缺憾。則解脫進步。事半功倍。於是原本佛說。舍世界外無法界一語。以專肆力於造世界。先生常言孔教者佛法之華嚴宗也。何以故。以其專言世界。不言法界。莊嚴世界。卽所以莊嚴法界也。佛言當令一切衆生皆成佛。夫衆生根器。旣已不齊。而所處之境遇。所受之教育。又千差萬別。欲使之悉成佛。難矣。先生以爲衆生固不易言。若



有已受人身者。能使之處同等之境遇。受同等之教育。則其根器亦漸次平等。可以同時悉成佛道。此所以苦思力索。而冥造此大同之制也。若其實行。則世間與法界。豈其遠哉。

(戊)出世間之法界。前表所列諸苦惱。若大同制行。則悉消滅矣。而所餘者猶有一焉。曰死之苦是也。然則專言世間法。而不言出世法。亦不足爲圓滿。故先生之哲學。以靈魂爲歸宿。使人知身雖滅。而有不滅者存。先生以爲佛法之必出家。固非得已。雖然。在當今之世界。而勸人出家。其義理之不完。有正多者。夫度人出家。爲使其人去苦而得樂也。然一人樂矣。而其一家之苦頓增。衆生平等。若此。則何其偏毗乎。且佛法最重報恩。父母鞠之育之。罔極劬勞。一旦棄去。其何爲心。此所以世間法與出世法。常不相容也。若大同制行。則人人無家。不出自出。如是。乃可言出世法。然先生以爲雖大同之後。猶當立律以制限之。非至四十歲以外者。不許離世務也。何也。以其曾受社會教養二十年。則有當爲社會做事二十年之義務。以相償報恩之義。則然也。但人人既享世俗之樂。則又當知器世虛假。軀殼無常。勇猛精進。竿頭一步。盡破分別相。以入於所謂永生長樂之法界者。是則先生之志也。人智日進。真理日月大同之後。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第四)理想與現實之調和。及其進步之次第。然則此理想與現世之實際。不悉相衝突乎。且將由何道以達之乎。先生以爲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春秋三世。可以同時並行。或此地據亂而彼地升平。或此事升平而彼事太平。義取漸進。更無衝突。凡法律務適宜於其地。與其時。苟其適宜。必能使其人日以發達。愈發達。愈改良。遂至止於至善。故不可以大同之法爲是。小康之法爲非也。猶佛言大乘不廢小乘也。先生教學者常言「思必出位」。論語君子思不出其位所以窮

天地之變。行必素位。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所以應人事之常。是故其思想恒窮於極大極遠。其行事恒踐乎極小極近。以是爲調和。以是爲次第。

### 第八章 康南海之中國政策

先生固以行大同救天下爲最終之目的。但以爲吾所最親者。中國也。今日衆生受苦最深者。中國也。人民居地球三之一者。中國也。於是乎內觀實踐。以救中國爲下手之第一段。戊戌夏秋之間。雖贊政三月。然百事掣肘。所志不能行萬一。今畧述其所懷抱之政策如下。

(第一) 中國倡民權者以先生爲首。知之者雖或多而倡之者殆首先生。然其實施政策。則注重君權。以爲中國

積數千年之習慣。且民智未開。驟予以權。固自不易。況以君權積久。如許之勢力。苟得賢君相。因而用之。風行雷厲。以治百事。必有事半功倍者。故先生之議。謂當以君主之法。行民權之意。若夫民主制度。則期期以爲不可。蓋獨有所見。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

(第二) 近年聯漢撲滿之議頗行。先生以爲驟生此界。是使中國分裂。而授外國以漁人之利也。苟使能去專制之秕政。進人民之公益。則漢人自居國民之大多數。兩利俱存。何必仇滿。

(第三) 近世多有倡各省獨立之說。先生以爲中國自秦以來。數千年皆統一之歷史。蓋地理上人種上習慣上。有不得不不然者也。雖欲分之。必不可得分。徒取糜爛。且生外憂。

(第四) 先生以爲欲維新中國。必以立憲法改官制定權限爲第一義。以今日之法。以今日之官。雖日下一上諭言維新。無益也。其所謂改官制者。條理甚繁。不能具述。所謂定權限者。定中央政府與地方自治之權限也。

(第五) 先生雖極非各省獨立。而最重地方自治。以爲中國議會。萬不能速立。而地方議會。不可不早開。因數千年來自治之習慣。其事甚順。且使民練習政務。爲將來參政之基也。

(第六) 先生以爲今日中國分省太大。宜縮小之。約以今一道爲一省。置議會焉。直隸爲中央政府。一道中各成一小政府之形。

(第七) 先生謂中國當以工商爲國。是以天產之富。工價之廉。而其人精於商務。若天授焉。苟以政府之力。獎勵之扶助之。上下一心。同此目的。不十年而中國之雄甲天下。

(第八) 先生謂宜立教務部。以提倡孔教。非以此爲他教敵也。統一國民之精神。於是乎在。今日未到智慧平等之世。則宗教萬不可缺。諸教雖各有所長。然按歷史。因民性。必當以孔教治中國。

(第九) 先生謂內治稍有端緒。當經營西北。移民實蒙古新疆西藏。闢其富源。一以紓東南人滿之憂。二以爲爭雄歐西之基。

(第十) 先生謂當留意殖民事業。今南洋一帶。華民居百分之九十九。但使能在其地得參政權。則我國民之發達。不可思議矣。又又南美洲巴西各地。地廣人稀。頗欲招華工。政府宜以實力速行之勸導之保護之。將來可立新中國於西半球。

(第十一) 先生以爲今日中國無取多兵。何也。若能立憲法。改官制。行真維新。則內亂必不生。無取兵也。泰西各國。專務商業。咸願平和。苟外交無失。內治日興。誰則開釁。亦無取兵也。故以養兵之費。興學勸工。爲得策矣。

(第十二) 先生以爲維新十年或二十年後。民強國富。則可從事於兵。兵旣成。號召英國美日以擯強俄。一戰而霸。則地球大同之幕。開矣。

此其大概也。至如重教育。廣鐵路。興警察等事。雖其所常言。然人多知之。且或已行之。故不及焉。先生之政策。與余所見。有同者。有異者。故不置論。其是非得失。惟臚列之。以供當世之評。隲采擇云爾。

### 第九章 人物及其價值

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爲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者。一言蔽之。則先生者。先時之人物也。如雞之鳴。先於羣動。如長庚之出。先於羣星。故人多不聞之。不見之。且其性質。亦有實不宜於現時者乎。以故動輒得咎。舉國皆敵。無他。出世太早而已。大刀闊斧。開闢事業。此先生所最長也。其所爲之事。至今未有一成者。然常開人之所不敢開。每做一事。能爲後人生出許多事。無論爲原動力。爲反動力。要使之由靜而之動者。先生也。先生者。實最冒險最好動之人也。嘗有甲乙二人論戊戌維新事。乙曰。康有爲亦尋常人耳。其所建白。吾皆能知之。能行之。甲曰。然則君何爲不爲。乙曰。難也。甲曰。知其難而爲之。此康有爲所以爲康有爲也。一可謂知言。

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搖動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注脚。羣山皆其僕從之概。故短先生者。謂其武斷。謂其執拗。謂其專制。或非無因耶。然人有短長。而短卽在於長之中。長卽在於

短之內。先生所以不畏疑難。剛健果決。以旋撼世界者。皆此自信力爲之也。蓋受用於佛學者深矣。

先生任事。不擇小大。常言事無小大。惟在比較。與大千世界諸星諸天比。何者非小。與西輪微蟲。兔塵芥子比。何者非大。謂有小大者。妄生分別耳。故但遇一事。有觸動其不忍人之心者。卽注全力以爲之。雖費勞甚多。而結果甚少。不惜也。其平生常爲阻力所圍繞。蓋自好爲之也。

先生腦筋最敏。讀一書。過日成誦。論一事。片言而決。凡事物之達於其前者。立剖析之。釐然秩然。雖或不悉當者。然皆爲自達其目的之助也。

先生之達觀。眞不可及也。素位而行。順受其正。是其生平所最服膺之語。又以爲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救此衆生。故遇患難。遇窮困。皆謂爲我所應有。必如是。乃盡吾責任也。雖日日憂國憂天下。然於身世之間。常泰然也。

先生爲進步主義之人。夫人而知之。雖然彼又富於保守性質之人也。愛質最重。戀舊最切。故於古金石好之。古書籍好之。古器物好之。篤於故舊。厚於鄉情。其於中國思想界也。諄諄以保存國粹爲言。蓋先生之學。以歷史爲根柢。其外貌似急進派。其精神實漸進派也。吾知自今以往。新學小生。必愈益笑先生爲守舊矣。雖然。苟如是。是中國之福也。

要之也。人無論如何詆先生。罪先生。敵先生。而先生固衆目之的也。現今之原動力也。將來之導師也。無論其他日所成就。或更大與否。卽以今論。則於中國政治史。世界哲學史。必能占一極重要之位置。吾敢斷言也。雖然。此非先生之所期也。先生惟乘願而來。隨遇而行。率其不忍人之心。

做一事算一事。盡一分算一分而已。顧吾中國不患無將來百千萬億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哲學家。大教育家。而不可無前此一自信家。冒險家。理想家之康南海。吾安得不注萬斛之熱血。爲中國爲衆生表感謝也。海天萬里。先生自愛。

英國名相克林威爾嘗呵某畫工曰。"PAINT ME AS I AM"。蓋惡畫師之諛已。而告以勿失吾真相也。世傳爲美談。吾爲康南海傳。無他長。惟自信不至爲克林威爾所呵。凡起草四十八點鐘。傳成。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十一月九日。梁啓超記於日本橫濱山椒之飲冰室。

### 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 壬寅

發端

或問新民子曰。子著錄人物傳於叢報。而首噶蘇士何也。曰。吾欲爲前古人作傳。則吾中國古豪傑不乏焉。然前古往矣。其言論行事。感動我輩者。不如近今人之親而切也。吾欲爲近今人作傳。則歐美近世豪傑。使我傾倒者。愈不乏焉。雖然。吾儕黃人也。故吾愛黃種之豪傑。過於白種之豪傑。吾儕專制之民也。故吾法專制國之豪傑。切於自由國之豪傑。吾儕憂患之時也。故吾崇拜失意之豪傑。甚於得意之豪傑。吾乃冥求之於近世史中。有身爲黃種。而託國於白種之地。事起白種。而能爲黃種之光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有起於專制之下。而爲國民伸其自由。自由雖不能伸。而亦使國民卒免於專制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有所處之境遇。始於失意。中於得意。終於失意。而所懷之希望。始於得意。中於失意。終於得意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噶蘇士者。實近

世一大奇人也。其位置奇。其境遇奇。其事業奇。其興之暴也奇。其敗之忽也奇。要之其理想。其氣概。其言論行事。可以爲黃種人法。可以爲專制國之人法。可以爲失意時代之人法。孟子不云乎。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噶蘇士之歿。距今不過十年。吾儕去豪傑若此。其未遠也。嗚呼。讀此傳者。可以興矣。

第一節 匈加利之國體及其歷史

今世界中有所謂雙立君主國 (The Dual Monarchies) 者焉。吾中國人驟聞此語。殆不解其何謂也。雙立云者。一君主國之下。而有兩政府焉。其憲法異。其風俗異。其政府之威嚴相匹。其人民之權利相匹。語其實際。則釐然兩國也。而特同戴一君主於其上。此爲近今最新奇可喜之政體。世界中現行此種政體者有二國。其一爲瑞典與挪威。其一則奧大利與匈牙利也。此等國體。與英愛君主國有異。英皇之徽號。固稱爲大不列顛王兼愛爾蘭王。然愛爾蘭非能自有政府也。又與德普君主國有異。德國皇位。固爲普國王所承襲。德普亦各有政府。然普政府對於德政府。而有種種之權限。德政府與普政府非平等也。至奧匈等雙立國。其情實全反是。雙立國者。實一不可思議之現象。而亦過渡時代所不得已。而最適要之法門也。而奧匈兩國所以合而分。分而合。造成此等離奇政體者。其原因經歷若何。讀噶蘇士傳。可以得之。

請言匈加利之歷史。匈加利人者。亞洲黃種。而古匈奴之遺裔也。西歷三百七十二年。匈奴一部。落自裏海北部。西侵茲土。及紀元一千年。王國之體始備。以東方之強族。浴西方之空氣。故其人堅忍不拔。崇尚自由。千二百二十二年。始立憲法。有所謂金牛憲章 (Golden Bull) 者。實國中貴族

與其王所訂定之條約也。篇中於軍役義務之制限。租稅條例之規定。司法裁判之制裁。一一明定之。且言國王若違此憲。則人民有可以執干戈以相抗之權利。蓋匈牙利立國之精神。於是乎在。今世政治學者。動稱英吉利爲憲法之祖國。而此金牛憲章之成立。實在英國發布大憲章。Magna Carta 之前三年。是世界文明政體。首創之者。實惟黃人。匈牙利在世界史上之位置價值。亦足以豪矣。

匈牙利與奧大利之關係。實自三百八十年以來。至千五百二十六年。土耳其王查理曼伐匈者。六度。猙獰劫掠。殆不可當。匈王路易第二戰死。無子。其后馬利亞。實奧國王菲狄能第一之妹也。以匈合奧。使並王之。自茲以往。匈遂永爲奧之屬地。然菲狄能猶先向國民而誓守其憲法。乃得踐位。此後百餘年間。匈人執干戈以抗暴政之權利。未或失墜。故十八世紀以前。歐洲大陸之國民。其享自由自治之幸福者。以匈牙利爲最。匈牙利國民。義俠之國民也。前與女王馬利亞的黎沙時代。普魯士撤遜亦德國聯邦中之二國也。法蘭西諸國。聯軍破奧。女王避難於匈之坡士李尼。開匈牙利國會。求救於其民。匈人激於義憤。戰聯軍而退之。其後拿破侖蹂躪歐洲。奧大利受創最劇。奧王佛蘭西士第一。亦恃匈民義俠之力。僅乃自保。匈之有造於奧。非一端矣。及維也納會議既終。神聖同盟斯立。千八百十五年事也。當時拿破侖之風潮既息。各國君主務以鎮壓國民爲事。俄普奧三帝創此會盟。誓相援助。以防其民。奧人不念匈民之德。且忌而嫉之。奧相梅特涅。以絕世之奸雄。外之操縱列邦。內之壓制民氣。匈牙利八百年來之民權。摧陷殆盡。水深火熱。哀鳴鳥之不聞。雨橫風狂。望潛龍之時起。時勢造英雄。噶蘇士實此時代之產兒哉。

## 第二節 噶蘇士之家世及其幼年時代



千八百二年。實歐洲一最大紀念之年也。蓋世怪傑拿破侖。以是歲即位。爲法蘭西王。而歐陸中心之風雲兒。噶蘇士亦以其年四月二十七日生於匈加利北方之精布梭省。噶蘇士名路易。Louis Kosuth。家系雖非貴族。而其父素以愛國知名。其母熱心之新教徒也。少年受教有方。故性質高尚。熱誠過人。有非偶然者。噶蘇士早慧。年僅十六。卒業於巴特府之卡文大學校。名聲藉甚。常語人曰。丈夫志一立。何事不可成。聞者莫不歎異之。十七歲。始研究法律。奉職於某府之裁判所。以資習練。常遊歷各地。所至必參列其法廷。閱歷益深。千八百廿二年。年僅弱冠。卽以法律名家。聞於國中。乃歸故鄉。爲精布梭省之名譽裁判官。其天才之絕特。實有足驚者。此後十年間。從事法律之業。又往往跋涉山海。獨適曠野。或游獵以練心膽。或演說以養雄辯。鷺鳥將擊。先修羽翮。偉人之所養。有自來矣。

### 第三節 噶蘇士未出以前匈國之形勢及其前輩

十九世紀之匈加利史。得三傑焉。前有沙志埃伯爵。中有噶蘇士。後有狄渥。皆國民之救主。而歷史之明星也。噶蘇士憑藉沙志埃所養成之國力。因以一鳴驚人。而其挫敗之後。未竟之業。賴狄渥以告成功。故爲噶蘇士作傳。不可不並前後二傑而論之。

沙志埃伯。溫和派也。噶蘇士則急進派也。急進派之前乎噶氏者。有威哈林男爵。故欲知噶蘇士以前匈國之形勢。則沙威兩前輩其代表也。

匈加利本有國會也。但神聖同盟以後。梅特涅正值全盛。專制政策。日進日甚。以爲外患既不足畏。所當努力者。惟防家賊而已。思及匈人毛羽未豐。從而翦之。乃七年不開國會。

凡立憲君主國召集國會之權皆君

主掌

不寧惟是。又蹂躪金牛憲章之明文。添加軍隊。脅國民以服兵役。增徵租賦。數倍於前。彼義俠之匈加利人。豈肯束手坐視此辜。恩非禮之行哉。於是國論囂囂。鳴輿人之無狀。王不得已。乃有千八百二十五年國會之設。時乃國會上議院一豪傑出焉。則沙志埃其人也。

國會舊例。惟許用拉丁語演說。蓋奧王壓制匈人之一法門也。沙伯迸萬斛愛國之血誠。毅然脫此箝。當開會之日。卽以匈加利語大聲疾呼。申明匈人固有之權利。歷數佛蘭西士第一之失政。海潮一鳴。聲滿天地。自此以往。十五年間。自一八二五年至一八四〇年沙伯實爲匈加利全國之代表。伯嘗作一書以獎厲國人曰。

嗚呼我同胞。疇昔光榮赫奕之匈加利。今乃陷溺至此。吾能勿悲。雖然。公等毋悲焉。奮其愛國之心。以鑄造他日光榮赫奕之新匈加利。又豈難也。

讀此數言。可以想見沙伯之爲人矣。彼不徒空言也。又實行之。凡一切開民智增公益之事。無不盡力。設民會以通聲氣。立高等學校以養人才。開新式劇場以厲民氣。演劇之事關於國民進化者甚大。吾別有文論之。廣郵船鐵路以便交通。興水利築海岸以阜民財。凡茲文明事業。不遑枚舉。蓋沙伯者貴族也。實行之經世家也。其所務者。以溫和手段。易俗移風。蓄養實力。所謂老成謀國。固當如是也。

而嚆蘇士者。具如電之目光。抱如燄之血誠。深有見夫民族主義爲立國之本。久懷一匈加利獨立之大理。想於其胸中。其不能以沙伯之所設施而躊躇滿志。亦勢使然也。未幾而法國第二革命起。一八三〇年七月。電流倏忽。徧傳歐洲。匈加利亦受其影響。而急進派興。志士奔走號呼於國中。曰獨立。獨立。獨立。一者所在皆是。於是乎千八百三十二年之國會。又不得不開。溫和派首領沙

志埃伯與急激派首領威哈林男會議數四。互相調和。乃提出協議案於國會。其略曰。

憲法者匈加利各種法律之源泉也。不經議院之承認。而妄布法律。是奧國政府之專橫者一也。千八百二十五年以來。七年之間。不開國會。是政府怠慢之罪二也。農工勞力者。國民

之神聖也。今殆以奴隸視之。毫無保護。是謂厲民三也。選舉權者。天賦權也。成年之民。皆當

有此。而妄加制限。侵害自由四也。國會不許用匈加利語。而惟獎勵拉丁語及日耳曼語。損

匈加利之國權五也。國文學不興。按言愛國者本國文學最爲重要。今崇拜西人者。流欲以英語爲學校中獨一教科。不知本也。學校不起。窒塞民智

六也。內地工業。爲苛政所困。日漸衰頹。陷民死地七也。

國會既開。連亘四年。此等諸案。日日提議。將以大行改革。拯民瘡痍。而奧王方醉夢於專制之中。

視新政如蛇蝎。且恐諸案既定。而匈加利遂不可復制。於是悉予駁斥。無一俯從。立憲君主國議院議定之案。必經君主批准。然後施行。

國會失望之餘。憤激愈甚。威哈林男慨然曰。

嗚呼。我同胞其念之。我等所提議各件。固有利於匈民。而亦未始有害於奧人也。顧奧王一一

反抗之。推其意。非以我所愛之匈加利永世爲其奴隸國。而不止也。奧王實匈加利之公敵也。

此之一語。激動數百萬義俠。匈國民之耳膜。且哀且痛。且憤。一嘯百吟。一呻百問。疾人人心。中目

中口中。惟牢記金牛憲章。所謂執干戈以抗虐政之一大義。蓋舍此以外。無餘望焉矣。奧政府仇

威哈林既甚。逮之下獄。思以警其餘。殊不知壓力愈緊。則躍力愈騰。百新黨演說於講壇。不如一

新黨呻吟於牢檻。於是舉國中革命。革命。革命。之聲。撼山岳而吞河澤矣。而其聲之最大

而遠者。誰乎。則噶蘇士其人也。

第四節 議員之噶蘇士及其手寫報紙

噶蘇士之在故鄉也。聲望日隆。鋤強扶弱。恤病憐貧。闔省之人。皆感其德。願爲效死力者。蓋數千焉。一八三二年之國會。被舉爲議員。當時國會乘急激之潮流。會政府之壓虐。已成飛瀑千丈之勢。雖然。與政府頑然不顧。猶行其威權。禁各報館。凡議院中一切情形。不許登載。噶蘇士親在院中。目擊諸狀。深以國民不能備知爲憾。乃以法律家舞文之伎倆。解政府告示之語。曰政府所禁者。印板也。若點石則未嘗禁也。乃將議會事情。日爲點石一紙。以布於國民。國民如旱望霓。如渴得飲。展轉傳誦。不脛而徧國中。與政府觀此情形。急下令曰。點石亦印刷物也。宜一併禁之。噶蘇士之熱心。旣以壓抑而益增。國民望噶氏之報告。亦隨艱難而愈切。彼乃廣聘鈔胥。將其所草議院日記。加以論評。手寫之以應求者。且復於政府曰。是書簡非報章也。政府無論若何橫暴。豈有權禁我不發一信耶。政府無如之何。於是噶家墨蹟報。遂風靡全匈。每次發行。至一萬分以上。眇然儻壤一書生。遂一躍而爲全歐奸雄梅特涅之大敵矣。

當此之時。噶蘇士之強毅刻苦。有使人驚絕者。拿破侖一晝夜睡四小時。舉世傳爲佳話。而噶蘇士此際。每晝夜僅睡三小時耳。嗚呼。偉人乎。偉人乎。豈徒其心力強。其腦力強。蓋其體魄亦必有大過人者。有志天下事者。亦可以知所養矣。

與政府視噶氏爲眼釘。爲喉嚨也久矣。顧重犯衆怒。未敢逕與爲仇。以爲議院期滿解閉之後。而其鈔報亦當停止也。姑少俟之。乃噶蘇士於閉會之後。復移其報館於彼斯得省。而廣記省議會府議會之事。其然溫犀鑄禹鼎之筆舌。仍旋盪而不停。其呼風雨泣鬼神之文章。且光芒而益上。

政府既已處騎虎難下之勢。而彼亦自知奇禍之不遠矣。日者偶携一友散步於布打城外之野。指牢獄之石垣而言曰。

吾不久將爲此中之人。雖然。我同胞若由我而得自由。吾雖爲此中之鬼。所不辭也。

時急進黨既失威。哈林男。噶蘇士。遂有爲全黨首領之觀。其慨然犧牲一身以供國家。蓋十年以來之素志。自審既熟矣。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男兒男兒。不當如是耶。

果也。奇禍之至。如彼所期。奧政府遂以一八三七年五月四日。逮此大逆不道者。繫之於布打城之獄。此後龍跳虎擲。噶蘇士失其自由者。蓋三年。時三十歲也

### 第五節 獄中之噶蘇士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此中國之恒言也。噶蘇士之下獄。其所志一挫。雖然。此三年中。內之修養其精神。而進德愈加勇猛。外之蓄積其聲望。而國民益繫懷思。蓋爲其將來大飛躍之地步者不少焉。試觀其獄中筆記內一節云。

獄中之第一年。一書不許讀。一字不許書。誠無聊極也。第二年。始許讀書。然政治時務之書。尙一切禁之。吾之嗜政治時務書固也。雖然。既已不得。則亦不可辜負此許讀書之權利。反覆思維。莫如先學英文。乃向獄吏乞得英文典、英匈字典、及索士比亞之詩文集。各一部讀之。既無教師。惟憑自悟。乃依文典以讀索集。每讀一葉。必求全通其意。毫無疑義。乃及他葉。蓋讀第一葉費兩禮拜云。此後凡二年間。專從事於英文學。盡解其趣味。而精神之修養亦大增。

索士比亞 Shakespeare 集者。英文學之精髓。英人所稱爲通俗之聖經者也。索氏爲英國第一詩人。稍讀英書者皆能知之。

蘇士既通英文以增其學識。復養人格以高其品性。獄吏之有造於噶氏者。不亦大耶。加以其被逮之時。彼所播文明種子。既已徧於國中。聞者固莫不扼腕流涕矣。而當其對簿法廷。激昂慷慨。自辯無罪。而叱政府之非禮。其言論風采。長印於全國人之腦中。故此三年間。其身黑暗之中。而其聲名如旭日昇天。隆隆愈上。國民無一日而或忘也。自都會游說之士。以及山谷扶杖之民。輒引領攘臂曰。救噶蘇士。救噶蘇士。所在皆然矣。

噶蘇士投獄之翌年。奧政府因埃及土耳其事件。不得不增軍備。欲募兵一萬八千於匈加利。奧王乃復開國會。具案以請於匈人。匈人疾王之反覆無常也。無事之時。則蹂躪我權利。繫捕我恩人。一旦有事。輒欲借我兵力。是烏乎可。乃於國會未開以前。先開一大會。採國民之意向。選委員以與政府交涉。畧謂政府若能廢虐政。而釋威哈林噶蘇士。則匈民惟政府所命。而匈之溫和黨。又別具案以忠告政府曰。匈加利之國情。一如委員所述。政府非讓步。則欲事之成難矣。惟赦免噶蘇士一事。則不可從。噶蘇士猛虎也。一旦出山。其氣將不可當。云云。觀此亦可知噶氏人物之價值何如矣。奧政府之接此兩案也。躊躇未決。而國會之期已至。討論六月。異議百出。而政府所希望之目的。卒不可得達。宰相梅特涅。苦思焦慮。知非釋免噶蘇士等。而所事終不得就。於是出獄之命遂下。

千八百四十年五月十六日。是匈加利國民迎其恩人於布打獄城之一大紀念日也。萬衆擁擁之中。獄門開處。見彼日爛爛神奕奕之噶蘇士。以右手攜一白髮之瞽者。徐步而出。歡呼之聲。忽震山岳。嘻。此瞽爲誰。卽當年在國會掀髯鬚鬚聲聲淚俱下直斥奧王佛蘭西士爲匈加利公敵之

威哈林男爵也。從噶蘇士之後者。有狂夫一。有瀕於死者三。皆急進黨中之錚錚者。嘗叱咤風雲。爲國前驅者也。義俠之匈加利民。搵一掬之淚。以迎其愛國者於萬死一生之中。嗚呼。其感慨何如哉。

### 第六節 出獄後之五年間

噶蘇士既出獄。暫退居於山水明媚之地。回復其疲瘁之體氣。其時仰彼聲望。思與聯姻者。踵相接。其間或有溫和黨之貴族。倩蹇修而致詞者。噶氏毅然排斥之曰。彼雖佳人。但其父結繩而縛。彼已久矣。卒以千八百四十一年。與同志某之女公子結婚。而其年復應某書肆之聘。出一報紙於彼斯得省城。卽有名的彼斯得報 *Pest Herald*。是也。噶昔噶家墨蹟報。旣震撼全匈。今此報以主筆噶蘇士之名。不數月而銷行數萬分以上。勢力磅礴。更倍於前。至千八百四十三年國會之開。噶氏遂立於彼斯得議員候補之地位。政府惡其入選也。百方排斥之。卒爲溫和黨候補者所攙奪。千八百四十四年。奧國政府更易。自由黨被黜。而帝政黨代之。益行專制之政。悍然直以匈加利爲其奴隸。其法律之最無理者一條曰。

自今以往。匈加利人。除奧國所製造之物品。不許輸入他國之貨。

匈加利所製造之物品。雖一物不許輸出於奧國。

蓋彼等欲藉此法律。以保護奧國之工商業。其不解平準之真理。愚謬固可笑。其不顧人民之權利。橫暴尤可憤也。噶蘇士乃憑藉彼斯得報之力。大聲疾呼。喚起國民全國之工商家。羣起應之。設一大會以抗政府。其會之決議曰。

我匈加利人自今以往。苟非到奧國政府改此法律之日。決不許買奧國之貨物。此決議既行。奧國之工商。反大蒙損害。馴致無量之製造廠。自奧圍移設於匈境內。政府莫能禁也。於斯時也。噶蘇士之運動最烈。而爲國失明之威哈林男。亦獻其半廢之身。東奔西走。鳴政府之罪狀。革命之機。如箭在弦矣。

匈人商工大會之既成立也。奧政府苦之。不得已。於千八百四十七年。復召集匈加利國會。彼斯得省例當選議員二名。其一則當時人望最高諸黨所共戴之巴站伯爵也。其一則諸黨所競爭。凡候補者三人。一曰巴拉。二曰星拉黎。三則噶蘇士也。政府忌噶氏如蛇蝎。復極力沮之。黨於政府者。咸屬意星拉黎。乃星巴二人。聞噶氏之將爲候補人也。相與謀曰。吾輩承乏議員。將以爲國家之前途也。鷺鳥累百。不如一鶚。噶蘇士若出。吾輩不可不避賢路矣。乃悉自辭其候補。於是碎蘇士復被舉爲議員。國民歡呼之聲。徧徧都市。而奧政府聞之。若新得一敵國。惴惴不可終日矣。

當時匈加利政界分三黨派。一曰溫和黨。沙志埃爲之魁。二曰急進黨。噶蘇士爲之魁。其三則社會黨也。溫和黨之主義。務與奧政府聯絡。徐圖改良。社會黨之主義。務破壞現時之文物制度。各行其新理想。惟噶蘇士一派。別出機軸。卽盡其力之所及。提出種種法案。迫政府以實行。若其不省。乃更出他途。非萬不得已。不用破壞手段也。以故此派常能調和於溫和社會兩黨之中。使全國一致。皆此之由。

### 第七節 菩黎士堡之國會



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國會於菩黎士堡。以翌年四月十一日閉會焉。此次國會。實近世匈加利史中最重要之部分。亦噶蘇士傳中最快烈之生涯也。奧王腓的能第五。臨幸議院。舉行開會之典。見匈人衆怒之難犯也。宰相梅特涅。勸王以籠絡之策。開會勅語。加謙慎焉。雖然。熱誠機智之匈國民。豈爲其甘言醜態所能動者。下議院之風潮。竟爲噶蘇士所指揮。有一擊千里之勢。

硝藥滿地。待火線而爆焉。洪濤嚙堤。乘蟻穴而轟焉。天不忍匈民之無告也。天不忍全歐洲各國民之無告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一聲霹靂。巴黎之第三革命起。

三月二日。法人流其王於英。而此革命軍之詳報。亦以其日達於菩黎士堡焉。愛自由尊獨立之匈加利人。受此影響。噶然若增萬匹之馬力。氣激萬丈。不可復制。三月四日。一議員以國家銀行失信。用紙幣不能通行之故。質問於政府。凡國會皆有政府大臣參列應議員之質問政府方欲答辯。噶蘇士忽從容起。立振懸河之雄辯。痛數政府之罪惡。謂鈔幣所以失信。用於匈加利及波希米亞。Bohemia。實證明政府於財政上無能力也。乃更單刀直入而昌言曰。

我匈加利建獨立之政府。行獨立之財政。是當今之急務也。匈加利者。匈加利人之匈加利。我同胞有自治之權利。有自治之責任。非他人所能代也。

此滔滔汨汨轟轟烈烈之一段演說。加擲斗大火球於國會爆藥堆中。革命之氣。若劍出匣。滿院議員。直將其保守之念。擲向九霄雲外。噶蘇士乘此機會。揮全力以行生平之所志。將所草擬改革案三十一件。悉行提出。無論溫利黨社會黨咸贊成之。茲舉其案之重要者如左。

第一、定匈加利自治政體。對於匈加利議會。而創立一責任政府也。按責任政府者政府對於議會而負責任即議會得代表人民以課政府之功罪也。

第二、貴族之特權。一切廢棄也。

第三、廓清封建制度之餘習。以土地爲公有。廢地主之特權。使國內勞力之人。不爲他人所分利。而國家別籌經費。賠償地上。以保障農民之完全自由權也。按此與中國古者均田之制頗相理甚詳各國雖知其美然茲事體大至今未有能實行者也。

第四、信教自由之權利。十分保全也。

第五、匈加利自置國民軍也。

第六、言論自由之權利。不得侵犯也。

第七、杜蘭斯哇省。按與今南非洲與英構兵之國同名編入匈加利國也。

第八、租稅不得畸輕畸重。務平分以負擔國費也。

第九、凡納所得稅者。按所得稅者英名 Income Taxes 即人民以歲入所得之利益納成數於政府也皆得有選舉權也。

法國二月之革命。不特影響於匈加利而已。歐洲列國民政之機運。實皆至此而成熟也。昔黎士堡國會決議之日。正維也納奧都市民倡義之時。民賊梅特涅僅以身逃。國王狼狽。不可名狀。丁此際也。而吾儕所敬所愛所夢想所崇拜之絕代偉人。噶蘇士者。以匈加利國民總代之資格。攜國會決議案三十一件赴奧都。

三月十三日。噶蘇士至維也納。即梅特涅奔逃之日也。奧都革命黨。既擯內蠹。復得外援。額手歡呼。喜可知矣。十五日。噶氏謁奧王於宮中。數萬人民。沿道為羣。握其手者。禮其額者。不絕於目。噶蘇士萬歲之聲。不絕於耳。奧王惴惴慄慄。接見此偉人於四面楚歌之裏。以且羞且怯之語。詰問其議案之要領。噶氏則滔滔雄辯。為之說明。奧王敢怒而不敢言。能憤而不能拒。乃以翌十六日。悉報曰可。且從噶氏之所推轂。以彼斯得省代表人巴站伯爵為匈加利國首相。使組織政府。巴站直受之。奏報新政府之職員如左。

總理大臣 伯爵路易巴站

內務大臣

巴達郎士梅利

戶部大臣

路易噶蘇士

司法大臣

佛蘭西士狄渥

軍務大臣 將軍拉薩美梭羅

商務大臣

瓦波格樓沙

工部大臣 伯爵士的英沙志埃

文部大臣 男爵伊亞莎亞多士

外務大臣 公爵坡兒埃士達哈志按匈加利其時未為獨立國此外務大臣不過專司與奧大利交涉之事耳

是役也。網羅溫和急進兩黨之名士。沙志埃噶蘇士狄渥之三傑。相攜比肩於一堂。蓋自有匈加利史以來。所未有之盛業也。噫嘻。有志者事竟成。國民不當如是耶。大丈夫不當如是耶。雖然。此政府者。不過回復匈加利自治之精神耳。而匈加利之隸屬於奧王。麾下如故也。奧王以其王族士的英伯爵與沙志埃同爵同名為匈加利總督。代表國王之權利義務如故也。

四月十一日。為國會散會之期。奧王復親臨普黎士堡。以馬哥耶語即匈加利多數人民所用之國語述散會之勅辭於新政府大臣列席之前。而國民既達多年之宿望。復自治之權利。思亂之心亦稍熄矣。

第八節 匈國之內亂及其原因

使奧王而審民族之趨勢。因輿情之順潮。自茲以往。君民一心。以圖國運之進步。則豈惟匈民之福。抑亦帝室之利也。雖然。王之許匈加利以自治權也。豈其本心哉。迫於維也納革命黨內外之夾擊。聊以此緩禍於眉睫耳。未幾而本國革命已被鎮撫。肘下之毒蛇方去。心中之鬼蜮旋生。遂復運其機智。思以顛覆匈加利新政府。而其所以顛覆之之術則何如。蓋匈加利國最大之缺點。即合許多異種之民以成國而無所統一是也。試舉其概。

匈加利國民總數

一四、六五五、四七四

內馬哥耶人

五、〇〇〇、〇〇〇

華拉焦人

二、三一七、三四〇

撒遜人

一、四二二、一六八

士羅域人

二、二二〇、〇〇〇

盧善人

三、五〇〇、〇〇〇

活德人

五、〇〇〇、〇〇〇

格羅人

一、三五二、九六六

塞爾維亞人

九、四三〇、〇〇〇

蘇格拉和尼亞人

一、〇〇〇、〇〇〇

然則匈加利人口一千四百六十五萬之中。馬哥耶人雖占其最多數。然不過三分之一強耳。其

他三分之二弱。則自羣異種而成立者也。奧王利此政府爲馬哥耶人所建設也。乃謀煽動此諸異種。自其內而戕之。有敗類之報館主筆某者。格羅人也。旅居於奧都維也納。承奧政府之鼻息。竊往格羅士亞省。說格羅人。使叛匈政府。其言曰。『匈加利者。匈加利人之匈加利。非馬哥耶人之匈加利也。今馬哥耶一族。猥張其燄。其在國會也。廢公等所通用之拉丁語。而以馬哥耶語代之。其所施設。惟馬哥耶人之利是視。彼之強。則我之弱也。公等格羅之好男兒也。何故甘屈伏於馬哥耶人新政府之下耶。獨立乎來。獨立乎來。馬哥耶人能獨立於奧政府之外。公等獨不能獨立於匈政府之外耶。』嘻。此等似是而非之言。實最能淆格羅人之聽者也。果也。全省靡然。惑於其說。反叛之旗忽起。時五月中旬。距新政府之成立未兩月也。

六月上旬。塞爾維亞人復開省會。合同種人九十四萬。以抗新政府。且宣言自今以往。視馬哥耶人爲公敵。馬哥耶人之居於格羅士亞塞爾維亞兩省者。無端而遇襲擊。焚廬舍。奪財產。姦婦女。殘酷殆無人理。新政府聞亂耗。先遣兵於塞爾維亞。未平。而警報續至。曰庇納省叛。曰杜蘭斯哇省叛。曰撒遜人叛。曰蘇格拉和尼亞人叛。曰南方及西南諸州悉叛。新政府一面派鎮撫之兵於四方。一面以實情通報於奧政府。

奧政府喜匈人之中其計也。而尙以機會之未成熟也。陽言叛民之可嫉。而聲稱必助匈政府。特派埃拉志男爵。率兵向格羅士亞。若爲協力助勦也者。埃拉志者。格羅士亞產。而前者意大利之役。曾率格兵以立戰功者也。奧政府之遣彼也。以鎮撫叛民爲名。而實則饋叛民以一首領也。故其將達格羅士亞也。格人以滿腔親厚之情歡迎之。直開省會。宣言格羅士亞之獨立。而戴埃拉

志爲統將。埃拉志亦受之而無難色焉。匈政府得報大驚。以告於奧政府。而詰責之。奧政府則以空言詬埃氏之無狀。曰：吾將罰之。吾將罰之云爾。

匈人非愚者也。奧政府罔兩之情狀。旣已洞若觀火。其爲叛黨之後援。明甚矣。雖然。彼未顯然以相仇。我固不可公然以爲敵。新政府乃請奧王以七月臨幸於彼斯得省之匈加利國會。使明言其贊助新政府之實心。及叛徒必當鎮壓之理由。此實對於國王而爲試驗的要求也。果也。奧王竟置諸不答。未幾而國會召集之期至矣。七月五日。實惟新政府治下國會第一次開會之期。戶部大臣噶蘇士提議徵募兵士二十萬。豫籌軍費四千二百萬佛郎。奧政府欲沮此案。於是開會之日。所謂代表奧王之士的英總督。演述祝辭。以曖昧模稜之口吻。微言叛黨之非無理。而諷新政府處置之失宜。其辭令之巧妙。有可驚者。奧政府之處心積慮。以爲匈政府之摧滅。在今日矣。

噶蘇士之登演壇也。善能以其熱誠及其雄辯。激盪聽衆之耳鼓。而吸引其腦筋。是日傾注其胸中萬斛愛國之血淚。詳說匈加利之國情。及叛黨之性質。與其原因結果。慷慨淋漓。聲淚俱下。其畧曰。

諸君諸君。

余今乞師二十萬及其軍費於公等。公等以此事爲政府之私事乎。以此案之可

決否決。爲政府信任不信任。

按政府所提之案而議院否決者是政府不見信任於人民之證也。則政府當辭職此立憲國之通例也。

之證乎。是大謬不然也。

今日之事。實維持匈加利國家之不二法門。而我國民生死之問題也。諸君若愛自由乎。請耐忍以待此內難之削平。則我輩及我子孫。皆永得生息於獨立之天地。其成耶。在今日。其敗耶。

在今日。其生耶。在諸君。其死耶。在諸君。某也不才。忝受委託。今日搵縷縷之淚。瀉滴滴之血。捧心瀝膽。匍匐俯伏。以提出此案於我。有血性有榮譽的匈牙利國民胸臆之前。諸君乎。諸君乎。若我輩各出其高尚純潔之愛國心。以立於世界。某敢斷言曰。雖悉地獄恒河沙數之魔鬼來相噬襲。彼無如匈牙利何也。

噶蘇士之爲此演說也。四百議員。莫不銜枚無譁。傾耳悚息以敬聽者。演說方畢。而贊成贊成之聲。忽起於四座。有疾乎「不自由毋寧死」者。有高叫「國可亡不可辱」者。此重大之議案。竟以滿場一致。通過於匈牙利萬歲。——萬歲。——之聲裏。奧總督窮鬼極賦之祝辭。卒無絲毫之效。民賊士的英瞳目結舌而退。

雖然案雖可決。但必經國王之裁可。始能施行也。於是相首巴站。法相狄渥。齎此議案。赴維也納。奧王初不意國會之贊此案也。至是多方推託。不肯畫諾。而命巴站與埃拉志男爵協議。巴站以王命訪埃拉志者三四度。埃氏惟堅持廢匈牙利新政府。仍轄於奧政府之議。協商既不就緒。埃氏則盛修兵備。將大舉以襲彼斯得省城。巴站不得已。復面謁國王。請賜勅裁。時奧國新戡定奧屬意大利之民黨。奧王得報。趾高氣傲。謂匈牙利人不足恐也。乃脫其數月來之假面目。斷然宣告。謂國會所決議之增軍案。不能裁可。巴站狄渥憤然而返。而九月十一日。復得埃拉志軍已渡積黎夫河。將襲彼士得之報。至難至險之現象。沓來麴至。雖然愈危難而氣愈盛者。匈牙利人之特性也。泱泱千餘年獨立之國民。豈有隨敵人之喜怒以爲勇怯者耶。普天下血性男子。請拭目以觀噶蘇士及其國民之所以當此大難者何如矣。

第九節 匈奧開戰及匈加利獨立

匈加利文明先導之沙志埃伯。既就任爲工部大臣。未幾諸路警報續到。新政府之前途。日以岌岌。痛心之極。遂至發狂。溫和黨乃舉狄渥爲首領。老成彫謝。又弱一个。至是而匈加利之運命。全在噶蘇士之仔肩矣。

奧王所派總督的士英。觀衆怒之難犯。而懼大禍之及其身也。蒼黃遁歸維也納。又自慚憤。乃更走德國。奧王乃別派伯爵廉白爲匈加利軍務總督。不特都督兵馬而已。且爲王之代表。而使專制以箝束全匈政務。以九月廿五日就任於彼斯得。匈加利國會聞之。以其授任之違法也。決議不納。傳檄四方。募義勇兵。舉國莫不憤懣裂眦。以睨維也納者。廉白以二十八日驕從抵彼斯得。附近之長橋。小民激昂之餘。遂擁車而撲殺之。匈奧決裂之實象更著矣。

首相巴站。謹厚君子也。尙欲表調和之意。乃上表引咎。以慘殺總督之案。政府負其責任。請總辭職。而別設護國委員。噶蘇士被選爲委員長。噶氏責任益重大矣。格羅士亞之叛將埃拉志。聞巴站政府之解散也。以爲機會可乘。乃於九月二十九日。率格羅兵四萬。以臨布打城。屯距城廿五英里之地。蘇噶士遣匈加利將軍摩加將兵五千拒之。兩軍逆戰於梭洛省之威耶。馬哥耶兵無不一以當十。以五千怒卒。敗四萬之格羅人。埃拉志幾被擒。遽僞請和。乞休戰三日。以緩攻勢。遂乘隙遁歸維也納。

奧王聞報。赫然震怒。遂以十月四日下令。目噶蘇士等爲叛徒。其第一條云。朕能行主權以解散匈加利國會。現雖在開會中。宜卽閉之。第二條云。法令不經朕裁可者。雖由國會決議。一切不許。



行用第三條云。今命埃拉志爲都督。匈加利元帥。匈國中一切常備兵。義勇兵。皆歸節制。第四條云。匈加利內亂未定以前。以軍令統治其國。一切由埃拉志便宜行事。此文名爲詔勅。實與匈加利下宣戰書也。噶蘇士旣以身繫國安危。內難未平。復遇大敵。危乎悲哉。護國委員長。何以待之。梭梭勁草。寧所怯於疾風。莽莽神鷹。豈損威於凡鳥。願與讀者。企踵拭目。觀愛國偉人之經畧。何如矣。

噶蘇士見奧政府之宣戰也。不動聲色。以爲待敵之來。毋寧先發制人。乃決議進攻維也納。傳檄四方。廣募義勇。悉心訓練。夜以繼日。注其熱誠。鼓其雄辯。以振作士氣。彼常演說於軍中曰。

嗚呼軍士。今日有兩途於此。惟汝等自擇之。其一則從容安逸。歸家以對妻孥。其二則危險苦辛。獻身以蹈湯火。是也。蹈湯火之道。死道也。汝等知之。吾亦知之。雖然。是我等對於國家之義務也。何去何從。是在汝等。吾無強焉。吾進矣。吾進矣。嗚呼。我馬哥耶人。擁自由二字。以立於四面腥風血雨之中。有願與國同生。死者。請從我來。

兵士聽此演說。齊呼不自由毋寧死。無不慨然。爭赴前敵者。方出彼斯得。至菩黎士堡。有兵一萬二千。有大砲三十門。以十月二十四日進。次巴梭得。各地赴義來集之兵。驟至三萬。二十七日。以國會之議決。命將軍古魯加率摩加舊部二萬五千。與噶軍合。越境伐奧。

奧王使其子榮沼格辣。與埃拉志共率奧兵七萬。迎戰。二十八日。薄暮。匈兵渡非西亞河。接綏大小十數戰。互有勝敗。十二月。奧王以倦勤。故讓位於其姪新王。年僅十八耳。匈加利議會。直決議不認之。

十二月十五日。奧軍以如海如潮之勢壓匈牙利。其大將王子榮沼格辣善用兵。匈將古魯家屢敗北。奧軍遂迫布拉彼斯得城。擾擾風雲。歲云暮矣。千八百四十九年一月一日。護國委員開會議於彼斯得。僉謂存亡危急。不可不暫避敵鋒。乃決議遷都於的布黎省。古魯家先誘敵於北方。率兵二萬出彼斯得北郊。榮沼格辣急尾追之。古魯家且戰且走。於是噶蘇士及新政府文武百官。遂出的奴河。二月六日。達於的布黎。爾後交戰數回。互有勝敗。

三月四日。奧王以憎噶蘇士黨之故。遂下令廢金牛憲章。而通款俄羅斯。借俄兵一萬五千以爲應援。自和拉的亞方面來襲。噶蘇士聞報。遣將軍俾謨以兵一萬防之。激戰數次。所向有功。三月十六日。捷書達的布黎省。謹呼之聲震山岳。於是議乘勢恢復舊都。使格拉布加達米亞匿和列諸將。以四月一日進軍。出台北岳河畔。破格羅士亞之叛將埃拉志。六日。與榮沼格辣軍合戰。大破之。榮沼遁入布打城。古魯家率兵出維善。敵兵望風爭逃。遂獲捕虜八百。大砲七門。噶蘇士得各地之捷報。與古魯家將軍相抱而視之。灑淚於軍前曰。是皆將軍之賜也。古魯家亦感泣曰。某何足以當此。皆護國委員長之力也。噶蘇士乘此風潮。直以匈牙利獨立布告天下。千八百四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全國之代議士集於的菩黎省之耶蘇教會堂。依最莊嚴之禮舉行茲典。噶蘇士以護國委員長之資格。爲獨立之宣言曰。

以法律組織成之匈牙利國會。今者以我匈牙利國獨立權利之事。敢告於天下。

我匈牙利以千年文明之國。立於天地。憲法早布。爲萬邦冠。文物彬彬。有光歷史。乃三百年前。以國難之故。爲奧大利所盜竊。我等所敬愛之祖先。雖靡一日而忘祖國。而事機不就。未如所

懷奧之前王。亦憚於輿論。時加煦煦之術。我同胞重和平。懼破壞。不深與爲難也。比年以來。奧政府濫用強權。蹂躪我憲法。剝削我膏血。虔劉我工業。奴視我人民。我是以有新政府之立。奧王形見勢屈。僞爲應命。實乃包藏禍心。煽動我都鄙。陷溺我人民。率我蠢賊。以謀動搖我國家。我以三百餘年關係之深切。靡有貳心。以內亂之不易。民命之多艱。解散政府。以自謝於奧國。我之於奧。蔑以加矣。奧猶不悛。廢我國憲。夷我民兵。埃拉志者。我之仇讎。而奧之間諜也。使爲總督。入我堂闈。而擇噬我國民。我匈牙利人達公理。重和平。非好爲犯上作亂塗炭生靈也。以三百年來呻吟於異種縛軛之下。憔悴於民賊虐政之中。曰忍也。夫既忍之。曰待也。夫既待之。今則忍無可忍。待無可待。萬不得已。至爲此獨立之宣言。上有皇天。下有百靈。內有同胞。外有萬國。實共鑒之。謹布讀決議四條如下。

第一、匈牙利國自今以往。爲自由獨立之國。

第二、奧國朝廷對於匈牙利。罪不容數。自今以往。排而斥之。永絕關係。

第三、匈牙利國與歐洲諸鄰國。講信修睦。一循公法。

第四、獨立以後。組織新政府。其方案一切由國會決議委任。

此報告既發布。傳播國中。謹呼萬歲之聲。洋溢盈耳。而第四條所定新政府之事。卽由國會委任。選噶蘇士爲匈牙利大統領。

第十節 布打城之克復及兩雄衝突

奧國政府接此敗報。且羞且憤。一面派大軍於匈牙利。一面重賂俄廷。乞師助勦。俄皇因以爲利。

發兵十三萬。與三十萬之奧兵聯合。爲蹂躪匈加利之計。噶蘇士外當此大敵。內察己力。則惟有未經訓練之義勇十三萬五千人。大礮小鎗。合計不過四百。雖然。彼曾不屈撓。日激厲諸將。以死報國。而古魯家之軍。竟以五月二十日克復布打城。噶蘇士喜可知矣。乃以國會之決議。發一國民公電於軍中。以表感謝。士氣驟增百倍。噶蘇士與諸將協議兵機。其決定之件如下。

一使丹邊士奇將軍。赴上部匈加利。以防俄軍。一使威達將軍。屯達紐夫河畔之巴士卡地方。爲南方之雄鎮。一使比謨將軍。自杜蘭斯哇省。提一旋以鎮勤和拉志亞之叛徒。一更

爲豫備兵。屯防查阿諾地方。一使格拉布加將軍。率兵二萬五千。屯營哥摩倫地方。

格拉布加。當時任陸軍大臣者也。彼捨此重職。願爲前敵之一將。愛國之誠。可概見矣。未幾而比謨及丹邊士奇諸軍。捷報絡繹。噶蘇士乃決意還都布打。而以古魯家繼格拉布加爲陸軍大臣兼軍務總督。時六月七日也。

當是時也。匈加利之榮光名譽。洋溢於五洲。而獨立滅亡。爭機於一髮。彼古魯家者。一世之名將也。而噶蘇士。曠代之英雄也。此二人者。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匈加利千餘萬之生靈。所齊託命也。使其終始一心。互相提攜。則國之前途。泱泱哉。未艾也。何圖昊天不弔。兩雄相軋。當此暴風橫雨交集之日。忽爲龍跳虎鬪。內潰之形。讀史至此。誰能不頓足痛哭。爲匈加利國民飲千秋之遺恨也。

布打城之既克復也。奧俄之軍。奮戰益力。衆寡懸絕。既已太甚。此匈加利千鈞一髮之時也。噶蘇士與古魯家議戰守機宜。其意見每不相合。前陸軍大臣格拉布加及諸將校。多袒噶蘇士之

策。雖然。古魯家自負勞苦切高。驕盈殊甚。輒冷笑揚言曰。外交政畧。演說辯才。吾不如噶蘇士。若夫疆場之事。則乃公方寸。自有成算。非他人所能容喙也。噶氏等無如之何。乃此後屢有交綏。輒見挫敗。古魯家所自負者。竟不能踐其言。於是噶蘇士以軍國大計。非可一誤再誤。欲用其統領之權。以實行所懷抱之軍略。急傳命古魯家調北部軍隊。集於的彘士河畔。將以直擣維也納都城。易守勢爲攻勢。使其策果行。乘奧國之空虛。首尾不相應。一擊而破之。則匈加利今早爲一雄強之獨立國。以屹峙於世界矣。乃古魯家陽諾之。而腹誹之。竟不從也。噶蘇士乃憤然下令。免古魯家所兼任之軍務總督。而以美士梭羅將軍代之。時古魯家在哥摩倫地方。與奧俄兵戰。適負微傷。療養於軍中。得此電報。其部下軍隊。激昂殊甚。囂囂然曰。噶蘇士何人哉。彼安居於太平之彼斯得府。乃敢貶我。臨疆場賭生命之將軍耶。吾等寧死。不願受他將之指揮。云云。情勢洶洶。幾欲舍俄奧之大敵。而倒戈以向於政府。嗚呼。自此以往。而匈加利之前途。不可問矣。

時格拉布加方鎮哥摩倫。見此情形。憂懼失色。乃竭全力以調和兩雄。卒使噶蘇士收回成命。僅免古魯家陸軍大臣職。而任軍務總督如故。雖然。自是匈軍中。劃然分古噶兩派。常若冰炭。奧俄軍乘之。著著制勝。至七月十一日。而布打城復委於敵矣。

第十一節 噶蘇士辭職及匈加利滅亡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騷不逝。騷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天下傷心短氣之事。孰有過於英雄末路者耶。噶蘇士既憤古魯家之不用吾言。以致挫敗也。又念號令不出於一。而軍氣將更沮喪也。乃與古魯家謀。自退其職。而以軍國大事一委於彼。以圖補救。乃以八月十一日。

布告辭職文於國民之前其略曰

奧俄大軍併力壓境。某也不才。忝荷重任。師徒撓敗。以至於今。溺職誤國。罪何敢辭。今者國勢岌岌。不可終日。存亡絕續。悉懸於軍務總督之手。事已至此。政府之立。非徒無益。且恐爲國民害也。某今瀝愛國之血誠策此後之大計。敢率政府諸員。向國民乞骸骨。自今以往。一切軍國重事。全託命於古魯家將軍一人之手。將軍對於上天。對於國民。對於本國之歷史。而慨然荷此重任。其必盡其力之所及。爲此可悲可憐之國。爭命脈於一線也。將軍之聰明才力。過某十倍。某敢信之。某敢保之。某德薄能淺。力竭聲嘶。淚盡血枯。審顧躊躇。計不得不出於此。嗚呼。某也。七尺之軀。久非我有。苟鬻割我。菹醢我。而有利於此國者。我甘之如飴。弗敢辭也。嗚呼。彼蒼者天。父兮母兮。其庶幾眷高下。願以拯此哀窮無告之匈加利國民哉。嗚呼。千八百四十九年八月十一日。路易噶蘇士

古魯家之懷貳心久矣。故當噶蘇士之交代。亦受之而不辭。猶覲顏向國民演述忠憤之詞。以欺飾耳目。實乃私通欵於奧俄軍中。賣國以圖自免。嗚呼。以百數十仁人志士。竭百數十年之力。經營慘澹而不足者。一賤丈夫一朝斷送之。而有餘。此東西古今之歷史。所以以奴隸國狼藉充塞而自由清淑之氣。經數千載而不能遇也。

古魯家與奧俄軍約。凡前此匈軍中將校士卒。悉貸其罪。遂豎降旛於軍門。格拉布加。獨力不支。尋亦屈節。於是匈加利遂亡矣。奧俄軍旋食其言。藉戰勝之威。大肆屠殺。自前首相巴站以下。凡匈加利政府重要人物。處斬處絞者不下數百。民間以嫌疑被逮夷僇者殆十餘萬。骨委爲邱。血

流成河。專制之政。視前此又加數倍。重以俄人豺狼之欲。水草之性。悉索縱橫。殆無天日。嗚呼。嗚呼。哀哀匈民。一蹂躪於蒙古。再蹂躪於突厥。三夷僂於俄羅斯。民也何辜。受茲痛毒。至是而格羅人塞爾維亞人杜蘭斯哇人撒遜人等亦隨其所敵視之。馬哥耶族同成灰燼。瘠牛羸豚。坐待割割。性命儕螻蟻。權利同弁髦。今乃始知中民賊之毒謀。爲公敵之功狗。噫嘻。悔之晚矣。昔賢云。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君子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長慟也。

第十二節 噶蘇士之末路及匈加利之前途

噶蘇士既解印綬。旋察古魯家之異志。知事不可爲。乃避難於突厥。當其將發途也。舊政府戶部大臣某。檢點庫儲。尙有二百五十萬金。語噶氏曰。足下今亡命他鄉。所最需者阿堵物也。此金棄置此土。徒飽輿俄虎狼軍之豁壑。子盍挾以行矣。噶蘇士正色曰。此匈加利政府之物也。非余私財。余豈肯非其有而取之耶。遂以八月十八日。揮淚出國門。仰天歎曰。嗟乎。非天不相我國民。今何爲至於此。匈加利志士從噶氏而去者。五千餘人。妖塵黯天。白日無色。嗚呼。噶蘇士逝矣。嗚呼。匈加利亡矣。

自噶蘇士出獄後。始入國會。實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翌四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匈加利新政府成。不數月。內亂蠱起。遂有匈奧之衝突。翌四十九年一月一日。遷都於的布黎省。五月二十一日。克復布打城。七月十一日。再被陷。八月十一日。噶蘇士辭職。十月。匈加利亡。此一興一亡之大活劇。不過匆匆兩年間事耳。而以此至短之日月。起至大之波瀾。聳動全歐。永爲歷史上一大紀念。嘻。可不謂人傑哉。噶蘇士於此二年中。席不暇煖。食不暇咽。極人生至繁至劇之境。

自茲以往。送亡命之生涯者。四十餘年。

噶蘇士既去國。達於突厥之維也。省之大吏。奉突皇命款待之。如上賓禮。奧俄兩國遣刺客無數入其地。突人保護甚力。莫能損其一指趾也。奧俄以強國之餘威。屢脅突廷。或啖以重利。使交出噶蘇士。突廷結英國以堅拒之。自是爲寓公於突者凡數年。美國政府慕噶蘇士之高風也。哀其爲國民而忍苦節也。思所以慰藉之。乃於千八百五十一年。遣軍艦於突厥。迎噶蘇士。突厥亦以一軍艦護送之。既至。各地歡迎者。爭先恐後。至是而彼於獄中三年所學之英文英語。大得其用。所至演說。聽者以爲自由神之降世也。其後復遊於英。其受歡迎。一如美國云。雖然。彼當宴會紛紜名譽洋溢之際。每一念故鄉之天地。未嘗不吞聲飲淚。若萬箭之攢其心也。

自噶蘇士去國後。匈加利憔悴於奧俄之虐政者凡十年。此十年間。愛國之士。或殺或亡。或以病死。舉國空無人焉。其碩果僅存者。則前司法大臣狄渥氏一人而已。千八百五十九年。奧與法開戰失利。遂失意大利屬地。奧王迫於外患。又不得不求助於匈民。乃一變前策。以六十年五月。命匈加利選議員若干人。以入奧國議會。於是狄渥氏被選爲彼斯得省之代表。爲匈加利提出三事。以要求於奧政府。一曰。恢復金牛憲章一切國務。依此憲章以行。二曰。置匈加利政府於彼斯得省。如四十八年故事。三曰。革命時代流竄異國之志士。悉招歸國。反其田里。奧王固非樂許之也。然迫於時務。不能不從。卒以千八百六十七年七月七日。親臨彼斯得。誓守金牛憲章。兼王匈國。是卽今日奧匈雙立君主國所由成立也。

古魯家自恥其無面目。以見匈人也。乃退匿於奧國之一田舍。奧廷給以歲俸六萬。終其殘年。所



至受村落之侮蔑。鬱瘵以死。噶蘇士在天涯漂泊之中。猶日日著書作報演說。謀所以開導匈加利人。而恢復其將來之利益。此後狄渥之再造茲國。實一遵噶蘇士之遺教也。六十七年權利恢復以來。匈加利之進步。一日千里。噶蘇士大慰藉。乃卜居於意大利山水明媚之地。研究格致之學。以終其天年。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去此世以入天國。享年九十二。

新史氏曰。匈加利之僅有今日。匈加利人之不幸也。匈加利之尙有今日。又匈加利人之幸也。夫以今日民族主義之磅礴天壤。彼匈加利者。又豈以僅有今日而自足耶。然其能使之有今日。且使之將更有優於今日之將來。誰實爲之。吾敢斷言而不疑。曰噶蘇士之賜也。嗚呼。今天下之國。其窮蹙如前此之匈加利者何限。而噶蘇士何曠世而不一遇也。海山蒼蒼。海雲茫茫。其人若存。吾願爲之執鞭而忻慕者也。

張博望班定遠合傳 壬寅

第一節 世界史上之人物

歐美日本人常言。支那歷史。不名譽之歷史也。何以故。以其與異種人相遇。輒敗北故。嗚呼。吾恥其言。雖然。吾歷史其果如是而已乎。其亦有一二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可以雪此言者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讀張博望班定遠之軼事。吾歷史亦足以豪矣。

古今人物之與世界文明最有關係者何等乎。曰闢新地之豪傑是已。哥倫布士之開亞美利加也。彼頓曲之開澳大利亞也。立溫斯敦之開阿非利加也。皆近世歐洲人種所以漲進之第一原因也。夫以文明國而統治野蠻國之土地。此天演上應享之權利也。以文明國而開通野蠻國之

人民。又倫理上應盡之責任也。中國以文明鼻祖聞於天下。而數千年來。懷抱此思想者。僅有一二人。是中國之辱也。雖然。猶有一二人焉。斯亦中國之光也。

凡世界之進步。必自諸地之文明相交互相接觸而生矣。彼歐洲所以有今日。實自上古時代安息文明埃及文明希臘文明所接構所和合而成也。而支那印度兩文明。直至近三四百年。而始與歐西相遇。殆東方諸國所以發達停滯之總因哉。雖然。當二千年前。而我中國豪傑。有櫛風沐雨。欲溝而通之者矣。惜乎繼其志者之無人耳。苟其有之。則黃白兩貴種之揖讓於一堂。又豈俟今日也。

地勢之於人事也。海所以爲通。山所以爲阻。上世埃及希臘安息之發達。全藉地中海爲之媒介。近世五洲比隣。其造此大業者。亦自航海來也。而吾中國古代豪傑之通絕域也。乃不於海而於陸。是哥倫布彼頓曲諸賢猶爲其易。而博望定遠實爲其難也。泰東發達之綏。實地理缺憾使然。而顧能以人事與天然爭。以造震古鑠今之大業。夫安得不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而下拜也。嗟我愛國之同胞乎。盍載舞載蹈。以觀我先民之遠志大略何如矣。

## 第二節 西漢時代黃族之實力及匈奴之強盛

我黃族自四千年前。孳殖於黃河揚子江兩流域。各自發達。以趨於統一。至春秋戰國間。而羣力漸充實矣。交通頻數。斯有衝突。衝突劇烈。斯有調和。至秦而大一統之形以成。漢承其業。復休養而生息之者數十載。以至孝武之世。實上古時代一大結束也。而當其時也。穹北之野。有並轡而興者一蠻族焉。曰匈奴。匈奴之起。殆與我唐虞同時。山戎獫狁獯鬻。其與黃族小小衝突者。固已

千餘年來。屢見不一見矣。戰國以還。我族日雄。彼亦日茁。衝突益劇。史記所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於是秦燕皆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高闕爲塞。凡以爲匈奴備也。時則有兩豪傑焉。曰趙將李牧。曰秦將蒙恬。終李牧之世。匈奴不敢入趙邊。蒙恬卻胡七百餘里。單于頭曼北徙者十有餘年。泱泱哉。中國之威。書契以來。未曾有也。及秦之亡。海宇鼎沸。而匈奴亦一大豪傑起。曰冒頓。東滅東胡。虜其民。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悉復蒙恬所奪故地。遂侵燕代。而南與諸夏爲敵國。黃族全體對外之敵國。自茲始矣。

漢興。以高帝之雄才大略。能指揮羣豪。削平海內。而不能逞志於一冒頓。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白登之圍。七日不食。卒行曖昧反間之計。僅乃得免。及呂后時。乃至遺書嫚辱。謂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呂后以一國之代表。遜詞卑禮。以自解免。爲中國羞甚矣。至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爲備。連歲不能罷。事以金帛。繇絮百物。屈節和親。乃稍蘇息。此實愛國之士。所茹痛積憤。疾首而拊心者也。孝武不忍華胄之凌夷。與祖宗之積恥。毅然欲一舉而雪之。於是通西域。制匈奴之議起。亞洲各民族之相接觸。其機起於中國與匈奴。而實由我黃族自強排外之一雄心來也。揚雄疏云。『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偉哉此言。此實民族主義之精神。而國家所恃以立於物競天擇之域者。而豈後世迂儒退守畏葸。疲輭苟且。懷抱「無動爲大」之劣根性者所能夢也。知此大義。審此時勢。則張博望班定遠之人物。與其在數千年歷史上之價值。可

以識矣。

西漢之所謂西域者。當今世伊犁、新疆、青海、西藏之地。直至葱嶺以西。越帕米爾高原。包土耳其斯坦、阿富汗斯坦、俾路芝斯坦、波斯、小亞細亞、迄地中海東岸古羅馬屬地之總名也。秦皇雖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而西不過臨洮。冒頓時代。匈奴大強。西域諸國皆被服屬。憑藉深厚。爲中國憂。故當時欲弱匈奴。不可不有事西域。而發此議而實行之者。自張博望始。

### 第三節 張博望之略傳

張博望。名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然必經匈奴地。乃能達。於是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之奴名甘父者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年。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也。旣而與其屬亡向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脫亡。惟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自騫之出也。前後凡十三年。跋涉於冰天雪積之中。困頓於酪食毳衣之俗。往往數日。十數日。不得食。惟射禽獸以自給。初行時。與偕者百餘人。及歸。惟餘二人耳。

雖其所歷艱險困苦之境。史不詳言。要之視立溫斯敦之開非洲。殆有過之無不及焉矣。史稱騫  
爲人疆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嗟夫。非堅忍磊落不屈不撓之奇男子。其孰能排萬難犯萬險以  
卒達其所志者耶。

第四節 當時西域之形勢

當戰國之末。西歷紀元前三百三十六年頃馬基頓名王亞歷山大起。入亞細亞。滅波斯。征印度。建空前絕後一大  
帝國。未幾死於巴比倫。其部將士流喀立爲西里亞王。凡亞歷山大所征服亞洲之地。悉歸統轄。  
所謂條支國者是也。其後國威漸衰。其屬地北特利亞。復自立爲一國。占阿謨河兩岸之地。中國  
稱爲大夏國。實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前四年。而帕德利亞亦背條支自立。中國稱爲安息。及漢  
初。而安息破大夏。國勢大張。未幾大月氏東來。遂征大夏而王其地。

大月氏蓋圖伯特族。當秦漢之際。奄有河西地。其勢強大。陵轢匈奴。及冒頓單于起。屢敗之。於是  
月氏餘衆西走。占伊犁之大半。南攘塞種而據其地。當月氏之盛於河西也。其鄰國烏孫。屢爲所  
苦。至是烏孫王昆莫。藉匈奴力。破月氏。復建烏孫國。月氏遂南移於媯水之旁。臣服大夏。建大月  
氏國。時漢武元朔元年也。月氏既見逐於烏孫。塞種復見逐於月氏。遂遠徙於南。以畧罽賓之地。  
罽賓卽北印度之迦西米兒也。

要之當時葱嶺之西。大國凡四。條支在最西。其東爲安息。更東爲大月氏。大月氏之東南爲罽賓。  
大月氏之北爲大宛。當今費爾干地。更北爲康居。卽今之西比利亞。額里額思之荒原也。康居之  
東南。大宛之東。卽烏孫國。爲今伊犁。烏孫之東南。當匈奴之西邊。小國基布。凡三十餘。其較大者

爲疏勒略什噶爾附近于寘和國溫宿阿克蘇龜茲庫車附近焉耆喀喇沙爾附近姑師吐魯番附近樓蘭羅下萍諸國。自張博望以前皆服屬於匈奴。匈奴置僮僕都尉以統監之。

第五節 張博望所通西域諸國

時中國人未知有印度也。博望既親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考其地形勢及所有產物。歸而報告之。且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遣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既而騫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以熟諳地形。知水草所在。處軍得以不乏。迺受封爲博望侯。騫乃獻結鳥孫斷匈奴右臂之策。乃拜騫中郎。將使實行之。並西招大夏之屬爲外臣。乃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鳥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鳥孫。發譯道送騫。與鳥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計騫所通西域諸國如下。

國名

距中國里程

今地

張博望所經營

大宛

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

俄屬土耳其斯坦

博望初使大月氏道經之詳察其土俗歸為伐宛之基

康居

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

同上

博望使大月氏時由大宛道此

月氏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同上

博望為漢使欲與連盟攻匈奴未得要領

大夏

去長安八千九百餘里

阿富汗斯坦附近

時已為月氏所服屬博望親至其地後為通印度之嚆矢

烏孫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伊犁天山北路

博望始建議結烏孫以斷匈奴右臂後卒成功

烏弋山離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阿富汗斯坦與波斯交界地

博望始知其國後遣其部使通之

安息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波斯及俾路芝斯坦

同上

罽賓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北印度

同上

奄蔡

去長安萬一千二百里

俄羅斯

同上

身毒

去長安萬一千二百里

印度

博望始聞其地未能通

第六節

張博望功業之關繫

博望通西域之役其功在漢種者有三。

(一)殺匈奴猾夏之勢。自文景以來匈奴役屬西域。結黨南羌。地廣勢強。蒸蒸日上。候騎每至

甘泉。屯防及於細柳。非有以挫之。則小之為劉淵石勒之橫行河朔。大之為金源蒙古之蹂躪神州。

左衽之痛。豈俟數百年千年之後哉。其時漢欲制匈奴。則伐謀伐交之策。遠交近攻之形。不可

不注意於西域。張博望首倡通月氏結烏孫之議。卒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斬其羽翼。及孝武末世。遂至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元成以後。卒俯首帖耳。稱藩屬於我大國。此數千年歷史上最大之名譽也。而發之成之者。實自張博望。自今以往。如有能繼博望之精神。以對於外種者乎。則世界之歷史。安見爲阿利安種人所專有也。

(二) 開亞歐交通之機。秦漢之間。東西民族。皆已成熟漲進。務伸權力於域外。羅馬帝國將興。而阿利安族文明。將馳驟於地中海之東西岸。顧不能越葱嶺以求通於我國。據近世史家所考。據西域人呼希臘人曰伊耶安。Iran 卽耶宛 Persia 之轉音。故大宛國者。卽大希臘國之一部也。蓋此地早爲帕德利亞之希臘人所蔓延。史記載其俗與泰西古代多相類。其蒲陶苜蓿等名物。卽希臘語 Botrus, Melikai 等之譯音。蓋中國希臘兩文明種之相接實起於是。是黃種人與阿利安種交通之起源也。又史稱烏孫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塞種者。卽今日西人所謂沁謨種。Semitic 古代巴比倫人猶太人之所屬也。是黃種人與沁謨人交通之起源也。而溝而通之者。實始博望。博望實世界史開幕一大偉人也。

(三) 完中國一統之業。當時滇黔諸國。皆未內屬。漢武初雖嘗從事西南。夷然以費多罷之。其後感博望蜀布叩杖之言。卒再興作。使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往求身毒國。遂開滇池。達交趾。卒使數千年爲國屏藩。雖其事不專成於博望。而創始之功。實博望尸之。博望之有造於漢種者何如也。

### 第七節 班定遠之出現及其時勢





哈士丁斯襲其任。專以機謀擷闔定大業。善撫納印人。善攜離印人。嗾其相鬪。因躡其後以收其利。今英之有印度。皆此二傑之力爲之也。吾讀其傳記。愕焉貽焉。崇拜焉。歌舞焉。竊歎吾祖國安得有若如人者。以爲國史光也。吾讀後漢書。吾乃知我二千年前之先民。有以一身而兼克哈二傑之所長。且其地位更危。其憑藉更薄。而所成就竟與彼等相埒者。於戲。斯真千古之快男兒。斯真世界之大英雄。斯何人斯。則班侯是已。今請案侯一生所經歷。以地爲經。以年爲緯。而略敘之。

(一) 鄯善。超之立功。始於鄯善。時所部僅三十六人耳。初超既從竇固擊匈奴。有功。遂命以假司馬使西域。至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所謂三十六人者。與共酣飲。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報國家。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於是乃約以初夜。將吏士往襲虜營。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翌晨。召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鄯善定。

(二) 于闐。鄯善者。漢通西域第一孔道也。既定。則可以深入無狼顧憂。超報捷至京師。朝廷嘉其功。遂以爲軍司馬。欲益其兵。超辭焉。獨與本所從三十六人俱。時于闐王廣德斯攻破莎車。雄霸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使巫請超所乘馬。

以禍神。超佯許之。巫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三) 疏勒。班定遠之人格。可以爲國民模範者。不徒在其活潑進取也。而尤在其堅忍沈毅。於疏勒一役見之矣。時疏勒王兜題。本龜茲人。龜茲倚匈奴威以凌疏勒。逐故王而王其地。超深察夫民族主義之關係。知疏勒人不甘爲龜茲役也。十七年<sup>平</sup>春。從間道至疏勒。遣吏往降兜題。勅之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吏如命行事。超乃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明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嬰守孤城。士吏單少。賭萬死以爭國威。卒不少挫。章帝卽位。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還。超發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至自刎以乞留。超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抱馬脚。不使東。超亦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超至。捕斬反者。而疏勒始復安。至是而超以三十六人。用區區疏勒。當數國之衝。以嬰守者。旣五年矣。嗚呼。自非天人。安得有此。

超之用疏勒也。以其居西域之中。立於四面大敵之衝。不定之而不足以示威信也。然疏勒初非欲爲漢用也。懾於超之威與謀耳。非能爲漢用而超必用之。則其眼光之銳遠。魄力之偉大。非尋常人所能及也。自茲役以後。而疏勒之反叛尙三次。其一。則建初四年。其都尉番辰。結莎車以叛。超與徐幹擊破之。斬首千餘級也。其二。則元和元年。疏勒王忠爲莎車所誘反。超乃更立其府丞。

成大爲疏勒王攻忠。積半歲不能下。後定康居。而忠始降也。其三則章和元年。忠復說康居王。借兵謀復國。詐降於超。超僞許而密勒兵縛斬之也。蓋自超始至疏勒。以至大定。中間凡十四年。超經營西域。其勢力之根據地。皆在於是。而心力抑已瘁矣。日人詩所謂「每經一難一倍來」。吾於定遠之在疏勒見之矣。

(四) 尉頭。超被徵還時。尉頭與疏勒連兵叛漢。超復至。擊破之。殺六百餘人。尉頭定。

(五) 姑墨。姑墨亦龜茲屬國也。屢從龜茲兵攻疏勒。建初三年。超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餘。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姑墨大衰。

自此役以前。班定遠所從漢兵。仍僅前此之三十六人耳。而手定者已五國。讐從者已十國。益以莎車月氏烏孫康居也。見建初三年超所上請兵疏中。超因此欲遂平諸戎。爲國名譽。乃上疏陳「以夷狄攻夷狄之法」。以爲若

平龜茲。則西域未服者僅百之一耳。則匈奴右臂可復斷。而中國邊患可永弭。書奏。帝知其功可成。五年。建初以徐幹爲假司馬。將義勇千人就超。超由是益有所藉。以行其志。

(六) 烏孫。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建初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遂

定烏孫。

(七) 莎車。元和元年。超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喉疏勒王忠叛。未克。章和元年。超斬王忠。疏勒大定。二年。乃益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以衆寡不敵。乃與于闐王佯遁。龜茲王以萬騎温宿王以八千騎邀之。

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八) 月氏。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獅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誓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

(九) 龜茲。當時西域諸國。最倔強者爲龜茲。龜茲所以敢與漢爲難者。一由倚匈奴之聲援。二由恃諸小國之從屬也。超既定諸國。龜茲通匈奴之路已絕。復無爪牙以相營衛。永元三年。龜茲遂率姑墨溫宿以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超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漢廷侍子白霸爲龜茲王。超自駐節龜茲。它乾城。而使徐幹別屯疏勒。至是西域諸國。唯焉耆危湏尉犁。以前曾攻沒都尉陳睦。永元十年八年事懷二心。其餘悉定。

(十) 焉耆及危湏尉犁。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遣使曉譬之曰。都護來者。爲鎮撫三國耳。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賜而遣之。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渡。七月晦。至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

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者。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言常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而其國相及危湏王等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數其罪。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所以雪國恥。伸士憤也。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貢內屬。

### 第九節 班定遠功業之結果

漢之通西域。凡以弱匈奴也。匈奴與漢不兩盛。而皆以西域爲重。前漢有然。後漢亦有然。自超旣定西域。北匈奴之勢頓衰。諸國乘之。南匈奴伐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犄其右。北虜憊困。故和帝永元元年。漢遂率大軍北伐。降其二十餘萬人。至燕然山。勒石而還。三年。遂復再舉大破之。單于率其餘衆。遠遁於今裏海之北岸。北匈奴之地遂空。其衆之留故土者。皆臣服鮮卑。自是以往。匈奴不復能爲吾患矣。晉之劉淵劉曜不過受漢人卵育乘機竊發與民問起亂者相類耳非復能用其國以與吾抗也故掃除周秦以來千餘年之劇患。一洒祖國之國恥。論者或以歸功於衛青霍去病竇憲諸人。而不知其皆賴張班之謀勇。以坐收其成者也。故黃族之威。震於域外者。以漢爲最。而博望始之。定遠成之。二傑者實我民族帝國主義絕好模範之人格也。

定遠功業之成。專在以夷狄攻夷狄。此實治野蠻國之不二法門也。英之滅印度也。政府未嘗動一旅之兵。議會未嘗籌一銖之餉。惟賦印度之財。以養印度之兵。用印度之兵。以墟印度之國。定遠之定西域。其先例也。定遠建初三年上疏云。『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

鄴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至永元七年。封超爲定遠侯。詔書亦曰。『超安集于闐以西。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讐。』信哉。定遠之能踐其言。而漢廷亦能審其功矣。今日西國之東方政策。卽以班定遠前此之所以待西域者待我。而惜乎我國中若定遠其人者。竟曠千載而不復一遇也。

是時羅馬方強。用兵於西亞細亞。屢破安息。中國日擴而西。羅馬日擴而東。上古世界兩大文明。

幾相接觸。後漢書西域傳所謂大秦。卽羅馬也。超旣定西域。迨永元九年。西域全定後四年又使部將甘英

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

逢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按泰西文明傳播廣遠者。皆由海岸線多使然。此地理學者之公言也。古代希臘羅馬人慣於航海冒險。活潑中國人則探險於陸地之豪傑。雖屢有其人。而海上不少概見焉。此次甘英之不能通羅馬。實由不習海性使然耳。惜哉。是時超

年且七十矣。其妹曹大家上書。謂其『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

語見本傳蓋去卒前僅五年耳。超以永元十四年八月還洛陽。九月卒。年七十一。凡在西域者三十一年。使假以歲年。予以精力。吾恐超之所成就。

當不止此。或竟能躬赴大秦之役。布我黃帝子孫之聲明文物於歐土。爲全世界留一更大之紀念。未可知也。嗚呼。人傑矣哉。

### 第十節 結論

新史氏曰。今日阿利安民族。所以殖民徧於大地。赫然爲全世界之主人翁者。遵何道乎。亦曰。其人有冒險進取之精神而已。若哥倫布。若麥折倫。若俄頓廓。若立溫斯敦。皆以匹夫而闢一洲之

基開千古之利。彼中人道其往事馨香之。尸祝之。千數百歲不衰。一若今日之樂利。半出於彼諸賢之賜者。吁。誠哉。其然矣。然吾竊嘗求此等人物於我祖國。則如張博望班定遠者。亦何多讓焉。何多讓焉。而後世崇拜之步趨之之人。何其稀也。抑吾爲張班傳。而忽有一最大之問題。橫湧於吾腦。夫博望定遠諸先輩。其遠識。其毅力。不讓於秦西諸賢。彰彰明甚也。卽秦漢唐清諸君主。好邊功。闢疆土。其兵力所及。威稜所播。亦不讓於近世所謂帝國主義諸大邦。又彰彰明甚也。然而「全世界主人翁」之名譽。顧在彼而不在我。不甯惟是。彼得一地。而一地卽永爲其所有。我得一地。曾不足以保持之。至於再世。不甯惟是。彼多得一地。而母國日以繁榮。我多得一地。而宗邦反日加騷累。若是者何也。彼之主動力在國民。我之主動力自君主。關地同。而所以關地之目的不同。夫是以毫釐差而千里謬也。吾聞地學家言。拉丁。條頓。兩族性質之相異也。曰「拉丁民族之殖民地好裝飾。條頓民族之殖民地貴營業。拉丁民族之殖民地。由政府派軍隊以開之。條頓民族之殖民地。由人民集公司以拓之。拉丁民族。因得殖民地。而勞費以爲國病。條頓民族。因得殖民地。而豐富以爲國榮。以故拉丁民族。或放棄其殖民地。而無所惜。條頓民族。常保持其殖民地。而不憚勞。」夫彼兩族者。同爲阿利安族。同事殖民之業。而因其所向之鵠。所用之方畧互異。其結果乃至大異。若此。雖然。拉丁人之所以弱於條頓人者。彼則民之自殖。而此則政府之殖其民耳。而反諸爲民關地之本意。尙非有所大謬。若中國前事。則正與彼等所執之主義。成反比例者也。中國數千年來。襲用之名詞。只有所謂「屬國」者。更無所謂「殖民地」者。夫關地而以殖民。則雖勞費矣。而後此有倍蓰什伯之利益。以爲之償。故國不病而事可以久。而不然者。民未有不勞國



未有不瘁者也。爾來歐美民族之各競於帝國主義也。彼其內力充實。而膨脹於外。爲生存競爭之公例所迫。有不得已者存也。中國不然。人主好大喜功。快一時之意氣。以爲名高耳。故往往不顧其民力之如何。動罄之以從事於外。卽如漢武者。豈非不世之雄主哉。彼其憤於匈奴之嫚辱。侵暴。賭全力以雪之。此民族排外之思想。固亦嘗有不得已者存。及其末流。乃不啻絞內地民庶之脂膏。以奉事小夷。利害之顛倒甚矣。漢書張騫傳云。騫之使烏孫也。天子使齋牛羊萬數。金幣直數千鉅萬。而後此求宛馬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所齋操大做博望侯時。云云。故漢武以開邊之故。舉文景數十年來官民之蓄積而盡空之。益以桑孔心計。猶且不足。卒至元元愁歎。海內騷然。嘻。何其悖乎。吾聞羣學家言曰。凡兩羣之相交。通相鬪奪也。未有不起於爭自存。蓋我勝彼。而可以吸彼之利爲我有。故不惜一時之苦痛。以易之云爾。未聞有自損而陷彼以利。以爲快者也。戰敗固損。而戰勝亦損。是以自損爲相爭之究竟目的。如之何其可也。又漢武之通西域。其亦有類於是焉矣。然此猶可曰。以匈奴鉅患之故。今欲制彼。不可不以小損易大害也。而後此匈奴既衰之後。邊費且復不戢。則又何也。甘露以後。單于入朝。賞賜累巨萬。發車騎萬六千以送之。轉倉儲數萬斛以給之。每單于朝一次。則北方之民。失業失食。轉於溝壑者。不可勝數。永元間。司徒袁安上疏云。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歲直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時北匈奴請款論者或謂宜以待南單于之禮待之故袁安引此統計嗚呼。幾何其不啻中國而空之也。不甯惟是。東漢之初。南單于內附。乃居之於河南。空吾民鈞游耕鑿之地。揖外族以使人。其後部族數十萬。孳乳寢多。布滿畿輔。桓帝時。又從遷許。及魏武始憂之。以其既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爲寇。乃分其衆爲

五部居太原祁縣太陵諸地。晉武時塞外匈奴歸化者踵至。悉授土居之。與吾民雜居。於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與上黨樂平諸郡。悉雜腥羶矣。後此江統雖爲徒戎論。終不見納。卒至劉淵石勒起肘於腋。戎狄迭有中夏者數百年。爾後霸者始終蹈其覆轍而不悟。雖以唐太宗之賢明。猶劃神州以宅索虜。寵異胡將。卒召河朔之變。蓋數千年來帝者對外之政略。莫不皆然。此誠古今萬國之所未聞。千種萬種不可思議之現象也。夫以古代亞歷山大該撒等之力征天下。雖非能如今日之民族帝國主義者。專拓之以爲民藪也。然要未嘗有疲國力以供奉外酋。虛國土以容納異族者矣。而中國胡乃若此。無他。霸者快一己自大之私意。驚一時皮相之虛榮耳。以彼一念故。而此最壯快最名譽之美舉。反被誤用之以毒天下。不見夫乾隆間故事乎。數次大舉攻緬甸。不下。乃不惜重賂其酋。使貢象數匹。以博十全老人之一頭銜。要而論之。皆不惟其實惟其名耳。雖然。則雖屬國徧天下。而於我國民曾無絲毫之益。而反蒙莫大之累。故歷朝好勤遠略之主。所以得地而不能守。開邊而輒致亂者。皆此之由。夫拉丁民族所關之地。固猶有殖民也。徒以重虛榮輕實益之故。其新地猶且爲母國累。而况乎不殖一民於境外。而反自空其地。徠敵國之民而殖之者耶。然則迂儒鄙生之斷斷焉以遠征外競爲大戒者。蓋亦有詞矣。而此等議論。既習於人心。則如張博望班定遠其人者。遂益不爲世所重。而國民進取冒險之精神。且日摧滅。以至於盡。吾甚惜以博望定遠之人格之事業。可以爲我黃族男兒之好模範者。乃竟爲一二霸者倒行逆施之政略所點污也。

雖然我國民亦有罪焉矣。夫誰使汝不擇地以自殖。而惟俯首帖耳。一任霸者之振筆以驅繫之。

也。吾聞數百年前。英人之不堪虐政者。相率渡航新世界。遂開今日之美國。夫彼豈必視其政府之方針而始進行也。論者謂今日五大洲中。無復可以容我民族膨脹之餘地。其然耶。豈其然耶。勿徵諸遠。卽張班二傑所留紀念之一大地。猶足以當歐洲一強國而有餘也。抑吾又聞南洋新嘉坡檳榔嶼諸地。其刈蓬蒿戰土蠻而奠定之者。實惟我黃帝子孫。然則張班之芳躅。固未必遽絕於今日。而無自治之力以承其後。雖自得之。而終不免以餌條頓民族。而自爲其奴隸。若是乎。削雖有一二博望定遠其人者。又安足貴耶。又安足貴耶。

###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壬寅

一 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二 加里波的 Giuseppe Garibaldi.

三 加富爾 Canillo Benso di Cavour.

發端

新民子曰。天下之盛德大業。孰有過於愛國者乎。真愛國者。國事以外。舉無足以介其心。故舍國事無嗜好。舍國事無希望。舍國事無憂患。舍懽事無忿懽。舍國事無爭競。舍國事無歡欣。真愛國者。其視國事無所謂艱。無所謂險。無所謂不可爲。無所謂成。無所謂敗。無所謂已足。真愛國者。其所以行其愛之術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筆。或以劍。或以機。前唱于而後唱。唱一善射而百決拾。有時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敵。而其所向之鵠。卒至於相成相濟。而罔不相合。新民子曰。今國於世界者數十。其雄焉者不過十之一。彼其鼓之鑄之。締造之。歌舞之。莊嚴之者。孰有不從一

二愛國者之心之力之腦之舌之血之筆之劍之機而來哉。

新民子曰。歐洲近數百年。其建國之歷史。可歌可泣。可記載者。不一而足。其愛國之豪傑。爲吾生平所思所夢所崇拜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建國前之情況。與吾中國今日如一轍者。莫如意大利。求其愛國者之所志所事。可以爲今日之中國國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傑。之三傑者。其地位各不同。其懷抱各不同。其才略各不同。其事業各不同。其結局各不同。而其所以使昔日之意大利成爲今日之意大利者。則無不同。無三傑則無意大利。三傑缺一。猶無意大利。三傑以意大利爲父母。爲性命。意大利亦以三傑爲父母。爲性命。吁嗟乎危哉。今日之中國。其烏可無如三傑其人者。吁嗟乎耗哉。今日之中國。夫安所得有如三傑其人者。吾寤而歎之。吾寐而言之。我國民其猶知愛國乎。雖其地位相萬。其懷抱相萬。其才略相萬。而萬其言。而萬其塗。而萬其策。而萬其業。其上焉者。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其次焉者。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二。之二體。人人勉爲三傑之一。人人勉爲三傑之一。一體。則吾中國之傑出焉矣。則吾中國立焉矣。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 第一節 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

今之意大利。古之羅馬也。自般瑟西莎兒以來。以至阿卡士大帝之世。併吞歐羅巴亞細亞阿非利加之三大陸。而建一大帝國。爲宇宙文明之宗主者。非羅馬乎哉。當此之時。天下者羅馬之天下。於戲。何其盛也。何圖。一旦爲北狄所蹂躪。日削月蹙。再輒於回族。三輒於西巴尼亞。四輒於法蘭西。五輒於日耳曼。迎新送舊。如老妓之款情郎。朝三暮四。如畜犬之依豢主。支離憔悴。年甚一年。直至十九世紀之初期。而山河破碎。益不可紀極。東隸於法。西隸於奧。中央夷於班。意大利三

字。僅爲地理上之名詞。而非政治上之名詞者。千餘年於茲矣。望加西士陷落之火。談吟法馬之悼歌。薤露蒼涼。劫灰零落。昔人詩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嗟乎。哀莫哀於無國之民。後世讀史者。旁觀猶爲感慨。而況於身歷之者乎。甯復知十九世紀之下半紀。距今最近數十年之間。儼然一新造國。湧出於殘碑壘殿寂寂之裏。泱泱然擁有一百餘萬之精兵。二百六十餘艘之軍艦。六千餘英里之鐵路。十一萬餘英方里之面積。二千九百餘萬同族之人民。內舉立憲之美政。外揚獨立之威烈。雪數十代祖宗之大恥。還二千年歷史之光榮。此亦革命家達士里阿所當瞑於九原。而大詩人但丁所當且感且泣而始願不及者矣。嗚呼。誰實爲之而克有此。當十八世紀之末年。拿破侖蹂躪意大利。其時意大利已支離滅裂。分爲十五小國。拿破侖鐵鞭一擊。合而爲三。置之法政府督治之下。雖然。意大利後此之獨立。實拿破侖之賜也。拿破侖廢其小朝廷。鋤其豪族。將封建積弊。一廓而掃之。以法國民法之自由精神。施行於其地。於是意大利人心目中。始知有所謂自由。有所謂統一。且對外反動。而知有所謂獨立。拿破侖實意大利之第一恩人也。萌蘖初生。而牛羊牧之。蓋自拿破侖既敗。各國專制君相會議於維也納。絕世奸雄梅特涅。敢以「意大利不過地理上之名詞」一語。明目張膽。以號於衆。於是盡復前者王族壓制之舊。全意仍爲若干小國。爲外來種族波旁家哈普士博家等所分領。其王位爲意大利人血族者。惟有撒的尼亞。Sardinia 國王之一家而已。而亦壓於羣雄。奄奄殘喘。蓋至是而意大利。闇無天日矣。時勢造英雄。嗚呼。時勢至此。豈猶未極耶。

天不忍神聖之羅馬。茶然黯然。長埋沒於腥風血雨之裏。天不忍數千萬文明堅忍之意大利民。

族呻吟於他族異種一摘再摘之下。乃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治那阿市。名曰瑪志尼。實怪傑。拿破侖即意大利王位於米侖之歲。而法國大革命後十有三年。拿破侖征服意大利後十年也。猶以爲未足。復於翌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尼士府。名曰加里波的。猶以爲未足。復於其翌三年即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撒爾維亞。名曰加富爾。自茲以往。而千年冢中之意大利遂蘇。瑪志尼。一士人子也。年十三。入於市立大學。其時正去維也納會議後三年。法國革命之反動力大作。奧大利之壓抑愈甚。而國運日以益非。每讀前史。塊然若有所失。自茲以往。惟著深墨喪制之服以終其身。後有叩其故者。瑪曰。『吾當時亦不知其所以然。惟在羣兒稠人歡笑雜遝之中。自覺悲氣沈沈。而來襲心。使人哀。使人老。噫嘻。吾其無國之民。吾其服國喪以終吾年。』掩淚歡場。悲歌牖下。多情多恨之英雄。大率然矣。年十七。既悉通諸學之奧。見識文章。迴絕流俗。日者侍母散步於治那阿之海岸。忽一巨人。面目深鰲。鬚髯如戟。頸長七尺。風采稜稜。颯然來前。脫帽而施禮曰。『願爲意大利之亡命人有所盡。』母則泫然探懷中出若干金錢。搵一掬之淚。納諸巨人破帽中。瑪志尼問母。彼何爲者。母曰。此愛國男兒也。彼等欲救國而事不成。離父母。割妻子。流竄以至於此。瑪志尼自聞茲言。如冷水澆背。心大感動。其犧牲一身以酬國民之志。實始於此。加里波的。舟人子也。性慷慨義烈。感物易哀。嫉不義如讐。喜鳴不平。爲人急難。其所憤激感觸。趨義赴之。視生命鴻毛如也。日者游羅馬大都之廢墟。觀其大壁大門大伽藍。頽址半傾。丹青狼藉。低徊感慨。亡國之悲。勃鬱於胸中。而不能自禁。年未十五。已浩然有以國事爲己任之志。常語人

曰。『余誓復我意大利。還我古羅馬。』自茲以往。吐棄一切。惟注精神於革命一事。加富爾撒的尼亞王族之一貴公子也。其出身既與彼二傑異。其少年之經歷亦自不同。始蓋一自倨不遜。執袴無賴之惡少年也。年十歲。雖卒業於小學校。然更不悅學。日聚羣兒爲惡戲。既而欲爲軍人。入焦雲兵學校。自是始嚮學。研精測算。年十六卒業。擢爲測地官。雖然。憂國之心未起也。爾後年齒漸長。誦古今之歷史。察現今之形勢。思爲國家有所盡力。而未得其下手之方法。然頗來往於治那阿諸地。與諸亡命相往來。呼吸自由之空氣。貴族之習性一變。

## 第二節 瑪志尼創立「意少年意大利」及上書撒的尼亞王

初意大利當十八世紀以前。已有哲理家文學家。但丁。麥耶俾爾。荷士哥。等。微言永歎。大聲疾呼。以革新匡復之義。導其國民。風流漸播。於是有一「加波拿里」黨 Cobonari 之設。加波拿里者。燒炭之義。實祕密革命之盟社也。當千八百二十年。事機迫於一髮。乃在意大利中央之尼布士及帕特門倫巴的諸地。同時爆發。時瑪志尼十五歲。加里波的十三歲。加富爾十歲。然事竟不成。首事者或死鋒鏑。或死囹圄。其餘以嫌疑流竄。治那阿者。不可勝數。治那阿。卽瑪志尼之故鄉也。在意大利西南。爲地中海濱一絕港。政府以此竄謫志士。竄者既多。而治那阿遂成爲自由主義之中心點。瑪志尼所遇之巨人。卽千八百二十年役中一無名之英雄也。

先是瑪志尼以愛國熱血之所湧。思有所憑藉。乃投入加波拿里黨。既而察其內情。以爲此黨之人。血氣有餘。而道心不足。當其瀝血淋漓。指天誓日。雖凜凜然若薄雲霄。而貫金石。一遇挫折。茶然餒然。前此之壯懷盛氣。銷磨盡矣。瑪志尼以爲欲成大事者。不可不先置成敗利鈍於度外。今

日不成期以明日。今年不成期以來年。如是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年數百年。所不辭也。及身不成期之於子。子猶不成期之於孫。如是乃至曾孫玄孫來孫。所不辭也。吾力不成期。諸吾友。吾友不成期。諸吾友之友。乃至吾黨不成期。諸他黨。所不辭也。惟求行吾志。貫徹吾主義而已。瑪志尼以爲非有此等氣魄。此等識想者。不足以言革命。不足以言天下事。而欲養成此氣魄。此識想。不可不推本於學力。不可不推本於道德。瑪志尼深察加波拿里黨之不足語於此也。於是脫離之。自組織一黨名曰「少年意大利」Young Italy。

千八百三十年。法國第二革命起時。瑪志尼二十五歲。加里波的二十三歲。加富爾二十歲也。風潮所簸。影響徧及。一加波拿里黨。復揚其餘燼。蜂起於各郡國。奧國移兵勤洗。瞬息戡定。而瑪志尼爲值吏所賣。逮繫獄中者六月。僅減死一等。見放於意大利境外。

千八百三十一年。撒的尼亞前王死。其從弟查理士。阿爾拔 Charles Albert 嗣立。阿爾拔者。號稱近世最英仁之主。夙懷恢復意大利之志。而曾加盟於加波拿里黨之人也。時瑪志尼越在法國。聞之大喜。乃上書於阿爾拔曰。

某死罪。上書於所愛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殿下。越在海外。逃聞我王繼體主社稷。誠歡誠抃。雖然。王其念之。王欲爲新意大利最初之一大偉人。惟今日。欲爲舊意大利最後之一民賊。亦惟今日。我意大利人民。其非可以姑息敷衍。因循以鎮撫之也。非一日矣。彼等於數百年來。求而不得之民權。今也認之已真。望之已渴。彼等愛法律。愛自由。愛獨立。愛統一。然而上被裁斷。外被阻絕。中被壓抑。跼天躋地。無所告訴。今也國不知何在。家不知何附。身不知何存。外人之



游其國者。字之曰奴隸之國。接其人者。諡之曰已死之人。彼等有血義。有鬚眉。習聞此言。甯爲木石。彼等吞聲忍恨。飲奴隸之卮者已數十世。自今以往。誓以此身與此卮俱碎矣。王乎王乎。今意大利之國民。無不額手延頸企踵傾耳拭目以待命於殿下者。願買絲爲殿下繡作「自由獨立統一」三字於旗上。願殿下自進而立於國民之馬首。爲民權之倡導者。保護者。爲全意大利之建設者。革新者。舉數千萬之同胞。出之於野蠻外族之手。而還我太平。王如有意乎。吾儕不才。願捧其身命以待王之驅策。集意大利散漫之諸州而致諸王之麾下。以舌以劍而爲王服犬馬奔走之役。民困不可久也。時會不可失也。惟大王圖之。

阿爾拔固素知瑪志尼者。良敬其爲人。雖然。自以羽毛未豐。不可高飛。深慮瑪志尼之輕率以害大局也。又不欲自居嫌疑之地也。得其手書。曾不致答。反下嚴命曰。瑪志尼若越境復入於意大利。則直捕縛之。雖然。一人之王。充耳其如饜。數百萬人之國民。傾耳其如雷。此命一下。舉國失望。相率而入於「少年意大利」者。以數千百計。瑪志尼益爲愛國志士之中心點矣。

「少年意大利」之所以異於「加波拿里」者何也。彼蓋消極主義。而此則積極主義也。彼等惡官吏。惡虐政。誓與當時之小政府不兩立。雖然。彼等有破壞而無建設者也。瑪志尼不憚破壞。然以爲破壞也者。爲建設而破壞。非爲破壞而破壞。使爲破壞而破壞。則何取乎破壞。且亦將並破壞之業而不能就也。「少年意大利」之目的。實在於是。此亦可見我絕代佳人瑪志尼者。非可與彼蠻恣橫暴之無政府主義。同類而並觀矣。瑪志尼嘗言。

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是根於「爲國民」[For people] [由國民] [By people] 之兩大義而來者。

也。按西哲言政治者有三名言最簡而最精曰 Of people 曰 For a people 曰 By people 第一義謂國者人民之國也。第二義謂國政者爲人民而立者也。第三義謂國事者當由民自處置也。政治之精理此三義盡之矣。若君主專制政體無論施虐政於民處善政於民皆不過 To people 而已。論者不審別其本而欲舉中國儒者所言仁政比諸泰西今日之政治失之遠矣。文法之有關於學理也如此。吾向謂中國文法簡於歐西。今此四語欲求以如原文以一字未其義譯之而適當誠束手無術矣。附注於此以質將來。以故吾輩舍此之外無學術。舍此之之外無宗教。舍此之之外無性情。

瑪志尼之所以爲瑪志尼。於是乎在矣。雖然。加波拿里黨所以失敗之原因。猶不止此。彼等所最缺者。無協同和衷之運動也。協同和衷者。革命圖成之第一要義也。彼等無一政綱。無一信仰。無一高遠之理想。夫是以協同和衷之實。不可得舉。故瑪志尼欲就此大業。先以教育國民爲獨一之義務。而其教育之法。在首與當時腐敗之宗教宣戰。瑪志尼又言曰。

今日之大問題。宗教的問題也。彼持唯物論者。謂費爾許之辛苦周折。以求新建一國。毋寧仍其舊而改革之。苟能維新便民。雖分裂何害。雖服屬何害。爲此論者。是對於宗教上而放棄其高尚之天職者也。其能撫我者。無論如何之政府。甘服從之。其能應援我者。無論如何之方法。皆畫諾之。其可以救目前片刻之苦痛者。無論如何之約束。皆歡迎之。是非人之所以爲人之道也。是故當知。欲獲勝者。只有一途。曰舍身而已。曰舍目前之樂利。舍物質上之樂利而已。

是所謂瑪志尼唯心論之宗教也。是瑪志尼教育之精神也。其純潔之理想。鑿於冰雪。其精一之情感。高於雲霄。瑪志尼豈徒豪傑。實聖賢也。彼於是據其所信以定此會之綱領曰。

「少年意大利」者。意大利人中之信進步義務兩公例而確認我意大利爲有天賦一國民的資格之諸同志所結合而成者也。入此會者。以再建一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意大利爲目的。

凡在此目的外之思想動作。悉犧牲之。以茲決心。組織茲會。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則曰

教育與暴動同時並行。

以此二事團爲一體。可謂奇事奇文。雖然。有深識者。苟思其故。不禁爲之拍案三歎。

舉世仇公敵之奧大利。而摺諸境外。以收回自生之權。此其第一着手也。彼非不哀腥風血雨。戰爭之慘。然以爲是固終不可得避。既爾。則其破裂早一日。得一日之利也。雖然。用外交政略。而借他國之政府爲應援。是瑪志尼所不許也。其言曰

聯絡主義者。發於倚賴之劣根性。而使意大利喪其資格於世界者也。

瑪志尼之徒。以此等主義。播之人民。疾而呼之。強而聒之。如牧師神父之傳教者然。雖然。彼等非欲以力強移人民之意志者也。一日國民統一之業若成。則應建何種類之政府。一任國民之自擇。此瑪志尼黨之所志也。其會中綱領又云。

我黨對於國民投票所立之政府。無論其形式若何。皆甘膜拜於其前而不辭。蓋服從公意者。實箇人應守之義務也。

以上所引。雖東鱗西爪。語焉不詳。亦可以略窺「少年意大利」之綱領旨趣。而其苦心經營之人之學識才略。亦從可察矣。更約言之。則「少年意大利」之目的。在救濟意大利。而統一之於共和政府之下也。其方法。則教育與暴動也。其標語。則神與人民也。其旗幟。則一面書獨立統一字樣。一面書自由平等人情字樣也。

黨體既立。應者如響。自學生而學生。自青年而青年。其結合之速。刀幾爲前古所未曾有。時加里波的方夙夜皇皇。所在募同志。偶遇此「少年意大利」黨員之一人。乃始知世有所謂瑪志尼者。其所一所事。正與己同。大喜。遂投身入會。加富爾當時未知有加里波的也。顧頗聞瑪志尼。欲會見之。而未得其機。

### 第三節 加富爾之躬耕

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法國第二革命之起。瑪加二賢。固奮袂扼腕。亟欲一雪。而加富爾亦少年氣盛。不能自制。嘗於廣座之中。痛罵撒的尼亞政府之因循。謂意大利人竟無一箇是男兒者。政府聞之。直命陸軍省禁彼不許住居治那阿焦靈兩地。遂謫於僻邑。爲巴特城之土木監督。居一年。怏怏不樂。遂挂冠去。讀者試掩卷一思。加富爾去將何適。意者其不投革命軍。則入政黨已耳。而加富爾會心獨往之處。有非尋常人所能擬議者。噫嘻。桓靈失綱。四海鼎沸。羣雄拊膺攘臂之際。而絕代偉人諸葛亮。乃躬耕於南陽。當法國革命全歐如麻。豪傑遙起水湧之時。而絕代偉人加富爾。乃學圃於黎里。右之欲就大業者。必有所養。嗚呼。其亦可以師矣。

蓋加里波的軍人之資也。其意以爲「彼哥索加」之英雄。當法國危急存亡之秋。能以一

拿破侖  
產地也

呼披靡天下。內平內亂。外敵俄普奧三大敵。無他。能用其國民。使懷必死之志。以報國。則嚮之農民市民。皆可忽變爲精銳無敵之練卒。彼何人哉。我何人哉。我意大利今雖積弱矣。然國民憤悶勃鬱之氣。既將熟而可用。吾將率之以追我祖般比之偉績。復我史羅馬之光榮。制梃以撻奧法。吾信其非難矣。此則加里波的之志也。瑪志尼異是。瑪志尼學者也。理想家也。以爲「欲行革

命。則不可不播革命之種子。欲求文明。則不可不築文明之土臺。故當推本於國民精神。養其不  
移不屈之道心。鼓其死而後已之元氣。此則瑪志尼之志也。若加富爾則又與二豪異其撰。彼  
以爲「今日者外交時代也。以氣蓋一世之拿破侖。不免爲聖氣連拿。拿破侖遷死之地也。孤島之鬼。豈有  
他哉。爲其敵天下而已。夫吾恃吾力而不倚助於人。固正氣所當爾。固人道所當爾。雖然此道此  
氣。豈不在我。居今日之天下。而惟侈言不顧成敗。不恤利鈍。陳義非不甚高。然業也者。期成者也。  
期成之業。豈惟恃道。蓋術亦有不可不用者矣。故夫「加波拿里」者。烏合之衆。無謀之師。不足云  
矣。卽彼「少年意大利」亦恐至誠有餘。而智力不足以爲濟。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意大利列國  
中。如昔昔里。如尼波士。如羅馬。如達士加尼。如倫巴的。皆不足憑藉以成大業。其可以有爲者。惟  
我宗邦撒的尼亞耳。雖其地狹衆寡不足爲輕重於歐洲。若夫善用之。豈不在人。撒的尼亞。實我  
一生之舞臺也。」此加富爾之志也。

加富爾之所志者。既在此不在彼。其所以利用此舞臺之術則如何。彼自以身列貴族。一躍而爲  
宰相。殆非難事。今以嫌疑被謫。若不自戢。待逸此機。毋甯自隱焉。以爲他日之地。當其翩然歸耕  
也。其友有貽書弔之者。惜其以有爲之身。受嫉當途。老於山野。加富爾戲答之曰。「未可知。天  
若假公以年。佇看他日加富爾爲全意大利宰相之時矣。」嘻。偉人之自負自信。如此者。  
加富爾之隱於農。非徒隱也。而眞農也。彼蓋搏虎搏兔皆用全力之豪傑也。彼始事於黎里。延及  
隣近諸地。自農事之故。良道路之興。作灌溉之新案。水車之製造。無不孳孳汲汲。以身任之。其時  
輪船之製新發明。乃首採用之。以運輪於麥阿里之湖上。一切地方上民事。皆干預之。獎勵之。遂

於彼特們興一最大之農會。創建焦靈銀行。日夕盡瘁。未嘗嘗居。蓋加富爾之遠識。早有見於歐洲社會。必有一番大變革。而殖產興業。實爲之原。故先導其民。使習於此。彼其後此當國之際。所以能舉而措之。若烹小鮮者。蓋其養之於前者豫矣。

不甯惟是。彼又乘此空隙。徧游英法諸國。蓋彼既以未來之宰相自命。則其於各國政治之實況。審之不可以不熟也。其至英也。與哥布頓 Cobden 最親。其至法也。與基率特 Guizot 最善。哥布頓自由之思想。與基率特保守自負之精神。彼皆能融納之。又屢往就英國國會之傍聽席。既聞當時大政。凡衆格蘭斯頓比康斯佛等之舌戰。大有所感動。自是心醉英國政治。而尤歆其自由勢力之旺盛。見夫選舉法改正案。信教自由案。全廢奴隸案等之屢次劇戰。而卒歸勝利。雖以惠靈吞之英名。猶不能壓當時之民氣。則拍案快呼曰。『有是哉。有是哉。我意大利國民之精神。其亦不可不以此爲鵠矣。我輩今猶然奴也。今猶然縛也。』自是以往。加富爾以崇拜英風聞於天下。雖然。彼無所雌黃焉。無所躐進焉。屹屹焉更研英文治英學。詳察英國政治宗教教育農工商各事業。以備將來經國之用。蓋加富爾以農以游自隱者。凡十有六年。十六年之星霜。不可謂不久。此十六年內意大利之事變。不可謂不多。雖然。彼遂不厭彼遂不動。蓋其胸中早有所自主而定識定力。非外界所能奪也。加富爾實最富於忍而力之偉人也。翻觀此十六年中瑪志尼加里波的之二豪則何如。

#### 第四節 瑪志尼加里波的之亡命

瑪志尼之見放也。遁於法國之麻士天市。自創一報館。卽以其黨名名之曰「少年意大利」。以其

高尚純潔之理想博通宏贍之學識。縱橫透闢之文詞。灑熱血於筆端。伸大義於天壤。舉國志士。應之者雲起水湧。時加里波的方爲一船長。航行於君士但丁奴不。土耳其國都舟中與一仙士門派。仙士門者國一哲學家倡大同共產主義嘗與其徒實行之之法國人相覲。慷慨扼腕。言論風生。乃始知其祖國有所謂瑪志尼其人者。尋讀其一字一淚之檄文。一棒一喝之報紙。則大感動。乃決棄去船長之業。訪瑪志尼於麻士天。以謀大計。當二人之相見也。所語者不過「少年意大利」之來歷及其目的。泛泛問答一夕話耳。及其相別也。瑪志尼語人曰。「吾見加里波的吾之負擔輕減其半。」加里波的亦語人曰。「吾見瑪志尼志其愉快有視哥倫波新覓得阿美利加時尤甚者。」自是以往。兩雄握手。而半島之風雲捲地來矣。

瑪志尼見阿爾拔

撒的尼亞王

之不足與謀也。乃與加里波的及各同志是策。欲乘大祭之夜起事。倒

撒的尼亞政府。逐其王而絕奧國之羈絆。不幸事洩。黨人或捕縛。或遁走。加里波的聞變。急遁入

一賣餅家。求潛匿。餅師之女憐之。給以襪褲。俾易服宵遁。問關十日。乃達家鄉。一訣慈親。再思行

遞。忽爲法國緹騎所獲。伺夜深人靜。潛從丈五高樓跳下。藏於山深菁密處。斷食者兩日。乃達麻

士天。偶檢新報一讀。則己之姓名已受死刑宣告矣。然猶與諸同志尋消息。企圖再舉。志不少

衰。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瑪志尼廿七歲。加里波的廿五歲。而加富爾廿三歲也。

雖然。以當時虎狼虺蜴之歐洲列國。萬方一概。吾道將窮。天地雖大。何處可容意大利革命英雄

側身之所乎。千八百三十三年八月。法國以撒的志亞政府之要求。驅瑪志尼出境。乃潛竄於瑞

士。自茲以往。殆如因虜者凡十餘年。避探偵。避鉅斃。屏居於斗室暗澹之中。一燈淒涼之下。日夜

慷慨淋漓。仰紙吮筆。然胸臆中炎炎千丈之活火。著書草論。指天畫地。策方略。散諸各地。以指揮其同志。嘻。瑪志尼雖壯快真。率光明磊落之一男子乎。至其深謀緻慮。洞察情僞。兔起鶻落。熟精夫神祕隱密之革命家。不二法門。往古來今。未見有其比也。其所著書。至今凡有志於政治上祕密結社者。奉爲枕中鴻祕。得其術以達所志者。不知凡幾矣。千八百三十六年。復不爲瑞士政府所容。坎軻流浪。僅得託足於從來不逐「國事犯」之英國。自千八百三十七年以後。定居焉。英國者。實瑪志尼第二之故鄉也。去國益以遠。來日益以難。戰一國之大敵未已。而一身之小敵。且紛至而沓來。戰疾病。戰飢寒。三旬九食。十月單衣。典時表。典外套。典長靴。猶不足以自給。最後乃丐得一報館。賣文爲活。然猶日日奔走呼號。和血和淚。以從事於著述。遂更組織一新黨。名曰「少年歐羅巴」。外之以通他石之情。內之以繫同胞之望。如是者又十年。蓋此十年中。而其所謂教育國民之主旨。乃始磅礴圓滿。而此後如茶如錦之意。意大利根柢乃始立矣。

瑪志尼既久於英國。與名相格蘭斯頓交甚契。常訴以意大利人民壓制之苦。及己之所抱負。其賣文於報館也。常發明意大利之國情。及歐洲列國所以待意大利之道。英人聽之。大有所感動。此後加富爾一統政策。大得格蘭斯頓之贊助。以底於成。亦不可謂非瑪志尼十年流落之遺賜也。

### 第五節 南美洲之加里波的

加里波的既不見容於法國。茫茫全歐。託身無所。乃飄然倚劍。遠遁於南亞美利加。自茲以往。不踏歐洲塵土者十四年。此十四年中。又加將軍一天然之學校。而爲將來回天事業之練習場也。



不可以不記。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舉似世間人。誰有不平事。」千古之大俠。往往被髮以救隣。拔劍以助路人。蓋其至誠熱血。磅礴鬱積於腔子裏。一觸卽發。非有所爲而爲之。蓋非是則無以爲歡也。以龍拏虎擲之加里波的。一旦投閑置散於故鄉萬里之外。攬鏡華髮。據鞍髀肉。跼蹉歲月。何以爲情。彼蒼蒼者深憐夫。閑殺英雄也。無端而生出里阿格蘭共和國。倡獨立與巴西帝國開戰之役。任俠尙氣之加將軍。旣同病以相憐。復見獵而心喜。彼以舟人之子。十餘年生長於海上。使船如馬。夙其長技。乃率十二人。駕輕舟。擊巴西一軍艦。奪而據之。爲獨立軍應援。屢戰屢捷。此十二人者。皆意大利亡命志士。而與加將軍同生死共患難者也。日者碇泊於某河口。翌朝深霧障天。咫尺不辨。忽有二敵艦駛至其側。聲稱速降。隨放巨砲轟擊。此十二人中。有名非阿侖者。然砲應敵。百發百中。敵兵入海者無算。俄而爲飛丸中額仆地。加將軍前往救之。亦中丸而仆。艦中士官展輪急遁。船如斷梗。漂流海上。地理不明。針路不悉。當此之時。加里波的之不死。其間不能容髮。而非阿侖竟齎志而長逝矣。一士官開海圖示加將軍。乞其指揮。將軍手不能動。口不能言。惟濺一滴淚於圖中。桑得菲之點。士官等悟其意。向此港進行。凡漂泊十九日。乃達嘉爾伽港。就療養焉。彼他日嘗語友人曰。吾不惜死。但吾欲塗肝腦於本國之土地。不甘如非阿侖之葬水中也。哀哉斯言。

天爲意大利生偉人。豈其當意大利未建國而奪之。加將軍留嘉爾伽港者六月。醫療奏效。漸歸平復。雖然。嘉爾伽者。敵地也。自願此身已等囚虜。且船被沒入官。同志悉皆就縛。而眇躬亦且夕

不可測。日者乃鞭悍馬。思急遁入一森林。人馬俱疲。藉草稍憩。而追謀忽至。卒被擒。捕盛以土囊縛諸馬上。渡數十里沼澤。復爲階下囚。於嘉爾伽長官之前。嚴鞫拷掠。背縛兩手。而懸諸梁上者。凡兩點鐘。氣息垂絕。四肢冰冷。而孫終不屈。時以濺血之眼。一睨堂皇上人。卒科以強盜殺人之罪。投之狴狴。閱兩月。復逃獄歸於里阿格倫。再抗巴西軍。所向有功。雖然。至是而加里波的瀕於九死者。既三回矣。歷觀古今中外正史小說所紀載英雄患難之事。驚心動魄者。不一而足。未有自入患難。自出患難。一而再。再而三。如加將軍者。將軍殆以患難爲兒戲也。

加將軍者。又多情之豪傑也。兩年前。曾在烏嘉伊國之彭巴士曠野。失途躑躅。忽遇一佳人。止而觴之。爲奏希臘前哲荷馬之古歌。將軍有所感想。未嘗去懷。今以機緣。遂爲伉儷。卽絕世之女豪傑馬尼他夫人。而此後加將軍用兵故國時。出入於萬死一生中。以佐汗馬之勞者也。天涯落魄。遇青眼於紅顏。造物有情。調冬心以春氣。嗚呼。英雄之感慨何如哉。

其後里阿格蘭共和國。遂不可爲。未幾復有烏嘉伊政府與愛黎士開戰之事。加里波的復助之。以桑安尼阿一戰。獲全捷。凱旋於門德維拉府。府民歡迎。舉國如狂。顧將軍不伐其功。退然屏居。仍爲一亡命孤客之情狀也。有者法國水師提督。慕其高義。造門求謁。則數椽敗屋。不堪風雨。時日嚮夕矣。而燭不舉。提督異而問焉。將軍徐答曰。『僕與共和政府約。供給日用所需。偶忘蠟燭之費。是以不克舉火。足下辱臨。將以談心。不必惟見吾面也。』提督肅然。以語軍務。卿乃贈以百金。彼悉分與死事者之遺族。惟留足以市蠟之資。語夫人曰。備提督再來時之需也。噫。嘻。偉人偉人。雲中鶴耶。朝陽鳳耶。雖欲學之。烏從而學之。

蘇子卿之棲海上。亂子已生。陳伯之之望江南羣鶯掠亂。蓋至是而加將軍之客南美者忽忽十四年矣。此十四年中。得子女三人。從門的維拉政府乞五畝之田。率妻子躬耕之。如是者有年。然其間常糾集故國志士以精神上互相操練。又加以里阿格倫烏嘉伊兩度助戰。奔突飄忽於銅國鐵馬之中。爲意大利國民一天然之陸軍學校。於是加將軍部下已有阿歷山大王所謂母軍隊者二百人矣。至是爲一千八百四十七年。而意大利之形勢一變。

### 第六節 革命前之形勢

當時意大利愛國志士中。凡分三派。其一則瑪志尼派。加里波的瑪志尼黨人也專欲以共和理想組織新國家者也。其一則加富爾派。欲憑藉撒的尼亞國以行其志者也。此外復有一派。名曰尼阿奇布黨。欲戴羅馬教皇以聯合全意者也。之三派者。其愛國之熱誠也同。其以意大利民族之一統獨立爲目的也同。但其政見異。則其手段自不得不異。其手段異。則其黨勢自不得不異。而此三者孰爲謬見。孰爲遠謨。在當時蓋猶一未定之問題也。

於是千八百四十六年。而意大利之中央。有雄雞一聲。天下白之機。時則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九新卽位。皮阿士者。野心家也。竊睨天下之風雲。欲利用之以恢復百餘年前教皇赫赫之權力。乃以甘言結民望。改政體。頒憲法。開議會。聲稱與民同治。皮阿士之言。非眞言也。雖然。以當時久困地獄。渴望天日之意大利人。驟聞此語。殆如涸鮒得水。籠鳥脫樊。且距且躍。且汗且喘。奔走相慶。相告語。時適有與奧大利議界約之事。皮阿士力爭不屈。於是人望益高。教皇萬歲。意大利萬歲之聲。忽徧全國。瑪志尼固不喜撒的尼亞王不喜教皇也。雖然。其愛祖國救同胞之熱心。瞬息不

能自制。於是裁一書於教皇。告以責任之重大。勉其行誼之初終。而加里波的亦自南美移書曰：「教皇陛下。竊聞陛下欲爲意大利三千萬同胞請命。某等十餘年懷抱不得達之志。將惟陛下是賴。某不才。願以一軍艦相從。以効犬馬。惟垂採焉。」加里波的既發書。乃率同志束裝以待命。而復書竟杳然。

尼阿奇布黨於時大喜過望。其熱心恰如水蒸氣。沸度益加。點點迸散於全土。如達士卡尼王。如撒的尼亞王。皆於行政上大有所改革。除尼布士王弗得南之外。全意暴君之跡。殆將掃絕。夫改革善舉也。然改革以虛不以實。以偏不以全。則往往爲革命之媒。歷史之慣例然矣。意大利自經瑪志尼十數年大聲疾呼熱心訓練以後。其國民之理想之氣力。已非復前此之薄弱腐敗。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激昂之度。愈高愈烈。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意大利全國人無貴無賤無貧無富無老無幼。皆懷抱本族獨立統一之決心。愈固愈劇。其秣馬蓐食。爲政治上祕密之運動者。比比皆是。於志挪亞有學術會議。於卡薩爾有農業會議。實則皆政談會也。意大利之動機。殆如在弦之箭。持滿而待發。如陵之爆。迸星而欲轟。

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彼之隱於農。旣十餘年。迨皮阿士旣設立憲政。人心大震。彼矚時機之將熟也。乃蹶然以起。與二三同志設一大報館。而其綱領旨趣有四：(一)立憲。(二)進步。(三)意大利之獨立。(四)列邦之連合是也。瑪志尼倡一統。而加富爾倡連合。此其故有不可不深長思者。蓋瑪志尼主共和政體。故欲於獨立之後。代表國民多數之意見。置大統領以行主權。其言一統宜也。然加富爾笑之。以爲是能言而不能行。苟實行之。則已毀我撒的尼亞國。夫撒的尼亞者。今

日意大利獨一無二之憑藉也。一旦而毀之。是敵友助以饒敵也。加富爾非不渴望統一。然必代以連合字樣者。以爲既倡統一。不可無統一之人。其具此資格者。含吾撒王莫屬也。雖然。今日而昌言以撒的尼亞併吞列國。吾恥之。故母甯運智焉。以連合之。此加富爾之懷抱也。加富爾既不肯棄所憑藉以從瑪志尼。瑪志尼亦不肯枉其所信以從加富爾。於是兩雄不得不立於相敵之地位以終始。嗚呼。志士多苦心。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加富爾既定此目的。不復旁騖他事。惟以撒的尼亞之改革爲急務。其改革奈何。首頒憲法。開國會。上下和衷。以喚起國民一致之精神。於是國論漸動。撒王阿爾拔傾心其說。卒以千八百四十七年召集國會。加富爾自故鄉焦靈選出爲議員。是卽皮阿士布憲於羅馬。而加里波的自南美發軔之時也。

於時撒的尼亞復有一偉人。曰達志格里阿者。與加富爾同爲撒邦貴族。同倡自由立憲主義。方游歷全意各地。糾集同志。觀時勢之日煎迫也。乃急歸而說其王阿爾拔曰。語有之。『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意大利統一之業。始終不可以已。我王其無意乎。今皮阿士倡自由。民應如響矣。臣願聞我王意嚮之所存。王若有定天下之志。臣等請當之。阿爾拔頤微頷而不應。達氏厲聲曰。『王無言乎。何以謝天下。』阿爾拔環顧左右。以顛聲而答曰。『予懷此久矣。願不敢言。時乎若來。則吾雖犧牲我王冠我生命我子孫。亦所不辭。』阿爾拔非豪膽不屈之人也。然其所志實在於是。君子嘉之。

第七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

噓矣。眼跳矣。燈花矣。烏鵲噪矣。蟄雷鳴矣。風滿樓矣。濤湧隄矣。積維也。納會議以來三十年之奇怨殊毒。乃孕成歐洲十九世紀第一大紀念之歲。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於是法都巴黎之二月革命起。阿良朝王統。一旦轟斃。路易拿破命被舉爲大統領。而第二次之共和國出現。奧匈各國民黨所在蠶起。於是四十年來控縱全歐氣燄赫赫炙手可熱飛鳥不落之梅特涅。其潭潭府第。付咸陽之一炬。其融融妻孥。爲王孫之乞食。抱頭鼠竄。子身夜遁於英國。其前此所以炮烙百千萬之志士者。今乃請君入甕。繩還自繩。至是而意大利人立憲平和之思想。忽飛向九霄雲外。革命運動。自村而村。自落而落。自市而市。自州而州。自國而國。斬木之旗。揭竿之兵。騷然矣。衝陳吳之鋒者。爲倫巴的人。倫巴的者。位意大利之東北。而與奧相接壤者也。次之爲昔昔里人。拔劍以環王宮。頑固倔強之弗得南。遂不得不頒憲法以救眉睫。米亞藍俾尼士諸地。相率屏逐梅特涅之傀儡。創建共和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自起爲國民軍之首領。達士卡尼大公爵。亦加入國民運動。北方諸州。同時應援。齊集於阿爾拔麾下。推爲盟主。以與數百年之公敵相周旋。新意大利之幻影。忽有從大白地湧起之觀。

阿爾拔乃變其撒的尼亞旗爲赤青白三色之意大利國旗。擁五萬之練軍。堂堂凜凜。以向於倫巴的。惜哉。阿爾拔猶非其人。志氣有餘。而才略不足以濟之一日。與敵之老將狄奇相遇。屢戰屢北。最後挪巴倫一役。遂一蹶不可復振。卒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之夜半。於血雨蕭蕭之裏。與軍士訣絕。自遜絕域。以解奧軍之怒。顧命達志格里阿。使輔幼主。繼遺志。卽後此意大利統一共主留光芒萬丈於歷史上之英瑪努埃皇帝是也。哀哀白帝。啼鵲血以誰聞。沈沈鼎

湖攀龍髯其奚及痛哉。彼舍身救民之阿爾拔。讓位四月後。遂以心臟破裂。齎終天之恨。以赴泉臺。而革命之大業。復一頓挫。

### 第八節 羅馬共和國之建設及其滅亡

其時之瑪志尼加里波的。何在乎。加里波的上書教皇后。未幾即發軔於南美。一心爲皮阿士之後援。何圖抵支布拉達海峽。忽遇撒的尼亞之商船。懸三色旗。掠我舟而西。且喜且駭。尋其所由。乃知撒王阿爾拔起義之事。此壯快颯爽之將軍。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直馳入撒的尼亞。求隸王麾下。以備驅策。惜哉。此心長才短之王。憚之怖之。而不能容。曰。彼乃南美洲一海賊。烏可以共事。加將軍大憤。然無如何。乃改赴米亞藍。市民耳其名。竭誠歡迎。四方義勇之士。走集麾下。不旬日而得首領五十人。士卒三萬。方飛翔於米亞藍境內。厚集其力。而撒王敗報。已日有所聞。和議殆將就緒。加里波的憤極。乃率所屬以向羅馬。而久旅英國之瑪志尼。當皮阿士宣誓之時。已與加里波的來往通問。有所密議。及法國革命起。直飛渡海入巴黎。一察形勢。遂歸故鄉。初至撒的尼亞。察阿爾拔達志格里阿加富爾之徒。非可與已共事者。亦迴馬首以入羅馬。

羅馬之教皇皮阿士。倡自由。倡獨立。口血未乾。一旦事變起。忽雌伏蜩縮。手足無所容。狐疑三思之後。卒宣言不加入國民運動。以媚奧大利。同時又舉自由派之首領瑪志尼。使行新政。以媚國民。未幾瑪志尼遂刺卒。皮阿士怖。不知所爲。乃子身潛遁。作寓公於尼布士。於是羅馬混亂已極。陷於無政府之狀。瑪志尼加里波的兩雄。既入羅馬。運動不一月。而新羅馬共和國成立。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二月九日。結集國會。宣告獨立。嗚呼。距今十七年前。兩雄初相見於麻天士之時。

皆翩翩絕世之一少年也。歲月如馳。人天揮手離多會少。有影無形。今日合并。則已同在中年。雙鬢斑斑。垂二毛矣。乃始相與灑一掬英雄淚於生平所愛所戀所敬所夢之古羅馬會堂。彼時二豪之心事。其悲喜當何如哉。

於是瑪志尼被舉爲共和國臨時大統領。執牛耳以指揮國會。加里波的發境內之壯丁。得常備軍一萬五千人。日夜訓練。以爲國防。瑪志尼之意。以爲法蘭西今新改爲共和政體。聞我之獨立也。必喜而相助。卽不相助。亦當中立。而不我干涉。何圖彼反覆怯懦之教皇皮阿士失地以後。憤憤不自戢。思藉外國之力。以復其位。卒搖尾以乞於法國。法大統領拿破侖第三正野心勃勃。欲樹威域外。以固其位。攫此機會。以買本國教徒及軍隊之歡心。乃驟遣三萬五千之大軍。臨羅馬城。宣言曰。汝等爲不道。逐教皇。奪聖地。吾將問罪焉。法軍初進於羅馬。以加里波的之設伏。及意國大學學生之助戰。大敗之。羅馬獲完者數月。及五月之杪。法人復以四萬之雄兵。三十六門之大砲來。羅馬新造之邦。固不足以當此大敵。加里波的率部下奮戰十餘日。驍勇將裨。死者十八九。卒以六月二十九日。會敵之大襲舉。爲最後之決戰。加將軍萬死不顧一生。揮刃叱咤。突入敵營。師子奮迅。斃敵無算。瑪志尼知非僅恃一將之勇。可以濟事也。又恐遂喪加里波的也。乃以急使銜國會之命。召還之。以議善後。加里波的入議場。鮮血淋漓。胄鎧全赤。旣折旣缺之刀。挿半鞘而未入。乃拍案厲聲曰。『今日舍遷都他處。別圖恢復之外。更無他圖。』雖然。大聲不入里耳。除瑪志尼外。無一人贊成之者。此新羅馬國會上蠕蠕然百五十顆之頭顱。惟以乞降免難爲獨一無二之善後策。而所謂達官顯吏。已紛紛挈其孥以遁於城外。加里波的憤鬱不能自制。復提孤



軍襲敵。卻之於第二戰鬪線以外。驚然回首。則一片慘白之降旗。已懸於桑安啓羅城上。夕陽西沒。萬種蒼涼。瑪志尼知事不可爲。復亡命於第二故鄉之英國。加里波的以七月二日之夕。召集其兵士。告以『士可殺不可辱。與其投兵器以蟄伏於腐敗教會所詭諛之敵軍之膝下。毋寧逃於山野以圖捲土重來。』且演說於軍前曰。

吾不揣不肖。願與諸君更造一新戰場。有欲從我游者乎。所至之地。我國民必以肝膽相吸引。吾所敢斷言也。雖然。予有要求於諸君者一事。則如焚如沸如裂之愛國精神是也。吾不能予諸君以俸廉。吾不能予諸君以休息。若夫軍食。則所至之地。可取者取之。能耐此苦冒此險者。吾良友也。吾骨肉也。若其不能。毋寧勿行。今日一出國門。非至攘斥法軍。使不留隻影於羅馬之日。則誓不歸來。嗚呼。我輩之好身手。既已徧染法人之血的。其紅猗。今請更與諸君突入奧陳。啜數百年公敵之血。衍衍其醉猗。

此一段演說。言言激越。字字光芒。聞者悲已而怒。怒已而奮。奮已而哭。哭已而歌。瞬息之間。步騎應募而集者五千人。皆以熱愛之誠心。仰首視天。高呼加里波的將軍之名。祈上帝之眷彼。且相隨設誓。從將軍以終始。於是此有名譽的敗軍之將。於蕭蕭落日之裏。率五千健兒。肅肅以行。加將軍之將夫羅馬也。美國公使奇耶士往訪之。且告曰。事已至此。足下若不棄。請艤船以向我國。僕必爲足下效保護之勞。將軍曰。羅馬雖屬落城。大事今日未了。余不能舍吾同患難共生死之部下。吾且將有所爲。遂謝之。加將軍之夫人。絕世之女豪傑也。將軍向在美洲。所有戰役。夫人無不相從贊畫。當羅馬國難之起。夫人有身既八月矣。猶汲汲盡瘁於運械轉餉之事。將軍以其

病也。憐之。尼之。夫人曰。『國也者。妾與君共之者也。君獨爲君子。忍置妾耶。』卒不聽。至是亦束男裝。編入五千健兒隊中。從將軍。雖然。意大利劫運未盡。加將軍之前途。日益慘憺。事與心違。初被追於法軍。次被迫於奧軍。越亞片尼山而西。去死不能容髮。部下日被衝散。不數日而僅餘千五百人。不數日而僅餘二百人。及乘漁船以渡維尼士河之際。其百五十人又爲奧軍所截留。八月三日。僅得達佐奇耶海岸。而相隨伴者。惟夫人及少數之親友而已。可憐此絕世女豪傑。以臨暮久病之身。仗劍從軍。出入於九死一生之裏。至是爲追兵所襲。困頓幾不得步。倚所天之肩。逃至一小森林。忽分婉一死兒。暈絕一小時。頃。僅聞猩紅之淚眼。啓蠟黃之笑臉。撫將軍之手。道一聲。『爲國珍重。』而長暝。嗚呼。英雄英雄。臨十萬大敵而英雄之心緒。曾無捧亂。經終日拷訊而英雄之壯淚。曾無點滴。至是亦不得不腸百結而淚如傾矣。

將軍既自葬夫人於叢林之坏土。自此以往。爲漂流之客者四年。後爲緹騎所獲。投志挪亞獄。未幾越獄遁。走美。紐約。爲一蠟燭店之傭保。僅免凍餒。後乃潛歸本國。更姓名爲農夫。隱於卜菩列拉島。又蓄納豪士。待時機以圖中原。

### 第九節 革命後之形勢

短命之羅馬共和國。既已殤逝。自其表面視之。則千八百四十九年以後之意大利。無異千八百十五年以來之意大利。雖然。其然豈其然哉。凡國之存亡。在其精神。非在其形質也。苟無精神。則雖以今日擁二萬萬里地。齧四萬萬餘人之中國。不得不謂之亡。苟有精神。則雖以當時分裂仍舊壓制仍舊之意大利。不得不謂之存。蓋意大利之建國。非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羅馬定都時。

始。實自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也。又非自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實自千八百二十年『少年意大利』創立時始也。雖然。自此役以後。而意大利人所新經驗有得者兩事。一曰知自由統一之業非終不可成就。二曰知撒的尼亞王室之可信用可倚賴是也。

自是瑪志尼之事業已終。而加富爾之事業方始。咄我絕代佳人瑪志尼。其遂終焉已乎。曰然也。以精神論。則瑪志尼之事業無始無終。雖謂其至今存焉可也。以形質論。則我『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自第八節以後。無復有瑪志尼出現之舞臺。故曰終焉也。瑪志尼所孕育之殤子。越二十年而復蘇。雖然。其蘇也。借屍還魂也。非統一而連合也。非共和而立憲也。其成之者。非瑪志尼之

黨人。而瑪志尼之政敵也。故曰終焉也。然則瑪志尼瞑乎。曰瞑矣。無意大利則瑪志尼憂。有意大利則瑪志尼樂。彼心目中。惟有意大利。更無瑪志尼也。曰。意大利既以立憲成。則其性質宜於立憲明矣。而瑪志尼乃倡革命。倡共和。不爲無識乎。不爲多事乎。曰。惡。是何言。無革命之論。則立憲終不可成。通觀今世界之立憲君主國。何一非生於革命風潮最高點之時代也。英國憲法號稱自期國會之革命則其憲法亦廢棄久矣且立憲國有兩事最不可缺。其一則君主不敢任意蹂躪憲法。其二則國民知

全之憲法與民一也。凡得之太易者。則視之不重。視之不重者。則守之不牢。故民間苟非以千血萬淚易得憲法。則雖君主三揖三讓以畀之。而亦不能食其利。二也。故無論欲革命者。當言革命。即欲立憲者。固不可不言革命。即己不欲言。亦不可不望有他人焉言之。無革命之立憲。則高麗是已。高麗於光緒廿三年自稱爲立憲之國。其憲法無一非擁護君主權利也。試問高麗憲政之前途何如矣。故論意大利建國之功。首必推

瑪志尼。天下之公論也。瑪志尼耕焉。加富爾穫焉。試問穫者之功德。視耕者何如矣。夫瑪志尼有道之士。非功名之人也。倡革命不成。其究極也。至於人笑我爲無識。謂我爲多事。罵我爲峭忍。輕躁如斯而已。天下事。苟有濟成之何必在我。前此無瑪志尼。則雖有百加富爾。而大功終不可就。後此無加富爾。則夫受瑪志尼之感化者。豈患無人起以穫其實也。故造意大利者三傑也。而造彼二傑者瑪志尼也。至是而瑪志尼退矣。至是而意大利成矣。

### 第十節 撒的尼亞新王之賢明及加富爾之入相

革命失敗以後。前此爲意大利作傀儡之諸侯王。皆嘖嘖嚅嚅以復其位。政策悉倣奧國。壓制愈加劇烈。撒的尼亞新王英瑪努埃。旣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受禪。時方監國在境內。聞命則痛哭失聲。旣而拔劍睨奧國之空。且指且語曰。『今意大利猶不失爲一國乎。』起舞者三。乃受詔新王幼不悅學。惟好馳馬試劍。以勇畧聞國中。彼蓋發強剛毅之人。非乃翁所能及也。旣受命於挫敗之後。時國論紛紛未決。咸欲收拾餘燼。與奧軍背城借一。王知力之不足。以及此也。又知非大整內治。不足以圖中原也。乃排羣議。與奧媾和。奧將拉狄奇。迫以速廢憲法。乃議他事。前王以千七百已布憲法見第六節王毅然曰。

將軍必以此相脅者。余雖拋千百之王冠以爭之。亦所不辭。我父旣以是誓於我民。父之誓言。卽余之誓言也。將軍必欲戰乎。撒國雖小。余振臂一呼。集我老弱。峙我菱糧。蜂蠆有毒。將軍敢謂取數百萬撒的尼亞人民如縛雞乎。余以是死。榮莫甚焉。將軍乎。吾家有死王。無降王。將軍其圖之。

嗚呼。當大敵壓境。瘡痍滿目之餘。而敢於斷然捋虎鬚。奮鵬翼。犧牲一身。以爲國民權利之保障。王之爲王。可以見矣。至是而全意大利之輿望。盡集於撒的尼亞王之一身。而加富爾漸有英雄用武之地矣。

瑪志尼之徒之在撒者。憤前王阿爾拔之一敗而挫。不始終其業也。加以賣國之惡名。謂其子不堪嗣位。乃再起內亂。奪志挪亞而據之。布共和政。瑪志尼實執拗之人也。守其主義而不拔者也。雖然。天既不欲以共和政定意大利。旋復被撲滅。而瑪志尼此後。遂不得不隱於政界。

英瑪努埃即位。即舉達志格里阿爲首相。達氏方從先王於前敵。負傷未痊。以愛國故。力疾應命。時有以加富爾爲言者。王曰。否否。今猶非其時。蓋以奧難未平也。達氏組織內閣。以桑德羅梭爲

農商務大臣。桑氏者。加富爾之政友。前此同創報館之人也。千八百五十年。桑氏卒。達氏乃舉加

富爾繼其任。然達氏猶以爲未足。越二年。千八百五十二年卒。託病乞骸骨。薦加富爾自代。於是加富爾

遂爲撒的尼亞宰相。嗚呼。非有賢王。不能庸奇才。非有名相。不能讓賢路。達志格里阿亦人傑哉。

### 第十一節 加富爾改革內政

加富爾既相。君臣一心。銳意改革。其改革奈何。加富爾以爲欲強國必先富民。於是（第一）獎勵

殖產興業。採自由貿易政策。即免出入口稅之政策是彼遊歷英國時。受哥布丁。英國名士。張自由貿易政策。吾戰於議院。卒達其志者也。之

感化者也。（第二）開通全國鐵路。與英法比利時等國結通商條約。皆其隱於農事十六年中所

布畫者也。雖然。加富爾之大目的。尙不在是。彼之所志。在使撒的尼亞脫外國干涉之羈。爲完

全一獨立國。彼之所志。在以撒的尼亞連合全意諸小邦。還我祖國。以齒於歐洲列強之間。於是

乎其(第三)著。不得不汲汲於擴張軍備。籌兵必先籌餉也。於是乎其(第四)著。不得不議增稅。以叢爾小國。承疲敝之後。增稅實一至難之問題也。當加富爾之初入閣也。國中敵視之者固不少。雖然。彼滿腔愛國熱誠。盡睅於面。有以感人於不知不覺之間。使反對者皆表同情。彼終身不娶。而曰意大利吾之愛妻也。彼不治家人生產作業。而曰意大利吾之家庫也。以此之故。至誠感人。國民咸願犧其生命。絞其血汗。一以供相公之布畫。故雖在元氣未蘇瘡痍滿目之際。而增兵增稅之議案。竟毫無阻撓。以通過於議會。嗚呼。大政治家之不可以不結信於民。有如是哉。乃知其所以十六年不飛又不鳴者。正所以爲今日一飛冲天一鳴驚人之地也。

其(第五)著之改革。則與民以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蠲除一切忌諱。與天下更始。於是衆心悅服。民智大進。雖然。其(第六)事則加富爾內治第一危難之問題。卽教民治外法權案。是也。歐洲之有羅馬教皇也。其在中古。統一全洲。各國帝王。莫不膜拜肘下。雖自馬丁路得創新教以後。其權力範圍日削。然意大利則教皇之所宅都也。故其威尙赫赫不衰。撒的尼亞人民。非惟受治於國王也。亦且臣隸於教皇。於是所謂教士教民者。有種種特權。橫行國中。莫敢誰何。有犯罪者。政府不得逮罰。而別由教皇治下之法廷裁判之。是十數萬之人民。立於治外法權下也。加富爾以爲國民不一致。則內之不能施政務。外之不能振國權。而一國中有二主權。則國民終不能一致。於是毅然提出改革案。剝奪教會之特權。使一切與齊民等。雖然以當時教會之勢力。輔以人民之迷信。異論蠡起。加富爾一身。陷於四面楚歌之裏。時撒王之於加富爾。猶桓公之於管仲也。雖然。王太后王后。皆迷信最深。強聒王側。且責且勸。太后至迫王以加富爾若終不悛。將干

涉王政。爲上帝除此魔賊。王純孝之人也。處此左右兩難之間。百計調停。智勇俱困。爲之絕食者累日。而加富爾以國家大局安危所係。前途榮悴所關。反覆譬陳。王意終決。乃毅然曰。『余雖人子乎。猶國王也。國王之義務。余不可以不盡。』遂不退。加富爾。而此案卒獲厲行。於戲。加富爾雖百折不撓之英雄。然非遇英明果斷之主。如英瑪努埃者。亦安得成功名於後世耶。至是而撒的尼亞之內治。一切就緒。駸駸乎有神驥出櫪。鸞鷹脫韁之志矣。

第十二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一段（格里米亞之役）

加富爾。十九世紀歐洲外交家中第一流也。彼自十餘年前。卽以慧眼觀察歐洲大局。以爲處今日欲用叢爾國以奏統一之偉業。其勢不得不藉外交。故當游歷各國時。卽隨在留意。有所布畫。至是撒的尼亞。百政修明。國步蒸蒸日上。諸國咸以猜忌之眼睨之。當時全歐專制之潮。益達高點。普奧等國。不利撒的尼亞之改革也。欲藉端干涉壓制之。謂撒王曰。『王其三思。民權興則君權亡。猛劇改革。非國之福也。』王何不效意大利他國之政策。以坊其民。』王曰。『謹謝客。吾行吾意。所欲爲。』此實磊落之答辭也。雖然。又危險之答辭也。如土耳其。如希臘。皆因不受他國之忠告。卒蒙干涉。以生國難。斯不遠之前車也。加富爾其熟計之矣。以爲今日自力之微薄也如此。壓力之強大也如彼。以圖維持本國之獨立。猶憂憂其難。况乃進取以圖中原哉。然則欲達此目的。不可不乞援於歐洲一二雄國。而其首注意者。惟英國。英最愛自由之國。而加富爾舊遊地也。其士大夫之賢者。多所交識。而瑪志尼久旅斯土。屢著論各報中。論意大利國情。英人深同感焉。此可爲與國者一。其在法國。路易拿破侖新得政。野心勃勃。隱然欲步哥悉克拿破崙第一一產地也。老雄之後塵。

加富爾察其必將與奧有隙也。吾其利用之。以復我國仇。達我大業。此可爲與國者二。蓋東連北拒之略。加富爾蘊蓄於躬耕時代者已十餘年。至是遂漸爲實施之期。

果也。天贊意大利。加富爾入相二年餘。而格里米亞戰爭起。先是路易拿破侖。既被舉爲法國大統領。包藏禍心。未幾卽蹂躪國會。驅逐異己。遂篡帝位。稱拿破侖第三。時恰俄皇尼古刺第一。亦抱非常之遠略。思繼大彼得之志。席卷宇內。日夜睨土耳其。相機南下。拿破侖知之。以爲我新卽帝位。國民未服。非耀威域外。以大捷臨之。不可以得志。且英國俄之敵也。吾若挑戰合縱以擊俄。歐洲必生大亂。吾乘其機。則伯父老拿皇之大業可以復見。於是潛結英土。以待時機。乃先挑釁。以保護聖墓爲名。向土耳其索耶路撒冷地。耶蘇墓所在地也。俄皇聞之。亦要求特權於土。凡土國中從希臘教之人民。悉歸俄治下。俄法教權之爭。實格里米亞戰役原因也。俄皇欲先發制人也。忽發兵十五萬。壓土境。土人告急於法。法乃說英國以相從事。英國疾俄之南下也。又自倭打盧後。四十年無戰事。人心思動也。於是土法英聯軍抗俄。開格里米亞之大戰。實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三月也。

加富爾以爲是千載一時之機也。使歐羅巴全洲人。知有我撒的尼亞國者。將在今日。報百年夙仇。加富爾一棒於強奧者。將在今日。乃以加盟土英法三國以抗俄之議案。提出於國會。雖然。鯤鵬圖南。斥鷃笑之。陽春白雪。巴人嗤之。國會譁然。以爲不度德不量力。何至如是。加富爾昂然曰。諸君諸君。諸君非以意大利全國之前途爲念者乎。今使俄人而捷也。則不待君士但丁奴不土之陷落。而達達尼士波士佛拉。已入俄手。地中海之大權。永在俄矣。諸君甯能傍觀耶。且我



撒的尼亞。何可妄自菲薄之甚。自重者人恒敬之。自輕者人恒侮之。今也海陸軍制。既已大整。與各國合縱挫虎狼。一舉而雪千年屈辱之污名。正在今日矣。

嘻。豪傑乎。豪傑乎。守如處子。出如脫兔。十餘年來。舉國豪傑。風起水湧之際。而蜷伏一無所事。天下之至怯。孰過是也。一旦以慧眼觀破大局。遇可攬之機會。則急起直追。勿使逸。凜然當一世之大敵。而無所於懾。天下之大勇。又孰過是也。當時國會。既躊躇莫敢決。而政府諸同僚。亦無一人與彼同志者。紛紛辭職去。加富爾不屈不撓。得請於撒王。以一身盡兼各部大臣之職。壓輿論以行其志。直發二萬五千大兵出黑海。

大兵既行。而加富爾手段之活潑。尤有可驚者。彼直慫恿前宰相達志。格里阿。共侍撒王。游歷英法二國。英皇域多利亞。以非常熱誠。歡迎彼等。且語人曰。英瑪努埃。真一世之將才也。而倫敦市長。亦率市民。以最盛儀饗宴撒王。其至法國也。拿破侖第三及其皇后。皆親切懇篤相接待。到處交叉意法兩國旗。以表同情。時意大利革命黨首領綿寧。方在法京。前加富爾屢招與同事。而不肯就者也。至是見交叉之國旗。感極而泣。信加富爾之政策。果足以救此國。乃來謁王。及兩相曰。『吾夙持共和論者也。雖然。持此論之目的。在統一意大利。今既見之。吾復何憾焉。請致書瑪志尼。使今後勿復與公等爲敵也。』至是而加富爾之手腕。益爲舉國所同認矣。

### 第十三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二段（巴黎會議）

格里米亞之戰。俄軍遂北。是役英法之功。雖高。而意將馬摩拉善戰之威名。亦忽轟於歐界。俄皇尼古拉。聞敗憤死。列國乃開會議於巴黎。議善後事宜。此實加富爾一生之最大舞臺也。時法帝

拿破侖爲主盟。英俄普奧土意諸使臣咸集。加富爾乃親當全權之任。參列此會。方攘臂扼腕。以待開議。奧使忽抗言曰。『撒的尼亞。半主之國耳。其使臣無參列會議之資格。』此非意外事。而意中事也。撒的尼亞之加盟英法也。正如晴天一霹靂。響於奧人頭上。其用意何在。奧人知之。法人知之。卽歐洲列國。亦誰不知之。然則今日奧使之抗議。是加富爾早熟計而逆料者也。至是而知前此撒王英法之游。有妙算存焉矣。彼其於耳相語踵相躡之間。早已與拿破侖有成言。於是拿破侖以議長之力。直排奧使之議。命意國全權。得占一席。當開議之始。加富爾默然不發一詞。議案益益進。而加富爾惟唯諾諾。時吐一二奇警之言。使人知此中有一人物而已。其關於大計者。終不齒及。噫嘻。大智若愚。加富爾其果愚哉。昔普皇維廉嘗語人曰。加富爾非革命的人才。加富爾果非革命的人才哉。加富爾實猛如虎。烈如爆之人也。果也。會議將終。而其谷風一嘯。百獸震恐之氣象。乃大發現。

加富爾既於會議之際。與列國使臣交。使知我爲熱誠不屈之人物。爲瀕亡之國一大政治家。及議案將結。乃請於議長。議長爲法國外務大臣華利士忌曰。願爲敝邦意大利人發一言。議長諾之。奧使雖憤憤。然無如何。加富爾乃徐振懸河之雄辯。歷敘數十年來意大利之歷史。其略謂『我國民比年以來。暴動又暴動。革命又革命。徒使生民塗炭。百務荒涼。此實革命家之罪。吾不能爲我國民諱者也。雖然。進而觀內部主權者。強暴壓抑之狀。其生息於猛虎苛政之下者。誠亦可憐。民孰不好生而惡死。好安平而惡危亂。而乃甘於擲百千萬之頭。顛血肉。填苦海而不悔者。此必非可專爲斯民咎也。』乃進而描寫意大利列國苛虐慘制之形。人民呻吟呼籲之狀。舉座聞者。咸爲掩涕。遂請

諸大國使臣同以一公牘忠告尼布士王弗得南及其他諸邦使之改革及演說將終乃益直擣中堅。睨奧使而厲聲曰。

余所述種種慘狀其原因何在乎。則奧大利是也。奧大利者我之鐵鎖也。自由之敵也。獨立之讐也。奧大利者實一大惡魔而爲我所代表之有歷史有名譽的意大利全國自由民之蝨賊也。

噫嘻此何等言耶。此實不啻對於奧大利而下宣戰書之言也。吾實不知此黎里一老農。其一身之中有膽幾許。乃敢斷然向萬山之中而捋虎鬚也。當時奧使目瞠然而不揚。顏勃然而屢變。乃復抗議曰。此非國際之言。請議長尼之。雖然舉座諸使已爲加富爾之摯誠猛烈的以太所感動。無一人表同情於奧使。惟相與錯愕贊歎。心口相語曰。『不意阿布士山下一叢爾國。乃能有此人才。』嗟乎。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苟有人焉。何小之云。君子讀加富爾傳。不禁吞聲飲淚。而歎彼之以千里畏人者。不知復何面目以立於天地也。

第十四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三段（意法密約）

加富爾經巴黎會議以後。盛名忽轟全歐。而意大利本族中。若倫巴的。若卑尼士亞。若羅馬。若尼布士。若他士卡尼。諸地人民。咸奔走以賀撒國之戰捷。至合贈大礮百門。以爲防衛撒奧交界。亞歷山德利亞礮臺之用。加富爾既昌言奧大利爲我公敵。其不啻對於奧而宣戰也。既宣戰矣。必求同盟。若英若法。雖表同情。至於結攻守之約。是皆未可恃也。當加富爾之初謁拿破侖也。拿破侖問曰。吾將以何助君。加徐答曰。求助於陛下者正多多。雖然。未明言也。彼何以不明言。彼知拿皇

極詭祕而不可恃也。故以爲與其親法。毋甯親英。乃私於英使格黎靈敦侯。即英國派遣巴黎會議之全權公使。曰。吾

國與奧之開戰。殆終不可避。自今以往。或爲奧人一完全奴隸國。或恢復千年已墜之英名。二者

必居一於是。君侯其圖之。格侯領之而歸。雖然。英國素以保守著。雅不欲與大陸列強輕生罅隙。

其倭打盧一役。格里迷亞一役。不過惡其窳本國力。征經營之路。自爲計以出於戰耳。今一日助

意而與奧爲仇。於已無絲毫之利。而於奧賈莫大之怨。英人不爲也。加以適遇達紐布諸侯連絡

之事。英法坐是有隙。英人卻有與奧相結之勢。加富爾不得已。乃決取聯法之方針。

計畫未熟。無端而一意外之事變起。則瑪志尼黨人之所爲也。先是瑪志尼弟子。有阿西尼者。曾

與於米亞藍之役。即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役。見第八節。有戰功。其後遁於英國。當美領事桑達士饗意大利革命黨於

倫敦也。阿氏與瑪志尼加里波的巴士奇諸豪皆列席焉。赫赫有名於英意間。其後瑪志尼南襲

士乙兒。北襲倫巴的。皆一八四八年以後之事。而皆不成。至是復編敢死隊八十八。謀鉏擊奧國將校。阿西尼雖

與聞其事。然以爲無益。不肯相從。乃獨往巴黎。謀刺拿破侖第三。時千八百五十八年。拿皇方挈

其。后赴劇場。忽大爆彈轟裂於車旁。聲震天地。侍從十人死之。其負傷者百六十。而帝后竟幸免。

阿西尼被縛。鞫之。則曰。『今日之事。意在殺拿破侖。使法國起革命。而傳其熱於我意大利人民。』

既而在獄中。復上書拿皇曰。卿非曾爲意大利人有所盡乎。按拿破侖第三微時曾入燒炭黨。何變節之速也。卿猶

不悛。不思自贖。則吾黨人欲爲我所爲者。不知幾許。卿今後其無安枕之時矣。拿破侖得書大驚。

乃微服訪獄中而慰諭之。曰。朕必守卿之戒。不敢忘。未幾阿西尼遂斬於市。瀕死莞然而笑曰。拿

破侖誓踐其言。吾死瞑矣。時加富爾方以全力交權法國。驟聞警報。志忘不自安。方致一極誠懇

破侖誓踐其言。吾死瞑矣。時加富爾方以全力交權法國。驟聞警報。志忘不自安。方致一極誠懇



布郎比里密約除拿破侖加爾英瑪努亞三人之外舉天下無知之者然英瑪努亞嘗語人云吾不久將定吾之位置不爲全意大利之國王則爲沙波之一平民聞者以其夙抱大志不之怪也未幾又爲千八百四十八年挪巴倫之役從先王死國難之戰士建一紀念碑鑄一勇士之像於絕頂揮劍以睨奧國而拿破侖亦汲汲修戰備不怠雖夢中之奧大利亦不問而知其故矣加富爾當此孤注一擲之時厲精殫慮不遑啓居內之防政府之間生異議也自兼各部大臣使事權得歸於一外之懼革命黨之生支離也竭力與之交通周旋密告以大計令其少安毋躁又欲借英國之聲援也乃乞哀於巴彌斯頓侯當時英國首相也巴侯雖表同情然明告以不能兵力相助至是而戰機已迫眉睫矣

加里波的者素持共和論瑪志尼之黨人而加富爾之政敵也至是加富爾知挫奧之功非此君莫屬以書禮聘之使出共事加里波的天人也其心目中惟知有國家不知有黨派至是察大勢之所趨審機會之將熟乃欣然諾之蹶起於卡菩列拉之山澤著廣袖塵漬之赤外套戴緣纓下垂之破帽直抵焦靈王宮求謁相國問其名昂然不答闖者駭其形貌之瑰異也入以語主人主人曰『然是或我故鄉之貧兒欲有所請託而來其納之便』至是而意大利之大政治家與大將軍始相合併讀史至此不禁爲彼數千萬苦壓制望自由之意大利人民浮大白而呼萬歲也兩雄相見其壯快固無待言加富爾卽以撒王之命命加里波的爲軍團長募阿布士山下之義勇兵以待時機雖然加將軍者尼士之產而拿破侖之所惡也加富爾知其然也故隱其任用加里波之事而不使拿破侖知恐失拿破侖也又隱其割讓尼士之事而不使加里波的知恐失加

里波的也。嗚呼。英雄之深算可敬。英雄之苦心亦可憐矣。

千八百五十九年一月。拿破侖當賀年之際。接見奧公使。瞿然曰。『縱使奧法兩國之關係。不能如我所期。然朕與奧帝之私交。更無異疇昔。』奧使以其言之閃爍也。大詫異之。然已察其用意之所存。同時撒的尼亞王臨國會演說曰。

我邦乎。我邦乎。以壤地褊小之我邦。儼然列歐洲會議。博信用而荷榮譽。是我地雖小。而所代表之理想所感之同情。實大且深也。雖然。今日非我君民上下高枕爲樂之時。吾儕深願遵守條約。但我同胞疾痛慘憺呼籲之聲。自意大利之各方面而來集者。吾不能充耳而不聞。於戲。我協我力。我正我權。尙其慎重剛毅。以敬俟皇天上帝之休命。

國會之歡迎此勅語。則何如。當時有目擊之者。紀其實曰。『王每發一語。輒聞以國王陛下萬歲之聲。至疾痛呼籲之一句。甫離王舌。滿堂若電氣刺激者然。其慷慨激昂之狀。非筆所能記。非口所能傳。上院議員。下院代議士。及旁聽者。皆蹴席騰躍。全身幾爲熱情歡聲之所破裂。法俄普英諸公使。目擊此狀。心膽俱奪。尼布士大使。面色忽蒼忽白。高聲喝低聲語曰。『嗚呼。吾儕無告之流民。』曰。『記憶吾儕痛苦之國王。』曰。約以國予吾儕的國王。』感動讚歎。語無倫次。和以狂不可耐之拍手。雜以湧潮飛瀑之老淚。意大利各地之代表者。旣已感激固結。描寫一意。意大利全國統一之共主於其胸中矣。』

奧人聞此等言。固欲默不得默。前此旣建戰死之碑。今茲復爲挑釁之語。乃使公使質撒廷。促其回答。英國見事機之迫也。出而任調人之役。其調停之大略曰。奧法兩國皆撤去兵備。勿使在教。

皇屬地內也。曰奧國將保護門的拿巴馬之權廢止也。曰奧人宜許意大利諸州以改革也。是實英人欲弱法奧勢力於意境。而使撒的尼亞鞏其實權之微意也。雖然法奧豈能許之。奧人乃應曰。先使撒的尼亞撤戰備。乃議他事。而法帝拿破侖亦非利撒國之得志也。又聞加里波的之在撒軍也。頗悔前約而欲翻覆之。爛眼敏腕之加富爾。窺其然也。乃急如巴黎。脅嚇拿王曰。『事已至此。一旦退縮。功虧一篑。陛下席捲中原之雄圖。亦成泡幻矣。臣無已。請以布郎比里之密約。公之於世。以明其事之出於陛下。』拿破侖之意。乃決。奧人聞拿破侖之躊躇也。謂機不可失。宜以今日先發制人。碎撒的尼亞於一擊之下。則法人雖欲助。恐終袖手。乃以千八百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哀的美敦書於撒政府。使其以三日內盡解兵備。撒人不應。戰端遂開。

#### 第十六節 意奧戰爭及加富爾之辭職

拿破侖既受加富爾之責言。乃於月之二十六日。告其駐奧公使曰。若奧軍渡志西諾河。卽以法蘭西之敵國論。逕宣戰。二十九日。奧軍果渡河。於是法意同盟抗奧之局成。五月二日。撒的尼亞王誓父墓。下詔布告戰事於國內。親率五軍赴前敵。瀕行。以篋封遺詔。以授羣臣曰。『朕若不生還。後事取決於此。』法帝旋自率近衛兵。來會於志那亞。而加里波的亦奮其神變。不可思議之運動。別爲游擊隊。以五月九日。率義勇兵三千七百發焦靈。同盟軍銳厲不可當。一月之間。勢如破竹。六月四日。捷於麥京達。八日。入米倫。二十四日。大戰於梭菲里那。是役也。同盟軍十五萬。而奧軍又增之。雖然。加里波的也。英瑪努埃也。拿破侖也。皆一世之飛將軍。決非奧人之所能敵也。於是敵軍遂死傷一萬五千餘。卒退却於斯時也。加富爾之雄心。忽飛躍九天之上。彼其數十年



來吞聲飲淚。停辛佇苦。晝想夜夢之事業。一日湧現於眼前。英雄快心。孰有過此者耶。月明何預浮雲事。偏向圓時故。故生佳期易誤。好夢難圓。嗚呼。以一私人身世之經歷。猶且往往千波百折。且躓且進。且起且伏。若有造化小兒播弄之。試驗之。使之備嘗甘苦。而後達其目的。而況於建設一國者乎。加富爾之雄心。正達極點。無端意外一大波瀾。又起。戰事正酣。軍中忽失拿破侖所在。咄。此公何往乎。蓋拿破侖非有愛於意大利者也。彼以爲吾之所以挫奧者。苟如是。是亦足矣。過此以往。則撒的尼亞將羽翼大就。橫絕四海。而非復繒繳之所能施。於是乃微行入奧軍。與奧帝佛蘭西士會。賣撒王。賣加富爾。獨斷以結和約。所謂肥拉甫郎卡條約是也。其大略曰。

奧人割倫巴之地。使合於撒的尼亞也。於意大利之中央。戴羅馬教皇。而設聯邦也。於達士卡尼及門的拿諸地。逐革命黨。而還其舊主也。

依此條約。則俾尼士仍爲奧屬。教皇仍握重權。而其他意大利中央諸地之人民。日夜引領想望。謂當脫附庸奴隸之苦。輒以進入自由天國者。忽遇此報。歎息痛恨。殆將絕望。拿破侖歸自奧軍。齎此私約以示撒王。促其畫諾。不審惟是。且更市恩而素沙波尼士之兩地。加富爾聞報。震怒欲裂。直馳入陣營。見兩君。不復顧外交之禮義。下復顧閣臣之節制。相如睨柱。頭與壁。其將碎。原軫唾涎。聲與淚而俱厲。以傍若無人之概。奮迅獅吼於兩君之側。汚辱嫚罵之聲。殆如雨下。最後乃要其君曰。『必勿許此約。必勿受倫巴的。荷爾者。臣惟有披髮入山。不復能爲我王效馳驅矣。』王見法帝之意已變。而不可復挽也。又見獨力而不足以抗奧法也。卒不用加富爾之言。竟與奧平。

加富爾遂挂冠去。復爲黎里一老農。

綜觀加富爾一生之歷史。其意氣用事。不能自制者。惟此一役而已。此役也。蓋英瑪努埃之判斷力。實遠優於加富爾也。雖然。是不足以爲加富爾咎也。彼其於開戰以前。積憂積患。積思積慮。積智積謀。積勞積瘁。天下古今歷史上之人物。未見其比。彼以一身立於舉國怨毒最深。感情最烈。義俠最迫。騷擾最劇。窘厄最甚之盤渦中。內之壓制如沸如騰之革命。外之睨視如虎如狼之大敵。旁之應付如鬼如蜮之列邦。而又揣摩大勢。攫得千載一時之機會於其手中。故以至靜制天下之至動。以至柔制天下之至剛。始終以沈着慎重溫和忍耐之態度出之。沈着慎重溫和忍耐者。實加富爾一生成功之不二法門也。當是時也。加富爾以眇眇之身。兼任總理大臣。外務大臣。軍務大臣。內務大臣之各要職。構寢室於軍務省內。夜則著寢衣。自此省往來彼省。處置警察之事務。監督外交之文書。指揮戰爭之準備。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殆半年。故當時撒的尼亞人相語曰。『吾儕有一政府。有一國會。有一憲法。而其名皆名加富爾。』嗚呼。其堅忍若是。其刻苦若是。其勞瘁若是。凡以收一大希望。一大結果於今日也。乃功已垂成。一旦而敗之。雖聖如孔子。佛如釋迦。猶將不能無失望。無憤激。而況於憂國如焚之加富爾耶。君子觀於此。而益歎外力之萬不可恃。雖熱誠如加富爾。機變如加富爾。鸞銳如加富爾。猶且不免爲人所賣。苟非有意大利全體人民之實力以楅其後者。則此役其又將爲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續矣。嘻。可畏哉。可畏哉。

### 第十七節 加里波的之辭職

加富爾既去。王慰留不可。乃以拉達志代之。拉達志者。無主義。無定兒。因循姑息。非亂世宰相才。

也。受事之後。卽命撤散義勇兵。義勇兵愛國人民報效而來加里波的所統也。加里波的不可。乃自下令於軍中曰。

政事之方針。非吾儕軍人所得與聞。雖然今日何日。今時何時。此必非吾人可以釋兵甲拋宿志之秋也。吾他無所知焉。吾惟知奉我英明神武之陛下。益討軍實。使歐洲列國。知我意大利男子。決非一蹶卽挫之小丈夫。嗚呼。諸君其固斯懷抱乎。吾敢信捲土重來之機會。震天鑠地之奇觀。其決不遠也。

未幾撒王命往佛羅靈爲中央意大利軍總督。加里波的既至此地。仰其威名。望風歸附者。絡繹不絕。瞬息之間。而達士卡尼門的拿巴馬及教皇屬地之一部。幾全落其手。當是時。加將軍之威望。如日中天焉。乃木秀於林。風則摧之。新任軍務大臣福安治。拉達志內閣之軍務大臣等。嫉其能媚其功也。乃出陰險卑劣之手段。以保障其大業之成就。蓋自千八百四十九年以來。撒的尼亞之黑暗時代。莫此數月爲甚矣。加里波的乃長歎曰。『已矣乎。吾其復爲卡菩列拉島之一老農乎。』撒王百計慰諭溫留之。莫能挽也。乃自解其御用常佩金裝燦爛之獵鎗贈之。以志愛慕。而加將軍遂去。

將軍既去。全意大利歎息苦悶之聲。徧於境內。其部下之將校。亦紛紛乞骸骨。將軍聞之。乃自卡菩列拉島發一書以慰撫之曰。

嗚呼。中央意大利同志諸君。諸君勿以鄙人一時失職。而忘其神聖之主義。冷其如焚之熱心也。自鄙人之與所敬所愛之代表意大利自由諸君相分携也。吾悲不自勝。雖然。吾知我必有復與諸君握手戮力以成就我輩所夢寐不忘一大事之日。吾以是自信。吾以是自慰。諸君

乎。諸君乎。頑陋之外交。家固不足以語國家之大事。或且目諸君爲輕躁爲冒昧。雖然。彼外交家之休戰條約。決非可永續。吾儕固非欲侵略外國以自誇耀。至我祖宗我兄弟所固有之土地。雖尺寸不得以授人。吾儕以此決心立於天地。其有犯不韙而與吾抗敵者。則吾與自由與彼俱斃。榮莫大焉。使彼公敵者。知吾地雖可以力取。吾民不可以威服。諸君乎。諸君乎。我輩苟堅持此主義。雖復中道以死。而此同仇敵愾之念。猶將傳諸我子孫。我輩以槍礮與獨立心遺子孫。彼國仇民賊。決不能高枕而臥也。

#### 第十八節 加富爾之再相與北意大利之統一

自千八百二十年燒炭黨革命以來。迄於今日。實爲千八百六十年。時瑪志尼五十五歲。加里波的五十三歲。加富爾五十歲。此四十年中。騷亂繼以騷亂。蹉跌繼以蹉跌。意大利志士之腦之血。亦既已絞盡矣。大業垂成。遂爲奸雄拿破侖所賣。名相名將。相繼辭職。意大利之黑暗。至是而極。雖然。積數十年來。萬數千志士之腦之血。固斷非無結果以終古。至是而意大利統一之業。既已如壁上書。龍鱗爪俱現。其點睛飛去。直需時耳。果也不數月而加富爾復相。

雖然。自肥拉甫耶卡條約以後。大局之形勢一變。既非復巴黎條約時代之舊。其在法國。務堅守肥拉甫耶卡約。使中意大利之附庸小侯王。皆復其舊。其在奧國與法同意。而更促撒的尼亞以實行。其在英國。則漸解意大利之真相。謂必當從民所欲以施政。其在意大利人民。則切望統一。深恐復蹙千八百四十九年之覆轍。而惴惴皇皇。不可以終日。於是加富爾既再出山。有不可不含垢忍辱者一事。何以故。加富爾今日之政策。莫急於防奧法合縱。故防奧法合縱。則不得不

踐前諾割沙波尼士兩地於法。以買其歡心故。

時撒的尼亞志士若達志格里阿。若菲里尼之徒。游說奔走於四方。以鼓舞其人民。或往波羅格拿。或往門的拿。或往達士卡尼亞。巴爾摩。羅馬。格拿。諸地。慫恿其民。使圖自立。各地雲集響應。莫不執干戈以逐其傀儡之君主。而求合併於撒國。彼時爲撒國者。何以待之。亦一困難之問題也。其納之乎。是間接以蔑棄肥拉甫郎卡之條約。授強敵以口實也。其拒之乎。彼等之來。本出於加富爾輩所獎勵。始亂之而終棄之。是使撒的尼亞之威信墜於地也。加富爾乃說拿破侖曰。『今事勢已至此。且爲奈何。我直割沙波尼士與貴國。貴國其許我自由以處直。彼等乎。』拿破侖猶豫而未應。加富爾曰。『事變終不可以無著。諸地憎奧。旣極。今非合於撒。則合於法耳。今革命黨旣得勢力。雖其首領之意。多向我撒。然民心猶未可定。盍徵諸各地輿論。使人民各投一票。從法從撒。唯其所擇。三占決二。以多票爲衡。任之天不運。亦可乎。』拿破侖曰。諾。於是爲全國普通投票。卒以大多數而前舉之。諸國悉合併於撒的尼亞。拿破侖愕然。而意大利萬歲萬歲。萬歲之聲。遂震天地。

千八百六十年四月二日。意大利開第一次國會。凡新合併諸國。皆各選出代議士。齊集於焦靈。加富爾之喜可知矣。時沙波尼士雖割於法國。尙未實行。瑪志尼自故鄉志那亞。加里波的自故鄉尼士。皆選出爲議員。尼士之割。固加富爾所不欲。而加里波所尤痛心者也。乃於四月十六日。在國會場。拍案厲聲。痛罵加富爾之無狀。詈之爲犬。詈之爲狐。詈之爲卑劣之奴。詈之爲意大利之敵。最後乃放言曰。『若加富爾者。以無情之手段。而賣國於外。以挑發我同胞相殘相殺之

禍以若此之政府而欲使余與彼握手共事。余有死不能。而瑪志尼等復相與應和之。其咆哮無禮。實難名狀。加富爾初聞惡言。亦憤懣。幾不自制。一剎那間。忽復其沈着之舊態。徐答言曰。余知余與所最敬愛之加將軍。其間若有一深淵。使我兩人隔絕者存。余以割地之事。勸諸我王。質之我國會。是最我傷心之義務。而亦爲完我一生種種之義務。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當日余之所經驗所悔恨。案此指去年辭職之事也亦不減於加將軍。余冀以此自解於將軍。若將軍必不解而不我恕者。然吾敬愛將軍之念。終不以此而稍渝也。雖然。加里波的盛怒之下。終不可霽。其日國會議場紛擾不知所極。議長乃命停議。自後各有志者。頻出調和。而兩人之溝壑。終不可破。國王憂之。卒乃於焦靈城外之離宮。召二人密談。爲加里波的詳述國運內外之實情。辨明前此政府所取之方針。不得已之故。加富爾亦披肝瀝膽。請將軍解怒。顧大局。於是此第一大政治與第一大將軍。復握手於其所尊所愛國王陛下之前。齊呼意大利萬歲。共戮力以圖將來。

### 第十九節 當時南意大利之形勢

北意大利統一大業成就。既已過半。雖然。加富爾巴黎會議之宣言。特指尼布士之慘狀。以激衆怒。而博同情。今者尼布士之戴外族受壓制。猶依然也。當時意大利列邦之虐政。雖萬方同慨。而其尤甚者。莫如尼布士。當千八百五十一年。英國名相格蘭斯頓游歷彼地。歸而述其所見。公諸報紙。大攻尼布士政府之失政。力言其地志士日日思爆裂。良非無由。而暗示歐洲列國當援手以解此倒懸之意。時尼布士政府雖亦公一書。以致辯駁。然愈辯駁。愈以證其言之實耳。論者謂讀格公書而知當時尼邦人民所以蓄怨積怒而欲一甘心於政府者。必非好爲犯上作亂之徒。

可比也。案格公書文詞甚優他書多有譯本以其太長故闕不錄

是時尼布士王兼王昔昔里。實代表波旁王統。法國路易第十四即屬於波旁王統而依奧法兩強以爲奧援者也。初

歐洲中世之末。自由主義之萌芽。實自南歐起。即南意大利之自由市府爲其最率先者。而昔昔里、尼布士。即其市府之一也。彼其在歷史上。早已以自由獲名譽。今也反爲外族傀儡所壓抑。在全歐中爲第一無告之民族。則其亟思一雪也亦宜。

至是意與方爭於北。昔昔里、尼布士之民。以爲若失此不圖。則他日更無可以自立之望。方將起事。而北方和議遽定。事爲尼布士政府所詎知。勢將裂破。則同志不得不束手就縛。於是瑪志尼黨中有一豪傑。曰格里士比者。以爲先發制人。事不可已。乃首發難。豎義旗於巴拉摩、蔑士拿、卡達尼亞諸地。一面飛報瑪志尼加里波的二傑。乞其來援。實千八百六十年春也。

### 第二十節 加里波的戡定南意大利

時加里波的方聞故鄉尼士被割於法。憤怒填膺。往往竊歎曰。『不圖今在故國。乃反爲外國人。』深不滿於加富爾。著者案前第十八節所記加里波的在國會痛罵加富爾及撒王出爲調解之事實。在千八百六十一年南北意大利全統一之後前誤據他書錄入彼處今合更正至是聞南意之亂也。乃決意自投之自助之以達其志。瀕行上一書於英瑪努埃曰。

臣自知臣今所企畫者。爲至危至險之事業。雖然。臣不敢避。臣所志若成。願以一更新且瑩之寶玉以飾王冕。臣尤願陛下獨奮乾斷。排斥樞臣之卑劣政策。還我歌斯哭斯釣斯游斯之故鄉一片地。勿使臣附屬彼以奴隸於他族。臣不勝縷縷。

加里波的既上書。不俟報可。竟率其麾下素共甘苦之一千人隊。發志挪亞海岸而南。嗚呼。誰謂

加將軍而徒勇者乎。彼其時義不可與撒的尼亞政府相關涉。與相關涉。則是功未就而先陷撒的尼亞於荆棘也。其此後又義不可不與撒的尼亞政府相關涉。不與相關涉。則是其統一意大利之目的終不可得達也。於是加將軍先畫成竹於胸中。乃以兔起鶻落之手段。飄然乘長風以行。實千八百六十年五月五日也。

彼時之加富爾何爲者。其許之耶。利鄰邦之叛亂。煽部民爲應援。非政府所宜出也。其禁之耶。沮同志之大業。任同胞之塗炭。尤非政府所欲出也。於是加富爾又出其外交手段。而柴立其中央。若爲不聞加里波之陰謀也者。不予節制。而聽其自去。隨布告各國。聲稱嚴守中立。彈壓暴民。旋派海軍艦隊躡加里波之後以行。名爲追之壓之。實則爲其後援也。瀕行。加富爾以至簡單之一言訓誡其海軍提督曰。『此去宜航行於加里波的與尼布士艦隊之間。願足下解此意。』提督比爾薩那亦爲至簡之答詞曰。『吾已解君意。吾若誤會。請君獄余。』遂去。

加里波的之既行也。此報達於各國。外交界之激昂。不可思議。時惟一英國深愍尼布士塗炭之苦。謂此舉不可已耳。自餘各國。則詈以海賊。詈以狂人。嫚罵之聲。不堪入耳。幸加里波的地位。爲外交干涉之所不能及。而加富爾老練敏活之政略。能以一身立於非難攻擊之衝。而無所於動。嘻。加里波的南矣。南方積數百年水深火熱之慘。至是既熟之又熟。加以百戰飛將之威靈臨之。如空捲殘雲。風掃落葉。東征而怨溪。后蘇來。時尼布士政府經練之兵。雖有二萬。莫不懾於先聲。望風奔潰。不出數日。而昔昔里全定。追逐所謂爆裂王佛蘭西士第二者於斯巴狄賓。九月七日。遂入尼布士。尼布士以困獸猶鬪之勢。抵抗頗力。加將軍部將比奇志那曰。『我等殆當少卻。



以避其鋒。』加將軍直前掩其口曰。『噫。勿言。我等到處皆可獲死所。豈擇地耶。』卒奮戰挫之。不數日。而加里波的及其同志之一隊。遂爲南意大利全部之主人。嗚呼。奮七尺以先三軍。未兩旬而舉萬乘。此實有史以來震天鑠地之偉勳。而後此雖有作者。恐亦無復能望其肩背也。於是飛報轟達於世界。舉世界之人。目眙而不能瞬。舌橋而不能下。如醒如夢。如祝如詛。相與奔走相告。語曰。『加里波的天人也。非尋常有肉有血之人類也。』嘻。此際之加富爾。喜可知耳。加富爾平昔最愚加里波的等。輕忽劇烈之手段。懼其牽一髮而全身動。以爲大局政策之累。若夫當此等之時。在此等之地。演此等驚天動地之大活劇。則雖有百加相國。其不能當一加將軍之一指趾也。於是尼布士昔昔里之舊政府既斃。加里波的一躍而爲兩國之攝政官。

第二十一節 南北意大利之合併

時瑪志尼方在加里波的軍中。參預百事。見大功之既就也。而里波加的自稱攝政官。無獨立之意也。乃詰之曰。『何不布共和政。』加將軍固愛共和者。雖然其愛共和也。不如其愛意大利。將軍之意。以爲無統一則無意大利。苟應以共和而得統一者。則吾犧牲百事以從共和。苟應以非共和而得統一者。則吾犧牲百事以從非共和。所求者達此「統一」之目的耳。若其手段。則無容心也。今日不可無一意大利。亦不可有兩意大利。今日撒的尼亞既具可以統一之資格。以起於北。吾輩亦具可以統一之資格。以起於南。是兩意大利也。眞有愛意大利之心。固不可不誦其一以伸其一。以彼經數十年厲精圖治。兵強國富。君明臣良之撒的尼亞。欲一旦使之棄其所據。以從我。靡論不能也。即能矣。而共和政之前途。又安敢保必有愈於彼。於是乎加將軍誦南以伸北。

之志。遂確乎其不可拔。瑪志尼無以難也。遂聽其所爲。雖然。加里波的瑪志尼皆崇拜古羅馬。數十年晝作夜夢。未嘗去懷者也。其意以爲若無羅馬。則意大利終不得爲意大利。彼等恐撒王之自足而苟安也。乃上書以要王曰。『臣今權攝政官。便宜行事。苟非至我王定鼎羅馬之日。臣百事不敢奉詔。』此當時南部諸豪布畫之情形也。

加富爾既聞加里波的之定南也。又聞瑪志尼之在軍中也。且喜且驚且懼。乃急下令於提督比爾薩那曰。『意大利非脫離外族凌逼專制束縛狂人跳擲之三苦海。則不能自存。』所謂狂人跳擲者。謂瑪志尼之徒也。曷爲日以狂人。加富爾（一）慮加里波的。被惑於瑪志尼所迷信之共和主義。不肯相下。而遂致分裂。（二）慮彼等乘一勝之威。不自量力。直進擊羅馬。苟爾則必招法國之干涉。而此逼區民間義勇隊。終不能與強國久練之師爲敵。而終取滅亡。故其焦急至不可思議。此當時北部諸豪布畫之情形也。

於此時也。意大利九天九淵之界線。爭此一髮。加富爾畢生事業視此。瑪志尼畢生事業視此。加里波的畢生事業視此。吾儕讀史者至此。則酣歌起舞。拍案浮白。而不知正諸豪絞腦髓嘔心血。兢兢翼翼。沈沈慄慄之秋也。於是加富爾出其熟練政略。務欲移此至艱至鉅之責任。出之於粗豪的俠士之手。而入之於沈穩的政治家之手。乃決派重兵向羅馬制機先。以防加里波的之運動。雖然。當加里波的之南征也。各國已紛紛責言。謂其將則故撒將也。其兵則皆撒民也。其必爲撒的尼亞政府所唆使。百口莫能辨也。至是復以重兵向羅馬。而各國其安能默焉。於是加富爾之外交政略又出。

加富爾乃告駐劄各國之本國公使曰。『若我軍不能於加里波的軍未到喀德里卡以前而先占荷的天那河。則我國必亡矣。意大利必沈於革命之苦海矣。』法帝拿破侖第三聞之曰。『爾撒的尼亞既知此之爲害乎。既知今日自救之不可以己乎。然則不可不賭孤注一擲之運命。以自制其所煽動之人。』時拿破侖欣然若有喜色。而不知加富爾所求者正在彼之此一言也。於是加富爾毅然告以一切責任。我悉負之。於是撒的尼亞之兵。遂以九月拔隊而南。與羅馬教皇兵遇於卡士的菲達羅。大敗之。遂據安哥那之地。

加富爾所慮第一事。蓋過慮也。加里波的既早有成算也。至其第二事。則不出所料。若非加富爾之急起直追。則前途遂不可問也。瑪志尼語加里波的曰。『我軍非以二十日內直抵羅馬或俾尼士。則我輩之志終不得達。』加將軍節之急厲。兵秣馬以行。幸也。天相意大利。值尼布士收拾餘燼。拒加里波的於荷的天那河之北岸。十月一日。兩軍始得決戰。尼布士軍大潰。其王走於基達。而撒的尼亞軍亦已渡河而南矣。此時之英瑪努埃。猶未知加將軍之意如何也。深懼兩軍之或有衝突也。何圖加將軍已整飭隊伍。仍被其廣袖塵漬之赤外套。手提其緣纓下垂之破帽。莞爾而出迎曰。『臣待我王久矣。』王亦握其手而慰勞之曰。『謝卿賢勞。』於戲。其磊落颯爽之態度。千載下猶將見之。君子讀史至此。而歎意大利之所以興。蓋有由矣。

加里波的將以血汗所得之土地獻諸其王。乃於前一日爲告別之宣言曰。『諸君乎。諸君乎。明日實我國民之一大紀念日也。何以故。我共主英瑪努埃。將抉破數百年來離間我國民之障壁。而臨幸於斯上故。吾儕其竭誠盡敬以迎我王。吾儕其竭誠盡敬以迎上。』

帝所畀我之王。吾儕之愛情。能令王感。吾儕以「協同」之花撒於王路。能令王悅。自今以往。更無政治上之意見。自今以往。更無黨派。自今以往。更無競爭。更無不和。自今以往。我如錦如茶之意大利。統一於我英武仁慈之英瑪努埃王治下。意大利萬歲。英瑪努埃萬歲。

十一月七日。王與加里波的駢轡。以入尼布士。此淡泊寧靜之將軍。舉全軍全土。以獻諸王。於一切勳爵無所受。於一切賞賜無所受。不攜一騶從。不拾一長物。飄然一身。直歸臥於卡菩列拉島。嗚呼。吾徧讀古今東西數千年之史傳。欲求一人如將軍者。豈可得耶。豈可得耶。無已。則北美合衆國之國父華盛頓。其近之矣。

## 第二十二節 第一國會

英瑪埃既得尼布士昔昔里。雖然。尼王佛蘭西士。非所甘心也。乃訴撒王及加里波的之無道於各國。且乞援於奧法。奧王固欲救之也。然經梅特涅專制以後。國中反側大起。大軍一動。恐遂不免革命之慘。故不敢贖武於外。拿破侖直派軍艦。聲言爲援。然不過恫喝而已。無必救之決心。加富爾乃白王曰。列國之意向可觀矣。天與不取。必受其殃。雖然。事有順序。今請仍依前者北部之例。爲全國普通投票焉。從之。卒以大多數合併於撒。佛蘭西士大憤。挑戰一敗。乞降。

千八百六十一年二月十八日。開第一次國會。除羅馬俾尼士兩地外。其餘意大利全國民皆各選代議士。代表民意。齊集於焦靈。此國會開設於凱歌洋溢之中。以此思慶。慶可知矣。雖然。美猶有憾。憾者何。則羅馬俾尼士兩地。實意大利之脇腹。今則脇腹中猶張兩創口也。羅馬者。意大利志士所崇拜之偶像也。加里波的之熱力起點。於是。瑪志尼之熱力起點。於是。彼二傑者。皆有不

得羅馬雖死不瞑之決心。豈惟彼二傑而已。以加富爾之沈鍊慎重。亦常言『意大利非定都羅馬。則強國之統一終不可得。』又豈惟彼三傑。舉意大利有血有淚之男兒。固未有不歌羅馬哭羅馬拜羅馬而夢羅馬者也。於是意大利之體既具矣。而若羣龍之无其首焉。故曰美猶有憾也。

第二十三節 加富爾之長逝及其未竟之志

第一國會開會數月後。而加相國遂長逝。相國畢生之志事。亦既十就八九矣。雖然。國之進步靡有窮。人之希望靡有窮。故愛國志士之責任之懷抱之缺憾亦靡有窮。於是加富爾遂自覺遺下無量數未了之緣。賞志以歿。其最大者則有二端。一曰尼布士善後問題也。尼布士雖合併。然其民未能同化。尼布士人久伏於專制政府之下。不知有法律。近以民氣大動之後。流於囂張。動輒以反對政府爲事。於是廷議有欲以嚴峻之手段治之者。加富爾大憂焉。常語人曰。『若妄下戒嚴。今以威力治國。以軍政臨民。雖有智者。必不能善其後也。』加富爾深懼彼捐館舍之後。執政者以此墜其業也。其在病牀。如魘夢然。輒喃喃自語曰。『勿下戒嚴令。勿下戒嚴令。』如是日數十次。蓋憂之深矣。二曰教皇權限問題也。羅馬教皇。以千年來掌握意大利之大權。其權不徒在宗教教育而已。而兼及於政治。使教皇而認此半島。即意大利爲彼所轄之土地。則意大利王。決不得爲國民的政府之元首。其事理至易明也。然以教皇之尊嚴。固非能以待尼布士王之法待之也。而欲彼之甘自退讓。將千年固有之權力。拱手以畀意王。又事之至難望者也。於是乎意廷不得不窮。當千八百六十年。羅馬康達之地。之合於意也。教皇固已大怒。宣言屏逐其民於教外。夫使英瑪努埃加富爾卽見絕於教皇。亦不足以爲二子損。無如彼君臣者。皆熱心於教會之人也。故

常兢兢焉不欲有所犯。雖然爲一國之大計。又安得含忍以終古也。加富爾深知乎改革之業。非通於全局而不能爲功也。彼常言曰。『凡擇一國之京師。不可不因人民之感情。羅馬者實甘於爲大國之首都。徵諸歷史上智識上德義上而皆然者也。爲今之計。宜使教皇知教會之威力。不必依於政權而能獨立。教皇脫離政權。然後教會益以光榮。吾有一主義欲宣布於意大利。卽「建設自由教會於自由國」是也。』云云。加富爾懷此主義。屢與羅馬宮廷懇篤協議。而事與願違。意大利每進一步。則教皇之執拗愈深一層。此等夢想。來往於此大政治家之腦者。殆數十年。而卒懷此夢想以入於地。吁可悲矣。

加富爾三十餘年之生涯。歷人類所不能歷之勤勞。荷人類所不能荷之憂慮。其晚年所經歷。至可喜之勝利。與至可悲之失敗。循環相續。而彼鐵石比堅金玉失瑩之軀體。亦銷磨盡矣。王英瑪努埃於其彌留前十日。寸步未嘗離側。易箆之時。無一言及他事。惟疾呼曰。

下戒嚴令於尼布士。臣期期以爲不可。期期以爲不可。惟清彼等。清彼等。清彼等。Lilavi, lilavi, lilavi.

最後之一刹那。猶顧其旁侍之愛弟而言曰。

吾弟乎。吾弟乎。自由國中之自由教會。 Frate, brote, libera chiesa inlibera state,

千八百六十一年六月五日。意大利獨立大政治家宰相伯爵加富爾薨。上自王。下至士大夫農工商賈兒童走卒。莫不悲慟。如喪考妣。朝爲罷朝。野爲罷市。全意大利國民。沈於煩惱。海者數月。嗚呼。意大利人之桎梏。加富爾解之。意大利人之荆棘。加富爾鋤之。意大利人之常識。加富爾教

之意。意大利人之自由。加富爾界之。意大利非加富爾之妻。而加富爾之兒也。加富爾之棄意大利也。年僅五十一。使更假以十年。其未竟之業可以竟。其未償之願可以償。吾敢信意大利之國勢。不止於今日也。加富爾之造意大利。與俾士麥之造德意志同。而俾士麥之死後。於加富爾殆三十年。此德之所以能如彼。而意之所以僅如此也。此吾所以不得不重爲意大利人悲也。雖然。加富爾亦可以瞑矣。林肯以放奴爲一生大事業。南北美之難甫定。而林肯逝。加富爾以統一意大利爲一生大事業。第一國會甫開。而加富爾逝。嗚呼。加富爾其亦可以瞑矣。

#### 第二十四節 加里波利之下獄及游英國

此時之意大利。實不可無一加富爾。而加富爾遂逝。舉國失望。罔知所措。幸也。拿破侖第三。猶表同情。以六月下旬。遂公認意大利獨立。派公使駐節。意京。而繼加富爾之後者。爲男爵利卡梭里。蕭規曹隨。無特別之手段。足以繫人望者。其年一八六七月。意大利政府草一與羅馬教皇交涉之法案。託法國轉達於皮阿士第九。許以教皇若放棄政權。則以巨萬之資相酬。且其教權仍得無限自由。政府絕不干涉。乃皮阿士固執不動。宣言千年以來。歷代教皇與其執政所領屬之土地。雖尺寸不得割讓。政府應付之策殆窮。於是意大利人民大激昂。革命黨又讜起。所在出沒。加里波的乃擲長纜。手長劍。復蹶起於卡普列拉。率義勇兵千五百。由昔昔里登岸。僅一月。遂涉眉西奴海峽。進入教皇境。意大利政府懼招物議。惹列強之干涉。爲社稷危也。急發兵堵之。八月二十九日。兩軍相遇於亞士菩羅門。互衝突。加將軍被傷。遂爲王軍所禽。此時之加里波利。上自王。下至屠賣負販兒童走卒。莫不崇拜之。若遇像然。徒以外交上之嫌疑。不得不幽之於巴力拿。

羅。而歐洲列國之輿論。益傾倒至不可思議。將軍之在巴力拿羅也。嘗偶語侍者曰。英人之聲。余所最樂聞。此語一出。各報館競播述之。英國之名媛名士。有欲一親其警。欵以爲名譽者。有欲以一語慰其岑寂。而自以爲功德無量者。無貴無賤。無老無少。無村無俏。咸奔走趨集。若恐後。巴力拿羅之旅館。忽爲英客所占殆盡。就中有一老嫗。率其所愛之少女。亦自本國萬里渡海。抵加將軍獄地。乞爲看護婦。使將軍日聞其聲。以爲娛樂。將軍固遜謝不肯納。而彼母女者。於他國語言。一無所解。旅費既盡。熒熒無歸。以意國政府之救助。僅得返故土。而猶必欲達其目的。而後已。此意達於將軍。卒許以一刻之頃。入囚室。乞將軍手書之字一枚。斑白之髮一莖。狂喜以歸云。嗚呼。此雖小事。而加將軍之熱誠。吸攝一世。與夫西方民俗崇拜英雄。迷信英雄之氣象。皆可想見矣。

未幾遂出獄。加將軍乃漫游於瑪志尼。所謂第二故鄉之英國。將以喚起英人對於羅馬問題之熱情。英人素以好客聞天下。至其歡待之切誠。刺激之劇烈。殆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將軍舟抵梭僧善頓。甫登陸。英人蟻集於江干者。忽以萬數。相握者手復一手。相接者吻復一吻。積半日。猶不能行寸步。將軍試劍活潑之手。已攣腫而不能動。將軍風塵蒼古之面。已涎積其如欲滴。將軍數十年來出入必偕之深赤外套。爲熱狂崇拜者所摸竊。所橫奪。撕裂爲百數十襲。各寶其一寸一縷。以相炫耀。英國全國之社會。無朝無野。無老無幼。皆如失其腦力。失其心力。其心中腦中。不復知有職業。不復知有學問。不復知有娛樂。不復知有煩惱。而惟知有一加里波的將軍。嗚呼。大丈夫。眞男子。不當如是耶。不當如是耶。



拿破侖第三。素不喜加將軍之爲人也。聞其受歡迎於英國。如是其劇且烈。恐爲歐洲全局之影響也。於是私於英相巴彌斯頓。使勸上客之返國。未幾而加將軍遂歸。

第二十五節 加里波的再入羅馬及再敗再被逮

千八百六十四年。王英瑪努埃復以羅馬問題與拿破侖有所協議。其年九月。兩國締約。法人撤其戍羅馬之兵。而意王仍不侵犯其政權。此實外交漸進之政策。不得不然也。而熱誠如裂之加將軍。至此益欲忍不可復忍。彼其少壯以來所挾持之共和主義。遂復出現。以爲在此因循帝政之下。終不足以奏統一大業。乃宣言於衆曰。

今日我輩終不可不以共和國國旗豎之於巴的幹宮殿之上。咄。共和主義。一日不可緩。咄。共和主義。一日不可緩。

時意王既失沈鍊敏達之宰相。而在此有共和黨之急激運動。在彼有山嶽黨之絕對反對。山嶽黨者

主<sup>可</sup>教皇之政權者也。在外復有法帝拿破侖睨睥猜忌。意王立於四面楚歌之中。焦苦殆不可思議。千八百

六十七年秋。復以政府之命。突然逮捕將軍。使蟄居於卡菩列拉。交地方官管束。未幾將軍之子名美那治者。忽在外自招義勇隊。復侵教皇境。老將軍聞之。勃勃不能自禁。遂以十月十四日逃

出卡菩列拉。所至響應。蝟附。以風馳雨驟之勢。忽達羅馬。拿與其子遇。老將軍小將軍駢轡以入

羅馬。與敵劇戰於門的郎。大捷。羅馬殆再落於加將軍之手。而佛羅靈政府。意大利自千八百六十五年。由焦靈遷都於佛羅靈。

懼執斃債事。已制機先。急派兵於羅馬。法蘭西軍亦踵至。於是加將軍三面受敵。進退維谷。乃集

麾下而申警之曰。

我輩以貴重之血。購得此羅馬於意大利公敵之手。今佛羅靈政府以兵力侵人之。我輩深願以無上之愛情。歡迎我同胞。按此指王及政府軍相與戮力。驅逐殘虐之庸兵。按此指法軍於境外。此區區十年以來所懷之素志。諸君所共聞也。雖然若彼卑劣異弱之政治家。仍挾其模稜兩可之政策。

欲維持繼續。其所謂九月怪條約者。按此指一八六四年意王與拿破侖所定之約而強逼我輩。使擲兵器。以屈服於妖狐

猾魔。按此指拿破侖及教皇之下。則當此之時。余惟自認『以己之劍保護己所有屬地』。按此泰西通語也之權利而已。他非所聞也。羅馬之政府。不可不以羅馬人民之公意投票而選之。諸君乎。諸君乎。其有

念我千年來祖宗所宅之首都。欲建設自由統一之意大利於其上者乎。如其有之。則非待我新意大利去模稜主義之廢墟。達良心自由之天國以後。非待千年來公敵暴軍。絕其跡於我

國土以後。我輩決不得釋兵而嬉也。

由此觀之。加里波的當時之地位。可以見矣。即王師如與我同宗旨同手段也。則以正當之方法。相戮力以取羅馬。而不然者。王師若旁觀焉。甚乃反對焉。亦必以獨力而使羅馬終為羅馬人之羅馬。蓋加將軍之事業。實以羅馬始。以羅馬終者也。不幸拿破侖第三以護法為名。早已派遣大軍。壓境以進。曾無所顧惜。無所猶豫。彼已眾寡之數。既已相懸。而加將軍麾下。又皆無訓練。無器械。空拳白戰之軍士。徒以大將之威名。魔力奔走羣集。雖曰義勇。究豈足以為百戰法軍之敵。於是於綿達尼一小村落之旁。兩軍相遇。加將軍大敗。士卒死亡逾半。王英瑪努埃聞之。肝腸寸裂。痛哭不食者三日。語近臣曰。『嗚呼痛哉。彼螺旋後膛之烈鎗。毒我愛子。斷我驕兒。我之苦痛。視彈丸薄擊於我肢體為尤甚也。嗚呼痛哉。百身英贖。萬冤誰論。吾無暇哀感。吾惟沈痛。吾無暇憤。』

恨。吾惟懺悔。」云云。雖然。英瑪努埃固久受加富爾之薰陶。沈穩歷鍊之人也。彼雖哀痛煎迫。腸斷九迴。然其外之對於法蘭西。內之對於本邦倡亂之義民。皆保其適當之威嚴。徐乃告拿破侖曰：「君爲德不卒。從前盛意盡付東流。今意大利全國國民中。其念君舊德者。已無復一人。兩國同盟之誼。恐非復政府之力所能及矣。嗚呼。奈何其以螺旋彈丸。濫擲於同盟國國民之頭上也。」雖然。英瑪努埃仍自懲其首事之民。無所假借。於是加里波的復被逮。再命蟄居於卡菩列拉島。加將軍之事業遂終。

第二十六節 意大利定鼎羅馬大一統成

意大利之建國。以得羅馬爲究竟。而其得羅馬之時。彼三傑者皆未嘗直接有所効力。彼其時瑪志尼既廢。加富爾既死。加里波的既錮。前此絞腦髓擲頸血以易之。而經數十年不能得者。今乃若安然唾手以收其成。淺見者或謂是有天焉。非人力所能爲也。而烏知乎人事之盡。既達極點。如畫龍壁上。不飛去者。只爭一睛。睛之點固有時。而畫師之心力。蓋益不可思議矣。自加將軍舉事以後。意政府常以左證。以表明本國國民意嚮之所在。以布告於列國。列國亦憚意民之勇敢而憐其熱誠也。表同情者。日以益多。此驚天動地之大活劇。浸近團圓時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起。疾風暴雨。不旋踵而局遂定。歐洲形勢爲之大變。吞聲飲恨爲城下盟之法蘭西。已無復餘勇爲教皇之保護主。至是意大利王再以滿腔之誠意。說教皇使之讓步。皮阿士第九仍頑然不動。不得已。乃以千八百七十九年九月二十日。王軍遂入羅馬。建三色旗於最高之神殿。翌日下令府中。使其民各以己意欲從王者。欲從教皇者。自由投票。票集積起。則從王之數。四萬七百八

十八。從教皇之數。僅四十六。翌千八百七十一年六月二日。撒的尼亞王。英瑪努埃。遂爲意大利皇帝。開國會於羅馬。勅告國民所舉之代議士曰。

於戲。我同胞。我輩數十年來萬死不顧一生所經營之事業。今旣成就。閱無量數之艱難辛苦。危險挫折。卒乃使意大利返於意大利。羅馬返於羅馬。我數百年來蕩析離居肝膽秦越之父子兄弟。今乃得以代議士之名譽。集茲一堂。拭一掬感喜之淚。以認識吾輩所思所夢之故鄉。於戲。此等經歷。實告我輩以莊嚴神聖。且以義務之觀念。銘刻於我輩之腦中。而使莫能諉也。(中略)我輩以愛自由故。故有今日。自今以往。我輩不可不生息於自由與秩序之中。以「力」與「平利」二德爲保持生命之要具。(中略)我輩之前途。其幸福似海。其希望如潮。立於世界大國民之間。而有代表意大利名譽羅馬名譽之責任。我輩負此責任。不可不養成其適應於此責任之實力。於戲。欽哉。意大利萬歲。意大利國民萬歲。

至是新意大利統一之大業。旣已告成。時去加富爾之卒旣十年。其翌年。實爲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瑪志尼卒。年六十七。更閱十年。實爲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六月。加里波的卒。年七十五。

### 結論

新史氏曰。吾儕讀史何爲乎。察往以知來。鑒彼以誨我而已。吾讀泰西列國近世史。觀其事業及其人物。無不使吾氣王而神往。而於意大利建國史。尤若養養然有所搔抓於余心。趨趨然有所刺激於余腦。使余笑。使余嘖。使余醉。使余舞。余求其故而不得。余爲三傑傳。乃始若化身以入於三傑所立之舞臺。而爲加富爾幕中一鈔胥手。而爲加里波的帳下一騶從卒。而爲瑪志尼黨

中一運動員。彼憤焉。吾憤。彼喜焉。吾喜。彼憂焉。吾憂。彼病焉。吾病。吾於是一擲筆。西向望祖國。乃沈沈焉。唱喟焉。曰。嘻。彼數十年前之意大利。何以與我祖國相類之甚。其爲世界上最古最名譽之國也。相類。其中衰也。相類。其散漫而無所統一也。相類。其主權屬於外族也。相類。其專制之慘酷也。相類。其主權者之外復有他強國之勢力範圍也。相類。勢力範圍不止一國。國民舉動。動遭干涉也。相類。嗚呼。同病相憐。豈不然哉。而彼其不如我者。更有數事。曰。土地之小。不如我。曰。人民之寡。不如我。曰。無中央政府。不如我。曰。有政教之爭。不如我。吾昔論中國時局。持之與十七世紀末之英國比。持之與十八世紀末之美國法國比。持之與十九世紀末之日本比。皆覺吾之困難。有甚於彼等數倍者。輒以爲彼中豪傑之所以成就大業。殆天時人事之相適。而非我輩之所能企也。及讀意大利建國史。而觀其千回百折。停辛貯苦。吞酸茹險之狀。自設身以當此境。度未有不索然氣沮。力竭聲嘶。一蹶再蹶。而吾喪我者。而今日之意大利。何以能巍然立於世界上。儼然廁於歐洲六大強國之列。而一舉一動。繫天下之重輕也。嗚呼。吾案意大利建國成蹟。而乃始知天下果無易事。而乃始知天下果無難事。吾欲速之。謬見一破。吾厭世之妄念一破。意大利建國。自發軔以至告成。中間凡五十餘年。大波折者六次。小波折者十餘次。其間危機往往在一髮。使其氣一餒焉。而卽敗。使其機一誤焉。而卽敗。乃其敗也。一而再。而三。以至於十數。而餒焉者。無一焉。此或失機。而常能有不失焉者。與之相救。合天下古今之壯劇。活劇。慘劇。悲劇。險劇。巧劇。以迭演於一堂。嘻。何其驚心動魄。不可思議。至於此甚也。豈有他哉。人人心中有一「祖國」二字。羣走集。旋舞於其下。舉天下之樂。不以易祖國之苦。舉天下之苦。不以易祖國之樂。人

人心目中有祖國。而祖國遂不得不突出不湧現。佛說三界唯心所造。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西哲曰。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吾今欲祝中國之爲新中國。吾不得不虔禱彼造物者。乞誕若三傑其人於我中國。雖然。吾又疑三傑其人者。非彼蒼之生。是使獨而有以靳我我國民也。皆以三傑爲不可幾及。而三傑遂不可幾及。又其上焉者。或以三傑之性行之事業之志節。望諸他人。責諸他人。而三傑遂不可幾及。故吾以爲欲造新中國。必有人人自欲爲三傑之一之心始。人人欲爲三傑之一。未必卽能爲三傑之一。而千百人欲之。則一二之真似者必出焉矣。卽不能。而合十人而得似其一焉。合百人而得似其一焉。則我有三十傑三百傑。而必可任彼三傑所任之事業。而何國之不能救也。雖然。我輩非徒曰慕之曰學之而已。摹其貌而失其真。不有其所長。而藉口於其所短。以自固則褊急任氣者。何不可自言學。瑪志尼。輕舉妄動。無忍耐性者。何不可自言學。加里波的。持祿保位。陰鷲取巧者。何不可自言學。加富爾。以此學三傑。三傑不任受也。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有如焚如裂之血誠故。是故當學。彼其心目中無利害。無毀譽。無苦樂。無成敗。而惟認定其目的之所在。以身殉之。人人不愛此國也。而我愛之如故。人人愛此國也。而我愛之如故。記不云乎。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今日中國之少年子弟。或滿腔利慾。滿腹機械。而猶敢覲然以愛國二字爲口頭禪。此又與於亡國之罪魁者也。故不欲學三傑則已耳。苟欲學之。則第一宜下慎獨工夫。日必自省。吾愛國血誠之程度。與彼相去奚若。吾之言愛國也。得毋爲名乎。得毋爲利乎。得毋爲事勢之迫不得已乎。苟其若是。則是與三傑之人格成反比例。而北轍而南其轅也。夫三傑之血誠。生而具

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我即不能若是。而日日而省焉。昔昔而養焉。固未有不能幾者矣。况夫知與行合一者也。吾既知國之可愛。而所以實行其愛者不力焉。苟非知之未灼。則必其自欺者也。故吾以毋自欺爲學三傑之第一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專一故。是故當學。彼等之愛國也。舉天下之人之事之物。無足以易其愛。撓其愛者。其例多不可具引。吾於其所以待其王者。徵之。瑪志尼非有憎於其王也。以是多不足以達愛國之目的。故始終敵之。加富爾非有私於其王也。以是爲可以達愛國之目的。故始終奉之。加里波的亦非有憎有私於其王也。當其見爲可以達此目的也。則奉之。當其見爲不可以達此目的也。則敵之。彼等之視其王。皆若無物也。非輕王薄王。以爲以王與國比較。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不能以此分其愛也。有攫金於齊市者。吏鞫之。則曰。只見金不見人。彼三傑之只見國不見王。亦若是而已。王與國之關係。如此其密切。而猶不足以分其愛。他更何論矣。詩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精一爲學三傑之第二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有廉靜淡泊高尚之性質。故是故當學。彼等無富貴心。無功名心。加里波的之脫屣爵祿。免起鶻落於卡普列拉之一孤島。其高風亮節。爲史家所津津樂道。固無論矣。即如加富爾者。終身立朝。與王室相左右。及肥拉甫郎卡之約成。則若忘其在臣位也。唾罵雜還於兩君之側。不得請則悍然挂冠而去。彼立於此位。非自爲也。爲意大利也。苟不能行其志。則一朝不願居也。瑪志尼當千八百四十八年歸國。先王阿爾拔。虛首相之位以待之。且許授彼全權。使制定憲法。此事傳中失載他日付印時當補入而瑪志尼自以爲非行共和主義。則新意大利終不可立。毅然辭

之。不以相位易所信也。凡此諸端。皆尋常人所萬萬不能。而三傑若行所無事焉。蓋其性質之高潔。其道力之堅定。實一切事業之總根原也。吾儕雖不能安而行焉。亦當勉強而行焉。母曰。我有所貢獻於社會。則雖厚受社會之酬償。而不爲泰也。酬償非必不可受。而崇貴逸樂。最足移人。與之相習。浸假有喪其志者。而義務之觀念。將日薄矣。浸假而有保持之之心焉。則任事冒險勇敢之精神。且日銷蝕矣。久而久之。將失其本來面目。以自伍於流俗。彼其初志未必非也。牽於外而人格與之俱降也。吾見夫今日志士。往往自恣於聲色狗馬。而以爲不拘小節者有焉矣。干謁於公卿王侯。而以爲借途辦事者有焉矣。吾豈敢遽謂此中之必無人才。顧其不墮落者幸而已。故寡欲爲學三傑之第三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沈毅堅忍。百折不回。故是故當學。綜觀歷史。上建設之事業。其挫折之多。未有若意大利此時若者也。瑪志尼終身未嘗成一事。然其革命暴動之舉。自二十歲以至六十歲。凡四十年間。無一日不口講指畫。伺隙而實行也。加里波的。敗於始成於中。而敗於終。其目的之極點。一日未得達。則一日不肯休。前後被逮十數次。無所於悔。無所於懼。而一惟貫徹其所志之爲務。加富爾足智而持重。事必求可。功必求成。然其失敗之役。亦屢見不一見。愈擢而愈堅。愈拂而愈勇。至死之日。猶耿耿以未竟之志爲念。忍辱負重。爲成功不二法門。於三傑見之矣。天下事順與逆相倚。難與易相乘。一事之始末。其順焉易焉者。只有此數。其逆焉難焉者。亦只有此數。卑屈怯懦之徒。一遇逆難。而遂退轉焉。則事無論小大。而無一可成。而豈知過此逆而難之一關頭。則必有順而易者。之在其後。苟一退轉。則並其前途之順者易者而失之也。故堅忍精進。



爲學三傑之第四義。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閱歷甚深。學養有素。故是故當學。瑪志尼之爭業。由於其哲學之深邃。理想之高尙。其主義言論。所以能動天下。皆賴是也。加里波利之事業。自彼漫游英國時所察驗。臥隱黎里時所經歷。後此內治外交。皆舉而措之也。加里波利之事業。由彼在南美時。經百戰。歷萬難。有以習於行軍之術。鍊其膽而神其用也。凡欲救國者。不可無其具。農夫出疆。猶不能舍耒耜。市儈營業。猶不能無資本。學問閱歷者。實吾輩之耒耜之資本也。日言愛國。而不汲汲於此措意。惟撫拾一二空論高談雄辯。以爲快者。非欺人卽自欺也。故做預備工夫。爲學三傑之第五義。

要而論之。彼三傑之人格。自頂至踵。無一指一髮而無可以崇拜之價值。此五端者。不過對吾儕之缺點。而舉之以相勸勉。相警厲云爾。嗚呼。我輩勿妄菲薄我祖國。勿妄菲薄我眇躬。苟吾國如有三傑其人者。則雖時局艱難。十倍於今日。吾不必爲祖國憂。彼意大利之衰象。困象。險象。夫豈在吾下也。苟吾躬而願學三傑其人者。則雖才力聰明。遠下於彼等。吾不必爲眇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也。抑意大利有名之傑三。而無名之傑。尙不啻百千萬。使非有彼無名之傑。則三傑者。又豈能以獨力造此世界也。吾學三傑不至。猶不失爲無名之傑。無名之傑。徧國中。而中國遂爲中國人之中國焉矣。

### 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 壬寅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此法國第一女傑羅蘭夫人臨終之言也。

羅蘭夫人何人也。彼生於自由。死於自由。羅蘭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羅蘭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侖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瑪志尼噶蘇士俾士麥加富爾之母也。質而言之。則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羅蘭夫人。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羅蘭夫人。何以故。法國大革命。爲歐洲十九世紀之母故。羅蘭夫人。爲法國大革命之母故。

時則距今百五十年前。實西歷一千七百五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於法蘭西之都巴黎之市。般奴佛之街。金銀彫工菲立般之家。有一女兒。揚呱呱之聲。以出現於此世界。是卽瑪利儂名菲立般姓女士。而未來之羅蘭夫人也。其家本屬中人之產。父性良懦。母則精明。有丈夫氣。父母勤儉儲蓄。爲平和世界中一平和市民。以如此之家。而能產羅蘭夫人如彼之人物。殆時勢產英雄。而非種姓之所能爲力也。稍長。受尋常社會之教育。雖然。彼以絕世天才。富於理解力。想像力。故於規則教育之外。其所以自教自育者。所得常倍蓰焉。年十歲。卽能自讀一切古籍。每好讀耶穌使徒爲道流血之傳記。亞刺伯土耳其內亂之劇本。文家旅行游歷之日記。荷馬但丁之詩歌。而尤愛者。爲布爾特奇之英雄傳。按布爾特奇 Piltch 羅馬人生於西歷紀元後四五十年。頃其所作英雄傳。凡五十人。十五卷。每卷不下萬餘言。實傳記中第一傑作也。其感化人鼓舞人之力量最大。近世偉人如拿破侖。俾士麥。皆醉嗜之。拿破侖終身以之自隨。無一日不讀。殆與羅蘭夫人等也。常置身卷裏。以其中之豪傑

自擬。每從父母到教堂祈禱。必手此書偷讀焉。往往自恨不生二千年前之斯巴達雅典。則掩卷飲泣。父母詫之而不能禁也。彼其兄弟姊妹六人。不幸悉殤夭。故夫人少年之生涯。極寂寞之生。

涯也。惟寂寞故。故愈益求親友於書卷之中。感情日以增。理想日以邃。彼後年寄其夫羅蘭一書有云。『妾之多感。殆天性然矣。生長於孤獨教育之中。愛情集注一點。愈熾愈深。歌哭無端。哀樂奔會。當尋常見女忙殺於游戲。行行於飲食之頃。而妾往往俯仰天地。常若有身世無窮之感。』云云。其少年奇氣。觀此可見一斑矣。

彼之熱心。先注於宗教。十一歲。得請於父母。入尼寺。天主教之信女不嫁者所居也以學教理者一年。出寺。養於外祖母家者又一年。乃始歸家。以彼之慈愛謙遜敏慧。故舉家愛之。親友慕之。如是度平和之歲月者有年。

雖然。外界之生涯。則平和也。而其內界之精神。忽一大革命起。當時法國政界革命之前驅。所謂思想界革命者。已膚寸出沒。起於此女豪傑有生以前。至是愈漲愈劇。無端而滲入此平和家庭之戶隙。而彼神經最敏之一少女。已養成一種壯健高尚之原動力。於不知不覺之間矣。彼其日以讀書窮理爲事。已自悟遺傳權威習慣等。爲社會腐敗之大本。日益厭之。日益思破棄之。常有一種自由獨立不傍門戶不拾唾餘之氣概。於是乎其革命亦先自宗教起。彼於新舊約所傳摩西耶穌奇蹟。首致詰難。以爲是誕妄不經之說。教會神甫。勸讀耶教證據論等書。反覆譬解。彼一面讀之。又一面讀懷疑派哲學之學說。虛論不敵實理。彼女當十六七歲頃。終一掃宗教迷信之妄想。但不欲傷慈母之意。故猶循形式。旅進旅退於教會。蓋其磊落絕特之氣概。苟認爲道理所否定者。雖臨以雷霆萬鈞之力。不能奪其志。而使枉所信。彼之特性則然也。其後此所以能以纖纖一弱女之身。臨百難而不疑。處死生而不屈。放一文明燦爛之花於黑暗法國大革命之洞裏。

者皆此精神此魄力爲之也。

彼其讀「布爾特奇」

布爾特奇英雄傳省稱布爾特奇泰西學界之常語也

而心醉希臘羅馬之共和政治。又竊睨大西洋彼岸

模倣英國憲法新造之美國。而驚其發達進步之速。於是愛平等愛自由愛正義愛簡易之一念。漸如然如沸以來往於彼女之胸臆間。雖然。彼之理想則然耳。至於言實事。彼固望生息於革新王政之下。爲王家一忠實之臣民。路易十六之卽位也。彼以爲維新之大業可以就。人民之幸福可以期。千七百七十五年。麵包之亂。彼猶咎人民之急激。而祖政府之政策。蓋彼慈愛之人。非殘酷之人也。樂平和之人。非好暴亂之人也。嗚呼。自古革命時代之仁人志士。何一非高尚潔白之性質。具視民如傷之熱情。苟非萬不得已。夫豈樂以一身之血與萬衆之血相注相搏相糜爛以爲快也。望之無可待。待之無可待。乃不得不割慈忍愛茹痛揮淚以出於此一途。嗚呼。以肫肫煦煦之羅蘭夫人。而其究也。乃至投身於千古大慘劇之盤渦中。一死以謝天下。誰爲爲之。而令若此。

未幾與羅蘭名福拉底姓結婚。羅蘭者。里昂市人。全恃自力以自造福命之人也。十九歲。卽子身游亞美利加。復徒步游歷法國一周。其後爲亞綿士之工業監督官。常著書論工商問題。嘖嘖有名於國中。好旅行。好讀書。宅心誠實。治事精嚴。操行方正。自奉質朴。然自信力甚強。氣魄極盛。亦自幼心醉共和政治。故與瑪利儂夙相契。至千七百八十年。乃舉結婚之禮。時羅蘭四十五歲。瑪利儂二十五歲。自此瑪利儂以羅蘭夫人之名轟於世。

羅蘭夫人之生涯。以險急而終。以平和而始。結婚後二年。舉一女子。未幾。羅蘭遷里昂市工業

監督官舉家移於里昂。羅蘭之學識人物。大爲此地所尊敬。時當里昂工商業衰頹之極。羅蘭汲汲講整頓恢復之策。常有所論著發表。已見輿望益高。而夫人實一切左右其間。羅蘭之著述。無一不經夫人之討論筆削。猶復料理家事。撫育幼女。又以餘力常從事於博物學植物學。蓋羅蘭夫人之一生。最愉快最幸福者。惟此四五年。

雖然。天不許羅蘭夫人享家庭之幸福以終天年也。法蘭西歷史世界歷史。必要求羅蘭夫人之名。以增其光燄也。於是風漸起。雲漸亂。電漸迸。水漸湧。譁譁出出。法國革命。嗟嗟咄咄。法國遂不免於大革命。

其時之法國。承路易十四十五兩朝之後。所播之禍種已熟。新王路易十六。既有不得不刈其祖父餘殃之勢。火山大爆裂之期將近。此處見一縷之煙。彼地聞陰陰之響。大亂固已不可避。而新王之柔懦。不能調和此破裂而反激之。雖有賢相尼卡亞。見事不可爲。引身而退。於是國王之優柔。內廷權奸之跋扈。改革之因循。賦斂之煩重。生計之窘迫。種種原因。相煎相迫。人民之忍之也。一次復一次。其待之也。一年復一年。卒乃於千七百八十九年。破巴士的之獄。解放罪犯。而革命之第一聲始唱。

巴士的破獄之凱歌。卽羅蘭夫人出陣之喇叭也。夫人以慧眼觀察大局。見尼卡亞之舉動。國會之舉動。無一可以躊躇滿志者。乃距躍忽起。以爲革命既起。平生所夢想之共和主義。今已得實行之機會。夫人非愛革命。然以愛法國故。不得不愛革命。彼以爲今日之法國已死。致死而之生。之舍革命末由。於是夫妻專以孕育革命精神。弘布革命思想爲事。羅蘭首創一里昂俱樂部。夫

人自著鼓吹革命之論說。撮集盧梭人權論之大意。印刷美國布告獨立文。無夙無夜。自攜之以散布於遠近。於是所謂羅家小冊子者。如雨如霰。散落於巴黎里昂之間。友人布列梭。創一愛國報於巴黎。友人占巴尼。創一自由報於里昂。夫人皆爲其主筆。呼風喚雨。驚天動地。號神泣鬼。駭龍走蛇。而法國中央之氣象一變。

千七百九十一年。里昂市以財政困難之故。乞援助於國會。羅蘭被舉爲委員。於是夫妻相攜。留滯巴黎者七閱月。彼等之到巴黎也。其旅館忽爲志士之公會場。友人布列梭。比的阿。布科。羅拔士。比等。相率引同志以相介紹。每間日輒集會於羅氏之寓。夫人於彼時。其舉動如何。彼嘗自記曰。『余自知女子之本分。故雖日日於吾前開集會。吾決不妄參末議。雖然。諸同志之一舉一動。一言一議。吾皆諦聽牢記。無所遺漏。時或欲有所言。吾必嚙吾舌以自制。』云云。嗚呼。當此國步艱難之時。袞袞英俊。圍爐抵掌。以議大計。偶一瞥眼。則見彼眉軒軒。目爛爛。風致絕世。神光逼人。口欲言而唇微嚙。眼屢閃而色逾厲。之一美人。監督於其側。夫人雖強自制。而其滿腔之精神。一身之魔力。已隱然舉一世之好男兒。而盧牟之亭毒之矣。

此七月間。旣徧交諸名士。加盟於所謂同胞會者。又屢聽俱樂部之演說。與國會之討論。夫人憾革命進行之遲緩也。則大憤激。乃致書於布列梭曰。『我所愛之士亞羅乎。按士西羅者羅馬民政之其同志以心醉共和政治故往往復書簡領袖也。當時羅蘭夫人及常以希臘羅馬共和時代之名人相呼。』

蓋投卿之筆於火中。翩然以入於草澤乎。今之國會。不過腐敗壓塊之一團塊耳。今日之內亂。早已非凶事。我等固死也。有內亂或猶得而蘇甦之。今也無內亂則無自由。我等猶懼內亂耶。猶避內亂耶。『此實夫人當時急進之情形也。夫人旣怒國會之因

循。遂憤然不復入。傍聽席。其年六月。路易第十六竊遁去。被捕而再歸巴黎。夫人以爲當時當實行革命而猶不實行。嗟惋益甚。竊歎息曰。『我等今日必不可無一度革命。雖然。人民其果猶有此魄力與否。吾甚疑之。』自是怏怏然偕其夫共歸里昂。歸途撒布羅拔士比之革命檄以激大衆。

夫妻歸里昂之月杪。解散國會。而別開所謂立法議會者。以七百四十五名之新議員組織而成。同時工業製造官之缺裁撤。羅蘭乃專從事筆舌。益盡瘁於愛國之業。十二月。舉家移於巴黎。彼時法國之大權。全在立法議會之手。面議會中實分三派。一爲平原派。以其占坐席於議場平坦之地。故得此名。實平凡之人物所結集也。二曰山嶽派。以占議場之高席。故有此名。實極端急激派。而此後以血塗巴黎之人。如羅拔士比、丹頓、馬拉亞輩。皆此派之錚錚者也。三曰狄郎的士派。以其議員多自狄郎的士之地選出。故有此名。此派當時最有勢力。布列梭、布科、魯卡埃諸賢皆出於此中。其人率皆受布爾特奇英雄傳及盧梭民約論之感化。年少氣銳。志高行潔。以如鏡之理想與如裂之愛國心相結。而鼓吹之操練之指揮之者。實爲羅蘭夫人。狄郎的士派之黨魁。名則羅蘭。實則羅蘭夫人。此歷史家所同認也。

至是內外之形勢益急。禍迫眉睫。彼奄奄殘喘之路易第十六。乃不得不罷斥誤國舊臣。而代之以民黨。於是羅蘭以輿望所歸。被舉爲內務大臣。時千七百九十二年三月。夫妻受命移居於官邸。羅蘭之入謁內廷也。服常服。戴圓帽。履舊靴。如訪稔熟之親友者然。宮中侍者莫不失驚。昔也地方一小商務官之妻。今也爲將傾之距易朝內務大臣之夫人。羅蘭夫人之勢力。至是益

盛其家常爲狄郎的士黨之集會所。夫人日則招集諸黨派。夜則鞠躬盡瘁。以助良人之職務。羅蘭每與其同僚有所計議。必請夫人同列其席。內務大臣公案上。狼籍山積之重要文牘。一一皆經夫人之手。然後以下諸祕書官。凡提出於議會及閣議之報告書。皆由夫人屬草。凡政府出刊之官報。皆由夫人指揮其方針。監督其業務。使當時新政府之動力。日趨於共和理想者。皆羅蘭夫人爲之也。法國內務大臣之金印。佩之者雖羅蘭。然其大權實在此紅顏宰相之掌握中矣。羅蘭夫人以爲改革之業。決非可依賴朝廷。故他人雖我信路易。夫人決不信之。彼嘗言曰。『吾終不信彼生於專制之下。以專制而立之王。能實行立憲政治。』羅蘭之初爲大臣也。見路易則欣欣然有喜色。歸語夫人。夫人曰。『君其被愚矣。政府不過一酒店耳。大臣不過王之一傀儡耳。』夫人不獨疑王也。無論何人。凡與貴族黨有關係者。皆疑之。時有一老練之外交家。焦摩力者。引其友以見夫人。旣退。夫人語人曰。『彼輩諸好男兒。面有愛國之容。口多愛國之語。以吾觀之。彼等非不愛國也。雖然。愛國不如其愛身。吾不願我國中有此等人。』以眇眇一羅蘭夫人。驅其夫。驅其他諸大臣。驅狄郎的士全黨。使日與王路易相遠。至是年六月。而王與新政府之衝突。已達於極點。先是四月。已與奧大利宣戰。戰不利。人心洶洶。而國內頑固教士。多不肯誓守新憲法。事機愈紛紛岌岌。政府乃提出二大政策。一曰由巴黎各區募新兵二萬。以防內訌外敵。保衛都城。二曰凡不從憲法之教民。皆放逐之於境外。王路易不許。羅蘭夫人以爲狄郎的士黨對於朝廷之嚮背。當以此方案之行否爲斷。乃促羅蘭聯合閣員。上書於王。言若欲安國家利社稷。宜速實行此案。不然。則臣等惟有乞骸骨。下復能爲王馳驅矣。此奏議文筆



精勁。詞理簡明。論者謂法蘭西史中公牘文字。以此爲第一云。其屬稿者實羅蘭夫人也。果也路。易第十六。剛復不用。至六月十一日。新政府遂總辭職。

革命之勢愈劇愈急。至八月初十日。路易第十六終被廢。幽閉於別殿。王政已倒。共和已立。立法議會一變爲民選議院。遂新置行政會議。羅蘭亦復任內務行政官之職。廢王之舉。倡之者山嶽黨也。而狄郎的士黨亦贊成之。

羅蘭夫人之理想。今已現於實際。以爲太平建設。指日可待。豈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在上之大敵已斃。而在下之大敵。羽翼正成。今也羅蘭夫人。遂不得不投其身於已所造出之革命急潮中。而被裹挾被捲以去。

河出伏流。一瀉千里。甯復人力所能捍禦。羅蘭夫人既已開柙而放出革命之猛獸。猛獸噬王。王斃。嚙貴族。貴族斃。今也將張牙舞爪。以向於司柙之人。夫人向欲以人民之勢力。動議會。今握議會實權者。人民也。飲革命之醉藥。而發狂之人民也。夫人夙昔所懷抱。在先以破壞。次以建設。一倒專制。而急開秩序的之新天地。雖然。彼高掌遠。之革命巨靈。一步復一步。增加其速度。益咆哮馳突。以蹂躪躑躅。踏真正共和主義之立脚地。不及一月。而羅蘭夫人及狄郎的士黨諸名士。皆漸不得不與巴黎之衆民爲敵。當此之時。其勢力可以彈壓衆民者。惟有一人。曰丹頓。丹頓者。山岳黨之首領。而行政會議之一員。與羅蘭同僚者也。其在民間。輿望最高。其資格正可以當此難局。雖然。羅蘭夫人不喜其人。謂其太急激。不適於今日之用。以爲必拒絕此同盟。然後狄郎的士黨之黨勢。乃可以得安全。蓋夫人乃單純之理想家。闕於實用。故執拘若是。是亦無足爲怪者。丹

頓初時熱心成就此同盟。每日必詣夫人之應接室。每官僚會集。常先期而至。至八月之末。共知同盟必不能就。遂相絕不復至。於是與暴民爲敵之羅蘭夫人黨。不得不更敵暴民之友之山岳黨。

彼法蘭西史上以血題名之山岳黨。以此年九年初旬。屠殺巴黎獄中王黨之囚人。以爲無政府魔神之犧牲。至是羅蘭夫人始知爲山岳黨所賣。月之五日。夫人與一書於友人曰。『我等今已在羅拔士比瑪拉等之刀下。』其九日。復致一書曰。『吾友丹頓君。革命之公敵也。彼以羅拔士比爲傀儡。以瑪拉爲羽翼。握短刀持藥線。以刺爆國民。嗚呼。妾之熱心於革命。卿所知也。雖然。妾恥之。革命之大義。爲無道之豎子所污點。革命實可厭也。數十年所經營。而今日使我國終於此地位。吾實恥之。』可憐志高行潔。而迂於世務之狄郎的士黨。遂爲山岳黨所掩襲。自茲以往。巴黎亂民與山岳黨以百丈怒潮之勢。猛撲彼共和之城。其立於城上之羅蘭夫人及狄郎的士黨。遂不得不爲此狂濤駭浪之所淘盡矣。

時勢雖日非。而志氣不稍挫。羅蘭夫人愈奮力以鼓舞其麾下諸豪傑。常相語曰。『我等今日既不能自救。雖然。一息尙存。我等不可以不救我國。』其時在議院有布列梭等。在政府有羅蘭等。皆以恢復秩序。確立共和。制止亂暴。爲主義。雖然。大事已去。不可復挽。羅蘭夫人之名。爲議院所唾罵。爲瑪拉等主筆之報紙所凌辱。屢構誣辭。以陷羅蘭夫妻。常有刺客出入於彼夫妻之闥。至千七百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山岳黨遂乘勢越路。易第十六之首於斷頭臺上。雖狄郎的士派爲激烈之大反對。終不可得救。其明日羅蘭遂辭職。

路易之死刑。實狄郎的士黨覆沒之先聲也。彼山岳黨既久蓄勢力於巴黎市民中。立意先殺王。次刈狄郎的士黨。以快其亂暴專制之志。乃於五月晦日之夜。遣捕吏於羅蘭家。羅蘭聞變脫遁。而夫人遂被逮。以溫辭慰諭愛女及婢僕。乃入於遏比之牢。

夫人之在獄中也。曾無所恐怖。無所頹喪。取德謨遜之詠史詩。布爾特奇之英雄傳。謙謨之英國史。西里頓之字典等。置諸左右。每日誦讀著作。未嘗或輟。時則靜聽巴黎騷擾之聲。每到晨鐘初報。起讀其日之新聞紙。見國事日非。狄郎的士黨之命。迫於旦夕。則歛歔慷慨。淚潄潄下。此時夫人所以自娛者。惟書與花而已。夫人在獄中。粗衣惡食。所有金錢。盡散諸貧囚。惟花與書籍。則愛若性命。蓋生平之嗜好然也。夫人幼時。每當讀書入定之際。雖何人若不見。雖何事若不聞。惟屢屢以其讀書之眼。轉秋波以向花叢。此兩種嗜好。至死不衰。

在獄凡二十四日。突然得放免之令。夫人從容辭獄囚。驅車歸家。何圖席尙未煖。忽復有兩警吏躡跡而來。出示一公文。則再逮捕之命令也。於是復入桑比拉志之獄。

凡知天命而自信篤者。舉天下無不可處之境。舉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羅蘭夫人在此獄者。凡四閱月。猶時時竊鼓舞其同志。氣不少衰。嘗致書於布列梭曰。『吾友乎。君其毋失望。彼布爾達士在腓列比之野。遂嗒然發。不能救羅馬之歎。妾之所不取也。』夫人在獄中。益以書與花自遣。又學英語。學繪畫。時或從獄吏之妻假鳴琴。一彈三歎。聽者淚下。時千七百九十三年之秋。革命之狂瀾。轟天撼地。斷頭機厭人之血。布楞河塞人之肉。腥風颯颯。慘雨濛濛之時節。而此以身許國之一烈女。在桑比拉志獄中。日長如年。身世安危。久置度外。乃靜念一身之過去。默數全國之

將來。遂伸紙吮筆。草著「自傳」革命紀事「人物逸話」三書。時有英國維廉女史者。嘗訪夫人於獄中。歸而記其事曰。

羅蘭夫人在桑比拉志獄。於一身境遇。毫無所怨尤。在狹隘之獄室。爲壯快之談論。一如在大臣官邸時也。其案上有書數卷。當余入訪時。適見其讀布爾特奇英雄傳。聲出金石。余方欲有所慰藉。夫人以樂天知命。洒然自得之義告余。及最後余問及其十三歲之愛女之消息。則夫人忽飲淚。幾哽咽不能成聲。嗚呼。夫孰知轟轟烈烈威名震一世之羅蘭夫人。其多情其慈愛。有如此也。

十月三十一日。卽狄郎的士黨之名士二十二人殉國之日。夫人自桑比拉志獄移於康沙士黎獄。自是受鞫訊者數次。其最後公判之前日。有某律師欲爲夫人辯護者。訪之於獄中。夫人以己之命運已定。勸以勿爲無益之辯護。徒危其身。脫指環以謝之。

其明日爲最後公判之日。夫人着雪白之衣。出於法廷。其半掠之髮。如波之肩。澄碧之兩眼。與雪衣相掩映。一見殆如二十許妙齡絕代之佳人。法官以種種之僞證。欲誣陷夫人。夫人此際之答辯。實法蘭西革命史中最悲壯之文也。其大旨以狄郎的士黨之舉動。俯仰天地。無所愧怍。最後乃昌言曰。

凡真正之大人物。常去私情私慾。以身獻諸人類同胞。而其報酬則待諸千載以後。余今者謹待諸君之宣告。無所於悔。雖然。正人君子獻身於斷頭臺之日。是卽正人君子置身於凱旋門之日也。今日此等污濁混亂。以人血爲酒漿之世界。余甚樂脫離之。無所留戀。余惟祝我國民

速得真正之自由。蒼天蒼天。其眷然下顧。以救此一方民哉。

此熱誠切摯之言。彼非法之法官聞之。皆咋舌不知所對。卒以預聞隱謀。不利於共和政體。宣告死刑。夫人肅然起立曰。

諸君肯認余爲與古來爲國流血之大人物。有同一之價值乎。余深謝諸君。余惟願學彼大人物。從容就義之態度。毋爲歷史羞。

是日歸至獄中。收攝萬慮。作書數通。以遺親友。其所與愛女書之末句云。『汝宜思所以不辱其親者。汝之兩親。留模範於汝躬。汝若學此模範。而有得焉。其亦可以不虛生於天地矣。』

翌日爲千七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九日。羅蘭夫人乘囚車以向於斷頭臺。其時夫人之胸中。浮世之念盡絕。一種清淨高尚不可思議之感想。如潮而湧。夫人欲記之。乞紙筆而吏不許。後之君子憾焉。

泰西通例。凡男女同時受死刑。則先女而後男。蓋免其見前戮者之慘狀而戰慄也。其日有與羅蘭夫人同車來之一男子。震慄無人色。夫人憐之。乃曰。『請君先就義。勿見余流血之狀以苦君。』乃乞劊手一更。其次第云。嗚呼。其愛人義俠之心。至死不渝。有此如者。雖小節亦可以概平生矣。

刀下風起血迸。一箇之頭已落。夫人以次登臺。猛見臺上一龐大之神像。題曰自由之神。夫人進前一揖而言曰。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如電之刀一揮。斷送四十一年壯快義烈之生涯。於是羅蘭夫人遂長爲歷史之人。夫人殉國後。其一婢一僕。自投法廷。請從夫人以死。夫人殉國後。狄耶的士黨名士布列梭。昏絕不省人事者。經旬。夫人殉國後數日。由巴黎至盧安之大道旁。有以劍貫胸而死者。則羅蘭其人也。

新史氏曰。吾草羅蘭夫人傳。而覺有百千萬不可思議之感想。刺激吾腦。使吾忽焉而歌。忽焉而舞。忽焉而怨。忽焉而怒。忽焉而懼。忽焉而哀。夫法國大革命。實近世歐洲第一大事也。豈惟近世。蓋往古來今。未嘗有焉矣。豈惟歐洲。蓋天下萬國。未嘗有焉矣。結數千年專制之局。開百年來自由之治。其餘波。波亘八十餘年。其影響及數十國土。使千百年後之史家。永以爲人類新紀元之一記念物。嘻。何其偉也。而發起之者。乃在一區區纖纖之弱女子。吾壹不解羅蘭夫人有何神力。乃能支配狄耶的士全黨。支配法蘭西全國。且支配歐羅巴全洲百年間之人心也。嗚呼。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吾以爲必有能造出「造時勢之英雄」之時勢。然後英雄乃得有所造。不然。羅蘭夫人以如彼多情如彼慈善之絕代佳人。當路易十六卽位之始。且殷殷望治。謳歌政府政策者。何以卒投身於最慘最劇之場。以不悔也。雖然。羅蘭夫人竟以是死。夫旣以身許國矣。則死國事者。夫人之志也。乃其不死於王黨。不死於貴族黨。而死於平民黨。不死於革命失敗之時。而死於革命告成之後。則非夫人之志也。夫人能造時勢。而何以能造之。使動不能造之。使靜。能造之。使亂。不能造之。使平。曰。是由民族之缺點使然。不足爲夫人咎也。竊嘗論之。法國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與英國千六百六十年之革命。其事最相類。其禍穢伏於前王專制時代。相類也。英之有額白查白女皇。猶法之有路易十四也。其激變由於今王之僞改革。相類也。其動力起於王與議會之爭。相類也。其王

逃而被獲。獲而被弑。相類也。革命後改爲共和政治。相類也。共和政治。旋立旋廢。相類也。惟其國民幸福之結果。則兩國絕異。英國革命之後。則憲政確立焉。民業驟進焉。國威大揚焉。法國革命後。則演成恐怖時代。長以血跡污染其國史。使千百年後聞者猶爲之股慄。爲之酸鼻。若是者何也。英國人能自治。而法國人不能也。能自治之民。平和可也。破壞亦可也。平和時代。則漸進焉。破壞時代。則驟進焉。條頓民族之自治力遠過於拉丁民族。故能驟強不獨英法兩國爲然也。荷蘭與比利時同居奈渣蘭曼與意大利同在南歐。其建國情形亦相類。而德國今爲世界第一。不能自治之民。則固不可以享平和。亦不可等強國。意國則藹然不能有所進。皆條頓拉丁兩族得失之林也。

以言破壞。平和時代。則其民氣憤而國以敝。破壞時代。則其民氣囂而國以危。孔子曰。爲政在人。豈不然哉。故以無公德無實力之人民。而相率以上破壞之途。是不啻操刀而割其國脈也。然則相率馴伏以求平可和乎。曰。是又安能。世界政治之進化。既已進入第二級。其風潮固欲避不可避。而豈能以一二人之力捍之。事機既迫於無可望。平和亦敝。破壞亦敝。此孔明所以有一與其坐以待亡孰若伐之一之論也。不然。法國大革命之慘痛。雖以今日百年以後。我遠東之國民。聞之。獨且心悸。豈其當時歐洲列國而無所鑑焉。而何以全歐紛紛步其後塵。直至十九世紀下半紀。而其風猶未息也。蓋民智一開。人人皆自認其固有之權利。固有之義務。則有非得之非盡之而不能安者。使當時法之王法之貴族。而知此義也。則法國何至有此慘劇。使後此歐洲各國之君主貴族。而知有此義也。則後此歐洲各國何至有此慘劇。彼其君主彼其貴族。既不知此義矣。使其民復相率馴伏以求平和焉。則歐洲各國。亦至今爲中世之黑暗時代而已。乃往車已折。而

來軫方適。歐洲中原之各君主貴族。未嘗不知查理士第一路易第十六之事。而偏欲躡其後。以弄威福於一日。此所以擾攘亘七八十年而未艾也。嗚呼。有讀羅蘭夫人傳者乎。其在上位者。持保守主義者。當念民望之不可失。民怒之不可犯也。如彼。苟其偷安苟且。彌縫掩飾。朕削無已。箝制屢行。則必有如法國一日中刑貴族王黨千餘人。斷屍徧野。慘血塞渠。乃至欲求爲一田舍翁而不可得。上蔡黃犬。華亭鶴唳。能勿驚心。自刈此果。豈人力之所能避也。其在下位者。持進取主義者。當念民氣之旣動而難靜。民德之易渙而難結也。如此。苟無所以養之於平日。一旦爲時勢所迫。悍然投其身。投其國於孤注一擲。則必有如法國當日互相屠殺。今日同志。明日仇讐。爭趨私利。變成無政府之現象。雖有一二志芳行潔。憂國忘身之士。而狂瀾又安能挽也。嗚呼。破壞之難免也。如彼。破壞之可懼也。又如此。人人不懼破壞。而破壞遂終不能免矣。何也。上不懼破壞。則惟愚民焉。壓民焉。自以爲得計。而因以胎孕破壞。下不懼破壞。則以談破壞爲快心之具。弁髦公德。不養實力。而因以胎孕破壞。然則欲免破壞。舍上下交相懼其奚術哉。嗚呼。念銅駝於荆棘。能不愴然。見披髮於伊川。誰爲戎首。羅蘭夫人。羅蘭夫人。魂兮有靈。當哀鄙言。



傳記  
終

# 地理

## 地理與文明之關係 壬寅

程子謂讀書爲玩物喪志。此語在今日。幾於爲世詬病矣。雖然。今之學者。其能免於此四字之誚者幾人哉。舊學之訓詁家。金石家。詞章家。不必論矣。卽今所謂涉獵新學。研究西書者。亦大率取其形質。遺其精神。若是則雖博士多於鯽。而於國民之進步無當也。吾恐中學之八股家考據家去。而西學之八股家考據家又將來矣。是以鄙人敍論諸學。恒取其於精神上之關係者。欲讀者因之而悟讀書致用之法。不至爲程子之所呵。地理學者。諸學科之基礎。而學校所不可缺者也。今集譯東西諸大家學說。言地理與文明之關係者。草爲是篇。爲學僮之一助云爾。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者何。因果之謂也。觀乙果可以知甲因。覩乙因可以推丙果。苟持此法以研究天下事物。則能得其公例之所在。有通其一萬事畢之樂。不特此也。既知其果之所必至。又知其果之所從來。則常能造善。因以補助之。使其結果日趨於至善。學術之有助於進化。其功在是。

世界文明之原因。其所由來甚複雜。固非可僅以一學科之理論而證明之者也。雖然。以地理學者之眼觀之。亦有可以見其一斑者。今畧論如下。均是土地也。均是人類也。而文明程度之高下。發達之遲速。莫或相等者何也。英儒洛克曰。地理

與歷史之關係。一如肉體之與精神。有健全之肉體。然後活潑之精神生焉。有適宜之地理。然後文明之歷史出焉。寒帶熱帶之地。其人不能進化者何也。人之腦力體力爲天然力所束縛。而不能發達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亞里士多德曰。人必能自養其欲。自給其求。然後高尚之思想事業。乃起焉。極寒極熱之地。其人窮日之力。以應付天然界之洊迫。猶且不給。以故文明之歷史。獨起於溫帶。

北半球之大陸三。曰亞細亞。曰歐羅巴。曰北亞美利加。南半球之大陸亦三。曰澳大利亞。曰阿非利加。曰南亞美利加。北三陸皆廣大。合計方二千二百五十萬英方里有奇。南三陸皆狹小。合計一千六百五十萬英方里有奇。北陸之地勢甚複雜。多港灣。多內海。如地中海黑海等皆謂之海內多半島。半島者三一面突出於海者也多附屬之島嶼。其地面之複雜。亦與相應。有山脈。有高原。有平地。有河流。而三陸相互之位置。亦便於交通。南陸則不然。其地勢甚單純。灣港內海半島羣嶼皆極少。且位置各遠隔。交通不便。又北陸皆位於溫帶。南陸皆位於熱帶。使人類而與物類等也。則南陸之適宜。當過於北。何也。動植物往往自南北極而進於中帶。自中帶而進於熱帶。愈進而愈繁殖。故動植物全盛之世界。在於南半球。實天演之公例也。惟人類則反於此公例。何也。人類所以進化者。不徒恃物質上之勢力而已。而並恃精神上之勢力。故物類之爭生存也。惟在熱度之強盛。營養之足用而已。人則不然。恒視其智識道德。以爲優劣勝敗之差。人物所循天演之軌道。各自不同。蓋以此也。夫酷熱之時。使人精神昏沈。欲與天然力相爭而不可得。嚴寒之時。使人精神顛顛。與天然力相抵太劇。而更無餘力。以及他。熱帶之人。得衣食太易。而不思進取。寒帶之人。得衣食太難。而不能進取。

惟居溫帶者有四時之變遷。有寒暑之代謝。苟非勞力。則不足以自給。苟能勞力。亦必得其報酬。此文明之國民。所以起於北半球之大原也。

土地高低。亦與文明之發達有比例。區而分之。可爲三種。一曰高原。二曰平原。三曰海濱。

(一) 高原。中亞細亞也。裏海黑海之間也。亞剌伯也。亞非利加之巴巴利沙漠也。南亞美利加之帕拉格維也。倭里那哥也。皆高原也。高原之特質。最適於畜牧。牧民逐水草而居。間其富則數畜以對。而非數地以對也。雖行族長政治。頗近似於國家。然舍血族之外。更無他道以相團結。雖有如成吉思帖木兒等野蠻中之英雄。時出於其間。然終不能成一鞏固之國家。故文明無可言焉。

(二) 平原。有河流則土地豐饒。中國之有黃河揚子江。印度之有恒河。疏伽河。巴比倫之有天。弗里士河。台格里士河。埃及之有尼羅河。皆其最著也。此等之地。始有農業。人皆土著。民自名田。有地主之權。謂之名田。漢人用語也。家族政治。一變爲封建政治。行國變爲居國。而鞏固之國體乃始立。中國印度埃及巴比倫。皆在數千年以前。龐然成一大國。文明爛然。蓋平原之地勢使然也。

(三) 海濱。驟觀地圖。則河海者。所以使土地闕隔而華離也。然徵諸歷史上之事實。則人類交通往來之便。全恃河海。德儒黑革曰。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勢使人合。山勢使人離。誠哉是言。歐洲人自十五世紀以來。與隔海之亞美利加及印度。交通頻數。已非一日。而於陸地接壤之亞細亞及亞非利加內地。反闕塞而疏濬之。此其一證也。南北兩美洲之間。有巴拿馬地峽。以爲之連。亞歐非三洲之間。有地中海。以爲之隔。而世界文明之起原。反以地中海爲中心點。又其一

證也。

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者也。陸居者以懷土之故。而種種之繫累生焉。試一觀海。忽覺超然萬累之表。而行爲思想。皆得無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卻不可不先置利害於度外。以性命財產爲孤注。冒萬險而一擲之。故久於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於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銳。雖同一種族。而能忽成獨立之國民也。腓尼亞亞之於猶太。葡萄牙之於西班牙。荷蘭之於德意志。是其例也。同爲希臘種。而埃及倭尼亞人與獨利安人之性質迥別。同爲黃種。而中國人與日本人風氣攸殊。皆海之爲之也。太古之文明。雖起於埃及與安息之間。而發揚之者實腓尼西亞與希臘人。曰瀕海之故。羅馬解紐以後。文明進步最速者。厥惟意大利。曰瀕海之故。美洲新大陸開闢以來。西歐諸國之沿海岸者。駸駸日進。而俄國獨瞠乎後焉。曰瀕海不瀕海之故。

三大陸比較之。則亞非利加高原之地也。亞細亞高原平原交錯之地也。歐羅巴高原平原海濱三者調和適均之地也。以面積論。則歐羅巴爲五洲之殿。以海岸線論。則歐羅巴爲五洲之冠。此其於文明程度。有大關係焉。今示其表如下。

面積

海岸線

亞細亞

一七、二一〇、〇〇〇英方里

三六、〇〇〇英里

亞非利加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英方里

一七、〇〇〇英里

北亞美利加

九、〇〇〇、〇〇〇英方里

四三、〇〇〇英里

歐羅巴

三八〇〇〇〇〇英方里

一九五〇〇英里

亞洲面積殆五倍歐洲。而其海岸線之長。不能倍之。歐洲面積不及非洲三之一。而海線乃加乎其。上。夫非洲人所以難進文明者何也。歐洲之陸地。距海岸五百英里以外者。殆不多見。非洲則大率皆在一千英里以外也。然使海岸線雖少。而內地能有河流。可便舟楫。如亞細亞之天弗里士河。台格里士河。黃河。揚子江。恒河。疏伽河。南亞美利加之倭里挪哥河。亞麻遜河。拉布拉打河。北亞美利加之聖羅凌河。勿士必河等。大者輪船往來。可達三千英里。次者亦艤艘樓艦。可以通行。則亦能補海岸之不足。使其利滋溥。亞非利加則不然。雖有尼羅河。康哥河。尼又河。潛比西河之四大流。而皆不適於交通。蓋其瀑多湍急。不許人泝流而上也。加以有大沙漠。橫斷洲之南北。絕運輸之道。而全洲四分之三。屬於熱帶。其文明所以不克暢進者。實天然之缺陷使然也。亞細亞之地理。雖似歐羅巴。然雪山之大。非亞爾布士之比。其印度半島。略似意大利。然其幅員太大。幾爲大陸。而非半島。其南雖有澳大利亞洲。然不如歐羅巴與亞美利加之接近。至於印度洋與地中海比較。尤相去懸絕。故亞洲東西南北。各自成一小天地。而文明之競爭不起焉。波斯與印度之間。惟有一路可通。亞力山大以來。用兵所通行者是也。而卡布兒之高原。又使之與西亞細亞相隔絕。若夫中國與印度之間。更無一路。可適用於行軍通商者。雪山之峻嶮。常在千丈。乃至千八百丈以上之高度。而帕米爾高原。盛夏積雪。故舍海路外。無可以相通之道。坐是亞細亞雖有創生文明之力。而無發揚文明之力。蓋由各地孤立。故生反對保守之惡風。抱惟我獨尊之妄見。以地理不便。故無交通。無交通。故無競爭。無競爭。故無進步。亞洲所以弱於歐洲。其大原



未闢新洲以前。此二國既已斐然有文物矣。東半球文明祖國。皆居溫帶。而沿河流。此兩國則無有大河。而亦能早達者。則全以氣候之故。墨西哥在北緯二十一度。祕魯在南緯二十一度。皆熱帶與溫帶之交也。

古代初民。無有資本。必其地之天然力極豐饒。常足償其勞力而有餘者。然後文明生焉。此義前既屢言之矣。地何以豐饒。多溫氣。多熱氣。而兩者又相和合者是也。反是則貧瘠也。兩美洲之大河。皆在東部。注於大西洋。其西部注於太平洋者。無一焉。由落磯與安底斯兩山脈。皆偏在西部。故河流者。溼氣之所從出也。故西半球之溼氣。惟東部獨多。

若夫熱氣之所集。則南北美各不同。北美溼氣。雖在東部。而熱氣。卻在西部。東西兩海岸。其溫度相差殊甚。此不獨美洲爲然耳。卽東半球亦然。同一緯度也。而歐洲西岸與亞洲東岸大異。其故安在。蓋由南北兩冰洋與赤道下之大洋。其潮水之溫度相反。而地軸之轉。自西而東。故太平洋之潮流。繞亞澳兩洲間之羣島。北轉而達臺灣。掠日本。東北趨達美國之海岸。南轉而達卡里佛尼亞。復與赤道潮合流。大西洋之流亦然。流至墨西哥灣。爲大陸所遮。不能出與太平洋合。乃迴流沿福羅里打海岸。北轉至赫的拉岬。與北海之寒潮接。東流而達歐羅巴西岸。其北流者。則環蘇格蘭挪威。使其寒氣大減焉。由是觀之。赤道下之熱流。其行於北半球者。常以大陸之東岸爲歸宿之地。此東西寒燠差異之原因也。而墨西哥正在熱流集注之區。溫度最盛。又美洲至北緯二十度以南。地勢忽縮小。爲巴拿馬峽。其形恰與埃及之卡兒的亞相彷彿。因此之故。東西兩海岸接近。全國之地味氣候。皆等於島嶼。故雖無大河。而溼氣不乏。然則北亞美利加洲。溼熱兩氣。



最充盛最調和者。惟墨西哥。此所以能獨優於大陸。而在十六世紀以前。已有文明也。由此觀之。凡原因同者。其結果必同。雖土地遠隔。人種各殊。而天演之公例不少異也。

南美之現狀。與北美異。所謂東岸寒而西岸燠者。惟北半球爲然耳。南半球則適興相反。蓋南冰洋之寒潮。繞南球諸陸之西岸。而赤道熱流。反在其東岸也。南美洲溫熱兩氣。皆集於東方。故南美東部之土地。無論屬於熱帶溫帶寒帶者。皆極豐饒。然則文明不起於其間。又奚以故。曰溫熱之盛過度。動植物之繁殖。不可思議。人力爲天然力所壓。而不能盡其性也。夫海底有寒熱兩潮流。空中有寒熱兩風圈。皆由地軸東轉。簸盪而成。其理一也。自北緯二十八度至南緯二十八度之區。一年內凡爲東北風西南風者各半。西人所謂貿易風也。此貿易風之經大西洋而達南美東岸也。所含大洋中水氣。遇冷而壓。大雨時行。而爲安底斯山所阻。不能越嶺而西。其雨皆灌溉於巴西之地。故巴西天然力之盛。甲於全球。雖然。以太盛之故。人力爲其所壓。惜哉。其幅員面積。與歐羅全洲相埒。徒委爲蠻族之巢窟。自葡人覓得此土以來。垂四百年。非不屢欲運歐洲之文明以化被之。然其力只及於東岸。若其內地。依然四百年前之故我而已。森林深而農業不進。蟲害甚而收穫難期。山高而不可登。河大而無由渡。巴西所以不能孕育文明。曰惟此之故。國於巴西之西者。有祕魯焉。同在一大陸。同在一緯度。而地勢有相逕庭者。巴西旣位熱帶之溫度。而世界第二大河亞馬遜灌溉之。諸小河流灌溉之。貿易風之大雨灌溉之。豐沃過度。人力無權。祕魯之地。則跨有安底斯山東麓之高原。與太平洋邊之海岸。安底斯山之西。終歲無雨。又無樹木。至其東麓。亞馬遜河上流一帶。常降雨而不過度。森林亦生焉。南冰洋之寒潮。達其西岸。調

和其氣候。使不過熱。故南美洲中溫氣熱氣會合適宜之地。惟一祕魯。此所以文明早發與墨西哥同也。

以上所舉。專就物質的文明而論之。若夫精神的文明。與地理關係者亦不少。凡天然之景物。過於偉大者。使人生恐怖之念。想像力過敏。而理性因以減縮。其防礙人心之發達。阻文明之進步者實多。苟天然景物。得其中和。則人類不被天然所壓服。而自信力乃生。非直不怖之。反愛其美。而爲種種之試驗。思制天然力以爲人利用。以此說推之。則五大洲之中。亞非美三洲。其可怖之景物。較歐洲爲多。不特山川河嶽沙漠等終古不變之物爲然耳。如地震颶風疫癘等不時之現象。歐洲亦較少於他洲。故安息時代之文明。大率帶恐怖天象之意。宗教之發達。速於科學。成一科之然。印度亦然。及希臘之文明起。其所塑繪之羣神。始爲優美人類之形貌。其宗教始發於愛心。而非發於畏心。此事雖小。然亦可見安息埃及之文明。使人與神之距離遠。希臘之文明。使人與神之距離近也。而希臘所以能爲世界中科學之祖國者。實由於是。

卽就歐洲內論之。亦有可以證明此例者。歐洲中火山地震等可怖之景。惟南部兩半島最多。卽意大利與西班牙葡萄牙是也。而在今日之歐洲。其人民迷信最深。教會之勢力最強者。惟此三國。且三國中。雖美術家最多。而大科學家不能出焉。此亦天然之景物與想像理性之開發有關。係一明證也。

要而論之。歐羅巴以前之文明。謂文明未入歐洲以前。卽埃及安息時代是也。全恃天然界之恩惠。其得之也。非以人力。故雖

能發生而不能進步。歐洲則適相反。其天然界不能生文明。故自外輸入之文明。不可不以人力維持之。兢兢焉。懃懃焉。而此兢兢懃懃之人力。卽進步之最大原因也。

雖然。無亞細亞之文明。則歐洲巴之文明。終不可得現。歐人忘其本而漫然譏誚亞人。非所宜也。歐人動曰。亞細亞者。神權政治之巢穴。專制主義之地獄也。以此相詆。未免失當。記不云乎。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凡人羣之初起也。必有一種野蠻的自由。政治之第一級。在使人脫離此等蠻性蠻習。故彼時之國家。不可不首立政府。定法律。以維持一羣之平和秩序。不可不鞏固主權。以禦外侮而弭內亂。然則非用強力行威權。安能致此。夫惡法律雖不及善法律。然猶愈於無法律。惡政府雖不及善政府。然猶愈於無政府。故當人羣進化之第一期。但求有法律。有政府而已。至其善惡優劣。暫可不問。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也。歐人豈得獨非笑之。

且亞細亞之神權。其裨益於世界者固不少。彼其神權治下之文明。卽今日歐美文明所從出也。歐美文明。淵源於羅馬。羅馬淵源於希臘。希臘淵源於亞細亞。歷史家以埃及亦屬於亞細亞之範圍又不惟古代之

淵源而已。卽近世之文明。亦莫不然。近世文明之所自出有四。一曰耶蘇教。二曰羅馬法。三曰希臘之文學哲學。四曰中國隋唐之文明。其第一件。本爲亞洲猶太之土產。經羅馬人之手而傳諸全歐者也。其第三第四兩件。自中世以來。經阿刺伯人之手而傳入者也。於近世歐洲文明進步最有大功者。曰羅盤針。藉以航海覓地。曰火器。藉以強兵衛國。曰印書術。藉以流通思想開廣民智。而此三者。皆非歐洲人所能自發明。彼實學之於亞刺伯。而亞刺伯人又學之於我中國者也。今日歐人雖演造種種技術。還以授諸東方。亦不過報恩反哺之義。加利息以償前負耳。歐人固

可輕蔑我耶。雖然。今日受其報與否。又我國人所自擇矣。

人羣進化之第一期。必以專制政治爲文明之母。此不獨亞洲爲然。卽歐洲亦莫不然也。歐人脫神權專制之軛。行人民自由之治。亦不過在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距今百年間耳。亞細亞歷史之缺點。不在其昔代之行專制。而在今日之猶安於專制。不知何年何代。乃脫其樊耳。夫所謂進化第一期。必要專制者。其事固自有程度。其時固自有限制。苟逾其程。其限而猶用之。則不爲羣益。反爲羣害。勢所必然也。蓋專制之效力。在使內部人民愛平和重秩序。養成其服從法律之風也。既平和矣。既秩序矣。自治之習慣。既成立矣。於此時也。則政府當減縮其干涉之區域。以存人民自由之範圍。人文愈開。則此範圍愈當擴充。於是政府與人民之權限。不可不確定焉。非特禁人民之互侵自由而已。而政府亦不得自侵之。蓋人羣進化之第二期。所重者不在秩序而在進步。而欲使人民進步。必以法律保護各人之權利。使其固有之勢力。得以發達。實爲第一要義。善乎斯賓塞之言也。曰『天下事有泛言之見爲惡。對言之則爲善者。亦有泛言之見爲善。對言之則爲惡者。如專制與自由是也。專制至惡也。而在人羣進化第一期。不可不謂之善。自由至善也。而在人羣進化之第一期。不可不謂之惡。』亞細亞之所短。在徒抱文明之基礎。而不能入於進化之第二期也。而其原因。由於天然之境遇。所得過厚。其精神爲天然力所制也。歐羅巴之所長。在經過第一期。卽入於第二期。語其事實。則自美國獨立。法國革命以來。百餘年間之現象。是其明效大驗也。

地理與文明關係之徵驗。既若是矣。然則歐洲竟非吾亞洲所能及乎。是又不然。盡人力則足以

制天然也。彼歐洲本爲文明難發生之地。而竟發生之。則吾亞洲雖爲文明難進步之地。曷爲不可以進步之。近來學術日明。人智日新。乃者亞細亞全洲。鐵路徧布。電線如織。雖喜馬拉耶之崇山。不能阻中國與印度之交通。雖比兒西亞之高原。不能塞印度內地與東西兩洋之往來。亞細亞亦將爲文明競爭之舞臺矣。人事遷移。向上未艾。或者亞非利加之沙漠。南北極之冰原。且有爛花繁錦。與各大陸國民相輝映者。未可知也。嗚呼。萬事悠悠。羣生莽莽。雖曰天命。豈非人事耶。吾友因明子之詩曰。丈夫當此湧血性。茫茫大地覽河山。不覺英雄壯志生。世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 亞洲地理大勢論

大哉亞細亞。問其面積。則占全世界陸地三分之一也。問其人口。則居全世界生靈一半有奇也。

以地勢論。則其在陸土者。有全世界第一之高山。喜馬拉耶山脈第一之高原。西藏第一之平原。西伯利亞第一

之湖水。裏海第一之灌域。土耳其斯坦第一之低地。敘利亞國其在陸土以外。有全世界第一之水面。太平洋

全世界第一之深淵。日本國千島西三百五十里之處深以地氣論。則包羅寒帶溫帶熱帶。凡極寒極熱

極乾極溼之氣候。無所不有。凡極風變風貿易風恒風颶風之區域。無所不備。以人類論。則有黃

人白人馬來人之各種。世界三大言語系統。皆由此起焉。以生物論。則如象如虎如獅如犀。物類

之最龐大而猛烈者。皆於此生焉。語其歷史。則距今二十五萬年前。世界最初之人類。實發育於

其大陸之中部。爾來絕代之偉人。如釋迦。如孔子。如耶蘇。如摩訶阿士打。 Norodshi 波斯之教主 於西曆紀元前

千四百  
年頃。如摩訶末。即回教教主或譯爲摩哈默。如摩訶末。德唐書曾譯此三字今從之。相接受現於此土。全世界所有之宗教。如婆羅門教。如佛

教如儒教。如祆教。即作樂阿士打之教也名見唐書。如基督教。如回教。如馬尼教。Manichaeism。亦波斯教之一種也。等。無一非此

土之產物也。號稱世界最古之國。如印度。如中華。如猶太。如敘利亞。Assyria。無一非此土之肇

建也。而泰西一切文學哲學美術巧藝。其淵源大率自印度中華敘利亞巴比倫尼亞Babylonia

腓尼西亞Phoenicia。波斯阿刺伯等國而來。無一非此土之子孫也。又豈惟古代而已。即洎近世。

而亞細亞人實兩度根據此大陸。以造全世界第一大帝國。則成吉思汗帖木兒其人也。大哉亞

細亞。大哉亞細亞。自地勢上觀之。自歷史上觀之。彼歐羅巴亞非利加之二洲。實不過亞細亞之

一附庸耳。昔基約博士嘗講述歐洲之風土。以謂歐洲然達之原因。全由於其地勢之Permeability。易透達

之義。而因以頌揚歐陸構造之佳妙。沾沾自喜焉。殊不知凡物之易於透達者。適足以

見其物體之小而已。質而言之。則歐洲之結構也。規模淺小。尋常人類。易擊舉而易指揮之。此其

所以速進文明之原因也。亞洲則不然。其規模絕大。其器量深宏。淵淵浩浩而不可測焉。亞洲之

所以爲亞洲者。不在現在而在未來也。今請就歐洲小而易用之理。一一指明之。以相互證。則亞洲之前途。有可懸度者。歐洲文明之初

開也由希臘。何故必由希臘。希臘之地形。半島也。三面環海一面連陸者謂之半島。而此半島中更爲小半島焉。此

小半島中又更爲小半島焉。故其地形最適於利用。語其地勢。則山脈縱橫。溪谷川原。所在皆是。泉甘土肥。而於人類結構小羣。最爲利便。加以海岸出入屈曲。有島嶼。有港灣。有峽角。故其海之

適於利用也亦甚。此其開化之所以獨早。非偶然也。希臘之文明。潛移默轉。而入於羅馬。羅馬之在意大利亦半島也。北界亞臘士 Alps 山脈。蜿蜒南趨。突入地中海與阿得里亞的海 Adriatic 爲細長之陸地。其規模視希臘半島稍大。而其適於人類之利用一也。希臘云亡。而歐土之文明。銷沈者歷有年所。及中世之末。元氣回復。其捷足飛揚者。則西班牙及葡萄牙也。西葡亦半島也。(西葡兩國之地總名伊比利 Iberi 半島) 其海陸規模亦淺小。所以克爲近世之先進國也。希臘最小故開化最先。羅馬次小則次之。伊比利次小則又次之。三半島興發之次第。其別因雖或尙多。然由於地形大小之比例。殆其主要者也。南歐之文物。既已代謝。其舞臺漸移於北。於是人類難使用之地。日以進發。卽其勢自最易者以趨於稍易者。自稍易者以趨於稍難者。自稍難者以趨於更難者。其塗徑歷歷。可覆按也。近數百年來。遂經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而入於斯拉夫民族根據地之俄羅斯。歐洲識者。謂未來之大希望大結果。將在俄人。非無故也。白人之國。角立於歐洲之東西。土壤有限。人滿爲憂。相競利用。此規模淺小之歐羅巴。精華將竭。各爭寸土。以至演出狼吞虎噬。弱肉強食之活劇。上天好生之德。不忍視歐人之慘狀也。乃於其中。誕降一豪傑焉。曰哥倫布。使爲其同胞揭開久蔽之幕。幕既開。而所謂『新世界』者。突兀躍出於人間。卽亞美利加是也。天之製造此新舞臺也。用全力注全神。故其地形之結構。斐然可觀。其規模絕大。不如歐陸之淺小。而北亞美利加尤爲美妙。其東其西。皆環以大瀛。恐其內陸氣候之乾燥也。乃鑿廣而深之淡水湖。五以湛潤之。濬全世界第一之大河。以灌溉之。其天然界之美滿。毫無遺憾矣。南美之結構。雖稍亞於北。然亦有大可歎美者。新世界之規模。雖絕大。其適於利用之點亦多。此白

人所以能進第二之歐羅巴於此間也。上天以爲此新世界者。其面積如此其廣大。其形勢如此其完美。雖無量數之生靈。自舊世界飛渡。當綽綽然容之有餘裕。乃開闢而招之曰。嘻。盍歸乎來。歐人受此奇寵。劍及履及。吶喊一聲。突進闖入。拓草萊。任土地。建邦國。僅數百載。而人滿又見告矣。嘻。昔以農產國名者。一變而爲製造國。嘻。昔以共和主義著者。一變而爲帝國主義。歐人昔以爲殖民政略之劇場者。轉瞬之間。卻自行其殖民政略於太平洋以外矣。上天既以此龐大之土。賜其驕子。謂此後可以暫安息乎。沈沈而醉者三百年。及起而睨之。則已成爲第二之舊世界。其慘狀視前更劇矣。天亦無如此驕子何也。乃於咄嗟之間。築造澳大利亞洲。忽開其幕。而以此最新之舞臺。並昇諸歐人。此澳洲者。其地形如一初製之模。海岸之屈曲出入。殊少。其山不高。其河不長。無水無湖。不能調和內陸之氣候。其動物也。惟有襁兒於腹之袋鼠。不飛不鳴之鸛鳥。蓋其製造成於急就。而百物不完備之一土也。歐人既得澳大利亞也。先利用其可以利用之部分。不數十年。而此『最新世界』又成爲第三之歐羅巴矣。於是其動機不得不轉而向於亞非利加。非洲與歐洲相隔一葦水。其西北殆接歐境。雖然。其地形大而無當。海岸皆缺交通之利。加以萬里不毛之沙漠。橫亘其中。炎熱瘴癘。而利用極難。此所以雖相近而用之極遲也。今也新世界之阿美利加。既無餘地矣。最新世界之澳大利亞。復無餘地矣。然則此視眈眈欲逐逐之歐人。豈能叉手安坐以終古。故近年以來。瓜分非洲之勢。如倏如潮。不轉瞬間。嚮割以盡。今者撒哈拉中一粒之沙。皆有主人翁矣。撒哈拉大沙漠今屬法蘭西勢力範圍亞非利加之爲第四歐羅巴。其期又將不遠矣。嗟夫。螟蛉有子。果羸負之。茫茫四大壤。竟全爲歐羅巴之附庸之奴隸。李義山詩云。自是當時



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河。展覽坤圖。不禁且欲且妒而且悚。皇也。渾圓球上六大洲中。其五已入歐人之懷。所餘者惟亞細亞而已。雖然。亞細亞之現勢及前途。則又如何。試觀其地圖。表中所列者日本里也。今勿卒未暇改正之讀。者但以一里當中國七里之比例求之可也。

面積

人口

亞細亞洲

二、八八〇、〇〇〇方里

八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人

俄羅斯屬

一、一〇〇、〇〇〇方里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英吉利屬

三三〇、〇〇〇方里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法蘭西屬

四四、七〇〇方里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葡萄牙屬

一三〇〇方里

一〇〇〇、〇〇〇人

總計

一、四七六、〇〇〇方里

三、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由此觀之。則亞細亞洲面積十分之五有奇。人口十分之四有奇。既已落歐人掌握中矣。即自其中部以至北部全體之一大地。俄羅斯人所有也。森森裏海。將為俄人之湖也。其南部之中央一絕大之半島曰印度。英吉利人所有也。印度西鄰之阿富汗斯坦俾路芝士坦。非英人之保護國。則其勢力範圍也。又法蘭西人自距今四十年前。漸染指於後印度半島。同治元年。奪交趾。二年滅柬埔寨。光緒三年。經略東京。滅安南。為其保護國。十九年。敗暹羅。割其地三分之一。於是而亞細亞之法蘭西小帝國立焉。法人之滅安南也。儼然以中國南部將來之主人翁自命。若英國者。豈能袖手旁觀哉。故於光緒三年。勃起而征緬甸。俘其王。吞其地。於是以印度為本體。而阿富汗俾

路芝爲其右臂。緬甸爲其左臂。以取威定霸於大陸南部之中央。嗚呼。泱泱大風之亞細亞。今已強半夷爲歐隸。所餘號稱獨立國者。惟波斯暹羅朝鮮日本中國之五者而已。又豈惟亞細亞。實則渾圓球上除歐種以外。所餘獨立國者。惟此五者而已。雖然。波斯何所恃而能獨立於今日乎。波斯之北有俄。中亞細亞及裏海沿岸地其南有英。阿富汗俾路芝印度介於俄英勢力兩兩平均之間。僅得自保。俄人得菸草專賣權。英人則得鐵路布設權。兩雄相持。暫延殘喘。苟兩勢一旦不均。則其滅亡可翹足而待矣。暹羅何所恃而能獨立於今日乎。暹羅之西有英。緬甸印度其東有法。柬埔寨安南介於英法勢力兩兩平均之間。僅得自保。苟兩勢一旦不均。則其滅亡可翹足而待矣。朝鮮何所恃而能獨立於今日乎。朝鮮之東有日本。其北有俄。其南有英。介於俄英日勢力三者平均之間。僅得自保。苟三勢一旦不均。則其滅亡可翹足而待矣。日本固今世之雄也。其獨立頗由自力。今且與歐洲第一雄國新聯盟焉。其意氣揚揚自得之概。今勿具論。若我中華。則豈非亞細亞大陸之中心點。而數千年來之主人哉。顧今則何如。葡萄牙自明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二割據南部之澳門。俄羅斯自咸豐八年一八五八破尼布楚之約。康熙廿八年即一六八九年中俄所定界約以外興安嶺爲境者也而別立愛琿條約。遂駸駸南下以占黑龍江一帶之地。及十年一八六〇更以詭術結北京條約。遂超黑龍江而南。併吞滿洲東海岸二千七百里之地。以開浦鹽斯德港。即海參崴英吉利以道光二十八年鴉片之役。割香港。光緒二十三年。更割九龍。若夫丁酉戊戌之間。列國互逞鯨吞蠶食之謀。德據山東南海岸之膠州灣。英據其北海岸之威海衛。俄占遼東半島之旅順口大連灣。法占南部之廣州灣及桂越間甌脫地。而各國勢力範圍之議。且日進而未有已焉。危乎微哉。中國之爲獨立國乎。而此獨立國若一旦不支。則此搏

搏渾球。竟為白種一家之私產矣。夫亞細亞者宏深而難測。偉大而難用者也。而他日有用之資格者其為習居此土而有經驗之中國人乎。其為慣用他地而有經驗之歐洲人乎。嗚呼。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先之以告誡。繼之以警懼。天或者其深有望於中國人種。而示以履霜堅冰之漸。教以前車覆轍之鑒也。嗚呼。亞細亞之興亡。在於今日。吾記述至此。不禁旁皇繞室。而起舞再三也。

亞細亞之規模。既絕大而不可測。故欲講其山河之形勢。氣候之程度。生物之分布。人情風俗宗教之起源成立。其事固非易易。即勉強記憶。亦不移時而遺忘焉。今以簡要之法敘述其大體如下。

第一。欲知亞洲之地勢山河之形狀。則可為一略圖。如甲乙丙丁。而甲乙線為北冰洋瀕海之記

號。甲丙線為太平洋瀕海之記號。丙丁線為印度洋瀕海之記號。乙丁線為毗連大陸歐羅巴洲之記

號。再記其山脈。以(戊)戊為汗都喬柱 *Himalaya* 及崑崙山脈之記號。以(己)己為阿爾泰山

脈之記號。以(庚)庚為喜馬拉耶 *Himalaya* 山脈之記號。但觀此。則亞細亞洲中央之地勢

甚高崇。自可想見矣。而全洲水河之源。必由此高地而起。亦可想見矣。明此形勢。則可以悟(戊)

(己)己以北之川河。必流注於甲乙線之北冰洋。己(己)庚庚間之川河。必流注於甲乙線之

太平洋。庚(庚)戊以南之川河。必流注於丙丁線之印度洋。勢所必然矣。然後取地圖以對照參

觀之。則知里拿 *Lena* 河。伊尼西 *Yenisei* 河。阿比 *Obi* 河等之北流。黑龍江。黃河。揚子江等之東

流。兢伽 *Ganges* 河。即恒河。印度河等之南流。皆有非偶然者。熟察諸大河系之流域。則可悟亞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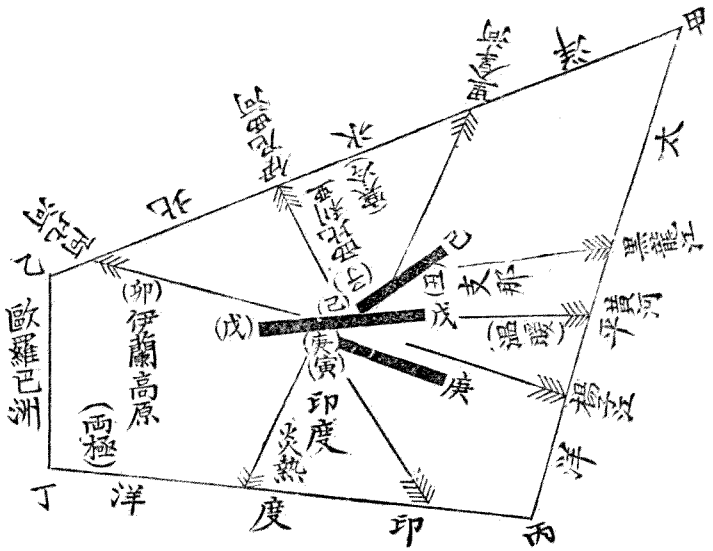


圖 一 第

亞大陸實以三大平原一大高原而成。三大平原者一圖中之(子)即己(巳)(戊)以北一帶。西伯利亞平原是也。二圖中之(丑)即己(己)庚以東一帶。支那平原是也。三圖中之(寅)即庚(庚)(戊)以南一帶。印度平原是也。一大高原者。圖中之(卯)即(戊)以西一帶。伊蘭高原是也。即波斯及突厥亞屬之一部是於乎全洲之地勢。山河之大體。可以一目了然矣。復次言其氣候。則(子)西伯利亞部寒冷也。(丑)支那部溫暖也。(寅)印度部炎熱也。(卯)伊蘭部寒熱皆達於極端也。於是乎各部動植物之差異。及各部之物產。與其人民職業之差。異亦以推定。

次考亞細亞洲之人種則(一)西伯利亞部劣等黃人種居之。(二)支那部高等黃人種居之。(三)印度部高加索人種居之。(四)伊蘭部黃人種與高加索人種雜居之。其人種之分布。亦與其地勢之區別。悉相比附。有如此者。

次考亞細亞洲人民之宗教。則(一)西伯利亞部人民所奉者沙瑪尼教也。其附近支那之部分或奉佛教其附近俄國之部分

或奉希 臘教 (二) 支那部人民 兼中國蒙古西藏朝鮮日本 所奉者佛教也 我孔子非宗教家余別有論詳言之吾國

(三) 印度部之人 民所奉者婆羅門教也 其中亦有奉佛教者然 人所有迷信思想皆受佛教之影響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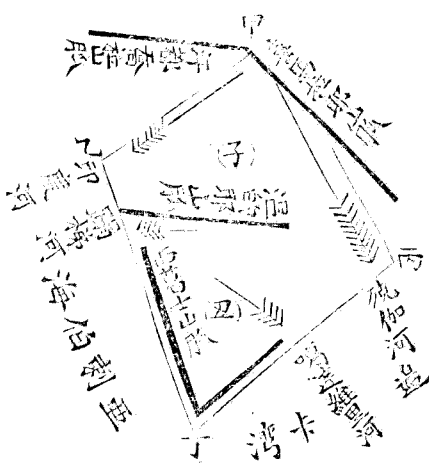
路芝斯坦波斯亞刺伯及 亞屬突厥諸國民言之 所奉者回教也 其所以生此區別者 亦非偶然 (四) 伊蘭部之人民 兼中亞細亞諸國 如阿富汗斯坦俾

又以各部之地勢氣候生物民業人種宗教之差別對照比較則可知其各部特別開化之由

(一) 西伯利亞之劣等文明也 (二) 支那之文明即起於支那擴布於蒙古西藏朝鮮日本安南

暹羅緬甸諸國者也 (三) 印度之文明即桑士格列之文明也 (四) 波斯亞刺伯 即伊蘭部 之文明即

回教的文明也 其所以發生之由亦皆可以地理之勢測定之矣



圖二第

用此方法不徒可以考一洲之地理而已即講各國之地

理亦當如是也試以印度之地理為例先畫定印度之形

狀為甲乙丙丁記號如第二圖丙丁線則瀕於邊卡灣

Bay of Bengal 者也乙丁線則瀕於亞刺伯海者也其所

有諸山脈則如圖中所示喜馬拉耶山汗都喬柱山温的

耶 Vindhya 山西噶士 Ghats 山東噶士山之位置山

是其國內諸河如印度印踰梯 Taptee 河噶達維里 Go

davari 河兢伽河等之水灌灌域及其所流注之尾闈皆

可以悟出又可見印度之國由兩大平原結構而成第一

如圖(子) 宛伽河之溪谷也。第二如圖(丑) 噶達維里山與噶士山之間也。用此符號記之。則開卷瞭如矣。

學者苟能用此法則以觀各部地理。而按地圖以考證之。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泱泱全洲之形勢。可頃刻而盡納入於腦中矣。治學當得其門徑。此之謂也。

### 中國地理大勢論 壬寅

美哉中國之山河。美哉中國之山河。

中國者。天然大一統之國也。人種一統。言語一統。文學一統。教義一統。風俗一統。而其根原莫不由於地勢。中國所以遜於泰西者在此。中國所以優於泰西者亦在此。

中國之面積。十五倍於日本。合歐洲列國。如瑞典、那威、丹麥、奧大利、匈加利、德意志、瑞士、伊大利、荷蘭、比利時、佛蘭西、西班牙、葡萄牙、其幅員僅足與我頡頏。中國者。名爲一國。實一洲也。當周末四五百年。漢末四百餘年。唐末百餘年間。皆列國並立。與歐羅巴大陸相類。而卒歸於一統之運。不如歐西之國。國抗衡。多歷年所者。蓋彼則山嶺交錯。縱橫華離。於其間多開溪谷。爲多數之小平原。其勢自適於分立自治。此則莽莽三大河。萬里磅礴。無邊無涯。其形勢適與之相反也。

中國現今地理。可概分爲兩部。一曰本部。十八行省是也。二曰屬部。滿洲、蒙古、回部、西藏是也。亞洲者。全地球之宗主也。中國者。亞洲之宗主也。本部者。又中國之宗主也。請先論本部。

文明之發生。莫要於河流。中國者。富於河流之名國也。就本部而三分之。復可爲中、南、北三部。北部者。黃河流域也。中部者。揚子江流域也。南部者。西江流域也。三者之發達。先後不同。而其間民

族之性質亦自差異。此亦有原理焉。凡河流之南北向者。則能連寒溫熱三帶之地而一貫之。使種種之氣候。種種之物產。種種之人情。互相調和。而利害不至於衝突。河流之向東西者。反是。所經之區。同一氣候。同一物產。同一人情。故此河流與彼河流之間。往往各為風氣。故在美國則東西異尚。美國之河皆自北而南。而常能均調。在中國則南北殊趨。中國之河皆自西而東。而間起衝突。於一統之中。而精神有不能悉一統者存。皆此之由。

自周以前。以黃河流域為全國之代表。自漢以後。以黃河揚子江兩流域為全國之代表。近百年來。以黃河揚子江西江三流域為全國之代表。穹古之事不可紀。今後之局猶未來。然則過去歷史之大部分。實不外黃河揚子江兩民族競爭之舞臺也。前者西江未發達。故通稱中部為南部。數千年南北相競之大勢。即中國歷史之榮光。亦中國地理之骨相也。今請以政治上文學上風俗上兵事上兩兩比較而論之。

其在政治上。北方視南方。以下所言南方皆指揚子江流域也。非指極南之西江。常占優勢。蓋我黃族之始祖。本自帕米爾高原。迤邐東下。而揚子江上流。崇巒峻嶺。壁立障之。故避難就易。沿河以趨。全國文明。自黃河起點。而傳布於西方。帝王實力。亦起於是。積之者厚。故其勢至今猶昌也。今以歷代帝王都徵之。

黃河流域國都表

代	都	今地	河系
(太昊伏羲氏)	陳	河南陳州府	在蔡河之岸。蔡河後淤入黃河。

三皇

炎帝神農氏  
黃帝軒轅氏  
涿鹿

山東兗州府  
直隸順天府

在泗水之南洙水之北  
在拒馬河右岸拒馬經兩淀而入白河然案古地圖  
實屬黃河河系

少昊金天氏  
窮桑

山東兗州府

泗水附近

顓頊高陽氏  
帝岳

直隸大名府

黃河古金隄附近

五帝

帝嚳高辛氏  
亳

河南河南府

在伊水之岸伊水入洛洛入河

帝堯陶唐氏  
平陽

山西平陽府

在汾河左岸平水之北

帝舜有虞氏  
蒲坂

山西蒲州府

媯汭之傍

夏  
安邑

山西解州

在永河之傍

三代

殷  
亳

河南歸德府

在黃河揚子江之間淤河之南

周  
洛陽

河南河南府

洛水之北即其左岸

秦  
咸陽

陝西西安府

渭水之北即其左岸

漢  
長安

陝西西安府

渭水之南即其右岸

東漢  
洛陽

見上凡見上者則  
缺之下同

魏三國  
鄴

河南彰德府

西晉  
洛陽

河南彰德府

後魏  
洛陽

河南彰德府

北齊  
鄴

河南彰德府

孝文帝自代徙都之  
北齊承東魏之舊



後周	隋	唐	後梁	後唐	後晉	後漢	後周	宋	金	元	明	清	
長安	長安	長安	汴	洛陽	汴	汴	汴	汴	北京	大都	北京	北京	
河南開封府									直隸順天府	直隸順天府			
後周承西魏之舊 文帝都長安煬帝遷洛陽 其末葉為後梁所劫遷於洛陽 黃河幹流之南即其右岸									初都汴百六十六年而南遷自此以後稱南宋 金初都上京(今會寧)後厭其僻北遷燕京(今北 京)復為蒙古所逼南遷汴京 即北京也 北京雖非黃河流域然實延緣於此河系之平原上 也明永樂始遷				

由此觀之。歷代王霸定鼎。其在黃河流域者。最占多數。固由所繇所受使然。亦由對於北狄。取保守之勢。非據北方而不足以為拒也。而其據於此者。為外界之現象所風動所薰染。其規模常宏遠。其局勢常壯闊。其氣魄常磅礴。英鷲有俊鸞盤雲橫絕朔漠之概。

揚子江流域國都表

代	都	今地	河系
<p>六朝</p> <p>吳三國之一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南宋 明</p>	<p>建業 建康 建康 建康 建康 臨安 應天府</p>	<p>江蘇江寧 府即南京 浙江杭州府 江蘇江甯府</p>	<p>揚子江幹流之南即其右岸</p>
<p>雖在錢塘江口然實延緣於揚子江之河系也高宗始遷揚州繼定都於此即南京也太祖初都之成祖遷於北京末葉福王復都之</p>			

由此觀之。建都於揚子江流域者。除明太祖外。大率皆創業未就。或敗亡之餘。苟安旦夕者也。爲其外界之現象所風動所薰染。其規模常綺麗。其局勢常清隱。其氣魄常文弱。有月明畫舫緩歌慢舞之觀。

此外不依此兩河流以立國。而其歷史稍有可觀者。則有蜀之成都。今四川成都府也。蜀本據長江上游亦可強謂之揚子江流域。後魏之平城。今山西大同府也。其割據年代稍短。或地位稍偏。於政治歷史無甚關係者。漢初則有若南越尉佗之在廣東。凡八十五年。閩越無諸之在福建。凡九十五年。皆不在兩流域在兩晉則

有若漢劉淵之都平陽。黃河流域趙石勒、燕慕容皝之都鄴。黃河流域秦苻堅、後秦姚萇之都長安。黃河流域南

燕之在山東。黃河流域諸涼之在甘肅。不在兩河流域內唐末則有若吳楊行密之在淮南。揚子江流域凡四十九年。

蜀王建、孟知祥之在四川。準揚子江流域前後凡六十四年。楚馬殷之在湖南。準揚子江流域凡五十五年。閩王

審知之在福建。不入兩河流域內凡四十九年。吳越錢鏐之在兩浙。準揚子江流域凡八十四年。南漢劉隱之在廣

東。不入兩河流域內凡七十年。近世則有若太平洪秀全之在金陵。揚子江流域凡十一年。合前兩表統之。數千

年。王霸之國都。其在黃河流域者十六。得姓三十六。其在揚子江流域者二。得姓十。其準黃河流

域者一。北京。得姓四。其準揚子江流域者二。成都臨安湖南得姓六。其不在兩流域內者五。得姓七。數千年

政治都會。略具於是矣。校其發達之大勢。東周以前。南方未始建國也。春秋戰國以後。而楚吳越

始強。其力足與北方諸國相埒。及於漢末。而竊據者率起於北。及於唐末。而竊據者多起於南。此

亦兩地勢力平均之一消息也。今請將五大都氣運之久暫。列為一表。以求其原因結果。

一 長安 黃河流域 凡九百七十年

二 洛陽 同 凡八百四十五年

三 汴京 同 凡二百五十年

四 燕京 準黃河流域 凡七百十八年 迄今

五 金陵 揚子江流域 凡三百六十六年 日

北方宅都時代。而南方無他都者。垂二千餘年。其南方宅都時代。而北方無他都者。惟明太祖建

文共三十五年耳。然則雖謂政治之中心點。常在黃河流域可也。至同一黃河流域。而其勢力自西而趨於東者。則亦有故。黃族初發軔於崑崙之墟。次第東下。至黃帝顓頊。已寢達黃河下流。而為洪水所苦。不得不復折而邑於山陝之高土。及夏禹成第一次統一之業。文武周公成第二次統一之業。秦政成第三次統一之業。而皆起自黃河上游。積千餘年之精英。而黃河上游。遂為全國之北辰。仁人君子之所經營。梟雄桀黠之所攬奪。莫不在於此土。取精多用物宏。故至唐而猶極盛焉。東北方之燕。自古以來。不足為中原之重輕久矣。故自隋以前。其地只能如蜀閩南粵。以僻陋在遠。不為羣雄之所爭。當擾攘之世。常自立數十年以待戡定焉耳。試徵其歷史。北燕在春秋時。最稱弱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七雄之時。為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為將。然後勝齊。然卒於得七十餘城。不能守也。然則幽燕非能自立之地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迫強。秦南近齊。趙強國也。又曰。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又奉陽君曰。燕國弱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云云。此外尚多。洪容齋隨筆備引之。及楚漢之交。趙王武臣為燕軍所得。趙廝養卒謂其將曰。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其在東漢。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滅。其在三國。公孫淵據地。僭號二十餘年。終不能並鼎而四。其在十六國。稱燕稱趙者多矣。未嘗有僅據燕薊之地者也。夫在昔之燕。不足重輕也。如彼。而今則海宇之內。斂袂而往朝者。七百餘年。他地視之。瞠乎其後者。何也。其轉捩之機。皆在於運河。中國南北兩大河流。各為風氣。不相屬也。自隋煬帝運河以連貫之。而兩河之下游。遂別開交通之路。夫交通之便。不便。實一國政治上變遷之最大原因也。自運河既通以後。而南北一統之基礎。遂以大定。此後千餘年間。分裂者不過百年耳。而其結果。能使江河下游。日趨繁盛。北京南京兩大都。握全國之樞要。而吸其精華。故逮唐中

葉而安祿山。史思明。用范陽盧龍之衆。蹂躪中國。實惟幽燕勢力之嚆矢。至宋而金源宅京於此。用之以俘二帝。盜中國之強半矣。蒙古紇金臂而奪之。遂以滅金滅宋。混一寰區矣。明祖南人安南。奠都金陵。而燕王棣卒。以靖難之師起北方。復宅金元之故宅。以至於今。非地運使然。實地勢使然也。爾後運河雖淤涸。而燕京之勢力不衰者。一由積之既久。取精用宏。與千年前之鎬洛相等。一由海道既通。易河運以海運。而燕齊吳浙閩越一氣相屬。燕乃建高甌而注之也。由此觀之。凡一地之或盛或衰。其間必有原因焉。以消息之。凡百皆然。而燕京其一例耳。自今以往。其在陸者。長城之險已夷。其在海者。津沽威海。旅順。重門戶。亦已盡失。鐵路輪船既通。而運輸交通之形勢。亦大異疇昔。此後有宅中國治者乎。他日之燕京。或成爲今日之長安洛陽。未可知也。

中國爲天然一統之地。固也。然以政治地理細校之。其稍具獨立之資格者有二地。一曰蜀。二曰粵。此二地者。其利害常稍異於中原。蜀。揚子江之上游也。其險足以自守。其富足以自保。而其於進取不甚宜。故劉備得之以鼎魏吳。唐立幸之以逃安史。王建孟知祥。據之以傳數世。然蜀與滇相輔車者也。故孔明欲圖北征。而先入南。四川雲南。實政治上一獨立區域也。粵。西江流域也。黃河揚子江開化既久。華實燦爛。而吾粵乃今始萌芽。故數千年來。未有大關係於中原。雖然。粵人者。中國民族中最有特性者也。其言語異。其習尚異。其握大江之下流。而吸其菁華也。與北部之燕京。中部之金陵。同一形勝。而支流之紛錯過之。其兩面環海。海岸線與幅員比較。其長卒爲各省之冠。其與海外各國交通。爲歐羅巴。阿美利加。澳斯大利亞。三洲之孔道。五嶺亘其北。以界於中原。故廣東包廣西。而以自捍。亦政治上一獨立區域也。他日中國如有聯邦分治之事乎。吾知

爲天下倡者必此兩隅也。

其在文學上。則千餘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之影響。尤有彰明較著者。試略論之。

(一) 哲學。吾國學派。至春秋戰國間而極盛。孔墨之在北。老莊之在南。商韓之在西。管騶之在東。或重實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虛無。其現象與地理一一相應。夫既言之矣。逮於漢初。雖以竇后文景之篤好黃老。然北方獨盛儒學。雖以楚元王之崇節經師。然南方猶喜道家。春秋繁露及其餘經說。北學之代表也。淮南子及其餘詞賦。南學之代表也。雖然。自漢以後。哲學衰矣。洎及宋明。茲道復振。濂溪康節。實爲先驅。雖其時學風大略一致。然濂溪南人。首倡心性。以窮理氣之微。康節北人。好言象數。且多經世之想。伊川之學。雖出濂溪。然北人也。故洛學面目。亦稍變而傾於實行焉。關學者北學之正宗也。橫渠言理。頗重考實。於格致蘊奧。間有發明。其以禮學提倡一世。猶孔荀之遺也。東萊繼之。以網羅文獻爲講學宗旨。純然北人思想焉。陸王皆起於南。爲中國千餘年學界闢一新境。其直指本心。知行合一。蹊徑自與北賢別矣。凡此者。皆受地理上特別之影響。雖以人事揉雜之。然其結果。殆有不容假借者存也。

(二) 經學。兩漢以後。儒學統一。先秦學術之界域。殆銷滅矣。雖然。於經學之中。又自有南北之流別。當六朝時。北人最喜治三禮。如徐遵明、劉炫、劉焯、李鉉、劉獻之、沈重、熊安生等。皆以禮學名家。南人最喜治易。常以易老並稱。如王弼、郭象、向秀之流。史皆稱其邃於老易。晉書南史及世說新語等書每述時流之學輒於易老。言其深北史儒林傳云。『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

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其言可謂居要。由此觀之。同一經學。而南北學風。自有不同。皆地理之影響使然也。

(三)佛學。六朝唐間。佛學掩襲一世。佛學之空。與儒學之實。立於反對之兩極端者也。然佛學之中。流派自異。象教宏興。肇始姚秦。秦北地也。鳩摩什三叉羅實難首事繙譯。自茲以往。文字盛行。至

南方。緇徒學博。不及北派。而理解或過之。謝靈運云。諸公生天。雖在靈運先。成佛必居靈運後。蓋

南人自負之言也。隋唐之際。宗風極盛。天台智顛章安等法相元奘窺基等華嚴杜順賢首三宗。號稱教下三

家。皆起於北。陳義閎深。說法博辯。而修證之法。一務實踐。疏釋之書。動輒汗牛。其學統與北朝經

生頗相近似。惟禪宗獨起於南。號稱教外別傳。達摩入中國。首為梁武所歸。依黃梅禪宗五祖弘忍大鑑。

禪宗六祖慧能開山吳越。專憑悟證。不依文字。蓋與老莊陸王頗符契焉。同一佛學。而宗派之差別。若是

亦未始非地理之影響使然也。

(四)詞章。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吳楚多放誕纖麗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於詩於文。於賦。

皆南北各為家數。長城飲馬。河梁携手。北人之氣概也。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也。散文

之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者。北人為優。駢文之鏤雲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為優。蓋文章根於性靈。

其受四圍社會之影響。特甚焉。自後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跡走天下。其界亦寔微矣。

(五)美術音樂。吾中國以書法為一美術。故千餘年來。此學蔚為大國焉。書派之分。南北尤顯。

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為圓筆之宗。北碑為方筆之祖。遒健雄渾。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長也。龍

門二十品。饜龍顏碑。弔比干文。等為其代表。秀逸搖曳。含蓄瀟灑。南派之所長也。蘭庭洛神。淳化

門二十品。饜龍顏碑。弔比干文。等為其代表。秀逸搖曳。含蓄瀟灑。南派之所長也。蘭庭洛神。淳化

閣帖等爲其代表。蓋雖雕蟲小技。而與其社會之人物風氣。皆一一相肖。有如此者。不亦奇哉。畫學亦然。北派擅工筆。南派擅寫意。李將軍訓思之金碧山水。筆格遒勁。北宗之代表也。王摩詰之破墨水石。意象逼真。南派之代表也。音樂亦然。通典云。『祖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隋舊樂。多涉胡戎之技。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直至今日。而西梆子腔與南崑曲。一則悲壯。一則靡曼。猶截然分南北兩流。由是觀之。大而經濟心性倫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畫游戲之末。幾無一不與地理有密切之關係。天然力之影響於人事者。不亦偉耶。不亦偉耶。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後則漸微。蓋『文學地理』常隨『政治地理』爲轉移。自縱流之運河既通。兩流域之形勢。日相接近。天下益日趨於統一。而唐代君臣上下。復努力以聯貫之。貞觀之初。孔穎達。顏師古。等奉詔撰五經正義。既已有折衷南北之意。祖孝孫之定樂。亦其一端也。文家之韓柳。詩家之李杜。皆生江河兩域之間。思起八代之衰。成一家之言。書家如歐歐陽虞虞世南褚褚遂良李李邕顏顏真卿柳柳公權之徒。亦皆包北碑南帖之長。獨開生面。蓋調和南北之功。以唐爲最矣。由此言之。天行之力雖偉。而人治恒足以相勝。今日輪船鐵路之力。且將使東西五洲合一爐而共冶之矣。而更何區區南北之足云也。

其在風俗上。則北俊南嫵。北肅南舒。北強南秀。北儂南華。其大較也。龔定菴詩云。『黃河女直徙南東。我說神功勝禹功。安用迂儒談故道。犁然天地劃民風。』自注云。『渡河而南。天異色。地異氣。民異情。』蓋南北之差殊。稍有識者皆能見及矣。然猶不止此。古書中以地理言風俗者。莫善於史記貨殖傳。今節錄其一二。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郤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

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憤。技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其民羯羸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慄悍。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推剽。休則掘冢作功。姦治。

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彫悍少慮。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門。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夫自鴻溝以東。芒碣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雅無山川之繞。能惡衣食。政其蓄藏。

以上言北方風俗

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清刻。矜已諾。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與閩中於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

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尙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其俗雜。好事業。多賈。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竄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以上言南方風俗

此二千年前哲人所觀察之大略也。雖至今物換星移。迥非疇昔。然其以地理人事兩者合證。以推原其各種特別風俗所由成。可謂目光如炬矣。以今日論之。則大河以北。自漢受匈奴降衆。居之三輔。民夷雜處。及晉而五胡亂華。繼以北魏中原遺民。不覩漢官威儀者。垂數百年。全唐盛時。一雪此恥。逮於五季。石晉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終宋之世。遼金交擾。逾元涉清。金甌全缺。故北

方之俗。漢胡雜焉。雖然。以數被邊患。故其民尙有如史記所謂矜憤。伎好氣。任俠者。排外之心。稍強。甘涼素蹂躪於回。其俗雜漢回。悍而急。僂而好亂。關中。古帝王都也。然自隋唐之交。喋血六七。水薄其味。土變其質。近加以明季張李之踐踏。嗚呼。耗矣。故其民貧而悴。媮而不揚。山西。古三晉也。夙邊胡。踐掠最數。故其俗堅忍而好蓄藏。至今猶能以商豪於國中。然樸塞固陋。今猶有穴居者。直隸爲帝都者七百餘年。舉天下便辟巧媚之士。湊集焉。加以從龍入關之裔。驕侈淫泆。恣慢橫暴。雍乾以後。益挫抑氣節。其士大夫相率以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故京師之俗。雜五方。而爲首惡之區。其民則土炕毳服。如羶鄉焉。雖然。燕齊之交。其慄悍之風。猶存。至今响馬標客。猶椎埋俠子之遺。河南。自昔四戰之國。而今則寥廓之區也。其民勇不逮北。智不逮南。無足云者。大江左右。自晉南渡後。中原衣冠文物萃焉。故史公所言關中三河之俗。自中世以來。乃見之於江南。中間胡元盜國百年中。稍衰息矣。元人詩云。『玉樹後庭花不見。北人租地種茴香。』蓋傷之也。然南俗既已脆弱。而歷代都此者。率皆偏安媮惰之主。導以驕侈淫泆。故其俗文而少氣。知者多而行者寡。雖然。江浙固今世文明之中心點也。江漢之間。近世之榮陽成臯也。天下有事。爲必爭之區。故洪楊之難。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其民數更喪亂。人無自安之心。故俗習於巧黠。好小亂而無遠志。皖南江右。俗在吳鄂之間。可代表南人之特性焉。湖南。古南楚也。北通江域。南接搖疆。故其人進取之氣頗盛。而保守之習亦強。近數十年。自伐其功。囂張大甚。然其尙氣敢任。有足多者。四川雲貴兩廣福建。自昔以來。其利害與中原不甚相切。蜀人饒富。善保守而缺進取。至今其俗與千年前不甚變異。常爲他地之人。入之以嬰守。其土著民族。有活潑氣象者。鮮焉。滇黔。

三苗南蠻之故墟也。其民之稍優秀者。大率流宦遷賈。來自他鄉。至其原民。則猶有羲皇以上之遺風焉。廣西瘠土也。民食不相給。而與中原遠。故洪楊用之以發難。近數十年。游勇麇集。椎埋相結。故其人最喜亂。視揭竿之事。爲日用飲食。廣東自秦漢以來。卽號稱一大都會。而其民族與他地絕異。言語異。風習異。性質異。故其人頗有獨立之想。有進取之志。兩面瀕海。爲五洲交通孔道。故稍習於外事。雖然。其以私人資格與外人交涉者太多。其黠劣者。或不免媚外倚賴之性。閩人蓋亦同病焉。

昔希臘之雅典。其民分三俗。以地勢爲別。一曰山谷之民。二曰平原之民。三曰海濱之民。三民之性質習尙職業各異焉。印度人亦分三俗。以河流爲別。一曰身毒河之民。二曰布拉馬河之民。三曰恒河之民。三民之性質習尙職業亦各異焉。中國則兼兩者而有之。是故以東西差別之。則有高原之民。有平原之民。有瀕海之民。以南北差別之。有白河流域之民。有黃河流域之民。有揚子江流域之民。有珠江流域之民。坐此之故。全地政治。雖歸於統一。而民間社會風俗。華離破碎。殆如異國。此亦地勢所不得不然者也。

其在兵事上。則吾中國讀史地理兵要之書。作者雖不乏。然苦無條理。其於兵事地理與民族之關係。能言其故者蓋少焉。中國干戈之國也。統覽數千年之史乘。其三十載不見兵革者殆希。二十四部之正史。不過一大相斫書。二十一日省之土地。不過一大修羅場。然則以兵事言地理。亦治此學之一大法門也。吾欲有所論。吾請舉自漢以來用兵之地。列表而統計之。

### 歷代革命軍及割據國所憑藉地理表

秦

末

陳勝吳廣

項羽

劉邦

武臣

田儋

韓廣

周市

王無諸

尉佗

彭越

英布

陳豨

盧綰

吳

膠西

膠東

人

地

今地

蕪

會稽

沛

趙

齊

燕

魏

東越

南越

定陶

六

代

薊

廣陵

高密

安徽鳳陽府

浙江紹興府

江蘇徐州府

山西

山東

直隸

河南

福建

廣東

山東曹州府

安徽六安州

山西代州

直隸順天府

江蘇揚州府

山東萊州府

七

國

淄川  
濟南

楚

彭城  
邯鄲

江蘇徐州府  
直隸廣平府

樊崇

莒

山東沂州府

王匡等

新市

湖北安陸府

陳枚等

荊州

湖北荊州府

光武

春陵

湖北襄陽府

隗囂

成紀

甘肅秦州

西漢之末

公孫述

成都

四川成都府

竇融

河西

甘肅甘涼蘭諸州

劉永

睢陽

河南歸德府

彭寵

漁陽

直隸

李憲

廬江

安徽安廬二州

張步

臨淄

山東

張角

鉅鹿

直隸順德府

袁紹

鄴

河南彰德府

山東濟南府

東漢之末

曹操

鄧

山東曹州府

袁術

壽春

安徽鳳陽府

劉表

襄陽

湖北襄陽府

呂布

徐州

江蘇徐州府

公孫度

遼東

直隸

孫策

壽春

安徽鳳陽府

劉備

益州

四川

劉淵

左國城

山西汾州

李雄

成都

四川

石勒

襄國

直隸順德府

慕容皝

龍城

直隸承德府

拓跋祿官

上谷

直隸宣化府

張寔

姑臧

甘肅涼州府

符洪姚萇

關中

陝西

慕容廆

大棘城

盛京

慕容沖

平陽

山西平陽府

慕容德

滑臺

直隸衛輝府

十六國

兩

晉

乞伏乾歸

呂光

秃髮烏孤

沮渠蒙遜

李嵩

馮跋

赫連勃勃

王敦

蘇峻

張駿

孫恩

劉裕

盧循

楊玄感

竇建德

李密

林士弘

苑川

姑臧

西平

張掖

敦煌

和龍

統萬

武昌

歷陽

涼

會稽

京口

番禺

黎陽

漳南

滎陽

江南

甘肅鞏昌府

甘肅涼州府

甘肅西寧府

甘肅甘州府

甘肅安西府

直隸順德府

甘肅寧夏府

湖北

安徽和州

甘肅

浙江

江蘇鎮江府

廣東廣州府

山西潞安府

山東東昌府

河南開封府



隋

末

李子通

海陵

江蘇揚州府

杜伏威

歷陽

安徽和州

劉武周

馬邑

山西代州

薛舉

隴西

甘肅鞏昌府

李軌

河西

甘肅蘭州府

蕭銑

巴陵

湖肅岳州府

梁師都

朔方

陝西榆林府

李淵

晉陽

山西太原府

沈法興

毘陵

江蘇常州府

劉黑闥

漳南

山東東昌府

安祿山史思明

范陽

直隸順天府

劉展

廣陵

江蘇揚州府

僕固懷恩

汾州

山西汾州府

朱滔

盧龍

直隸

田悅

魏博

直隸河南

王武俊

鎮冀

山西

李納

淄青

山東

中

唐

李希烈

彰義

河南

黃巢

曹濮

山東安徽間

楊行密

淮南

安徽

王建

蜀

四川

馬殷

楚

湖南

王審知

閩

福建

唐

末

錢鏐

吳越

浙江

劉隱

南漢

廣東

李昇

南唐

江南

孟知祥

蜀

四川

高季興

荆南

湖南

李元昊

西夏

甘肅

方國珍

台州

浙江台州府

劉福通

永平

直隸永平府

李二

徐州

江蘇徐州府

徐壽輝

羅田

湖北黃州府

陳友諒

高郵

江蘇揚州府

末

元

張士誠

明 明玉珍

四川雲南

郭子興 朱元璋

濠州

安徽鳳陽府

燕王 棣

燕

直隸

宸濠

南昌

江西

明 末 張獻忠

四川

李自成

山陝

鄭成功

臺灣

清 初 吳三桂

雲南

耿精忠

福建

尚之信

廣東

苗匪

貴州

白蓮教

湖北荊州

近 世 蔡牽

福建汀州

洪秀全

廣西永安州

義和團

山東

以上所列。其革命成功者著之。其雖不成而割據稍久者亦著之。其雖不能久而略地甚廣者亦著之。其雖不成不久不廣。而勢潮甚猛為天下倡者亦著之。其憑藉朝柄。以篡竊得勢者。無論為

成爲敗、一統爲割據、皆不著。以其無與於用兵也。其異族起兵外域、入主中夏者不著。以其與境內之地理性質無關也。二千年來兵事地理之關係於歷史者畧具是矣。試統計其各省主動多寡之數、則

直隸十五

山東十

湖北七

浙江四

湖南三

雲南一

甘肅十三

安徽九

四川七

福建四

廣東三

江西一

江蘇十一

山西八

河南五

陝西三

廣西一

貴州一

其所以能用兵之故。雖有種種特別原因。不能盡以歸諸地理。要之地理爲其一重要之主因。無可疑也。以此表校之。除直隸甘肅山西三處多由西北異種乘藉竊據其主動不專由我民族外。自餘則惟山東江蘇安徽河南湖北爲最能舉事之地。此其故何也。黃河揚子江兩流域勢力使然也。而其間成功最鉅者爲漢之劉邦光武。唐之李淵。明之朱元璋。其次者爲楚之項羽。魏之曹操。宋之劉裕。李淵曹操起於黃河流域。劉裕起於揚子江流域。其餘皆起於江河兩流域之交。質而言之。則淮水流域之民族數千年來最有大力於中原也。夫淮域所以能獨占優勝者何也。其東通海。其北界河。其南控江。其地理之適於開化。蓋天然矣。直隸割據起事雖多。未有能成者。惟明燕王靖難之師。則挾以親藩之力。非可以尋常論也。其次。則安史之亂。雖蹂躪天下之半。而卒以敗亡。直隸者布政之地。非用兵之地也。甘肅興者。不讓直隸。然成就之率。更在其下。水利乏而不足以爲通。不足以爲繼也。若夫四川。每天下有亂。則常獨立。而其滅亡最後。一見之於公孫述。再見之於劉備。三見之於李雄。四見之於王建。孟知祥。五見之於明玉珍。六見之於張獻忠。七見

之於最近之石達開。不知來。視諸往。他日中國若有事。亦若是則已耳。雖然。蜀利保守而不利進取。地勢實然也。然則幽并甘涼梁益之地。用之者雖多。而成之者實寡。其不得不讓淮漢者。非偶然矣。

大抵中國地理開化之次第。自北而南。三代以前。河北極盛。秦漢之間。移於河南。寢移於江北。六朝以後。江南亦駸駸代興焉。而自漢迄今。全史之大部分。皆演於江河間之原野。彼龍拏虎擲。甲興乙仆。殆未有出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北數省外者也。淮漢民族之在中國。其猶近世條頓民族之在世界也。而點綴其間者。則有幽起趙代隴蜀諸族。其猶歐洲之有拉丁與斯拉夫也。此外位其南者。未嘗有能爲一國之重輕者也。其有之則自近百數十年始也。

疇昔南北交通之運未盛。故江南常足以自守。吳割據垂八十年。晉南渡百年。益以宋齊梁陳百六十餘年。宋南渡一百五十年。蓋地勢統合之力未大定也。項羽亦不用烏江丈人之言耳。使其用之。則杜牧所謂『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夫孰敢謂羽之才。反出孫權下也。魏文臨江而歡。謂天之所以限南北。孫皓爲長江天塹。豈能飛渡。有自來矣。逮於輓近。則南北兩文。明互發達。互和合。而趨於統一。非南混同於北。則北混同於南。事機與昔大殊矣。不見夫福王魯王畫江之局。不兩年而漸亡乎。不見乎近世洪楊。三分有天下之二。徒以株守金陵。不圖北進。卒以十餘年之建國。消於朝露乎。雖曰人謀之不臧。抑地勢亦有不得不然者也。故古之語兵事者。以滎陽成臬爲第一要點。以其爲黃河流域之咽喉也。近之語兵事者。以武昌漢陽爲第一要點。以其爲揚子江流域之眉目也。黃梨洲明夷待訪錄。主建都金陵之議。謂『秦漢之時。關中風氣

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云云。可謂能知地運變遷之大原。顧亭林足跡徧天下。乃謂『秦地華陰。縮穀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日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云云。自詡身歷。而以此規梨洲。是猶漢唐以上之言也。庸詎知地運之駸駸自北而南者。今固有以異於古所云也。雖然。歷覽前史。大抵北人南伐者。則得志。南人北伐者。則不得志。其在北者。如五胡起而晉以東。金源起而宋以南。蒙古起而宋金夷。滿洲起而明社屋。皆外種憑藉異域。姑勿具論。劉項同爲淮人。而漢踞關中。巴蜀。楚踞江淮。成功卒歸漢氏。三國鼎立。而吳入於晉。六朝並峙。而陳入於隋。自古南渡偏安之局。曾無一焉能北進以恢復者。幸陝幸蜀者有恢復渡江者無恢復其故可思也不可謂非地理上一疑問也。北伐之師。惟項羽以江東八千破秦。孫堅以吳會一旅入洛。最稱名譽。然卒歸於敗衄。爾後劉裕之滅南燕。滅後秦。號稱南朝第一盛舉。亦不能竟其功。此外南北交戰。南人之有功者。千餘年來。不過三役。一曰周瑜之於赤壁。二曰謝玄之於淝水。三曰虞允文之於采石。然皆防禦而已。於進取則概乎未之有聞也。豈徒南人文弱之爲哉。毋亦地勢地運使然矣。直至明祖用江淮之衆。放逐胡元於漠北。光復舊物。混一海內。南之挫北。蓋自茲役始。明祖雖暴。其爲漢族之名譽。又烏可誣也。而考地理與歷史之進化相關者。亦可於此思其故矣。

自唐以前。湖南。浙江。福建。兩廣。雲南。諸省。曾未嘗一爲輕重於大局。項羽雖起於會稽其根據地不在此自宋以後。而大事日出於此間矣。宋之南渡在浙。其亡也在廣東。明之亡也。始而江。繼而浙。而閩。而粵。而桂。而

滇此亦地運由黃河揚子江而漸趨於西江之明徵也。湘中古之南楚。號稱大國。而二千年間。用之者惟一蕭銑。一馬殷。乃咸同以來。曾胡驟起。湘軍之聲譽。東至東海。南踰嶺南。西關回部。西南震苗疆。至今尚炙手可熱。三湘民族之有大影響於全國。實自五十年以來也。兩廣亦然。疇昔惟有尉佗劉隱等諸羈縻。及洪楊發難。乃裹五嶺之民。凌厲躡踏。奄半天下者。垂十餘年。兩廣民族之有大影響於全國。亦自五十年以來也。浙人閩人。於明末魯唐監國時代。崎嶇海上。奔走國難者。號稱極盛。浙閩民族之有大影響於全國。亦自二百年以來也。自今以往。而西江流域之發達。日以益進。他日龍拏虎擲之大業。將不在黃河與揚子江間之原野。而在揚子江與西江間之原野。此又以進化自然之運推測之。而可以知其概者也。獨恨蹙蹙臥榻。鼾睡已屬他人。波沈昆明。妖灰未蘇。前規舉目。有山河之異。誰泣新亭。中原無頗牧之才。空肥戎馬。對圖搗捩。掩卷驚神。問天意其蒼茫。哀民生其憔悴。嗚呼。予欲無言。嗚呼。予欲無言。

歐洲地理大勢論 壬寅

歐羅巴其天之驕子乎。以員輿上最小之一洲。洲內剖分為大小國者十數。而宰制天下。巍然為全世界之主人翁。至於今日。而亞澳非南北美五大壤。幾全為歐羅巴人之附庸矣。噫嘻。曷克有此。吾他無能妒焉。妒其地理。

試以歐羅巴大陸形狀。比諸一西婦。伊比利 Iberia 半島。西班牙 其頭也。批勒尼 Pyrenees 山脈。其頸也。法蘭西比利時荷蘭其胸也。英吉利為伸右手之狀。意大利為伸左手之狀。丁抹德意志奧匈國巴幹半島。羅馬尼亞門的內哥 土耳其其腹也。俄羅斯洋袴也。更細摹之。則葡萄牙者頭上。西班牙

牙 所冠之帽也。法蘭西之比黎敦半島其肩也。愛爾蘭右手英吉利所捧之物也。西西里島左手意利所捧之物也。瑞典挪威。錫足而上躡之形也。試比照於全地地圖。則歐羅巴洲之半島之海

角之灣之島嶼。視他洲為特多。其海岸線之比例。視他洲為特長。以故船舶交通之利便。冠絕宇

內。以故物產之交換易。言語技術思想之交換易。凡有形無形之各種事物。莫不彼此相摩相厲。相競相師。開化速進。皆此之由。

雖然。渾言之曰歐洲。曰歐洲人。而不知歐洲之地。有盛有衰。歐人之中。有弱有強。蓋今所謂霸九洲之民族。乃歐人之一部。非歐人之全體也。而甲民族與乙民族盛衰消長之間。亦時與地理有切密之關係。試縱論之。

歐洲民族大別為三。(一)拉丁民族。(二)條頓民族。(三)斯拉夫民族。

拉丁民族居歐洲之南部。意大利。比利時。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及羅馬尼亞。亞強半之人民。皆屬之。拉丁者。羅馬之別名也。此等國民。沐浴羅馬之榮澤。以進於文明之域。雖然。羅馬人者。征服他國。掠奪其人民土地。以創成大國者也。坐是之故。貴族軍人。非常跋扈。而平民一無權力。上流社會。滿盈驕奢。寢成浮華輕薄之風。而歐南諸國。天候和煦。空氣清明。時鳥好花。優美艷麗。其人受此外境界所薰染。自有一種戲曲的小說的性質。其與羅馬文明。固已針芥相吸。故一旦受之。而發達益甚。其人情風俗。宗教政治及製造物品。倏成爲一種特別之羅馬派。固無足怪。惟其然也。故拉丁民族諸國。其人民之性情。常華而脆。驕而奢。汰而惰。不見夫法蘭西人。皆浮華輕薄之種子乎。不見夫西班牙人。皆驕侈淫汰之陋民乎。惟其然也。故拉丁民族諸國。其宗教。不



重理想而重儀式。輪奐其教堂焉。繁重其禮拜焉。若此者。拉丁民族之所長也。其教派皆宗天主。崇法皇。

惟其然也。故拉丁民族諸國。其政治。時而爲君主政體。時而爲民主政體。時而爲貴族政體。時而爲神父政體。國中紛紛。革命之慘劇踵相接。其人浮動而不能自治。

惟其然也。故拉丁民族諸國。其製造物品。率以奢美豪汰相尙。如酒類、菸類、玻璃細工、陳設品、花瓶、粧飾具。其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者。多出於是。而日用必需之品。反缺焉。

此諸國者。其始爲感情所刺激。常有經營四方之志。或探險。或用地。或用武力。征嘗擴絕大之版圖。開極盛之殖民地。雖然。不轉瞬間。銷聲匿影。至今日。而昔年之全盛。渺不可復覩矣。讀西班牙葡萄牙。今昔之歷史。識者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希梭也。拿破侖也。此民族中之豪傑也。讀其傳記。而拉丁人之眞面目見焉矣。

條頓民族。居歐羅巴中部以北。英吉利、德意志、荷蘭、丁抹、瑞典、那威之人民屬之。此諸國者。其氣候比於拉丁族國較寒。其生物之發育較遲。其物產之種類亦較少。惟其然也。故條頓民族諸國。其人民之性情。忍耐刻苦。質朴節儉。不以浮華奢美爲事。孳孳然惟生產是務。故其意想緻密。帶數理的性質。與拉丁人之小說的戲曲的絕異。惟其然也。故條頓民族之宗教。核名實。貴理想。不

拘拘於儀式。不屑屑於品物。其教派皆宗婆羅的士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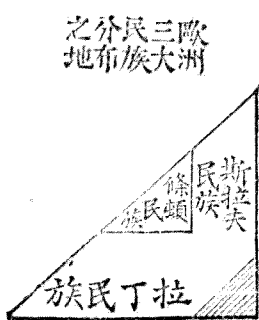
即所謂耶穌新教也。

惟其然也。故條頓民族諸國。其政治之變動少。革命之事不數數。民皆安其業。樂其生。循序以進。化。

惟其然也。故條頓民族諸國。其製造物品。皆日用飲食所必需者。而不貴奢美華飾之物。羅紗也。鐵工器具也。皆此民族所最饑者也。其人善爲他人所崇敬所信用。故互市通商。日增月盛。華盛頓也。威靈頓也。此民族中之豪傑也。讀其傳記。而條頓人之眞面目見焉矣。

欲知拉丁條頓兩民族性質之差別。觀其所創造之殖民地新國而可見也。美國也。澳洲也。紐西  
命也。條頓民族所移住者也。墨西哥也。中美洲諸國也。南美洲諸國也。拉丁民族所移住也。兩兩  
對照。其得失之林粲然矣。大抵拉丁民族之殖民政略。貴族派也。條頓民族之殖民政略。平民派  
也。拉丁民族之殖民地。好裝飾。條頓民族之殖民地。貴營業。拉丁民族之殖民地。政府干涉之。條  
頓民族之殖民地。人民自治之。拉丁民族之殖民地。重課出入之船舶。條頓民族之殖民地。豁免  
海關之稅。則拉丁民族之殖民地。由政府派軍隊以開之。條頓民族之殖民地。由人民集公司以  
拓之。拉丁民族每闢一地。必先建禮拜堂。條頓民族每闢一地。必先設會議所。拉丁民族之殖民  
地。首置酒庫。條頓民族之殖民地。首修道路。拉丁民族之殖民地。多有貴族巨紳之園林。條頓民  
族之殖民地。多有窳人移民之田圃。要而論之。則拉丁民族善粉飾其殖民地。條頓民族善利用  
其殖民地。拉丁民族。因得殖民地而無所惜。條頓民族。常保持其殖民地而不憚勞。以故拉丁民族  
故拉丁民族。或放棄其殖民地而無所惜。條頓民族。常保持其殖民地而不憚勞。以故拉丁民族  
之殖民地。日以式微。條頓民族之殖民地。日以繁盛。以此察之。其於兩民族消長之原。思過半矣。  
斯拉夫民族。居歐洲之東北部。而俄羅斯人實其代表也。其所宅者。茫漠無涘之平原也。故其性  
質。沈毅而深遠。宏渺而不可測。其職業。以農耕爲主。其教派。以希臘教爲宗。蓋政教混淆。一種不

可思議之宗門也。其文學。黯黯然。而有宏深肅括氣象。要之拉丁民族。歐洲之先鋒也。條頓民族。其中軍也。斯拉夫民族。其後殿也。拉丁民族。其全盛時代。在過去。條頓民族。其全盛時代。在現在。斯拉夫民族。其全盛時代。在將來。質而言之。則拉丁民族之事業。如花然。如劇然。斯亦不足畏也。已。條頓民族。商人之性質也。其腦髓所含者。算術也。是雖可畏。然猶非其至者也。至於斯拉夫民族。其事業。非花非劇。非商非算。幽涼而沈雄。宏遠而強毅。彼拿破侖。以五十萬鐵騎。壓俄境也。俄人直取其數百年之國都。五六十萬人口之大都會。一炬而摧燒之。以陷法軍於絕地。其經營。泰東也。則橫貫萬里不毛之西伯利亞。建一空前絕後之大鐵路。自囁嚅小兒之國民視之。幾以為五石之瓠。而落而無所容。此其氣象。何等雄偉。其掌蹠。何等高遠。斯拉夫民族之事業。此其代表矣。嘻。俄羅斯。秦也。其心目中。豈復有六國乎。



學者既知歐洲三大民族之性質。則可因其所在之地。以考地理與人事之關係。如圖為短句股直角之三角形。(一)南部。即拉丁民族之諸國。(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羅馬尼亞等)地勢高崇。沼澤少。氣候溫暖。花果豐熟。於天然界。獨占優勝。(二)中部及中部之北方。為條頓民族之諸國。(英、吉、利、荷、蘭、德、意、志、丹、瑞、典、那、威等)地勢較南部稍平坦。沼澤多。氣候略寒。於天然界。悉劣於南部一等。(三)東北部。為斯拉夫民族之國。(俄羅斯)地勢扁平。湖沼極多。氣候特寒。於天然界各事物。遠在南部中部之下。然後於三部三族所建國之間。徧考其宗

教政體人情風俗乃至人民之職業物產之製造種種殊異之處則網如在綱炳若觀火矣試舉其例如葡萄牙拉丁民族之邦國也則其人情之浮薄輕佻其宗教之爲天主教其政治上之變化騷動甚多其製造品之多酒類粧飾類皆不問而可知矣荷蘭條頓民族之邦國也則其人情之忍耐節儉勉於職業力於貿遷其宗教爲耶穌新教其政治上之變化少其製造品皆人生必須之物又不問而可知矣由是以論將來趨勢則荷蘭之前途希望多葡萄牙之前途希望少其亦可燭照而數計矣又荷蘭與比利時壤境相接面積相等同爲一小國同在一平坦之方域而甲則條頓民族人尙節儉奉新教言語文字皆宗日耳曼乙則拉丁民族人情奢靡其國都布羅士里 *Brussel* 自號爲小巴黎奉舊教言語文字皆宗法蘭西蓋其差異也如此苟知其故則以觀歐羅巴之人文地理誠有通其一萬事畢之樂焉矣又時或一國之中異種異族之民相雜居者亦常各自保持其特別之性格如瑞士然其東部爲德意志民族(條頓)之所棲其西部爲法蘭西民族(拉丁)所集故東部人民忍耐節儉奉新教操德語西部人民好奢侈奉舊教用法文至如奧匈國巴幹半島諸國爲條頓人與斯拉夫人條頓人若黃色種人相雜居者其現象亦復如是準此推之則歐洲諸國之國情皆可洞悉矣

由此觀之民族性質與其國家之強弱盛衰其關係之捷於影響也如此以拉丁人前此之氣蓋一世而猶不可恃然則有拉丁民族之所短而無其所長者更何以自處焉君子每披瀛海圖而不禁瞿然以驚也

地理  
終

# 雜文

## 復劉古愚山長書 丁酉

二三月間。疊由楊君風軒兩賜手書。及味經隨錄。創建書院摺片。機器織布說略諸稿。循誦數四。欽佩千萬。惟於啓超獎飾過當。非所敢受。徒增慚惶。啓超鄉曲陋氓。於一切學問。懵無所習。行年十七。始獲捧手於南海康先生之門。略聞古今治法。及中外變故。而學問既淺。閱歷尤寡。自撫歎然。烏敢語天下事。雖然。嘗聞之南海之言矣。學者所以經世也。學焉而不憂天下。無甯勿學。又曰。天下之事至鉅也。至賾也。苟欲以一二人之力振救之。雖大賢不能矣。然惟人人以不能自廢。而天下之患乃益大。是故雖有綿質陋學。苟率其不忍人之心。則未嘗不可以有補於天下。是用忘其愚固。振臂疾呼。極知無當。惟行其心之所安。竭其力之所能而已。乃者強學議起。海內志士。頗跂息輻集。謂庶有瘳。既爲言者所沮。綿緬未定。遽以輟散。今殫精竭慮。一載有餘。思復舊業。合大羣拯大禍。終未克逮。固由才力之不及。抑亦世變之莫究也。啓超自交李孟符。得諭先生之言。論行事。以謂苟盡天下之書院。得十百賢如先生者。以爲之師。中國之強。可翹足而待也。人才者。國之所與立也。而師也者。人才之大原也。故救天下之道。莫急於講學。講學之道。莫要於得師。書中謂今日顯禍。固在東南。隱患仍在西北。至哉言乎。嚮嘗竊竊過計。謂吾西北腹地諸省。風氣閼隔。人才乏絕。恐不足以自立。今獲聞先生之餘論。則矍然起。釋然信。秦之可以不亡也。今日東南諸省。蓋不救矣。沿海膏腴。羣虎競噬。一有兵事。則江浙閩粵。首當其衝。不及五載。悉爲臺灣。割棄倉

卒呼號莫聞。雖有堅銳。祇增盜糧。雖有智勇。束手坐斃。然則居東南而譚富強。其猶過屠大嚼。雖少快意。終不得肉。惟西北腹地。遠距海岸。驂跡尙罕。地利未闢。涎割稍遲。而礦脈之盛。物產之饒。隨舉一省。皆可以自立。秦中自古帝都。萬一上京有變。則六飛行在。猶將賴之。故秦地若立。東連晉豫。西通巴蜀。他日中國一旅之興。必在是矣。先生以織局書院兩義立富教之本。可謂知務。既以集股不易。織造恐致無成。甚矣任事之難也。今欲糾大衆立公司。以興地利。無論何事。想皆不易。就權宜之計。莫如興小農。勤小工。如蘿蔔之糖。葡萄之酒。畜牛製乳。牧羊織毯之類。費本不鉅。盡人可行。及其既盛。獲利亦可無量。又日本每歲手造器物。銷至美國者。值八千萬。美人畏之。然則機器固爲富國第一義。然必謂舍機器之外。而卽無術以致富。亦未必然矣。彼至纖極瑣。如草帽邊者。猶且爲出口貨物一大宗。他可知矣。故苟能擇西人喜用之物。與通商口岸之人所喜用之西物。仿其式樣。擇數類而廣製之。雖手造遲鈍。不猶愈於己乎。勿謂其小。苟用者廣。出者多。何事何物。不足以生利。彼法國有以飼雞爲業。而數年之間。至百萬者矣。故小農小工。最可用也。先生若有意於是。則此間續譯此類之書。當以次寄上。以備采擇。其舊譯格致彙編西藝知新等。亦多可采。但取與地相適者而仿行之。亦興利中應有之義也。若地物既漸闢。則轉運一事。實爲通津之大原。河輪馬路二者。苟能舉其一。以達於近江。其所補益。實爲無量。但此事恐亦非旦夕所能集耳。今日所最切要。而最易行者。自當以興學爲主義。近歲各省學堂之設。所在皆有。其爲法也。以方言爲開宗明義第一事。似得其本也。雖然。欲講學者。莫急於擇師。今之學方言者。以西人爲師乎。則貧僻之地。未必能以重脩聘西人也。卽或能之。而西人之旅華者。大率傳教之士。

不學無術亦烏足以爲人師也。卽或能之而言語不通情意不達。烏在其能傳授也。以華人爲師乎。則今日之號稱通習西文者。上焉者能充譯署使館之繙譯。下焉者能作洋行洋艦之通事。如斯而已。於西人之政事學問。非有所知也。夫僅能充繙譯作通事。其猶華人之能作華語。粗識華文者而已。欲講中學。而以能作華語粗識華文之人爲之師。雖五尺之童。猶知其不行也。然則欲講西學。而以能作西語粗識西文之人爲之師。甯非惑歟。徒使學者沾染洋習。捐棄大道。六經束閣。論語當薪。其猶壽陵學邯鄲之步。東家效西子之顰。故步盡喪。益形生醜。今日通商口岸之士習。殆類是矣。故啓超謂今日欲興學校。當以仿西人政治學院之意爲最善。其爲學也。以公理公法爲經。以希臘羅馬古史爲緯。以近政近事爲用。其學焉而成者。則於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與夫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靡不融貫於胸中。若集兩造而辨曲直。陳繙羔而指白黑。故入官以後。敷政優優。所謂用其所學。學其所用。以故縫掖之間。無棄才。而國家收養士之效。日本變法之始。卽開此院。以故數年之間。人才大成。各用所長。分任庶政。是以強也。中國開學堂數十年。同文方言之館。所在有之。而其爲學也。不出於繙譯通事。是以弱也。啓超自頃。鄂則請南皮尙書。易兩湖書院。專課政學。以六經諸子爲經。而以西人公法公理之書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歷朝掌故爲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當今時勢爲用。而以各國近事近政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今秦中興學。鄙意謂亦宜參用此意。務使中學與西學不分爲二。學者一身可以相兼。而國家隨時可收其用。而其尤切要者。千年教宗。運丁絕續。左衽交迫。淪胥靡日。必使薄海內外。知孔子爲制法之聖。信六經爲經世之書。信受通習。



庶幾有救。先生以耆德碩學。悲憫天人。一言提倡。士氣振變。伏望努力。起衰扶危。則豈惟秦地之幸而已。南海先生長興學記。新學僞經考。四上書記。各呈上數本。此皆先生嚆矢之書。自餘諸學。或撰而未成。或成而未刻。先以數種奉獻。亦畧見一二耳。同門諸子。頗有所撰述。專以經學。諸子學。言經世者。秋間或可刻成數種。當以就正。拙撰西學書目表。淺陋已極。既承相愛。亦以奉塵。尙乞教之。南海先生頃游各省。所至講學。欲以開風氣。覺後賢。以救天下。去冬遊桂林。開聖學會。祀孔子。譯西書。桂士咸集。殆將大振。秋間將遊湖湘。入巴蜀。來年二三月間。或取道秦晉。以如京師。彼時啓超或能從遊。當可暢聆教益。今之中國。既如累卵。而東南沿海各省。益復朝不保夕。雖自竭其股肱之力。誠恐所志未就。十一而桑田滄海。倏忽已淪。故竊用憤懣。欲於腹地得二三豪傑。以共搢之。尊省振興之事。幸時相告。苟力所能及。靡不竭其拳拳。共矢血誠。力扶危局。亦未見天下事之必無可爲也。所懷千萬。苦未盡吐。容俟續陳。

致伍秩庸星使書

丁酉

去臘歸自杭州省。讀留札。謙牧懇切。有逾尋常。循誦再三。感悚萬狀。啓超上循公議。下迫賤事。未能從行。區區之情。具詳前覆。想已塵覽。自惟庸陋。靡所取裁。顧承過愛。謬采虛譽。屈已相招。待以殊禮。下士之風。昔賢所難。況在今日。雖未克追陪。然銘感之私。靡時或忘。竊聞之仁者。贈人以言。薄有所知。敢貢諸左右。以報盛意。惟垂擇焉。美國之立國也。以自保爲主。而不與物競。故交涉繁難之事。較少於他國。惟華工一端。向者諸使臣咸束手焉。今夫美者。萬國之客民所合而成國者也。歐洲人挈族以往者。歲以億萬計。其情形與吾華同。等是客民也。而彼之國會必歧而二之。雖

由吾國勢之不振。然亦不能盡爲國勢咎也。乃者與日本定約。言日本旅華之民。當從最優之國相待。吾亦以是反索諸日本。日人則曰。華民之旅於他國者。非上等人也。非上等人而責吾待以上等之禮。烏可行也。此雖橫逆之言。而吾實無以難之矣。今夫華工之在美者。其始大率饑寒洊逼。謀生無術。瀕死亡命。迫而他逃。無家室。無產業。未嘗識字。未嘗讀書。未嘗受教化。起居飲食言語舉動。皆有蠻野之風。故美人初年。猶有令華工入美籍之請。及其後也。反從而禁之。彼中人士至昌言。謂宜圈限華人。勿令與美族雜處。恐其穢陋之俗。傳染全國。嗚呼。吾之所以見輕見虐於他人者。有自來矣。後此往者。漸久。漸衆。頗有致厚實。蓄田廬。長子孫者。而未經教化也。如故。不識字。不讀書也。如故。孟子曰。人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以故華工麇集之處。街道湫隘。房屋穢溷。煙賭充斥。械鬪狼籍。名曰貴種。實同土番。夫我既土番矣。而欲人之不土番我。何可得也。故今日欲保華工。必以教華民爲第一義。教之之法有六。

一曰立孔廟。西國之人。各奉一教。則莫不尊事其教主。崇麗其教堂。七日休沐。則咸聚其堂而頂禮。而聽講。雖其教之精粗得失。不必論。要之誘勸獎掖。涵濡漸摩。使人去暴就良。去詐就忠。其意至微。其法至善。今中國之人。號稱奉聖教。而農工商賈。終身未登夫子廟堂。不知聖教爲何物。故西人謂我爲半教之國。良不誣也。今宜倡義勸捐。凡華市繁盛之地。皆設建孔廟。立主陳器。使華工每值西人禮拜日。咸詣堂瞻仰拜謁。並聽講。聖經大義。然後安息。則觀感有資。薰陶自易。民日遷善而不知。自西人覩此威儀。沾此教澤。亦當肅然起敬。無敢相慢矣。

二曰興書院。夫旅居既久。漸有子弟。無師可就。無書可讀。幼而失教。長而洋傭。謬種流傳。永難自

立。今宜就各市鎮創立書院義學。由中土聘良師爲教習。而兼請西人以課西學。授西文。昔王文成在軍中。自編俗語歌訣。口授軍士。以作其敵愾之氣。近曾文正亦用其法。以授前敵。及圍城中。人此教鄉曲粗人。莫善之良法也。書院既立。則宜令各教習。篇定此種書。專發明振興中國。保全種族之義。及工作商業等理。皆編成俗語。以授之。人手一編。口碑載道。自強之效。油然而生矣。彼中各邑。向有會館。而規條未善。所延董事。率皆不學無術。誠能因其舊貫。改作書院。擬宗課程。獎勵後進。毫不費力。而補益良大。西國最重文學。苟華人旅彼者。彬彬秩秩。說禮敦詩。惟彼西人。敢侮予哉。

三曰設報館。報館之開風氣。裨國政。夫人而知之矣。西國無地不有。無人不閱。以報館之多寡。視國勢之強弱。今旅美華工。林總日加。而報館無一焉。無惑乎吾民之闇於商理。而昧於敵情也。今宜設一華文報館。仿西國婦孺報之例。專用俗語。普勸華民。以講求工藝。改革陋俗。集大公司。興大商務。乃心故國。共禦外侮等義。又西國西文各報。諷中。無所不至。言過其實。熒惑聽聞。故西人聞其說者。輕我愈至。而虐我益甚。若能在彼中設一西文報。辨其同謬。昌言中國教化之善。及其可以振興之道。俾知吾國之尙有人在。則亦弭患無形之一術也。

四曰擴善堂。善堂之意。昉自周官。相闢相救。謂之任卹。近泰西諸國。善舉滋多。吾粵好善。此風亦盛。省城之廣濟醫院。廣仁善堂。愛育善堂。香港之東華醫院。澳門之鏡湖醫院。常款或至數十萬。首事諸人。多爲衆信。漸至一卿。議院之基。堂中宣講。聖諭。印刷善書。救荒恤貧。訓嬰治病。教養兼行。爲益良大。港澳兩院。至能漸收華民自治之權。効可睹矣。聞美國各埠。近亦有此。宜因其舊



也。爲今之計。莫如集股設立工藝學堂。聘西人藝學師爲教習。選華工之子弟聰穎者以實之。不足則招粵閩子弟願學者。由總署取憑送赴就學。專習丹青雕刻油漆織作等類手工之事。其各種大機器。需本鉅而成事難者。姑從緩辦。三年之後。即可大成。則別招新班。而使學成者散游於金山紐約等處。或歸中國。以所得新法傳之其人。擇其西人所喜用之物。必需之件。而專製之。十年之間。轉相仿效。彼中食用器物。將皆取給於華工之手。中國欲無富強不可得也。彼區區之日本。其手工製造。用物玩物。售於美國者。歲值銀至八百餘萬。此亦工價賤而操作勤之所致也。況中國之賤且勤。又過於日本乎。凡此數端。皆因勢利導。集事甚易。及夫成就之後。則大之爲一國命脈之所繫。不之亦爲華工生計之所資。至其措辦之方。亦有二要。一曰與工相習而爲所信。與西人相浹而借其力。彼土華工。吾鄉人居十之七八。語言風俗。皆可通曉。其於相習固易矣。執事淹貫西學。又久處香港。爲鄉人所深知。使命一下。海外數百萬黔首。方將翹領企踵以望輶轍。使推誠布公。提倡大義。則令如流水。草偃風從。何款不集。何事不成。若其稍棘手者。則公使在外國。無自治其民之權。凡百措施。恐受牽掣。不知所陳諸事。與彼地方之公事。一毫無涉。不過助彼政府分其教養客民之勞。非惟無損於彼。且有大益焉。但使與其執政交誼稍洽。從容商辦。豈有執難。美國爲執事昔年遊學之區。彼中賢士大夫。必多舊好。言語相通。不勞繙譯。情意易達。商略易行。彼中善舉極多。義士林立。或卽延講美國名士。提倡主持。藉其治外之權。革我錮積之弊。匪直不憂阻闕。雖勸令美廷歲撥常款爲教養華童之費可也。故此聲聲數事。責之他人。必不能成。求之執事。必可立致。然則執事此行。乃天不欲絕此億萬生靈之命。而假手以拯之也。執事豈

有意乎。今夫美國之苦逐華人。乃出於無賴工氓之所爲耳。其富戶固大不欲也。其政府固引爲慚德也。且有識之士。方且囂焉。嗚焉。議其非也。今日誠得其人。因勢利導。不侵彼中地方。有司絲毫之權。而造我國商民無窮之福。亦何憚而不爲哉。方今時事多艱。外侮日亟。朝廷掃除常格。妙選精熟。律法洞悉。外情者。而用執事。執事膺特達之知。受不次之擢。感激知遇。力圖報稱。其聯絡邦交。顧全國體。必有深謀良慮。以慰天下之望。其必不欲循例奉公。碌碌苟且。蹈巧宦之陋習。損海外之聞譽。此固無待於鄙言矣。顧區區之愚。以爲美使一職。舍保全華工而外。無他事可辦。華工一事。合前陳數端辦法。無他策可圖。執事而不思報國。不思立名。則已。苟其思之。則惟此一舉。可以建不朽之業。興大局之利。雪前此之國恥。作海內之民氣。三年之內。美境華工將戴執事如父母。十年之後。海內人士將服執事如神明。此真豪傑立功名之時也。啓超學識既陋。閱歷更少。於天下大事。豈有所知。旣承雅愛。待以國士。頗竭數日夜之力。圖所以報命者。竊謂悠悠萬事。惟此爲大。有大利而無小害。有百易而無一難。其試辦條理。頗經熟思。限於尺素。未能具陳。若蒙采擇。更當臚舉。伏惟裁察。

上粵督李傅相書

庚子

合肥相國年伯大人閣下。不相見者二十閱月矣。去國以來。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領事鄭君。東亞同文會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問之言。並教以研精西學。歷練才幹。以待他日效力國事。不必因現時境遇。遽灰初心等語。私心感激。誠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舊。於萬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問。至再至三。非必有私愛於啓超也。母亦發於

愛才之盛心。以爲孺子可教。而如此國運。如此人才。不欲其棄置於域外。以沒世耶。啓超自顧愚陋。固不足以當我。公之期許。雖然。公之所以待啓超者。不可謂不厚。所以愛啓超者。不可謂不深。每一念及。無以爲報。竊聞之。君子愛人以德。仁者贈人以言。公之所以惠啓超者在是。啓超所欲還以報。公者亦卽在是。故敢竭盡其愚。惟垂採焉。竊以今日國勢之危蹙。朝局之糜爛。雖五尺童子。猶識隱憂。明如我。公豈其闇之。若斯者。本無待啓超之詞費也。然啓超竊觀。公之所以自處。一若於地球之大勢。舉國之民情。尙有未了了者。請爲。公姑述其一二。自甲午以來。割臺灣。割遼東。訂中俄密約。助西伯利亞鐵路之速成。割廣西甌脫之土司。割膠州。割旅順大連。割威海。割九龍。割廣州灣。與俄國定東三省不讓與他人之約。與德國定山東不讓與他人之約。與英國定長江不讓與他人之約。與法國定兩廣雲南不讓與他人之約。與日本定福建不讓與他人之約。若此者皆。公在北洋及總署時經手事件。而舉國之人所疾首而痛心者也。凡此皆不能盡指爲。公之罪。亦未必盡出於。公之意。而要之自經此諸役以後。中國已非復中國人之中國。則萬目所共見。而百口所不能辯也。譬我有宅於此。甲乙丙數隊大盜。入其堂奧。點驗其財物。曰某室之物。甲所有也。某院之物。乙所有也。某堂之物。丙所有也。又從而毀其垣。又從而踞其戶。若是。則此宅尙得謂爲我之有乎。彼之不卽持去者。特需時耳。所需者何。則所謂投骨於地。羣犬必爭。兩虎相鬥。必有一斃。泰西諸國。數十年來。汲汲於增修軍備。日日以彼此兵力。互相比較。使常足相敵而不肯少讓。而以近時鎗砲之進步。交戰一剎那間。可以流血漂杵。故各相憚而莫敢爲天下先也。中國所以得延殘喘於此五年間者。皆以此故。

然而有虎狼之俄。拊我背而扼我吭。及西伯利鐵路之既成。必無從向走無常而乞餘命。不待智者固已知之。然使僅如此。猶冀其禍之可以在數年後也。然地球大勢之所逼。固有出人意料之外者。以叢爾之杜蘭斯哇。乃使持盈保泰不輕用兵之英國。忽焉張旗鼓以向之。不甯惟是。英人一敗再敗。而至於殫獅子搏兔之全力。傾舉國之兵不足。而悉索之於屬地。借助之於友邦。不甯惟是。杜國以種族之關係也。而德人助之。以利害之關係也。而法人助之。於是飛天之火星。遂不得不超撒哈拉沙漠。渡地中海。而燎亂於歐洲。啓超竊疑此書達於公之目之時。英德法哀的美敦書之電報。亦隨而至。未可定矣。因德法而及俄。因英而及美。日此又人人所同見者也。果爾則今十九世紀之末年。將盈地球中皆硝烟彈雨。嗚呼。實千五百兆人人人股慄之時代哉。我中國人生長於螺殼之中。不知有天地間事。此等局勢。非所聞也。卽或聞之。亦以爲鄉鄰有鬥。於己無關。或且謂強敵相殘。是我之福。殊不知今日之問題。不在西歐而在東亞。今日之戰場。不在地中海而在太平洋。而所謂飛天火星者。曾不轉瞬間。已紛紛能集於我屋梁。我牖戶而莫能救也。昔之所以暫緩瓜分者。慮相爭而憚用兵耳。今兵氣一動。我輩處衆矢共的之地。而欲免其難。譬之猶放羣羊於藪澤。而望已發威之虎。憐而活之也。以啓超論之。中國之存亡死活。卽在歐洲列強酣戰之時。列強兵事始末之日。卽中國生命定奪之日。此語在他人或不之信。以我公之洞識時務。幕府多才。試一審思討論。當亦謂其無以易也。外禍之逼。旣已如此。當其境者。宜如何戰競惕厲。上下一心。國民一體。合全國之人才。修一國之整備。乃今也。內顧朝局則何如。皇上在位二十餘年。薄海愛戴。變法三月。百度維新。掃千年之積弊。爲萬國所欽誦。曾有何罪。而必欲置



之死地而後快。國家多難。賴有長君。廢此英明絕世之聖主。而舉彼九歲乳臭不解漢語之溥儁。以爲傀儡。嗟彼梟獍。是何肺腸。今雖未敢易位。但言立儲。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啓超筆下所欲言。未必非公心中所欲言。固不必更爲是贅陳也。卽果云立儲矣。抑豈不聞本朝祖之法。不許言及太子二字。儲貳金鑑一書。舉朝內外袞袞諸公。豈未嘗一寓目耶。而所謂大阿哥溥儁者。從何而來。祖宗之法不可變。此狐羣狗黨所以罪我黨人也。不知大阿哥溥儁之僞諭。爲守祖宗之法乎。爲變祖宗之法乎。從古亡國。皆有成例。今慮其取亡之具之未足也。而刻意摹倣之。必求其酷肖齊備而後已。詩曰。鴟鵂鴟鵂。旣取我子。無毀我室。啓超誠不解主持此事之人。與大清十代二百餘年之祖宗。有何冤業。與我十八行省四百兆人。有何仇讐。乃敢於冒天下之不韙。而忍於下無類之毒手也。彼輩以百千萬億之怨毒。集於康南海之一身。與其黨人。夫以二十餘年。仁慈智勇之皇上。且若是矣。康南海何有焉。其黨人更何有焉。以全國之力。而與一匹夫爲難。不足。則又賄託萬國。欲借全地球百數十政府之力。以濟之。何求不得。何欲不成。勝之不武。不勝則不止爲笑矣。啓超以爲不殺南海。則天下僅一南海耳。殺一南海。吾恐天下之南海。將千百出。而未有已。雖欲殺之。又可盡乎。卽如啓超固不才也。曾不足以勞彼輩全力之顧盼。然竊自忖度。啓超若死於彼輩之手。彼死我者。未必能高枕而臥也。譚復生之言曰。魂當爲厲。以助殺賊。所謂魂者何物哉。卽百千萬億繼起者之怒氣。與其熱力而已。今且勿論此事。竊聞自去歲以來。南洋美洲日本等處商民。屢有電請聖安及歸政之事。聯名以萬數千計。不知彼輩之視此商民。爲義民乎。爲莠民乎。夫此商民者。餬口四方。子身萬里。其與國家官吏之關

係既已絕少。雖南冠之未改已。漢臘之幾忘。乃其於今上。不知何故愛之慕之。如赤子之戀其慈母。此豈非直道在人。而天性同具者耶。聞公之簡爲商務大臣也。實爲勸諭此事。果爾。則公持節所及。欲作何語。此誠啓超所急欲聞也。公之所受於彼輩者。豈不曰兩宮和好。勿聽人煽惑之言云爾。啓超請公捫心自思。皇上一年以來在瀛臺作何狀。請公拭目一視。立儲之僞。上諭爲何語。而兩宮和好之言。顧忍出諸口耶。欲以一手掩盡天下目。天下之人。豈皆師曠哉。大丈夫有死而已。斷不能向衆人前作昧本心之言。啓超竊料公半世英雄。未必有覲面目而作此巫媪媒婆之醜態也。若所謂聽人煽惑者何人哉。則必以康南海及啓超爲罪魁矣。夫一年以來。南海在加拿大。啓超在日本。足跡未嘗一至他地。公所知也。而美屬數十埠。南洋數十埠。乃至澳洲暹羅。散布全球。風馬牛不相及。雖欲煽惑。曷從而煽惑之。彼輩必曰。我等以信函文字爲煽惑之具也。啓超若辨信函文字之有無。雖累千言。彼等固不之信。藉曰。果有之矣。而彼輩不啻日日有僞上諭。處處有告示。以與吾輩相抵制乎。而何以政府之上諭官吏之告示。曾不足以敵一逐臣片紙之信函。豈我輩之文字有魔術耶。彼輩若一念此。可以瞿然自省矣。又聞者聞海外各埠。相率立保。皇會而所至公使領事。出示禁之。曰。是康有爲輩所立也。曰。爾小民皆有家屬。宜自念之。勿聽煽動也。啓超從報紙中。略見其告示之一二。而不禁色然而驚也。夫皇上豈康南海一人之皇上哉。康南海之愛戴。皇上固也。然不能禁康南海之外。不使更有一人愛戴。皇上也。彼輩日日有欲死。皇上之心。而欲使普天率土之人。盡同於彼之所欲。是何異螻蛄嗜糞。而欲強天下物類。盡投身於圍圃也。夫保皇會而可禁也。則立廢皇會者必當

賜級而立弒。皇會者必當封侯矣。昔京師士夫立保國會。彼輩則曰保中國不保大清。今海外商民立保。皇會則彼輩亦將曰保。皇上不保太后。深文羅織。何患無辭。夫使大清而果與中國一體也。則保中國卽所以保大清。使太后而果與。皇上一心也。則保。皇上卽所以保太后。而彼輩必斷斷然別大清於中國。別太后於。皇上。吾不知其何解也。已先自分別。而欲人之不分別之。曾亦思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固有絲毫不能假借者耶。沈仲堂請誅三凶摺云。率天下之人而叛。皇上者剛毅也。嗚呼。啓超觀彼輩視然食。皇上之祿。服。皇上之官。而敢於明目張胆。悖倫逆理。出告示以禁保。皇。而歎率天下之人而叛。皇上者。不止剛毅一人也。至於小民各有家屬。各自愛之。夫何待言。小民惟知。皇上之可以保我家屬也。故愛戴。皇上。其保。皇之心。卽從其保家屬之心而發生。非有二物也。夫九龍廣州灣。豈非小民維桑與梓之地耶。今者祠堂被燬矣。墳墓被掘矣。鄉村被炸矣。財產被奪矣。妻子被淫矣。苛政之猛猛於虎矣。人命之賤賤於蟻矣。家也何在。屬也何在。長官如愛我家屬也。則宜爲我保之。彼已割者不可追矣。其與割爲鄰者。亦如釜中之魚。俎上之肉。今不爲曲突徙薪之計。後必有噬臍無及之憂。不知爲民父母者。何以待之。乃前日代民賣地之人。卽爲今日禁民設會之人。而今日禁民設會之人。他日又將爲代民賣地之人。無怪乎民之皇惑而嘖有煩言也。且彼輩之矜矜然以家屬爲言者。豈不以此爲脅制之具。而欲借以奪人民忠君愛國之誠心哉。古訓有之。罪人不孥。今日地球萬國。苟非三等野蠻不入人類之政府。從未有一人得罪牽及他人者。卽使果有罪矣。其於家屬。尙不能有一毫之關涉。若民人之忠愛。皇上。思各盡其力以助君國者。則按之大清律例。果犯何罪乎。雖以問

諸出告示之人。當亦無以應也。然彼輩猶以此爲言者。以爲人心之易欺。而官威之足恃云耳。不知商民久歷外洋。其受他族凌辱。蓄怨積憤也。已極。故其望中國維新自強。速蘇困阨之心。如滿爐熱火。勃勃不可壓制。又習見外國之所以能維新者。無不由民間愛國之士。合大羣經大險而後能成。其敬而慕之也。非一日矣。萬口一聲。萬目一的。萬衆一心。萬心一力。夫豈區區無理取鬧之官威所能恐嚇。以啓超所聞。海外五百萬人。其瀝血誠以傾心於皇上者。十而七八。若欲問其家屬也。以一家八口計之。亦當有二三千萬人。閩粵兩省之人。當逮問者過半矣。不知彼輩何以處之。方今外患然眉。伏莽滿地。雖設盡方法。固結民心。猶懼不濟。而猶復從而騷擾之。逼迫之。驅而納之於冤霜憤泉之間。古語不云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彼其人之倡入此會者。必有百折不回之心。置利害禍福於度外。雖質太公固不能阻。劉季之雄心。雖脅徐母。固不能陷。元直於不義。而爲官吏者。猶復搏而躍之。激而行之。此伍子胥所以撻平王之墓也。嗚呼。彼榮剛諸逆賊。不足道。彼碌碌之官吏。不足道。雖然。啓超竊嘗爲我公計矣。公雖爲西后所眷。然廢皇上非公之意也。而榮剛諸逆賊。又忌公之望。而與公不相容者也。公憚於炙手可熱之權威。不得不奉行逆命。啓超亦諒公之苦心。而不爲怪。然嘗聞呂新吾之言曰。可殺可生。不當爲人作荊卿。公試一自思。卽盡其全力。爲若曹作荊卿。於公何利焉。公位極人臣。名滿天下。今行年且七十餘矣。皤皤老翁。復何所求。今以末路晚節。乃更欲屈身於逆賊所擁立。九歲乳臭不識漢語孺嬰之僞朝。且從而爲之效死力。竊計公他日之位置。不幸則爲李斯之轅殺。爲曹爽之族誅。幸則如孔光之爲莽三公。王祥之作晉太傅。而於公究何利焉。李固與胡廣。趙戒書曰。公

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啓超竊願。公三復此言。而思所以自處也。抑啓超所欲言。猶有進於此者。公固以識洋務聞於天下者也。公試一讀西史。豈不聞今日十九世紀。爲民權之世界乎。彼美與法。不待言矣。若英若德若奧若意若日本。皆以民權而強者也。惟伸民權。故君主之位。益以尊榮。是以有國者而欲固其位。則莫如伸民權。有官者而欲保其祿。則莫如伸民權。彼民非必樂於爭權也。而無如處今日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世界。非藉民權無以保國權。國權一失。而國民之身家性命。隨之而亡。泰西各國民之爭權也。皆所以自保其身家性命也。而中國憂時之君子。所以汲汲然以此義相提倡者。誠有鑒於今日天下之大勢。而知其不可以已也。故倡民權之人。其心地最純潔。而必無一毫利己之私心存乎其間。其所求者。惟在伸權。權一伸。而迅雷烈風之行。變作光風霽月之態矣。爲君相者。如遇民之爭權也。其所以善待之者。惟有一法。曰。因而伸之而已。英國與日本是也。今者英皇日本皇之安富尊榮。世界莫與京也。而冥頑不靈者。從而壓制之。夫民權之爲物。豈可壓制者耶。不觀於水乎。愈壅之則其決也愈甚。俄皇所以三代見弑於希利尼黨。法王路易第十六所以暴屍於市場。皆壓制民權之前車也。彼美國與法國。苟非壓制之已極。而至於萬無可伸。何至經八年之血戰。創從古未有之大革命。而變爲民主政體乎。合英日與美法前事觀之。孰得孰失。孰利孰害。爲民上者。宜何擇焉。凡此所言。皆近百年來之事實。而世界得失之林。最彰明較著者也。公號稱識洋務。宜能知之。若猶不信。請以啓超之所舉者。質諸幕府之西人。當必謂其非誕言也。今地球大勢之所逼。使中國民權之機。不得不動。月暈知風。礎潤知雨。數年來之消息。有識者皆能知之矣。此後其機之動。

日烈一日。有盛無衰。有進無退。此又歐洲諸國已然之成例也。而今日執國權者。猶嘗於大勢。闢於利害。欲壓而激之。不知愈壓之則其爆發也愈烈。愈激之則其逆行也愈急。是猶慮病者之不速死。而復從而鳩之也。天下力量最大者。莫如時勢。欲逆時勢而行。如以卵投石。立見摧碎。如仰天自唾。徒污其面。民權者。今日全地球時勢所驅迫而起也。昔張香濤著勸學篇。內有一篇。名曰正權。有天津通人某君論之曰。此書十年以後。雖燒爲灰塵。天下人猶將掩鼻。張氏模稜賤儒。不足道矣。至於我公。則豈宜闇之。公若尙不悟。而欲以壓制爲得計。豈不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口且然。而況於防其心。防其氣者耶。公辦之愈力。則愈益爲叢毆。爵爲淵毆魚。不徒促二百餘年國祚之傾覆。恐公之玉體。亦不免再見日本議和時之橫禍也。啓超之爲此言。固非以危詞聳聽者。蓋此理此勢。全地球之人皆能道之。非啓超一人之私言而已。知公之必不我信。雖然。因公之相愛。故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也。若啓超者。則萬里亡人。瀕於九死。毫無勢力。固不待言。中原之事。豈敢過問。凡所云云。固非欲恐嚇我公。以求自免。何也。啓超之獲罪於逆賊。固知非筆舌恐嚇所能稍寬也。若公之所囑。使其掣精西學。以待他日之用云云。啓超雖心感之。而亦有不能解者。何也。蓋啓超學成之時。國家雖或有用我之心。恐已淪亡而不能待也。若啓超自爲計。既爲四萬萬人之一人。卽中國絕我。我固不忍絕中國。然則今日亦有報效國家之方法乎。曰。有。但使一日不死。必倡民權之公理。順地球之大勢。以導我四萬萬同胞。使進於文明。以爲他日自立之地步。是卽啓超所以報效國家。亦卽啓超所以答公拳拳之盛心者也。抑又有附陳者。公今度之督粵。朝旨所在。雖非逋臣所敢言。然粵中承前督腴削頹弛之極。敝而公繼

之赫赫具瞻。粵民之所以責望於公者不一而足。公之所知也。竊讀報紙。見幕府所徵集者。類皆聲名狼藉。千夫所指之人。此輩平昔之輿論。公未必不有所聞。或者使貪使詐。別有權衡。雖然。僉人勿用。昔賢所誡。聞諸道路。頗不免有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憂。啓超竊爲公計。公之不理於衆口也。亦已久矣。啓超望公自今一雪之。不願公之從而附益之也。然以天下大計比較之。則粵事又其小焉者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此區區者。更何足嘵嘵乎。姑一言之。待公抉擇而已。啓超以負罪亡人。本當引嫌自遠。但以公旣殷勤垂愛。不可無以爲報。可與言而不言。非所以待公也。而此書所言。又知其必不爲公累。故除郵寄鈞覽之外。更布之於各報館。幸勿爲怪。熱血在腔。隨筆塗湧。恐貴人事忙。不能看冗長文字。故略陳一二。不盡所言。

上鄂督張制軍書

庚子

南皮尙書閣下。嗚呼。往事已矣。閣下今日避啓超。若將浼已。從前之交誼。旣已盡絕。非惟閣下絕啓超。抑啓超亦絕閣下也。雖然。交雖絕。然尙有不能盡絕者存。則以中國者爲啓超與閣下所同居之國。皇上者爲啓超與閣下所同戴之皇。坐是之故。啓超與閣下私情雖絕。而公義未絕。故今者於忍之無可忍。恕之無可恕之際。不能不更以公義之言。進於閣下。閣下雖惡之。嫉之。畏之。避之。願請始讀終篇。而一自省焉。去臘二十四日之僞詔。閣下曾見之否耶。此詔之爲廢立。天下人皆知之。皆痛之。又不惟中國之同胞而已。卽西人東人亦莫不皆知之。皆痛之。閣下旣依附逆謀。必有飾詞以處此。曰。是建嗣也。非廢立也。云爾。夫此事之始末底蘊。彰明較著。人人共見。本不待辯而明者也。雖然。閣下咬文嚼字之人也。與閣下論大義。閣下必復出其俗吏舞文之手段。

以巧爲彌縫。今請仍咬文嚼字。爲閣下一言。光緒五年閏三月。廷旨以吳可讀死諫一疏交議。有一摺洋洋千餘言。陳說吳氏所未及。慮有三事。非閣下之手筆耶。啓超猶記其第一事。謂一生而已定爲後之義。卽一生而已定大寶之傳。合併爲一。將類建儲。我朝列聖以立儲爲大戒。高宗九降綸音。萬分剴切。今若建之。有違家法云云。然則當時閣下之意。知建儲之有背祖訓矣。又知預定嗣子之卽爲建儲矣。若今次溥儀之立。非所謂已定大寶之傳者耶。非所謂將類建儲者耶。非所謂自違家法者耶。何閣下昔日慮之。而今日不及慮也。其第二事。謂前代儲貳。讒構奪嫡。流弊已多。今被以紹統之高名。重以承繼之形跡。較之尋常主器。尤易生嫌云云。然則當時閣下之意。謂早定嗣子。易生嫌疑矣。夫以皇上親生之子。有承繼之形跡。猶易生嫌。而況於橫自外來之溥儀耶。何閣下昔日慮之。而今日不及慮也。其第三事。謂天位授受。簡在帝心。所以慎重付託。爲宗社計也。此時早定。豈不太驟云云。是當時閣下之意。以爲皇上雖生有皇子。但使皇上一日生存。則一日不必定繼統。若定之則太驟也。夫皇上卽生有皇子。而早定之。尙且謂爲太驟。豈未有皇子而別定之。獨非太驟耶。何閣下昔日慮之。而今日不及慮也。閣下摺中又有云。託諸文辭。則可避建儲之名。見諸實事。則儼成一建儲之局。此四語不啻爲今日言之矣。去臘僞詔末數語云。謹當仰遵慈訓。封載漪之子溥儀爲皇嗣云云。閣下最精訓詁之學。試問皇嗣與皇太子之名義。有何分別。以此爲彌縫掩飾。又不徒狙公之朝三暮四而已。而閣下前者殷憂之言。今豈其遂忘之。閣下摺中又有云。在兩宮慈愛之念。惟期於繼嗣繼統久遠遵行。豈必亟亟焉指定一承繼之人而後慰卽。穆宗在天之靈。當亦願後嗣聖德永綏洪祚。又豈必介介焉早標一



嗣子之目而後安。啓超每讀此數語。未嘗不歎其片言居要。善於陳詞。乃去臘僞詔。託名於預定承繼之人以慰太后。藉口於早標嗣子之目以安穆宗。而閣下顧噤若寒蟬。未聞一伸前說。何其無記性歟。抑無血性也。凡以上所錄。皆閣下摺中原文。未有一字增減。啓超竊以爲卽以此摺上之於今日。雖不能收格心之效。仍不失爲正名之言。何意前後歷二十年。閣下位已尊矣。名已高矣。遂乃一口兩舌。食言而肥。前日能慮吳柳堂之所未及慮。今日可慮之事。視前此加千百倍。而忽然安之。又從而暗助之。吾不知閣下曾有何面目以見天下人。更有何顏以自讀光緒五年之奏議也。雖然。居今日而論建儲之是非可否。正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此次之變。實爲廢立而非建儲。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卽以閣下之無恥。但使清夜捫心自問。亦未必無天良發現之時。惟是驟然以不諫廢立之罪罪閣下。而閣下之口必不服。故卽如閣下之意。謂不過建儲而已。而閣下之不諫建儲。其罪已不容於死。嗚呼。閣下其無謂天下人之易欺。前有千古。後有萬年。李子堅與胡廣趙戒一書。願閣下日三復之也。至啓超此次移書之意。又非故爲嬉笑怒罵。以快洩其積憤云爾。今日中國之命脈繫於皇上。而皇上之生命懸於北廷諸逆之手。諸逆之與皇上不兩立也久矣。前年之變。得劉峴帥十二字之電奏。而皇上之命得延一年。去臘之變。得經蓮珊及海內外之電奏。而皇上之命得延至於今日。願皇上一日不去。則諸逆之眼中釘。一日不拔。勢成騎虎。豈肯罷休。今者峴帥已去任矣。蓮珊已被逮矣。逆賊心目中已無疆臣。已無輿論。自謂橫行天下。誰敢奈何。禪讓之詔。不出於期年。鼎湖之痛。卽在於眉睫。閣下如自外覆載。甘心從賊。屈膝於孺嬰之下。乞憐於操莽之朝。夫復何言。若猶有一綫之天良。眷念神州。顧戀舊

主。上畏昊天之視聽。下思良史之袞鉞。則亡羊補牢。今猶可及。日暮途遠。更不容遲。若能率三楚子弟。堂堂正正。清君側之惡。奉太后。願養老年。輔皇上。復行新政。策之上者也。如是。則閣下之威名。當輝於五洲。亘於萬古。卽不爾而遠之。追念光緒五年之初心。近之效法。劉制軍。岑廉訪。經太守之愚忠。以一紙之封事。謝天下之責望。身旣膺兼圻之威。言卽有九鼎之重。亦可以寒賊膽於萬一。拯君難於須臾。策之次者也。雖然。啓超雖言之。而有以知閣下之必不能行也。知閣下之必不能行而猶不自己於言。正以公義之不可以絕也。閣下之所以必不能行者何也。亦曰全軀而已。保位而已。然以啓超計之。閣下靦然。澟然。爾然。爲妾婦之容。以媚逆賊。而所謂全軀保位之道。遂果得乎。彼逆賊者。遂能撫閣下如螟蛉。豢閣下如犬馬乎。啓超竊意其終未必然也。側聞去臘今春。曾兩次電召閣下。而又中止。此何爲乎。臺官交章彈劾。特派欽差查辦。此何爲乎。怒擲報效之七千兩。嚴旨申飭。詞意俱厲。電報瑣費。斷斷然與閣下計較。此何爲乎。閣下奴顏婢膝。以向諸逆。諸逆豈能推心置腹。以待閣下。而况戾太子之嫌疑。近方在閣下之肘腋。聞諸道路。頗有謂閣下實授意假託。將藉之以行大事者。而日本鄂生之言。述閣下隱寓深意。尤有不可聽聞之語。啓超固信閣下之必無是事。無是心也。非以閣下之忠而信之也。白衣秀士王倫。豈能占梁山泊一席之地。是以知閣下之必非其人也。雖然。彼諸逆之視閣下。實儼如一敵國。閣下今日之地位。如以獵人而向羣虎膜拜。其幸能免乎。其終不能免乎。閣下固無自主之權也。欲歸新黨。而新黨不屑有此敗類。欲附賊黨。而賊黨亦不願有此贅瘤。率至進退失據。身敗名裂。後世諡爲至愚。千載指爲奸佞。翻雲覆雨。究何益乎。居恒讀史。至胡廣。孔光。馮道故事。孰不憐而笑之。嗚呼。其無使後

人而復笑後人也。啓超萬里投荒。一生九死。頭顱聲價。過於項羽。俯仰千古。亦足自豪。鉏鋤滿地。日日可死。雖然。但使一日立於天地之間。則一日不能忘中國。皇上西風殘照。漢家之陵闕已非。石爛海枯。精衛之冤誠難改。蹈跡東海。昔昔猶夢長安。移文北山。字字不容假借。不辭瘖口。更瀆清塵。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吾知罪矣。

### 復金山中華會館書

庚子

著者自戊戌政變後。養晦東瀛。一年有餘。去年秋冬之交。因美屬金山大埠華人致電。敦請往美。遂於十一月由日本首塗。道經檀香山。擬小住一月。即便前往。總署聞之。驚惶失措。遂移檄駐美使臣伍廷芳。令其阻止登岸。且謂梁某昔經該使臣奏調出洋。且屬同鄉同縣。若該使臣不竭力阻止。則是有意招致。該使臣不能辭其咎。等語。伍使商諸美外部。未能得許。伍寢食不安。無所爲計。乃會集中華會館紳董之守舊者。請其致書檀島。力勸勿往。大意謂官吏懸賞購刺。無賴小民。及貪利洋人。既已預備藥彈七首以待。切宜自愛。勿投身險地云云。著者得書後。即復此書。

中華會館諸鄉台均鑒。奉讀賜翰。具見殷勤相愛之盛心。銘感無已。弟自去年十一月。自日本首塗。本擬在檀島小住月餘。於上元前後。便到大埠。奈爲疫症所阻。至今濡滯。未能前來。方用歉仄。乃承手教。勗以自愛。勸其他行。弟捧誦之餘。亦未嘗不且感激而且躊躇也。獨念死生有命。非人力所能強爲。苟其死也。雖安坐廣廈之中。餌之以參苓。擁之以近侍。終無可逃。苟其不死也。則如從軍者。擲身於硝煙彈雨之間。航海者。賭命於鯨濤鼉浪之窟。其不死自若也。且無論遠者。即

如弟之一身。當前年八月之變。雖有十頭顱。亦不足斫矣。然而至今猶儼然生於人世間者。豈非未獲死所。而造化小兒未許我以暇逸耶。人生只一死耳。從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死而復死者。死何足畏。弟如畏死。則何難尋阿蘭冗。婢膝奴顏。以求自身之安樂於名場宦海之間。自顧才力。度未必出現時官吏之下。而弟不願如此者。以良心難昧。而血性不能盡無耳。方今瓜分之禍。懸於眉睫。家鄉故土。已屬他人。舉國同胞。將成左衽。向小朝廷求生活。實覺無顏。且君辱臣死。古之常經也。今者。聖主被幽。操莽弄柄。篡弑之局。千古一轍。雖五尺童子。猶能知之。袞袞諸公。豈猶曹焉。使李鴻章伍廷芳。清夜捫心自問。豈不知所謂上諭者。非出。皇上之口。豈不知所謂大阿哥溥儀者。不過賊臣所借以傀儡。豈不知新黨盡戮。皇上隨之而弑。豈不知。皇上既弑。中國隨之而亡。而彼顧覲然倪然。奉僞詔若神明。仇新黨如蛇蝎者。不過欲媚呂雉武嬰。曹操司馬懿。以保其目前之祿位而已。不知國且不保。位於何存。種將爲奴。祿更何有。即使劇秦美新。獻符命於新朝。朝晉暮唐。爲五代之元老。然而大廈一傾。冰山安在。覆巢之下。完卵難期。諸公之所以自爲計者。似巧而實拙。似智而實愚也。况內地人心。積憤已極。朱虛敬業。既藏器以待時。勝廣黃巢。亦揭竿而蠢動。彼輩猶復攫豪傑之公憤。行野蠻之劣謀。吾恐其不惟受天下之唾罵。而首領亦將不自保也。雖然。彼輩既立僞朝。自不得不奉逆命。不過苟求自免。諒非出於本懷。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既非賢者。吾何責焉。至於弟則前年八月。已是九死之人。此後餘生。皆。聖主之所賜。自今以往。爲。君父而捐軀。爲國民而流血。固所願也。既畏死則不任事。既任事則不畏死。礮彈何物。炸藥何物。豈足以阻大丈夫前進不退之心耶。北京廣東。尙且敢往。而何有於金山。天心未

去。帝黨多才。內外諸豪。星羅棋布。其智能勇略。過弟百倍者。不可勝數。若弟者。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拚此頭顱血肉。以激動天下豪傑之公憤。以爲中國文明之引綫。弟之榮幸。何以加焉。諸君子拳拳見愛。代爲之謀。弟之感銘。有加無已。雖然。弟之初志。固不可渝。謹謝盛心。幸恕方命。頃者檀山疫症。尙未盡息。輪船附客。頗多窒礙。一俟平復。便當邁行。到大埠時。更當面謝。抑弟更有瀆陳者。今日中國危亡。迫於旦夕。吾粵錦繡輿壤。尤爲各國所垂涎。九龍廣州灣慘狀。凡有血氣。聞之傷心。古語不云乎。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毋謂鄰宅失火。於己無關。須知前車旣傾。後軫宜戒。當一年以前。新安遂溪之人。豈知有今日之慘酷耶。使當彼時。有告之者。曰。汝之地將被割。汝之鄉將被炸。汝之身家將不保。汝之祖宗骸骨將被發掘。汝之妻子將被掠淫。其誰信之。將逐之以箠而唾其面矣。試問我三邑四邑香山惠潮諸地。與九龍廣州灣。相距幾何。再進一步。則禍已臨頭。今者操莽在朝。內訌紛起。惟有力以殘善類。曾無法以拒外夷。除非敵之不來。但有求而必應。念及故鄉。誰敢保其三年無事哉。三年以後。出洋旣爲外國。歸去亦是外國。出洋被凌被逐。歸去亦被凌被逐。茫茫大地。竟無吾民託足之區。凡我兄弟。寧能無父母桑梓之念耶。卽不愛皇。卽不愛國。亦當愛身家。其忍聽呂武操莽爲我寫賣奴契也。弟言及此。知必有逐弟以箠而唾弟之面者。然弟誠不忍我兄弟隨新安遂溪諸縣人之後。徒坐待禍至始覺。而噬臍無及也。伏望諸君子熟察利害。激厲良心。去逆就順。共保聖皇。共救國難。共衛身家。實所厚望。勿勿布復不盡所言。

戒纏足會敘

丙申

眼耳鼻舌手足。受諸天。受諸父母。有一不具。若殘缺者。謂之廢疾。謂之天之僂民。古王之制刑也。爲劓爲刖爲劓。將以天僂僂。不肖以威天下。仁者猶或譏之。惡其傷天而殘人類也。男女中分。人數之半。受生於天。受愛於父母。匪有異矣。雖然。人類之初起。以力勝者也。力之最懸絕不相敵。而大勢最易分者。莫如男女。故男子之强悍者。相率而倡扶陽抑陰之說。盡普天下之女子。而不以同類相待。是故塵塵五洲。莽莽萬古。賢哲如鯽。政教如海。無一言一事爲女子計。其待女子也。有二大端。一曰充服役。二曰供玩好。由前之說。則象之若犬馬。由後之說。則飾之若花鳥。稟此二虐。乃生三刑。非洲印度以石壓首。使成扁形。其刑若黥。歐洲好細腰。其刑若關木。中國纏足。其刑若斲脛。三刑行而地球之婦女無完人矣。纏足不知所自始也。要而論之。其必起於汗君獨夫民賊賤丈夫。苟以恣一日之欲。而敢於冒犯千世之不韙。其行事則商受之剖孕。斲涉。其居心則劉鋹之鬥獸戲蛇。以孔教論。所謂作俑。其必無後。以佛法論。所謂地獄。正爲此人。嗟夫。天下事。良法每憚於奉行。而謬種每易於相襲。以此殘忍酷烈輕薄猥賤之事。乃至波靡四域。流毒千年。父母以此督其女。舅姑以此擇其婦。夫君以此寵其妻。齟齬未易。已受極刑。骨節折落。皮肉潰脫。創瘍充斥。膿血狼藉。呻吟弗顧。悲啼弗恤。哀求弗應。嗥號弗聞。數月之內。杖而不起。一年之內。昇而後行。雖獄吏之尊。無此忍心。卽九世之讎。亦報不至是。顧乃以骨肉之愛。天性之親。狗彼俗情。爲此荼毒。嗚呼。可不謂愚人哉。可不謂忍人哉。昔五季兩宋之間。此風雖盛。然猶不過教坊樂籍。用以飾狐媚。博纏頭。淫涎所浸。禍極今日。世胄豪富。競相夸尙。良家清裔。視爲固然。刑戮其所生。而不以爲怪。倡優其門戶。而不以爲恥。匪直不可聞於鄰國。乃眞所謂失其本心。豈人之性惡耶。所習者

然耳。且中國之積弱。至今日極矣。欲強國本。必儲人才。欲植人才。必開幼學。欲端幼學。必稟母儀。欲正母儀。必由女教。人生六七年。入學之時也。今不務所以教之。而務所以刑戮之。倡優之。是率中國四萬萬人之半。而納諸罪人賤役之林。安所往而不爲人弱也。吾聞之。春秋之義。以力陵人者。據亂世之政也。若升平世。太平世。乃無是矣。地球今日之運。已入升平。故陵人之惡風漸銷。而天然之公理漸出。非洲印度之壓首。歐洲之細腰。今其地好義之士。各合羣力。思所以豁去之。殆將變矣。而吾中國滿蒙舊俗。幸未染此。后妃崇貴。同履依然。世祖章皇帝制作之聖人也。順治十七年。特下制書。普諭海隅。痛改積習。其爲法也。其女若婦有抗。旨纏足者。其父若夫杖八十。流三千里。大哉。王言。將救此一方民矣。徒以舊汙太深。奉行不力。沿謬蹈敝。仍數百年。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於是豪傑之士。毅然思所以易之者。雖然。持藻火以入裸國。則護落而無容。懸隻柱以砥橫流。則力薄而易敗。故斯義雖立。而不變爲難。順德賴君弼彤。陳君默庵。今之人傑也。鑒此魔習。誓救衆生。廣集羣才。力闢宏會。義取易簡。例必謹嚴。昏姻相通。故相攸可。無他虞。婦學繼開。則風流將以益廣。振臂一呼。而同志谷應者。已數百戶。嗚呼。豈非人心所同然。天理所可信者邪。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就。海內翕如也。三十年後。吾神明之裔。必有二萬萬人。奉兩君而尸祝之。者。世之君子。請懸吾言以俟之。

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

丁酉

一此會之設。原爲纏足之風。本非人情所樂。徒以習俗既久。苟不如此。卽難以擇婚。故特創此會。使會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媾。無所顧慮。庶幾流風漸廣。革此澆風。

以上立會大意一條

二凡入會人所生女子。不得纏足。

此指入會後所生男子而言。若會前年已長大無不纏足。之。女。可。娶。或。入。會。人。尙。少。擇。配。不。易。相。當。則。不。在。此。例。

三凡入會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纏足之女。  
四凡入會人所生女子。其已經纏足者。如在八歲以下。須一律放解放解。如在九歲以上。不能放解放解者。

須於會籍報明。方准其與會中人婚娶。

五凡入會者。書其姓名。年歲。籍貫。居寓。仕履。及妻之姓。子女之名。

凡未定婚者皆報名。已定婚者無庸報名。

以備刊登會

籍之用。

其式另列附張。

六凡入會後所生子女。當隨時陸續報名。以備續刊會籍。

七凡入會報名後。由本館贈勸女學歌一本。以爲入會之據。

以上入會章程五條

八凡會籍以姓分册。百人爲一册。每年刊印一次。分致入會之家。

九開會之始。由同志各持一籍。勸人入會。謂之草籍。草籍不以姓分册。歲終將草籍繳至總會。排

比族姓。刊定清册。謂之正籍。

以上會籍章程二條

十本會總會。設於上海。暫借時務報館開辦。各省會皆設分會。各州縣市集。就入會人多之處。隨時設小分會。其所在之地。陸續登報佈告。

十一各總會分會。隨地皆立主會副主會。以有功德於本會者爲之。或由董事公舉無定員。主釐



訂會例。稽查清冊。若不兼辦女學刻書等事。不受薪水。

十二各總會分會。皆設董事無定員。主勸人入會。並商略會例。督辦會辦。皆以同志領之。不受薪水。

十三總會設司事四人。分會設司事二人。小分會設司事一人。主收各處報名單。一排比族姓。刊

刷會籍。二將會籍分致入會之家。三並登記捐資人姓名。四刊印每年出入清冊。五等事。酌給

薪水。若入會人多事繁。則隨時議增設司事。

十四本會草籍以五十人爲一冊。凡有在本會領出草籍。勸人入會滿一冊者。卽推爲董事。滿十冊者。卽設小分會。

十五各會司事。由主會董事擇人而用。

以上開會章程六條

十六本會之設。建會所。請司事。印送會籍。及勸女學歌等事。費頗浩繁。不能不設法攸助。然亦不宜強人捐錢。方准入會。凡入會者。願捐則捐。不拘多少。卽少至數百錢。亦可。卽不捐亦可。

十七此會若推行日廣。則需費益多。入會之時。收捐甚微。仍恐不敷開銷。海內達人。好行其德。務望慷慨見助。以贊厥成。天下幸甚。

十八凡助資一百兩以上者。公推爲主會。十兩以上者。公推爲副主會。凡主會副主會。每年皆將姓氏台銜彙登報章。其助資至五百兩以上者。他日在會館中設立木主祀之。千秋俎豆。以誌盛德。

十九本會每年集貲若干。開銷若干。皆列清單。附會籍後。分致入會之家。並登報章。以昭大信。二十本會所收入會。及捐助貲。除按年實銷。開列清單外。如有餘貲。或設女學校。或設婦孺報館。或設婦嬰醫院。或設恤嫠局。皆由臨時酌議。惟他日所有一切利益。惟會中人乃得均霑。

以上經費章程五條

說橙 丙申

西人之言曰。歐洲之地。上徹至肥。下徹至磽。計其中數。每畝歲產之物。值銀四十七兩。而法國沃衍之菜圃。每畝歲產。有值銀至七千五百兩者。嗚呼。何其盛也。西人又言曰。凡地在離赤道二十至三十度之間者。其所出物。與四十至五十度之間者相較。約如六五與三五之比例。吾準是祿之。中國每畝歲產之值。其中數約當得九十兩。吾粵人也。所知者粵中再熟之地。用以藝穀。每年值銀中數。不過六兩有奇耳。西人又言曰。凡上農之治田也。必察其土宜。而慎擇其所植。同一地也。所植之種。爲貴爲賤。其產值之相懸。乃至如一與一百二十之比例。吾以是驗之。吾縣植物之大宗者。藝穀之外。曰桑。曰菸葉。曰蒲葵。曰柑橘。曰橙。蓋植柑橘之利。三倍於藝穀。植蒲葵之利。五倍於藝穀。植桑之利。十倍於藝穀。云。菸葉之利未得確數新會之橙。天下之所聞也。老農爲余言。植橙之地。凡畝而容百五十株。凡株得橙中數。可二百實。一實重率。在三四兩之間。略五實而爲一斤。每株年可得四十斤。每畝年可得六千斤。就橙地市橙。常年中價。每百斤而值九兩。一畝之值。殆五百四十兩有奇云。與藝穀相比。其率蓋若一與九十矣。老農請言植橙之費。吾縣瀕海。凡種植家皆築圍以避潮。圍內爲塹。資畜洩焉。此爲第一義。其費每畝爲二兩四錢。墾地爲界。界有小濠。此爲第

二義。墾地之費。每畝八錢。開濠如之。買樹爲第三義。每樹一株。值銀三分六釐。每畝之費。爲五兩四錢。吾縣之田。每年中價。二兩四錢。而賃一畝。其初植之第一年。田主重征之。率畝而加三兩焉。此爲第四義。都其總數。初植之第一年。凡畝而費十四兩八錢。一切備矣。橙五年而實。向言畝值五百四十兩有奇者。六年以後之事也。老農又爲余言。田藝穀既久。其土塗於新樹最不利。而番薯最宜。故第一年必植薯。植薯之利。每年可三兩六錢。新樹畏烈日。自第二年至第五年。必間歲植蔗及瓜。豆芋粟之屬。以捍蔽之。植蔗之利。年可二十兩。植瓜豆之利。年可十四兩。其視藝穀所獲。已一倍至二倍矣。圍隄內外。樹以雜果木。隄外二排。一蒲葵。二水松。隄內三排。荔枝桃李。相間樹之。塹可以畜魚。濠可以藝禾。橙下餘地。可以植蔬。六年以後。常年經費。賃田之租。每畝二兩四錢。糞田之用。每畝三兩六錢。治田之工。每百畝僅用四人。惟植橙用工特少。橙熟收實時則雇散工耳。每年中價。人約十二兩。一切取之於圍隄濠塹所出之物。恢恢然有餘矣。故植橙百畝者。六年以後。可以不費一錢。而坐收五萬四千兩之利。盡吾縣可耕之地而植橙。歲入可驟增一萬一千萬。埒國帑矣。余語老農。若胼而手。胝而足。終歲勤動。而惟於歲值六兩之穀。是藝舍多就寡。舍逸就勞。抑何偵矣。老農語余。縣官歲以橙貢天子。歲十月。差役大索於野。號爲貢橙。罄所有乃去。百畝之橙。一日盡之矣。故今日新會之橙。將絕於天下。

### 傀儡說

己亥

優孟之場。有所謂傀儡者焉。其奏伎也。設帷以蔽場。帷之上有似人形者。官體畢肖。衣服畢備。有人居帷下。倮倮焉持而舞之。啁啾焉爲之歌。此劇場中最劣下而最曖昧者也。人而傀儡。時曰不

人國而傀儡時曰不國哀時客曰嗚呼夫何使我國至於此極也八月六日以後聖主幽廢國既無君然錄京鈔則仍曰恭奉上諭上奏摺則仍曰皇上聖鑒我皇上口之所言不能如其心身之所行不能以自主然而引見召見朝儀依然如絲如綸王言仍舊是西后以皇上爲傀儡也西后不過一婦人所耽者娛樂耳非必篡位幽主然後快於心也榮祿蓄異志覬非常憚於動天下之兵乃借后勢以箝人口其實所頒僞詔未必皆西后之言所行暴政未必盡西后之意榮祿自積操莽之威而西后代任牛馬之勞是榮祿以西后爲傀儡也俄人以甘言喫咻舊黨嗾之使糜爛其民助之使斲喪其國彼等有恃無恐頑固之氣益壯革新之機益絕迨於魚爛已極而俄人收漁人之利自尋斧柯爲人驅除是俄人以中國政府爲傀儡也嗚呼國之不振誰不得而侮之今之以我爲傀儡者豈獨一國而已全國關稅握於人手關道關督一傀儡也全國鐵路握於人手鐵路大臣鐵路公司一傀儡也全國礦務握於人手礦務大臣一傀儡也沿江釐金握於人手委員一傀儡也洋操訓練握於人手將弁一傀儡也無端而膠州割無端而旅大割無端而威海廣灣割無端而海門灣又將割土地之權一傀儡也一言而劉秉璋免一言而李秉衡黜一言而董福祥退用人之權一傀儡也嗟夫今之滅國者與古異古者滅人國則儲其宮虜其君今也不然傀儡其君傀儡其吏傀儡其民傀儡其國英人之滅印度土酋世其職者尙百數十年傀儡其土酋也六國之脅突厥突厥之政府不廢傀儡其政府也埃及傀儡於英越南傀儡於法高麗傀儡於俄中國者傀儡之頑而碩者也一人之力不足以舉之則相率而共傀儡之此蚩蚩者猶曰我國尙存我國尙存而豈知彼耽耽者已落其實而取其材吸其精而豎其腦官體雖具衣

冠雖備。豈得目之曰人也哉。嗟乎。必自傀儡。然後人傀儡之。中國之傀儡固已久矣。及今不思自救。猶復傀儡其君。傀儡其民。竭忠盡謀。爲他人效死力。於是我二萬方里之地。竟將爲一大傀儡場矣。夫目人以傀儡。未有不色然怒者。今坐視君父之傀儡於奸賊。國士之傀儡於強隣。還顧我躬。亦已成一似人形而傴僂於帷間者。此之不羞。此之不憤。尙得爲有人心哉。尙得爲有人心哉。

動物談 己亥

哀時客隱几而臥。隣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爲動物談。客傾耳而聽之。甲曰。吾昔游日本之北海道。與捕鯨者爲伍。鯨之體不知其若干里也。其背之凸者。暴露於海面。面積且方二里。捕鯨者刳其背以爲居。食於斯。寢於斯。日割其肉以爲膳。夜然其油以爲燭。如是者殆五六家焉。此外魚蝦鼈蠓貝蛤。緣之曝之者。又不下千計。而彼鯨者冥然不自知。以游以泳。儼然自以爲海王也。余語漁者。是惟大故。故曰日伐之。而曾無所於損。是將與北海比壽哉。漁者語余。是惟無腦氣筋故。故曰日伐之。而曾無所於覺。是不及五日。將陳於吾肆矣。乙曰。吾昔游意大利。意大利之歷暉多山。有巨壑。厥名曰兀子壑。黑暗不通天日。有積水方十數里。其中有盲魚。孳乳充斥。生物學大儒達爾文氏解之曰。此魚之種。非生而盲者。蓋其壑之地。本與外湖相連。後因火山迸裂。壑而爲壑。溝絕而不通。其湖魚之生於壑中者。因黑暗之故。目力無所用。其性質傳於子孫。日積日遠。其目遂廢。自十數年前。以開礦故。湖壑之界忽通。盲魚與不盲者復相雜處。生存競爭之力。不足以相敵。盲種殆將絕矣。丙曰。吾昔游於巴黎之市。有屠羊爲業者。其屠羊也。不以刀俎。不以笠縛。置電機以電氣吸羶羊。羊一自入於機。此端少頃。自彼端出。則已伐毛洗髓。批竅析理。頭胃皮

肉骨角。分類而列於機矣。旁觀者無不爲羣羊憐。而彼羊者。前追後逐。雍容雅步。以入於機。意甚自得。不知其死期之已至也。丁曰。吾昔游倫敦。倫敦博物院。有人製之怪物焉。狀若獅子。然偃臥無生動氣。或語余曰。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焉。一撥振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余詢其名。其人曰。英語謂之佛蘭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余試撥其機。則動力未發。而機忽坼。螫吾手焉。蓋其機廢置已久。既就鏽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蘭金仙者。將長睡不醒矣。惜哉。哀時客。歷歷備聞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興。曰。嗚呼。是可以爲我四萬萬人告矣。

雜文終

# 游記

汗漫錄 (一名半九十錄) 己亥

余鄉人也。於赤縣神州。有當秦漢之交。屹然獨立羣雄之表。數十年。用其地與其人。稱蠻夷大長。留英雄之名譽於歷史上之一省。於其省也。有當宋元之交。我黃帝子孫。與北狄賤種血戰不勝。君臣殉國。自沈於崖山。留悲憤之紀念於歷史上之一縣。是卽余之故鄉也。余自先世數百年。棲於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遊他縣。生十七年。乃始遊他省。猶了了然無大志。夢夢然不知有天下事。余蓋完全無缺不帶雜質之鄉人也。曾幾何時。爲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簸蕩。所衝激。所驅遣。乃使我不得不爲國人焉。浸假將使我不得不爲世界人焉。是豈十年前熊子谷(熊子谷吾鄉名也)中一童子所及料也。雖然。旣生於此國。義固不可不爲國人。旣生於世界。義固不可不爲世界人。夫甯可逃耶。甯可避耶。又豈惟無可逃無可避而已。旣有責任。則當知之。旣知責任。則當行之。爲國人爲世界人。蓋其難哉。夫旣難矣。又無可避矣。然則如何。曰學之而已矣。於是去年九月。以國事東渡。居於亞洲。創行立憲政體之第一先進國。是爲生平遊他國之始。今年十一月。乃航太平洋。將適全地球。創行共和政體之第一先進國。是爲生平遊他洲之始。於是生二十七年矣。乃於今始學爲國人。學爲世界人。曾子曰。任重而道遠。吾今者上於學爲人之途。殆亦如今日欲遊阿美利加。而始發軔於橫濱也。天地悠矣。前途遼矣。行百里者半九十。敢不懼歟。敢不念歟。昔賢旅行。皆有日記。因效其體。每日所見



所聞所行所感。夕則記之。名曰汗漫錄。又名曰半九十錄。以之自證。且貽同志云。其詞蕪。其事雜。日記之體宜然也。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十八日。

西歷十二月十九日。即中歷十一月十七日。(以後所記皆用西歷)始發東京。昔人詩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日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吾於日本。真有第二箇故鄉之感。蓋故鄉云者。不必其生長之地爲然耳。生長之地。所以爲故鄉者。何以其於己身有密切之關係。有許多之習慣。印於腦中。欲忘而不能忘者也。然則凡地之於己身有密切之關係。有許多之習慣。印於腦中。欲忘而不能忘者。皆可作故鄉觀也。吾自中日戰事以來。即爲浪遊。甲午二月如京師。十月歸廣東。乙未二月復如京師。出山海關。丙申二月南下。居上海。十月遊杭州。十二月適武昌。丁酉二月復還上海。十月入長沙。戊戌二月復如京師。八月遂竄於日本。九月初二日到東京。以至於今。凡居東京者四百四十日。自浪遊以來。淹滯一地之時日。未有若此之長者也。此四百四十日中。師友弟子眷屬來相見者。前後共五十六人。至今同居朝夕促膝者。尙三十餘人。日本人訂交形神俱親。誼等骨肉者數人。其餘隸友籍數十。橫濱諸商。同志相親愛者。亦數十人。其少年子弟來及門者。以十數。其經手所辦之事。曰清議報。曰高等學校。此外有關係之事。尙數端。倡而未成。成而未完備者。亦數端。又自居東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爲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每日閱日本報紙。於日本政界學界之事。相習相忘。幾於如己國然。蓋吾之於日本。真所謂有密切之關係。有許多之習慣。印於腦中。欲忘而不能忘者在也。吾友葉湘南。以去年十月東來。今年七月一歸國。十月復來。語余曰。鄉居三月。殆如客中。

惟日日念日本。如思家然。湘南且然。況於余哉。孔子去魯。遲遲吾行。去齊接淅而行。孟子之去齊。則三宿而後出。畫亦因其交情之深淺而異耳。吾之遊美。期以六月。今背秋涉冬。始能成行。濡滯之誚。固知不免。愛根未斷。我勞如何。是夕大同學校幹事諸君。餞之於校中。高等學校發起人諸君。餞之於千歲樓。席散與同學諸君作竟夕談於清議報館。

或問曰。子中國人也。作日記而以西歷紀日。毋乃無愛國心乎。答之曰。不然。凡事物之設記號。皆所以便人耳。記號之種類不一。如時月日度量衡之類皆是也。乃至於語言文字。亦記號之繁而大者耳。記號既主於便人。則必以畫一爲貴。孔子大同之學。必汲汲於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是也。(吾昔有紀年公理一篇論此義)當各人羣未交通之時。各因其習慣而各設記號。此是一定之理。及其既交通之後。則必當畫一之。不然。有十羣於此。則一事物有十記號。有百羣於此。則一事物有百記號。如是恐人類之腦筋。將專用之於記此記號。而猶且不給矣。然則畫一之不可以已。無待言。雖然。此羣彼羣。各尊其所習慣。將一於誰氏乎。曰是有兩義。一曰強習俗以就學理。以公議比較其合於公理最簡易者而用之是也。一曰強少人以就多人。因其已行之最廣者而用之是也。既知此義。則無論何羣之人。皆不可無舍己從人之識量。夫然後可引其線以至於大同也。且亦使各羣之人。皆留其有用之腦筋。以施之它事也。如彼太陽歷者。行之於世界既最廣。按之於學理亦極密。故吾不惜舍己以用之。且吾今所遊者。乃行用西歷之地。吾若每日必對繙中歷。乃錄日記。雖此些少之腦筋。吾亦愛惜之也。抑所謂愛國云者。在實事不在虛文。吾國士大夫之病。惟爭體面。日日盤旋於外形。其國家之實利實權。則盡

以予人而不惜。惟於毫無關輕重之形式與記號。則出死力以爭之。是焉得爲愛國矣乎。吾則反是。

二十日正午。乘香港丸。發橫濱。同人送之於江干者數十人。送之於舟中者十餘人。珍重而別。午後一點。舟遂展輪。

二十一日風浪漸惡。船搖胃翻。偃臥一牀。蝘伏不敢動。經一日大覺其苦。因自思我去年本九死之人。脫虎口者幸耳。若就法場時。其苦較今日何如。卽不爾。在縲絏中。坐臥一漆室。與蠶蚤爲伍。其苦又較今日何如。乃強起行船面。然遂苦吐。終蝘伏將息之。

是夕嚮晦卽睡。沈沈然至明日午飯時乃醒。償數日前之睡渴也。其夜風大作。船簸蕩如箕。上下以百尺計。然竟不知之。毫不覺其苦也。因觸悟三界惟心之真理。蓋暈船者非船之能量。人之自暈也。六祖曰。非風動。非旛動。賢者心自動。因此可以見道。

二十二日風益惡。濤聲打船。如巨壑雷。浪花如雪山脈。千百起伏。激水達桅杪。船如鑽行海心者。然。忽焉窗戶破片。爲衝浪擊碎。水噴射入數斗。牀氈衣服書籍俱濕。強起啓篋。易服遷他室。暈懣不可支。舟人以木板徧護窗外。室中白晝然。電燈者兩日。

嚮晦。船忽停輪。盤旋良久。詢之。則舟中服從一日本人。爲浪所捲。落於海也。汨浴於海面者。殆兩刻之久。然遂不能救。聞之。驚惋久之。嗚呼。古人曰。死生有命。諒哉。苟其不死。雖日日投身於硝烟彈雨之中。不死自若也。苟其死也。則何地無巖牆。何日無虎疫。又豈獨今之一舟子哉。死而可避。則此生存競爭之劇場中。無繭足而立之隙地矣。其以避而不死者。必其未至死期。未得死所者。

也。然則直多此一避耳。觀於此使人冒險之精神。勃然而生。其明日船員爲死事者募恤孤之金。附者咸有所贈。余亦贈十金。

二十三日。風如故。然旣已安之。能飲食行坐。無大苦。因思人之聰明才力。無不從閱歷得來。吾少時最畏乘船。每過數丈之橫水渡。亦必作嘔。數年以來。奔走燕齊吳越間。每歲航海必數次。非大風浪。則如陸行矣。此次之風色。爲生平所僅見。然不數日。已習而安之。知習之必可以奪性也。歷觀古今中外許多英雄豪傑。少年皆如常兒耳。董子曰。勉強學問。勉強行道。吾因此可以自慰。可以自厲。

二十五日。風稍定。如初開船之日。數日來偃臥無一事。乃作詩以自遣。余素不能詩。所記誦古人之詩。不及二百首。生平所爲詩。不及五十首。今次忽發異興。兩日內成十餘首。可謂怪事。余雖不能詩。然嘗好論詩。以爲詩之境界。被千餘年來鸚鵡名士（余嘗戲名詞章家爲鸚鵡名士。自覺過於尖刻）占盡矣。雖有佳章佳句。一讀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見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爲詩界之哥侖布瑪賽郎。然後可。猶歐洲之地力已盡。生產過度。不能不求新地。於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爲詩界之哥侖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爲詩。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動物以實美洲。瑰偉則瑰偉矣。其如不類何。若三者具備。則可以爲二十世紀支那之詩王矣。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語句入詩。有三長具備者。如東坡之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之類。真覺可愛。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舊世界。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於歐洲。

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轍千古。涵蓋一切。今尙未有其人也。時彥中能爲詩人之詩。而銳意欲造新國者。莫如黃公度。其集中有今別離四首。及吳太夫人壽詩等。皆純以歐洲意境行之。然新語句尙少。蓋由新語句與古風格常相背馳。公度重風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譚復生。皆善選新語句。其語句則經子生澀語佛典語歐洲語雜用。頗錯落可喜。然已不備詩家之資格。試舉其一二。穗卿詩。有帝殺黑龍才士隱。書飛赤鳥太平遲。民皇備矣三重信。人鬼同謀百姓知等句。每一句皆含一經義。可謂新絕。又有有人雄起瑠璃海。獸魄蛙魂龍所徒等句。若不知其出典。雖十日思不能索其解。復生贈余詩云。大成大關大雄氏。據亂昇平及太平。五始當王訖獲麟。三言不識乃雞鳴。人天帝網光中現。來去雲孫脚下行。莫共龍蛙爭寸土。從知教主亞洲生。又有眼廉繪影影非實。耳鼓有聲聲已過等句。又虛空以太顯諸仁等句。其意語皆非尋常詩家所有。復生本甚能詩者。然三十以後。鄙其前所作爲舊學。晚年屢有所爲。皆用此新體。甚自喜之。然已漸成七字句之語錄。不甚肖詩矣。吾旣不能爲詩。前年見穗卿復生之作。輒欲效之。更不成字句。記有一首云。塵塵萬法吾誰適。生也無涯知有涯。大地混元兆螺蛤。千年道戰起龍蛇。秦新殺翳應陽厄。彼保興亡識軌差。我夢天門受天語。玄黃血海見三蛙。嘗有乞爲寫之。且注之。注至二百餘字。乃能解。今日觀之。可笑實甚也。真有以金星動物入地球之觀矣。其不以此體爲主。而偶一點綴者。常見佳勝。文芸閣有句云。遙夜苦難明。它洲日方午。蓋夜坐之作也。余甚賞之。邱倉海題無懼居士獨立圖云。黃人尙昧合羣義。詩界差爭自主權。對句可謂三長兼備。邱星洲有以太同胞關痛癢。自由萬物競生存之句。其境界大略與夏譚相等。而遙優於余。鄭西鄉自

言生平未嘗作一詩。今見其近作一首云。太息神州不陸浮。浪從星海狎盟鷗。共和風月推君主。代表琴樽唱自由。物我平權皆偶國。天人團體一孤舟。此身歸納知何處。出世無機與化游。讀之不覺拍案叫絕。全首皆用日本譯西書之語句。如共和代表自由平權團體歸納無機諸語。皆是也。吾近好以日本語句入文。見者已詫贊其新異。而西鄉乃更以入詩。如天衣無縫。天人團體一孤舟。亦幾於詩人之詩矣。吾於是乃知西鄉之有詩才也。吾論詩宗旨大略如此。然以上所舉諸家。皆片鱗隻甲。未能確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謂歐洲意境語句。多物質上瑣碎粗疏者。於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雖然。卽以學界論之。歐洲之眞精神。眞思想。尙且未輸入中國。況於詩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雖然。詩運無絕之時也。今日者革命之機漸熟。而哥倫布瑪賽郎之出世。必不遠矣。上所舉者。皆其革命軍月暈礎潤之徵也。夫詩又其小焉者也。

二十七日。三日來風雖稍息。然舟尙甚簸。日往船樓望海。吸新空氣。神氣殊旺。詩興旣發。每日輒思爲之。至此日共成三十餘首。余生平愛根最盛嗜欲最多。每一有所染。輒沈溺之。無論美事惡事皆然。此余愛性最短處也。卽如詩之爲道。於性最不近。生平未嘗一染。然數日來忽醉夢於其中。廢百事以爲之。自觀殊覺可笑也。禹飲儀狄之酒而甘之。遂疏儀狄。吾於今乃始知鸚鵡名士之興趣。不及今懸崖勒馬。恐遂墮入彼羣中矣。乃發願戒詩。并錄其數日來所作者爲息壤焉。別壯

二十六首見韻文集不復錄

二十八日。風復大作。船頭之桅爲折。晝然電燈者又兩日。浪浸灌船中。水深數寸。船主自言航太

平洋數十年。未見有遇風巨九日之久。如此次者也。余既戒爲詩。乃日以讀書消遣。讀德富蘇峯所著將來之日本。及國民叢書數種。德富氏爲日本三大新聞主筆之一。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爲文界開一別生面者。余甚愛之。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於是也。蘇峯在日本鼓吹平民主義。甚有功。又不僅以文豪者。

三十日。風已盡息。海平如鏡。時已入熱帶界線。天氣炎煥。如廣東七八月之交。余在東京首途前一日。雨雪尺許。汽車中御重裘猶懷慄。海行十日。間日輒易服。至是御單袷矣。

三十一日。舟抵檀香山。午後兩點登岸。此行在舟中。余以不解英語之故。頗爲寂寥。幸有耶蘇教士二人。久在甘肅傳教者。善操北語。日夕相談。且屢爲余通譯。余甚感之。船主英人。溫厚懇懇。善人也。船員前島彌君。乃前島密之子。途中爲余照料一切。殷勤備至。同舟有德國將官一人。曾在膠州兩年者。其餘白人。尙五六人。日本人四五人。舟將及岸。忽聞島中新有黑死疫病。經過之客。不許登岸。而埠中華人。不許越雷池一步。余之登岸也。埠中同志無知者一人。獨行言語不通。甚苦之。於是投亞靈頓客寓中暫居。是日卽往見日本領事齋藤君。適外出。未得見。見副領事田中君而歸。夕間同志已聞余之來。其不在禁限內者。有數人來談。

西歷一千九百年正月一日。寓阿靈頓旅館。島中同志來訪者十餘人。相見。咸驚喜出意外。午間偕十餘人。同往觀華童學校。校中生徒七十餘人。土人數名。其餘皆我百粵子弟也。校爲耶蘇教會所設。掌教者牧師化冷爹文。美國人而老於廣東。能操粵語。其夫人尤嫻熟。相見握手如鄉人。二日復往見日本領事齋藤氏。相偕往晤本島外務大臣齋士蔑氏。吾邦領事某。聞余之來。驚懼

失措。移文外務請放逐。卽不爾。亦請監察。不許有舉動。外務辭以無名。蓋檀島近已歸美屬。一切從美例。凡足跡踏本島之地者。卽應享有本島人一切之自由權。非他人之可侵壓也。見外務畢一遊覽其公署而歸。

四日數日以來。埠中鄉人紛紛咸集。詢問國事。日不暇給。

中國人旅居此島者。凡二萬人之間。而熱心國事。好談時局者。殆十而七八。風氣之開。冠於海外各埠。余推原其所以能致此者。蓋亦有故。蓋此島雖小。昔固儼然一國也。而今華人所居號稱正埠者。則其國都也。都名漢此都十年以來。經三次倡革命。卒倒舊朝。興新政府。其事歷歷

接於吾邦人之眼簾。印於吾邦人之腦膜。故政治思想。比他處人爲優焉。觀於此而知法國大革命之風潮。其影響所及。披靡全歐者。數十年。決非無故也。觀於此而可識改鑄國民腦質之法矣。重學之公例曰。凡物有永靜性者。非加以他力使之動。則雖歷千萬年不能動焉。吾國民之永靜也久矣。雖然。其中非無有能動之性質存。特視乎轉捩之外力何如耳。

檀山全島。統名夏威。凡爲連珠形大小八島。其首府則漢挪路盧都城也。其次爲夏威。又爲八島之一專名爲道威。爲茂宜。爲莫洛雞。爲蘭尼。爲卡富拉威。爲尼孝。而華民所居。以夏威爲最多。漢挪路盧道威茂宜次之。其餘各埠。皆不過數百人。海港惟漢挪路盧。卽俗稱一處。故商務咸集於斯。其餘各小埠。皆由此轉運者也。華人業種蔗製糖植穀者最多。其商務則皆販運土物。供工人之用者也。與西人爭利者甚稀。近者開設數箇有限公司。以機器製糖作米鋸板。頗見起色。自全島歸美屬以來。百物騰踊。需用日繁。商務日盛。故一兩年來。商人受其益者亦頗不少。而工價



亦漸增。昔時種植之工。月給最厚者十八圓。美國今漲至二十四圓。謀生者頗易。然自屬美後。美人布其國例。禁止華人登岸。今登岸之難。尙過於金山焉。而日本人來者日衆。每一船至。輒運載五六百人。今島中外國人民。以日本人爲最多矣。吾國外交官吏。能無媿死。

六日同志諸君。爲僦一屋於囑嘛街。是日始遷寓。數人同居。護衛出入。

檀香山雖在赤道線內。而因有非常之高山。故地面之氣候。變更殊多。產物因以極盛。而貿易風自大洋四面吹來不絕。比靈海峽之寒潮暗流。繞於環島。故其氣候。比之他處同緯度之地。常低冷十度內外。平時華氏寒暑表。大抵升降六十至八十之間。終歲御單夾衣。夜間蓋秋被。東坡在瓊州有句云。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此二語可以移詠檀島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雜花滿樹。游女如雲。歐美人謂檀島爲太平洋中心之天堂。非虛言也。

七日檀島政府以防疫故。始火我華民所居舖屋。初議有病疫者之家則火之。其後則議一家有疫。殃及左右兩鄰。其後又議一家有疫。火其全街。禁令一日數變。又以防疫故。禁止集會。雖禮拜堂戲院。亦一概停止。故余到此經一來復之久。不能得演說之地。殊爲悵然。是日同志十餘人。集於保皇會總理黃君之宅。共議論國事。

十日從坊間購檀島志一部。譯讀之。

檀香山幅員不過六千六百四十英方里。其半徑之長。二千二百英里。而將來爲全地球上軍事商業一大關鍵之地。此天下有識者所共認也。當今萬國兵力商力。齊集太平洋。而此地實爲太平洋一中心點。故檀島之發達。實與太平洋之發達。形影相隨者也。風景之優美。如彼地。

形之要害如此。白種人之眈眈逐逐。日夜垂涎。務求必得之而後已。不亦宜乎。自一千七百八十八年。英人倂頓廓氏。始到此地。至今百餘年。白種勢力。逐漸擴張。近三十年來。法權教權財權。盡歸於美國之手。握其國之實權者。皆白人也。本島土王。守府而已。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遂終其臂而奪之。行革命。改民主。九十五年。土人有倡義謀恢復者。事不就。爲白人所繫。投諸犴狴。而白種之主權。遂定。九十八年。改隸美國。爲其一省。前者島中女王。今屏居華盛頓府。夷爲編氓矣。江山如此。坐付他人。月明故國。不堪回首。讀李後主眼淚洗面之詞句。旁觀猶爲傷心。不知彼婦獨居深念。何以爲情也。嗚呼。莫過烏衣巷。是別姓人家新畫梁。壯哉此夏威夷之山河。美哉此太平洋之樂園。獨惜享受之者。非彼都之主人耳。今將全島戶口總數。列其國別。觀其數年間之比較。有可以令人劇心怵目者焉。

一千八百九十年人口統計表

夏威夷人	三萬四千四百三十六人
半土人 <small>即土人婦與黃人白人結婚所生之子</small>	七千四百九十五人
中國人	一萬五千三百〇一人
日本人	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人
葡萄牙人	八千六百〇二人
美國人	一千九百二十八人
英人	一千三百四十四人

德人 一千〇三十四人

挪威人 二百二十七人

法人 七十人

其他外國人 一千〇〇五人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人口統計表

夏威夷人 三萬一千〇十九人

半土人 八千四百八十五人

日本人 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九人

中國人 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二人

葡人 八千二百三十二人

美人 二千二百六十六人

英人 一千五百三十八人

德人 九百十二人

挪威人 二百十九人

法人 七十五人

其他外國人 八百三十三人

兩者比較。即六年之間。全島人口總數。共增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九人。內夏威夷土人減去二千

四百十七人。而雜種之半土人。增二千二百九十九人。其餘增高之律。以日本爲最速。中國及美國次之。近五年調查新籍。尙未出來。島例每六年調查戶口一次。明其即其期也。然其增減之率。可以推見矣。除中國人被禁登岸之外。其餘大率照前表比例之差也。惟土民之減少。聞更甚云。

嗚呼。當俄頓廓初到檀島時。此島土人之數。二十餘萬。曾幾何時。所餘者僅得十分之一。而以此十年間統計表觀之。每六年殆又減去十分之一。依此比例。則百年以後。全島中將無復一土民矣。今者以英語爲國語。即土人中亦有過半不能解其祖父之鄉音者。自古之亡國。則國亡而已。今也不然。國亡而種即隨之。殷鑒不遠。即在夏威夷。咄彼白人。天之驕子。我東方國民。可不懼耶。自革命以來。島中商務日盛。謀生容易。彼蚩蚩之土民。方且自以爲得意。而豈知其絕種之禍。即在眉睫間耶。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天下萬世之公理也。彼白人者。豈能亡夏威夷。亦夏威夷人之自亡而已。

### 海外殖民調查報告書

余去國以來。航海游白人殖民地者凡三次。第一次游夏威夷島。第二次游澳大利亞洲。第三次游亞美利加洲。即今度也。以正月廿三日發程橫濱。先至英屬之加拿大。此行目的。一以調查我黃族在海外者之情狀。二以實察新大陸之政俗。今將第一項所考得者隨時報告。

飲冰識

(一)

英屬加拿大凡分七省。其沿太平洋海岸者爲布列地士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 計加

拿大全屬華人約二萬。而哥倫比亞省居十之六七焉。哥倫比亞省之首府曰域多利。Victoria  
其附近大都會曰溫哥華。Vancouver (華人俗稱咸水埠) 曰紐威士綿士打。New Wasmenst  
(華人俗稱二埠) 一切華商華工皆聚集於此。計全加拿大華人人數大略如下。

域多利

五千餘

溫哥華

四千餘

紐威士綿士打

一千

天寅米

一千

奶糜

五百

卡拉布

一千

噶黎

一千

滿地羅

二千餘

阿圖和

二百餘

其餘散在各市者

約三千餘

十餘年前 C.P.R. 公司築大鐵路之時。華人來者最衆。計全盛時代殆不下七八萬人。鐵路成  
後。需工漸少。今僅有此數。

(二)

華人之在加拿大者。生計殊窘蹙。遠不逮在美國。其富至十萬以上者不過一二人。富至四五萬

者不過十餘人。

工人之不得職業者十而五六。困苦不可言狀。商人恃工人爲生。工業衰故商業亦衰。蓋商於此間者。皆非有大資本營大事業。不過專辦本國日用飲食之物。售諸工人以取利耳。故工人來者少。則商店自少。工人困苦。則商利益微。吾所至夏威夷澳洲各地。皆同一現象。而加拿大爲尤甚。哥倫比亞省之工人。以做沙文魚爲最多。計每年魚來時。業此者每月可得美金三十元至六七十元不等。然每年惟四月至七月爲魚來時節耳。自餘數月。凡業魚者皆無所得業。束手坐食。故歲入恒不足以自贍也。

日本人在此者亦以魚爲業。然日人則採漁也。華人則製魚也。採魚每日每人工價優於製魚者數倍。然此地西人限華人非已入英籍者不得採魚。故雖以此區區之利權。亦不得與他族競。製魚業之外。惟有厨工洗衣工爲大宗。厨工最上者每月可得美金七八十元。最下者十餘元耳。洗衣工工價甚微。大約每月美金十餘元。滿地羅洗衣工最多。以其地爲加拿大之最大都會也。其餘尙有採礦工伐木工等。然不多。

(三)

合觀哥倫比亞省之商業。(專指華商)域多利埠凡商店百四十餘家。溫哥華五十餘家。紐威士綿士打二三十家。其數不可謂不盛。然與西人貿易者。不過一二十家耳。其餘皆恃華工以爲養者也。中國雜貨店居十之七八。而域多利埠則以製販鴉片爲一大宗。蓋鴉片入口稅輕。易於牟利也。但所牟者亦皆華人之利而已。大半銷入美國。近則美國查稅極嚴。故所銷歲減。其餘則洋服

裁縫店有十餘家。稍爭西人利益於一二而已。

商於此者以賭博爲一專門業。幾於無家不賭。以區區之溫哥華埠。而番攤館有廿餘家。白鴿票廠有十六七家。他埠亦稱是。吾常稽其每月銷費之數。每一番攤館受工者約五六人。每人每禮拜薪工美金六元內外。每館地一間租錢每月約美金四十元。通計溫哥華攤館每月之支費。約在美金六千元內外。爲中國通用銀者萬二千元矣。每年當銷費十五萬元矣。白鴿及其他雜賭之銷費亦稱是。是每年溫哥華一埠之資本蝕於賭者將三十萬。合計哥倫比亞全省歲蝕至百萬矣。所生之利。不足以償所分。華人生計之日蹙也。固宜。

日本人亦最嗜賭。聞其每年輸與華人者約在美金十六萬元云。（溫哥華一埠）此亦爭外利之一道歟。嘻。

日本人之不能商務。尤甚於中國。計日人在此者殆四千人。而無一稍完之商店。吾昔曾至木曜島。（在澳洲之東北隅）見其地有日本人二千而極貧。有中國人不滿一百而頗富。詰其由。則此數十中國人。即恃彼二千餘日本人之貿易以致富者也。而二千日本人中。竟不能立一商店。因疑華人商務之天才。過於日人遠甚。今觀此地益信。

雖然。華人商務之天才。只能牟本國人之利。只能牟東方人之利。然與歐美人相遇。輒挫敗。則有此天才而不知擴充故也。

（四）

哥倫比亞省亦有限制華工之例。每一人登岸。須納稅金一百元。（美金）近議增至五百元。而合

中國通用銀千元矣。此案自五年以前已提出於本省議院。久未通過。今年則提出於加拿大之總議院。觀其形勢。大約必通過云。果爾則吾華工來此地之路幾絕矣。一歎。

白人之殖民地。除南亞美利加及南洋海峽羣島以外。幾無一人不限制華工者。其限制之例種種。以余所知者。則

美國著諸憲法。永爲厲禁。凡勞働者皆不許至。

澳洲之島修威省徵稅金一百磅。(華銀千元)

澳洲之域多利省坤錫蘭省。限每船容積五百噸者則每次許搭華工一名。每五百噸遞進一名。不許逾額多載。

澳洲之西澳南澳兩省。限能解英語五十句以上者乃可登陸。

此一千九百年以前之例也。其時澳洲諸省各自分治。華人在甲省上陸者不許闖入乙省。自一千九百年一月澳洲聯邦成。六省合而爲一。其已登陸者各省許通來往。然此後限制之例益峻。今則雖納稅金亦不許至。雖噸位亦不許容。其苛禁殆更甚於美國矣。

紐西蘭島徵稅金三十磅。(華銀二百元)

加拿大徵稅金一百元。(華銀二百元)

夏威夷、古巴、菲律賓、昔皆許華工自由。逮隸美後。一從美例。古巴近已獨立。若當其政府新易時。解此禁自非難。惜我國政府恬不以爲意也。菲律賓近有再招華工之議。想必開禁。



白人之待華人。惟有兩法。(其一)則既居其地者。一切應守之法律。與彼民平等。惟限制我不許來。(其二)則來去任我自由。惟居其地者。設特別法律以相待。其第一法用之於白種人多。他種人少之地。如美洲澳洲是也。其第二法用之於白種人少。他種人多之地。如南洋羣島安南暹羅諸地是也。要之不許與彼平等而已。

吾昔在澳洲。聞吾華工每一人至其地者。率湏費七八百金。其船位之價。不過百金耳。何以餘費之鉅。至於如是。蓋因坤士蘭域多利兩省限噸位。每船率僅能載四五人。而欲往者之數。殆十倍之而未已。故必湏報名候補。候補或至五六年不得。故競以多金賂船行之司事。甲以三四百得一位。乙以五六百奪之。丙又以七八百奪之。故遂至以七八百爲定價也。其事殆與官場之捐儘先班者同矣。尋常西人以三百金得頭等船位。而我華人乃以七八百金得三等船位。可歎。華人之往澳洲者。其目的地率在鳥修威。(雪梨市者鳥修威之首府也)以千金之稅不易納也。故由噸位以過域多利或坤士蘭。然後復由彼兩省間道以潛入鳥修威境。(兩省皆鳥修威之鄰境)謂之偷過界。偷過界被拿獲者。除照徵稅金百磅外。仍加罰五十磅。無贖可罰。則下獄一年。獄滿仍逐出境。

加拿大屬覓工甚難。而華人來此絡繹不絕者何也。蓋由此偷過界以入美境也。去年一歲上陸於域多利溫哥華兩埠者五千餘人。其入美境者殆十而六七。他歲稱是。

此間華商有專以導人偷過界爲業者。每人索賄美金二百餘元。其賄則美境之稅關及駐溫哥

華之美領事皆有分潤云。故今日華工之改入美境者。亦須華銀七八百元乃得達。蓋來加拿大之稅金二百元。入境之賄四五百元。其餘船費車費不過百餘元耳。以祖國數萬里膏腴之地。而使我民無所得食。乃至投如許重金以餬口於外。以受他族之牛馬奴隸。誰之過歟。

(五)

華人旅居此地逾三年者。許入英籍。但雖入籍而不得享有公民權。不過營業之權利稍優異耳。然視美國之不許入籍。則猶稍寬也。

華人之始至此地者。爲咸豐八年。前此未嘗有也。然三十年前其地之土人（土人爲印度人種）在內地山僻各處。往往覓得中國人所用器物古錢古鏡之類。聞嘗掘地得一銅鏡徑七寸餘。背題沙鏡二字。又古錢刻漢字者。往往出現。此間華人至者。大率在沿海二三口岸。其內地至今猶罕至之。而所得物率在距海一二千里之山谷。殊可詫異。或前此數百年。竟有航海而至者歟。余未得見沙鏡。惟見一錢徑可寸許。其陽刻八卦。其陰刻道家符籙文。古色爛斑。不似咸豐八年以後之物。亦一異也。

溫哥華市距今十五年前一林莽耳。自太平洋鐵路公司（西名爲 Canada Pacific Railway Co. 省名爲 C.P.R. 公司）開大鐵路橫截大陸。以通紐約。鑿歐洲交通東方之孔道。又開中國皇后日本皇后印度皇后三船來往於日本支那。其鐵路之車站。輪船之碼頭。皆以溫哥華爲終點。故溫哥華驟盛。科倫比亞省本以域多利爲首府。今則勢力全趨於溫哥華矣。地價驟漲至百數

十倍。吾華人十五年前來此者既實繁有徒。從無一人肯買地以牟大利者。雖或西友勸之。亦莫或應。此亦學識不足。不能與西人競爭之明證也。

華人有眷屬者不過百餘家。童男童女約二三百人。其人西人學校者。域多利約六十人。溫哥華約四十人。皆年穉未有成學者。本省學校亦只至中學而止。欲入大學。須往滿地羅或阿圖相皆大西洋沿岸也。

(六)

華人愛國心頗重。海外中國維新會(西名爲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實起點於是。自己亥年此會設立以來。至今蒸蒸日上。溫哥華入會者十而六七。域多利則殆過半。紐威士綿士打幾無一人不入會者。會中章程整齊。每來復必演說。每歲三埠合同大叙集一次。近集數萬金建總會所於溫哥華。儼然一小政府之雛形也。

今歲會事益有進步。效立憲國選舉法。公舉總會之副總理一人。監督一人。(其大總理既有定員)域溫紐三埠各出候補者二名。先期一月佈告其名。屆日以匿名投票之法選舉之。三埠同時開票。互以電報報某名得票之多寡。當選舉期以前。競爭殊劇烈。各候補者到處游說運動演說。其所懷抱之政策儼然與文明國之政黨無異。此誠中國數千年所未有也。他日有著中國政黨史者。其必託始於是矣。余到後四日。爲總選舉之期。定章凡會員皆有選舉權。有權者六千餘人。投票之數。不過千餘。蓋風氣初開。未知公權之可貴。各國皆如是也。得票最多者爲六百七十

一票被選爲副總理。明年屆選舉期。則棄權者之數必少於今年矣。  
西人頗重視維新會。二月十七日溫紐兩埠人百餘隨余赴域多利開大會。O.P.N.公司之船  
僅收船費之半。其船桅高挂我國國旗。此間人謂我國旗之出現於此海峽者以今度爲始云。

游記

終

# 談叢

自東徂以來。與彼都人士相接。誦其詩。讀其書。時有所感觸。與一二賢師友傾吐之。過而輒忘。無涯生曰。盍最而記之。自惟東鱗西爪。竹頭木屑。記之無補於天下。雖然。可以自驗其學識之進退。氣力之消長也。因日記數條。以自課焉。每有所觸。應時援筆。無體例。無宗旨。無次序。或發論。或講學。或記事。或鈔書。或用文言。或用俚語。惟意所之。莊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以名吾室。西儒彌勒約翰曰。人羣之進化。莫要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備於我焉。以名吾書。己亥七月一日。著者識。

成敗

以下己亥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不先破成敗之見。然欲破此見。大非易事。必知天下之事。無所謂成。無所謂敗。參透此理而篤信之。則幾庶矣。何言乎無所謂成。天下進化之理。無有窮也。進一級更有一級。透一層更有一層。今之所謂文明大業者。自他日觀之。或笑爲野蠻。不值一錢矣。然則所謂成者。果何在。乎。使吾之業。能成於一國。而全世界應辦之事。復無限。其不成者。正多矣。使吾之業。能成於一時。而將來世界應辦之事。復無限。其不成者。正多矣。况卽以一時一國論之。欲求所謂美滿圓好。毫無缺憾者。終不可得。其有缺憾者。卽其不成者也。蓋世界之進化。無窮。故事業亦因之無窮。而人生之年命。境運。聰明。才力。則有窮。以有窮者。入於無窮者。而欲云有成。萬無是處。何言乎無所謂敗。天下之理。不外因果。不造因。則斷不能結果。既造因。則無有不結果。而其結果之遲速。

遠近。則因其內力與外境而生種種差別。淺見之徒。偶然未見其結果。因謂之爲敗云爾。不知敗於此者。或成於彼。敗於今者。或成於後。敗於我者。或成於人。盡一分之心力。必有一分之補益。故惟日孜孜。但以造因爲事。則他日結果之收成。必有不可量者。若怵於目前。以爲敗矣。敗矣。而不復辦事。則遂無成之一日而已。故辦事者。立於不敗之地者也。不辦事者。立於全敗之地者也。苟通乎此二理。知無所謂成。則無希冀心。知無所謂敗。則無恐怖心。無希冀心。無恐怖心。然後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行吾良知所不能自己。奮其身以入於世界中。磊磊落落。獨往獨來。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日本維新之首功。西鄉乎。木戶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後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諸子皆以成爲成者也。若以敗爲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也。吉田諸先輩造其因而明治諸元勳收其果。無因則無果。故松陰輩當爲功首也。考松陰生平欲辦之事。無一成者。初欲投西艦逃海外求學。而不成。旣欲糾志士入京都勤王。而不成。旣欲遣同志阻長藩東上。而不成。事事爲當道所抑壓。卒坐吏議就戮。時年不過三十。其敗也可謂至矣。然松陰死後。舉國志士風起水湧。卒傾幕府。成維新。長門藩士最有力量焉。皆松陰之門人也。吾所謂敗於今而成於後。敗於己而成於人。正謂是也。丈夫以身任天下事。爲天下耳。非爲身也。但有益於天下。成之何必自我。我必求自我成之。則是爲身也。非爲天下也。

吉田松陰曰。今之號稱正義人。觀望持重者。比比皆是。是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拙速。打破局面。然後徐圖占地布石之爲勝乎。又曰。士不志道則已。苟志道矣。而畏禍懼罪。有所不盡於言。取容

當世。貽誤將來。豈君子學者之所爲哉。又曰。今日事機之會。朝去夕來。使有志之士。隨變喜怒於其間。何能有爲。又曰。當今天下之事。有眼者皆見而知之。吾黨爲任甚重。立志宜大。不可區區而自足。又曰。生死離合。人事倏忽。但不奪者志。不滅者業。天地間可恃者獨是而已。死生原是開闔眼。禍福正如反覆手。嗚呼大丈夫之所重。在彼不在此也。又曰。今世俗有一說曰。時尙未至。輕動取敗。何如浮沈流俗。免人怪怒。乘時一起。攫取功名耶。當今所謂有志之士。皆抱持此說。抱持此說者。豈未思今上皇帝之宸憂乎。宸憂如彼。猶抱持此說。非士之有志者也。以上各條。吾願以書諸紳。亦願我同志以書諸紳。

讀松陰之集。然後知日本有今日之維新者。蓋非偶然矣。老子曰。不爲天下先。蓋爲天下先者。未有不敗者也。然天下人人皆畏敗而憚先。天下遂以腐壞不可收拾。吉田松陰之流。先天下以自取敗者也。天下之事。往往有數百年夢想不及者。忽焉一人倡之。數人和之。不數年而徧於天下焉。苟無此倡之之一人。則或沈埋隱伏。更歷數十年數百年而不出現。石沈大海。雲散太虛而已。然後嘆老氏之學之毒天下。未有艾也。

### 俾士麥與格蘭斯頓

歐洲近世大政治家。莫如德之俾斯麥。英之格蘭斯頓。俾斯麥之治德也。專持一主義。始終以之。其主義云何。則統一德意志列邦是也。初以此主義要維廉大帝而見信用。繼以此主義斷行專制。擴充軍備。終以此主義挫奧蹶法。排萬難以行之。畢生之政略。未嘗少變。格蘭斯頓則反是。不專執一主義。不固守一政見。故初時持守舊主義。後乃轉而爲自由主義。壯年極力保護國教。老



年乃解散愛爾蘭教會。初時以強力鎮壓愛爾蘭。終乃倡愛爾蘭之當自治。凡此諸端。皆前後大相矛盾。然其所以屢變者。非爲一身之功名也。非行一時之詭遇也。實其發自至誠。見有不得不變者存焉。夫世界者。變動不居者也。一國之形勢。與外國之關係。亦月異而歲不同者也。二三十年前所持之政見。至後年自覺其不適用。而思變之。智識日增之所致乎。庸何傷焉。故能如格蘭斯頓者。可謂之真維新。亦可謂之真守舊矣。俾公堅持其主義。而非剛愎自用者所得藉口。格公屢變其主義。而非鼠首兩端者所可學步。曰。惟至誠之故。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無自信力。每處一事。既見得透。自信得過。則以一往無前之勇氣以赴之。以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雖千山萬嶽。一時崩坼。而不以爲意。雖怒濤驚瀾。轟然號鳴於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牙。爪而不動。霹靂旋頂。上而不驚。一世之俗論。囂囂集矢。而吾之主見如故。平生之政黨。紛紛離合。而吾之主見如故。若此者。格蘭斯頓與俾士麥正其人也。格公倡議愛爾蘭自治之時。自黨分裂。腹心盡去。昨日股肱。今日仇敵。而格公不少變。乃高吟曰。捨慈子兮涕滂沱。故舊絕我兮涕滂沱。嗚呼。綿綿此恨。兮恨如何。爲國家之大計兮。我終自信而不磨。俾公爲謀德國之合邦。或行專斷之政策。或出壓制之手段。幾次解散議院。而不顧。幾次以身爲輿論之射鵰。而不懼。嘗述懷曰。以我身投於屠肆。以我首授於國民。我之所以謝天下蒼生者。盡於是矣。雖然。我之所信者。終不改之。我之所謀者。終不敗之。嗚呼。此何等氣概。此何等肩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有萬鈞之力。則不能守一寸之功。

傳播文明三利器

犬養木堂語余曰。日本維新以來。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學校。二曰報紙。三曰演說。大抵國民

識字多者。當利用報紙。國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說。日本演說之風。創於福澤諭吉氏。案福澤氏日本西學第一

之先鋒也。今尚生

存爲一時之秦斗。在其所設之慶應義塾。開之當時。目爲怪物云。此後有嚶鳴社者。專以演說爲事。

風氣既開。今日凡有集會。無不演說者矣。雖至數人相集。讌飲亦必有起演者。斯實助文明進化一大力也。我中國近年以來。於學校報紙之利益。多有知之者。於演說之利益。則知者極鮮。去年湖南之南學會。京師之保國會。皆西人演說會之意也。湖南風氣驟進。實賴此力。惜行之未久而遂廢也。今日有志之士。仍當着力於是。

自強學會之後。三年以來。各省倡立會名者。所在皆是。可謂極一時之盛。然不知外國人所謂會者。有種種之類別。故將學會與政黨與協會與演說會混而爲一。因宗旨不定。條理錯雜。故辦之難有成效。而守舊媚嫉之徒。又視之與秘密結社同類。故一舉而芟夷之矣。實則此數者之間。自有絕異之形式。一望可分識者。中國此風。正在萌芽。亦無怪其然也。

於日本維新之運。有大功者。小說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間。民權自由之聲。徧滿國中。於是西洋小說中。言法國羅馬革命之事者。陸續譯出。有題爲自由者。有題爲自由之燈者。次第登於新報中。自是譯泰西小說者。日新月盛。其最著者。則織田純一郎氏之花柳春話。關直彥氏之春鶯囀。藤田鳴鶴氏之繫思談。春窗綺話。梅雷餘薰。經世偉觀等。其原書多英國近代歷史小說家之作也。翻譯既盛。而政治小說之著述亦漸起。如柴東海之佳人奇遇。末廣鐵腸之花間鶯。雪中梅。藤田鳴鶴之文明東漸史。矢野龍溪之經國美談。矢野氏今爲中國公使。日本文學界之泰斗。進步黨之魁。架也。等著書之人。皆一

時之大政論家。寄託書中之人物。以寫自己之政見。固不得專以小說目之。而其浸潤於國民腦質。最有力者。則經國美談。佳人奇遇。兩書爲最云。嗚呼。吾安所得如施耐菴其人者。日夕促膝對坐。相與指天畫地。雌黃今古。吐納歐亞。出其胸中所懷。魄礪磅礪。錯綜繁雜者。而一一鎔鑄之。以質於天下健者哉。

### 自由祖國之祖

北亞美利加洲有一族之人民焉。距今二百七十餘年前。其族之先人百有一人。苦英苛政。相率辭本國。去而自竄於北美洲。蓬艾藜蒿之地。櫛風沐雨。千辛萬苦。自立之端緒。稍萌芽焉。其初至之地曰。菩利摩士。遺跡至今。猶有存者。爾後有志之士。接踵而來。避秦而覓桃源者。所在皆是。積百有餘年。戶口漸繁。財政漸增。至千七百七十五年。旣瀾漫於十三州之地。遂建義旗。脫英羈軛。八年苦戰。幸獲勝利。遂爲地球上。一大獨立國。卽今之美國是也。回憶此一百有一之先人。於千六百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冽風陰雪中。舍舟登陸。躡足而立於太平洋岸石上之時。其胸中無限塊壘。抑塞。其身體無限自由自在。其襟懷無限光明俊偉。殆所謂本來無一物者。而其一片獨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今日之新世界。天下事固有種因在千百年以前。而結果在千百年以後者。今之人有欲頂禮華盛頓者乎。吾欲率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

### 地球第一守舊黨

有地球第一守舊黨。曰梅特涅。奧大利之宰相也。自千八百九年至千八百四十八年。凡四十年間。掌握歐洲之大權。初爲奧外部大臣。自千八百廿一年。勝意大利之後。晉兼首相。乘當歐洲全

局。外面和平無事。上恬下嬉之時。弄有小智小術。收全歐之霸權。歸其掌中。既以其簡單武斷之制度。控縱繁雜文明之奧國。猶以爲未足。又干涉日耳曼意大利之內政。欲待普魯士以屬邦之禮。其政策專以愚黔首爲宗旨。其行事專以模稜兩可爲長技。其於演說文章。務爲浮泛曖昧之旨。以掩蔽其淺薄固陋之智識。其待人民也。不許有參與政事之權。以爲民者惟當供納租稅以奉其上耳。舍此更無他權利。其之意以爲欲使奧國之威。加於歐洲。惟當注意外交之事務。銳敏熟練而已。又當到處設警察間諜。以施臨機之策。故其全副精神。皆用於此。專執鎖國主義。禁他國之智識技藝器械。不使入奧境。猶牧畜者之防獸疫也。乃先禁止奧國臣民子弟。留學於他邦之大學者。又禁國內大中小學校之聘外國人爲教師。及十歲以上外國子弟之入學者。又國中民間自立之學校。待之極爲嚴酷。其設立僅限期六年之久。又非經警察官之稽查。不許問學。就中如政治學。如近世歷史。尤其所最厭忌也。故當時日耳曼諸邦。哲學歷史。格致政治諸家大盛。而奧國闕然無聞。其學校所授者。惟東方之語言文字詩歌等學而已。又授以柔人精神。止人平之音樂。所授之學。惟以呆板之器械而已。毫不言其所以然之理。恐人因窮理而生智慧也。其於人民也。軟弱者則壓制之。憤激者則籠絡之。或引致諸貴顯。以消其不平之氣。曾屢次見民情洶湧。出奸智以了事。乃造假憲法。名爲許民權。實則壓抑民權。加以當時俄普奧三帝。設立神聖同盟。欲以專制民賊之政。大施於各國。梅特涅利用之。獻媚各君主。以行其鬼蜮之計。日耳曼南郡。屢次獨立。而以兵力壓制之。意大利屢次獨立。而以兵力壓制。蓋不獨爲奧國之罪人而已。當十九世紀上半紀。使歐洲各國黑暗於上。而磊礫於下者。皆梅特涅一人之爲之也。至千八百四

十八年歐洲中原各國革命之運已臻其極。奧國勢不能以孤木立於洪濤巨漲之中。於是三月十三日。人民數萬。羣集於議事堂前。請改革制度。衆怒如火。激昂義憤之聲。徧於國中。卒乃不可壓抑。以人民之公議。而流梅特涅於英國。於是奧人始得復見天日。而全歐洲之大魔王乃摧滅矣。

飲冰子曰。梅特涅之禁絕外國學問也。非禁形式上之學問。而禁精神上之學問也。精神上之學問者何。民權自由是也。人民一知民權自由之理。則其操縱駕馭苟且粉飾之術。將無所用。故不得不以死力挫其鋒也。當時歐洲之民智。既已大開。自治獨立之聲。徧於全歐。而梅特涅出其陰謀詭計。猶能彌縫而掩壓之者。殆四十年。可不謂才士也夫。雖然。民權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也。世界自然之進步。積其資格。以及於今日。既已磅礴鬱積。持滿而必發。譬之經嚴冬。迺寒以後。春風一度。勾出萌達。萬綠齊茁。夫甯可壓制耶。譬之奔流壅之愈甚。則決之愈烈。吾甚悲夫。以梅特涅之才。執歐洲中原四十年之牛耳。費盡心計。擔盡驚恐。徒博得身敗名裂。爲天下萬世指笑而唾罵之。噫。嘻。是亦不可以已乎。抑世有才不及梅特涅。而欲學其愚。民武斷模稜兩可之術。以固寵沽名於一時者。吾益不知其所終極矣。

孔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南皮張公之謂乎。彼張公者。豈曾知中國爲何狀。豈曾知西國爲何物。豈曾知西人爲何學。而貿貿然號於衆曰。吾知西法者。世人亦貿貿然推之曰。是知西法者。夫天下無一人知西法者。吾猶有望焉。何也。彼其一旦知之。而進步之驟。將不可限重也。今天下知西法之人。如張公者。不下千萬。而中國之亡。真不可救矣。張公著勸學篇。以去

歲公於世。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徧於海內。其聲價視孟的斯鳩之萬法精理。盧梭之民約論。彌勒約翰之自由公理。初出世時。殆將過之。噫嘻。是嘖嘖嚙嚙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將化爲灰燼。爲塵埃野馬。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雖然。其於今者二三年中。則儼然金科玉律。與四書六經爭運矣。天下事。凡造因者必有結果。今張公復造此一層惡因。其謬見。浸染於蚩蚩者之腦中。他日抵制其結果。固不得不費許多力也。偉哉南海何沃生。三水胡翼南之二君者。廓清而辭闢之。如鑄禹鼎。圖罔兩之形狀。如然溫犀。照百怪之癡結。勸學篇書後一卷。排中國文明之阻力。其功不在禹下。張公見之。如以爲莠言亂政乎。吾願其集幕府中。理學經學氣節文章之士。更爲書勸學篇書後一書。則於距邪說扶正學之功。不益多乎。雖然。吾有知張公之能怒而不能言也。

### 文野三界之別

泰西學者分世界人類爲三級。一曰蠻野之人。二曰半開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義。則謂之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階級。順序而升。此進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認也。其軌度與事實。有確然不可假借者。今略臚列之如下。

第一。居無常處。食無常品。逐便利而成羣。利盡則輒散去。雖能佃漁以充衣食。而不知器械之用。雖有文字。而不知學問。常畏天災。冀天幸。坐待偶然之禍福。仰仗人爲之恩威。而不能操其主權於己身。如是者。謂之蠻野之人。

第二。農業大開。衣食頗具。建邦設都。自外形觀之。雖已成爲一國。然觀其內實。則不完備者。

甚多。文學雖盛。而務實學者少。其於交際也。猜疑之心。雖甚深。及談事物之理。則不能發疑以求。真是摸擬之細工。雖巧。而創造之能力甚乏。知修舊而不知改舊。交際雖有規則。而其所謂規則者。皆由習慣而成。如是者。謂之半開之人。

第三。範圍天地間種種事物於規則之內。而以己身入其中。以鼓舞之。其風氣隨時變易。而不惑溺於舊俗所習慣。能自治其身。而不仰仗他人之恩威。自修德行。自闢智慧。而不以古爲限。不以今自畫。不安小就。而常謀未來之大成。有進而無退。有升而無降。學問之道。不尙虛談。而以創闢新法爲尙。工商之業。日求擴充。使一切人皆進幸福。如是者。謂之文明之人。

論世界文野階級之分。大略可以此爲定點。我國民試一反觀。吾中國於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可以瞿然而興矣。

國之治亂。常與其文野之度相比例。而文野之分。恒以國中全部之人爲定斷。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強奪而假借也。故西儒云。國家之政事。譬之則寒暑表也。民間之風氣。譬之則猶空氣也。空氣之燥溼冷熱。而表之升降隨之。絲毫不容假借。故民智民力民德不進者。雖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時之善政。移時而掃地以盡矣。如以沸水浸表。雖或驟升。及水冷而表內之度。仍降至與空氣之度相等。此至淺之理。而一定之例也。故善治國者。必先進化其民。非有孟的斯鳩。法國人著萬法精理一書言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種政體之得失。盧梭。乃由民間契約而成者則法國不能成革命之功。非有亞端斯密之徒。英國人爲資即生學之鼻祖英國不能行平稅之政。故曰英雄之能事。在造時勢而已。

### 英雄與時勢

或云英雄造時勢。或云時勢造英雄。此二語皆名言也。爲前之說者曰：英雄者，人間世之造物主也。人間世之大事業，皆英雄心中所蘊蓄而發現者。雖謂世界之歷史，卽英雄之傳記，殆無不可也。故有路得而後有新教，有哥倫布然後有新洲，有華盛頓然後有美國獨立，有俾士麥然後有德國聯邦，爲後之說者曰：英雄者乘時者也，非能造時者也。人羣之所漸漬積累，旁薄蘊蓄，旣已持滿而將發於斯時也，自能孕育英雄以承其乏。故英雄雖有利益及於人羣，要不過以其所受於人羣之利益而還附之耳。故使路得非生於十六世紀，西人以耶穌紀年而後生於第十世紀，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使十六世紀卽無路得，亦必有他人起而改革之者。其他之實例亦然。雖無歌白尼地動之說，終必行於世。雖無哥倫布美洲新世界終必出現。余謂兩說皆是也。英雄固能造時勢，時勢亦能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二者如形影之相隨，未嘗少離。旣有英雄，必有時勢。旣有時勢，必有英雄。嗚呼！今日禹域之厄運，亦已極矣。地球之殺氣，亦已深矣。孟子不云乎：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斯乃舉天下翹首企足，喁喁焉望英雄之時也。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我同志，我少年，其可自非薄乎。

意大利當羅馬久亡，教皇猖披，奧國干涉，岌岌不可終日之時，而始有嘉富洱、普魯士當日耳曼列國散漫積弱，見制法人，國體全失之時，而始有俾斯麥、美利堅當受英壓，制民不聊生之時，而始有華盛頓。然則人特患不英不雄耳。果爲英雄，則時勢之艱難危險，何有焉。暴雷烈風，羣鳥戢翼恐懼，而蛟龍乘之，飛行絕跡焉。驚濤駭浪，鯨魚失所，錯愕而鯨鯤御之一徙千里焉。故英雄之能事，以用時勢爲起點，以造時勢爲究竟。英雄與時勢互相爲因，互相爲果。造因不斷，斯結果不



斷。

### 近因遠因之說

凡天下事。無論大小。必有其所由來。中國學者謂之爲「所以然之故」。省而言之謂之曰「原因」。論事者必求得其原因。然後下斷案。則斷案必不謬。治事者必針對其原因。然後施方法。則方法必有功。朱子曰。能求所以然之故。方是第一等學問。第一等事業。此之謂也。

雖然原因之中。又分近因遠因兩者。近因易見。遠因難知。試舉一例而明之。譬有酒客墮馬傷腰。遂得半身不遂之症。其治之之法當如何。尋常庸醫必曰。病之原因在墮馬。當以跌打之藥熨貼脾際。如此療法。必不可愈何也。蓋墮馬者不過其近因耳。實則由多年飲酒過度。脊髓既衰。正當蓄病將發之時。適以墮馬激動全體。故遂痺痿耳。善醫者則必先使戒酒。斷其病之遠因。使脊髓復原。則瘳之易易矣。夫醫國亦何莫不然。今之口言經濟者。輒曰中國之患。貧也弱也。官吏不忠也。亂民徧地也。外國凌逼也。其救之之法。則曰練兵也。辦團也。籌餉也。勸商也。其尤高識者則曰變舊法也。興民權也。彼其持論。誰謂不然。以吾觀之。雖其所見有高大下大小之不同。要之皆治近因之方法。而非治遠因之方法。不治遠因而欲治近因。則必不可得治。

且猶有一說。近因者常繁多混雜。而使人難覓其頭緒。遠因則不然。一旦尋得之。則顛撲不破。可依之而定辦事之方向。蓋近因者每一事必有一因。遠因者常合數因以爲一因。故遞而推之。愈推愈遠。則其原因之數愈減少。而據原因以定方法。乃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更舉一例以明之。譬諸水之沸騰。由薪火而起。人之呼吸。由空氣而生。此近因也。更進一層以求之。則薪之所以燃。

者。由薪中所含炭氣。與空中之養氣相和合。而生熱也。人之所以呼吸者。由引空中之養氣入肺。與血中留存之炭氣相和合。而吐納也。然則薪火也。空氣也。皆近因也。而其遠因則同出於養氣。水之沸。與人之呼吸。其外形絕異。而其原因之相同。乃如此。苟知其故。則欲止沸歟。息喘歟。或欲揚沸歟。順氣歟。皆可以同理之法而治之。所謂通其一萬事畢。其爲道雖似迂遠。其爲法實甚簡易。然則求遠因者。論事之祕訣。治事之捷法也。夫所謂治遠因者何。曰造時勢而已。

### 草茅危言

曩讀亞東時報有題草茅危言者。日本深山虎太郎君所撰。爲篇凡三。曰民權。曰共治。曰君權。皆源本泰西碩儒政體之論。切中中國時病者。因錄其全文於下。

### 民權篇

民受生於天。天賦之以能力。使之博碩豐大。以遂厥生。於是。有民權焉。民權者。君不能奪之。臣父不能奪之。子兄不能奪之。弟夫不能奪之。婦是猶水之於魚。養氣之於鳥獸。土壤之於草木。故其在一人。保斯權而不失。是爲全天。其在國家。重斯權而不侵。是爲順天。勿能保於天。則爲棄。疾視而侵之於天。則爲背。全順者受其福。而背棄者集其殃。何者。民與權俱起。其源在乎政府以前。彼憲法云。律令云。特所以維持之。使無失墜。非有憲法律令。而後有民權也。故國人皆曰。政府可設。而後政府設。國人皆曰。政府可廢。而後政府廢。國人皆曰。憲法律令可行。而憲法律令行。國人皆曰。憲法律令可革。而後憲法律令革。國家大事措施得失。闔四境之民。平議而行。其權盛矣。唯人心之不同。利害交錯。莫能畫一。且各有生產作業。不能親政。爲古今通患。於

是立賢者以爲之王。以爲之輔相。借之以柄。以整齊天下。故君相之權。固假之萬民。非自有其權也。柳宗元曰。吏於上者。民之役而非以役民而已。西之人諺曰。官吏者天下之公僕也。若以民之役役民。以奴僕鞭箠其主人。則不倫孰大於是。余竊觀中國古聖賢創業垂訓。具合於泰西民權之宗旨。蓋公理無東西。而大道無古今。凡有血氣。其積思所至均也。堯舜官天下。求賢禪讓。何與美利堅合衆國公舉總統之制類也。湯武順天應人。以放伐獨夫。代膺大位。何與歐洲列國之民迫其政府更革政治類也。孔子對哀公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孟軻以君爲輕。民爲重。發明民權。豈有彰明較著於此者哉。意者孔孟之時。距三代不遠。堯舜之道。布在方策。令夫一聖一賢。得志於當時。其所成就。蓋有離測者矣。惜乎後世昧於聖哲本旨。不能擴充闡明。以成太平。至於大道晦冥。冠履倒置。自秦漢以降。淪胥至今。風氣之不開。紀綱之不肅。國本之不固。官闈之不清。民力之不厚。士氣之不振。是由上有背天之政府。而無順天之君。下有棄天之人。而無敬天之民。今欲舉秦漢以來積敝。摧陷而廓清之。以舉自強維新之政。則必自恢復民權始。

共治篇

古今東西。一治一亂。盛衰之變。不能百年。今歐美諸邦。日躋富強隆治之域。國運蒸蒸日上。不知其艾期。是其故何也。不治民而與民共治也。曷言乎治民也。專制爲治。獨裁爲政之謂也。有賢明之君在上。則國富兵強。有暗愚之君在上。則國貧兵弱。所謂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盛衰興亡之幾。繫在一人。自古賢君少而暗主多。此所以東洋諸國常不振也。曷言乎與

民共治也。公議爲治。集思爲政。舉國中之良選而委以政焉。故雖有幽厲不能行其暴。雖有管蔡不能逞其奸。盛衰興亡。與一國人心相表裏。此所以泰西諸國近大振也。夫人情靡弗好強而惡弱。愛治而忌亂焉。而東洋諸國之遂不免夫亂與貧者。獨有尙古薄今之弊。根柢人心。牢乎不拔也。中國儒者開口輒言許身稷契。致君堯舜。嗚呼。周漢以來。論治道者。疇不以堯舜禹湯爲指歸哉。而唐虞三代之隆治。竟不可得者。非特民心日澆。風氣日薄故也。彼唯貌似聖人而忽聖人本旨。故汲汲然揭三代之治。愈遠也。余嘗讀史。漢以下歷朝帝王不下數百人。而求其聰明叡知。爲天下真主者。百中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則百五六庸劣之主。則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無十年之治。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生靈魚肉。肝腦塗地。宗社亦隨而亡。歷朝相襲。如環之無端。天下搢紳章甫之士。獨不能鑑於前轍。沈溺二典。歌頌三代。以待聖人之出。其愚豈止待河清之比哉。若有人於此。其力能擺脫三千年宿弊。變專制獨裁之治。作衆思公議之政。中國之天下不足治也。

### 君權篇

或難余說曰。民權說頗善。然似不與君權相容。爲之如何。曰。君依民爲重。民依君爲重。上下一德。君臣一體。無相侵之理。是爲共治之要道。今世界諸國重民權者。莫英國若焉。國中四民皆仰英王如父母。君臣之間。無纖芥之嫌。去年政府舉女王卽位五十年慶節。舉國歡騰。皆祈王之萬年。以至神明。忠愛之忱。淪浹於民心。未聞民權之侵害王權也。世界諸國崇君權者。莫突厥若焉。箕歛頭會。以貪民利。箝口結舌。以禁謗言。國民視王如仇讐。寇亂數起。上下解體。彼以

君權爲維持尊嚴之具。而不知啓民心渙散之漸。今以英國比突厥。其王室之崇卑相距以爲如何乎。自古一國之主。親裁萬機。權不旁落。名實兩爲天子者。唯創業垂統之君爲然。至乎中材以下。則皆以政柄委其臣下。有君權之名而無君權之實。況於庸劣之主乎。故權不歸宰輔。則歸外戚。不歸外戚。則歸宦寺。不歸宦寺。則歸藩鎮。君唯垂拱擁虛器耳。令宰輔爲伊周。外戚爲霍光。竇武。宦寺爲張承業。張永。藩鎮爲郭子儀。田弘正。猶有專權之嫌。若令宰輔爲莽。操。卓。懿。外戚爲賈充。武三思。宦寺爲仇士良。魏忠賢。藩鎮爲李師道。朱全忠。其爲禍將不勝言矣。故其末造有繞柱而走者。有飲鴆投繯者。有比山雀者。有以世世不生。天家爲禱者。以萬乘之貴。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也。英國儒士彌兒曰。獨裁國無愛國之人。有一人。乃其君是耳。夫獨裁專制之君。以天下爲家。宜愛其國。旣愛其國。宜舉其國之賢者。委以政事。今顧偏信左右。聽於佞倖。以至喪其宗祀者。何也。則明有所不見。而聰有所不聞也。昔唐德宗謂李泌曰。人皆以盧杞爲姦。而朕遂不知杞之爲姦也。德宗非下材之主。猶有此言。難哉。人主知人之智乎。若能以所聽於左右者。聽於國中。以所選於寡者。選於衆。以所分於宰輔外戚宦寺藩鎮者。分於億兆。與之共治。天下何患其不治也。夫從衆君德也。雖專制獨裁之主。其初非得衆心。則無以取大位。況於發憤自強。與歐美爭雄者乎。何以削君權爲介介哉。

### 養心語錄

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苟不爾。則從古聖哲。可以不出世矣。種種煩惱。皆爲我練心之助。種種危險。皆爲我練膽之助。隨處皆我之學校也。我正患無就學之地。而時時有此天造地設之學堂。以

餉之不亦幸乎。我輩遇煩惱遇危險時。作如是觀。未有不灑然自得者。凡辦事必有阻力。其事小者其阻力亦小。其事愈大其阻力亦愈大。阻力者乃由天然。非由人事也。故我輩惟當察阻力之來而排之。不可畏阻力之來而避之。譬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則挾之而下。遇有山陵則繞越而行。要之必以至海爲究竟。辦事遇阻力者。當作如是觀。至誠所感。金石爲開。何阻之有焉。苟畏而避之。則終無一事可辦而已。何也。天下固無無阻力之事也。

### 理想與氣力

普相士達因曰。無哲學的理想者。不足以爲英雄。無必行敢爲之氣力者。亦不足以爲英雄。日本渡邊國武述此語而引申其義曰。今人之弊。有理想者無氣力。立於人後。以冷笑一世。有氣力者無理想。排他人以盲進於政界。飲冰主人曰。理想與氣力兼備者英雄也。有理想而無氣力。猶不失爲一學者。有氣力而無理想。猶不失爲一冒險家。我中國四萬萬人。有理想者幾何人。有氣力者幾何人。理想氣力兼備者幾何人。嗟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念及此。可爲寒心。

### 自助論

日本中村正直者。維新之大儒也。嘗譯英國斯邁爾斯氏所著書。名曰西國立志編。又名之爲自助論。其振起國民之志氣。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氣。功不在吉田西鄉下矣。今將其原序錄出。雖嘗鼎一臠。猶足令讀者起舞矣。其首編之序曰。國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於人民有自主之權。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於其有自主之志。

行。今夫二三十家之民相團。則曰村。數村相聯。則曰縣。數縣相會。則曰郡。數郡相合。則曰國。故如曰某村風俗純實。則某村人民之言行純實者爲之也。曰某縣多田貨物。則某縣人民之力農勤工者爲之也。曰某郡藝文蔚興。則某郡人民之嗜學講藝者爲之也。曰某國福祚昌盛。則某國人民之志行端良。克合天心者爲之也。蓋總稱曰國。分言曰民。殆無二政也。試揭輿地圖而觀之。自主之國幾何。半主之國幾何。羈屬之國幾何。如印度古爲自主之國。今則盡統於英矣。安南古爲自主之國。今則半屬於法矣。如南洋中諸國。今莫不爲西國之屬者。人或祇謂西國有英主良輔。故勢威加遠方。殊不知西國之民。勤勉忍耐。有自主之志行。不受暴君汚吏之羈制。故邦國景象。駸駸日上。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且不獨此也。西國之君。大用其智。則其國大亂。小用其智。則其國小亂。載在史冊。歷歷可徵。方今西國之君。不得以己意輒出一令。不得以己命輒囚繫一人。財賦之數。由民定之。軍國大事。非民人公許。不得舉行。蓋西國之君。譬則御者也。民人譬則乘車者也。其當向何方而發。當由何路而進。固乘車者之意也。御者不過從其意。施控御之術耳。故君主之權者。非其私有也。闔國民人之權。萃於其身者是已。唯然故君主之所令者。國人之所欲行也。君主之所禁者。國人之所不欲行也。君民一體。上下同情。朝野共好。公私無別。國之所以昌盛者。其不由此歟。余尙記童子時。聞清英交兵。英屢大捷。其國有女王曰維多利亞。則驚曰。眇乎島徼。出女豪傑。乃爾堂堂滿清。反無一個是男兒耶。後讀清國圖志。有曰英俗貪而悍。尙奢嗜酒。惟技藝靈巧。當時謂爲信然。及前年遊於英都。留二載。徐察其政俗。有以知其不然。今女王不過尋常老婦。含飴弄孫耳。而百姓議會。權最重。諸侯議會。亞之。其

被掄於衆爲民委官者必學明行修之人也。有敬天愛人之心者。也有克己慎獨之工夫者也。多更世故長於艱難之人也。而權詐猥薄之徒不與焉。慢神欺心之人不與焉。酒色貨利之徒不與焉。喜功生事之人不與焉。其俗則崇尚德義。慕仁慈。守法律。好調濟貧病者。國中所設仁善之規。法不違殫述。姑舉其一。貧家子女所往學之學院。通計三萬有餘所。學徒二百萬人。晝間有職務者所往學之學院。名夜學院者。二千有餘所。學徒八萬人。凡此係民人公同捐銀而設者。官府不與焉。凡百之事。官府之所爲。十居其一。人民之所爲。十居其九。然而其所謂官府者。亦唯爲民人之利便而設之會所耳。如貪權勢擅威刑之事。母有也。抑以通國之廣。人民之多。豈不無姦宄不法之徒乎。然審其大體。則稱曰政教風俗。擅美西方。可也。而魏氏之書。徒稱其貪悍尙奢嗜酒。是蓋見西國無賴之徒。居東洋者而概言之耳。何其謬哉。余又近讀西國古今僑傑之傳記。觀其皆有自主自立之志。有艱難辛苦之行。原於敬天愛人之誠意。以能立濟世利民之大業。益有以知彼土文教昌明。名揚四海者。實由於其國人勤勉忍耐之力。而其君主不得而與也。嘗聞善馬有駕車者。不加鞭策。而自能行。不待控御。而自能馳。及御者妄引繩。多加撻責。而其馬扞格牴牾。頓致不能行。嗚呼。坤輿之內。何國不善。何民不良。由於御者之喜功滋事。而致不遂其性。不能存其天良者。蓋亦多哉。

自助論序

原書十三編有序者凡七前所錄一篇乃係總論今并擇錄其各編之序如左

第一編序

論邦國及人民之自助

余譯是書。客有過而問者曰。子何不譯兵書。余曰。子謂兵強則國賴以治安乎。且謂西國之強



由於兵乎。是大不然。夫西國之強。由於人民篤信天道。由於人民有自主之權。由於政寬法公。拿破崙論戰曰。德行之力。十倍於身體之力。斯邁爾斯曰。國之強弱。關於人民之品行。又曰。真實良善。爲品行之本。蓋國者人衆相合之稱。故人人品行正。則風俗美。風俗美。則一國協和。合成一體。強何足言。若國人品行未正。風俗未美。而徒汲汲乎兵事之是講。其不陷而爲好鬪嗜殺之俗者。幾希。尙何治安之可望哉。且由天理而論。則欲強之一念。大悖於正矣。何者。強者對弱之稱也。天生斯民。欲人人同受安樂。同修道德。同崇知識。同勉藝業。豈欲此強而彼弱。此優而彼劣哉。故地球萬國。當以學問文藝相交。利用厚生之道。互相資益。彼此安康。共受福祉。如此。則何有乎較強弱競優劣哉。夫人知天命之可畏。以真實之心。行良善之事。一人如此。一家如此。一國如此。天下如此。愛日仁風。四海合驩。慈雲和氣。六合呈祥。如此。則亦何有乎甲兵銃礮之用哉。古不云乎。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仁者無敵。善戰者服上刑。一人之命。重於全世界。匹夫之善行。有關係於邦國天下者。乃以貪土地之故。使至貴至重之人命。橫罹極慘極毒之禍。其違皇天之意。負造化之恩。罪不可逭矣。西國近時大省刑罰。然猶未能全戢干戈。豈其教化有未洽者耶。抑宇宙泰運之期未至耶。嗚呼。六合之際。禮教盛而兵刑廢。當有日也。恨余與子未及見之也。已。客唯唯而退。遂書以弁卷首。

第四編序

論用心之勤勉及作業之耐久

真正學士不恥爲賤業。恥之者非真正學士。真正文人。不嫌爲俗務。嫌之者非真正文人。昔者趙岐賣餅於北海市中。沈麟士織簾讀書。手口不輟。天下後世。不啻不賤之。而反更重之。程明

道僉書鎮南判官。筦庫細務。無不盡心。屢平反重獄。蘇子瞻僉書鳳翔府判官。意其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子瞻盡心其職。老吏畏伏。二公之賢。於是滋見焉。今之讀書者。或恥以賤業治生。又不屑爲俗務。及不得已而賣履販繒。或折腰五斗。則一切束書不觀。曰我無暇矣。嗚呼。人病無志耳。果有志矣。不病乎無暇也。試思子瞻在鳳翔。何等繁劇。而是時所作。如鳳翔八觀詩。鍛鍊敲推。亦何其綽綽有餘暇也。且學問之功。貴乎循序漸進。經久不輟。故一日不必要多時也。嘗有一官。謂某先生曰。予職務鞅掌。患讀書少暇。對曰。君讀書如走馬看燈。雖每日二六時中。一意從事。積至於十年。不能成業也。其人怫然。先生曰。君每日只要讀書二三枚。深思牢記。十年之後。必博議超衆矣。旨哉言乎。如茲編所載德留斯格的一爲理學明家。而以造鞋爲職業。一爲詩文鉅匠。而畢生不廢吏務。大有足砥礪後人之志行者焉。予深望讀者之反覆致思也。

### 第五編序

論機會及勉修藝業之事

天下之事。不止千萬。然察其成敗得失之機。一皆決於誠僞之二字而已矣。以發於國政。則公私之別也。以見於人品。則善惡之別也。以顯於學術。則邪正之別也。以著於工藝。則巧拙之別也。今夫木之大者。凌霄漢。戰風雨。蒼皮黛色。千年尙新。然溯其始。則一粒種子。託根於地中而已。川之洪者。漑田野。汎濛濛。百折不絕。萬古不息。然探其源。則一道活泉。空湧而出耳。是知種子者。木之誠也。活泉者。川之誠也。唯其有是誠。所以成其大物尙然。況於人乎。人苟有一片之誠。存於胸中。則雖若甚微不可見。而實爲萬事之根源。可以修藝事。可以植學識。可以治民人。

可以交神明。此編曰勉強忍耐。曰善乘機會。曰不忽小事。曰偶然解悟者。不一而足。是皆人之所以成其業也。然而推其本。則不外於一誠之發爲此數者而已矣。是故讀書學問者。及學工事者。當自問於己。曰果然發於誠心否。苟發於誠心矣。則自能勉強忍耐。自能善乘機會。自能不忽小事。自能偶然解悟。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焉。呂新吾曰。才自誠出。才不出於誠。不得算個才。誠了自然有才。今人不患無才。只是討一誠字不得。斯言也。可爲世間才子頂門一針。

第八編序 論剛毅

或曰。泰西多出剛毅之人。蓋一由於天氣沍寒。軀幹堅實。一由於土地礪礪。非勤勉不得食。余曰。此事容或有之。然其大本不在此區區者。曰何也。曰。泰西人所以多有剛毅之行者。由於有剛毅之原質也。曰何謂剛毅之原質。曰慈也。信也。不觀維末耶維廉士之事乎。確信其道。愛人如己。痛苦不避。死生不易。不觀翰回沙泊之事乎。多救嬰兒之命。永脫黑奴之苦。千艱萬阻。不挫不折。必達其志。而後已。蓋如此數人。肝脾骨肉。毛髮爪甲。皆由慈與信而成。故此身苟存。此心不喪。欲不剛毅。奚可得乎。以是可見剛毅者。心志之力。而慈與信。實其原質也。或曰。世固有強忍有力者。亦可謂剛毅之人乎。曰。非也。如李斯呂惠卿。豈不見強忍有力者。然其所爲。不根於慈信之心。而出於嗜慾之私。故弊害所極。身喪國敗。宣尼不云乎。棖也慾焉。得剛。

第九編序 論務職事之人

或謂余曰。西國之事理。大概盡於是書。余曰。否。此不過一人一家之書耳。若以此爲盡其概略。則大謬。且與余譯之之意。甚相徑庭矣。夫天下之事理。日出而不窮。古人之所是。而今人非之。

者有矣。今人之所是。烏知不爲後人之所非乎。古人之所不言。而今人言之者有矣。今人之所不言。烏知不有後人之言之者乎。天下盡以爲非。而一人獨是之。在當時則受縲紲之辱。在後世則得秦斗之名。如加利列窩者有矣。天下之同論。豈必是。而一人之異見。豈必非乎。天下之所未言。而一人獨言之。在當時則見戮爲罪人。在後世則見尊爲聖人。如瑣格刺底者有矣。天下通行之說。豈必是。而一人創始之論。豈必非乎。是故縱舉宇宙間千百之意見。識論而猶未足以盡天下之事理。況此區區一小冊。何足以窺其萬一乎。且余所以譯是書。欲使人進而習讀西籍。謙虛其心。容受新見異說。務集衆人之智識。而不妄執一己以論斷也。乃不然。而讀此隔鞞搔痒之譯書。遽以爲盡其概略。豈予心哉。或又曰。是書所說。合於孔子之旨。故可取。余曰。然則子豈謂孔子之所不言。則概不足取乎。此與孔子之意悖矣。不曰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乎。不曰發憤忘食。樂以妄憂。不知老之將至乎。使孔子而生於今日。則其務聽納新見異說者。果何如也。若死讀孔子之書。留滯而不化。以此規天下之事理。一言不合。駭以爲怪。如此則與孔子好學如不及之意。正相反矣。夫學問之事。貴乎集衆異以備思察。濯舊見以冀新得。譬如貯書。若子擁萬卷。而同皆一書也。則奚貴於多。譬如食大餐。郇廚侯鯖。五味八珍。衆異并備。然後美於口。不然而食前方丈。所陳唯一種物。則其同也。豈不可厭乎。掛眼鏡之紅色者。而觀物。森羅萬象。莫不紅者。掛碧色者。則乾坤一碧。掛黃色者。則宇宙皆黃。若先執一己之見。以聽他人之論。則其所謂同。亦非其真也。舜好察邇言。舍己從人。孔子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襄弘。古人之好學。汲汲不倦。虛以受人者如此。豈若後人之先入爲主。好立異同。而妄相是非哉。如

是書。子特宜收爲萬卷中之一部可也。以此自足不可也。或以是律他人之議論。更大不可也。天下之事理。浩如巨海。豈得以升斗之量概之哉。

第十一編序

論自修之事及其難易

余讀此編。始知西國所以興也。西國之民。事神敬天。利用厚生之類。其事不可一二數。而皆專心一意。死生不移。國安得不興。或曰。國之興衰。與氣數相表裏。非人力所能也。曰不然。聖人於泰之象。釋之曰。君子道長。泰之爲卦。陰陽相半。君子之道。獨何以能長也。蓋當泰之時。氣數與陰陽不相下。然君子於我職分。自強不息。日進一日。則氣數不復足道。故曰。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孰謂國家之興。非人力所能哉。雖然。自非專心一意。死生不移者。安能得盡我職分。良之上九。聖人系之曰。敦艮。西國之所以興。亦不是過已。

偉人納耳遜軼事

人苟無名譽心。則已有名譽心。則雖有千百難事。橫於前途。以遮斷其進路。而鼓舞勇氣。終必能排除之。英之偉人納耳遜者。五洲所共聞也。幼時與兄同在一學校。當冬季休暇。終而歸校之時。與兄並轡適校。途中風雪大作。寒徹骨不可支。其兄乃約納耳遜同歸家。見其父。父曰。歸校與否。吾聽汝等之自由。雖然。凡發念欲做一事。必做成之。而後已。此大丈夫之舉動。而榮譽之事也。半塗而廢。面目掃地之事也。汝等試兩者比較。而擇所從。納耳遜聞言。卽從兄。更上歸校之途。兄猶有難色。納耳遜厲聲曰。阿兄忘榮譽之一言乎。卒相俱以去。嗚呼。納公其後造赫赫之偉業。轟風雲於大地。雖有器量膽略。超軼尋常。抑豈不以此名譽心。旁薄而宣洩矣乎。

飲冰主人曰。納耳遜者何人乎。其人棲息於海上者三十五年。中間經大小百二十四回之戰鬥。而赫然爲世界歷史之一大人物者也。當十八世紀之末。以威如雷霆。猛如虎豹之拿坡侖。蹂躪馬蹄於歐洲全土。各國之帝王將相。膝行莫敢仰視之時。而有鬼神之算。鐵石之膽。電光之手腕。納耳遜其人者。率英國艦隊。屢決死戰於海上。率勦滅法國及其同盟國之海軍。使不能再立。而地中海之海上權。遂全歸英國之手。至今歐洲有井水飲處。莫不知其名焉。嗚呼。榮矣。人人知其榮。而抑知其犯險冒難。遇敗受挫。百折不回。萬死一生。而以易之者乎。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或直行。或曲行。或顯流。或伏流。遇有山陵之障。則繞而避之。遇有沙石之阻。則挾而赴之。要之必奔流到海而後已。任事者可以鑒矣。

### 放棄自由之罪

西儒之言曰。天下第一大罪惡。莫甚於侵人自由。而放棄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余謂兩者比較。則放棄其自由者爲罪首。而侵人自由者乃其次也。何以言之。蓋苟天下無放棄自由之人。則必無侵人自由之人。此之所侵者。即彼之所放棄者。非有二物也。夫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此二語羣學官譯爲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日本譯爲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今兩者並用之。即欲定以爲名詞焉。此天演學之公例也。人人各務求自存。則務求勝。務求勝。則務爲優者。務爲優者。則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不知厭足。則侵人自由。必矣。言自由者。必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爲界。夫自由何以有界。譬之有兩人於此。各務求勝。各務爲優者。各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其力線各向外。而伸張。伸張不已。而兩線相遇。而兩力各不相下。於是界出焉。故自由之有界也。自人人自由始也。苟兩人之力有一弱者。則其強者所伸張。

之線。必侵入於弱者之界。此必至之勢。不必諱之事也。如以爲罪乎。則宇宙間有生之物。孰不爭自存者。充己力之所能及。以爭自存。可謂罪乎。夫孰使汝自安於劣。自甘於敗。不伸張力線。以擴汝之界。而留此餘地。以待他人之來侵也。故曰。苟無放棄自由者。則必無侵人自由者。其罪之大。原自放棄者發之。而侵者因勢利導。不得不強受之。以春秋例言之。則謂之罪累可也。

### 國權與民權

今天下第一稱議論。豈不曰國民乎哉。言民事者。莫不曠目切齒。怒髮曰。彼歷代之民賊。束縛馳驟。磨牙吮血。以侵我民自由之權。是可忍。孰不可忍。言國事者。莫不曠目切齒。怒髮曰。彼歐美之虎狼國。眈眈逐逐。鯨吞蠶食。以侵我國自由之權。是可忍。孰不可忍。飲冰子曰。其無爾。苟我民不放棄其自由權。民賊孰得而侵之。苟我國不放棄其自由權。則虎狼國孰得而侵之。以人之能侵我。而知我國民自放棄之罪。不可追矣。曾不自罪。而猶罪人耶。昔法蘭西之民。自放棄其自由。於是國王侵之。貴族侵之。教徒侵之。當十八世紀之末。黯慘不復覩天日。法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權。完全無缺。以至今日。誰復能侵之者。昔日本之國。自放棄其自由權。於是白種人於交涉侵之。於利權侵之。於聲音笑貌。一一侵之。當慶應明治之間。跼天蹐地。於世界中。日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維新革命起。而日本國之自由權。完全無缺。以至今日。誰復能侵之者。然則民之無權。國之無權。其罪皆在國民之放棄耳。於民賊乎。何尤。於虎狼乎。何尤。今之怨民賊而怒虎狼者。蓋亦一旦自悟自悔。而自擴張其固有之權。不授人以可侵之隙乎。不然。日日曠目切齒。怒髮胡爲者。

## 破壞主義

日本明治之初。政府新易。國論紛糅。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井上馨等共主破壞主義。又名突飛主義。務摧倒數千年之舊物。行急激之手段。當時諸人皆居於東京之築地。一時目築地爲梁山泊。云。飲冰子曰。甚矣破壞主義之不可以已也。譬之築室於瓦礫之地。將欲命匠。必先荷鋪。譬之進藥於痞疖之夫。將欲施補。必先重瀉。非經大刀闊斧。則輸倖無所效其能。非經大黃芒硝。則參苓適足速其死。歷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此一定之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有所顧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

破壞主義何以可貴。曰。凡人之情。莫不戀舊。而此戀舊之性質。實阻闕進步之一大根原也。當進步之動力既發動之時。則此性質不能遏之。雖稍參用。足以調和而不致暴亂。蓋亦未嘗無小補焉。至其未發動之時。則此性質者。可以堵其原閣其機。而使之經數十年數百年不能進一步。蓋其可畏可恨至於如此也。快刀斷亂麻。一拳碎黃鶴。使百千萬億蠕蠕戀舊之徒。瞠目結舌。一旦盡喪其根據之地。雖欲戀而無可戀。然後驅之以上進步之途。與天下萬國馳驟於大劇場。其庶乎其可也。

歐洲近世醫國之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適於今日之中國者。其惟盧梭先生之民約論乎。是方也。當前世紀及今世紀之上半施之於歐洲全洲而效。當明治六七年至十五六年之間施之於日本而效。今先生於歐洲與日本。既已功成而身退矣。精靈未沫。吾道其東。大旗旣觥。大鼓鼙鼙。大潮洶洶。大風蓬蓬。捲土挾浪。飛沙走石。雜以閃電。趨以萬馬。尙其來東。嗚呼。民約論尙



其來東。東方大陸。文明之母。神靈之宮。惟今世紀。地球萬國。國國自主。人人獨立。尙餘此一土。以殿諸邦。此土一通。時乃大同。嗚呼。民約論兮。尙其來東。大同大同兮。時汝之功。

### 自信力

任天下者當有自信力。但其事當行者。卽斷然行之。嘖嘖嚅嚅。瞻前顧後。是小丈夫之所爲也。日本明治初年。伊藤大隈二人。謀設東海道鐵路。井上馨澁澤榮一以時機尙早止之。不聽。遽建議於太政官。借洋債以興之。朝議囂囂。不謂然。或問其辦法如何。或問其工費如何。伊隈二人相顧杳然。不知所對。乃曰其詳細章程。俟諸明日。退而訪前島密氏。託其擬章程。並作豫算表。前島亦毫不知鐵路之事。雖然。二人固乞不已。前島乃算其大概。草一稿。名曰橫濱京都鐵路臆測書。翌日二人携之以示於朝。議遂決。

當時政府之財力甚薄弱。無資本以經營此等新事業。又未知公債之法。會英人有姓訥耳遜名里者。自香港上海至日本。當時東京未有西洋大客寓。故寓英使館中。以英使之介紹而來。謁伊隈二人曰。聞諸公欲設鐵路。而無資力。若果有所命。僕當效力。二人未知阿里爲何如人。以爲必英國史上著名海軍提督訥耳遜。卽前冊所謂者之族也。又見其寓使館中。以英使之紹介而來。謂必是貴族。今其人肯貸金與我。真天賜也。乃遽與貸一百萬磅。計利九分。以橫濱海關稅作抵。伊藤大隈當時未知洋債之性質如何。以爲必訥耳遜里以己之資本而貸之也。其後倫敦泰晤士報來。忽見登有告白。招人購買日本公債票。二人驚愕失措。蓋初時以爲借金之事。必祕密無人知。今忽揭於新報上。恐政府之守舊黨見之。罵爲賣國也。乃急遣前島密上野景範二人往英國。將收

回借券作罷論。二人到倫敦。則見公債票早散布已盡。而所謂阿里者。實與偉人訥耳遜毫無瓜葛。不過一經紀賣買之人耳。二人大驚。無法收回借券。乃議出金買回已散出之債票。其事一旦傳於市上。日本公債。忽每百磅騰價二三磅。不得已。仍以所借債歸。卒以成京濱鐵路。

飲冰主人曰。伊藤大隈。鐵路之辦法。不知鐵路之經費。不知公債之性格。不知買人之情態。不知何其陋也。不知而貿然倡辦之。貿然訂借之。何其鹵莽也。雖然。使待其一知之。然後辦之。則京濱鐵路。恐無成之一日。而彼技師岸賈於此等事。一一知之者。何限。然其事必待成於伊隈之手。而不成於此輩。何也。有自信力也。苟信此事之不可不辦。斯辦之矣。陋也。鹵莽也。固可以敗事。然事事而辦之。敗者雖九。而成者猶有一矣。事事而不辦之。則並此一成者而無有焉。然則孰爲敗而孰爲成矣乎。吾記二公軼事。使人知日本赫赫如二公者。其陋也。鹵莽也。固如此矣。苟能有其自信力。天下事何有焉。雖千萬人。吾往矣。

### 善變之豪傑

吉田松陰。初時主公武合體之論。

公者王室也。武者武門也。卽指大將軍也。當時日本通行語。

其後乃專主尊王討幕。幕府者大將軍也。非首

鼠兩端也。其心爲一國之獨立起見。苟無傷於平和。而可以保獨立。則無寧勿傷也。既而深察其腐敗之已極。雖欲已而無可已。乃決然衝破其羅網。摧壞其基礎。以更造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

以愛國者未嘗變也。加布兒。

意大利之倭人近人所譯。泰西新史攬要稱爲嘉富洱者。

初時入祕密黨。倡革命下獄。其後佐撒爾尼

亞王爲大宰相。卒成大功。統一意國。非反覆變節也。其心爲一國之獨立起見。既主權者無可與語。不得不投身激湍以圖之。既而見撒王之可以爲善。而乘時藉勢。可以行其所志。爲同胞造無

量之福。故不惜改絃以應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但有所宗。斯變而非變矣。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 加布兒與諸葛孔明

偉哉加布兒。吾求諸中國數千年歷史上之豪傑。可與髣髴頡頏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劉備以屢敗屢陷漂泊無所依之勢。而諸葛挾之以取益州。卒成三分之局。南面稱帝。加布兒挾撒兒尼亞叢爾之小朝廷。而創意大利統一之業。其地位與時勢。皆有相若者。諸葛之遇先主。猶加布兒之遇維克杜兒王也。加布兒既相。毅然以國家安危自任。整頓內治。首理財政。興工業。盛教育。此孔明治蜀之成規。而陳壽所最稱者也。其與法國拿破侖第三相結以抗奧國。一孔明結孫權以圖魏之成算也。弱小新造之國。而欲與強國爲難。非助以外交之敏腕。不能爲功也。其使全國民皆爲兵。日日磨鍊而鼓舞之。卽孔明欲爲北征而先入南之政略也。雖然。諸葛出師未捷。齎志以亡。加布兒卒能成功。輝意大利之國威於天壤。殆諸葛之才不及加布兒耶。非也。劉備非維克杜兒王之比也。

加布兒之大政略在聯法。諸葛之大政略在和吳。而劉備不能用諸葛之謀。所以敗也。凡天下一事之成。必有許多事與之相因。然後成焉。如機器然。合全機以成體。旣廢其一。則他與俱敗矣。吾讀加布兒之傳。而不能不重爲孔明悲也。抑猶有一義焉。加布兒謀意大利一統。未竟而卒。卒後

而一統之業終成。諸葛謀弱漢之一統未竟而卒。卒後而漢遂亡。此其故何歟。蜀漢之國民。又非意大利國民之比也。意大利之企畫一統者。全國之國民也。而蜀漢之企畫一統者。諸葛一人而已。凡事而專屬於一人者。此一人去而大事皆去矣。故善謀國者。必自養國民之氣。開國民之智始。

## 論強權

### 一 強權之界說

強權云者。強者之權利之義也。英語云 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 此語未經出現於東方。如藤氏譯爲今名。何云乎強者之權利。謂強者對於弱者而所施之權力也。自吾輩人類及一切生物世界乃至無機物世界。皆此強權之所行。故得以一言蔽之曰。天下無所謂權利。只有權力而已。權力卽權利也。

凡動植物世界及人類世界。當強弱二者大相懸隔之時。則強者對於弱者之權力。自不得不強大。因強大之故。自不得不暴猛。譬之獸類。虎獅其最強者。故其於弱獸任意自由而捕食之。是獅虎之權力。所以大而猛也。惟強故也。於人類亦然。昔者野蠻世界。強大之民族。對於弱小之民族。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又同一民族中。其強者對於弱者。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不甯惟是。文明人民對於半開及野蠻之人民。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是無他故。皆自強弱之懸隔而生。強也弱也。是其因也。權力之大小。是其果也。其懸隔愈遠者。其權力愈大而猛。此實天演之公例也。

在動物至野蠻世界。其所謂強者全屬體力之強也。至半文半野世界。有又稱爲半開世界所謂強者體力與智力互相勝也。文明世界。所謂強者卽全屬知力之強也。自文明人以觀。半開野蠻之人。其強者對於弱者所施權力之大而猛。實有可驚者。如酋長國王之制其人民也。貴族之制平民也。男子之制女子也。其權力所行。殆非同類相待之所宜有是無他。其懸隔大故也。至文明人民。則治者與被治者之間。貴族與平民之間。男子與女子之間。其強弱之懸隔不甚大。以故治者對於被治者之權力。貴族對於平民。男子對於女子之權力。不得行其暴猛。漸改而就溫良。是蓋由強弱之懸隔不甚遠。其昔之所謂強者不得任意振其權力。譬如以獅遇羊。則其權力必大至無限。以獅遇虎豹。其權力不能大至無限。然則文明之世。非治者與貴族與男子肯甘心自滅殺其強者之權力也。實則被治者與平民與女子。其智力既已漸進。不復安於前此弱者之地位。而前者之強者遂不得不變其暴猛之權力。而爲溫良之權力。然則直謂前此之弱者漸出其強權。因弱者已漸爲強故有強權以壓制前此之強者使不得不稍弱。殆無不可也。

由此觀之。強權有兩種。一曰大而猛者。一曰溫而良者。雖然。等之爲強權也。尋常學者。驟聞強權二字。輒以爲專屬於大而猛者。而不包有其溫而良者。此實誤也。猛大與溫良。視乎他力與本力相對之強弱。而本力所現之象隨而異云爾。若本力之原質。則固非有異也。此吾所以統括猛大與溫良兩種之權力。而概名之爲強權也。

## 二 論強權與自由權之關係

曰強權。曰權力。聞者莫不憎而厭之。謂此乃上位施於下位。無道之舉動也。人羣之蝨賊也。曰自

由權曰人權。聞者莫不愛而貴之。謂此乃人民防拒在上之壓制。當然之職分也。人羣之祥雲也。雖然就前章界說之定義言之。而知強權與自由權。其本體必非二物也。其名雖相異。要之其所主者在排除他力之妨礙。以得己之所欲。此則無毫釐之異者也。不過因其所遇之他力而異其狀。因以異其名云爾。彼野蠻與半開之國。統治者之知識。遠優於被治者。其駕馭被治者也甚易。故其權力勢不得不猛大。至文明國則被治者之智識。不劣於統治者。於是伸張其權力以應統治者。兩力相遇。殆將平均。於是各皆不得不出於溫良。若是者謂之自由。

昔康德氏最知此義。其言曰。統治者對於被治者等。貴族對於賤族。所施之權力。卽自由權也。蓋康氏之意。以爲野蠻之國。惟統治者得有自由。古代希臘羅馬。則統治者與貴族得有自由。今日之文明國。則一切人民皆得有自由。又李拔爾氏之說。亦大略相同。其意謂專制國之君主。與自由國之人民。皆熱心貪望自由權者也。故自由權可謂全爲私利計耳云云。康氏李氏皆曰耳曼大儒也。其論如此。可謂中時矣。要而論之。前此惟在上位者有自由權。今則在下位者亦有自由權。前此惟在上位者有強權。今則在下位者亦有強權。然則強權與自由權。決非二物。昭昭然矣。若其原因。則由前此惟在上位者乃爲強者。今則在下位者亦爲強者耳。故或有見人民伸其自由權。以拒壓制之強權。以爲此強弱之迭代也。不知乃兩強相遇。兩權並行。因兩強相消。故兩權平等。故謂自由權與強權同一物。驟聞之似甚可駭。細思之實無可疑也。

諸君熟思此義。則知自由云者。平等云者。非如理想家所謂天生人而人人人界以自由平等之權利云也。我輩人類與動植物同。必非天特與人以自由平等也。康南海昔爲強學會序有云。天道

無親。常佑強者。至哉言乎。世界之中。只有強權。別無他力。強者常制弱者。實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則欲得自由權者。無他道焉。惟當先自求爲強者而已。欲自由其一身。不可不先強其身。欲自由其一國。不可不先強其國。強權乎強權乎。人人腦質中不可不印此二字也。

### 三 論強權之發達

凡一切有機之生物。因其內界之遺傳。與外界之境遇。而其體質心性。生強弱優劣之差。此體質互異之各物。並生存於世界中。而各謀利己。則不得不相競爭。此自然之勢也。若是者名之爲生存競爭。因競爭之故。於是彼遺傳與境遇。優而強者。遂常占勝利。劣而弱者。遂常至失敗。此亦當然之事也。若是者名之爲優勝劣敗。

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此強權之所由起也。生存競爭與天地而俱來。然則強權亦與天地俱來。固不待言。雖然。其發達之次序。亦有可言焉。在禽獸世界。其強權之所施。惟在此種屬與他之種屬之間。如虎與羊。豹與鼠之間是也。而已。若其同一種屬之間。則其強權不甚發達。野蠻人亦然。當草昧未開之時。

同一人羣內之競爭。而出其強權者甚稀。其始惟人類對於動植物而施其強權。其繼則此羣對於彼羣而施其強權。其後乃一羣之中之各人。甲對於乙。乙對於丙。而有強權。蓋由人羣進步發達。而生存競爭之趨向。日漸增加。而強者之權利。乃日漸加大。於何證之。如一人羣之初立。其統治者與被治者之差。別殆無有。故君主對於人民之強權。亦幾於無有。是爲第一界。亦謂之據亂世。其後差別日積日顯。而其強權亦次第發達。貴族之對於平民亦然。男子之對於婦人亦然。是爲第二界。亦謂之升平世。至世運愈進步。人智愈發達。而被治者與平民與婦人。昔之所謂權者。

亦漸有其強權與昔之強者抗。而至於平等。使猛大之強權。變爲溫和之強權。是爲強權發達之極。則是爲第三界。亦謂之太平世。

或問曰。既已相消矣。既已平等矣。則世界無復有強權之跡。謂之爲強權消滅則可矣。謂之爲強權發達何耶。且此第三界者。與第一界何以異乎。答之曰。不然。第一界之時。人人皆無強權。惟對族而有故平等。第二界之時。有有強權者。有無強權者。故不平等。第三界之時。人人皆有強權。故復平等。要之以強權之有無多寡。以定其位置之高下文野。百不失一。如專制主義。自今日視之。

誠爲可笑可憎。然要之彼一羣之中。尙有有強權者若干人。則勝於前此之絕無強權者矣。貴族政治。神官政治。亦其有強權之人。日漸加增之徵驗也。近世經一次革命。則有強權之人必增多若干。而人羣之文明必進一級。前此經過者如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皆皆是也。今日歐洲各國有強權之人。增於二百年前。不知凡幾矣。然則今日西人之強權發達已極乎。曰未也。今日資本家之對於勞力者。男子之對於婦人。其階級尙未去。故資本家與男子之強權。視勞力者與婦人尙甚遠焉。故他日尙有必不可避之二事。曰資生革命。日本所謂經濟革命曰女權革命。經此二革命。然後人人皆有強權。斯爲強權發達之極。是之謂太平。雖然。此就一羣之中言之耳。若此羣對於他羣。而所施之強權之大小。又必視兩羣之強權以爲差。必待羣羣之強相等。然後羣羣之權相等。夫是謂太平之太平。

### 豪傑之公腦

世界者何。豪傑而已矣。舍豪傑則無有世界。一國雖大。其同時並生之豪傑。不過數十人。乃至數



百人止矣。其餘四萬萬人皆隨此數十人若數百人。之風潮而轉移奔走趨附者也。此數十人若數百人。能合爲一點。則其力非常之大。莫之與敵也。若分爲數點。則因其各點所占數之多寡。以爲成敗。比例差。兩虎相鬪。必有一斃。夫一斃何足惜。而此並時而生者。只有此數十數百人。而斃其半焉。或斃其三之一焉。則此世界之元氣。既已斷喪。不知幾許。而世界之幸福。所滅。既已多矣。然則求免其鬪可乎。曰。是必不能。蓋生存競爭。天下萬物之公理也。既競爭。則優者必勝。劣者必敗。此又有生以來。不可避之公例也。夫既曰豪傑矣。則必各有其特質。各有其專長。各有其獨立自由。不肯依傍門戶之氣概。夫孰肯舍己以從人者。若是夫此數十數百之豪傑。其終無合一之時乎。其終始相鬪。以共斃矣乎。信如是也。此世界之孽罪。未盡。却而黑暗之運。未知所終極也。吾每一念及此。未嘗不嘔血拊心而長歎也。

合豪傑終有道乎。曰。有豪傑者。服公理者也。達時勢者也。苟不服公理。不達時勢。則必不能廁身於此數十人數百人之列。有之不足多。無之不爲少也。既服公理矣。通時勢矣。則公理與時勢。卽爲聯合。諸羣之媒。雖有萬馬背馳之力。可以鐵鑊鎚之。使結不解也。是故善謀國者。必求得一目的。適合於公理。與其時勢。沁之於豪傑人人之腦膜中。而皆有養養。然不能自己者存。夫然後全國之豪傑。可以歸於一點。而事乃有成。法國人之言自由平等也。意大利人之言統一獨立也。日本人之言尊王攘夷也。一國之豪傑。其流品不一。其性情不一。其遭際不一。然皆風起水湧。雲合霧集。不謀而自同。不招而自來。以成立於此一目的之旗下。若是者。謂之豪傑之公腦。豪傑有公腦。則數十數百人如一人。且豪傑之公腦。卽國民之公腦也。國民有公腦。則千百億萬人如一人。

千百億萬人如一人。天下事未有不濟者也。

### 蒙的斯鳩之學說

蒙的斯鳩。法國人也。生於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幼稟天才。讀史有識。少壯。探討各國制度。法典。並研究法理學。千七百四十年。舉爲本州議會議員。同年入學士會院。益刻苦厲精。研究各學。頗有著述。爲世所稱。千七百四十六年。辭議員職。遊歷歐洲諸國。歸國後。益潛心述作。先成羅馬盛衰原因論。英國政體論兩書。既乃成萬法精理。以千七百五十年。公於世。蓋作者二十年精力之所集也。此書一出。全國之思想。言論爲之丕變。真有黃河一瀉千里之勢。僅閱十八月。而重印二十一次。可以想見其聲價矣。當法皇路易第十四之際。君權專制政體。正極全盛。及其歿後。弊害叢出。羣治腐敗。道德衰頹。宮廷教會。尤爲蠹政淵藪。然其時學術方進。英國文明之化。日寢寢流入。於是國民新思想漸起。以反動力排斥政治之專制。教會之橫恣者紛紛然矣。而蒙氏之書乘時而出。所以哄動一世也。蒙氏學說。以良知爲本旨。以爲道德及政術。皆以良知所能及之。至理爲根基。其論法律也。謂事物必有其不得不然之理。所謂法律也。而此不得不然之理。又有其所從出之本原。謂之法之精神。而所以能講究此理。窮其本原。正吾人之良知所當有事也。其爲術也。凡風俗政體。人心家制。及人羣中一切制度。與法律有關涉者。皆研究之。蒙氏又分各國之政體爲三大類。曰專制政體。曰立君政體。曰共和政體。而於共和政體中。復分兩種。一曰貴族政體。二曰平民政體。後世談政體者。多祖述其說。蒙氏又謂國有三權。一曰立法。議院是也。二曰行法。政府各部是也。三曰司法。裁判院是也。至今各國制度多採之。謂之三權鼎立之制。蒙氏又

論奴隸之制。亟當廢禁。又論法堂裁審。不得施刑拷訊。及陪審員之必當設置。今歐洲文明之國。皆一一行其言。故蒙氏者。實可稱地球政界轉變一樞紐云。以千七百五十五年乾隆二十年卒。年六十六歲。

學說錄要

蒙的斯鳩曰。凡屬圓顛方趾而具智慧者。即可以自定法律。雖然。當其未著定法律之前。自有所謂義不義。正不正者存。所謂事物自然之理也。法律者。即循此理而設者也。若謂法律所令之外。無所謂善。法律所禁之外。無所謂惡。是猶於未畫圓形之前。而云自其中央達於周邊諸綫長短相等也。如何而可哉。

又曰。義也者。人與人物與物相交接之間。所最適宜之理是也。而此理常同一而無有變。若各邦所設之政法。特施行此理義之條目耳。

又曰。法律者。以適合於其邦之政體及政之旨趣為主。不寧惟是。又當適於其國之地勢及風土之寒熱。又當適於其國之廣狹。及與鄰邦相接之位置。土壤之沃瘠。及民之所業。或農。或牧。畜。或商賈。各各相宜。又當適於其國民自由權之廣狹。及民所奉之宗教。又當適合於民戶之多寡。及人民多數之意嚮及性質。不寧惟是。此法律與彼法律必有相因。當求其所以設立之故。並創制此法者宗旨之所在。凡欲講究一邦之法律者。必須就此數端。悉心考求之。未可執一以論也。故余著萬法精理一書。即就各邦而考察此數者。以論明之。所謂法律之精神也。

弗以埃曰。蒙氏之意。謂法律之精神。在於所以立法之種種原因。是猶局於物理學。即格致學之旨。

義也。物理學者僅於此事物與彼事物相交而求其所以然之故。而非以吾心爲之主。蒙氏之學限於是。未爲能透徹於法律之眞精神也。眞精神者何。卽盧梭所謂人人意想之自由是也。又曰。蒙氏之於法律。特就現今所行者。而講究其原因。謂之爲法律之史家可也。未可謂之爲法律之理學也。

任案欲求得所以立法之原因。其勢不能不議論其是非。判斷其得失。蒙氏於所著萬法精理中。其所議論判斷。往往爲後來改制之模範。功固不在盧梭下也。

蒙的斯鳩曰。萬國政體。可以三大別概括之。一曰專制政體。二曰立君政體。三曰共和政體。凡邦國之初立也。人民皆慴伏於君主威制之下。不能少伸其自由權。是謂專制政體。及民智大開。不復置尊立君。惟相與議定法律而共遵之。是謂共和政體。此二者。其體裁正相反立於其間者。則有立君政體。有君以蒞於民上。然其威權。受法律之節制。非無限之權是也。

專制政體。絕無法律之力行於其間。其君主惟務以武力威嚇其民。故此種之政。以使民畏懼爲宗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斷喪元氣。必至舉其所賴以立國之大本。而盡失之。昔有路伊沙奴之野蠻。見果實纍纍綴樹上。攀折不獲。則以斧仆其樹而捋取之。專制政治。殆類是也。然民之受治於專制之下者。動輒曰。但使國祚尙有三數十年。則吾猶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則大亂雖作。吾又何患焉。然則專制國民之姑息偷靡。不慮其後。亦與彼野蠻之斫樹採果無異矣。蒙的斯鳩曰。凡專制之君主。動曰輯和其民。其實非眞能輯和也。何也。彼以奪民自由權。使民畏

懼爲本旨。夫民者固有求自保之性者也。而畏懼之心。與求自保之性。又常不相容者也。故專制之國。必至官與民各失其所願望而後已。無他。其中之機關。本自有相牴牾者存也。故只能謂之苟安。不能謂之輯和。輯和者。人人各有所恃。以相處而安其生也。苟安者。則一時無戰亂而已。又曰。凡專制之國。所謂輯和者。其中常隱然含有擾亂之種子。

任案人之恒言曰。亂極必治。治極必亂。歷徵諸二千年之史傳。其陳迹誠如是也。不知其所謂治者。非眞治也。特乘人心厭亂之旣極。又加以殺人過半。戶口頓減。謀食較易。相以帖然苟安而已。實則其中所含擾亂之種子。正多且劇也。故未有經百年治安者。此專制政體之所必至也。夫使果爲眞治矣。旣治之後。則斷無復亂之理。春秋三世之義。由據亂而進於昇平。太平是也。旣治而復亂。則固不得謂爲已治焉耳。

又曰。凡專制之國。必禁遏一切新奇議論。以納其民於墮然不動之域。其政府守一二陳腐之主義。有倡他義者。則謂之爲抗抵爲異圖。何也。彼其宗旨固以偷一時之安爲極則也。

又曰。凡專制之國。馴擾其民。使若禽獸然。習一二技藝。得隨意而鞭撻之。民旣頑冥如禽獸矣。故其中有一極獯惡而善於威嚇之術者。則足以統御之。不寧惟是。乃至雖不以人爲君。亦能統御之。昔瑞典王查爾第十二。嘗有所命於元老院。元老院不奉詔。王曰。若卿等抗朕命。朕將以一履強命卿等。元老院遂唯從命。由此觀之。一隻之履。可以御臣民。吾故曰。不必人爲君也。

蒙的斯鳩論立君政體。與專制政體之異。其略謂專制之國。君主肆意所欲。絕無一定之法律。然行之旣久。漸有相沿成習之法律。以御衆。此爲政治沿革之第二期。此種政體。威力與法律並行。

蓋專制之稍殺者也。雖然其法律非因民之所欲而制定。未可稱爲眞法律。只能謂爲例案而已。而此例案者。果何物乎。則沿國家舊制。國王之下。有若干之閱閱權貴。皆有自其先世相傳之規條。君主或自恣。則此輩輒援例規以規諫之。藉以裁制君權。如斯而已。

任案蒙氏所謂立君政體者。頗近於中國二千年來之政體。其實亦與專制者相去一間耳。若英國之君民共治。不與此同科也。窩的兒嘗評之曰。蒙氏所論專制立君二者。其性質實相同。特其手段稍異耳。昔日黠鼠說狸奴。使繫鈴於其頸。爾後狸奴來覘鼠。輒聞鈴先避。以免於難。蒙氏所謂立君政治。則繫鈴於狸奴之頸也云云。其喻可謂切當。蓋雖繫鈴之猫。未嘗無捕鼠之志。立君之君。亦未嘗無虐民之心也。

蒙的斯鳩曰。立君政體之國。其所以持之經久。使不壞裂者。有一術焉。蓋一種矯僞之氣習。深入於臣僚之心。卽以爵賞自榮之念是也。彼立君政體之國。其臣僚皆懷此一念。於是各競於其職。孜孜莫敢怠。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因此一念。羣臣皆自修飾。或致身效死。以徼身後之榮。究其實則全屬一種矯僞之氣而已。

又曰。立君政體之國。欲其不速歸滅亡。必其君主有好名之心。有自重之意。以己身之光榮。與國家之光榮。合而爲一。如是則必有希合民心。勉強行道之事。而其國亦得以小康。雖然。君主好名之極。而羣臣之中。無高爵碩望。可以鈐制之者。其君主必至自視如鬼神。一無顧忌。

任案中國二千年來所謂賢君令辟者。其得致小康。皆賴此也。然如本朝之高宗。亦所謂好名之極。正自視如鬼神者也。

### 譚瀏陽遺墨

瀏陽之學。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其大端具於仁學一書。我支那四千年未有之盛業。不待論矣。其零墨碎金。散於人間者。隨時衰錄之。以廣其傳。左三則爲同志書筵之語也。其書在著仁學之後。

靜觀斷念。動成匠心。靜觀斷念者何也。業識流注。念念相續。惟餘般若。無不能緣由此之彼。因牛及馬。如樹分枝。枝又成幹。忽遇崎嶇。中立亭亭。懸旌無薄。是名暫斷。乘此微隙。視其如何復續。若竟不復續。意識斷矣。動成匠心者何也。道絕言思。遇識成境。境無違順。遇心成理。聞歌起樂。見泣生悲。非歌泣之足憑。有爲悲樂之主者也。然則苟變其主。必得立地改觀。所謂三界惟心。卽匠心也。

曾重伯言舟中聞槳擊水。心之知識。卽逐聲而往。槳自槳。水自水。聲自聲。心自心。何以遽相湊泊。因有悟於中陰入胎之理。余謂中陰湊泊之機。信是如此。所可懼者。非其甚深智慧。轉世之後。德業一時墜失。何其無記性也。及重思之。知識本來無記性。後境而思前境。今日而思昔日。似有記性矣。然必置此思彼而後得。非不待更端而同時並得也。然則知中識中。僅能容得一事。其餘皆謂之遺忘可也。生人知識。有體魄之可寄。尙自無有記性。復何論於憑虛無著之中陰。此成大圓。麟智者。所以無後無前。無今無昔。容則並容。得則同得。一多無礙。不在兩時。

夫萬善之首必曰信。萬惡之首必曰不信。於耳目所不及。接而生疑想者。是爲不信。於過去未來。而生久遠想者。是爲不信。於大小長短多寡。而生容積想者。是爲不信。於一念頃而自放逸者。是

爲不信。於常精進而生退轉想者。是爲不信。於少有所得而生自足想者。是爲不信。於一乘中而生二想者。是爲不信。廣說雖累大萬不能盡也。譬如盲人而與說日。彼終不信。以不信故。雖佛威神力。終無能使彼知日。

### 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以下庚子

陸羯南語任公曰。君等今熱心於教育之事。其目的所在。有不可不熟審者。勿徒謂文明之可貴而已。卽如我日本之大學。謂摹倣文明。成效卓著。但自其表面觀之。則然爾。至於裏面。其腐敗有不可勝言者。當局者一依德國主義。其所以爲教者。則以服從政府爲之精神也。遂使全國少年。缺獨立自重之氣。成卑劣下之俗夫。孰知假文明之名。以行焚書坑儒之術者。其禍更慘於秦政十倍乎。

任公瞿然曰。有是哉。此吾疇昔所以深慨痛恨於我中國。而不意日本之猶未能免是也。以日本教育之進步。比諸吾中國。其相去何啻千萬。而日本愛國之士。猶以比諸秦政之坑焚。然則如吾中國者。又將何擬也。法國大儒孟德斯鳩曰。凡半開專制君主之國。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從而已。日本大儒福澤諭吉曰。支那舊教。莫重於禮樂。禮者所以使人柔順。屈從也。樂者所以調和民間。勃鬱不平之氣。使之恭順於民賊之下也。任公曰。此二氏之言。然耶。否耶。我國民試一自省之。嗚呼。亡天下者。豈必八股。豈必楷法。豈必考據。豈必詞章。苟無精神。雖日手西書。口西法。其腐敗天下。自速滅亡。或更有甚焉耳。

中國自數年以來。學校之議蜂起。或官立。或私立。各省所在多有。雖然。吾不知其所以設校之意。



將以智之乎。抑以愚之乎。將欲養之使爲國家禦侮之用乎。抑將爲此侏侏矜纓。謀他日衣食富貴之路乎。彼設校者。豈不曰吾將智之。使爲國家禦侮之用也。雖然吾見彼入學者。日益以愚。而叩其來學之心。有不爲他日一身之衣食富貴而來者。殆萬中不得其一也。以此言之。學堂其有愈於書院乎。西學其有愈於八股乎。吾烏從而言之。

凡一統專制之國。值承平無事之時。但求輯和其民。使無反側。而政府之能事畢矣。若是者以服從爲教可也。若夫處於萬馬奔軼。萬流激湍。鬪智鬪力之世界。立於千鈞一髮。孤注一擲。累卵岌岌之地位。非濬一國之智。鼓一國之力。則奄奄殘喘。豈復有救。夫所以濬之鼓之之具何也。自由是也。自由者精神生發之原力也。嗚呼。日本之國家教育。尙未克語於此。吾於中國更何責焉。

雖然。以日本之教育。於泰西文明之事物。幾於具體而微。而有識之士。其憂之也。猶且如是。況吾中國者。固無精神。並無形質。而舉世所謂志士者。以此不完不具無可比擬之事。以相夸耀。若以此爲盡我維新之天職者。然彼靡靡肉食者。自甘爲奴隸。又欲奴隸我民。固不足責矣。顧我國民其終不悟耶。其終不悟耶。

### 祈戰死

冬臘之間。日本兵營士卒。休憩瓜代之時。余偶信步游上野。滿街紅白之標幟相接。有題曰歡迎某師團步兵某君。某隊騎兵某君者。有題曰送某步兵某君。某砲兵某君入營者。蓋兵卒入營出營之時。親友宗族相與迎送之。以爲光寵者也。大率每一兵多者十餘標。少者亦四五標。其本人

服兵服昂然行於道。標則先後之。親友宗族從之者。率數十人。其爲榮耀。則與我中國入學中舉。簪花時不是過也。其標上僅書歡迎某君送某君等字樣。無甚讚頌祝禱之語。余於就中見二三標。乃送入營者。題曰祈戰死三字。余見之。矍然肅然。流連而不能去。

日本國俗與中國國俗有大相異者一端。曰尙武與右文是也。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之詩歌無不言從軍樂。吾嘗見甲午乙未間。日本報章所載贈人從軍詩。皆祝其勿生還者也。杜甫兵車行。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于雲霄。以視此標上所謂祈戰死者。何相反之甚耶。

### 中國魂安在乎

日本人之恒言。有所謂日本魂者。有所謂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國維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謂中國魂者。皇皇然大索之於四百餘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傷哉。天下豈有無魂之國哉。吾爲此懼。

或曰尙武之風。由激厲而成也。朝廷以此爲榮途。民間以此爲習慣。於是武士道出焉。吾中國向來薄視軍士。其兵卒不啻奴隸。則謂從軍苦也固宜。自由主人曰。此固一義也。然猶有未盡者。尙武之風。由人民之愛國心與自愛心。兩者和合而成也。人人皆有性命財產。國家之設兵以保人之性命財產。故民之爲兵者。不啻各自爲其性命財產而戰也。以此爲戰。戰猶不勇者。未之聞也。不觀兩鄉之械鬪者乎。其子弟相率衝鋒陷陣。其老弱相率饋飲食。雖欲禁之而不能焉。彼固各自爲其剝膚之利害與切己之榮辱也。故吾觀於械鬪。而知吾中國所謂武士道之種子。在於

是矣。

今中國之有兵也。所以鈐制其民也。奪民之性命財產。私爲己有。懼民之知之。而復之也。於是乎有兵。故政府之視民也如盜賊。民之視政府亦如盜賊。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也亦如草芥。似此者。雖日日激厲之。獎榮之。以求成所謂武士道者。必不可得矣。爾來當道者知兵之不可以已也。相率而講之。練之。獎之。勸之。榮祿張之。洞之。徒則其人也。吾見其每年糜數千萬之餉。而兵之不可用如故也。何也。方且相視以盜賊相待。以草芥欲振之。孰從而振之。夫是之謂無魂之兵。無魂之兵者。猶無兵也。

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爲有魂之國。夫所謂愛國心與自愛心者。則兵之魂也。而將欲製造之。則不可無其藥料。與其機器。人民以國家爲己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藥料也。使國家成爲人民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機器也。

### 答客難

客難任公曰。子非祖述春秋無義戰。墨子非攻之學者乎。今之言何其不類也。任公曰。有世界主義。有國家主義。無義戰非攻者。世界主義也。尙武敵愾者。國家主義也。世界主義屬於理想。國家主義屬於事實。世界主義屬於將來。國家主義屬於現在。今中國岌岌不可終日。非我輩談將來道理想之時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談誤國之罪。所不敢辭也。謂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辭也。謹謝客。

抑吾中國人之國家主義。則雖謂之世界主義可也。何也。今日世界之事。無有大於中國之強弱。

興亡者。天下萬國大政治家所來往於胸中之第一大問題。卽支那問題是也。故支那問題。卽不啻世界問題。支那人言國家主義。卽不啻言世界主義。然則吾今日之思想決非退步也。謹謝客。

不甯惟是。吾之所言兵。與榮祿張之洞所言兵。有大異之點。彼所言者民賊之兵也。吾所言者國民之兵也。民賊之兵。足以亡國。國民之兵。足以興國。吾特謂興國之兵之不可以已云爾。若夫亡國之兵。則吾之惡之如故也。與吾前數年所論實無矛盾。謹謝客。

### 憂國與愛國

有憂國者。有愛國者。愛國者語憂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短。曰。吾惟憂之之故。憂國者語愛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長。曰。吾惟愛之之故。憂國之言。使人作憤激之氣。愛國之言。使人厲進取之心。此其所長也。憂國之言。使人墮頹放之志。愛國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短也。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用之不得其當。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爲報館主筆者。於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

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旣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進歎踊者。吾歌矣。誰歎和者。

日本青年有問任公者曰。支那人皆視歐人如蛇蝎。雖有識之士亦不免。雖公亦不免。何也。任公曰。視歐人爲蛇蝎者。惟昔爲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號稱有識之士者益甚。昔惟人人以爲蛇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愛。今惟人人以爲神

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若語其實。則歐人非神明。非蛇蝎。亦神明。亦蛇蝎。即神明。即蛇蝎。雖然。此不過就客觀的言之耳。若自主觀的言之。則我中國苟能自立也。神明將奈何。蛇蝎又將奈何。苟不能自立也。非神明將奈何。非蛇蝎又將奈何。

### 保全支那

歐人日本人。動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聞此言。支那而須藉他人之保全也。則必不能保全。支那而可以保全也。則必不藉他人之保全。

言保全人者。是謂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謂放棄自由。

或問曰。孟子者。中國民權之鼻祖也。敢問孟子所言民政。與今日泰西學者所言民政。同乎。異乎。曰。異哉。異哉。孟子所言民政者。謂保民也。牧民也。故曰若保赤子。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保民者。以民爲嬰也。牧民者。以民爲畜也。故謂之保赤政體。又謂之牧羊政體。以保牧民者。比之於暴民者。其手段與用心雖不同。然其爲侵民自由權則一也。民也者。貴獨立者也。重權利者也。非可以干預者也。惟國亦然。曰保全支那者。何以異是。

### 惟心

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虛幻。惟心所造之境爲真實。同一月夜也。瓊筵羽觴。清歌妙舞。繡簾半開。素手相攜。則有餘樂。勞人思婦。對影獨坐。促織鳴壁。楓葉繞船。則有餘悲。同一風雨也。三兩知己。圍爐茅屋。談今道故。飲酒擊劍。則有餘興。獨客遠行。馬頭郎當。峭寒侵肌。流潦妨轂。則有餘悶。『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與『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同一黃昏也。

而一爲歡。一爲愁。慘其境絕異。『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與『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同一桃花也。而一爲清淨。一爲愛戀。其境絕異。『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與『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同一江也。同一舟也。同一酒也。而一爲雄壯。一爲冷落。其境絕異。然則天下豈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戴綠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綠。帶黃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口含黃連者所食物一切皆苦。口含蜜餞者所食物一切皆甜。一切物果綠耶。果黃耶。果苦耶。果甜耶。一切物非綠非黃。非苦非甜。一切物亦綠亦黃。亦苦亦甜。一切物卽綠卽黃。卽苦卽甜。然則綠也黃也。苦也甜也。其分別不在物而在我。故曰三畏惟心。

有二僧因風颺刹幡。相對論。一僧曰風動。一僧曰幡動。往復辨難無所決。六祖大師曰。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自動。任公曰。三界惟心之真理。此一語道破矣。天地間之物一而萬萬。而一者也。山自山川自川。春自春。秋自秋。風自風。月自月。花自花。鳥自鳥。萬古不變。無地不同。然有百人於此。同受此山。此川。此春。此秋。此風。此月。此花。此鳥之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百焉。千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千焉。億萬人乃至無量數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億萬焉。乃至無量數焉。然則欲言物境之果爲何狀。將誰氏之從乎。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憂者見之謂之憂。樂者見之謂之樂。吾之所見者卽吾所受之境之眞實相也。故曰惟心所造之境爲眞實。

然則欲講養心之學者。可以知所從事矣。三家村學究。得一第。則驚喜失度。自世胄子弟視之何

有焉。乞兒獲百金於路。則挾持以驕人。自富豪家視之。何有焉。飛彈掠面而過。常人變色。自百戰老將視之。何有焉。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自有道之士視之。何有焉。天下之境。無一非可樂可憂。可驚可喜者。實無一可樂可憂。可驚可喜者。樂之憂之。驚之喜之。全在人心。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境。則一也。而我忽然而樂。忽然而憂。無端而驚。無端而喜。果胡爲者。如蠅見紙窓而競鑽。如貓捕樹影而跳擲。如犬聞風聲而狂吠。擾擾焉送一生於驚喜憂樂之中。果胡爲者。若是者。謂之知有物而不知有我。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謂之我爲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隸。

是以豪傑之士。無大驚。無大喜。無大苦。無大樂。無大憂。無大懼。其所以能如此者。豈有他術哉。亦明三界唯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隸而已。苟知此義。則人人皆可以爲豪傑。

### 慧觀

同一書也。考據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考據之材料。詞章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詞章之材料。好作燈謎酒令之人。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燈謎酒令之材料。經世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經世之材料。同一社會也。即人商賈家人之。所遇者無一非錙銖什一之人。江湖名士入之。所遇者無一非咬文嚼字之人。求宦達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諂上凌下衣冠優孟之人。懷不平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隴畔輟耕東門倚嘯之人。各自占一世界。而各自謂世界之大。已盡於是。此外千形萬態。非所見也。非所聞也。昔有白晝攫金於齊市者。吏捕而詰之曰。衆目共視之地。汝攫金不畏人耶。其人曰。吾彼時只見有金。不見有人。夫一市之人之多。非若秋毫之末之難察也。而攫金者不知

之。此其故何哉。昔有傭一蠢僕。執爨役者。使購求食物於市。歸而曰。市中無食物。主人曰。嘻。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何一不可食者。於是僕適市。購輒得之。既而亘一月。朝朝夕夕所食者。皆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主人曰。嘻。蓋易他味。僕曰。市中除魚與豕肉與芥與薑之外。無有他物。夫一市之物之多。非若水中微蟲。必待顯微鏡然後能覩也。而蠢僕不知之。此其故何哉。

任公曰。吾觀世人所謂智者。其所見與彼之攫金人與此之蠢僕相去幾何矣。李白杜甫滿地。而衣襪襖攜鋤犁者。必不知之。計然范蠡滿地。而摹禹行效舜趨者。必不知之。陳涉吳廣滿地。而饗五鼎鳴八鑼者。必不知之。其不知也。則直謂世界中無有此等人也。雖日日以此等人環集於其旁。而彼之視爲無有固自若也。不此之笑。而惟笑彼之攫金者與此之蠢僕。何其蔽歟。

人誰不見萍果之墜地。而因以悟重力之原理者。惟有一奈端。人誰不見沸水之騰氣。而因以悟汽機之作用者。惟有一瓦特。人誰不見海藻之漂岸。而因以覓得新大陸者。惟有一哥倫布。人誰不見男女之戀愛。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動機者。惟有一瑟士丕亞。無名之野花。田夫刈之。牧童蹈之。而窩兒哲窩士於此中見造化之微妙焉。海灘之礫石。漁者所淘餘。潮雨所狼藉。而達爾文於此中悟進化之大理焉。故學莫要於善觀。善觀者觀滴水而知大海。觀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謂慧觀。

### 無名之英雄

日本德富蘇峯所著靜思餘錄。中有文一篇。題曰無名之英雄者。余甚愛之。今摘譯一二以實我自由書。其文曰。



余今尙記憶。余兒時常伴親屬出鄉赴熊本。於其途間。忽見巍城聳空。有睥睨天地之概。余驚喜欲狂。當時余惟知其高大耳。問其何以高大之由。不能知也。余今尙記憶。余昔在學校。愛英雄。仰英雄。夢英雄。心醉英雄。當時余惟信英雄之爲英雄耳。問英雄之何以得爲英雄。不能知也。

嗟乎。余乃今始有所悟。彼一片之石雖大。不足以築高城。一個之人物雖偉。不足以爲英雄。使高城如彼其高者。有無名之礎石爲之也。使英雄如彼其大者。有無名之英雄爲之也。爾勿以英雄之事業爲一人一個之事業。又豈直事業而已。卽彼英雄之自身。亦非一人一個所得而成也。城樓之聳於雲霄。據樓下無數之礎石而聳。彼高城者。代表此無名之礎石云爾。英雄之秀出世界。賴無數絕不知名之英雄而秀。彼英雄者。代表此無名之英雄云爾。

華盛頓英雄也。使彼爲宇宙一閑人。果能成就十三州之獨立乎。格林宅英雄也。使彼不在於清教徒之社會。果能奏英國革命之績乎。路得英雄也。使彼不立於十六世紀歐洲之中心。則宗教之改革。果成於彼之手乎。是決不可。是故華盛頓之下。有無名之華盛頓無量數焉。格林宅之下。有無名之格林宅無量數焉。路得之下。有無名之路得無量數焉。彼英雄者。恰如金剛石。觀來雖僅一塊。分析之則實由多數之同質同角度同分子的阿屯體而成者也。

人孰不曰造天下者英雄也。雖然。造英雄者誰乎。若以彼英雄爲世界之恩人。然則英雄之恩人誰乎。曰。是非賴此無名之英雄不可。

有一英雄。必有一無名之英雄扛而負之。有一無名之英雄。又必有他無名之英雄扛而負之。

譬之一水車之大輪。必與他之小輪合力而動。動而此大小車輪之水勢。又自何處來乎。今日  
洶洶轉磨千萬匹馬力之水。卽昨日深山幽谷中流觴咽石游魚清淺之水也。由此觀之。世界  
之運動。真不可思議。其運動者在於此處。而運動此運動者。卻在於彼處。然則世界之大動機。  
果在何處乎。吾知其在於世界。而不知其在於世界之何處。彼之聳立於世界上。而建大擺搖  
大鼓。捉大風。弄大潮者。皆所謂有名之英雄也。若無名之英雄。何有焉。彼無名者。非惟人不知  
我。卽我亦不自知。夫自之謂真無名。

不觀爾懷中之時辰表乎。自外面觀之。不過長短二針。轉去轉來。其簡單也。如彼。自裏面窺之。  
則有如毛髮之螺線。如比櫛之小輪。其繁雜也如此。世界運動之機關。亦若是焉耳。

立於表面者。不過二三之英雄。雖然。世界之事業。卽英雄之事業也。英雄者。不過其長短二針  
而已。若論事業爲英雄。獨力所能至。是無異謂時表爲長短針。獨力所能行。不亦偵乎。夫彼之  
造英雄。運動英雄者。卽隱於世界中之農夫。職工。役人。商賈。兵卒。小學教師。老翁。寡婦。孤兒等。  
恒河沙數之無名英雄也。彼等固非欲驅使英雄。雖然。世之英雄。未有不甘心下氣俯首而願  
受其驅使者。莫或爲之。若或致之。所謂無冠之皇帝。非此輩而誰。

嗟乎。彼等者。國之生命也。世之光也。平和之泉也。福之源也。世界之大恩人也。世若有愛英雄  
之人。請先愛此無名之英雄。若有欲頂禮於英雄脚下之人。請先頂禮此無名英雄之脚下。若  
有望英雄出世之人。請先望此無名英雄之出世。豈不聞一株之樹雖大。不足以成森森一片  
之石雖崇。不足以爲山岳。無名之英雄。眞英雄哉。

飲冰主人曰。德富氏此論。所謂時勢造英雄之說也。今日中國之所以不振。患在無英雄。此義人能知之。能言之。而所以無英雄之故。患在無無名之英雄。此義則能知之。能言之者。蓋寡矣。夫我中國今日。果有英雄乎。無英雄乎。吾不得而斷之。借使有一二之英雄焉。有三數之英雄焉。而全國之人。能許其卒成英雄與否。非吾之所敢言也。譬之一軍於此。其能成大功者。繫乎將帥。然使將帥能成大功者。又繫乎兵卒。雖以拿破崙。惠靈吞之能。而使之率中國之綠營防勇。吾知其必無能爲役也。一軍如是一國。亦何莫不然。國也者。非一二人之國。千萬人之國也。國事也者。非一二人之事。千萬人之事也。以一國之人。治一國之事。事罔不治。若欲以一二人而治一國之事。其餘千萬人。皆委之而去。或從而掎。或從而拮。雖聖賢未有能治者也。世有望治者乎。願勿望諸一二人。而望諸千萬人。質而言之。卽勿望諸他人。而望諸自己云爾。勿曰。我不能爲英雄。我雖不能爲有名之英雄。未必不能爲無名之英雄。天下人人皆爲無名之英雄。則有名之英雄。必於是出焉矣。

雖然。時勢固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助將帥之成功者。兵卒也。而訓練此兵卒。使能爲我助者。又在將帥也。世有欲爲英雄者乎。盍先用力以造出此無名之英雄哉。

### 志士箴言

一昨讀某報。有文一首。題曰志士箴言。吾讀之。肅然正襟。汗流浹背。深自媿。抑不敢不自勵也。因亟寫一通。置諸座右。並以諭我同志。咸使自媿自勵。以冀不負作者。棒喝之苦心焉。原稿自隱姓名。秋水蒹葭。徒使我想望不盡。惆悵何極。若作者不以某爲不可教。而辱覲之。請惠一短簡。自述

蹤跡許其納交。是又某之所願望也。謹錄其文曰。

天下事至易莫如死。一得其死。則萬世有生氣矣。天下事至難莫如死。一言及死。則盡人有餒心矣。今試執四萬萬人以問之。果有死而復死者乎。無有也。又試執四萬萬人以問之。果有終至不死者乎。無有也。然則此呱呱墜地之時。卽有渺渺還空之日。夢夢數十寒暑間。爲聖賢。爲豪傑。爲庸愚。爲污賤。爲大奸巨猾。爲志士仁人。無不同歸於盡。但其所以盡而不盡。與盡而卽盡。直至與恒河沙數。同作野馬也。塵埃也。蛻此臭皮囊。還諸大地。而大地之中。遂永不知有是人也。此其中非有他故也。人人有必死之日。而人人偏有畏死之心。終日徼倖於有生不死。而絕不思夫雖死猶生。以故生則未可知。而死則竟死。平心而論。留此數十年。枉立天地有憾。生成無稱。孫子之身。以朝斯夕斯。饘斯粥斯。直待老病死疾。以至泯然漸滅。並其形影姓名。概歸諸無何有之鄉。曠漠之野。自顧與朝菌。蜃蛄爲伍。則亦無事深論矣。儼然以覺世救民。開化進步之豪傑自命。乃於生死之故。尙不洞明。一遇疾風板蕩。而卽局促如轅駒。無聲如反舌。低眉如菩薩。衰頹如屈子。卽有百鍊之鋼。竟化爲繞指之柔。荊軻之氣。亦變作舞陽之面。彼其人者。豈眞易其素志。悔其初心。而大失本來之面目哉。毋亦曰畏死之情勝。遂不惜屈心抑志。遵時養晦。以待天日重見。風雲復會。而留身命以有待耳。嗟乎。成則任掀天動地之美名。敗則惟天昏地黑之坐視。脫令大局終窮。長此終古。其將佯狂以沒世歟。抑別立功名以自見歟。姓名雖未樹。黨人之碑。罪名已入爰書之券。發迹飛騰之有日。終必與刀鋸。褫革爲緣。今之所謂志士仁人。其終窮也必矣。與其除著作等身垂空文。以自見外。別無可傳可法之名。何若行吾

初服。再起而爲四百兆同胞力爭身家性命之大權。不濟則以死繼之。一死不足。則羣起而引頸就之。剖心明之。但使令天下萬世咸知爲吾種吾教起見。而並非爲一身之富貴利達計。則今日以身命爲犧牲之人。必他年享犧牲而永不死之人也。況各國文名之治。無不從流血而成。有志者類能言之。今以四萬萬人。喪元者不過六人。流血者不及十步。乃欲翻數千年之舊根。振二十三省之新象。竊恐死者爲其易而易者自易。生者爲其難而難者終難耳。東南數省。熱心時變者。號稱數萬人。若爲茅焦。若爲豫讓。若爲劉章。若爲敬業。若爲聶政。若爲朱亥。若爲鐵鉞。若爲景清。若爲朱雲。若爲陳東。爭之。抗之。擢之。撼之。挾之。聲罪而致討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前者伏誅。後者執簡。缺彼菜市之刀。而再接再厲。叢疊彙街之首。而亦步亦趨。彼黨雖素稱極頑。極固。極狠。極兇。而其下手愈辣者。人心愈不平。人心愈不平。則天下莫不欲飲刃於其腹。此日本長野君所謂舍身命以作犧牲。卽忠之謂也。勇之謂也。今以忠君自命。勇於變法之人。而卽未盡其忠。未見其勇。若此。爲程嬰者。旣難其人。爲杵臼者。豈易償其志也。昔張巡被執。謂南霽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每誦斯言。未嘗不凜凜有生氣。謂其得死所而絕無餒心矣。今一擢敗而卽羣焉皆餒。莫敢再興。天下事。寧有轉機乎。嗟嗟。生遇聖明。不才見棄。德行不登諸里巷。姓名未達乎天。聽引鏡窺形。頭顱空負。乃欲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固已自慙不類耳。而復以不諒之意。妄惋惜乎豪傑有志之流。嗚呼。不重滋之戚歟。

朝從屠沽游。夕拉騶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驚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匣中龍光劍。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負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牖其暹。旣窺豫讓

橋復瞰軹深井。長跪奠一卮。風雲撲人冷。此襲自珍氏之詩也。吾錄志士箴言已。感慨終夕。更錄此以寫我心。

### 天下無無價之物

西諺曰。『天謂衆生曰。一切物皆以畀汝。但汝須出其價錢。』可謂至言。任公乃自呵曰。革新者天下之偉業也。汝欲就此偉業。而可以無價得之乎。糴一斗之粟。尙須若干之價值。捕一尾之魚。尙須若干之苦勞。汝視邦家革新之大事。其所值曾一斗粟一尾魚之不足乎。嘻。

### 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

吾之愛友韓孔菴有詩曰。慶忌焚七族。要離沈妻子。人生苟虛生。不如其死矣。舉日覽八荒。誰爲真男子。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吾每誦其言。

乃復自呵曰。汝儼然爲此四百兆神明種族之一人。汝之責任何在。乎。今日之世界何鐵血世界也。而可以筆舌了汝責任乎。汝以筆舌浪竊虛名。汝有何功德於世界。而靦然被人呼汝爲先覺乎。虛名日高一日。則責任日重一日。而汝曾不自知乎。筆乎舌乎。其遂斷送汝一生乎。嘻。嗚呼。蹉跎髀肉。驚中歲之催人。如此頭顱。求天涯之善價。志士乎。志士乎。胡不自箴。

### 世界最小之民主國

國於世界之兩半球者。其數何限。雖然。有龐然擁數千萬里之地。數千百兆之人。而不能謂之爲國者。亦有眇然地不滿十里。人不滿百數。而不能不謂之爲國者。何也。國也者。對於內而有完備

之行政機關對於外而有無缺之獨立主權者也。苟二者不備。國雖大猶謂之無國。苟二者具備。國雖小猶謂之有國。今列舉世界最小之主國數四。以供覘國者之考鑑焉。不徒爲茶餘酒後之談資而已。

一達窩拉拉國。在撒爾尼亞<sup>即意大利之母國</sup>之西北。長五英里。廣不及半英里。亭然一島國也。居民合

計不及六十人。每六年公舉大統領一名。議官六名。皆不受俸銀。報效國事。選舉之際。舉國男女皆有投票之權。自千八百八十六年。成爲獨立國以來。國內靜謐。從無選舉紛爭之事。西人稱爲東歐之一大樂土云。此國之歷史。自千八百三十六年。撒爾尼亞王封其親族某氏爲島主。未及五十年。島民厭君主政體。經數次之戰爭。至千八百八十六年。遂制定憲法。爲一箇之民主國。爾來著著改進黨政。意大利首認之。列國相繼認之。遂成爲完全無缺之獨立國。此國民之生業。以漁業爲重。農業次之。其生計極豐裕。無外敵之虞。雖無海陸之軍備。一朝有事。六十民之國民皆爲兵云。

二俄斯德國。在法國之南。皮歷尼山之嶺。面積僅方一英里半。人口僅百四十。以幅員論。爲世界最小之國也。然其行民主政體。實在美國之前。當一千六百四十八年。既經法國及西班牙之承認。儼然爲歐洲中一箇獨立國。其大統領自元老官中推選。元老官凡十二名。皆國內之老農也。每十二年改選一次。大統領兼收稅吏行政官裁判官之職。若其所裁決之事。不愜民望。則人民下山而請西班牙之僧正處決之云。

三加耶撒布國。在美國北方卡羅利寧之西部。國內分爲二洲。雖除英國之外。未有他國認其

獨立然其行政自由自主不受他國轄治其位置在於谷地面積八十英方里土地最爲肥沃大  
統領四年一任每年受五百元之薪俸議員半之其政府有國務大臣三名每人民百口舉議員  
一名云。

四桑瑪里國。在意大利中部。而世界民主國中最有名者也。面積有三十三英方里。人口八千  
五百。其京都在距海面二千英尺之高地。京都人口約一千二百。風景絕佳。世界列國罕見其比。  
其法律由立法院議員所制定。議員凡六十名。皆終身任期。又自此議員中選十二人爲議官。裁  
決各種之問題。此議官中。又二人爲國務卿。代表國家。統率內務外務大藏等諸大臣。兵額有九  
百五十名。財政年年皆有豫算表。此國與意大利訂條約。凡自意國入口貨物收關稅。自本國出  
口而往意國之貨物則免之。

### 維新圖說

以下辛丑

蓬蓬哉。鬱鬱哉。數月以來。維新云。維新云之語。彌漫磅礴於國中。無論爲帝爲后爲吏爲士爲紳  
爲商。但使稍有腦氣筋者。苟上以『守舊鬼』三字之徽號。度無不瞋目相視。斷斷然鼓舌以自  
辨其非。嗚呼。以視去年今日。何其異也。其所以得此者非他。乃譚嗣同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康廣  
仁林旭唐才常林圭裕祿毓賢啓秀徐承煜趙舒翹英年德公使日本書記生與夫千數之自立  
會員千數之義和團黨千數之外國教士中國教民之血相注射相攪雜成一種不賫之價值而  
購得之者也。舉事不成而非不成。流血無益而非無益。嗚呼。噫嘻。吾欲爲中國賀。  
雖然。吾昔見中國言維新者之少也。而驚。吾今見中國言維新者之多也。而益驚。試略舉維新者



之種類。有欲奉西后以維新者。有欲奉 今上以維新者。有欲傾滿洲以維新者。有欲緩緩以維新者。有欲急急以維新者。有欲用溫和手段以維新者。有欲用激烈手段以維新者。有欲行全國集權之維新者。有欲行分立自治之維新者。有排外以行維新者。有媚外以行維新者。有為保朝廷之基業而不得不維新者。有為保國民之權利而不得不維新者。有為保一己之權勢聲名富貴而不得不維新者。其種類千差萬別。而又非一人歸一種類。大抵參伍錯綜。撥雜駁亂。而各具一奇異之色相。試列圖以明之。

第一 維新種別圖

維新

- (甲) 官吏
- (乙) 通客
- (丙) 學生
- (丁) 商人
- (戊) 士子 (變科舉後之維新者)
- (己) 會黨

第二 維新黨派圖

- (甲) 后黨
- (乙) 勸王
- (丙) 革命

維新

(丁) 無黨

(一) 不偏倚者

(二) 不任事者

### 第三 維新目的圖

(甲) 保持現狀

(子) 全保持

后黨

(丑) 半保持

后黨  
勤王黨  
無黨

維新

(乙) 破壞現狀

(寅) 半破壞——勤王黨  
(卯) 全破壞——革命黨

### 第四 維新辦法圖

(甲) 緩辦

后黨  
革命黨

維新

(乙) 急辦

后黨  
勤王黨  
革命黨

(丙) 口辦實不辦

后黨  
勤王黨  
革命黨  
無黨

以上八圖。略舉大概。雖不足以盡其形相。雖然亦既已繁賾殺雜。千聲萬色矣。吾以為其種別如何不必問。其黨派如何不必問。其目的如何不必問。其辦法如何不必問。其主義如何不必問。其

動力如何。不必問。乃至其變相如何。亦不必問。所最當辨者。惟心術而已。使其心而爲國民也。公也。無論何種別。何黨派。何目的。何辦法。何主義。何動力。何變相。而必終歸於一致。使其心而爲一姓也。自以爲公。而實私也。其志愈誠。其行愈勇。而其病天下也愈甚。使其心而爲一己也。私也。且假公以濟其私也。吾甯願舉四百兆人皆爲「守舊鬼」。而必不願我國有此等人也。嗚呼噫嘻。蓬蓬哉。鬱鬱哉。數月以來。維新云。維新云之語。彌漫磅礴於國中。吾欲以第八圖鑑天下之言維新者。且欲吾儕言維新者之一自鑑也。嗚呼噫嘻。吾其賀耶。吾其弔耶。

### 十九世紀之歐洲與二十世紀之中國

十八世紀之末。法國大革命起。血腥模糊。哭聲匄匄。戳破歐洲之中心點。加以拿破侖曠代英雄乘之而起。遂至勞全歐之聯軍。僅制其饑。而自由之空氣。遂徧播盪於歐洲。動力與反動力。互相起伏。互相射薄。小退大進。而卒有今日。讀近百年來之西史。何其壯也。何其快也。十九世紀之末。中國義和團起。血腥模糊。哭聲匄匄。戳破亞洲之中心點。亦既已勞全歐之聯軍。僅制其饑。而拿破侖果安在耶。而亞洲大陸自由之空氣。何以沈沈噎噎。而至今無端倪耶。吾欲我國民一思其故。漢之季也。八俊八顧八廚八及。名士徧天下。愛國者皆屬望焉。顧無救於漢之亡。而崎嶇山谷。存漢臘數十年者。乃一當時無名之諸葛亮。明之季也。東林復社。名士徧天下。愛國者皆屬望焉。顧無救於明之亡。而飄蓬海島。存明朔數十年者。乃一當時無名之鄭成功。卽法國大革命之始。民黨名士星羅棋布。風馳電掣。只能破壞法國。不能成就法國。而成就之者。乃一當時無名之拿破崙。意者中國之拿破崙。今猶未出世耶。吾願愛國之士。其勿以中國再造之業。望諸今日有名

之維新黨。彼眞英雄固不可以名求也。抑所謂今日有名之維新黨者。其勿自尊大亦勿自暴棄。惟盡其責任。以爲將來出世之拿破崙前驅先導。或者二十世紀之亞陸。其未必多讓於十九世紀之歐陸耶。

前驅亦有道乎。曰有。彼法國之能破壞。非革命黨獨力破壞之也。有破壞之前驅也。法國之能成就。亦非拿破崙獨力成就之也。有成就之前驅也。大革命之戳歐洲。與義和團之戳亞洲。其形跡略同。而結果乃大異者。蓋結果之來。必與原因成比例。蓋亦觀兩者之原因相去何如矣。承前此如此之原因。而欲求將來如彼之結果。是何異磨甑作鏡。炊沙爲飯也。西人有言。十八世紀者。十九世紀之母也。指專歐故吾願今日自命維新黨者。勿遽求爲歐洲十九世紀之人物。而先求爲歐洲十八世紀之人物。吾亞其將有瘳。

西人亦有言。革新之機。如轉巨石於危崖。不動則已。動則其機勢不可遏。必赴壑而後止。故最要者莫過於動力。有動力必有反動力。有反動力又必有其反動力之反動力。反反相續。動動不已。而大業成焉。試徵諸歐洲。法國大革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其原動力也。神聖同盟。一千八百十四年其反動力也。七月革命。一千八百三十年又神聖同盟之反動力也。其後各國之鎮壓政策。又其反動力也。二月革命。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又其鎮壓政策之反動力也。卒至帝王同盟散。梅特涅與國宰相逃。然後全歐之國民主義。乃定基礎焉。其波瀾之俶詭往復。歷百數十年。未嘗一日停頓寧息。而卒達其目的也如此。我中國戊戌之役。可謂原動力也。八月政變。其反動力也。義和團。反動力之極點也。今年之競言維新。又義和團之反動力也。蓋四年之間。而動力之往復者已三次矣。凡力之動也。其拋線之圈。愈擴而愈大。故

第一次之反動力。其現象必更劇於原動力。而第二次之反動力。

即反動力之反動力。與原動力同物者。

其現象又必

更劇於原反動力。

即第一次反動力。

以次遞進。皆循茲軌。故見反動力之來。勿懼勿患。當知其第二次加大

反動力之來。必不遠矣。吾中國動機。今始發軔。此後反動。其必四次五次乃至六七八九十次而未。有已。譬之所謂危崖轉巨石。其崖千仞。而其石今始墜數尋。前途遼哉。豈有艾乎。雖然。夫亦安得而遏之。吾意今世紀之中國。其波瀾俶詭。五光十色。必更有壯奇於前世紀之歐洲者。哲者請拭目以觀壯劇。勇者請挺身以登舞臺。

問者曰。自今以往。第四次之反動力。何自而生乎。曰。不見夫俄羅斯乎。亞歷山大第二未改革以前。俄羅斯民黨之勢力闐如也。其以後。則磅礴鬱積。至於今日。而幾不可復制。夫帝者改革。宜可以銷民間維新黨不平之氣矣。亞歷山大第二之改革。其事業亦不可謂不洪大矣。而反爲導引民黨之火線者何也。蓋革新者危崖轉巨石。非達其終點而決不能中止者也。譬有異昧。不當則已。嘗則必欲飽啖焉。必非可以染指分杯而饜其欲也。俄羅斯之民。前此不知有所謂平等主義自由思想者。故相與習而安焉。謂爲固然。雖經百數十年不動可也。及經一度改革之後。如十年幽窗之人。忽開片扇。覩一線之曙光。恍然見天地萬象。如此其可愛。其始不甘以幽窗老也。此所以改革爲動力之大原也。其動力之團。必甚於未動以前。其反動力之團。又如例加大。反反相續。動動不已。自今以往。俄羅斯終不能不行歐洲大陸之政體。此全世界有識者所同料也。吾中國亦若是而已。新黨乎。新黨乎。厚集爾動力。以爲將來出世英雄驅除。二十世紀新中國。其將賴之。

## 異哉所謂支那教育權者

吾嘗讀泰西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商務權。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交通權。鐵路輪船等練兵權。吾甚怪之。甚厭聞之。吾近讀日本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而後能握支那之教育權。吾愈益怪之。愈益壓聞之。今日欲救中國。不可不首從事於教育。欲從事教育。不可不取所長於最近最易之日本。此義人多能知之。吾亦稱謂然者也。雖然。當知今日世界。爲國家主義之世界。則教育亦不可不爲國家主義之教育。國家主義之教育。非他國入所得而代也。日本欲握我教育權者。日本人之國家主義也。夫何足怪。可怪者我國人不自有其教育權。不自有其國家主義也。

日本各報之論此者多矣。吾今擇譯其一。以告我國民。卽教育時論第五百九十九號中有題『就於支那教育調查會』一篇。其略曰。

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機運殆將發展。我國先事而制其權。是不可失之機也。我國教育家。苟趁此時容喙於支那教育問題。握其實權。則他日之在支那。爲教育上之主動者。爲智識上之母國。此種子一播。確立地步。則將來萬種之權。皆由是起焉。

不見泰西諸國乎。彼自十五世紀已來。卽實行植民政略。務以扶植勢力於他國。其狡猾之手段。實有可驚者。彼等一垂涎於其地。則不顧德義之如何。先驅本國無賴之徒移住之。不加以制裁。任其掠奪欺騙。此輩雖道德無成效。而富有成效。卽富無成效。而徒衆之孳殖有成效。孳殖既多。本國乃派才德兼備之人往。名爲保護旅民。於是布法律。施民政。使該地之士民。不知

不覺慕本國指泰西之風。遂於曖昧模糊之中。使其地隸屬於本國。此等實例。於印度見之。於澳洲見之。於南洋羣島見之。今於支那又將見之。

彼等於種種方面實行此政策。往往經營在數百年以前。結果在數百年以後。即教育之事。亦其一端也。彼等自殖民之始。即派傳教士以布耶蘇教。冥冥之中。換其人民之腦筋。使同化於已。今英語之教育權。在支那者。實有許多潛勢力。近者聯合軍之戰役。既於彼等於香港於長江一帶。大張此幟。欲興多少無關係之學校。彼其事事著先鞭。務實際。實有可爲吾日本人他山之石者。

各國之鷹麟虎視。既如此矣。今日我日本。不可不競時制先。以教育爲扶植勢力之源。以支那爲可取也。則速取之。以支那爲可教化也。則速教化之。既悟此義。則刻不容緩。宜速遣教育家於支那國家。設法保護補助之。雖當帑藏窘絀之時。不可惜此小費。失此機會。以貽我等子孫無窮之悔也。噫。北清之野。漠漠千里。渴望日本人之來前。漸醒之清廷。呼將伯於東方。盡吐哺握髮之禮。似此時機空前絕後。苟遲疑不決。曰姑待之。姑待之。恐他日我欲有事於清國之時。不知今日之清國。尙有存焉否也。

嘻。此雖日本一報一人之言。實不啻其一國之言也。中國人之熱心於教育。中國之福也。日本之熱心助我教育。尤中國之福也。至其所謂教育權者。日本果能得之否乎。此屬於未定之問題。要之吾國民若不自有之。則無論何國。皆可以得之。法律之公例。凡無主權之物。人人皆得而取也。即人不取之。而我亦終不能冇。然則於人何尤哉。

## 俄人之自由思想

於二十世紀中。有可以左右世界之力量者。三國焉。曰俄國。曰美國。曰中國。是已。而此三國者。又必將大變其前此之情狀。然後可成其大業。變之道奈何。則美國由共和主義而變爲帝國主義。俄國中國由專制主義而變爲自由主義。是已。中國與俄國相類似之點頗多。其國土之廣漠也相類。其人民之堅苦也相類。其君權之宏大而積久也相類。故今日爲中國謀。莫善於鑑俄。倭兒可士鳩者。俄國革命黨之鉅子也。英京倫敦有俄羅斯自由同志會。而倭氏實爲其會報主筆。於今年二十世紀之初開幕。著錄閎論一篇。名曰『俄人之自由思想』。今譯錄之。俾我國民知俄國之輿情。及其將來變遷之種子。而因以自擇焉。其言曰。

俄羅斯國民之改革思想。五年已來。進化甚驟。蓋初時國民之希望。全注於新皇之一身。今則逐漸遷移。而國民中有新智識者。漸將爲一國之代表焉。不觀夫俄國之學問家與學生乎。其自重之態度。不屈之精神。真有令人起敬者。今皇尼古喇之初卽位也。有非常之人望。蓋俄國國民。未知新君之主義若何。人物若何。故抱各種之希望。以歡喜熱心而迎之。此其故何歟。蓋先帝亞力山第三。壓制之化身也。其十四年間之政治。使國民疲倦。始如經半世紀憔悴於虐政者。故力山第三得『大鞭撻者』之綽號。非偶然也。此大鞭撻者。一旦崩殂。國民之眼。咸注於二十六歲之新皇。以爲此年少英敏之君。必能貴自由。順民望。行寬大之政。故當時俄民。如釋重負。雖然。聞喪而喜。恐傷新帝之感情也。故其歡喜之情。隱祕而不敢發露。大行之歸喪於莫斯科也。葬儀之盛。前古罕聞。悉索賦稅。民不堪命。雖然。俄民不敢怨焉。蓋將忍其困難。以達



來者之希望云爾。

吾俄無國會。其代表民意之機關。惟有州會 XEMSTIOS 而已。此舉世之所聞知也。故新帝即位之際。州會爲民代表上書。表其忠義之心。以悼先帝。又以最謙恭之語。瀝述民情。請准以後俄國人民。得以所欲所苦。直達朝廷。不經官吏之手。此其所請。可謂不失於禮。不悖於理。最平和正當之請求也。使新皇而有機微之新思想。不以家畜視人民。則此等上書。必無害其感情。有斷然者。

千八百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行即位及大婚禮。市邑軍隊。州會。及各種團體之代表者六百人。集於殿前。舉行祝典。皇帝尼古喇乃宣言曰。『今全國各階級之代表者。爲表白忠愛之心。咸集此處。朕之所深喜也。古來俄國臣民。皆抱至誠之忠義心。故今日卿等之所表。朕深信之。雖然。頃者州會連名上書。欲得全國人民參與國事之權。朕今有不得不質言者。朕於國民有益之事。必以全力赴之。雖然。至於先帝所行獨裁主義。朕必率由之。罔敢或墜。一言以蔽之。則朕之政治。一無以異於先帝之政治也。』云云。『此演說一出。全國人民。不勝失望。實則人民之所希望者。非欲限制君權。乃欲求得真正之獨裁政治而已。彼等於先帝在位之歷年。惡官吏之跋扈。不能堪其殘忍暴戾。而欲以君主一人之直接。據法律以施政治。其義甚正。而其情亦甚誠。其奈新皇不悟此意。反因沿前皇腐敗之業。以左袒官吏。此則俄國民所爲意外失望者也。』

雖然。彼等無聊之極思。終戀戀然有餘望。以爲皇帝不過少年少閱歷。而思想混雜未決定云。

爾待至加冕之時。或更示其真意。以利我民。未可知也。故當時全國國民之聲。莫不企踵以望。曰。加冕期至矣。加冕期至矣。乃自此後。而國民之失望。有更甚於前者。加冕一役。其費用爲俄國建國以來未有之巨額。而慶祝之日。警察失職。至使人民來祝者。死四千餘人。屍血狼藉。徧於莫斯科之野。而皇帝曾無一毫哀悼之色。欣欣然以赴跳舞會。於是人民不勝憤慨。遂衝乘輿之前衛。投石於皇帝之馬車。毀跳舞會場之陳設。暴言暴行。不一而足。雖警察官極力鎮之。不能禁也。嗚呼。吾俄人民。非故與帝室爲仇也。其所以致此者。誰之過歟。誰之過歟。

使皇帝自經此役以後。知民嚮之可畏。察官吏之無狀。則補牢顧兔。猶未爲遲。乃人民出種種方法。訴其疾苦。皇帝一無所顧。而束縛馴驟。殆更甚焉。民有所請。則輒以下吏議。彼官吏者。人民之蝨賊。盜憎主人。古今通例。欲行民政。而下吏議。是何異與虎謀其皮也。於是人民所請。不惟無效。而反以此獲罪官吏。罹法網者。道相屬焉。迨乎今年。學生之騷動起。皇帝乃使壓制黨首領威安。挪鳩將軍。案驗其事。更下嚴詔。以脅學生。謂以後復有此等舉動。當以嚴法使服兵役。於是乎俄國人民。幾度之希望。於茲盡矣。

外國人不知俄國之真相。惟俄國之炯眼。而能知之。新皇自倡萬國平和會議之後。聲望隆隆。日上。洋溢寰宇。而俄國人民。則竊竊然笑之。以鼻。不見乎口血未乾。而俄政府已先自破其誓。違悖憲法。而強芬蘭人。使服兵役。使負擔加重之經費。昔林肯有言。『汝欲愚弄一時之人民。可也。欲愚弄一部分之人民。可也。若欲時時永遠愚弄全部分之人民。恐其不可。』嗚呼。凡爲君主者。爲國民者。皆不可不深鑑此言也。

吾今欲爲我俄民進一言。自古未有倚賴一二人而能成國家維新之業者。全國人民知前所倚賴者之一無足恃。是卽吾國民政治發達之期至矣。

俄羅斯人。大可自重之國民也。雖合多數之種族以成國。其間言語不通。習俗不同。然其實皆同出於斯拉夫之總族。共建此國以求文明之進步。俄國之起原在第九世紀。遠後於歐洲列國。加以建國後僅四百年。爲蒙古所侵掠。瀕於滅亡。雖然我強健之人種。終克大敵。驅而放之。以勢力而自發達。故就外面觀之。俄國民於政治上。於社會上。雖視列國有遜色。然其實際必非劣於他之文明國。試觀其文學界。其藝術界。其音樂詩歌科學之社會。決不在英德諸國之下。至俄人之繁殖力。及其採用文明之速。凡稍解俄國內情者所共知也。且俄國人之政治社會。所以進步遲遲者。非我國民不適於文明之政治文明之社會也。實由吾國今日之境遇。全爲官吏所壓抑。而破壞其本有之良性也。使一旦除其豐鄙去其羈絆。任俄民以自然之力。自圖進步。則其成效之速。必有奪全球之觀聽者。嗚呼。我國民與壓制政體相戰。旣非一日。四十年前。青年革命之事。其若何勇敢。若何壯劇。世之所聞也。彼等之血不虛流。今者機會殆將熟矣。

爾來因商工社會之變動。工價下落。工人愈加困難。不平之氣。愈益增長。千八百九十六年。聖彼得堡之同盟罷工起。凡三萬五千人。之勞動者。倡議制限每日勞動時刻。而十萬人之土木工作。應援之。其勢力浩大。遂使政府不得不於翌年。而發布新法律。

此次之同盟罷工。其所得雖少。然其結果實有重且大者。何則。以民意而使政府改作法律。實

起點於茲役也。彼工人所以能結此大團隊。而爲文明之運動者。實由有學識之人士。爲之盡力。而大學生實其中心點也。全國之法律家。及報館主筆。凡有識之青年。走集而助之。爲之草章程。爲之作捐啓。爲之通聲氣於外國之同志者。聲援既厚。組織既完。乃始發手。故能成得未曾有之功。自茲以往。俄國各大都會。皆有工人同盟。至千八百九十八年。合各都會之同盟爲一大同盟。稱爲俄國共和黨。其範圍若何之廣。其勢力若何之強。雖可不計。然俄政府雖極力與之戰。而不能滅之。

民智既開。則專制政治。自不得不顛覆。故愚民之術。凡專制政府一定之方針也。雖然。時勢者常動者也。日進者也。俄政府雖有萬鈞之力。亦安能與時勢敵。故政府雖出種種方法。以禁窒民智。而民間亦自有種種方法。以開通之。卽如著述一道。政府之壓制愈烈。而言論亦愈盛。凡俄國民之曾受教育者。政治思想大發達。革命精神。蓬蓬勃勃。而近者學生同盟罷業。其最顯著者也。本年二月二十日。聖彼得堡大學紀念會之日也。校中學生之一隊。以嫌疑而受警察官之凌辱。此事一起。凡全都中之大學生。及稍有學識之人士。咸大激昂。處處集會。爲政治上之運動。於是大學生共議。向於政府有所要求。所求不遂。則相率不受業於大學。旣而海軍士官四十人。首與此學生通殷勤。旣而醫學校之生徒。亦同盟罷業。旣而全都諸種高等學校女學校。凡十七所之學生。咸加盟焉。同時又派密使於全國諸學校。凡各大都會之學生。盡與首都桴鼓相應。全國學校之教室。幾鍵戶闔無一人矣。

要而論之。凡國民之自由思想。必藉抑壓之勢力。而後能勃興。所謂壓力不甚。則躍力不高。此

古今萬國所循之常軌也。我俄國何莫不然。今日競爭劇烈之世界。苟民智不進步。社會不發達。則必不能保其地位於列強之間。雖然。進步與發達。專制政治之敵也。此二者終不能兩立。吾俄國之宗教道德學術。皆有精華美妙之芽。含蘖而未展。一日除去政治之桎梏。則滿園穠豔。可立而待矣。

## 二十世紀之新鬼

二十世紀之開幕。至今凡三百日有奇。世界之巨人。死於是者五人焉。一曰英國女王域多利亞。二曰日本政友會首領前遞信大臣星亨。三曰意大利左黨首領前宰相格里士比。四曰美國合衆黨首領前任大總統麥堅尼。五曰中國議和全權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楊朱有言。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雖復窮尊極貴。殊俊奇傑。亦豈能有與天地長久者耶。環瀛萬里。各自撒手。四時之運。成功者去。碧落黃泉。頗不寂寞。

以權勢地位論之。則域多利亞於麥堅尼爲一類。以聲名之久。福命之高論之。則域多利亞與李鴻章爲一類。以民間之勢力論之。則星亨格里士比麥堅尼爲一類。以戰功之顯著。外交之敏活論之。則格里士比與李鴻章爲一類。以早年之艱辛。被審被逐於官吏論之。則星亨格里士比爲一類。以晚年唾罵之多論之。則星亨與李鴻章爲一類。以現時當權一舉一動爲世界所注目論之。則李鴻章與麥堅尼爲一類。以享壽之高論之。則域多利亞格里士比李鴻章爲一類。以齋志未竟。死事慘酷論之。則星亨與麥堅尼爲一類。

域多利亞麥堅尼李鴻章之事實。吾邦人多能知之。茲不具述。請略敘星亨與格里士比之所經

歷。

星亨。日本近來政界之雄也。明治五年。嘗爲橫濱稅關長。以誤稱英皇爲英王。觸英公使之怒。不肯自屈。罷職而游學英國。明治十年。歸爲政府附屬律師。未幾自由黨興。彼以後進入黨。崢嶸倔強。爲先輩所器重。卒乃握自由黨中獨一無二之權力。星亨一生之歷史。實日本自由黨始末歷史也。當明治十五六年間。彼率黨人。攻擊政府。鑿戰不遺餘力。遂以明治十八年下獄。二十年被放逐於外。二十三年議院既開。舉爲議員。旋任下議院議長。因與改進黨相敵。奪議長之職。削議員之籍。明治二十九年。復任美國公使。三十二年。任滿歸。值憲政黨即進步自由兩黨合併改名者政府之末運。彼直揮大刀闊斧。散內閣。散憲政黨。三十三年。改自由黨爲立憲政友會。未幾政友會得政。組織內閣。星亨爲遞信省大臣。星亨爲人。雄才大畧。有不可一世之概。膽智冠世。日日與其政敵鑿戰。所向摧靡。遂赫然爲日本現世第二人物。而生平不謹小節。好貨賂。大爲國人所詬病。爲大臣不數月。以舊職事牽連辭職。然猶居議院。指揮最多數之政黨焉。本年七月。爲二俠客所刺。卒於市會議場。格里士比。以千八百十九年。生於意大利之西西里島。早歲爲律師。千八百四十八年。伊大里革命之役。格氏實爲其有力者。事敗。遁於法蘭西。既又被逐。竄於英國。飄蓬海島。無以爲生。時或凍餓經旬。賣文於各報館。僅得充饘粥。如是者凡十餘年。至千八百六十年。始從革命軍大將雅里巴治入於西西里島。西西里遂自立。及意大利一統之業成。舉爲議員。尋任下議院議長。屢爲政府大臣。嘗兩度爲宰相。意大利有左右黨。而格氏實左黨之首領也。其內治政策。恒與教會權力相反對。其外交政策。務親德意志。以抑法蘭西。歐洲三國同盟。德奧伊三國格氏最有功焉。後以事爲

反對黨所摭。遂於千八百九十六年辭職。自脫於政海之風波。優游林下以終餘年。意大利建國之日。雖尚淺。而能屹然立於歐洲居一等國之位置。實格氏與嘉富洱雅里巴治三雄之功居多。云。以本年八月卒。年八十有三。

嗚呼。若星氏格氏。可不謂曠世之豪傑也哉。此五人者。於其國皆有絕大之關係。除域多利亞爲立憲政治國之君主。君主無責任。不必論斷外。若格里士比。若麥堅尼。皆使其國一新焉。若星亨則欲新之。而未能竟其志者也。以此論之。則李鴻章之視彼三人。有慚德矣。李鴻章每自解曰。吾被舉國所掣肘。有志而未逮也。斯固然也。雖然。以視星亨。格里士比之冒萬險。忍萬辱。排萬難。以卒達其目的者何如。夫眞英雄。恒不假他之勢力。而常能自造勢力。彼星氏格氏之勢力。皆自造者也。若李鴻章。則安富尊榮於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強國利民爲志也。豈有以四十年之勳臣。耆宿。而不能結民望。以戰勝舊黨者。惜哉。李鴻章之學識。不能如星亨。其熱誠。不能如格里士比。所憑藉者。十倍於彼等。而所成就。乃遠出彼等下也。質而言之。則李鴻章實一無學識。無熱誠之人也。雖然。以中國之大。其人之有學識。有熱誠。能愈於李鴻章者。幾何。十九世紀列國皆有英雄。而我國獨無一英雄。則吾輩亦安得不指鹿爲馬。聊自解嘲。翹李鴻章以示於世界曰。此我國之英雄也。嗚呼。亦適成爲我國之英雄而已矣。亦適成爲我國十九世紀以前之英雄而已矣。域多利亞之君。英國也。六十餘年。李鴻章之相中國也。四十餘年。以一身而當國之久。近世中未有及此兩人者也。雖然。域多利亞六十年中。英國擴土。徧於五洲。遂至有 THE SUN "CONT-INDUALLY SHINES ON OUR BRITISH FLAG" 譯言太陽常照我英國旗也。意謂英國風土徧於兩半球也。之驕語。何其榮

也。李鴻章四十年中。中國日蹙百里。試一披亞細亞東部輿圖。其改渲顏色者。殆十餘處矣。何其恥也。夫英國之榮。固不能爲域多利亞一人功。中國之恥。亦不能爲李鴻章一人罪。嗚呼。十九世紀往矣。而二十世紀方將來。曾國藩常言。已往種種。譬如昨日死。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吾輩於十九世紀之代表人無欲焉。無責焉。亦視二十世紀之新人何如耳。

麥堅尼非十九世紀美國之代表人。而二十世紀美國之代表人也。美國自華盛頓創業。們羅昌言。皆務保疆。不務功取。經營美洲。不及他洲。自麥堅尼就任已來。一舉而縣古巴。再舉而吞夏威夷。三舉而攘非律賓。共和主義。一變爲帝國主義。遂使西半球新世界。與東亞大陸忽相接近。自今以往。美國將突飛五洲。主盟羣雄。而中美之交。亦自此多事。是皆麥堅尼所以貽後人也。李鴻章結舊中國之終。而麥堅尼開新美國之始。麥堅尼死。而將來爲麥堅尼繼志者。當不止千萬。李鴻章死。而將來爲李鴻章幹蠱者。誰耶。

嗟夫。望八荒之寥廓。何地無才。送九原之沈冥。問天不語。陳陳代謝。去日疎而生日親。咄咄逼人。後視今猶今視昔。青燈有味。逝水無情。聊附長吟。以代信史。

旗翻日所出入處。功到天爲歌泣時。五大洋中海水靜。羣龍齊喙挽歌詩。

右一首域多利亞

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韉。用杜老詠鷹句今日江山忽寂寞。飛鷹脚箭墜寒秋。

右一首星亨

纍纍六度蘇子印。咽咽十載吳市簫。國自少年吾老矣。格氏嘗與瑪志尼創一會名曰少年伊大利菟裘人去雨蕭蕭。



右一首格里士比

壯夫生奪門羅席。

門羅前美國總統嘗言美國不干預他洲之事他洲交不得干預美洲之事世稱門羅主義

雄鬼死傍林肯墳。

林肯前美國總統爲放黑奴開南北美之戰戰後繼

任被刺  
卒者

無賴商風海西警。半旗蔽地弔天民。

右一首麥堅尼

陽秋未定蓋棺論。病國能成豎子名。如此江山且休去。夕陽黃葉送君行。

右一首李鴻章

難乎爲民上者

民氣弱之國爲民上者最易。而國恒替。民氣昌之國。爲民上者最難。而國恒強。故今日爲文明之首長者。既不可無非常之勇氣。常立於戰場。冒險決死以伸政策。尤不可不以非常之公心。順揣輿情。著著爲公利公益著想。乃可以安其位保其身。吁其難哉。

星亨與麥堅尼。皆死於刺客者也。而星與麥之所以遇刺客不同。麥則全由敵黨之忌嫉。而星則不爾。星則多由於平昔之自取。而麥則不爾。要之各難其難則一也。日本之興。俠客與有功焉。所謂武士道。所謂大和魂。皆拔劍擊柱。一瞑不視之徒也。井伊直弼死於是。大久保利通死於是。森有禮死於是。今星亨復死於是。雖曰害社會之秩序。而旱地霹靂。往往使天地爲之昭蘇者。日本之精神。其在是歟。若夫歐洲十九世紀各國首長。遭此厄者尤數見不鮮。以俄國論之。一八〇一年。保羅帝被殺。一八八一年。亞歷山大第二爲炸藥所斃。而先帝亞歷山第三。自言終日若在幽囚。一夕九遷。曾靡寧息。今皇尼古喇第一。當游日本時。亦幾不免矣。俄羅斯爲地球第一專制之

國。其現狀若此。無足怪者。

至於美國。則一八六五年。大統領林肯遇害。一八八一年。大統領雅里非兒遇害。至本年。麥堅尼復蹈前軌焉。即最近三十六年間。大統領之死於毒手者三人矣。夫以專制政體出產地即俄國之帝王之生命。與自由政體出產地即美國之統領之生命。兩者比較。孰危孰安。似不待問。即向人壽燕梳公司買保險。則其價率自當俄增而美減。固其當也。乃其比較之實際如此。豈有他哉。民氣愈昌之國。爲民上者愈難。此公例之不可逃者也。

吾爲此言。吾非左袒無政府黨也。無政府黨者。不問爲專制國。爲自由國。而惟以殺其首長爲務。彼等之目的。在破壞秩序。若夫專制秩序與自由秩序。皆非所問也。彼等秩序之敵也。文明之敵也。雖然。必有文明。然後有文明之敵。故民氣弱之國。非惟求文明不可得。即求文明之敵亦不可得也。嗚呼。使移今日中國之爲民上者。以居歐美日本。吾見星亨麥堅尼之事。月接於目。而日觸於耳矣。

### 烟士披里純

(INSPIRATION)

人常欲語其胸中之祕密。或有欲語而語之者。或有欲勿語而語之者。雖有有心無心之差別。而要之胸中之祕密。決不能長隱伏於胸中。不顯於口。則顯於舉動。不顯於舉動。則顯於容貌。記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乎。吁。可畏哉。

蓋人有四肢五官。皆所以顯人心中之祕密。即肢官者。人心之間諜也。告白也。招牌也。其額蹙蹙。

其容頓頓者。雖強爲歡笑。吾知其有憂。其笑在渦。其軒在眉者。雖口說無聊。吾知其有樂。蓋其胸中之祕密。有欲自抑而不能抑。直透出此等之機關。以表白於大廷廣衆者。述懷何必三寸之舌。寫情何必七寸之管。乃至眼之一閃。顏之一動。手之一觸。體之一運。無一而非導隱念述幽懷之絕大文章也。

西儒哈彌兒頓曰。世界莫大於人。人莫大於心。諒哉言乎。而此心又有突如其來。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若是者我自忘其爲我。無以名之名之曰。『烟士披里純』。INSPIRATION。『烟士披里純』者。發於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頃。而千古之英雄豪傑。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美術家。探險家。所以能爲驚天地泣鬼神之事業。皆起於此一刹那頃。爲此『烟士披里純』之所鼓動。故一刹那間不識不知之所成就。有遠過於數十年矜心作意以爲之者。嘗讀史記李廣列傳云。『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由此觀之。射石沒羽。非李將軍平生之慣技。不過此一刹那間。如電如火。莫或使之。若或使之。曰惟『烟士披里純』之故。馬丁路得云。我於怒時。最善祈禱。最善演說。至如元奘法師之一鉢一錫。越葱嶺。犯毒瘴。以達印度。哥侖布之一帆一楫。凌洪濤。賭生命。以尋美洲。俄兒士蔑之唱俚謠。彈琵琶。以乞食於南歐。摩西之鬪蠻族。逐水草。以徘徊於沙漠。雖所求不同。所成不同。而要之皆一旦爲『烟士披里純』所感動。所驅使。而求達其目的而已。盧騷嘗自書其懺悔記後。曰『余當孤筇單步。旅行於世界之時。未嘗知我之爲我。凡旅行中所遇百事百物。皆一一鼓舞發揮我之思想。余體動。余心亦因之而動。余惟飢而食。飽而行。當時所存於余之心目中。

者。惟始終有一新天國。余日日思之。日日求之而已。而余一生之得力。實在於此。』云云。嗚呼。以廬騷心力之大。所謂放火於歐洲億萬人心之火種。而其所成就。乃自行脚中之『烟士披里純』得來。烟士披里純之動力。誠不可思議哉。

世之歷史家議論家往往曰。英雄籠絡人。而其所謂籠絡者。用若何之手段。若何之言論。若何之顏色。一若有一定之格式。可以器械造而印板行者。果爾。則其術既有定。所以傳習其術者亦必有定。如就冶師而學鍛冶。就土工爲學搏埴。果爾。則術其術以學爲英雄。固自易易。果爾。則英雄當車載斗量。充塞天壤。而彼刻畫英雄之形狀。傳述英雄之伎倆者。何以自身不能爲英雄。噫嘻。英雄之果爲籠絡人與否。吾不能知之。藉曰籠絡。而其所謂籠絡者。決非假權術。非如器械造而印板行。蓋必有所謂『烟士披里純』者。其接於人也。如電氣之觸物。如磁石之引鐵。有欲離而不能離者焉。趙甌北廿二史劄記論劉備曰。『觀其三顧諸葛。咨以大計。獨有傅巖爰立之風。關張趙雲。自少結契。終身奉以周旋。卽羈旋奔逃。寄人籬下。無寸土可以立業。而數人者患難相隨。別無貳志。此固數人者之忠義。而備亦必有深結其隱微而不可解者矣。』豈惟劉備。雖曹操。雖孫權。雖華盛頓。雖拿破侖。雖哥耶威兒。雖格蘭斯頓。莫不皆然。彼尋常人刻畫英雄之行狀。下種種呆板之評論者。恰如冬烘學究之批評古文。以自家之胸臆。立一定之準繩。一若韓柳諸大家作文。皆有定規。若者爲雙關法。若者爲單提法。若者爲抑揚頓挫法。若者爲波瀾擒縱法。自識者視之。安有不噴飯者耶。彼古人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其自知也。曰。惟『烟士披里純』之故。』

然則養此『烟士披里純』亦有道乎。曰『烟士披里純之來也如風。人不能捕之。其生也如雲。人不能攬之。雖然。有可以得之之道一焉。曰至誠而已矣。更詳言之。則捐棄百事而專注於一目的。忠純專一。終身以之是也。記曰。至誠所感。金石爲開。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西儒姚哥氏有言。『婦人弱也。而爲母則強。』WOMAN IS WEAK BUT MOTHER IS STRONG。夫弱婦何以能爲強母。唯其愛兒至誠之一念。則雖平日嬌不勝衣。情如小鳥。而以其兒之故。可以獨往獨來於千山萬壑之中。虎狼吼咻。魍魎出沒。而無所於恐。無取於避。蓋至誠者人之真面目。而通於神明者也。當生死呼吸之頃。弱者忽強。愚者忽智。無用者忽而有用。失火之家。其主婦運千鈞之箭。若拾芥然。法國奇女若安。以眇眇一田舍青春之弱質。而能退英國十萬之大軍。曰惟烟士披里純之故。

使人之處世也。常如在火宅。如在敵圍。則『烟士披里純』日與相隨。雖百千阻力。何所可畏。雖擊天事業。何所不成。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書此銘諸終身。以自警戒。自鞭策。且以告天下之同志者。

### 無欲與多欲

頃讀日本國民新聞。有德富蘇峯氏所著論題。曰無欲與多欲。其論頗有精深透拔者。故錄之而演其義。

蘇峯子曰。人無無欲者。或好色。或好貨。或好名。或好學。要之無有無欲者。卽如禪寂之徒。以槁木死灰自命。然終不免有槁木死灰之欲。淺見者流。往往謂彼多欲也。此無欲也。皆妄生差別相而

已。

近世之豪傑。如西鄉南洲者。殆可謂無欲人矣。其詩云。『吾家遺法君知否。不爲兒孫買美田。』世俗之欲。殆皆淨盡。雖然。彼一日聞薩兒之暴發。忽犧牲其一身。甘與其子弟爲情死。遂歌曰。『白髮衰顏非所意。壯心橫劍媿無勳。』蓋彼視其一身。輕如鴻毛。而以不能立蓋世之功爲一生大憾事。果然。則南洲可謂全無欲乎。

吾以爲世俗之所謂無欲者。未必無欲。所謂多欲者。未必多欲。要而論之。則欲之有無多少。惟視其所欲之性質與種類何如耳。彼西鄉南洲之眼中。或以平沼專藏輩爲無欲之極。亦未可知也。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哲人徇道。其趨向不同。則其欲念之所主亦自不同耳。

人莫不欲其最上之物。若以美人爲最上之物。則美人以外。一切屏棄以求之。不惜焉。若以金錢爲最上之物。則金錢以外。一切屏棄以求之。不惜焉。以至他物他事。莫不例是。是故吾人不必求無欲。無欲者。決非吾人之所能及也。無寧先自審擇決定。以何物爲最上。而集注一切之欲念。以向之。究之無欲云者。無世俗之欲云爾。彼之所欲者。視世俗之欲。有加高焉。有加大焉。以此之故。故無暇日以顧俗欲。然則無欲云者。雖謂之以大欲克小欲。以高欲克卑欲。以清欲克濁欲。焉可也。飲冰子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荀子曰。凡人之所欲多。其可用必多。斯二者各明一義。有並行而不相悖者焉。物質上之欲。惟患其多。精神上之欲。惟患其少。而欲求減物質上之欲。則非增精神上之欲。不能爲功。其消息之間。殆有一定之比例。釋迦所以舍淨飯太子之貴。而苦行六年。摩西所以棄埃及職官之安。而漂流萬里。路得所以辭教皇不次之賞。而對簿大廷。哥倫布所以

拋里井優游之樂而投身遙海。曰惟有欲之故。燕雀烏知鴻鵠志。陳涉莽夫。猶能爲此言。而况於亘古萬國之聖賢豪傑乎。

孔子不云乎。我欲仁。斯仁至矣。今試問孔子有欲乎。曰孔子天下之多欲而大欲者也。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孔子之於救天下利生民也。視之如流俗人之好飲食好男女好金錢好名譽。豈惟孔子。凡古今來之聖賢豪傑。彼其畢生之所經營所貫注旁觀人觀之爲驚天動地。能人所難。百世之下。震駭之。膜拜之。而返諸彼聖賢豪傑之本心。亦不過視爲縱欲之具而已。人見有男女之爲情而死。者輒笑之曰。嘻。抑何其癡。而不知聖賢豪傑之爲道而死。爲國而死。爲民而死。其與彼情死者。分量之大小。關係之重輕。雖有不同。至其專注一欲而斷棄他欲。則一而已。夫是之謂至誠。嗚呼。安所得有以寶玉黛玉之癡情癡欲。以向於國民者乎。吾將執鞭以從之。

佛弟子問佛曰。何謂如來種。佛言。無明有愛。是如來種。無明有愛者。多欲謂之也。

### 說悔

語曰。君子之作事也。無悔。悔也者。殆非大賢豪傑之所常有乎。雖然。佛教曰懺悔。耶教曰悔改。孔子曰。過則勿憚改。凡古今大宗教教育之主旨。無不提倡此義。以爲立身進德不二法門。則又何也。

大易四動曰。吉凶悔吝。吝者凶之原。而悔者吉之本也。悔何以爲吉之本。凡人之性惡也。自無始以來。其無明之種子。久已熏習於藏識中。故當初受生之始。而無量迷妄。既伏於意根矣。及其住

世間也。又受衆生惡業熏習所成的社會之熏習。彼此相熏。日習日深。雖有善根。而常爲惡根所勝。不克伸長。不克成熟。於是乎欲進德者。不可不以戰勝舊習爲第一段工夫。大學曰。作新民。能去其舊染之污者。謂之自新。能去社會舊染之污者。謂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末由。悔也者。進步之原動力也。

子張吳之駟儉也。顏涿聚魯之大盜也。而能受學孔子。爲大儒。曰。惟悔之故。大迦葉富樓那。皆頑空之外道也。而能深通佛乘。列於十八大弟子之數。曰。惟悔之故。保羅與耶蘇爲難最力者也。而能轉心歸依。弘通彼教。功冠宗門。曰。惟悔之故。至如衛之賢大夫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晉之名士周處。幼年爲三害之一。後乃刻厲自新。爲世名儒。以子夏大賢。而喪子喪明。懟天痛哭。自訴無罪。及聞曾子之面責。乃投杖而起。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彼其心地何等磊落。其氣象何等俊偉。百世之下。如見其精神焉。下至文章雕蟲小技。而楊子雲猶稱每著一書。悔其少作。曹子建言。好之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茲事雖小。然彼等所以能在數千年文界卓然占一席者。亦豈不以是耶。魏武帝自言。曹操做事。從來不悔。曹操之所以能爲英雄者。以此。曹操之所以不能爲君子者。亦以此。悔之時義大矣哉。

悔之發生力有二途。一曰自內。二曰自外。自內發者。非有大智慧不能。否則如西語所謂「烟士披里純」。有神力以爲之助也。自外生者。或讀書而感動焉。或閱事而感動焉。或聽哲人之說法而感動焉。或聞朋友之規諫而感動焉。要之當其悔也。恒皇然凜然。有今是昨非之想。往往中夜瞿省。汗流浹背。自覺其前者所爲。不可以立於天地。所謂一念之間。間不容髮。非獨大賢豪傑有



之。卽尋常人亦莫不有焉。特視其既悔後之結果何如耳。凡言悔者。必曰悔悟。又曰悔改。蓋不悟則其悔不生。不改則其悔不成。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繫之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是故非生其悔之難。而成其悔之難。曾文正曰。從前種種。譬猶昨日死。從後種種。譬猶今日生。故眞能得力於悔字訣者。常如以一新造之人立於世界。大學所謂日日新者耶。一人如是。則一身進步。國民如是。則一國進步。

悔改之與自信。反對之兩極端也。佛法旣言懺悔。又言不退轉。今欲以悔義施諸教育。得無導人以退轉之路耶。抑彼信道不篤。異懦畏事。半途棄其主義者。豈不有所藉口耶。曰。是又不然。孟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凡人之行事。善不善。合於公理不合於公理。彼各人之良心。常自告語之。非可以假借者也。是故昔不知其爲善而棄之。昔不知其爲惡而蹈之。或雖知之而偶不及檢。遂從而棄之。蹈之。及其既悟也。旣悔也。則幡然自新焉。是之謂君子之悔。若乃前旣已明知之矣。躬行之矣。而牽於薄俗。怵於利害。溺於私欲。忽然棄去。艾己尤人。是之謂小人之悔。君子之悔。其旣悔旣改也。常泰然若釋重負。神明安恬。小人之悔。其旣悔旣改也。常覩然若背有芒。夜夜忐忑。君子之悔。一悔而不復再悔。小人之悔。且又將有大悔之在其後也。然則眞能悔者。必眞能不退轉者也。何也。悔也者。進步之謂也。非退步之謂也。

### 機埃的格言

偶閱德富蘇峯所著書。有譯機埃的氏格言數則。輒重譯之以實自由書。

古人所思索之外。亦無足供我輩今日之思索者。我輩惟務反覆思之。重思之耳。

蘇峯案。『天地間無新事物』一語。實不可易之眞理。欲舉萬物萬事而自我發明之。蓋安人耳。熟路雖熟。若重來而加以視察。則清新之景。常在目前。任案。學者求新知識。固屬要事。然於當前陳腐之事物。決不可輕看而吐棄之。吾今日每讀中國理學家之書。常覺其於國民教育上有一大部分之關係。每讀中國歷史。覺其趣味濃厚。應接不暇。

淤泥之耀。限於日光所照之間。

蘇峯案。日光不照。則淤泥惟淤泥耳。任案。是故人必嘗有所獨得。不可依附末光。無論任事。無論講學。皆當爾爾。善也。美也。不能自知者也。

蘇峯案。善美之所以爲善美。惟在不自知其善美而已。若自覺其如是。則善美之香味。立即消散。蓋無邪者。善美之最要原質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愛絕清絕。在於不自知其芬馥也。

忘恩者。一種之弱性也。吾未見有能之士。不感謝他人也。

蘇峯案。常認識自己之負債。了了不忘者。英雄兒之有眞骨頭者也。管仲豈忘鮑叔哉。有愛與己同臭味之人而求之者。有愛與己異臭味之人而尋之者。

蘇峯案。人有種種。世界有種種。以此之故。

任案。愛同己者。常人之性也。愛異己者。求益之道也。電氣必合正負兩電而後生力。生物必和陰陽兩性而後發榮。人不可不務以反比例之事物。自鑑自進。

也。吾人當因其性之所近。以講求世界有形無形之學。世界者常有光明之方面。則有暗黑之方面。

蘇峯案。樂天家常覺世界爲極樂。厭世家常覺世界爲極苦。極苦極樂。惟在一心。

任案。世界無論何等社會。皆含有種種色相。不親入其社會。不能知也。一旦入之。別有天地。別有國土。一蜂也。一蟻也。一土也。一石也。物理學家終身研究之。不能盡焉。政治社會。宗教社會。學者社會。商業社會。勞働社會。盜賊社會。乞丐社會。苟入其一。而以慧眼觀察之。無往而不可悟得最眞最大之原理。雖然。通其一。萬事畢。有光明之方面。則黑暗之方面。亦光明矣。生也有涯。知也無涯。故因性之所近。可以知世界。

希望者。失意人之第二靈魂也。

蘇峯案。有希望則可轉失意爲得意。

任案。有希望則雖失意亦得意。希望愈遠愈大者。無入而不自得也。熱心者最大之價值也。雖然。吾人不爲其所驅遣。乃得其眞價值。

蘇峯案。人若爲熱心之奴隸。則熱心如狂氣一般。其價值復何有焉。

任案。人莫患爲他人之奴隸。尤莫患爲自己之奴隸。爲人奴隸。猶可解脫。爲己奴隸。則永無解脫之時。所謂爲己奴隸者。心爲形役是也。故吾常言心爲形役者。奴隸之魁而最可哀憐。

者也。據此言則心爲心役。猶且不可。况於形役乎。

無論何人。必不於其僕隸之前逞英雄。無他。惟英雄能識英雄。若施之於僕隸輩。則亦惟得其同輩的僕隸之良月旦耳。

任案。凡欲博聲名於流俗人者。可懸此語爲當頭棒喝。

智者愚者俱無害。最危險者。惟在半智半愚之人。

蘇峯案。生兵法者。大敗之基也。

凡作事。將成功之時。其困難最甚。

蘇峯案。此閱歷世途者所無異辭也。

任案。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當世之務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

勿以知而自足。宜應用之。勿以欲而自足。宜實行之。

蘇峯案。此乃驅吾人使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金言也。惟此一步。實人之所以爲人也。

### 富國強兵

有貧國弱兵者。有貧國強兵者。有富國弱兵者。有富國強兵者。若葡萄牙。若希臘。貧國弱兵也。若意大利。若日本。貧國強兵也。若比利時。若荷蘭。富國弱兵也。若英吉利。若法蘭西。若德意志。富國強兵也。此十九世紀世界舞臺之大概也。

有可以富國強兵。今則兵雖強而國未富者。俄國是也。有可以富國雖兵。今則國雖富而兵未強者。美國是也。有可以富國強兵。今則國亦未富兵亦未強者。中國是也。此三國者。二十世紀世界

舞臺第一等重要之國也。

俄國之必將富。美兵之必將強。是可懸定之問題也。中國之將以貧弱終乎否乎。是難定之問題也。中國之地不貧而國貧。中國之民不弱而兵弱。是世界一怪現象也。然則其貧之弱之者。必有一魔鬼實作梗作弄於其間。吾國民但當求得魔鬼所在而祓除之。則二十世紀之舞臺。將爲吾國民所專有。未可知也。

### 世界外之世界

諸葛孔明初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精熟。諸葛獨觀大略。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謂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三人問其所至。但笑而不言。日惟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嗚呼。此何等心胸。何等氣象。彼其於羣雄擾攘四海鼎沸之頃。泊然置其一身於世界外之世界。而放爛眼以照世界。知自己之爲何人。知世界之爲何狀。已與世界有如何之關係。知己在世界當處如何之位置。蓋其所以自審自擇者。固已夙定。必非欲以苟全性命於亂世終其身也。蓋知彼三人者。隨時勢之人而已。乃造時勢之人也。嗚呼。眞人物。眞豪傑。其所養有如此者。人也者。好羣之動物也。此西儒亞里士多德之言近自所親。遠及所未見。相交互而成世界。雖然。日處於城市。雜遝之地。受外界之刺激。熏染。常不復自識我之爲我。故時或獨處靜觀。遁世絕俗。然後我相始可得見。顧所謂遁世絕俗者。其種類亦有數端。一則旁觀派者流。僞爲堅僻詭異之行。立於世外。玩世嘲俗。以爲韻事佳話。所謂俗中笑俗。毫無取焉。次則以熱心之極。生一種反動力。抱非常之才。觀一世之賸賸。不忍揚波醞醞。乃甘與世絕。不以泯泯污察察。不以騏驥任駑駘。此三閭大夫之

徒也。君子哀之。且深敬之。亦有性本恬淡。獨稟清淑。不樂與人間世交涉。而放浪形骸之外者。古今高流之詩人。往往有之。如李白之詩。所謂問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其天才識想。自相高出於凡俗者。但此等人於世界無甚關係。吾甚愛之。不願學之。

尋常人能入世界而不能出。高流者能出世界而不能入。最高流者。既入之。復出之。既出之。復入之。卽出卽入。非出非入。夔哉尙乎。望之似易。行之甚難。雖不可強而致。顧不可不學而勉。無論如何尋常之人。日爲尋常界所困。如醉如夢。及其偶遇一人。獨居更無他事之時。時或有翛然灑然。與天地爲伴侶。而生不可思議之思想者。英國某小說所載一段。有足描寫此情態者。其言曰。

狄西將軍之征埃及也。有一騎士爲西刺伯人所擒。深夜伺隙竊逃。沿尼羅河上流。急鞭疾驅。盡馬力所及。馬卒疲斃。遂獨遺一身於浩浩沙漠之中。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惟啜咀椰子以自活。萬籟無聲。乾坤寂寥。極目一望。渺茫無涯。惟見地平線盡處。如畫如綴。絕望之極。抱椰樹痛哭。時鼓無聊之勇氣。大聲而呼。其聲惟遠消散於沙際。曾無反響。偶覺有之。則惟心所幻造而已。寂寥之餘。萬感累動。遠想故國之天地。車如流水。馬如游龍。雜遝繁華之境。歷歷在目。過此數日。每日必有無量數之新感想。湧起陡落。欲禁而不能自禁。於孤身隻影人聲全絕之間。忽開出自然之秘密藏。得不可思議之感悟。見太陽之出又沒。沒又出。覺有無限莊嚴之象。隱於人界。或見一二性禽之高翔。數片旱雲之掩空。紅黃碧綠種種色相。凡映於眼簾者。則其心藏必緣之而浮一新想。一輪孤月。透破夜色。光閃沙上。四望燦爛。涼風簸沙。自成波線。動漾無息。

時或暴風怒號。峨峨沙柱。捲立寥空者。殆百十數。俄然風息。星斗闌干。爽氣頓生。恍如聽空中皇喬微妙之天樂。自謂此中樂趣。爲生平所未遇。以後欲追之而無計可得。蓋其愉快有不足爲外人道者。

夫以彼騎士不過尋常一濁物。非能有道心真自得者。而處於此境。尙能發爾許之思想。增爾許之智慧。物之移情。固如是乎。

畫師之作畫也。往往舐筆伸紙。注全身之力於隻手。其心惟在畫上。不及其外。然時或退兩三步。若五六步。凝視之。更執筆向紙如初。如是者數次。而畫乃完成。詩家亦然。常有苦思力索。撚斷髭莖。終不得就時。而擲筆游想。不見有詩。惟見有我。妙手偶得。佳句斯搆。故成連學琴。導之海上。飛衛教射。視蟲如輪。天下事固有求之於界線之內而不得。求之於界線之外。然後得之者。鄭裨謹善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無論何人何事。常有此一段境界。善用之者。斯爲偉人。

俾士麥稍有休暇。則退舍於田園。或單身入夜。孑孑散步。其所計畫國事。多在此時。彼雖非理想家。然其所經營。常超越凡人。不好爲規矩所束縛。故常脫羈絆。而住於惟我獨尊之境。彼嘗在福郎克戈寄一短牋於其夫人云。『舟以某日。泛來因河。予乘明月。泳乎中流。浮露水面。僅鼻與眼。鼻浴時許。直達濱涇。徹夜悄靜。循流徐行。仰視惟見。月星娟娟。橫睇兩崖。巒巘重疊。如迎如送。碁布平原。惟古戰場。耳根所接。僅有水聲。冷然恍兮。乃似幽夢。噫嘻。一年三百六十日。安得昔昔有此游。』格蘭斯頓亦然。退食之暇。屏妻子。去婢僕。一人退於後園。伐木丁丁。然自餘大宗教家。更多斯蹟。摩哈默德在覓加爲商。單身遁於寂寞之地者數次。其悟道也。實在希拉之一淺洞。釋

迦牟尼苦行六年。乃起於菩提樹下。哲人傑士。罔不如是。何以故。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天下固未有昏濁營亂之腦質。而可以決大計立大業者。而凡大人物大豪傑。其所負荷之事。愈多愈重。則其與社會交接也愈雜愈繁。非常有一世界外之世界。以養其神明。久而久之。將爲尋常人所染。而漸與之同化。卽不爾。而腦髓亦炙涸。而智慧亦不得不倒退。故欲學爲大人物者。在一生中。不可無數年住世界外之世界。在一年中。不可無數月住世界外之世界。在一日中。不可無數刻住世界外之世界。嗚呼。風雨如晦。鷄鳴不已。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 輿論之母與輿論之僕

以下壬寅

凡欲爲國民有所盡力者。苟反抗於輿論。必不足以成事。雖然。輿論之所在。未必爲公益之所在。輿論者。尋常人所見及者也。而世界貴有豪傑。貴其能見尋常人所不及見。行尋常人所不敢行也。然則豪傑與輿論常不相容。若是豪傑不其殆乎。然古今爾許之豪傑。能爛然留功名於歷史上者。踵相接。則何以故。

赫胥黎嘗論格蘭斯頓曰。格公誠歐洲最大智力之人。雖然。公不過從國民多數之意見。利用輿論以展其智力而已。約翰摩禮

英國自由黨名士格公生平第一親交也

駁之曰。不然。格公者。非輿論之僕。而輿論之母也。

格公常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時勢之真相。喚起應時之輿論。而指導之。以實行我政策。此實格公一生立功成業之不二法門也。蓋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輿論。其事事假借輿論之力。固不誣也。但其所假之輿論。卽其所創造者而已。



飲冰子曰。謂格公爲輿論之母也可。謂格公爲輿論之僕也亦可。彼其造輿論也。非有所私利也。爲國民而已。苟非以此心爲鵠。則輿論必不能造成。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有母之眞愛存也。母之眞愛其子也。恒願以身爲子之僕。惟其盡爲僕之義務。故能享爲母之利權。二者相應。不容假借。豪傑之成功。豈有僥倖耶。

古來之豪傑有二種。其一以己身爲犧牲。以圖人民之利益者。其二以人民爲芻狗。以遂一己之功名者。雖然。乙種之豪傑。非豪傑而民賊也。二十世紀以後。此種虎皮蒙馬之豪傑。行將絕跡於天壤。故世界愈文明。則豪傑與輿論愈不能相離。然則欲爲豪傑者。如之何。曰。其始也。當爲輿論之敵。其繼也。當爲輿論之母。其終也。當爲輿論之僕。敵輿論者。破壞時代之事業也。母輿論者。過渡時代之事業也。僕輿論者。成立時代之事業也。非大勇不能爲敵。非大智不能爲母。非大仁不能爲僕。具此三德。斯爲完人。

### 文明與英雄之比例

世界果藉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讀數千年中外之歷史。不過以百數十英雄之傳記。磅礴充塞之。使除此百數十之英雄。則歷史殆黯然無色也。雖然。使其信也。則當十九世紀之末葉。舊英雄已去。新英雄未來。其母乃二十世紀之文明。將隨十九世紀之英雄以墜於地。此中消息。有智慧者欲一參之。

試觀英國。格蘭斯頓去矣。自由黨名士中。可以繼起代興者誰乎。康拔乎。班拿曼乎。羅士勃雷乎。殆非能也。試觀德國。俾士麥去矣。能步其武者。今宰相祕羅乎。抑阿肯羅乎。抑亞那特乎。殆非能

也。試觀俄國。俄查伋去矣。能與比肩者。謨拉比埃乎。謨拉士德乎。殆非能也。然則今日歐洲之政界。殆冷清清地。求如數十年前之大英雄者。渺不可覩。而各國之外交。愈敏活。兵制愈整結。財政愈充盈。國勢愈進步。則何以故。

吾敢下一轉語曰。英雄者不祥之物也。人羣未開化之時代。則有之。文明愈開。則英雄將絕跡於天壤。故愈在上古。則英雄愈不世出。而愈見重於時。上古之人之視英雄。如天如神。崇之拜之。以爲終非人類之所能及。中國此風亦不少如。闕羽岳飛之類皆是。若此者。謂之英雄專制時代。卽世界者英雄所專。有物而已。降及近世。此風稍熄。英雄固亦猶人。人能知之。雖然。常秀出於萬人之上。鳳毛麟角。爲世所珍。夫其所以見珍者。亦豈有僥倖耶。萬人愚而一人智。萬人不肖而一人賢。夫安得不珍之。後世讀史者。嘖嘖於一英雄之豐功偉烈。殊才奇識。而不知其沈埋於蚩蚩蠕蠕。渾濁黑暗之世界者。不知幾何人也。

廿世紀以後。將無英雄。何以故。人人皆英雄故。英雄云者。常人所以奉於非常人之徽號也。疇昔所謂非常者。今則常人皆能之。於是乎彼此互消。而英雄之名詞。遂可以不出現。夫今之常人。所以能爲昔之非常人。而昔之非常人。只能爲今之常人者。何也。其一由於教育之普及。昔者教法不整。其所教者。不足以盡高才人腦筋之用。故往往逸去。奔軼絕塵。今則諸學大備。智慧日平等。平等之英雄多。而獨秀之英雄自少。其二由於分業之精繁。昔者一人而兼任數事。兼治數學。中才之人。力有不及。不得不讓能者以獨步焉。今則無論藝術。無論學問。無論政治。皆分勞赴功。其分之日細。則專之者。自各出其長。而兼之者。自有所不逮。而古來全知全能之英雄。

自不可復見。

若是乎。世界之無英雄。實世界進步之徵驗也。一切衆生皆成佛。則無所謂佛。一切常人皆爲英雄。則無所謂英雄。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卽世界藉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爲眞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雖然。此在歐美則然耳。若今日之中國。則其思想發達。文物開化之度。不過與四百年前之歐洲相等。不有非常人起。橫大刀闊斧。以闢榛莽而開新天地。吾恐其終古如長夜也。英雄乎。英雄乎。吾夙昔夢之。吾頂禮祝之。

### 干涉與放任

古今言治術者。不外兩大主義。一曰干涉。二曰放任。干涉主義者。謂當集權於中央。凡百皆以政府之力監督之。助長之。其所重者在秩序。放任主義者。謂當散權於箇人。凡百皆聽民間自擇焉。自治焉。自進焉。其所重者在自由。此兩派之學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皆有顛撲不破之學理。以自神明其說。泰西數千年歷史。實不過此兩主義之迭爲勝負而已。於政治界有然。於生計界亦有然。大抵中世史純爲干涉主義之時代。十六七世紀爲放任主義與干涉主義競爭時代。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上半爲放任主義全勝時代。十九世紀之下半爲干涉主義與放任主義競爭時代。二十世紀又將爲干涉主義全勝時代。請言政治界中世史之時。無所謂政治上之自由也。及南歐市府勃興。獨立自治之風略起。爾後

霍布士陸克諸哲漸倡民約之論然霍氏猶主張君權及盧梭興而所以掎擊干涉主義者不遺餘力全世界靡然應之演成十九世紀之局近儒如約翰彌勒如斯賓塞猶以干涉主義爲進化之敵焉而伯倫知理之國家全權論亦起於放任主義極盛之際不數十年已有取而代之之勢疇昔謂國家恃人民而存立寧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人民者今則謂人民恃國家而存立寧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國家矣自今以往帝國主義益大行有斷然也帝國主義者干涉主義之別名也

請言生計界十六七世紀重商學派盛行所謂哥巴政略者披靡全歐各國相率倣效之此爲干涉主義之極點及十八世紀重農學派興其立論根據地與盧梭等天賦人權說同出一源斯密亞丹出更取自由政策發揮而光大之此後有門治斯達派者益爲放任論之本營矣而自由競爭之趨勢乃至兼并盛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於是近世所謂社會主義者出而代之社會主義者其外形若純主放任其內質則實主干涉也將合人羣使如一機器然有總機以紐結而旋擊之而於不平等中求平等社會主義其必將磅礴於二十世紀也明矣故曰二十世紀爲干涉主義全勝時代也

然則此兩主義者果孰是而孰非耶孰優而孰劣耶曰皆是也各隨其地各隨其時而異其用之而適於其時與其地者則爲優反是則爲劣曰今日之中國於此兩主義者當何擇乎曰今日中國之弊在宜干涉者而放任宜放任者而干涉竊計治今日之中國其當操干涉主義者十之七當操放任主義者十之三至其部分條理則非片言所能盡也

### 不婚之偉人

老子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此其言殆有至理焉。頃讀某報。列舉近世不婚之偉人。如史學家之吉朋。謙謨。柏格兒。哲學家之笛卡兒。巴士卡爾。斯賓挪莎。康德。霍布士。陸克。盧梭。邊沁。斯賓塞。科學家之奈端。斯密亞丹。文學家之福祿特爾。格黎政治家之維廉。鼈特。加富爾。梭馬。皆終身獨居之人也。此外尙多不能枚舉。舉其最知名者耳。文豪索士比亞。擺郎。皆有妻而極言有妻之害。謂天才與妻不能兩立者也。而近世大政治家。若格蘭斯頓。若俾士麥。若的士黎里。則自謂生平之成功。得於賢內助者居多云。兩者孰爲正理。吾以爲欲以不婚率天下。非可行也。而早婚與多婚二者之陋俗。不除則國民之聰明才力。消沮於是者。不知幾許。有志改良羣治者。其勿以爲一私人之事而忽之。

### 嗜報國民

今世文明國國民。皆嗜讀報紙。如食色然。而發達最速者。莫如美國。美國當五十年前。卽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年。全國報館僅有二百五十四種。讀報者七十五萬八千人。至今年。一千九百二年有報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六種。讀報者一千五百十萬人。五十年前。全國報館印出報紙總數四萬萬零二千六百四十萬部。今年增至八十一萬萬零六千八百五十萬部。今年統計全國報館平均支出費用。美銀一萬萬零九千二百四十四萬元。內主筆訪事及司理人等。共二萬七千五百餘名。支出薪俸美銀二千七百萬。職工共九萬四千人。支出薪俸美銀五千萬元。其餘機器紙料雜費等。支出美銀五千萬元。全國報館平均收入金。美銀二萬萬零二千三百萬元。收支相消。實每年贏餘總額美銀三千萬元。

據美國最近人口統計。凡七千六百五十餘萬人。以此比例。是六人中必有一人讀報者也。中國民數。五倍美國。以此比例。應有讀報人八千萬。有奇。每年印出報紙總數。當在四百五十三萬萬零四千萬。有奇。嗚呼。吾中國何日始能有此盛況乎。不禁慨歎。然美國五十年中。增率二十倍。有奇。安知中國五十年後。其盛大不有更驚人耳目者乎。是在造時勢之英雄焉矣。

以今日金值計之。美銀一元。當中國口岸通用銀二元。是美國全國報館每年總支出數。將近四萬萬元。其總收入數。將近四萬萬零五千元。視今日中國國幣出入總數。且三倍矣。嗚呼。人之度量相越。乃至如是耶。

### 奴隸學

偶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嗚呼。今之學英語法語者。其得毋鮮卑語之類耶。今之學普通學專門學者。其得毋彈琵琶之類耶。吾欲操此業者。一自省焉。毋爲顏之推所笑。

### 崇拜外國者流看者

於戲盛哉。吾中國近日之洋務家也。洋務家之伎倆何如。見一外國人則崇之拜之。視之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上帝。雖外國一流氓。其入中國也。其聲價可以埒周孔。官吏士夫與交接者。得其一顧盼。登龍門不如也。嗚呼。外國人果有如此之價值否。吾所交者少。吾不敢言。惟以所聞。則去秋有日本人某到北京。勸人東來游學。從之游者六人。備資斧八百金。並行李付之。而與之偕。

該日人則自乘一等艙。而置六人者於三等艙。猶可言也。及到門司。又宴飲若干日。到西京。又流連花叢若干日。開一清單以示六人者。而八百之金僅餘二百有奇矣。猶可言也。及到東京。則置此六人者於一客寓中。室之小與維摩詰臥病之處相等。六人膝相促。乃能容焉。猶可言也。詎知安歇甫定。而日本某者竟去如黃鶴。并金與行李皆無踪影。如是者十餘日後。乃由他學生之久旅斯國者。爲之招呼追索云。嘻。日本之高人達士。當亦不少。吾非敢以此人爲全國之代表也。雖然。以外國人爲全知全能者。亦可以鑒矣。此一事也。

更有類於此者一事。美國教士傅蘭雅嘗受備於上海製造局有年。譯格致書甚多。此稍治西學者所能知也。吾輩昔亦深敬其爲人。去年盛杏蓀派北洋大學堂卒業生九人游學美國。以傅爲監督。吾輩方慶得人焉。乃近日得該處學生某君來一書。讀之真有使人怒髮衝冠者。茲錄其原文如下。

敬啓者。辱受國民厚顧。得預游學之列。分科學習。欲盡一藝一能。或可報國民於萬一。雖某爲四萬萬中之一人。有何能爲。然某亦衆人之一也。不敢有厚望於他人。而於己則責之綦嚴。今到美已三越月。此處風俗人情。未暇細查。故無以奉告。惟我等留學之苦。恐外人知而未詳。故謹將詳細情形。以達尊聽。幸其有辱教焉。初入卜忌利大學校。以爲此學校是美洲有名學校。繼而細查美國通都大邑。學校教師。凡負高名者。俱在東邊城邑。有如伍君所謂美國東西學校費用畧同。而東方則遠勝西方。今卜忌利在美國西方。關墾以來。不過二十餘年。窮鄉僻壤。止能習礦學一門。其餘學問皆以東方爲美。美國學生非不得已。無在此肄業者。傅蘭雅之子。

家立則遣之東方游學。而我等則羅致於此。蓋亦有故焉。傅氏身爲卜忌利大學校漢語教習。常誇於人前。謂已有大勢力於中國。中國官員悉樂聽命。今中國派學生來美。又爲傅氏照料。竟實其言。故盡置我等於此。以顯其能也。而我等在此之有無裨益。則所不遑顧。其設計可知。且我等初來此國。人地生疎。殊形不便。傅氏月受我國百金。膺監督重任。自當妥爲垂顧。以免我等有礙於功課。不圖言過其實。多方爽約。入學之初。既不藉其先容。功課之餘。亦未聞其善誘。竟月不來。置身事外。飲食起居之事。皆我等自爲操持。視我等如路人。棄約言如弁髦。初尙以所居相隔十餘里。不便往來。近數日來相居較近。而更形隔膜。因何以故。則非所知焉。現我等所居之屋。長約三丈。廣二丈。一樓一底。傅氏以三千金購得之。月以五十金租與我等。實則不值三十金。據土人言計四年之租與息。卽可以償其屋價。而傅氏則四年後白得一屋。故其必欲我等同居。多方阻撓。佈散流言。傷我等體面者。以此三千金起見矣。且以同國之人聚處一室。則觀感無人。與在西洋大學校。無以異也。雖欲與美人交接。而家徒四壁。殊足爲外人冷齒。故外國之俗尙。西人之意志。絕無所知焉。傅氏亦自知我等同居之弊。自認不諱。但辭以無人租房。與中國人。故不得不使我等同居云云。此語謊也。此處凡初入校者。須居校一年。若居離校較近者。可以稟免。今我等居近校。分居校內。亦其宜也。乃傅氏於校內佈散謠言。謂中國人最不潔。而風俗又甚不好。與之相處。必受其弊。故我等欲自行分居。試問各處有餘房否。則答以傳教習管你們。未見其言。不能納子。由是可知傅氏必早已運動運動矣。見利忘義之人。何勝浩嘆。彼既能在此散流言惑衆聽。亦必能在中國散流言惑衆聽也。美國人且爲所惑。中國人



亦必能爲所惑也。又如購書一事。我等已憊於奔命。學堂常十數日盡書一卷。欲購新書。先列一清單。託傅氏簽字。既簽字然後挾單往書坊取書。但傅氏常不暇。屢訪之多不遇。既遇乃求簽字購書。又待數十日而書始到。時則又更易一新書矣。前數日忽向書坊言。謂近日已簽字者一概不作準。使我等遑遑焉。如假冒簽字向書坊騙書者無異。外人亦有以我等爲棍騙者。流其傷我等名聲體面者真莫斯若。而傷我國體亦莫斯若。即使我無傅氏之事。亦多爲土人歧視。不名之曰支那賤種。卽號之爲顏色之人。今更有此一番真無顏久居於此。衆同視因此皆爲之大怒。於是欲離傅氏之軛束而自工自食。傅氏恐我等之舉動有傷其名聲。并又無辭以對中國政府。故不得已低首下心。任我等辱罵一輪。并又致書至我等處認罪。現已爭回購書之款。并得分居之條。傅氏對陳君言。余七十多歲。未有遇過如是之人。且未受過如是之氣。此事本擬早告。但考期在卽。故遲之又遲。此請大安某某頓首。

嗚呼。此身受者言之。經歷必非以無根之談。污衊傅某明矣。審如是也。則傅氏號稱美國博士。號稱耶穌教牧師。何其所行之似蝸似鼠。又似蛆也。傅某猶如此。而類於傅某者何限。而下於傅某又何限。是皆洋務家所視爲全知全能之上帝者也。嘻。洋務家聽者。洋務家看者。

### 將裨學堂緣起

湖北於去歲杪設立將裨學堂。欲仿日本士官學校之制。其用意不可謂不善。惟其緣起或有未能深知者。茲畧記之。初湖北設武備學堂。其時與日本人之交涉尙淺也。故請德國人爲教習。夫教授與學校管理法。在教育學中本爲分科。教習之不能兼營校事。理勢然也。吾國當道向不知

此故一委諸德弁。其辦理不能有效。亦固其所。其後鄂督崇拜日本之心日盛。漸厭德弁。三年合同滿。卽欲辭退之。夫辭退之權操自我。本無所難也。而當道不敢。輒援田舍翁請學究之例。雖來年不欲送關聘。仍虛言挽留者。一面別聘日本尉官二三人。使居於學堂中。雖然德教習未去。本無席位以容日教習也。於是號稱爲請來譯兵書也者。夫使其目的在譯兵書。則武昌之地亦大矣。何至無舍館之所。豈必惟武備學堂之是擇者。蓋其意欲以風示德弁。若曰瓜代者將至。汝可見幾而作矣。無奈紅髯碧眼者流。不通人情。前弁合同雖滿。而德領事又薦新矣。外國之命重於天語。當道者豈敢不受。於是武備學堂之臬比。仍爲德人所擁。鄂督如舍利弗之天花著身。拂之不去也。乃大窘。而所聘拱候瓜代之日弁。不得不仍以譯書之名。分贅疣於武漢者兩年有奇。去秋。日本參謀本部之有力者。曰福島安正。游歷至鄂。詰鄂督曰。君聘吾國將官來而無職以授之。何也。此非我大日本帝國保全支那羽翼支那之本心也。宜速位置之。日本亦外國也。其命亦重於天語。又安敢不受。於是鄂督益窘無已。乃別設一將裨學堂。而訂日弁爲教習。且全權皆屬之焉。今者湖北一省。武備將裨兩學堂。重規疊矩。相得益彰焉。噫。嘻。盛矣。

### 媚外奇聞

中國人最恭順者也。察勢力之所在。而崇拜之。以固全己之勢力。中國人之特長也。自甲午一創。庚子再創。而崇拜日本之熱度驟漲。昔之以北京爲勢利要津者。今則移於東京矣。下自民間。上迄政府。莫不皆然。吾固無暇深怪。雖然崇拜之則亦有術矣。能獻殷勤於其政府。上也。否則參謀本部。亦其次也。等而下之。能通聲氣於其民間之大黨派。雖無大效。猶可得其言論之助力也。乃

近所聞某疆吏之事。有足使人發一大噱者。某疆吏以黨俄聞者也。述者不欲道其名。故無從知爲誰何。惟傳其因黨俄之故。懼爲日本所排。不得安其位。曲思解免。而無由自達。乃夤緣轉託日本最著名某女史者。爲善辭以達於日本皇后云。其意蓋以日后必能道其事於日皇。日皇必能行其權於日政府。日政府必能容其喙於中國政府。於是吾之地位可以高枕無憂矣。其用心可謂曲折周到。視太后召見各國公使夫人而並及其子女。其手段有過之無不及。惜立憲文明國無有如李大叔其人者耳。

### 似此遂足以破種界乎

本朝起遼瀋入主中夏。故於滿漢交涉抵抗調和之事。實爲二百餘年第一大問題。當攝政睿親王初入關也。甫一月。卽下教國中。使滿漢互通婚姻。其規模實爲宏遠。使能行之。則種界今早破滅矣。雖然。諸時滿人乘勝驕橫之氣。與其初來嫉妒之心。必不能從者也。當時漢人排外自尊之念。與其含憤積怨之餘。亦必不能從者也。故此制卒未嘗一行。而後反懸爲禁。二百年來。雖漢軍旗人。亦未嘗與漢人一通姻。無論滿人也。今則外憂日迫。民智日開。政府竊竊然憂漢滿水火。終釀大患。頗思所以調和之策。頃乃以懿旨詔互相通婚。其用心良善。雖然。婚姻者人各有自由權者也。滿漢之溝絕數百年矣。其俗不相習。其性不相同。雖日下一詔以敦迫之。吾知其不過一紙空文耳。古文云。應天以實不以文。豈惟應天。應人亦然。政府若真欲除漢滿之界也。則當自大原本之地行之。以實利實益示之。雖無通婚。必相安焉矣。不然。雖通何益。歐洲各國王室。皆互有葭莩。然其猜忌自若也。况民間之一二家乎。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

哉。

讀讀通鑑論

癸卯

王莽之後。合天下士民頌公德。勸成篡奪者。再見於武氏傳游藝。一授顯秩。而上表請改唐爲周者六萬人。功若漢唐。德若湯武。未聞有此也。孟子曰。得乎邱民爲天子。其三代之餘。風教尙存。人心猶樸。而直道不枉之世乎。若後世教衰行薄。私利乘權。無不可爵餌之士。無不可利囿之民。邱民亦惡足恃哉。盜賊可君君之矣。婦人可君君之矣。夷狄可君君之矣。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後世庶人之議。大亂之歸也。且與之食。而旦謳歌之。夕奪之衣。而夕咀咒之。恩不必深。怨不在大。激之則以興。盡迷其故。利在目睫。而禍在信宿。則見利而忘禍。陽制其欲。而陰圖其安。則奔欲而棄安。贅壻得妻。而謂他人爲父母。猾民受賄。而訟廉吏之貪污。上無與懲之益。進而聽之。不肖者利其易惑。而蠱之。邱民之違天常。拂天性也。無所不至。而可云得之爲天子哉。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上天下澤。而民志定。澤者。下流之委也。天固無待於其推崇也。斯則萬世不易之大經也。

卷二十一

案法。儒孟德斯鳩言共和政體之國。以道德心爲立國之元氣。豈不然哉。今日中國民權固不伸也。使其伸矣。而今日之人心風俗。果能有以異于船山之所云乎。吾見其滋甚而已。昔聞澳大利亞洲之黑蠻。有白人取其一小女。自乳哺時。而卽養之於家。撫養之若己出。衣服飲食。華瞻麗都者。十餘年。及將及笄。忽有數黑蠻過其門。此女與交數語。輒從而遁去。甘復入于深山。

以衣木葉食生鼠棄其前此之尊榮安富如敝屣然蓋天性不可移也人甘梁豢而鯽蛆甘糞以梁豢飼蛆而蛆且逃不則死矣然則歐美嗜自由而支那人嗜爲奴強奴而使之自由其無異強蛆以饜鼎烹也然則其數千年跼躄於至暗黑至猥賤之境地彼實樂之而復何尤雖然蛆生于糞而嗜糞其性然也人生于自由而嗜爲奴未必其性然也性不爾爾而竟爾爾者則有習焉而成第二之性者也夫所謂習者何也則數千年之民賊極之桎之籍之灼之而衣冠禽獸之賤儒復緣飾所謂人倫所謂道德所謂經義所謂史裁者爲之文其奸而濟其惡夫安得不胥斯人而失其本性也婦人之纏足也纏之數十年雖解之而不能行矣甯得謂足之天性本如是也然則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去奴隸而爲完人也欲民之去禽獸而成人格也其必自復其自主之權返其獨立之性使民知其所以立于天地者固當如是如是庶幾乎有廖焉矣船山未審于此徒憤民之無狀也而欲嚴上天下澤之義是所謂揚湯止沸而不知去薪而沸自銷也

罷兵必有所歸兵罷而無所歸則爲盜爲亂張說平麟州叛胡奏罷邊兵二十萬人而天下帖然蓋其所罷者府兵也府兵故農人也歸而田其田廬其廬父子夫婦相保于穹窒粟薪之間故帖然也于是而知府兵之徒以毒天下而無救于國之危亂審矣說之言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夫民之任爲兵者必佻宕不戢輕于死而憚于勞之徒然後貪醜酒椎牛之利而可任之以效死夫府兵之初利租庸之免而自樂爲兵或亦其材勇之可堪也迨其後著籍而不可委卸則視爲不獲己之役而柔弱愿樸者皆垂涕就道以赴行伍若此者其

鈍懦之材。既任爲役。而不任爲兵。畏死而不憚勞。則樂爲役以避鋒鏑。役之而無不受命。驕貪之將領。何所恤。而不役以營私邪。團隊之長。役之矣。偏裨之將。役之矣。大臣之役之矣。乃至純袴之子弟。元戎之僕妾。役之矣。幕府之墨客。過從之游士。彈箏擊筑。六博投瓊。調鷹飼犬之徒。皆得而役之。爲兵者亦欣然。願爲奴隸。以偷一日之生。嗚呼。府兵者。惡得有兵哉。舉百萬井疆耕耨之丁。壯爲奴隸而已矣。卷二十一

案此論唐府兵之制。與今日之募兵者。其外形稍異。要其論兵與役之不相容。任國防之事者。不可待之以奴隸。有奴隸之性者。不可托之以國防。則其識題矣。夫今日中國之兵。則何一而非奴隸也。吾見夫長江一帶之兵船。舍送迎督撫眷屬之外。無他事矣。吾見夫各營之兵丁。勇弁。舍伺候主帥。執唾壺。虎子。裝烟。倒茶之外。無他能矣。此猶其舊焉。者。若今所謂洋操者。其游學外國陸軍學校。卒業之學生。猶且非仰候補道府總辦委員之鼻息。不能得一差遣。而兵丁更何論也。夫兵也者。一國之公衛也。爲一國人保其生命財產。故一國人皆宜致敬焉。而又非徒虛文之敬禮。而可以高其資格也。必使一國之權利。爲一國人所公有。而一國之義務。爲一國人所公任。然後任是者。知所以自重。而他人亦從而重之。其戰也。自爲其性命財產而戰也。非有所奴隸于他人也。如是。然後有兵之精神。不然。則雖千萬變。其兵制而奴隸之資格。如故也。而兵之徒毒天下。而無救于國之危亂。如故也。船山先生慨乎其言之矣。

自唐以上。財賦所自出。皆取之豫兗冀。離而已足。未嘗求足于江淮也。恃江淮以爲資。自第五琦始。當其時。賊據幽冀。陷兩都。山東雖未盡失。而隔絕不通。蜀賦既寡。又限以劍門棧道之險。所可



而偶用之。害遂移于千載。秉國之均。不平謂何。非均平方正之君子。以大公宰六合。未易以齊五方而綏四海。邵康節猶抑南以伸北。亦不審民情。天化之變矣。卷二 十三

案吾向者亦襲千年來之謬論。狃于外著之現象。以爲西北地力果竭。不能不有待於東南者。地運然也。及讀船山此論。而歎其識之過人遠矣。進化學之公例。凡物之廢置不用者。則其能力將漸銷失。有耳也。久不用之。則必聾。有口也。久不用之。則必瘖。於人體有然。於地力亦如是矣。不然。以地理學通例言之。凡氣候稍寒。地味稍瘠之土。其文明之發達。常視沃土之民爲尤進焉。條頓民族與拉下民族之比較。是其例也。况關中河內幽燕之地。猶在溫帶。而非北歐瘠壤之所能幾耶。漢京之盛。見於兩都賦者。所謂鄭白之沃。衣食之原。竹林果園。芳草甘木。夫非同是土耶。何以千數百年。而彫落若此。乃知驕之使橫。佚之使惰。以人事而災及地利。天下事未有有果而無因者。船山此論。實可以抉西北彫敝之原因。而無餘蘊矣。專制民賊之毒。天下其禍乃至于此極。東南則敝于供億。西北則敝于怠荒。水旱蝗蝻。飢饉疾疫。每歲死者以數百萬計。餓殍纍纍。相屬于道。何一非大民賊。小民賊之搯其吭。而致其命也。以五洲第一天府上腴之國。而數千年。常被一二民賊扼之。遂使民吾欲求一飽而不可得。嗚呼。吾甚怪夫吾民之何以受之若固也。船山云。其人畏鞭笞。易弋取。夫既畏鞭笞。則人鞭笞之矣。既易弋取。則人弋取之矣。然則又豈特民賊之罪也。吾嘗聞己亥年剛毅之下。江南下嶺南矣。嶺南僻壤之民。幾於易子食。而析骸爨。而剛毅之行。夔固纍纍。然千餘萬。捆載牛腰也。近者建一學堂。而云無費。派一學生。而云無費。而回鑾費數千萬。取于東南焉。賠款數萬萬。取於東南焉。方且又修頤和。



園以娛暮年矣。亞美利加因祖國關稅之不平遂起而獨立。而彼之戢戢然於羶種之腳底。竭吾膏血以伺其颯笑而恬不爲怪者。吾又安從而與之言也。

# 談叢

終

韻文

詩集

去國行

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母乃非英雄。割  
 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東方古稱君子國。種俗文教。咸我同。爾來封狼。逐逐磨齒。瞰  
 西北。唇齒患難。尤相通。大陸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難為功。我來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猶幸非  
 宋聳。一卻讀東史。說東故。卅年前事。將母同域。孤社鼠積威福。王室蠢蠢如贅癰。浮雲蔽日不可  
 掃。坐令螻蟻食應龍。可憐志士死社稷。前仆後起。影從一夫。敢射百決。拾水戶薩長之間。流血  
 成川。紅爾來。明治新政。耀大地。駕歐凌美。氣葱蘢。旁人聞歌。豈聞哭。此乃百千志士頭。顛血淚迴  
 蒼穹。一吁嗟乎。男兒三十無奇功。誓把區區七尺還。天公不幸。則為僧。月照幸。則為南洲翁。不然  
 高山。蕭生象山松陰之間。占一席。守此松筠。涉嚴冬。坐待春。回終當有東風。一吁嗟乎。古人往矣  
 不可見。山高水深。聞古蹤。瀟瀟風雨。滿天地。飄然一身。如轉蓬。披髮長嘯。覽太空。前路蓬山一萬  
 重。掉頭不顧。吾其東。

游箱根浴溫泉作

十年春。明夢猶未識。湯山身世。餘憂患。寥天獨往。還陽阿。晞短髮。神漢駐華顏。忽起觚稜思。鄉心  
 到玉關。

謁南湖村招飲野之鶯亭以詩為令強成一章

三十年前龍戰地。風雲回首一憑欄。新亭莽莽羣仙醉。大地茫茫半日閑。偶嚼梅花耐冰雪。更因黃酒憶鄉關。錫公以紹興酒見餉不嘗此味半年矣 鈞天廣樂經行處。未信瓊樓玉宇寒。

雷庵行贈湖村小隱

東台幽絕處。有廬曰雷庵。還庵之左右。有櫻有楓有茶有櫻有松有杉。庵內何所有。但見琳琅古籍闌。架而溢籤。有劍爍爍。有琴悒悒。雷聲隱隱走籬角。雲色冉冉起林尖。主人者誰。魄嚴魂舒。貌癯道腴。朝讀書夕著書。文章一出驚海內。立言矜慎恒躊躇。東方風雲日漸惡。樓櫺秋氣滿林壑。先生匣劍時一鳴。龍嘯天空秋水薄。我識先生風雪夜色。我訪雷庵暮春三月。京華十丈軟紅塵。繁櫻團錦穠於雲。香車寶馬照九陌。家家花下扶醉人。雷庵深深芳春寂。寂主人者誰。抱膝注易吁嗟乎。雷庵雷庵。日亦已暮。春亦已深。時會一去。何時可尋。吾願爾為我一聲轟轟。振天地。叱咤淋漓走魑魅。黨破羣聲起。沈睡蟄龍起。蟄萬靈。從神州十載風雲氣。十載以後。吾與先生雷庵携手。應憶今年花開時。滿城雲錦照春酒。

壯別二十六首

首塗前五日。柏原東畝餞之於箱根之環翠樓。酒次出縑紙索書。為書壯哉此別四字。且係以小詩一首。即此篇第一章是也。舟中十日了無一事。忽發異興。纍纍成數十章。因最錄其同體者。題曰壯別得若干首。

丈夫有壯別。不作兒女顏。風塵孤劍在湖海。一身單天下。正多事。年華殊未闌。高樓一揮手。來去

我何難

丈夫有壯別。無如遠從軍。手激天河水。清夷五濁塵。蟄靈待雷雨。身世入風雲。今我胡爲者。蟲魚

注古文。

丈夫有壯別。仗劍行復仇。一卮醪易水。如聞風蕭蕭。今我其蹉跎。墓草宿已凋。中夜栗然起。胥江

號怒潮。

丈夫有壯別。無如汗漫游。天驕長政國。日本昔有山田長政者。流寓暹羅後竟執其政。蠻長閣龍洲。哥命布日本人。譯之爲閣龍。文物供新眼。

共和感遠猷。橫行天地闊。且莫賦登樓。

相送復相送。羣賢返自崖。驪歌猶上下。鴻爪已東西。波路空逾闊。樓臺望轉迷。齊州煙九點。回首

渺予懷。別送別者一首。兩邦志士送之於東京車站。及橫濱海岸者百餘人送之於舟中者十餘人。

莫道無家別。并州是故鄉。思潮三派壯。日本明治開新思潮有三派一英國之功利主義二法國之共和主義三德國之國家主義。民氣百年強。國士皆

知我。江山似舊行。去齊濡滯意。惶恐謝君王。別日本東京一首。

東海數健者。何人似乃公。劫餘小天地。淘盡幾英雄。聞鼓思飛將。看雲感臥龍。行行一膜拜。熱淚

灑秋風。別西鄉隆盛銅像一首。像在上野公園。吾於行之前一日獨詣其下頂禮而去。

福地不易得。逝水何時休。偷度百忙裏。來爲竟日游。雲霓遲下界。風雨別高樓。芳草雖云好。王孫

未敢留。別環翠樓一首。樓任箱根塔之澤風。景佳絕。去年曾侍南海先生一游此。

罪屈家爲累。恩深報苦遲。十年慚虎變。兩月補烏私。爲懷懸弧訓。更勞陟岵思。牽衣日追從。最憶

是兒時呈別家大人一首○余十年以來浪游中原侍養久缺去年之變累及家屬跡跡澳門今年九月家大人東來撫視余居兩月復拜別

狂簡今猶昔裁成意若何轍環人事瘁棒喝佛恩多翼翼酬衣帶冥冥慎網羅圖南近消息爲我

託微波寄別南海先生一首○先生東還時在橫濱爲半日談今在香港且將有南洋之行

第一快心事東來識此雄學空秦火後伯有自述昔日譚一書自言其所學淵源功就楚歌中伯一生立於逆境作事者遇反對每挫敗而氣轉壯卒底於成余最

服之大陸成爭鹿滄瀛蟄老龍牛刀勿小試留我借東風前大隈伯一首

汨汨口懸河棱棱目如電重圍獨往來六合任舒卷血淚熱在腔胚膽瀝相見咄哉此爲誰毅也

字子遠別犬養木堂二首

羣公皆好我愛我莫如君責善情彌苦參謀道益親何心戀蠻觸努力造風雲無限分攜感英雄

髀肉新木堂語余云日本今無事可做惟將投身於亞洲大陸耳

我昔露山會與君爲弟兄千却不相遇一見若爲情許國同憂樂論交託死生如何別容易無語

只惺惺別柏原東畝一首余與東畝爲兄弟之交

赫赫皇華記淒淒去國吟出匡恩未報贈縞愛何深重話艱難業商量得失林隻身浮海志使我

憶松陰別伊藤侯一首○余去年出險之役及今次遠遊之費皆感侯之賜侯臨別勸勉有所語且舉吉田松陰蹈海事及已前者游學時艱辛之狀以相告

文明發商界歐米昔其鄉徐福三千壯橫濱中國居留人數不及三千田橫五百強自由成具體以太感重洋努力

宗邦事蓬萊日月長別橫濱諸同志一首

廣廈需材衆羣賢集此堂精心探太理分業務專長團體相親下機緣事擴張莫辭文字累綿繙  
費思量別東京留學諸友及門人三首

孕育今世紀論功誰蕭何華盛頓拿破拿破總餘子盧梭孟斯鳩實先河赤手鑄新腦雷音殄古魔

吾儕下努力負此國民多

我性有奇癖貪癡似蠹魚恨爲衆生累不讀十年書浮海知何補藏山願已虛勸君好愛惜難得

是居諸

患難相從我恩情骨肉親變名憐瑪志二十年流亡於外屢變其名亡邱想藤寅吉田松陰又名藤寅早年因與同志結漫游逃亡其

媿我乏恒德半途又離羣丈夫各獨立母爲吾苦辛再示諸門人一首諸子相從多逃家艱辛而來今皆自隱其名於余之行也咸有戀戀不舍之色

邱被削籍以此慰之

一身常自主四海等無家合併聊相慰分携亦自佳圍爐談意氣對鏡數年華匹馬忽飛去黃塵

帽影斜別內一首內子隨侍家大人來省視相居月餘復別去

公當從此逝我亦恥懷居勞燕分寥廓魚龍待簡書發機當起陸養晦且懸車珍重再相見頭顱

百戰餘別同別者二首

機會滿天下責任在羣公塗炭甯無極精神自可通推心下豪傑捷足馭梟雄某甲雖無似贏糧

或許從

亦有英雄淚不向離別揮蒼黎哀水火社稷慘戎衣恩怨何時報康同與願違勞勞精衛志填臆

涕如縈。

極目覽八荒。淋漓幾戰場。虎皮蒙鬼賊。龍血混玄黃。世紀開新幕。二月二十七日去。二十世紀僅三日矣。

風潮集遠洋。泰西人呼太平洋為遠洋。作者今日所居之舟。來日所在之洋。即二十世紀第一大戰場也。欲閑閑未得。橫槊數興亡。

詩思惟憂國。鄉心不到家。山河水漂絮。身世浪淘沙。浩蕩天風遠。侵馳白日斜。驚心自鞭影。何處

不天涯。

奉酬星洲寓公見懷一首次原韻

莽莽歐風捲亞雨。梭梭俠魄裹儒魂。田橫跡遜心逾壯。溫雪神交道已存。吾與寓公交一年。尚未識面。詩界有權

行棒喝。中原無地著琴尊。寓公有風月琴尊圖。圖為一孤舟。蓋先聖浮海之志也。橫流滄海非難渡。欲向文殊叩法門。

書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韻

青史古多不平事。修門今有未招魂。西風易送殘年盡。(隱語)東市難為直道存。王氣欲沈山鬼嘯。

女權無限井蛙尊。瀛臺一掬維新淚。愁向斜陽望國門。醫未成名肱已折。法無可說舌猶存。華

難呼精衛仇天演。天演學也。此名侯官嚴氏定之。欲遣巫陽筮國魂。醫未成名肱已折。法無可說舌猶存。嚴

經云。明知法無可說。而常樂說法。吾以此二語自銘其論學之憤。玄黃血裏養生主。魑魅峯頭不動尊。更有麟兮感遲暮。與君和淚拜端

門。

萬千心事憑誰訴。訴向同胞未死魂。凌弱媚強天夢夢。自由平等性存存。每驚國恥何時雪。要識

民權不自尊。乾有亢龍坤有戰。繫辭吾契易之門。乾上九之龍。即坤上六之龍也。坤本無龍象。因乾之亢。故不

得不戰。既戰而天地相交。羣龍无首。一切衆生皆有乾德。所

謂人人有自主之權也故曰乾元用九  
天下治也此大易之微言吾夙受持之

欲教一國培元氣要使人人解重魂佛卽衆生因不昧相還四大我何存君今避地爲蠻長我勸  
隨緣禮世尊且學度他且自度大同界卽大乘門

### 紀事二十四首

人天去住兩無期啼駛年芳每自疑多少壯懷償未了又添遺憾到蛾眉  
頗媿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識荆說項尋常事第一相知總讓卿  
目如流電口如河睥睨時流振法螺不論才華論胆略鬚眉隊裏已無多  
青衫紅粉講筵新言語科中第一人座繞萬花聽說法胡兒錯認是鄉親  
眼中直欲無男子意氣居然我丈夫二萬萬人齊下拜女權先到火奴奴  
眼中旣已無男子獨有青睞到小生如此深恩安可負當筵我幾欲卿卿  
卿尙粗解中行韻我慚不識左行肱奇情豔福天難妬紅袖添香對譯書  
惺惺含意惜惺惺豈必圓時始有情最是多歡復多惱初相見卽話來生  
甘隸西征領右軍幾憑青鳥致殷勤舌人不惜爲毛遂半爲宗半爲君  
我非太上忘情者天賜奇緣忍能謝思量無福消此緣片言乞與卿憐借  
後顧茫茫虎穴身忍將多難累紅裙君看十萬頭顱遍地鉏斃欲噬人  
匈奴未滅敢言家百里行猶九十除怕有旁人說長短風雲氣盡愛春華



一夫一妻世界會成與瀏陽實創之。尊重公權割私愛。須將身作後人師。  
含情慷慨謝嬋娟。江上芙蓉各自憐。別有法門彌闕陷。杜陵兄妹亦因緣。  
憐余結習銷難盡。絮影禪心不自由。昨夜夢中禮天女。散花來去著心頭。  
卻服權奇女丈夫。道心潭粹與人殊。波瀾起落無痕迹。似此奇情古所無。  
華服盈盈拜阿兄。相從譚道復談兵。尊前恐累風雲氣。更譜軍歌作尾聲。  
萬一維新事可望。相將攜手還故鄉。欲懸一席酬知己。領袖中原女學堂。  
昨夜閨中遠寄詩。殷勤勸進問佳期。綠章爲報通明使。那有閑情似舊時。  
珍重千金不字身。完全自主到釵裙。他年世界女權史。應識支那大有人。  
匆匆羽檄引歸船。臨別更慳一握緣。今生知否能重見。一撫遺塵一惘然。  
曩譯佳人奇遇成。每生游想涉空冥。從今不羨柴東海。枉被多情惹薄情。  
鸞飄鳳泊總無家。慚愧西風兩鬢華。萬里海槎一知己。應無遺恨到天涯。  
猛憶中原事可哀。蒼黃天地入蒿萊。何心更作喁喁語。起趁雞聲無一回。

太平洋遇雨

一雨縱橫亘二洲。浪淘天地入東流。卻餘人物淘難盡。又挾風雷作遠游。

東歸感懷

極目中原暮色深。蹉跎負盡百年心。那將涕淚三千斛。換得頭顱十萬金。鵝拜故林魂寂寞。鶴歸華表氣蕭森。恩仇稠疊盈懷抱。撫髀空吟梁父吟。

留別梁任南漢擢路盧

吾宗有俊傑。名義何淵潭。遠慕聖之任。近思吾道南。秋氣滿中原。衆醉方沈酣。志士在江海。鬱鬱多苦心。我昔乘槎來。求友曉其音。與君一夕話。把臂遂入林。篳路關蒿萊。事事同苦甘。豈直意氣交。每爲道義談。天下正多事。人才苦銷沈。萬里得一士。此行庶不慚。慨然望澄清。與君騁兩驂。冤霜六月零。憤泉萬壑哀。蓼莪不可誦。游子肝腸摧。魑魅白晝行。嚙人如草萊。勞勞生我恩。慘慘入泉臺。悠悠蒼天哀。哀者誰子人。孰無天性人。孰無毛裏。孰無淚與血。孰無肺與腑。海枯山可移。此恨安可補。沈沈得沈沈。怨毒乃如此。

瀝血一杯酒。與君兄弟交。君母卽我母。君仇卽我仇。况我實君累。君更不我尤。我若不報君。狗彘之不猶。勸君且勿哭。今哭何所求。磨刀復磨刀。去不暫留上。有天與日鑿。我卽我謀。我竹爲公義。亦復爲私讎。脚蹴舊山河。手提賊人頭。與君拜墓下。一劬爲君酬。萬一事不成。國殤亦足豪。雲霄六君子。來軫方且適。誰能久鬱鬱。長爲儒冠羞。

半歲館君家。今夕行別離。居亦不言謝。行亦不言辭。君我既一體。安用區區爲。但恐江湖上。風波不可期。未知再相見。何地復何時。與君盡一杯。爲君進一詞。事苟心所安。死生吾以之。人事無盡涯。天道有推移。努力造世界。此責舍我誰。來日舒且長。大地坦且夷。與君一揮手。母爲兒女悲。

劉荊州

二千年後劉荊州。雄鎮江黃最上游。筆下高文蠹魚矢。帳前飛將爛羊頭。湖北洋操統領夫已氏。若將國難供談柄。敢與民權有夙仇。聞說魏公加九錫。似君詞賦更無儔。忍

次韻酬星洲寓公見懷二首并示遯  
 萬里投荒何日見九原不作與誰歸  
 酬君駝淚和鷓血老我蓉裳與芟衣  
 漫有揮戈廻夕照故應嘗膽療朝饑  
 人間惜別徒多事并辭於今遇壯飛  
 我所思兮在何處盧孟孟德高文我本師  
 鐵血買權慙米佛崑崙傳種泣黃養  
 甯關才大難爲用郤悔情多不自持  
 來者未來古人往非君誰矣喻余悲

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 (辛丑三月澳洲作)

魯屏漆室泣周蠹發緯悲謀國自有肉食輩  
 干卿甚事胡乃長歎而累歎覆巢之下無完卵  
 智者怵惕愚者嬉天下興亡各有責今我不任誰貸之  
 吾友榮陽鄭志節卓犖神嶽崎熱心直欲燼天地  
 視溺已溺飢已飢少年學書更學劍顧盼中原生雄姿  
 此才不學萬人敵大隱於市良自嗤一槎渡海將廿載  
 縱橫商戰何淋漓眼底駢羅世界政俗之同異腦中  
 孕含廿紀思想之瑰奇青山一髮望故國每一念至魂  
 弗怡不信如此江山竟斷送四百兆中無一是男兒  
 去年堯臺頌衣帶血淚下感人肝脾義會不脛走天下  
 日所出入咸聞知君時奮臂南天隅毀家紓難今其時  
 悲歌不盡銅駝淚魂夢從依敬業旗誓拯同胞苦海苦  
 誓答至尊慈母慈不願金高北斗壽東海但願得見  
 黃人捧日崛起大地而與彼族齊騁馳我渡赤道南  
 識君在雪梨貌交淡於水魂交濃如飴風雲滿地我行  
 矣壯別甯作兒女悲知君有絕技餘事猶稱老畫師  
 君畫家法兼中外蹊徑未許前賢窺我昔倡議詩界  
 當革命狂論頗頌作者頤吾舌有神筆有鬼道遠莫  
 致徒自嗤君今革命先畫界術無與並功不訾我聞  
 西方學藝盛希臘實以繪事爲本支爾來蔚起成大  
 國方家如鯽

來施施君持何術得有此方駕士蔑凌頗離英人阿利華士蔑 Ohver Smith 近世最著名畫師也一縑脫

稿列梳會君嘗以所畫寄陳博覽會評賞列第一云博覽會萬歐巴人也嘖嘖驚且哈乃信支那人士智力不

讓白哲種一事如此他知可我不識畫卻嗜畫悉索無饜良貪癡五日一水十日石君之惠我無

乃私縷縷神鷹兮君所贈余畫一為飛鷹一為雪港歸舟圖皆君得志繚以科葛米訥兮藉

以蘆絲西人有一種花名曰科葛米訥 Forget me not 意言勿忘我也君譯畫中之理吾不解畫外之意吾

領之君不見鷺鳥一擊大地肅復見天日掃霧翳山河錦繡永無極爛花繁錦明如斯又不見今

日長風送我歸欲別不別還依依桃花潭水兮情深千尺長母相忘兮攀此繁枝君遺我兮君畫

我報君兮我詩畫體維新詩半舊五雀六燕轉滋陵君一語君聽取人生離別尋常耳桑田滄

海有時移男兒肝膽長如此國民責任在少年君其勉旃吾行矣

留別澳洲諸同志六首

擾擾陰陽戰蒼生苦未蘇民權初發軔王會已成圖狐兔中原惡干戈舊歲徂回天猶有待責任

在吾徒

田橫樓海島敬仲隱塵夙有澄清志咸明自主權負風能萬里零雨已三年幾度聞鷄舞摩挲

祖逖鞭危矣前年事堯臺一髮懸攀髯回浩劫瀝血賴羣賢豈謂黃巾禍更移白帝權天津橋畔路腸斷

聽啼鵓

歷歷漢陽樹。轟轟楚客魂。剖心儕六烈。流血爲黎元。既痛桐宮禍。逾憐精衛冤。淒涼後死者。何處訴天關。

頓聞天下事。無易亦無難。常溜能穿石。危崖獨挽瀾。文明原有價。責任豈容寬。欲語興亡事。高樓夜色寒。

我來亦半歲。惜別猶匆匆。驪唱公無渡。鴻飛吾欲東。有盟齊海石。無淚到英雄。何物相持贈。民權演大同。

將去澳洲留別陳壽

結客瀛寰兩載餘。似君肝膽幾人俱。酒魂劍魄世無敵。君以象飲名且善劍術熱血寒威我不如。天下苦秦誰

逐鹿。宗邦微禹吾其魚。他年燕市相逢道。應識高陽舊酒徒。

鸚鵡洲碧頭血滋。黃金臺下草離離。憂時合有維摩病。君時方臥病許國甯求燕雀知。何日雲雷起潛

蟄。幾回風雨誤佳期。匹夫例有興亡責。歸去來兮尙未遲。君亦有歸志

鐵血 澳洲作

鐵血無露龍苦戰。鈞天如夢帝沈酣。故人新鬼北邙北。萬里一身南斗南。漢月有情來絕域。楚歌何意到江潭。憑高著望中原氣。昨夜西風已不堪。

澳亞歸舟雜興

長途短髮雨蕭森。獨自憑欄獨自吟。日出見鷗知鳥近。宵分聞雨感秋深。歸時三四月之交實南半球之秋末也乘桴

豈是先生志。銜石應憐後。死心姪女。不知家國恨。更彈漢曲入胡琴。  
拍拍羣鷗相送迎。珊瑚灣港夕陽明。澳洲沿南太平洋岸珊瑚島最多亦名珊瑚海遠波淡似裏湖水。列島繁於初夜星。盪胃  
海風和露吸。洗心天樂帶濤聽。此游也算人間福。敢道潮平意未平。  
蠻歌曲終錦瑟長。兔魄欲墮潮頭黃。微雲遠連海明滅。稀星故逐船低昂。繩牀簸魂夢。耶覺冰酒  
沁骨清。以涼如此閑福不消受。一宵何苦爲詩忙。  
苦吟兀兀成何事。永夜迢迢無限情。萬壑魚龍風在下。一天雲錦月初生。人歌人哭興亡感。潮長  
潮平日夜聲。大願未酬時易逝。撫膺危坐涕縱橫。

自厲二首

平生最惡牢騷語。作態呻吟苦恨誰。萬事禍爲福所倚。百年力與命相持。立身豈患無餘地。報國  
惟憂或後時。未學英雄先學道。肯將榮瘁校羣兒。  
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爲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擊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  
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志未酬

志未酬。志未酬。問君之志幾時酬。志亦無盡量。酬亦無盡時。世界進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  
有止期。衆生苦惱不斷如亂絲。吾之悲憫亦不斷如亂絲。登高山復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  
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雖成少許不敢自輕。不有少許兮多許奚自生。但望  
前途之宏廓而寥遠兮。其孰能無感於余情吁嗟乎。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志已

酬便無志。

舉國皆我敵

舉國皆我敵。吾能勿悲。吾雖吾悲。而不改吾度兮。吾有所自信。而不辭世非混濁兮。不必改革。衆安混濁而我獨否兮。是我先與衆敵。闡哲理指爲非聖兮。倡民權謂曰畔道。積千年舊腦之習慣兮。豈日暮而可易。先知有責。覺後是任。後者終必覺。但其覺匪今十年以前之大敵。十年以後皆知音君不見。蘇格拉瘦死兮。基督釘架犧牲。一身覺天下。以此發心度衆生。得大無畏兮。自在游行。眇軀獨立世界上。挑戰四萬萬羣盲。一役罷戰復他役。文明無盡兮。競爭無時停。百年四面楚歌裏。寸心爛爛何所攬。

澳亞歸舟贈小畔四郎

海行三十日。端居了無事。賴有素心人。晨夕相晤語。借經叩法門。觀海契圓理。本覺何湛然。大地一止水。緣以境界風。遂有波濤起。風亦不暫息。波亦何時已。勞勞器世間。衆生蓋云苦。吾儕乘願來。學道貴達旨。自度與度他。斯事一非二。投身救五濁。且勿憚生死。廻心何佛陀。明鏡淨無滓。與君證此偈。知君定歡喜。今日入蓬海。風日逾清美。如送復如迎。山川識游子。游子歸不歸。彼岸咫尺是。

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亞洲大陸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盡瘁國事不得志。斷髮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讀書尙友。既一載。耳目神氣頗發。皇少年懸弧四方志。未敢久戀蓬萊鄉。誓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

政求學觀其光。乃於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臘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橫渡太平洋。其時人靜月  
 黑夜悄悄。怒波碎打寒星芒。海底蛟龍睡初起。欲噓未噓。欲舞未舞。深潛藏其時。彼士兀然坐。澄  
 心攝慮。游宵茫。正住華嚴法界第三觀。帝網深處無數鏡影。涵其旁。驀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  
 乃是新舊二世紀之界線。東西兩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後。置身世界第一關鍵之津梁。胸  
 中萬千塊壘。突兀起。斗酒傾盡。盪氣迴中腸。獨飲獨語。苦無賴。曼聲浩歌。歌我二十世紀太平  
 洋。一巨靈擘地。鏡鴻荒。飛鼉碎影。神螺僵。上有搏土頑蒼蒼。下有積水橫決決。搏土為六積水五  
 位置落錯如參商。爾來千劫千紀。又千歲。俛蟲緣蟲。為其鄉。此蟲他蟲。相閱天潢界中。復幾劫。優  
 勝劣敗。吾莫強。主宰造物役役物。莊嚴地上無盡藏。一初為據亂次小康。四士先達爰濫觴。支那  
 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侯官嚴氏考定小亞細亞相望。地球上古文明祖國有四中厥名河流文明時代第  
 一紀。始脫行國。成建邦。衣食衍衍。鄭白沃。貿遷僕僕。浮茶梁。恒河鬱壯。競伽長。揚子水碧。黃河黃  
 尼羅。埃及及河名一歲一泛漑。姚臺。姚弗里士河台格里士河皆安息大河名蜿蜿雙龍翔。水哉水哉。厥利乃爾溥。浸濯暗黑揚晶  
 光。一此後四千數百載。羣族內力逾擴張。乘風每駕一葦渡。搏浪乃持三歲糧。漢書西域傳言渡西海不得風或三歲乃達西  
海即地中海也就中北辰星拱地。中海葱鬱鬱。騰光銑岸環。大小都會數百計。積氣森森盤中央。自餘  
 各土亦爾爾。海若凱奏河伯降。波羅的與亞刺伯。二海名西域兩極遙相望。亞東黃渤。謂黃海渤海壯以  
 闊。亞西尾閭身毒洋。謂印度洋斯名內海文明時代第二紀。五洲寥邈殊未央。一蟄雷一聲百靈忙。翼  
 輪降空神鳥翔。哥倫布初到美洲土人以為天神見其船之帆謂為翼也咄哉世界之外復有新世界。造化乃爾神祕藏。閣龍。日本譯哥



命布以歸去舉國狂帝者挾幟民羸糧談瀛海客多於鯽莽土倏變華嚴場竭來大洋文明時代

始萌蘖巨五世紀堂哉皇其時西洋謂大洋權力漸奪西海謂地中海席兩岸新市星羅碁布氣燄

長虹長世界風潮至此忽大變天地異色神鬼惝輪船鐵路電綫瞬千里縮地疑有鴻祕方四大

自由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塞宙合奴性銷為日月光懸崖轉石欲止不得止愈競愈劇愈接愈厲卒

使五洲同一堂流血我敬伋頓曲竟得檀香山澳大利亞洲者後為檀島土民所殺衝鋒我愛麥寨郎以千五百十九年始繞地球一周者鼎鼎數

子隻手挈大地電光一掣劍氣磅礴太平洋『太平洋太平洋大風泱泱大潮滂滂張肺歛地地

出沒噴沫衝天天低昂氣吞歐墨者八九况乃區區列國誰界疆異哉似此大物隱匿萬千載禹

經亥步無能詳母乃吾曹軀殼太小君太大棄我不屑齊較量君兮今落我族手游刃當盡君所

長吁嗟乎今日民族帝國主義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強英獅俄驚東西帝兩虎不鬪羣獸殃後

起人種日耳曼國有餘口無餘糧欲求尾閭今未得拚命大索殊皇皇亦有門羅主義北美合衆

國潛龍起蟄神采揚西縣古巴東非島中有夏威八點煙微茫太平洋變裏湖水遂取武庫廉奚

傷蕞爾日本亦出定座容卿否費商量我尋風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詳物競天擇勢必至不

優則劣兮不興則亡水銀鑽地孔乃入物不自腐蟲焉藏爾來環球九萬里上一砂一草皆有主

旗鼓相匹強權強惟餘東亞老大帝國一塊肉可取不取母乃殃五更肅肅天雨霜軒聲如雷臥

榻傍詩靈罷歌鬼罷哭問天不語徒蒼蒼『噫嚶吁太平洋太平洋君之面兮錦繡壤君之背兮

修羅場海電兮既沒艦隊兮愈張西伯利亞兮鐵路卒業巴拿馬峽兮連河通航爾時太平洋中

二十世紀之天地悲劇喜劇壯劇慘劇齊鞞鞞吾曹生此豈非福飽看世界一度兩度為滄桑滄桑兮滄桑轉綠兮迴黃我有同胞兮四萬五千萬豈其束手兮待僵招國魂兮何方大風泱泱兮大潮滂滂吾聞海國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潑吾欲我同胞兮御風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颺一海雲極目何茫茫濤聲徹耳逾激昂龍血立以黃天黑水黑長夜長滿船沈睡我徬徨濁酒一斗神飛揚漁陽三疊魂慄傷欲語不語懷故鄉緯度東指天盡處一線微紅出扶桑酒罷詩罷但見寥天一鳥鳴朝陽

廣詩中八賢歌

詩界革命誰歟豪因明鉅子天所驕驅役教典庖丁刃何況歐學皮與毛諸賢蔣智由觀雲○君達於佛學尤好慈恩宗因自號因

明子東甌布衣識絕倫梨洲以後一天民我非狂生生自云詩成獨泣問麒麟平陽宋枚叔理文涵

九流五言直逼漢魏道蹈海歸來天地秋西狩吾道其悠悠餘杭章炳麟太炎義寧公子壯且醇每翻陳

語逾清新嚙墨嚙淚常苦辛竟作神州袖手人義寧陳三立伯嚴○君昔贈余詩有憑哲學初祖天演嚴

遠販歐鉛攙亞槩合與莎米謂莎士比亞及米兒頓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之句復幾道放言玩世曾般

庵造物無計逃鑄鏡曼歌花叢酒正醴說經何時詩道南湘鄉曾廣鈞重伯○君昔為余畫扇作齊詩圖跋語云任公好余所治齊詩圖予之詩道南矣其狂

此類絕世少年丁令威選字穠俊文深微佯狂海上胡不歸故山猿鶴故飛飛豐順丁惠君遂之

節如其才呼天不鷹歸去來海枯石爛詩魂哀吁嗟吾國其無雷淮南吳保初彥復○君抗疏憂國事不得達棄官歸且凍餓厚祿故人書招之

不出山也

游春雜感

故鄉春色今若何。佳人天末怨微波。洛橋灞橋楊柳死。江戶長條空復多。繁櫻壓城鶯亂飛。妬風剗地蠻雪霏。東園一夜顏色盡。無復倭孃鬪舞衣。

出郭凌雨馬無力。賭墅看花人未歸。一春流潦苦妨轂。自由車含秋扇悲。自由車俗名腳踏車本約二子鬪車為竟日游屢次阻

雨行不得也哥哥

雨餘濛濛薺麥滋。上有三五黃栗離。飛飛慎勿啄金屋。吾與爾曹俱苦飢。

讀陸放翁集

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亘古男兒一放翁。中國詩家無不言從軍苦者惟放翁則慕為國殤至老不衰

衰

辜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放翁集中胡塵等字凡數十見蓋南渡之音也

歎老嗟卑却未曾。用放翁原句轉因貧病氣陵憎。英雄學道當如此。笑爾儒冠怨杜陵。放翁集中只有誇老頌卑未嘗一歎

嗟誠不愧其言也

朝朝起作桐江釣。昔昔夢隨遼海塵。恨煞兩朝道學盛。縛將奇士作詩人。宋南渡後愛國之士欲以功名心提倡一世者亦不少如

陳龍川葉水心等亦其人也然道學盛行掩襲天下士皆奄奄無生氣矣一二人豈足以振之

自題新中國未來記

無端忽作太平夢。放眼崑崙絕頂來。河嶽層層團錦繡。華嚴界界有樓臺。六洲牛耳無雙響。百軸

麟圖不世才。掀髯正視羣龍笑。誰信晨鷄驚喚回。  
卻橫西海望中原。黃霧沈沈白日昏。萬壑豕蛇誰是主。千山魍魅闌無人。青年心死秋梧悴。老國魂歸蜀道難。道是天亡天不管。竭來予亦欲無言。

題東歐女豪傑代羽衣女士

磊磊奇情一萬絲。爲誰吞恨到蛾眉。天心豈厭玄黃血。人事難平黑白棋。秋老寒雲盤健鶻。春深叢莽燈神魑。可憐博浪過來客。不到沙丘不自知。  
天女天花悟後身。去來說果復談因。多情錦瑟應憐我。無量金鍼試度人。但有馬蹏懲往轍。應無龍血灑前塵。勞勞歌哭誰能見。空對西風淚滿巾。

愛國朝四章

泱泱哉我中華。最大洲中最大國。廿二行省爲一家。物產闕沃甲大地。天府雄國言非誇。君不見英日區區三島尙崛起。况乃堂堂吾中華。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芸芸哉我種族。黃帝之胄盡神明。寢昌寢熾徧大陸。縱橫萬里皆兄弟。一脉同胞古相屬。君不見地球萬國戶口誰最多。四百兆衆吾種族。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彬彬哉我文明。五千餘歲歷史古。光燄相續何繩繩。聖作賢述代繼起。浸濯沈黑揚光晶。君不見竭來歐北天驕驟進化。甯容久局吾文明。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

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轟轟哉我英雄漢唐鑿孔縣西域歐亞搏陸地天通每談黃禍警且慄百年噩夢駭西戎君不見  
博望定遠芳蹤已千古時哉後起吾英雄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  
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詞集

水調歌頭 甲午

拍碎雙玉斗。慷慨一何多。滿腔都是血淚。無處著悲歌。三百年來王氣滿目山河依舊。人事竟如  
何。百戶尙牛酒。四塞已干戈。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醉中呵壁自語。醒後一滂沱。不恨年華去  
也。只恐少年心事。強半爲銷磨。願替衆生病。稽首禮維摩。

念奴嬌 甲午

平生未信離愁苦。放他片帆西去。三疊陽關。一杯濁酒。做就此番情緒。勸君莫醉。怕今夜醒來。我  
儂行矣。風曉月殘。江潭負手向何處。天涯知是歸路。奈東勞西燕。寥絕如許。滿地干戈。滿天風  
雪。耐否。客愁滋味。幾多心事。算只有淒涼。背人無語。待取見時。一聲聲訴汝。

滿紅江 贈魏二 甲午

如此江山送多少英雄去了。又爾我踢塵獨漉。睨天長嘯。爛爛一空餘子目。便便不合時宜。肚向  
人間一笑。醉相逢。兩年少。使不盡灌夫酒。屠不了。要離狗。有酒邊狂哭。花前狂笑。劍外惟餘肝  
膽。在鏡中。應詫頭顱好。向匏黃閣外。一畦蔬。能同否。

蘭陵王

甲午

暝烟直。織就一天愁色。闌干外。無限庭燕。付與斜陽儘。狼籍良期渺。難得這。莫年華。虛擲迢迢夜。夢去愁來。還似年時倦游客。天涯數行跡。念日冷溝橋。燈暗亭壁。籃輿扶下。正無力。又月店雞語。霜橋馬影。催人晨起。趁晚驛。夜涼怎將息。淒寂共今夕。共目斷。行雲江樹。南北芳痕。觸處情無極。有織錦留墨。唾絨凝碧。思量無寐。又淡月照簾隙。

六醜

傷春學清真體。東剛父庭院碧桃開。三日落盡矣。藉寓所傷後之讀。者可以哀其

志也

乙未

聽徹宵殘雨。正簾外曉寒衣薄。莫道春歸便濃。春池閣。已自蕭索。問歲華深淺。惜惜桃葉在舊時。欄角繁紅鬪盡。無人覺。待解尋芳。東風已惡。歡期未分零落。尙曲牆扶繞。頻動春酌。情懷如昨。祇休休莫莫。似水流年底。成飄泊。故枝猶綴殘萼。又蜂銜燕蹴。乍欺怯弱。愁對汝。自扁深閣。却不奈一陣輕颺。無賴送敲。垂幕感啼鳥。未拋前約。向花間道。不如歸去。怕人瘦削。

湘月

壽何大乙未

五鄉奇士。數道咸以後。幾人健者。雨打風吹。餘子盡似汝。此才今寡。鐵骨酣霜。繡腸織月。簫劍雙無價。酒闌對我。二豪情態如畫。祇恨犖犖頭顱。顛顛髀肉。不了山靈詫。趁著湖山殘照。在儘汝。秋魂游冶。叢社鬼謀。原祠天問。莫管興亡話。一樽壽汝。先生扶醉歸也。

采桑子

乙未

沈沈一枕扶頭睡。直到黃昏。猶掩重門。門外梨花有溼痕。薰篝蕭瑟爐烟少。不道衣單。却道春

寒絲雨濛濛獨倚欄。

謝秋孀

乙未

休輕別。別易見時難。燕子不歸春寂寂。恨烟颯。雨杏花寒。小立已黃昏。

蝶戀花二闋

乙未

曾是年時行樂處。典盡貂裘。日日如泥醉。醉別西樓醒不記。馬頭猶作香奩語。一霎人天成影事。劍魄琴魂。添得淒涼意。知否雙文挑錦字。當時月照人無寐。我亦蘭成顛顚久。淚泣長條。孤負章臺柳。十萬護鈴金字咒。東風無力春消瘦。門巷枇杷還似舊。錦瑟年華。得似當時否。贏得一池春水縐。淚痕狼籍青衫袖。

浪淘沙

乙未

燕子舊人家。棖觸年華。錦城春盡又飛花。不是潯陽江上客。休聽琵琶。輕夢怕愁遮。雲影窗紗。一天濃絮太虧他。鎮日飄零何處也。依舊天涯。

隔溪梅令

次韻孝通

乙未

淒涼花事一春遲。苦尋思。袖口香寒。摘得最繁枝。江南持與誰。溶溶微月浸愁漪。夜寒時。一迳夢烟愁雨我。憐伊春闌花未知。

揚州慢

送江逢辰歸山

戰鼓摧心。征衫浣淚。乾坤無限秋聲。望青山一髮。又商略歸程。問搖落天涯倦客。十年塵夢。可也蘇醒。念故山蘭蕙。背人一樣淒零。羅浮西去。有年時游妓。曾經算醉眼看雲。冷腸漱石。穀遺今

生便擬誅茅天外任人間憔悴蘭成怕劫灰無賴等閒驚起山靈

蝶戀花三闋 春盡感事並送歸者

刻意留春春不住杜宇聲聲抵死催人去絮影迷漫芳草渡天涯那是春歸路

一縷閑情無著處落盡荼蘼幾點清明雨莫唱方回腸斷句世間祇有情難訴

畢竟和卿干甚事未到中年哀樂先如許寂寂庭蕪春滿地海棠那識人蕉萃

一霎斜陽攬暮雨絮絮陰晴天亦無憑據花自不言鶯自語可憐心比秋蓮苦

折取繁香無處寄不分殘紅却被東皇誤斷送流年知幾許一天狼籍風和雨

金縷低迷濃作絮攔了簾櫳曉了春庭宇春若有情應少住重來門巷難如故

菩薩曼 乙未

棗花簾底熏香坐新來添箇閑功課鎮日苦啣啣背郎奩體詩不知緣底事怕讀相思字驀地

問歸程背人雙淚熒

如夢令 乙未

昨夜東風還又春水一池吹縐飛絮滿天涯可是燕歸時候消受消受六曲藥欄攜手

蝶戀花 己亥

法界光明毛孔吐樓閣譚譚帝網無重數渺渺化身何所住百千萬劫尋來路

蹴踏金輪披垢膩除卻泥犁那有莊嚴土熱血一腔誰可語哀哀赤子吾同與

賀新郎 壬寅



昨夜東風裏。忍回首。月明故國。淒涼到此。鶉首賜秦尋常夢。莫是鈞天沈醉也。不管人間憔悴。落日長烟。關塞黑。望陰山。鐵騎縱橫地。漢幟拔鼓聲死。物華依舊山河異。是誰家莊嚴臥榻。儘伊鼾睡。不信千年神明胄。一箇更無男子。問春水干卿何事。我自傷心。人不見。訪明夷。別有英雄淚。雞聲亂劍光起。

曲本

劫灰夢傳奇

楔子一齣 獨嘯

生巾幘倚劍囊書上

(繞地游)

浮雲西下來。去無牽挂。別有奇愁難卸。欲哭還歌。是真和假。念悠悠。天地有淚如麻。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小生姓杜名撰。表字如晦。浙江江山縣人也。早登翰苑。旅食京華。半生困高頭講章。十載飽軟紅塵味。自從甲午以後。驚心時局。大夢初醒。便已絕意仕進。僦屋於城西棗花寺傍。讀書自樂。不料去歲義和構釁。弄兵召戎。獎羣盜爲義民。尸鄰使於朝市。卒使乘輿播蕩。神京陸沈。天壇爲芻牧之場。曹署充屯營之帳。咳。小生那時親在京師。日覩兩宮倉皇出走之形。羣僚狼狽逃命之狀。以及外兵之野蠻暴掠。民間之狼藉顛連。至今思之。歷歷在目。自念眇軀。無關輕重。遂乃棄官南下。浪跡江湖。今值大難已平。回鑾已達。滿目熙熙融融。又是一番新氣象了。咳。看官啊。你看如今情形。果算得箇新氣象麼。(嘯介) 今日獨居岑寂。觸緒傷懷。不免嘯歌一回。聊自消遣則箇。

(梁州序) 蒼天無語。江山如畫。一片殘陽西挂。舊時王謝。燕歸何處人家。陰山鐵騎。斗米黃巾。賸付漁樵話。神京有地。聘戎馬。中原無處起龍蛇。泱泱風安在也。

(嘯介) 想起中國現在情形。真乃不勝今昔之感。看官啊。你道甲午庚子兩役。就算是中國第一大劫麼。只怕後來還有更甚的哩。你看那列強啊。

(前調) 迴風碎擊。怒潮傾瀉。萬斛艤艫東下。誰家臥榻。儘伊軒睡。紛拏優勝劣敗。競立爭存。斯事曠憐借。百年龍戰。歐和亞。夢覺黃梁日已斜。英雄淚向誰洒。

(自語介) 自古道。物恥可以振之。國恥可以雪之。若使我中國自今以後。上下一心。發憤爲強。則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呢。(長嘯介) 咳。你看今日的人心啊。

(皂羅袍) 依然是歌舞太平如昨。叶乍到今兒。便記不起昨日的雨橫風斜。游魚在釜。戲菱花處。堂燕雀安頰。厦黃金暮夜。侯門路賒。青燈帖括。廉船鬢華。望天兒更打落幾箇糊塗卦。

這算是那一種守舊的咯。別有那叫做通洋務的呢。

(前調) 更有那婢膝奴顏。流亞趁風潮。便找定他的飯碗根芽。官房繙譯。大名洋行。通事龍門。價領約卡拉。Ollat口。唧雪茄兒。Oicat見鬼唱喏。對人磨牙笑罵。來則索性由他罵。

咳。你看整日價熙熙攘攘。就只是這兩種類的人。想起中國前途。怎生是了。(嘯介) 你這般的人啊。就是想不到日後。難道便不記得從前不成。

(北江梅令) 俺曾見素衣豆粥。陪戀駕俺。曾見腥風血雨。冬和夏。俺曾見列國屯營。分占住官衙。俺曾見天壇滿篆。著西來馬。卿也無家。我也無家。擔糞土命官。似狗掠胭脂。童女如麻。遮莫是泥。

犁。雲。現。的。吉。祥。花。遮。莫。是。國。民。償。負。的。文。明。價。哭。徧。天。涯。徧。哭。天。涯。苦。衷。難。活。這。也。算。去。年。今。日。爛。錦。年。華。

(南泣顏回) 擔多少童號婦嗟。受多少魂驚夢怕。到如今欲變作風流畫。過得些些。樂得些些。不管他堂前燕子入誰家。只顧我流水落花春去也。(嘯介) 咳。教我一腔熱血從何灑。又是想他又。是恨他則索披髮長號。撫髀長吟。聲和淚。斜陽下。

(自語介) 我想歌也無益。哭也無益。笑也無益。罵也無益。你看從前法國路易第十四的時候。那人心風俗。不是和中國今日一樣嗎。幸虧有一箇文人叫做福祿特爾。做了許多小說。戲本。竟把一國的人。從睡夢中喚起來了。想俺一介書生。無權無勇。又無學問。可以著書傳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幾樁事情。俺心中所想着那幾片道理。編成一部小小傳奇。等那大人先生。兒童走卒。茶前酒後。作一消遣。總比讀那西廂記牡丹亭。強得些些。這就算盡我自己。我面分的國民責任罷了。

(尾聲) 天荒地老情無那。上聲。只贏得憂患餘生。兩鬢華。抖擻着閑情。唱出興亡話。(長嘯下)

新羅馬傳奇

楔子一齣

(副末古貌仙裝上)

(蝶戀花) 遼鶴千年再來處。城郭人民。花錦明如許。一笑掀髯聊爾爾。三生遺恨今償矣。細數興亡還獨語。多少頭顱。換此莊嚴土布地。黃金教歌舞。謝他前度風和雨。

千年亡國淚。一曲太平歌。文字英雄少。風雲感慨多。俺乃意大利一箇詩家。但丁的靈魂是也。託生名國。少抱天才。夙懷經世之心。粗解自由之義。耐我國自羅馬解紐以後。羣雄割據。豆剖瓜分。縱有俾尼士志。挪亞米亞藍。佛羅靈比梭士名都巨府。輝映歷史。都付與麥秀禾油。任那峨特狄阿刺伯西班牙。法蘭西奧大利。前虎後狼。更迭侵凌。好似箇目蝦腹蟹咳。老夫生當數百年前。抱此一腔熱血。楚囚對泣。感事歎歎。念及立國根本。在振國民精神。因此著了幾部小說傳奇。佐以許多詩詞歌曲。庶幾市衢傳誦。婦孺知聞。將來民氣漸伸。或者國恥可雪。幸謝上天眷顧。後起有人。三傑齊生。一王崛起。(笑介)哈哈。今日我的意大利。依然成了一箇歐洲第一等完全自主的雄國了。你看十一萬方里之面積。三千萬同族之人民。有政府有議院。何等堂皇。五十餘萬經練之陸兵。二百餘艘堅利之戰船。可以戰。可以和不。好不體面。這都是我同胞國民。拿他的淚血。心血。頸血。千辛萬苦換得來的呀。老夫優游天國。俯視塵寰。觀此情形。感極而泣。生前滿肚皮骯髒不平之氣。這也算消除淨盡了。今日閑暇無事。要往東方支那游歷一番。消遣情懷。(內問介)支那乃東方一箇病國。大仙爲何前去。(答)你們有所不知。我聞得支那有一位青年。叫做甚麼飲冰室主人。編了一部新羅馬傳奇。現在上海愛國戲園開演。這套傳奇。就係把俺意大利建國事情。逐段摹寫。繪聲繪影。可泣可歌。四十齣詞腔科白。字字珠璣。五十年成敗興亡。言言藥石。因此老夫想著拉了兩位忘年朋友。一箇係英國的索士比亞。一箇便是法國的福祿特爾。同去瞧瞧。聽一回。(內)這位青年。爲何忽然做起這套戲本來呢。(答)人孰無情。士各有志。精禽填海。斥鷃笑其大愚。杜宇啼枝。行人聞而墮涕。我想這位青年。飄流

異域臨眺舊鄉。憂國如焚。回天無術。借雕蟲之小技。寓道鐸之微言。不過與老夫當日同病相憐罷了。(內復問介)既然如此。你老羅馬先覺歷史名家。何不將這套傳奇內所說事情。先敘一番。等我們略知梗概呢。(答)待我說來。

(念奴嬌) 千年羅馬。被強鄰割據。四分五裂。絕代奸雄。專制手。付與奧臣特涅。民族精神。自由主義。烘起全歐熱。呼號奔走。一時多少流血。則有智勇一王。恢奇三俊。愛國心如月。或演縱橫外交策。或用戈矛口舌。革命未成。聯邦卒合。國恥從今雪。興亡何限。救時端賴豪傑。

(內)果然有趣。但係我們不熟歷史。未能領會。還求大仙總括大意。再說一遍。(答)使得。

梅特涅濫用專制權。

瑪志尼組織少年黨。

加將軍三率國民軍。

加富爾一統意大利。

(指介)你看索士比亞福祿特爾兩位。駕雲冉冉。赴約而來。不免迎前會齊。同去顧曲則箇(飄然下)

### 捫蝨談虎客批注

作者初為劫灰夢傳奇。僅成楔子一齣。余亟賞之。日日促其續成。蹉跎至今。竟無嗣響。日者復見其所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因語之曰。若演此作劇。誠於中國現今社會最有影響。作者猶豫未應。余促之甚端。午夕。同泛舟太平洋濱。歸夜向午。忽持此章相示。余受之狂喜。因約每齣為之評注。兼監督之。勿令其中途戛然而止也。

從來劇本演實人實事。毫無臆造者。惟孔云亭桃花扇一曲。在中國韻文中。可稱第一傑作。此本鑄鑄西史。捉紫髯碧眼兒。被以優孟衣冠。尤為石破天驚。視云亭之氣魄意境。有過之無不及矣。

尋常曲本。僅叙一二人。一二年間事。故結構尚易。此編前後亘七十餘年。書中主人公凡四五人。意匠經營。真非易易。吾

將拭目以觀其後。

此齣全從桃花扇脫胎。然以中國戲演外國事。復以外國人看中國戲。作勢在千里之外。神龍天矯。不可思議。吾不得不服作者之天才。

文中但丁者。意大利詩人 Dante 也。生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卒一千三百二十一年。其時意大利初爲日耳曼所兼并。故其詩多亡國之音。但科白中所載衰亡事實。多在但丁以後。蓋文家言與史家言異也。讀者不可不審。

索士比亞者。英國名優兼詩家 Shakespeare 也。生一五六四年。卒一六一六年。福祿特爾者。法國哲學家兼戲曲家 Voltaire 也。生一六九四年。卒一七七八年。

第一齣 會議 (一千八百十四年)

(淨燕尾禮服胸間遍懸寶星驕容上)

(口口口) 區區帝國老中堂官樣攬權作勢儘橫行。肥胖說甚自由與平等。混帳堂堂大會俺主盟誰抗。

一手掩盡天下目。兩朝專制老臣心。自家奧大利國大宰相公爵梅特涅的便是。現今世界第一雄洲。無過俺歐羅巴。歐羅巴第一強國。無過俺奧大利。奧大利第一大權。無過俺梅特涅。只可笑二十餘年前。法蘭西有一黨亂民。說甚麼天賦人權。甚麼自由平等。鬧起驚天動地的大革命來。接著那飛天夜叉。拿破侖單刀匹馬。將這如荼如錦的歐洲。殺得箇狗血淋漓。七腳八拳。把俺作威作福的名相。嚇得箇龜頭直縮。尤可惡者。那拿破侖任意妄爲。編了大大一部法典。竟把盧梭孟德斯鳩那一班荒謬學說。攙入許多在裏面。他征服一箇地方。便將那法典頒行。惹得通歐洲所有人民。箇箇都要自由自治起來。箇箇都要和我們貴族平等起來。這還了

得嗎。幸虧天奪其魄。一敗於墨斯科。再敗於倭打盧。我們十幾國聯軍。將這老猴子拿住。流往大西洋南邊聖希森拿荒島安插。從今以後。天下太平了。但係民氣囂張。毒骸未熄。卻是一樁後患。今日乃一千八百十四年六月廿一日。各國君相。在僭們京城維也納。開大會議。推定俺當箇議長。待俺抖擻精神。把那民權禍根。一刀兩段。斬除淨盡。則箇(雜扮列國使臣十餘人上)信在大夫澶淵會(雜扮諸小國君主十餘人上)祭則寡人。南面王。(同見淨作足恭態介)老公相早到了。(淨欠伸回禮介)列位有請。(從懷中取時表看介)時候到了。等俄皇普皇兩陛下光臨。便好開議。怎麼還不見來呀。

(副淨扮俄羅斯皇亞歷山大丑扮普魯士王腓力特列同驕從上)(副淨)

(前調)祖傳專制大名邦。穩當燒城打退老拿皇。功狀小心防。著虛無黨博浪。這回第一要排場抬槓。

(丑)不是恁般說。怎麼還未會議。便抬起槓來呢。(副淨)好好待你說來。(丑)

(前調)中原赫赫一名王。有望目前一步儘他強。謙讓民權打破葫蘆樣。狂妄波蘭一案要提防。上當。

(副淨)你怕上誰的當呀。(丑)咄。僭們俄普奧三國瓜分了波蘭。波蘭人民心懷不服。這回一定運動。想圖恢復呀。怎好不提防。(副淨)你提防。卽管提防。卻提防酒家不得。(丑)閑話少說。你看列國君相都已到齊。僭們趕緊赴會罷。(同入介)衆起坐迎接介(互握手介)分次坐定介(開議介)淨起立演說介)

(降黃龍)多謝戮力同心。拽倒十餘年。混世魔王。從今後。粉飾太平。將相王侯。得意揚揚。要將一切政體。恢復到舊時模樣。……我想今次會議第一問題。要將法國大革命以來。及拿破侖所有胡行妄動。一概翻轉過來。直回到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以前。的情狀。纔是還有那失國的列侯。失地的貴族。都要還他本來。……興滅國。巨族名門。裂土分疆。

(衆拍掌稱善介)(副淨)拿破侖從前略定波蘭舊壤。已將俄普奧三國所得地方。合成一個倭梭大侯國。波蘭人民亦願意復合。僭們何不仍其舊貫。再建一波蘭王國。採自由主義。制定憲法。朕願以公平之心。兼王其地。(丑)你好會打算。想討起我們普奧兩國便宜來了。這卻上你當不得。(淨)自由憲法。係與我們專制國體最防害的。如此辦法。非但於奧普兩國有損。亦俄皇陛下之不利也。但係今日會議。須要和衷共濟也罷。只要將舊波蘭南境的砲臺。全行拆去。就讓與俄國管領罷。再將那撒遜王國。割了一半。讓與普王也足抵過這騎吃虧了。但係僭奧大利。卻要那愛里利亞及打麻梯亞這幾箇地方。抵償抵償。(丑副淨)這些地方。都是意大利舊壤。還須參詳。(淨)這意大利。只算箇地理上的名詞罷了。那裏還算得箇政治上的名詞。況且我們藉戰勝國的餘威。難道不要分占些便宜嗎。

(前調)這羅馬舊墟。千歲荒涼。衰草殘陽。儘戰勝餘威。分烹宰割。誰敢雌黃。高強攬金手段。清白人慣會算糊塗帳。休相問。鷓蚌爭持。笑煞漁郎。

(衆)老公相果然說得有理。僭們遵依便是。(淨)那意大利之倫巴的。俾尼士兩地。還交與奧大利大公之夫人馬利亞管領。其他士卡尼地方。封與我王族弗的南。其摩的拿地方。封與王子。



佛蘭西士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七仍復舊權尙有撒的尼亞王國算係意大利一箇正統就把志挪亞舊壤都歸與他罷列位看俺這辦法可還公道麼(衆)是是公道得很(淨)正事已畢偕們散會同去跳舞作樂罷(衆譁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凡曲本第一齣必以本書主人公登場所謂正生正旦是也惟此書則不能因主人公未出世以前已有許多事應敘也於是乎曲本之慣技乃窮既創新格自不得依常例矣

此書雖曰遊戲之作然十九世紀歐洲之大事皆網羅其中矣讀正史常使人沈悶恐臥此等稗史寓事實於趣味之中最能助記憶力余謂此本宜作中學教科書讀之

著十九世紀史者皆託始於維也納會議蓋此會議實爲百年來最大關鍵也上接法國革命及拿破侖時代爲其反動力下開各國立憲統一事業爲其原動力此編首敘之結構最爲嚴整

維也納會議各國君相列座者不下百餘人可謂古今第一盛會然其宗旨既悖謬其精神自散漫無紀名爲公會實則一切條件皆由數大國私自決定而已其後俄普奧三帝結神聖同盟專以防壓民權爲事遂起全歐革命勢亂數十年僅有今日自此會後至千八百四十八年凡三十四年間史家稱爲梅特涅時代故此文注重俄普奧而尤深誅梅特涅皆春秋之筆也

維也納會議爭論最多者波蘭問題撒遜問題日耳曼統一問題意大利問題等也故帶敘之

意大利經拿破侖征服將前此無數小國統而一之施行法國民法自由統一之精神既已萌蘖矣

維也納會議所謂牛羊從而牧之也故敘意大利史尤當著眼此會此會之結果使奧國在意大利之權力更加强盛固也然撒的尼亞國實爲他日統一全意之起點此次合併志挪亞其國勢漸鞏固亦最有關係之事實也故前提之

維也納會議。爲鬼爲賊。有類兒戲。此章以極輕薄之筆寫之。諷而非虐也。當時競奢鬪靡。宴會無虛日。會期將及一年。每日所費在十萬圓內外云。時有跳舞大會之目。章末所謂同去跳舞作樂者。蓋實錄也。

梅特涅 Meternich 生一七七三年卒一八五九年時封公爵後晉王爵。

第二齣 初革 (一千八百二十年)

(丑持劍騎馬上) 手執金刀九十九。殺盡國仇方罷手。(小旦男裝騎馬上) 與君直抵黃龍城。痛飲自由一杯酒。(丑) 俺乃燒炭黨首領是也。(小旦) 俺乃燒炭黨女首領是也。(向丑介) 來此已是會所。等我請出兄弟們聽哥哥演說一番則箇。(向內介) 衆兄弟有請。(內) 有請。衆男女雜上。(互相見握手接吻介) (丑登壇介) (衆拍掌介) (丑) 兄弟們。俗們這箇燒炭黨就與大利政府的奴才視之。叫做一箇私黨。就意大利同胞的國民視之。叫做一箇公黨。我們的宗旨。啊。不管他上等社會中等社會下等社會。九流三教。但使有愛國的熱血。只管前來。不論那一人政體。寡人政體。多人政體。立憲共和。但能除專制的魔王。何妨試辦。叫他是哥老會。三合會。大刀會。小刀會。這些不同。但起得革命軍。勤王軍。獨立軍。國民軍。件件皆可。(拍醒木介) 兄弟們。須知奧大利是我公敵。梅特涅是我大仇。凡我黨中同人。是與他不兩立的。

(勝如花) 皆直裂。淚橫流。閑得英雄難受。沒來由。隴畔。輟耕。甚情緒。豪門使酒。好一副健兒身手。雙肩上公仇私仇。滿腔兒家憂國憂禾黍。油油忍斜陽回首。拚著箇頭顱似斗。小朝廷生活堪羞。小朝廷生活堪羞。

兄弟們。你看這裏尼布士王弗得南第一。當一千八百十五年卽位之時。本曾向人民宣誓。遵

守千八百十二年所立之憲法。不料口血未乾。竟背前約。問他的緣故。卻是梅特涅挑撥禁止。恐怕他開起民權自由的先例來。(拍醒木介)你想這樣做下去。俗們意大利人還有復見天日之望嗎。(衆搓手怒目介)(雜持新聞紙號外急上)報報報。西班牙國革命軍起國王不得已。竟自頒行自由憲法了。(衆起座爭閱看介)小旦取紙朗讀介(丑)兄弟們。西班牙人也是箇人。意大利人也是箇人。難道我們就不如他麼。(衆拍掌頓足誼呼介)機會機會。革命革命。(丑)既然如此。事不宜遲。俗們即刻預備。在這尼布士地方起事。還須奉勞幾位姊妹們。到撒南尼亞聯絡同志。一齊禦侮才好。(小旦)使得。(衆)(小旦)

(前調)身萬里。目千秋。颯颯碧鬢紅袖。厭照鸞似水流。年學射鵬沙場。勝手甚功名。穀儂消受。趁今日人謀鬼謀。把從前雲收霧收。鐵血關頭。問鬚眉愧否。漫公憤落他人後。望江山美人對愁。揮金戈美人散愁。(看劍馳馬下)

(副淨)淨扮二警官上。(副淨)(身列丹墀與朱戶)(淨)衛護。(副淨)威風赫赫王侯署。(淨)紙虎。(副淨)開門點卯站班住。(淨)休誤。(副淨)若有人民來投訴。(淨)發富。(副淨)啐悄悄說不要露出馬腳來。(同笑介)俗們尼布士王宮警衛官。今日輪班上值。須得嚴肅。(丑)率衆雜持長鎗短鎗。刀斧木棍。擁上。願爲民流血。先教衆一心。(衆鼓譟介)(淨)副淨吹銀笳告警介。(護衛兵齊集介)(接鬪介)護衛兵敗介。(淨)副淨)你等百姓。究爲何來。(丑)不是行同盜賊。亦非圖作王侯。(淨)既不作反。爲何持兵。(衆)只要人權與自由。鐵血助他成就。(副淨)既然如此。散去慢慢商量。(丑)無力便無憑藉。不成誓不干休。(淨)到底怎的你們纔心足。(衆)但求憲法。

別無求。卻要我王賭咒。〔淨副淨〕這樣你們等著待我進報。〔外扮尼布士王弗得南第一率王子上〕〔衆脫帽爲禮介〕〔外對衆以吻接新約全書指十字架發毒誓介〕〔王子隨誓介〕〔衆呼萬歲介〕〔外下〕〔雜急上〕撒的尼亞人民已預備起義。挾本國政府以驅逐奧軍。帕特門倫巴的諸地亦同時爆發了。俺奉女首領之命特來報告。〔丑〕我們須則預備接應。〔合〕〔餘文〕破題兒初成就最提防雨覆雲翻手。謾倚著今日豪氣元龍百尺樓。同下捫蝨談虎客批注。

燒炭黨者。卽加波拿里黨。Codonari 意大利之祕密結社也。其情形與中國之哥老會等大相類。燒炭黨人之志氣。非不可嘉。但學問不足以副之。故道心不足。條理疏略。一挫便難復振。此齣不以莊重之筆寫之。非以成敗論人。實留爲下文三傑地步也。

俄羅斯之虛無黨。閨秀最多。其行荆毒之事者。大率皆妙齡絕色之女子也。燒炭黨中有此等人否。吾不敢知。竊疑作者以本書且脚太少。不合戲本體例。故著此一段耳。然以情理度之。未必無其人也。

燒炭黨本無一定宗旨。大率以清君側爲主義。獨立精神。仍有所缺。此其所以不成也。

尼布士王當民變後。以極莊嚴之儀。舉行宣誓大典。政府大臣皆列坐。王以熱誠之言。誓守憲法。蓋亦出於真意。非受迫而姑以免禍也。亦非如本文所敘之草草也。若非有梅特涅。則意人於此時。已可享自由之福矣。

小旦所唱一齣神采活現。『鐵血關頭問鬚眉愧否』二語。吾讀之亦如冷水澆背。聲音之道。感人深矣。

### 第三齣 黨獄 (一千八百二十一年)

〔外扮尼布士國宰相末扮撒的尼亞國宰相上〕〔外還他笑罵總何妨〕〔末〕換我南柯夢一場。〔外〕無量頭顱無量血。〔末〕爲他人作嫁衣裳。〔同坐介〕我等今日受梅特涅公相之命。會審

燒炭黨逆徒。須則早到伺候。(淨扮梅特涅上)熱燄熏天可炙手。殺人如草不聞聲。老夫梅特涅。自從維也納會議之後。與俄普兩皇結神聖同盟。合力壓制民權。藉以長保富貴。五年以來。內外安謐。巨耐意大利燒炭黨小醜。不安本分。攪動波瀾。去年竟在尼布士帕特門倫巴的撒的尼亞各地方。同時蠶起。意欲從我奧人手中奪回權利。發布憲法。做箇自由自主的人民。(冷笑介)非是老夫誇口。你們意大利人。只算是生前注定命裏帶來的奴才。身分罷了。你們的祖宗。做了我家奴才。已幾百年。難道今日倒要不服勁嗎。況且你們那豪門貴胄。做官讀書的上等人物。箇箇都做了我家吮癩舐痔。一呼百諾的孝順孫兒。爾等螻蛄當車。豈非飛蛾送死。(大笑介)你看老夫出小小手段。早已叫他們自己殺起自己來。一語指揮大局平定。前後拿到逆黨一千餘名。今日老夫要親自拷訊。并檄調尼布士撒的尼亞兩國宰相齊來會審。一來顯顯俺的威風。二來假手意大利本族人。叫他自己殺個干淨。正是任伊從前瞎說人權貴。要你今日真知獄吏尊。(外末迎見介)淨中坐外末旁坐介。(外末)老公相到了。就此開審。警官那裡。(雜)有。(外末)將那犯人十箇一排。埃次帶上。(雜)曉得。

(雜帶丑小日等十人蓬頭跣足披枷帶鎖上)

定。(秋夜月) (丑)是男兒自有男兒性。霹靂臨頭心魂靜。由來成敗非由命。將頭顱送定。把精神留。

兄弟們。我們得做意大利第一次流血的人物。天公待我不薄。須是轟轟烈烈。不要垂頭縮尾。墮喪了國民志氣者。(小日)正是。我們今日的話語。舉動都。要替意大利人造下一箇大大紀。

念播下一箇大種子來。

(前調)小旦 軒沈沈睡虎千年眠。教我羅袂生寒。芳心警一聲兒晨鐘。吼得人深省。將奸奴罵醒。把國民喚醒。

(同見淨外末直立怒視介) (淨拍驚堂介) (爾等不服國法。同造逆謀。今日被我拿到。有何話說。)

(混江龍) 我是爲民請命。將血兒洗出一國的大光明。便今日拚著箇衰宏血。三年化盡。到將來總有那精衛寃東海填平……只有你這老猾賊啊……倚仗著千百年將絕未絕的民賊餘燼。結下了億萬人欲殺未殺的怨毒。分明你那外交政策。是要獻媚列強。演出一手遮天大本領。你那內治經綸。是要挫抑民氣。做倒一層地獄老閻靈。你在匈加利是一箇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你在日耳曼是箇兩頭兒搗鬼的妖魔星……就是在你與大利本國啊……你便假假地興些教育。也是束縛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教那青年子弟。奄奄齷齷。無生氣。你更狠狠地講求軍備。添出許多納稅義務。當兵義務。守法義務。却把人民權利。樁樁件件。剝光精。政談會是你三生九代的仇敵。新聞紙是你鯁喉礙眼的刺釘。黃白金是你棺材裏心兒肉兒的親眷。大小官是你舖子上高些低些的天秤。逆著你來。便玉石同燼。順著你來。又雞犬不甯。你還把我意大利祖國當作乃翁傳下的遺產。十一萬方里。把我意大利同胞。認做拿錢買下的奴才。三千萬多名。你目下自然是熱烘烘的尊榮安富。你將來總有日黑魃魃的罪惡貫盈……到那時候啊……千刀王莽。剗盡你的臭皮袋。三家蚩尤。磔透你的惡魂靈。你的頭便是千人共飲的智瑤器。你的

腹便是永夜長明的董卓燈則那全歐洲人民懸綵旗放花爆歡呼著民權萬歲便有耶和華天使挿雙翼下塵寰高叫道天下太平我是播散自由的五瘟使我是點明獨立的北辰星今日裏盡了我的責任驂鸞歸去他日啊飛下我的精神搏虎功成坦蕩蕩橫刀向天笑顛巍巍旁人何用驚。

(淨)好毒罵好毒罵我其實聽不得了。左右快與我拿下這厮砍了去罷。(雜扶丑下)(外末喚介)你們却有甚麼辯訴來。小旦辯訴是不辯訴話卻多著呢。

(前調)我是工愁善病算世間兒女第一多情。我看不過那螻蛄似的腐敗生涯。故此蹙梅額顰蛾眉捧心無限啼紅怨。我不慣那牛馬似的壓制痛苦。故此損腰圍懶茶飯疾首時聞嬌喘聲。……可恨你們這些狗奴才啊。……將累代仇人認做重生的父母。把一國同胞當作上供的犧牲。任他踐你土食你毛。還說是深仁厚澤。你便舐他癢吮他痔。圖博箇頂戴身榮。(指梅特丑介)他本是箇異族兒也。難怪舞爪張牙迫得我上國憤泉秋沸。(指陪審兩相介)虧你是箇神明。胃卻跟著然箕煮豆煎得那同根瓦釜雷鳴。他是蛇你便是豸。蛇自噬的人妖。他是虎你便是爲虎擇肉的佞靈。你的辣手段靠著那厚面皮天生惡柔你的黑心肝映着那白鬚子異樣鮮明。你只要護得那一頂烏紗怕甚麼呼牛應牛呼馬應馬。你更使慣着那兩條火腿。少不免賊多從賊兵多。從兵待與你講廉恥。你耐你是慣倚門的楊花水性。待與你講利害。你耐你是未鑿竅的頑石無靈。與你講天理人情。你耐你是動物學上涼血部類的老龜鼈。與你說宗邦祖國。你耐你是巫來由。種認人爲父的小螟蛉。你的毒種好像疫蟲兒傳染徧地。你的威風好像瘰狗兒恐嚇羣盲惹。

得一國上人心死盡。便似冢中枯骨。弄得千年來國威墜落。變做井底銀瓶。我氣不過那百千萬。沒臉兒。辱沒鬚眉。受巾幗。我便沖起那三千丈無明業火。辜負香衾。事血腥。我是箇嬌滴滴的。閨秀兒。生來不解道。夫婿封侯。怨我貪着轟烈烈的從軍樂。夢裏顧不得爺孃。喚女聲。我要將紅粉兒。砌成那國民基礎。我便把爆藥兒炸開那世界文明。今日裏拚着箇頸血兒。濺污桃花扇。十年後。少不免精魂兒再生。牡丹亭。坦蕩蕩。橫刀向天笑。顛巍巍。旁人何用驚。

(淨)我還有些公事。要先走一步了。(外末拱介)(淨下)(外向末介)罵是罵得狠。卻真說着我。們心坎的毛病。我聽着由不得一陣陣。問臉紅耳熱起來。(末)可不是嗎。卻是我們廿載。螢窓十年手版。好容易捱到今日。這箇地位。難道任着這些人胡鬧。摔破了。偌們飯碗不成。(外)少不免昧着良心。將他們定個死罪。回覆老公相罷了。(末)正是。(同吩咐介)左右將這厮們帶往死囚牢中。候明日陸續審定。一齊取決。(雜)是。(外末下)(小旦)兄弟們。我們抖擻精神。趕上首領哥哥的英魂。同赴大國。則箇正是。

白馬。晉潮夜夜聲。  
人豪初死鬼雄生。  
君看今夕。瑤臺上。  
風雨何曾敗月明。

(雜帶小旦等九人同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黨獄者。天下極哀慘之事也。讀此齣一過。毫不覺其哀慘。惟覺其壯快才子之筆。能奪天工。信然信然。

金聖歎批西廂謂讀拷豔一齣。紅娘罵老夫人語。算是天下第一件快心事。吾於此文亦云然。每讀一句。輒欲浮一大白。



水滸傳中阮家三雄罵何濤巡簡語。算是古今第一毒罵。以較此文。尙未能彷彿其什一。吾獨怪作者錦心繡口。爾雅溫文。何苦造此口孽。不畏拔舌地獄。留卿一席耶。

指桑罵槐。絕似姊妹不睦的婦人相詬諍口吻。作者有幾多化身。現是奇態。

罵人之筆。已奇極矣。最奇者。文中連篇累牘。堆滿香奩語。『芳心自警』。『辜負香衾』。『封侯夫婿』。皆係癡情兒女嬌態語。豈可以入革命史。更豈可以入黨獄記。乃經作者舞文鍛鍊。竟自生氣勃勃起來。才子之筆。可愛煞人才子之筆。可畏煞人。

梅特涅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奧大利革命軍起時。孑身狼狽。亡命英國。後卒受千人指罵以死。惜哉所謂磔蚩尤。刺王莽。智瑤器董卓燈者。未得見諸實事也。雖然。不料五十年後。更遇著飲冰子的筆鋒舌劍。比那路易第十六的斷頭臺。還利害多著哩。

梅特涅不足責。以意大利人而做梅特涅的奴才者。則無復人心矣。不知女豪傑一曲混江龍。能罵醒幾箇奸奴。能喚醒幾箇國民。

昔嘗與作者讀龔定庵詩。有捲簾梳洗望黃河之句。作者云。捲簾梳洗下。豈容綴黃河二字。擇語可謂奇極。今此文於辜負香衾下。綴血腥二字。更復成何說話。

作者爲文無他長。但胸中有一材料。無不捉之以入筆下耳。桃花扇牡丹亭。與本文相去何啻萬里。亦竟被他捉去了。咄咄怪事。

#### 第四齣 俠感 (一千八百二十二年)

(生扮瑪志尼墨衣學生裝上)

(臨江仙) 萬卷撐腸何用處。哀哀亡國遺民。江山寥寂鎖愁雲。斜陽看雁去。無語獨霑巾。(采桑子) 十年悔學雕蟲技。有甚情懷。有甚情懷。掩卷故聞杜宇啼。千年故國今誰主。吟也淒迷。夢

也。淒迷一髮中原日已西。

小生瑪志尼。表名金士披。意大利國志那亞府人也。系出清門。家承通德。不幸先君早世。兄弟無人。怙恃萱堂。夙承教育。自從十三歲入市立大學。今年十七。卒業有成。精摯哲理之科。篤信唯心之論。屠龍伎倆。未還滄海之珠。倚馬文章。空貴洛陽之紙。每念我意大利自羅馬失鹿以後。朝秦暮楚。五裂四分。同種化儼。生民塗炭。痛雌風之不競。爲大國羞。入豚笠以誰憐。謂他人母。自古道哀莫哀於無國。病莫病於喪心。小生雖在髫齡。頗知國恥。撫今懷古。感物易哀。獨恨閱歷未深。補救無術。因作國喪紀念。常著深墨衣冠。等春士之悲秋。向歡場而掩淚。少年同學相言。某是狂生。大人先生。僉曰。此子可惜。歎介。咳。你這朝菌蟪蛄。一流怎知道我傷心。人別有懷抱也。今日乃係來復休學之期。母親約定攜俺前往海濱游耍。以遣情懷。只得收拾奇愁。強爲歡笑。預備陪侍則箇。

好春。

(作更衣修容介)(老旦上)

(前調) 綈緯淒涼。歷劫塵塵。臨睨宗周。常苦辛。仲謀有子。未全貧。……漆室憂宗國。名山畏後生。孩兒那裏。生整衣迎介。以吻接老旦額介。孩兒正此更衣。待往伺候母親。不知母親早出來了。(老旦) 就此同往罷。……日遠長安近。且攜著乳虎空山嘯暮雲。

(同循海濱行介)(老旦) 你看這泱泱雄壯的地中海。僭們意大利也曾握過這海上大權來。

(生點頭微歎介)外扮巨人身長七尺氣宇嚴整冠服藍縷上

(破齊陣)戴著頭顱且住嘔餘血淚誰聞乞食王孫吹簫公子累得英雄才盡都只言湖海無餘子爭敢望陽關有故人風塵辜此身迎面見老旦生脫帽爲禮介可憐意大利亡命流民則箇

(老旦揮淚探懷中取出金錢給外介)外點頭略謝納入破帽介(生注視作聘貽狀介)外昂然下(生日送良久介)向老旦介)母親這是甚麼人呀(老旦)我兒還不知道嗎這都是爲意大利全國國民受罪的

(折桂令)他甘心割慈忍愛別井離羣俠轟轟似荊卿入秦氣昂昂似翟義從軍……孩兒啊你該記得一千八百二十年我們意大利人民不堪專制虐政因此南北諸省同時並起欲抗逐奧大利奏自由統一之功爭奈石卵不敵民黨失利那些志士們或上絞臺或幽犴……恨皇天不仁儘著伊暴昏雲的前程雨雲翻東市上朝衣誰問鐵窓裏英雄鬼爲鄰……那滅等的就流竄到這志挪亞海濱地方舉目無親淒涼乞食……餓盡青春愁盡行雲撇了鄉關賸了孤身

(淚介)孩兒啊方纔那位巨人便是這橋案內一個無名的英雄了(生淚介)不想俗意大利還有這種慷慨義俠的人孩兒愧他多多矣

(醉東江)惹得俺千百結迴腸不展三萬斛潮血如焚恨悠悠天道非痛歷歷英才盡望長空霜風淒緊難道是往車有轍來軫無人……想我瑪志尼亦是意大利三千萬人中之一人豈可放棄責任……叫一聲我國民哭一聲我國民怕不怕英雄氣短柳絲長恨只恨自由人遠天涯近從今後誓做箇男兒本分愛國精神

(向老日介) 母親啊。從今日以後。孩兒的身子。都要獻與意大利國民了。(老日) 這樣纔不辜負爲娘的教育。你十七年一番苦心哩。(合) 尾聲) 紛紛成敗無憑準。自古道。皇天不負有心人。佇看起。陸龍蛇。演出風雲陣。

(同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瑪志尼爲三傑之首。至是始出現。方入本書正文。

作者生平於近世豪傑中最崇拜瑪志尼。此齣極力描寫。語語皆有寄託。最宜領略。

忍淚吞聲。做箇詞人。要將心血洗乾坤。得非作者自道耶。吾願與一國公民共哀其志。且祝其貫此目的也。西廂記繫春情。短柳絲長。隔花人遠。天涯近。二語向稱名句。不意又被作者擄擄去了。卽成妙語舞文手段。可畏之至。

第五齣 弔古 (一千八百二十三年)

(淨扮加里波的水手裝上)

(破齊陣) 孤嶽千尋壁。立長風。萬里橫行。冰雪聰明。雷霆精銳。天付與男兒。本性。叵耐朝朝送客。浮家慣著。甚夜夜驚人。匣劍鳴。西風聞血腥。

(鵝鳩天) 浩浩天風。颯耳過醒時。涕淚醉時歌。伏波橫海。人才少。枯菴蕪城。入夢多。驚駒隙。感川波。年來無奈。古愁何。誰將亡國無窮恨。說與秦淮舊日河。小生加里波的是也。門閥寒微。家計貧窶。父親德彌尼。航海爲業。小生未離襁褓。已涉波濤。慕哥倫布。通天鑿孔之風。懷訥爾遜。爲國同仇之志。兼以性情孤憤。膂力剛強。苦無百里之才。願學萬人之敵。典衣一醉。結奇士於

風塵磨劍十年理。不平於行路。行年七歲。承父母命。入教會學校。研究神學。叵奈俺粗莽情懷。不喜那陳腐教理。因習些算學。天文。航海。兵法。等學科。雖非專門。卻有心得。嗣因家貧廢學。仍尋海上生涯。今日隨船長皮津。航行羅馬。想這羅馬。乃我祖國首都。爲古今東西歷史上第一名譽之都府。今度儘俺游覽。好不壯快。(指介)你看前面海岸。葱葱鬱鬱。綠楊城郭。烟雨樓臺。國土莊嚴。川原雄壯。正是東西波浪兼天湧。今古風雲接地陰。羅馬羅馬。你兀的不愛煞儂也。

(油葫蘆)一霎涼風吹酒醒。正到洛陽城。望朝霞起。午雲捲。夕陽明。十丈軟紅塵。玉宇瓊樓迴。百戰舊山河。歷歷心頭影。一箇是扁舟。天地無雙士。一箇是青史。人間第一城。我便要整頓全神注定卿。

(作到介)呵呵。好羅馬。今日落到我手了。小生向讀國史。目注心營。雖則未遂壯游。却也已同身歷。今日不免將心中的羅馬。和目中的羅馬。逐一按圖索驥。比較分明。則箇(上岸行介)作驚訝狀介。怎麼一箇整齊嚴肅的羅馬。卻這樣凌亂混雜起來呢。(再前行介)驚訝。我記得歷史上的羅馬。何等殷闐繁盛。怎麼今日卻是哀鴻遍野。春燕無歸。滿眼悽惶。都只一片蒼涼氣象也。(嘆介)自古道。百聞不如一見。自非親到名城。怎知今昔之感。

(皂羅袍)原來是喬木廢池如暝。甚黃昏清角吹寒。賸有空城陣雲黯。沒漢家營。月華破碎。秦時鏡。淒涼草樹。鶻啼有聲。尋常門巷。燕來無情。難道我夢錯兒。認了黃梁境。

我想羅馬城內名勝古蹟。所在多有。等成順著路兒。訪覽起來。(行介)志士淒涼。閑處老名花。

零落雨中看呀。這便是凱旋門了。呀。這便是議會場了。呀。這便是教會堂了。呀。這便是十三大劇園之一了。你看雄圖未沫。遺址儼然。我偉大國民的精神。好不令人生感。但係斷井頽垣。磚苔御草。卻怎便零落到這般田地呀。

(駐馬聽) 金碧飄零。北斗星沈。天有恨。伽藍寂靜。南朝煙鎖。佛無靈。神鴉社鼓。斷腸聲。兔葵燕麥。斜陽影。誰記省。觚稜夢。冷秋前病。

(沈醉東風) 你記得昔日。啊。定中原。饒歌健勁。你聽得今日。啊。哀江南。詞賦淒零。雨打了花月痕。浪淘盡英雄。影望一片山殘。水賸都付與烏啼。故國人泣。新亭樓空。夜永把十年好夢。被風抖醒。

哎。羅馬羅馬。你兀的不痛煞儂也。(嘆介) 我想古亦日月。今亦日月。古亦山川。今亦山川。我們這箇偌大羅馬。豈不是靠著從前那幾箇豪傑的心血。魄力造出來的嗎。天公啊。怎麼你昏昏沈沈了。幾百年。竟不肯替我們意大利。再降一箇人才。

(五韻美) 天無語。人如病。後來人叫不出。前人應向那裏。叫喚起國民魂性。似這山河破碎。待誰來擔荷。一身輕。(黑麻令) 便是俺無情有情。到這裏不由人魂驚目驚。猛回頭。紅淚飄零……俺的羅馬啊……只怕你也黯銷魂。憐我憐卿……俺啊……悶着那滿腔兒歌聲。哭聲。對著那大江。心月明。浪明。抵多少。棒喝兒。儒經佛經。則索打疊前程。誓恢復神京。舊京。

(自語介) 俺想英雄事業。天不限人。豪俠情懷。今當猶昔。我加里波的生茲名國。方當盛年。難道古人能創立這羅馬。我們就不能再造這羅馬麼。但係天地悠悠。人心夢夢。正不知舉國中同茲感慨者。還有幾人。

(憶多嬌) 是百年歌舞厭言兵。怕一木難支大厦傾。但祝到處天涯春。若有情。趁着那芳草初生。啼歇未鳴。管領取這爛錦年華。魂清夢清。

羅馬啊。俺今日便久淹留也。增傷感。不若暫且作別。奔走江湖。訪尋同志。待到大業告成。再來和你厮守罷。

(尾聲) 我是多情卻似總無情。解道莫近彈碁恨。不平便揮手空濛。一瞥山河影。

(下)

### 捫蝨談虎客批注

敘瑪志尼起筆於海濱一游。敘加里波的起筆於羅馬一游。皆係胎孕二雄壯志之地也。是歷史上實事。是劇曲上真景。二雄留此佳話。似為新羅馬傳奇地步。

寫瑪志尼便活畫出一個大學者。寫加里波的便活畫出一個大軍人。真是寫生妙手。

前半齣未到羅馬以前。極意思望。描出如錦如荼世界。襯起後來失望。益增根觸。所謂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也。

作者生平為文。每喜自造新名詞。或雜引泰東泰西故事。獨此書入西人口氣。反全用中國典故。曲中不雜一譯語名詞。是亦其有意立異處。

作者少年善為綺語。故雖憂國之文。亦往往以美人芳草出之。不可不謂文人結習。然其所以哀感頑艷者。則亦以此。

### 第六齣 鑄黨 (一千八百二十五年)

(生扮瑪志尼上)

(戀芳春) 慘霧黏天。穢塵滾地。憑高怕望中原。偏是睡獅無賴。沈睡千年。便把奇愁拋遣。奈江山

耐人留戀。雄心遠待翻起滄海桑田。添段因緣。

小生瑪志尼。自從前年隨母親海濱一游。遭逢志士。哀聆慈訓。根觸迴腸。便已以身許國。誓爲同胞有所盡力。去年投入燒炭黨中。欲圖共事。不料該黨一挫之後。精神沮喪。志氣銷沈。前輩既已彫零。後起不能爲繼。而且智識卑陋。道德衰頹。這樣看來。我意大利靠著這班人。是不中用了。再看那舉國中熙熙攘攘的人。卻大半在昏昏睡夢中。不知國恥爲何物。國仇爲何人。便有一二憂時之士。亦復離羣索處。消息不通。力薄勢分。何濟於事。(嘆介)小生每念物極必反。人定勝天。怯大敵者非丈夫。造時勢者爲俊傑。當仁不讓。舍我其誰。因想聯合同志。重新組織一個完全民黨。仗茲團體共濟艱難。今日約定格里士比阿西尼兩位。齊集舍下。同議章程。敢待來也。(作翔步室內介)末扮格里士比丑扮阿西尼同上。朝從屠沽游。夕拉鬻。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驚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匣中龍光劍。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負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牖其逞。既窺豫讓橋。復瞰軹深井。長跼奠一卮。風雲撲人冷。(末)俺格里士比。正從昔昔里島北來。游歷內地。訪尋同志。今承瑪君約商大事。須速前往。(丑)俺阿西尼。自從瑪先生游久。聞微言大義。今日函丈見招。不免隨格公早到。(同見生握手爲禮介)辱承見招。不知有何賜教。(生)非爲別事。小生痛念我國同胞前途。不勝憂慮。今日特請兩君同商拯救之法。並講明我等應行之責任。以後好一同努力進行。(末丑)先請領教。(生)

(六奏宮詞) 風雲無色。關河帶怨。付與斜陽。一片聲聲啼賦。空教沈損華年。俺淚盡了獄三字。才



枯了策萬言天醉也怕問天天民那得受人憐我待約精禽馱石填冤海我便學獅子談經吼舌蓮天遙地遠山河大千風馳雲捲國民少年便泥犁也應有光明線莫遷延優勝劣敗猛要著先鞭。

兩君啊。今日正是民族主義競爭時代。非全國人萬衆一心。結成一至大團體。不足以圖自立。而抗外敵。但合羣之義言之似易行之實難。我想天下事必須從大處著想。從小處落脈。但使一國中能有數人或數十人。真誠愛國。結成一團。死生不渝。憂樂相共。確認責任。奮力向前。則涓滴可以成江河。跬步可以致千里。將來逐漸推廣。或者同志徧於全國。大局藉此挽回。亦未可定。我等雖屬人微言輕。然亦國民一分子。應盡義務。責無可辭。意欲與諸君共商組織。一強固民黨。以爲同胞先導。未知兩君意下如何。(末丑)某等久有此心。恨才力棉薄。未能成就。今承指示。妙極妙極了。但這民黨的宗旨。若何手段。若何還要請教哩。(生)待我說來。領教罷。(北江梅令)你看這客星據座。天容變你看這濁流飲恨。人權賤你看這狐兔縱橫。占盡了中原。你看這虎狼擇肉不住的把威權擗。冤也胡纏。孽也胡纏。文明敵橫行徧地。專制毒懣。悴千年遮莫要危樓打碎。奮空拳遮莫要亂麻斬斷。起一度玄黃戰天也無言佛也無言。只怕待劫灰飛盡。露光纔現。

兩君啊。我想國中積弊。既深斷非彌縫補苴。可以救得轉來。破壞之事。無論遲早。終不可免。倒不如用些人力去做。那有意識的破壞。早一日還得一日之福哩。(末)這議論是一點不錯。但看我意大利人心。腐敗到這般田地。莫說平日的福分。不能殼享受。只怕連破壞的事業。也不

能做成這卻怎麼好。(生)正是但古語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今日操練一國人叫他成就一箇國民的資格。正是我輩責任哩。

(前調) 俗要信靈魂不共身流轉。俗要信英雄成敗尋常見。俗要信國民義務是天然。俗要信倚賴他人是一種奴才。劣生也。廝連死也。廝連任把七尺頑軀散作灰也。教一國同胞團成片。今日啊便是杜宇啼枝血淚鮮。他日啊應有神龍起。蟄風雲變若問因緣。此是因緣只怕待劫灰飛盡靈光纔現。

(末丑) 精理名言佩服佩服。今日就請擬定章程。兼起一個會名。便好聯絡同志。推廣宗旨罷。(生) 想我意大利自羅馬解紐以來。直至今日。都是奄奄無生氣。被那強鄰大敵呼爲老大帝國。今日要救衆生。必須剷除暮氣。就起個會名。叫做少年意大利。何如。(末丑) 妙極了。(合)(尾聲) 望前途隱隱羣龍戰。那許我同學偷閑學少年。待要一髮千鈞把乾坤扭轉。

(生下)(末丑隨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傳奇體例第一折謂之正生家門。第二折謂之正旦家門。實爲全書頭角。但此編主人翁不止一人。萬難偏重偏輕。故不能照依常例。作者本擬以此折令加富爾登場。鄙人嫌其三傑平排。未免板笨。且加富爾可表見之事跡。不妨稍後。故商略移置第八齣。

少年意大利爲新羅馬成立最大根原。此折以韻文敘述其宗旨方法。實屬至難之事。前此曲本。未嘗有此境界也。讀者當觀其苦心遣辭處。

格里士比者昔昔里島人。後此喚起南意大利之革命。佐加里波的成功者也。建國後曾兩任首相。去年始卒。阿西尼者。

後此行刺法帝拿破崙第三以間接力成就法同盟者也。二人皆『少年意大利』中緊要人物。有位置於本編者也。故先出之。

俠情記傳奇

第一齣 緯憂

(破齊陣) 且淡粧上擾擾羣龍世界。亭亭似水流年。雨打斜陽。天黏芳草。那穀我儂消遣。望月華故國三千里。怨錦瑟無端五十絃。奇情除問天。

(下算子) 獨自下粧樓。有恨無人省。不是懷春不感秋。磊磊心頭病。獨自上粧樓。望斷山河影。昨夜雙龍匣。劍鳴負汝。汝難忍。儂家馬尼他。原籍意大利國人。先世本累代將門。父親亦曾任少尉之職。只因本國主權久歸他族。養兵但防家賊。操戈動殺同胞。因此憤憤去官。挈家避地。僑寓這南美洲烏嘉伊國。耕獵爲業。不幸五年以前。癘疫時行。父母相繼溘逝。撇下儂家姊妹二人。好不孤苦。(嘆介) 唉。家運連遭。這也難講了。只是一件。我家家傳將種。系出清門。先君愛國如焚。回天無力。因把我姊弟兩箇。從幼教育。勗以國民責任。振以尙武精神。儂家雖屬蛾眉。頗嫺豹略。讀荷馬饒歌之什。每覺神移。賦木蘭從軍之篇。惟憂句盡。可恨我祖國久沈苦海。長在樊籠。志士銷磨。人心腐敗。正不知何時。始得復見天日哩。(長嘆介) 咬難道舉國中一千多萬人。竟無一箇男兒。還要靠我女孩兒們爭這口氣不成。罷了罷了。今日兄弟出門游獵。獨坐無聊。不免取新聞紙閱看一回。聊自排遣則箇。

(懶畫眉) 望海雲盡處。是中原那裏。討匹馬縱橫。裏傳恨睡獅無賴。睡年年。哎。這兒女情。怎喚

得風雲變。辜負了血淚絲絲。託杜鵑。

(作讀新聞紙介) 六月十九日。里阿格蘭共和國。起獨立軍。與巴西開戰。有意大利軍人一隊。突然相助。奪得巴西兵船一艘。大獲勝仗。(作驚介) 噫。怎麼我意大利還有一羣恁般義俠的人。真算祖國之光了。(小生提鎗上) 見獵輒心喜。聞歌也淚流。姐姐在家麼。(旦) 兄弟。你去射獵。爲何恁早回來。(小生) 姐姐有所不知。兄弟剛纔在外頭碰著一位本國人。聽著一件可喜可悲的事。故此回來告訴姐姐。(旦) 甚麼事呀。(小生) 聽見里阿格蘭國和巴西開仗。有我本國一隊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竟奪了巴西兵船。(旦) 是呀。我剛纔看見新聞紙。也是恁麼說。但這是祖國名譽一件大喜事。兄弟爲何又說可悲呢。(小生) 可惜到底衆寡不敵。被敵軍兵船全隊躡擊。竟殺傷我同胞許多人。我船僅得拚命脫逃。至今尙無下落。(旦) 真箇嗎。(小生)

(誰哄姐姐來)(旦淚介)

(前調)(旦) 爲甚鈞天沈醉。帝昏然。淘盡這有限人才。不自憐。……兄弟啊。這些慷慨義烈的英雄。他原以流血救民自命。就是馬革裹屍。也不能算做不幸。只是他抱此熱腸。未能毅替意大利祖國。出一口氣。怎好便這般結局呀。……恨你國殤無血到家園。叫我傷心人。禁不住啼紅怨。望絕了江心慘。喫烟。

兄弟啊。你可曾打聽出那首領是箇甚麼名字。也還逃脫保全得不會。(小生) 我聽得這首領叫做加里波的。是箇久慣航海的人。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在本國革命不成。竄流到此。他年紀不過長姐姐兩年。今纔二十五歲。那日這船被敵艦全隊追圍。竟能出險。諒來是虧得這箇人。

還在著哩。(日)

(山坡羊) 忍不<sub>一</sub>住<sub>一</sub>淚<sub>一</sub>珠<sub>一</sub>兒<sub>一</sub>飛<sub>一</sub>濺<sub>一</sub>按<sub>一</sub>不<sub>一</sub>下<sub>一</sub>柔<sub>一</sub>腸<sub>一</sub>兒<sub>一</sub>愁<sub>一</sub>顫<sub>一</sub>則<sub>一</sub>爲<sub>一</sub>他<sub>一</sub>高<sub>一</sub>義<sub>一</sub>雲<sub>一</sub>天<sub>一</sub>替<sub>一</sub>國<sub>一</sub>民<sub>一</sub>放<sub>一</sub>道<sub>一</sub>一<sub>一</sub>道<sub>一</sub>的<sub>一</sub>光<sub>一</sub>  
明<sub>一</sub>線<sub>一</sub>甚<sub>一</sub>因<sub>一</sub>緣<sub>一</sub>被<sub>一</sub>天<sub>一</sub>公<sub>一</sub>妬<sub>一</sub>得<sub>一</sub>緊<sub>一</sub>他<sub>一</sub>便<sub>一</sub>有<sub>一</sub>俠<sub>一</sub>情<sub>一</sub>誰<sub>一</sub>見<sub>一</sub>我<sub>一</sub>待<sub>一</sub>把<sub>一</sub>奇<sub>一</sub>愁<sub>一</sub>拋<sub>一</sub>遣<sub>一</sub>奈<sub>一</sub>如<sub>一</sub>此<sub>一</sub>江<sub>一</sub>山<sub>一</sub>怎<sub>一</sub>放<sub>一</sub>得<sub>一</sub>那<sub>一</sub>人<sub>一</sub>兒<sub>一</sub>天<sub>一</sub>  
涯<sub>一</sub>遠<sub>一</sub>無<sub>一</sub>言<sub>一</sub>念<sub>一</sub>鄉<sub>一</sub>關<sub>一</sub>淚<sub>一</sub>暗<sub>一</sub>懸<sub>一</sub>相<sub>一</sub>憐<sub>一</sub>夢<sub>一</sub>英<sub>一</sub>雄<sub>一</sub>非<sub>一</sub>偶<sub>一</sub>然<sub>一</sub>

兄弟我想天公既肯替我們意大利生出恁般一箇豪傑也不該一事未成奪之而去只望他此番保全將來還要返祖國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哩(小生)正是日兄弟你出門半  
天想也餓了待我把午餐預備出來同喫罷

(尾聲) 我一生兒愛才如命是天然敢則是憐我同胞非自憐空想着那風雷豪邁月嬋娟  
(日下) 小生弔場介我想那加里波的血性熱情奇才壯思正和我姐姐天生成一對兒怪  
不得姐姐恁般感動怎得天假之緣將來他們有日子一塊兒同做國家大事才好正是  
是誰精衛能填海 祝汝鴛鴦不羨仙(小生下)

詩話

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於師友之詩文辭芳馨悱惻輒諷誦之以印於腦自忖於古人之詩能  
成誦者寥寥而近人詩則數倍之殆所謂豐於昵者耶其鴻篇鉅製洋洋灑灑者行將別衰錄之  
爲一集亦有東鱗西爪僅記其一二者隨筆錄之譚瀏陽志節學行思想爲我中國二十世紀開  
幕第一人不待言矣其詩亦獨闢新界而淵含古聲丙申在金陵所刻莽蒼齋詩自題爲三十  
以前舊學第二種蓋非其所自意者也瀏陽殉國時年僅三十二故所謂新學之詩寥寥極希余

所見惟題麥孺博扇有感舊四首之三其一曰無端過去生中事兜上朦朧業眼來燈下躡屨誰  
一劍尊前屍塚夢三槐金裘噴血和天鬪雲竹聞歌匝地哀徐甲儻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  
其二曰死生流轉不相值天地翻時忽一逢且喜無情成解脫欲追前事已冥濛桐花院落烏頭  
白芳草汀洲雁淚紅再世金環彈指過結空爲色又俄空其三曰柳花夙有何冤業萍末相遭乃  
爾奇直到化泥方是聚祇今墮水尙成離焉能忍此而終古亦與之爲無町哇我佛天親魔眷屬  
一時撒手却僧祇其言沈鬱哀豔蓋瀏陽集中所罕見者不知其所指也然遺情之中字字皆  
學道有得語亦瀏陽之所以爲瀏陽新學之所以爲新學歟

戊戌去國之際所藏書籍及著述舊稿悉散佚顧無甚可留戀數年來所出入於夢魂者惟一菊  
花硯硯爲唐瀏陽所贈時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初與紱丞定交也譚瀏陽爲之銘曰空花  
了無眞實相用造薊偈起衆信任公之研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其時江建霞方督湘學受代  
去瀕行前一日來作別見研與銘乃爲余刻之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沒矣而此研復飛沈塵海  
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時也念之凄咽

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丙申丁酉間其人境樓詩稿本留余家者  
兩月餘余讀之數過然當時不解詩故緣法淺薄至今無一首能舉其全文者殊可惜也近見其  
七律一首亦不記全文惟能誦兩句云文章巨蟹橫行日世界羣龍見首時余甚愛之

嚴又陵哲學大家人多知之至其詩才之淵懿或罕知者余記其戊戌八月感事一首云求治翻  
爲罪明時誤愛才伏尸名士賤稱疾詔書哀燕市天如晦天南雨又來臨河鳴犢歎莫遣寸心灰

又綠珠詞一首云。情重身難。上。淒涼石季倫明珠三百琲。空換墜樓人。蓋哭林晚翠也。

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學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子身獨行省親於印度。以十九歲之妙齡。弱質凌數千里之莽濤瘴霧。亦可謂虎父無犬子也。近得其寄詩二章。自跋云。侍大人遊舍衛祇林。壞殿頽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來游者。同璧爲第一人矣。詩云。舍衛山河歷劫塵。布金壞殿數三巡。若論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靈鷲高峯照暮霞。淒迷塔樹萬人家。恒河落日滔滔盡。祇樹雷音付落花。

高平子以所著平等閣筆記見寄。記述兩年來都中近事。字字令人觸心怵目。中一條其事甚韻。而其人甚奇者。讀之亦可見中國女權消息之一斑也。錄其全文如下。庚子仲冬。由日本西京偕日友數人乘玄海丸返國。便途得游朝鮮及關東關外諸地。雨雪載途。寒風砭骨。哀鴻遍野。春燕無歸。觸日心傷。夢魂鬱悒。余有詩云。關山一任誰家物。觸眼吾民百感傷。雪漫長空風滿地。汽車載夢過遼陽。一日薄暮。將投逆旅。適一女子姿容倩雅。妝服澹素。冷月凝暉。寒山蹙翠。携一姥一僕。匆匆更望北發。余心訝之。入旅店中。見壁間題詩數首。墨痕未乾。字體秀逸。其一云。本是明珠自愛身。金釵香擁翠。裴輕爲誰拋。卻。鄉關道。白雪蒼波無限程。其二云。明鏡紅顏減。舊時寒風似剪。翦冰肌。傷心又是榆關路。處處風翻五色旗。其三云。無計能醒我國民。絲絲情淚搵紅巾。甘心異族欺凌慣。可有男兒憤不平。尚有一首。字體潦草。不能辨識。噫。此何人也。問之逆旅主人。茫然不答。

希臘詩人荷馬。

舊譯作和奧耳

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詩篇爲今日考據希臘史者。獨一無二之祕本。每篇

率萬數千言。近世詩家如莎士比亞、彌兒敦、田尼遜等，其詩亦動數萬言，偉哉！勿論文藻，卽其氣魄固已奪人矣。中國事事落他人後，惟文學似差可頡頏西域。然長篇之詩，最傳誦者惟杜之北征、韓之南山。宋人至稱爲日月爭光，然其精深盤鬱、雄偉博麗之氣，尙未足也。古詩孔雀東南飛一篇，千七百餘字，號稱古今第一長詩，詩雖奇絕，亦只兒女子語，於世運無影響也。中國結習，薄今愛古，無論學問文章，事業皆以古人爲不可幾及。余生平最惡聞此言，竊謂自今以往，其進歩之遠，軼前代固不待著龜，卽並世人物，亦何遽讓於古所云哉！生平論詩，最傾倒黃公度，恨未能寫其全集，頃南洋某報錄其舊作一章，乃煌煌二千餘言，眞可謂空前之奇構矣。荷莎彌田諸家之作，余未能讀，不敢妄下比擬。若在震旦，吾敢謂有詩以來所未有也。以文名名之，吾欲題爲印度近史，欲題爲佛教小史，欲題爲地球宗教論，欲題爲宗教政治關係說，然是固詩也，非文也有詩如此，中國文學界足以豪矣。因亟錄之以餉詩界革命軍之青年。

### 錫蘭島臥佛

大風西北來，搖天海波黑。茫茫世界塵，點點國土墨。雖曰中國海，無從問禹跡。近溯唐南蠻，遠逮漢西域。舊時職貢圖，依稀猶可識。自明遣鄭和，使節馳絡繹。凡百馬流種，各各設重驛。金葉鑄多羅，玉環獻摩勒。每以佛光明，表頌帝威德。蘇祿率羣臣，淳泥挈盡室。闌斑披寶縵，扶服拜赤帟。是雖蠻夷長，竊號公侯伯。比古小諸侯，尙足稱藩壁。其他鳥了帥，爭亦拊商舶。有詔鎮國山，碑立高百尺。以此明德意，比刻之罌石。及明中葉後，朝貢暫失職。豈知叢爾國，旣經三四摘。鐵圍薄福龍，大半供鳥食。我行過九眞，其次泊息力。婆羅左右望，羣島比蟻蝨。咸歸西道主，盡



拔漢赤幟。日夕興亡淚。多於海水滴。行行復行行。便到獅子國。浩浩象口水。流到菟伽山。遙望  
宰堵坡。相約僧躋攀。中有臥佛像。丈六金身堅。右疊重累足。左握光明拳。雖具堅牢相。軟過兜  
羅綿。水田脫淨衣。鬢雲堆華鬢。大青髮屈蠡。團金耳垂環。就中白毫光。普照世大千。八十種好  
相。一一功德圓。是誰攝巧匠。上登忉利天。刻此牛頭檀。妙到秋毫巔。或言佛涅槃。婆羅雙樹間。  
此卽茶維地。斯語原訛傳。惟佛有神力。高據兩山顛。至今雙足迹。尙隔十山延。或言古無人。只  
有龍鬼仙。其後買珠人。漸次成市塵。此亦造妄語。有如野狐禪。實則經行地。與佛大有緣。參天  
貝多樹。由此枝葉繁。獨怪如來身。不坐千葉蓮。旣付金縷衣。何不一啓顏。豈眞疲津梁。老矣倦  
欲眠。如何沈沈睡。竟過三千年。吁嗟佛滅度。世界眼盡滅。最先王舍城。大關禪師窟。迦葉與阿  
難。結集佛所說。爾來一百年。復見大會設。恆河左右流。鞦韆聲不絕。其後阿育王。第一信佛法。  
能役萬鬼神。日造八萬塔。舉國施與佛。金榜國門揭。九十六外道。羣言罷一切。復遣諸弟子。分  
授十萬偈。北有大月氏。先照佛國月。四開無遮會。各運廣長舌。漢家通西域。聲教遠相接。金人  
一入夢。白馬來負笈。繩行復沙度。來往踵相躡。總持四千部。重譯多於髮。華言通梵語。衆推秦  
羅什。後分律法論。宗派各流別。要之佉盧字。力大過倉頡。南有獅子王。鑿字赤銅鑠。當時東西  
商。互通度人筏。但稱佛弟子。能避鬼羅刹。遂使諸天經。滿載商人篋。鳥喙菽子洲。畏鬼性駭怯。  
一聞地獄說。心畏睽摩殺。賴佛得庇護。無異棲影鷓。國王爭布金。妃后亦托鉢。尊佛過帝天。高  
供千白鬘。樂奏梵音曲。訟聽番佛決。向來文身人。大半著僧衲。達摩渡海來。一花開五葉。語言  
與文字。一掃付抹摻。十年勤面壁。一燈傳立雪。直指本來心。大聲用棒喝。非特道家流。附會人

莊列竟使宋諸儒沿襲事剽竊最奇宗喀巴別得大解脫不生不滅身忽然佛復活西天自在  
王高踞黃金榻千百氎裘長膜拜伏上謁西戎犬羊性殺人日流血喃喃誦經聲竟能消殺伐  
藏衛各蕃部無復事鞭韉卽今奔巴瓶改法用金椀論彼象教力羣胡猶震懾絲佛所照臨竟  
過九洲關極南到朱波窮北踰鞞鞞大東渡日本天皇盡僧牒此方護佛齒彼上迎佛骨何人  
得鉢緣某日是箭節莊飾紫金階供養白銀闕倒海然脂油震雷響金鉢香雲幢幡雲九天九  
地徹五百虎獅象徧地迎菩薩謂此功德盛當歷千萬劫有國賴庇護金甌永無缺豈知西域  
賈手不持寸鐵舉佛降生地一日盡劫奪  
我聞舒五指化作獅子雄能令衆醉象敗竄頭籠東何不勅獸王俾當敵人衝我聞角大力手  
張祖王弓射過七鐵猪入地千萬重何不矢一發再張力士鋒我聞四海水悉納毛孔中蛟龍  
與魚鼈衆生無不口一吸令化諸毛蟲我聞大千界一擊成虛空警擲陶家輪極遠到  
無窮何不氣一噴散爲靛藍風我聞三昧火燒身光熊熊千眼金剛杵頭出煙焰紅何不呼阿  
奴一用天火攻我聞安息香力能勅毒龍尾擊須彌山波濤聲洶洶何不呼小婢悉遣河神從  
我聞阿脩羅橫攻善見宮流盡赤蚌血藕絲遁無蹤何不取天仗壓制羣魔凶我聞毗琉璃素  
守南天封薛荔鳩盤荼萬鬼聲喁喁何不飭鬼兵力助天王功惟佛大法王兼綜諸神通聲聞  
諸弟子遞傳術猶工如何斂手退一任敵橫縱竟使清淨土概變腥膻戎五方萬天禍一齊鳴  
鼓鐘遙望西王母虎齒髮蓬蓬合上皇帝號萬寶河朝宗佛力遂掃地感歎摧肝胸  
佛不能庇國豈不能庇教奈何五印度竟不聞佛號古有韋陀書云自梵天造貴種婆羅門挾

此肆凌傲。凡夫鈍根輩。分定莫能較。自佛倡平等。人各有業報。天堂與地獄。善惡人自召。卑賤衆首佗。吹螺喜相告。亦有婆羅門。漸漸服教導。食屑鴉鳩行。夜行鶴鷓叫。塗灰身半裸。拜月脚左躡。各棄事天業。迴向信三寶。大地閻浮提。慈雲徧覆幬。何意梵志輩。勢盛復鼓噪。灰死火復然。尾大力能掉。別創温都名。布以人皇詔。佛頭橫著糞。訶罵雜嘲諷。盡驅出家人。一一出邊徼。外來波斯胡。更立祆神廟。千牛祭火光。萬馬拜日曜。嗣後摩訶末。採集各經要。一經衍聖傳。一劍鎮羣暴。謂此哥羅尼。實以教忠孝。天使乘白馬。口宣天所誥。從則升九天。否則殺左道。教主兼霸王。黃屋建左纛。繼以蒙古主。挾勢尤傑驚。以彼轉輪王。力大誰敢校。邇來耶穌徒。徧傳新舊約。載以通商舶。助以攻城礮。謂天只一尊。獲罪無所禱。一切土木像。荒誕盡可笑。頂上舍利珠。拉雜付摧燒。竟使佛威德。燈滅樹傾倒。摩耶撫鉢哭。迦葉捧衣悼。像法二千年。今日未刼到。惡王魔波旬。更使衆魔燒。天龍八部衆。誰不生悲惱。噴嗟五大洲。立教幾教皇。惟佛能大仁。首先唱天堂。以我悲憫心。置人安樂鄉。古分十等人。貴賤如畫疆。惟佛具大勇。自棄銅輪王。衆生例平等。一律無低昂。罪畏末日審。報冀來世償。佛說有彌勒。福德莫可當。將來僧祇劫。普渡胥安康。此皆大德慧。傾海誰能量。古學水風火。今學聲氣光。辨才總無礙。博綜無不詳。獨惜說慈悲。未免過主張。臂稱窮鷓肉。身供餓虎糧。左手割利刃。右手塗檀香。窺悉平等善。惡心皆忘愈。慈愈忍辱。轉令身羸羸。獸蹄交鳥跡。一聽外物戕。人間多虎豹。天上無鳳凰。虎豹富筋力。故能恣彊梁。鳳凰太文彩。毛羽易摧傷。惟強乃秉權。強權如金剛。吁嗟古名國。興廢殊無常。羅馬善法律。希臘工文章。開化首埃及。今亦歸淪亡。念我

亞細亞。大國居中央。堯舜四千年。聖賢代相望。大哉孔子道。上繼皇哉唐。血氣悉尊親。聲名被八荒。到今四夷侵。盡徹諸邊防。天若祚中國。黃帝垂衣裳。浮海率三軍。載書使四方。王威鎮象主。鬼族馴狼臙。歸化獻赤土。頌德歌白狼。共尊天可汗。化外胥來航。遠及牛賀洲。鞭之如羣羊。海無烈風作。地降甘露祥。人人仰震旦。誰侮黃種黃。弱供萬國役。治則天下強。明王久不作。四顧心茫茫。

往讀明詩。見劉誠意集中一篇。一千三百餘言。構思之奇。遣語之險。亦可爲吾詩界中放一異彩。雖然。長篇詩爲長短句者不難。而五言最難。爲奇險語有壯采者不難。爲莊嚴語有風格者最難。吾重公度詩。謂其意象無一襲昔賢。其風格又無一讓昔賢也。請兩錄之以資比較。

憶昔盤古初開天地時。以土爲肉石爲骨。水爲血脈天爲皮。崑崙爲頭顱。江海爲胃腸。嵩嶽爲背脊。其外四岳爲四肢。四肢百體咸定位。乃以日月爲兩眼。循環照燭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勿使淫邪發洩。生瘡癢。兩眼相逐走不歇。天帝愍其勞逸。不調生病患。申命守以兩鬼名。曰結璘與鬱儀。鬱儀手提三足老鴉。脚踏火輪蟠九虜。咀嚼五色若木英。身上五色彩。陸離朝發暘谷。暮金樞。清晨還上扶桑枝。揚鞭驅龍扶海若。蒸霞沸浪煎魚龜。輝煌焜耀啓幽暗。燠煦草木生芳蕤。結璘坐在廣寒桂樹根。漱嚙桂露芬香菲。啖服白兔所擣之靈藥。跳上蟾蜍背脊騎。挿光弄影蕩雲漢。閃奎燦壁葩花。擲手摘桂樹子。撒入大海中。散與蚌蛤爲珠璣。或落巖谷間。化作珣玕琪。人拾得喫者。胸臆生明翬。內外星官各職職。惟有兩鬼兩眼晝夜長相追。有物來掩犯。兩鬼隨卽揮刀鉞。禁制蝦蟇與老鴉。低頭屏氣服役使。不敢起意爲姦欺。天帝憐兩

鬼暫放兩鬼人間。一鬼乘白狗。走向織女黃姑磯。槌河鼓。褰兩旗。跳下黃初平牧羊羣。烹羊  
食肉口吻流膏脂。却入天台山。呼龍喚虎聽指揮。東巖鑿石取金卯。西巖掘土求瓊葢。巖窟洞  
春石梁折。驚起五百羅漢。半夜撥刺衝天飛。一鬼乘白豕。從以青羊青兔赤鼠兒。便從閣道出  
西清。入少微。浴咸池。身騎青田鶴。去探青田芝。仙都赤城三十六。洞主騎鸞鳳。來陪隨。神魃  
清唱毛女和。長烟裊裊飄熊旂。蜚廉吹笙虎擊筑。罔象出舞馮夷夷。兩鬼自從天上別。別後道  
路阻隔不得相聞知。忽聞寒山子。往來說因依。兩鬼各借問。始知相去近不遠。何得不一相見  
敘情詞。情詞不得敘。焉得不相思。相思人間五十年。未抵天上五十炊。忽然宇宙變差異。六月  
落雪冰天透。竈竈山上作窟穴。蛇頭生角角有歧。鱔魚掉尾斫折巨鼈脚。蓬萊宮倒水沒楣。櫂  
檣枉矢爭出逞妖怪。或大如囊盎。或長如委蛇。光燦燦。形躩躩。叫鹿豕。呼熊羆。煽吳回。翔魃魑。  
天帝左右無扶持。蚊蟲蚤蟲蠅蚋。嚼膚腫血圖飽肥。擾擾不可揮。筋節解折兩眼蠹。不辨妍  
與媸。兩鬼大惕傷身如受榜。笞便欲相約討藥。與天帝醫。先去兩眼翳。使識青黃紅白黑。便下  
天潢。天一水。洗滌盤古腸。胃心腎肝肺脾。却取女媧所擗黃土塊。改換耳目口鼻牙舌眉。然後  
請軒轅。邀伏羲。風后力牧老龍吉。泰山稽命魯般。詔工捶。使豐隆。役黔羸。礪斧具鑪鎚。取金葶  
收伐材尾箕。修理南極北極樞。幹運太陰太陽機。檄石皇地示。部署岳瀆神。受約天皇墀。生鳥  
必鳳皇。勿生梟與鴟。生獸必麒麟。勿生豺與狸。生鱗必龍鯉。勿生蛇與蠃。生甲必龜貝。勿生蝮  
與蜺。生木必松楠。生草必薺葵。勿生鈎吻含毒斷人腸。勿生枳棘。覃利傷人肌。螟蝗害禾稼。必  
絕其蟻。虎狼防畜牧。必遏其孕孳。啓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禮義尊父師。奉事周文公魯仲尼。

曾子與孔子思。敬習書易禮樂春秋詩。履正直。屏邪欬。引頑鷲入矩規。雍熙熙。不凍不飢。避刑遠罪趨祥祺。謀之不能行。不意天帝錯怪。悲謂此是我所當爲。眇眇末兩鬼。何敢越分生思。惟。嗷嗷向瘖盲。洩漏造化微。急詔飛天神王。與我捉此兩鬼。拘囚之。勿使在人寰。做出妖怪奇。飛天神王得天帝詔。立召五百夜叉。帶金繩。將鐵網。尋蹤逐跡。莫放兩鬼走逸。入嶽巖。五百夜叉个个口吐火。搜天刮地。走不疲。吹風放火。烈山谷。不問杉柏。樗櫟。艾蒿。芷蘅。茅茨。燔焱。熨灼。無餘遺。搜到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切幽谷底。捉住兩鬼。眼睛光活如琉璃。養在銀絲鐵柵內。衣以文采。食以麩。莫教突出籠絡外。踏折地軸。傾天維。兩鬼亦自相顧笑。但得不寒不餒。長樂無憂。悲。自可等待天帝息怒。解猜惑。依舊天上作伴同遊戲。

陳伯嚴吏部義寧撫軍之公子也。與譚瀏陽齊名。有兩公子之目。義寧淝中治蹟。多其所贊畫。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灑深俊微。吾謂於唐宋人集中。罕見倫比。記其贈黃公度一首云。千年治亂餘。今日四海蒼茫到異人。欲挈頽流還孔墨。可憐此意在埃塵。勞勞歌哭昏連曉。歷歷肝腸久更新。同倚斜陽看雁去。天迴地動一沾巾。

吳君遂刑部武壯公長慶子也。以氣節聞一時。丁酉抗疏陳時事。請變法。格不得達。浩然掛冠歸近頃。復上疏請歸政。迴鑾以後。薄海所期望者。惟此一舉。然莫敢言也。惟君毅然犯政府所最忌而言之。其所養可知矣。其詩肖其爲人。所著有北山樓集。宋平子跋之云。五言古體。多似陶韋。五言律體。多似少陵。七言律體。直逼江西諸祖。蓋道實也。吾最愛其「支那有一士」兩章。其一云。支那有一士。履迹居越東。抗志希純素。篤性秉淵冲。意曠九州外。神遊三代中。如傷倦心目。無告

哀殘癘。一夫苟不獲。叢疚在厥躬。陳詞就重華。問道訪崆峒。著書累萬言。吾道未終窮。哲人不偶。世至論無污。隆豈惟躋小康。將以致大同。挾策獻太平。疇能識王通。抱玉貴善藏。活國後良工。感子他山意。錯石資磨礱。已矣吾何悲。矯首咨鴻濛。右贈宋平子其二云。支那有一士。戡影居越西。結念抱冰雪。宅心高虹霓。慷慨懷前修。惻愴憫羣黎。邱索與典墳。一一窮探稽。種界析狼鹿。政教疏羌氏。獨永泰皇祚。屢忤末俗詆。畸士自跼蹐。良馬空跌躓。始知問代才。動與世相睽。澄澄之江波。曉日鳴天鷄。歎歎天台山。仰止難攀躋。賤子奮孤心。逆鱗嘗獨批。荃莫察中情。信讒反怒恚。邪枉固不容。悻直終見擠。三月何皇皇。兩馬猶栖栖。懷哉虞重華。風雨聞弗迷。宣尼未忘魯。子輿思王齊。已而復已。而且俟。聖人兮。右贈章太炎

又有集句一首云。青天漫漫覆長路。一紙短書無寄處。欲問平安無使來。乃知貧賤別更苦。四時天氣總愁人。秋月春風等閑度。憂患衆兮歡樂鮮。朱顏日夜不如故。嗟余此去其從誰。萬里蒼蒼煙水暮。構雲有高營。祇見石與土。俛視大江奔。幽憤得一吐。我欲凌風翔。轉上青天去。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煙消日出不見人。至竟江山誰是主。驅使前輩天衣無縫。而含蓄蘊藉。別有懷抱。余酷愛之。

丁叔雅戶部。雨中丞子也。卓犖有遠志。憂國如痲。而詩尤以神味勝。庚子秋。余返滬上。從友人扇頭見其感事一首云。被髮繭足行趨蹌。有人流涕哀江南。眼前所見皆餘子。大宙之亂何時戡。余絕愛之。謂以二十八字寫盡當今時局。而自見懷抱。仁言藹如。未有能及此者也。頃從北山樓

集復見其將歸嶺南留別一首云。百無聊賴過零丁。遙睇中原一髮青。避地詩人哀故國。渡江名士泣新亭。山河運歇英才盡。鞞鼓聲沈戰血腥。鶉首賜秦天亦醉。祇憐羈客獨長醒。絕似劍南學杜諸作也。

吾黨中天才絕特者。未有吾家伯雋。孝廉若也。伯雋以辛卯年。與余同游南海先生之門。年方十四。是歲卽舉於鄉。當其未禮南海也。碌碌無以異於常兒。一度摩頂受記。夙慧颯發。而尤耽內典。在齋中終日坐禪。少年同學。時或擲揄捉弄之。弗爲動也。其冬。余入都。伯雋贈三詩。其一云。惺惺眞宰。憤耳微。萬象紛紜任所之。客賊並來善相接。佛魔俱掃得堅持。精魂須歷三千劫。大力常周二十二時。游刃雖然有餘地。族間猶自見難爲。其二云。長嘯一聲天地寬。翛然來去更無難。崑崙頂上鐵船動。魑魅叢中神劍寒。壁立萬仞皆平地。坐斷十方如是觀。河嶽日星通神氣。周游磅礴在胸肝。其三云。無明有愛如來種。一片慈悲成此身。軀殼衆生託吾輩。肝腸內熱爲斯人。游行自在虛空架。轉運無方大法輪。七寶莊嚴開世界。卻原步步踏紅塵。十四歲乳臭小兒。何處有此識想。得不歎絕。

南海先生曰。伯雋殆有夙根者。游戲人間耳。顧伯雋寡言。吾無從窺其底蘊。以文字論之。知其非冷腸人也。記其所填詞。摸魚兒一闋云。算只有江山無數。怎盛得靈氣住。氣吞地球。常八九。渺爾衆生。何有甚情緒。向百尺高樓。觀看行人路。滿城簫鼓。拚愁裏無人夢。中無地。獨自任情苦。秋風起。春草春花又暮。忍見陀城煙樹。蕭蕭馬鳴。催落日。弄得老天憔悴。我何顧。算萬里堂堂。猶是神州土。笑聲歸去。待日闇雲冥。風狂雨橫。重覓舊游處。又金縷曲一闋。記其末四句云。他若有情吾



能見吾有情更待向誰說空佇立肝腸熱然則伯雋豈忘世者耶記昔嘗責備之伯雋曰我今日正在臥薪嘗膽的時候但薪膽生涯忽忽十年矣海內風雲如此其急而小舍利佛尚不肯出定吾又安能無憾也

譚瀏陽之有得於佛學知瀏陽者皆能言之然瀏陽之學佛實自金陵楊仁山居士其遺詩有金陵聽說法一章即居士所說也詩云而為上首普觀察承佛威神說偈言一任法田賣人子獨從性海救靈魂綱倫慘以喀私德法令盛於巴力門大地山河今領取菴摩羅果掌中論此詩無刻本見麥孺博筵端瀏陽手書也

達縣吳季清先生德瀟作令西安庚子義和之變為亂民所戕闔門及難識與不識莫不痛心天之報施善人真其誣哉先生至德純孝而學識魄力迴絕流俗尤邃佛理自號雙遣居士有子三人長曰鐵樵名樵次曰仲叟名以啓季曰子發名以東皆有過人之才余與譚瀏陽及鐵樵約為兄弟交而父事季清先生乙未秋冬間同客京師吾三人者連輿接席未嘗一日相離也丙申五月鐵樵以暴病卒於漢口瀏陽時在滬哭之慟嘗為作一傳見時務報中未幾季清先生之官山陰瀏陽贈一詩云此生當補他方佛何意微塵補一官□□□□□延陵魂氣北邙寒下蓋弔之也以東當乙未年僅十一隨侍入都風采英發徧交一時名士瀏陽戲號之曰舍利弗以其早慧也丙申受學於余者一年日讀書盡十餘卷屬文能二三千言兼學英法文字而仲叟亦來居滬上綜核善治事瀏陽語余曰三吳蜀之三龍也吾國有此等人才豈是亡國氣象而不意鐵樵無端以死而兩弟亦隨季清先生斃於毒刃也庚子夏余在夏威夷島得仲叟一書曰舍利弗

每言及公卽涕泣不可止。余重感之。重悲之。乃書未及答。而凶耗已聞。天之喪斯夫。復何言。在報中見黃公度有庚子三哀詩。其一卽李清先生也。記其數聯云。以君精佛理。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如幻如泡沫。佛力尙有盡。何況身生滅。將頭臨刃時。定知不驚怛。讀此亦可以略窺先生之學矣。

譚瀏陽獄中絕筆詩。各報多登之。日本人至譜爲樂歌。海宇傳誦。不待述矣。但其詩中所指之人。或未能知之。今錄原文。略加案語。詩曰。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崑崙所謂兩崑崙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俠客大刀王五。瀏陽作吳鐵樵傳中所稱王正誼者是也。王五爲幽燕大俠。以保標爲業。其勢力範圍。北及山海關。南及清江浦。生平專以鋤強扶弱爲事。瀏陽少年嘗從之受劍術。以道義相期許。戊戌之變。瀏陽與謀奪門迎辟。事未就。而瀏陽被逮。王五懷此志不衰。庚子八月。有所布畫。忽爲義和團所戕。齋志以歿。嗚呼。王五眞男兒。不負瀏陽矣。

余識唐瀏陽最晚。乙未秋。與譚瀏陽定交。叩其友。則曰。二十年。勿頸交。絀丞一人而已。余心識之。丁酉冬。講學長沙。譚公乃爲余兩人介紹焉。譚公之成仁也。唐公慟哭辭家。欲如京師收葬。至上海。則譚公忠骸已南下。因不果往。而東渡謁南海。時有輓聯云。與我公別幾許時。忽警電飛來。忍不攜二十年。勿頸交。同赴泉臺。漫瀛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近至尊。剛十餘日。被羣陰。構死甘水。拋四百兆。爲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至今讀之。猶字字精神活現。淒人心脾。蓋唐公所以繼譚公之志者。早定於二十年前矣。唐公流血後。同人復有誦其詩者。僅記二句云。

賸好頭顱酬死友。無真面目見羣魔。此詩余未之見也。在南洋時□□屬余寫之。余爲續戊一絕句云。道高一尺魔一丈。天地無情獨奈何。

宗室壽伯福太史富。可謂滿洲中最賢者矣。其天性厚。其學博。其識拔。愛國之心。盡睽於面。乙未秋冬間。余執彼強學會。君與吳彥復翩然相過。始定交。彼此以大業相期許。其後君復有知恥學會之設。都人士咸以爲狂。莫或應也。庚子八月。君果以身殉國。噫。嘻。可不謂朝陽鳴鳳耶。余丙申出都。君有贈詩。不能全記憶。今從北山樓集得其原本。亟錄誌感。詩曰。飛絮亂晴烟。飛花撲綺筵。春風一回送。飄泊去南天。夫子青雲器。高吟白馬篇。空勞賈生哭。不薦禰衡賢。長枵辭京國。揚舡指媚川。海雲愁望闕。嶺樹引歸船。寶劍終騰匣。明珠暫伏淵。江湖閑歲月。好自惜華年。

武陵何鐵笛烈士來保。余未獲識面。顧夙聞譚瀏陽稱其爲人。謂生平肝膽交。除級丞外。君爲第一。因此相神交者數年矣。庚子。君與唐瀏陽共事。而君實任衡湘一切布畫。漢變後。死事最烈。頃趙曰生郵寄其絕命詞四章。亟錄如下。銀鐙鐵鎖出圍牆。親友紛紛送道旁。三百健兒齊護衛。萬頭鑽孔看何郎。鐵笛被捕於辰州以三百人護衛。檻送長沙。故云。曰生泣注。北宋黨人碑。甫毀。東林名士獄。旋興。千秋公論應猶在。

兩廡孤豚愧未能。四萬八千蟲出入。五官五臟我原無。無人何苦爭。恒幹還我清虛一。丈夫痛哭君親恩。太厚。百千萬劫不能酬。忠臣孝子今生了。且向龍潭掉臂遊。

鐵笛復有滿江紅一闋。其自序云。庚子黨禍再作。亡命桃源。遂遊桃源洞。黑篝鬼語。蒼欄猩啼。魂悽魄殭。非復人間世也。援筆賦此。其詞云。造化小兒。簸弄我望門。投止。黑夜裏。攀藤附葛。雨來風。

起燈火一星林際出忽聞犬吠心頭喜又山門閉了寂無人鐘聲死撫身世淚盈皆悲家國血盈  
臆叶上聲問蒼天何苦磨人至此靖節先生知甚處避秦有甚桃源裏聽天邊啞啞有慈鴉歸來只  
武陵蔡樹珊烈士鍾浩血性過人治事機警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時君始來共學其後復游學  
東京亦以漢難遇害曰生復錄其獄中作四章見寄詩云蟻磨盤舒又一年元黃爭戰幾推遷寒  
沙白日淹鸞地短褐雕弓射虎天終見蝸蟻同水火那堪環玦在風煙鷄鳴午夜頻搔首看劍挑  
燈意惘然觚稜夢裏寒金雀諫草堂前起暮鴉誤國千年仍介甫通藩幾道問充華蜉蝣竟夕成  
毛羽螳臂當車挫爪牙西狩無麟天閨爽逋逃人海豢龍蛇又聞麻達葛山奇輕重當年類舉棋  
貂珥雙簪矜別邸蘭椒三熱拜西園酬天祀典憐鷄寶排日笙歌駕鳳蜺營得菟裘身欲老克家  
猶護綠幢兒蕭牆旋起八王戈麾寇其如召寇何碧海膏流成赤鹵紅蓮豔結舞妖魔九朝典冊  
新鈴散千騎宮裝老淚多辜負香衾驚破夢不因封事動鳴珂  
邱公恪名宗華當代青年中一有望之人物也去冬游學日本入成城學校習陸軍以病退校歸  
養滬上余親送登舟乃歸未及一月竟溘然長逝年僅逾弱冠耳懷八斗之才飲萬斛之恨一事  
未就齋志九原吳氏兄弟以後又弱一个矣君夫人吳孟班先君數月卒一時有心人既已痛之  
蔣觀雲曾有詩云女權撒手心猶熱一樣鎖魂是國殤吾於孟班未得見若公恪者固夙以爲國  
流血自祝吾亦冀其爲鐵血派中一偉人也豈意天地無情蘭摧玉折公恪孟班吾知爾不瞑於  
泉臺矣公恪卒後葉浩吾有輓聯云中國少年死知己一人亡而成城學校校友會亦有祭文云  
沈沈支那大病長殲哀哀衆生噩夢正酣魑魅攫人白晝涎鏡嗟我同志日削月剗咄咄公恪海

邦雄男。俯仰國事。痛茹酸銜。漆室哀鳴。無裨國矧。矧以憂殉。曷其能堪。嗚呼哀哉。苟生足愧。苟死  
甯甘。觥觥女權。一例優曇。志未酬。藁草鸞毳。海國龍伯。扶餘虬髯。振劍三彈。淚盈黃衫。讀君遺  
書。憂心如憐。竟君之志。後死者擔魂兮。來欲自斷。江南嗚呼。哀哉尙饗。

太平翼。王石達開。其用兵之才。盡人知之。而不知其嫻於文學也。近友人傳誦其詩五章。蓋曾文  
正曾招降彼。而彼賦此以答也。詩云。曾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秋風。少年落拓雲中鶴。陳迹  
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不策天人在  
廟堂。生慙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傳例。未造乾坤有主張。況復仕途多幻境。幾多苦海少歡  
場。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留一瓣香。揚鞭慷慨滎中原。不爲仇讐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憤憤。莫  
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轡悲羸馬。萬衆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若箇將  
才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畫麒麟閣。早夜當嫺虎豹韜。滿眼河山增歷數。到頭功業屬  
英豪。每看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大帝勳華多頌美。皇家世盡鴻濛。賈人居貨移神鼎。  
亭長還鄉唱大風。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爲降。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此詩  
自敘履歷。兼述志氣。所云名山一卷。著作千秋。蓋亦有所自負矣。前後四章。皆不免下里巴人之  
誚。獨第三章。則卽以詩論。亦不媿作者之林。且仁人之言藹如矣。至其懷抱帝王思想。不知民權  
大義。則固不足以責數十年前之人物也。又聞石有所作檄文。全篇駢儷。中四語云。『忍令上國  
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雖王琳駱賓王亦無此佳語。豈得徒以武夫目之  
耶。

南海先生不以詩名。然其詩固有非尋常作家所能及者。蓋發於真性情。故詩外常有人也。先生最嗜杜詩。能誦全杜集。一字不遺。故其詩雖非刻意有所學。然一見殆與杜集亂楮葉。余能記誦百餘首。所最愛者。己丑出都。七律四首之一云。滄海飛波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出諸山妬。上帝無言百鬼獐。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陸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又絕句十首之二云。此去南山與北山。猿鶴哀號松柏頑。或勸蹈海未忍去。且歌惜誓留人間。南山之下。豆苗肥。北山之上。猿鶴飛。百畝耕桑五畝宅。先生歸去未必非。戊戌國變紀事四首之三云。歷歷維新夢。分明百日中。莊嚴對宣室。哀痛起桐宮。禍水滔中夏。堯臺悼聖躬。小臣東海淚。望帝杜鵑紅。遮雲金翅鳥。啄食小龍飛。海水看翻立。昊天怨式微。哀呼后土慘。慘夢金閨千載龜。繫恨王孫有是非。吾君真可恃哀痛。詔頻聞未竟。維新業。先傳禪讓文。中原皆沸鼎。黨獄起愁雲。上帝哀臣罪。巫陽筮予魂。

侯官嚴先生之科學。學界稍有識者。皆知推重。而其文學。則爲哲理所掄。知者蓋寡。余前作廣詩中八賢歌。內一解云。哲學初祖天演嚴。遠販歐鉛。撥亞。槩合與莎米。爲鰈鱗。奪我曹席。太不廉。蓋深佩之也。頃熊季廉錄其辛丑三月舊作見寄。卽先生北行時和季廉作也。詩如下。一十九稊初告終。搏搏負地趨大同。神機捭闔縱變化。爭存物競誰爲雄。至人先天不滯物。高下體合同。張弓心知斯民致仁壽。何徒食苦師蓼蟲。大哉培根氏告我。觀物見道冥纖洪。三王五帝各垂法。當其時可皆爲功。蚩蚩之氓俾自主。如適洲渚浮艤幢。及其時過仍墨守。無益徒使百弊叢。矧茲天意存混一。異類殊俗終棣通。是時閉拒議自守。何異毛毳當鑪烘。履而後艱常智耳。既懲勿省庸非。

惜四萬人皆貴種。遂使奴隸神將恫。所以百千億志士。欲持建鼓搥頑聾。賢愚度量幾相越。聽者一襲耳充膠。膠擾擾何時已。新舊二黨方相攻。去年北方致大釁。年今萬乘猶塵蒙。亦知天心未悔禍。南奔避地甘長終。豈意逃空得警欬。知交迺遇四五公。就中愛我最親摯。僕指先屈南昌熊。心期渾欲忘彼己。圭角細與加磨礱。人生行止不自詭。扁舟忽欲隨南風。瀕行握手無所贈。惟有空氣如長虹。橫流它日倘相遇。所願身道雙加豐。季廉南昌人名師復。侯官高足弟子也。

昔嘗推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爲近世詩界三傑。吾讀穗卿詩最早。公度詩次之。觀雲詩最晚。然兩年以來。得見觀雲詩最多。月有數章。公度詩已如鳳毛麟角矣。穗卿詩則分攜以來。僅見兩短章耳。團沙之感云何可言。近觀雲以其四長篇見貺。則一己亥秋別天津有感寄懷嚴蔣陳諸故人。一之作也。讀竟如枯腸得酒。圓滿欣美。爰急錄之如下。暮雨掩柴門。秋聲滿庭樹。瑟瑟紙屏間。一燈靜如鷺。髣髴少年時。讀書未馳騫。卽此感生平。流轉亡吾故。乙未在武昌。始與吳生樵遇。丙申在密雲。閉戶亘朝暮。丁酉在京師。張趙日相晤。新機始萌芽。禱祀潤雨露。戊戌在天津。大夢正驚寤。素箏載濁酒。慷慨登樓賦。在天津時與蔣性才陳瀾深等時相過從飲酒各有詩記之今年在鄉閭。過此將焉駐。人生幾中秋。

何者爲我素問。天不聞聽雨。雨不住束髮抱流略。辛勤三十年。一日不忍捨。頗欲窺高堅。才短衣食迫。窮老仍愚顛。慨然望六合。豈無豪與賢。問關十數載。所在窮山澗。山陽一聞笛。中策從此捐。時會既未至。盛業山書傳。旁行百萬卷。精詣窮人天。舌人十萬輩。瞠目無孌妍。學未聞大道。豈

能事言詮。昔者山海隔。今有車與船。今者文字隔。誰施蹄與筌。事窮我公起。謂侯官嚴氏吾族殆帝憐。

公學。豈在此。而此世所先。國狗素狂獫。耽耽吻常涎。興亡有一定。名世獨見全。冥冥津門樹。日暮

起蒼煙。扁舟載吾逝。不復相流連。何時一尊酒。阻勉為執鞭。蔣子由智起寒素。姓名世不張。乞食走

燕野。掃塵書一牀。過從日抵掌。每覺芝蘭芳。農宗已辰秋間蔣子著有農宗篇發大義。精誼貫百王。持此照震旦。

可謂見膏肓。陳子壽錦墨者桀。與蔣相翱翔。疇人振絕詣。哲學搜旁行。餘事托雄劍。赴難甘探湯。嗟

吾二三子。於世誠蚊虻。然而貞元際。捨此誰與商。艱難困一飽。口吐舌為僵。浮雲起西北。俄頃滿

八荒。瀟瀟涼風至。白露降為霜。蒲柳與松柏。於理豈久藏。為我蓄明德。毋亟耀其光。湛湛一尊酒。

淵淵千卷書。蕭蕭兩株樹。寂寂三間廬。微材豈有競。即此亦足娛。所嗟時日迫。言將戒征車。征車

亦何為。窮達非我圖。但恨萬山外。朋友日夜疏。滔滔浙江水。亘古不得徐。東流到黃海。應滌故人

居。登樓望不見。天海搖空虛。旋歸對塵俗。積懣聊一舒。侘傺獨就枕。夢見遊天衢。九奏動萬舞。熊

羆自我涂。邱聃並千古。疇能辨有無。

黃公度集中名篇不少。至其「今別離」四章。度曾讀黃集者。無不首記誦之。陳伯嚴推為千年

絕作。殆公論矣。余嚮者每章能舉其數聯。顧迄不能全體成誦。憤恨無任。季廉不知從何處得其

副本。寫以見寄。開緘不自知其距躍三百也。亟為流通之於人間。世吾以是因緣。以是功德。冀生

詩界天國。別腸轉如輪。一刻既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心中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車舟載

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併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



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煙波  
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如留滯不。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如  
電。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雖署花字名。知誰籍紙尾。尋常並坐語。未遽悉心事。况  
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只有班班墨。類似臨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天際。中央亦有絲。有絲兩  
頭繫。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一息不見聞。使我容顏悴。安得如電光  
一閃。至君旁。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匳來。入妾懷袖中。臨行翦中衣。是妾親手縫。肥瘦  
妾自思。今昔將毋同。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君面。仍覺心忡忡。攬鏡妾自照。顏色桃花  
紅。開篋持贈君。如與君相逢。妾有釵插鬢。君有襟當胸。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從。雖則長相從。別  
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若隔山萬重。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  
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牽君帷。披帷不見人。就想枕遲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  
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相參差。舉頭見明月。月  
方入扉。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  
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只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  
吾少年同學中。相與共晨夕。最久者。惟番禺韓孔。孔廣布衣。卽其著述。自署捫蝨談虎客者。是也。孔  
廣評隲人物。最有特識。常在尋常人褒貶毀譽之外。嘗爲詠史絕句十餘章。其張子房一首云。悲  
智彌綸徧九州。空觀實證一留侯。功成撒手人天去。畢竟秦爲國仇。其陳龍川一首云。斬馬盜  
馬。陳同甫千古英雄。僅見之。可惜漆光開眼日。醉時心事已飛馳。蓋孔廣謂子房爲國察主義中

之樂天派。謂陳同甫爲儒生之有帝王思想者也。

孔○廣○復○有○熱○心○一○首○云○熱○心○直○欲○爐○天○地○落○魄○依○然○一○國○民○病○裏○觀○人○原○幻○境○夢○中○化○蝶○是○前○身○交○論○血○肉○天○應○淚○相○到○皮○毛○馬○不○真○我○亦○三○千○年○睡○足○東○方○雄○辯○已○驚○神○余○昔○在○美○洲○時○從○報○紙○中○見○此○詩○酷○愛○之○顧○不○知○爲○誰○氏○作○後○乃○詢○知○其○出○我○孔○廣○也○

黃公度嘗語余云。四十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庚辛之交。隨使歐洲。憤時勢之不可爲。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蒼萃成編。藉以自娛。卽在湘所見之稿也。公度旣不屑以詩人自居。未肯公之同好。余又失之交臂。未錄副本。近於詩話中稱其詩。海內外詩人貽書索閱者甚多。然急切無從覓致也。念其官日本參贊時。如重野安繹。森春濤。龜谷行諸君。皆有唱酬。又聞天南某氏曾在新嘉坡領事署鈔在人鏡廬詩一卷。余因徵之東瀛南島。幸得數十篇。自今以往。每次詩話中可必有一鱗一爪矣。但所刊錄未必爲公度得意之作。要之公度之詩。獨闢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羣推爲大家。公論不容誣也。

公度嘗以光緒七年裁撤美國留學生爲中國第一不幸事。然至今日。尙有公然與留學生爲敵者。公度聞之。感慨又當何如。錄其罷美國留學生感賦一首。嘻。是亦海外學界一段歷史也。其中情狀。知之者已寡。知之而今能言之者益希矣。錄以流布人間焉。學生乎。監督乎。當道乎。讀之皆可以自鑑也。豈直詩人之詩云爾哉。漢家通西域。正值全盛時。南至大琉球。東逮高句驪。有北同盟國。帝號俄羅斯。各遣子弟來。來拜國子師。皇帝臨辟雍。皇皇漢官儀。石經出玉篋。寶蓋張丹墀。諸王立橫巷。百蠻圍泮池。於戲盛德事。慨想軒與羲。自從木蘭狩。國弱勢不枝。環球六七雄。鷹立

側眼窺。應制臺閣體。和聲帖括詩。二三老成謀。知難濟傾危。欲爲樹人計。所當師四夷。奏遣留學生。有詔命所司。第一選雋秀。其次擇門楣。高門掇科第。若摘領下髭。黃背好八股。肯令手停披。茫茫西半球。極遠天無涯。千金不垂堂。誰敢狎蛟螭。惟有小家子。重利輕別離。紇干山頭雀。短喙日啼饑。但圖飛去樂。不復問所之。藍縷田舍奴。蓬頭乳臭兒。優給堂殮錢。榮領行裝衣。舟中東西人。相顧驚復疑。此乃窶人子。胡爲來施施。使者挈乘槎。四牡光駢駢。鄭重詔監督。一一聽指麾。廣廈百數間。高懸黃龍旗。入室闕無人。但見空泉比。便便腹高臥。委蛇復委蛇。借問諸學生。了不知東西。各隨女師去。雛雞母相依。鳥語日啾啾。庶幾無參差。就中高材生。亦有出類奇。其餘中不中。太半悲染絲。千花紅毳毳。四窻碧琉璃。金絡水晶柱。銀盤夜光杯。鄉愚少所見。乍見輒意移。家書說貧窮。問子今何居。我今膳雙雞。誰記炊屨屨。汝言盡無糧。何不食肉糜。客問故鄉事。欲答顏忸怩。嬉戲替戾岡。游讌賀跋支。縱譚伊優亞。酣歌妃呼豨。吳言與粵語。病忘反不知。亦有習祆教。相率拜天祠。口嚼天父餅。手繙景教碑。樓臺法界住。香華美人貽。此間國極樂。樂不故蜀思。新來吳監督。其僚喜官威。謂此泛駕馬。銜勒乃能騎。徵集諸生來。不拜卽鞭笞。弱者呼譽痛。強者反唇稽。汝輩狼野心。不如鼠有皮。誰甘畜生罵。公然老拳揮。監督憤上書。溢以加罪辭。諸生盡佻達。所業徒荒嬉。學成供蠻奴。否則仍漢癡。國家糜金錢。養此將何爲。朝廷命使者。去留審所宜。使者護諸生。本意相維持。監督意亦悔。駟馬舌難追。使者甫下車。含怒故誣謀。我不知許事。我且食蛤蜊。監督拂衣起。怒喘竹筒吹。一語不能合。遂令天地睽。郎當一百人。一一悉遣歸。竟如瓜蔓抄。牽累何纍纍。當其未遣時。西人書交馳。總統格蘭脫。校長某何誰。願言華學生。留爲國光輝。此來學日淺。難

言成與虧。頗有聰穎士。利錐非鈍槌。忽然筵席撤。何異繫帶褫。本圖愛相助。今胡棄如遺。相公答書言。不過別瑕疵。一旦盡遣撤。譁然稱我欺。怒下逐客令。旋禁華工來。溯自西學行。極盛推康熙。算兼幾何學。方集海外醫。天士充日官。南齋長追隨。廣譯奇器圖。諸器何夥。頤惜哉。國學舍未及設。狄鞮矧今學。興廢尤關國。盛衰十年教。訓力百年富。強基奈何聽兒戲。所遣皆卑微。部婁難爲高。混沌強書眉。坐令遠大圖。壞以意氣私。牽牛罰太重。亡羊補恐遲。蹉跎一失足。再遣終無期。日送海舟返。萬感心傷悲。

初率學生繼派副使爲香山容閱備誌詩末以供參考

按美國留學生於辛巳年裁撤奏請派往者曾文正公募集學生者豐順丁日昌率往者吳川陳蘭彬後派出使大臣前監督高州區譚良新會容增祥後監督南豐吳嘉善其僚友爲金某

頃得上海一匿名書。自題東亞傷心人者。內新樂府一章。屬登報讀之。香山西堂不是過也。因急攬以實我詩話。詩如下。

哀星軹 譏辱國也

使臣怒。使臣怒。使臣怒。阿誰不怒。赤阪妓。不怒新橋女。大夫學生汝。太不曉事。長揖空階。求不已。不是龍門汝。誤投市儈。認作韓荆州。從來市儈得志。慣橫行。未聞獻媚蓄意殺學生。使臣當日好肩背。南洋貢米東洋賣。相公堂前袖獻票紙。王爺膝下跪呈扇子。王爺心緒憂。肥奴旁侍喘如牛。親捧留聲機器奏牀頭。翁在街頭賣卦。命兒走上房。司門政兒今作貴人。紫綬金章襯綠巾。綠巾恥富貴。功名由巾起。吁嗟乎。君名不愧替錢死。

近吾以作詩話故。海內名士。頗有以故人詩寫寄者。非獨鄙人欣幸。度亦我文壇同志所願望也。

亟最錄之。

潘蘭史以康烈士幼博一詩見寄。乃爲蘭史題獨立圖者也。詩云。迢迢香海小闌干。獨立微吟一笑歡。我亦平生有心事。好花留得與人看。其犧牲一身爲後來國民謀幸福之心。活現紙上。讀竟愴然。幼博先生詩不多見。吾昔誦其一二。今復不能記憶。得此狂喜不自勝。潘君吾粵人名。飛聲嘗游德國。久主香港華字報。最主持清議者也。

蘭史又寄公度詩三章。其第一章已錄報中。不再錄。其第二章題爲「香港訪潘蘭史題其獨立圖」詩云。四億萬人黃種貴。二千餘歲黑甜濃。可堪獨立山人側。多少他人臥榻容。其第三章題爲「夜泊」詩云。一行歸雁影零丁。相倚雙鳧睡未醒。人語沈沈篷悄悄。沙光淡淡竹冥冥。近家鄉夢心尤亟。拍枕濤聲耳厭聽。急趁天明催鷓鴣。開門斜日帶殘星。案蘭史獨立圖一時名士題詠殆徧。余記邱倉海一聯云。黃人尙昧合羣理。詩界差存自主權。意境新闢。余亟賞之。

李曉暉以譚瀏陽遺詩見寄。類多見蒼蒼齋詩中者。丁酉金陵刻本今錄其一。和友人除夕感懷四篇

并敘。二敘曰。舊作除夕詩甚夥。往往風雪羈旅中。拉雜命筆。數十首不能休。已而碎其藁與馬矢車塵同朽矣。今見饒君作。不覺蓬蓬在腹。憶除夕商州寄仲兄。風檣抗手別家園。家有賢兄感鶴原。兄曰。嗟予弟行役。不知今夜宿何邨。風景不殊。幽明頓隔。歎邑陳言。所感深焉。亦不自知粗放爾許。一詩曰。斷送古今惟歲月。昏昏臘酒又迎年。誰知義仲寅賓日。已是共丁缺陷天。桐待鳳鳴心不死。澤因龍起腹難堅。寒灰自分終銷歇。賴有詩兵鬪火田。我輩蟲吟真碌碌。高歌商頌彼何人。十年醉夢天難醒。一寸芳心鏡不塵。揮灑琴尊辭舊歲。安排險阻著孤身。乾坤劍氣雙龍敵。喚

起幽潛。共好春。內顧何曾足。肝膽論交晚。乃得髯翁不觀器。識才終隱。即較文詞勢。已雄逃酒人。  
隨霜陣北。談兵心逐海。潮東飛光自撫將。三十山簡生來憂患中。年華世事兩迷離。敢道中原鹿  
死誰自向。冰天鍊奇骨。車教佳句屬通眉。無端歌哭因長夜。婪尾陰陽臘。此時有約聞鷄同起舞。  
燈前轉恨漏聲遲。曉噉名振鐸。湖南邵陽人。武壯公臣典之子。近主蘇報。能發揮新思想者也。  
何擊一以唐瀏陽兩詩見寄。皆嘗見上海亞東時報者也。其一爲送安藤陽洲之燕京詩云。東風  
吹滿神勝洲。日落海天飛。行舟壯士拂衣出門去。攬身一劍橫青鞵。易水蕭蕭筑聲歇。望斷燕雲  
十六州。哀哀莫弘血。化碧頸項猶擁仇。人頭魅滿城。風雨腥。狂飈穴道窺。人行磨牙厲。吻十萬  
隊飽不颺。去飢則鳴。忽然海驢馳飛電。戰慄聲嘶涕洟并。有時邊警偶不至。梨園歌舞酣承平。晉  
陽休礙君。王獵文母寧。知漢室傾白馬橫。江飲君酒。慮龍憶否何人手。南北中分楚漢秋。太平洋  
面波亂吼。從來世事如弈棋。可憐被髮伊川走。亞東之局復如何。不見魯陽揮天戈。一髮牽之全  
身動。蒼茫浴日生。洪波義轡停。驂坤紐絕。寂寂人間曳落河。陽洲先生安藤子。芒鞋踏遍萬山紫。  
黃金市駿今無人。獨向燕門訪奇士。隱隱中原鞞鼓聲。迸入英雄夢魂裏。與君半載相因依。奈何  
一旦分別離。南浦綠波淚如雨。古愁蕩漾天之涯。其二爲次深山獨嘯荒井昌頓韻。坤輿跌宕何  
其神。紛綸億兆京垓人。中有健者宅扶桑。雄心俠骨輕根塵。讀書不讀陰符經。百卷甲兵羅君身。  
洪瀾會翻世界海。何用行吟江之濱。嗟我神州黑暗獄。奇憂全湧詩小旻。東南膏血西北燼。利盡  
錐刀窮絲緝。邇來二百五十載。蚩蚩牛馬劬。且貧嗜愚甘鳩波。綿毒胡人竊取如醪醇。文明新運  
疇籥之寧。斬中土寒生春。使我羞見數君子。欲吐旋茹多酸辛。波蘭覆轍斯須耳。哀哀天道無屈

伸君不聞輔車相依虞虢勢。奈何坐令黠虜驕絕倫。

吾嘗推公度穗卿。觀雲爲近世詩家三傑。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闊遠也。若以詩人之詩論。則邱倉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嘗記其己亥秋感八首之一云。遺偈爭談黃蘗禪。荒唐說餅更青田。戴鰲豈應遷都兆。逐鹿休詆厄運年。心痛上陽眞畫地。眼驚太白果經天。只愁識緯非虛語。落日西風意惘然。蓋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之語入詩。而能雅馴溫厚乃爾。得不謂詩界革命一鉅子耶。倉海詩行於世者極多。余於前後秋感各八首外。酷愛其東山感秋詩六首。詩云。痛哭秋風又一年。觚稜夢落楚江天。拾遺冷作諸侯客。袍笏空教拜杜鵑。天涯心逐白雲飛。瑟瑟秋蘆點客衣。回首大宛山上月。更無緘札問當歸。斜日江聲走急灘。殘棋別墅局方難。後堂那有殘絲竹。陶寫東山老謝安。寒蛟海上趁人來。漠漠秋塵掃不開。滿目桑田清淺水。五雲樓閣是蓬萊。冷落山齋運甓身。大門八翼夢無因。西風吹起神州恨。麈尾清談大有人。老樹秋聲撼睡童。讀書情趣遜歐公。挑燈自寫緜蘭句。一卷離騷當國風。

自唐人喜以佛語入詩。至於蘇坡王半山其高雅之作。大半爲禪悅語。然如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

豈非清淨身之類。不過弄口頭禪。無當於理也。人境廬集中有一詩。題爲『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實足爲詩界開一新壁壘。女媧鍊石補

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吾讀此詩。眞有此感。詩如下。

南斗在北海。西流春非我。春秋非秋人。言今日是新歲。百花爛漫堆案頭。主人三載蠻夷長。足徧五洲多異想。且將本領管羣花。一瓶海水同供養。菊花衣白菊衣黃。天桃側侍添紅粧。雙花並頭

一在手。葉葉相對花相當。濃如梅檀和衆香。燦如雲錦紛五色。華如寶衣陳七市。美如瓊漿合天  
食。如競笳鼓調箏琶。蕃漢龜茲樂一律。如天雨花花滿身。合仙佛魔同一室。如招海客通商船。紅  
黃白種同一國。一花驚喜初相見。四千餘歲甫識面。一花自顧還自猜。萬里絕域我能來。一花退  
立如局縮。人太孤高我慙俗。一花傲睨如居居。了更嫵媚非粗疎。有時背面互猜忌。非我族類心  
必異。有時並肩相愛憐。得成眷屬都有緣。有時低眉若飲泣。偏是同根煎太急。有時仰首翻躊躇。  
欲去非種誰能鋤。有時俯水瞋不語。無滋他族來逼處。有時微笑臨春風。來者不拒何不容。衆花  
照影影一樣。曾無人相無我相。傳語天下萬萬花。但是同種均一家。古言猗儺花。無知聽人位置  
無差池。我今安排花願否。拈花笑索花點首。花不能言我饒舌。花神汝莫生分別。唐人本自善唐  
花。或者併使蘭花梅花一齊發。颿輪來往如電過。不日便可歸支那。此瓶不乾花不萎。不必少見  
多怪如橐駝。地球南北倘倒轉。赤道逼人寒暑變。爾時五羊仙城化作海上山。亦有四時之花開  
滿縣。卽今種花術益工。移枝接葉爭天功。安知蓮不變桃桃不變爲菊。迴黃轉綠誰能窮。化工造  
物先造質。控搏衆質亦多術。安知奪胎換骨無金丹。不使此蓮此菊此桃萬億化身。合爲一衆生  
後果。本前因。汝花未必原花身。動物植物輪迴作生死。安知人不變花花不變爲人。六十四質亦  
么麼。我身離合無不可。質有時壞神永存。安知我不變花花不變爲我。千秋萬歲魂有知。此花此  
我相追隨。待到汝花將我供瓶時。還願對花一讀今我詩。

余自己亥冬游夏威夷。其後返上海香港檳榔嶼錫蘭。遂游徧澳洲全境。所至非熱帶地。卽暑伏  
節也。於是余不見雪者殆三年。澳亞歸舟曾有句云。冰心慣住熱世界。老國從思新少年。蓋紀實



也。壬寅正月復旅日本。獨居塔澤環翠樓者月餘。日忽晨起。則玉屑滿庭。狂喜若逢故人也。遂成兩絕句。其一云。夢乘飛船尋北極。層凌壓天天爲窄。羽衣仙人拍我肩。起視千山萬山白。其二云。三年越鳥逐南枝。汗漬塵巾髻有絲。今日緇衣忽化素。溪橋風雪立多時。

壬寅九月復偕平子荷庵慧之游箱根。實五年前侍南海先生舊游處也。旅館壁間懸先生手書一軸。卽宿此旅館時所爲詩也。詩云。電燈的的照樓臺。夜屨游廊幾百回。明明如月心難撥。歷歷微塵劫未灰。風葉一秋疑積雨。瀑泉竟夕隱驚雷。曉珠斗大盈懷抱。倚徧銀屏數去來。余與三子摩挲環讀。不勝今昔之感。平子有詩云。偶捐塵境尋幽去。到眼風光萬念新。卽物卽心猶有著。度人度我總多情。迴環碧水戀紅葉。杳渺青山眷白雲。各抱相思無可說。爲誰西望一沾巾。箇中感觸。非我同游者不能喻也。

南海先生遊箱根一旬。得詩甚多。戊戌國變紀事四首。卽成於彼時也。余最愛誦其五古一章云。天地大逆旅。家國長傳舍。斯人吾同室。疾苦誰憐借。萬方凝秋風。閉戶誰能謝。旣入帝網中。重重纓絡絳。荆榛蔽大道。溯谷起寸甃。解脫非不能。垢衣吾敢卸。化身曾八千。惻怛又稅駕。仲尼本旅人。瞿曇乃乞者。我生亦何之。歷劫更多暇。信宿席不煖。去住心無挂。灰飛滄海變。時放光明夜。有自署章邱生者。以長沙舒烈士閏祥感懷詩八章見寄。烈士字蒲生。晚號萍齋。唐瀏陽至交也。以己亥春成仁於湘中。

章邱生來書敘君性行頗詳恕不能備載寶諸篋中爲他日史料

昔惟聞海上諸君子傳誦其詩。有人市無屠狗

驕人讓沐猴之句。深以片鱗隻甲爲憾。今得此八章。烈士之志節文章。亦略見一斑矣。因亟錄之。如下一夜西風萬木凋。繞枝烏鵲去迢迢。愁邊淚落銀河水。夢裏心翻碧海潮。日月乾坤雙照外。

干戈天地一身遙。江關蕭瑟尋常事。銅狄摩挲憾不消。太息回天力尙微。乘秋便欲破空飛。一身  
詎忍言功罪。萬口偏難定是非。大澤龍蛇終啓蟄。故山猿鶴莫相違。三千死士田橫島。南望中原  
涕淚霏。軍符一道下從容。宜有昇平答九重。誰向廣寒修月斧。却教洛浦應霜鐘。越禽背暖孤飛  
去。桀犬驕人反噬凶。落日營門做秋色。將軍獨自領時雍。久已分封向醉鄉。又憑射獵入長楊。渭  
涇清濁雙流合。門第金張七葉昌。君子何辭化猿鶴。中朝從此有螭螳。逢人莫道頭顱好。鏡裏相  
看半是霜。漢南司馬今人傑。萬事應非築室謀。譚舞能銷君國恨。死生空厯友朋憂。功名白髮三  
持節。霄漢丹心一借籌。遙領頭銜是橫海。祇隨李蔡爵通侯。周宣車馬中興日。漢武樓船鑿空年。  
奉使更無蘇屬國。談兵偏罪杜樊川。風雲淮海行看盡。子弟湖湘亦可憐。昨夜機槍又西指。仗誰  
搔首問青天。重見詞源三峽傾。幾人聯袂又蓬瀛。欲隨幕燕營新壘。已與汀鷗背舊盟。未死秦灰  
猶有燄。僅存魯壁更無聲。關山直北愁金鼓。要借絃誦寫太平。當年亦是鳳鸞姿。雪壓霜欺歷幾  
時。官味乍同雞肋壯。戀懷應有馬蹄知。濁醪味薄愁難破。故劍情深有所思。風景不殊悲舉目。買  
山何處採華芝。

人境廬集中性情之作。紀事之作。說理之作。沈博絕麗。體殆備矣。惟綺語絕不少概見。吾以爲公  
度守佛家第七戒也。頃見其『都踊歌』二篇。不禁撫掌大笑曰。此老亦狡獪乃爾。歌有序。序云。西  
京舊俗。七月十五至晦日。每夜亘索街上。懸燈數百。兒女豔妝靚服爲隊。舞蹈達旦。名曰都踊。所  
唱皆男女猥褻之辭。有歌以爲之節者。謂之音頭。譯而錄之。其風俗猶之唐人合生歌。其音節則  
漢人董逃行也。一詩云。長袖飄飄兮。髻峨峨。荷荷。裙緊束兮。帶斜拖。荷荷。分行逐隊兮。舞傚傚。荷

荷往復還兮如擲梭荷荷回黃轉綠兮同按莎荷荷中有人兮通微波荷荷貽我釵鸞兮餽我翠螺荷荷呼我娃娃兮我哥哥荷荷柳梢月兮鏡新磨荷荷雞眠猫睡兮犬不呵荷荷待來不來兮歡奈何荷荷一繩隔兮阻銀河荷荷雙燈照兮暈紅渦荷荷千人萬人兮妾心無他荷荷君不知兮棄則那荷荷今日夫婦兮他日公婆荷荷百萬億化身菩薩兮受此花荷荷三千三百三十二座大神兮聽我歌荷荷天長地久兮無差訛荷荷

余自去年始獲以文字因緣交蔣觀雲往在美洲見清議報文苑有題因明子稿者大心醉之願以爲夏穗卿作蓋其理想魄力無一不肖穢卿也爾後屢讀因明詩而認爲穗卿之心益橫巨胸中在澳洲作廣詩中八賢歌首頌因明而下注穗卿及東還始知其誤改正之故歌中竟闕穗卿也於是乞交因明之心益熱此吾腔子裏一段歷史亦可爲藝林增一談柄也初讀觀雲詩爲『時運』一首至今常日三復之不辭駢枝再寫一通鬱鬱思世理多由無字書初俗進農桑震旦足藉禽爾時號聖賢倫理爲排梳亦足致小康井里安厥居中間更衰亂大致復相如條忽由運變茲理有乘除昔者尙專制今茲道猶釀昔隆禮與法今畫自由法孟晉足競存墨守喪其車賢豪已奮變頑靈乃齟齬由來新舊交殺氣滿員輿輒隱雷電已髣野始靚虛羣大身則小此言不可鋤洵洵朕時艱櫻救甯非予吾有黨與徒來者方徐徐吾有日與月萬古爲居諸生民丁時異四氣有慘舒蒼然望六合相要重瓊瑤兒瘞不苦擱何由療瘍疽啟敵不拆毀何由築室廬綢繆聖所云不遑事拮据毋吟雲漢詩傷哉泣周餘

余與觀雲至今未識面今春貽以一影像睜一絕句云是我相是衆生相無明有愛難名狀施波

羅蜜證與君拈花笑指靈山上觀雲報我一影像亦賸一偈云分明有眼耳鼻舌一文不值何消說如我自看猶自厭暫留蛻殼在人間觀雲太搗謙生

平子孝高復訪余於箱根月夜相與登塔峯絕頂高歌南海先生舊作『天龍作騎萬靈從獨立飛來縹緲峯懷抱芳馨蘭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重眼中戰國成爭鹿海內人才孰臥龍倚劍長號歸去也千山雲雨嘯青鋒』一詩覺胸次浩然大有舞雩三三兩兩之意歸環翠樓平子寫其近

作雜詩十二絕見示詩云晚風初定曉雲生忍把浮名與世爭忽憶身前身後事星球幾處現光明其一意根有著成圓缺眼識無端說暗明最是良宵人去後高樓望月更何人其二日之方中夜未央是誰念念續微茫公情私愛元黃媁寸寸露臺總戰場其三忽然思想遍諸天摘取奇情歷歷傳

吾舌猶存何所用有權斯世創公言其四人間天上原無別何處相思可渡河星月紛紛惟見影那邊相望又如何其五構成世界原兒女俠骨柔腸一例才莫渡如來寂滅海不妨齊向愛河來其六器世微塵作麼生山馳水湧尚難平繁星如豆人如蟻獨倚危樓看月明其七魂魄色色現靈臺一例

人天大會開我亦天公一分子更何心事問天來其八流水柴門盡日關鳥聲如夢落花閑詩情畫意都忘卻余欲無言對此山其九都思田里與妻兒咫尺長安悵別離四萬萬人皆地主為誰爭說

客京師其十千家好夢初成候我獨高歌也枉然樓外繁星光悄寂奇聲應隔萬重天其十一落照依微月上遲共誰終古話相思刹那悟了前生事恰似今宵夢醒時其十二余讀竟灑然若有所得茫

然若有所失。昔與平子及兩瀏陽鐵樵同學。佛日輒以『爲一大事出世』之義相棒喝。比年以來同學少年死亡流落。余且飽經世態。沈汨外學。吾喪真吾久矣。平子相見。叩以近所得。且勗以毋忘舊業。不覺冷水澆背。如南泉聞雁聲過去時也。

平子不以詩名。偶有所作。溫柔敦厚。芳馨悱惻。蓋平子性情中人也。余記其庚子秋東渡日本。舟中作四絕云。急雨渡春江。狂風入秋海。辛苦總爲君。憐可君不解。

一山被白雲。封水把青山。繞一

樣是多情。郎心道誰好。二解宵坐紉春衣。晨興刈秋草。十指豈辭勞。寸心終悄悄。三解三更滿窓風。五

更一樓雨。野渡斷人行。夢魂不知處。四解吾酷愛之。謂其爲離騷之音也。平子又爲覺頓書篋。錄舊

作一章云。不相菲薄。不相羨入。世皇皇出世間。獨立中流。喧日夜。萬山無語看焦山。蓋純乎學道

有得之言。余昔記曾重伯詩有『萬朶紅蓮禮白蓮』之語。余驚歎以爲妙想妙語。得未曾有。平

子萬山無語看焦山一句。警策相類。而意境猶似過之。可謂無獨有偶。

王紫詮之繙譯事業。無精神。無條理。毫無足稱道者。我國學界中。亦久忘其人矣。雖然。其所譯普

法戰紀中。有德國法國國歌各一篇。皆彼中名家之作。於兩國立國精神。大有關係者。王氏譯筆

亦尙能傳其神韻。是不可以人廢也。德國祖國歌一長篇。已見新民叢報第十一號。軍國民篇。今

復錄其法國國歌四章如下。法國榮光自民著。爰舉義旗。宏建樹母。號妻啼家。不完淚盡。詞窮何

處。訴吁王虐政。猛於虎。烏合爪牙。廣招募。豈能復覩太平。年四出搜羅。困奸蠹。奮勇興師。一世豪

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一解維今暴風已四播。孱王相繼民悲咤。荒

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一解維今暴風已四播。孱王相繼民悲咤。荒

郊犬吠戰聲。哀田野蒼涼。城闕破。惡物安能著眼中。募兵來往同相佐。禍流遠近惡貫盈。罪參在上。何從赦。奮勇興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二解維王泰侈弗說。可貪婪不足爲殘賊。攬權恃勢。豁張如納象。驅入鼠穴。驅使我民若馬牛。瞻仰我王逾日月。維人含靈齒。髮儔詎可鞭笞。日摧缺。奮勇興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三解我民秉政貴自主。相聯肢體結心膂。脫身束縛在斯時。奮發英靈振威武。天下久已厭亂離。詐僞相承徒自苦。自主刀鋒正犀利。安得智驅而術取。奮勇興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四解

吳季清先生一家之死難。寔我生朋友中最痛怛之事。而戊戌北京庚子漢口諸烈以外。一大悲慘之紀念也。久欲爲一詩紀哀。至今未成。引爲疚焉。前曾見黃公度所作三哀詩中數語。今復得其全編。我中心所欲言。殆盡於是。我其亦可以無作矣。亟錄入詩話……世界隨轉輪成。壞各有規。適值傾覆時。萬法不必說。以君循吏才。三年官於越。無端桴鼓鳴。伏莽寇竊發。山縣斗大城。城頭黑雲壓。紛紛彼狼心。躍躍欲豬突。君昔理常平。手曾治大猾。鴉音不能革。生性成槁杌。到此播流言。官實通賊謀。作賊兼作官。滿城耳喧聒。城中西教徒。積惡鬼羅刹。閃閃蒼鷹眼。磨刀咸欲殺。公知事不可大聲作。曠喝反激。蚩蚩怒一霎。盡滅裂。非無防禦使。蠢蠢怯如鼷。噤不發一言。坐視民劫奪。此客甫斷頭。彼奴復流血。亂刃白雨點。混殺到手滑。網犬狂號跳。奔馬肆蹄鬣。但是縣衙人一見。輒摧掉。郎當子若孫。衣破脚不襪。同寮不肯留。望門走托鉢。指名徧搜牢。牽髮互瓣結。驅

羊入屠肆。執箠尙鞭撻。天堂變地獄。肉花碎片割。同時遭荼毒。彼此造何業。原注君一家受戮後並戶者共六人少婦幼兒者以刀割其肉肉盡乃斃之君當就縛時。自知當永訣。上念我佛恩。如何得解脫。下傷戚母慈。如何保生

活可憐。八十母。蕭條幾黃髮。追憶六年前。春酒壽筵設。君披宮錦袍。手執先朝笏。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我歌壽人曲。登堂來拜謁。孫曾六七枝。一一芝蘭茁。最小耳銀璫。面自勝雪。誰料綵

衣舞。回旋僅一瞥。覆巢無完卵。雖鳥鳴亦絕。聞今既半年。未悉子存歿。家人畏驚倒。相戒咸結舌。入則圍紅裙。出乃易墨經。母尙倚閨望。朝夕拜菩薩。念子歸何遲。此別太契濶。原注家人詭以大府調往勦賊告其母

豈知望子臺。早既堆白骨。以君精佛理。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如露如泡沫。佛力猶有盡。何況身生滅。將頭臨刃時。定知不驚怕。獨怪耶蘇教。瓣香未曾焚。如何借教徒。一例受磨折。觀君遭萬

變。已足空一切。只有黃鳥歌。哀吟代嗚咽。原詩後復有補注敘述吳公死事事實頗詳並錄之以備後之作史者參考焉君名德滿字季清逸縣人部選西安縣知縣光緒二十五年

到任庚子六月。拳匪亂作。衢州土寇四起。江山常山被圍。西安土豪有虎而冠者。因積穀事侵公款。甚鉅。君嚴治之。至是賊新

募勇反。廿五日晨。君方集眾議團練。聞鑼聲。問何為。則以毀天主堂對君出呵禁之。反徒麇集。遽倒戈相向。取官祿而反。接之

送金衢嚴道署。誣以通賊。道員鮑祖齡。而愚不能彈壓。賊復由道署縛出。至堂簷下亂刃斬之。又聞人縣署幕賓丁役。凡殺

二十九人。子以啓以發。被縛亂民。請鮑處分。鮑言聽汝輩懲治。吾不敢庇護。罪人廿六日亦受駢戮。長孫恕昌倉猝出逃。匿於

城隍廟之懸匾中。搜出亦戮死。所贖幼兒二賴乳者。抱出得逸。夫八年八十牽出。將加及為人喝阻。乃搶擄。簪劍而去。是役

也。各官署俱獲免。鎮道府各員乃議以通賊之罪。坐縣令而為亂民解免。派紀綱之僕二三人來搜檢一切文書。夫人冉氏君

之繼配也。已密遣人以絮被裹葬。君父子尸聞搜索之令。堅持不可具牘。請於道必派委員二人監視。乃許行。各官不得已從之。詭計不得逞。乃以模稜之詞。達大府。夫人復控訴之。卒後旨昭雪。復優恤焉。辛丑六月補記。

林暎谷烈士旭少好為詩。詩孤澀似楊誠齋。卻能憂憂獨造。無崇拜古人意。蓋肖其為人也。都中

有以晚翠軒集寫本見寄者。蓋皆其二十以前之作。晚歲所臻。尙不止此。顧亦可想見其人格矣。

摘錄數章如下。「病起漫書」云。耳目與口鼻。不思何錄錄。苟能得其養。心亦卽快足。四者彼何如。惟心實有欲。所以養心者必先此。四族愚奢厚自奉。反以滋垢黷。一鳥能遺音。豈必奉絲竹。一花可慰眼。豈必陳綺縠。誦詩味芬芳。聞香氣清淑。領略信靡窮。我亦我能惱。二效太夷丈。三云。松生依澗谷。上爲干霄枝。搖落尙不語。繁華豈嘗知。「感秋」云。「清晨負手行。蟋蟀鳴我門。因知秋氣厲。感此悲流年。病夫日掩戶。一月不窺園。頗聞梧桐枝。飄葉聚其根。歲寒皆黃落。而汝胡爲先。我將種長松。不興時推遷。小庭數盆花。清清亦堪憐。但覺淒清意。莫向西風前。」讀此諸篇。其孤絕高俗之氣。可見一斑矣。又「張園梅花」有句云。芳波照影知誰見。斜日攀條却獨來。又「無題」云。思先清曉。東輪轉意共黃昏。燭木闌世界。愁風復愁雨。肝脾爲苦亦爲酸。「雨夜醉歸」云。時世畫眉將半額。春寒呵手不成圍。雨聲月色和同好。馬足燈光一併飛。余皆酷愛之。

歲暮懷人。萬感交集。自念我入世以來。不過十二三年。而生平所最敬愛之親友。溘亡大半。讀杜少陵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之句。不自知其涕之淋漓也。丙申間。曾語譚瀏陽曰。吾欲爲三亡友傳。以誌哀。三亡友者。一南海陳君通甫。千秋。二南海曹君著。偉泰。三達縣吳君鐵樵也。傳至今未成。而當時所與語之人。墓木亦將拱矣。追思昔游。猶在心目。可勝悼哉。三君皆天才。至今眼中之人。未有其比斯人之天。一國之不幸也。陳曹皆萬木草堂同學。吳則季清先生之長公子也。三君思想學詣。並卓絕時。流卽文學。亦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壽皆不及顏氏子。著述未一成。事業未一就。三年之間。賚志並歿。嗚呼痛矣。余昔藏其來往論學箋。及詩文零稿甚夥。戊戌去國。散佚無復片紙。並此區區者。而天亦妒之耶。三君皆不以詩名。然詩



固有獨絕處。辛卯冬。余游京師。通甫贈以五言長句二章。今僅記其四語云。『非無江湖志。跌宕恣游遣。蒼生慘流血。敝席安得煖。』又通藤嘗爲余題筵數語云。伊川賞『夢魂慣得無拘檢。又逐楊花過謝橋。』通父賞『蝴蝶上階飛。風簾自在垂。』二詞。誰工請問知者。』所記通甫之文。僅此而已。辛卯春。著偉突訪余。翌日。荅視之。見其壁間自署一楹云。『我輩耐十年寒。供斯民煖。席朝廷具一副淚。聞天下笑聲。』心大異之。時著偉僅二十二歲也。自此同學。連與接席者年餘。爾後余居京師。越三年而著偉遂死。著偉詩甚多。彼時余不好談詩。不記憶之。今印於腦中者。惟餘一首。又脫忘其三句。詩云。『而今已矣三千年。幾個英雄問九淵。胎化有靈觀。問氣帝王無力笑青天。』

僅此而已。余初交鐵樵。在京師。實乙未冬也。與譚瀏陽三人相視。如兄弟。鐵樵雅不好爲詩。嘗偕游西山碧雲寺。瀏陽強之吟。成一章。乃大佳絕。今惟能誦其一聯云。『白雲白鳥相來去。青史青山自古今。』所記鐵樵之文。僅此而已。通甫嘗爲『仁說』一書。其持論略與瀏陽之仁學相入。又著『性論』『教宗平議』等書。皆未成而卒。患肺病年餘。枕中猶時時屬稿。易箆時。以書之未完。不能盡達其意。悉燒棄之。通甫嘗居鄉。辦西樵鄉局事者一年。練民團五百人。興一小學校。建一歲書樓。治事嚴厲。以一新進。火生。擢抑豪猾。鄉中十餘萬人。令行禁止。賭盜之風頓息。蓋將以爲地方自治之基礎也。甫就緒而病遂劇。至今鄉中人擬爲立祠奉祀。志功德云。著偉最耽哲理。思想淵淵入微。嘗爲『儒教平等義』十餘篇。未成。晚年欲窮魂學之精髓。以爲佛教密呪。必有特別妙諦。捐棄百學。以冥索之。居羅浮歲餘。以暴病卒。其文豪放。連牀波譎。詭能肖其心思。鐵樵算

學並世無兩喜以算學談哲理瀏陽仁學多採其說晚年辦湖南礦事在漢口得熱病以誤藥卒嗚呼造時勢之英雄豈在多耶使今日諸君子者猶在其勢力之影響於國民者甯不思議耗矣哀哉

中國人無尙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樂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識者所同道也昔斯巴達人被圍乞援於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學校教師應之斯巴達人惑焉及臨陣此教師爲作軍歌斯巴達人誦之勇氣百倍遂以獲勝甚矣聲音之道感人深矣吾中國向無軍歌其有一二若杜工部之前後出塞蓋不多見然於發揚蹈厲之氣尤缺此非徒祖國文學之缺點抑亦國運升沈所關也往見黃公度出軍歌四章讀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吳鉤之樂嘗以錄入小說報第一號頃復見其全文乃知共二十四首凡出軍軍中還軍各八章其章末一字義取相屬以鼓勇同行敢戰必勝死戰向前縱橫莫抗旋師定約張我國權二十四字殿焉其精神之雄壯活潑沈渾深遠不必論卽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矣吾爲一言以蔽之曰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錄全文如下

### 出軍歌

四千餘歲古國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紀誰爲主是我神明  
一輪紅日東方湧約我黃人捧感生帝降天神種今有億萬衆  
南蠻北狄復西戎泱泱大國風蜿蜒海水環其束拱護中央  
綿綿翼翼萬里城中有五嶽撐黃河浩浩流水聲能令海若驚  
東西禹步橫庚行行

怒攪海翻喜山撼。萬鬼同一膽。弱肉磨牙爭欲噉。四鄰虎眈眈。今日死。生求出險敢。敢。剖我心肝挖我眼。勒我供貢獻。計口緝錢四萬萬。民實何仇怨。國勢衰。嘻人種賤。戰戰戰。國軌海王權盡失。無地書禹迹。病夫睡漢不成國。卻要供奴役。雪恥報仇在今日。必。必。一戰再戰。曳兵遁。三戰無餘燼。八國旗颺。笳鼓競。張拳空冒刃。打破天荒。決人勝勝勝勝。

軍中歌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場死。艾炙眉頭瓜。噴鼻誰實能逃死。死。死。死。死。死。死。阿娘牽裙密縫綫。語我毋戀戀我妻。擁髻代盤辮。瀕行手指面。敗歸何顏再相見。戰戰戰。戟門乍開雷鼓響。殺賊神先王前敵。嗚笳呼斬將。擒王手。更癢千人萬人吾直往。向向向。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險艱。攻城直攻金城堅。誰能漫俄延。馬磨馬耳人磨肩。前前前。彈丸激雨刀旋風。血濺征衣紅。敵軍昨屯千巖熊。今日空營空萬旗。一色盤黃龍。縱縱縱。層臺高築受降城。諸將咸膝行。降奴脫劍鞠躬迎。軍于頸繫纓。四圍鼓吹鏡歌聲。橫橫橫。禿髮萬頭纏。黑索多少戎奴縛。緋紅十字張油幕。處處夷傷藥。軍令如山禁殘虐。莫莫莫。不喜封侯虎頭相。鑄作功臣像。不喜燕然碑百丈。表示某家將。所喜軍威莫敢抗。抗抗抗。

旋軍歌

金甌既缺完復完全。收掌管權臙脂失色還復還。一掃勢力圈海又東環。天。右。旋。旋。旋。旋。輦金如山銅作池。債臺高巍巍。青蚨子母今來歸。償我民膏脂。民膏民脂天鑿茲。師師師。璽書謝罪載書吏。城下盟重訂。今日之羊我爲政。一切權平等。白馬拜天。天作證。定。定。定。

鷺翼橫。鷺鷹眼。惡變作旄頭。落蓋海。鱗鱗聲。作和我凱旋樂。更誰敢背和親約。約約秦肥越瘠。同一鄉併作長城。長島夷。素虜同一堂。併作強軍強全球。看我黃種黃張張。五洲大同一統。大於今時。未可黑鬼紅番。遭白墮白也。憂黃禍黃禍者。誰亞洲我我我。黑山綠林。赤眉赤亂。民不算賊。鎬羌破胡。復滅狄。雖勇亦小敵。當敵要當諸大國。國國諸王。諸帝。會塗山。我執牛耳。先何洲何地。爭觸蠻。看余馬首。旋萬邦和戰。奉我權權權。亡友曹著偉詩。哲人之詩也。情人之詩也。余恨不能記憶。前詩話載其一律。殘缺殆半。滋耿耿焉。桂林馬君武見而憐之。以所憶得一律見餉。蓋著偉侍南海先生游桂林時題壁之作也。亟錄如下。……大地權輿我到遲。也曾歌泣也懷思。深山大澤堪容劍。天老地荒獨有詩。龍蛇昔曾歸覺想。涅槃今欲證心期。我行幸有微風舵。元氣舟中任所之。

君武亦好哲學而多情者也。最愛讀「新小說」中羽衣女士所著東歐女豪傑。原書有詩二章云。磊磊奇情一萬絲。爲誰吞恨到蛾眉。天心豈愛玄黃血。人事難平黑白棋。秋老寒雲盤健鶻。春深叢莽瘴神魑。可憐博浪過來客。不到沙丘不自知。其二云。天女天花悟後身。苦來說果復談因。多情錦瑟應憐我。無量金針試度人。但有馬蹄懲往轍。應無龍血灑前塵。勞勞歌哭誰能見。空對西風淚滿巾。君武戲爲和之。亦與原作工力悉敵。和章云。憔悴花枝與柳絲。爲誰鬢斷遠山眉。競爭未淨六洲血。勝負猶懸廿紀棋。東海雲雷驚睡蟄。北陵薜荔走山魑。遠聞錦瑟魂應斷。沈醉西風不自知。其二云。辛苦風塵飄泊身。人天歷歷悟前因。飛揚古國非無日。巾幗中原大有人。明媚河山愁落日。倉皇戎馬泣飛塵。聞君憂國多垂淚。爲製絞綃百幅巾。

宗仰上人可謂我國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也。常慕東僧月照之風。欲爲祖國有所盡力。海內志士皆以獲聞說法爲欣幸。吾友湯覺頓禮之歸。呈三詩以表景仰。讀之可以想見上人之道行矣。詩云。不離佛法不離魔。出世還憑入世多。好是音雲演眞諦。八千里下瀉黃河。縱浪朱華道自存。心內淵淵有活源。六月霜飛冬自暖。一生從不異寒暄。不言施報亦施報。不落言詮亦言詮。山僧自有山僧相。那得人間再與言。覺頓之詩亦淵淵有道心矣。上人固好爲詩。詩肖其爲人。屢見詩界潮音集中。自署烏目山僧者是也。

近日時局可驚可怛可哭可笑之事層見疊出。若得西涯樂府之筆寫之。眞一絕好詩史也。頃從各報中見數章。諱而不虐。婉而多諷。佳構也。錄之。

黃花謠四章

金風荐爽江之涯。江南士子踏黃花。大江從古號材藪。况值新政初萌芽。經義王半山。策論賈長沙。嶄新花樣憑翻取。會看落筆走龍蛇。愁殺專門八股家。

八股復志士哭。八股廢志士慰。吾謂志士且毋爾廢而不廢。猶復耳。志士聞之。嘖且吁。煌煌天語不聞乎。不知此理人易曉。君不見今年兩主考。

三聲大礮轟天衢。多士入場若貫魚。上江下江多通儒。考籃式如牛腰。蠡中有代表。腹中書。頭場挾何書。經世文編校。邠廬二場挾何書。盛世危言五洲圖。三場挾何書。箋疏鄭孔註。程朱不則大題文。府化整爲散。亦可供鈔胥。就中價值知幾許。便宜金陵蔡益所。一事臨文須記取。莫作平權自由語。

臨文夫如何。最好是騎牆。調停新舊融華洋。不然極口罵康梁。便作空言也不妨。若納吾言准。攔桂花香。不納吾言空逐槐花忙。此是元魁真秘訣。不辭瘡口爲君說。謂予不信看闌墨。

辰州教案新樂府四章  
都司斬

亂民攘臂起。蟻聚而蠶屯。教士跣足逃。豕突而狼奔。都司高閉麒麟門。白刃紅濺桃花痕。輾輪火瑄歸其魂。公使一紙書。大官三尺劍。送君直上森羅殿。嗚呼都司爾莫哀。手提鬪體浴血來。一笑相逢似相識。衢州新鬼周之德。

總兵因

建牙樹纛亦何用。前塵都付春婆夢。赭衣夜過洞庭湖。白叟黃童走相送。總兵總兵何憤憤。已是瓦全非玉碎。不然且作煩冤鬼。從此一身苦拘束。東風年年草痕綠。白頭自守狂狷獄。

太守流

辰州辰州好風土。猿獠狃狃一如古。虬髯碧眼忽停車。議論蠶然拜天父。萬人削梃逐犬羊。花驄星夜來黃堂。洵洵奈此南方強。教士斃。知府流。吳頭楚尾空悠悠。北風吹起鄉關愁。差勝鍾會悲曩囚。

縣官戍

李陵臺高不可上。玉關立馬匆匆望。蠻烟野雨三十丈。回憶懸銅縮墨時。前驅鹵簿紛然馳。鐵索琅玕今載道。白雲回首心如擣。漢庭望斷金雞詔。朱顏綠鬢垂垂老。

昔在上海譚復生嘗以其舊作八律見示。蓋丙申春就官浙江留別湘中同志者也。余讀而愛焉。顧此後茫不復憶得一字。此詩未見於莽蒼齋詩中。無刻本也。故每念及之。輒養養若有失。頃邱菽園以其近著揮麈拾遺見寄中。乃有其全文。吾喜可知矣。亟錄諸詩話中。……睡觸屏風。是此頭也。曾開絹向荊州。生隨李廣真。奇數死傍要離。實壯游洛下埋名。王貨畚。蘆中託命伍操舟。東家書劍同。鬩狗南國衣冠借沐猴。……白龍魚服辦輕裝。紫鳳天吳舊業荒。儘有乾坤容電笑。斷無雅頌出雲章。傳觀怕造金樓子。落寞兼思水部郎。去馬來舟多歲月。北山翻覺稚圭狂。……寰海惟傾畢士馬。逢時差喜衛哀駘。風雲烟鳥堂堂陣。河洛龜龍的的才。秦粟擬因三晉泛。蜀山虛遣五丁開。禪心劍氣相思骨。并作淮南一寸灰。……射虎誰言都飲羽。辟蛟何處好文身。種來天上榆將老。賦到江南草不春。爲撫銅駝尋洛社。更騎銀馬降濤神。袁公拉上堪容我。溫尉桃中別有人。……楚囚遼鶴兩無歸。重向危時謁帝扉。鐵騎角聲殷地發。玉龍鱗甲滿天飛。山河風景皆殊異。城郭人民有是非。畿甸猶然況鄉里。絕糧誰爲解匡圍。……莫嫌南宋小京都。句踐錢鏐有霸圖。枳棘鳳鸞魂九逝。人文龍虎淚雙虯。成軍自是湏君子。亡國偏來作大夫。剩水殘山憐馬遠。天教留得一西湖。……大好湖山供宦學。妄憑愚魯到公卿。生爲小草陶公願。誰寄常歸魏武情。七尺杖拋離葛杵。八分書密愧王荆。會稽誓墓徒凄苦。回首師門感易生。……經年焚却硯君苗。何意投來策繞朝。淒矣其悲今麥秀。思之爛熟古弓招。點頭自拜生公石。拗項爭趨御史橋。手版倒持裘反著。是儂吳市一枝簫。……復生自刻莽蒼齋詩。題曰東海襄冥氏三十以前舊學第二種。蓋斷自乙未前也。此八章卽其所謂三十以後新學之初唱矣。沈雄俊遠。誠在莽蒼齋。

之上。但篇中語語有寄託。而其詞瑰瑋連林。斷非尋常所能。索解唐紱丞嘗語余云。此詩惟我能解之。余時匆匆未暇叩紱丞也。而今紱丞亦云亡。誦元遺山獨恨無人作鄭箋之句。又愴然涕下焉矣。

復生自憲其新學之詩。然吾謂復生三十以後之學。固遠勝於三十以前之學。其三十以後之詩。未必能勝三十以前之詩也。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摛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爲夏穗卿。而復生亦慕嗜之。此八篇中尙少見。然寰海惟傾畢士馬。已其類矣。其金陵聽說法云。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於巴力門。喀私德卽 *Crest* 之譯音。蓋指印度分人爲等級之制也。巴力門卽 *Parliament* 之譯音。英國議院之名也。又贈余詩四章。中有三言不識。乃鷄鳴莫共龍蛙爭寸土等語。苟非當時同學者。斷無從索解。蓋所用者乃新約全書中故實也。其時夏穗卿尤好爲此。穗卿贈余詩云。滔滔孟夏逝。如斯齎齎文王鑿。在茲帝殺黑龍才。士隱書飛赤鳥。太平遲。又云有人雄起瑠璃海。獸魄蛙魂龍所徒。此皆無從臆解之語。當時吾輩方沈醉於宗教。視數教主非與我輩同類者。崇拜迷信之極。乃至相約以作詩。非經典語不用。所謂經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經。故新約字面。絡繹筆端焉。譚夏皆用龍蛙語。蓋時共讀約翰默示錄。錄中語荒誕曼衍。吾輩附會之。謂其言龍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號互相期許。至今思之。誠可發笑。然亦彼時一段因緣也。

穗卿有絕句十餘章。專以隱語頌教主者。余今不能全記憶。憶其一二。云冰期世界太清涼。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別塔前分種教。人天從此感參商。此其第一章也。冰期洪水用地質學家言。巴別



塔云云。用舊約述閃含雅弗分闢三洲事也。又云。帝子采雲歸北渚。元花門石鎮歐東。□□□□。一例。低頭向六龍。六龍冉冉帝之旁。三統芒芒軌正長。板上天有元子亭。亭我主號文王。所謂帝子者。指耶穌基督自言上帝之子也。元花云云。指回教摩訶末也。六龍指孔子也。吾黨當時盛言春秋三世義。謂孔子有兩徽號。其在質家據亂世。則號素王。在文家太平世。則號文王。故穗卿詩中作此言。其餘似此類之詩尙多。今不復能記憶矣。當時在祖國無一哲理政法之書可讀。吾黨二三子號稱得風氣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過而存之。豈惟吾黨之影事。亦可見數年前學界之形狀也。

此類之詩。當時沾沾自喜。然必非詩之佳者。無俟言也。吾彼時不能爲詩。時從諸君子後學步一。二。然今既久厭之。穗卿近作殊罕見。所見一二。亦無復此等窠臼矣。瀏陽如在。亮亦同情。

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爲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苟能爾爾。則雖間襍一二新名詞。亦不爲病。不爾則徒示人以儉而已。儕輩中利用新名詞者。麥孺博爲最巧。其近作有句云。聖軍未決薔薇戰。黨禍驚聞瓜蔓抄。又云。微聞黃禍。鋤非種。欲爲蒼生賦大招。皆工絕語也。吾自題所著新中國未來記二詩。有云。青年心死秋梧悴。老國魂歸蜀道難。亦頗爲平生得意之句。

莽蒼蒼齋集中有詩云。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峯。但有浮雲度。時時一盪胸。地沈星盡沒。天躍日初鎔。半勺洞庭水。秋寒欲起龍。蓋晨登衡嶽。祝融峯作也。瀏陽人格。於此可見。南海先生己丑出。

都作一律云。滄海飛波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嚙。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陸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南海人格於此可見。一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峯。高峯突出諸山妒。此何等自負語。兩先生作此詩時皆未出任天下事也。先時之人物其氣魄固當爾。

麥孺博不多爲詩。然有作必佳。余最愛誦其贈韓无首一律。末四句云。晏歲坐聞山鬼嘯。臨江東指海雲生。中年哀樂應消盡。肯近彈碁恨不平。无首名曇首。孔广之從昆也。三年前已爲異物矣。余向不能爲詩。自戊戌東徂以來。始強學耳。然作之甚艱辛。往往爲近體律絕。一二章所費時日。與撰新民叢報數千言論說相等。故間有得一二句。頗自憲而不能終篇者。輒復棄去。非志行薄不弱。能貫澈初終也。以爲吾之爲此。本以陶寫吾心。若強而苦之。則又何取。故不爲也。記去年正月廿六日。在東海道汽車中。遇三十初度。欲爲一長古。不能成。僅成四語云。風雲人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今年正月廿六日。在太平洋汽船中。遇三十一初度。欲爲四律。不能成。亦僅成四語云。十年十處度。頗感勞生未有涯。歲月苦隨公碌碌。人天容得某栖栖。片鱗碎甲拾而存之。亦一紀念也。余十年來度生日。凡得十處。無一復者。癸已在家鄉。甲午在黃海舟中。乙未在京師。丙申在上海。丁酉在武昌。戊戌在洞庭湖舟中。己亥在日本東京。庚子在夏威夷島。辛丑在澳洲雪梨市。壬寅在日本東海道汽車中。今年癸卯航海游亞美利加。在太平洋舟中。

祭六君子文 (代橫濱同人)

惟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十三日。實爲我中國維新六君子成仁第一周年。旅居橫濱愛國之士某某等。謹以香楮清酌庶饜。設招魂記念之祭。而告其靈曰。嗚呼痛哉。哀血化碧兮。周室黍離。潮音怒鳴兮。蕩激鷗夷。壯士一去兮。人天同悲。蒼黃變色兮。風雨淒其。非種披昌兮。豆苗欲稀。更安所得。猛士兮。鋤而去之。嗚呼痛哉。武穆三字而成獄兮。椒山一疏而投繯。范孟博呼子而語兮。稽叔夜索琴而彈。痛巫陽筮予其無效兮。誦大招以汎瀾。望神州之寥闕兮。哀廣陵之不在人間。嗚呼痛哉。血腥尙熱兮。諫草未焚。雄志未成兮。先隕厥星。匪不才之見棄明主兮。牝鷄家索以司晨。嗟我公等。獨罹此咎兮。痛哭其罪而無名。公之靈其未沫兮。應七日哭於秦庭。大音發於水上兮。吾知其爲公等之忠魂。誹語出其含沙兮。助秋氣之淒零。風雨篠其如晦兮。曾寒燠之旣更。嗟吾儕寄身海外兮。慕五百之田橫。念比干之剖心兮。作洛邑之義聲。苟人人其精衛兮。夫何填海之不平。惟天地之無情兮。歎陸沈其未極。鴉音震耳以旁啣兮。鳳德衰而歛翼。何浮雲之層陰兮。陽烏黯黯而無色。北有猛虎兮。西貪狼磨牙吮血兮。睨吾凋時黯黯兮。將夕瞻蹙蹙兮。何方公爲天下流血兮。於公乎何傷。獨漂搖之大廈兮。更何堪折。棟梁黃沙莽莽兮。猿鶴悲。東市黯黯兮。朝衣非道。芻動色兮。豪傑飲泣。嗟吾同胞兮。其誰與歸。奠桂酒兮。椒漿歌招魂兮。國殤靈之來兮。風雨蓬萊清淺兮。忽臨睨乎舊鄉。大地兮。蒼蒼神州兮。茫茫四百兆人心兮。未死公如有知兮。鑒此馨香。嗚呼痛哉。尙饗。

韻文 終

# 小說

政治  
小說  
新中國未來記 壬寅

緒言

本書本有自序一篇因本號  
篇幅已溢不能容故置諸後

一、余欲著此書。五年於茲矣。顧卒不能成一字。況年來身兼數役。日無寸暇。更安能以餘力及此。顧確信此類之書。於中國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既念欲俟全書卒業。始公諸世。恐更閱數年。殺青無日。不如限以報章。用自鞭策。得寸得尺。聊勝於無。「新小說」之出。其發願專爲此編也。

一、茲編之作。專欲發表區區政見。以就正於愛國達識之君子。編中寓言。頗費覃思。不敢草草。但此不過臆見所偶及。一人之私言耳。非信其必可行也。國家人羣。皆爲有機體之物。其現象日日變化。雖有管葛。亦不能以今年料明年之事。況於數十年後乎。況末學寡識如余者乎。但提出種種問題。一研究之。廣徵海內達人意見。未始無小補。區區之意。實在於是。讀者諸君如鑒微誠。望必毋吝教言。常惠駁義。則鄙人此書。不爲虛作焉耳。

一人之見地。隨學而進。因時而移。卽如鄙人自審十年來之宗旨議論。已不知變化流轉幾許次矣。此編月出一冊。冊僅數回。非亘數年不能卒業。則前後意見。矛盾者寧知多少。況以寡才而好事之身。非能屏除百務。潛心治此。計每月爲此書屬稿者。不過兩三日。雖復殫慮。豈能完善。故結構之必凌亂。發言之常矛盾。自知其決不能免也。故名之曰稿本。此後隨時訂改。兼得

名流駁正。或冀體段稍完。再寫定本耳。

一、此編今初成兩三回。一覆讀之。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自顧良自失笑。雖然。既欲發表政見。商權國計。則其體自不能不與尋常說部稍殊。編中往往多載法律章程演說論文等。連篇累牘。毫無趣味。知無以鑿讀者之望矣。願以報中他種之有滋味者償之。其有不喜政談者乎。則以茲覆瓿焉可也。

一、編中於現在時流。絕不關涉。誠以他日救此一方民者。必當賴將來無名之英雄也。樓閣華嚴。毫無染著。讀者幸勿比例揣測。謂此事為某人寫照。此名為某人化身。致生種種黨同伐異意見。

一、此編於廣東特詳者。非有所私於廣東也。今日中國方合羣共保之不足。而豈容復有某鄉某邑之見存。顧爾爾者。吾本粵人。知粵事較悉。言其條理。可以訛謬較少。故凡語及地方自治等事。悉偏趨此點。因此之故。故書中人物。亦不免多派以粵籍。相因之勢使然也。不然。寧不知吾粵之無人哉。讀者幸諒此意。毋哂其為夜郎。

第一回 楔子

話表孔子降生後二千五百一十三年今年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即西歷二千零六十二年今年二千零二年歲次壬寅。

正月初一日。正係我中國全國人民。舉行維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其時正值萬國太平洋會議新成。各國全權大臣在南京意注。經已將太平條約畫押。因尚有萬國協盟專件。由我國政府及各國代表人提出者。凡數十摺。皆未議妥。因此各全權尙駐節中國。恰好遇著我國舉行祝典。諸友邦

專為講求宗  
教學問而來  
者已不下數  
萬人除者正  
不知凡幾

中國史學將  
來必為世界  
上第一無雙  
學科無疑以  
地球第一大  
民族數千大  
年來特魚誰  
得而比之

皆特派兵艦來慶賀。英國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國大統領及夫人、注意、非律賓大統領及夫  
人。注意、匈加利大統領及夫人。注意、皆親臨致祝。其餘列強皆有頭等欽差代一國表賀意。都齊集南

京。好不匆忙。好不熱鬧。那時我國民決議在上海地方開設大博覽會。這博覽會卻不同尋常。不  
特陳設商務工藝諸物品而已。乃至各種學問宗教皆以此時開聯合大會。是謂各國專門名家

大博士來集者不下數千人。各國大學學生來集者不下數萬人。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  
竟把偌大一箇上海。連江北連吳淞口連崇明縣。都變作博覽會場了。濶哉這也不能盡表。單表

內中一箇團體。卻是我國京師大學校文學科內之史學部。因欲將我中國歷史的特質發表出  
來。一則激厲本國人民的愛國心。一則令外國人都知道我黃帝子孫變遷發達之跡。因此在博

覽會場中央占了一箇大大講座。公舉博士三十餘人分類講演。也有講中國政治史的。也有講  
中國哲學史宗教史生計史財政史風俗史文學史的。亦不能盡表。單表內中一科。卻是現任全

國教育會會長文學大博士孔老先生所講。這位孔老先生名弘道。字覺民。山東曲阜縣人。乃孔  
夫子旁支裔孫。學者稱為曲阜先生。今年已經七十六歲。先生今年從小自備資斧。游學日本美

英德法諸國。當維新時代。曾與民間各志士奔走國事。下獄兩次。先天下之新政府立。任國憲局  
起草委員。轉學部次官。後以病辭職。專盡力於民間教育事業。因此公舉為教育會長。……言歸

正傳。卻說這位老博士。今回所講的甚麼史呢。非是他書。乃係我們所最喜歡聽的。叫做「中國  
近六十年史」。就從光緒二十八年壬寅講起。講到今年壬寅。可不是剛足六十年嗎。原來這六

料想不似現  
在專學中國  
話的了

十年中算是中國存亡絕續的大關頭。龍拏虎擲的大活劇。其中可驚可惱可悲可喜之事。不知多少。就是官局私家各著述。零零碎碎也講得不少。卻未曾有一部真正詳細圓滿的好書出來。這位孔老先生學問文章。既已冠絕一時。確是冠絕一時況且又事事皆曾親歷。恐怕將來要親歷罷了講來一定越發親切有味。不消說了。那時京師大學校及全國教育會出名登告白。請博士在博覽場內史學會講壇開講。擇定每來復一來復三來復五日下午一點鐘至四點鐘為講期。二月初一日正是第一次講義。那日聽衆男男女女買定入場券來聽者。足有二萬人。內中卻有一千多係外國人。英美德法俄日菲律賓印度各國人都有……看官。這位孔老先生在中國講中國史。一定係用中國話了。外國人如何會聽呢。原來自我國維新以後各種學術進步甚速。歐美各國皆紛紛派學生來游學。據舊年統計表。全國學校共有外國學生三萬餘名。卒業歸去者已經一千二百餘名。這些人自然都懂得中國話了。因聞得我國第一碩儒演說。如何不來敬聽……閑話休題。卻說自從那日起。孔老先生登壇開講。便有史學會幹事員派定速記生從旁執筆。將這一中國近六十年史講義。從頭至尾錄出一字不遺。一面速記。一家逐字打電報交與橫濱新小說報社登刊。這筆電費卻不小諸君欲知孔老先生所講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孔覺民演說近世史 黃毅伯組織憲政黨

且說二月初一日午後十二點半鐘。聽衆都已齊集講堂。史學會幹事長大學校史學科助教林君志衡。先登講壇。第二級左側向衆人鞠躬演述開會之意。並謝孔博士以如此高年。不辭勞苦。爲國民演說國事。實可爲今次祝典一大紀念等語。演述已畢。衆人肅穆母譁。一齊恭候。我卻候了六十年

過屬門而大  
嚼難不得肉  
固且快意

欲愛開廣鐘  
令人發深省  
普天下青年  
愛國諸君當  
每日三復此  
言

正交一點鐘只見曲阜先生身穿國家制定的大禮服胸前懸掛國民所賜的勳章與調李憲法時各國所贈勳章及教育會所呈勳章等道貌堂堂溫容可掬徐步登壇滿座聽衆一齊起立致敬拍掌歡迎之聲忽如山崩濤湧聽衆坐下滿堂肅靜曲阜先生乃以滿面熱誠之容先開口道諸君啊諸君今日皆以愛國誠心參預斯會非是鄙人無端生感其實六十年前那裏想還有今日何日又那裏敢望還有今日何日我們今日得擁這般的國勢享這般的光榮有三件事是必

要致謝的第一件是外國侵凌壓迫已甚喚起人民的愛國心第二件是民間志士爲國忘身百折不回卒成大業第三件是前皇英明能審時勢排羣議讓權與民這三件事便算是我這部六十年史的前提了三件裏頭那第二件却是全書主腦諸君啊須知一國所以成立皆由民德民智民氣三者具備但民智還容易開發民氣還容易鼓舞獨有民德一樁最難養成倘若無民德則智氣兩者亦無從發達完滿就使有智亦不過藉寇兵齎盜糧就使有氣亦不過一團客氣稍遇挫折便都消滅了你看六十年前我國衰弱到恁般田地豈不都是吃了無道德的虧麼那時不但那舊黨貪鄙賤行同禽獸就那號稱民間志士的也是滿肚皮私慾充塞聽者變幻狡詐志士輕佻浮躁聽者猜疑忌刻志士散慢亂雜聽者軟弱畏怯聽者他那心術行爲正是同舊黨一鼻孔出氣或者反比舊黨還不如哩聽者倘使後來的志士都和那已亥壬寅間的志士一箇樣兒我們的中國早已亡了志士聽者這話非是鄙人饒舌其實我新中國之存亡絕續皆在此一點若除了這點我這部六十年史亦無處講起了閑話休題卻說這部六十年史講義共分爲六



簡時代

第一預備時代 從聯軍破北京時起至廣東自治時止

第二分治時代 從南方各省自治時起至全國國會開設時止

第三統一時代 從第一次大統領羅在田君批者曰此君為誰歟著者曰讀北魏孝文紀便知得姓淵源就任時起至第二次

大統領黃克強君滿任時止

第四殖產時代 從第三次黃克強君復任統領時起至第五次大統領陳法堯君滿任時止

第五外競時代 從中俄戰爭時起至亞洲各國同盟會成立時止

第六雄飛時代 從匈加利會議後以迄今日

這算是全部書的大綱總目了。但係我有一句話求諸君見諒。我這部講義。雖是堂堂正正的國史。卻不能照足那著述家的體例。並不能像在學校講堂上所講的規矩。因有許多零零碎碎瑣聞逸事。可喜可悲可驚可笑的。都要將他寫在裏頭。還有那緊要的章程。壯快的演說。亦每每全篇錄出。明知不是史家正格。但一則因志士所經歷的最能感動人心。將他寫來。令人知道維新事業。有這樣許多的波折。志氣自然奮發。二則因橫濱新小說報社主人要將我這講義充他的篇幅。再三諄囑。演說小體裁。我若將這書做成龍門史記。涑水通鑑。一般。豈不令看小說報的人。慊慊欲睡。不能終卷嗎……滿堂聽眾。拍掌大笑。

那時孔老先生歇息片刻。重複登壇開演道。諸君啊。你道我們新中國的基礎。在那一件事呢。其中遠因近因。總因分因。雖有許多。但就我看來。前六十年所創的立憲期成同盟黨。算是一樁

此六時代略  
中國之階級  
者請細玩之

多謝孔老先  
生體貼我們

也箇會也也集一大也此須將來  
 人黨各聯十政不美不可此中國  
 幸主則國那其張黨今可避三國  
 福主之分一中央即今者黨  
 者張社主央其兩黨必

最重大的了。這黨的名字怎麼解呢。原是當時志士想望中國行立憲政體期於必成。因相與同盟創立此黨。合衆力以達其目的。所以用這箇名。這黨省名。又叫做「憲政黨」……諸君啊。這會怎麼算得新中國的基礎呢。諸君當知一國的政治改革。非藉黨會之力不能。這憲政黨爲前此一切民會之結束。又爲後此一切政黨之先河。若沒有這黨。恐怕中國萬不能成分治統一之大業。何況其他哩。原來我國當光緒壬寅以前。民間志士所在多有。紛紛立會救國。北京有強學會。保國會。湖南有南學會等。皆以強中國爲宗旨。但實力未充。朝貴忌刻。不久即被禁解散。此後有堡皇會。興於海外。響應者百餘埠。聲勢最大。而各處革命之會。亦紛紛倡起。復有自明末以來。即行設立之祕密結社。所謂哥老會。三合會。三點會。大刀會。小刀會等。名目不一。雖皆頑迷腐敗。然其團體極大。隱然爲一國的潛勢力。可畏革命黨亦從中運動。徐圖改良。但前舉許多會。或倡自士大夫。或創自商人。或成於下等社會。宗旨既殊。手段亦異。流品淆雜。無所統一。因此不能大有所成。到這憲政黨起前頭。所有各會中緊要人物。都網羅在裏面。同心協力。共商大計。非如此安能成一事這可不是前此一切民會之結束嗎。是再說維新以後。國中三大政黨。所謂國權黨。所謂愛國自治黨。所謂自由黨。好三箇常握一國政治上之權力。以迄今日。這三箇黨名。諒來聽衆。請君聞之。已熟。我卻未雖一箇主張中央政府之勢力。是國權黨一箇主張地方自治的權利。是愛國自治黨一箇主張民間箇人的幸福。是自其宗旨各有不同。常常互相反對。激烈辨爭。但這三大政黨的首領及創始人。都是前此立憲期成黨黨員。三大政黨只算得憲政黨的三箇兒子。便了。這可不是後此一切

此節無一閑字  
勿草草讀過

現今各國所  
有國中小國  
體縣論地方  
自治團體商  
務團體悉善  
治一國之法  
治一國之法

是一會之元  
首  
是一會之立  
本體

政黨之先河嗎。是這憲政黨的關係。既已如此重大。我少不免要將黨中綱領。摘那緊要的背誦一回。諸君聽者。謹聽

諸君啊。第一件須知。劍那黨。是箇最溫和的。最公平的。最忍耐的。他那章程。第三第四兩節。道。第三節。本黨以擁護全國國民應享之權利。求得全國和平完全之憲法為目的。其憲法不。論為君主的。為民主的。為聯邦的。但求出於國民公意。成於國民公議。本會便認為完全憲法。

第四節 本黨抱此目的。有進無退。弗得弗措。但非到萬不得已之時。必不輕用急激劇烈手段。

第二件須知。到那黨。是箇最廣大的。最平等的。那章程又云。

第七節 凡中國國民。有表同情於本黨宗旨者。無論何人。皆可入會。

第八節 黨員無論官紳士商男女。執何職業。其在黨中權利義務。一切平等。

第三件須知。到那黨。是箇最整齊嚴肅有條理的。他仿照文明各國治一國之法。以治一黨。將那議事法。是立辦事法。是行監事法。是司各種權限。劃然分明。看那第五章。第十二三十四十五等節。所列黨中職員。便知明白。

本會設會長一人。主代表黨。執行一切事務。設副會長一人。主補佐會長。會長有事故。則為其代理。會長副會長。皆由全黨員投票公舉。批云此是美國舉大統領之法

設評議員一百人。主討論黨中事務。提議修正黨中章程。稽查籌辦黨中經費。凡評議員。由總



時公擬的辦事條畧。背誦一回罷。

立憲期成同盟黨治事條畧

(總綱) 分任義務。本黨為國民公黨。故凡屬黨員。皆當盡國民應盡之義務。但國民義務。範圍太廣。今擇出為達本黨之目的。必當預備者。定為黨中義務八。大子目。凡屬黨員。必預認任

一項以上。惟我輩既以身任事。必當先求可以任事之具。故宜自審其才力。能擔某種義務。則

預備之練習之期。致實用。無託空言。如講求種種學問。考察種種事情。游歷種種地方。皆所以

預備辦事也。凡我同人。悉宜自勉。

(子目一) 擴張黨勢。我輩既認本黨宗旨為救中國不二法門。則將此宗旨。廣布國中。多聯

同志。擴充黨勢。即所以增進一國前途幸福。凡屬黨員。皆當以此為第一重要義務。擴張之法

或游說演說。或著書作報。或入官場。著養勢力。或進營伍。改良軍人或充工傭。開導愚氓。或為

學生聯絡同學。或入秘密結社。改其手段。或游海外各地。結其殖民。凡百方針。皆可適用。

(子目二) 教育國民。本黨既以立憲為宗旨。必須養成一國之人。使有可以為立憲國民之

資格。故教育為本黨第一大事業。凡國民無論已入會者。未入會者之子弟。本黨一體負教育之

責任。無所分別。教育之事。(一) 預備師範。凡本黨員。性相宜者。當自任此事。(二) 廣立學校。本黨凡有會所之地。

必附屬一學校。漸擴充以立中學大學。(三) 編教科書。此是教育基礎。本黨為發揚愛國精神。尤當自任。(四) 譯書出報。本黨自立一黨。

報。且廣著譯。(五) 實業教育。專教農工商等實業。以殖國力。(六) 補習教育。或年長失學。或家貧謀食不能就學者。本黨特設別種學校。於晚間及來復日。教以普通智識。(七) 改良文字。所以不能

我國教育

大旨壯語毫無可以自信者非自欺欺人也

可知擴張黨勢非日於自

此資格真不易得

今日經濟競爭之世界非足力於此不

今日民間志士徒知攻自衛使然當彼我與彼實於彼能於彼遂大優於彼不可又亟極預備者也

普及者。由於文字太難。本黨發心研此問題。務必製出一種新文字。以便學界。(八) 派遣游學 本黨力量稍充後。當選派青年英後游學歐美以求完全智識。

(子目三) 振興工商。我國天府腴壤。甲於全球。羣治不興。國力斯蹙。今擬開一大商會。附屬於本黨。開辦種種大商務。如銀行郵船鐵路開礦等類。興設種種大工藝。如改良磁器改良絲茶製毯製酒製紙等類。爭外國之利權。即以增本國之實力。

(子目四) 調查國情。今日維新改革之當急。人人皆知。雖然。改革之條理細目如何。某地方某利宜興。某地方某弊宜革。無論何人。不能一言之詳盡也。其故由我國幅員太廣。交通不便。動如異域。而政府亦向無統計報告之事故。國民於一國實情。始終懵焉。雖有賢智。無如何也。本黨既以國事自任。若今日不從此著力。萬一國民忽委以責任。則覆餗絕脰。其罪實深。故今擬置委員若干人。以十年之力。徧游各省。上自都會。下至村落。無不周歷。調查國情。隨時報告。共資研究。其現擬調查之種類如下。(一) 調查地理 (二) 調查戶口 (三) 調查政弊 (四) 調查國計之財政 (五) 調查民俗 (六) 調查民財 (七) 調查民業 一切應興之工藝包在內 (八) 調查物產 礦產等包在內  
(九) 調查商務 指應興而未興之商務 (十) 調查軍政 (十一) 調查教育 (十二) 調查會黨 專指秘密結社 以上各條。各派人專任。或每省一人。或數省合一人。臨時酌定。其所查得者。隨列統計。劑記報告。本黨總部。登諸黨報。以資講求。其有特別重要事件。則臨時決議。派特別調查委員。  
(子目五) 練習政務。凡立憲國民。皆當有政治上之知識。及閱歷。始可以享立憲之實益。現時朝廷雖無改革之志。然我民苟欲練習政務。亦未始無餘地。凡我黨員。皆宜各歸整頓其鄉

今各國大學  
學生往來  
每年用此  
等法者一  
會法者一  
議院之正  
式依  
嚴格所以  
政務也

子目八條  
其六條  
人心目共  
其義惟中  
有典情編  
法與兩條  
可謂不世  
之非以政  
業力萬能  
者乃欲以  
問之偉大  
其氣魄之  
小沈真願  
昨雄其力

里以爲地方自治制度之基礎。有其實不必有其名也。西國民權之興。皆自治權在先。參政權在後。自治基礎既立。則他日一開國會。不過展而大之。立法行政兩機關。皆駕輕就熟矣。又總支部小支部各會所。亦宜常取政治上生計上各種問題。開會議以相討論。一依各國議院正式嚴格之議事法。不妨假設爲兩政黨互持一主義以相辦爭。則真理自出。而他日參列國會。亦措施裕如矣。

(子目六) 養成義勇。處今日帝國主義盛行。非取軍國主義。不足以自立。本會人人當體此意。各以國防爲第一義務。凡本黨所設之學校。皆須用嚴格之兵式體操。凡本黨員所設之工藝廠。乃至墾殖開礦等事業。集工傭稍多者。亦須常教以軍事思想。凡本黨員在其鄉里實行自治制度者。皆當用團練之制。部勒桑梓。務使他日國家一下徵兵令。則舉國皆爲小戎。駟鐵之選。

(子目七) 博備外交。本黨特派委員分駐各國。調查外政。兼通聲氣。其黨員以私人資格游歷他國者。亦宜時結交其朝野名士。政黨首領。以爲將來辦外交之助。

(子目八) 編纂法典。立憲之國。法律必公布之於民。而世界愈文明。人事愈複雜。則法律亦愈繁博。今各國諸法之書。浩如烟海。其成之也。非一日其定之也。非一人我國法律思想。久闕乏他日本會之目的。若果得達。一日與民同治。則此種種法典。無一可緩。彼時始行編纂。非十年不能有成。本黨今擬利用此閑暇之時。先爲預備。特派出深於法律學者若干人。爲編纂法典委員。分纂憲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訴訟法等。博徵萬國通行法律。考其沿革。擇其某者。

看來憲政會  
諸君是覺得  
力於陽明船  
山衡陽之學  
了

此是南洋公  
學督辦的談  
論

可以適用於中國。溯爲一書。且頒布之於世。俾國民共研究之。補其缺漏。而正其謬誤。他日政體一定。政府開法制局時。此書便可爲藍本。再經專門碩學。辨析釐定。即可頒行。事倍功半。於將來立法行政。皆有所助。

孔老先生將這條畧念完。略歇片時。重復開講。不禁替歎幾聲道。諸君啊。你看當時諸先輩。謀國何等忠誠。辦事何等周密。氣魄何等雄厚。其實我新中國的基礎。那一件不是從憲政黨而來。你看現在通國中三十七座大學。除官立的九座外。那私立大學二十八座裏。頭倒有了十二座。係憲政黨設立的。等我算給你們聽聽。南京的愛國大學。上海的楊樹浦大學。廣東的廣州大學。及嶺東大學。北京的城南大學。四川的三蜀大學。浙江的姚江大學。湖南的船山大學。湖北的江漢大學。江西的國民大學。雲南的雲南大學。我們山東的曲阜大學。這都是當時憲政黨創辦來的呀。初辦時規模本極狹小。只因大家辦事認真。後來便都漸漸擴充起來。那時不是曾奉上諭命各省都興辦大學嗎。喜。可。一年之間。省省都有了。笑。可。那却算甚麼大學。他那大學教習的學問。還比不上我們現在小學初級的生徒呢。憐。可。講至此。衆人大笑。……孔老先生道。諸君莫當我是奚落他們。我當時還充過上海南洋大學學生。記得有一回課題是甚麼。日本裁抑民權中國當以爲法。呢。衆復哄堂大笑。……這還算是頂講究的哩。其餘各省的。更不知成何說話。所以那時種種官立大學。過了幾年。便都沒有了。各省辦大學。堂人聽者。倒是憲政黨各種小小學校。反擴充成就起來。這是講的大學。其餘各處中學小學。係由憲政黨人員開設。現存至今的。何止萬數。



這些卻不是  
大話無論  
何人但使  
志皆可去  
做的

此數語直指  
本心一針見  
血著書之意  
全在此點讀  
者最宜三復

一路鋪敘五  
光十色全  
著幾忘其所

千座他那辦事條略第二條可也算實行到極地了再講那第三條呢現在的中中國國民銀行東西輪船公司南洋輪船公司西藏金礦公司九江製陶廠湖州新綢緞大廠天津製絨廠製酒廠豈不是現在第一等商務爲一國富源的嗎那一件不是由憲政黨創辦起來再講到第六條呢現時通行的商法幾乎全用憲政黨所編纂的原本那憲法亦十用其七八其餘諸法都是拿他的原文做底本隨時改定的就是他那第四條調查國情一事現今各處圖書館豈不是都有那洋裝六十大厚冊名字叫做「今鑑」的一部書嗎到現在時過境遷這部書自然沒甚用處亦沒多人去研究他我尙急但諸君想一想當那時候道路未通政綱紊亂現在兩三日的道路那時候總要走一兩個月那諸位先輩千辛萬苦能彀編恁麼大一部今鑑來你想他們費了多少心血呢古語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就此看來凡做一國的大事業豈必定要靠著那政府當道幾箇有權有勢的人嗎你看自古英雄豪傑那一箇不是自己造出自己的位置來就是一國的勢力一國的地位也全靠一國的人民自己去造他才能彀得的若一味望政府望當道政府當道不肯做自己便束手無策坐以待斃了豈不是自暴自棄把人的資格都辱沒了嗎……衆大拍掌……閑話少題這憲政黨爲再造中國第一功臣諒來諸君都曉得不消老夫多講了但諸君還要謹記著一件事這憲政黨所以能彀如此隆盛如此鞏固不是專靠那形質上的關聯是全仗著那精神上的團結……孔老先生說到此句便嘆口氣道唉想起那憲政黨未出現以前我中國那裏還算得個有人道的世界嗎到今日講起他來還是惱得死人怕得死人諸君要知道那時的人心風俗嗎請看那飲冰室文集裏頭有兩折曲子說道

之時所處  
之地何處  
此爲一筆  
實真于鈞  
之力所謂  
心人謂古  
有懷抱此  
別

太白詩越王  
句踐破吳歸  
義士還家盡  
花滿春殿只  
今惟有鴟鴞  
飛前三句皆  
一旬兜轉未  
有萬鈞之力  
處脫胎從此

兩詩是全書  
攝影之文是  
作者嘔心之  
作凡有血氣

（皂羅袍）依然是舞歌太平如昨到今兒便記不起昨日的雨橫風斜游魚在釜戲菱花處堂

燕雀安顏履黃金暮夜侯門路賒青燈帖括廉船鬢華望天兒更打落幾箇糊塗卦

（前調）更有那婢膝奴顏流亞趁風潮便找定他的飯椀根芽官房繙譯大名洋行通事龍

門價領約卡拉口啣雪茄見鬼唱喏對人磨牙笑罵來則索性由他罵

諸君啊其實那時候的穢形醜態豈是語言筆墨能形容得出來這兩首曲子也不過寫得百分

之一二罷了還記得那時老夫正在日本東京留學原來老先生卻在這裡看那新民叢報第一號讀

到這處不知不覺就淌下眼淚來說道中國是亡定了不亡於外國之憑陵不亡於政府之頑舊

只是這四萬萬沒心肝沒腦筋沒血性的人民昏做一團纔是亡到盡頭一點法兒都沒得想的

呢當下老夫傷感之極便信口吟了兩首詩道

無端忽作太平夢放眼崑崙絕頂來河嶽層層團錦繡華嚴界界有樓臺六洲牛耳無雙譽百

軸鱗圖不世才掀髯正視羣龍笑誰信晨雞鷓喚回

卻橫西海望中原黃霧沈沈白日昏萬壑豕蛇誰是主千山魑魅闕無人青年心死秋梧悴老

國魂歸蜀道難道是天亡天不管塌來予亦欲無言

且住到底這箇轉移中國的憲政黨是那一位英雄豪傑造他出來呢諸君須知天下無論大事

小事總不是一箇人可以做成但講到創始的功勞老夫便不說諸君也該知道何知道就是這

講堂對面高臺上新塑著那雄姿颯爽道貌莊嚴一箇銅像諱克強字毅伯的黃先生便是了至

於毅伯先生。到底是怎麼一箇人。怎麼樣提倡起這大黨來。說也話長。今兒天不早了。下次再講罷……衆人拍掌大喝采。

第三回 求新學三大洲環游 論時局兩名士舌戰

(第二次講義) 如今要說黃克強君的人物了。黃君原是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他的父親。本係

績學老儒。單諱箇羣字。從小受業南海朱九江先生之門。諱次琦。字子襄。做那陸王理學的工夫。又最熟

中國史學。他那學問志節。也算在九江門下數一數二的了。後來回到鄉中。開塾講學。學者稱爲

琼山先生。看官。你知道那瓊州本屬我中國極南一箇小海島。向來與內地文化隔絕。怎麼五六

十年前。忽然有許多關係全局的大人物出來呢。原來都是琼山先生的理學鑄造成的。卻說自

從中日一役以後。琼山先生看定中國前途。是要有大變動的。因此打發他的兒子和一位得意

的門生李去病君。同往英國游學。就從光緒乙未年二月起行。那年毅伯先生已經二十二歲。李

君去病二十一歲了。這兩位生同里少同學。長同游。壯同事。後來旗鼓相當。做了許多事業。按下

緩表。且說毅伯先生於傳受家學之外。久已立意要講求那世界的學問。想學外國的語言文字。

但因香港英人所設的學堂。氣習太壞。學課程度亦低。其餘中國各處學堂。都是一樣。因此不往

就學。卻自己買些英文讀本文法等書。自行研究。靠着字典幫助。做了幾年工夫。早把所有英文

書籍。都能閱讀了。到那年起行游學的時節。他父親瓊山先生。別無囑咐。單給他一部長興學記

說道。這是我老友南海康君。發揮先師的微言大義。來訓練後學的。內中所講。便和我自己講的

一樣。你就拿去當作將來立身治事的模範罷。毅伯先生拜過嚴命。即便起行。卻不從香港直往

日本大儒福澤諭吉之學。西文即是如此。

拿破倫亦是歐洲極南一島。悉加一小島。所產小海島。物往出大人。

陸王學是今日教時第一法門。

繞道由上海日本加拿大渡大西洋往英國。到了上海。在時務報館裏頭。剛遇着瀏陽譚先生。同寓在那裏。正著成「仁學」一書。那稿本不過兩三人曾經見過。毅伯先生即日抄得一部。寶藏篋中而去。在船上和李君一路細讀。讀了已不知幾十遍。把那志氣越發漲高幾度。後來毅伯先生常對人說道。他一生的事業。大半是從「長興學記」「仁學」兩部書得來。真是一點兒不錯的。……言歸正傳。卻說黃李兩君到了英國。他兩人本屬寒士。學費自然不足。都是半日做工。半日讀書。到暑假時候。向人傭役。因此便就敷衍得過去。只因他在家研究有素。所以到了英國。不過預備一年。便彀得上入惡斯佛大學。毅伯先生修那政治法律生計等學科。李君修那格致哲學等學科。那大學內武備教育。是很嚴整的。李君性情所近。特別用功。因此常列優等。在學堂內得了少尉之職。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光陰似箭。過了三年。正當那戊戌政變的前後。兩君早已在倫敦。惡斯佛大學卒業了。兩君在歐洲聽見六君子流血殉國。著實痛哭了幾回。李君道。俗們還是趕緊回國。想些再接再厲的方法。纔好。黃君道。你看現在的中國。那裏便是時候嗎。我看古今萬國革新的事業。一定經過許多次衝突。才能做成。新舊相爭。舊的必先勝。而後敗。新的必先敗。而後勝。這是天演上自然淘汰的公理。倒也不必憂慮。但是我中國現在的民智民德。那裏彀得上做一箇新黨。看來非在民間大大做一番預備工夫。這前途是站不穩的。但係我們要替一國人做預備工夫。必須先把自己的預備工夫做到圓滿。愛國青年聽者你和我雖然在大學卒業。那閱歷還是淺得很的。今日回國運動。就是竭盡心力。也不能大成。到怎般田地。據我的意思。倒不如更往

國家學立為  
一學科實自  
始於歐洲  
他國無有  
也

社會主義與  
國家主義正  
相反然其  
於理亦最  
盛

敘游學事蹟  
太簡單了這  
些點綴卻不  
可少

德、法、等國。留學幾年。一則廣集寰宇的智識。二則實察世界的形勢。將來報效國民。豈不更有把握嗎？李君點頭道：「於是兩人定了主意。分途而往。李君去法國入巴黎大學。毅伯先生去德國入柏林大學。認真研究那德國近日最興盛的學問。叫做國家學的。雖與己宗旨不甚相同。卻也實實受了許多益處。又和那社會黨中有名人物往來。用心研究社會主義。於生計界競爭的大勢。益多感觸。慨然道：「這些影響。將來我中國一定實受其害了。卻是用怎麼方法才能抵抗他呢？」正在日日苦心研究這問題。忽然接到義和團的警報。風聲鶴唳。全歐騷然。到了庚子七月。德國公使被害。德皇命將誓師。講了許多不入人道的話。那毅伯先生愛國的熱情。按捺不住。因此做了一篇洋洋大文。題目叫做「義和團之原因及中國民族之前途」。繙成英法德三國文字。布告歐洲各報館。內中詳言義和團的大原因。全由民族競爭的勢力。刺激而成。這回不過初發達。歐洲諸國。侮我太甚。將來對外的思想日開。這些事還多著哩。結局大說義和團激變的原因。其責任不可不歸諸外國等話。那時德國人一味蠻狂。報章裏頭。滿紙都是甚麼豚尾漢黃猴精等惡罵。這惡罵受得嗎這些話自然是聽不入耳。雖然如此。卻因這篇文字。惹起各報館許多問題。後來那總稅務司赫德。做了一部書。講這回事變的善後策。就是剽竊了這篇文章的意思。反其術而用之了。我欲替赫德呼冤閒話少題。且說毅伯先生在德國留學一年半。又已卒業。還和李去病君

一齊游歷歐洲幾國。直到光緒壬寅年年底。便從俄羅斯聖彼得堡搭火車返國。兩君現在諒來已備開歡迎會罷那時西伯利亞鐵路。尙未全通。中間要步行經過許多沙漠荒僻的地面。當著嚴冬慄烈

兩君現在諒來已備開歡迎會罷

詞雖非絕品  
卻寫得出兩  
人性情面目

前一件還不  
甚好怕後一  
件卻真不得

之時。行這雪窖冰天之地。那旅行苦楚。自然是說不盡了。但這黃李兩君。都是箇冰心鐵骨的人。後來多少艱難辛苦。他都受得。難道還怕這些不成。這也不用多講。光陰荏苒。到了明年癸卯。暮春初夏的時節。這兩位早已來到山海關了。原來李去病君。當甲午交戰的時候。因想要查看軍情。也曾單刀匹馬。游過山海關一次。今相隔不到十年。那關外一帶。已全然變了哥薩克<sub>俄羅斯騎兵種人</sub>殖民地。的樣子了。正是石人對此也應動情。何況這滿腔熱血的英雄。怎得不生今昔之感。那日。毅伯先生和李君。登萬里長城。憑眺一番。感慨歎歎。不能自勝。回到客寓。借幾杯濁酒。澆那胸中塊壘。不覺淋漓大醉。突兀兀便聯句做了一首「賀新郎」。題在壁上道。

昨夜東風裏。忍回首。月明故國。淒涼到此。黃鶉首。賜秦如昨。夢莫是鈞天沈醉。李也不管人間憔悴。黃落日長烟。關塞黑。望陰山鐵騎。縱橫地。李漢幟。拔鼓聲死。黃物華依舊山河異。是誰家莊嚴臥榻。儘伊軒睡。李不信千年神明冑。一箇更無男子。黃問春水千卿何事。李我自傷心人。不見訪明夷。別有英雄淚。黃雞聲亂。劍光起。李

寫完。兩君還自悶悶的飲了十來杯。那熱血越發被這酒湧送上來了。李君便開口道。哥哥。你看現在中國。還算得個中國人的中國嗎。十八省的地方。那一處不是別國的勢力範圍呢。不是俄便是英。不是英便是德。不然便是法蘭西日本。美利堅了。但係那一國的勢力範圍。所在他便把那地方看成他囊中物一樣。這還不了我們同胞國民。住在那一國的勢力圈內的。便認定那國是他將來的主人。那些當道諸公。更不用講。對着外國人。便下氣柔色。怡聲好像孝子事父母一般。這樣看來。我中國的前途。那裏還有復見天日之望麼。黃君道。可不是嗎。但天下事是人力做

知責任者大  
行責任者始大  
大夫之終也

得來的。俗們偌大一箇中國。難道是天生來要做他人的魚肉的不成。都只爲前頭的人沒血性。沒志氣。沒見識。所以把他弄成到這箇田地。我想但是用人力可以弄壞的東西。一定還用人力。可以弄好轉來。兄弟。你是讀過歷史的。你看世界上那一國不是靠着國民再造一番。才能強盛嗎。現在我和你兩個。雖然是一介青年。無權無勇。但是我們十年來讀些書。是幹甚麼呢。諸君想想 諸君想想。難道學幾句愛皮西靠。做將來的衣飯碗不成。諸君想想 諸君想想。難道跟着那些江湖名士。講幾句激昂慷慨的口頭話。拿着無可奈何四個字。就算個議論的結束嗎。諸君想想 諸君想想。我想一國的事業。原是一國人共同擔荷的責任。若使四萬萬人。各各把自己面分的擔荷起來。這責任自然是不甚吃力的。但係一國的人多半還在睡夢裏。頭他還不知到有這個責任。叫他怎麼能毅擔荷他呢。既然如此。那些已經知道的人。少不免要把他們的擔子。一齊都放在自己的肩膀上頭了。諸君想想 諸君想想。兄弟。我們兩個。雖算不得甚麼人物。但已經受了國民的恩典。讀了這點子書。得了這點子見識。這箇責任。是平日知到熟了。今日回到本國。只要盡自己的力量。去做做得一分是一分。安見中國的前途。就一定不能挽救呢。李君聽到這裏。便嘆口氣。接著說道。第一 哥哥。責任嗎。這責任自然是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的。但講到實行。這責任的方法。哥哥向來不以我的議論爲然。今日返國。看這情形。我越發信得過我的意見。是一點兒不錯的了。哥哥。你看現在中國衰弱到這般田地。豈不都是吃了那政府當道一羣民賊的虧嗎。是現在他們嘴裏頭。講甚麼維新。甚麼改革。你問他們。知維新改革這兩個字。是怎麼一句話麼。他們只要學那窩子相公奉承容

頭殺李秉衡  
子雖是頑固腔  
裏卻還有

幾點血近來  
黨部真是涼  
血類動物了

確是大政治  
家口吻

吾擬一聯云  
乘自由車游

人一般把些外國人當作天帝菩薩祖宗父母一樣供奉。在外國人跟前，穀得上做箇得意的鬼子。時髦的僧人，這就算是維新改革第一流人物了。維新改革第一流人物聽者哥哥，你白想想，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朝廷，還有甚麼指望呢？倘若叫他們多在一天的中國，便多受一天的累，不到十年，我們國民便想做奴隸也穀不上，還不知要打落幾層地獄。要學那與臣僚臣皂的樣子，替那做奴才的奴才做奴才了。哥哥，我其實眼裏攔不住這些大民賊小民賊，總是拚著我這幾十斤血肉，和他誓不兩立。有他，便沒有我；有我，便沒有他罷。好漢好漢是馮志尼 吉田松陰一流人物黃君道，駁論兄弟，你的話誰說不是呢？但是我們想做中國的大事業，比不同小孩兒們要泥沙造假房子，做得不合式，可以單另做過。莊子說得好，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鉅。若錯了起手一着，往後就滿盤都散亂，不可收拾了。兄弟啊，我們是中國人，做中國事，不能光看着外國的前例，照樣子搬過來。總要把我中國歷史上傳來的特質，細細研究，看真我們的國體，怎麼樣才能穀應病發藥的呀。李君不等講完，便搶著說道。駁論第三，哥哥講到國體，嗎？我們中國的特質，別的我不知道，只是就歷史上看來，我國是一箇革命的國體。這任憑甚麼口才，能穀分辯說他不是嗎？你看自秦始皇一統天下，直到今日二千多年，稱皇稱帝的不知幾十姓，那裏有經過五百年不革一躺命呢？他甚麼飲博奸淫，件件俱精的無賴，甚麼殺人不眨眼的強盜，甚麼欺人孤兒寡婦，狐媚取天下的奸賊，甚麼不知五倫不識文字的夷狄賤族，只要使得著幾斤力，磨得利幾張刀，將這百姓像斬草一樣，殺得個狗血淋漓，自己一屁股蹲在那張黃色的獨夫椅上頭。好個寶座的譯名便算是應天行運聖德神



編九萬里地  
球坐獨夫椅  
掩盡二千年  
歷史請作者  
下一轉語

以暴易暴則  
革了又革其  
仁易暴則一  
復其狀永不  
進化

這都是理想  
上最有根據  
的議論李君  
真可人

功太。祖。高。皇。帝。了。哥。哥。不。講。國。體。便。罷。不。講。歷。史。上。特。色。便。罷。講。到。這。件。我。的。話。越。發。不。錯。了。難。道。哥。哥。你。還。要。跟。著。那。當。道。紅。人。兒。們。的。說。話。把。那。日。本。人。自。己。誇。耀。的。皇。統。綿。綿。萬。世。一。系。這。國。體。和。我。們。中。國。相。提。並。論。說。道。和。他。相。同。嗎。黃。君。道。兄。弟。你。的。性。子。又。來。了。你。平。平。氣。我。再。和。你。講。李。君。道。這。說。的。是。公。事。那。裏。有。甚。麼。意。氣。呢。黃。君。道。駁論我。且。問。你。我。們。中。國。這。二。千。年。革。了。又。革。亂。了。又。亂。你。說。是。算。件。好。事。嗎。照。你。講。來。難。道。還。望。我。們。中。國。將。來。再。生。出。幾。個。秦。始。皇。漢。高。祖。明。太。祖。嗎。李。君。道。駁論哥。哥。不。是。恁。般。說。他。們。是。以。暴。易。暴。我。說。的。是。以。仁。易。暴。哥。哥。你。的。外。國。歷。史。是。讀。得。熟。的。呀。你。看。近。世。號。稱。文。明。國。的。那。一。箇。不。經。過。這。以。仁。易。暴。一。大。關。頭。不。是。辛。辛。苦。苦。轟。轟。烈。烈。經。過。一。次。能。毅。有。今。日。嗎。哥。哥。我。生。平。最。痛。恨。秦。始。皇。漢。高。祖。明。太。祖。一。流。人。哥。哥。你。是。知。道。的。我。一。定。不。想。跟。著。他。們。學。那。無。廉。恥。的。事。人。人。都。知。道。這。是。無。廉。恥。的。句。當。中。國。便。進。化。了。哥。哥。你。是。信。得。過。的。怎。麼。我。今。日。卻。有。這。種。議。論。呢。可。見。今。日。凡。是。有。真。正。革。命。思。想。的。人。他。那。見。識。一。定。是。和。我。一。樣。怎。麼。會。還。變。得。成。箇。以。暴。易。暴。依。樣。葫。蘆。出。來。呢。若。使。沒。有。這。種。思。想。的。人。他。要。講。革。命。任。憑。他。多。大。本。事。一。定。是。做。不。成。的。這。卻。怎。麼。呢。因。為。物。競。天。擇。的。公。理。必。要。順。應。著。那。時。勢。的。才。能。毅。生。存。前。頭。野。蠻。時。代。的。英。雄。到。今。日。是。一。點。兒。用。處。沒。有。了。那。十。九。世。紀。歐。洲。民。政。的。風。潮。現。在。已。經。吹。到。中。國。但。是。稍。稍。識。得。時。務。的。人。都。知。道。專。制。政。體。是。一。件。悖。逆。的。罪。惡。人。人。都。知。道。這。是。悖。逆。的。罪。惡。中。國。便。進。化。了。往。後。若。使。有。漢。高。明。太。一。流。人。出。來。難。道。還。有。甚。麼。上。等。人。才。去。想。做。那。攀。龍。鱗。附。鳳。翼。的。下。作。句。當。嗎。所。以。我。想。中。國。往。後。沒。有。革。命。便。罷。若。有。革。命。這。些。民。賊。的。孽。

所以偏於理  
起的人雖能  
成事却不能

此數言實含  
無名理易  
之所終未

西儒著書言  
代議政體流  
弊者汗牛充  
痛切書言之最

洋西酒一  
驚法國大革

苗是要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的了。這話我是沒……有得駁了……孔老先生說到這裏滿堂拍掌如雷。孔老先

生接著道。他兩位的話還多著呢……駁論第六。兄弟話雖如此說。但天下事那理想那實

事往往相反。你不信。只看從前法國大革命時候。那羅拔士比丹頓一流人。當初豈不是都打著

這自由平等親愛三面大旗號嗎。怎麼後來弄到互相殘殺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把全個法國都

變做恐怖時代呢。當十八世紀的末葉。法國人豈不是提起君主兩個字。便像喉中刺眼中釘一

般說要誓把滿天下民賊的血染紅了。這個地球嗎。怎麼過了不到十幾年。大家卻打著伙把那

皇帝的寶冠。往拿破侖第一的頭上奉送呢。可見那一時高興的理想。是靠不住的哩。這話我又

李君道。駁論第七。哥哥說那裏話。講到流弊。那件事沒有流弊。世界的進化。是沒有窮盡的。時時刻刻

都在過渡時代裏。頭混來混去。若要在政治上。人羣上。歷史上。找一件完全美滿的事情。只怕再

過一千年一萬年也找不着哩。即如今日萬國通行的代議政體。豈不是俗們夜夜裏做夢都想

着他的嗎。你說他的流弊有多少呢。難道因時廢食。就連這代議政體。都是可厭的。不成。據兄

弟看來。天下的政策。沒有一件不是用來過渡的。至理只要將這箇時代。渡進別一箇更好的

時代。就算是好政策。這好歹兩個字。是斷斷不能呆板說定的。總以和當日的時代。相應不相應

為憑。即如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你說他要不要革。還行得去麼。法國革命那裏。是甚麼羅拔士比甚

麼。羅蘭夫人。這幾箇人。可以做得來。不過是天演自然的風潮。拿着這幾個人。做過登場傀儡罷

命論就是某  
識有這種見

本國內爭借  
做助是原力  
國最大根皆  
印度波蘭皆  
同波蘭皆  
家真一戴愛茲  
在茲

當時巴黎市  
民若在九原  
李應謝  
昭雪冤獄

拿破崙的人  
格究竟與亞  
力山大成吉  
家思汗不同  
自有公論

他沒有錯處。但要這罪案全攔在他們身上。這亦恐怕不能算做公論哩。那時若不是國王貴族黨通欵於外國。叫奧普兩國聯軍帶着兵來恫喝脅制那法國人民。何至憤怒失性。到這般田地呢。哥哥你想想天下那裏有家裏頭吵鬧。倒請外邊人挾着刀進來干預壓制的道理。倘使那時候的法國人不是同心發憤。眼看着把那得到手的自由權。依然送掉了。這還不算。卻是那國王靠着外國的兵馬將勢力恢復轉來。少不免是要酬謝的了。外國的勢力範圍。少不免是要侵入的。豈不是把個歷史上轟轟有名的法國。弄成箇波蘭的樣子嗎。法蘭西人愛國心最重。豈是學我們中國人一樣。任憑這些民賊把他的祖傳世產。怎麼割怎麼賣。怎麼送都當作無關痛癢的麼。哥哥你設身處地替當時他們想想。這一股子惡毒氣。忍得住。忍不住呢。到底他們畢竟把聯軍打退。把共和政體立得確實。雖然是國中傷了許多元氣。卻在國外是贏得許多光榮了。這三元氣傷了。誰說不是可惜。但是我們論事。不能光看着一面。你說法國就是沒有這場大革命。依着那路易第十六朝廷的腐敗政策做下去。這法國的元氣。就會不傷嗎。議論好像剝筍一般。剝法子駁。若不是元氣彫敝到盡頭。怎麼會釀出這回驚天動地的慘劇來。倘使當時法國人民忍氣吞聲。一切都任那民賊愛怎麼擺布。便怎麼擺布。只怕現在地理圖裏頭。早已連法蘭西這箇名字都沒有了。再說到拿破崙呢。哥哥你說拿破崙有甚麼對不住法國人呀。有甚麼對不住天下人呀。他的本意要把全箇歐洲弄成一箇大大的民國。你看他征服的地方。豈不是都把这些自由種子散播下去嗎。你看他編纂的法典。豈不是全屬民權的精神嗎。前頭法國人本會說

這雖是打聽  
的話却是含  
的至理人  
在某國留學  
的往人感受  
的性不憤  
可恨

過要把晉天下民賊的血染紅這箇地球。這句話怎麼解呢？不過是將法國自由平等的精神推行到萬國罷了。那拿破倫不是實行這箇主義嗎？這樣看來，當時那法國人把一箇頂大的全權交給他，叫他替普天下憔悴虐政的平民出這一口鳥氣。這總算他們委任得人的了。倘若那時候拿破倫的大功告成，這歐洲早變成一千八百七十年以後的樣子了。還有這幾十年的嘮嘮叨叨，民不聊生嗎？我們今日怎麼好以成敗論人呢？黃君道兄弟怎麼你在法國讀了這一兩年書，就把法國崇拜到這般田地，你這副口才，卻真算得箇大律師的材料。將來法國人若要在歷史上打官司，一定要請你做辯護士了。妙語解頤李君正色道：哥哥說甚麼話？我李去病是個愛國男兒，除了我祖國以外，是沒有得崇拜的。你說我崇拜法國人嗎？鐵漢語黃君道：傻兄弟，說句把笑話，也值得認真。李君道：哥哥請好生辯駁罷。黃君道：駁論第八兄弟，你這一片大議論，有好幾處缺點。我且慢細駁，就是講到拿破侖一段，也未免有些強詞奪理的了。那拿破侖當十八十九兩世紀交界，正是民族主義極盛的時代。他卻逆著這個風潮，要把許多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不同言語的國民扭結成一團。這是做得到的事業嗎？就是沒有這墨斯科倭打盧兩回敗仗，他那帝政底下的大共和國就做得成嗎？李君道：駁論第九哥哥不說到民族主義罷了，講到這句話，你聰明人，我也不必多講了。你說我們中國現在的主權是在自己的民族，還是在別二箇民族呢？拿破侖反抗這箇主義，便在十九世紀初年也站不住。難道哥哥今日反抗這箇主義，倒想要在二十世紀初年站得住嗎？咄咄逼人黃君道：駁論第十我和現在朝廷，是沒有甚麼因緣。難道我的眼光只會看見朝



若還不明道  
種道理只要  
做箇一箇舖子  
做箇一箇東家  
姓便是東家  
君相便是東家  
家請來的是夥  
伴夥伴不靈夥  
責任應該不靈  
麼樣呢

快絕之論快  
絕之文

連議院政治  
之弊也揭出  
來真是政治  
頭腦

盧梭天賦人  
權的議論都  
被這種學理  
壓倒近來在

羣糊塗混帳東西把他送掉不成。不管他甚麼人，只是當著這箇地位，就要盡這箇責任。聽了責任，是要自行告退的。聽者不肯告退，是要勸他的。勸他不聽，是要想箇法兒叫他不能不聽的。聽者你看現在文明各國所謂責任大臣的制度，不是恁麼著麼。若是在立憲國裏頭，君主沒有責任。這箇怨府自然落不到君主的頭上，只要學那周公的故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把宰相大臣換了一換，也便罷了。若使一切政事的責任都在頂上頭那一箇人的手裏，自然一國人有甚麼過不去的事情，都要問著他了。哥哥，你說和現在朝廷沒有甚麼因緣，難道我和現在朝廷又有甚麼仇恨。事可見彼此全為公，橫豎我認定這責任的所在，只要是居著這地位，不盡這責任的人，莫說是東夷北狄，西戎南蠻，就使按著族譜算他，是老祖黃帝軒轅氏正傳嫡派的冢孫，我李去病還是要和他過不去的哩。黃君道：「駁論第十二」兄弟，你這段議論，誰說不是，但依我看來，總是理想上頭的，不是實際上頭的。你說一國政權總要在大多數的人手裏頭，這是盧梭邊沁約翰彌勒各位大儒的名論，但這些學理在現世的歐洲已算是過去。陳言了多數政治在將來或有做得到的日子，但現在卻是有名無實的。你看現在各立憲國叫做議院政治的，豈不算是從多數取決嗎？認真算來，那裏真是多數，還不是聽著這政黨首領幾箇人的意思嗎？兄弟，各國議院的傍聽席，諒來你也聽得不少。你看英國六百幾箇議員，法國五百幾箇議員，日本三百幾箇議員，他們在議院裏頭站起來說話的，有幾箇呢？這多數政治四箇字，也不過是一句話罷了。但這種政體誰能說他不好，可見天下人類自有一種天然不平等的性質，治人的居少數，被治的居多數。這是

歐美變成退  
院簡了

以日本之精  
進經三十  
運不能及  
洲可見政  
易化真是不  
治

披任係俄國  
現近著一書  
題曰政黨及  
國爭之弊各  
德亦有翻譯  
切中歐美時  
弊之處多時  
好結全在要  
巴結百姓巴  
自然有權了  
治自然好了

萬不能免的。至於講到責任兩箇字。這是政治學上金科玉律。便愚兒也和老弟一般見解。但我看中國現在的人民那裏自己。殼得上盡這箇責任。就是叫現在號稱民間志士的來組織一箇新政府。恐怕他不盡責任。還是和現在的政府一樣。這國勢就能殼有多少進步嗎。民間志士極宜猛省 兄

弟。我想政治進化是有箇一定的階級。萬不能躡等而行。兄弟。你是住在歐洲多年。看慣了別人文明的樣子。把自己本國身分都忘記了。巴不得一天就要把人家的好處。拿輪船拿火車搬轉進來。你想想。這是做得到的嗎。好兄弟。你要看真些子時勢才好。李君聽到此處。面帶怒容。便接着說道。駁論第十三 哥哥。你說我崇拜法國。我倒不是崇拜法國。我看哥哥在德國念這幾年書。這些

口氣。倒有幾分像崇拜德國人。這還罷了。怎麼連那俄羅斯大民賊。坡那士德夫的放狗屁議論。都要附和起他來。你說議院政治。還是少數不是多數。那裏知道這少數和那民賊的少數。正自不同。這政黨首領人數雖少。卻是代表全黨的意思。該黨若是一多數黨。便是代表「多數國民」的意思了。政黨彼此互爭政權。不管他出自公心。還是私心。總而言之。是一定要巴結百姓在

新聞紙上。在演說壇上。講他自己的政策。怎麼有益於國。有利於民。若講得沒有道理。那國民肯聽他嗎。若講得到做不到。那國民肯容他嗎。這樣看來。任憑他就拿這些方法。當作爭政權的手段。卻是國民已經於不知不覺之間。實受其益了。何況政黨政治。在朝黨稍有一兩件事。不盡責任。國民便鼓譟起來。他立刻便要辭職。讓與別黨。雖是少數人代理國事。卻不是少數人把持國

事。與理代把持之別。怎麼好藉口於天然不平等。贊民賊教。孺升木呢。至於講到時勢嗎。那一代的

最要分辨清楚

十九世紀上  
半紀是人民  
半紀漸入國  
家主義時代

拿各種強有  
力學理層  
愈辯駁愈接  
愈厲非胸有  
萬卷者不能  
道其隻字

史識如炬

兩國干涉自  
由兩國干涉  
向來皆發達  
中國即是兩  
種政體皆不  
咄怪事是咄

時勢不是靠些英雄豪傑造出來。若是沒人去造他，只怕現在的歐洲還是和現在的中國一樣也。未可定哩。哥哥不講時勢便罷，若講時勢，我想現在中國的時勢和那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歐洲的時勢正是同一樣哩。盧梭邊沁他們的議論在現在歐洲自然是變成了擺設的古董。在今日中國卻是最合用的。哥哥你說我躡等而進，哥哥你想跳過這人民主義的時代便闖入這國家主義的時代，這真可算躡等而進了。黃君道駁論第十四不然羣學上定例必須經過一層干涉政策纔能進到自由政策。兄弟你只知道法國大革命為十九世紀歐洲的原動力，卻不知道這大革命還有他的原動力。原那動力在那裏呢？就是這干涉政策便是了。歐洲自從法國哥巴英國克林威爾主政以來，大行保護干涉之政。各國政治家跟著他學，都說這是強國的第一手段。到了後來，連民間甚麼事業都干涉到了。這種政體在今日還能說他是好嗎？但當民智未開，民力未充的時候，卻是像小孩兒一般，要做父母的著實管束教導他一番，將來纔能成人。平心而論，現在歐洲的文明，你能說這干涉政策一點功勞都沒有嗎？若不是經過這一回，他們的國力民力能敷充實到這般田地嗎？我們中國雖然說是專制政體，卻是向來政府的人從沒有干涉到民事的……李君插口道：他干涉也罷，謝天謝地……黃君道：話雖如此說，卻是干涉政策，和愛國心是很有關係的。這是透過幾層的議論我中國人向來除了納錢糧打官司兩件事之外，是和国家沒有一點交涉的。國家固然不理人民，人民亦照樣的不理國家。所以國家興旺，他也不管國家危亡，他也不要管政府的人好，他也不要管政府的人壞，他也不管別人都說這是由於沒有

飲冰室文集類編下 小說

八百八十三



中國人民之  
易治真是勝  
歐美十倍好  
處在此壞處  
也在此

自由的緣故。我倒有一句奇話。說是由於沒有干涉的緣故。真奇卻不奇兄弟若還不信這話麼。你看

現在中國人的國家思想。比那十八世紀末的法國人。怎麼啊。你能說那時法國的時勢。就是現在中國的時勢嗎。我想中國數千年的君權。雖然太過分了。卻是今日正用得著他。拿來做末末了一著。若能有一位聖主。幾箇名臣。用著這權。大行干涉政策。風行雷厲。把這民間事業。整頓得件件整齊。樁樁發達。這豈不是事倍功半嗎。過了十年廿年。民智既開。民力既充。還怕不變成箇多數政治嗎。成了多數政治。還怕甚麼。外種人喧賓奪主嗎。我說的和平的自由秩序的平等。就是這麼著。兄弟你白想想。李君道。駁論第十五依哥哥講來。豈不是單指望著朝廷當道一班人嗎。

他們不肯做。又怎麼樣呢。哥哥。你別要妄想了。他們若是肯做。經過聯軍遭踢這一回。還不轉性嗎。你看現在滿朝人。太平歌舞的樣子。啊。他那腐敗比庚子以前。還過十倍哩。哥哥。你請挺著脖子。等一百幾十年。等那和平的自由秩序的平等罷。好利口好。倔強漢子。駁論第十六兄弟。不是恁般

說。就是英國日本現在的政體。那裏是單指望朝廷當道這一班人。纔做得來。總是靠民間志士日日運動處處運動。到機會成熟的時候。自然是得到手的。兄弟。你看現在英國的民權。和法國的民權。那一個強的啊。有民權和沒有那裏是爭在這一個人麼。況且現在皇上這樣仁慈。這樣英明。怎麼不能說一點兒指望都沒有呢。李君聽到這裏。便嘆口氣道。駁論第十七講到現在皇上

的仁慈英明。我雖然是沒有咫尺天顏。卻也是信得過的。但是哥哥。你須要知到。凡專制君主國的實權。那裏是在皇帝麼。盧梭民約論講得好。他道。那些王公大人們。面子上是一人。在上。萬人

紅樓夢上晴  
雲夢講名云  
搬受虛語以  
主移贈專制君

這段惡罵雖  
得看那忠  
厚鬼由誠  
為三丈無  
形火將  
業一清  
起來是普  
明業火將  
罪惡眾生  
門哩

在下講到實際他那束縛有時還比尋常人還加幾倍哩。現在俄羅斯皇不是個榜樣嗎。報紙上講的他幾次要避位讓與太子都是為受不住他那太后和些貴族權臣的氣呢。再說到中國這幾年內大大小小的君主也差不多一千多箇。真正自己有全權的那裏數得上十箇二十來。現在皇上雖然仁慈英明爭奈權柄不屬就想要救國救民也是有心無力他若聽見民間有人和他同心想要幫著他替百姓除害只怕他還歡喜得連嘴都合不攏哩。語妙哥哥我且問你你說志士運動到底應該怎麼運動法呢。你說機會成熟到底怎樣纔算成熟呢。駁論第十八黃君道：運動方法如何能說得定只是說到平和方法總不外教育著書作報演說興工商養義勇這幾件大事業或者游說當道的人拿至誠去感動他拿利害去警解他要等一國上下官民有了十分之一起了愛國的心腸曉得救國的要害這機會就算到了李君道。駁論第十九我的哥哥啊你也太忠厚了別的問題我也不敢武斷至講到中國官場豈是拿至誠可以感動得他來的嗎。只要是陞官發財門路你便叫他做烏龜王八蛋幾十代婁子養的他都可以連聲喝十來個肥啞他們把他那瓣香祖傳來奴顏婢膝的面孔吮癰噬痔的長技向來在本國有權力的人裏頭用熟的近來都用在外國人身上今日請公使吃酒明日請公使夫人看戲就算是外交上第一妙策上行下效捷於影響現在不單響不以做外人奴隸為恥辱又以為分所當然了不但以為分所當然兼且以為榮以為闊了但得外國人一顧一盼便好像登了龍門聲價十倍那些送條子坐門房使黑錢拍馬屁種種把戲都挪到各國欽差領事衙門去了你不聽見德國總帥華德西的

近來英國要挾湖教人心事精有髮指恥裂鳴

我不知作者心孔有幾箇活一種人的話呢像那一種人

如仁人之言隨也

話嗎他說在京城裏頭沒甚麼開心的事情就是到滿洲某侍郎家裏會他幾位小姐算是最爽的實有其人實有其人哥哥這些醜話我也沒恁多閑氣去講他總是會做奴隸的人便是一國的上等人物罷了恁看現在政府要是外國人放一個屁都沒有不香的他要什麼就恭恭敬敬拿什麼給他他叫做什麼事情就要屎滾尿流做什麼事情他叫殺那箇人就連忙磨利刀殺那箇人哥哥你請拿至誠去感動他波只怕把泰山頑石說到點頭還容易些哩然則和他講利害波只是他的眼光看不到五寸遠雖然利在國家怎奈害到我的荷包雖然利在國民怎奈害到我這頂紗帽你叫他如何肯棄彼取此呢你若說道瓜分之後恐怕連尊駕的荷包紗帽都沒有他便說道瓜分早得很哩再過十年八年我還理他麼就是眼前立刻瓜分起來我已經在上海租界買了幾座大洋房在匯豐銀行存有幾十萬銀子還怕累得到我不成哥哥你看現在官場那一個不是立這種心呢官場諸公試自己捫心想一想我去病君到底是罵著我不成我請你斷了運動官場這念頭罷李君說到此處便連嘆息幾聲道官場諸公試自己捫心想一想我請你斷了運動官場這念頭罷李君說到此處便長聽西人說的中國如像三十年後曾打掃過的牛欄裏頭糞溺充塞正不知幾尺幾丈厚這句話雖然惡毒卻也比喻得確切哥哥你想不是用雷霆霹靂手段做那西醫治瘟疫蟲的方法把他剋到乾乾淨淨這地方往後還能住得麼這卻不是厭世主義的話莫認錯了黃君通駁論第兄弟你話太激烈了我們拚著這箇身子出來做國事豈不是為著這點不忍人之心嗎殺一個人來救一個人尚且不可何況殺現在大多數的人來救將來大多數的呢這些大民賊小民賊總民賊分民賊誰不

李君得力於  
仁學也不讓  
黃君深知真  
要做破壞事  
業的人極厚  
的仁實

將來中國受  
害的還是在  
生計問題不

恨他。只是恨的專在民賊不在人民。若到革起命來一定是玉石俱焚不能逃免的。卻是民賊不過少數。人民倒占多數。這場災禍豈不是人民反受其害嗎。我也知道你這破壞的心事是要歸結到建設一路。只是已經破壞未能建設的時候。這些悲風慘雨豈是語言筆墨能形容出來。我每讀法國革命史。只覺毛骨悚然。想起將來我心裏頭便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正不知怎麼樣難過哩。兄弟啊。我們將來避得脫這場禍。還是避他爲是。黃君講到這裏。便不知不覺滴下幾點英雄淚來。李君也巽然改容說道。駁論第二十一。哥哥。我不是箇木石做的人。難道是拿著國民流血的話。當好頑嗎。但我把這回事情已經想過千次百遍。把腸子差不多都想爛了。今日的中國破壞也破壞。不破壞也要破壞。所分別的。只看是民賊去破壞。他還是亂民去破壞。他還是仁人君子去破壞。他若是仁人君子去做。那破壞事業倒還可以一面破壞一面建設。或者把中國回轉得過來。不然。那些民賊亂民。始終還是要破壞的。那卻真不堪設想了。你看這一年裏頭中國亂過幾次呢。廣宗。鉅鹿。喇。泌陽。喇。朝陽。喇。廣西。喇。四川。喇。湖南。教案。喇。這兩天內。奉天將軍增祺所報的。說盛京北邊。又有什麼馬賊。聚衆十萬人。築砲臺。製貨幣。更建立什麼共武。二年的年號了。接二連三。竟沒曾停過一會子。哥哥。我只怕中國自此以後。那擾亂情形。比這會利害十倍的還多著哩。只這加稅如餉。暴征橫斂。便是致亂的大根原。還有所謂生計問題。是從全地球的大風潮捲將進來。過了十年八年。便弄到我國中民不聊生。這生計學是哥哥的專門。還怕你不曉得。這理由嗎。到那時候。便要亂也。何從鎮壓得住呢。再講到現在政府當道。諂媚外人到極地。外人利用這羣傀儡。做那間接的壓制。但是有什麼民教相爭的小事。他便演演他的下馬

是在政治  
顯明眼人當  
能見及

這真是最沈  
痛之言令人  
想此孔明揮  
淚斬馬謖情  
狀

美國所以能  
立國並不自  
華盛頓以後  
歷史者宜著  
眼此處

威。拿些利害給你們瞧瞧。隨意宰你一百幾十條性命。後來的官。遇著這等事。一定越發嚴厲了。你想這有不激變道理嗎。多激變一回。權利愈失一回。就只這件事也可以將全箇中國送掉了。哥哥。你說破壞可怕。卻有什麼法兒。能殼叫他不破壞麼。只怕這天然的破壞。比那十八世紀法國人力的破壞。還險過十倍哩。我們雖是以不忍人之心為宗旨。但哥哥你也應記得。惡斯佛教授。頤德先生說的。『人羣進化之理。是要犧牲現在的利益。以為將來。』又西人常說的。『文明者購之以血。』這種悲慘事情。無論那國都是要經過一次的。即如哥哥最羨慕的英國日本。若不是經過長期國會。尊王討幕。這些革命。就能殼有今日嗎。他們自己說是無血革命。其實那裏是無血。不過比法國少流幾滴罷了。尋常小孩子生幾片牙。尚且要頭痛身熱。幾天何況一國。恁麼大他的文明進步。竟可以安然得來。天下那有這般便宜的事麼。再者哥哥你整要拿著法國的故事來做比例。地球上革命的戲本。不是只有一箇法蘭西演過的。哥哥何不想想美國的事。情高興一高興。何必苦苦說法國來嚇人呢。黃君道。駁論第二十二兄弟。我們商量的。是國家大事。孔子說得好。『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這豈是說來當高興的嗎。你講美國這和我中國的問題。更遠得很了。美國本是條頓種人。向來自治性質。是最發達的。他們的祖宗本是最愛自由的。清教徒因受不得本國壓制。故此移殖新地。到了美洲以後。又是各州還各州自己。有議事堂市公會等。那政治上的事情。本來是操練慣的。所以他們一旦脫了英國的羈絆。便像順風張帆一般。立刻造起個新國來。你想現在我們的中國。是和 he 比得麼。中國人向來無自治制度。無政治思想。

天下事差以千里蓋以千風將來這種人不能平等的其責任

權利義務思想為一切政治根本

全國總是亂遭遭的毫無一點兒條理秩序這種人格你想是可以給他完全的民權嗎我聽說日本東京的留學生和內地的少年子弟有多計聽着自由平等幾個字他卻不讀書不上講堂日日去嫖去飲有人規勸他便說這是我自由權還有問他老子要錢去花費老子不給他便罵罵起來老子責備他便說我和你是平等的照這樣胡鬧下去將來自由平等四個字豈不是變成罪大惡極的名詞嗎我欲為自由平等一哭所以我想國民自治力未充實的便連民權也講不得

若是中國今日便破壞起來只怕比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慘狀倒要過數倍哩還敢望美國嗎兄弟你試想想李君道駁論第二十二哥哥的話雖是不錯但俗語說的樹大有枯枝一國之大自然是有好的有壞的何必一棍打一船呢黃君道駁論第二十四論事總要從多數處着想就是法國革命時候那羅蘭夫人一黨何嘗不是仁慈義烈的人只是敵不過那些混帳亂民究竟弄到這般結局兄弟你看中國現在的人格是那一種類多的啊李君道駁論第二十五哥哥你說中國人無自治力的話我不甚以為然中國地方自治的歷史也就算發達的了你看各省鄉族村落市鎮那一處沒有公所鄉約社學團練局等種種名目為一團體的代表就是到外洋的華商也都有許多會館這豈不都是自治制度麼黃君道駁論第二十六兄弟你是個做過哲學的人怎麼也說這種影響的議論你說中國的自治制度那裏是和今日外國的自治制度一樣嗎外國的自治全從權利義務兩種思想發生出來所以自治團體便是國家的縮本國家便是自治團體的放大影相會了這樣自然是會那樣的所以泰西的國民亦叫做市民市民亦叫做國民中國能設這麼著嗎中國的

凡人羣皆有體所以隨  
時發達成長  
西人自治日  
度非如中國  
之化成不變  
也

這確是中國  
將來施政大  
不易新言起

自治毫無規則毫無精神幾千年沒有一點兒進步和那政治學上所謂「有機體」的正相反對。只要一兩個官吏紳士有權勢的人可以任意把他的自治團體遭蹋敗壞這樣的自治如何能。穀生出民權來他和民權原是不同種子的栽桃兒的種想要收杏兒的果這是做得到嗎李君。道駁論第七哥哥這話我倒服了但依你說來中國既是沒有民權的種子難道便聽著他這樣永

遠專制下去不成萬事總要有個起頭我們今日不起這個頭更待何時更待何人呢我想天下。未。有。學。不。來。的。事。只。要。把。那。幾。千。年。來。蓋。著。的。大。鐘。揭。開。人。人。都。可。以。自。由。去。做。那。政。治。事。業。過。些。年。便。也。操。練。熟。了。難。過。我。們。黃。色。人。天。生。成。不。能。自。治。的。人。種。麼。日。本。人。豈。不。是。黃。人。麼。他。們

從前沒有自治力也和我一樣怎麼如今的代議政體便會行得恁般在行呢黃君道駁論第八天。下。事。別。的。都。還。容。易。只。有。養。成。人。格。一。件。是。最。難。不。過。的。我輩不你。說。日。本。嗎。日。本。維。新。三。十。多

年。他。的。人。民。自。治。力。還。不。知。比。歐。洲。人。低。下。幾。多。級。呢。可。見。這。些。事。便。性。急。也。急。不。來。的。不。但。此。也。若。是。要。養。人。民。的。自。治。力。正。是。要。從。平。和。秩。序。裏。頭。得。來。若。當。革。命。亂。離。的。時。候。這。人。心。風。起

水湧不能安居還會操練出甚麼自治力麼所以我總想個什麼法兒能穀政府學那俄皇亞歷。山大第二先把把地方議會開了這就遲二三十年再開國會也是無妨的李君聽講到政府又

冷笑一聲道駁論第九哥哥你又來了你左想右想總是望著政府這不是向那老虎商量要他的。皮。嗎。這。些。督。撫。州。縣。實。缺。官。都。是。他。們。做。官。人。最。肥。美。的。衣。飯。碗。開。了。地。方。議。會。他。們。還。想。吃。甚

麼呢你這個目的總是弄到中國瓜分了過後還達不到罷了依我想來還是大家看定一個可

前頭多講學  
大勢部下多講  
都是極端警  
極切實的話

真是一箇最  
難的難題

以做事的地方認真在那裏養精蓄銳起來脫了民賊的羈絆便著實操練那自治的制度得寸得尺慢慢擴充將去別處的人一定也有聞風而起的這便是救中國的獨一無二法門了……說到此處拿表一瞧已經一點三十分了黃君道我們索性談過通宵把這問題駁論到盡頭罷李君連聲說好便把今天游地方時候帶去飲賸的那瓶威士忌酒各斟了一玻璃杯拿些涼水沖上喝了幾口略歇片時……黃君重復開口道駁論第三十兄弟你真是瑪志尼一流人物天生成是呼風喚雨攪得一國的原動力的了我亦云然但是血性多而謀略少看見一面看不見第二面若中國單有像你一樣的人才這前途也是未可料的兄弟自十九世紀以來輪船鐵路電線大通萬國如比鄰無論那國的舉動總和別國有關係所以從前革命家只有本黨居主位敵黨居賓位兩造相持決個勝負罷了到了今日卻處處添出個第三位來甚麼叫做第三位就這外國人便是了真是討厭卻又奈何他不得今日中國到處變了別國的勢力範圍全世界商務的中心點都趨在我國我國內邊有甚麼變動自然是和別國有影響的了兄弟我且問你中國若有革命軍起時你說外國還來干涉不來李君道駁論第三十一這全看我們自己的舉動怎麼樣若使能彀件件依著文明的規矩外人看著也應該敬愛的在文明政府治下通商來往豈不比在那野蠻政府底下安隱利便多嗎黃君道駁論第三十二兄弟你錯了今日世界上那裏有甚麼文明野蠻不過是有強權的便算文明罷了萬方同概你看英國待波亞美國待菲律賓算得個文明舉動麼卻又那一國動起公憤來敢責備他不文明呢兄弟今日全是生計界競爭的世界各國經營中國全為著這件事你



從前各國  
革命是各國  
君主自保其  
利益往後國  
利各國國民  
自保其利益  
上一屬於政治  
計上卻是生  
計問題是生  
量比政治力  
越發可怕

寫得李大野  
活像黑旋風  
李遠

如聞其聲如  
見其人

寫起來拉拉  
烈真英姿  
之爽來酣戰

想一有內亂起來這商務喫虧到怎麼樣呢若是中國全國亂了一年恐怕倫敦紐約的銀行也  
不知倒閉多少他們那裏計算到你是義軍不是義軍只是傷害到他自己的利益他一定是不  
能放過的這些革命軍就是抵抗本國政府已經不易試問能學義和團故事和十幾國經練之  
兵節制之師對壘嗎……孔老先生說到此處便對衆人說道這卻是當時一個最難對付的問  
題毅伯先生這黨人不敢亂講激烈的話正是爲此卻是李君怎麼駁詰他呢原來李君是個愛  
國心最猛烈排外思想最盛的人聽到這段不禁勃然大怒道駁論第三十三哥哥既然如此我們就永

遠跟着那做外國奴隸的人做那雙料奴才做到底罷黃君道兄弟你平一平氣再講李君道這  
口氣如何平得下來哥哥我實對你說罷天下大事業全是從大阻力大激力生出來要怕大敵  
的還算好漢嗎好漢不當如是耶哥哥你卻怎麼拿義和團來比我義和團不過那鳥政府裏頭一羣鳥

親王鳥大臣靠着那張鳥懿旨哄動幾箇鳥男女做出來一毫愛國心一毫真正排外的思想都  
沒有的。一敗之後那鳥王大臣便設法拍外國的馬屁求免罪魁那鳥男女便箇箇拿着一張別  
國的國旗充做順民了這能算是外國人的本事嗎哥哥請你再念一念法國革命史啊法國革  
命的時代歐洲列國不是連兵去攻他嗎法人卻以新募之兵當擾亂如麻的時候努力防禦連  
戰連勝不但把聯軍打退還要左衝右突大講復仇主義壯哉復仇主義向南方蹂躪意大利西班牙向  
北方略荷蘭改做共和國向東方大破日耳曼得其要地接著拿破破崙做行政總官做皇帝險些  
兒把整個歐洲滅盡大丈夫不當如是嗎著大國民不當如是嗎著我們中國四萬萬多人若

無此事部  
不可無此心  
我國民真當  
共勉

政治家解剖  
的膿識正自  
不覺句句都  
是緻密切實  
話

至誠所感金  
石為開精神  
一到何事不  
成我眞要向  
李先生望風  
拜

是新政府設立以後別國不來干預便罷若還要來我便拚着和那文明公敵爭個死活就是把一國人戰死了十分之九還比法國的人口多些呢現在法國共有三千八百五十九萬五千人哥哥豈不聞歐美人嘴唇皮挂着的話說道「不自由毋甯死」若是怕外國人怕到恁般將來外國人不準我們吃飯難道我們也不敢吃嗎黃君道駁論第三十四你氣也氣殺了高興也高興殺了依着你的話甚麼大事情做不來但你敢說通國的人都和你一樣血性一樣氣魄嗎李君道駁論第三十五我卻算甚麼人難道我們好獨爲君子小覷了全國的同胞麼黃君道駁論第三十六就算是將來人心能和當時法國一樣但法國抗禦聯軍的時候他那新政府是已經立定了全國是在他統轄之下了那時法國國內卻沒有甚麼別國的勢力範圍當他初革時候卻沒有第三位來阻撓他今日中國一舉一動都像是在人家的矮簷下你那幽期密約的革命軍可哀根脚未定他便撲滅起你來就是再添幾箇拿破侖恐怕也無用武之地哩兄弟你怎麼處李君道駁論第三十七一回不成更更二回二回不成更有三回乃至十回一人死去更有十人十人死去更有百人乃至千人難道一蹶便就不振還算得個男兒大丈夫嗎黃君道駁論第三十八你算到底多久才能起一回起多少回才能殺成呢李君道這那裏講得定黃君道好兄弟你不過想著中國快些太平起來強盛起來罷了依著你的方法恐怕還要越發慢些哩李君道駁論第三十九快慢是說不定的只是用這個法兒才有望頭不然豈不是坐以待斃了黃君嘆口氣道駁論第四十我的可敬可愛的乖弟弟你那一往無前的氣概死而

後已的精神。卻是誰人不感服呢。便是文明公敵也應感服但我們當著這艱難重大的時局。總不是一味著激昂慷慨。便可以救得轉來兄弟。我想往後革命軍若起。斷不能一鼓便成功的。斷不能全國只有一處革命軍的。若是各處紛紛並起時。現在政府的勢力。雖屬薄弱。左傳說得好。牛雖瘠。價於豚上。其畏不死。恐怕他也不是容易便扯起那一片降旛的。兄弟不。看意大利匈加利的故事。嗎。他們經過多少次磨折。才能做成呢。到底匈加利還是得回憲法。便自罷手。意大利也仗著外交奇妙手段。險些兒功虧一貫。何況今日中國有事。不是和一國政府做敵手。還是和許多國政府做敵手。這艱難比他們自然更過數倍了。萬一擾亂一起。政府不能平定。轉請各國代勤。或者外國不等政府照會。便逕行代勤起來。這都是意中事哩。到那時候。這瓜分便認真實行了。卻不是救國志士。倒變成了亡國罪魁。可畏況且不單如此。就是各省紛紛並起。那各省人的感情的利益。總是不能一致的。少不免自己爭競起來。這越發鸚鵡相持。漁人獲利。外國乘勢誘脅。那瓜分政策。更是行所無事。英國滅印度。不是就用著這個法兒嗎。兄弟。我們還要計出萬全。免叫反對黨引爲口實才好。李君道。駁論第四十一哥哥所言。我也細細想過多次。但我的政策。全是俗話說的。死馬當活馬醫。因爲我中國瓜分的局面。並不是在將來。並不是在今日。卻是幾年前已經定了。局了。現在外國不過面子上沒有撕破。我們這面國旗。沒有倒。這張寶座。其實一國的主權。那裏還有一分一釐。在本國手上來。哥哥你說。革命怕惹起瓜分。難道不革命。這瓜分就能免嗎。沈痛之極哥哥你看現在的強國。那一個不是靠着民族自立的精神。才能建設起來。怎麼叫做

自立呢。就是認清楚。這個天賦權利。絲毫不受別人壓制。便是了。但凡一箇人。若是張三壓制他。他受得住的。便是換過李四。換過黃五。來壓制他。他也是甘心忍受了。哥哥你不看見。因明集裏頭。有一首叫做「奴才好」的古樂府麼。說道。

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內政與外交。大家鼓裏且睡覺。古人有句常言道。臣當忠。子當孝。大家切勿胡亂鬧。滿洲入關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慣了他的江山。他的財。他要分人聽。他好轉瞬。洋人來。依舊要奴才。他開礦產。我做工。他開洋行。我細慰。他要招兵。我去當。他要通事。我也會。內地還有甲必丹。收賦治獄。榮巍巍。滿奴作了作。洋奴奴性相傳。入腦胚。父詔兒勉。說忠孝。此是忠孝。他莫爲什麼流血與革命。什麼自由與均財。狂悖都能害性命。倔強那肯就範圍。我輩奴僕當戒之。福澤所關。慎所歸。大金大元。大清朝。主人國號已屢改。何況大英大法。大日本。換箇國號。任便戴。奴才好。好好才。樂世有強者。我便服三分。刁黠七分。媚世事。何者爲齷齪。料理乾坤。世有人坐閱風雲多。反覆滅種覆族。事遙遙。此事解人幾難。索堪笑。維新諸少年。甘赴湯火。蹈鼎鑊。達官震怒。外人愁。身死名敗。相繼仆。但識爭回自主權。豈知已非求己學。奴才好。好好才。樂奴才。到處皆爲家。何必保種與保國。

哥哥這首樂府。雖然有些毒罵。得太過分。但看現在舉國的人。心有幾箇不是恁麼著呢。大家想

樂府罵著

我沒有。外患既已恁般兇橫。內力又是這樣腐敗。我中國前途。豈不是打落十八層阿鼻地獄。水

遠沒有出頭日子嗎。我今有一個比喻。譬如良家婦女。若是有人去調戲他。強污他。他一定拚命。



孔子曰我欲  
孟子曰求則  
得之會則失  
之求者皆然  
也萬事皆一  
而民權其能  
所貴也趙孟  
賤之民權若  
由外之民權  
貴哉亦烏足  
論哉

購到這裏甚  
麼人都要服  
了李爺的  
試論還有他  
的

的麼一定是靠著許多人聯著手去做這卻除了國民教育之外還有甚麼別樣速成的妙法兒呢講到國民教育自然是要拿著你那自立精神四個字做宗旨了既已這種教育工夫做到圓滿那對外思想自然發達外人自然不能侵入就是專制政體也要不攻而自破了兄弟這民權兩個字不是從紙上口頭可以得來一定要一國人民都有可以享受民權保持民權的資格這才能安穩到手的你幾曾見沒有政治思想的國民可以得民權又幾曾見已有政治思想的人不能得民權呢這民權固然不是君主官吏可以讓來給他亦不是三兩個英雄豪傑可以搶來給他的總要他自己去想自己去求既然會想會求也終沒有不得到手的哩你看英國最著名的一「權利請願」豈不是由五十多萬人聯名公稟得來嗎英王查理士第一時事英國廢「穀物條例」豈不是由三百多萬人呈詞力爭得來嗎十九世紀初年事將來民智大開這些事自然是少不免的難道還怕這專制政體永遠存在在中國不成中國若能到這個田地你和我也毅然足了這便是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亦叫做無血的破壞好兄弟我實告訴你罷現在的民德民智民力不但不可以和他講革命就是天天講天天跳這革命也是萬不能做到的若到那民德民智民力可以講革命可以做革命的時候這又何必更要革命呢兄弟你再想想李君沈吟一會便連嘆幾口氣道駁論第四十三哥哥你說到現在在中國人連可以談革命的資格都沒有這句話我倒服了但叫我不禁替中國前途痛哭一場雖如此說萬不能因他沒有便灰了心就是哥哥所講的君主立憲主義今日中國人還不是連立憲國民的資格都沒有難道哥哥便好灰心麼我總是要拿十年

想者諸君要  
這總學一位  
是位的不然便  
實任放棄國民

二十。年。工。夫。自。己。去。實。驗。過。一。回。才。了。得。我。的。心。願。我。再。有。一。句。話。告。訴。哥。哥。今。日。做。革。命。或。者。不。能。講。革。命。也。是。必。要。的。哥。哥。你。看。現。世。各。國。君。主。立。憲。政。體。那。一。國。不。是。當。革。命。議。論。最。猖。狂。的。時。候。才。能。成。就。起。來。這。也。有。個。緣。故。因。為。君。主。立。憲。是。個。折。中。調。和。的。政。策。凡。天。下。事。必。須。有。兩。邊。反。對。黨。旗。鼓。相。當。爭。到。激。烈。盡。頭。這。纔。能。折。中。調。和。他。若。是。這。邊。有。絕。大。的。威。權。那。邊。無。絲。毫。的。力。量。這。調。和。的。話。還。說。得。進。去。嗎。所。以。兄。弟。以。為。我。們。將。來。的。目。的。不。管。他。在。共。和。還。是。在。立。憲。總。之。革。命。議。論。革。命。思。想。在。現。時。國。中。是。萬。不。可。少。的。哥。哥。我。從。前。讀。意。大。利。建。國。史。也。常。想。着。意。大。利。若。沒。有。加。富。爾。自。然。不。能。成。功。若。單。有。加。富。爾。沒。有。瑪。志。尼。恐。怕。亦。到。這。會。還。難。得。出。頭。日。子。呢。我。們。雖。不。敢。自。比。古。來。豪。傑。但。這。國。民。責。任。也。不。可。以。放。棄。今。日。加。富。爾。瑪。志。尼。兩。人。我。們。是。總。要。學。一。個。的。又。斷。不。能。兼。學。兩。個。的。我。自。問。聰。明。才。力。要。學。加。富。爾。萬。學。不。來。我。還。是。拿。着。那。一。少。年。意。大。利。的。宗。旨。去。做。一。番。罷。哥。哥。以。為。何。如。呢。黃。君。道。論。講。到。實。行。自。然。是。有。許。多。方。法。曲。折。至。於。預。備。工。夫。那。裏。還。有。第。二。條。路。不。成。今。日。我。們。總。是。設。法。聯。絡。一。國。的。志。士。操。練。一。國。的。國。民。等。到。做。事。之。時。也。只。好。臨。機。應。變。做。去。但。非。萬。不。得。已。總。不。輕。容。易。向。那。破。壞。一。條。路。走。罷。了。李。君。也。點。頭。道。是。……講。到。這。裏。但。聽。得。樹。鴉。亂。啼。窗。隙。微。白。黃。君。道。差。不。多。要。天。亮。了。僭。們。還。是。假。寐。片。時。罷。於。是。兩。人。睡。下。不。表。

孔。老。先。生。將。這。場。絕。大。的。駁。論。念。完。便。著。實。贊。歎。一。番。道。諸。君。你。看。從。前。維。新。老。輩。的。思。想。議。論。氣。魄。怎。麼。不。叫。人。五。體。投。地。呢。我。真。要。五。體。投。地。了。這。場。駁。論。一。直。重。疊。到。四。十。幾。回。句。句。都。是。洞。切。當。日。的。

這。句。自。己。講。幾。句。

英國人最在議往風度有  
這兩人對面一  
院中對面一  
院中對面一  
院中對面一  
院中對面一  
院中對面一  
院中對面一  
院中對面一  
院中對面一  
院中對面一

餘蘊成綺

時勢原本最確的學理。旗鼓相當。沒有一字是強詞奪理的。不單是中國向來未曾有過。就在英美各國言論自由的議院。恐怕他們的辯才。還要讓幾分哩。我們今日聽他這些話。雖像是無謂陳言。著者欲以陳言二字解嘲乎但有一件事。是我們最要取法的。你看黃李二傑的交情。他們同省同府同縣。同里同師同學同游。真好像鸚鵡比目。兩人便異形同魂一樣。卻是講到公事。意見不同。便絲毫不肯讓步。自己信得過的宗旨。便是雷霆霹靂。向他頭上盤旋。也不肯枉口說過不字兒。這些勇氣。是尋常人學得到的嗎。他公事上雖爭辯到這樣。至於講到私情。還是相親相愛。從沒有因著意見傷到一點兒交情。近來小學教科書裏頭。不是都有「黃李聯牀」一條講。他們兩人的交誼。拿來教那小孩子待朋友的榜樣嗎。諸君啊。你們若是要崇拜二傑。便請從這些地方著實崇拜起來。模範起來。我中國前途也就日進月上的了。……衆大拍掌（第一次講義完）

看官。孔老先生這回講義。足足講了兩個多時辰。他的口也講乾了。聽衆的耳也聽倦了。就是我們速記人的手也寫疲了。諒來看小說的人。眼也看花了。卻是黃李兩君發這段議論的時候。孔老先生並不在旁。他怎麼會知道呢。又如何能彀全文背誦一字不遺呢。原來毅伯先生游學時候。也曾著得一部筆記。叫做「乘風紀行」。這段議論。全載在那部筆記第四卷裏頭。那日孔老先生演說。就拿著這部筆記朗讀。不過將他的文言。變成俗話。這是我執筆人親眼看見的。至於以後有甚麼事情。我也不能知道。等禮拜六再講時。錄出奉報罷。

總批



拿著一箇問題。引著一條直線。駁來駁去。彼此往復到四十四次。合成一萬六千餘言。文章能事。至是而極。中國前此惟鹽鐵論一書。稍有此種體段。但彼書往往不跟著本題動。輒支橫到別處。此篇卻是始終限定一個主腦。絕無枝蔓之詞。彼書主客所據。都不是真正的學理。全屬意氣用事。以辯服人。此篇卻無一句陳言。無一字強詞。壁壘精嚴。筆墨酣舞。生平讀作者之文多矣。此篇不獨空前之作。只恐初寫蘭亭。此後亦是可一不再了。

此篇辯論四十餘段。每讀一段。輒覺其議論已圓滿精確。顛撲不破。萬無可以再駁之理。及看下一段。忽又覺得別有天地。看至段末。又是顛撲不破。萬難再駁了。段段皆是如此。便似游奇山水一般。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猶不足以喻其萬一也。非才大如海。安能有此筆力。然僅恃文才。亦斷不能得此。蓋由字字根於學理。據於時局。胸中萬千海嶽。磅礴鬱積。奔赴筆下故也。文至此。觀止矣。雖有他篇。吾不敢請矣。

此篇論題。雖僅在革命論。非革命論兩大端。但所徵引者。皆屬政治上生計上歷史上最新最確之學理。若潛心理會得透。又豈徒有益於政論而已。吾願愛國志士。書萬本讀萬遍也。

#### 第四回 旅順鳴琴名士合并 榆關題壁美人遠游

且說黃李兩君。自從那晚上駁論過通宵。到天亮方纔胡亂睡下。一覺直睡到九點多鐘。本待當日入京。黃君忽提議道。偕們北游一躺。也非容易。何不趁此機會。到旅順口大連灣游歷一回。看看那地自歸了俄國之後。他的經營方畧如何。李君道。兄弟正有此意。妙極妙極了。於是當日起行。由山海關折回牛莊營口。這是前日經行過的路徑。再由營口轉車。經過蓋城瓦房店等站。翌

日便抵旅順口。原來從山海關到營口的鐵路。雖是借英國款項。卻仍算中國人辦理。所以路上還是中國景象。到那營口旅順鐵路。卻是俄國東方鐵路公司的主權。這公司雖說是中俄合辦。中國人卻那裏管得著一點兒事情。只見那路旁滿滿的圍著哥薩克兵。站內車內職役人等。自上至下用的都是俄人。便像進了俄羅斯境內一樣。連那站頭所標的地方名兒。以及一切章程告示。都用俄國字。就是通行貨幣。也是俄國的。幸虧黃李兩君。在歐洲也曾學過幾句俄國應酬話。不然真是一步不可行了。卻說兩君搭的是晚車。恰好三月廿八日禮拜六早晨七點鐘到旅順。便找一間西式客店住下。剛進門。把行李安放停妥。忽聽得隔壁客房。洋琴一響。便有一種蒼涼雄壯的聲音。送到耳邊來。兩人屏著氣。欻著耳。只聽得有人用著英國話在那裏唱歌。唱道：

.....  
Such is the aspect of this shore——

‘Tis Greece, but living Greece ne more !  
.....  
.....  
.....

Blime of the unforgotten brave !

Whose land from Jlain to mountain——cave

Was Freedom's home, or Glory's grave——

Shrine of the mighty ! can it be

That this is all remains of thee ?



著者將中國文學詩集  
 欲將中國文學詩集  
 本體翻譯外  
 國文學詩集  
 雖然至難  
 此真可稱文  
 事革命日觀  
 增之意他日  
 吾有之者必  
 有爲之者大  
 軒折亦其此  
 輪也

寔其盈耳猗。

此山何山猗。此海何海猗。此岸何岸猗。此莎拉米士之灣猗。此莎拉米士之巖猗。

此佳景猗。此美談猗。卿等素其諳猗。

咄咄其興猗。咄咄其興猗。光復卿等之舊物。還諸卿。卿猗。

唱到這裏。琴聲便自戛然止了。李君道。哥哥你聽。這不是唱的擺倫 Byron 那「渣阿亞」 Giaour  
 的詩篇麼。黃君道。正是。擺倫最愛自由主義。兼以文學的精神和希臘好像有夙緣一般。後來因  
 爲幫助希臘獨立。竟自從軍而死。真可稱文界裏頭一位大豪傑。他這詩歌。正是用來激厲希臘  
 人而作。但我們今日聽來。倒像有幾分是爲中國說法哩。說猶未了。只聽得隔壁琴聲。又悠悠揚  
 揚的送將來。兩君便不接談。重新再聽。聽他唱道。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lids them yet,

But all, except their sun, is set.

(沈醉東風)……咳。希臘啊。希臘啊……你本是平和時代的愛嬌。你本是戰爭時代的天

驕。一撒芷波一歌聲高。女詩人熱情好。更有那「德羅士」「菲波士」兩神名榮光常照。此地是藝

文舊壘。技術中潮。卽今在否。算除卻太陽光線萬般沒了。

黃君道這唱的還像是擺倫的詩呀。李君道不錯。是那「端志安」Don Jon第三齣第八十六章第一節呀。也是他借著別人口氣來警醒希臘人的。只聽得琴聲再奏。又唱道。

The mountains look on Marathon,

And Marathon looks on the sea:

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

I dream'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For, standing on the Persian's grave,

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

(如夢憶桃源) 瑪拉頓後啊。山容縹渺。瑪拉頓前啊。海門環繞。如此好河山也。應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軍墓門。憑眺難道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著者案翻

譯本屬至難之業。翻譯詩歌尤屬難中之難。本籍以中國調譯外國意填譜選韻。在在窒礙。萬不能盡如原意。刻畫無鹽。唐突西子。自知罪過不小。讀者但看西文原本。方知其妙。

黃君道好沈痛的曲子。李君道這是第三節了。這一章共有十六節。我們索性聽他唱下去。正在傾耳再聽。只聽得那邊琴聲纔響。忽然有人敲門。那唱歌的人說一聲「Come in」言進來也。單扉響

處。琴聲歌聲便都停止了。黃君道這是甚麼人呢。別的詩不唱。單唱這亡國之音。莫非是個有心人。麼。李君道這詩雖屬亡國之音。卻是雄壯憤激。叫人讀來精神百倍。他底下遂說了許多甚麼

「祖宗神聖之琴。到我們手裏。頭怎便墮落」甚麼「替希臘人汗流浹背。替希臘國淚流滿面」甚麼「前代之王雖屬專制。君主還是我國人。不像今日變做「多爾哥」蠻族的奴隸」甚麼「好好

以此好詩不  
孔聖全譯出  
來實是可憐  
作者之偷懶

的同胸。閨秀他的乳汁。怎便養育出些奴隸來。到末末一節。還說甚麼「奴隸的土地。不是我們應該住的。土地。奴隸的酒。不是我們應該飲的酒。」句句都是對著現在中國人說。一般兄弟也常時愛誦他。黃君道。這唱歌的。到底是甚麼人呢。說是中國人。爲何有這種學問。卻又長住這裡。說是外國人。他胸中卻又有什麼不平的事。好像要借這詩來發牢騷似的呢。兩人正在胡猜。只聽得鄰房的客。已經走了。不到一會。那唱歌的主人也關門出來。兩人正要看看他是什麼人物。因此相携散步出門。張望張望。恰好那人轉過身來。正打一個照面。卻原來是二十來歲一個少年。中國的美少年。穿著一件深藍洋縐的灰鼠袍。套上一件青緞對襟小風毛的馬褂。頭戴著一件藍絨結頂的小帽。兩人細細打諒他一番。那人也著實把黃李二位。瞅了幾眼。便昂昂然踏步去了。兩人回房。正要議論議論。恰好聽著外間鈴聲走響。知是早餐時候到了。便到餐樓吃飯。不表。

卻說旅順口本是中國第一天險。當中有黃金山大砲臺。足有三百多尺高。四周圍有雞冠山、饅頭山、老虎尾、威遠營、蠻子營、椅子山、各砲臺。有大船塢、小船塢、水雷營、製造廠等大所在。自從甲午一役以後。被日本占領。跟著俄羅斯用狡詐恫嚇手段。假託租借名目。歸入俄國版圖。現下俄人改做關東省。派一位總督駐劄。那關東總督管下。分做四區。第一是大連區。第二是貔子窩區。第三是金州區。第四便是旅順區。据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俄國所出西伯利亞工商業年報。稱關東省共有住民二十萬一千一百四十一人。內中俄國人三千二百八十六。歐洲各國人百九十四。日本高麗人六百二十八。其餘都是中國人和滿洲人了。滿洲人有六萬七千多。中國人卻有

十九萬二千多。內中山東直隸人居了大半。各省不過寥寥小數罷了。當下黃李兩君吃過了飯。便出外到各處游覽。只見港內泊有俄國兵船二十來隻。砲臺船塢各工程。忙箇不了。市街上雖然不甚繁盛。卻有一種整齊嚴肅的氣象。兩君順步前行。見有一家商店招牌上寫著廣裕盛三個字。黃君道。這一定是廣東人的舖子。僭們進去探望一探望也好。原來此地南方人極少。這舖子裏頭的人。好容易碰不著同鄉的遠客。當下這兩位進去。通過姓名。問明來歷。舖裏頭的人自是歡歡喜喜的敬茶奉烟。不必多表。內中一位老頭兒問道。兩位到來。是爲著公事。還是爲著私事呢。李君道。都不是。我們不過游學歸國。順道兒來看看這裏中國人的情形罷。那老頭兒便嘆口氣說道。這箇不消提起了。想老夫自從十八年前。因爲這裏築砲臺修船塢。有許多大工程。工人來得很多。所以在這裏開箇小小買賣。幸虧托福。還賺得幾箇錢。便將家眷全份搬來居住。豈料自從和日本打敗仗以後。接二連三迎新送舊。到了今日。却是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屋裏。頭做了箇孤魂無主的客人。那苛刻暴虐情形。真是說之不盡哩。這裏俄國政府。前年也曾想抽人頭稅。每人每月一盧布。著者按一盧布照中國現在銀價約值一兩後來聽說有一位官員說道。待東方人民。要從不知不覺裏頭收拾他。不可叫他驚動騷擾。這事便罷議了。雖然如此。別樣租稅種種色色。還不知有幾多地稅房捐。比從前都加一倍。不消說了。甚至一輛車子。一乘轎子。一隻三板。都要抽起來。這還罷了。就是養一隻狗。也要抽兩盧布。養一隻雞。也要抽半盧布。兩位想想這些日子。怎麼能彀過活呢。至於做生意的人。更越發難了。他近來新立一種叫做營業稅。分爲四等。一等的每年要納三百六十盧布。二等的百二十。三等的六十四。此外還有種種名目。計之不了。黃君道。

情碎事咄  
玆來他日  
嘯人皆瓜  
中國若被  
分到處便  
如此此猶  
自懼不自  
其無人心  
矣謀不皆

這算是正項的稅則。此外還有甚麼官場貪贓額外勒索的沒有呢。那老頭兒道。怎麼沒有呀。那俄羅斯官場的腐敗。正是和中國一個樣兒。在這裏做生意。若不是每年預備著一份大大的黑錢。還過得去嗎。就是賣一塊肉。賣一根柴。也要拿出一二成和那做官的對分哩。這還罷了。又常常有許多名目叫人報效。記也記不了許多。我就講一件給你們聽聽罷。舊年八月裏頭。那大連灣的巡捕頭。忽然傳下一令。說道某月某日。皇家特派某將官來連。查察事務。叫家家戶戶都要掃除潔淨。還要每家獻納五盧布至八盧布不等。若打掃得不乾淨。或過期不繳出這錢。都要罰銀五十盧布等話。自古道。在人矮簷下。怎敢不低頭。這些柔順良民。卻有甚麼法兒抵抗他呢。急得屎滾尿流。典衣服賣兒女的。將錢湊出繳去。卻是過丁兩三箇月。那裏看見甚麼將官的影兒。不過是巡捕的荷包兒。癩了。要想個新法兒。弄幾文罷了。這卻有甚麼人敢去和他算賬麼。這講的是官場哩。再講到那兵丁。更是和強盜一箇樣兒。還記得舊年十月裏頭。有山東人夫婦兩口子。因為有急事。夜裏頭著雪。從金州去旅順。路上碰著幾個哥薩克馬兵。說道他形跡可疑。一拿了去。到了兵房。那兵官便叫帶到自己屋裏頭。把那婦人著實姦淫一番。把那男子帶的一百五十圓。也搶箇精光。卻攆他出去了。及到出來。又是十幾箇兵丁。截住輪姦。你想那婦人如何受得住。白白就被他幹死了。第二天那男人到衙門裏訴冤。有誰理他。卻是連呈子都不收。那男人氣極。也自尋短見死了。你說做著別國的人民。受氣不受氣呢。黃李兩君。聽到這裏。不覺怒形於色。李君直著脖子說道。這口鳥氣。幾時才能洩得。那老頭兒道。李大哥。你氣也是無用。若使你長住在這裏。天天聽著新聞。只怕你便有一百幾十個肚皮。還不穀氣破呢。黃君道。我看見報紙上



中國之亡此  
亡於此若此  
亡於此若此  
亡於此若此  
亡於此若此  
亡於此若此  
亡於此若此  
亡於此若此  
亡於此若此  
亡於此若此

今學國人不  
樂有管轄  
之在外人管  
本下受其苦  
不國生息也  
下天政府之  
如耶內能立  
國者耶內能  
人粉粉以香  
士已屬非樂  
之變乃至此

說的這裏的官除了總督以外。只有四個區長。和那巡捕長。裁判長。稅務長。等幾個大官。是用俄羅斯人。底下許多小官。都是中國人做的。還有甚麼市議會。都是由中國商民公舉議員。難道眼見著這些委屈。都沒有個公道嗎。那老頭兒道。不用說了。不用說了。若使沒有這些助桀為虐的無恥之徒。我們也可以清淨得好些。就只有這一羣獻殷勤。拍馬屁的下作奴才。天天想著新花樣兒。來遭蹋自己。這才迫得這些良民。連地縫兒都鑽不出一個來躲避哩。罷了。罷了。中國人只認得權力兩個字。那裏還認得道理兩個字來。黃君道。你老人家在此經商多年。諒來資格也不淺。曾否在市會議員裏頭。有個席位。何不聯絡幾箇公正人。去整頓整頓他呢。那老頭兒道。老漢近來因生意不前。固然沒有這種資格。兼之這裏議員的規矩。面子上雖說是由百姓公舉。其實都是拿些錢去。俄國官場幹弄得來。老漢雖然沒有才學。這點羞惡之心。是有的。難道老不要臉。還要替外國人充一回真正老才麼。黃君肅然道。原來是一位愛國的好漢。失敬失敬了。李君道。既然如此。你老人家何不搬回家鄉。何苦在這裏受這口無窮惡氣呢。那老頭兒聽說。便長吁一聲道。咳。客官。我何嘗不想到這樣呢。只是現在中國官場待百姓的方法。你說就會比這裏好些嗎。只怕甚幾倍的。還有哩。這還不了。依著現在朝廷的局面。這內地十八省。早晚總不免要割給別國人。到那時候。不是和我們這裏一箇樣嗎。省老漢下一回地獄。已經發受了。犯不著拿這條老命。再往第二層。第三層。活地獄裏跑來罷了。罷了。說著眼圈兒一紅。幾乎吊下幾點老淚來。黃李兩君不便再提。重復講幾句家常寒暄的話。便自告辭。那老頭兒還款留晚飯。兩人說客店裏有事。謙遜一番。別去了。

著者案以上所記各近事皆從日本各報紙中搜來無一字杜撰讀者鑒之

較善樂寓舍  
入地而取旅  
賦位忍言哉  
寫法是加一倍

本書特添此  
一回亦是這  
箇意思

兩人出門不勝歎息。還到海口著實調查了一回。方纔回到客寓。已是晚飯時候。兩人換過衣服。回到餐樓。認著自己的席位坐下。不一會。看見對面席上也來著一位中國人。仔細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早上在隔壁房裏唱歌的那美少年。彼此自是歎喜。不免在席上攀談起來。黃李兩君從口袋裏取出名刺。將籍貫職業履歷。略敘一番。那少年道。我今日偶然忘記了帶名片。見諒見諒。便接著說道。小弟姓陳。名猛。賤號仲滂。浙江衢州府人。從前也會在湖北武備學堂肄業。卒業之後。上頭要留在那裏當教習。因為看不過那官場腐敗情形。便自辭了。如今正在奔走江湖。想盡盡自己面分的國民責任。可惜沒有聯手的同志。沒有可乘的機會。竟自蹉跎荏苒。過了好幾年。李君便道。今兒早上僭們在隔壁房裏聽著閣下唱著擺倫的詩歌。那雄壯的聲音浪裏頭帶著一種感慨的氣魄。便猜著一定是箇有心人。今晚得在這裏相見。我們這一行。真算不孤負了。但不敢奉問。閣下到底爲著甚麼事。來這旅順口。在這裏還是久住。還是暫住。陳君猛便道。不瞞兩位說。兄弟自從離了湖北以後。心裏常想道。俄羅斯將來和中國是最有關係的。現在民間志士都不懂得他的內情。將來和他交涉。如何使得。因此發箇心願。要學俄羅斯語言文字。游歷俄羅斯地方。去年四月。便到這裏。一則學話。二則看看割地以後的情形。以爲中國往後。若是有瓜分之禍。這便是箇小小的影兒了。所以想在這裏多住些日子。查過詳明。現在行踪未定。只怕還有一年幾箇月。耽閣哩。說完。又跟著問道。兩位從歐洲游學回來。爲何忽然來到這裏呢。黃君道。我們是從聖彼得堡搭西伯利亞鐵路回來。到了山海關。忽然想起去國之後。不過幾年。我們的地圖。倒有好幾處換了顏色。不勝感慨。故此就近繞道。特來這裡瞧瞧。也不過和閣下一樣意思的。

三人正談得入港。不知不覺已經吃完了晚飯。陳君道：早上在門口碰見兩位。看那颯爽的英姿。便覺肅然敬重起來。但見兩位穿著西裝。以爲是日本人。細看却又不像。正在納罕。俗們無意中遇著。也是一段機緣。雖未深談。已是一見如故的了。晚上請到我房裏頭暢談半夕。彼此吐吐心事。何如。黃李兩君道：妙極了。說著三人散席同去。黃李兩君回到自己屋裏。洗過臉。換過衣服。便過隔壁陳君住房。只見那房分做前後兩間。後便是臥房。前間當中擺著一張書案。書案對面掛著一張英文的俄國經營東方地圖。書案左側放著一張小小洋琴。右側安著一個玻璃洋木的書架。架內拉拉雜雜的放了好些書。三人在書案旁邊圍著坐下。黃君順手把案頭放著的一本舊書拿來一瞧。卻是英國文豪彌兒敦的詩集。已經看得連紙張都霉爛了。黃君便問道：看來閣下一定是很長文學。很精音律的麼。陳君道：見笑見笑。不過從前學軍的時候。聽那外國軍歌。覺得這音樂和民族精神大有關係。心裏想去研究他一番。這彌兒敦和擺倫兩部詩集。是小弟最愛讀的。因爲彌兒敦贊助克林威爾。做英國革命的大事業。擺倫入意大利祕密黨。爲著希臘獨立。舍身幫他。這種人格。真是值得崇拜。不單以文學見長。哩。黃李兩君聽說。越發敬重起來。心裏暗想道：這人的學問志氣精神。樣樣不凡。確是將來一箇人物。想來內地人才是有的。只是沒人去聯絡他。所以做不出甚麼事來。兩人正在那裏亂想。沈著臉。好一會沒有說話。只聽得陳君忽然問道：兩位從西伯利亞一路來。這奉天吉林各地方。是經過的。小弟正要有一件事奉問。不知可能見教麼。黃君道：請教甚麼事。陳君道：自從上前年拳匪之變。俄國借著代平內亂的名目。東三省到處派兵屯駐。近日經幾次交涉。俄人允將駐兵撤去。現在北京政府的人。都說這件後患

此種近事  
讀之便勝  
於十種書  
處數拿我  
小教給之  
長正在此  
點

已經免了。但據各國報紙說的。俄國撤兵。還是和未撤一箇樣兒。他的勢力。倒比從前更穩固些。這種情形。雖然猜也猜得著幾分。但小弟還沒有親歷其地。未知究竟何如。兩位是方纔從那裏來的。可能明白這箇底細麼。黃君道。我們回來的時候。也曾沿路耽擱。考究考究。雖是爲日無多。不能十分精確。那外面是大略看得出來的。講到俄羅撤兵這件事嗎。那裏算是撤不過掩耳盜鈴。挪動一挪動罷了。從前喀希尼條約。巴布羅福條約。著者案喀希尼者前俄國駐劄北京公使巴布羅福者前俄國署理公使光緒二十二年李鴻章與喀氏定第一次中俄密約廿四年總理衙門與巴氏再訂條約各國報紙皆各以此二使之名名其約。訂明許俄國派兵保護鐵路。卻是俄國鐵路。從哈爾濱經過吉林奉天遼陽直至營口。所有要害繁盛的都會。都是鐵路的勢力範圍。他說撤還不是和沒撤一樣嗎。你看他從牛莊撤去的兵。不過挪到遼河上流俄國租界裏頭和東便達子巢地方。這兩處都只離牛莊一點鐘的路程。他那從奉天府撤去的兵。不過由城裏搬到城外租界也。離城幾里路。現下正在那裏建造大兵房。可以容得六千多人的哩。他那從遼陽撤去的兵。又是挪到城外的鐵路租界。這租界裏頭。卻是新起成石壁大兵房兩座。還日日在那裏築砲臺。建兵丁病院。全是預備永遠駐劄的樣子呢。再有吉林省城的兵說的是到四月八日。著者案此西歷一九〇三年四月八日也就要撤去。其實不過挪到西便格安集地方。恐怕這話還是假的。爲甚麼呢。因爲俄國現在正要脅北京政府。要從格安集通一鐵路支線到吉林省城。這樣還何必必要挪動呢。至於哈爾濱。算是俄羅斯的都會。索性連兵也不消撤了。這樣看來。那撤兵的話。豈不是狙公餉狙的手段。朝三暮四來騙那北京政府一班糊塗蟲嗎。據我看來。東三省地面現在早已變成了俄羅斯的印度。

豈但是東三省  
省將軍和各  
京政府和北  
首大吏那一  
箇不是別國  
勢靠外國抱  
腕力做衣飯

了。閣下在這裏將近一年，專心調查這些事，諒來所聞一定越發的確。未知尊論何如哩。陳君道：「可不是嗎？俄人的陰謀辣手，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就是北京政府，也何嘗不知道。不過自己瞞自己，瞞得一天是一天罷了。俄國這幾年經營東方，他那蠻力，實在驚人得很。據千九百年三月十九日俄國官報說的，他在中國國境和黑龍江沿岸的陸軍，共有五萬九千三百六十人。在西伯利亞地方的，有一萬五千六十人。在關東省著者案即旅順大連二帶的，有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人。此後還新編成兵隊一萬七千二百人，加上西伯利亞新軍團四萬六千人，哥薩克一萬七千五百人，共計十六萬九千人，保護鐵路的兵，還不在內。講到海軍呢，當中日開戰以前，俄國東洋艦隊，只有巡洋艦六隻，西伯利亞海軍團，只有砲艦四隻。到舊年統計，東洋艦隊，已有戰鬥艦五隻，巡洋艦八隻，砲艦三隻，驅逐艦五隻，西伯利亞軍團，亦有巡洋艦一隻，砲艦六隻，合計二十七隻。一萬零七百四十九噸了。這旅順口便是他東洋艦隊的根據地。你看他不是日日操演，好像在前敵一般嗎？這還不了。近來又添出箇小艦隊，新造成二十五隻小船，專游戈圖們江、烏蘇里江、上下游。說是防備海賊哩。著者案此乃最近事實，據本月十四日路透電報所報。我想目下北方一帶，那裏還算得中國地方，不過各國現還持著均勢政策，又看見北京政府一羣老朽，件件都是千依百順，正好拿他當箇傀儡。其實瓜分的政畧，是早已經實行的了。就是這地圖不換顏色，那主權失掉了，官吏人民都做了人家的孝順孫兒。這還和瓜分有甚麼分別呢？你只管細細的看那東三省三箇將軍的行事，那一件不是甘心做中國的逆臣，反替俄國盡忠義嗎？李君便問道：「這些無恥的官吏，是不

許多不平的事  
中國報紙  
上頭竟沒  
說過一件  
想受慣了  
難受不覺  
得氣

消說了。難道那人民便都心悅誠服他不成。陳君道：誰肯心悅誠服。只是東方人是被壓制慣了。從那裏忽然生出些抵抗力來。況且俄國待此地的人是用那戰勝國待俘虜的手段。一心要給些下馬威。叫這些人知到他的利害。那橫暴無理的事情。講也講不了許多。我這裏有一張昨日才寄到的新聞紙。內中一段。講到這箇情形。請兩位看一看罷。說着。從右邊書架底下那層拿出一張西報來。兩人一看。見是美國桑佛郎士戈市的一益三文拿報。陳君翻着第三頁。指着一條題目。兩人看是『滿洲歸客談』。看他寫道：

美國議員波占布。因想查考俄羅斯待中國人的情形。改了中國服裝。到滿洲地方游歷。在那裏耽閣了半箇多月。昨日回來。據他說的。哥薩克兵到處糟蹋中國人。實在目不忍觀。中國人便吃飯也要躲在密室裏頭。倘若不然。只要碰着那哥薩克兵經過。他不餓便罷。餓起來便闖進去。端着大碗大碟的吃過。風捲殘雪。就是因爲穿的是中國裝。也會着過他。一次正端起飯來。吃不至兩口。就被他搶去了。再有中國人所開的舖子。那哥薩克兵進去。看見心愛的東西。不管他價錢多少。只隨着自己意思。給他幾文。便拿了去。甚至一文不給的時候。都有哩。那鐵路礦山做工的工人。屢屢被兵丁將他的工錢搶奪精光。這種新聞。算是數見不鮮的了。有一次我從營口坐車到附近地方。路上碰見一箇哥薩克。走來不管好歹。竟自叫我落車。想將這車奪了自己去坐。我不答應。他便斗大一箇拳頭揮將過來。虧我懂得句把俄國話。說一聲。我是美利堅人。方纔罷手。又有一次。無端端迫我脫下衣服。也是我講明來歷。方走開了。我在那裏不過二十天。已經遇着了恁麼多橫暴無理的事。正不知住在那裏的中國人怎樣過。

得這箇日子哩。京「日本」新聞所譯原本並無一字增減

黃李兩君看畢，隨說道：「這樣看來，豈不是滿洲別的地方，那中國人受的氣，比這旅順一帶還甚些麼？」陳君道：「甚得多哩。我看俄人的意思，是要迫到東三省的人民，忍也忍不住，捱也捱不起，跳起來和他作對，他便好借着平亂的名兒，越發調些兵來，駐割平得幾箇亂素性，就連中國所設的木偶官兒，都不要了。」黃君道：「俄人這些舉動，雖是令人髮指，卻還似老虎吃人一樣，人人都會恨他，都會防他，更有在南方占定勢力範圍的幾個國兒，專用那狐狸精手段，先把你的精血吸盡，才慢慢的取你性命，到臨死的時候，還說他是我的情人呢。」李君道：「狐狸精固然可惡，老虎亦是可怕。」陳大哥你久在這裏，熟悉情形，也曾想得出箇甚麼法兒，將來對付他的麼？」陳君道：「現在中國是恁般一班人，當着政府，這卻有甚麼好講？若還換過了一番局面，一國國民認真打疊起精神來，據我看，俄羅斯是沒有什麼可怕的。」李君道：「這是甚麼緣故呢？」陳君道：「天下最可怕的，莫過於國民膨脹的勢力。現在英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被這種勢力驅逼着，拿中國做個尾閘，獨有俄羅斯呢？這種勢力，雖不能說他沒有，但大半卻是從君主貴族侵略的野心生出來，所以我覺得這各國裏頭，俄羅斯是最容易抵抗的。」去年曾看見日本人著了一部書，叫做俄羅斯亡國論，說俄羅斯也是一箇老大帝國，不久便要滅亡。雖然立論有些偏處，卻也都還中肯哩。他現在日日侵略外頭，也不過爲着內亂如麻，借此來鎮壓人心罷了。其實俄羅斯的國力，那裏能殼在今日。生計競爭界中，占一箇優勝的位置，他現在雖然也跟著人講那振興工商的政策，但專制政體不除，任憑你君相恁地苦心經營，民力是斷不能發達的。生當今日，那民力不發達的國家，

此論爲數十  
年以後俄  
國戰伏脈  
南戰年三  
雨填海精  
心於氣食  
女非薄

日地人處見  
中國聯盟保  
至中國便自  
頭喜感激言  
願聽此言他

能穀稱雄嗎。我想中國將來永遠沒有維新日子。便罷。若還有這日子。少不免要和俄羅斯決裂。一回到那時候。俄國虛無黨也應得志。地球上專制政體也應絕跡了。兩君以爲何如麼。黃李二人點頭道是。再拿表一看。見長短針已交十一點鐘。二人告辭歸寢。陳君道。兩位打算在這裏還有幾天耽閣。黃君道。也不過兩三天罷了。陳君道。明日恰好是禮拜日。兄弟也沒有甚麼事情。就奉陪兩位到大連灣金州一游何如。李君道。妙極了。明兒再見罷。於是分手歸房。一宿無話。明日六點鐘。大家起來。同到餐房吃過早飯。三人相携着去游大連灣金州貔子窩等處。一連游了兩日。陳君還說了許多俄國內情。和他在關東省各種方略。黃李兩君也說了許多歐美諸國的文明精神。自此三人如膠似漆。成了真正同志。不在話下。過了三日。黃李兩君告辭回京。陳君道。兩位可不索性到威海衛膠州一游。由海道回南。豈不是好。黃君道。俗們行李還在山海關。只得再走一躺。陳君不便挽留。說一聲珍重。別去了。

且說黃李二人從旅順搭早車。晚上八點多鐘。纔到山海關。仍在前日的客店前日的房裏住下。胡亂吃了晚飯。不免有些疲倦。倒頭便睡了。次早起來。梳洗已畢。正在收拾行李。打算起程。猛擡頭望見前日醉中題壁的那一首詞底下。接着滿滿的寫了一幅字。上前仔細看時。卻是一首和韻。兩人一面看一面念道。

血雨腥風裏。更誰信太平歌舞。今番如此國破家亡。渾閑事。拚着夢中沈醉。那曉得我儂憔悴。無限夕陽無限好。望中原。賸有黃昏地。淚未盡。心難死。

人權未必釵裙異。只怪那女龍已醒。雄獅猶睡。相約魯陽迴落日。責任豈惟男子。卻添我此行。



心事。盾鼻墨痕。人不見。向天涯。空讀行行淚。驪歌續壯心記。

讀完黃君道。這好像女孩兒們口氣。李君道。看這筆跡。那雄渾裏頭。帶一種娟秀之氣。一定是閩秀無疑了。往下看時。只見還有跋語兩行。寫道。

東歐游學。道出榆關。壁上新題。墨痕猶濕。衆生沈醉。尙有斯人。循誦再三。爲國民慶。兼葭秋水。相失交臂。我勞如何。悵觸迴腸。率續貂尾。癸卯四月。端雲并記。

李君道。奇了。這人莫不是也要搭西伯利亞鐵路去游學。和我們恰做箇東勞西燕麼。只是他游學。爲甚麼不去西歐。卻去東歐。不從香港去。倒從這邊去。呢。當下兩人猜擬了好一會。畢竟著摸不出。只得將他的詞抄下來。記入「乘風紀行」裏頭。便當日搭火車。經由天津入北京。不表。

總批

今日之中國。凡百有形無形之事物。皆不可以不革命。若詩界革命。文界革命。皆時流所日昌言者也。而今之號稱爲革命詩者。或徒據拾新學界之一二名詞。苟以駭俗子耳目而已。是無異言維新者。以購兵船練洋操開鐵路等事。爲文明之極軌也。所謂有其形質無其精神也。著者不以詩名。顧常好言詩界革命。謂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風格。鎔鑄之以入我詩。然後可爲此道。開一新天地。謂取索士比亞彌兒頓。擺倫諸傑。搆以曲本體。裁譯之。非難也。吁。此願偉矣。本回原擬將「端志安」十六折全行譯出。嗣以太難。迫於時日。且亦嫌其冗腫。故僅譯三折。遂中止。印刷時。復將第二折刪去。僅存兩折而已。然其慘澹經營之心力。亦可見矣。譯成後。頗不自慊。以爲不能盡如原意也。願吾以爲譯文家言者。宜勿徒求諸字。

句之間。惟以不失其精神爲第一義。不然則詰籀爲病。無復成其爲文矣。聞六朝唐諸古德之譯佛經。往往並其篇章。而前後顛倒。參伍錯綜之善譯者。固當如是也。質諸著者及中西之文學家。以爲何如。

瓜分之慘酷。言之者多。而真憂之者少。人情蔽於所不見。燕雀處堂。自以爲樂也。此篇述旅順苦況。借作影子。爲國民當頭一棒。是有關係之文。其事跡雖不能備。然搜羅之力頗劬。讀者當能鑒之。

哲理 世界末日記 壬寅

地球之有生物。凡二千二百萬年。其間分六期。太初期一千萬年。生物原始期六百萬年。生物發生期二百三十萬年。高等生物發生期五十萬年。原人期三十萬年。人智開發期二百萬年。自茲以往。地球日以老。太陽日以冷。而一切有情。遂皆滅盡。

太初時期。地球皆洋海也。洋底凸處。厥生島嶼。島嶼連積。寢成大陸。水質鬱蒸。騰爲空氣。太陽熱力。最初極盛。以次遞減。溫熱之度。愈熾愈低。原人期間。地球面積四分之三。尙以水蔽。溫度猶甚不適。民宅年復一年。紀復一紀。雨水之一部分。深漬入地。不還大洋。雨量日減。洋面日窪。空氣愈減。溫度愈降。而冰雪界之範圍。日以擴大。前此惟在高山及南北兩極地者。寢假遂侵入溫帶矣。太陽者。地上一切光熱之原力也。太陽本體。既日冷卻。其發光力。漸失。前此如電如燄之青白色烈光。漸變爲金色。漸變爲黃色。爲赤色。其發光之變化。由日面斑點之增加。噴火之減少來也。坐此之故。地上溫熱日低。一日地形隨之而變。陸日多而海日少。寒帶之氣候。移於溫帶。溫帶之氣

候。移于熱帶。遂使兩極與赤道。日相接近。人畜之所得居者。惟在赤道下溫暖之谿谷。其餘諸地。皆成雪積冰天矣。

歷數十世紀以後。人智愈進。人道愈完。形體上之勞作。既已盡絕。電氣機器之用。普遍全球。一切物類。可隨意用人力以生產之。人種合一。萬國大同。雖於一羣之中。尚有優者劣者。治人者。治於人者。之分。下能如古代詩家所夢想之完全平等。然殘酷慘苦之事。殆絕跡矣。於是西歷紀元後二百二十萬年。頃人類文明最後之中心點。移於赤道下亞非利加中央之桑達文市。前此羅馬巴黎倫敦維也納紐約諸名都巨府。既於數十萬年前埋沒於冰下。

桑達文之共和府。今也奢侈華麗。文明達於極度。上古時巴比倫羅馬巴黎諸地幼稚的快樂。視之殆瞠乎其後。其進步之結果。其科學工藝勞作之應用。使人生之快樂幸福。達於絕頂。敏靈之電氣濃郁之薈澤微妙之音樂。常使人之五官受劇烈之刺激。華燈璀璨。雖夜若晝。人之神經與之相逐。無寸晷之休息。於是男女平均僅及二十五歲。即消耗其能力以死。人人見地球寒氣之日烈一日也。知彼久近而永不解之嚴冬將近也。愈恣意於目前一日之樂。相競於生計之華美。極耳目之欲。舉世之婦人。無欲爲人母者。上等社會之女子。講求種種方法。以避妊娠。其爲世界盡爲母之義務者。惟下等社會中之少數者而已。而當時受寒氣之襲擊最劇且烈者。惟下等社會爲尤甚。馴至一切婦女。皆覺妊娠生產之無所利。相率避之。卒乃桑達文政府以公議發布一法律曰。有能爲我地球產出最後之人民者。則以共和府全體之財產贈與之。以爲報酬。雖然終無應者。

噫！世界終末之期。早已至矣。地上已無復新生繼出之人類。然人人尙望幸福之在於來日。怨恨不和悲嘆爭論誹謗絕望之聲。絡繹不絕。人類生活之價值已失。最後經醫學會會員悉心評議。講救治之法。曾無寸毫效。此有限之人民。發癲狂病者。日多一日。醫學會員政治家等。互相討論。爭議激烈之極。至以刀劍相血鬥。而生理上政治上之救濟。竟不可得見。

時則有共和國最後之住人。名阿美加者。

原注阿美加者最後之義也。

大集公衆。攘臂而責其曠癡。且建一議曰。

請以政府之費。造電氣飛船。乘之以探求赤道溫暖之地。率國民而移住焉。卒乃共贊此議。遂造飛船。命健壯之男子乘之。騰空以試遠征。

噫！登高一望。極目千里。全地早已隱蔽於冰雪之下。到處荒原殘曠。淒涼寂寞。如睡如泣。霜雪漫空。海陸一色。時見孤峯。寂然立於冰洋之上。偶藉羅盤經緯線之力。想像零落舊都之遺跡。地上萬物。既無一之可辨識。其接於眼簾者。惟有「冰」與「無」之兩物而已。每夕日送太陽之赤盤。作死色。以沈於皚皚白原之西端。如是者。以爲常。

飛行數日。船員之死於餓死於凍者。既已過半。日者船中一人下瞰。見有一河。尙未冰結。細察其旁。似有零落大都之遺址。試下降焉。不料河邊竟有一羣之人。船員皆如夢如覺。喜躍無量。地上之羣。亦以非常喜色迎之。蓋此羣亦人類最後之一羣。而方在絕望之極點者也。羣中一老人。身穿鹿皮。相貌奇古。爲一羣之長。今見新客之從天降也。羣集左右。燔柴枝炙魚肉。以相歡待。於是新來者逐一談其來歷。且問曰。以地形方位測算之。此地得非南亞美利加洲之亞瑪遜河口。

乎。按亞瑪遜大河在今巴西國世界五大河之一也

老人曰。然聞諸上古之口碑。此亞瑪遜河之水。其大如海。今也全不然。昔者巴西亞爾然丁哥命比亞諸國之盛於南美也。北美洲分爲聯邦。紐以合衆國政府。其在歐洲。有法蘭西英吉利俄羅斯諸國。互握霸權。爭相雄長。其時之大西洋非常廣闊。自紐約至哈布黎。自檳南浦至達卡兒。彌望皆海水也。今之西印度大陸注。當時不過區區數島。而已。大洋之水。比諸今日。既多且深。降雨頻繁。河水不涸。如此地者。永世以來。不見冰雪。草木暢茂。花鳥四時。曾幾何時。迄於今日。此等景物。隨地球之形質而全變異。大地之自轉。本軸日以遲緩。晝長月遠。太陽全冷。曠昔大洋之水。蒸發入空。爲雲爲雨。爲泉爲川者。今皆乾注於地殼內。空氣乾燥。溫熱減少。人畜之住處。漸次減縮。今惟餘赤道一帶之地。少保殘喘。卽橫貫於吾儕亞美利加與君等之亞非利加同一緯線之片地而已。

彼歐洲者。由北極而西伯利亞。而拉布蘭。而亞爾布士。而高加索。而比利尼士。先後次第埋沒於冰塊之下。當前此紀元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頃。彼中號爲文明之極軌者。曾不數百年。遂以滅亡。而一無所存。彼歐洲諸國。因其人羣組織之方法。離奇妖怪。卒自澌滅於其本身之血海之裏。當時之宗教家。政治家。經濟家。侈然以爲永宏大之榮華幸福。集於彼等。囂然以天之驕子自命。豈意曾不旋踵。遭支那人復仇之襲擊。遂狼狽散亂。而無一足以自保也。壯哉我支那人譯至此不禁浮一大白但不知我國

民果能應此  
豫言否耳

据近世史所記載。昔嘗有探險遠征者。入冰中以探古代。巴黎倫敦柏林維也納聖彼得堡之舊跡。所至往往見其所用種種兵器。竊計當時之人類。實與禽獸相去不遠。蓋爲一種野蠻之族類。無可疑也。馬盡 歐人。彼其野蠻情狀。徵諸今日圖書館所存古書。亦可見其一斑。彼時有犯罪者。以刀劍毒藥種種殘忍之方法以殺之。而號稱文明中心點之大都會。往往有大革命之起。填屍如陵。流血成河。或懸人於壁而銃殺之。有所謂斷頭機者。殺人如草不聞聲云。此等風俗。實今日吾人所不可思議者也。近世史家指吾輩之此等遠祖。謂未可加以人類之名。誠哉其然也。馬盡 歐人。使於彼時代。而世界之末日忽至。遽爾陸沈。則其所損失者亦自有限。顧乃不於彼時而於今日。今也星移物換。至於我輩所值之時代。使我等不得不死。不得亡。我等之死亡。實由於迺寒耳。大地之物產既絕。無五穀無家畜者。已數百年矣。食物之存者。惟一魚類而已。我等之中無一婦人。我今日早已無可新產之兒孫矣。

新來者聞此最後之一言。如電氣然。刺激於胸腦。飛船船長驚曰。噫呀！你們裡頭。亦是沒有一箇女人嗎？老人曰。然。無婦人久矣。船長曰。嘻。我等故土無一婦人。我等實求配偶求傳種。故遠航以至於此。老人曰。噫！君等亦無女性者存乎。主客相顧。默然有間。

却說非美兩洲此等事件。初起以前。於亞細亞洲之錫蘭島。實爲亞細亞人種最後逃避之所。其時之錫蘭島。因海水於涸。直與亞細亞之南端相緊接。蓋此地以近赤道故。嘗爲此方之樂園者也。今也於亞端士山麓。有最後之人類婦人十二名者存。

此地男性之人類早已消滅。先是此地女權極盛。一切政治事業皆全歸於巾幗社會。其結果也。少女之數遂遠加男兒之上。自數世紀以前。凡代議士。法律家。醫家。種種高尚之職業。皆以健強之女子。代柔弱之男子。語。越寢假而商業。技藝。文學等。人羣中所有事業。皆壟斷於女子之手。男子之教育。日以荒落。馴至求一適當之園丁。農夫。亦不可得見。其婦人亦不必直接勞作。惟以精巧之機器。成就各種事物。及地方既盡。生物之繁殖。日以滅殺。人類之孳乳。亦自不得不差縮。自以此以往。不復有如前日之成一家族。有多數之兒孫者矣。間有姪產。而女子之數。常多於男子。即幸得一二男子。亦大率殤夭不育。蓋遺傳淘汰。天演之作用。使然也。此等傾向。日甚一日。及至世界之末日將近。而亞細亞洲。僅餘三家族耳。不幸其中男子二人。亦早夭逝。至是而代表亞細亞。曠劫以來。過去。未來之人種者。惟此十二婦人。

此十二婦人中。其最少者。名曰愛巴。生三歲而其父死。其父即人類最後之父。而與其母結婚未久。即罹心臟病以死者也。丁斯時也。因人口業務之減少。而萬物所附屬之利益價值。亦隨之而減少。曠昔廣大繁華之錫蘭大都會。次第爲植物所進擊。而日以埋沒。街衢第宅。鞠爲廢丘。雜草荆榛。高可隱屋。人治退去。天行猖狂。凡寒帶地之植物禽獸。皆圍集於大都之旁。都中其餘之建築物。惟一公家圖書館而已。館中所有一切文學書。久已荒廢。其可覽者。惟有考究世界末日大問題之科學書籍。與過去之歷史。此生存之一羣。雖尙日望永遠之幸福。而其大凶日早已相逼而不可復避。

人力既已衰頽。於是萬能力之機器作用。亦隨之而消滅。電氣之動力。已廢不用。其間有游歷者。只爲避冰雪之襲擊。逃而至他耳。當數世紀以前。全地球之人民。無論住於何地。雖隔千萬里。得對語如比鄰。全地合爲一國民。同用一種言語。雖然。今也隔絕寂寞。忽復於太古混沌之舊世界。三羣之遺民。互相睽隔。彼此不復知消息。而前此錫蘭雄壯活潑之婦女。今也統治之精神。好奇之感情。一切消滅。乃至快樂愛情之希望。亦已墮絕。雖餘彼等最無聊最不幸之一羣姊妹。結成一離鸞寡鵠之淒涼家族。同著尼服。度此殘年。此實愛巴三歲時之情狀也。

雖然厄運既日迫。瞬息不可留。此一羣中以非常之速率而日減削。經十五年。已蝕亡其過半。當阿非利加桑達文飛船飛降南美之際。錫蘭之一羣僅餘五人。而其最少年者方十八歲。

於時彼飛船隊聞老人之言。已知亞美利加無一婦人。亞非利加亦復如是。歐洲既久葬於冰雪裏。亞細亞亦已於一世紀以前。不通聞問。想其命運亦與歐洲等。然則除遄返故土之外。更無希望。乃於翌日辭美洲之兄弟而行。

當飛船之啓行也。美州之一羣頗有欲與之偕。以移住於桑達文者。然以老者不堪懷土之情。欲埋骨於故山也。又以非洲亦無復婦女也。故遂止。而船中人乃獨就歸途。此次復繞地球之他面。以行。經過美國之故墟。但見零落舊都。隱沒於點點白烟之中。其淒涼有更過於來時路者。

掠疇昔泱泱之太平洋。今日莽莽之白平原。而過若者爲暹羅。若者爲新嘉坡。若者爲麻六甲。其地面久已爲層冰深雪所蔽。正近錫蘭。雪色稍薄。停船一眺異哉。一零落大都之下。蠢蠢然若有人跡。是正地球上最後婦人栖止之鄉也。



船員驚喜下降。諸男子等告以此次遠征之目的及其所經歷。彼一羣之女子於絕望之餘。獲此奇遇。朱顏頓開。心目俱豁。相會不及半日。而此憔悴五尼女。忽變爲媚秀之五美人。諸男子乃說諸女子以同赴桑達文之利益。彼等雖尙戀戀故土。然默忖此地物力既盡。不可終日。如彼桑達文。或尙有數年安居之希望。遂悉表同情。願與偕行。就中男子之阿美加。與女子之愛巴。二人者一度相見。愛情纏綿。恍如曠劫以來。久別復合。於是淹留半月。男女相握。以向桑達文。彼等探險隊得此美滿之發明。其愉快何如哉。

不圖山河未改。風景全殊。彼等既返故土。而桑達文已迴。非瀕行時之情狀。曾無一人倚門以望。埽徑以迎。頽首一望。前此常時集會之公館。已成蕪廢。積有壘壘墳墓。突兀眼前。彼等出此空船。先入公館。但見其親族朋友。死體狼藉。或正瀕於死。餘喘呻吟。蓋自彼等遠遊以來。居民之數。已僅餘三十。加以怒風頻號。酸雪屢襲。一切廬室。破壞無餘。今惟恃此堅牢之一公館。相率羣居。爲最後逃避之所。雖然。復有一種傳染病起。次第勦滅衆生。今早成一不堪入目之餓鬼地獄。此遠遊之歸客。惟以吻沫相濡。照舍此更無他圖。

既而寒氣日加。烈風不斷。太陽之微弱光線。不復能透過濃霧。以照此世界。惟於室內燃火。緊閉窗戶。少保存溫度於萬一羣中之最勇敢者。至此早已絕望。惟日日屈指以數生存者之數。計數禮拜內。由十五人而餘十人。由十人而餘五人。其遺存於最後者。僅有阿美加及愛巴之兩男女。與數千萬年前之亞當夏娃相對峙。

彼二人者。生息於慘苦之下。既久。忽然一日。大風頓息。太陽復從雲間瑟縮而出。於是二人更鼓

勇氣。思一見世界最後之現象。乃復駕飛船冉冉上騰。俯瞰桑達文全都。早入雪中。不復可辨。彼等見北方一帶之地。冰雪稍薄。乃向以進行。

撒哈拉沙漠以南。亞非利加之大曠原。雨雪雲霧。皆不如他地之甚。蓋由其地質爲地球中寒氣最低度使然也。自此土以達於亞刺伯。努比亞。本爲熱帶風經行之路。故埃及之一部分得免嚴冰暴雪之襲擊。二人循此以行。止於層冰峨峨之尼羅河上。騁目一望。但見布拉密之大金字塔。莊嚴如故。偉大如故。屹然立於千里一白之間。

於戲。此人類第一之華表。而太初文明之紀念碑也。彼其幾何學的。碩大之建築。與天地相終始。彼以其翕然物外之冷眼。觀盡此世界無量家。無量族。無量部落。無量邦國。無量聖賢。無量豪傑。無量鄙夫。無量癡人。無量政治。無量學術。無量文章。無量技藝。乃至無量歡喜。無量愛戀。無量恐怖。無量慘酷。無量悲愁。一切人類所經營所構造。其得遺存於世界之終末者。惟此一物。惟此一物。於是乎世界最後之人。與最初之王者。卒乃同求安身立命之地。於此一坏土之下。於戲。不亦奇哉。不亦奇哉。

未幾暴風再起。大雪頻注。愛巴曰。『我等終不可不死。今行何之乎。願請少留。妾惟願憑郎君之腕。以死於平利。』二人乃求金字塔中一洞穴。占一坐於其內。相與憑眺。一望無垠之冰雪原。此絕世之少女。爲寒氣所襲。以輕顫之皓腕。與所愛者相偎抱。此絕世之美少年。亦微抱所愛者之酥胸。香腮。厮搵。萬種温存。雖然風益暴。凍益甚。雪打金塔。碧碧有聲。少年曰。『愛卿。啊。我等實世界最後之人也。君看此世界中國土。何在。政治何在。學術何在。技藝何在。榮華何在。威力何在。』

今日全地球只贏得雪中一大荒塚而已。少女曰：「然吾觀歷史上無量數之美人顛倒幾多英雄豪傑纏綿歌泣於彼數十寒暑雖然愛根終當斷絕愛根終不得不斷絕妾愛君也而今既不得不死君愛妾也而今既不得不死。」少年曰：「雖然我輩有死者存。」少女曰：「然我輩有死者存一切衆生皆有死者存妾今已不寒請與君一散步。」何圖方欲起立此少女之足已爲寒氣所迫失其感覺力向後忽倒乃曰：「妾今欲眠。」乃以纖手倚少年之肩吻與吻一相接彼少年握其所愛者之手置諸膝上曰：「吾愛卿吾護卿眠。」於時放最後之眼一瞥太空萬有之形一切既死萬有之相一切既死萬有之色一切既死萬有之聲一切既死惟餘雪風颯颯薄擊劫劫塵塵不滅之金字塔地球上獨一無二之形相聲色於是乎在。

俄而有一種異音蹶然來前嘻此何聲歟其金字塔中更有人歟其鳥歟其寒帶之熊歟何圖一匹之犬來於彼兩相愛者之側一跳一躍發大慈悲大歡喜之聲以震盪此最後世界噫此阿美加所畜之愛犬也以何因緣而得來此吾不能知焉但見夫跳擲數匝以舌舐兩人面與其手以身翼覆彼等而彼等已寂然無聲。

自茲以往漫天之大雪益降積於地球之全面

而地球尙自轉本軸向無垠之空中孳孳汲汲飛行無已時。

太陽依然也然其如死之赤光歷永年後卒全消滅甯然一黑暗的天幕長在深夜之裏繞此彫然一大黑丸以運行。

羣星歷歷尙依然燦爛於無限之空中。

無○限○之○空○中○依○然○含○有○無○量○數○之○太○陽○無○量○數○之○地○球○其○地○球○中○有○有○生○物○者○有○無○生○物○者○  
其○有○生○物○之○諸○世○界○以○全○智○全○能○者○之○慧○眼○微○笑○以○瞥○見○之○一○愛○之○花○尙○開  
譯○者○曰○此○法○國○著○名○文○家○兼○天○文○學○者○佛○林○瑪○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記○也○以○科○學○上○最○精  
確○之○學○理○與○哲○學○上○最○高○尙○之○思○想○組○織○以○成○此○文○實○近○世○一○大○奇○著○也○問○者○曰○吾○子○初○爲○小  
說○報○不○務○鼓○盪○國○民○之○功○名○心○進○取○心○而○顧○取○此○天○地○間○第○一○悲○慘○殺○風○景○之○文○著○諸○第○一○號  
何○也○應○之○曰○不○然○我○佛○從○菩○提○樹○下○起○爲○大○菩○薩○說○華○嚴○一○切○聲○聞○凡○夫○如○聾○如○啞○謂○佛○入○定  
何○以○故○緣○未○熟○故○吾○之○譯○此○文○以○語○菩○薩○非○以○語○凡○夫○語○聲○聞○也○諦○聽○諦○聽○善○男○子○善○女○人○一  
切○皆○死○而○獨○有○不○死○者○存○一○切○皆○死○而○卿○等○貪○著○愛○戀○瞋○怒○猜○忌○爭○奪○胡○爲○者○獨○有○不○死○者○存  
而○卿○等○畏○懼○恐○怖○胡○爲○者○證○得○此○義○請○讀○小○說○報○而○不○然○者○拉○雜○之○摧○燒○之

飲冰室文集類編下

終

